



103

唐

文

粹



唐文粹
百卷
一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
印校宋明嘉靖刊本

刻唐文粹序

天之文粹于日星地之文粹于河嶽聖人之文粹于易詩書春秋禮樂是故唐虞之文堯舜為粹夏商周之文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為粹夫文之粹本之天也粹乎文本之聖也是文也道也夫本之天文之所從出也本之聖文之所由作也文不出於天跡而已矣文不作於聖藝而已矣故離乎道不可以言文去夫文不可以言道文猶道也及其後秦亦有文焉誓之類是已漢亦有文焉詔之類是已唐亦有文焉誥之類是已秦之文粹之者景宗漢之文粹之者班馬唐之文粹之者李杜韓柳世雖降而其體雖不古若然代目作者名家要之皆文也嗟夫天地之文道之昭也聖人之文昭夫道也若秦漢唐之文求昭乎道而道未易昭也於是始有擅文之名而以文為道者矣嗟夫業始專而其理始晦名始著而其道始微文之故豈其然哉然則文不可學乎讀易而求伏羲之畫讀書而求堯舜禹湯之典謨之訓誥讀詩與禮與樂而求文武周公之咏嘆之制作讀春秋而求孔子之筆削

則文作而理著理著而道昭道昭而化成文不在茲乎於是衍之以先秦西漢廣之以東京盛唐以達其枝而導其流可以為文矣於戲日星朗々河嶽郁々六經炳々志在斯文者豈不知從事也哉唐文粹集於宗姚鉉氏唐之人以文名者不獨李杜韓柳騷雅侏々墳籍彬々凡有古調皆粹於是矣竊惟鈞也豈以皆金也而純為粹皆玉也而潤為粹唐諸賢金聲琅々玉光粲々亦文矣雖不敢擬諸聖門其亦一代之黃鍾拊石也歟是集古有刻本近亦彫闕婁江國子徐生焞有慨於是購得古本翻而鈔之梓梓成味類古刻焞亦諸士子中之好古者重以御史中丞毛公之命是故述而序之

嘉靖丁亥春二月二日天水胡纘宗世甫序



重雕唐文粹序

春秋記事也書之謨訓詩之風雅文也而事寓焉相爲經緯表裏者也後世諸史固春秋之法若漢文選唐文粹諸集則詩書之流云耳豈徒以其文一代理亂之故民風國俗之殊禮樂度數文物之贖蓋有史所不能備者是烏可少哉宋姚寶臣所集文粹百卷實本文苑英華十摘其一當時服其精確惜其所去取猶不盡出於吾所云者亦唯其文而已然李唐三四百載之文獻在是矣夫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欲言唐禮者舍是其何以徵之舊時刻本傳流漸少其存者亦多訛缺讀者病之予得清谿倪公家藏本公記云脫落者四之一篁墩程編修爲予補之蓋書于成化癸巳歲予復手自校讐差完善可讀每自玆惜甲申仲冬以吏部侍郎致政歸過姑蘇太守胡侯世甫出示新本寫善鏤精予驚喜得竒觀焉回視所藏燕石耳侯曰此太學生徐煇家刻也先生賜之一言引諸端茲集爲重徐生亦來謁且堅請予樂茲集之成

也諾之徐生嗜古博藏其刻是集躬自監視一字一畫弗稱必更之同時又有刻文選者皆甫畢工吳下雅尚文事胡守循吏而能文章故人爭趨之舟過嚴陵瀨書此付徐生鑿諸木且以質諸胡侯

嘉靖甲申冬十一月丙戌弋陽汪偉器之敘

唐文粹序

吳興姚 鉉 述

五代衰微之弊極於晉漢而漸革于周氏我
宋敦興始以道德仁義根乎政次以詩書禮樂
源乎化三聖繼作曄然文明霸一變至於王
一變至於帝風教逮下將五十年熙熙蒸黎久
忘干戈戰伐之事先儒雅盡識聲明文物之
容堯典曰文思安安大雅云濟濟多士盛德大
業英聲茂實并屈于一代得非崇文重學之明
效歟况今歷代增籍略無亡逸內則有龍圖閣
中則有秘書監崇文院之列三館國子監之印
羣書雖唐漢之盛無以加此故天下之人始知
文有江而學有海識於人而際於天撰述纂錄
悉有依據由是大中祥符紀號之四禩

皇帝祀汾陰后土之月吳興姚鉉集文粹成文
粹謂何纂唐賢文章之英粹者也詩之作有雅
頌之雍容焉書之興有典誥之憲度焉禮備樂
舉則威儀之可觀鏗鏘之可聽也大易定天下
之業而兆乎爻象春秋為一王之法而繫於褒
貶若是者得非文之純粹而已乎是故志其學

者必探其道探其道者必詰其極然後隱而晦
之則金渾玉璞君子之道也發而明之則龍飛
虎變大人之文也自微言絕響聖道委地屈平
宋玉之辭不陷於怨懟則溺于調惑漢興賈誼
始以佐王之道經世之文而求用于文帝絳灌
忌才卒罹讒謫其後公孫弘董仲舒晁錯咸以
文進或用或升或黜或誅至若嚴助徐樂吾丘
壽王司馬長卿輩皆才之雄者也終不得大用
但侍從優游而已如劉向司馬遷楊子雲東京
二班崔蔡之徒皆命世之才垂後代之法張大
德業浩然無際至於魏晉文風下衰宋齊以降
益以澆薄然其間鼓曹劉之氣燄聳潘陸之風
格舒顏謝之清麗詢何劉之婉雅雖風興或缺
而篇翰可觀至梁昭明太子統始自楚騷終于
本朝盡索歷代才士之文築臺而選之得三十
卷號曰文選亦一家之奇書也厥後徐庾之輩
淫靡相繼下逮隋季咸無取焉有唐三百年用
文治天下陳子昂起於庸蜀始振風雅繇是沈
宋嗣興李杜傑出六義四始一變至道洎張燕
公以輔相之才專撰述之任雄辭逸氣聳動羣

聽蘇許公繼以宏麗丕變習俗而後蕭李以二雅之辭本述作常楊以三盤之體演絲綸郁郁之文於是乎在惟韓吏部超卓羣流獨高遂古以二帝三王為根本以六經四教為宗師憑陵輔轡首唱古文遏橫流於昏墊闢正道於夷坦於是柳子厚李元賓李翱皇甫湜又從而和之則我先聖孔子之道炳然懸諸日月故論者以退之之文可繼楊孟斯得之矣至於賈常侍至李補闕翰元容州結獨孤常州及呂衡州温梁補闕肅權文公德輿劉賓客禹錫白尚書居易元江夏稹皆文之雄傑者歟世謂貞元元和之間辭人咳唾皆成珠玉豈誣也哉今世傳唐代之類集者詩則有唐詩類選英靈間氣極玄又玄等集賦則有甲賦賦選桂香等集率多聲律鮮及古道蓋資新進後生干名求試者之急用爾豈唐賢之文跡兩漢肩三代而反無類次以嗣于文選乎鉉不揆昧懵徧閱羣集耽玩研究掇菁擷華十年于茲始就厥志得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議表奏傳錄書序凡為一百卷命之曰文粹以類相從各分首第門目止

以古雅為命不以雕篆為工故侈言蔓辭率皆不取觀夫羣賢之作也氣包元化理貫六籍雖復造物者固亦不能測研幾而窺沈慮故英辭一發夙出千古琅琅之玉聲粲粲之珠光不待汎天風激海波而盡在耳目於戲李唐一代之文其至乎

唐文粹序

嘉靖甲申歲太學生姑蘇徐頌文明刻于家塾

重校正唐文粹目錄

第一卷

宮殿

吳興姚
古賦甲 卷三首

鉉

慕

聖德二

含元殿賦 并序 李華

明堂賦 并序 李白

失道一

阿房宮賦 杜牧

第二卷

京都

西都賦 并表 李庚

東都賦 卷三首

第三卷

郊廟

進三大禮賦 表 杜甫

朝獻太清宮賦 有事于南郊賦

第四卷

符寶一

受命寶賦 并序 梁厲

象緯一

渾天賦 并序 楊炯

閔武二

大獵賦 并序 李白

裴將軍舞劍賦 并序 香潭

誓師一

濟河焚舟賦 高邁

第五卷

海

海潮賦 并序及遊賦 盧肇

古賦戊 一首

第六卷

古賦己 卷一十首

名山二

華山賦 揚敬之

霍山賦 皮日休

華卉草木八

牡丹賦 舒元興

長樂華賦 蘇頌

桃李賦 皮日休

秋蓮賦 李德裕

荔支賦 張九齡

瑞楠賦 李德裕

伐櫻桃樹賦 蕭禎士

杞菊賦 陸龜蒙

第十七卷

鳥獸昆蟲

大鵬賦 并序 李白

鳴賦 并表 杜甫

白鷗賦 并序 蕭穎士

白鸚鵡賦 王維

感二鳥賦 并序 韓愈

白羽扇賦 并序 張九齡

玄猿賦 并序 道士吳筠

麀尾賦 并序 陳子昂

由鹿賦 并序 呂溫

鸞賦 并序 陸龜蒙

秋蟲賦 并序 羅隱

蝨賦 李商隱

後蝨賦 并序 陸龜蒙

蝎賦 李商隱

第八卷

古器三

霜鐘賦 并序 香潭

歛器賦 并序 李德裕

砭石賦 并序 劉禹錫

物景二

晚晴賦 并序 杜牧

秋聲賦 并序 劉禹錫

決疑二

問大鈞賦 并序 劉禹錫 何卜賦

第九卷

修身一

動靜交相養賦 并序 白居易

哀樂愁思八

懷忠賦并序 歐陽詹

泛渭賦并序 白居易

望賦 劉禹錫

惜餘春賦 李白

江上愁心賦 張說

別知賦 韓愈

愛而不見賦 蕭穎士

傷任賦并序 劉禹錫

夢一

夢為賦 何遜

詩甲琴操附 總一百四十六首

第十卷

古今樂章

古樂章十九

補樂歌十篇 元稹

補九夏歌系文九篇 皮日休

今樂章一百二十六

冬至祀昊天圓丘八首 韋開元十九首 張說

玄宗封泰山祀天十三首 祈穀于南郊三首 權亮

享上帝於明堂一首 祀上帝于五郊二十首 魏徵

祀朝日三首 貞觀中作 祀夕月三首 貞觀中作

睿宗登黃地祇於方丘十一首 盧僊思等

玄宗禪社首山祭地祇八首 賀知章 享龍池十首 姚崇等

登太社三首 魏徵等 享太廟五首 郭子儀等 儀坤廟九首 徐彦伯等

琴操十首 附 韓愈

第十一卷

詩乙 總四十六首

楚騷體十一

九風并系述 皮日休

反招魂并序

悼賈并序

效古詩三十五

江有楓一篇并序 蕭穎士 游樂五章并序

有竹一篇并序 蟬鳴五章并序 宋華

涼雨一篇并序 蕭穎士 虞獲子鹿一篇并序 柳應

上古之什 補亡訓傳十三章 顏延之

俾彼我系一首 王勃 元和聖德詩一首并序 韓愈

鄆州溪堂詩一首并序 漢隄詩一首并序 盧肇

有所恨二章并序 歐陽詹 水悠悠二章 韓愈

第十二卷

功成作樂一 詩丙 總八十六首

七德舞 白居易

古樂三

湘弦怨 孟郊

琴瑟謠 李白

感慨六

放歌行 王昌齡

緩歌行 李頎

短歌行 張籍

興亡四

祖龍行 韋處老

永嘉行 張籍

幽怨十二

湘妃怨 陳羽

銅雀妓 歐陽詹

王昭君歌 劉長卿

婕妤怨 王維

怨詞 妾薄命 李白

貞節六

列女操 孟郊

織女詞 元稹

寄衣曲 張籍

浩歌行 白居易

短歌行 李白

善哉行 韓愈

鄴都引 張籍

後魏行 王毅

銅雀臺歌 劉長卿

魏宮詞 崔國輔

王昭君 盧服 鄴

長信宮 崔國輔

苦樂相倚曲 元稹

白頭吟 張籍

節婦吟 張籍

靜女詞 孟郊

白紵歌

愁恨十

征婦怨 張籍

春思 李白

春別曲 張籍

古樂府雜怨三首 孟郊

長干行 李白

古薄命妾 孟郊

母別子 白居易

夜夜曲 釋賈休

艱危十一

蜀道難 李白

行路難 張籍

行路難三首 李白

變行路難 王昌齡

大行路 白居易

梁甫吟 李白

走馬引 李賀

孟門行 崔顥

沐浴子 李白

邊塞三十三

將軍行 劉希夷

將軍行 張籍

霍將軍 崔顥

老將行 王維

馮門太守行 李賀

從軍行六首 劉長卿

塞上曲 戎昱

塞下曲 郎士元

塞下曲 王季友

出塞曲 劉渚

燕歌行 高適

燕支行 王維

龍頭吟

陰山道 白居易

胡無人 李白

飲馬長城窟 釋子蘭

關山月 張籍

古長城吟 王翰

長城作 鮑溶

古築城曲五首 元稹

築城詞 張籍

築城詞二首 陸龜蒙

聽董大彈胡笳兼語弄寄房給事 李廌

樂府辭

神仙十二

步虛詞十首 道士吳筠

步虛詞 高翥

夢上天 元稹

俠少十七

俠客少年場 盧照璣

邯鄲少年行 蘇錫

邯鄲少年行 高適

少年子 李白

少年行二首 王維

少年詞 李百藥

少年行 張籍

少年行 崔國輔

俠客行 元稹

俠客行 李白

刺年少 李賀

古遊俠呈軍中諸將 崔顥

青樓曲 王昌齡

劍客 賈島

壯士吟 孟邁

結轡子 李白

行樂十三

楚宮行 張籍

上之回 李白

陽春歌

鼓吹入朝曲

白紵詞三首

冬白紵 元稹

相逢行 李白

古樂府 權德輿

朝來曲 王昌齡

將進酒 李白

追悼一

李夫人 白居易

愁苦六

古別離 李端

古別離 孟郊

遊子吟 李益

遊子吟 孟郊

苦熱行 王鈇

苦寒吟 孟郊

鳥獸花卉十三

八駿圖 白居易

紫駟馬

天馬歌 李白

猛虎行 李白

駿馬行 杜甫

白虎行

猛虎行 李賀

鳥夜啼
野田黃雀行李白
採蓮曲李白
艾如張李賀
採蓮曲張籍

古城道路四
石城鄭谷
沙路曲李賀
洛陽陌李白

第十四卷之上
沙堤行張籍
詩戊揆六十四首
古調歌篇一
古風

古風十一首李白
覽古十四首道士吳筠
古意九首釋貫休
古意二首賀蘭進明
古意三首王維
古意二首賀蘭進明
詠古李涉
古意賈島

效古釋皎然
古興呂溫
續古詩十首白居易
古意二首祖詠
古意李白

古意陸龜蒙
古興權德輿
詩已卷五十八首

第十四卷之下
古調歌篇二
雜興四十七
雜言辭調

雜興盛夷中
雜言辭調
雜詩六首李華
雜詩二首儲光義
雜言司空圖

雜詩二首張說
雜感鮑防
雜詩獨孤及
雜言司空圖
雜諷九首陸龜蒙
雜興二首杜甫
雜興賈島

感興崔廣
寓言二首賈至
寓興賈島

寓興歐陽詹
不欺賈島
新昌里姚合
絕句
笑人陸龜蒙
感事陸龜蒙

客思揚敬之
寓言孟郊
傷感九
汾陰行李嶠
八月五日歌顧況

三鄉驛觀玄宗望女兒山詩有感劉禹錫
江南遇天寶樂叟白居易
連昌宮詞元稹
感興李涉
玉華宮杜甫
杜秋娘詩杜牧

至壽春公故宅韋應物
詩庚揆五十九首
古調歌篇三
懷古十二

四皓詩李白
登郭隗臺皇甫松
歸沛縣道中晚泊留侯城韓長
鴻門醜王叡
古泉驛張說
吳中懷古劉鸞
鄆城懷古孟雲卿

嚴陵釣臺下作權德輿
故絳行杜顥
題西施浣沙石胡幽貞
鄆城懷古孟雲卿

懷賢十
三君詠三首高適
七愛詩六首皮日休
陽城驛元稹

集會七
同徐侍郎重陽宴集獨孤及高軒過李賀
郡中諸文士讌集韋應物
淮南秋夜呈周鼎李嶽
夜飲東亭宋之問
燕客辭張籍

夜飲東亭宋之問
燕客辭張籍

夜飲東亭宋之問
燕客辭張籍

遇賈六蘇晉

餞送三十

送渾將軍出塞高適

送張舍人之江東李白

送周愿歸嶺南姚係

送王昌齡赴江寧岑參

送韋起居舅歸嵩陽補德輿

感別從叔簡再東歸

送秋宗享王昌齡

送客陳子昂

送皇甫湜赴舉馬異

送綦毋潛落第還鄉王維

淇上別趙仙舟王維

崔九弟欲往南山王維

贈別沈四逸人高適

送豆盧業歸別墅孟郊

古調歌篇四

行役二十

岐路鮑溶

晨裝行歐陽詹

蜀中辭韋相公歐陽詹

巡邊在河北作

奉和左司負外立春日贈諸公孫逖

發太原途中寄所思歐陽詹

刻溪行朱徵

發龍且舟中寄李司倉鄭司戶獨孤及

送郭大夫再使吐蕃張說

送梁補闕賦得荻花朱長文

送韓愈從軍孟郊

送李十一赴尉臨谿常建

送從叔簡孟郊

送弟郢東歸

送李觀韓愈別孟郊

送孟浩然之廣陵李白

送唐次武元衡

送張宗原姚合

送饒道士還王清李頎

送沈秀才下第東歸賈島

同前裴迪

留別王維翟輿宗

送柳淳入關

曉發賀知章

江行四首

懷寄二十八

別郭大元振盧崇道

寄李益端公鱸落

題浮雲寺樓寄張郎中杜牧

洪州客舍寄柳博士芳薛業

遙和張史君王都督別詩二首韋嗣立

留別武陵袁丞王昌齡

秋山寄陳謙言王昌齡

懷鄭洎孟暹

宿吉祥寺廬山隱者楊衡

贈遠陸龜蒙

有所思盧仝

寄遠賈島

生別離白居易

離怨張籍

和贈遠獨孤及

失意九

傷歌行張籍

失志夜坐思歸楚江孟郊

答李昌期揚海美

王夫子白居易

徐十八晦落第歐陽詹

疾病三

溫泉莊卧病寄楊七炯宋之問

夏中訓子述畢耀問病見贈獨孤及

秋園卧疾呈暉上人陳子昂

月夜江行崔德輿

江行柳中庸

寄侍御從舅權德輿

寄趙七侍御李華

舟中懷閩士和釋皎然

海上寄蕭五獨孤及

杼山禪居寄吳處士釋皎然

春夢岑參

河梁別馬戴

寄遠李白

怨情李白

別離陸龜蒙

春怨韓琬

遷謫江表久未歸賈參

失意歸吳寄劉侍郎

莫相疑行杜甫

孟先生詩韓愈

疾病三

溫泉莊卧病寄楊七炯宋之問

夏中訓子述畢耀問病見贈獨孤及

秋園卧疾呈暉上人陳子昂

秋園卧疾呈暉上人陳子昂

秋園卧疾呈暉上人陳子昂

秋園卧疾呈暉上人陳子昂

秋園卧疾呈暉上人陳子昂

秋園卧疾呈暉上人陳子昂

秋園卧疾呈暉上人陳子昂

秋園卧疾呈暉上人陳子昂

傷悼七

答宋主簿兼貽遊舊虛藏用對酒憶賀監三首李白

哭玄英方干先生孫郎 予王將軍墓 常吏

國殤五節

第十六卷之上 詩王德七十四首

古調歌篇五

知已九

仰答章司業垂訪五首 墻 鄭太守見訪立馬贈別 李白

構新文詰張韓途中成 賈島 喜陳懿老至示予新製 朱畫

延康吟 賈島

交友四

審交五 鄒

答文問白居易

北極贈李觀 韓愈

與馬異結交 盧仝

規誨四

示孟郊 孟浩然

自誠司空圖

誠食釋子 蕭

杏園即席上同年 曹勣

紀贈五

讀張曲江詩集 韓偓然

上河陽李大夫 孟郊

奉贈張荆州 王昌齡

詠德上韋檢察 歐陽詹

贈崔從事 鄭 孟郊

散逸七

源父歌 李廌

紫谿翁歌 陸龜蒙

秋醉歌 袁芻

襄陽歌 李白

散人歌 陸龜蒙

貽張旭 李頎

春日醉起言志 李白

俠少二

戲作花卿歌 杜甫

奉宮詩 李賀

昏覽十五

望廬山瀑布二首 李白

登金陵鳳凰臺 李白

登嶺望許鼎

望山賈島

早霽南樓張說

登黃鶴樓 崔顥

奉陪登南樓 尹志

過華陰 王昌齡

廬山謠 李白

奉和早霽南樓 趙冬曦

奉使登終南山 王禕

春遊南亭 韋應物

勝祭二十九

桃源行 劉禹錫

南岳事畢謁司馬道士 張九齡

和登會稽山 孫述

終南山望餘雪作 祖詠

贈答宋十一 田遊巖

敬答田徵君 宋之問

入崖口五渡寄李適 宋之問

宣城青谿二首 李白

和崖口五渡 徐彥伯

初至崖口 宋之問

山中作 顧況

輞口遇雨憶終南山 裴迪

答裴迪 王維

出青門往南山下別業 薛據

夜歸鹿門歌 孟浩然

春泛若邪 綦毋潛

荆山獨往 姚係

歸四明 胡幽貞

尋西山隱者不遇 丘為

第十六卷之下

詩癸 摠四十四首

古調歌篇六

幽居十二

百丈谿讀書園防

家叔微君東谿草堂二首 盧

寒食陸渾別業 宋之問

題東谿公幽居 李白

宿裴有書齋 李觀

訓暉上人林泉見贈 陳子昂

贈宣州元處士 杜牧

東谿玩月 王昌齡

太白東谿張老舍即事寄舍弟姪等 岑參

貽池陽谷口元贊普 李端

長安秋夕 戎昱

山居十三

宿裴氏山莊 王昌齡

山中作 沈千運

入山寄城中故人 王維

獨遊 王昌齡

過張耶鄆莊 姚合

宿王昌齡隱居 常建

訪陸羽處士 釋皎然

初春 王維

南充謝郡客 留贈字文中丞 陽嘗

村居 沈亞之

贈留藍田 王維

退居 孟郊

渭川田家 王維

傷歎十九

秦中吟十首 白居易

憫農 李紳

石壕吏 杜甫

辛苦吟 于漬

田家詞 元稹

傷田家 聶夷中

采玉行 韋應物

茶山作 裴高

第十七卷之上

野老歌 張籍

古調歌篇七

寺觀十一

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 韓愈 寄閻防 劉昫 題鶴林寺 薛據

題破山寺後禪院 常建

琅邪山寺 韋應物 簡寂觀西澗瀑布下作

五老峯大明觀贈隱者 姚係 禪堂道觀 張說

題思禪寺上方 獨孤及 仙遊寺有龍潭 元弄玉祠 韓

遊棲霞寺 顧況

廟社四

四皓廟 元稹

魚山神女歌辭二首 王維

古柱 元稹

邊塞三

虜患 張戔

代北州老翁答 張謂

遼西崔駟

圖書六

王處士草堂 壁畫 衛靈 諸山 劉長卿

題劉相公三湘圖 鄧士元 觀于舍人壁畫山水 王季友

題趙上人院 壁畫 古松 歌 朱壽

畫竹歌 白居易 觀李湊所畫 美人 障子 劉長

古器物五

石鼓歌 韓愈

古劍歌 郭元振

磨鏡篇 劉禹錫

贈友人古鏡 朱畫

樂器七

彈琴 劉布衣

江上琴興 常建

聽蜀僧彈琴 李白

和張舍人閣中直夜 忌聞 雅琴 白居易

聽禪風入松 贈楊補闕 汪 金陵聽韓侍御吹笛 李白

武昌老人說笛歌 劉禹錫

草木十一

題老張松樹 宋之問

古柏行 杜甫

脩竹篇 陳子昂

種竹元稹

竹逕偶作 權德輿

露青竹鞭歌 顧況

暑日題道邊樹 王綬

井上桐 陸龜蒙

石上藤 岑參

兔絲元稹

春草 諶 顧況

禽鳥昆蟲十

王兵馬使二角鷹 韋甫

觀妓白鷹 李白

飛鷲操 劉禹錫

百舌吟

鸚鵡詞 蘇頌

鴛鴦篇 陳子昂

子規啼 韋應物

鷓鴣吟 劉禹錫

春蟬元孫 江上蚊子 韋楚老

道路二

戲題關門岑參 門前路陸龜蒙

第十七卷之下 詩十二摺五十六首

古調歌篇八

月明河四

月生句劉猛

月缺詩盧仝

風雨露雪六

賀雨詩白居易

詠露

秋風引劉禹錫

江海泉水十

觀海獨孤及

題玉潭獨孤及

青漢水辭李善夷

引泉詩

明水篇富嘉謨

官禁七

殿前曲王昌齡

三閨辭四首劉禹錫

遊仙詩十六首道士吳均

王子喬宋之問

夢太白峯西索處

韋鍊師昇仙歌皇甫冉

玄都壇歌杜甫

洗心道士司馬退之

西施篇王維

寬裳羽衣曲李膺

上元夫人詩李白

玉真仙人辭李白

苦筍調笑引李賀

宿梁鍊師山居楊衡

寄全椒山中道士韋應物

齊心王昌齡

洛陽清明日雨霽李正封

山雪釋皎然

竹窓聞風寄苗發司空曙

西陵口觀海薛據

及第後過揚子江施肩吾

迎潮送潮辭二首陸龜蒙

賦得三峽流泉歌李季膺

寄嵩浦孫籍

第十八卷

古調歌篇五

感寓四十九

感寓詩三十八首陳子昂

感寓雜德輿

古意孫郅

詠史二十一

詠史十一李華

詠史二首釋皎然

詠史四首盧照隣

概歎三十五

出關作魏徵

書懷劉幽求

贈友人呂溫

贈喬林劉春虛

華下司空圖

封丘作高適

效陳拾遺子昂司空圖

夜坐張說

逢白公元稹

贈崔純亮孟郊

有所思宋之問

時興楊賈

野田行于鵠

朝饒賈島

感物十六

金璫玉佩歌顧況

詩十三摺一百三十五首

感寓七首張九齡

效陳子昂感寓二首司空圖

詠史高適

詠史二首劉禹錫

讀李斯傳曹邕

隴右途中遺非語貞牟子

自紀皇甫松

贈韓愈二首孟郊

寄唐生白居易

傷時二首王雲卿

街西居三首姚合

感時司空圖

無可奈何歌白居易

感懷費冠卿

容喜賈島

秦人謠古之奇

聞砧有感呂溫

贈馮宿李觀

及第後答潼關主人

九日酬顧少府高適

觀玉篇陳子昂
素絲陸龜蒙

李都尉古劍白居易
廢琴

廢瑟辭張籍
說初元積

春桂問答二首王績
養鷓辭劉禹錫

對菊賈島
直釣珍盧仝

競渡元稹
冬日見牧牛人擔青草歸諷

道州觀野火呂溫
諭寶二首元稹

春感八
送春曲三首劉禹錫
衡州春早二首呂溫

尋人偶題鄭真
題花樹楊夔

惜花陸龜蒙
秋感六

秋日秋緯
秋夕懷遠孟郊
秋思司空圖

蟋蟀詩羅隱
在郡秋懷二首張九齡

第十九卷之上
頌甲六首

感德大業
起義堂頌僧一行又云張說
上清宮述聖頌

無疆頌李華
靈武受命宮頌揚炎

開元正歷握乾符頌張說
靈武受命宮頌揚炎

龍池聖德頌張九齡
靈武受命宮頌揚炎

第十九卷之下
頌乙六首

封禪
紀泰山銘附玄宗御製
大唐封禪頌張說

大唐封東嶽朝觀壇頌蘇頌
頌丙兼附卷八首

第二十
神武四

大唐中興頌元結
鳳翔出師紀聖功頌楊炎

大唐河西平胡頌
平淮西雅附柳宗元

時政一
聖時紀頌宋綬

豐年一
德勝頌歐陽詹

祥應一
歲星居心頌權德輿

高世一
伯夷頌韓愈

第二十一卷
頌丁卷二十首

政德四
古賢宰一

宓子賤碑頌賈至

良牧三
廣州都督宋公遺愛碑頌張說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頌王維

興利三
洪州都督張公遺愛碑頌崔祐甫

復練塘碑頌李華
高陵令劉公遺愛碑頌劉禹錫

蘇州嘉興屯田紀績碑頌李翰

靈跡一
唐天台山新桐栢觀碑頌崔尚

高道
唐中嶽體玄先生潘尊師碑頌陳子昂

宗理一
長明燈頌高適

第二十二卷
頌戊卷五首

祠祀三

旌儒廟頌并序賈至
陝州鐵牛頌并序

少華山佑順侯碑頌房翽

監牧二

開元龍右監牧碑頌張說

四州八馬坊碑頌李昂

第二十三卷

贊甲德六首

帝王一

唐武宗皇帝真容贊李德裕

將相功臣四

凌煙閣二十二勳臣贊呂溫三賢贊司空圖

自題寫真贊裴度

張荊州畫贊呂溫

庶官一

右丞徐公寫真贊傅承及

第二十四卷

贊乙德二十八首

孝子一

二孝贊李華

古賢四

四皓贊梁肅

四皓畫圖贊韋渠牟

四皓後贊李華

四公子贊蕭存實

名臣一

王侍郎傳論贊李翰

浮屠十一

三如來贊梁肅

西方淨土變相贊李白

法池寺二法堂贊張說

誌公畫贊李白

達磨和尚法門義贊釋皎然

天台和尚法門義贊

能秀二相贊

誌公贊

大通和尚法門義贊

鶴林和尚法門義贊

李居士贊李白

圖畫六

龍馬圖贊柳宗元

騶虞畫贊白居易

獲屏贊

畫鵬贊

怪松園贊

陸龜蒙

薛少府廳畫鶴贊李白

鷲鳥一

雙白鷹贊蘇頌

絕藝一

裴將軍射虎圖贊李翰

雅樂二

霹靂琴贊柳宗元

琴贊李白

橋梁一

蒲津橋贊張說

第二十五卷

表奏書疏甲德一十三首

表

尊號二

請上尊號表韓愈

賀冊尊號表

肆赦一

為王珙中丞賀赦表令狐楚

政事一

奉天論延訪朝臣表陸贄

獻事五

為陳正卿進續尚書表蕭穎士進渾儀表張說

為薛太守進王氏瑞詩表蕭穎士進張巡中丞傳表李翰

為張仁亶進九鼎銘表吳少微

配祭一

論郊祭合設皇地祇表賈曾

教化一

請行禮樂化導三事表裴耀卿

請削爵

請削爵外戚一
為敬暉等論武氏宜削去王爵表岑義

請抑損外戚權寵并乞佐外郎表武平一

第二十六卷 表奏書疏乙 德九首

書奏

政事三

諫太宗不詰難臣察上言書 并答詔 劉洎

論時政書 柳澤 論太宗勤政改過書 岑文本

傳事一

教本書 元稹

崇儒五

請修大學書 李觀 請置詩學博士書 李行修

請孟子為學科書 皮日休 請韓文公配饗書

論貢士書 舒元興

第二十六卷下 表奏書疏丙 德八首

書奏

大葬二

諫山陵厚葬書 虞世南 諫置駕入京書 陳子昂

駁廟號一

駁義宗廟號書 韋爽

進貢一

論進奏書 皇甫湜

佛寺三

諫造章敬寺書 高郢 再上諫書

復佛寺奏 孫燕

邊事一

請罷兵戍姚州書 張柬之

第二十七卷 表奏書疏丁 德一十三首

疏

政事二

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 馬周 請勤政崇儉約疏 張柬之

學校二

請崇學校疏 韋嗣立 請崇國學疏 李絳

巡按一

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按疏 李暉

罷兵四

諫太宗息兵罷役疏 徐賢妃 諫孟春講武疏 王方慶

請罷百姓西戍四鎮疏 狄仁傑

請玄宗不令突厥入仗馳射疏 呂尚

寺觀二

諫造大像疏 狄仁傑 諫造金仙玉真二觀疏 薛稷

開市一

諫稅開市疏 崔融

亢旱一

請追癸巳日詔疏 羅隱

第二十八卷 表奏書疏戊 德一十三首

疏

復位一

請則天復位於皇子疏 蘇安恒

去監賞六

請減去監食封邑疏 韋嗣立 論職官多濫疏 楊綰

請選舉擇賢才疏 薛登 條奏貢舉疏 楊綰

議楊綰條奏貢舉疏 賈至

諫高祖不以伶人為近侍疏 李綱

去監刑三

諫除濫刑疏 朱敬則 諫刑法多濫疏 韋嗣立

請不改反逆緣坐刑名疏 崔仁師

彈奏二

彈李義府疏 王義方 彈李聽疏 周太玄

誅戮一

請誅程元振疏物仇

第二十九卷

表奏書疏已後七首

奏

尊號一

奉天論徽號狀第二首陸贄

赦宥一

論赦書狀陸贄

舉官一

請許書省長官舉薦屬吏狀陸贄

府庫一

請不置瓊林大盈二庫狀陸贄

內人一

初收城論治渾瑊取襄頭內人狀陸贄

無濫賞二

駕幸梁州在路論百姓進瓜果請賜帛不與官二狀陸贄

第三十卷之上

表奏書疏庚 雜書布階 總七首

奏五

兵機四

論渾瑊等諸軍兵馬不要拍授方略狀陸贄

收河後請罷兵狀

初收城後請不誅鳳翔軍將趙貴先狀

論請不替鳳翔節度使李楚珣狀

論功一

論神兵軍大樞管狀張說

檄一附

為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覽賓王

露布一附

破朱泚露布于公異

第三十卷之下

制策一

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對策

第三十一卷

文甲 摺一十三首

帝王

踐祚四

唐高祖神堯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唐玄宗明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唐肅宗明皇帝文 賈曾

唐高宗天皇大帝封禪文 唐玄宗明皇帝封禪文

祝壽一

唐德宗神武皇帝降誕日獻祝壽文 董僕善

告謝一

唐德宗神武皇帝于朱泚後告謝昊天上帝文陸贄

徽號二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二年上尊號玉冊文李德裕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五年上尊號玉冊文

肆赦一

唐德宗神武皇帝奉天改年大赦文陸贄

戒勵一

唐穆宗文惠皇帝戒勵風俗德音文元稹

恕死一

唐德宗神武皇帝賜李納田悅王武俊鐵券文陸贄

第三十二卷

文乙 摺一十三首

帝王八

謚冊二

中宗謚冊文 蘇頌

德宗謚冊文 權德輿

哀冊六

高祖哀冊文 虞世南

太宗哀冊文 褚遂良

中宗哀冊文 徐芳伯

睿宗哀冊文 蘇頌

玄宗哀冊文 王績

憲宗哀冊文 令狐楚

后妃五

謚冊二

順宗莊憲皇后謚冊文 權德輿

懿宗元昭皇太后謚冊文 夏侯孜

哀冊三

太宗文德皇后哀冊文 虞世南

高宗則天皇后哀冊文 崔融 代宗貞懿皇后哀冊文 常袞

第三十三卷之上 文丙 卷九首

弔古三

許由先生廟醮文 柳謙

弔夷齊文

雷霆一

書師曠廟文 裴船

軍政一

上天鼓文 程浩

祭蘇文 獨孤及

畏途一

招北客文 獨孤及

法廣一

送窮文 段成式

責傲二

責龜文 王岳靈

第三十三卷之下

文丁 卷一十五首

撤曲 江水伯文 樊鍾

傷悼 邇來辭後附

弔古戰場文 李華

弔國殤文 張說

弔九江驛碑材文 歐陽詹

悲刺漢古藤文 舒元興

弔韓弁沒胡中文 李觀

哀二良文 白居易

奠相國令狐公文 李商隱

祭韓侍郎文 李襲

祭獨孤常州文 崔祐甫

祀呂衡州化光文 柳宗元

為獨孤使君祭李貞外文 梁肅

祭柳子厚文 韓愈

祭柳州文 皇甫湜

祭揚州功曹蕭公文 李華

歐陽生哀辭 韓愈

第三十四卷

論甲 卷一十三首

天三

天論上 劉禹錫

天論中

天論下

帝王三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李德裕 漢昭論

漢元論

封禪一

漢武封禪論 林蕭言

封建三

封建論 柳宗元

五等論 朱敬則

漢祖呂后五等論 李翰

興亡二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三國論 李德裕

正統一

東晉元魏正閏論 皇甫湜

第三十五卷

論乙 卷一十二首

辨析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韓愈

辨曾參不為十哲論 李觀

孟子荀子言性論 皇甫湜

管仲論 元結

蘇秦論劉稅
蕭何求繼論程晏

四維論柳宗元
六逆論
自明誠論歐陽唐

辨私論牛僧孺
論相杜牧
上論李華

第三十六卷

文質三
人文化成論呂溫
質文論李華

文章論李德裕

經百五
編年紀傳論皇甫湜
卜世論孫頤

春秋無賢臣論
泰穆謚謬論皮日休

太甲論陳越石

讓國一
吳季札論獨孤及

第三十七卷

兵刑四
論丁總一十一首
守論杜牧
守論杜牧

戰論
斷刑論柳宗元

臨御四
機權論楊上權下
焉用之王言論李德裕

英傑論
諫評一

忠諫論李德裕

雙惑二

近侍論李德裕
寢論元結

第三十八卷
論戊癸一十首

前賢四
夷齊四皓優劣論蘇頌
三不欺先後論呂溫

三名臣論李翰
三賢論李華

夫策四
漢斬丁公論皮日休
表益以周勃為功臣論李德

張辟強論
晁錯論李觀

降將一
李陵論白居易

佞臣一
張禹論李德裕

第三十九卷

郊寢
議甲總一十一首

請以正冬至日祀圓丘議
唐太宗皇帝配天議
唐景皇帝配吳上帝議
立廟議朱子奢

遷廟議權德輿
梓拾議韓愈

宗廟遷豆議崔沔
立廟議朱子奢

同前議楊仲弓
同前議章述張均同議
昭陵議權德輿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韓愈
議乙總一十三首

第四十卷

明堂五
明堂議孔穎達
同前議韓愈

同前議顏師古
大享議馮宗

明堂吉朔議王方慶

雅樂三
三朝行禮樂制議杜佑
三朝上壽有樂議

三朝行禮樂制議杜佑

徹食宜有樂議

車服二
朝服乘車議劉子玄
公卿已下冕服議楊炯

刑辟三
請禁私鑄錢議劉秩
復讎議韓愈

駁復讎議 卅宗元

第四十一卷

議丙卷一十二首

謚議十一

苗晉卿謚議 獨孤及

楊綰謚議 梁肅

呂諲謚議 獨孤及

駁議呂諲 嚴郢

重議呂諲 獨孤及

李揆謚議 權德輿

郭知運謚議 獨孤及

駁議郭知運 崔夔

重議郭知運 獨孤及

盧奕謚議

獨孤及謚議 權德輿

古諸侯世子謚議一

晉謚恭世子謚 白居易

第四十二卷

議丁卷一十二首

歷代是非七

西伯受命稱王謚 梁肅

魯議 高郢

漢高祖僞游謚 高參

貓鼠議 崔祐甫

酷吏傳謚 權德輿

世祖封不義侯議

後漢賊臣董卓廟謚 高適

喪制五

定服制謚 魏令 孫德業

駁行三年之服謚 張柬之

服母齊衰三年謚 田再思

改葬服謚 韓愈

廣喪朋友謚 崔祐甫

第四十三卷

古文甲卷一十五首

五原

原道

原性

原毀

原鬼

原仁並韓愈

三原

原化皮日休

原親

原仁牛僧孺

五規

出規

處規

戲規

心規

時規並元結

二惡

惡圖

惡曲並元結

第四十四卷上

古文乙卷四篇

復性書三篇 李翱

平賦書一篇

第四十四卷下

古文丙卷六十七篇

鹿門隱書六十篇 皮日休 古漁父四篇 劉琬

時議三篇 元結

第四十五卷

古文丁卷二十一首

言語對答十六

拜禹言 李翱

拜嶽言 陳黯

冶家子言 陸龜蒙

齊虞士言 袁皓

英雄之言 羅隱

言暨 李華

齊誅阿大夫 語 牛僧孺

設毛延壽自解語 程晏

對禹問 韓愈

清為濟問 李甘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齊司寇對程晏

真龍對 盛均

愚溪對 卅宗元

紀梁公對 楊奐

荅問諫者 陳黯

經旨五

文道元龜 尚衡

禹誥 陳黯

補逸書 白居易

疑經司空圖

正尸祭 皮日休

第四十六卷

古文戊卷二十四首

讀四

讀荀勗愈

讀鬼谷子來鶴

讀聖子

讀司馬法皮日休

辯九

諱辯韓愈

辯謀陳勳

時辯沈顏

象耕鳥耘辯陸龜蒙

廬江四辯盧潘

辯文獨孤郁

辯晉羅隱

三子言性辯杜牧

大華仙掌辯王涯

解十一

進學解韓愈

文之章解章壽

國之興亡解李華

工器解程晏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朱閱

板解李甘

仲尼不歷聘解盛均

獲麟解韓愈

象刑解沈顏

人旱解盛均

命解李翺

第四十七卷

古文已總二十六首

說二十四

天說柳宗元

措說

儉不至說來鶴

訂司樂氏附

貓虎說來鶴

說天雞羅隱

寶利說李甘

吳相客說來鶴

雜說四首韓愈

朝日說

師說韓愈

水樂說元結

捕蛇說柳宗元

說鶴柳宗元

田說羅來

原晉亂說楊夔

雜說五首陸龜蒙

第四十八卷

符命一

貞符柳宗元

論兵二

罪言杜牧

折微十二

帝王所尚問李翱

子高之讓

詰風陳黯

窮達志程晏

禹書下

讓非賢人事

第四十九卷

毀譽五

明分皇甫湜

毀段成式

內夷檄程晏

時事四

讀開元雜報孫燕

鞭賈柳宗元

變化八

象化牛僧孺

風雨對羅隱

時化

蠶化陸龜蒙

祀黃熊評程晏

古文庚總一十五首

原十六衛

漢武山呼羅隱

蒙叟遺意

登華古沈顏

禹書上劉蛻

斷非聖人事李商隱

知道房千里

讓道房千里

護國沈蕙

諷詐王禹

書襄城驛

荆巫羅隱

移雨神司空圖

浪翁觀化元結

世化

變志

碑甲總六首

碑

碑

碑

碑

碑

碑

第五十卷

碑

嶽瀆祠廟

后土神祠碑張說撰

西嶽太華山碑玄宗御製

北嶽恒山碑張嘉貞撰

南海神廟碑韓愈撰

黃陵廟碑

燕文山神寧齊公祠堂碑楊炎撰

第五十一卷

碑乙記碑陰附

拙九首

碑

聖帝一

虞帝廟碑張謂撰

先聖六

處州孔子廟碑韓愈撰

河中府文宣王廟碑常仲孺撰

曲阜縣宣聖廟碑李邕撰

扶風縣文宣王廟記程浩撰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附

杜牧

謁夫子廟文附

李觀

大儒二

文中子碑皮日休

文中子碑司空圖

第五十二卷

碑丙文附

拙五首

碑

嶽瀆祠廟

嵩山啓母廟碑崔融撰

少室山少姨廟碑楊炯撰

三城韓公廟碑李華撰

柳州羅池廟碑韓愈撰

野廟文陸龜蒙撰

第五十三卷

碑丁獨并刻文碑陰文附

拙一十四首

高世五

嚴君釣臺碑梁肅撰

刻嚴陵釣臺附羅隱撰

許由廟碑附

楊植

梁高士碣附

梁肅

徐徵君碣附

張九齡

義士一

首陽山碑皮日休

忠烈四

有夏大夫關公碑陰文謝朓撰殷少師比干碑李翰撰

紀信碑盧藏用撰

同苦碑李觀撰

忠臣二

春申君碑皮日休

梅先生碑羅隱撰

純臣一

微子廟碑賈至撰

烈女一

高懸女碑李翰撰

第五十四卷

碑戊表附 拙六首

碑

古跡三

禹穴碑鄭勳撰

麟臺碑韋表微撰

圮橋石表附

梁肅

土風一

長沙土風碑張謂撰

遺愛二

崔公頌德碑李華撰

唐杜歧公遺愛碑權德輿撰

第五十五卷上

碑己記碑陰附

拙六首

碑

貞義一

潭陽賴水貞義女碑李白撰

姦雄一

項籍碑李觀撰

英雄四

諸葛武侯廟碑尚駿撰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魏瓘撰

諸葛武侯廟記附

呂溫

刻武侯碑陰附

孫樵

第五十五卷下

碑庚墓銘附 摠四首

妃主

唐和麗妃神道碑張說

唐鄭國長公主神道碑

唐岐陽公主墓誌銘附杜牧

唐東光縣主神道碑李華

第五十六卷

碑辛摠四首

宰相

姚崇神道碑張說

王播神道碑李宗閔

牛僧孺神道碑李珣

齊成公神道碑權德輿

第五十七卷

碑壬摠七首

使相三

李晟神道碑裴度

渾瑊神道碑權德輿

韓弘神道碑韓愈

節制四

馬燧神道碑常袞

李愬神道碑楊炎

郭知運神道碑張說

史孝章神道碑劉禹錫

第五十八卷

碑癸摠七首

庶官四

白居易神道碑李商隱

奚陟神道碑劉禹錫

李白新墓碑范傳正

楊仲宣碑席豫

牧守三

獨孤及神道碑崔祐甫

吳丹神道碑白居易

張擇神道碑

第五十九卷

碑十一摠四首

紀功

三受降城碑呂溫

平淮碑韓雲卿

平淮西碑段文昌

幽州紀聖功碑李德裕

第六十卷

碑十二摠八首

家廟

南康郡王章公先廟碑權德輿

崔公廟碑韓雲卿

燕國公先廟碑

白居易

李公先廟碑白居易

宣武軍節度副大使令狐公先廟碑劉禹錫

興元節度使王公先廟碑

魏博節度使田公先廟碑韓愈

河陽軍節度使烏公先廟碑

碑十三議例銘附 摠五首

第六十一卷

碑

釋一

天台山智者大師碑梁蕭

左溪大師碑李華

天台法門議附 梁蕭

止觀統例附

心印銘附

第六十二卷

碑十四摠八首

釋二

大達法師玄秘塔碑裴休

大廣智不空三藏碑嚴郿

故惟儼大師碑唐仲

觀音大師碑張正甫

故律和尚塔碑梁蕭

律和尚塔碑柳宗元

律和尚塔碑白居易

律大德熙怡大師碑許亮佐

第六十三卷

碑十五碑陰記銘附 摠七首

碑

釋三

三祖鏡智禪師碑獨孤及
三祖碑陰記附 張舟述
六祖能禪師碑王維
大鑿禪師第二碑劉禹錫
佛衣銘附
大圓禪師碑鄭愚

第六十四卷

故法現大師碑李通之
碑十六 碑陰記附 摠九首

釋四

大通禪師碑張說
故徑山大師李華
牛頭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附 劉禹錫
百巖禪師碑 權德輿
漳州三平大法師碑王嗣
大悲禪師碑 賈餗
石門道一禪師塔碑 權德輿
無姓和尚碑 柳宗元
碑陰記附

第六十五卷

碑十七 摠十首

釋道

復東林寺碑 崔黯
重巖寺碑 舒元興
大雲寺禪院碑 李邕
宣州新興寺碑 盧荼
法華院石壁經之碑 白居易
宣州新興寺碑 盧荼
唐天下放生池碑 裴君批杏附 蕭良翰
茅山寶歷崇元聖祖院碑 顏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 蕭附
京師至德觀法主王法師碑 岑文本
唐昇玄劉先生碑 馮宿

第六十六卷

銘甲 摠一十首

名跡

塗山銘 柳宗元
仙掌銘 獨孤及
古函谷關銘
虎牢關銘 賈至
棧道銘 歐陽詹
仙都山銘 張翥

礎銘銘 吳蕭

晉山銘 盧元輔
天門山銘 李白
瀘陽東嶺河谷銘 元節
銘乙 馮頌附 摠一十五首

第六十七卷

高道二
招夷子趙氏碣 頌附 陳子昂
東明張先生銘 柳宗元
忠孝二
文貞公笏銘 孫兼
孝門銘 柳宗元

暴虐二

恨石銘 皇甫湜
銘秦坑 司空圖

浮園四

洪州大雲寺鍾銘 獨孤及
鹿泉本願寺銅鍾銘
化成寺大鍾銘 李白
温州仙巖寺銘 司空圖

橋梁二

石橋銘 張嘉貞
石橋銘 張或

宅一

丹崖翁宅銘 元結

井一

井銘 柳宗元

冢一

文冢銘 劉焯

第六十八卷

銘丙 銘陰附 摠九首

宰輔七

丞相韋公襄誌銘 裴說
丞相房公德銘 李華
丞相房公德銘之陰 柳宗元
丞相苗公墓誌銘 李華
丞相杜公墓誌銘 權德輿
丞相賈公墓誌銘
丞相竒童公墓誌銘 杜牧
節制一
盧龍節度副大使彭城郡王劉公襄誌銘 權德輿

武昌節度使元公墓誌銘白居易
第六十九卷 銘丁謙表述附 摺一十二首

庶官七

諸道鹽鐵轉運使李公墓誌銘權德輿

吏部侍郎昌黎韓先生墓誌銘皇甫湜

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元稹

監察御史周公墓碣銘柳宗元

大學博士施先生墓誌銘韓愈

著作郎權君墓表附 李華

唐太子校書李元履墓誌銘韓愈

牧守四

柳子厚墓誌銘韓愈

左黃州表附 元結

呂衡州誄附

柳宗元
陸歙州述附 李翱

賢宰一

元魯山墓碣銘李華

第七十卷

命婦二

唐息國夫人墓誌銘韓愈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墓誌銘白居易

賢母一

陶母墳版文附 舒元興

隱居四

東武山陳居士墓銘陳子昂居士陳公墓誌銘

德先生誄附 李華

記甲到藥附

第七十一卷

古跡二

陵廟四

宋武受命壇記張謂

風后八陣圖記獨孤及

女媧陵記 喬深

晉東來太守劉將軍廟記許審

縉雲縣城隍神記李陽水

水石巖穴五

曲江池記歐陽詹

至丘西小石潭記柳宗元

到難附 周夔

外物一

醉鄉記王績

第七十二卷

府署

中書政事堂記李華

御史大夫壁記李華

東都留臺后柱記趙擘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權德輿

監察使壁記柳宗元

四門助教壁記柳宗元

問國庠記舒元興

第七十三卷

府署

鄆州刺史廳壁記馬德

吉州刺史廳壁記皇甫湜

道州刺史廳壁後記呂溫

池州重建大廳記黃潛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李翰

徐濠泗三州節度掌書記廳壁記韓愈

江州司馬廳壁記白居易 廬陵縣令廳壁記皇甫湜

韓城縣西尉廳壁記歐陽詹

改修吳延陵李子廟記 蕭定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謝元

御史中丞壁記

秘書郎壁記 權德輿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劉禹錫

湖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道州刺史廳壁記 附盧

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 附盧

第七十四卷

記丁善附 摠一十七首

堂樓亭閣

號州三堂記 呂溫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翰

廬郎中齋居記 李華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西軒記 柳宗元

書宣州疊嶂樓附 獨孤霖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東峯新亭記 馮宿

宴喜亭記 韓愈

白蘋亭記 李直方

穎亭記 陳寬

二公亭記 歐陽詹

零陵萬石亭記 柳宗元

河州秋興亭記 賈至

第七十五卷

記戊 摠八首

興利二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韋善 鹽池記 梁肅

上勝三

東山記 張說

司徒岐公杜城郊居記 韓愈

君陽遯叟山居記 陸希聲

廬州同舍館記 陳濤

橋梁一

汾河義橋記 崔祐甫

井一

義井記 邵真

第七十六卷

記已 摠一十首

浮屠九

撫州律藏院戒壇記 顏真卿 孤山寺石壁法華經記 元稹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 歐陽詹

黃石巖禪院記 劉軻

沃洲山禪院記 白居易 塑像記 辰成式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權德輿

鷓鴣舍利塔記 韋阜

災沴一

大水起 呂周任 記庚 錄志附 摠一十七首

第七十七卷

譙會五 大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歐陽穆氏四子講藝記 崔祐甫

吳郡詩石記 白居易 琴會記 柳誠

伯樂川記 孫述

譙稿二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神宗 邠寧節度饗軍記 李勣

書畫琴故物八

書畫 韓愈 祖二 疎園記 王嵩

蘇州書龍記 李紳 錄桃源畫附 許元與

書屏記 司空圖 王筋篆志附 許元與

新琴志附 衛公故物記 韋端符

種殖二 養竹記 白居易 刺竹記 劉寬夫

第七十八卷

歲二十五 歲誠銘 摠四十一首

大寶箴 張蘊古 丹房箴 六首 并序 李德裕

瑞箴 孫朴 丘箴 梁肅 獄箴 張說

太倉箴 古之奇 縣令箴 古之奇 縣令箴 元符

五箴 并序 韓愈 勳箴 皮日休 口箴 姚元崇

靜箴 視聽箴 沈顏 自箴 元結

行已箴李翱

暗室箴歐陽詹

誠八

三誠并序 柳宗元

冰壺戒 姚元宗

執秤戒

執鏡戒

守戒 韓愈

敵戒 柳宗元

銘八

幾銘 權德輿

門銘 盧仝

枕銘 羅象

杖銘

柳銘 盧仝

藏劍銘 潘存實

座右銘 白居易

猩猩銘 裴炎

第七十九卷

書甲 德八首

論政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荅張九齡書 姚元宗

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柳冕

賀崔相國書 權德輿

上宰相書 陸長源

上崔相國書 劉軻

論事於宰相書 李翱

再上崔相國書

第八十卷

書乙 德一十首

論兵十

勸裴相公不自出征書 李翱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林龜

上周相公書 杜牧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趙

上宰相元衡弘靖書 林龜

上宰相安邊書 李翱

上澤潞劉司徒書 杜牧

上招討宋將軍書 羅隱

第八十一卷

書丙 德七首

論易一

與劉禹錫論易書 柳宗元

論禮二

論國語二

與呂道州書 柳宗元

重荅杜君書 王績

論制詔一

荅楊湖南書 權德輿

論書一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李陽冰

第八十二卷

書丁 德一十首

論史十

荅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書 柳冕

與馬植書 劉軻

論史上蕭至忠書 劉子玄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王績

荅荅王績書 陳叔達

荅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荅皇甫湜書 李翱

荅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柳宗元

與史館韓愈郎中書 元稹

第八十三卷

書戊 德一十一首

論選舉五

與權德輿書 柳冕

荅柳福州書 權德輿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上禮部權侍郎書 獨孤 顧

荅獨孤秀才書 權德輿

論諫諍二

與人論諫書 杜牧

與李諫議行方書 孫樵

論仕進一

荅孟郊論仕進書 獨孤 顧

論虛元一

與鄭駙馬書 張說

論法乘一

與濟法師書 白居易

論服餌一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事書柳宗元

第八十四卷

書已摺一十一首

論論文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柳冕與徐給事論文書

荅荊南裴尚書論文書

荅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

與于襄陽書韓愈

寄李翱書裴度

敘詩寄樂天書元稹

荅楊中丞論文書柳冕

荅衡州鄭史君論文書

荅莊元書杜牧

第八十五卷

書庚啓附 摺一十一首

論論文

與陸修書李翱

荅李生二書皇甫湜

復友生論文書陸龜蒙

荅開元寺僧書李翱

與李生論詩書司空圖

與王駕評詩書

荅進士王戴言書李翱

上楊相公啓附 劉太真

第八十六卷

上知己文章啓附 杜牧 上令狐相公詩啓附 元稹 書辛摺一十一首

薦賢四

上宰相薦皇甫湜書韋處厚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翱

薦齊孝若書冷狐楚

薦樊衡書崔顥

師資七

與李勃書田弘正

與段校理書劉巖夫

荅人求文章書柳宗元

上韓吏部書林簡言

與常州獨孤使君書崔元翰荅章中立書柳宗元

復杜温夫書

第八十七卷

書辛摺六首

上張燕公書房瑯

上鄭相公書歐陽詹

第八十八卷

書癸歲附 摺一十五首

自薦

上王僕射書盧肇

上蒙官書沈亞之

上座主書劉軻

上李侍郎書王昌齡

上中書權舍人書陳岍

上中書舍人書邵悅

上李諫議書沈亞之

上雍州高長史書李嶸

與韓荊州朝宗書李白

獻南海崔尚書書劉蛻

上節度使書房瑯

與京西節度使書韓愈

上江西李大夫書皇甫湜

上崔華州書附 李商隱

第八十九卷

書十一摺一十三首

激發八

上崔相公書吳武陵

再荅張僕射書柳冕

上韋右丞書劉軻

與田將軍書獨孤郁

移陸司勳沔沔書歐陽稚

與李激拾遺書盧坦

移成均博士書及日休

與孺顏上人書沈亞之

哀鳴三列國附

上李門下書柳宗元

上吏部裴侍郎書登賓王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附 劉軻

與吏部孫員外書陳章甫

上安州裴長史書李白

第九十卷

書十二命附 摺九首

切磋五

別令孤拾遺書李商隱

荅崔立之書韓愈

重與陸賓虞書劉軻

與陶進士書李商隱

上裴度相公書元稹

上宰相三書韓愈

規誨三

寄從弟正辭書李躬 外孫崔氏二孩書李華

寄諸弟石命附 節元龜

論一

論江陵耆老書劉琬

第九十一卷

序甲總九首

集序

丞相蘇頌文集序權德輿 丞相李泌文集序梁肅

丞相崔祐甫文集序權德輿 丞相陸贄翰苑集序

丞相權德輿文集序楊嗣復 丞相章處厚文集序劉禹錫

丞相李德裕文集序鄭亞 節度使張建封文集序鄭德

昭谷上官氏文集序張說

第九十二卷

序乙總一十三首

集序

御史大夫李栖筠文集序權德輿

刑部尚書白居易文集序元稹

禮部尚書李公崔沔文集序李華

吏部侍郎韓愈文集序李漢

刑部侍郎文公孫逖文集序顏真卿

比部郎中崔元翰文集序權德輿

左補闕皇甫冉詩集序獨孤及

左補闕李翰前集序梁肅 左補闕梁肅文集序崔恭

司封員外郎李華中集序獨孤及

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劉禹錫

第九十三卷

序丙總一十七首

集序

著作郎顧況集序皇甫湜 奉禮郎李賀歌詩集序杜牧

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李昂

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陸希聲

楊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李華

崔公山池後集序李翰 東臯子集序目才

刪東臯子集序陸淳 吳筠尊師文集序權德輿

釋靈寂上人文集序劉禹錫 篋中集序元結

經略使元結文編後序商 樊川文集後序裴延翰

毗陵集後序梁肅 題柳柳州集後司空圖

大理評事楊君集後序柳宗元

注懲征賦後述司空圖

第九十四卷

序丁總一十首

天地二

大衍曆序張說

修養一

導引圖序梁肅

琴一

觀石山人彈琴序梁肅

博奕二

殷子選格序房千里

鳥獸三

師子養序張九齡

八駿圖序李觀

果實一

第九十五卷

序戊總一十四首

荔枝圖序白居易

大統紀序陳鴻

西漢文類序柳宗元

著譯十

三傳拍要序劉昫 樂府古題序元稹

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元
元和辯誇略序 唐汝
張隱君莊子拍栗序 權德輿
注孫子序 杜牧
般若心經贊序 張說
釋宗密禪源諸詮序 裴休

唱和聯題四
荆潭唱和集序 韓愈
聯句詩序 呂溫
宿天長寺唱和詩序 權德輿
愚溪詩序 柳宗元
第九十六卷 序 已籍記附 卷一十七首

歌詩

小洞庭五太守燕籍附 秋夜小洞庭離譙序
刻蘇公太守二文記 附 孤楚 瑯邪溪述序 柳孤及
泛郎官湖詩序 李白
裴曾先宅燕集賦詩序 燭照
冬夜譙蕭十丈詩序 烏夫牧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石鼎聯句詩序 韓愈
既月詩序 歐陽詹
送劉太真詩序 蕭穎士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送既言禪師取經詩序 李節
送小雞山樵人序 陸龜蒙
雲母泉詩序 李華
贈嵩山焦鍊師詩序 李白

第九十七卷

序 庚 卷一十八首
錫宴三
丞相拜職天子作詩以命宴序 蘇晉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說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宴序 張九齡
譙集十五
泉州府史君謙秀才於東湖亭序 歐陽詹
暮春大師左右丞相諸公於章公遺逸谷譙集序 王維
蕭尚書拜命路尚書就林亭譙集序 蕭炎
譙集章燕子宅序 蕭况
蓬池楔飲序 蕭穎士
兩省遺補譙章司戶南亭序 王維

江陵陸侍御宅譙集觀張員外畫松石序
魯山令李曾譙僚吏序 歐陽始得晒譙遊序 柳宗元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蕭穎士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春日譙諸從弟桃花園序
遊雲門序 梁肅
序 欽 柳宗元
序 白 舒元興

第九十八卷

錢別
錢張尚書赴朔方序 賈曾
送裴中丞赴黔中序 權德輿
錢副大使移軍廣陵序 李白
送建安郡守之任序 咸均
送陳郎將歸衡嶽序 李白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送崔羣序 柳宗元
送權十一序 李白
送區冊序 韓愈
送張丞相之東都序 李白
送王瑱秀才序 韓愈
送符載歸蜀省觀序 崔羣
送族叔揚行元下第歸廣陵序 歐陽詹
送族弟旭下第東歸序 蕭穎士
送從姪崑遊廬山序 李白
送薛處士序 杜牧
別中岳二三真人序 陳子昂
送薛處士序 杜牧
饒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第九十九卷

題傳後二
題叔孫通傳後皮日休
題東漢傳後司空圖
假物四
送林公歸衡岳序 李白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權德
送簡師序 皇甫湜
傳錄紀事讀傳附 卷一十五首

毛穎傳韓愈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柳宗元

下邳侯董華傳韓愈

容成侯傳司空圖

忠烈三

李紳傳沈亞之

楊烈婦傳李翔

竇烈婦傳司空圖

隱逸二

江湖散人傳陸龜蒙

眉峯者傳王績

奇才一

李賀小傳李商隱

雜伎二

梓人傳柳宗元

郭橐駝傳

妖惑一

李赤傳柳宗元

第一百卷

傳錄紀事卷一十二首

錄二

孫氏西齋錄孫燕

燕將錄杜牧

紀事十

書田將軍邊事孫燕

段太尉逸事狀柳宗元

拾甲子年事孫燕

書何易于孫燕

說石烈士羅閱

象江太守李商隱

華山尉

齊魯二生

宜都內人

重校正唐文粹目錄

姑蘇後學尤桂

朱整同校正

嘉靖甲申歲大學士坊縣侯情大明列于家塾

古賦甲 卷三首

聖德二

含元殿賦 李華

明堂賦 李白

失道一

阿房宮賦 杜牧

含元殿賦 并序 李華

李華

宮殿之賦論者以靈光為宗然諸侯之遺事蓋務恢張飛動而已
 自茲已降代有辭傑播於聲頌則無聞焉夫先王建都營室必相
 地形詢卜筮者農隙工以子來虞人獻山林之榦太史占日月之
 吉雖班張左思角立前代未能備也而曩之文士賦長笛洞簫樓
 榭之細則廣言山川之阻採伐之勤至于都邑宮室宏模廓度則
 略而不云其體病矣至若陰陽慘舒之變宜於壯麗棟宇繩墨之
 間鄰於政教豈前修不逮將俟聖德而啓臣心輒極思慮作含元
 殿賦陋百王之制度出羣子之曾臆非敢厚自夸耀以希名譽欲
 使後之觀者知聖代有頌德之臣焉其辭曰

維皇高宗穆端命于玄宰萬有千歲鍾景杵于洪喬建北宮之尊
 嚴上取法於天帝乃圖正殿之道居規崇山而定制信神明幽贊
 而人謀襲契不然何前王曠此之雄麗也先是大司空帥其屬執
 度而相之曰美哉川后鷺平其大坦坤靈兮配乾剛坤順乾而為
 龍舒廣衍兮走羣山紛卻面而朝宗陵正陽之弈弈鬱佳氣之葱
 葱蓋昊天之作而黃祇授元聖獲以造新宮也乃審于龜筮龜筮
 協從太上以告神人咸同皇曰欽哉是將而為朕宮因以鴻稱含
 元建名易乾坤之說曰含弘光大又曰元亨利貞括萬象以為尊
 特巍巍乎上京則命徵般碩之匠下荆楊之材操斧執斤者萬人
 涉磧礫而登崔嵬擇一輪於千木規大壯於喬枝盤坎於青雲
 若神踣而顛摧勢動連崖拉風掉雷倒勁梢於窮谷斬巨抵於昭

回時也山祇效靈波神作氣為梓為筏羽疊麟萃朝泛江海夕出
 河渭雲奔山橫交積于作宮之地於是農事既收靈臺勿亟子來
 而就役者周邦畿而薄四海咸忘勞而獻力乃張為廣庭考正極
 星邦伯是經國工研精刻盤罔以為趾太階積而三重因博厚而
 順高明築凌天之四墉四墉既列太階如截下上相錯欽嶸以沈
 沈其始也星鍾電交於萬堵霜鋸冰解於千尋擁棟為山楹并如
 林乃卜日星之古以成帝室虹梁勁於中極榱桶甍以留日神標峻
 綵以為楹簾喬山以為磧亂重簷以切霞烟素壁以留日神標峻
 橘鬼疊層楣高卑迭拒尋尺相持木從繩而後正棟操宇而不危
 階瑩冰級瓦敷鱗差蕩晶晶而升降欽睞皆以交輝登大厦之奇
 傑勢特頰而復飛爰詔有司練日推時徵考室於周頌會公卿以
 發之丕赫哉如俯如跂如若合若離踈森修遠以宵徵悅業賦而巖
 巍謂衝風激海兮旋濤淪以無底奔雷觸山兮掉蠖岬而傾斂石
 皎控首於堂廡狀出雲而撐髻崇高之制靈丘上盤鄰斗極之光
 輝通天漢之波瀾察鑿枿之吞吐吸山叢而水攢建升龍之大旂
 邈不至於階端崢嶸孱孱顏下視南山照燭無間七耀迴環歲
 欲赫以突兀樞闔弘以蕭撤捧帝座於三辰銜天街之九達進而
 仰之翥龍首而張鳳翼退而瞻之峩樹顛而與雲木凝兮我峩巨
 麓戴仙山而出滄波劉呼參兮煌煌燭龍坳圻穴而臨北方排層
 城而廓帝居豁閭闔而面蒼蒼左翔鸞而右栖鳳翹兩闕而為翼
 環阿閣以周塢象龍行之曲直夾雙壺以頌河啓重闈之呀赫趨
 堂塗之未半望宸居而累息惟上聖之欽明爰聽政而布德去雕
 璣與金玉絀漢京之文飾熾丹腹於裴薈抗重霄而競色若乃紫
 微晨曠彤輝夜明雲薄萬拱風交四禁冬止其陽則釋裘而燠夏
 休其陰則捐絛以清旂獵風而振響葉墜露而成整懸榼駢湊疎
 柱奔列複檻綴高窻景蕪黔反日駢而采連曠天開而中絕
 形持神而欲離足僂步而將跌貯昭訓之崇崇曠光範之揭揭其
 南則丹鳳啓途踳躡荆吳十扇開閉陰陽睚肝容鼎七局方駕五

車示王者之無外不樹屏於清都望仙闕於巽維建福敞於坤隅
 偃朱旗而橐女甲屯位位之驍夫其後則深闌秘殿曼宇踈楹瑞
 木交陰玄燁砥平鮮風歷廡凌霞飄英陸藹武闈增華穆清玉燭
 內融則嘉威豐備太陽臨照而天下文明古有六寢御效一人今
 也三朝繇古是因布大命於宣政澹玄心於紫宸義和弭節於通
 乾望舒停景於觀象密勿旒扈臣人是仰左蒼閣而右紫微命伊
 臯以為長其下則騶冠魚服良家茂族厲禁非宜金吾領之其前
 則貫兩石以卹刑張三侯以興武告善之旌登聞之鼓節晷漏於
 鍾律架危樓之筍簾以辨內外之差以正東西之序天光流於紫
 庭倒景入於朱戶騰祥雲之郁霏映旭日之葱龍清渠導於元氣
 玉燭生於景風夷坦數里徘徊無窮羅千乘與萬騎曾不得半平
 其中厥初經營天下既又文物未周孤其壯麗蓋重施於勞非不
 懷也乃眷庠孫庠孫開元萬寓晏清而大和掩書契之所論既克
 廣於崇構聲明備而益壽蓋聖皇之孝也揮綽變化兮動搖乾坤
 其東於是弘文教而開館對日華之清闈蓋左學之遺制協前王
 之講德其西於是延載筆之良史俯月華之峻屨集賢人於別殿
 朝命婦於中闈王風闈而成化陰教備而不虧加以詠周詩而展
 親睦魯衛而敦叙因命族之來宴置更衣之豐宇至於殿內諸曹
 則左右有局通軒並廡物有恒司供無廢舉又有銀瑤珥貂寺人
 大伯奉宣出納之命更踐官中之役能罷之旅薰以龍武矛戟森
 森材官羽林聲破丘山氣鬱飛沈爪扶千鈞跟騰百尋克壯皇威
 協比其心其外則校人掌馬天駟在閑以備順遊助教其間望我
 鑾和陟彼高山猶慮憲章或遺國容未備乃立掌廳之司舒通事
 之史職在達下情于上天傲王言于有位孺通太極澄指龍池重
 門內注複道潛移幽峻肅以相屬光形融以煒燁玄象著明帝座
 維三皇唐設位俯察仰承翼室正中游宮次南北起舍光其容耽
 耽惚而言之如山之壽則曰蓬萊如日之昇則曰大明自茲而北
 燕遊所經達于苑囿不可殫名周廬更呵市以環衛南端百仞上

極霄際却視批峯經途廣深練以層城駭為重陰至若時雨膏田
 九農煥暢雲歸山允儉以昭曠白日麗於宮隅混晶光而益壯於
 是風師欲威鐵盞不升穎絕搖芒葉無翻稼自中徂外鏡洗川澄
 弦直閭闔井畫溝塍靡迤秦山波陀漢陵戎穡移列玉宇琤階
 之廢興及乎玄冥戒寒海神飛雲瑤域粉野琪樹森列玉宇琤階
 雲門露闕天華奕霽朗日朝徹赤旗絳庭朱往豔月仰白帝而金
 精開據河宮而銀燭發其或磬渠不至帝用興戎降元帥於天上
 發神謀於禁中皇靈震耀殲厥渠凶矯矯武臣此焉獻功效俘虜
 而陳器械恢莫大之威容爾乃時殷仲冬日正南至上公奉竿羣
 后在位一人壽昌萬國奉賜式燕以樂欣欣且醉乃撞宮懸硃碣
 天地及乎獻歲辰東風發春懸法象魏與人惟新儼文物於王
 庭兼九伐而宿陳威儀之嚴山嶽振振若太一披網緼而俯百神
 既而咸造勿藝會朝清明瑤柄指寅寢闈發局皇帝御袞龍之法
 服佩蒼璧之純精執鎮圭導朱紱降輦登階微聞玉聲於是典禮
 之官贊王就位南面穆然至若甸侯采衛要荒閩貊輸其方賁罔
 不來格統以千官六卿二伯司儀叙進象胥重譯肅肅委皮乾乾
 奠璧設以庭燎天烘地赫雷鼓殷殷朱于玉戚神簾如生能罷愕
 胎危昂歌向歎燭射金根玉輅太常少伯火烈門旂霜交陸戟
 乃進元元以觀禮現初六億兆之增金吾南首麾之以肱遞攀援
 而登仰齊僂企而冠騰太史來告卿雲勃興灑豐澤於生人蒼上
 玄之休徵申命司寇緩刑家卿降德秩山川而問耆老周雨露而
 均邦國華戎竭歡喜氣聞塞揭金雞於太清炫晨陽於正色慶扞
 之聲不踰辰而露四域當斯時也驅周驟漢於廓煥爛王臨于朝
 天地貞觀靈宮巖巖上下交替蓋所以法乾道而遵帝度豈唯安
 體而明威者哉夫瑤臺之靡不可以刑萬國土階之陋不可以儀
 天地奢不遜而儉固允執中于大位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富哉上
 聖之宏議也詩歌楚室頌美洋宮諸侯之事也雲多甘泉晏恢景
 福僻王之志也論諸侯曷若戴天子嘉僻王曷若尊聖人烈烈威

唐祖武宗文太古赧德六王慙勛而政本乎慈用過乎儉夫蒼生所奉者惟君所愛者惟親寧有君親宅體於卑室而赤子得安其身乎故有熊明庭帝姚總期從人欲也天垂定星易有大壯君人者法焉聖朝猶斤其華而凭其質合是毀也者唯鐵石丹素無加飾焉身居玄眇心與萬姓同賦畝之勞以是臨衆何衆不實以是享神何神不若其德歟雖欲宮崑崙而館不周城八極而隍四海猶未足儲鴻醇而俯丕耀豈咸鑄一京之所在崇四續之前式勅懷鈔之小臣俾讎書於禁中正百代之遺文由是循環天造耳目惟新敢頌成功告于神宗無愧斯于之什式昭聖德之容頌曰帝作合元言言言若日觀呀爲天門太階三層達于崑崙鎮茲秦野揭以周原列文祖宗永錫孝孫孝孫有慶于以施令奄甸萬姓受天休命歌之頌之管簫宜之穆穆皇居壽考無期既成斯文客有觀之上者對曰前王之尤祥絕瑞乃聖朝之細事今休徵以厭于聰明頌聲亦飫于天意和歌竊抃乃臣子之本志又焉足以薦聞哉客曰不然今至尊明發不寐有懷先皇周文之孝也允恭克讓光溢海外堯舜之謙也自即位以來上下之休嘉神人之詠歌歌於脣躬則固辭頌於宗廟則無數今吾子之文明昭乎累聖之耿光美天下大君之孝德可進而退宜言而默使雅頌之音卷而不舒猶坦蕩其曾臆無乃過歟爲人之下者有可達於君親雖濱于死亦冒行之況宗廟啓其心哉臣華常聞遷善之規願附升歌之末

明堂賦 并序

李白

昔在天皇告成岱宗政元乾封經始明堂年紀總章時締構之未輯痛威靈之遐邁天后繼作中宗成之因兆人之子來崇萬祀之丕業蓋天皇先天中宗奉天累聖纂就鴻勳克宣臣白美頌恭惟述焉其辭曰

伊皇唐之革天創元也我高祖乃仗大順赫然電發以首之於是橫八荒漂九陽掃叛瀆開混茫景星曜而太階平虹蜺滅而日月

張欽若太宗繼明重光廓區宇以立極綴蒼昊之類網淳風勃穆鴻恩滂洋武義烜赫於有截仁聲馭沓乎無疆若乃高宗紹興拓統錫羨神休旁臻瑞物咸薦元符剖兮地珍見既應天以順人遂登封而降禪釋欲考有洛崇明堂惟厥功之未輯兮乘白雲於帝鄉天后勤勞輔政兮中宗以欽明克昌遷先軌以繼作兮揚烈聖之耿光則使軒轅草圖義和練日經之營之不彩不質因子來於四方豈殫稅於萬室乃準水臬攢雲梁磬玉石於隴坂空瓌材於瀟湘巧奪神鬼高窮昊蒼聽天語之察察擬帝居之鏘鏘雖暫勞而永固兮貽聖謀於我皇觀夫明堂之宏壯也則突兀瞻龐乍明乍蒙像太古元氣之結空龍旋積沓若鬼若業似天閭地門之開闔爾乃劃峯峯以嶽立郁穹崇而鴻紛冠百王而垂勳燭萬象而騰文峯惚恍以洞豁呼欲崑而旁分又比夫崑崙之天柱矗九霄而垂雲於是乎結構乎黃道巖巖乎紫微絳勾陳以繚垣闔闔而啓扉崢嶸嶸嶸黎宇宙之光輝崔嵬赫赫奔張天地之神威夫其背泓黃河堰漱清洛太行卻立通谷前廓遠則標熊耳以作揭谿龍門以開關點翠彩於洪荒洞清陰乎羣山及乎煙雲卷舒忽出乍沒岌崑噴伊倚日薄月雷霆之所鼓蕩星斗之所任托罕金龍之蟠蜿挂天球之碑硯勢拔五嶽形張四維軋地軸以盤根摩天倪而創規樓臺嵬嵬以奔赴城闕欽峯而蔽虧珍樹翠草含華揚裝目瑤井之榮葵掩玉繩之離離擢華蓋以儻滌仰太微之參差擁以禁高橫以武庫獻房心以開鑿瞻少陽而舉措採殷制酌夏步雜以代室重屋之名括以辰次火木之數壯不及奢麗不及素曾檐屹其霞矯廣厦鬱其雲布掩日道過風路陽烏轉景而飈飛大鵬橫霄以側度近則萬木森下千官對出熠平碧尤之堂吳乎瓊華之室錦繡霞駭星錯波泐颯蕭寥以颺颺宵陰鬱以緜密含住氣之青葱吐祥煙之鬱律九室窈窕五闔聯聯飛楹磊砢定棋賁綠窠相立岌以橫綺彩稍攢欒而仰天皓壁畫朗未覺晴鮮欄欄各落僊蹇霄漢翠楹迴合蟬聯汗漫水蒼穹之絕垠跨皇居之

大半遠而望之赫煌煌以輝輝忽天旋而雲昏迫而察之爨炳煥以照爛倏山訛而晷換茂蓬壺之海樓吞岱宗之日觀猛虎失道潛蚪蟠梯徑通天而直上俯長河而下低玉女攀星於網戶金娥納月於璇題藻井彩錯以舒連天窈窕翼而窺寬扶標川而罔足擬跟挂而罷躋要離欬矐而外喪精視冰背而中迷巨以覆道通乎掖垣全入西樓寔為崑崙三事庶尹正儀躡以出入九夷五狄順方面而來奔其左右也則丹陛嶸嶸形庭煌煌列寶鼎敵金光流辟雍之滔滔象環海之湯湯開青陽而啓總章廓明臺而布玄堂儼以太廟虞乎中央發號施令採時順方其闔闔也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度筵列位西八東九白虎列序而躡蹻青龍承隅而踞蟻其深沈奧密也則赤燁掌火招拒司金靈威制陽叶光權陰坤斗王土據乎其心若乃熠燿五色張皇萬殊人物禽獸奇形異模勢若飛動瞪眄睚眦明君暗主忠臣烈夫威政興滅表賢示愚於是天正孟月朝陽登曦天子乃拖蒼玉轡蒼螭臨乎青陽左个方御瑤瑟而彈鳴絲展乎國容輝乎皇儀傍瞻神臺順觀雲之軌俯對清廟崇配天之規欽若矚鸞維清緝熙崇牙樹羽榮煌威蕤納六服之貢受萬邦之藉張龍旗與虹旌擗金戟與玉戚延五更進百辟奉珪璫獻琛帛顯昂俯儼容疊跡乎絜祖醢修案盛奠三犧薦五牲享于神靈太祝正辭庶官精誠設大武之隱麟張鈞天之鎗旬孤竹合奏空桑和鳴盡六變齊九成羣神來兮降明庭蓋聖王之所以孝治天下而享祀宵冥也然後臨辟雍宴羣后陰陽為庖造化為宰飧元氣酌太和里鼓舞百寮康歌于斯之時雲油雨霽恩鴻濛兮澤汪洋四海歸兮八荒會吮恬乎區寓駢闐平闕外羣臣醉德揖讓而退而聖主猶夕惕若厲懼人未安乃目極于天耳下于泉飛聰馳明無遠不察考鬼神之奧推陰陽之荒下明詔班舊章振窮乏散救倉毀玉沈珠卑官頽耄使山澤無間往來相望帝躬乎天田后親於郊桑棄末兮反本人和兮時康建翠華兮萋萋鳴玉鑿之缺缺遊于昇平之圃翹乎穆清之堂天欣欣

兮瑞穰穰巡陵於鶉首之野講武於驪山之傍封岱宗而祀后土兮掩栗陸而包陶唐遂邀崆峒之道禮汾水之陽渴飲沆瀣之元精黜滋味而貴理國其若夢遊華胥之故鄉於是元元澹然不知所在若羣雲從龍衆水奔海此真所謂我大君登明堂之政化也豈比夫秦趙吳楚爭高競奢結阿房與臺葦建姑蘇及章華非享祀與嚴配徒掩月而凌霞由此觀之不足稱也况瑤臺之巨麗復安可以語哉敢揚國美遂作辭曰
 穹崇明堂倚天闕兮龍提鴻濛構瓌材兮偃蹇塊澆邈崔嵬兮周流辟雍爰震臺兮赫奕日星噴風雷宗祀貯鸞王化恢鎮八極兮通九垓四門啓兮萬國來老休徵兮進賢才儼皇居而作固窮干祀兮悠哉

阿房宮賦

杜牧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官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署纓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鈞心鬪角盤盤焉困困焉蜂房水渦矗不知乎幾千萬落長橋卧波未嘗何龍樓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東西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于皇孫辭樓下毀簾來于秦朝歌夜弦為秦宮人明星榮榮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髮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輾轉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緩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剽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鼎鑪玉石金珠瑋棄擲遷徙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纒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弦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

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
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
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遶三世可至萬世
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
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一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

吳興姚

鉉

纂

古賦乙 第二首

京都

西都賦 李庚

東都賦

李庚

臣伏見漢諸儒若班固張衡者皆賦都邑感稱漢隆當王道昇平
火德丕赫數子歌詠發著後代今自隋室遷都而我宅焉廣狹榮
陋與漢殊狀言時則有六姓千齡之寶言地則非秦基周室之故
宜乎稱漢於彼述我於此臣幸生聖時天下休樂雖未及固衡之
位敢效臯陶美斯庶幾之誠謹冒死再拜獻兩都賦凡若干言以
詘夸漢者昭聞我十四聖之制度請付史氏賦曰

洛內先生客于上京問里人以秦漢咸陽故事里人曰先生不習
乎哉秦趾新矣漢址蕪矣西去一舍鞠爲墟矣代遠時移作新都
矣先生曰賓者不識貌然沈惜歲亡即日遠願聞古而知今爲我
源說恭承玉音里人曰昔者帝兆唐居命隋先基乃假隋權是開
中原既權二年爲唐遷都周榛秦莽平無枿餘文驅煬迎平于侑
傳若天使項氏死勞而授漢休也唐開禪壇新都之門闢殿軋宮
以朝諸侯時則有若房魏作弼英鄂執律南陽故人河間帝室戎
衣旣稅瑞氣洋溢謹聲傳於億兆煬燎致乎太一乃會漢醮發周
齊謚萬類淳四海遂開國以報功差子男之五等然後構閣圖形
榮號凌煙指河帶以山礪書天子之摺紳其制度也擁乾休正坤
儀平兩曜據北辰斥咸陽而會龍首右社稷而左宗廟宣遠周衢
址以十二基張府寺局以百吏環以文昌二十四署六部提統按
星分度儼憲臺而四列肅陰宮於北戶建倍負下摠維綱於御史
端國儀朝實周察乎左右其內則有太極承端通址含元日出東
榮月沈西軒倚九峻之下麓涵太液之清瀾龍道雙迴鳳門五開
煙籠凝碧風靜蓬萊東則左閣當辰延英耽耽宣徽洞達溫室闕

南接以重離縣少陽是為二宮復道遠廊西則月華重啓銀臺
 內向中書在焉密用宰相宦者別省延綠右藏建子亭於屏外設
 蘭綺於廡下天子端朝明庭九層發少府之冕旒陳奉常之官勳
 肅勾陳以辟護翼雉扇而對分雞人乃下鶴鳴先聞千官就日萬
 品趨雲漏遲遲而東轉風習習而南薰外則國子招徒踞館開軒
 左立太學前倅廣文膳豐中厨教就九年稽以博士總之成均秘
 書典籍命校郎橫閣三重闈正鈇黃若六藝之條貫百氏之經
 橫交錯發論禮形而樂聲太傅在前少傅在後載言載筆出納謨
 詰鳩動鸞飛振玉鎗金殿廡差瑚璉之器楚材斯杞梓之林已而
 燮和陰陽經緯天地採撫軒昊宇籠虞夏關孔子之學堂敷一代
 之風雅此王者之文教也親兵百萬制以神策紫身豹首金署火
 額獵震張布刺犀綴革奮目如虎毗振鬣而蝟磔柔六鈞貫七扎
 對天仗以司戈分玉墀而執戟別有陳旌賜鉞閭外四十依榆關
 以作鎮拒柳營而開壁逐虜則出塞飛塵伐叛則救陽作澤此王
 者之武威也唐禮既行三代同風徵叔孫之春官命伯夷之秩宗
 則有封禪巡狩謁天拜祖明堂辟雍王者之事有司勿失有朝廷
 之位班爵之序器服車馬以節文武不僭不濫羣臣之事有司以
 告下有內族外姻以殺以隆五禮各殊陳吉儀凶一室是形天下
 大同百姓之事有司以教故以內則敬以外則嚴以家則肥以國
 則昌卿士翼翼公侯皇皇在野熙熙在朝踰踰夫如是夸周而正
 魯胡可彈詳洵乎樂之設也以德配樂陳器以作革木匏竹篳篥
 磬縛命官一署諧以協律以奏廟貌祖考來格以陳官庭簫韶九
 成鳳凰來儀以布天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及乎御胤衣集舞童
 或獻凱作名以宣帝功或布字綴行以達宣風此禮經之所未紀
 憂憂之所不同刑期無刑以辟止辟三章寬漢祖之德拜放緩穆
 王之法於是天子御端門詔天下渙汗發澤與民更始建金雞於
 仗內雀脩竿而揭起其下則稅三關解銀鑰追共工徒驩兜昭舜
 弦泱堯年臺收白簡吏闔丹筆摠秋官之計料不踰乎三十斤匡

衡之失論罪溫舒之不足司刑無鬼哭之庭大理有烏巢之獄又
 若薦祖建宮玄元之庭霞披雲冠飄飄大清天子將有事也歲旦
 時邊夏盈殷劍傳金爐之御煙開甲帳之琳琅此王者之示孝也
 對里連街帝宅王家青門列檻棠棣分華勤政外名花臺中題屹
 雲中而佩鳳沓天外而舒蛺於是天子設席千羞百醴家人齒筵
 愉愉濟濟此王者之示悌也盛則長隄砥平錯則纓弁繁夥佩印
 分魚九祭六佐肅威儀於行蓋指戒途於前馬待漏未開朝騎香
 街雞鳴未蹕火度青槐先導擊雲後車奮雷遞以嚴聲不生微埃
 人寒勿慄統以京尹臨人殺柄固敢不謹蒙家戚里金張許史走
 騎如龍行車若水拉枯請命曾不仰視配前王與後趙固異代而
 殊擬其地勢也負秦章臺倚漢甘泉帶涇渭之富流挾終南之壽
 山指重城之二華拓外門於兩關玄素文川灞澹在焉斷虹偃蹇
 而巨梁拖輪走驟而蹄奔度萬國以向朝趨魏闕之通門赤縣統
 劇停阡帝鄉長安萬年乾封明堂藍田左倚鄆杜前張分坻連乎
 馮翊畫郊接乎岐陽排吳山而抵蜀巨五谷而通商天子穆清環
 衛陳兵將軍之號三蕃六營至乃辨曉警昏主在金吾鼓列六條
 外傳通衢備以嚴兵羅以周廬禁人息用戒不虞其中則御水
 分溝昆明下流在野決溉入官環洲菰織蒲紈芡菱羞渚戲玄
 鷗沙眠白鷗其遠也深有蛟澤派作龍湫淡接河漢波逼水牛其
 近也方塘含春曲沼澄秋戶閉煙浦家藏畫舟爾乃農家東作厥
 土黃壤樹以桑柘賢奮乎南畝以稭以稭以黍以稷以籩天倉天
 子之儲土厚地中溫寒以宜門多秋老室有蕃兒承化發謠帝力
 不知則有程鄭之家白闥朱軒推基峻砌待駟高門木秀草葩紅
 舒綠繁挺碩果於華林育豐蔬於中園珠箔畫晴金釘夜明羅繡
 中幃鼓瑟吹笙諱族陳賓以樂乎太平貨賤分塵物次駢連中署
 肆帥夕咽朝昏越瓊楚瑤蜀斯巴竇裁綺張繡紋軸蕉筒聲教之
 所被車書之所通交錯雜沓斯焉會同黃宅緇盧金粟五扇以張
 帝居用壯天廷千形萬聲不可多名天子奉堯舜之道勳后稷之

功當仲夏而獻爾立中和而視農然後黼黻時備采盛告豐其接下情也則堯鼓不懸晉木不列鎔金作軌四門是揭人靡迷邦士無謀許示收材而問青上諫行而寬達當其萬國貢珍四夷納賚賦用舟通財因輦進地官計國度支立查百姓既足斯焉充物復若天府萬品以備供職登饌則光祿獻厨命駕則太僕承軾其樂人也啓九重開三殿齒羣官於次坐徵公族於內宴于以訓恭儉于以示慈惠感族咸在百弄迭改眇仙童之霓裳觀壯夫之角觝御階晝陰帝座春深繽紛宦闈窈窕嬾林既受賜於逮昏盡拜帛而懷金與衆之樂一日於此先生獨不習乎其四郊也或有乘時之舊墟亡國之遺蹤天子迎四氣盡然改容曰是足以懷傷於耳目作戒於心留昔秦政肆刑秦民共傾楚澤大呼分隳列城徒罷驪山役休上林秦址既遷鴻門至今此東郊之事也隋死唐衰置龍南山占地萬頃不爲人間齊門失耕禽游獸闕代謝物移綠垣不完此南郊之事也空水悠悠文王作周傳艱子孫衰乎遂遷乃懸竊都武王宅居國失報死豐鎬皆蕪此西郊之事也漢設五時以主淫祀藥証徐誣將求永又天子親拜太宰黍牡事亡地存爲天下笑此北郊之事也故因迎春則鑿秦敗知特刑不如特德也因迎夏則鑿隋息知獵獸不如獵賢也因迎秋則鑿周勤知祖墓作艱傳萬年也因迎冬則鑿漢誤知去淫即正獲天祥也四鑿以陳澤于生人四德已懋格于上下故我高祖一呼大定安都居正傳今皇帝一十四聖是知禪國也禪都也非得隋之命是得天之命

東都賦

先生曰富哉言乎堯舜之事吾知之矣然天地旁魄奧區不一九衢六陌亦稱河洛始乎周卜今自隋革進十八里作唐東宅成者居者余得其故用悉聞見不我王度子不識乎顛煬奮華中原毒痛順天應人文皇赫圖王充不來建德相依阻我東人不蘇義旗高祖西安文皇武千一挂戎衣我人保完彭城獻級東功乃立則

糾業之事不獨于西也高祖至于后朝匪伊是居於焉道遙明帝文同出震開官思波爾鄉洩源于東則太平之事不獨于鎬也若乃周洛爲池帶漕爲沼洞八門之會要控二梁之天矯在隋之始移制前規之隘修舊制之陋指半舍而新布乃集工而戒就重城不居萬盜齊構託大業於義寧廓皇家而遜授既而天踵以正地產以寶積祥以紀嘉名不一表賢則河水變清瑞聖則洛圖屢出帝功既成封禪禮行顯祖光宗勒岱而祈嵩我句我郊三聖之靈壇在焉赤縣神州與京比儔選東山之貢賦扼關外之諸侯直齊梁而駕路引淮汴而通舟太行枕尚發址崇埃單懷鎮封上千昭回鑿門導伊兩阜屏開育仁願智堂隅庭隈爾其左掖通東右掖洞西籠故地之銅駝抱舊里之玉雞御溝接派苑樹通堤抗風樓於內庭轟端門於天街上陽別宮丹粉多狀駕瓦鱗翠虹梁疊壯橫延百堵高量十丈出地標圖臨流寫障霄倚霞連屹屹言言翼大和而登觀側賓曜而疏軒若蓬萊之氣倍瀛洲之列仙鸞駕鶴車往來于中天巖城晚啓千門萬戶建衛對營開局接櫛翠華在鎬分官以守監署惟三卿曹止九臺閣高開支馭東方乃俾二官別持憲綱赫若夏日凜如秋霜威動乎甌閩之國風行乎燕薊之鄉郊圻作國屯兵孟津千里無煙萬夫指指實兼武牢以食濟溫唯是咽喉屬于將軍禮樂所流厭厭舊周追魯俗而爲鄰化殷頑而作柔異材挺擢多士優游原膺撫而耕溺水濺濺而洗由士得天爵孝稱行原身行大節里有旌門以繼前脩以垂後昆榮一時之史籍登當代之人倫兄弟皆崇榮石記標衢棣萼爲名螭首龜趺巖峙變形指兩馮而速邁對二陸而遐征至若里巷之新名閭閻之近革或區區於傳說或瑣瑣於典冊非傲戒於將來何侈言之敢作且二誥尚存始卜惟艱四姓所都季年乃遷或得于聞或得于傳幸子勿謙試爲子發乎齒牙里人曰諾先生曰郊鄆之地中居帝域賢相聖營符屺屺食成王定鼎以休姬德三十承孫八百許年祖功霽徽衰乎乃遷幽用婦烽諸侯疾怨夷元敬

朔水史不頒百派分波爭涸其源汜水而鄭陽程而韓晉盟河陽
 秦戍新安一旅之兵一雷之土贏氏乘之不享文武此周之失都
 也南陽真人復運漢其舊邦惟新上稱康時先武而釀明醴和醕
 冲質不長栢靈自縱后戚立權內官分弄四星耀斗百楸摧棟陽
 弱陰強劉輕曹重此後漢之失都也魏丕徙許促齡四十強臣執
 柄三嗣徒立政由竇氏王覽莫奮瓦解土崩炎居虞遜此魏之失
 都也晉始三世亂興永嘉蕭牆構兵沈開稱戈浩浩逆流天下墜
 波八王既分五馬南奔左枉之裘乃來中原此西晉之失都也故
 權在諸侯則姬氏平權在內后則漢室傾權在強臣則魏扭權在
 親戚則晉走是四者各以其故權與勢移都隨鼎去從古如斯謂
 之何如世治則都世亂則墟時清則優偃政弊則戚居勿謂往代
 試言前載開元太平海波不驚乃駕神都東人誇榮時則轉轉其
 車殷殷其徒行者不資衣食委衛冠冕之夫綺羅之婦百室連歌
 千筵接舞高樓大觀陳賓宴侶金堂玉戶絲鳴管語我道如堯我
 稅如貉貧使而稻賤筭而楊比屋相視恥衣空帛開場分賜不列
 趕麥同軌同文晝呼夜譟父懼子愉去徑即盤既兆既億動動植
 植無聲之樂薰然不息稽成康之周隆考文景之漢休權代繫時
 不為彼優我俗既鏡我人既驕安不思危逸而忘勞故天寶之季
 漁陽兵起逆旗南指我無堅壘旬旬聲動衝天羯腥門開麗景殿
 據武成殺人如刈焚廬若雜蜀駕先移胤師後誓傷四年之委燼
 奮二將以建勳天落妖孽風摧陣雲及夫掃臺榭之灰收京野之
 骨徵郡國之版在驗地官之籍列太平之人已十無七八至德復
 興六紀于茲七聖儲休平雅補夷故含識之士女植髮之童兒皆
 能痛其喪亂而期我康時今四方之事叟不知也惟洛泱決潰瀆盈
 萬室惟城職職市鄜輯集比年大有稍藏以實都人嬉賀有笑無
 慄咸曰將睹乎貞觀之風開元之日鄉里之人思萬乘之威儀幸
 物阜而時和拍康衢而引領作望幸之賡歌歌曰曉雲行兮西風
 慶搖喬兮龍在中望雲光兮拜千百西澤霈兮均東澤里人曰誠

哉是言前年日南至天子謁太清宮太廟郊天祀地既畢事執謙
 端珽謂公卿大夫曰予在人上歷祀三四年較比登未及于富人
 庶稍蓄未臻于壽動殖小遂猶有枯天日月所至猶照叛土戎狄
 雖貢西地猶虜今行大禮得不愧望于天而獻羞于祖是尚以聖
 政為憂未意於行幸也先生曰大哉為君用是言也治是事也則
 千里如郊萬里如圻在西而東均處內而外肥吾歸息鄉里之謠
 安竟舜之時將齊驅於壽域何近喜而遠悲則知鑒四姓之覆轍
 嗣重業之休烈用是言也理是事也即所都者在東在西可也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

吳興姚

鉉

纂

古賦丙 卷三首

進三大禮賦表杜甫

朝獻太廟賦

朝享太廟賦

有事于南郊賦

天寶十三載進三大禮賦表

杜甫

臣甫言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與麋鹿同羣而處浪跡於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登九州牧伯不歲貢豪俊於外豈陛下明詔不及席思賢於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沈埋感時不敢依違不敢激許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頃者齊樂都市寄食友朋竊慕堯翁擊壤之謳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于篇章漱吮甘露游泳和氣聲韻瀟灑卷軸斯存抑亦古詩之流希乎述者之意然辭理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配史籍以永久恐條先狗馬遺恨九原謹稽首投延恩獻獻納上表進明主朝獻太廟官朝享太廟有事於南郊等三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朝獻太廟官賦

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納虞士之議承漢繼周革弊用古勒崇揚休明年孟陬將擗大禮以相籍越彝倫而莫儔歷良辰而戒吉分祀事而孔修營室主夫宗廟乘輿備乎冕裘甲子王以昧爽春寒薄而清浮虛闔闔逗虫尤張猛馬出騰蚪捎榮惑燿矧火旄頭風伯扶道雷公挾輻通天台之雙闕警溟漲之十洲浩劫壘壘萬山颯颯欽臻于長樂之舍鬼入乎崑崙之丘太一奉引庖犧在右堯步舜趣禹馳湯驟鬱闕宮之律萃坻元氣以經構斷紫雲而棟檣撫流沙而承雷紛瓌珠而陷碧燿波錦而浪繡森青冥而欲雨絕光烟而初晝於是翠蕤俄的薄藉舒就祝融擲火以焚香漢女捧盤而盥漱羣有司之望幸辨名物之難究瓊漿自間於采鳳羽客先

來於介胃燦聖祖之儲祉敬雲孫而及此詔軒轅使合符勅王喬以視履積昭感於嗣續匪正辭於祝史若貯軀之有馮蕭風靡而乍起揚流蘇於浮柱金英霏而披靡擬雜佩於曾節芝蓋歌以頌繼中從從以迴復外蕭蕭而未已上穆然注道為身覺天傾耳陳僭號於五代復戰國於千祀曰嗚呼昔蒼生纏孟德之禍為仲達所愚鑿齒其俗冥窳其孤赤鳥高飛不肯止其屋黃龍哮吼不肯負其圖伊神器果兀而小人啣喻曆紀大破瘡痍未蘇尚攫擊於吳蜀又顛躓於羯胡縱羣雄之發憤誰一統於亨衢在拓跋與宇文豈風塵之不殊比聰魂及堅持渾狔豹而齊驅愁陰鬼嘯落日梟呼各擁兵甲俱稱國都且耕且戰何有何無惟累聖之徵典恭淑慎以允緝茲火土之相生非符識之備及煬帝終暴叔寶初雙編簡尚新義旗爰入既清國難方親家給竊以為數子自評敢貞乎五行攸執而觀者澹暗或喜至於泣劔韓介以之鳴簾昆蛟以之振蟄感而遂通固不具集佗神光而紺闕羅詭異以武香地軸傾而融曳洞宮儼以巖岌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鳳鳥威遲而不去鯨魚屈矯以相吸掃太始之含靈卷殊形而可挹則有虹蜺為鈞帶者入自於東揭蒼蒼覆咤峒素髮漠漠至精濃濃滌弛張於巨細覲披寫於心曾蓋脩竿無隙而仄席已容裂手中之黑簿睨堂下之金鍾得非擬斯人於壽域明返撲於玄蹤忽睨日而翻萬象卻浮空而留六龍威讙踞而壯茲應終蒼黃而昧所從上猶色若不足虞之彌恭天師張道陵等洎左女君者前千二百官吏謁而進曰今王巨唐帝之苗裔坤之紀綱土配君服官專臣商數起得統特立中央且大樂在懸黃鐘冠八音之首太昊斯啓青陸獻千春之祥瞻哉勤力耳目宜乎大帶袞裳放風后孔甲充其佐山稽岐伯翼其傍至於易制取法足以朝登五帝夕宿三皇信周武之多幸存漢祖之自強且近朝之濫吹仍改卜乎祠堂初降素車終勤恤其後有容白馬固漂淪不忘伊庶人得議矣邦家之光臣道陵等試本之於青簡探之於縹囊列聖有差夫子聞斯

於老氏好問自又幸我同科於季康敢撥亂返正乃此其所長萬
神開八駿迴旗掩月車畜雷驚七曜燭九城能事穎脫清光大來
或曰今太平之人莫不優游以自得況是蹠魏踏晉批周扶隋之
後與乎更始者哉

朝早太廟賦

初高祖太宗之櫛風沐雨勞身焦思用黃鉞白旗者五年而天下
始一歷三朝而戮力今庶績之大備上方采危俗之謠稽正統之
類蓋王者感事臣聞之於里曰昔武德已前黔黎蕭條無復生意
遭鯨鯢之蕩汨荒歲月而沸渭袞服紛紛朝廷多門者仍巨平晉
魏臣竊以自赤精之衰歇曠千歲而無真人及黃圖之經綸息五
行而歸厚地則知至數不可以久缺凡材不可以長寄故高下相
形而尊卑各異惟神斷繫之於是本先帝取之以義壬辰既格于
道祖乘輿即以是日致齋于九室所以昭達孝之誠所以明經天
之質具禮有素六官咸秩大輅每出或黎元不知豐年則多而筐
官甚實既而太尉參乘司僕扈蹕望重闈以肅恭順法駕之徐疾
公卿淳古士卒精一默宗廟之愈深抵職司之所密宿翠華於外
戶曙黃屋於通術氣凄凄於前旒光靡靡於嘉栗階有賓昨帳有
甲乙升降之際見玉柱生芝擊拊之初覺鈞天合律篳篥化以碣
磻千戚宛而婆娑執鼓填麓爲之主鍾磬琴瑟以之和雲門咸池
取之至空桑孤竹貴之多八音循通既比乎旭日升而氛埃滅萬
舞陵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鳥不敢飛而玄甲嵯嶮以岳峙
象不敢去而鳴佩劍燴以星羅已而上乾豆以登詠美休成之既
享璧玉儲精以稠疊門欄洞豁而森爽黑帝歸寒而激昂蒼靈戒
曉而來往熙事泰而充塞羣心夙以振蕩桐花未吐孫枝之鸞鳳
相鮮雲氣何多官井之蛟龍亂上若夫生弘佐命之道死配貴神
之列則殷劉房魏之勳是可以中摩伊呂上冠堯高代天之工爲
人之傑丹青滿地松竹高節自唐興已來若此時哲皆朝有數四
名垂卓絕向不遇返正撥亂之主君臣父子之別奔葉文武之雄

注意生靈之切雖前輩之温良寬大豪俊果決曾何以措其筋力
與鞫鈐載其才筆與喉舌使祭則與食則血若斯之盛而已爾乃
直于主索于枋警幽全之物散純道之精蓋我后常用惟時克貞
營以蕭合酌以茅明媵以慈告祝以孝成故天意張皇不敢殘其
瑞神森妥帖不敢秘其精而撫絕軌享鴻名者矣于以泰永安于
以奏王夏福讓讓於絳闕芳霏霏於玉竿燁珣琤沛枯骨而破
璧肯施灰胎而遠鯨寡園陵動色躍在藻之泉魚弓劍皆鳴汗鑄
金之風馬霜露堪吸禎祥可把曾官獻款陰事儼雅薄清輝於鼎
湖之上靜餘響於蒼梧之下自然漠漠惕然兢兢紛紛所慕若不
自勝瞻牙旗而獨立吟翠駭而未乘五老侍祠而精駭千官逃聽
而思凝於是二丞相進曰陛下應道而作惟天與能澆詭敦淳朴
登尚猶日慎業業孝思烝烝恐一物之失所懼先王之咎徵如此
之勤恤匪懈是百姓何以報夫元首在臣等何以充其股肱且如
周宣之教親不暇孝武之淫祀相仍諸侯敢於迫脅方士奮其威
稜一則以微言勸內一則以輕舉虛馮又非陛下恢廓緒業其瑣
細亦曷足稱丞相退上躅天踏地授綬登車伊頌洞檢疊先出爲
儲育本枝根株千萬代虜想經緯乎六虛甲午方有事於絳壇紺
席宿夫行所如初

有事于南郊賦

蓋主上兆於南郊丰懷多福者舊矣今茲練時日就陽位之美又
所以厚祖考通神明而已職在宗伯首崇禋祀先是春官修頌祇
之書獻祭天之紀令泰龜而不昧俟萬事之將覆掌大閱禮邸之
則封人考壘官之言司門轉致乎牲牢之繫小胥專達乎懸位之
便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天子蒼然視於無形澹然若有所聽又
齋心於宿設將盥食而匪寧旌門坡陀以前驚駭駭反覆以相經
頓曾城之軋軋軼萬戶之榮榮馳道端而如砥浴日上而如萍製
翠毛於華蓋之角慧黃屋於勾陳之星神仙戍削以落羽翹翹幽
憂以固局戰岐懷華擺溜掉涇地回回而風浙浙天泱泱而氣

青甲冑乘陵轉迅雷於荆門巫峽玉帛清迥霽夕雨於瀟湘洞庭於是乘輿霈然乃作翳天鷹風軒至以冲融家廟不可乎彌度聲明通乎純粹淳淳為之垠堦駟蒼螭而蛇虵若無骨以柔順奔鳥攫而黜螺徒有勢於殺縛朱輪竟野而杳冥金鏡成陰以結絡吹堪輿以軒輕槍寒暑以前卻中營密擁乎太陽宸眷眇臨乎長薄能罷弭耳以相舐虎豹高跳以虛擲上方特降帷宮之繡縵屏王軼以嚶略人門行馬以拱乎合杏之場皮弁大裘始進於穿崇之幕衝牙鏗鏘以將集周衛鞅轡而咸若月窟黑而扶桑寒田燭欄而瞻星落肅定位以告絮鷓嚴上而清超雲齒齒以張蓋春歲難以建杓簪裾斐斐摶摶蕭蕭方面曲折周旋寂寥必本於天王官與夜明相射動而之地山林與川谷俱標於是乎官有御事有職所以敬鬼神所以勤稼穡所以報本反始所以度長立極玄酒明水之上越席疏布之則必取先於稻秫麴蘖之勤必取著於紛純文繡之飾雖三牲八簋豐備以相洽而蒼壁黃琮實歸乎正色先王之丕業繼起信可以永其昭配望之徧祭在斯示有以明其翼戴由是播其聲音以陳列從乎節奏以進退韶夏護武采之於訓謀鐘石陶匏具之於梗擊變萬形於動植聽宮徵於磬璠英華發外非因千篋簾之高和順積中不在乎雷鼓之大既而爾骨胲胷柴燎窟塊駢壁春赫絕斜晦潰電纏風升雪颯星碎拂勿促漢眇溟從淬聖慮萃寂玄黃增霈蒼生顯昂毛髮清籟雷公河伯或駉駉以脩聳霜女江妃乍紛綸而晚曉執紱乘翟朱干玉戚鼓瑟吹笙金支翠旌神光條歛祀事虛明於是沓沓乎漁汗紆餘乎經營浸朱崖而灑湖漢洵賜谷而濡若英者艾涕而童子儂叢棘坵而控牢傾是幸土之瀆單醜醜以涵泳非奉郊之縣獨宴慰以縱橫玄澤淡泞乎無極殷薦縹緜乎至精稽古之時屢應符而合契聖人有作不逆寡而雄成爾乃孤卿侯伯羣儒三老儼而絕皮軒趨帳殿稽首曰臣聞燧人氏已往法度難知文質未變太昊氏繼天而王根啓閉於厥初以木傳子摠終始而可見洎虞夏殷周茲

煥炳而葱蒨秦失之於狼貪蠶食漢綴之以蛇斷龍戩中莽茫茫夫何從聖者縮胃不下春伏惟道祖視生靈之磔裂醜害馬之蹄嚙呵五精之息有考正氣之無轍協夫貽孫以降仗之造命更挈累聖昭洗中祚觸蹶氣慘黯乎暗夜之妖勢迴薄乎龍蛇之孽伏惟陛下勃然憤激之際天闢不敢旅拒鬼神為之嗚咽高衢騰塵長劒吼血尊卑配宇縣刷揮紫極之將頽拾清芬於已缺鑪以之仁蒸鍛以之賢哲繼祖宗之耿光卷夷狄之惡椒蓋九五之後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來家家自以為稷禹王綱近古而不執天聽貞觀以高揭蠶爾差僭粲然優劣宜其課密於空藉忽微刑定於興廢繼絕而後觀歎統從首八音六律而惟新日起算外一字千金而不減上曰吁昊天有成命惟五聖以受我其夙夜匪遑寔用素撲以守于嗟乎麟鳳胡為乎郊藪豈上帝之降鑒及茲玄元之垂裕于後夫聖以百年為鷄鶩道以萬物為芻狗今何以茫茫臨乎八極眇眇託乎羣后端葉拂龜於周漢之餘緩步闊視於魏晉之首斯上古成法蓋其人已朽不足道也於是天子默然而徐思終將固之又固之意不在抑殊方之貢亦不必廣無用之祠金馬碧雞非理人之術珊瑚翡翠此一物何疑奉郊廟以為寶增休惕以孜孜況大庭氏之時六龍飛御之歸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

吳興姚

鉉

纂

古賦丁越五百

符寶一

受命寶賦 郭肅

象緯一

渾天賦 楊炯

閔武二

大獵賦 李白

斐將軍舞劍賦 喬軍

誓師一

濟河焚舟賦 高邁

受命寶賦 并序

梁肅

受命寶在昔曰傳國璽自秦始皇有焉蓋取夫一世二世傳於無窮故有傳國之號歷兩漢至于陳隋隋煬帝之遇禍也宇文化及盜之而西寶建德滅化及取焉易稱物不可以終否武德中太宗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是器也與璽同歸國家用之以受命所承更名大寶而多歷年所自前代觀之受天明命則不求而得僭賊劫遷則得之而失蓋神物之所在非徒然也抑又聞之鼎之輕重與璽之去留莫不視德之上下位之安危若特寶命在已而怡心埋耳漸至危殆以負戾之尊被竊鈇之言當此時也此片玉耳復何為哉竊讀史氏感興亡之器忿微觀之類於是作受命寶賦若形制之小大厚薄則未始詳也故不備焉其辭曰

物之貴乎惟王之英翕二氣以成形涵百寶之純精卞氏得之獻而後明當秦趙之抗衡挺高價於連城伊玩好之所資微神器之鴻名及夫秦始稱皇削平六王為龍為光追琢其章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始也謂世有哲王傳國寶之無疆何逆天以暴物不及期以降殃惟陰隲之運行終有授而不常隨素車之白馬歸赤精於路傍逮夫漢業中微后族專命祿去公室世移威柄寶

沙麓之遺瘞成巨君之篡害雖擲地以憐慨終莫救夫顛沛俄漸臺之傾移歷更始與赤眉咸庸懦而不居卒亂長而禍滋洎四七之龍驤為火主以得之遂祀漢以配天延二百之炎輝苟非其人寶命不歸悼栢靈之不嗣置天下於陪危既而赤伏道喪黃星兆發雲雷遊逸朝社播越去乘輿而漂蕩入管井以蕪沒披黃星兆拯之寔功存乎武烈何典午之傾潰劉石盜以自尊既江表之卜年遂歸明以去昏五世推移或亡或存失由道喪隋之并吞始負險以爭雄俄銜璧而來奔惟大業之離阻由君昏而黷武牙狼呀以當路郊廟毀而失主望夷之舉既發斯器淪於醜虜昊天有命眷我高祖蹇飛汾晉震盪輔雲行雨施雷動應舉聖人既作萬物斯親于時也充德扇結東周晚號帝謂文皇陳師往伐如火烈烈如風發發牛口先撥虎牢則達致四海於升平混車書以同轍惟神器之有在終告歸于魏闕考乎先王之統世也以文經天以武緯地觀象備物從宜制器播而用之為天下利故曰大德曰生大寶曰位位之升降惟道所至先王審其所以故為大於細為難於易然後本不搖而未不嗟安危之體鑒此而已若夫符命之所加曆數之所歸莫不天人合發區宇樂推休祥煥然靈命顯思是以有守有失動而悅隨苟貪功而僭禮莫不速禍而召危此玉也公路執持叛而親離趙高引佩殿壞而身糜惟前軌之昭昭孰可幸捷以取之答曰吾皇有命如天有日傳寶在我昏庸自佚則陸渾無問鼎之事歷代無奉璽之術苟思慮於廢興朝不旣而患失於戲天發禍機聖人定之天生神物聖人用之康哉皇哉大人造之子孫百代永言保之

渾天賦 并序

楊炯

顯慶五年桐時年十一待制弘文館上元三年始以應制舉補校書郎朝夕靈臺之下備見銅渾之象尋返初服卧病丘園二十年而從宦斯亦拙之效也代之言天體者未知渾蓋孰是代之言天命者以為禍福由人故作渾天賦以辯之其辭曰

有爲宣夜之學者謂然而言曰旁望萬里之黃山而皆青翠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皆黝黑蒼蒼在上非其正色遠而望之無所至極日月載於元氣所以或中而或具星辰浮於太空所以有行而有息故知天常安而不動地極深而不測可以爲觀象之準繩可以作談天之楷式有稱周髀之術者驟然而笑曰陽動而陰靜天迴而地游天如倚蓋地若浮舟出於知入於酉而生晝夜交於奎合於角而有春秋天則西北既傾而三光北轉地則東南不足而萬穴東流比於圓首前臨習者後不能覆背方於執炬南稱明者北可以言幽此天與而不取惡煌煌而更求太史公有辟其容乃軒衡而告曰楚既失之齊亦未爲得也言宣夜者星辰不可以闕狹有常言蓋天者漏刻不可以春秋各半周三徑一遠近乖於辰極東井南箕曲直殊於河漢明入於地葛稚川所以有辭候應於天栢若山由其發難假蘇秦之不死既莫知其爲說儻肆首之重生亦不能成其算也二客嘗聞渾天之事歎請爲左右揚擢而陳之原夫杳杳冥冥天地之精混沌沌陰陽之本何太虛之無礙偉造化之多端南溟玉室之宮爰皇是宅西極金臺之鎮上帝攸安地則方如碁局天則圓如彈丸天之運也一北而物生一南而物死地之平也影長而多景影短而多寒太陰當日之衝也成其薄蝕衆星傳月之光也因其波瀾乾坤闔闢天地成矣動靜有常陰陽行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部之以三門張之以八紀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其去地也九萬一千餘里日居而月諸天行而地止載之以氣乘之以水生之育之長之畜之畜之毒之蓋之覆之天聰明也聖人得之以垂象也聖人則之其道也不言而信其神也不怒而威驗之以衡軸考之以樞機三十五官有羣生之繫命一十二次當下土之封畿中衡外衡每不召而自至黃道赤道亦殊塗而同歸表裏見伏聖人於是乎發揮分至啓閉聖人於是乎範圍可以窮理而盡性可以極深而研幾天有北斗杓構龍角魁枕參首天有北辰衆星

環拱大帝威神尊之以耀魄配之以勾陳有四輔之上相有三公之近臣垂蓋嚴嚴俯臨於帝座離宮亦旁絕於天津列長垣之百堵啓闔闔之重闈文昌拜於大將大理囚於貴人太階乎而君臣穆招遙指而天下春東宮則析木之津壽星之野箕爲做客房爲駟馬天王對於攝提皇極臨於宦者左角右角兩耀之所巡行陰間陽間五星之所次舍後宮掌於燕息太子承於家杜宗人宗正內外惇叙於邢家市樓市垣貨殖畢陳於天下北宮則靈龜潛匿騰蛇伏藏瓠瓜宛然而獨處織女終朝而七襄登漸臺而顧步御輦道而倘佯聞雷霆之隱隱聽枹鼓之碌碌南斗主爵祿東壁主文章須女主布幣牽牛主關梁羽林之軍所以除暴亂蠱辟之陣所以備非常西宮則天潢咸池五車三柱奎爲封豕參爲白虎胃爲天倉婁爲衆聚髮頭之北宰割其胡虜天畢之陰蓄洩其雷雨大陵積尸之蕭殺參旗九旄之部伍樵蘇之地出入於苑園萬億之資填積於倉庾南宮則黃龍賦象朱鳥成形五帝之座三光之庭傷成於鉞誅成於鑊禍成於井德成於衡執法者廷尉之列大臣之象少微者儲君之位處士之星天狐直而狼顧軍市曉而雞鳴三川之交鷄火通其耀七澤之國翼軫寓其精南河北河象闕於是乎增峻左轄右轄邊荒於是乎自寧乃有金之散氣水之精液法涓水之橫橋像昆池之刻石歲時占其水旱滄溟應其朝夕織婦之室漢家之使可尋飲牛之津海上之人易覲日也者衆陽之長人君之尊天雞曉鳴靈鳥晝踐扶桑臨於大海若木照於崑崙太平太象所以司其出入南至北至所以節其寒溫龍山銜燭不能議其光景夸父棄策無以方其駭奔月也者羣陰之紀上天之使異姓之王后妃之事方諸對而明水決重暈市而邊風駛纓盈蚌蛤則虜騎先侵適關麒麟則暗虎潛值五星者木爲重華火爲榮感鎮居戌巳斯爲土德太白西辰星主北俯察人事仰觀天則比參右肩之黃如奎天星之黑五材所以致用七政於焉不忒同舍而有四方分天而利中國赤角犯我城黃角天之爭五

星同色天下偃兵趨前舍為盈退後舍為縮盈則侯王不寧縮則軍旅不復或向而或背或遲而或速金火犯之而甚憂虞鎮居之而有福觀眾星之部署歷七耀而驅馳定天下之文所以通其變見天下之順所以象其宜然後播之以風雨感之以霜露或吐霧而蒸雲或擊雷而鞭電一旬而太平感膚寸而天下徧白日為之晝昏恒星為之不見爾乃重明合璧五緯連珠青氣夜朗黃雲旦扶握天鏡受河圖若曰賜之以福此明王聖帝之休符至如怪雲祆氛冬雷夏雪日暉長虹星流伏翬陰有餘而地動陽不足而天裂若曰懼之以災此昏主亂君之妖孽昔者顓頊之命重黎司天而司地陶唐之分仲叔宅西而宅東其後宋有子章鄭有裨竈魏有石氏齊有甘公唐都之推星王朔之候氣周文之視日吳範之占風有以見天地之情狀識陰陽之變通詩云謂天盖高語云惟天為大至高而無上至大而無外四時行焉萬物生焉羣臣莫尊於上帝法象莫大於皇天靈心不測神理難筮日何為兮右轉天何為兮左旋盤古何神兮立天地巨靈何聖兮造山川螟何細兮師曠清耳而不聞離朱拭目而無見鵬何壯兮搏扶搖而翔九萬運海水而擊三千龜與蛇兮異其短長之質梅與菌兮殊其大小之年鐘何鳴兮應霜氣劍何伏兮動星羅列子何方兮御風而有待師門何術兮驗火而登仙魯陽揮戈兮轉於西日陶侃折翼兮登手上玄女何究兮化精衛帝何恥兮為杜鵑爭疆理者有零陵之石聞弦歌者有蓋山之泉若怪神之不語夫何述於此篇以天乙之武也焦土而爛石以唐堯之德也襄陵而懷山以頡頏之賢也倉居於陋巷以孔丘之聖也情希乎執轡馮唐入於郎署也兩君而未識楊雄在於天祿也三代而不遷相譚思周於圖讖也忽焉不樂張衡術窮於天地也退而歸田我無為而人自化吾不知其所以然

大獵賦 并序

李白

臣以為賦者古詩之流辭欲壯麗義歸博遠不然何以光讚感美

感天動神而相如子雲競誇辭賦歷代以為文雄莫敢詆訐臣謂語其大略竊或褊其用心子虛所言楚國不過千里夢澤居其大半而齊徒吞若八九三農及禽獸無息肩之地非諸侯禁淫迷職之義也上林去蒼梧右西極考其實地周袤纔經數百長楊穹胡設網為周法放麋鹿其中以搏攫充樂羽獵於靈臺之圍圍經百里而開殿門當時以為窮壯極麗速今觀之何齷齪之甚也但王者以四海為家萬姓為子則天下之山林禽獸豈與眾庶異之而臣以為不能以大道臣君示物周博平文論苑囿之小竊為微臣之不取也今聖朝園池遐荒殫窮六合以孟冬十月大獵於秦亦將耀威議武掃天蕩野豈淫荒侈靡非三驅之意邪臣白作頌折衷厥美其辭曰

粵若皇唐之契天地而襲氣母兮繁五葉之歲蕤惟開元廓海寓而運斗極兮摠六聖之光熙誕金德之淳精兮漱玉露之華滋文章森乎七曜兮制作參乎兩儀括眾妙而為師明無幽而不燭兮澤胡遠而不施慕往昔之三驅兮順生殺於四時若乃嚴冬慘切寒氣凜冽不周來風玄冥掌雪木脫葉草解節土囊煙陰火井冰閉是月也天子處乎玄堂之中食八水兮休百工考王制兮遵國風樂農人之閑隙兮因校獵而講戎乃使神兵出於九關天仗羅於四野徵水衡與林虞辨土物之眾寡千騎馳掃萬乘雷奔稍扶桑而拂火雲兮刮月窟而搜塞門赫壯觀於今古葉搖蕩於乾坤此其大略也而內以中華為天心外以窮髮為海口豁咽喉以洞開吞荒裔以盡取大章按步以來往奔父振策而奔走足跡平日月之所通囊括乎陰陽之所有君王於是撞鴻鐘發鑿音出鳳闕開宸襟駕玉輅之飛龍歷神州之層岑遊五杆兮瞰三危挾細柳兮過上林攢高牙以總總兮駐華蓋之森森於是擢倚天之劍擊落月之弓崑崙叱兮可倒宇宙噫兮增雄河漢為之卻流川嶽為之生風羽旄揚兮九天絳獵火燧兮千山紅乃召蚩尤之徒叢長戰羅廣澤响雨師走風伯稜威權乎雷霆烜赫振於蠻貊陋梁鄒

之體制鄙靈囿之規格而南以衝霍作襟北以代恒作袂夾東海而爲壘兮拖西溟而流渠麾九州之珍禽兮迴千羣以空入聯入荒之奇獸兮屯萬族而來居雲羅高張天網密布置罟絲原峭格掩路蟻蝶過而猶礙蟻蝗飛而不度彼層霄與翳榛翔鳥與伏兔促營合技彌密故固金戈森行洗時野之寒霜虹旗電掣卷長空之飛雪吳駉走練宛馬蹀血紫衆山之懸絲隔遠水之明滅使五丁摧鋒一夫拔木下斬高類深平險谷擺椿枯開林叢噓噓嗚嗚嗚嗚呼嗚嗚旋電往脫文豹之皮抵玄熊之掌批後手孫扶三望兩旣徒搏以角力又揮鋒而爭先行趨號以鶴唳兮氣赫火而敵烟拳封獬肘巨狹臬羊應叱以驚踏褻兪亡精而墮顛或碎腦以析脊或軟髓而飛涎窮遐荒蕩淵數扼土伯殪天狗脫角犀頂拔牙象口掃封狐於千里振雄虺之九首咋騰蛇而仰吞拖奔兕而卻走君王於是表通天靡星旂奔雷車揮雷鞭觀壯士之效獲顧三軍而欣然曰夫何神輩鬼慄之駭人也又命建臺鼓勵武卒雖躡轡之已多猶物怒而未歇集赤羽兮照日張烏號兮滿月戎車艦輜以陸離發騎煌煌而奮發鷹犬之所騰捷飛走之所蹉蹶攪麕麇之咆哮蹂躪以挂格膏鋒涂鏗填巖掩窟觀殊材與逸羣尚揮霍以出沒則有白貂飛駁窮躬驅犛牙若錯劍鬣如叢竿口吞及鋌目極槍檣碎琅瓊瓊玉弩射猛靈透奔虎金鏃一發旁疊四五雖鑿齒磨牙而致仇誰謂南山白額之足親撫八校搜四隅馳專諸走都盧趨喬林撤絕壁抄漸御攬狎獨囚聽聽於峻崖頻殺覆於穹石養由發箭奇肱飛車巧括更羸妙兼捕且墜鷗鴉於青雲落鴻鴈於紫虛稍鷓鴣漂鷓鴣澤地廬空神居斬飛鵬於日域摧大鳳於天墟龍伯釣其靈鼈任公獲其巨魚窮造化之譎詭何神怪之有餘所以噴血流川飛毛灑雪乍若平高天雨獸上墜於大荒又似乎積禽爲山下崩於林穴陽烏沮色於旭日陰兔喪精於明月思騰裝上獵於大清所恨寄吳之路絕而忽也莫不

海晏天空萬方來同雖秦皇與漢武兮復何足以爭雄俄而君王茫然改容楸若有失居安思危防險誠逸斯馳騁以狂發非至理之弘術且夫君以端拱爲尊玄妙爲寶暴殄天物是謂不道乃命去三面之網示六合之仁已殺者待其犯命未傷者全其天真雖翦毛而不獻豈割鮮以染輪解鳳皇與鸞鷟兮旋駒虞與麒麟獲天寶於陳倉載非熊於渭濱於是享獵徒封勞苦軒行庖騎酌醑韜兵戈火網晏然後登九霄之臺冥八紘之圃開日月之局關生靈之戶聖人作而萬物覩覽蒐苑教與狩岐何宣城之足數晒穆王之荒誕歌白雲於西母曷若飽人以淡泊之味醉時以淳和之觴鼓之以雷霆舞之以陰陽虞乎神明狃於道德張無外以爲豎豸大朴以爲杙頓天網以掩之獵賢俊以御極若此之符罔有不克使天人宴安草木蕃殖六官斥其珠玉百姓樂於耕織寢鄭衛之聲卻靡曼之色天老掌圖風后侍側是三階砥平而皇猷允塞豈比夫子虛上林長楊羽獵計麋鹿之多少誇苑囿之大小者哉方將延榮光於後昆軼玄風於遠古擁嘉瑞臻元符登封於泰山蒙德於杜首豈不與乎七十二帝同條而共貫哉君王於是迴蜺旌返鑿輿訪廣成於至道問大傀之幽居使罔象掇玄珠於赤水天下不知其所如也

裴將軍舞劍賦并序

喬潭

元和秋九月羽林裴公獻戎捷于京師上御花萼樓大置酒酒酣詔將軍舞劍爲天下之壯觀遂賦之其辭曰將軍以幽燕勁卒耀武窮髮倂海夷虜山羯左執律右秉鉞振旅闐闐獻功于魏闕上享之則鍾以捍簾鼓以靈鼉千妓度舞萬人高歌秦雲動色渭水躍波有肉如山有酒如河君臣樂飲而一醉夷夏薰薰而載和帝謂將軍拔劍起舞以張皇師旅以烜赫戎虜節八音而行八風奮兩階之千羽公於是平貝曹未綬而正色虎裘錦楊而攘臂抗稜威飄銳氣陸離于武備婆娑于文事合桑林之容以盡其意照蓮花之彩以宣其利翕然騰揚翼爾龍驤鋒隨

指顧鏖應徇取諸身而聳躍上其手以激昂縱橫耀穎左右交相觀乎此紉之躍也乍雄飛俄虎吼搖輓轡射牛空中悍慄不下將又歛風落而雨來果恆心而應手爾其凌厲清淳綉練夔絕青天兮可倚白雲兮可決觀二龍之追飛見七星之明滅雜朱千之逸勢應金秦之繁節至乃天輪宛轉貫索迴環光冲融兮其外氣混合兮其間若勇雲濤如飛雪山萬夫為之雨汗八佾為之慙顏及乎度曲將終發機尤捷或連翩而七縱或瞬息而三接風生兮簷旆檐檣電走兮彤庭睍睍陰冥變見靈怪離獵將鬼神之無所遁逃豈孽夷之不足震懾嗟夫蘭子之送躍其人未雄仲由之自衛其武末功曷若將軍為百夫之特寶紉有千金之飭奮紫髯之游刃發帝庭之光色所以象大君之功亦以宣忠臣之力或歌曰洗洗武臣耀雄紉兮清邊塵咸遠夷兮率來賓焉用輕裾之妓女長袖之才人天子穆然詔伶官斤鄭衛選色者使覘乎軍容教舞者使觀乎兵勢變激楚之結風為發揚之蹈厲僉謂將軍之劒舞古未之至

濟河焚舟賦

高邁

昔孟明之載戰載北也空山肉填平地血流匹馬隻輪蕩然不收社稷包羞朝廷隱憂用兵至此不死何求誠以弃取之恩未報拜賜之言虛設砥名勵節易地改轍翼桑榆之未晚得雌雄之一決乃復摠元戎甲薄伐四馬雲屯長劍電掣咆哮兮前貔後虎威稜兮左霜右雪火干旗而四面風動雷萬鼓而一道地裂小長平之瓦解不周之柱折朝出乎成秦夕濟乎孟津其氣益振其屈欲伸於是指河中之舟示軍中之人曰吾與君子誓雪前恥負則入黃泉之下勝則入青雲之裏吹噓而霜露變叱咤而風塵弭雖無此舟誰無此舟爾否則骸骨為異鄉之土冤鬼為鄰國之鬼雖有此舟誰有此舟矣乃命焚之夫其火與木相守水與火相煎烘大川焮長孺龍吼乎沸潭魚囁乎湯泉舳舻化而為炭檣棹颺而為烟水聲與軍聲合旁括于地火氣與兵氣鬪上衝于天是以天為

我赫怒焉地為我震業焉林木為我枯死焉山陵為我崩窮焉千里而高鳥不過四遐而猛獸莫前況於人乎況於國乎於是晉君臣聞之心措百箭背負芒刺形神無主手足若墜曰秦師德之修誠之至天將啓吾將避開城郭而不出鋒鋒鏃以自備以五廟苟存為幸以萬人苟免為智豈敢護其山河而虞其土地于時晉實之主反為客秦實之客反為主不戰而勝不攻而取掠地於大河之北封屍於峭陵之下既而鬼雪前恥人解厚顏四顧清野橫行而旋謀聲破晉山喜氣寒秦關曹沫復魯之勳自居其下范蠡平吳之力莫廁其間此役也見孟明之臨事暫否終秦圖之大也見子桑之舉人遺麤得精鑿之明也見秦伯之用賢責功捨過道之在也臣事君不必自致籍主司之公君使臣不必自得籍主司之忠由是觀秦伯之有子桑猶耳目之在躬以其視視一國之明以其聽聽一國之聰自可以翊天子還淳淳風名與三五比崇身與二八爭功成強秦霸西戎不亦宜乎明明我后渴賢固又懸無私之鏡以照六合倚無私之衡以秤九有撮奇拾異葑菲盡取若一人近忠貞含文章悔已往之無成謀大來於此行出蜀郡題橋以見志入函關釋縶以示誠寧作焚舟而死不為弃甲而生投君於子桑自比於孟明君謂如之何言之不可已頌之曰枿薪如之何匪斧不克事君如之何匪媒不得是知焚舟之役非孟明之力乃子桑之力也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

古賦一首

吳興姚

鉉

纂

海潮賦 并序及

盧肇

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虛繫乎月也古君子所未究之特為之辭猶憚夫有所未通者故先序以盡之肇始窺堯典見曆象日月以定四時乃知聖人之心蓋行乎渾天矣渾天之法者陰陽之運不差陰陽之運不差萬物之理皆得萬物之理皆得其海潮之出入欲不盡者將安適乎近代言潮者皆驗其及時而絕過期乃與月弦乃小贏月望乃大至以為水為陰類牽於月而高下隨之也遂為濤志定其朝夕以為萬古之式莫之逾也殊不知月之與海同物也物之同能相激乎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夫物之形相睽而後震動焉生植焉譬猶烹飪置水盈鼎而不爨之欲望膳羞之熟成五味之美其可得乎潮亦然也天之行健晝夜復焉日傳于天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來不足怪也其小大之期則制之於月大小不常有遲有速故盈虧之勢與月同體何以然日月合朔之際則潮殆微絕以其至陰之物適於至陽是以陽之威不得肆焉陰之揮不得明焉陰陽敵故無進無退無進無退乃適乎焉是以月之與潮皆隱乎晦此潮生之實驗也其朧其朧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斯不刊之理也古之人或以日如平地執燭遠則不見何甚謬乎夫日之入海其必然之理乎且自朔之後月入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望自望之後月出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晦見於晝者未嘗有光必待日入於海隔以映之受光多少隨日遠近則光少遠則光多至近則甚虧至遠則大滿此理又足證夫日至于海水退于潮尤較然也肇適得其旨以潮之理未始著於經籍間以類言之猶乾坤立則易行乎其中易行乎其中則物物有象而

後有辭此聖人之教也肇觀乎日月之運乃識海潮之道識海潮之道亦欲推潮之象得其象亦欲為之辭非敢術於學者蓋欲請示千萬祀知聖代有苦心之士如肇者焉賦曰

開圓靈於混沌包四極以永貞立道絕至陽之元精謂日作寒暑與晦明故云截穹崇以高步涉浩漾而下征迴龜鳥於兩至冬至夏至在井林故云故云故云雲馬也曾不憇乎度程其出也天光來而氣曙其入也海水退而潮生何古人之守感謂滋濤之不測安有夫虞泉之鄉沃焦之域棲悲谷以成暝浴濛汜而改色巨鱷隱見以作規介人呼吸而為式陽侯玩威於鬼工伍胥洩怒乎忠力是以納人於羶昧遺羞乎後代曾未知海潮之生乎自日而太陰裁其小大也今將考之以不惑之理著之於不刊之辭陳其本則晝夜之運可見其影響言其徵則朔望之候不爽乎毫釐豈不謂乎有耳目之疾而燿將判乎神醫者也粵若太極分陰分陽陽為日故節之以分至啓閉陰為水故霏之以雨露雪霜雖至臍而可見雖至大而可量豈謂居其中而不察乎渺漠亡其外而不考其茫洋者哉故水者陰之母日者陽之祖陽不下而昏曉之望不得成陰不升而雲雨之施不得觀因上下之交泰識洪濤之所鼓胡為乎曆象取其枝葉而迷其本根也榮其消滴而喪其泉源也謂潮之由也於是欲挾其所述而論之採其所長而存之光乎廓乎汨磅礴乎差溲溲之無際曷鴻濛而可以盡度乎乃知夫言潮之初心遊六虛索婉蜒乎乾龍駕轆轤乎坤輿知六合之外洪波無所淺謂至謂已識四海之內至精有所儲謂元氣常運謂自然何以使百川赴之而不溢萬古揆之而靡餘也是乃察乎濤之所由生也駭乎哉彼其為廣也視之而盪盪矣彼其為壯也欲乎其沈沈矣其增其贏其難為狀矣當夫巨浸所稽視無巔倪洶湧洞窮東極西浮厚地也體定謂在水外也謂在水內也謂在水上謂無物可以激其至大故有識而皆迷及其碧落右轉陽精西入謂抗雄威之獨燥卻衆柔之繁濕高浪瀑以旁飛駭水洶而外集霏細碎

以霧散屹奔騰以山立巨泡丘浮而迭起飛沫電熒以驚急且其日之為體也若熾堅金圓徑千里周禮曰日麗于石去之稍邇而必焚魚龍就之雖遠而皆靡何海水之能逼而不澎沸沸滑以四起故其所以凌鏤其所以薄激者莫不魄落掉鏢如嬰巨鏤絕兮不可探乎流流之內呀焉若天地之有齟齬其始也漏光迸射虹截寓縣拂長庚而尚隱帶餘霞而未殄其漸沒鈞虞尚兮若后昇之時平林載馳驅驅虎與兕象懾千熊及萬羆呀偃塞而翼鏢忽劃礫而蓄反何韻不齊之兒其少進也若兆人續紛填城溢郭蹄相蹂蹙殿相摩錯開闔澶漫凌強侮弱條皇輿之前蹕孰不奔走而揮霍及其勢之將極也渣兮若牧野之師昆陽之衆定足不得駭然來奔騰千壓萬蹴搏沸亂雄後閣儒勢前判懾仁兵而自僵條谷呀而燉斷此者皆海濤遇日之形聞者可以識其畔岸也賦未畢有知玄先生諷之曰斯義也古人未言吾將耀乎文墨之場以貽永久為天下稱揚爰有博聞之士駭潮之義始肝衡而抵掌俄顛虛禁而憐貽孽衣下席蹈足掀臂將欲致詰領畫天地父之而乃謂先生曰伊潮之源先賢未言枚乘循涯而止記其極木華指近而未考其根焉有末學後塵遽荒唐而取論先生矍然而疑乃因其後推車執席執席音乘乾履也儀禮士雜伺顏言之少間請見徵之所加客乃曰人所未知而不言不謂之訥人所未識而不道不謂之愚彼亦何敢擅談天之美幹究地之瑜指溢濔之難悟欲盡聽於羣儒今將盡索乎彼潮之至理何得與日月而相符且大章所步步大章禹臣禹使也東西有極容成叩玄陰陽已測帝造黃帝日陽秀受乎江政玄冥佐乎水德莫不窮海運稽日域及周公之為政也則土圭致晷而差一影千里周髀作則脚勾股法周人以辨焉句以把窳窮情平天象善神大子雲贊數於幽默楊雄作太玄經分九九皆以陰陽之數者也張衡考動以鑄儀動儀淳風述時而建式立式以定陰陽之數者也彼皆疑神於經緯之間極思乎圓方之壺胡不立一辭於滋潮以明乎繫日之根本

也先生荷奇之胡不思之先生將寶之胡不考之自此世下苟由日升當若準若繩何春夏差小則一而秋冬勃與則二其逾朔也當少進何遠激而斗增其三期月也其過望也當少退何積日而憑凌其四則更大也日漸晝何常微其五則晝也夜何常大其六則夜知之大海人何錢塘洶然以獨起殊百川之進退則一何仲秋忽爾而自興異三時之滂濈則八日之赫焉猶火之烈火至水中其威乃絕入洪溟以深清何日光而不滅則九潮之往來既云因日日唯一沈潮何再出則十萬流之多匪江河發自歐澮往成天波終古不極盍沈四國何成彼潮而小大一式其計為潮之外水歸何域附二又云水實浮地在海之心日潛其下而逢彼太陰且其土厚石重山峻川深投塊置水靡有不沈豈同其芥葉而泛以蹄涔緊坱圠之至大何水力之能任計三吾聞之天地噫噫氣有吸有呼晝夜成候潮乃不踰四計豈由日月之所運作誇誕以相誣者哉先生閱賦之初深通厥旨及聞客論听然啓齒於是謂客徐坐善聽厥辭蓋聞南越無須冰之禮鄭人有市璞之嘆常桎梏於獨見終沈溺於羣疑既別白而不悟爰提耳而告之然事有至理無爭無勝猶權衡之在懸審錙銖而必應稽海潮之與自諒余心之足證當為子窮幽而洞冥豈止於授物而稱哉客謂夫日北而煥陽生於復三震下坤上復時論曰之升降陰陽之離南斗而景長冬至後日漸近此故適中都而夜促當是時也氣蒸川源潤歸草木既作雲而洩雨乃襲陵而溢谷魚龍發圻於胎知鳥獸含滋於孕育且水生之數一而得土之數六不測者雖能作於溟渤苟窮之當無羨於升擢其散也為萬物之腴其聚也歸四海之腹歸則視之而有餘散則察之而不足春夏當氣散之時故潮差而小也客問及其日南而涼陰生於姤三上巽下乾退東井而延夕復日漸近南故遠神州而減晝當是時也草木辭榮風霜入候水泉閉而上涸滋液歸而下湊瘁萬物以如燁空大澤而若漏縮於此者盈於彼信吾理之非謬秋冬當氣聚之時故潮差而大也客問兩

曜之形大小唯敬既當朔以刺威陽雖感而難迫其離若爭其合
如擊始交綏而並闢之故其氣非無物也終摩壘而先釋合辨乃
潮之所恃者月也其所畏者日也日月連日以漸暹水畏威而乃
溢亦猶羣后納職來蓬王門獲命以出望望而奔引百寮而盡退
何一跡之敢存此潮象之所以至二日而斗增也西晉黃道所遵
遐邇已均肆極陽而不礙故積水而皆振自朔而退其生體之後
也退為順式自望而進自望之後日之進為千德積水而退也
伊坎精之既全將就晦而見逼勢由望而積壯故信宿而乃極此
潮之所以後望二日而方盛也卷第五并自曉至昏潮終復始陽
光一潛水復迤起復來中州逾八萬里開入八萬里其勢涵澹無
物能弭開天法一而九日八萬一分書於戊作夜於子前為早
晚朝一云戌前九子之前日而下陰滋子之後日上而陽隨滋於
陰者故鏢之於水而不能其振隨於陽者故迫之為潮而莫肯少
衰此潮所以夜大而晝稍微也塔喇嘗信彼東遊亦聞其掇賦之
者究物理盡入謀水無遠而不識地無大而不搜觀古者立名而
可驗何天之造物而難審且浙者折也蓋取其潮出海屈折而倒
流也夫其地形也則右蟠吳而大江覃其腹左挾越而巨澤灌其
喉獨茲水也夾羣山而遠入射一帶而中投夫潮以平來百川皆
就浙入既深激而為闢此一覽而可知又何索於詳究塔喇嘗陰
既歸水與天違當宵分之際月也避至烈之輝因圓光之既對引
大海以羣飛海中飛羣夫秋之中而陰感亦猶春之半而陽肥事
苟稽於已著理必辨於猶微故濤生於八月之望者尤岌岌而巍
巍也塔喇嘗萬物之中分日之熱論三才也中叩琢鑽研其火乃烈
吹煙得焰傳薪就藁附於堅則難銷焚於槁則易絕所依無定遇
水乃滅太陽之精火非其匹至感無焰至精有質入四海而水不
敢濡照入絃而物莫能屈就之者咸得其光輝仰之者不知其何
物其體若是豈比夫寒灰死炭遇濕而同漂汨哉塔喇方輿之下

陽祖所迴歷亥子而右感逾丑寅而左來右激之遠乎遠為朝左
激之遠乎遠為夕既因月而大小成亦隨時而前後隔此日之所
以一沈而湖之所以兩析也卷第十天地一氣也陰陽一致也其
虛其盈隨日之經界寒暑之二道將無差於萬齡故大小大法而
乾坤永寧也卷第十若夫雲者雨者風者霧者為雪為霜者為電
為露者雷之所鼓者龍之所起者羣生之所賦者萬物之所附者
彼皆與日而推移所以就其棄而成其茂也然後九圍無餘而萬
派為之長輔談未竟客又勦而言曰若乃寒暑定而風雨均也
吾聞之洪範云豫常燠急常寒狂乃陰雨為沴僭則陽氣來于苟
日月之躔一定又何遠於王政之大端彼有後問姑射前言夫三
才者其德之必同天以陽為主地以陰為宗參二儀之道在一人
之躬一人行之三才皆協德順時則雨霽均行逾常則凶荒接僭
慢所以犯陽德也故曝厄莫之哀狂急所以犯陰德也故離畢為
之災此則為政之所致非可以常度而刺裁也客曰唯其餘如何
復從而解之曰卷第十惟坤與乾余常究焉清者浮於上濁者積
於淵濁以載物為德清以不極為玄載物者以積函負其大也水也
所以能浮不極者以上規莫其圓北辰不動謂天故知函不積則其
地不能載玄不運則其氣無以宣夫如是山嶽雖大地載之而不
知其重華夷雖廣函承之而不知其然也氣之輕者其升乃高故
積雲如嶽不駐鴻毛輕而清也而物莫能勞及其于霄勢窮霏然
下墜謂為雨隨物壑而虛受任畎澮之疏潰著則重也故舟楫可
以浮寄至夫離九天埋九地作重陰之膠固自堅水以馴致固可
以乘鴻溟以自安受萬有而不圯者也聽茲言較茲道定一陽之
所宗何衆理之難考且合昏知暮而輪音司晨安有懷五常之美
預率土之濱苟無諒乎此百亦何足齒於吾人略論十子以天地
之中元氣噫噉曠為夕為朝且登且沒泛辭波而其雄處重蒙而
未發孰觀地塚乎深泉之涯孰拍天吭乎巨海之窟既無究於茲
源寧有因其呼吸而騰勃者哉客謝曰辭既已矣欲入壺與願申

問先生幸以所聞教之嘗居海裔觀潮之勢或又往而方來或合
 沓而相際易舛互之若斯今幸指乎所制先生撰履旁眄亦窮其
 變吾因訊夫墨客當大索其所見彼亦告於余曰日往月來氣迴
 天轉其激也大則體盛而相踈其作也小則勢接而相踐惟體勢
 之可准故合沓而有羨其何怪焉客乃蹠軀斂色交袂而辭彼圓
 玄方賸古惑今疑歎載籍之不具恨象數之尚遺方盡迷於闡域
 非先生親得於學者而孰肯論之於是乎若卯判鷓生鼓擊聲隨
 雷電至而幽蟄起蛟龍升而雲雨滋形開夢去醒至醒離既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乃避席而稱詩為賀庶知玄先生之辭辭曰
 噫哉古人迷潮源兮刊編鬻翰曾未言兮羅虛列怪無藩垣兮名
 儒幽討理可奪兮高駕日域窺天門兮濤疑一釋永立言兮若和
 與扁祛吾憚兮昔之論者何其繁兮意摩心揣抵為謹兮陰陽數
 定水長存兮進退與日遊混元兮一升一降兮寒暑成下凝濁兮
 上浮清隨盈任縮兮浮四溟金鑄泰囊兮擬厥形願揚此辭兮顯
 為經高誇百氏兮貽億齡先生曰彼能賦之子能演之非文鋒之
 破鎗何以解乎群疑客乃酣然自得油然而退也

海潮賦後序

夫以塘樞顯視周四七而成文王瑄潛聆載十二而分統肇有憑
 翼生乎象先雖迷放屬之源終識踐躔之數是以迎推洞乎三合
 分至貞乎四禽既測洪荒瞭分清濁於是九圍所沓必揆於靈臺
 萬古無差可徵於幽贊且形車白馬先命義和紫極黃龍次分甘
 石雖東流不溢天問猶疑而比戶承陽地維何隱稽夫儒氏之業
 也莫不咸思蟻轉盡愧雞如安可命曰三靈或迷其大愚以始
 聞方數則揆玄黃亦嘗以大實酬朝敢云早惠既不用蛤膠習戲
 自鄙童心及竊舉思中拘塵長者執經堂與避席嚴師自悟爛開
 媿非胡廣頻依廡下虛感伯通而日月居諸槐柳屢改管窺之心
 妄切瞽史之學難修而又爛額焦頭方思馬馮捉襟見肘又困牛
 衣颯垂領以若鶩顧生醜而增歎信天人之際難可究思考經緯

之文固有宗旨竊以海潮之事代或迷之今於賦中盡抉疑滯輒
 依洛下闔張平子何承天等以渾天為法水與地居其半日月繞
 乎其下以證夫激而成潮之理并納華夷郡國環以二十八宿黃
 道所交及立北極為上規南極為下規以正乎日月之所由升降
 其理昭然可辨謂之潮圖施諸粉績庶將無關緬螢囊之已又撫
 魚網而多歎敢避識者之譏固受不知之罪云耳

日在海成潮入圖法

八月之望日在翼軫之間此時潮最大今立此望之夕日入初於
 時在戌見潮初生之候

渾天載地及水法

地浮於水天在水外天道右轉七政左旋日入則晚潮激於左日
 出則早潮激於右潮之大小則隨於月月近則小月遠則大
 右此賦中具論之矣

新定海潮集解渾天古今正法圖自古說天有六

一曰渾天張衡二曰蓋天周髀以三曰宣夜無師四曰安天虞翻
 五曰昕天張衡六曰穹天虞翻作自蓋天已下並好尚何異之
 右今撰賦及圖定取渾天為法其增立渾天之術自張平子始言
 天地狀如雞子地包於地周旋無端其形渾渾故曰渾天也

渾天法

晉葛洪謂天形如雞子地如雞子之黃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半覆地上半繞地下二十八宿半隱半見宋何承天云週
 觀渾儀研求天意乃悟天形正圓水居其半中高外卑水周其下
 梁祖暉云渾天之形內圓如彈丸其半出地上半隱地下

右今撰圖正用此法但諸家能言天形而未知日之激水而成潮

也又按周易離為日坤為地日出地上於卦在晉☲日入地下卦
 為明夷☷乾為天坎為水天右旋入水為夕則天在水下於卦為
 需☵天左旋昇出為朝於卦在訟☶又離為日坎為水日出水上
 卦為未濟☲濟之言涉也日東出而未西涉水此其象也日入水

下卦爲既濟言日右隨天入已涉于海則周易之象其事較然
右今撰潮圖探於周易合乎渾天推於爻象故賦指復姤二卦以
定陰陽

言不及渾天而乖誕者凡五家莊子補遺玄中記王仲任論衡言
不入山經釋氏言四天見解帖

右並無證據不可究尋王仲任徒肆談天失之極遠桓君山攻之
已破此不復云莊生則假物爲喻以論眞宗而學者多誤故列之
爲難信之首玄中山經一無可取釋氏俱舍乃自立心法非可以
表測而度量也又按吳王蕃法云余因周禮鄭衆鄭玄之言用勾
股之術以求天之里數夏至之日以八尺之表求晷於陽城表南
得影一尺五寸南至日南下無影則日南去陽城一萬五千里立
八十而旁十五則曰高八萬里日南邪去以勾股法得八萬一千
二百九十四里有奇蓋天頂至地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
百八十八里有奇即天徑之數也以周徑之法乘得五十一萬三
千六百八十七里有奇即周天之數也右肇始學渾天法於度支
推官監察御史太原王軒軒以王蕃之術授焉自後因演而成圖
既知夫天地之薄厚則日月之行寒暑之候皆由自得之遂用覃
思臣溟濔萬流之昇降果見潮生之候由是博考羣言以證遇晦
而自得之旨無所疑焉

渾儀之制渾儀法肇得自虞舜以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鄭康成云
其轉運者爲璣其止息者爲衡皆玉爲之七政者日月五星也則
渾儀之本法晉侍中劉智云顛頊造渾儀黃帝爲蓋天則此二器
皆古聖王之制作也但學者失其用耳說者乃云始自張衡今考
其事張乃巧述其法而揆之非始造者也虞喜又云洛下閎爲漢
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修太初曆又知此術在張乎子前也後
漢左中郎將賈逵以永元十五年造黃道渾儀張衡以延熹七年
更造銅儀以四分爲度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伺者閉戶而唱
以告司天者云璇璣所加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契其後

吳王蕃修之如陸績及後魏太史令晁崇隋河間劉焯皆修渾儀
之法李淳風因爲遊儀蓋與靈憲同也
右以物象天謂之渾儀則日月四海在渾儀之內日月盈縮之度
可察而獨迷潮水生來之候豈古人未之思乎學棊於此術究而
得之不爲怪誕無據之說猶恐時之學者尚有所疑故以著之

進海潮賦狀

朝散大夫持節欽州諸軍事守欽州刺史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盧
肇謹進上海潮賦一首

右臣伏聞神農立極先定乾坤軒后統天始弘曆象蓋以大聖有
作而大法乃明必自臣子之所爲克成君父之至德只如陳韶奏
夏允諧聖帝之音而伐鼓鏗鐘元在工人之手業雖成於微賤事
乃奏於皇王臣今所陳竊用此道伏惟膺文明聖孝德皇帝陛下
德邁伊媯道包覆載垂衣而九有無外執契而萬國來庭日月貞
明天地交泰珍圖瑞物允膺得一之符伯益臯繇共佐千年之聖
臣實陋賤亦忝方州而微臣始自知書志在稽古或觀天地之道
得於經史之間既察置圭亦聞測管究黃鍾於玉律窺碧落於瘡
樞伏念司馬遷則書載天官張平子則儀鈞地動臣仰遵前哲輒
揆圓虛偶識海潮深符易象理皆撫實事盡揣摩摩既當鳳紀之朝
願陳蠡測之見臣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又聞天垂象而六合
成道生一而三才具皆由日月運乎陰陽是謂神明分乎晝夜伏
知此道盡在陛下睿鑒之中故不俟微臣因此別白然自古以來
莫不以地厚難測日既入而人不見其行海大無涯潮潛生而人
不知其候上古聖人則之於八卦學者演之成六家而有講論未
明根本不啻天垂大法假乎微臣獲在聖朝彰此愚見臣門地衰
薄生長江湖志在爲儒弱不好弄研求近代寒苦莫甚於斯臣伏
念爲業之初家空四壁夜無脂燭則藜薪蘇棘恨頑冥亦嘗懸刺
在名場則取爲孤立於多士則時賢獨知累竊皇恩遽變白屋臣
於會昌三年應進士舉故山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起

擢臣爲進士狀頭筮仕之初故鄂岳節度使盧商自中書出鎮辟臣爲從事自後故江陵節度使贈太尉裴休故太原節度使贈左僕射盧簡求皆將相重臣知臣苦心謂臣有立全無親黨不自吹嘘悉賞徵才奏署門吏臣前年二月蒙恩自潼關防禦判官除秘書省著作郎其年八月又蒙恩除歙州刺史臣謹行陛下法令常懼德遠理郡去年五月又蒙恩除歙州刺史臣謹行陛下法令常懼德遠理郡周星未有政績潛被百姓誦闕以臣粗能緝理求欲留臣奉七月二十二日勅又蒙聖恩賜臣金紫臣素無強近之援不異草澤之人忽荷寵光及此叨忝臣不以平生志業上奏於宸慈實懼犬馬之微忽先於溝壑則臣積年無所聞揚非唯自負片心實亦上辜聖代是敢竊以所撰前件潮賦并圖進上臣爲此賦以二十餘年前後詳參寶符象數願以潢汚之水輒赴溟渤之流而彫蟲所爲刻鵠難肖塵冒天聽罪當鼎鑊今差軍事押衙盧師洎隨狀奉進上驥宸嚴敢期睿覽臣孽無任惶懼戰越屏營之至謹錄奏以聞伏俟誅責

勅盧肇文學優瞻時輩所推窮測海潮出於獨見徵引有據圖象甚明足成一家之言以杜千載之惑其賦宜宣付史館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

嘉祥甲申歲太學生姪蘇德明刻于家塾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

吳興姚

鉉

纂

古賦已題一十首

名山二

華山賦 楊敬之

霍山賦 皮日休

華丹草木八

牡丹賦 許元興

長樂花賦 蘇頌

桃花賦 皮日休

秋蓮賦 宋之問

荔枝賦 張九齡

瑞橘賦 李德裕

伐櫻桃樹賦 蕭穎士

杞菊賦 陸龜蒙

華山賦

楊敬之

嶽之初成二儀氣凝其間小積焉爲丘大積焉爲山山之大者爲嶽其數五余尸其一焉嶽之尊燭日月居乾坤諸山並馳附麗其根渾渾河流從南而來自北而奔始射九嶽荆巫梁峽道之云遠兮徒遙而實嶽之形物類不可階其上無齊其傍無依與之千仞爲榮抑之千仞不爲卑天雨初霽三峯相差虹蜺出其中來飲河溜特立無朋似平賢人守位北面而爲臣望之如雲就之如天仰不見其巔蕭阿芊芊蟠五百里當諸侯田嶽之作鬼神反覆蛟龍不敢伏若歲大旱鞭之朴之走之馳之甘雨瀾漫百川東逝千里而散噫氣蹶然怒乎巖幽漸于人間其聲瀏瀏嶽之殊巧旣不可窮見乎中天淫淫而掌岷峨而蓮起者似人伏者似獸物者似池注者似日散者似弁呀者似口突者似距翼者似抱文乎文質乎質動乎動息乎息嗚乎嗚默乎默上上下下千品萬類似是非而非似非而是其乃緒人事余安得畢議今作帝耳目相其聰明乎神九州在宥羣生初大易時其人俞俞其主人者始乎容成卒乎神農中間數十君姓氏可稱其徒以飲食爲事未有仁義時哉時哉又曷足莅是後敬乎天成乎人者必闢其心假其神與之齡降其仁故軒轅有威德蚩尤爲賊生物不遂軒轅用力大事不可獨治

降以後牧三人有心烈火就撲其子之子其孫之孫咸明且仁雖德之衰物亦處宜繇夏以降湯發仁以王癸受暴以亡甲創戊誦不敢有加惟道其常享國遂長天事者矣莫見乎高而謂乎茫茫余受帝命億有萬歲而不敢怠違臣贊之曰若此古矣祖矣大矣廣矣富矣庶矣駭矣怖矣上古之事相知之矣而臣之言又聞之矣然起居於上宮室於上如此之久矣其所見何如也曰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醜雞往來周東西矣蟻蟻紛紛秦速亡矣蜂蟻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奔奕奕咸陽矣曩曩廟栗祖龍藏矣其下千載改更興壞悲愁辛苦循其上矣臣又聞曰古有封禪今讀書者云得其傳云失其傳言語紛紜於神何如也曰若知之平聞聖人撫天下哀天下既信於天下則因山嶽而質于天不敢多物若秦政漢徹則牽肉以奉祭祀高福其已則廟祠相望壇墀迤邐感氣與夸金玉取薪以煇積灰如封天下怠矣然儻儻不足秦由是雜漢由是弱明天子得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廟堂之上垂衣裳而已其於封禪存可也亡可也

霍山賦并序

皮日休

臣日休以文爲命士所至州縣山川未嘗不求其風謠以頌其文幸上發輜軒使得採以聞六年至壽之駢邑曰霍山山故嶽也邑贅于吐至之二日離邑一舍望乎嶽將頌之文也及見之則目乎斂手乎禪心乎竦神乎誓始欲狂其文寫其狀如丹青之不差也頌其風文其謠如金石之永播也既而其精怯然搏敵蹙然械囚紛然焚絲怛然墮空浩然涉溟幽然又亦則知才智之劣如毫而加疾將杖而奔者於戲霍山之靈哉霍山之靈哉將闕於神而愚之邪抑有所達而託之邪其辰既決其精忽淪怵然而勝躁然而敵紛然而靜怵然而安浩然而濟幽然而愈如壯而能決將陣而能敵者於是狂其文寫其狀辭曰
太始之氣有清有濁結濁爲山峻清爲嶽其山厥臣其嶽惟君惟

南之鎮曰霍爲尊嶽之大與地甬壯與天勃勢荆豫華嵩青兗充岱如埵而秀如塊而銳嶽之高千仞萬仞蒼蒼茫茫日月相避其光望之數百里外爲天棟梁嶽之尊端然御極竦然正位靜然而聽凝然而視其體當中如君之毅其屬者如駢其拇如枝其指若卑其儀若肅其位嶽之氣其秀爲春其清若秋其翠如雲雲不能麗其色如煙煙不能解若雨收氣爽丹青滿天嶽之靈其神不眠其報如響若雨用活嶽能廓之若歲用旱嶽能澤之嶽之德生之育之煦之和之開嶽滄滄舟淒淒迷迷藻績數百里嶽之形有雲驚驚其勃如怒有泉烈烈其來如決叱豐隆奔列缺轟然霹靂天地俱裂嶽之異狀其勢如危或不可支若不可維或仰而呀有如吮空或俯而拔有如攪地其曉而東有如貫日其暮而西有如孕月有水而脉有石而骨有洞而腹有嶮而節或銳而屬或斷而截或迴而馳或低而折其經之怪之祥之詭之千種萬類繫不可得而詳記因神狂不能自主殆而寐夢一人絳衣朱冕怪貌魁形曰余祝融之相也夫霍山君之故治也爾賦之誠形矣勝矣怪矣典矣然義有不備帝俾余莅夫古有五嶽霍居其一所以五嶽相邇者唐虞之帝五載一巡狩一載而徧上以觀侯下以存民侯有治者陟不治者黜民有寃者平窮者濟洎唐虞已降皆燔柴于霍我帝用饗其禮至周旦冊而命我與諸嶽星列中國自漢之後乃易我號而歸于衡故祝融遷都命余守霍今聖天子越唐邁虞而廢巡罷狩余之封內有可陟可黜可平可濟者是聖天子無由知之爾能以文請執事之達者易衡之號以歸於我請天子復唐虞黜陟之義故爾之將賦余閉過爾懷而不爾文帝曰有衡既遠有狩必勞惟霍之邇斯號可復賦者有能言胡不俾帝命余錫爾文爾無忘也臣曰請惟神命既覺而書嗚呼異哉

牡丹賦并序

許元興

蓋遁乎深山自幽而芳以爲貴重所知花則何過焉天后之鄉西河也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異天后歎上苑之有闕因命移植焉

由此京國牡丹日月濤威公則自禁闈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瀟
漫如四瀆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遊之士亦上國
繁華之一事也近代文士為歌詩以詠其形容未有能賦之者余
獨賦之以極其美或曰子常以丈夫功業自持今則肆情於一花
無乃猶有兒女之心乎余應之曰吾子獨不見張荆州之為人乎
斯人信丈夫也然吾觀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賦焉荔枝信美矣然
亦不出一果所與牡丹何異哉但問其所賦之旨何如吾賦牡丹
何傷焉或者不能對余遂賦以示之

圓玄瑞精有星而景有雲而卿其光下垂遇物流形草木得之發
為紅英英之甚紅鍾手牡丹拔類邁倫國香欺蘭我研物情次第
而觀暮春氣極綠苞如珠清露宵偃韶光曉駟動蕩支節如解疑
結百脉融暢氣不可遏兀然盛怒如將憤洩洩色披開照曜酷烈
美膚膩體萬狀皆絕赤者如日白者如月淡者如赫殷者如血向
者如迎背者如訣圻者如語合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悅曩者
如舞側者如跌亞者如醉曲者如折密者如織疎者如缺鮮者如
濯慘者如別初朧朧而下次鱗鱗而重疊錦衾相覆繡帳連接
晴籠畫薰宿露宵裏或灼灼騰秀或亭亭露奇或颯然如招或儼
然如思或帶風如吟或泣露如悲或重然如總或爛然如披或迎
日擁砌或照影臨池或山雞已馴或威鳳特飛其態萬萬胡可立
辨不窺天府孰得而見乍疑孫武來此教戰其戰謂何搖搖纖柯
玉欄風滿流霞成波歷階重臺萬朵千窠西子南威洛神相娥或
倚或扶朱顏色醜各銜紅缸爭輝翠蛾灼灼天夭逶迤迤迤漢宮
三千豔列星河我見其少孰云其多弄彩呈妍壓景駢肩席發銀
燭爐昇絳煙洞府真人會于群仙晶榮往來金缸列錢疑睥相看
曾不語言未及行雨先驚草蓮公室侯家列之如麻咳唾萬金買
此繁華遑恤終日一言相誇列幄庭中步障閣霞曲廡重梁松篁
交加如貯深閨似隔綉紗髮鬢息嬌依佛館娃我來觀之如乘仙
槎脉脉不語遲遲日斜九衢遊人駿馬香車有酒如灑萬坐笙歌

一醉是競孰知其他我窵花品此華第一脫落羣類獨占春日其
大盈尺其香滿室葉如翠羽擁抱榴抱藥如金屑粧飾淑質玫瑰
羞死芍藥自失天桃歛跡穠李慙出躑躅宵清木蘭潛逸朱槿灰
心紫薇屈膝皆讓其先敢懷憤嫉煥乎美乎后土之產物也使其
華之如此而偉乎何前代寂寞而不聞今則昌然而大來易草木
之命亦有時而塞亦有時而開吾欲問汝曷為而生哉汝且不言
徒留詭以徘徊

長樂花賦 并序

蘇頌

蜀太守庭際有紫萼草秋中始繁英露洗冬早尚直本霜封蕪雜
大同於眾卉盛衰小異於羣物余評而未識吏或告余曰此長虞
所賦蜀長樂花也故心暗賞焉因口授書吏遂墨而成作恨不見
古人所為得髮鬢其百爾

夫長者以短長之形度其長則至美夫樂者以哀樂之類同其樂
則至喜長也樂也吾安得而問之嘉繼植之並用偉令名兮在茲
徒見其豐族萃尊高標瓏璿瑩丹外而縞中葉縹分以紅貫綴綠
穎之重疊素紫蕤之瀾漫迫而象之君子其常或微或章登危冠
兮櫻若綬默退靜其何望遠以意之佳人欲翔炫炫煌煌重羅綺
兮撲瑤翠蹇來思而未嘗匪以幽兮自直匪以直兮自穢匪以晚
兮自權匪以耀兮自強文濁露之均灑庇清舒之泛光本無嫌於
散地甘有獨於殊方然則太液初滿上林新霽羊茸灼爍萬品千
計搖瑞色而涵芝雜奇葩而轉蕙孰與夫玉堂金閣之徧賞白日
青春之特麗歲不與兮時向蘭風蕭蕭兮夜漫漫宿遠鴻於沙塞
叫離鶴於江干君曾不見三月華矣盡林間之槁木千霜頭矣亦
庭下之枯蘭懿此常度凌於早寒假春期而不彩雖秋令而不殘
衝雨蔽之飛薄任雲山之險難芳弗珍於蘊靡節恒慕於檀藥吾
則知樹昔之奚託傾心之可安如後凋之是貴固獨立其誰觀文
學掇起而為亂曰白露瀼瀼何草不黃紫華灼灼生君之堂彼不
伐兮秋自斃時或珍兮君是惠彤庭赫兮未草駢交屈軼兮友賓

連伊榛莽而荒此君曷爲而賦旃

桃花賦

皮日休

余常慕宋廣平之爲相貞姿勁質剛能毅狀疑其鐵腸與石心不
解吐婉媚辭然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兩朝徐更體殊
不類其爲人也後蘇相公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嗚呼夫
廣平文才未爲是賦則蘇公果暇知其人哉將廣平困於窮阨於
踴然強爲是文邪日休於文尚矣狀花卉體風物非有所諷輒抑
而不發因感廣平之所作復爲桃花賦其辭曰

伊仰氏之作春也有豔外之豔華中之華衆木不得融爲桃花厥
花伊何其美實多臺隸衆芳綠飾陽和開破嫩萼壓低柔柯其色
則不淡不深若素練輕齒玉顏半醺若夫美景妍時春含曉滋密
如不幹繁若無枝姪姪婉婉天天怡怡或倦者若想或閑者如癡
或向者若步或倚者如疲或溫磨而可薰或嬌嬌而莫持或幽柔
而旁午或捲台而倒披或翹矣如望或凝然若思或奔僕藉以作
態或窈窕而騁姿日將明兮似喜天將慘兮若悲近榆錢兮粧翠
曆映楊柳兮耀愁眉輕紅拖袞動則鬢香宛若鄭袖初見吳王夜
景皎繁開^胡弄然秀發又若常娥欲奔明月蝶散蜂寂富閨脉脉
又若妃已未聞裂帛或開故楚豔豔春曙又若息媯含情不語或
臨金塘或交綺井又若西子浣紗見影玉露厭浥妖紅墜濕又若
驪姬將譜而泣或在水濱或臨江浦又若神女見鄭交甫或臨廣
筵或當高會又若韓娥將歌歛態微動輕風姿姿暖紅又若飛燕
舞于掌中半霑斜吹或動或止又若文姬將賦而思丰茸旖旎互
交遞倚又若麗華侍宴初醉狂風猛雨一陣紅去又若襄姒初隨
戎虜滿地春色堦前砌側又若戚姬死於鞠域花品之中此花最
異以衆爲繁以多見鄙自是物情非關春意若氏族之斤素流品
秋之早寒士他日則目他耳則耳或以昵而稱珍或以踈而見貴
或有實而花乖或有花而實悴其花可以暢君之心目其實可以
充君之口腹匪平茲花他則碌碌我欲修花品以此花爲第一懼

俗情之橫議我曰不然爲之則已我目吾目我耳吾耳妍蚩決於
心取捨斷於志豈於草木之品獨然信爲國兮如此

秋蓮賦

宋之問

天授元年勅學士楊炯與之間分直於洛城西入閣每雞鳴後至
羽林仗關人奏名請龜裂佇命拱立于御橋之西玉池清冷紅蕖
幽首諫履局闈自春徂秋見其生視其長觀其感惜其衰得終天
年而無天折者良以隔礙仙禁人莫由窺向若生於瀟湘洞庭溱
洧淇澳即有吳姬越客鄭女衛童芳心未成採擷都盡委以白
露順以涼風榮落有期私分畢矣斐然願歌其事久之乃述秋蓮
賦焉

若夫西城秘掖北禁仙流見白露之先降悲紅渠之已秋昔之舊
首齊秀芳敷競發君門闕兮九重兵衛儼兮千列綠華青枝綠溝
覆池映連旗以搖艷輝長劒兮陸離離灑兮裂毅交流兮相沃四
繞兮丹禁三市兮承明晚而望之若寬寰宛轉朝玉京夕而察之
若霞標灼爍散赤城既如秦女豔日兮風鳴又似洛妃拾翠兮鴻
驚足使瑤草罷色芳樹無情復道兮詠曲離宮兮相屬飛閣兮周
廬金鋪兮壁除君之駕兮旖旎連之葉兮扶疎萬乘願兮駐綵騎
六宮喜兮停羅裾仰仙遊而德澤縱文覽而神虛壹與夫溪澗兮
沼沚自生兮自死海圻兮江池萬萬兮煙波泛漢女遊湘娥佩鳴
玉戲清溝中流欲渡兮木蘭楫幽泉一曲兮採蓮歌江南兮峴北
汀洲兮不極既有芳兮葦城長無依兮水國豈可移植天泉香飄
列仙嬌紫臺之月露含玉宇之風煙輝葩兮照燭衆彩兮相宣鳥
翡翠兮丹青輪樹珊瑚兮林碧鮮夫其生也春風盡蕩燦日相煎
天桃盡兮穠李減出大堤兮豔欲燃夫其謝也秋灰度管金氣騰
天宮槐疎兮井桐變搖寒波兮風颯然歸根息豔兮八九月乘化
無窮兮千萬年越人望兮已長久鄭女採兮無由緣何深蒂之能
固何穠香之獨全別有特制揚雄悲秋宋玉夏之來兮詎早紅秋
之暮兮悲餘綠禮感燕臺人非楚村雲霧圖兮蘭爲閣金銀酒兮

蓮作杯落英兮徘徊風轉兮衰衰入黃扉兮灑錦石紫白蘋兮覆綠苔寒暑茫茫兮代謝故葉新花兮往來何秋日之可哀託芙蓉以為媒

荔枝賦 并序

張九齡

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實乃熟狀其瓌詭味特甘滋百果之中無一可比如余往在西掖嘗感稱之諸公莫之知固未之信唯舍人彭城劉侯弱年累遷經于南海一聞斯談倍復嘉歎以為甘美之極也又謂龍眼凡果而與荔枝齊名魏文帝方引蒲桃及龍眼相比是時二方不通傳聞之大謬也每相顧閑議欲為賦述世務卒卒此志莫就及理郡暇日追敘往心夫物以不知而輕味以無比而疑遠不可驗終然水屈況士有未效之用而身在無譽之間苟無深知與彼亦何以異也因導揚其實遂作此賦云

果之美者厥有荔枝雖受氣於震方實稟精於火離乃作酸於此喬爰負陽以從宜蒙休和之所播涉寒暑而匪虧下合圍以權本傍陰賦而抱規紫文紺理黛葉細枝蒼茸露窠環合禁纏如蓋之張如帷之垂雲煙沃若孔翠千斯虛根所盤不高不早陋下澤之沮如惡層崖之險巖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見疵爾其勾芒在辰凱風入律肇氣含滋芬敷溢綠穗靡靡青英苾苾不豐其花但言其實如有意乎敦本故微文而妙質菁葍房而粹萃皮龍鱗以駢比膚玉英而含津色江萍以吐日朱苞剖明璫出固然數寸猶不可匹未至齒而殆銷雖瓊漿而可軼彼衆味之有五此甘滋之不一伊醇淑之無筭非精言之能悉聞者歎而竦企見者訝而驚佚心志可以蠲忿口爽可以忘疾且欲神於醴露何比數於甘橘接蒲桃而見擬亦古人之深失若乃華軒洞開嘉賓四會時當煥煙客或煩憤而斯果在焉莫不心侈而體泰信瑠盤之仙液實玳筵之綺績有終食於累百愈益氣而理內故無厭於所甘雖不食而必愛沈美李而莫取浮甘瓜而自退豈一座之所榮冠四時而為最夫其貴可以薦宗廟珍可以羞王公亭十里而莫致門九

重兮曷通山五嶠兮白雲江千里兮青楓何斯美之獨遠嗟爾命之不逢每披銷於凡口罕獲知於貴躬柿何稱乎梁侯黎何幸乎張公亦因地之所遇孰能辨乎其中哉

瑞橘賦 并序

李德裕

清霜始降聖上命中使賜宰臣等朱橘各三枚蓋靈囿之所植也臣伏以渡淮為枳由地氣而不遷吹谷生黍信陽和之有感昔漢武致石榴於異國靈根遐布此西域柔服之應也魏武植朱橘於雀園華實不就乃吳人未格之兆也考於前史昭晰可知豈非天地同和羣物效祉去蠻夷之陋獲近太陽感王化之威更承膏露草木尚爾況乎人心漢宣帝官館山澤意有所感必使近臣賦之臣幼學為文忝列樞近敢稽首而獻賦曰

美南州之嘉樹受烈氣於炎德固一志於殊方遂不遷於上國貞枝凝碧蔚湘岸之夕陰華實變黃動江潭之秋色雜丹楓於溪畔映綠篠於巖側翡翠以之列巢鸚鵡於焉棲息雖同霑於雨露竊自得於雕飾終獲舉於皇明豈因人之羽翼感大鈞之獨運輪造化之玄力思六合以同風採孤根而移植播元氣以茂育諒英靈之不測逮平霜飛天圃風落秦川金莖炫焜於朝日玉樹青葱於霽天義方壺之翠鳥列靈沼之清蓮上蔚檉松下秀蓀茶絕朱草與屈軼華紫芝與宿連靈卉必植而嘉橘在焉碧葉獨潤金衣更鮮天漢之華星焜耀閩風之珠樹粲然香若團於野露色疑炫於江煙既而太官獻新奇果列筵非厥苞之自速何非陋之莫傳樹隱方塘比丹萍之初實盤映皎月與赤瑛而共妍東鄙孤臣諫陳三事既之和羹莫之用猶霑可口之味并食不割竊愧晏嬰之知捧之以拜重感桓榮之賜庶不朽於雪霜永酬恩於天地

伐櫻桃樹賦 并序

蕭穎士

天寶八載予以前校理罷免降資廣陵太府軍事任在限外無合是處寓居干紫極官之道學館因領其教職焉朝廷之右有大櫻桃樹高累數尋條暢蒼蔚攢柯比葉擁蔽風景腹脹皆微禽是焉栖

託頤頤上下喧呼其適登其喬枝則俯通軒屏中外斯隔三寶惡之懼盜窺踰因是為資遂命伐焉傲夫在位者爾

古人有言芳蘭在門不得不鋤眷茲櫻之攸止亦在物之宜除觀其體單脩直材非棟榦外森沈以茂密中紛錯以交亂先羣卉以效韻望嚴霜以凋換綴繁英兮霏集駢實以星祭故當小鳥之所啄食妖姬之所攀翫赫赫闕宇玄之又玄長廊霞蔽高殿雲窠實吾君聿修祖德論道設教之筵宜乎時以芬馥樹以貞堅匪夫

松篠桂檜蔭若蘭荃荷具美其在茲爾何德而居焉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而自庇汨羣林而非據專廟庭之右地雖先寢之或薦

豈和羹之正味每俯臨手蕭牆森回得而窺伺諒何惡之能為終物情之所畏於是命尋斧伐盤根密葉剝攢柯焚朝光無陰夕鳥不喧蕭蕭明明曠蕩平堦軒嗟乎草無滋蔓瓶不假器苟恃勢而

將逼雖見親而益忌譬諸人事也則晉吞并於僭沃魯出逐於強季緜峻擅而吳削倫囿專而晉墜其大者虎遷趙嗣鸞籍齊位由履霜而莫戒聿堅冰而荐至嗚呼乃終古覆車之軌轍豈尋常散木之足議

杞菊賦 并序

陸龜蒙

天隨生宅荒少墻屋多隙地著圖書所前後皆樹以杞菊春苗恣肥得以採擷供左右杯案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澁日暮猶責兒童童輩拾不已人或嘆曰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為具以飽君者多矣君獨閉關不出幸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苦如此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邪退而作杞菊賦以自廣云

惟杞惟菊借寒互綠或穎或若煙披雨沐我衣敗綿我飯脫粟羞慚齒牙苟且梁肉蔓延駢羅其生實多爾杞未棘爾菊未莎其如予何其如予何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

古賦 庚 卷一十四首

吳興姚

欽

纂

鳥獸 昆 五

大鵬賦 李白

白鵲賦 蕭穎士

感二鳥賦 韓愈

玄猿賦 吳筠

由鹿賦 呂溫

秋蟲賦 羅隱

後蟲賦 陸龜蒙

大鵬賦 并序

李白

鵬賦 杜甫

白鸚鵡賦 王維

白羽扇賦 張九齡

塵尾賦 陳子昂

蠶賦 陸龜蒙

五蟲賦 李商隱

蝸賦 李商隱

李白

余昔於江陵口見天白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入極之表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此賦已傳于世往往人間見之悔其少作未窮宏達之旨中年棄之及讀晉書說阮宣子大鵬讚亂心陋之遂更記憶多將舊本不同今復存于集豈敢傳諸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其辭曰

南華老仙發天機于漆園吐崢嶸之高論開浩蕩之奇言微至怪于齊諧談北溟之巨魚吾不知幾千里其名曰鯤化成大鵬質疑胚渾脫脩矚于海島張裔翅于天門刷渤澥之春流晞扶桑之朝暾赫弈乎宇宙憑凌乎崑崙一鼓一舞煙濛沙昏五嶽為之震蕩百川為之崩奔爾乃蹶厚地摩太清巨層霄突重溟敷三千以崛起搏九萬而迅征背葉太山之崔嵬躡壘垂雲之縱橫左迴右旋倏陰忽明歷汗漫以天橋排闥闔之崢嶸鯨鴻濛濛雷霆斗轉而天動山搖而海傾怒無所搏雄無所爭固可想象其勢驕驕其形若乃足繁虹蜺日耀日月連軒杳杳揮霍翕忽噴氣則六合生雲灑毛則千里飛雲遊彼比荒將窮南隅遽逸翻以傍鼓擊奔颺而長駮燭龍銜光以照影列缺施鞭而啓塗塊視三山杳觀五湖其

動也神應其行也道俱任公見之而罷釣有窮不敢以擊孤莫不
 投竿失鏃仰之長吁爾其雄姿壯觀映背河漢上摩蒼蒼下覆漫
 漫盤古開天而直視羲和倚日以傍數嶺紛乎八荒之間隱映乎
 四海之半橫大明而掩書若混茫之未判忽騰覆以迴旋則寬廓
 而容散然後六月一息至于海涓欸警景以橫構迓高天而下垂
 鷄乎泱泱之野入乎汪漭之地猛勢所射餘風所吹湏派沸渭巖
 嶽紛披天吳為之怵慄海若為之蹙蹙巨鼉冠山而却走長鯨騰
 海而下馳縮殼挫鬣莫之敢窺吾亦不測其神怪而若此蓋乃造
 化之所為豈比夫蓬萊之黃鶴誇金衣與菊裳駐蒼梧之玄鳳耀
 綵質與錦章既服御于靈仙亦馴擾于池隍精衛聖動于銜木鷄
 鷄悲愁手薦觴天雞警曙于蟠桃跋鳥炳耀于太陽不曠蕩而縱
 適何拘擊而守常未若茲鵬之道遙無厭類而比方不矜大而暴
 猛每順時而行藏參玄根以比壽飲元氣以為聚戲賜谷而徘徊
 憑炎洲而抑揚俄而希有見而謂之曰偉哉鵬乎若此之樂也吾
 左翼掩乎東極右翼蔽乎西荒跨躡地絡周旋天綱以恍惚為巢
 以虛無為場我呼爾遊爾呼我翔於是太鵬許之欣然相隨此一
 禽已登于家廓而尺鷃之輩空見笑于藩籬

鵬賦 并進表

杜甫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動不復照耀於明
 時自先君恕預以隆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亡祖故尚書膳部員
 外郎先臣某脩文於中宗之朝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
 于今而師之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
 有千餘篇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眾矣唯臣不蓋
 體常寄食於人奔走不暇祗恐轉死溝壑安敢望仕進乎伏惟明
 主哀憐之謹使執先祖之故事披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
 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沈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臯
 之流庶可跋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伏惟明主哀憐之無令
 役役便至於衰老也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以為鵬

者鷲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於旌門發狂於原隰引
 以為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臣竊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
 實望以此達於聖聰耳不揆蕪淺謹投延恩區進表獻上以聞謹
 言

賦

當九秋之清凄見一鷲之直上以雄材為已任橫殺氣而獨性排
 搆勁翻蕭蕭遺響杳不可追俊無留賞彼何鄉之性命碎今日之
 指掌伊鷲鳥之累百敢同年而爭長此鷲之大略也若乃虞人之
 所得也必以氣稟玄冥陰乘甲子河海蕩瀟風雲亂起雪互山陰
 冰纏樹死迷向背於八極絕飛走於萬里朝無所充腸夕違其所
 止頗愁呼而踳踳信求食而依倚用此時而採枝待尤者而網紀
 表仰羽而覽窺順雄姿之所擬快捷來於森木固先繫於利箭解
 騰攫而竦神開網難而有喜獻禽之課數備而已及乎闔發受之
 也則擇其清質列在周垣揮拍擊之掣曳控豪梗之飛翻議改遊
 之所使登馬上而孤騫然後綴以珠飾呈於至尊搏風槍藥用壯
 旌門乘輿或幸列館儼平原寒蕪空闊霜仗噴繁觀其夾翠華而
 上下卷毛血之前奔隨意氣而電落引塵沙而晝昏豁堵墻之榮
 觀業功効而不論斯亦足重也至如千年孽狐三窟狡兎恃古塚
 之荆棘飽荒城之霜露回歐我往來赴起我場圍雖青散戴角白
 鼻如狐豎奔蹄而俯臨飛迅翼以遐寓而料全於果見迫寧慮屢
 攬之而穎脫便有若於神助是以嘵嘵其音颯颯其慮續下讎而
 縛繞尚投跡而容與奮威逐北施巧無據方蹀躞而就擒亦造次
 而難去一奇卒獲百勝昭著風布多端蕭條何處斯又足稱也爾
 其鷲鷲鷲之倫莫益於物空生此身聯奉拾穗長大如人肉多
 柔有味乃不珍輕鷹隼而自若託鷲鷲而為鄰彼壯夫之慷慨假
 強敵而遂巡拉先鳴之異者及將起而適孫忽翻天路終辭小瀆
 寧掩羣而盡取且決意而驚新此又一時之俊也夫其降精於金
 立骨如鐵目通於腦筋入於節架軒楹之上純然先芒制菓棟之

間寒風凜冽雖趾矯千變林頌萬穴繫叢薄之不開突杈杆而皆折又有觸邪之義也久而服動是可吁畏必使鳥攫之驚龍鈔盜而潛飛梟怪之羣想英靈而遽墜豈比乎虛陳其力叨竊其位等摩天而自安與槍榆而無事者矣故不見其用也則晨飛絕壑暮起長汀來雖自負去若無形置巢截菓養子青貞俟兩年歲茫然闕廷莫試鉤爪空迴斗星眾鵲儻割鮮於金殿此鳥已將老於巖

白鷗賦并序

蕭穎士

白鷗羽族之幽奇也素質黑章爪背純丹體備冠距頗類夫雞雀神兒清閑不雜於衆禽栖止遐深與人境罕接固莫得而馴狎也上聞而微焉起以雕籠致以駟騎將集長楊游太液行有日矣天寶辛卯歲干旅泊江會流宕逾時秋八月自山陰前次東陽方議夫南登西泛極聞見之義諒褊懷所素蓄而未之從也會有命自天台赴京關適與茲鳥偕至于會稽之傳舍觀其宛頸旁睨徊徨掩抑往往孤鳴音韻凄涼如慕侶而不獲因感而賦之曰鳥之生矣于彼江山彩之玄素文不綺斑備文武之玉飾微妖姬之殊顏情莽眇以耿絜克軒昂以安閑無馴擾之近性故不愜於人窠遊必海裔栖必雲間曩者拙以自保祛未萌之憂患不然豈陋彼都邑之佳麗顧投身乎阻艱以其標自然之靜故名之曰白鷗者歟何天聽之緬邈辱微禽之瑣細偶一日之見羈委微軀以受制望層城以歛翼懷衆侶而孤唳從廢置之駭奔仰君門以遐逝君門兮九重同叫條兮穹崇池太液兮島方壺萬族翔泳乎其

焉

白鷗鷓賦

王維

若夫名依西域族本南海同朱喙之清音變綠衣於素彩惟茲鳥之可貴諒其美之斯在爾其入翫於人見珍奇質狎蘭房之妓女去桂林之雲日易喬枝以羅袖代危巢以瓊室慕侶方遠依人永畢託言語而雖通顧顧形影之非匹經過珠網出入金鋪鳴鶴無應雙影長孤偶白鷗於池側對錯鸞於庭隅愁混色而難辨顧知名而自呼明心有識懷恩何極芳樹絕想鷓鴣柔撫翼時銜花而不言每投人以方息慧性孤寡雅容非飾舍火德之明輝被金方之正色至如海鷗呈瑞有玉篋之可依山雞學舞向寶鏡而知歸皆羽毛之偉麗奉日月之光輝豈憐茲鳥地遠形微色凌絳質彩奪繪衣深籠久閉喬木長遠儻見借其羽翼與遷鷹而共飛

感二鳥賦并序

韓愈

貞元十一年五月戊辰愈東歸於西自潼關出息于河之陰時始去京師有不遇時之歎見行有籠白鳥白鷗鶴而西者號於道曰某土之守某官使使者進於天子東西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因竊自悲幸生天下無事時承先人之遺業不識干戈攻守耕穫之勤讀書著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已不敢有愧於古人之道其閑居思念前古當今之故亦僅志其一二者焉選舉於有司與百十人偕退曾不得薦書陛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鳥也惟以羽毛之異非有道德智謀承顧問贊教化者乃反得蒙採擢薦進光輝如此故為賦以自悼且明夫遭時者雖小善必達不遭時者累善無所容焉其辭曰吾何歸乎吾將既行而後累累思誠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從之出國門而東驚觸白日之陰景時返顧以流涕念西路之差承過潼關而坐息竊黃流之奔猛感二鳥之無知方蒙恩而入幸惟進退之殊異增予懷之耿耿彼中心之何喜徒外跡焉是遂于生命之湮阨曾二鳥之不如汨東西與南北恒十年以不居辱飽食其有數况策名與薦書時所好之為賢庸有謂余之非愚昔殷之高宗

得良弼於宵寐孰左右者為之先信天同而神比及時運之未
來或兩求而莫致雖家到而戶說祗招尤而速累蓋上天之生余
亦有期於下地盍求配於古人獨悒悒於無位雖得之而不能乃
鬼神之所戲豈年歲之未暮庶無美於斯類

白羽扇賦并序

張九齡

開元二十四年夏盛暑奉敕遣大將軍高力士賜宰臣白羽扇九
齡與焉竊有所感立進賦曰

當時而用任物所長彼鴻鵠之弱羽出江湖之下方安知煩暑可
致清涼豈無絛素彩畫文章復有脩竹削柎臺芒提笈雲遙搖動
馨香惟眾珍之在御何短翮之敢當與竊思於聖后且見持於未
央伊昔草澤之時亦有雲霄之志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忘
蕭蕭鳥羽穆如微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玄猿賦并序

道士吳筠

前志稱周穆王南征君子變為猿鶴小人變為蟲沙大神用無方
未必不爾筠自入廬嶽則親斯玄猿嘉夫兩昏則無聲冥靈則長
嘯不踐土石起遙於萬木之間春咀其英秋食其實不犯稼穡深
棲遠處猶有君子之性異乎狙狻之倫且多難已來庶品凋敗糜
鹿殫於網罟遺氓困於誅求此獨蕭然物莫能患豈不以託跡冥
絕不才遠禍昔夫子歎山梁雌雉曰時哉時哉予因感之聊以作

賦

伊玄猿之所育于南國之曾峯動不踐地居常在林雖泛泛而無
據亦熙熙而有心零嵐昏而共默風雨霖而爭吟使幽人之思清
暢羈客之涕霑襟何必聆嶰谷之管對雍門之琴哉歷千尋之喬
木俯萬仞之危嶠弄遊雲之亂飛嬉落日之橫照蓮脰潤欒命侶
煙嘯或聚而閑棲或分而迥趨蓋同靈鶴性本君子阻重巖之險
非虎豹所侵陸文柯之密豈鴈鷺能視故蓬蒙穉弓憚高深而止
鄧公折箭含慟隱而已何患累之罕臻不干物以利已詎若佛佛
受人以就戮俚俚甘酒而過死夫時珍瓊聚世寶孤白徒能工於

隱伏終見陷於機辟麝懷香以買害狙伎巧而招射小則翡翠殞
於毛羽大則犀象殘於齒章孰能去有用之損取無用之益固弃
置於常情求道遠以自適無厥刑以相臨有族類而相親食資諸
物衣取諸身不賦不役靡勞靡動如政教之未施保巢居之淳淳
匪虞氏之所及何狙公之能馴吾固知人為物之貴又焉測元化
之所大均乎

麀尾賦并序

陳子昂

甲子歲天子在洛陽時余始解褐與秘書省正字太子司直宗秦
客置酒於金谷亭大集賓客酒酣共賦座上食物命余為麀尾賦
焉

天子浩浩兮物亦云云性命變化兮如絲之禁或以神好正直天
蓋默默或以道惡強梁夫亦茫茫此仙都之微獸因何負而罹殃
始居幽山之藪食乎豐草之鄉不害物以利己每營道而同方何
忘情以委代而任性之不忘卒累網以見逼受庖割而罹傷豈不
以斯尾之有用而殺身於此堂為君彫俎之羞厠君金盤之實承
主人之嘉慶對象筵與寶瑟雖信美於茲辰詎同歡於疇日客有
感之而歎曰命不可思神亦難測吉凶悔吝未始有極假如天道
之用莫神於龍受戮為醢不知其凶王者之瑞莫聖於麟遇害於
野不知其仁神既不能自智聖亦不能自知況林棲而谷走及山
鹿與野麀古人有言天地之心其間無巧真之則順動之則天諒
物情之不異我心又何就於猜矯故曰天之神明與物推移不為
事先動而輒隨是以至人無已聖人不知子欲全身而遠害曾是
浩然而順斯

由鹿賦并序

貞元丁卯歲于南出穰樊之間遇野人繫鹿而至者問之答曰此
為由鹿由此鹿以誘致羣鹿也備言其狀且曰此鹿每有所致輒
鳴嗥不飲食者累日余喟然歎曰虞之即鹿也必以其類致之人
之即人也亦必以其友致之實繁有徒古之然矣嗟乎鹿無情而

猶知痛傷人之與謀寔安殘酷者彼何人斯彼何人斯物微感深遂作賦曰

鹿之生兮亦稟亭毒備齒角以無競循性情而自牧姑有昧於行止尚焉知乎倚伏捨爾崇林輕遊近麓偶巧網之生致蒙主人之全育欲以潔井飼于芳庭寢卧於柔騰倚蘭馨露往霜來日安月寧雖矯性之非樂終感恩而不驚曾不知養非玩物用有深意命之曰由俾陷其類涼秋八月爽景清氣竊致山阿糜于蹊隄設伏以待翳叢而伺同氣相求誘之孔易將必慕侶豈云貪餌吻吻和鳴慶慶伸至彼泯慮於猜信此無情於誠偽孰是蒼卒稱生所忽毒鏹欬以星貫潛機劃其電發或洞胃而達腹或折足而碎骨望林歸兮非遠顧叮嚀兮未滅風啤澤而北至日掩山而西沒走駭侶於巖煙叫飢羸於澗月街行路之聞者孰不心摧而思絕想爾由矣野心而仁望純束而驚顧隨復車兮逡巡視鼎中之銷爛觀机之上剖分忽來鳴以感類若沈痛之在身雖復處之密邇享以何豐珍比檻狽之駭躍同海鳥之愁辛敢擇陰而後止思走險以何因痛無知以相陷含怨毒而莫伸客有感而言曰物誠有諸人亦宜乎擁衛或此原心則殊借如准陰構禍寃在神理通說且拒倫謀寧起堂堂蕭公實曰知已給致鐘室胡寧忍此呂祿之難誰非漢臣交則不義實亦不仁彼美鄭生既為交親誘襲軍印豈無他人於戲微獸傷類如不自容伊人賣友而享其功滅交道兮墜義風曾糜鹿之不若何仁信之可宗已焉哉諒此世之茫茫吾未見其始終

陸龜蒙

陸龜蒙

荀卿子有蠶賦楊泉亦為之皆言蠶有功於世不斥其櫛於民也余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無意乎詩人碩鼠之刺於是乎在古民之衣或羽或皮無得無蠶其游熙熙藝麻緝繅官初喜窺十奪四五民心乃離逮蠶之生繭厚絲美機杼經緯龍鸞龍弁官誕益噫蓋取後已嗚呼既豢而享蠶實病此伐桑滅蠶民不凍死

秋蟲賦并序

羅隱

秋蟲蜘蛛也致身網羅間實腹亦網羅間愚感其理有得畏因以言賦之

物之小兮迎網而斃物之大兮兼網而逝網也者繩其小而不繩其大吾不知爾身之危兮腹之饒兮吁

秋蟲賦

李商隱

亦氣而孕亦卵而成晨驚露鶴不如其生汝職唯螿而不善螿回臭而多距香而絕

後蟲賦并序

陸龜蒙

余讀玉露生蟲賦有就顏避跖之嘆似未知蟲作後蟲賦以矯之衣縑守白髮華守黑不為物遷是有恒德小人趨時必變顏色弃瘠涵腴乃蟲之賊

蝸賦

李商隱

夜風索索綠隙憑壁弗聲弗鳴潛此毒螫厥虎不翅厥牛不陰爾兮何功既角而尾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

吳興姚

鉉

纂

古賦辛德七首

古器三

霜鍾賦喬潭

砒石賦劉禹錫

物景二

晚晴賦杜牧

決疑二

問大約賦劉禹錫

霜鍾賦并序

南陽豐山有九鍾焉霜降則鳴潭叨遇達奚公擢甲科然則南陽即公隱居之舊地為此賦以廣知音焉

豐山之峯巒崑崙積翠之石森竦冒寒之松上無飛鳥下無人蹤何

杳杳以靜謐有天然之古鍾兩樂神資九乳靈化寧失制於侈揜

豈遺音於宛輻每虛氣以自得常宿懸以警下動於耳而藏於心

必高秋之涼夜於是沈家兮日暮而天晶蕭瑟兮霜落而風清爽

氣無朕潛來滿盈跳然復出鏗爾有聲信不擊而不考能大鳴而

小鳴始則含糊擁鬱旋復充誦若往若還徘徊其間爾其舒肆奔

放長樂遠暢乍浮空以紆餘更觸物而瀏亮入林蕭蕭在水湯湯

泛濫小瀨聯綿踈篁夜鶴怨兮彌苦寒援篋兮更長餘韻吞容隨

風悠揚繞於洞庭浮於瀟湘梧楸紛以離披兼葭颯颯其蒼蒼及夫

夜以艾兮彌靜山無人兮月冷初蕭蕭以自淒復琅琅而虛聲其

動愈出其來其餘合於元化遊於太虛轉遠而盡誰知所如聊獨

坐於傾聽惘若失乎躊躇聽不及想以存其餘方其寒氣曉集鏘

然應急發越林巒周流井邑前聲未盡後韻相及羈臣之空館屢

來思婦之高樓遠入無不依然驚夢欬欬掩泣夫鍾之應霜也應

以無心士之知己也貴知其音不鼓而鳴者其聲遠不言而信者

歌器賦李德裕

秋聲賦劉禹錫

何卜賦

喬潭

喬潭

喬潭

喬潭

喬潭

喬潭

喬潭

喬潭

喬潭

喬潭

喬潭

喬潭

喬潭

喬潭

喬潭

喬潭

喬潭

喬潭

喬潭

喬潭

喬潭

喬潭

其分深故自然之聲無假於煩手持達之分不資於勝口吾欲微
華鍾喻良友懷音淵默藏器虛受可以適南陽待清霜之一扣系
曰風籟起乎喧長薄霜鍾鳴兮動哀擊合大塊兮聲無作雖有聞
兮常寂寞

歌器賦并序

李德裕

癸丑歲余時在中樞丞相路公見遺歌器贈以古人之物求懷君
子之心嘗欲報以辭賦矧力小任重朝夕盡率固未暇於禮物今
者公已歿世余有放逐忽覩歌器懷然懷舊因追為賦置公之

靈寤

昔周道既平既安且寧赫赫公旦配德阿衡謂難守者成難持者
盈始作茲器告于神明至仲尼憲文武之道思周公之德入太廟
而觀器見遺法而歎息且日月滿而虧日盈則冥彼天道之常然
欲久盛而焉得乃沃水於器俯察要終挹彼注茲授之若冲虛則
斲斲似君子之困蒙中則端平如君子之中庸滿則傾跌霆流電

發器如隄隄水若河決非神鼎之自盈異爵樽之不竭蓋欲表人
道之隆替明百事之有節然茲器也不以中而自藏不以跌而自
傷其過也如彼薄蝕其更也浸彼輝光得其道者居則念於豐
動乃思於謙受頤既復而不遠慮屢熟而何咎知任重之力及悟
物盈之難久雖神道之無形常慘然於前後昔與君子同東國鈞
公待之為賢相余失之為放臣親遺物而猶在懷舊好而悲辛思
欲克已以復禮求報德於仁人

砥石賦并序

劉禹錫

南方氣泄而兩涘地惡而傷物媿神噴濕滄滄色壞味難全之堅不
失恒性始余有佩刀甚良至是澁不可拔到其室乃出邇陽眇眇
傳刃蒙脊鱗然如痛赤如黑子如青蠅之惡銳氣中鋼猶人林病
然家有聞焉哀密石以遺子沃之草屣雜以鳥膏剗下上直質
掉見躊躇四顧追爾謝客微子之貽幾喪吾寶答曰吾聞諸梅福
曰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也高皇帝所以礪世磨鈍有是耶余退感

其言作破石賦

我有利金兮以利為佩遭土卑而愚作雄雉為之潛晦如景昏而
觸既兮與肌漆而為癘顧秋蓬之不可刺兮尚可遊乎龍解之外
利物蒙蔽材人惆悵俾百汰之至精蟠一檢而多恙豈害氣之獨
缺兮將久不試而然彼屠者之刀兮獵者之槩不灌不淬兮鏘鏘
銜鈿日數月揮兮封腴擊鮮皖燿燿以耀芒翁淫夷而騰矚豈不
以涉暑而蒙冷兮鼎用之而成妍有客自東遺余越砥圭形石質
蒼色賦理刻其鱗皴滑以滌髓如木幹垢如鼎出否霧蓋披天澤
開見水拭寒焰以破背擊清音而振耳故態復還實心再起既賦
形而終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鈍之有時兮奔雄心於瞪視嗟乎
石以砥焉化鈍為利法以砥焉化愚為智武王得之商俗以厚高
帝得之傑材奔走得既有自失豈無因漢氏已還三光景分隨道
闕俠用之得人五百餘年唐風始振懸平夫砥以尊兆民楮生在
天成器在君天為物君君為人天安有執孺世之具而患乎無賢
歟

晚晴賦 并序

杜牧

秋日晚晴樊川子目于郊園見大者小者有狀類者故書賦云
兩晴秋容新木兮忻迷園而細履面平池之清空兮紫閣背橫遠
來照水如高堂之上見羅幕兮垂乎鏡裏木勢黨伍兮行者如迎
偃者如醉高者如達低者如跌松數十株切切交峙如冠劔大臣
國有急難庭立而議竹林外裏兮十萬丈夫甲刃縱橫密陣而環
待豈負軍令之不敢置兮何意氣之嚴殺復引舟于深灣忽八九
之紅芰姹然如婦欲然如女墮素黥顏以見放葉白鷺潛來兮蘆
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兮如慕悅其容媚雜花差於岸側兮綠
黃紫格頑色賤兮或妾或婢閒草甚多叢者束兮靡者香兮仰風
颯日如立如笑兮千千萬萬之容兮不可得而狀也若予者則謂
何如倒冠落珮兮與世闊疎教教休休兮真徇其愚而隱居者乎

秋聲賦 并序

劉禹錫

相國中山公秋賦聲以屬天官太常伯唱和俱絕皆得時道行之

餘興猶動光陰之歎沉伊鬱老病者乎吟之斐然以寄孤憤
碧天如水兮宵窗燈悠百蟲迎暮兮萬葉吟秋欲辭林而蕭颯潛
命侶以啁啾送將歸兮臨水非吾土兮登樓晚枝多露蠹之恩夕
草起寒蟬之愁至若松竹含韻梧楸早脫驚綺疏之晚吹墜碧砌
之涼月念塞外之征行顧閨中之騷屑夜蛩鳴兮機杼促朔鴈
兮音書絕遠并續兮何冷冷虛室靜兮空切切如如如嘯非竹非
絲合自然之言微徵終歲之別離靡并若合荒園露滋草蒼蒼兮
人寂寂樹檉檉兮蟲伊伊則有安石風流巨源多可平六符而佐
主施九品而自我猶復感陰蟲之鳴軒歎涼葉之初墮異宋玉之
悲傷覺潘郎之么麼嗟乎驥伏櫪而已老鷹在講而有情聆朔風
而心動盼天籟而神驚乃將莎予足受繼猶奮迅于秋聲

問大鈞賦 并序

始余失臺郎為刺史又貶州司馬俟罪朗州三見閏月人咸曰數
之極理當遷焉因作謫九年賦以自廣是歲臘月詔追明年自闕
下重領連山郡印綬咸曰美惡周以復第行無恤歲杪其後手居
五年不得調歲二月有事于社前一日致齋孤居慮靜滯念歎起
伊人理之不可以曉也將質諸神乎謹貢誠馳精啟問大鈞其夕
有遇寤而次第其辭以為賦

圓方相溷兮浩其無垠宵宜翁闢兮三辰以騰振執主張是兮有
工其神迎隨不見兮強名之曰大鈞歎以臨下兮巍乎雄尊天為
獨陽高不可問工居其中與人差近身執其權心平其運循名想
像或可以訊曰嘻蒙之未生其擒泥爾落乎埴唯唯鈞所指忽然
為人為幸大矣工賦其形七情與俱當智不授甲法之以愚坦坦
之衢萬人所趨蒙一布武化為畏途人或譽軒之百說徒虛人或
排之半言有餘物壯則老乃唯其常否終則傾亦不可長老先期
而驟至兮否踰數而巨量雖一夫不獲兮亦大化之攸病謹薦誠
上問兮俛伏以聽是夕寐執蒙遊乎無何之鄉枕陸級乎重宵兮

異人間之景光中有威神巾金甲而燁煌命之使前兮其音琅琅曰吾大化之一工也居上臨下無其不平汝今有辭吾一以聽播形肖貌生類積億靈籒圖匡鏖鍊消息我之司智初不爾當不守以愚覆為汝賊既賦汝形輔之聰明益求世師資適攸宜胡然抗心遐想前烈倚梯青真舉足斯跌鞫爾智答無為自伐鑿竅太繁天和乃洩利運前誘多逢覆微名腸內煎外火非熱今哀汝窮將厚汝愚別去剛健納之柔濡塞前竅之傷虜兮招太和而與居貴以待人兮急以自拘道存遠與無示四隅軌物之勢不作兮見傷之機自無汝不善用吾焉貴乎且夫貞而騰氣者騰騰健而垂精者吳矣我居其中猶輪是蹈以不息為體以日新為道保麟蜚走灌莽苞阜乃牙乃甲乃刃乃剖陽榮陰悴生濡死藁各秉氣化不以意造賦大運兮無有淑惡彼多方兮自生醜好爾奚不德余以驟壯姑尤我以速老耶觀汝百為又或不然亦于哇哇急其能言亦既名物幾時踴躍秦耕其丘投種之日釋耒而歎何時實粟望所未至謂余舒舒欲其父留謂我譬如我一子二誰之曲歟彼薰葭之蒼蒼兮霜霰苦而中堅松竹之數斲素樛兮不若毋荷之可憐納材葦而構明堂固容消而力完楊且之奮兮不可以常然當錫爾以老成蒼眉皓髯山立時行去敵氣與矜色兮嚙危言以端誠俾人望之侮駭不生爾之所得執與壯多不善處老問余而何授受而迴遽遽開開壽之威神孰為來哉乃遽衣促盥端慮滌想委珮侈簪特簿叩顙而言曰楚臣天問不訓今臣遇幸一獻三售始厚以愚終期以壽忘上問之罪濯已然之咎心增故術腸飽新授馳神清立拜手稽首

何卜賦

余既幻惑力命之說兮身久放而愈疑心回穴其莫曉兮將取質夫東龜楚人俗巫而好術兮更有鬻卜而來思乃招而訊之曰嘻人莫不塞有時而通伊我兮久而愈窮人莫不病有時而開伊我兮久而滋蔓吾聞人肖五行動止有則四時轉續變於所極一歲

之旱人斯具舟三月之熱人斯具裘極必反焉其猶合符子首圓而足方子腹陰而背陽胡形象之有肯而變化之殊常經曰剝極則賁居賁而未嘗剝者其誰否極受泰居否而未嘗泰者又其誰鷓胡不截鬼胡不禪莫何罰而躡蹕蛇何功而扶持紛紜恣睢交作舛馳似與似奪似信似欺孰主張之問于子龜卜者曰招我以粗問我以微有天下之是非有仁人之是非在此為美兮在彼為虫或昔而成或今而虧君問曷由主張其時乎時乎去不可邀來不可逃濼兮執捨操董之毒豕茶難首之賤毛各於其時而伯鬻其曹屠龍之伎非曰不律時無所用莫若履稀作踊之工非曰可珍時有所用貴于斷輪絡首縻足兮驥不能跬前無所阻兮跛覽千里同涉千川其時在風浚者之吉沂者之凶同蕪于野其時在澤伊種之利乃稷之厄故曰是耶非耶主者時耶諒淑惡之同出兮顧所卜之若何夫如是得非我美矣非我耻其去曷思其來曷期姑踏常而俟之夫何卜焉言訖執龜而起于退而作何卜賦於是蹈道之心一而俟時之志堅內視靈疑猶水釋然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

吳興姚

鉉

纂

古賦十首

脩身一

動靜交相養賦白居易

哀樂愁思八

懷忠賦歐陽詹

望賦劉禹錫

江上愁心賦張說

愛而不見賦蕭穎上

夢一

夢渴賦何遜

動靜交相養賦并序

白居易

居易常見今之立身從事者有失於動有失於靜斯由動靜俱不得其時與理也。因述其所以然。用自儆。專命曰動靜交相養賦。云：天地有常道。萬物有常性。道不可以終靜。濟之以動。性不可以終動。濟之以靜。養之則兩全。而交利。不養之則兩傷。而交病。故聖人取諸震。以發身受。以復而知命。所以莊生曰：智養恬易曰：蒙養正者也。吾觀天文。其中有程日。明則月晦。月晦則月明。明晦交養。晝夜乃成。吾觀歲功。其中有信陽。進則陰退。陽退則陰進。進退交養。寒暑乃順。且躁者本於靜。則躁高。靜為君。以民養君。教化之根。則動養靜。之道斯存。且有者生於無也。斯則無為。母有為。子以母養。子生成之。理則靜養動之義明矣。所以動之為用。在氣為春。在鳥為飛。在舟為楫。在弩為機。不有動也。靜將曷依。所以靜之為用。在蟲為蟄。在水為止。在門為鍵。在輪為祝。不有靜也。動奚資。始則知動。靜所伏。靜所倚。吾何以知交養之然哉。以此有以見人之生於世。出處相濟。必有時而行。非匏瓜之然哉。以此有之。善其身。枉直相循。必有時而屈。故尺蠖不可以長伸。嗟夫。今之

人知動之可以成功。不知非其時。動亦為凶。知靜之可以立德。不知非其理。靜亦為賊。大夫哉。動靜之際。聖人其難之先之。則過時後之。則不及。時交養之間。不容毫釐。故老氏觀妙。顏子知幾。噫。非二君子。吾誰與歸。

懷忠賦并序

歐陽詹

丙寅歲。因受譴。季冬之月。次于殷墟。歷關。龍逢墓焉。昔聆其風。未嘗不迴腸。實涕視夫。楚壘心。又增傷。遂寫憤于言。為賦。以弔先生。以忠諫致命。故以懷忠命篇云。

天生彼辛。兮用藏覆。夏家欲悠悠。而困極毒。浩浩而無涯。無辜須身肆市朝。之若莽。有道併命。委炮烙。以如麻。伊先生之諤。諤為酷烈之所加。嘗披圖於往載。每廢卷於興嗟。蕭條舊邑。莽蒼空陵。陷陵成坎。古木無枝。或人曰。此其墓也。又一倍以增悲。嗚呼。麟非騰噬之傳。詎虎狼之共穴。鳳實仁靈之類。豈鷹鷂之同列。惟正石之明分。亦董宿之自別。是以寒寒心。競昂昂。面折彼炎炎之原。燎信撲撲。而不滅。寧歸死以申懷。不貪生而結舌。痛矣哉。古人有言。輔仁者天福。善者神胡為。是日功不如人。使典章之不信。俾忠義之空勤。律中大呂。日臨蒙谷。風颯颯於衰草。煙茫茫若平陸。思悽悽而填臆。淚淫淫以盈目。義則非其知友。親故速夫骨肉。節臨危而不撓。行於艱而彌篤。惟其有之。是以傷之。而慟哭。

泛渭賦并序

白居易

右丞相高公之掌首舉也。予以鄉貢進士。舉及第。左丞相鄭公之領選部也。予以書判拔萃。登科十九年。天子並命二公對掌鈞軸。朝野無事。人物甚安。明年春。予為校書郎。始徙家秦中。卜居渭上。上樂時和。歲稔。萬物得其宜。下樂名遠。官閑一身得其所。既美二公佐清靜之理。又荷二公垂特達之遇。發於嗟嘆。流於詠歌。于時泛舟于渭。因為泛渭賦。以導其意。辭曰：庶志華山下。有人跋兮。望兮。愛彼三峯之白雲。泛泛渭水上。有舟公兮。沂兮。愛此百里之清流。以我為太平之人兮。得於斯而優游。

又感陽春之氣熙熙兮樂天和而不憂曰予生之幸乎時哉時哉
當皇唐受命之九葉兮夷與華而無氛埃及皇帝繼位之二紀兮
命高與鄭為鹽梅二賢兮爰立四門兮大開凡讀儒書與獲儒行
者率允賦而四來雖片藝而必收兮故不棄予之小才感再遇於
知己心慙作以徘徊登予名於大常署予職於蘭臺臺有蘭兮閣
有芸芳菲非予可製備一官而無事又不維而不整去者去兮百
里每三旬而一入川有渭兮山有華嶷悠悠其可賞曰白雲兮秋
清流且或偃而或仰仰去渭兮百步常一日而三往夜分兮扣舷
天無雲兮水無煙邊邊兮明月波淡灩兮棹寅錄日暮兮舟泊草
萋萋兮沙漠漠習習兮春風岸柳動兮渚花落發浩歌以長引舉
濁醪而緩酌春并并兮其將盡予何為平不樂為樂兮雲際鳴鸞
嚶兮飛裔裔兮樂兮泉底響檢檢兮尾徽微我樂兮聖代心融融
兮神世世伊萬物各得其樂者由聖賢之相契賢致聖於無為聖
致時於既濟疑為和兮聚五福發為春兮銷六冷不我後兮不我
先適當我兮生之世彼鱗蟲與羽族咸和樂而不知惠我為人兮
最靈所以愧賢相而荷聖帝樂乎樂乎泛于渭兮詠而歸脚道遙
以卒歲

望賦

劉禹錫

逸不語兮臨風境自外兮感從中明晦轉續兮八極鴻蒙上下交
氣兮羣生異容發孤照于十眸驚還情乎太空物乘化兮多象人
遇時兮不同嗟乎有目者必騁望以盡意當望者必緣情而感時
有待者望懼忘懷者熙熙慮深者惘然若喪樂極者沖然無違外
徒倚其如一中糾紛兮若斯望如何其望最樂晞慶霄兮邇阿閣
如雲兮天顏咫尺如草兮臣心躡躍扇交程兮蔽旌旗升龍兮雙
略日轉黃道天開碧落凝瑞景於庭樹桐非煙於殿幕望如何其
望且懼登瀛岸兮見長安紛擾樓兮紅塵合鬱葱葱兮佳氣盤池
象漢兮昭回城依斗兮闢于避御史之駟馬逐倖臣之金丸望如
何其望彼好宗萬靈兮越四隩漢帝仙臺兮秦皇海嶠覽衣躡千

河上馬跡窮乎越微紫氣度關而斐畫神光屬天而照權駘春春
以馳精算專專而觀妙望如何其望有形視蠢蠢兮窮冥冥楚塞
氣惡兮蕭蕭燧明臺龍孤月角奮長庚沙多似雪積有疑城煙雲
非女子之氣草木盡王者之兵審與紫之虛警彼來騎之先聲信
有得于風鳥示無言于旆旌望如何其望且慕恩意隔兮年光驚
雕鞞已辭兮金屋何處長信草生兮長門日暮儂翠華之儻來仰
玄天以自訴况復湘水無還漳河空注染染枝葉香餘繞素風蕭
蕭兮北渚波煙漠漠兮西陵樹夫不歸兮江上石子可見兮秦原
墓柏琴翻翔樂之音挾瑟指邯鄲之路望如何其望最傷佩環珠
兮思帝鄉龍門不見兮雲霧蒼蒼喬木何許兮山高水長春之氣
兮恍萬族獨含頻兮千里目秋之景兮懸清光偏結憤兮九回腸
環拱于白榆惜馳驅于落葉諒衝斗兮誰見伊戴盆兮何望
豈止蘇武在胡管寧浮海送飛鴻之滅沒附陰火之尤彩鶴頸長
引鳥頭未改恨已極兮平原空起何時兮東山在末望如何傷懷
孔多降將有依風之感宮人成憶月之歌歌曰張衡側身愁思父
王察登樓日迴首不作渭濱垂釣臣羞為洛陽拜塵友

惜餘春賦

李白

天之何為兮北斗而知春兮迴指於東方水蕩漾兮碧色蘭葳蕤
兮紅芳試登高而望遠極雲海之微茫蒐一去兮欲斷溪流煩兮
成行吟青楓而詠滄浪懷洞庭兮悲瀟湘何餘心之縹緲兮與春
風而飄揚飄揚兮無限念佳期兮莫展平原萋兮綺色愛芳草兮
如翦惜餘春之將闌每為恨而不淺漢之曲兮江之潭把瑤草兮
思何堪想遊女於峴北愁帝子於湘南恨無極兮心氤氳目眇眇
兮憂紛紛被衛情於淇水結楚夢於陽雲春每歸兮花開花已闌
兮春改嘆長河之流春送馳波於東海春不留兮時已失老衰
而情逾在恨不得挂長繩於青天繫西飛之白日若有入兮情相
親去南國兮往西秦見遊絲之橫路細春輝以留人沉吟兮哀歌
躑躅兮傷別送行子之將遠看征鴻之稍滅醉愁心於垂楊隨柔

條以糾結望夫君兮與谷嗟橫涕淚兮怨春華遙寄影於明月送夫君於天涯

江上愁心賦

張說

江上之峻山兮鬱崎嶇儀而不極雲為峯兮煙為色欲變態兮心不識江上之深林兮杳冥蒙而不已鳥為花兮猿為子紛盪漾兮言莫擬夏雲陰兮若山秋水平兮若天冬沙飛兮浙浙春草靡兮芊芊感四節之默運知萬化之潛遷伴衆鳥兮寒者望孤帆兮日邊雖欲貫愁腸於巧筆紡離夢於哀絃是心也非模放之所逮將有言兮是然將無言兮是然

別知賦

韓愈

子取友於天下將歲行之兩周下何深之不即上何高之不求紛擾擾其既多或善能而好修寧安顯而獨裕顧阨窮而共愁惟知心而難得斯一旦而為收歲癸未而遷逐侶虫地於海陬遇夫人之來使闢公館而羅羞索微言於亂志發孤笑於羣憂物何深而不考理何隱而不抽始參差以異序卒爛漫而同流何此懼之不可恃遂駕馬而迴轡山嗷嗷其相軋樹翁翁其相樛兩浪浪其不止雲浩浩其常浮知來者之不可以數求去此而無由倚郭郭而掩涕空盡日以遲留

愛而不見賦

蕭穎士

嗟乎或愛之而不見者有矣何必固秦異代夷夏殊軌阻嚴城之九重限方舟之一水苟時專之多怨故人遐而室邇關山起於足下堂上遠乎千里聳專專之目成還時逝而復止詩人所以思婉變而搔首賦城隅之有侯吁不得其已也惟夙昔之良會夢往期於北方款渤海之三山吸流霞之景光今身辭以既于云好惠之不忘顧服義之末日陪遊嬉於帝鄉廣莫勿其飄怒鯨波洶而騰張俄驚魂以輟寐聞窮髮之茫茫將揭厲以復從馭風濤之匪量顧投軀以靡吝撫遺體以就惶晨切切以悽愴夕屏營以彷彿追前懼之俯邇歎此恨之悠長於是收神返慮澄澹靜默冥然就寢

兀若無識莫良宵之復遇希舊遊之可即徒有顧兮且未克受沉深兮辛留腹風兮雨兮何極

傷往賦并序

劉禹錫

人之所以取貴於世走者情也而誕者以遺情為智宜至言耶予受室九年而鯨痛若人之天閔弗遂也作賦以傷之異夫覽者有以增伉儷之重云

歎獨處之邑邑兮憤伊人之我遺情可殺而猶毒境當懼而復悲人忒朝嘆而暮息夫何越月而逾時大極運乎三辰轉寒暑而下馳有歸于無兮暮復于衰猶昧爽之必暮又安得而怨吝我今恐夫若人兮曾旭旦而潛暉飄零日及之暮條忽蟬蛸之衣川走下而不還露迎陽而易晞思已甚兮難絕見無期兮未思我行其野農民桑者舉棊來鱸亦在林下我罷于途無販之夫同荷均犁荆釵布襦羽毛之番歸介之微和鳴者盡雙未連漪覺覺者蟲蠶蠶伊豸遊空穴深兩兩相比何動類一萬殊必雄雌而與俱物莫失儷以孤處我方踽踽而焉如我復虛室目淒涼兮心伊鬱心伊鬱兮將語誰坐巨牀兮撫嬰兒何所巧沐兮何從仰飴襦袴在身兮昔團差跌鑿囊附臂兮餘骸歲蕤誠天性之潛感顧童心兮如凝噫然有難繼之暮漠然減好弄之姿指遺往兮能認嚙空惟兮欲歸我入寢宮痛人亡兮物改其容寶瑟僵兮絃柱絕瑤臺傾兮鏡奩空寒爐委灰履屨多風障駟車轉牀蟻夜通步搖昏兮網粘翳翠芳樛掩兮塵化蛩蛩閨刀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封翫服儼兮墜具繁華謝兮焉從想翩翩於是非非德宰與冥蒙信奇術之可致嗟此生兮不逢徒法視以寂聽恍神疲而目窮還抱影以獨出紛百哀而攻中系曰龍門風霜苦別鶴哀鳴夜銜羽吳江波浪深雌劬一去無遺音悲之來兮憤于心洵如行波淅淅淅淅淅淅情而莫極思執禮以自嚴已焉哉再再生死悠悠古今乘彼一氣兮聚散相尋或鼓而與或罷而沉以無涯之情愛悼不駐之光陰諒自迷其有分徒終怨於匪忱彼萊莊兮何人千獨累囑而長吟

夢馮賦

何諷

不宿食以展飲因鍾孟以沉寢求春書而高扁隨幅巾而橫枕及
 平酒適東勝神遊異方煙生喉舌愴然如狂爰賦楚以窺沒諒不
 任於呼吸俄據河而俯瀆乃器舟而杯斛倒魚鼈之窟宅見蛟龍
 之委伏猶胃腸之不減資宴飲而未足由是奔九江走五湖手不
 暇於鞞運心不息於躡躡見波漸竭而百川如綫岸益高而底淤
 將枯腹懷爾而未覺肺燥然而不滯尋至大溟茫然連清豈爾浩
 瀚而吾量不盈斟酌未幾倏見涯涘百寶稽首乞留濡漑吾腹未
 充豈汝為意俄傾竭於浩渺奄滴瀝而無清瑤官貝闕蓋列平地
 三山赤城可以步至鯨鯨驗鳴相煦以咽大鵬驚攫巨鷲愕胎四
 顧燥涸惘然輿情此情何奇非吾所知恨滄海之可罄不足充吾
 之所思周遭有截塊然壅壅水府萬族咸呼帝闕帝且不聞吾欲
 未竭方將尋蟻垤期耿恭問姜母以何在訪舒姑而欲從辨夸父
 於渭上弔相如於臨邛萬計已盡六腑如爐窓日斜那飛蚊遠聲
 既驚既覺可嘆可笑飲不盡器枯腸已瘠搭頭沉吟其意逾深以
 吾此日之一夢見自古不足者之心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十

吳興姚

鉉

纂

古調一 一百四十五首

古今樂章 一百三十五首

琴操 一十首

古樂章

補樂歌十篇 元結

補九夏歌系文九篇 皮日休

今樂章

冬至日祀昊天圓丘樂章八首 魏徵等作

開元樂章十九首 張說

玄宗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祀天樂章十二首

正月上辛祈穀於南郊樂章二首 褚亮

季秋享上帝於明堂樂章一首

祀五方上帝于五郊樂章二十首 魏徵等作

祀朝日樂章三首 貞觀中 祀夕月樂章三首 貞觀中

睿宗太極元年登黃地祗於方丘樂章十一首 盧從愿等

玄宗開元十三年禪社首山祭地祗樂章八首 賀知章

登太社樂章三首 魏徵等 享龍池樂章十首 姚崇等作

享太廟樂章五首 郭行儀 儀坤廟樂章九首 徐彦伯等作

琴操十首 韓愈

補樂歌十篇 并序

元結

自伏羲氏至於殷室凡十代樂歌有其名亡其辭考之傳記其義
 或存焉嗚呼樂聲自太古始百世之後盡亡古音嗚呼樂歌自太
 古始百世之後遂亡古辭今國家追復純古列祀往帝歲時薦享
 則必作樂而無雲雨咸池韶夏之聲故探其名義以補之誠不足
 全化金石反正宮羽而或存之猶乙乙冥冥有純古之聲豈幾乎
 司樂君子導和焉爾凡十篇二十章各引其義以序之命曰補樂
 歌

網吾伏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伏羲能易人取禽獸之勞
吾人苦兮水深深網罟設兮水不深吾人苦兮山幽幽網罟設兮
山不幽

右網罟二章章四句

豐年神農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神農教人種植之功
倚大帝兮其智如神分草實兮濟我生人倚大帝兮其功如天均
四時兮成我豐年

右豐年二章章四句

雲門軒轅氏之樂歌也其義蓋言雲之出潤益萬物如帝之德無
所不施

玄雲濛濛兮垂雨濛濛類我聖澤兮涵濡不窮黃雲濛濛兮合曠
逾光邇我聖德兮潭被無方

右雲門二章章四句

九淵少昊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少昊之德淵然深遠
聖德至深兮翰翰如淵生類娛娛兮孰知其然

右九淵一章章四句

五莖顓頊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顓頊得五德之根莖
植植萬物兮脩脩根莖五德涵柔兮風風反成而生其如何兮袖
袖歟

右五莖一章章七句

六英高辛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帝豐能摠六合之英華
我有金石兮擊拊宗宗與汝歌舞兮上帝之風由六合兮英華風
風我有絲竹兮韻和冷冷與汝歌舞兮上帝之聲由六合兮根根
羸羸

右六英二章章六句

咸池閭唐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堯德至大無不備全
元化油油兮孰知其然至德淵淵兮孰知其然以先元化泥泥
兮孰知其然至道泱泱兮由之成全

右咸池二章章六句

右咸池二章章四句

大韶有虞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帝舜能紹先聖之德
森森羣象兮日見生成欲聞朕初兮玄封冥冥洋洋至化兮日見
深柔欲聞涵濡兮大淵油油

右大韶二章章四句

大夏有夏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禹治水其功能大中國
茫茫下土兮乃生九州山有長岑兮川有深流茫茫下土兮乃均
四方國有民人兮野有封疆茫茫下土兮乃歌萬年上有茂功兮
下戴仁天

右大夏三章章四句

大護有殷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湯救天下護然得所
萬姓苦兮怨且哭不有聖人兮誰護育聖人生兮天下和萬物熙
熙兮舞且歌

右大護二章章四句

補九夏歌系文九篇并序

皮日休

周禮鍾師掌金奏九樂事以鍾鼓奏九夏按鄭康成注云夏者大
也樂之大者歌有九也九夏者皆詩篇銘頌之類也此歌之大者
載在乎樂章樂爾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嗚呼吾觀之魯頌
其古也亦以久矣九夏亡者吾能頌乎夫大樂既去至音不嗣頌
於古不足以補亡頌於今不足以入用庸何頌乎頌之亡者俾千
古之下鄰衛之內窈窕真其不獨有大卷帝樂名之音者乎

王夏之歌者王出入之所奏也

燿燿皎日歎罷于天厥明御舒如王出焉燿燿皎日歎入于地厥
晦厥貞如王入焉出有龍沂入有珩珮勿馳勿馳惟慎惟戒出有
嘉謀入有內則繁彼臣庶欽王之式

王夏四章章四句

肆夏之歌者尸出入之所奏也
惜惜清廟儀容我尸出矣迎神之穀香香陰竹坎坎路鼓我

尸入矣得神之祐

夏肆二章章四句

昭夏之歌者牲出入之所奏也

有鬱其鬱有儼其儼九變未作全乘來之既醑既酢爰嘽音曉爰舞象物既降全乘之去

昭夏二章章四句

納夏之歌者四方賓客來之所奏也

麟之儀儀不繫不維樂德而至如賓之娛鳳之愉愉不舞不效樂德而至如賓之娛自筮及管我有牢醑自筮及篚我有貨幣我牢不愆我貨不匱碩碩其才有樂而止

納夏四章章四句

章夏之歌者臣有功之所奏也

王有虎臣錫之鈇鉞征彼不德一撲而滅王有虎臣錫之圭瓚征彼不享一烘而泮王有掌封追饋爾疆理王有掌客饋爾饗餼何以樂之金石九奏何以賜之龍旂九旒去聲

章夏四章章四句

齊夏之歌者夫人祭之所奏也

瓊瓊衡竚疊疊倫翟自內而祭為君之則

齊夏一章章四句

族夏之歌者族人酌之所奏也

洪源誰孕疏為江河大塊孰挺播為山阿厥流浩漾厥勢嗟峨今君之酌慰我實多

族夏二章章四句

祓夏之歌者實出之所奏也

禮酒既酌嘉賓既厚臚為之奏禮酒既竭嘉賓既悅應為之節禮酒既整嘉賓既醒雅為之行禮應惟三樂器也實舞而出委旅

祓夏三章章三句

鶯夏之歌者公出入所奏也

相相其珪衮衮其衣出作二伯天子是毗相相其珪衮衮其服入作三孤國人是福

鶯夏二章章四句

冬至日祀昊天圓丘樂章八首魏徵褚亮虞世南等作

降神用豫和

上靈降命膺會昌盛德殷薦叶辰良景福降兮聖德遠玄化穆兮天歷長

皇帝行用太和

穆穆我后道應千齡登三處大得一居貞禮惟崇德樂以和聲百神仰止天下文明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閭陽播氣氛氳垂明有赫圓宰深仁曲成日麗登登煙開紫營華遵虔享式降鴻禎

迎俎用雍和

欽惟大帝載仰皇穹始命田燭爰啓郊宮雲門駭聽雷鼓鳴空神其介祀景祚斯融

酌獻飲福用壽和

八音斯奏三獻畢陳實祚惟永光禋日新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疊璧凝影皇壇路編珠流彩帝郊前已奏皇鍾歌大呂還符寶曆祚昌年

武舞作用凱安

昔在炎運終中華亂無象鄴郊亦鳥見切山黑雲上大賚下周車禁暴開殷網幽明同叶贊鼎祚齊天壤

送神用豫和

歌奏畢兮禮獻終六龍馭兮神將昇明德感兮非忝稷降福簡兮祚休徵

開元樂章十九首

張說

迎神永和之樂三章

肅九室 諧八音 歌皇慕 動神心 禮宿設

樂妙尋 聲明格 裸奠臨 依王几 御黼筵 聆懷息

律近氣 音八玄 九韶遍 百福傳 聽和平 相百辟

優周旋 木頌聲 帝孝成 神休委 帝孝成

信工祝 神休委 帝孝成 皇帝太和之樂一章

時文聖后 清廟肅雍 致誠勤孝 在貌思恭 王卽四夏

金鑄五鍾 繩繩雲步 穆穆天容 乃蒸管絳 臬以達陰

天子孝享 工歌溥將 躬裸鬱鬯 求代不忘

聲以求陽 奉時蒸嘗 求代不忘 迎俎雍和之樂二章

在潞嘉麥 麗碑敬牲 角擗之牡 色純之駢 火傳陽燧

水溉陰精 太公胖俎 傳說和羹 既戒既平 鼓鍾管磬

肅戒豐潔 俎豆有馨 亦有和羹 來我思成

肅唱和鳴 皇皇后祖 酌獻用文舞一章

聖謨九德 真言五千 慶集昌胃 符開帝先 高文仗鉞

克配彼天 三宗擗鏡 六合焯然 帝其承祀 率禮罔愆

圖書霧出 日月清懸 舞形德類 詠諡功傳 黃龍蜿蜒

綵雲踰躐 五行氣順 八佾風宣 介此百福 於皇萬年

宣皇帝室光大之舞一章

肅肅藝祖 爵滔濬源 有雄王劔 作鎮金門 文王餘緒

后稷謀孫 肇理九廟 四海來尊 光皇帝室長發之舞一章

具禮崇德 備樂承風 魏雅懂主 周贈司空 不行而至

無成有終 神與王業 天歸帝功

景皇帝室大政之舞一章 於赫元命 權輿帝文 天齊八柱 地半三分 宗廟觀德

笙鏞樂勳 封唐之兆 成天下君 元皇帝室大成之舞一章

帝舞季歷 襲聖生昌 后歌有媯 胎炎孕皇 天地合德

日月齊光 肅雍孝享 祚我萬方 高祖神堯皇帝室大明之舞一章

赤精亂德 四海困窮 黃旗舉義 三靈會同 早望春雨

雲披大風 溥天來祭 高祖之功 太宗文武聖皇帝室崇德之舞一章

皇合一德 廟宗百神 削平天下 大拯生民 上帝配食

單于入臣 戎歌陣舞 曄曄蒸蒸 高宗天皇大帝室鈞天之舞一章

高皇邁道 端拱無爲 化懷德甯 兵戢句驪 禮尊封禪

樂盛來儀 合位媯后 同稱伏羲 中宗孝和皇帝室文和之舞一章

退居江水 鬱起丹陵 禮物還舊 朝典中興 龍圖反及

駿命恭膺 鳴球香瓚 大禧是承 睿宗大聖真皇帝室景雲之舞一章

景雲霏爛 告我帝符 噫帝冲德 與天爲徒 笙鏞遙遠

俎豆虛無 春秋孝獻 因復此都 皇帝受福酒酢福和之樂一章

備禮用樂 崇親致尊 誠通慈降 敬徹愛存 獻懷稱壽

啐感承恩 皇帝孝德 子孫千億 大包天域 長亘不極

送文舞迎武舞一章

六鍾翕協六變成 八佾倘佯八風生 樂九韶兮人神感

美七德兮天地清

亞終獻武舞凱安之樂四章

堯彼瑤爵 亞維上公 室如屏氣 門不容躬 禮殷其本

樂執其中 聖皇所慕 天地幽通 仰歆皇情 福與仁合

禮幣三獻 樂變九成 降循軒陛 四海風行 福與仁合

德因孝明 百年神畏 奮揚增氣 坐作為容 離若鷲鳥

總總千戚 填填鼓鍾 肅肅雍雍 肅肅雍雍 離若鷲鳥

合如戰龍 萬方觀德 肅肅雍雍 肅肅雍雍 離若鷲鳥

烈祖順三靈 文宗威四海 黃鉞誅羣盜 朱旗掃多罪

戢兵天下安 約法人心改 大哉于羽意 長見風雲在

撤豆登歌一章 廊無響 官又玄 主任室

止笙磬 撤豆籩 情餘慕 禮罔愆 嘉黍稷 屢薦昇

神在天 返寂冥 還惚恍 懷虛駕 結空想

賜嘉樂 援靈爽 感若未 思如往 休氣息

迴風上 玄示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祀天樂章一十二首

降神用豫和六變 夾鍾宮之一

欽泰壇 柴泰清 受天命 報天成 竦皇心

薦樂聲 志上達 歡下迎

億上帝 臨下庭 騎日月 陪列星 嘉視信

大籥馨 澹神心 醉皇靈

相百辟 貢八荒 九歌叙 萬舞翔 肅振振

鑄皇皇 帝欣欣 福穰穰

高在上 道光明 物資始 德難名 承眷命

牧蒼生 寰宇謚 大階平

太簇徵之五 至誠與鄰 山川通禮 宮徵惟新 王帛非盛

天道無親 正斯一德 通乎百神

聰明會真 姑洗羽之六 緝熙懿德 敷揚成命 華夷志同

饗帝饗親 維孝維聖 感此誠敬

笙鏞禮盛 明靈降止 感此誠敬

迎送皇帝用太和 勝華照寓 如昇太陽 貞璧就真

孝敬中發 和容外彰 禮樂具舉 濟濟洋洋

玄靈垂光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羽調

真祖配天 承天享帝 百靈咸秩 四海來祭 植我蒼璧

布我玄製 華日徘徊 神煙容藹

迎祖入用雍和 既戒既平 鼓鍾管磬

祖豆有祕 絜黍豐盛 亦有和美 既戒既平 鼓鍾管磬

肅唱和明 皇皇后祖 來我思成

酌獻用壽和 躬酌鬱鬯 跪奠羽神 孝喜孝平配

恭恭我后 享獻惟寅 敬莫敬乎教天下為臣

上帝於親 皇帝飲福酒用壽和 天子萬年

皇祖嚴 配享皇天 皇降嘏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商調

六鍾翕協六變成 八佾倘佯八風生 樂九韶兮人神感

美七德兮天地清 送神用豫和夾鍾宮調

禮樂終 禋燎上 懷靈惠 結皇想 歸風莊

迴天爽 百福來 衆神往

正月上辛祈穀於南郊樂章三首 褚亮

褚亮

登歌莫王帛用肅和

復及斯繩 居中體正 龍運番社 昭符啓聖 式事嚴禮

芒懷嘉慶 惟帝求錫 時皇休命

迎祖用雍和

殷薦秉春 太壇臨曙 八簋盈和 六瑚登御 嘉稷匪飲

德馨斯猷 祝嘏無易 靈心有豫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王帛儀牲申敬享 金絲威羽盛音容 庶俾億齡提景福

長欣萬寓洽時邕

季秋享上帝於明堂樂章一首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御承合宮承寶歷 席圓重館奉明靈 偃武修文九圍泰

沈烽靜柝入荒寧

祀五方上帝于五郊樂章二十首 兼後褚亮虞世南等作

祀皇帝降神官音

黃中正位 含章居貞 既長六律 兼和五聲 畢陳萬舞

乃薦斯牲 神其下降 永祥休平

登歌莫王帛用肅和

眇眇方輿 蒼蒼圓蓋 至哉樞紐 宅中圖大 氣調四序

風和萬籟 祚我明德 時雍道泰

迎祖用雍和

金縣夕肆 王祖朝陳 饗薦黃道 芬流紫辰 迺誠迺敬

載享載禮 崇祀斯在 惟皇是賓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御徵乘宮出郊甸 安歌率舞遞將迎 自有雲門符帝賞

猶持雷鼓答天威

祀青帝降神用角音

鶴雲旦起 鳥星昏集 候啓新風 陽關初發 至德可饗

行潦斯挹 錫以無疆 蒸人乃粒

登歌莫王帛用肅和

玄鳥司春 蒼龍登歲 節物變柳 光風轉蕙 路席降神

朱絃享帝 誠備祝嘏 禮彈珪幣

迎祖用雍和

大樂希音 至誠簡禮 文物斯建 聲名濟濟 六變有成

三登無體 迺眷豐稔 恩覃愷悌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笙歌簫舞 屬年韶薦 鼓鳧鍾長 時豫調露 初迎紆春

節承雲遽 踐蒼霄取

祀赤帝降用徵音

青陽告謝 朱明戒序 威長是祈 敬陳椒醕 博碩斯薦

笙鏞備舉 庶盡肅恭 非馨稷黍

登歌莫王帛用肅和

離位克明 火中宵見 峯雲聳起 景風展扇 木槿初榮

含桃可薦 芬馥百品 鏘洋三變

迎祖用雍和

昭昭丹陸 弈奕奕方 禮陳牲幣 樂備鹿藿 瓊羞溢俎

王齊濟薦 恭惟正直 敬此馨香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千里溫風 飄絳初 十枚於身 勝朱干 陳鶴薦俎歌三獻

折石縱金會七盞

祀白帝降神用商音

白藏應節 天高氣清 歲功既阜 庶類收成 萬方靜謐

九土和平 馨香是薦 受昨聰明

登歌莫王帛用肅和

金行在節 素靈居正 氣肅霜嚴 林凋草勁 對登華擊

潦收川鏡 九穀已登 千箱流詠

迎俎用雍和

律應西成

氣躔南呂

珪幣咸列

笙竽備舉

苾苾蘭羞

芬芬桂醑

式貢宴覲

用調霜序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璿儀汎差驚鶴綸

王呂灰飛金素商

鳴鞀奏急奏羞薦

會舞安歌葆彤場

祝黑帝降神用初音

嚴冬季月

星迴風厲

享祀報功

方祈來歲

登歌奠王帛用舒和

律調日琯

呈回金度

次極陽鳥

紀窮陰兔

火林霰雪

湯泉凝注

八蜡已登

三農息務

迎俎用雍和

陽月斯紀

應鍾在候

載潔牲牷

爰登俎豆

既高既遠

無聲無臭

靜言格思

惟神保祐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執籥持初

初終曲

朱于王戚始分行

七德九功咸已暢

明靈降福具稷穰

祀朝日樂章三首 貞觀中作

登歌奠王帛用肅和

惟聖格天

惟明饗日

帝郊肆類

王宮戒吉

珪奠春舒

鐘歌晚益

禮云克備

斯文有秩

迎神用雍和

最儀式薦

明祀惟光

神物爰止

靈籟載揚

玄端肅事

紫帳與祥

福履攸假

於昭令王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崇牙樹羽

足調露

旋宮和律掩水雲

誕敷懿德昭神武

載葉豐功表睿文

祀夕月樂章三首 貞觀中作

登歌奠王帛用舒和

測妙為神

通微曰聖

坎祀貽則

郊禋展敬

璧薦登光

金歌動映

以載嘉德

以流曾慶

迎俎用雍和

肅晨爭舉

天宗禮闕

夜典涼秋

陰明湛夕

有齊斯旨

有牲斯碩

穆穆其暉

穰穰是積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豫和

合吹八風金奏動

分容萬舞王鞞驚

辭昭茂典光前烈

夕曜成功未嘗明

睿宗太極元年登黃地祇於方丘樂章十一首

林鐘商

太樂和暢

殷薦明神

一降通感

八變必臻

有求斯應

無德不親

降靈醉止

休徵萬人

太簇角

唐棣屬

坤元載物

陽樂發主

播殖資始

品彙咸亨

別俎基布

方壇砥平

神飲裡祝

后德惟明

姑洗徵

劉冕

大君出震

有事郊禋

齋戒既肅

馨香畢陳

樂和禮備

候暖風春

赤惟降福

實賴明神

南呂羽

韓休

於穆濬哲

維清緝熙

肅事昭配

永言孝思

滌濯靜嘉

馨香在茲

神之聽之

用受福登

皇帝行用太和 黃鐘宮

王岐

於穆聖皇

六葉重光

太原刻頌

台土踞場

寶鼎呈符

猷雲萃祥

禮樂備矣

降福穰穰

登歌奠王帛用肅和 蕤賓均之夾鍾羽

崔玄同

率脩嚴配

展事禋宗

祥符寶鼎

禮備黃琮

祝辭以信

明德惟聰

介茲景福

永求無窮

登俎用雍和黃鐘均之古南宮射 賈魯

蠲我漸穡 潔我粢粢 有豆孔碩 爲羞既臧 至誠無味
精意惟芳 神其醉止 欣欣樂康

酌飲飲福用壽和
禮物斯具 樂章乃陳 誰其作主 皇考聖真 對越在天
聖明佐神 宥然汾汾 厚澤如春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大虞宮 何驚
樂奏云闕 禮章載虔 禋宗于地 昭嘏于天 惟馨薦矣
既醉飲焉 神之降福 永永萬年

武舞用凱安黃鐘均之林鍾徵 蔣挺
維歲之吉 維辰之良 聖君紱冕 肅事壇場 大禮已備
大樂斯張 神其醉止 降福無疆

源光裕
方丘既膳 嘉饗載謐 齋敬畢誠 陶匏賁質 黍簋豐薦
芳俎盈實 永永福流 其昇如日

玄宗開元十三年禪社首山祭地祇樂章八首 賀知章
迎神用順和
至哉合柔德 萬物資以生 恒順稱厚載 流謙通變盈
聖心事能察 增廣陳厥誠 黃祇僕如在 泰折俟咸亨

皇帝行用太和
肅我成命 於昭黃祇 表冕而祀 陟降在斯 五音克備
八變率施 緝熙肆靖 厥心匪離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黃祇是祗 我其夙夜 寅畏誠潔 匪違靈舍 禮以琮王
薦厥芳藉 念茲降康 胡寧克暇

迎俎用雍和
夙夜宥密 不敢寧宴 五齊既陳 八音在縣 粢盛以絜
房俎斯薦 明德惟馨 尚茲克備

皇帝初獻用壽和
惟以明發 有懷載殷 樂盈而返 禮順其種 立清以獻
薦欲是親 於穆不已 哀對斯臻

皇帝飲福用福和
穆穆天子 告成岱宗 大裘如濡 執珽有顛 樂以平志
禮以和容 上帝臨我 云胡肅邕

皇帝還宮用太和
昭昭有唐 天早萬國 列祖應命 四宗順則 申錫無疆
宗我同德 魯孫繼緒 享神配極

送神用靈具醉 代頌和 源乾曜
靈具醉 杳熙熙 靈將往 眇視視 顧明德
吐正辭 爛遺光 流禎祺

登太社樂章三首 魏徵褚亮虞世南等作
后土凝德 神功叶契 九域底平 兩儀交際 戊期應序
陰墉展幣 靈車少留 俯歆樽桂

迎俎用雍和
美報崇本 嚴恭展事 受露流壇 承風啓地 絜粢登俎
醴穡入饋 介福遠流 羣生畢遂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神道發生敷九稼 陰陽乘仁暢八挺 緯武經文陶景化
登祥薦祉啓豐年

享龍池樂章十首 姚崇
恭聞帝里生靈祉 應報明君鼎業新 既叶翠泉光 實命還符白水
出真人 當時舜海潛龍躍 此日堯河帶馬巡 獨有前河一小鴈 叨
承舊惠入天津

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二章

帝宅王家大道邊神馬潛龍浦聖泉昔日昔時經此地看來看去
漸成川歌臺舞榭宜正月柳岸梅洲勝往年莫疑波上春雲少祇
為龍飛直上天

第三章

沈佺期

龍池躍龍龍已飛龍德光天天不違池開天漢分皇道龍向天門
入紫微邸第樓臺多氣色君王是鳳有光輝為報宸中百川冰來
朝上地莫東歸

第四章

代邸東南龍或躍泉清碧浪遠浮天樓臺影就波中出日月光疑
鏡裏懸鴈沼迴流成舞海龜書薦社應堯年大川既濟歟為楫報
德空思奉細有

第五章

姜皎

龍池初此出龍山常經此地謁龍顏日日芙蓉主夏水年年楊柳
變春灣竟壇寶匣餘煙霧舜海漁舟尚往還願以飄飄五色影從
來從去九天開

第六章

龍興白水漢興符聖主時乘運斗樞岸上荳茸五花樹波中的鑿
千金珠慘環音聞迎夏啓發匣先來瑞有虞風色雲光隨隱見赤
雲神化象江湖

第七章

蘇頌

西京鳳邸躍龍泉佳氣休光鍾在天軒后霧圓今已得秦王水劍
昔當傳恩魚不似昆明釣瑞鶴長如太液仙願侍巡遊同舊里更
聞蕭鼓濟樓船

第八章

李乂

星分邑里四人居水滂源流萬頃餘魏國君王稗象處晉家蕃邸
化龍初青蒲似騁遊梁馬綠藻疑游宴鑄魚自有神靈滋地年
年雲物史官書

第九章

姜晦

靈沼沿迴邸第前浴日涵春寫曙天始見龍臺昇鳳閣應如青漢
起神泉石匱著傍選登聖桃李初生更有仙欲化帝圖從此受正
同河變一千年

第十章

乾坤啓聖吐龍泉泉水年年勝一年始看魚躍方成海即觀龍飛
利在天洲渚遇將銀漢接樓臺直與紫微連休氣榮光恒不散懸
知此地是神仙

享太廟樂章五首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室奠獻用廣運之舞一章

郭子儀

於赫皇祖昭明有融惟文之德惟武之功河海靜謐車書混同虔
恭孝饗穆穆玄風

一章

蕭宗文明

劉晏

漢運惟來神功中興風駁氣稷天覆黎蒸三光再朗庶績其凝重
熙累葉景命是膺

一章

代宗睿文

郭子儀

於穆文考聖神昭彰蕭勺羣應含光遠方萬物茂遂九夷賓王惜
惜雲韶德音不忘

一章

德宗神武

鄭絳

於穆時文受天明命允恭允默化成理定出震祠德應乾傳聖猗
歟緝庶于億流慶

一章

憲宗聖神

段文昌

蕭蕭清廟登顯至德澤周八荒兵定四極生物咸遂羣盜滅息明
聖繼承子孫千億

儀坤廟樂章九首

迎神用永和 林鍾宮

徐彦伯

倚若清廟肅肅笑矣國薦嚴祀坤輿淑靈有凡在室有樂在庭臨
茲孝享百祿惟寧

皇帝行用大和 黃鍾宮

丘悅

孝哉我后 冲于迺聖道映重華德輝文命慕深視儀情歎撫鏡萬
國移風兆人承慶

酌獻卷歌用肅和中呂均之太簇 張齊賢

標圭既濯 鬱鬱既陳書幕靈舉黃流土醑侯充獻酌禮盛舉裡地
察惟孝愉焉饗親

迎俎用雍和 林鍾宮

薛稷

陽靈配德陰魄昭升堯壇鳳下漢室龍興倪天作對前旒是擬化
行南國道盛西陵造舟集灌無德而稱我柔既素我醴既澄陰陽
靈廟光靈若憑德馨惟饗孝思蒸蒸

昭成皇后室酌用坤貞

乾道既亨坤元以貞肅雍攸在輔佐斯成外睦九族內光一庭克
生睿哲祈我休明欽若徽範攸哉淑淑靈建茲清宮于彼上京縮茅
以獻素和惟馨實受其福期于億齡

飲福酒用壽和 黃鍾宮

徐堅

於穆清廟肅雍嚴祀合福受眷介以繁祉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胡雄

送文迎武遞參差一始一終光聖儀四海生人歌有慶千齡孝享
肅無虧

撤俎用雍和 蕤賓均之夾鍾

自半千

孝享云畢維撤有章靈感玄羽風悽素商瞻望神座祇戀匪禮禮
終樂闋肅雍鏘鏘

送神林鍾商

祝欽明

闕宮實實清廟微降格每象馨香有依式昭纂慶方融嗣徽明
徑是享神保率歸

琴操十首

韓愈

將歸操

秋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齧我足乘
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尤歸乎歸乎無與石關兮
無應龍求

倚蘭操

蘭之倚倚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今天之旋其昌為然我
行四方日以年雪霜留留鬱鬱之茂子如不傷我不爾爾薜麥
之茂薜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

龜山操

龜之氣兮不能為雨龜之枿兮不中梁柱龜之大兮我以奄魯知
將贖兮哀莫予伍周公鬼兮嗟予歸輔

越裳操

雨之施物以華我何意於彼為自周之先其艱其勤以有禮字私
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厥臨孔威敢戲以侮孰荒于門孰治
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

拘幽操

目窈窕兮其髮其盲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兮夜不見月
與星有知無知兮為死為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

岐山操

我家于幽自我先公伊我承序敢有不同今狄之人將土我疆民
為我戕誰使死傷彼岐有岨我往獨處爾莫余追無思我悲

履霜操

父兮兒寒毋兮兒飢兒罪當管逐兒何為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
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飢何食兒行于野履霜以足毋生
眾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

雉朝飛操

雉之飛于朝日羣雌孤雄意氣橫出當東而西當啄而飛隨飛隨

啄草雌粥粥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雞生身七十年無一妾與妃

別鵠操

雄鵠銜枝來雌鵠啄泥歸巢成不生子大義當乘離江漢水之大鵠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且可統樹相隨飛

殘形操

有獸維狸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吉凶何為兮覺生而思平咸上天兮識者其誰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十

嘉靖甲申歲大學士好蘇徐燭文明刻于家塾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十一

吳興姚

鉉

纂

古調乙總四十六首

楚騷體十一

九諷并序 皮日休

反招魂并序

悼賈并序

效古詩三十五

江有楓一篇蕭穎士

菊學五章

有竹一篇

蟬鳴五章宋華

涼雨一篇蕭穎士

虞獲子鹿一篇車應物

上古之什補七訓傳十三章顧況

倬彼我系一首王勃 元和聖德詩一首

鄆州溪堂詩一首 漢隄詩一首盧肇

有所恨二章歐陽詹 河之水二章韓愈

九諷系述并序

皮日休

昔在屈平既放作離騷經正詭俗而為九歌辨窮愁而為九章是後詞人撫而為之皆所以嗜其麗詞揮其逸藻者也至若宋王之九辨王褒之九懷劉向之九歎王逸之九思其為清怨素豔幽快古秀皆得楚蘭之分芳鸞鳳之毛羽也然自原已降繼而作者皆相去數百祀足知其文難述其辭罕繼者矣大凡有文人不擇難易皆出於毫端者乃大作者也揚雄之文丘軻乎而有廣騷也梁竦之辭班馬乎而有悼騷也又不知王逸奚罪其文不以二家之述為離騷之兩派也昔者聖賢不偶命必著書以見志況斯文之怨抑歎嗚吾之道不為不明吾之命未為不偶而見志斯文者吾懼來世任臣之君因諉而去賢持祿之士以循而遠德故復嗣數賢之作以九為數命之為九諷焉嗚呼百世之下復有修離騷章句者乎則吾之文未過不為乎廣騷悼騷也

粵勾賈之薄俗兮其風狡而且苦吾欲以直道掘其邪心兮皆辨

容而莫顧前誨行兮後止高諭仰兮下俯咸爲吾之僕爲馬兮並
以吾之靈爲僮差靈脩之乃吾知兮先職我而爲輔奈其臣之信
信兮及不知吾之所撫吾欲以明詰之性辨君臣之分兮定文物
之數吾欲以正訐之道兮進忠賢而退姦賢吾欲以醇醜之化兮
反當今而爲往古吾欲以忖度之志兮定軀圓而反規矩念僂數
之在位兮若梟羊之當路內灼但以如傳兮復何知其所想乃指
天而鬱怒兮將天奪乎國枯永怒怒以何言兮將求知其吾祖

正俗

有防兮點而謂之不絜有泉兮壅而謂之不決有莠兮鞠而謂之
不芳有軸兮輶而謂之不輟聲喧嗚嗚嗚以無音兮氣鬱悒而空
咽既怒怒以增懼兮又謾謾而諛諛彭祖以爲孺兮謫揚子
以爲孝夥衆人之難信兮持夸者之不悅伎爲疵兮何去茲爲疵
兮莫割結譴爲繕兮莫御謗爲玉兮何切彘既臘而必烹兮木方
變枿兮必折心龍龍而似車兮思絲絲而如跌手欲動兮似拳
足將行兮如絨既不辨其顏跂兮遂一貫於堯桀吾家生之不遲
兮奚至死而愜懷念帝座之不燼拋朗兮故交先於巷舌既何路
以自辨兮遂沒齒而癆刺

遇諒

斯尚之言兮美如嬪子蘭之氣兮醜於醜既怒聯聯以相向兮途
裏足而南征面懼懼以美色心慄慄以何情耳方聰兮忽睽目正
視兮忽盲目當午兮便夏天方晝兮不明欲泣兮有血將啼兮失
聲望靈脩兮似失出國門兮若驚初識怨兮亦緩駟知愁兮復鳴
既倘祥兮夏水復卷纒兮南判嗟余夙秉於大訓兮涵清骨之忠
貞既質質者之莫予容兮向重蒼而自盟既憐憐南仁以馮義兮
遂孤信而規規誠將具宰之不仁兮胡爲役余以此生彼憐斯之
有賊兮固不能容乎鶴鶴彼茨菜之叢穢兮固不能讓乎杜蘅已
矣乎國無人兮莫我留將訴帝于王京

見逐

荷爲桐打牛兮芰爲襪碑全爲襪裾勿兮薜爲禮強吾棹兮禮之
浦駐吾楫兮湘之湄悲莫悲兮新去國怨莫怨兮新相思幽望蕭
兮靜晚清漪澹兮去遲湘君欲出兮風水急帝子不來兮煙雨微
芷既老兮白葍猗角日將暮兮紅蕖朝浮千鶴蹠啼兮叫乎羈雌
極覆漾漾兮不止漭漭悠悠兮何之日出沒兮北渚雲依倚兮九
疑既無人以辯余兮又何心而怨吞退不解其怪悒吐語讎兮進
不知其怪悒寒烟怨而無聲兮古木懷其集枝嗟嗟吾鬼之不及兮
千秋萬歲湘中馳

悲遊

慨天道之不明兮何獨生此大佞若輿鳩八喻之能冠兮當一國
而持柄見君臣之反詐兮信其主以不競輟已覆而又遵兮乞廷
勿將翻而不整不思心腹之疾兮又玩膏肓之病竟客死於咸陽
兮終不作毒王之幸既養統厥胡以爲患兮遂倒軒楹以授柄將
慶儻靈均之鬼有知兮刷吾恥於下隕

憫邪

有美一人兮端憂千喟萬愁兮曾不得以少休腸結多以莫迴
兮淚啼極而不流王孫何處兮碧草極目公子不來兮清湘滿樓
汀邊月色兮曉將曉浦上蘆花兮秋復秋天次寥以似辛兮峯嶸
崢以如抽簪當颯兮兩岸杜若死兮霜洲遺余程兮禮之側整余
陌兮相之幽望女嬃兮種歸夢懷宋王兮荆門愁欲向天以號咷
兮寸卷不可以少留又不知吾魄所處兮末冥冥以悠悠

端憂

山之巔兮水之疾桂爲祠兮蘭爲祀執王桴兮扣雷鼓奠金盃兮
滴浮蟻薦瓊芳兮望暮雲獻椒醑兮拜寒水祝脰蠻以怪談兮巫
妖冶而醜醉波閃條兮湘君竹籟踈兮帝子日將暮兮河伯秋正
深兮山鬼神之化兮何方人之艱兮至此胡不化其邪而爲正兮
胡不及其戾而爲義胡不轉其亡而爲興兮胡不易其亂而爲治

但血食於下國兮罪不少禱於有位吾將乘青螭而駕白蚌兮謁帝而訴神之累請天歌發鍊兮天摺行筆神速悔尤兮俾吾靈脩而易志

紀祀

粵吾秉志兮繫於瑾瑜芬其德而芳其道兮榮於薜蘿將與國以見罪兮擬佐王而蒙辜彼羣小之菲甘兮如慕臭之齷蟻以大鵬為爵兮以康輒為航以衣衣為襟兮以黎丘為墟以鄭姬為醜兮以千產為愚以鮑焦為貪兮以孔聖為巫吾將奮鱗於大空兮奚獨慕此江湖吾將發筭於蟠桃兮奚獨守此萑葦吾將蕩其魄兮駸風朝與軛車謁帝於冥冥之天兮秉其生殺之樞將飄飄以為逝兮亦何必懷此佞邪之故都

捨幕

克死兮舜滅禹於兮湯絕似王兮將沈如金兮未沒行以仁兮止以義生以貞兮死以絜念余曾不足以蹈聖闢兮亦慕茲而自悅相浦兮煙深沅江兮風切顧影兮自憐撫躬兮未諫鬼像兮神悲雨泣兮泉咽竟汨沒必為淪兮末幽憂而怫鬱湘之山兮未盡湘之流兮不竭千秋兮愁雲萬古兮明月靈均之冤兮孰能銷其氣靈均之愁兮孰能釋其結來者之自鑒兮無致位於牙孽

絮死

反招魂 并序

屈原作大招魂賦曰景曜作宋王作招魂皮子以為忠放不如守介而死奚招魂為故作反招魂一篇以辨之辭曰

承溟濤之命兮付余才而輔君君既不得乎志兮余飄飄而播遷余蕩大空而就滅兮君又招余俾復身余詰帝以請訣兮帝俾巫陽以筮云巫陽語余以不可歸兮故作詞以招君乃下招曰余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些其君雄虺兮其民封狐些食民之肝鬻以為其肉兮摘民之髮膚以為其衣些朝刀鋸而暮鼎鑊兮上睨睐而下墨屑尿痲些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些余昔為比干之

纏兮干俛而余去些未聞于倉生以自招兮余竟終其所處些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些余昔為伍胥之魄兮宵俛而余逝些未聞胥倉位以惜生兮孰屬鍊而不滯些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些余昔為弘演之魂兮演自殘而余行些余未聞演惜余以不死兮俾其義而益明些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些帝命余以輔君兮亦以君之忠介些今以忠而見聞兮尚盤桓而有待些將自富貴而入羈旅兮其志乃悔些特戀骨肉而惜家族兮何不自裁些鼻食母而獲食父兮見禽獸之為生些苟殉殘者眉壽兮實梟獍而同名些君平慎勿懷故都之戀歸來乎余為君存千古忠烈之榮枯些

悼賈 并序

余嘗讀賈誼新書見其經濟之道真命世王佐之才也自漢氏乖贏高祖得於夫石不暇延儒人及為天子制缺度弛虞華而夷是時獨有叔孫生能定朝儀其制未悉唯生草其書欲以制屈諸侯推定正朔調黃輿服通流貨幣天祐漢絳灌興誇竟枉其道出傳湘沅生自以不得志哀屈平之放逐及渡湘沈文以弔之故其辭曰晴嶺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故都噫余釋生之意矣當戰國時屈平不用於荆則有齊趙秦魏矣何不捨荆而相他國乎余謂平雖遭斬尚子蘭之諫不忍捨同姓之邦為他國之相宜矣然則生之見棄又甚於平當漢時捨文帝則諸侯矣如適諸侯則新書之文抑諸侯而尊天子也捨諸侯則胡越矣則新書之文滅胡越而崇中夏也是以其心切其情深其詞隱而麗其藻傷而雅余悲生哀平之見棄又生不能自明其道嗚呼聖賢之文與道也求知與用苟不在於一時而在於百世之後者乎其生之哀平歟余之悲生歟吾之道也廢與用幸未可知但不知百世之後得其文而存之者復何人也咸通癸未中南浮至沅相復沈文以悼之其辭曰

粵炎緒之媽繇兮其國度之未彰天錫生以命理兮真其道之益

先偉吳公之知賢也道其名於文皇既朝月殿軫以召之兮迷位
之於上庠懲耄孺之春惠兮對天問之不臧既羣儒之讓俊兮馳
其譽之煌煌嗟大漢之不緒兮蚪其賢於汗溝上下溷而不分兮
議制削於驕王殺僂禁而不制兮斷梓胡與寇擯羣虜塗以侵華
兮曾不能以抑強餌其嗜之延延兮寔三代之計良念五德之更
承兮論禮結而不綱乃乘應以興說兮數用五而色尚黃又諸侯
以開國兮輸其租於咸陽曾不得以撫民兮俾其君兮何志請紆
綱以乘印兮各馳化於所疆上既悅而欲大用兮遭絳灌與東陽
道既憤兮何明乃出傳於沅湘浮沅波之翁漁兮或漾棹以夷猶
望靈均之沒所兮願與其心之怙怙歎臨日羅之浩濂兮想懷沙
之幽憂森慘羅以翁鬱兮時逆飲以相號霧雨暗乎北渚竭蠅毒
乎芳洲景黯沮以不明兮若天悼乎離騷香依兮杜若韻淒淒
兮驚勞山隱隱以掃空兮煙微微而淡秋光吾不知所感兮淚擴
恨以橫流當抱蟻於渺茫兮曾無足以少休既焚亂以傷思兮又
鶴鷗以動愁嗚呼哀哉世既不平願吾道以為非兮吾復何休頻
蘭惟悴兮根萎繁滋鱗鳳匿迹兮梟獍騰威憤匠罷斧兮拙者構
之離婁閉目兮警者揚眉于都蒙袂兮敦洽聘姿嗚呼哀哉亦先
生之尤也胎姪其世之不可兮何不解而去位又垂萬世之名取
捨在此奚自謗於童叟兮乃憫然而為羣蓋伊尹三就五就之心
兮異其民之可治奈憚憚以不悟兮又被之以非議幸一人之再
覺兮答受釐之與義既辱王以墮駕兮乃寃慟而已矣訊曰君不
明兮莫我知幽都寂兮和涕歸文懸日月兮俟後聖用之大故忽
兮其何足悲

江有楓一篇十章并序

蕭穎士

江有楓思陸鄭二友吳會舊遊且疾讒也君宦于尹府以直方不
偶見信讒佞惟古之賢者有避色避言之義矯然去之二室之間
有械樹焉與江南楓形骨類總於其下而作是詩以貽夫二三子

江有楓其葉蒙蒙我友自東干以遊從山有械其葉漠漠我友徂
北于以休息想彼械矣亦類其楓例伊人而忘于東東可遊矣
會之丘矣于山于水于廟于寺于亭于里君子遊焉于以宴喜其
樂豐豐東可居彼吳之墟有田有庭有朋有書有尊有魚君子
居焉惟以宴酣其樂徐徐我朋在矣彼陸之子被陸也如松如杞
淑問不已我友于征彼鄭之子被鄭也如琇如英德音孔明我思
寢澤裝裝慕慕寤寐如覿我思刻銘形符葉葉脩辭無述有鳥有
馬與鷗與鷺洋洋戲者皓然絜素忘其猜如彼何人斯曾足傷懼
此懼維河懼寘于羅彼驕者于讒言孔多我聞先師體命委和公
伯之烈則如予何悵然山河惟以嘯歌其憂也哉

荆榮一篇五章并序

荆榮酬贈離且申志也久需大邑賢宰宋侯惠而好予賦鳴蟬以
既別有懷相規備厥卒章于以報焉

采采者荆於其榮斯紫葉黃葉昭灼丹輝憶憶君子佩服攸宜王
國是維大君是毗宋即大尉也貽爾子孫百禩萃之

采采者荆于邑之城舊根新莖布葉垂英彼美淑人應家之棟有
弦既鳴我政則于宜爾棟崇必復其慶

采采者荆于邦之府陰槐繫柳邇楹近宇彼勞者子喧單是處慨
其莫知蘊結誰語企彼高人乞斯遐舉

采采者荆于宿之館既低其枝又弱其幹有匪君子是焉披說良
辰旨酒宴飲無筭憐其徂別終然未歎

歲方安矣霜露殘促誰其榮斯有英者荆豈微春華認此貞色人
之侮我混于新棘詩人有言好是正直

有竹一篇七章并序

有竹懿李新後閣而謙親友也

有竹斯竿于閣之前君子秉心惟其貞堅兮有竹斯竹于閣之側
君子秉操惟其正直兮彼蔚者竹蕭其森矣有開者閣究其深矣

迴簷幽砌如翼如齒冬之宵霰雪斯澁我有金鑪煬其以歡夏之

日炎昂斯鬱我有珍簞凄其以栗彼紛者務休其豫矣有言者酒
歡其且矣交際萃止跼蹐載離彼美公之姓兮那歎應積慶兮期
子惟去之柄兮

蟬鳴一篇五章 并序

宋華

蟬鳴感秋興送將歸也僻守外邑而蘭陵于相遇詰朝言歸賦詩
見志以申贈焉

蟬其鳴矣于彼疎桐庇影容跡何往不容嗥嗥其長求託于風未
見君子我心忡忡既見君子樂且有融

彼蟬鳴矣于林之表含風飲露以樂吾道有懷載遷伊誰云保未
見君子我心悄悄既見君子披豁予抱

蟬鳴蟬鳴幽暢乎而蕭蕭爾庭遠近涼颺言赴高柳叢翳聞之思
而不見如渴如飢亦既觀止我心則夷

蟬鳴伊何特運未與匪歎秋徂怨斯路阻願言莫從鬱悒誰語君
子至止慰我延佇何斯遠斯條邇遐舉

歲之秋深蟬其夕吟披衣軒除蕭蕭風林我交來斯言告離矜何
以叙懷臨水鳴琴何以贈言委順浮沈

涼雨一章 并序

蕭穎士

涼雨志楊侯樂宿僚也

習習涼雨冷泠浮颺君子樂育于其賓僚有文斯天式歌且誦歡
言終宵惟以招邀于晉樂兮

虞獲子鹿一篇 并序

韋應物

虞獲子鹿偃圍鹿也遭虞之機張見畜於人不得遂其天性焉
虞獲子鹿偃之城陬園有美草池有清流但見屢屢亦聞呦呦誰
知其思巖谷之游

上古之什補云訓傳十三章

顧况

上古象農也

遐哉上古生棄與柱勾龍氏主乃有甫田惟彼甫田有萬斯年開
利之源無乃塞源一屢亦官百屢亦官嗇天孔艱漫兮曠兮申有

登兮惟馨祀是思豈止錄與寒膏夫咨咨務盛苗粟耕之稷之醴
穰鋤犁手胼足履水之蛙蟻啾啾我肌我姑自思胡不奮飛東人
利百西人利百有匪我心胡為不易河水活活萬人逐末俾爾之
愉悅兮

上古一章

左車憑險也憑險不巴君子憂心而作是詩也
左車有慶萬人猶病曷何去之干黨孔盛敬爾之生胡為波逆
左車有赫萬人壽教曷可去之干黨孔碩敬爾之生胡為草戚

左車二章

築城刺臨戎也寺人臨戎以基墼為城壁
築城登登于以作固咨爾寺兮發郊外冢墓死而無知猶或不可
若其有知惟上帝是請

築城二章

持斧啓戎士也戎士伐松柏為蒸薪孝子徘徊而作是詩
持斧持斧無顧我松柏兮

持斧一章

十月之郊造公室也君子居公室當思布德行化焉
十月之郊羣木墜生陽潛地中舒達勾萌矜其蔚兮不可以遊息
乃煥蕤藜乃夷荆棘乃繇彼曲直匠氏度思登斧以特澤梁蒸藜
無或天枝有巨根蒂生混法際呼吸羣籜萬人揮斤坎坎有厲陸
遷水濟百力礪弊審方面勢姑博其製作為公室公室既成禦燥
濕風日棟之斯厚棟之斯密如翼于飛如鱗櫛比繚以周墉城以
崇階俯而望之盡與雲齊礪砥硤硤漢并旋題丹素之煥兮楹柱
之觀兮高閣高閣球綴結金鋪爛若不集于鳥雀繪事告畢賓
庭秩秩乃命旨酒琴瑟琴瑟在堂莫不靜謐周環掩關仰不漏日
冬日嚴疑言納其陽和風載昇夏日鬱蒸言于陰涼風颯與有

匪君子自賢不已乃夢乘舟乃夢乘車夢久占之更爽其居炎炎則移皎皎則虧木實之繁芳明年息枝爰處若思胡寧不爾思

十月之郊一章

燕于巢審日辰也燕不以甲乙衡泥

燕于巢審日辰也燕不以甲乙衡泥
燕于巢審日辰也燕不以甲乙衡泥
燕于巢審日辰也燕不以甲乙衡泥
燕于巢審日辰也燕不以甲乙衡泥
燕于巢審日辰也燕不以甲乙衡泥
燕于巢審日辰也燕不以甲乙衡泥
燕于巢審日辰也燕不以甲乙衡泥
燕于巢審日辰也燕不以甲乙衡泥
燕于巢審日辰也燕不以甲乙衡泥
燕于巢審日辰也燕不以甲乙衡泥

蘇方韻商胡舟運蘇方歲發扶南林邑至齊國立盡

蘇方韻商胡舟運蘇方歲發扶南林邑至齊國立盡
蘇方之赤在胡之船其利乃憐我土曠兮我居闕兮我末不白兮
朱紫爛兮傳瑞暉兮相唐虞之維百兮

蘇方一章

陵霜之華傷不實也
陵霜之華我心憂嗟陰之勝矣而陽不加塊軋陶鈞乃帝乃神乃舒乃屯烈烈嚴秋肥熙陽春職生有倫今華發非其辰辰屬東方之仁遐想三五黃帝登雲垂年百餘二儀分位六氣不渝二景如璧五星如珠陵霜之華方何不妄敷

陵霜之華一章

田家閩也田音塞閩俗呼于

田家閩也田音塞閩俗呼于
田生閩方閩吏得之乃絕其陽為賦為獲致金滿屋為瓦為針如視草木天道無知我罹其毒神道無知彼受其福郎罷列田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勸不舉不從人言果復是苦田別郎罷心摧血下隔地絕天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

田一章

我行自東不遑居也

我行自東不遑居也
我行自東山海其空旅棘有叢我行自西壘與雲齊雨雪凄凄我行自南烈火滿林日中無餘霧雨淫淫我行自北燭龍暮色何枉

不直我憂京京何道不行兮

我行自東一章

採蠟怨奢也荒巖之間有以鑿蒙其身腰膝造險及有羣蜂肆毒哀呼不應則上捨藤而下沈壑
採採者蠟于泉谷兮煌煌中堂列華燭兮新歌善舞弦柱促兮荒巖之人自取其毒兮

採蠟一章

倬彼我系一首

王勃兄勸序

倬彼我系舍弟虢州叅軍勃所作也傷迫乎家貧道未成而受祿不得如古之君子四十強而仕也故本其情性源其事業因陳先人之迹以議出處致天爵之艱難也
倬彼我系出自有周分疆錫社派別枝流居衛仕宋巨胤相劉迺武迺文或公或侯

晉曆崩坼衣冠擾弊粵自太原播祖江滋禮喪賢隱時也道閉王室如燬生人多瘡

伊我有器思逢其主自東旋西擇木開宇田彼河曲家乎汾浦天未厭亂吾將誰輔

伊我祖德思濟九筵不常厥所于茲五遷欲及時也天豈願焉其位雖屈其言則傳

爰迷帝制大蒐王道曰天曰人是祖是考禮樂咸若詩書具草賂厥孫謀永為家寶

伊余小子信慙明哲彼網有條彼車有轍思屏人事克終前烈于嗟代網卒余來綰

來綰伊何謂余白任我瞻先達三十方起夫豈不懷高山仰止願言毓德啜菽飲水

有鳥反哺其聲嗷嗷言念舊德憂心忉忉今我不養歲月其消僂俛從役豈敢告勞

從役伊何薄求卑位告勞伊何來叅卿事名存實爽負信行義靜

言遐思中心是愧

元和聖德詩一首并序

韓愈

臣愈頓首再拜言曰臣伏見皇帝陛下即位以來誅流彘臣朝廷
清明無有欺蔽外斬楊惠琳劉闢以收夏蜀東定青徐積年之叛
海內怖駭不敢違越郊天告廟神靈歡喜風雨明晦無不從順太
平之期適當今日臣蒙被恩澤日與羣臣序立紫宸殿下親望穆
穆之光而其職業又在以經籍教導國子誠宜率先作歌詩以稱
道盛德不可以詞語淺薄不足以自效為懈輒依古作四言元和
聖德詩一篇凡千有二十四字指事實錄具載明天子文武神聖
以驚動百姓耳目俾示無極其詩曰

皇帝即祚物無違拒日暘而暘日雨而雨維是元年有盜在夏欲
覆其州以踵近武皇帝曰曠豈不在我負鄙為艱縱則不可出師
征之其衆十旅軍其城下告以福禍腹敗枝披不敢保聚擲首降
外降幡夜豎疆外之險莫過蜀土韋臯去鎮劉闢守後血入于牙
不肯吐口開庫嗔士曰隨所取汝張汝弓汝伐汝鼓汝為表書求
我帥汝事始上聞在列威怒皇帝曰然嗟遠士女苟附而安則且
付與讜命于庭出節少府朝發京師夕至其部關喜謂黨汝振而
伍蜀可全有此不當受萬牛饑肉萬甕行酒以錦纏股以紅帕首
有恆其犯有餌其誘其出穰穰除以萬數逐劫東川遠據城阻皇
帝曰嗟其又可許爰命崇文分卒擊禦有安其驅無暴我野日行
三十徐登其右關黨聚謀鹿頭是守崇文奉詔進退規戰不貪
殺擒不濫數四方節度整兵頓馬上章乞討俟命起坐皇帝曰噲
無汝煩苦荆并泊梁在國門戶出師三千各選爾醜四軍齊作殷
其如阜或披其角或脫其距長驅洋洋無有齟齬八月壬午闢棄
城走載妻與妾包裹稚乳是日崇文入處其宇分散逐捕搜原剔
數關窮兇窘無地自處俯視大江不見洲渚遂自顛倒若杵投曰
取之江中柳胆械手婦女鬻鬻啼哭拜叩來獻闕下以告廟社周
示城市咸使觀覩解脫孳索夾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僮僕牽頭

曳足先斷腰背次及其徒體骸擗拄夫乃取關駭汗如寫揮刀紛
紜爭刊贈備優賞將吏析珪綴組帛堆其家粟塞其庾哀憐陣歿
屢給孤寡贈官封墓周而宏溥經戰伐地寬免租薄施今酬功急
疾如火天地中間莫不順序幽恒青魏東盡海浦南至徐蔡區外
雜虜怛威振德蹈踏舞蹈棄兵革私習篋簞來請來覲十百其
耦皇帝曰吁伯父叔舅各安爾位訓厥旼旼正月元日初見宗祖
躬執百禮登降拜俯薦于新宮視瞻梁栢威見容色淚落入俎待
祠之臣助我惻楚乃以上幸於郊用牲除于國南鱗荀毛蘆廬幕
周施開揭詔歿歿盾騰聖園壇帖受天兵四羅旂常婀娜駕龍十
二魚魚雅惟霄昇于丘莫登獻學眾樂驚作轟冠融冶紫焰噓呵
高靈下墮羣星從坐錯落侈侈日君月妃嫔赫媿婉清鬼濛濛
祗業我飲天釐齋產祥降遐風皇應素鈔翼自拊赤鱗黃龍凌陀
結糾卿士庶人蕃童白叟踴躍歡呀失喜噓噓乾坤夷境塔秦
舉帝車迴來日正當于幸丹鳳門大赦天下濬濯剝穢靡滅瑕垢
續功臣嗣拔賢任考孩養無告仁滂施厚皇帝神聖通達今古聽
聰視明一似堯禹生知法式動得理所天錫皇帝為天下主并包
畜養無異細鉅載萬年敢有違者皇帝勤儉盥濯陶瓦斥遺浮
華好此綉紉紉戒四方侈則有咎天錫皇帝多變與黍無召水旱
耗于雀鼠億載萬年有富無饑皇帝正直別白善否擅命而任既
勳既去盡逐羣孽有遺佞天錫皇帝虎臣碩輔博問遐觀以置
后決于族親濡及九有天錫皇帝與天齊壽登茲太平無怠永久
億載萬年為父為母博士臣愈職是訓詁作為歌詩以配吉甫

鄆州綰堂詩一章并序

韓愈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
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曹律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
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彼之人安於
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

定眾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竭心力以供國家之職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于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垂勢逐帥自署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將強卒武曹濬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怒而公承死亡之後撥拾之餘剝虜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眾未熟化以武則忿而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德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眾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為尚書右僕射扶風郡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眾之和知人之悅而修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眾言公之旨此邦其勤不亦至于乎此邦之人繫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於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壘有業有年有荒有餘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牧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末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飢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蠹節根之螟羊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喙之摩手拊之篋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強謂公吾父執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澆有滿道深有藜藿公以質蕪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質校酌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質管稽經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駘有質求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數遺此邦是麻

漢隄詩一首并序

盧肇

上元年秋漢水大溢鬪襄隄以入既沈漢郭遂滅岷趾棟榱且流

壓溺無善襄之城僅以門免三日水去陷為大塗餘民棲于楚山號不敢下餒蹟相挽其能全者什六七上大夫憂曰襄惟東南實胆荆海若氣不息吾躬曷瘳今天下之患下災于有漢庭垣盡滿衛幣在淖有嬰墜并舟實號之今襄臣盡墜吾號尚及哉否乃卿士疇能振之以易吾亂咸以地官范陽公善理南粵島夷吏食甘于民心俾踐千囊必克底又上俞以往公既至有漢之弱由舊防之不固幾五十載又詢之漢水之不犯襄郭惟是甚矣既魚土庶災或能嗣孰以遇之慕民新漢之隄食敵其明功資三其食因故隄之址廣倍之高再倍之距襄之郊縹半百里明年春隄成公以疏上大徵復襄之疲民一祀賑殺十萬斛民既保寧謳歌怡愉既而舒蘇不知襄之災也昔狄敗衛侯于焚澤齊桓公帥諸侯城綠陵以居之而衛國忘亡君子是以稱桓公之德今公之焉是隄也襄有衛人之思焉而況宣天子之慈以生厥民曷齊桓之尚哉噫五材之生珍也必極于物物之既極天必資明哲以蘇之理之常也古之人有力保一邑勇禦一寇謂之有功尚以金石載之況捍大災救大患其美若是豈得無稱焉是宜以擊詩播之登于樂府惟漢亦有瓠子之歌是可類之謹按正考甫作商詩公子奚斯命太史克請于周作魯詩皆其國之公族也肇於公為族孫幸力於文所不宜默惟覘之碑曰羊公惟隄之詩曰盧公是古今之相光照也其誰曰不然詩曰

陰冷好陽來暴于襄洎入大郭波瑞若絳觸厚推高不知其防駭潰顛委萬室皆毀竈登蛟鼉堂集鱷鮪惟思若離母不能予洪潰既涸閉閣其虛已墮我堵以剝我廬廢傷顧望若踈立墟帝曰念嗟朕曰南顧流災降戡天岳台怒滔滔襄郊梓我嬰孺於惟餘毗飢傷喘呼歎斯為浩蕩孰往膏傳惟汝元家命舉明哲我公用諧直茅杖節來視襄人煥燁六休耕又提挈不日不月哈乎扞挽乃詠故隄陷于沙泥缺落坳坳由東訖西公曰嗚呼漢之有隄實命姓斃襄人不力乃力則及乃身其鍾與泰漢隄其新帝虞有粟帝

府有繼爾成爾隄必錫爾勳襄人怡怡聽命襄許背囊肩杵奔走
蹈舞分之卒伍今以麾鼓尋尺既度日月可數登登業業周旋上
下披峴斷楚楚峴二山飛石輓土舉築敵雷駭汗霏雨疲腰鯁獨
奮有筋臂呀呀來助提筐負筐不勞其勞雜沓笑語咸曰盧公來
賜我生斯隄既成蜿蜿而平確爾山固屹如雲橫漢沉雖在堅不
可蝕代千年億與天無極惟公之隄昔在人心既築既成橫之于
南萌渚不峻此門不深今復在茲于漢之陰斯隄已崇茲民獲祐
觀童相慶室以完富賂于襄人願保厥壽繫公之功赫焉如畫捍
此巨災崕若京阜天子錫之百姓載之族孫作詩昭示厥後

有所恨二章并序

歐陽詹

有所恨由故人馬紳死而興也予侍京師六年與馬生相知者
四秋性與情相合也衣與食相同也予及第歸朝故園自別來無
憶不至於襟懷無想不至於姿容願一促膝怒如也昨既至馬
生且疾巫者忌以見人曰不見即愈見即害遂忍即見庶以求見
忍者五日馬生云亡噫故人也昔越萬里猶求見焉感乎一言蔽
乎一垣而死生以之死生之道千秋之離也五日之面半旬之歡
也尚可半旬之歡不就而卒甘千秋之離一恨也又與生別捺執
都門生脫紫羅半臂曰日相去秦吳聊以為憶予貧也素乏衣
服不暇蔽篋寄懸縣在身二年間同弊帛以棄所以新而輕著故
而不留者予實未哀馬其方少爾斯日日相與也所留何止在茲
乎今人既往所贈又造次而亡之二恨也申二恨為有所恨二章
云

我思君子吁嗟萬里亦既至止曷不觀止本不信巫而巫言是履
在門五日如待之死有所恨兮

我思遺衣為憶以貽亦既受持曷不保持本不欺友而友情是違
隔生之贈造次亡之有所恨兮

河之水二章寄姪老成

韓愈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三年不見兮使

我生憂日侵日夜復夜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 河
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我有孤姪在海浦三年不見兮使我
心苦采藏于山縵魚于泉我祖京師不其遠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十一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十二

詩丙 卷八十六首

吳興姚

絃

纂

樂府辭上

功成作樂一

七德舞 白居易

古樂三

湘絃怨 孟郊

感慨六

放歌行 王昌齡

短歌行 李白

興亡四

祖龍行 韋楚老

後魏行 王毅

幽怨十二

湘妃怨 陳羽

魏宮詞 崔國輔

婕妤怨 王維

苦樂相倚曲 元稹

貞節六

列女操 孟郊

織女詞 元稹

白紵歌

愁恨十

征婦怨 張籍

古樂府雜怨 孟郊

古薄命妾 孟郊

艱危十一

蜀道難 李白 行路難 張籍 行路難 三首 李白
變行路難 王昌齡 太行路 白居易 梁甫吟 李白
走馬引 李賀 孟門行 崔顥 沐浴子 李白

邊塞三十三

將軍行 劉希夷

老將行 王維

塞上曲 戎昱

出塞曲 劉蕡

隴頭吟

飲馬長城窟 釋子

長城作 鮑參

築城詞 杜甫

七德舞

聽董大彈胡笳聲兼語弄寄房給事 顧

七德舞 七德歌 傳自武德至元和元和臣白居易觀舞聽歌知

樂意曲終稽首陳其事太宗十八舉義兵白旄黃鉞定兩京擒充

戮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業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

平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致人腹亡卒遺骸散帛收貞觀初

下陣亡者致祭而葬之飢人賣子分金贖貞觀二年大飢人有賣

子入散金原而歸理之飢人賣子分金贖貞觀二年大飢人有賣

其子者親徵夢見天子泣親徵夢見天子泣親徵夢見天子泣

今失賢臣於後世張謹哀聞辰日哭親徵夢見天子泣親徵夢見

情發於衷安知後世乃哭也怨女三千放出宮婦人出宮門時

給事中杜正倫於後世乃哭也怨女三千放出宮婦人出宮門時

千家令明年報殺身期而後死三百九十人放歸之剪髮燒藥賜功

李勣嗚咽思殺身期而後死三百九十人放歸之剪髮燒藥賜功

血吮瘡撫戰士思摩奮呼乞効死宗親之仇大則知不獨善

戰善乘時以心感人人人心歸爾來一百九十載天下至今歌舞之

歌七德舞七德聖人有作垂無極宜徒權神武宜徒誇聖文太宗

相絃怨

孟郊

昧者治春草蕭蘭同一鋤盲廢怨秋林曲直同一枯嘉禾忌深露
直人悲巧詆靈均入迴流斬尚為良謀願我分衆泉清濁各有渠
願我分衆巢梟鷲相遠居此志諒難保此意誠何如

荅篠引

王昌齡

盧谿郡南夜泊舟夜聞南岸羌戎謳其時月黑猿啾啾微雨霑衣
令人愁一遷客登高樓不言不寐彈箏發殘彈作刺門桑葉秋風
沙颯颯青塚頭將軍鐵駝汗血流深入匈奴戰未休黃旗一點兵
馬收亂殺胡人積如丘瘡痍驅來配邊州仍被漢北羊羔裘顏色
飢枯掩面羞眼眶滴淚深兩眸還思本鄉食糞牛欲語不得相咽
喉或有強壯能伊憂意說被他邊將鱗五世屬蕃漢王留碧毛氍
帳河曲遊遊曉五萬部落相勦賜飛鳳金裝蓋為君百戰如過籌
靜棉陰山無鳥投家藏鐵券特承優黃金千斤不稱求九族分離
作楚囚深谿寂寞苦幽草木悲感聲颺颺僕本山東嘉國憂明
光殿前論九疇讀兵書盡冥搜為君掌上施權謀洞曉山川無
輿倚紫宸發詔遠懷柔控筆飛箱如奪鉤鬼神不得知其由憐愛
蒼生比蚍蜉緣河也兵須斬盡遣降來拜御溝便令海內休戈
予何用班超定遠侯史臣書之得已不

荅篠諷

李白

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唯有嚴陵與光武周
公稱大聖管蔡寧相容漢諺一斗粟不與淮南春兄弟尚路人吾
心安所從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重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多
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父已死何人繼其蹤

放歌行

王昌齡

南渡洛陽津西望十二樓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侯清樂動千門
皇風披九州慶雲從東出決濤抱日流昇平貴論道文墨將何求
有詔徵草澤微誠獻猷謀猷冠冕如新羅拜揖與周望塵非君事
入賦且遲留幸蒙國士識因脫負薪裘今者放歌行以慰梁甫愁

但榮數斗祿奉養每豐羞若得金膏遂飛雲亦可籌

浩歌行

白居易

天長地久無終畢昨夜今朝又明日鬢髮蒼浪牙齒疎不覺身年
四十七前去五十有幾年把鏡照面心忙然既無長繩繫白日又
無大藥駐朱顏朱顏日夜不如故青史功名在何處欲留年少待
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去復去兮如長河東流赴海無迴波賢愚
貴賤同歸盡北邙塚墓高嵯峨古來如此非獨我未死有酒且高
歌顏回短命伯夷餓我今所得亦已多功名富貴須待命命若不
來知奈何

緩歌行

李頎

小來託身攀貴遊傾財破產無所憂暮擬經過石渠署朝將出入
銅龍樓結交杜陵輕薄子謂言可生復可死一沉一浮會有時葉
我翻然如脫屣男兒立身須自強十年閉戶穎水陽業就功成見
明主擊鍾鼎食坐華堂二八蛾眉梳墮馬美酒清歌曲房下文昌
宮中賜錦衣長安陌上退朝歸五陵宿從莫敢視三省官寮揖者
稀早知今日讀書是悔作從來狂俠兒

短歌行

李白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蒼穹浩茫茫萬劫太極長麻姑垂兩鬢
一半已成霜天公見玉女大笑億千場吾欲攬六龍迴車挂扶桑
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富貴非所願為人駐顏光

短歌行

張籍

青天蕩蕩高且虛上有白日無根株流光暫出還入地使我少年
不須更與君相逢勿寂寞衰老不復如今樂王卮盛酒置君前再
拜願君千萬年

善哉行

釋貫休

有美一人兮婉如青陽識曲別音兮今委煌煌繡袂捧琴兮登君
子堂如彼萱草兮使我憂忘欲贈之以紫玉尺白銀瑤久不見之
兮湘水茫茫

祖龍行

黃楚老

黑雲兵氣射天裂壯士朝昏夢寃結祖龍一夜死沙丘胡亥空隨
鮑魚轍腐肉偷生二十里僞書先賜扶蘇死塞接驪山土未乾瑞
光已向芒碭起陳勝城中鼓三下秦家天地如崩瓦龍蛇撩亂入
咸陽上帝空隨漢家馬

郭都引

張說

君不見魏武草創爭天梓摩雄睚眦相馳逐書攜壯士破堅陣夜
樓詞人賦華屋都邑繞繞西山陽桑榆漫漫漳河曲城郭為墟人
改代但見西園明月在鄴傍高塚多貴臣城眉曼睩共灰塵試上
銅臺歌舞處唯有秋風愁殺人

永嘉行

張籍

黃頭鮮卑入洛陽胡兒持戟昇明堂晉家天子作降虜公卿奔走
如牛羊紫陌旌旗暗相觸家家雞犬驚上屋婦人出門隨亂兵夫
死眼前不敢哭九州諸侯自曠土無人領兵來護主北人避胡多
在南南人至今能晉語

後魏行

王毅

力微皇帝諱天嗣太武凶殘人所畏一朝粘離飛上天子孫盡作
河魚餌

相妃怨

陳羽

二妃怨處雲沉沉二妃怨處湘江深商人酒滴廟前草蕭颯風生
班竹林

銅雀臺歌

劉長卿

嬌愛更何日高臺空數層含啼映雙袖不忍看西陵漳河東流無
復來百花釐路唯蒼苔青樓月夜長寂寞碧雲日暮空徘徊君不
見鄴中萬事非昔時古人在今人悲春風不逐君王去草色年
年舊宮路宮中歌舞已浮雲空指行人往來處

銅雀妓

歐陽詹

蕭條念古臺迴首黃金屋落葉不歸林高陵木為谷柱容徒自麗

舞態隨誰日惆悵總惟前歌聲苦於哭

魏宮詞

崔國輔

朝日點紅粧擬上銅雀臺畫眉猶未竟魏帝使人催

王昭君歌

劉長卿

自矜妖艷色不顧丹青人那知粉黛能相負却使容華翻誤身上
馬辭君嫁驕虜王顏對人啼不語北風厲急浮雲秋萬里獨見黃
河流纖腰不復漢宮窺雙蛾長向胡天愁琵琶絃中苦調多蕭蕭
羌笛聲相和誰憐一曲傳樂府能使千秋傷綺羅

王昭君

盧照鄰

合殿恩中絕交河使漸稀肝腸辭玉鑿形影向金微漢宮草應綠
胡度沙正飛願逐三秋鴈年年一度歸

婕妤怨

王維

宮殿生秋草君王恩幸疎那堪聞風吹門外度金輿

長信宮

崔國輔

長信宮中草年年愁處生時侵珠履跡不使玉階行

怨詞

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為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

苦樂相倚曲

元稹

古來苦樂之相倚近於掌上之十指君心半夜猜恨生荆棘滿懷
天未明漢皇眼暫飛燕時可憐班女恩已衰未有因由相決絕猶
得半年伴暖熱轉將深意喻傍人緝縲疵瑕遺譖說一朝詔下辭
金屋班姬自痛何倉卒呼天拊地將自明不悟尋時暗銷骨白首
官人前再拜願將日月相揮解苦樂相尋晝夜聞燈光那得天明
在生今被奪心應苦妾奈深恩初為主欲知妾意恨主時主今為
妾思量取班姬收淚抱妾身我曹排擯無限人

妾薄命

李白

漢帝重阿嬌貯之黃金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寵極愛還歇
妬深情却踈長門一步地不肯暫迴車雨落不上天水覆最難收

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以色事他人
能得幾時好

白頭吟

張籍

請君膝上琴彈我白頭吟憶昔君前嬌笑語兩情宛轉如縈素宮
中為我起高樓更開花池種芳樹春天百草秋始衰棄我不待白
頭時羅襦玉珥色未暗今朝已道不相宜楊州青銅作明鏡暗中
持照不見影人心迴互自無窮眼前好惡那能定君恩已去若再
返萋蒲花青月長滿

列女操

孟郊

梧桐相待老鶯鶯會靈死貞女貴殉夫捨生亦如此波瀾誓不起
妾心井中水

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

張籍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繡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
花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
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

織女詞

元稹

織婦何太忙蠶經三卧行欲老蠶神女聖早成絲今年絲稅抽徵
早早徵非是官人惡去歲官家事戎索征人戰苦東刀瘡主將勳
高換羅縠絲織帛猶努力菱緝掩機苦難織東家頭白雙女兒
為解挑紋嫁不得余嫁時亦如君君有怨妾不怨之女簷前裏裏游絲上上有蜘蛛
蛛巧來往羨他蟲豸解緣天能向虛空織羅網

靜女詞

孟郊

豔女皆如花靜女獨撿蹤任體耻任粧嫁德不嫁容君子未求媿
小人難相從此志誰與說琴絃幽韻重

寄衣曲

張籍

織素縫衣獨苦辛遠因迴使寄征人官家亦自寄衣去貴從妾手
著君身高堂姑老無侍子不得自到邊城裏殷勤為看初著時征
夫身上宜不宜

白紵歌

張籍

皎皎白紵白且鮮將作春衣稱少年裁縫長短不能定自持刀尺
向姑前復恐蘭膏污織指常遣傍人收墮珥衣裳著時寒食下還
把玉鞭鞭白馬

征婦怨

李白

九月匈奴殺邊將漢軍全殲遼水上萬里無人收白骨家家城下
招冤葬婦人依倚子與夫同居貧賤心亦舒夫死戰場子在腹妾
身雖存如畫燭

春思

李白

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春風不相識
何事入羅帷

春別曲

張籍

長江春水綠堪染荷葉出水大如錢江頭橋樹君自種那長繫
木蘭船

古樂府雜怨三首

孟郊

天桃花清晨遊女紅粉新天桃花薄暮遊女紅粉故樹有百度花
人無一定顏花送人老盡人悲花自開
貧女鏡不明寒日花少容暗豈有虛織短線無長縫浪水不可照
狂夫不可從浪水多散影狂夫多異蹤持此一生薄空成萬恨濃
憶人莫至悲至悲空自衰寄人莫剪衣剪衣未必歸朝為雙蒂花
暮為四散飛落花却遶枝遊子不顧期

長干行

李白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即騎竹馬來遶床弄青梅同居長千里
兩小無嫌猜十四為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迴
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常存抱柱信上望夫臺十六君遠行
瞿塘滙滙堆五月不可觸猿鳴天上哀門前舊行跡一生綠苔
苔深不能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胡蝶黃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
坐愁紅顏老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

古薄命妾

五五

不惜十指絃為君千萬彈常恐新聲至坐使舊聲殘棄置今日悲
即是昨日歡將新變故易持故為新難青山有蘆蕪蕪葉長不乾
空令後世人採掇幽田積

母別子

白居易

母別子子別母白日無光哭聲苦關西驛騎大將軍去年破虜新
策勳較賜金錢二百萬各陽迎得如花人新人迎來舊人棄掌上
蓮花眼中刺迎新棄舊未足悲悲在君家有兩兒一始扶行一初
坐坐啼行哭牽人衣以爾夫妻新媿媿使我母子生別離不如林
中鳥與鵲毋不失離離離離又似園中桃與李花落隨風子在枝
新人新人聽我語洛陽無限紅樓女但願將軍重立勳更有新人
勝於汝

夜夜曲

釋貫休

蟬姑切切風騷騷芙蓉噴香蟾蜍高孤燈耿耿征婦勞更深撲落
金錯刀

蜀道難

李白

噫噓巖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巖叢及魚鳧開國何茫
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
絕我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勾連上有橫河斷
海之浮雲下有衝波逆折之迴川黃鶴之飛尚不能過猿猱欲度
愁攀緣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筌巖巖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拊
膺坐長歎問君西遊何當還畏途巖岨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
雄飛雌呼遶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
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瀑湍
流爭喧沓砢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若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
來哉劔閣崢嶸而崔嵬一天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非人化為狼
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
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行路難

張籍

湘東行人長歎息十年離家歸未得弊裘羸馬苦難行僮僕盡飢
少筋力君不見床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龍蟠泥中未有雲不能
生彼昇天翼

行路難三首

李白

金罇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停盃投筋不能食拔劍四顧
心茫然欲渡黃河水塞川將登太行雪暗天閉居冉鈞坐竊上忽
然棄舟楫日邊行路難行路難多岐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
直挂雲帆濟滄海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狗賭梨栗彈
劍作歌奏苦聲或裾王門不稱情准陰布井笑韓信漢朝公卿忌
賈生君不見昔時燕家重郭隗擁篲折腰無嫌猜劇辛樂毅感恩
分輪肝剖膽效英才昭王白骨縈蔓草誰人更掃黃金臺行路難
歸去來

有耳莫洗穎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薇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
比雲月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墮身子胥既棄吳江上屈
原終投湘水濱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華亭鶴唳誰
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東
行且樂生前一盃酒何須身後千載名

變行路難

王昌齡

向晚橫吹悲風動馬嘶合前驅引旌節千里陣雲匝單于下陰山
砂磧空颯颯封侯取一戰豈復念閨闈

太行路

白居易

大行之路能摧車若比君心是坦途巫峽之水能覆舟若比君心
是安流君心好惡苦不常好生毛羽惡生瘡與君結髮未五載豈
期牛女為參商古稱色衰相棄背當世美人猶怨悔何況如今鸞
鏡中妾顏未改君心改為君薰火裳君聞蘭麝不馨香為君盛容
飾君看珠翠無顏色行路難難重陳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

由他人行路難難於山險於水不獨人間夫與妻近代君臣亦如此君不見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恩暮賜死行路難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間

梁甫吟

李白

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寧羞白髮照清水逢時吐氣思經綸廣張三十六百鈞風雅暗與文王親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君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東隆準公一開遊說騁雄辯兩女輟洗來趨風東下齊城七十二指度楚漢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況壯士當群雄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傍傍投壘多王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開關九門不可通以額叩關闈者怒白日不照吾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軋輪磨牙競人肉駒虞不折生草莖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吳越無劇孟亞夫哈爾為徒勞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劍神物合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峴岬當安之

走馬引

李賀

我有辭鄉劍玉鋒堪截雲襄陽走馬使意氣自生春朝嫌劍花淨暮嫌劍光冷能持劍向人不解持照身

孟門行

崔顥

黃雀銜黃花翩翩傍簷隙本擬報君恩如何反彈射金壘美酒滿座春平原愛財多衆賓滿堂盡是忠義士何意得有譏諷人諷人翻覆那可道能令君心不自保北園新栽桃李枝根株未固何轉移成陰結子君自取君問傍人那得知

沐浴子

李白

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志人貴藏暉滄浪有釣叟吾與爾同歸

將軍行

劉希夷

將軍關轅門耿介當風立諾將欲言事邊巡不敢入劍氣射雲天鼓聲破原隰黃塵塞路起走馬追兵急響弓從此去飛箭如雨集截圍一百里斬首五千級代馬流血死胡人抱鞍泣古來養甲兵有事常討襲乘我廟堂運坐使干戈戢獻凱歸帝京軍容何翕習

將軍行

張籍

彈箏峽東有胡塵天子擇日拜將軍蓬萊殿前賜六纛還領禁兵為部曲當朝受詔不辭家夜向咸陽原上宿戰軍彭彭旌旗動三十六軍聲上隴隴頭戰勝夜亦行分兵處處收舊城胡兒殺盡陰磧暮樓樓唯有牛羊聲邊人親戚冒戰歿今逐官軍收舊骨磧西行見萬里空藥府獨奏將軍功

霍將軍

崔顥

長安甲第高入雲誰家居住霍將軍日晚朝迴擁眉從路旁揖拜何紛紛莫言炙手可熱須臾火盡灰亦滅莫言貧賤即可欺人富貴自有時一朝天子賜顏色世上悠悠應自知

老將行

王維

少年十五二十時步行奪取胡馬騎射殺中山白額虎肯數部下黃鬚兒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曾當百萬師漢兵奮迅如霹靂虜騎崩騰畏蕩葉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綠數奇自從棄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昔時飛箭無全目今日垂楊生左肘路傍時賣故侯瓜門前學種先生柳茫茫古木連窮巷落落寒山對虛牖誓令疎勒出飛泉不似穎川空使酒賀蘭山下陣如雲羽檄交馳日夕聞節使三河募年少詔書五道出將軍試拂鐵衣如雪色聊持寶劍動星文願得無弓射大將耻令越甲鳴吾君莫嫌舊日雲中守猶堪一戰取功勳

雁門太守行

李賀

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角聲滿天秋色裏塞土燕支凝夜紫半卷紅旗臨易水霜重鼓聲寒不起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為君死

從軍行六首

劉長卿

迴首虜騎合城下漢兵稀白刃兩相向黃雲愁不飛手中無尺鐵徒欲穿重圍

落日更蕭條北風動枯草將軍追虜騎失陰山道戰敗仍樹勳翰彭但空老

草枯秋塞上望見漁陽郭胡馬嘶一聲漢兵淚雙落誰為吮癢者此事令人薄

目極鴈門道青青邊草春一身事征戰足馬同辛勤末路成白首功歸天下人

倚劍白日暮望鄉登戍樓北風吹羌笛此夜關山愁迴首不無意津河空自流

黃沙一萬里白首無人憐報國劍已折歸鄉身幸全單于古臺下邊色寒蒼然

塞上曲

戎昱

樓上畫角哀即知兵心苦試問左右人無言淚如雨何意休明時終年事鼙鼓

塞下曲

即士元

寶刀塞上兒身經百戰曾百勝壯心竟未嫫媯知白草山頭日初沒黃沙城下歌聲發蕭條夜靜邊風吹獨倚營門望秋月

古塞曲

王季友

進軍飛狐北窮寇勢將變日落沙塵昏背河更一戰驂馬黃金勒雕弓白羽箭射殺左賢王歸奏未央殿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見東出咸陽門哀哀淚如霰

出塞曲

劉灣

將軍在重圍音信絕不通羽書如流星飛入甘泉宮俯是并州兒少年心膽雄一朝隨召募百戰爭王公去年桑乾北今年桑乾東死是征人死功是將軍功汗馬敗秋月疲人財霜風仍關左賢王更欲圍雲中

燕歌行并序

高適

開元十年家有御史大夫張公出塞而還作燕歌行以示道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擐金伐鼓下榆關旌旗逐逐逐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撤火照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凌雜風雨戰士軍前半

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草衰孤城落日關兵稀身當思過恒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未脫辛勤父王節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剴北空迴首邊風飄飄那可度絕域蒼茫何所有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

燕支行

王維

漢家天將才且雄來時謁帝明光宮萬乘親推雙闕下千官出餞五陵東普辭甲第金門裏身作長城王塞中衛霍纒堪一騎將朝廷莫數貳師功趙魏燕韓多勁卒關西俠少何咆勃報讎只是聞

首膽飲酒不曾妨刮骨盡乾瑯玕白日寒連旗大旆黃塵及墨詠遙翻瀚海波鳴笳亂動天山月麒麟錦帶佩吳鉤頭省青驥躡紫駟拔劍已斷天驕臂歸鞍壯飲月支頭漢兵大呼一當百虜騎相看哭且愁放戰雖令赴湯火終知上將伐謀猷

隴頭吟

長城少年遊俠客夜上戍樓看太白隴頭明月迴臨關隴上行人夜吹笛關西老將不勝愁駐馬聽之雙淚流身經大小百餘戰麾下偏裨萬戶侯蘇武纜為典屬國節旄空盡海南頭

陰山道

白居易

陰山道陰山道絕遼敦肥水泉好每至戎人送馬時道傍千里無纖草草盡泉枯馬病羸飛龍但印骨與皮五十疋練易一疋練去馬來無了日養無所用土非宜每歲死傷十六七練絲不足女工苦踈織短裁充足數藕絲蛛網三丈餘迴鶻訴稱無用處咸安公

王号可敦遠為可汗頻奏論元和二年下新勒內出金帛酬馬直仍詔江淮馬價練從此不令踈短織合羅將軍呼萬歲捧校金銀與練練誰知點虜啓貪心明年馬來多一倍練漸好馬漸多陰山虜李爾何

胡無人

李白

巖風吹霜海草凋筋骸精堅胡馬騎漢家戰士三十萬將軍兼領霍驪姚流星白羽腰間挿劍花秋蓮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王關虜箭如沙射金甲雲龍風虎盡交迴太白入月敵可摧敵可摧旄頭滅履胡之腸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塞傍胡無人漢道昌

飲馬長城窟

釋子蘭

游客長城下飲馬長城窟馬嘶聞水腥為侵征人骨豈不是流泉終不成孱澆洗盡骨上土不洗骨中冤骨若不流水四海有還魂空流嗚咽聲聲中疑是言

關山月

張籍

秋月明關山上山中行人馬蹄響關山秋來雨雪多行人見月唱邊歌海邊漫漫天氣白胡兒夜度黃龍碛軍中探騎暮出城伏兵暗處低旌戟漢水連天霜草平野點尋水磧中鳴隴頭風急鴈不下沙場苦戰多流星可憐高國關山道年年戰骨多秋草

古長城吟

王翰

長安少年無遠圖一生唯羨執金吾駢驎前殿拜天子走馬為君西擊胡胡少獵獵吹人面漢虜相逢不相見遙聞鐘鼓動地來傳道單于夜備戰此時顧恩空顧身為君一行摧萬人壯士揮戈迴白日單于賤血染朱輪迴來飲馬長城窟長城道傍多白骨問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築城卒黃昏塞北無人煙鬼哭啾啾聲沸天無罪見謀功不賞孤魂流落此城邊當昔秦王按劍起諸侯膝行不敢視富國疆兵二十年架怨與愷九千里秦王築城何太愚天寶亡秦非北胡一朝禍起蕭牆內渭水咸陽不復都

長城作

鮑溶

蒙公虜生人比築秦氏冤禍與蕭牆內萬里防禍根城成六國亡官闕啓千門生人半為土何用空中原柰何天下人骨肉尚酬恩投少擁海水安得不父翻乘高慘人冤寒日易黃昏枯骨貫折鐵沙中如有言萬古驪山葬誰知野火燭

古築城曲五首

元稹

年年塞下丁長作出塞兵自從冒頓強官築遮虜城築城須努力城高遮得賊但恐賊路多有城遮不得丁口傳父口莫問城堅否平城被虜圍漢斷城堵走欲虜請休和虜性騎來過半疑兼半信築城猶差我築城安敢煩願聽丁一言請築鴻臚寺兼愁虜出關

築城詞

張籍

築城去千人萬人齊抱杵重重土堅試行錐軍吏執鞭催作遲來時一年深墮裏著盡短衣渴無水力盡不得拋杵聲杵聲未定人皆死家家養勇當門戶今日作君城下土

築城詞二首

陸龜蒙

城上一焙土手中千萬杵築城畏不堅堅城在何處莫歎將軍逼將軍要却敵城高功亦高爾命何勞惜聽董大彈胡笳聲兼語寄房給事 李頎

蔡女昔造胡笳聲一彈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淚向邊草漢使斷腸對歸客古戍蒼蒼烽火寒大荒陰沉飛雪白先拂商絃後角羽四郊秋葉驚撼撼董夫子通神明深山竊聽來妖精言遲更速皆應手將往復旋旋如有情空山百鳥散還合萬里浮雲陰且晴嘶酸鶴鷹失羣夜斷絕胡兒戀母聲川為靜其波鳥亦罷其鳴烏珠部落家鄉遠遲遲沙塵哀恁生出音變調忽飄灑長風吹林雨墮瓦迸泉颯颯飛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長安城連東掖垣鳳凰池對青瑣門高才脫略名與利日夕望君抱琴至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十二

吳興姚

鉉

箕

詩丁 卷六十六首

樂府辭下

神仙十二

步虛詞十首 道士 步虛詞 高駢

夢上天 元稹

依少十七

結客少年場 盧照鄰 少年行 鄭錫 少年行 高適

少年行 李賀

少年行 崔國輔

俠客行 李白

青樓曲 王昌齡

結鞭子 李白

行樂十三

楚宮行 張籍

鼓吹入朝曲

相逢行 李白

將進酒 李白

追悼一

李夫人 白居易

愁苦六

古別離 李端

遊子吟 孟郊

鳥獸花卉十三

八駿圖 白居易

駿馬行 杜甫

白虎行

艾如張 李賀

採蓮曲 李白

石城樂 白居易

洛陽陌 李白

步虛詞十首

道士吳筠

象仙仰靈華 蕭蕭朝神宗 金景相照 曜透遙界 太空七玄已高飛

火鍊生珠 宮餘慶 遠天壤 平和王道融 八威清遊氣 十絕舞祥風

使我躋陽 源其來自 陰功迫遠 太露上真 鑿靡不通

逸轡登紫清 元乘邁奔雷 闢風隔三天 俯視猶可見 玉闈標啟朗

瓊林鬱葱 情自非 挺金骨 高得譜 夙願直朋何 森森合景恣遊冥

良會忘淹留 千齡纔一瞬

三宮發明景 朗照同鸞儀 紛然馳蹙 炊上采空 清蕤今我洞 金色

後天耀瓊姿 心協太虛靜 寥寥竟何思 玄中有至樂 淡泊終無為

但與正直友 飄飄散遊嬉

稟化擬正氣 鍊形為真仙 忘心符元宗 返本協自然 帝一集絳宮

流光出丹玄 元英與桃君 朗詠長生篇 六府煥明霞 百關羅紫煙

馳車涉寥廓 靡靡乘景遷 不覺雲路遠 斯須遊萬天

扶桑誕初景 羽蓋凌晨霞 倏倏造西域 嬉遊金母家 碧津湛洪源

灼爍數荷花 煌煌青琳宮 璨璨列玉華 真氣溢絳府 自然思無邪

俯矜區中士 天濁良可嗟

瓊臺劫為 仍孤映大羅 表常有 三素雲 泉光自飛 繞羽童 泛明霞

升降何縹緲 鸞鳳吹雅音 柶絳絳林 標王虛 無晝夜 靈景何皎皎

一觀太上 京方知 衆天小

灼灼青華林 靈風振瓊柯 三光無冬春 一氣清且和 迴首邇結鄰

傾眸親曜羅 豁落制六天 流鈴威百魔 縣絲慶不極 誰謂椿齡多

高情無修靡 遇物生華光 至樂無蕭歌 金王音 琅琅或登明 眞臺

宴此羽景堂 香謁結寶靈 霏微散靈香 天人誠遐曠 歡泰不可量

爰從太微上 肆觀虛皇尊 騰我八景輿 威遂入天門 既登王宸庭

蕭蕭仰紫軒敢問龍漢末如何關乾坤怡然輟靈瑛告我希夷言
幸聞至精理方見造化源

二氣播萬有化機無停輪而我操其端乃能出陶鈞寥寥大漠上
所遇皆清真澄瑩含元和氣同自相親絳樹結丹實紫霞流碧津
以茲保童嬰永用超形神

步虛詞

高駢

青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煙寒滴露研朱
點周易

夢上天

元稹

夢上高高天高高蒼蒼高不極下視五嶽塊壘壘仰天依蒼蒼蒼
色踞雲身身更上攀天下天攀未得西瞻若木免輪伍東望蟠
桃海波黑日月之光不到此非暗非明煙寒塞天悠地遠身跨風
下無階梯上無力來時畏有他人上截斷龍胡斬鵬翼茫茫漫漫
方自悲哭向青雲指指素臆哭聲厭厭旁人惡喚起驚悲淚飄露
千慚萬謝喚厭人向使無君終不寤

結客少年場

盧照鄰

長安重遊俠洛陽富才雄玉劔浮雲騎金鞭明月弓關雞通渭北
走馬向關東孫賓遙見待郭解暗相通不受千金爵誰論萬里功
將軍下天上虜騎入雲中烽火夜似月兵氣曉成虹橫行徇知己
負羽遠征戎龍旌昏朔霧鳥陣卷寒風追奔瀚海咽戰罷陰山空
歸來謝天子何如馬上翁

邯鄲少年行

鄭錫

震鞍金口驪豹袖紫貂裘家住叢臺下門前漳水流喚人呈楚舞
借客試吳鉤見說秦兵至甘心赴國讎

邯鄲少年行

高適

邯鄲城西遊俠子自言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仍富數處報讎
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車馬長如雲未知肝膽向誰是令
人却憶平原君君不見今交態薄黃金用盡還疎索以茲感歎難

舊遊更於時事無所求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山頭

少年子

李白

青雲少年子挾彈章臺左鞍馬四邊開突如流星過金丸落飛鳥
夜入瓊樓卧夷齊是何人獨守西山餓

少年行二首

王維

新營美酒斗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為君飲擊馬高樓
垂柳邊

漢家君臣歡宴終高議雲臺論戰功天子臨軒賜侯印將軍佩出
明光宮

少年詞

李百藥

始酌文君酒新吹弄玉簫少年不歡樂何以盡芳朝千金笑裏面
一擲掌中腰掛冠宜禪宿迎拜不勝嬌奇語少年子無歸歸路遙

少年行

張籍

少年從出獵長楊禁中新拜羽林郎獨到犖前射雙虎君王手賜
黃金賭日日關雞都市裏贏得寶刀重刻字百里報讎夜出城平
明還在倡樓醉送聞虜到平陵下不待詔書行上馬斬得名王獻
柱宮封侯起第一日中不為六郡良家子百戰始取邊城功

少年行

崔國輔

遺却珊瑚鞭白馬騎不行章臺折楊柳春草路傍情

俠客行

元稹

俠客不怕死怕在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我非竊賊誰夜行白
日堂堂殺表盜九衢草草人面青此客此心歸海鯨海鯨露背橫
滄溟海波分作兩處生分海減力俠客有謀人莫測三尺鐵地延

二國

俠客行

李白

趙家纓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十步殺一人
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閑過信陵飲脫鞵膝上橫
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三盃吐然諾五嶽倒為輕眼花耳熱後

意氣素脫生枝趙揮金鉞那鄧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
縱死俠骨香不漸世上英雄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刺年少

李賀

青驄馬肥金鞍光龍腦入縷羅衫香美人伊坐飛瓊觴貧人喚云
天上郎別起高樓連碧簾絲曳紅鱗出深沼有時半醉百花前替
把金丸落飛鳥自說生來未為客一身美妾過三百豈知斷地種
田家官稅煩催受人識長金積王誇豪殺每掛關人多意氣生來
不讀半行書祇把黃金買身貴少年安得長少年海波尚變為桑
田枯榮遞傳急如箭天公不肯於君偏莫道鄒華鎮長在白頭面
皺專相待

古遊俠呈軍中諸將

崔顥

少年負膽氣好勇復知幾杖劍出門去孤城逢合圍殺人遼水上
走馬漁陽歸錯落金鎖甲蒙茸貂鼠衣還家且行獵弓矢速如飛
地洵鷹犬疾草浮孤兔肥腰間帶兩綬轉盼生光輝顧謂今日戰
何如隨建威

青樓曲

王昌齡

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宿長楊樓頭小婦鳴箏生遙見飛塵
入建章馳道楊花滿御溝紅粧纒綰上青樓金章紫綬千餘騎夫
婿朝迴初拜侯

劍客

賈島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似君誰有不平事

壯士吟

孟遲

壯士何曾悲悲即無迴期如何易水上未歌先淚垂

結襪子

李白

燕南壯士吳門豪玃中置鉞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命太山一櫛
輕鴻毛

楚宮行

張籍

章華宮中九月時桂花半落紅欄垂江頭騎火照釐道君王夜從

雲漢歸霓旌鳳蓋到雙闌臺上重重歌吹發千門萬戶開相當燭
籠左右列成行下簾更衣入同房同房侍女盡焚香玉階羅幕微
有霜齊言此夕樂未央玉酒湛湛憂華綺絲竹次第鳴中堂巴姬
起舞向君王迴身垂手結明璫願若千年萬年壽朝出射麋夜飲
酒

上之回

李白

三十六離宮樓臺與天通閣道步行月美人愁煙空迴蹀躞不及
桃李傷春風淫樂意何極金輿向回中萬乘出黃道千旌揚彩虹
前軍細柳北後涉甘泉東豈問渭川老寧邀襄野童秋暮瑤池宴
歸來樂未窮

陽春歌

長安白日照春空綠楊結煙垂裊風披香殿前花始紅流芳發色
繡戶中繡戶中相經過飛燕皇后輕身舞紫宮夫人絕世歌聖君
三萬六千日歲歲年年李樂何

鼓吹入朝曲

金陵控海浦淶水帶吳京鐘歌列騎吹颯沓列公卿抱鐘連嚴維
伐鼓啓重城天子憑玉案劔履若雲行日出照萬戶簪裾耀明星
朝罷沐浴閑遊遊閣風亭濟濟雙闌下歡樂樂恩榮

白紵詞三首

揚清音發皓齒北方佳人東鄰子且吟白紵停淶水長袖拂面爲
君起寒雲夜卷霜海空胡風吹天飄塞鴻王顏滿堂樂未終館娃
日落歌塵漾

月寒江清夜沉冥美人一笑千萬金垂羅舞毅揚哀音郭中白雪
且莫吟子夜吳歌勸君心動君心翼君賞願作天池雙鸞鴛一朝
飛去綠雲上

吳刀翦綠綵舞衣明粧麗服春禳楊眉轉袖若雲飛傾城獨立
世所稀激楚結風醉忘歸高堂月落燭已微王釵挂纓君莫違

元稹

白居易

九白紵

吳宮夜長官漏款簾幕四垂燈焰暖西施自舞王自管雪紵翻
鶴翎散上促節幸繁舞腰軟舞腰軟王罷歌蓋覆西施鳳花錦身
作牀臂爲枕朝珮環璇玑王晏寢醒來閣門報無事子胥死後言爲
諱近王之臣論王意共笑越王窮惴惴夜夜抱冰寒不睡

相逢行

李白

朝騎五花馬謁帝出銀臺秀色誰家子雲車珠箔開來轂相借問
知從天上來邀入青綺門當歌共銜盃銜盃歌扇似月雲中見
相見不得親不如不相見相見情已深未語可知心胡爲返空闔
孤眠愁錦衾錦衾與羅帷羅帷綿綿會有時春風正澹蕩暮雨來何遲
後因三春鳥更報長相思

古樂府

權德輿

光風澹蕩百花吐樓上朝朝學歌舞身年二八墜侍中幼妹承恩
兄尚主綠窓珠箔繡鴛鴦侍婢先焚百和香鸞啼日出不知躑躅
寂羅幃春夢長

朝來曲

王昌齡

月昃鳴珂動花連繡戶春盤龍玉臺鏡唯待畫眉人

將進酒

李白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迴君不見高堂明鏡悲
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
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
盃岑夫子丹丘生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聽鐘鼎玉帛不足貴但
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賢達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
平樂斗酒十千恣歡噲主人何爲言少錢且須沽酒對君酌五花
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將進酒

李賀

瑠璃鐘琥珀濃小槽酒滴具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某園
春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沉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
如紅雨勸君終日醉酌歸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李夫人

白居易

漢武帝初喪李夫人夫人病時不肯別死後留得生前恩君恩不
盡念未已甘泉殿裏令寫真丹青畫出竟何益不言不笑愁殺人
又令方士合靈藥王釜煎煉金爐焚九華帳深夜悄悄及魂香降
夫人寬夫人之寬在何許香煙引到焚香處既來何苦不須更縹
緲悠悠揚還滅去去何速今來何遲是耶非耶兩不知翠蛾鬢平
生貌不似昭陽寢疾時寬之不來君心苦寬之來今君亦悲皆燈
隔帳不得語安用暫來還見違傷心不獨漢武帝自古及今皆若
斯君不見穆王三日哭重壁臺前傷盛姬又不見秦陵一樹淚馬
嵬坡下念楊妃縱令妍姿豔質化爲土此恨長在無週期生亦惑
死亦惑凡物感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

古別離

李端

水國葉黃時洞庭霜落夜行舟聞商賈宿在楓林下此地送君還
茫茫似夢問後期知幾日前路轉多山巫峽通相浦迢迢隔雲雨
天晴見海樞月落聞津鼓人老自多愁水深難急流清宵歌一曲
白首對汀洲

古別離

孟郊

松山雲繚繞萍俗水分離雲去有歸日水分無合時春芳役雙目
春色柔四支楊柳織別愁千條萬條絲

遊子吟

孟益

女羞夫婿薄客耻主人賤過逢同衆流低迴愧相見君非青銅鏡
何事空照面莫以衣上塵不謂心如練人生當榮盛待士勿言倦
君看白日晚不異弦上箭

遊子吟

孟郊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賸行客家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
報得三春暉

苦執行

王穀

祝融南來鞭火龍火旗焰燄燒天紅日輪當午疑不去萬國如在

洪爐中五嶽翠乾雲彩滅陽侯海底愁波竭何當一夕金風發爲我掃却天下熱

苦寒吟

孟郊

天色寒青蒼北風叫枯桑厚冰無裂文短日有冷光敲石不得火壯陰奪正陽苦調更何言久吟成此章

八駿圖

白居易

穆王八駿天馬駒後人愛之寫爲圖背如龍今頸如象骨竦筋高脂肉壯日行萬里疾如飛穆王獨乘何所之四荒八極踰欲徧三十二蹄無歇時屬車軸折越不及黃屋草生棄若遺瑤池西赴王母宴七廟經年不親薦璧臺南與盛姬遊明堂不復朝諸侯白雲黃竹歌聲動一人荒樂萬人愁周從后稷到文武積德累功世勤苦豈知纜及四代孫心輕王業如灰土由來尤物不在大能蕩君心卽爲喜文帝却之不肯乘千里馬去漢道與穆王得之不爲戒八駿駒來周室壞至今此物世稱珍不知房星之精下爲怪八駿圖君莫愛

天馬歌

李白

天馬來出月氏窟背爲虎文龍翼骨勒青雲振綠髮蘭筋勛音走滅沒騰巖崑崙歷西極四足無一蹶難鳴刷燕脯秣越神行電過躡恍惚天馬呼飛龍趨目明長庚臆雙兔尾如流星音渴鳥口噴紅光汗淋漓曾陪時龍躍天衢羈金絡月照皇都逸氣稜稜凌九區白壁如山誰敢沾迴頭笑紫燕但覺爾輩愚天馬奔懸君軒駮躍驚矯浮雲讎萬里足躡躡遙瞻閭闔門不逢寒風子誰採逸景孫白雲在青天丘陵遠崔嵬驪車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樂翦拂中道遺少盡其力老棄之願逢田子方惘然爲我悲雖有玉山禾不能療苦飢嚴霜五月凋桂枝伏櫪銜冤摧兩眉請君贖獻魏天子猶堪弄影舞瑤池

紫驪馬

紫驪行且嘶雙鬃碧玉蹄臨流不肯渡似惜錦障泥白雪關山遠

黃雲海樹迷揮鞭萬里去安得念春閨

駿馬行

杜甫

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駝大宛種夙昔傳聞思一見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何端峭顧影驕嘶自矜寵兩目清榮文鏡懸肉駿碾碾連錢動朝來夕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赤汗微生白雲毛銀鞍却覆香羅帕卿家舊賜公取之天廐真龍此其亞書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吾聞良驥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於鳥不與八駿俱先鳴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駢驥地上行

猛虎行

李白

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腸斷非關隴頭水淚下不爲雍門琴旌纓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嚙洛陽草一輸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巨鼇未斬海水動魚龍奔走安得寧願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朝過博浪沙暮入淮陰市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暫到下邳受兵略來投漂母作主人賢者栖栖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士有策不敢犯龍鱗竄身南國避胡塵寶書長劍挂高關全鞍駮馬散故人昨日方爲宣城客掣鈴交通二石有時六博快壯心遶牀三市呼一擲楚人每道張旭奇心藏風雲世莫知三吳那伯皆顧盼四海雄俠兩道隨蕭曹曾作沛中吏攀龍附鳳當有時溧陽酒樓三月春楊花茫茫愁殺人胡人綠眼吹玉笛吳歌白紵飛梁塵丈夫相見且爲樂拋牛擗鼓會衆廣我從此去釣東海得魚笑寄情相親

猛虎行

李賀

長戈莫春溼餐莫稗乳孫哺子教得生獐象頭爲城掉尾爲旌東海黃公愁見夜行道逢驕虞牛哀不平何用尺刀壁上雷鳴泰山之下婦人哭聲官家有程吏不敢聽

白虎行

火烏日暗崩騰雲泰皇虎視蒼生羣燒書滅國無暇日鑄劍佩珠

唯將軍王壇設醮恩冲天一世二世當萬年燒丹未得不死藥
舟海上尋神仙鯨魚張鬣海波沸耕人半作狂人鬼雄豪氣猛如
燄煙無人為決天河水誰最苦今誰最苦報人義士深相許漸難
擊筑荆卿歌荆卿把酒燕丹語劍如霜兮膽如鐵出燕城兮望秦
月天授秦風祚未終袞龍衣點荆卿血朱旗卓地白蛇死漢皇却
是真天子

烏棲曲

李白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猶銜
半邊日銀箭金盞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李爾何

烏夜啼

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
隔窻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

艾如張

李賀

錦檐榆繡橋檣彊豕食哺爾鸕龍東卧稔蒲風雨莫逐良媒龍
西去齊人織網如素空張在野田平碧中網絲漠漠無形影誤爾
觸之傷首紅艾葉綠花誰翦刻中藏禍機不可識

野田黃雀行

李白

遊莫逐炎洲翠雉莫近吳宮燕炎洲逐翠遭網羅吳官火起焚爾
巢蕭條兩翅蓬蒿下縱有鷹鷂奈爾何

採蓮曲

張籍

秋江岸邊蓮子多採蓮女兒凭船歌青房圓實齊戩戩爭前斂折
漾微波試索綠莖不尋藕斷處絲多刺傷手白練束腰袖半卷不
掉玉釵梳梳淺船中未滿渡前洲借問阿誰家住遠歸時共待暮
潮上自弄芙蓉還蕩槳

採蓮曲

李白

若耶溪傍採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日照新粧水底明風飄香袖
空中舉岸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楊紫駟嘶入落花去見
此臨躡空斷腸

石城

鄭谷

石城昔為莫愁鄉莫愁魂散石城荒江人依舊棹解艇江岸還飛
雙鴛鴦帆去帆來風浩渺花開花謝春悲涼煙濃草遠望不盡千
古漢陽關夕陽

沙路曲

李賀

柳陰半眠丞相樹瓊馬玳玲躡沙路斷燼遺香鼻翠煙獨騎鳴蹄
上天去帝家王龍撥九關帝前簪勿稱南山獨垂重印押千官金
科篆字紅屈盤沙路歸來聞好語早火不光天下雨

沙隄行呈裴相公

張籍

長安大道沙為隄早風無塵暖無泥官中玉漏下三刻朱衣導騎
丞相來路傍高樓息歌吹千車不行行者避街官聞吏相傳呼官
前十里唯空衢白麻詔下移相印新隄未成舊隄盡

洛陽陌

李白

白玉誰家郎迴車渡天津看花東陌上驚動洛陽人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十三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十四之上

吳興姚 鉉 纂

詩戊卷六十四首

古調歌篇一

古風

古風十一首 李白古意三首 王績 覽古十四首 道士吳筠

古意二首 賀蘭進明古意九首 釋貫休 詠古 李涉

感古三首 盧仝 古意 賈島 効古 釋皎然

古興 呂溫 諷古二首 劉禹錫 續古詩十首 白居易

古意贈補闕孟郊 古意二首 祖詠 古意 陸龜蒙

古意 李白 古興 權德輿

古風十一首 李白

大雅久不作 吾衰竟誰陳 王風委蔓草 戰國多荆榛 龍虎相啖食

兵戈速狂秦 正聲何微茫 哀怨起騷人 楊馬激頽波 開流蕩無垠

廢興雖萬變 憲章亦已淪 自從建安來 綺麗不足珍 聖代復元古

垂衣貴清貞 羣才屬休明 乘運共躡鱗 文質相炳煥 衆星羅秋昊

我志在刪述 垂輝映千秋 希聖如有立 絕筆於複讎

咸陽二三月 宮柳黃金枝 綠幘誰家子 賣珠輕薄兒 日暮醉酒歸

白馬驕且馳 意氣人所仰 冶遊方及時 子雲不曉事 晚獻長楊辭

賦達身已老 草玄鬢若絲 投閑良可歎 但為此輩嗤

莊周夢胡蝶 胡蝶為莊周 一體更變易 萬事良悠悠 乃知蓬萊水

復作清淺流 青門種瓜人 舊日東陵侯 富貴故如此 營營何所求

齊有個儻生 魯連特高妙 明月出海底 一夕開光耀 却秦振英聲

後世仰末照 意輕千金贈 願向平原筭 吾亦澹蕩人 拂衣可同調

黃河走東溟 白日落西海 逝川與流光 飄忽不相待 春容捨我去

秋髮已衰敗 人生非寒松 年貌豈長在 吾當乘雲螭 吸景駐光彩

胡關饒風沙 蕭索竟終古 木落秋草黃 登高望戎窟 荒城空大漠

邊邑無遺堵 白骨橫千霜 嵯峨蔽榛莽 借問誰凌虐 天驕毒威武

赫怒我聖皇 勞師事警鼓 陽和燾殺氣 發卒騷中土 三十六萬人

哀哀淚如雨 且悲就行役 安得替農圃 不見征戍兒 豈知關山苦

李牧今不存 邊人飼豺虎

燕昭延郭隗 隗遂築黃金臺 劇辛方趙至 鄒衍復齊來 奈何青雲士

棄我如塵埃 珠玉買歌笑 糟糠養賢才 方知黃鶴舉千里 獨徘徊

天津三月時 千門桃與李 朝為斷腸花 暮逐東流水 前水復後水

古今相續流 新人非舊人 年年橋上遊 雞鳴海色動 謁帝羅公侯

月落西上陽 餘輝半城樓 衣冠照雲日 朝下散皇州 鞍馬如飛龍

黃金絡馬頭 行人皆辟易 志氣橫滿立 門上高堂列 鼎錯珍羞

香風引趙舞 清管隨齊謳 七十紫鴛鴦 雙雙戲庭幽 行樂華晝夜

自言度千秋 功成身不退 自古多迍尤 黃大空歎息 綠珠成黧

何如鷓鴣子 散髮掉扁舟

鄢客吟白雪 遺響飛青天 徒勞歌此曲 舉世誰為傳 試為巴人唱

和者乃數千 吞聲何足道 歎息空悽然

燕趙有秀色 綺樓青雲端 眉目豔皎月 一笑傾城歡 常恐碧草晚

坐泣秋風寒 纖手怨玉琴 清晨起長歎 焉得偶君子 共成雙飛鸞

美人出南國 灼灼芙蓉姿 皓齒終不發 芳心空自持 猶來紫宮女

共如青蛾眉 歸去滿相止 沉吟何足悲

古意三首 王績

幽人在何所 紫巖有仙躡 月夜橫寶琴 此外將安欲 材抽嶧山幹

微點崑丘玉 漆抱蛟龍脣 絲纏鳳凰足 前彈廣陵罷 後以明光續

百金買一聲 千金傳一曲 世無鍾子期 誰知心所屬

桂樹何蒼蒼 蒼秋來花更芳 自言歲寒性 不知露與霜 幽人重其德

徙植臨前堂 連實八九樹 偃蹇二三行 枝枝自相糾 葉葉還相當

去來雙鴻鵠 息息兩鴛鴦 蒼翠誠不厚 斤斧亦勿傷 赤心許君時

此意那可忘

彩鳳欲將歸 蹄羅出郊訪 羅張大澤已 鳳入重雲 鸞朝栖崑閩 木

夕飲蓬壺 張問鳳那遠 飛翫君坐相望 鳳言何深德 微禽安足尚

但使鷓鴣卵全無今短絳放皇臣力牧舉帝業籙韶暢自有來巢時
明年阿閣上

覽古十四首

道士吳筠

聖人重周濟明道欲救時孔席不暇暖聖突何嘗繼興言振頹綱
將以有所維君臣恣淫惑風俗日凋衰三代業遂隕七雄遂交馳
庶物墜塗炭區中若莽絲秦皇燻儒術方冊靡孑遺大漢歷五葉
斯文復崇推乃驗經籍道與世同屯夷菴張固天意設教安能持
興亡道之運否泰理所全奈何淳古風既往不復旋三皇已散朴
五帝初尚賢王業與霸功浮偽日以宣忠誠及狙詐殺混安可甄
餘智入九霄守愚淪重泉末懷巢居時感涕徒泫然

棟宇代巢穴其來自三皇跡生固為累經始增百玉瑤臺既滅夏
瓊室復隕湯覆車世不悟秦氏與阿房繼踵迷反正漢家崇建章
力役弊萬人環竒殫八方徇志仍未極促齡已云亡侈靡竟何在
荆榛生廟堂

閨居覽前載側彼商與秦所殘必忠良所實皆兇器昵諛方自聖
不悟禍滅身箕子作周輔孫通為漢臣洪範及禮儀後王用經綸
吾觀采芣什復感青蠅詩讒佞亂忠孝古今同所悲姦邪起譖摺
骨肉相殘夷漢儲殞江充晉嗣滅驪姬天性猶可問君臣固其宜
子胥烹吳鼎文種斷越鉞屈原沉相流厥感賦自貽何不若堯蠹
扁舟無還期

嘗稽真仙道清寂杜衆煩秦皇及漢武焉得遊其藩情擾萬機屑
位驕四海尊既欲先宇宙仍規後乾坤崇高與父遠物莫能兩存
矧乃恣所欲荒淫伐靈根金膏特延期王色復動竟征戰第外域
殺傷被中原天鑿諱難証神理不可讓安期返蓬萊王母還崑崙
異術終莫告悲哉竟何言

曾侯折正術尼父從棄捐漢王思英才賈生被排遷始皇重韓子
及觀乃不全武帝愛相如既微復忘賢貴遠世威爾賤合理共然
方知古來主難以効當年

食其昔未偶落魄為狂生一朝君臣契雄辯何縱橫運籌康漢業
憑軾下齊城既以智所達還為智所烹若終殘貧賸歌本無營
罪錯抱遠策為君納良規削彼諸侯權永用得所宜姦臣負舊隙
乘譽謀相危世主竟不辨身戮宗且夷漢景稱欽明濫罰猶如斯
比千與龍逢殘害何足悲

終侯成大績賞厚位仍尊一朝對獄吏榮辱安可論蘇生佩六印
奔奔為殃源主父食五鼎昭昭成禍根李斯佐二碑巨鑿鍾其門
霍孟翼三后伊戚及後昆天人忌盈滿茲理固永存方知得意者
何必乘朱輪減景栖遠壑弦歌對清鑄二踈返濱海將詎歸林園
蕭灑去物累此謀誠足敦

至人頓通塞委命固無疵吾觀太史公可謂識道規留滯焉足憤
感懷殄生涯吾歎冀夫子秉義確不移晦跡一何晚天年天當時
董蒼自銷鑠楚老空餘悲
達者貴量力至人尚知幾京房洞幽替神奧咸發揮如何嫉元惡
不悟禍所歸謀物闇謀已誰言爾精微

玄元明知止大雅尚保躬茂先洽聞者幽贖咸該通弱年賦鷓鴣
可謂達養蒙晚節希鸞鶴長飛戾曾宮知進不知退遂令其道窮
伊昔辨福初胡為迷禍終方驗嘉遁客未貞天壤同
聖人垂大訓奧義不苟設天道殃頑究神明祐懿哲斯言猶影響
安得復迴允鯨腹誕英睿唐虞育昏孽盜跖何延期顏生乃短折
魯隱全克讓禍機遂著結焚稊肆巨逆福柄矣赫赫烈田常弑其主
作國父罔缺管仲存霸功世祖成說說漢氏方版蕩羣亂恣邪謫

審審陳蕃徒孜孜抗忠節誓期區宇靜愛使究醜絕謀協事靡從
俄而反誅滅古來若茲粉紛擾難盡列道遐理微茫誰為我昭晰
吾將詢上帝寥寥誰誅徹已矣勿用言忘懷庶自悅

古意二首

賀蘭進明

秦庭初指鹿羣盜滿山東忤意皆誅死所言誰肯忠武關猶未啓
兵入望夷宮為崇非涇水人君道自窮

崇蘭生澗底香氣滿幽林采采欲為贈何人是同心日暮徒盈把徘徊憂思深慨然紉雜佩重奏丘中琴

古意九首

釋貫休

一雨火雲盡閉門心冥豆蘭花與芙蓉蒲院同芳馨佳人天一涯好鳥鳴嚶嚶我有雙白璧不羨於虞卿我有徑寸珠別是天地精玩之室生白蕭麗身安輕只應天上人見我雙眼明

陽鳥憐萬物草木懷春思茫茫塵土飛培擁名利根我本事窠笠幼知天子尊學為毛氏詩亦多直致言不慕需臚類附勢同崩奔唯尋桃李蹊去去長者門

美人如遊龍被服金鴛鴦手把古刀尺在彼白玉堂文章深掣曳珂珮鳴珂瑤好風吹桃花片片落銀床何妨舉羽翰遠逐朱鳥翔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聖賢遺清風不在惡木枝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憶在東溪日花開葉落時幾擬以黃金鑄作鍾子期

莫輕白雲白不與風雨會莫見守羊兒謂是初平輩人生非日月光輝豈長在一祭與一辱今古常相對君不見于公門子孫好冠蓋

古文如真金百鍊色不回今文如暴流倏忽生塵埃我恐君子氣散為青松栽我恐荆棘花只為小人開傷心復傷心吟上高高臺常思謝康樂文章有神力是何清風清凜然似相識一種為頑鄙得作翻經石一種為枯槁得作登山屐永嘉為郡後山水添鮮碧

何當舉羽翰一去觀遺迹

常思李太白仙筆驅造化玄宗致之七寶牀虎殿龍樓無不可一朝力士脫靴後玉上青蠅生一箇紫皇案前五色麟忽然剗斷黃金鑲五湖大浪如銀山滿船載酒榼鼓過賀老成異物顛狂誰敢和寧知江邊墳不是猶醉卧

憶在山中時丹桂花葳蕤紅泉浸瑤草日夕生華滋若屋開地爐翠牆挂藤衣看經竹窻邊白猿三四枝東峯有老人眼碧頭骨奇種蕪煮白石旨趣如櫻兒月上來打門月落方始歸授我微妙訣

恬淡無所為別來六七年只恐白日飛

詠古

李涉

大智思濟物道行心始休垂綸自消息歲月任春秋紆虐武既賢風雲固可求順天行殺機所向協良謀況以丈人師將濟安川流何勞問枯骨再取陰陽籌霸圖不務人兵戈恣相酬空令渭水跡千古獨悠悠

感古三首

盧仝

天生聖明君必資忠賢臣舜禹竭股肱共佐堯為君四載成地理七政齊天文階下賞萊生琴上南風薰輪轉夏殷周時復猶一人秦漢事讒巧魏晉忘機釣猜忌相翦滅邇來迷恩親以愚保其身不覺身沉淪以智理其國遂為國之賊若圖容一身萬事良可憫可憐萬乘君聰明受沉惑忠良伏草莽無因施羽翼日月異又蝕天地晦如墨既元而後求異哉龍之德

人生何所貴所貴有終始昨日盈尺璧今日盡瑕棄蒼蠅點垂棘巧舌成錦綺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仲尼魯司寇出走為群婢假如屈原醒其李一國醉一國醉吹號一人行清高便欲激類波此事真徒勞上山逢猛虎入海遭巨鼉王者苟不死腰下魚鱗刀

東海波連天三度成桑田高岸高於屋斯須變溪谷天地猶尚然人情難久全夜半白刃鋒旦來金石堅蕭綬既解折陳印亦棄捐凋節遇刀割輪忠遭禍纏不予食之眠信子食之穿明鏡不自照膏潤徒自煎抱衲長太息淚墮秋風前

古人不患寡所患患不均單醪投長河三軍盡沉淪今人異古人結託唯親賈毀折唯鵲巢不行鳴鳩仁鄙怪不識分有心占陽春鸞鶴日已踈燕雀日已親小物無大志安則栖松筠恩眷多棄故物情尚逐新瓦礫暫拂拭光掩連城珍屑吻恣談錄黃金成灰塵

蘇秦北遊趙張祿西入秦既變嫂叔節仍擯華陽君萬世金石交一餉如浮雲骨肉且不顧何況長鬚貧

古意

賈島

碌碌復碌碌百年變轉較志士中夜心良馬白日足俱為不等閑
誰是知音目眼中兩行淚曾弔三獻玉

效古天寶十四年

釋皎然

日出天地正煌煌關晨曠六龍驅羣動古今無盡時奔父亦何愚
競走先自疲飲乾成池水折盡長桑枝渴死化燼火嗟嗟徒爾為
空留鄜林在摧折令人嗤

古興

呂溫

越歐百鍊時楚下三泣地二寶無人識千齡皆棄置空巖起白虹
古獄生紫氣安得命世客直來開奧秘劬任刺鐘看王從投火試
必能絕疑惑然後論奇異

諷古二首

劉禹錫

軒后初冠冕前旒為蔽明安知從複道然後見人情
簿領乃俗士清談信古風五霸蘇令緯朱墨一何工

續古詩十首

白居易

戚戚復戚戚送君遠行役行役非中原海外黃沙積伶俚獨居妾
迢遞長征客君望功名歸妾憂生死隔誰家無夫婦何人不離折
所恨薄命身嫁遲別日迫妾身有存沒妾心無改易生為閨中婦
死作山頭石

掩涕別鄉里飄飄將遠行茫茫綠野中春盡孤客情驅馬上丘壠
高低路不平風吹棠梨花啼鳥時一聲古塞何代人不知姓與名
化作路傍上年年春草生感彼忽自悟今我何營營

朝采山上薺暮采山上薇歲晏薇亦盡飢來何所為坐飲白石水
手把青松枝擊節獨長歌其聲清且悲極馬非不肥所苦長繁維
豢豕非不飽所憂竟為犧行行歌此曲以慰常苦飢

雨露長纖草山苗高入雲風雪折勁木潤松摧為薪風摧此何意
雨長彼何因百丈澗底死十莖山上春可憐苦節士感此涕盈巾
窈窕雙鬟女容德俱如玉晝居不踰闕夜行常秉燭氣如含露蘭
心如貫霜竹宜當備嬪御胡為守幽獨無媒不得選年忽過三六

歲暮望漢宮誰在黃金屋耶耶進倡女能唱黃花曲一曲稱君心
恩榮連九族

栖栖遠方士讀書三十年業成無知已徒步來入關長安多王侯
英俊競攀援幸隨梁賓未得廁門館聞東閣有百酒中堂有管絃
何為向隅客對此不開顏富貴無是非主人終日歡貧賤多悔尤
客十中夜歎歸去復歸去故鄉貧亦安

涼風飄嘉樹日夜減芳華下有感秋婦簪條苦悲嗟我本幽閑女
結髮事豪家豪家多婢僕門內頗驕奢良人近封侯出入鳴玉珂
自從富貴來恩薄纒言多家婦獨守禮群妾互奇裝但信言有玷
不察心無瑕容光未銷歇歡愛獨蹉跎何意掌上二化為眼中沙
盈盈一尺水浩浩千丈河勿言小大異隨分有風波閨房復猶爾
我國當如何

心亦無所逼身亦無所拘何為腸中氣鬱鬱不得舒不舒良有以
同心夕離居五年不見面三年不附書念此令人老抱膝坐長吁
豈無盈鑄酒非君誰與娛

攬衣出門行遊觀遠林渠澹澹春水暖東風生綠蒲上有和鳴鴈
下有掉尾魚飛沉一何樂鱗羽各有徒而我方獨處不與之子俱
顧彼自傷已禽魚之不如出遊欲遣憂孰知憂有餘
春日旦初出瞳瞳耀晨輝草木照未遠浮雲已蔽之天地黯以晦
當午如昏時雖有東南風力微不能吹中園何所有滿地青青葵
陽光委雲上傾心欲何依

古意贈補闕
孟郊

曲木忌日影護人畏賢明自然照燭間不受邪佞輕不有百鍊火
執知寸金精金鉛正同爐願分麤與精

古意二首
祖詠

楚王意何去獨自留巫山偏使世人見迢迢江水間駐舟春潭裏
誓願拜靈頰夢寐親神女金沙鳴珮環閑豔絕世姿令人氣力微
含笑默不語化作朝雲飛

夫差日岳放舉國求妃嬪自謂得王寵代間無美人碧羅蒙天閣
坐輦乘芳春宮女數千騎常遊江上瀆年深王顏老時薄花粧新
拭淚下金殿嬌多不顧身生前妬歌舞死後同灰塵家墓令人哀
哀於銅雀臺

古意

陸龜蒙

君心莫淡薄妾意正栖託願得雙車輪一夜生四角

古意

李白

白酒初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呼兒烹雞酌白酒男女歡笑
牽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爭光輝遊說萬乘苦不早著
鞭跨馬涉遠道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方入秦仰天大笑出
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古興

權德輿

月中有桂樹無翼難上天海底有驪珠下隔萬丈淵人生大限雖
百歲就中三十稱一世晦明烏兔相推遷雪霜漸到雙鬢邊紀憂
戚戚多浩歎不得如意居大半一氣暫聚常恐散黃河清兮白石
爛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十四之上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十四之下

詩已 總五十六首

吳興姚

鉉

纂

古調歌篇二

雜興 蕭美中

雜言 謝陶

雜詩三首 權德輿

雜詩六首 李華

雜詩二首 張說

雜詩二首 儲光羲

雜感 鮑防

雜言 司空圖

雜詩 獨孤及

雜諷九首 陸龜蒙

感興 崔庸

遺興三首 杜甫

寓言二首 賈至

寓興 賈魯

寓興 薛陽唐

不欺 賈魯

辨句

新昌里 姚合

口號 賈魯

絕句

悲歌三首 顧況

美人 陸龜蒙

客思 揚敬之

感事 陸龜蒙

寓言 孟郊

傷感九

汾陰行 李希

八月五日歌 顧況

三鄉驛 伏觀玄宗望女几山詩小臣斐然有感 劉禹錫

江南遇天寶樂叟 白居易

連昌宮詞 元稹

感興 李涉

玉華宮 杜甫

至開化里壽春公故宅 韋應物

杜秋娘詩 杜牧

雜興

薛夷中

兩葉能蔽目雙豆能塞聰理身不知道將為天地能接操造化內
法法天地中苟或有所願毛髮亦不容

雜言

謝陶

天不與人言禍福能自至水火雖活人暫不得即死蹈之焚斯須
憑之溺容易水火與禍福豈有先言耳

雜詩三首

權德輿

婉彼蕪氏女吹簫偶籟史彩鸞駕飛煙綽約兩仙子神期諒交感

相顧乃如此豈比成都人琴心中夜起

陽臺巫山上風雨忽清曠朝雲與遊龍變化千萬狀魂交復目斷
縹緲難比况蘭澤不可親凝情坐惆悵

淇水春正綠上宮蘭葉齊光風兩搖蕩鳴佩出中閨一顧授橫波
千金呈瓠犀徒然路傍子悅悅復悽悽

雜詩六首

李華

黃鐘叩元音律呂更循環邪氣悻正聲鄭衛生其間典樂忽消微
波浪與天漣嘈嘈鷓鴣動好鳥伏縣蠶王吉歸鄉里甘心長閉關

玄黃與丹青五氣之正色聖人端其源上下皆有則齊侯好紫衣
魏常婦人飾女奴厭金翠傾海未滿臆何忍嚴子陵羊裘死荆棘

甘酸不私人元和運五行生人受其用味正心亦平爪牙相踐傷
日與性命爭聖人不能絕鑽燧與炮烹嗜慾兼此熾百金貨一傾

正消神耗衰邪勝體充盈顏子有餘樂瓢中寒水清
陰魄淪宇宙太陽假其明臣道不敢專由此見虧盈未聞東角稼

一氣嘉穀成上天降寒暑地利乃可生葛藟附柔木繁陰蔽曾原
風霜摧枝條不復庇本根女蘿依松柏然後得長存

孔光尊董賢胡廣慚李固儒風冠天下而乃敗王度絳侯與博陸
忠朴受遺顧求名不考實文弊反為黨

結交得善生書生鈍且直爭權復爭利終不得其力我逢縱橫者
是我牙與翼相旋如疾風並命趨紫極奪車得停軌風火何用逼

仁義豈有常肝膽反為賊勿嫌書生直鈍直深可憶

雜詩二首

張說

抱薰心恒惺舉痴心恒搖天長地自久歡樂能幾朝君看西陵樹
歌舞為誰嬌

問子青霞意何事留朱軒自言心遠俗未始迹辭喧過蒙良時幸
側息更途煩簪纓非宿好文史棄前言夕北牖下夢歸南山園

白雲慚幽谷清風媿泉源十年茲賞廢佳期今復存挂冠謝朝侶
星駕別君門

雜詩二首

儲光羲

秋風蕭天地太行高崖見猿枕清夜吟其聲一何哀寂寥掩圭華
夢寐遊蓬萊琪樹遠亭亭王堂雲中開洪崖吹簫管婁女飄飄來

雨師既先後道路無纖埃鄙哉楚襄王獨好雲陽臺
渾胚本無象木路多是非達士志寥廓所在能忘機耕鑿時未至

還山聊採薇虎豹對我躑躅驚傍我飛仙人空中來謂我勿復歸
格澤為君駕雲霓為君衣西遊崑崙墟可與世人違

雜感

鮑防

漢家海內承平久萬國戎王皆稽首天馬常銜首宿花胡人歲獻
葡萄酒五月荔枝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關鴈飛不到桂陽領馬

走皆從林邑山甘泉御果垂仙閣日暮無人看自落遠物皆重近
皆輕難雖有德不如鶴

雜言

司空圖

鳥飛飛兔蹶蹶朝來暮去驅時節女媧祗解補青天不解煎膠黏
日月

雜詩

獨孤及

百花結成子春物捨我去流年惜不得獨立空閨暮心自有所待
甘為物華悞未必千金買得人一顧

雜諷九首

陸龜蒙

紅鸞綠枯桑青繭大如髮人爭挾其臂弄矢亦不中微徵待賢程
一一希入夢縱操上古言口禁難即貢蛟龍在怒水拔取牙角弄

丹穴如可游家家畜孤鳳凶門尚兒戲戰血波瀕浴社鬼苟有靈
誰能過秋慟

童廩來觸犀德力不相及伊無恆心事祗有碎首立況將鵬鷃枝
數又百與十攻如餓鷄叫勢若脫兔急斯為朽闕鍵怒拳扶以入

年來橫干戈未見拔城邑得非佐饜者商商待啜汁羈維蒙僕輩
四駭方少勢此皆棄時利縱舍在呼吸吾欲飲其吮無當動幽贊

歌鴉慘于冰陸立懷所適斯人道仍閑不得不鳴嗚當時布衣士

亦作天子客至今東方生滿口自誇白終爲萬乘交談笑無所隔
致君非有書乃是堯舜畫祇今侯門峻日掃貧賤迹朝趨九韶音
莫列五鼎食如聞恭儉語寒寒事夕惕可拍伊牧育功名被金石
赤石可燒城讒詭易爲伍詩人疾之甚取俾投材虎長風吹竅木
始有音韻吐無木亦無風笙簧由喜怒女媧鍊五石天缺猶可補
當其利口銜齧漏不復數元精遺萬類雙目如牖戶尹是旣相參
垂瞳亦爲替

東南有狂兇獵者西北矢利塵白眞眞獨此清夜止無人語其事
偶坐窺天紀安得東壁明洪共用墳史搜揚好古士一以盤雲水
流堪灑蒼英風足去稗稅如能出奇計坐可平賊壘徐陳義皇道
高駕太平軌搜疏成特雄濯垢爲且美賢賢當上賞景福視所履
未播南薰音垂之萬年耳

有蔡何青靑空城雪霜裏千林盡枯槁苦節獨不死他遭匠石額
摠入儀黃美遂得保天年私心未爲恥高從宿梟怪下亦容螻蟻

大厦若榆材亭亭託君子
左右佩劍者彼此亦相笑趨時與閉門喧寂不同調潛機取聲利
自許臻乎妙志士以神窺漸然具可弔天之發遐穎大小隨萬竅
魁其鑿冶姿形質惟所召藪笙磬琴瑟是必登清廟伊聖不可欺
誰能守蓬藿

橫笛啜秋風清商入疏越君居不夜城肯怨孤成月具兵甚犀利
太白光突元日已費千金釐聞侵一撥豈無惡年少縱酒遊俠窟
募爲敗死軍去以梟叛卒豈無中林士貫穿學問骨兵法五十家
浩蕩如溟渤高懸鹿皮睡清潤時依熾分已諾煙霞全遺事干謁
既非格猛獸未可輕華髮北面師其謀幾能止征伐何妨秦董勇
又有曹劇說竟奔尚詢菊公平聽無忽
朝爲壯士歌暮爲壯士歌壯士心獨苦傍人謂之何古鐵久不快
倚天無處磨將來易水上猶足生寒波捷可博狼狽健能超橐駝
群兒被堅利索手安憑河驚颺掃長林直木謝檣科嚴霜凍大澤

僵龍不如蛇昔者天血碧吾徒安歎嗟

感興

崔膺

富貴難義合困窮身感惠古來忠烈士多出貧賤門世上樹桃李
但結繁華子白屋抱關人青雲壯心死本以勢利交勢盡交情已
如何失情後始歎門易軌

遺興三首

杜甫

蟄龍三冬卧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遇猶視今嵇康不得死
孔明有知音又如墮底松用捨在所尋大哉霜雪餘歲久爲枯林
在昔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尤苦豈無濟時策
終竟畏羅罽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
蓬生先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客子念故宅
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火戎車滿關東生涯能幾何常在羈旅中

寓言二首

賈至

凜凜秋閣夕綺羅知早寒王砧調鳴杵杵始搗機中統憶昨別離日
桐花覆井欄今來思君時白露盈堦堦聞有關河信欲寄雙玉盤
王以委貞心盤以薦嘉殄嗟君在萬里使妾衣帶寬

春草紛碧色佳人曠無期修哉千里心欲採商山芝歎惜良會晚
如何桃李時懷君晴川上佇立夏雲滋

寓興

賈島

冥居暗室中開目閉目同莫趨碧霄路空飛不容步暗室未可居
碧霄未可趨勸君跨仙竹日下雲爲轡

寓興

歐陽詹

桃李有奇實樽櫛無妙姿皆承慶雲沃一種春風吹美惡苟同歸
喧囂徒爾爲相將任玄造聊醉手中卮

不欺

賈島

上不欺星辰下不欺鬼神知心兩如此然後何所陳食魚味在鮮
食菜味在辛掘井須到流結交須到頭此語誠不謬敵君三萬秋

辨士

辯士多毀譽不聞談已非猛虎恣殺暴未常齧妻兒此理天所惑
所惑當問誰求食飼鷄禽吐出美言詞善哉君子人揚光掩瑕疵

新昌里

姚合

舊客常樂坊并泉濁而鹹新居新昌里并泉清而甘僮僕憤苦飲
食美翻憎嫌朝朝忍飢行戚戚如難堪中下無正性所習便淫魘
一染不可變其於茜血盪近貧日益廉近富日益貪以此當自警
慎勿信邪說

口號

賈島

中夜忽自起汲此百尺泉林木含白露星斗在青天

絕句

海底有明月圓於天上輪得之一寸光可買千里春

悲歌三首 并序

顧況

情思發動聖賢所不免也故師乙陳其宜延陵審其音理亂之所
經王化之所興信無逃聲豈徒文彩之麗遂作歌以悲之

遷城路今日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時江水今人家今人昔人共
長歎四氣相催節迴換明月皎皎入華池白雲難離度青漢我欲
昇天天隔霄我欲渡水水無橋我欲上山山路險我欲汲井井泉
遙越人羣被今何夕獨立沙邊江草碧紫燕西飛欲寄書白雲何
處逢來客

新繫青絲百尺繩心在君家轆轤上我心皎潔君不知轆轤一轉
一捩快何處春風吹曉暮江南淥水通朱閣美人二八顏如花泣
向春風畏花落臨春風聽春鳥別時多見時少愁人一夜不得眠
瑤井玉繩相對曉

軒轅黃帝初得仙鼎湖一去三千年周流三十六洞天洞中日月
星辰聯騎龍駕景遊八極軒轅弓劍無人識東海青童寄消息

美人

陸龜蒙

美人抱瑤瑟哀怨彈別鶴雌雄南北飛一旦異栖託諒非金石性
安得宛如昨生為並蒂花亦有先後落林林對斜日光景自相薄

猶欲悟君心朝朝佩蘭若

客思

楊敬之

木杳正難離南國翦白芝細腰沉趙女高髻唱響姬路愧前岡月
梳慚一領絲鄉心不可語獨念畏人知

感事

陸龜蒙

將軍戒飲函飛畏金矢鐵豈知邊前利一中成赤族古來信簧舌
巧韻凄鏘曲君聞悅耳音盡日聽不足初因起毫髮漸可離骨肉
所以賢達心求人須任目

寓言

孟郊

誰言碧山曲不廢青松直誰言濁水泥不污明月色我有青松心
俗騁風霜力貞明既如此摧折安可得

分陰行

李嶠

君不見昔日西京全盛時分陰后土親祭祠齋宮宿寢設厨供撞
鍾鳴敲樹羽旌漢家四葉才且雄賓延萬靈服九戎栢梁賦詩高
宴寵詔書法駕幸河東河東太守親掃除奉迎至尊導樂輿五營
將枝列容衛三河縱觀空里閣回旌駐降靈場焚香奠醑邀百
祥金鼎發食正焜煌靈祇燁燁擿景光理王陳牲禮神畢舉塵上
馬乘輿出彼汾之曲嘉可游木蘭為檝桂為舟權歌微吟絳鷁浮
蕭鼓哀鳴白雲秋歡娛宴洽賜尊后家家復除戶牛酒聲明動天
樂無有千秋萬歲南山壽自從天子向秦關王釐金車不復還珠
簾羽帳長寂寞鼎湖龍鬣安可攀千齡人事一朝空四海為家此
路窮雄豪意氣今何在壇場宮館盡萬蓬路逢古老長歎息世事
回環不可測昔時青樓對歌舞今日黃埃聚荆棘山川滿目波沾
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鴈飛

八月五日歌

顧況

四月八日明星出摩耶夫人降前佛八月五日佳氣新昭成太后
生聖人開元九年燕公說奉詔聽置千秋節丹青廟裏貯姚宋花
萼樓中冥歧薛清樂靈香幾處聞鸞歌鳳吹動祥雲已於武庫見

靈鳥仍向晉山逢老君率土渾天無不樂河清海宴窮家麻梨園
弟子傳法曲張果先生進仙藥王座虛涼遊帝京悲翁迴首感承
明雲韶九奏杳然遠唯有五陵松柏聲

三鄉驛伏觀玄宗望女几山詩小臣斐然有感 劉禹錫
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
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
間空有秋風歸

江南遇天寶樂叟

白居易

白頭病叟泣且言祿山未亂入梨園能彈琵琶和法曲多在華清
隨至尊是時天下太平又年年十月坐朝元千官起居環佩合萬
國會同車馬奔金鉞照耀石甕寺蘭麝薰蕙温湯源貴妃宛轉侍
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飄颻錦袍暖春風蕩漾霓裳翻歡娛
未足燕冠至弓勁馬肥胡語喧幽土人遷避夷狄鼎湖龍去哭軒
轅從此漂淪到南土萬人死盡一身存秋風江上浪無限暮雨舟
中酒一樽涸魚久失風波勢枯草曾霑雨露恩我自秦來君莫問
驪山渭水如荒村新豐樹老籠明月長生殿暗鎖黃昏紅葉紛紛
蓋歎瓦綠苔重重封壤垣唯有中官作官使每年寒食一開門

連昌宮辭

元稹

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又有牆頭千葉桃風動落花
紅軟較官邊老人為余泣小年選進因曾入上皇正在望仙樓太
真同憑欄千立樓上樓前盡珠翠轉轉燐煌照天地歸來如夢復
如癡何暇備言官裏事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官樹綠夜半
月高弦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
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勸街中許燃燭春嬌滿眼睡紅綃掠削雲
髮旋梳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徧梁州徹
色二龜茲轟綠續李基聲雷傍官櫓偷得新翻數般曲念奴天寶
後樓下舖紫雲日之後萬歲唯監嚴安之字黃裳單騎出中名號
紫雲無二為之麗矣玄宗常遣高力士能歌百未嘗不唱如舊
當時所重也如此然而玄宗不欲幸使赴之歲未嘗置在官禁或

歲幸居海時此東洛有司增進火行而已又玄宗幸上陽宮夜後
新翻一曲為明夕正月十五日為禁宮中樂曲皆下之自云草有
天津橋上曲月關宮中樂曲愛其新聲遂於天津橋樹以冰
記之問其誰氏奏云臣即長安少平明大駕發行宮萬人鼓舞途
路中李官隊仗遊岐薛楊氏諸姨車關風明年十月東都破御路
猶存祿山過驅令供頓不敢藏萬姓無聲淚潛墜西京定後六七
年却尋家舍行宮前莊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闌樹宛然爾後相
傳六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往來年少說長安玄武樓成花毒廢
去年勅使因斫竹偶值門閉暫相逐刺榛藪比塞池塘狐兔踰癡
綠樹木舞樹欹傾基尚存文窓窈窕紗猶綠塵埋粉壁舊花鈿烏
啄風箏碎珠玉上皇偏愛暗砌花依然御帶臨階斜蛇出燕巢
關拱菌生香案正當衝殿殿相連端正樓木真梳洗樓上頭晨尤
未出簾影里至今反掛珊瑚鉤指向傍人因慟哭却出宮門淚相
續自從此後還閉門夜夜狐狸上門屋我聞此語心骨悲太平誰
致亂者誰翁言野父何分別耳聞眼見為君說姚崇宋璟作相公
勸諫上皇言語切要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兵戎長官清平
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欲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株
山宮裏養作兒號國門前開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
與李願謀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痂今皇神聖丞相明詔書
纒下吳蜀平官軍又取淮西賊此賊亦除天下寧年年耕種官前
道今年不遣子孫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謀休用兵

感興

李步

隋代造宮開城峨嵋借雲煙樓奇竭四海立制謀千年秦兵半日夜來
烈火焚高臺萬人聚筋血一旦為塵埃君看汴河路尚說隋家柳
但問哭陵人秋草沒來又

王華宮

杜甫

谿迴松風長蒼鼠窟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書
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筆筆秋色正蕭颯美人為黃土况乃粉黛殿
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生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問

誰是長年者

至開化里壽春公故宅

常應物

寧知府中吏故宅一徘徊歷階存往敬瞻位泣餘哀廢井沒荒草
陰牖生綠苔門前車馬散非復昔時來

杜秋娘詩

杜牧

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為李錡妾後錡叛滅籍之入宮有寵於景
陵穆宗即位命秋為皇子傅姆皇子壯封漳王鄭注用事証丞相
欲去已者指王為根王被罪廢削秋因賜歸故鄉予過金陵感其

窮且老為之賦詩

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間杜秋者不勞朱粉施老澤即山鑿

後庭千蛾眉秋持玉掌飲與唱金縷衣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

楊垂照楊見天子盼眄獨依依椒壁懸錦鏡奩蟠蛟蟻低髮詔

新寵窈窕復融怡月上白壁門桂影涼參差金階露新重開檢紫

簫吹前書御開涼州張梅苔夾城路南苑鴈初飛紅粉羽林仗獨

賜辟邪旗歸來菱豹胎壓酥不能飴咸池昇日慶銅雀分香悲雷

音後車遠事往落花時燕襟得皇子壯髮綠綾綾畫堂授傅姆天

人親捧持虎睛珠絡襪金盤犀鎮惟長楊射能罷武帳弄啞啞漸

拋竹馬戲稍出舞雞奇斬整冠佩侍宴坐瑤池眉宇儼圖畫神

秀射朝輝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王幽茅土削秋放故鄉歸觚

稜拂斗極迴首尚遲遲四朝三十載似夢復疑非潼關識舊吏吏

髮已如絲却喚吳江渡舟人爭得知歸來四隣改茂苑草菲菲清

血灑不盡仰天知問誰寒衣一匹素夜借鄰人機我昨金陵過聞

之為歎歎自古皆一貫變化安能推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車西

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鐵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誤置代籍中兩

朝尊母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糜蕭

后去揚州突厥為闕氏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難期射鈞後呼父釣

翁王者師無國要孟子有人毀仲尼秦因逐客令柄歸丞相斯安

知魏齊自見斷實中屍給喪張董師廟冠危瑀貂七葉貴何
妨戎虜支蘇武却生返鄧通終死釁主張既難測翻覆亦其宜地
盡有何物天高復何之指何為而捉足何為而馳耳何為而聽目
何為而窺已身不自曉此外何思惟因傾一樽酒題作杜秋詩愁
來獨長詠聊可以自貽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十四之下

吳興姚

鉉

纂

詩庚 卷五十九首

古調歌篇三

懷古十二

曰皓詩 李白

登郭隗臺 皇甫松

鴻門驛 王載

嚴陵釣臺下作 權德輿

故絳行 杜頊

題西施浣紗石 胡商真

懷賢十

三君詠 高適

陽城驛 元稹

集會七

奉同徐侍郎五雲溪新亭 重陽宴集作 獨承及

高軒過 李賀

淮南秋夜呈周偁 李嶷

謝客辭 張籍

餞送三十

送渾將軍出塞 高適

送張舍人之江東 李白

吳興送梁補闕歸朝賦得荻花 朱長文

送周原判官歸嶺南 魏係

送王昌齡赴江寧 李參

奉送韋起居老舅百日假滿歸嵩陽舊居 權德輿

送從叔簡 孟郊

送弟郢東歸

盧十五竹亭送姪偁歸山 楊翥

穎陽東谿懷古 崔曙

歸沛縣道中晚泊留侯城 劉長

古泉驛 張說

吳中懷古 劉駕

鄆城懷古 李百藥

鄆城懷古 孟雲卿

七愛詩 六首 皮日休

夜飲東亭 宋之間

過賈六 蘇晉

送郭大夫再使吐蕃 張說

送韋愈從軍 孟郊

送李十一尉臨谿 常建

感別從叔簡再東歸

盧十五竹亭送姪偁歸山 楊翥

送李觀韓愈別兼獻張徐州 子昂

送伏宗亨 王昌齡

送麥 陳子昂

送皇甫湜赴舉 馬異

送慕容潛落第還鄉 王維

淇上別趙仙舟 王維

崔九弟欲往南山 王維

贈別沈四逸人 高適

送豆盧策歸別墅 孟郊

四皓詩

白髮四老人 昂蔽南山側 偃卧松雪間 冥翳不可識 雲霓拂青霏

石壁橫翠色 龍虎方戰爭 於焉自休息 秦人失金鏡 漢祖昇紫極

陰虹濁太陽 前星遂淪匿 一行佐明聖 歎起生羽翼 功成身不居

舒卷在臂臆 窅冥合元化 萍昧信難測 飛聲塞天衢 萬古仰遺跡

穎陽東谿懷古

靈巖氣霧歇 皎鏡清心顏 空色不映水 秋聲多在山人 火疎曠

萬物皆自閉 白鷺寒更浴 孤雲晴未還 昔時讓王者 此地閉玄關

無以躡高步 凌涼林壑間

登郭隗臺

燕相謀在茲 積金善魏魏 上者欲何顏 使我千載悲

歸沛縣道中晚泊留侯城

訪古此城下 子房安在哉 白雲去不返 危堞空崔嵬 伊昔楚漢時

頗聞經濟才 運籌風塵下 能使天地開 蔓草日已積 長松日已摧

功名滿青史 祠廟唯蒼苔 百里暮程遠 孤舟川上迴 進帆東風便

轉岸前山來 楚州澹相引 沙鷗閑不猜 扣船從此去 延首仍徘徊

鴻門醜

粟海沸兮爭戰苦 風雲愁兮會龍虎 四百年漢欲開基 項莊一劍

何虛舞 殊不知人心去暴秦 天意歸真 主項王 尼底踏漢土 席上

相看澤未悟

古泉驛於陵仲子宅也

張說

昔聞陵仲子守義辭三公身質妻織屨亦在其中豈無窮賤苦
羞與傾巧同長白臨河上於陵入濟東我今行至此感歎石泉空

嚴子陵釣臺下作

權德輿

絕頂登蒼翠清湍石磷磷先生晦其中天子不得臣心靈積願元
纓冕猶縉塵不樂禁中卧却歸江上春蒼翠東漢風日使薄者醉
焉用佐天下持此報故人則知大賢心不獨私其身弛張有深致
耕釣陶天真奈何清風後授授論屈伸交情同市道利欲相紛綸
我行訪遺臺仰古懷逸民增歎鴻鵠遠雪霜松桂新江流去不窮
山色凌秋昊人世自今古清輝照無垠

吳中懷古

劉駕

勾踐飲膽日吳王酒滿丕笙歌入海雲聲自姑蘇來西施舞初罷
侍兒整金篋眾女不敢妬自比泉下泥越鼓聲騰騰吳王隔黃池
難將兩東地更學不會稽樓

故絳行

杜頴

君不見銅鞮數里城池已蕪漫君不見祈禱宮幾重富爾亦微
蒙介馬兵車全盛時歌童舞女妖艷姿一代繁華皆共絕九原唯
望塚累累

郢城懷古

李百藥

客心悲莫序登牆瞰平陸林澤官芋綿山川鬱重樓王公資說險
名都距江隩方城疑北門溟海窮南服長策控吳豕雄圖觀周鹿
大蒐雲夢嶼壯觀章華築人世更不競西師日侵營運圯屬駢馳
時屯志鼓朴莫救夷陵火無復秦庭哭郢都遂丘墟風塵俄慘蹟
狐兔時遊踐霜露日霑沐釣渚故地于神臺層宇覆障雲埋夏首
窮陰慘荒谷悵矣洲空遷悲哉年祀倏離異三春望終傷千里目

題西施浣紗石

胡幽貞

一朝入紫宮萬古遺芳塵至今溪邊花不敢嬌青春

郢城懷古

孟雲卿

朝發淇水南將尋北燕路魏家舊城闕寥落無人住伊昔天地也
曹公獨中據羣臣將北面白日忽西暮三臺竟寂寂萬世難長固
雄豪安在哉秦草露霜露雀雉長河北尚見應劉臺古樹藏龍蛇
荒茅伏狐兔宛來懷故池館數子逸草句逸典驅山河雄辭變雲霧
我行觀遺跡精爽如相遇斗酒將醉君悲風白楊樹

三君詠并序

高適

開元中適游於魏郡北有故太師鄭公舊館里有故尚書郭公
遺業邑外又有故太守狄公生祠焉觀物增懷遂爲三君詠

魏鄭公

鄭公經給日隋氏風塵昏齊代取高位逢時敢直言道光先帝業
義激舊君思寂寞卧龍處英靈千載魂

郭代公

代公實英邁津涯浩難識權兵抗婚傲伏節歸有德縱橫負大智
顧盼安社稷流涕勿重陳懷哉爲悽惻

狄梁公

梁公乃貞固勳烈番竹帛昌言太后朝潛運儲臯策待賢開相府
共里登方伯至今青雲人猶是門下客

七愛詩并序

皮日休

皮子之志常以真純自許每謂立大化者必有真相以房杜爲真
相焉定大亂者必有真將以李太尉爲真將焉微大君者必有真
隱以盧徵君爲真隱焉鎮浣俗者必有真吏以元魯山爲真吏焉
負逸氣者必有真放以李翰林爲真放焉爲名臣者必有真才以
白太傅爲真才焉嗚呼吾之道時耶行其事也在于愛忠矣不時
耶行其事也亦在于愛忠矣苟有心歌詠者豈徒然哉

房杜二相國

吾愛房與杜貧賤共聯志脫身拋亂世策杖歸真主縱橫握中筭
左右天下務能無敵才磊落不世遇美矣名公卿魁然真宰輔

黃閣三十年清風一萬古巨業照國史大勳鎮王府遂使後世民至今受國鑒學吾少有志敢躡前賢路荷得同其時願為執鞭暨

李太尉展

吾愛李太尉崛起定中原馳雄十萬兵四面圍國門一戰收三畿一叱散妖氛乘輿與既反正克駭爭亡魂繩魏柱天功蕩蕩蓋世勳仁於曹孟德勇過霍將軍丹券入帑藏青史傳子孫所謂大丈夫動合驚乾坤所謂聖天子難得忠貞臣下以契魚水上以合風雲百世必一亂千千方一人吾雖翰墨子氣擊敢不羣願以太平頌題向甘泉春

盧徵君詩

吾愛盧徵君高卧嵩山裏百辟未一顧三徵方暫起坦腹對宰相岸情揖天子建禮門前吟金鑿殿裏醉天下皆哺樽徵君獨紮已天下皆樂聞徵君獨洗耳天下皆懷羞徵君獨多耻銀黃不妨懸赤紱不妨被而於心抱中獨作羲皇地籃輿一云返泥詔褒不已再看綠山雲重酌蒿陽水放曠書裏終逍遙醉中死吾謂伊與周不若徵君貴吾謂巢與許不若徵君義高名無階級逸迹絕涯淡方世唐書中逸名不可比粵吾慕真隱疆以骨肉累如教不為名敢有徵君志

元魯山

吾愛元紫芝清介如伯夷葦葢母遠之官宰邑無黠班三年魯山民豐稔不暫飢三年魯山吏清慎各自持只飲魯山泉只採魯山薇一室冰蘖苦四遠聲光飛退歸舊隱來斗酒入茅茨雞黍匪家畜琴鐔常自怡盡日一菜食窮年一布衣清以匣中鏡直如琴上絲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髭既卧黜憂空立陳寔碑吾無魯山道空有魯山辭所恨不相識授宅空涕垂

李翰林

吾愛李太白身是酒星魄口吐天上文跡作人間客礫阿千丈林澄澈萬尋碧群中草樂府十幅筆一息召見承明廬天子親賜食

醉曾吐御床微幾觸天澤權臣妬逸才心如斗筲窄失思出內署海岳甘自適刺謁戴接難赴臺看殺候諸侯百步迎明君九天憤竟遭腐骨疾醉魄歸八極大鵬不可籠大椿不可摘蓬室不可見姑射不可識五岳為辭鋒四溟作匄應惜哉千萬年此俊不可得

白太傅

吾愛白樂天逸才生自然誰為詞翰器乃是經濟賢從浮豔詩作得典誥篇立身百行足為文六藝全清望逸內署直聲驚諫垣所刺必有思所臨必有傳忘形任詩酒寄傲遍林泉所望握文柄所希持化權何期遇管毀中道多左遷天下皆汲汲樂天獨怡然天下皆悶悶樂天獨捨桷高吟辭兩掖清嘯罷三川處世似孤鶴遺榮同蛻蟬仕若不得志可為龜鏡焉

陽城驛

元積

商有陽城驛名同陽道州陽公沒已久感我淚交流昔公孝父母行與會閔儔既孤善兄弟弟和且柔一夕不相見若懷三歲憂遂是不婚娶沒齒同衾桐妹夫死他縣遺骨無人收公今季弟往公與仲弟留相別竟不得三人同遠遊共負他鄉骨歸來藏故丘樓遲居下邑邑人無苟偷里中競長短來問劣與優官刑一朝耻公短終身羞公亦不遺布人自不盜牛問公何德爾忠信先自修發言當道理不顧黨與讎聲香漸翕習冠蓋若雲浮少者從公學老者從公游往來相告報縣尹與君侯名落公脚口湧如波薦舟天子得聞之書下再三求書中願一見不異早地蚪何以持為御駟馬駕安輜公方伯夷操事殷不事周我實唐士庶食唐之田疇我聞天子意安敢專自由來為諫大夫朝夕待見梳布夷悖薄俗密勿獻良籌神醫不言術人瘦曾暗瘳月請諫官律諸弟相對謀皆曰親戚外酒散目前愁公云不有爾安得此嘉猷施餘盡酷酒客來相獻酬日吁不謀食春深仍弊裘人心良感感我樂獨油油具元歲云暮朝有曲如鈞風波勢奔蹙日月光綢繆齒牙屬為猾禾黍暗生蠶豈無司言者肉食吞其喉豈無司標者利柄扼其鞶

翼復勢氣寒不可辨黃稽公雖未顯諫端端如患癩飛章入九上
皆若珠暗投炎炎日將熾積燎無人抽公乃率其屬決諫同報
延英殿門外扣闕仍叩頭且曰事不止臣諫誓不休上知不可遏
命以美語酬降官司成署伴之為齋疾惡心不快活擊刺碼戈矛
終為道州去天道悠悠遂今不言者反以言為訕喉舌坐成木
膺鶴化為鳩避權如避虎冠豕如冠猴平生附我者詩人稱好速
私來一執手恐若墜諸溝送我不出戶決我不迴眸唯有太學生
各具粮與稼咸言公去矣我亦去荒陳公與諸生別步步駐行驛
有生不可訣行行遇闕礙為師得如此得為賢者不道州聞公來
鼓舞歌且謳昔公居夏邑狎人如狎鷗況自為刺史豈復接鼓梓
滋彰一時罷教化天下道炎瘴不得老英華忽已愁有馬哭揚震
無兒悲鄧攸唯餘門弟子列樹松與楸今來過此驛若弔汨羅洲
祠曹諱字祐此驛何不侔我願避公諱名為避賢郵此名有深意
敵賢天所尤吾聞玄光教日月冥九幽幽陰蔽翳者未為幽翳囚

奉同徐侍郎五雲谿新亭重陽宴集作 獨孤及
萬峯蒼翠色雙谿清流已符東山趣汎汎江南秋白露天地蕭
蕭花門館幽山公惜暮景肯為芳躅留五馬照池塘繁絃催獻酬
風前五峯帽乘興李膺舟聘望微千古當歌遺四愁豈令未和人
獨擅山陰遊

高軒過 李賀
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
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曾元精昭昭貫
當中殿前作賦聲塵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厖眉書客感秋蓬誰知
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地作龍

郡中與諸文士講集 韋應物
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道遙池閣涼煩疇正消散
嘉賓復滿堂自慙居處崇未覩斯民康理會是非遣性達形迹忘
鮮肥屬時禁蔬菓幸見嘗俯飲一盃酒仰聆金玉章神歡體自輕

意欲凌風翔吳中盛文史羣彥今汪洋方知大藩地豈曰才賦曠
李疑
淮南秋夜呈周備
天淨河漢高夜閑碁枰發清秋急如此離恨應難歇風亂池上螢
露光竹門月與君共遊處勿作他鄉別

夜飲東亭 宋之問
春水鳴大壑皓月吐層岑
整景色佳射我遠遊心
閣芳足幽氣
驚樓多象音高與南山曲長謡橫素琴

上客不用顧金羈主人有酒君莫違
請君看取園中花地上漸多
枝上稀山頭樹綠不見石谿水無風應更碧
人人齊醉起舞時誰
覺翻衣與倒帽情明朝花盡人已去此地獨來空遶樹
蘇晉
主人病且閑客來情彌適一酌復一笑不知日將夕
昨來偏歡遊於今盡成昔努力持所趣空名定何益

送渾將軍出塞 高適
將軍族貴兵且強漢家已是渾邪王子孫相承在朝野至今部曲
燕支下控絃盡用陰山兒臨陣常騎大宛馬銀鞍王勒編駝孤每
逐嫖姚破骨都李廣由來先將士衛青未肯學孫吳傳有沙場十
萬騎昨日邊庭羽書至城頭畫角三四聲匣裏寶刀晝夜鳴
意氣能甘萬里去辛勤動作一年行黃雲白草無前後朝望旌旗夕刁
斗塞下應多俠少年關西不見春楊柳從軍但問所從誰擊劍酬
敵當此時速別無輕繞朝策平戎早寄仲宣詩

送郭大夫再使吐蕃 張說
大戎廢東獻漢使馳西極長策問酋渠猜阻自夷寇容髮但邊歲
旌裘終海色五年一見家妻子不相識武庫兵猶動金方事未息
遠圖俟才智苦節輸筋力脫刀贈分手書帶加食食知君萬里疾
三切在異域

送張舍人之江東 李白
鮮肥屬時禁蔬菓幸見嘗俯飲一盃酒仰聆金玉章神歡體自輕

鮮肥屬時禁蔬菓幸見嘗俯飲一盃酒仰聆金玉章神歡體自輕

鮮肥屬時禁蔬菓幸見嘗俯飲一盃酒仰聆金玉章神歡體自輕

張翰江東去正值秋風時天晴一鴈遠海關孤帆逐白日行欲莫
滄波香難期吳洲如見月千里幸相思

吳興送梁補闕歸朝賦得扶花 朱長文

柳家汀洲孟冬月雲寒水清秋花發一枝特贈朝天人願比蓬萊
殿前雪

送周恩判官歸嶺南 姚係

早蟬望秋鳴夜琴怨離聲眇然多異感值子江山行由來重義人
感激事縱橫後念遐阻淹留慕平生晨奔九衢錢莫始萬里程
山驛風月樹海門烟霞城身結泉源近拾翠沙澗明蘭蕙一為贈
貧交空復情

送韓愈從軍 孟郊

志上感恩起變衣非變性親貧欣舊觀僕生新敬坐作羣書吟
行為孤幼詠始知出處心不失平生正凄凄天地秋凜凜軍馬今
驛塵時一飛物色極四淨王師既不戰廟略盡無競王粲有所依
元瑜初應命一章論機明百萬心氣定今朝旗鼓前笑別大夫盛

送王昌齡赴江寧 岑參

對酒寂不語悵然悲送君明時不得用白首徒攻文國澤從一官
滄波幾千里群心滿天關獨去過淮水舊家富春清常憶卧江樓
自聞君欲行頻夢南徐州窮巷獨閉門寒燈靜深屋北風吹微雪
袍被肯同宿君今到京口正值挑花時舟中鏡孤與湖上多新詩
潛蚪且深蟠黃鶴舉未晚惜君青雲氣努力加餐飯

送李十一尉歸縣 常建

冷冷花下琴君唱渡江吟天際一帆影預懸離別心以言神儂尉
因致瑤華音迴撫商調越聲澄碧林

奉送李起居老舅百日假滿歸嵩陽舊居 權德輿

威鳳翔紫氣孤雲出寥天奇彩與幽姿縹緲皆自然嘗聞陶唐氏
亦有巢許全以茲聲風俗豈必動羣牽大君遂群方左史蹈前賢
振衣去朝市賜告歸林泉滑和固難久循性得所便有名皆畏途

無事乃直蒼舊擊弱杳簪新潭淪連蘂花落又開山月缺復圓
輕策逗蘿逕幅巾凌翠烟機閑魚鳥和體和芝術鮮四皓本避難
二疎猶待年况今寰海清復此鬢髮玄顛懸纓上塵未絕區中綠
齊竿終自退心寄嵩峯顛

送從叔簡 孟郊

長安離別道宛在東城隅寒草根未死愁人心已枯促促水上影
遙遙天際途生隨昏曉中皆被日月驅北驥繞山岳南帆指江湖
高蹤一超忽千里在須臾

咸別從叔簡再東歸

去年車馬道高槐結浮陰下有名利人一人千萬心黃鶴共遠語
滄溟無近滄苦苦靜退姿冷冷思歸吟嗟唱忽生聽書迴望深
清風散言笑餘花綴衣襟獨恨魚鳥別一飛將一沉

送弟鄂東歸

爾去東南夜我無西北夢誰言貧別易貧別愁更重曉色奪明月
征人逐群動春風楚濤高旅榜將誰共

盧十五竹亭送姪俱歸山 楊衡

落葉寒擁壁清霜夜落石正是憶山時復送歸山客殷勤一樽酒
曉月當樓白

送李觀韓愈別兼獻張徐州 孟郊

富別愁在顏貧別愁銷骨懶磨舊銅鏡曼見新白髮古樹春無花
子規啼有血離絃不堪聽一聽三四絕世途非一險俗慮各千結
有客步大方驅車獨迷轍故人韓與李逸輪雙皎潔哀哉摧折歸
贈詞縱橫設徐方國號在元戎天下傑欄生投刺遊王粲吟詩調
高情無遺報朗抱開曉月有土不埋冤有難皆為雷願為直草木
求向君地列願為古琴瑟永向君地發欲識丈夫心曾將孤劍說

送狄宗亨 王昌齡

秋在水清山暮蟬浴陽樹色鳴鼻烟送君歸去愁不盡又借空度
涼風天

送孟浩然之廣陵

李白

故人西辭黃鶴樓烟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山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送客

陳子昂

故人洞庭去楊柳春風生相送河洲晚蒼茫別思盈白蘋已堪把綠芷復含絲江南多桂樹歸客贈生平

送唐次

武元衡

都門去馬嘶灑水東流淡青槐驛路長白日離亭晚望望烟景微草色行人遠

送皇甫湜赴東

馬異

馬蹄驟特去入天子國借問去是誰秀才皇甫湜含吐一腹文八音兼五色主文有崔李郁都駕朝德青銅鏡必明朱絲繩必直稱意太平年願子長相憶

送張宗原

姚合

東門送客道春色如死灰一客失意行十客顏色低住者既無家去者又非歸愁窮一疾疾百藥不可治子賢我且愚命分不合齊誰開塞蹟門日日同遊栖子行何所之切切食與衣誰能買仁義令子無寒飢野田不生草四向生路歧士人甚商賈終日須東西鴻鴈春北去秋風復南飛勉君向前路無失相見期

送蔡母潛落第還鄉

王維

聖代無隱者英靈盡來歸遂令東山客不作顧采薇既至君門遠孰云吾道非江淮度寒食京兆縫春衣置酒長亭送同心與我違行當浮桂棹未幾拂荆扉遠樹帶行客孤村當落暉吾謀適不用勿謂知音稀

送賢道士還玉清

李頎

仙官有名籍度世吳江濱大道本無我青春長與君中州俄已到至理得而聞明主降黃屋時人看白雲空山何窈窕三秀日氛氲遂此留書客超遥烟駕分

洪上別趙仙舟

王維

相逢方一笑相送還成泣祖席已傷離荒城復愁入天寒遠山靜日莫長江急解纜君已遙望君空佇立

送沈秀才下第東歸

賈島

曲言惡者誰悅耳如彈絲直言好者誰刺耳如長錐沈生才俊秀心腸無邪欺君子忌苟合擇文如求師毀出嫉夫口騰入禮部闈下第君子耻遺才入耻之東歸家堂遠揮鞭時參差浙雲近吳見汴柳接楚垂明年春无別迴首不復疑

崔九弟欲往南山

王維

城隅一分手幾日還相見山中有桂花莫待花如霰

和

裴迪

歸山深淺去須盡丘壑美莫學武陵人雙遊桃源裏

留別

崔興宗

駐馬欲去襟清寒御溝上前山景氣佳獨往還惆悵

贈別沈四逸人

高適

沈侯未可測其況信浮沉十載常獨坐幾人知此心乘舟蹈滄海買劍投黃金世務不足煩有田西山岑我行遇知已遂得開清襟何意聞閩閩沖然江海深疾風掃秋樹澗上多鳴砧耿耿鑄酒前聯鴈飛愁陰平生重離別感激對孤吟

送豆盧策歸別墅

孟郊

短松鶴未巢高石雲居樓君為蕭灑去性與雲鶴齊力買奇險地手開清淺溪身披薜蘿襟山陟莓苔梯一卷冰雪文避俗常自攜

送柳淳入關

青山鞞為塵白日無關人自古推高車爭利西入秦王門與侯門待富不待貧空齋一束書獨去誰相親

重校正唐文粹卷十五之上

重校止唐文粹卷第十五下

吳興姚

鉉

纂

詩辛 抱六十七首

古調歌篇四

行役二十

歧路 鮑溶

秋入關 賈島

蜀道後期 張說

晨裝行 歐陽詹

蜀中將歸留辭韋相公 歐陽詹

襄陽路逢寒食 張說

巡邊在河北作

奉和左司自外先赴長安逢立春日贈韋侍郎等諸公 蘇

初發太原至途中寄太原所思 歐陽詹

西還至散關答喬補闕 陳子昂

刻銘行却寄新別者 朱倣

早發龍且館舟中寄東海李司倉鄭司戶 獨象及

曉發 賀知章

月夜江行 權德輿

江行四首

江行 柳中庸

懷寄二十七

新都南亭別郭大元振 盧崇道

寄侍御從舅權德輿

秋莫山中寄李益端公 鮑溶

寄趙七侍御因敘疇年之素 寄懷於篇 李華

偶題安州浮雲寺樓寄湖州張郎中 杜牧

魏州從事寄耿拾遺 姚合

洪州客舍寄柳博士芳 薛業

岳州張史君與王都督別詩二首 因通申和 韋嗣立

留別袁丞王昌齡

秋山寄陳讚言王昌齡

舟中懷閩士和 釋皎然

懷鄭洎 孟達

海上寄蕭五 儲孤及

行山樾居寄贈東溪吳處士 釋皎然

寄廬山隱者 楊衡

春夢 岑參

寄廬山隱者 楊衡

春夢 岑參

寄廬山隱者 楊衡

春夢 岑參

寄廬山隱者 楊衡

春夢 岑參

寄廬山隱者 楊衡

春夢 岑參

寄廬山隱者 楊衡

春夢 岑參

寄廬山隱者 楊衡

春夢 岑參

寄廬山隱者 楊衡

春夢 岑參

贈遠 陸龜蒙

何梁別 馬戴

有所思 盧仝

寄遠 李白

寄遠 賈島

怨情 李白

生別離 白居易

別離 陸龜蒙

離怨 張籍

春愁 韓琮

和贈遠 獨孤及

失意九

傷歌行 張籍

遷謫江表父未歸寶家

失志夜坐思歸 楚江 孟郊

失意歸吳寄劉侍郎

荅李昌期 楊海美

莫相疑行 杜甫

王夫子 白居易

孟先生詩 韓愈

徐十八晦落第 歐陽詹

疾病三

溫泉莊卧病寄楊七炯 宋之問

夏中訓子 逖 畢耀問病見贈 獨孤及

秋園卧疾呈暉上人 陳子昂

傷悼七

荅宋主簿兼贈平昔遊舊 盧藏用

哭玄英方干先生 孫策

對酒憶賀監 三百 李白

國殤 孟郊

弔王將軍墓 常建

鮑溶

歧路

鮑溶

北風送微寒 徒侶勤 遠程憂入席 不暖 殘月馬上明 飄飄歧路間

長見日初生 重嶂曉色淺 疎棧寒啼 清人間 多歧路常恐終身行

迴見四方人 車輪無留聲 空谷亦堪隱 下田非懶耕 古人有遺訓

飽食非親榮 我生禮義鄉 少小見太平 聖賢猶羈放 沉僕非其名

秋入關

賈馳

河上微風來 關頭樹初濕 今朝關城吏 又見孤客入 上國誰與期

西來徒自急

西來徒自急

賈馳

西來徒自急

賈馳

西來徒自急

賈馳

西來徒自急

賈馳

西來徒自急

賈馳

西來徒自急

賈馳

西來徒自急

賈馳

晨裝行

歐陽詹

村店月西入山枝鳴鳩聲求裝徹夜席東囊事晨征寂寂人尚眠
悠悠天未明豈無偃息心所務前有程

蜀道後期

張說

客心爭日月來往預期程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

蜀中將歸留辭韋相公

歐陽詹

寧體即雲構方前恒王食貧居豈及此要欲懷歸憶在夢關山遠
如流歲華逼明晨首鄉路迢遞孤飛翼

襄陽路逢寒食

張說

去年寒食洞庭波今年寒食襄陽路不辭著處尋山水祇畏還家
落春暮

巡邊在河北作

去年六月西河西今年六月北河北沙場積路何為爾重氣輕生
知許國人生在世能幾時壯年征戰髮如絲會待安邊報明主作
煩封山也未遲

奉和左司員外自洛使入京中路先赴長安逢立春日

孫逖

贈韋侍郎等諸公

拜郎登省聞春使馳車乘遙騰使者星便是郎官應臺妙時放言
皇華德爾稱二陝聽風謠三秦望形勝此中睽友益是日多詩興
寒盡歲陰催春歸物華證

忽觀雲間數鷹迴更逢山上花正開河邊淑氣迎芳草林下輕風
待落梅秋憲府中高唱入春卿署秉和聲來共言東閣招賢地自
有西征謝傳才

初發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

歐陽詹

鷗鳥覺漸遠迴頭長路塵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去意自未甘
居情諒猶辛五原東北晉千里西土南秦一履不出門一車無停輪
流萍與繫匏早晚期相親

西遷至散關峇喬補闕

陳子昂

歲髮蒼梧風喉啞白露輝輝翰非本匹結交何獨全昔君事胡馬
余得奉戎旃攜手同沙塞關河緬幽燕芳歲幾陽止白日屢徂遷
功華雲臺薄平生王佩揆歎此南歸日猶關北戍邊代水不可涉
巴江亦潺湲攬衣度函谷街涕望秦川獨門自茲始雲山方浩然

劍溪行却寄新別者

朱傲

潺湲寒澗上自此成離別迴首望歸人移舟逢暮雪頻行識草樹
漸老傷年髮唯有白雲心為向東山月

早發龍且館舟中寄東海李司倉鄒司戶獨孤及

沙禽相呼曙色分漁浦鳴榔十里聞正當秋風度楚水沉值遠道
傷離羣津頭却望後湖岸別處已隔東山雲亭艫自送北歸翼惜
無瑤華持寄君

曉發

賀知章

故鄉杳無際江臯聞曙鐘始見沙上鳥猶埋雲外峯

月夜江行

權德輿

扣舷不能寐浩露清衣襟彌傷孤舟夜遠結萬里心幽興惜暹草
素懷寄鳴琴三泰月初上寂寥寥江深

江行四首

曉

曉風搖五兩殘月映石壁稍稍曙光開片帆在空碧

晝

孤舟漾暖景獨鶴下秋空安流日正晝淨淥天無風

晚

古樹夕陽盡空江暮靄收寂寞扣舷坐獨生千里愁

夜

柝聲到枕上愁夢紛難理寂寂深夜寒清霜落秋水

江行

柳中庸

繁陰乍隱洲落葉初飛浦蕭蕭楚客帆暮入寒江雨

新都南亭別郭六元振

盧崇道

竹徑女蘿踐蓮洲文石隈靜深人俗斷尋玩往還迷碧潭秀初月
素林驚夕樓囊腕納鳥侶罷琴聽棹佳辰改宿昔勝寄坐膝攜
長懷賞心愛如玉復如珪

寄侍御從舅初免職歸東山

權德輿

靡靡南軒蕙迎風轉分落幽澗松百尺無附枝世物自多故
達人心不羈偶陳幕中書未負林間期感恩從慰薦循性難繁維
野鶴無俗質孤雲多異姿清冷松露法服灼巖花逢結當稅塵駕
來就東山嬉

秋暮山中寄李益端公

鮑溶

舊事與日遠酒花仍舊香前年繡衣客此節過此堂侍臣不自高
笑解繡衣裳眠雲有餘態入鳥不亂行我恐雲風色損君鞍馬光
君言此何言今日皆異鄉明日非今日下山路長一從下山去
天地再交涼此期果難得夢若馬玄黃

寄趙七侍御自餘干谿行經弋陽至干饒山川幽麗思

與雲卿同遊逸不可得因叙曠年之素寄懷於篇

李華

搖漿曙江流江晴山復重心愜賞未足川迴失前峯交離出極浦
曠若天地通君陽青嵯峨開坳混元中九潭魚龍窟仙成羽人宮
陰與潛鬼物精光動煙紅玄猿啼深麓竹樹凝碧聽聽白鵬戲葱
蒙飛湍鳴金石激溜鼓雷風雨濯萬木鮮霞照千山漾草開長餘
綠花淨落幽紅渚煙見晨釣山月閣夜春覆窈窕窈窕波涵石洶溶
溶丹丘忽聚散素壁相奔衝白日破昏靄靈山出其東勢排昊蒼
上氣壓吳越雄迴顛望雲卿此恨發吾衷昔日蕭邵遊四人纒成
童孺與趙七侍御聯袂蕭十功曹讓上秋郊後三二人及第也屬
詞幕孔門入仕希上公緯卿陪非罪折我昆吾鋒橫斷字綸中以免
茂挺獨先覺拔身渡京虹斯人謝明代百代陰鴻鴻天寶末知
陳瓊樓先人世故險橫流與君乘路窮窮越越兩兩相顧無死
節蒙恩逐殊封躡屣州同賦越天波洗我瑕朱衣備朝容恩累

一列凡十年宜朔復相從餘生得攜手遺此兩屣翁
羣遷失羈羽後須惜長松衰旅難重別悽悽滿心骨遇勝悲獨遊
食奇悵孤逢禽尚彼何人胡為東楚龍吾師度門教授升躡遐蹤

題安州浮雲寺樓寄湖州張郎中 杜牧

去夏踈雨餘同倚朱欄語當時樓下水今日到何處恨如春草多
事與孤鴻去楚岸柳何窮別愁紛若絮

魏州從事寄耿拾遺

姚合

小在兵馬間長還繫戎職雖飛不得遠豈要生羽翼三年城中遊
與君最相識應知我乘賜不苟念食主人樹勳名欲滅天下賊
愚雖乏韜願陳一夫力人生須氣健飢凍縛不得睡當一席寬覺
乃千里窄古人不懼死所懼死無益至交不可合一合難離拆君
肯相勸勉苦語毒言臆百平心知聞誰限河南北

洪州客舍寄柳博士芳

薛業

去年燕巢主人屋今年花發路傍枝年年為客不到舍舊國存亡
那得知胡塵一起天下亂何處春風無別離

子昔忝省閣與岳州張使君潭州王都督同官聯事後

承朝議各自東西張公與王都督別詩二首情頗殷切

子覽以數因遙申和云

韋嗣立

茂先王佐才作牧楚江隈登樓正欲賦後遇仲宣來黃鶴飛將遠
雕龍文為開章知昔聯事聽曲有餘哀

昔時陪二賢纓冕會神仙一去馳江海相逢共播遷無因千里駕
忽視四愁篇覽詠歎何已歎終徒愴然

留別武陵袁丞

王昌齡

皇恩暫遷謫待罪逢知己從此武陵谿孤舟二十里桃花遺古岸
金澗流春水誰識馬將軍忠貞抱生死

舟行懷閩士和

釋皎然

二月湖南春草遍橫山渡口花如霰相思一日在孤舟空見歸雲
三兩片

秋山寄陳謙言

王昌齡

巖開寒事早，眾山木已黃。北風何蕭蕭，茲夕露為霜。感激不能寐，中宵時慨慷。黃蟲初悲鳴，玄鳥去我梁。獨卧時易曉，離羣情更傷。思君若不及，鴻鴈今南翔。

海上寄蕭五

獨孤及

朔風颯寒草，寒露日夜結。行行徧瀛壖，歸思生暮節。驛樓見萬里，延首望遼碣。遠海入大荒，平蕪際窮髮。舊國在夢想，故人且胡越。契闊阻風期，荏苒成雨別。海西望京口，兩地各天末。索居動經秋，載笑知曷月。日窮南望盡，唯見飛鳥滅。音塵未易得，何以慰飢渴。

懷鄭洎

孟遲

風蘭舞幽香，雨葉墜寒滴。美人來不來，前山看向夕。

行山禪居寄東谿吳處士

釋皎然

青雲何潤澤，下有賢人隱。路入菱湖深，跡與黃鶴近。野風吹白芷，山月搖清軫。詩祖吳叔庠，到君才不盡。身當青山秀，嶺日靜。惟精改爲吳地，後文體多郢聲。澄徹湘水碧，於家楚天清。時人格不同，至今罕知名。昔賢敦師友，此道獨君行。既得盧霍趣，乃高雷遠情。別時春風多掃盡，雪山雲為君中夜起。孤坐石上月，悠然遺塵想。邈矣達性說，故人不在茲。幽桂惜未結。

宿古祥寺寄廬山隱者

楊衡

風鳴雲外鐘，鶴宿千年松。相思香不見，月出山重重。

春夢

岑參

洞房昨夜春風起，遙憶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

贈遠

陸龜蒙

茱萸匣中鏡，欲照心還懶。本是細腰人，別來羅帶緩。從君出門後，不奏雲和管。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暖。心期夢中見，路末理夢短。怨坐泣西風，秋愁月華滿。

河梁別

馬戴

河梁送別者，行哭半非親。此地足征戰，胡天多殺人。金鑿照離席，寶瑟凝殘春。

有所思

盧仝

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珠箔天之涯。娟娟常娥月三五，盈又缺。翠眉蟬鬢生別離，一望一見心斷絕。心斷絕幾千里，夢中醉卧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未深。美人不見愁人心，含愁更奏綠綺琴。調高弦絕無知音，美人兮美人，不知為暮雨兮為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

寄遠

李白

美人在時花滿堂，美人去後空餘牀。牀中繡被卷不寢，至今三載聞餘香。香亦竟不滅，人亦竟不來。相思黃葉落，白露濕青苔。

寄遠

賈島

別腸多鬱紆，豈能肥肌膚。始知相結密，不及相結疎。疎別恨應少，密離恨難祛。門前南流水，中有北飛魚。魚飛向北海，可以寄遠書。不惜寄遠書，故人今在無。況此數尺身，阻彼萬里途。自非日月光，難以知子軀。

怨情

李白

新人如花雖可寵，故人似玉猶來重。花性飄揚不自持，玉心皎潔終不移。故人昔新今尚故，還見新人有故時。請看陳后黃金屋，寂寂珠簾生網絲。

生別離

白居易

食蘖不易食，梅難藥能苦。令梅能酸，未如生別之為難。苦在心，酸在肝。肝難難，酸鳴殘月，沒征馬重嘶。行人出迴看骨肉，哭一聲，梅酸蘖苦甘。如蜜黃河水，白黃雲秋行人，河邊相對愁天寒。野曠何處宿，棠梨葉戰風颼。颼生離別憂，從中來無斷絕。憂積心勞，血氣衰，末年三十生白髮。

別離

陸龜蒙

食蘖不易食，梅難藥能苦。令梅能酸，未如生別之為難。苦在心，酸在肝。肝難難，酸鳴殘月，沒征馬重嘶。行人出迴看骨肉，哭一聲，梅酸蘖苦甘。如蜜黃河水，白黃雲秋行人，河邊相對愁天寒。野曠何處宿，棠梨葉戰風颼。颼生離別憂，從中來無斷絕。憂積心勞，血氣衰，末年三十生白髮。

丈夫非無淚，不灑離別間。杖初對樽酒，恥為游子顏。蠅蛇一教爭，壯士疾解脫。所思在功名，離別何足歎。

雜怨

張籍

切切重切切，秋風桂枝折。人當少年嫁我當，少年別念君非征行。年年長遠途，妾身甘獨歿。高堂有舅姑，山川豈遙遠。行人自不返。

春愁

韓琬

金烏長飛，玉兔走青鬢。長青古無有，秦娥十六語。如弦未解，貪花惜楊柳。吳魚嶺，鴈無消息。水盼蘭情，別來久。勸君年少莫遊春，暖風遲日濃如酒。

和贈遠

獨孤及

憶得去年春，風至中庭。桃李暎，瓊牕美人扶。瑟對芳樹，玉顏亭亭。與花雙今年，新花如舊時。去年美人不在茲，借問離居恨深淺。鴉應獨有庭花知。

傷歌行

張籍

黃門詔下促收捕，京兆尹繫御史府。出門無復部曲隨，親戚相逢不容語。辭成謫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須臾留。身著青衫騎惡馬，東門之東無送者。郵夫防吏急，喧驅往往驚墮馬。蹄下長安里中荒，大宅東門已除。十二戟，高堂舞榭鏤管弦。美人遙望西南天。

遷謫江表久未歸

寶參

一自經放逐，徘徊無所從。便為出山雲，不隨飛去龍。名豈不欲保，歸豈不欲早。苟無三月資，難適千里道。離心與羈思，終日常草草。人生年幾齊，憂苦則先老。誰能假羽翼，使我暢懷抱。

失志夜坐思歸楚江

孟郊

夜學曉未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開，心與身為讎。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羞。青桂無直枝，碧江思舊遊。

失意歸吳寄劉侍郎

自念西上，身忽隨東歸。風長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離宴豈不明，子野豈不聰。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因緘俗外辭，遠寄高天鴻。

岑李昌期

楊洵美

三山載羣仙，我我鹹浪中。賈衣期不得，此路安可從。我生亦何事，出門如飛蓬。白日又黃昏，所悲瑤草空。蟲聲故鄉夢，枕上禾黍風。吾道如未喪，天運何時通。

莫相疑行

杜甫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短絳集賢學士如堵。堵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王今日飢寒趨路傍，晚將末節契年。少當面論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莫爭好惡莫相疑。

王夫子

白居易

王夫子送君為一尉，東南三千五百里。道途雖遠位雖卑，月俸猶堪活妻子。男兒口讀古人書，東帶欽手來從仕。近將徇祿給一家，速則行道佐時理。行道佐時須待命，委身下位無為恥。命苟未來且求食，官無高卑及遠邇。邇男子上既未能，濟天下下又不至。飢寒死吾觀九品至一品，其間氣味都相似。紫綬朱衣青布衫，顏色不同而已矣。王夫子別有一事欲勸君，遇酒逢花且歡喜。

孟先生詩

韓愈

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嘗讀古人書，謂言古猶今。作詩三百首，默然成池音。騎驢到京國，欲和薰風琴。豈識天子居九重，鬱沈沈一門百夫守。無藉不可尋，晶光蕩相射。旗戟朝以森，遷延乍卻走。驚怪靡自任，舉頭看白日。泣涕下沾襟，榻來遊公卿。莫肯低華簪，諒非軒冕族。應對多差忒，洋洋逐風波。急急奈榆日月，侵奈何從進士。此路轉嶮，嶮異質。思慮羣孤芳，難寄林誰憐。松桂性競愛，桃李陰朝悲辭。樹葉夕感歸，吳禽顧我多慷慨。窮簷時見臨，清宵靜相對。髮白恥苦吟，採蘭赴幽念。眇然望東南，秦吳脩且阻。兩地無數金，我論徐方牧。好古天下欽，竹實鳳所食。德馨神所歆，求觀衆丘小。必上泰山岑，求觀衆流細。必泛滄溟深，子其聽我言。可以當所箴，既獲則思返。無為久滯滯，下和試三獻。期子在秋砒。

徐十八聯落第

歐陽詹

嘉穀不夏熟大器當晚成徐生異凡鳥安得非時鳴汲汲有攸爲
驅驅無本情慙哉蒼梧鳳終見排雲征

溫泉莊卧病寄楊七炯

宋之問

多病卧茲嶺寒倦幽獨賴有嵩丘山高枕長在日茲山樓靈異
朝夜翳雲族是日濛雨晴送景入巖谷羃羃綠澗草菁菁山下木
此意方無窮環顧恨林麓伊洛何悠漫洲源信重復夏餘鳥獸蕃
秋末禾黍熟兼願中契圖歸閑欣藝牧惜無載酒人徒把涼泉掬

夏中訓于遊畢耀問病見贈

獨孤及

秋物智所昧學仙願未從行藏兩乖角踏踏風波中淪跡未摠念
卧病非養蒙閉關涉兩旬羈思浩無窮驚鷺何處來雙舞下碧空
離別隔雲雨惠然此相逢把手賀疾開舉杯欣酒濃新詩見久要
清論激深衷高館舒夏簟開門延微風火雲赫差我日暮千萬峯
遥指故山笑相看撫鏡鐘聲和由心親事感知氣同出處未易料
且歌緩愁容願君崇明德歲暮如青松

秋困卧疾呈暉上人

陳子昂

幽寂曠日遙林園轉清密疲病澹無緣獨坐泛瑤瑟懷挾萬古情
憂虞百年疾餘絲多滯念忽忽每如失緬想赤松遊高華紫庭逸
勞悴始都喪幽人遂負古圖書紛滿林山水萬盈室宿昔心所向
平生自茲畢願言誰見知梵筵有同術八月高秋晚涼風正蕭瑟

宋侯鴻臚夢趙六予未及報而陳子云云今追爲此詩

荅宋王簿兼貽平昔遊舊

盧藏用

暮川罕停波朝雲無留色故人琴與詩可存不可識識心尚可親
琴詩非故人鳴皋初夢趙蜀國已悲陳感化傷淪滅竟交昔未申
冥期失幽報茲理復今晨前嗟成後泣已矣將何及舊感與新悲
虛懷疇昔時趙侯鴻寶氣獨負青雲姿羣有含妙識衆象懸清機
雄談盡物變精義解人頤在陰旣獨善幽躍自爲疑踈彼千里足
傷哉一尉欺陳生富清理卓犖兼文史思縟巫山雲調逸岷江水

鏗鏘衷忠義感激懷知已負劔登薊門孤遊入燕市浩歌去京國
歸守西山趾幽居探元化立言見千祀埋沒經濟情良圖竟云已
坐憶平生遊十載懷嵩丘題書滿古壁採藥遍巖幽子微化金鼎
僊筮不可求榮哉宋與陸名宦美中州存亡一睨阻岐路方悠悠
自余事山海及茲人世改傳聞當世榮皆是古人名無復平原賦
空餘隋笛聲遙對西州使悲訪北印坐新墳蔓草舊闕毀殘銘
爲君成此曲因言寄友生默語無窮事獨傷共此情

對酒憶賀監二首并序

李白

太子賓客賀監於長安一見呼予爲謫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爲樂
沒後對酒悵然有懷而作是詩
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昔好杯中物
今爲松下塵金龜換酒處却憶淚沾巾
狂客歸四明山陰道士迎勸賜鏡湖水爲君臺沼榮人亡餘故宅
空有荷花生念此杳如夢悽然傷我情

重憶一首

欲向江東去定將誰舉杯稽山無賀老却悼酒船迴

哭玄英方干先生

孫郈

斗牛文星落知是先生死湖上聞哭聲門前見彈指官無一寸祿
名傳千萬里死者紙衣裳生誰念朱紫我心痛其語淚落不能已
猶喜韋補闕揚名獻天子

弔王將軍墓

常建

嫖姚北伐時深入強千里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常聞漢飛將
可奪單于壘今與山鬼隣殘兵哭遼水

國殤

孟郊

徒言人最靈白刃亂縱橫誰言當春死不及羣草生堯舜宰乾坤
器農不器兵秦漢盜山岳鑄殺不鑄耕天地莫生金生金人起爭
重校正唐文粹卷十五之下 嘉靖甲申歲太學生姑蘇徐燦文明刻于家塾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十六之上

吳興姚

鉉

纂

詩七 抱七十四首

古調歌篇五

知已九

仰荅韋司業垂訪五首 蕭穎士

傅平鄭太守自廬山見訪鄒之武陵立馬贈別 李白

攜新文詣張籍韓愈途中成 賈島

喜陳懿老自宛陵至示予新製三十餘篇 朱畫

延康吟 賈島

交友四

審交 孟郊 荅友問 白居易

北極贈李觀 韓愈

規誨四

示孟郊 孟浩然

誠貪 釋子蘭

紀贈五

讀張曲江詩集 釋皎然

奉贈張荆州 王昌齡

贈崔從事郎 孟郊

散逸七

漁父歌 李頎

秋醉歌 張爲

散人歌 陸龜蒙

春日醉起言志 李白

俠少二

戲作花卿歌 杜甫

登臨見十五

秦宮詩 李賀

望廬山瀑布二百 李白

望山 賈島

登金陵鳳凰臺 李白

登嶺望 許鼎

早霽南樓 張說

奉陪登南樓 尹志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李白

奉使登終南山 王粲

勝槩二十八

桃源行 劉禹錫

和登會稽山 孫逖

寄贈宋十一 田遊巖

龍門八詠 劉長卿

入崖口五渡寄李適 宋之問

和崖口五渡 徐彦伯

山中作 顧況

大合裴迪 王維

夜歸鹿門歌 孟浩然

荆山獨往 姚係

尋西山隱者不遇 丘爲

仰荅韋司業垂訪五首 蕭穎士

叨啣食非鹿常飲清泠川但悅豐草美寧知牢饌鮮主人有幽意

將以充林泉網幸免傷蒙君復羈牽高堂列衆賓廣坐鳴清弦

俯仰轉驚惕徘徊獨憂煎緬懷雲巖路欲往無由緣物各有所好

違之傷自然

神龜在南國緬邈湘川陰遊止蓮葉上歲時嘉樹林毒蟲且近

斤斧何由尋錯落負奇文焚煇耀丹金山萬里餘淮海阻且深

獨保貞素質不爲寒暑侵一逢盛明代應見通靈心

晉代有儒臣當年富辭藻立言寄青史將以贊王道遠蒼網歲時

登黃鶴樓 崔顥

過華陰 王昌齡

奉和早霽南樓 趙冬隱

春遊南亭 韋應物

登南岳事畢謁司馬道士 張九

終南山望餘雪作 祖詠

桃源行 王維

洪州祈雨是日輒應賦詩 張九

敬荅田徵君 宋之問

宣城清溪二首 李白

初至崖口 宋之問

輞口遇雨憶終南山 裴迪

出青門往終南山下別葉 薛據

春泛若耶 綦毋潛

歸四明 胡幽貞

蕭穎士

蕭穎士

蕭穎士

蕭穎士

蕭穎士

蕭穎士

蕭穎士

蕭穎士

蕭穎士

蕭穎士

蕭穎士

蕭穎士

蕭穎士

蕭穎士

辛勤歷江島且言風波倦探涉豈為寶不遇度征西云誰展懷抱
士貧乏知已安得成所好
彭陽昔游說願謁南郢都王果尚未達况從夷節諒豈知晉叔譽
無罪嬰囚拘臨難俟解紛獨知邪大夫舉讎且不棄何必論親疎
夫子覺者也能遺我乎

關西一公子年貌獨青春被褐來上京翳然聲未振中郎何為者
倒徒驚座席詞賦豈不佳盛名亦相因為君奏此曲此曲多苦辛
千載不可誣孰言今無人

博平鄭太守自廬山千里相尋入江夏北市門見訪都
之武陵立馬贈別 李白

大梁貴公子氣蓋蒼梧雲若無三千客誰道信陵君救趙復存魏
英威天下聞邯鄲能屈節博訪從毛薛夷門得隱淪而與侯生親
仍要誠刀者乃是袖鉞人好士不盡心何能保其身多君重然諾
意氣遙相託五馬入市門金鞍照城郭都忘虎竹貴且與荷衣樂
去去桃花源何時見歸軒相思終無極腸斷朗陵陵

博新文請張籍韓愈途中成 賈島

袖有新成詩欲見張韓老青竹未生翼一步萬里道仰望青冥天
雲雪壓我腦失却終南山惆悵滿懷抱安得西北風身願變蓬草
地祇聞此語突出驚我倒

喜陳懿老自宛陵至示予新製三十餘篇 朱晝

一別一千日一日十二憶苦心無閑時今夕見王色王色復何異
紅明含祥德有文如星宿飛入我習臆憂愁方破懷懼喜重補塞
使我心兒全且非黃金力將攀下風手願假僊靈翼好嫩故詩款
餘章

寄居延壽里為與延康隣不愛延康里愛此里中人人非十年故
人非九族親人有不朽語得之烟山春

延康吟 賈島 孟郊

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誇言君子芳桂性
春濃寒更繁小人權花心朝在夕不存莫躡冬水堅中有潛浪翻
唯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

大圭廉不割利劒用不缺當其斬馬時良王不如鐵置鐵在洪鍾
鐵銷易如靈玉同其中三日燒不熱君疑不如德詠此知優劣

北極有壽羽南溟有沉鱗川源浩浩隔影響兩無因風雲一朝會
變化成一身誰言道理遠感激疾如神我年二十五求友昧其人
哀歌西京市乃與夫子親所向苟同趣賢愚豈異倫方為金石姿
萬世無編磷無為兒女態慷慨悲賤貧

天地日月如等閑廬舍四十無往還唯有一片心胛骨嶮巖推幸
碑兀鬱律刀劒為鋒鏑平地放著高如崑崙山不容地不受日
月不敢偷照耀伏義畫八卦鑿破天心曾女媧伏羲妹恐天怒擣
鍊五色石引日月之針五星之線把天補補了三日不肯歸齊家
走向日中放老鴉月裏栽桂蠶墓天公發怒化龍蛇此龍此蛇
得死病神農合藥救死命天怪神農靈龍蛇罰神農為牛頭令載
元氣車不知藥中有毒藥藥殺元氣天不覺爾來天地不神聖日
月之光無定正不知元氣元不死忽聞空中喚馬異馬異若不是
祥瑞空中敢道不容易昨日全不同異自異是謂大同而小異今
日全自同異不異是謂同不往今異不至直當中今動天地白玉
璞裏斷出相思心黃金鑲裏鑄出相思淚忽聞空中崩崖倒谷聲
絕勝明珠千萬斛買得西施兩成一雙婢此婢嬌饒惱殺人疑胎
為贗羽翠裙唯解畫眉朱點唇自從獲得君敲金樑王凌浮雲却
返顧一雙婢子何足云平生結交苦少人憶君眼前如見君青雲
欲開白日沒天眼不見此音骨縱橫奇又奇千歲萬歲枯松枝半
折半殘壓山公盤根變節成蛟螭忽雷霹靂空風暴雨撼不動欲

與馬異結交 盧仝

北極贈李觀 韓愈

白居易

韓愈

韓愈

動不動千變萬化恁是鱗波皮此奇怪物不可欺虛全見馬異文
章酌得馬異心中事風姿骨木恰如此是不是寄一字

示孟郊

孟浩然

葛草蔽極野蘭枝結孤根聚骨何其繁伯牙獨不啻當時高深意
舉世無能分鍾期一見知山水千秋聞爾其得靜節薄俗徒云云

自誠

司空圖

我祖銘座右嘉謀詰厥孫勤此尚不怠今名日可存襟術士所恥
憇偷道所尊松柏豈不茂桃李亦自繁衆人皆察察而我獨昏昏
取訓於老氏大辯欲訥言

誠貪

釋子蘭

多求待心足未足旋傾覆明知貪者心求禁不求辱

杏園即席上同年

曹勣

岐路不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旦公道開青雲在平地枕上數聲鼓
衡門已如市白日探得珠不待驪龍睡念念出九衢僮僕顏色異
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晴陽照花影落絮浮野翠對酒時忽驚
猶疑夢中事自憐孤飛鳥得接鸞鳳翅求懷共濟心莫起胡越意

讀張曲江詩集

釋皎然

相公乃天啓人文佐生成立程正類靡繹思何縱橫春梓弄細綺
陽林敷王英飄然飛動安逸矣高簡情後輩驚失步前脩敢爭衡
始欣耳目遠再使幾屢清體正力已全理精識何妙昔年歌陽春
徒推郢中調今朝聽鸞鳳豈獨蘇門彌帝命鍾鍾州詩流據上游
才兼判衡秀氣助瀟湘秋逸蕩子山匹經奇文賜儔沉吟未終卷
變態紛難數耀耳代明瓊襲衣比芳杜惜惜聞王聲寤寐在靈府

上河陽李大夫

孟郊

上將秉神略至兵無血威三軍向嚴冬一撫勝重衣寒劔奪衆景
夜星失長暉蒼鷹獨立時惡鳥不敢飛武牢鑿天關河橋細地機
大軍奚與安守此稱者稀貧士少顏色貴門多輕肥試登山嶽高
始見草木微山嶽思既廣草木心皆歸

奉贈張荆州

王昌齡

祝融之峯紫雲街翠如何其雲嶺邑西有路綠石壁我欲從之
卧穹嵌魚有心兮脫網罟江無人兮鳴楓杉王君飛鳥仍未去蘇
航宅中意遙緘

詠德上韋檢校

歐陽詹

少華類太華太室似少室亞相與丞相亦復無異質亨如月臨水
肅若松照日輝影互光遂陰森兩芳鬱連枝鸞鳳下同氣龜龍出
併力華夷心通籌整師律英豪願迴席鸞貂皆屈膝中外竹分途
靈藏待清諡

贈崔從事郎

孟郊

古人留清風千載遙贈君破松見貞心裂竹看直文殘月色不改
高賢德常新家懷詩書富宅抱草木貧安排一蹄泉未化千尺鱗
令意未不語釣璜幽水濱

漁父歌

李頎

白頭何老人菱笠蔽其身避世常不仕釣魚清江濱浦沙明濯足
山月靜垂綸寓宿滿與瀨行歌秋復春持竿湘岸竹葵公蘆洲薪
淥水飯香稻青荷包紫鱗於中選自樂所欲全吾真而笑獨醒者
臨流多苦辛

紫髯翁歌并序

陸龜蒙

紫髯翁過甫里先生舉酒相屬醉而歌曰
一丘之木其栖深也屋吾容不辱一谿之石其居平也席吾勞以
息一甕之泉其音清也茲吾方在懸得乎人得乎天吾不知所以
然而然先生弁而廣之曰采江之魚兮朝船有鱸采江之蔬兮暮
筐有蒲左圖且書石瑟與壺壽歟天歟貴歟賤歟歌闕而去

秋醉歌

張喬

金風颯已起還是招漁翁攜酒天姥岑自彈峯陽桐脫却登山屐
赤脚翹著筇泉聲掃殘暑使臂攀長松翠微泛樽綠苔辭分煙紅
造化處街內相對數壺空醉眠嶺上草不覺夜露濃一夢到天曉

始覺一醉中欲夢中路直到瀘州東初半把我臂相與騎白龍
三留對上帝上樓十二重上帝賜我酒送我敲金鑿寶閣香殿
琪樹寒玲瓏動葉如笙管音律相怡融珍重此一醉百骸出天地
長如此夢魂承謝名與利

襄陽歌

李白

落日欲沒岷山西倒著接籬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
白銅堤傍人借問英何事笑殺山公醉似泥鸚鵡杓鸚鵡盃百年
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蒲萄初醱
臨此江若變作春酒壘麴便乘槽立臺金鞍駿馬換小妾笑坐金
鞍歌落梅車傍倒挂一壺酒鳳笙龍管行相催成陽市上嘆黃天
何如月下傾金壘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石龜龍剝落生莓苔淚
亦不能為之墮心亦不能為之哀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王山自
倒非人推舒州杓力士鏘李白與爾同死生襄王雲雨今安在江
水東流暖夜聲

散人歌

陸龜蒙

江湖散人天骨奇短髮搔來蓬半垂手促孤篋良寒爾口誦太古
滄浪詞詞云太古萬萬古民性甚整黯無風期夜棲正與禽獸雜
獨自構架縱橫枝因而稱曰有巢氏民共敬貴如君師當時只效
烏鵲輩豈是有意陳尊卑無端後聖穿鑿破一派前導千流隨多
方惱亂元氣死日使父子生姦欺聖人事業轉消耗向有漁者存
熙熙風波不獨因一士凡百器用皆能施眾疏屢腐蘊軼脫止失
檢取無讓莊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人留須眉如奴顏婢膝真乞
丐反以正直為狂癡所以頭欲散不散并我魏所以腰欲散不散
佩陸離行散任之適坐散從傾散語散空谷應笑散春容披衣散
單複便食散酸醎混真草酒散甘醇醜屋散勢斜直樹散
行參差客散忘替屨禽散空籠池外物一以散中心散何疑不共
諸侯分邑里不與天子專隄陣靜則守桑柘亂則逃妻兒金鑊納
帶未嘗識白刃殺我窮生為或聞蕃將角恩澤號令鐵馬如風馳

大君年少丞相少當軸自請都旌旗神鋒悉出羽林仗繪畫日月
蟠龍螭太宗基業甚牢固小醜背叛富強夷禁軍近自肅宗署柳
退輔國爭雄雌必然大段窮兇逆須召勁勇扶軍壓四方賊壘猶
占地死者暴骨生寒飢歸來輒擬荷鋤笠詎吏已責租錢遲與師
十萬一日費不啻千金何以支祇今利口且甚歟何暇俛首哀博
發均荒補敗豈無術布在方策據頽隤冰霜襦袴易反掌白面諸
郎殊不知江湖散人悲古道悠悠幸寄義皇傲官家未議活蒼生
拜賜江湖散人號

贈張旭

李頎

張公性嗜酒豁達無所管皓首窮草隸時稱大湖精露頂撥胡牀
長叫三五聲與來酒素壁揮筆如流星下舍風蕭條寒草滿戶庭
問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左手持蟹螯右手執丹經瞪目視霄漢
不知醉與醒諸賈且方坐旭日臨東城荷葉裏江魚白醜貯香粳
微祿心不泄放神於八紘時人不識者即是安期生

春日醉起言志

李白

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頽然卧前樓覺來吟庭前
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感之欲嘆息對酒還自傾
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

戲作花卿歌

杜甫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鷲風火生見賊唯多
身始輕蘇州副使著柘黃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章獨體血模糊手
提擲還崔大夫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
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

秦宮詩并序

李賀

秦宮漢將軍梁冀之嬖奴也秦宮得寵內舍故以驕名大諱於人
子撫舊而作辭似與憑子都之事相為對望又欲二其昔有之詩
越羅夾衫迎春風玉刻麒麟腰帶紅樓頭曲宴仙人語帳底吹笙
煙霧農人聞酒暖春茫茫花枝入簾白日長飛覆覆道傳籌飲干

夜牒隴膩燭黃禿襟小袖調鸚鵡紫繡麻毳踏虎所桂燒金待
曉筵白鹿清蘇夜來黃桐英永巷騎主馬內屋珍屏生色畫開門
欄用水衝錢卷起黃河向身瀉皇天厄運值曾裂秦宮一生花裏
活驚龍奪得不還人醉日難能滿堂月

望廬山瀑布宋二首

李白

西登香爐峰南見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噴壑數千里欬如飛電來
隱若白虹起初驚河漢落半灑雲天裏仰觀勢轉雄壯哉造化功
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空中亂深射左右洗青壁飛珠散輕霞
流沫沸穿石而我遊名山對之心益開且諧宿所好永願辭人間
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挂長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
落九天

望山

賈島

南山三十里不見喻一旬冒雨時立望望之如明親虬龍一掬波
沈蕩千萬春日雨不斷愁殺望山人人事不可長勁風來如奔
陰溢一已掃浩翠寫國門長安百萬家家張屏新誰家最好山
我願為其隣

登金陵鳳凰臺

李白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時花草埋幽徑晉國衣冠
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揔為浮雲能蔽日長
安不見使人愁

登黃鶴樓

崔顥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
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春草青青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
波江上使人愁

登嶺望

許鼎

森森三江水悠悠五嶺關鴻飛猶不度人去若爲還

過華陰

王昌齡

雲起太華山雲山互明滅東峯始含暈了了見松雪羈人感幽棲

宵映轉奇絕欣然忘所疲永望吟不輟信宿百餘里出關玩新月
何意乍暝暇過物遂還別人生屢如此何以肆愉悅

早霽南樓

張說

山水佳新霽南樓玩初旭夜來枝半紅雨後洲全綠四運相終始
萬形紛代續遙臨青草湖再變黃鸝曲地穴穿東武江流下西蜀
歌聞枉渚還舞見長沙促心遠居無陋神和生自足白髮悲上春
知常謝先欲

奉和早霽南樓

趙冬曦

開曙躋南樓凭軒四遐矚物華蕩暄氣春景媚晴旭川霽相山孤
林芳楚郊綽綽巖重疊翠遠岸逶迤綠風帆摩天垠魚艘散灣曲
鴻歸鷓鴣送俦叫鷓斷續聲動暫熙熙噫予獨羈束常欽才子義
忌鵬傷踈踞雅尚騷人文懷少何迫促未知二賢豈去矣從所欲

奉陪登南樓

尹士

君子每垂眷江山共流眄水遠林外明巖近霧中見終日西北望
何處是京縣屢登高春臺徒使淚如霰

春遊南亭

韋應物

川明氣已變巖寒雪尚擁南亭草心綠春塘泉脈動景煦聽禽響
兩餘看柳重道遙池館華益愧專城寵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李白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岳尋仙不
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
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峯長銀河倒瀉三石梁香爐瀑布遙相
望迴崖沓嶂凌蒼蒼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登高壯
觀天地闊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好爲廬山謠興因廬山發開窺石鏡清我心謝公行處蒼苔沒早
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遙見仙人綵雲裏手把芙蓉朝
王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

登南岳事畢謁司馬道士

張九齡

將命祈靈岳迴策詣真士絕跡尋一徑異香聞數里分庭八桂樹
蕭容兩童子入室希把袖登林願啓齒誘我棄智謀詭茲長生理
吸精反自然鍊藥求不死斯言眇霄漢顧予嬰紛海相去九牛毛
歎嘆荷知已

奉使登終南山

王彥

常愛南山遊因而蓋原隰數朝至林嶺百仞登崑崙石壯馬徑窮
苔色步緣入物奇春狀改氣遠天香集虛洞策杖鳴低雲拂水濕
倚巖見廬舍人戶欣拜揖門性矜勤勞示心教澄習王英時共飲
芝草為余拾境絕人不行潭深鳥空立一乘從此受九轉兼是給
辭處若輕飛想來唯吐吸開襟超已勝迴路低而及煙色松上深
水流山下急漸平逢車騎向晚脫城邑峯在野懸翠歷飄官情緝
辛苦久為吏勞生何妄執日暮懷此山悠然賦斯什

終南山望餘雪作

祖詠

終南山望餘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

桃源行

劉禹錫

漁舟何招招浮在武陵水拖綸柳餌信流入花源行數里清
源尋盡花縣絲踏花竟徑至洞前洞門蒼暗煙霧生暗行數步逢
虛明俗人毛骨驚仙子爭來致詞何至此須臾皆破冰雪顏笑言
委曲問世間因嗟隱身來種玉不知人世如風燭遙蓋石髓動容
發燈藜松脂留客宿雞聲大聲遙相聞曉光初龍開五雲漁人振
衣起出戶滿庭無路花紛紛翻然恐失鄉縣處一息不肯桃源往
桃源滿溪水似鏡塵心如垢洗不去仙家一出尋無蹤至今流水
山重重

桃源行時年十九

王維

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古津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清溪
忽值入山口潛行始隈隩山開曠望旋平陸遙看一處攢雲樹近
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
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月明松下房櫳靜日出雲中雞犬喧驚聞

俗客爭來集競引還家問都邑平明問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
入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去不還岐襄誰知有人事世中遙
望空雲山不疑雲境難聞見塵心未盡思鄉縣出洞無論隔山水
辭家終擬擬長遊行自謂經過舊不迷安知峯壑今來變常時只記
入山深青溪幾度到雲林春來遍長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和登會稽山

孫述

稽山碧湖上勢入東溟盡煙景畫清明九峯爭隱嶙望中厭朱紱
俗內採玄牝野老聽鳴鶴山童擁行軫仙花寒未落古莫柔堪引
竹澗入霜多松崖向天近雲從海人去日就江村隕能賦丘嘗聞
和歌參不敏冥搜信沖漠多士期標準願兼濯纓心長語反招隱

洪州西山祈雨是日輒應賦詩言事

張九齡

茲山蘊靈異走望良有歸丘禱雖已久吐心難重違遲明申藻薦
先夕旅巖扉獨宿雲峯下蕭條人吏稀我來不外適幽抱自中微
靜入風泉奏涼生松栝圍窮年滯遠想子辱閱清輝虛美悵無屬
素情緘所依詭隨嫌弱掉羈束謝貞肥義膏亦吾道誠存為物祈

詩贈之云

田遊巖

信彼稱靈石居然徑道樓徘徊承翠嶽賦賦帶深溪夕陰起層岫
清景半虹蜺風來應嘯阮波渡可琴瑟僕之穎陽客望彼空思齊
儻見山人至贊蒿且杖藜

敬答田徵君

宋之問

家臨清溪水溪水繞盤石綠蘿四百垂裏裏百餘尺風泉度絲管
苔蘚鋪茵席傳聞潁陽人震外激靈液忽枉巖中翰吟詠朝復夕
何當速遠遊物色候逋客

龍門八詠

劉長卿

秋山向搖落秋水急波瀾獨見魚龍氣長合煙雨寒誰窮造化力
空向兩崖看

水西渡

伊水搖鏡光纖鱗如不隔千龕道傍古一鳥沙上白何事還山雲能留向城客

水東渡

山葉傍崖赤千峯秋色多夜泉發清響寒渚生微波稍見沙月上歸人爭渡河

福公塔

寂寥對伊水經行長未還東流自朝暮千載空雲山誰見白鷗鳥無心洲渚間

遠公龕

松路向精舍花龕歸老僧閒雲揚錫杖落日低金繩入夜翠微裏千峯明一燈

石樓

隱隱見花閣隔河映青林水田秋鴈下山寺夜鐘深寂寞羣動息風泉清道心

渡水

日暮下山來千山暮鐘發不如波上棹還弄山中月伊水連白雲東南遠明滅

下山

誰識往來意孤雲長自閒風寒未渡水日暮更看山木落眾峯出龍宮蒼翠間

宣城清溪二首

清谿清我心水色異諸水借問新安江見底何如此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向曉惺惺啼空悲遠遊子

李白

清谿勝桐廬水木有佳色山貌日高古石窅天傾側綠鳥昔未名白猿初相識不見同懷人對之空嘆息

宋之問

抱琴登絕巖飛木沂清川路極意謂盡勢迴極轉餘人遠草木秀入崖口五渡寄李適

山深雲景鮮余負海岳情自昔微尚然彌曠十餘載今來宛仍全未窺仙源極獨進野人船時攀乳竇甜屢薄天窓眠夜弦響松月朝樾弄古泉因真象外理承謝區中綠碧潭可遺老丹砂堪學仙莫使馳光暮空令歸鶴憐

李適

聞君訪遠山躡除造幽絕眇然青雲境觀奇彌年月登嶺亦沂谿孤舟事公越寧嶂傳彩翠崖壑互欹缺石林上攢叢金澗下明滅

委曲鍊藥說邀余名山歇從爾泛海滌歲晏秉宿心斯言非徒設

徐彦伯

聞有獨往客拂衣捐世心結忻薄枉者撰念繁舊林經已去崖合冥縣歸壑深琪樹環碧彩金潭生翠陰回公弄沙榜詭仄眺明岑夕聞桂裏後曉翫松上禽雜佩益孤袖瓊敷級雙衿我懷滄洲想

宋之問

巖口衆山斷欽峯聳天壁差氣衝落日紅影入春潭碧錦繡織苔蘚丹青畫松石水禽泛容與巖花飛的皪微路從此深我來限干役惆悵情未已羣峯黠將夕

顏況

野人愛向山中宿沉在葛洪丹井西庭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

顏況

輞口遇雨憶終南山

裴迪

積雨晦空曲平沙滅浮彩輞水去悠悠南山復何在

王維

森森寒流廣蒼蒼秋雨晦君問終南山心向白雲外

薛據

舊業在南山風駕自城關樑茶相敲虧去爾漸超忽散漫餘雪晴蒼茫冬季月寒風吹長林白日原上沒懷抱曠早申相知阻胡越

弱年好棲隱鍊藥在巖窟及此離垢氛興來亦因物末路期赤松
斯言無不伐

夜歸鹿門歌

孟浩然

山寺鳴鐘晝已昏魚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道向江村予亦乘舟
歸鹿門鹿門煙月照中樹忽到龐公棲隱處巖扉松徑長寂寥唯
有幽人自來去

春泛若耶

茶母潛

幽意無斷絕此去隨所偶曉風吹行舟花路入谿口際夜轉西壑
隔山望南斗潭煙飛溶溶林月低向後生事且彌漫願為持竿叟

荆山獨往

姚係

宿昔山水上拘琴聊躡躅山遠去難窮發悲多斷續崑重丹陽樹
泉咽聞陰谷時下白雲中滄留秋水曲秋水石欄深滉漾如噴玉
雜芳被陰崖墜露方消綠恣此平生懷獨遊還自足

歸四明

胡幽貞

海色連四明仙舟去容易天籍豈輒問不長卑朝士

尋西山隱者不遇

丘為

絕頂一茅茨直上三十里扣關無僮僕窺室唯按几若非中柴車
應是釣秋水差池不相見飽俛空仰止草色新雨中松聲晚窸窣
及茲契幽絕自足盪心耳雖無賓主意頗得清淨理興盡方下山
何必待之子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十六上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十六下

吳興姚

鉉

纂

詩琴 卷四十四首

古調歌篇六

幽居十二

百丈谿讀書 闕 家叔徵君東谿草堂二首 盧象

寒食陸渾別業 宋之問

題東谿公幽居 李白

宿裝有書齋 李觀 訓暉上人夏日林泉見贈 陳子昂

東溪說月 王昌齡

贈宣州元處士 杜牧

岑參

太白東谿張老舍即事寄舍弟姪等 岑參

李端

長安秋夕 戎昱

貽池陽谷口元替善 李端

山居十三

宿裴氏山莊 王昌齡 山中作 沈千運

入山寄城中故人 綰

獨遊 王昌齡

過張邯鄲莊 姚合 宿王昌齡隱居 常建

訪陸羽處士 然 初春 王維

南充謝郡客留贈 宇文 孟 韓 富

村居 沈亞之

贈劉藍田 王維

退居 孟郊

渭川田家 王維

傷嘆十九

秦中吟十首 白居易 憫農 李紳

石壕吏 杜甫

辛苦吟 于 漬

田家詞 元稹

傷田家 孟郊 中

採王行 韋應物

茶山作 秦高

野老歌 張籍

野行 姚合

百丈谿新理茅茨讀書

闕 防

浪迹棄人世還山自幽獨始傍業由蹤吾其獲心曲荒庭何所有
老樹半空腹秋朔鳴北林暮鳥穿我屋栖遯樂遵渚恬曠慕所欲
開卦推盈虛散帙攻節目養閑度人事遂命知止足不學東園儒
侯時勞伐樛

家叔徵君東谿草堂二首

盧象

關山十餘里青壁森相倚欲識堯時天東谿白雲是雷聲轉幽室
雲氣香流水潤影生蟲蛇巖端辨杞梓大道終不易君思曷能已
鶴美無老時龜言攝生理浮年共六甲元化潛一指未暇掃雲梯
空應阮家子

今朝共遊者得性閑未歸已到仙人家莫驚鷗鳥飛水深巖公釣
松挂果父衣雲氣轉幽寂谿流無是非名理未足羨腥臊詎所稀
自惟負負竟何歲當食微

寒食陸渾別業

宋之問

洛陽城裏花如雪陸渾山中今始發旦列河橋楊柳風夕卧伊川
桃李月伊川桃李正芳新寒食山中酒復香野老不知禿瘠力酣
歌一曲太平人

題東谿公幽居

李白

杜陵賢人清且廉東谿卜築歲將淹宅近青山同謝眺門垂碧柳
似陶潛好鳥迎春歌後院飛花送酒舞前簷客到但知留一醉盤
中只有水精鹽

宿裴有書齋

李觀

卧君山窻下山鳥與我言清風何颼颼松柏中夜繁父遊夫歸趣
宿此似故園林煙橫近郊谿月落古原稚子不待曉花間出柴門
訓暉上人夏日林泉見贈 陳子昂

聞道白雲居窈窕青蓮宇巖前萬丈流樹石千年古林卧對軒窻
山陰滿庭戶方釋塵中事從君薺蘭社

贈宣州元處士

杜牧

陵陽北郭隱身世兩忘者蓬蒿三畝居寬於一天下罇酒對不酌
默與玄相話人生自不足愛嘆遭逢寡

東谿玩月

王昌齡

月從斷山口遙吐柴門端萬木紛空霽流陰中夜攢光連虛象白
氣與風露寒公靜秋泉響巖深青露殘澄清入幽夢影破抱空巒
悅忽琴窻裏松影曉思難

太白東谿張老舍即事寄弟姪等 岑參

渭上秋兩過北風暮騷騷天晴諸山出太白峯最高主人東谿老
兩耳生長毫遠近知百歲子孫皆二毛中庭井欄上一架獼猴桃
石泉飯香枕酒瓮開新糟愛茲田中趣始悟世上勞我行有勝事
書此寄爾曹

長安秋夕

戎昱

八月更漏長愁人起常早閉門寂無事滿地生秋草昨宵西窓夢
先入荆門道遠客歸去來在家貧亦好

貽池陽谷口元贊善

李端

入谷逢君來秋泉已難涉林間人獨坐月下山相接重露濕蒼苔
明燈照黃葉故交一不見素髮何稠疊

宿裴氏山莊

王昌齡

蒼蒼竹林暮吾亦知所投靜坐山齋月清谿聞遠流西峯下微雨
向晚白雲收遂解塵中組終南春可遊

山中作

沈千運

樓隱別無事所願早離塵不辭城邑遊禮樂拘束人邇來歸山林
庶事皆吾身何者為形骸誰是智與仁寂寞了閑事然後知天眞
咳唾驚榮華迂俯相屈伸如何巢與由天子不得臣

入山寄城中故人

王維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垂與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
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迴期

獨遊

王昌齡

林卧情每閑獨遊景常晏時從灞陵下垂釣往南湖手攜雙白魚
目送千里鴈悟彼飛有適知此罹憂患放之清冷泉因得省踈慢
永惟青峯客迴首白雲間神超物無遠違官繫名與宦

過張邯鄲莊

姚合

客行長似病煩熱攻四肢到君讀書堂忽若逢良醫堂前水交流
堂下樹交枝雨門延風涼洗我昏濁肌與子還往熱行坐恣所宜

時時相獻酬文字當酒危野飯且藜藿永日亦不飢荷餐非其所
論及為羨秦時清士人開耕者唯文詞豈獨鄉里薦當取四海知

宿王昌齡隱居

常建

青溪深不測隱處唯孤雲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為君茅亭宿花鳥
藥院滋苔紋余亦謝時去西山鸞鶴羣

訪陸羽處士

釋皎然

太湖東西路吳王古山前所思不可見歸鴈自翩翩何山賞春茗
何處弄清泉莫是滄浪子悠悠一釣船

初春

王績

前旦出園遊林華都未有今朝下堂望池冰開已久雪避南軒梅
風催北庭柳遙呼窺前妾却報機中嫌年光恰恰來滿筵管春酒

南充謝郡客遊澧州留贈宇文中丞一暢當

僕本漢落人厚嘗州郡使量方頌及早謝歸今即已蕭蕭若交虛
衿帶頓銷靡車服率然來洛陽作遊子鬱鬱冥開顏頹然獨行李
忽逢平生友一笑方在此秋情望風日楚思浩雲水為語弋林者
冥冥鴻遠矣

村居

沈亞之

無樹巢宿鳥無酒共客醉月上蟬韻殘梧桐陰繞地獨出村舍門
吟劇微風起蕭蕭蘆葦秋兼叶嘯如山鬼應綠我憔悴為我哭秋思

贈劉藍田

王維

籬間大迎吠出屋候荆扉歲晏輸井稅山村人夜歸晚田始家熟
餘布成我衣詎肯無公事煩君問是非

退居

孟郊

退身何食可敗力不得開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眾聽喜巴唱
獨醒愁楚頰日暮靜歸時幽幽叩松關

渭川田家

王維

斜光照墟落深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雝雝麥苗秀
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羨此良閒逸悵然歎式微

秦中吟十首并序

白居易

貞元元之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為
秦中吟

諷婚

天下無正聲悅耳即為娛人間無正色悅目即為姝聲色非相遠
貧富則有殊貧為時所棄富為時所趨紅樓富家女金縷繡羅襦
見人不斂手嬌囊二八初母兄未開口已嫁不須更綠窻貧家女
寂寞二十餘荆釵不直錢衣上無真珠幾回人欲娉臨日又踟躕
主人會長媒置酒滿玉壺四座且勿飲聽我歌兩途富家女易嫁
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嫁晚孝於姑聞君欲娶婦妾婦意何如

重賦

厚地植桑麻所養濟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賦
上以奉君親國家定兩稅本意在憂人厥初防其濫明勅內外臣
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役我以求寵
斂索無冬春織絹未成足緯絲未盈斤里胥迫我納不許暫逡巡
歲暮天地閉陰風生破村夜深煙火滅霰雪落紛紛幼者形不蔽
老者體無溫悲喘與寒氣併入鼻頭辛昨日輸錢稅因窺官庫門
繒帛如山積絲絮似雲花為羨餘物隨日獻至尊奪我身上暖
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

傷宅

誰家起甲第朱門大道邊豐屋中櫺比高牆外迴環纍纍六七堂
棟宇相勾連一堂費百萬鬱鬱起青煙洞房溫且清寒暑不能干
高堂虛且迫坐卧見南山繞廊紫藤架夾砌紅藥欄攀枝摘櫻桃
帶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載為大官厨有臭敗肉庫有朽貫錢
誰能將我語問爾骨肉間豈無貧賤者忍不救飢寒如何奉一身
直欲保千年不見馬家宅今作奉誠園

傷友

陋巷孤寒士出門苦栖栖雖云志氣在豈免顏色低平生同門友

通籍在金閨曩昔膠漆契爾來雲雨睽正逢下朝歸軒騎五門西
是時天久陰三日雨淒淒寒驢避路立肥馬當風嘶迴頭忘相識
占道上沙堤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攜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
近日多如此非君獨悽悽死生不變者唯聞任與黎

不致仕

七十而致仕禮法有明文何乃貪榮者斯言如下間可憐八九十
尚墮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挂冠頌翠綾縣車惜朱輪
金章讓不勝僂僕入公門誰不愛富貴誰不戀君恩年高須告老
名遂合退身少時共咄請晚歲多因循賢哉漢二疎彼獨是何人
寂寞東門路無人繼去塵

立碑

勳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見山中石刻作路傍碑銘勳德太公
叔德皆仲尼復以多為貴千言直萬言為文伎何人想見下筆時
但欲愚者悅不思賢者嗤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古石蒼苔字
安知是愧辭我聞望江縣魏令撫惲葵嶺齡名在官有仁政名不
聞京師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岐攀棘不得去留葬此江湄至今
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

輕肥

意氣驕滿路鞍馬尤照塵借問何為者人稱是內臣朱紱皆大夫
紫綬或將軍誇赴軍中晏走馬夫如雲罇疊溢九醞水陸羅八珍
果擘洞庭橘餽切天池鱗食飽色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
衢州人食人

五弦

清歌且罷唱紅袂亦停舞趙叟抱五弦宛轉當習撫大聲粗韻若
散颯颯風和雨小聲細欲絕切切鬼神語又如鶻報喜轉作啼狹
苦十指無定音顛倒宮徵羽坐客聞此聲形神若無主行客聞此
聲駐足不能舉嗟嗟俗人耳好今不好古所以北窳琴日生塵
土

歌舞

秦城歲云暮大雪滿皇州雪中朝退者朱紫盡公侯貴有風雲與
富無飢寒憂所營唯第宅所務在追遊朱輪車馬客紅燭歌舞樓
權酣促坐坐醉暖脫重裘秋官為主人廷尉居上頭日中一為樂
夜半不能休豈知閹鄉獄中有凍死囚

買花

帝城春欲暮諠諠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
酬直看花數灼灼十朵紅箋箋五束素上張帳屋庇旁織營籬護
水灑復泥封移來色如故家家習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
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嘆此嘆無人論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憫農二首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

石壕吏

莫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
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
在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所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
出更無完袴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辛苦吟

籠上扶犁兒手種腹長飢窵下擲校女手織身無衣我願燕趙妹
化為嫫母一笑不直錢自然家國肥

田家詞

牛吒吒聲角田圃穡子塊敲牛啼酌野澗得官倉珠顆穀六十
年來兵燹殘月倉糧車轆轤一日官軍收海服驅牛駕車食牛
肉歸來收得牛兩角重鑄銀犁作斤斷姑春婦擔輪促促輸官不
足歸賣屋裏死有兒牛有犢不遺官軍糧不足

傷田家

聶夷中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穀
賢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
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
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

采玉行

韋應物

官府徵白丁言采藍溪至絕嶺
夜無人深榛雨中宿
徬婦餉糧還哀哀舍南哭

茶山作

來高

禹貢通遠俗所圖在安人
后王失其本職吏不敢陳
亦有姦佞者因茲欲求伸
動生千金費日使萬姓貧
貧我來顧諸源得與茶事親
吐輟耕農米採探實苦辛
一夫且當投盡室皆同臻
捫葛上欹壁蓬頭入荒榛
終朝不盈掬手足皆致鱗
悲嗟遍空山草木為不春
陰嶺芽未吐使者牒已煩
心爭造化力先走挺塵均
選納無晝夜樟聲昏繼暴
眾工何枯槁俯視彌傷神
皇帝尚巡狩東郊路多堙
周迴遠天涯所獻逾艱勤
況滅兵革困量茲固疲民
未知供御餘誰合分此珍
顧省忝邦守又慙復因循
茫茫滄海間丹憤何由申

野老歌

張籍

老翁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
三四畝苗疎稅多不得食
輸入官倉化為土歲暮鋤犁
傍空室呼兒登山收橡食
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食肉

野行

姚合

客行野田間比屋皆閉戶
借問屋中人盡去作商賈
官家不稅商稅農服作苦
居人競東西道路侵傭奴
採玉上山巔探珠入水府
邊兵索衣食此物同泥土
古來一人耕三人食猶飢
如今千萬家無一把鋤犁
我倉常空虛我田生蕪稊
上天不雨粟何由活蒸熬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十六下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十七上

詩十一首五十九首

吳興姚

鉉

古調歌篇七

寺觀十一

始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韋應物 寄閻防劉魯鹿

題鶴林寺薛巖 題破山寺後禪院常建

琅邪山寺常應物簡寂觀西澗瀑布下作

五老峯贈隱者繼石門墨山有禪堂道觀天下絕境張說

題思禪寺獨孤及仙遊寺有龍潭穴弄玉王祠李華

遊棲霞寺顧況

廟社四

四皓廟元稹 魚山神女歌詞二首王維

古杜元稹

邊塞三

虜患張茂 代北州老翁答張說 遂西崔顥

畫圖六

王處士草堂壁畫衝霍諸山劉長卿 題劉相公三湘圖元稹

觀子舍人壁畫山水王季友 題遐上人古松歌李華

畫竹歌白居易

觀李湊所畫美人障子劉長卿

古器物五

石鼓歌韓愈 古劍歌郭元振 磨鏡篇劉禹錫

贈友人古鏡未畫 團扇歌劉禹錫

樂器七

彈琴劉希載 江上琴興常建 聽蜀僧彈琴李白

奉和張舍人閣中直夜思聞雅琴因書事呂溫

聽彈風入松贈楊補闕王昌齡 金陵聽轉侍御吹笛李白

武昌老人說笛歌劉禹錫

草木十一

題老張松樹古栢行杜南
種竹元稹 竹徑偶作韓愈 露青竹鞭歌顧況

暑日題道邊樹井上桐陸龜蒙 石上藤李參
兔絲元稹 春草語顧況

禽鳥昆蟲十
王兵馬使二角鷹杜甫 觀放白鷹李白
飛禽操劉禹錫 一百舌吟 鸚鵡詞蘇郁

鴛鴦篇陳子昂 子規啼常應物 題鳩吟劉禹錫
春蟬元稹 江上蚊子韋莊

道路二
戲題關門岑參 門前路陸龜蒙

始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 常應物

簡略非世器委身同草木道遠精舍居飲水自爲足累日曾一掃

對書常懶讀杜牘會高年山川志遊曠明世方選士中朝懸美祿

除書忽到門冠帶便拘束愧忝即署迹謬蒙君子錄俯仰垂華纓

飄飄翔輕轂行將親愛別戀此西澗曲遠峯照夕川夏雨生衆綠

迅風飄往路迴首不遑宿明晨下煙關白雲在幽谷
寄閩防時在終南山豐德寺讀書 劉杳虛

青嶺南山色君與緇錫隣深路入古寺落花隨暮春紛紛對寂寞

往往落衣巾松色空照水經聲時有人脫心樓南望山遠情獨親

應以脩佳業亦唯此立身深林度空夜煙月資清真莫嘆文明日
彌年從隱常倫

題鶴林寺

薛據

題破山寺後禪院

常建

清晨入古寺初日明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

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餘鐘磬音
環邪山寺 常應物

受命恤人隱茲遊父未忘鳴驪響幽澗前旌耀崇岡青雲臺砌寒

綠縷草木香填壑際花界疊石構雲房經制隨巖轉繚繞豈定方

新泉洩陰壁高蘿陰綠墉攀林一棲心飲水得清涼還歸坐郡關
但見山蒼蒼
簡寂觀西澗瀑布下作

宗流絕壁散虛煙翠澗深巖際松風起飄飄來灑襟窺羅玩猿鳥

解組傲園林茶菓邀真侶觴酌洽同心曠歲懷茲賞春行始重尋
聊將橫吹笛一寫山水音
五老峯大明觀贈隱者 姚係

雲觀此山北與君携手稀林端涉橫水洞口入斜暉乍覺鸞鶴還

忽爲煙霧飛故人清和客默會琴心微丹術幸可授青龍常未歸

悠悠平生意此日復相違
石門墨山二山相連有禪堂道觀天下絕境 張說

菌輪江上山近在華容縣常陟巴丘首天晴遙可見佳遊屢前諾

芳月愆幽眷及此符守移惟言臨道便旣携賞心客復有送行採

竹徑入陰窗松崖上空僂草共林一色雲與峯萬變探窺石門斷

綠越沙澗轉兩山勢爭雄峯巘相顧盼藥妙靈仙竇境華嚴壑選

清都西淵絕金地東敞宴池果接園畦風煙適臺殿高尋去石頂
曠覽天宇徧千山紛滿目百川豁對面騎來雲氣迎人去鳥聲戀
長揖桃源士舉世同企羨
題思禪寺上方 獨狐及

仙遊寺有龍潭穴弄玉祠 李華

捨事入樵逕雲木深谷口萬壑移晦明千峯轉前後疑然龍潭上石勢若奔走開坳秋天光崩騰夏雷吼靈溪自茲去紆直互紛糾聽聲靜復喧望空無更有冥冥翠微下高殿映杉柳涵洞穴中懸泉響相扣昔時秦王女羽化年代久日暮松風來蕭聲生左右早窺神仙錄願結芝木友安得羨門方青囊繫吾肘

遊懷靈寺

顧況

棲霞山中子規鳥口邊血出啼不了山僧後夜初入定聞似不聞山月曉

四皓廟

元稹

巢由昔避世堯舜不得臣伊呂雖急病湯武乃可君四賢胡爲者千載名氣氳顯晦有遺跡前後疑不倫秦政虐天下贖武窮生民諸侯戰心死壯士眉亦斃張良韓孺子椎碎屬車輪遂令英雄意日夜思報秦先生相將去不復嬰世塵雲霧在孤岫龍潛爲小鱗秦皇轉無道諫者鼎鑊親茅雋脫衣諫先生無一言趙高殺二世先生如不聞劉項取天下先生遊白雲海內八年戰先生全一身漢業日已定先生名亦振不得爲齊世其或爲隱淪如何一朝起屈作儲弒賓安存孝惠帝摧頽戚夫人捨大以謀細虬盤而螻伸惠皇竟不嗣呂氏禍有因雖懷安劉志未若周與陳皆落子房術先生道何也出處貴明白故吾今有云

魚山神女歌詞二首

王維

迎神
坎坎擊鼓魚山之下吹洞簫望極浦女巫連紛屣舞陳瑤席湛清醑風淒淒兮夜雨神之來兮不來使我心兮苦復苦

送神

紛進拜兮堂前目眷眷兮瓊筵來不語兮意不傳作暮雨兮愁空山悲兮管思繁絃靈芝駕儼欲旋倏雲收兮雨歇山青青兮水濕潺

古社 元稹

古社基趾在人散社不神唯有空心樹妖狐藏魅人狐惑意顛倒腸腥不復聞丘墳變城郭花草仍荆榛良田千萬頃占作天荒田主人議交斫怪見不敬前那言空山燒夜隨風馬奔飛聲鼓鞞震高焔旗幟飄逸巡荆棘盡狐兔無子孫狐死魅人醒煙消壇堦有繞壇舊田地給授有等倫農收村落盛社樹新團圓社公千萬歲永保村中民

虜患

張陵

今日漢家探使回蟻疊胡兵來未歇春風渭水不敢流撻作六軍心上血

代北州老翁告

張謂

負薪老翁住北州北望鄉關生客愁自言老翁有三子兩人已向黃沙死如今小男新長成明年聞道更徵兵定知此別必零落不及相隨同死生盡將田宅借鄰伍且復伶俜去鄉土在生本求多子孫及有誰知更辛苦近傳天子尊武臣強兵直欲靜胡塵安邊自合有長策何必流離中國人

遼西

崔穎

燕郊芳歲晚殘雪凍邊城四月春草合遼陽春水生胡人正牧馬漢將日徵兵露重實刀濕沙虛金鼓鳴寒衣著已盡春服誰與成寄語洛陽使爲傳邊塞情

王處士草堂壁畫衛霍諸山

劉長卿

愛此衛霍近卷簾如可攀能令堂上客見盡相南山青翠千萬狀飛來方丈間歸雲無處滅去鳥何時還勝事日相對主人常獨閑清陰滿四壁佳氣生重關頗與宿心會看看慰愁顏

題劉相公三相圖

郎士元

昔別醉衝霍爾來憶南州今朝平津邸兼得瀟湘遊稍辨荆門樹依然芳杜洲微明三巴峽咫尺萬里流去鳥不知倦遠帆生暮愁溘陽指天末北渚空悠悠枕上見漁父座中常狎鷗誰言魏闕下

自有東山曲

觀于舍人壁畫山水

王季友

野人宿在人家少朝見此山謂山曉半壁仍懷嶺上雲開簾放出
湖中鳥獨坐長松是阿誰再三招手起來遲于公大笑回予說小
弟丹青能爾焉

題遊上人院時畫古松歌

朱灣

石上盤古根謂言天生朽安知草木性變在畫師手陰深方丈間
真趣幽且間木文雖披勢搖掉中裂空心火燒出掃成三寸五寸
枝便作千年萬年物葍音濃淡意不同一半死皮藏蠹蟲風霜未
必來到此氣色香似寒山中孤標可詭不可取能使支公道場古

畫竹歌

白居易

協律郎蕭悅善畫竹舉世無倫蕭亦甚自秘重有終歲求其一竿
一枝而不得者知予好事忽寫一十五字惠然見投予厚其意高
其藝無以答脫作歌以報之凡一百八十六言歌曰

植物之中竹難寫古今雖畫無似者蕭即下筆獨逼真丹青已來
唯一人人畫竹身肥臃腫蕭畫草瘦節節疎人畫竹梢死羸垂蕭
畫枝活葉葉動不根而生從意生不荀而成由筆成野塘水邊碣
岸側森森兩叢十五莖嫵媚不失筠粉態蕭素盡得風煙情舉頭
忽見不似畫低眉靜聽疑有聲西叢七莖勁而健肯向天空寺前
石上見東叢八莖疎且寒憶曾相妃朝裏雨中看幽姿遠思少人
別與君相顧空長嘆蕭郎蕭郎老可惜手戰眼昏頭雪色自言便
是絕筆時從今此竹尤難得

觀李湊畫美人障子

劉長卿

愛爾含天姿丹青有殊智無間已得象象外更生西子不可見
千秋無重還空悔流紗態猶在含毫間一笑豈易得雙蛾如有情
認風不舉袖但覺羅衣輕華堂翠幕春風來內閣金屏曙色開此
中一見亂人目只疑行到雲陽臺

石鼓歌

韓愈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柰
石鼓何周網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明開堂受朝賀諸
侯劍珮鳴相磨蒐千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避羅鑿功勒成告
萬世鑿石作鼓墮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山阿雨淋
日炙野火燎兒物守護煩攝訶公從何處得紙本草髮蓋備無差
詭詞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蝌年深墨免有畫缺快劔斫
斷生蛟龍鸞翔鳳翥飛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紐壯
古鼎躍火騰龍枝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編迫無委蛇孔子西行
不到秦倚捭星宿遺義娥嗟予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
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爲我量度掘
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甌包席裏可立致十鼓
只載數駱駝薦諸太廟比部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
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鴻都尚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劍苦別
鮮露館角安置妥帖平不願大厦深簷與蓋覆經歷又遠期無他
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始駟駟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
爲摩挲日消月爍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姿媚數
紙尚可博白鵝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
無事柄任儒術崇立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如懸河石鼓
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古劍歌

郭元振

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凡幾年鑄
得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歎奇絕琉璃玉匣吐
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用防君子身精光
黯黯青地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
人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沉埋無所用猶能夜
夜氣衝天

磨鏡篇

劉禹錫

流塵擊明鏡歲久看如漆門前負局生爲我一磨拂拭開綠池滿

量盡金波溢白日照空心圓光走幽室山神妖氣沮野魅真形出
却思未磨時瓦礫來唐突

贈友人古鏡

朱晝

我有古時鏡初自壞陵得蛟龍猶泥蟠魑魅幸月蝕磨久見菱鏡
青於藍水色贈君將照心無使心受惑

團扇歌

劉禹錫

團扇復團扇奉君清暑殿秋風入庭樹從此不相見上有乘鸞女
蒼蒼細蟲遍明月入懷袖別是機中練

彈琴

劉希載

碧山本岑寂素琴何清幽彈為風入松崖谷颯以秋庭鶴舞白雲
泉魚躍洪余欲娛世人明月難暗投感嘆未終曲淚下不可收
嗚呼鍾子期零落歸山丘死而有知魂兮從我遊

江上琴興

常建

江上調王琴一絃清一心冷冷七絃變萬木登幽陰能使江月白
又令江水深始知梧桐枝可以徵黃金

聽蜀僧濤彈琴

李白

蜀僧抱綠綺西上峨眉峯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客心先流水
餘響入霜鍾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

奉和張舍人閣中直夜思聞雅琴因書事

呂溫

迢遞天上直寂寞丘中琴憶爾山水韻起予仁智心疑情在正始
超想踈煩襟襟生子夜後月照禁垣深遠風諷蘭氣微露清桐陰
方襲繙衣慶未奉南薰吟

聽彈風入松贈楊補闕

王昌齡

商風入我絃夜竹深有露絃悲與林寂清景不可度寥寥幽居心
聽聽青松樹風吹草白溪水寒日暮聲意去復還九變待一韻
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

金陵聽韓侍御吹笛

李白

韓公吹笛笛個儻流玉音風吹繞鍾山萬壑皆龍吟王子停鳳管

師襄掩瓊琴餘響渡江去天涯安可尋

武昌老人說笛歌

劉禹錫

武昌老人七十餘手把更令相聞書自言年少學吹笛早事曹王
曾實激往年征鎮戍斬州楚山蕭蕭笛竹秋當時買林恣搜索與
邛身上烏貂裘古苔蒼蒼封老節石上孤生飽風雪商聲五音隨
指發水中龍應行雲絕曾將黃鶴樓上吹一聲占盡秋江月如今
老去興猶遲音韻高低耳不知氣力已無心尚在時時一曲夢中
吹

題老張松樹

宋之問

歲晚東巖下周顧何懷惻日落西山陰衰草起寒色中有喬松樹
使我長嘆息百尺無寸枝一生自孤直

古栢行

杜甫

孔明廟前有老栢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
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
出寒通雪山白憶昨路過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閭宮崔嵬枝幹郊
原古窈窕丹靑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
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大厦如傾要梁棟萬牛迴首立山
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窮伐誰能送苦心未免容蟻蟻香葉曾
經宿鸞鳳志人幽士莫怨嗟古來才大難為用

與東方左史修竹篇并序

陳子昂

東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
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問詩彩麗競繁而與寄都絕每以永
嘆竊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於解三處
見明公誅桐篇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映朗練有金石聲遂用
洗心飾視發揮幽鬱不圖正始之音復覩於茲可使建安作者相
視而笑解君云張茂先何敬祖也方生與其比肩僕亦以為知言
也故感嘆製作脩竹詩一篇當有知音以傳示之
龍種生南岳孤翠鬱亭亭峯頂上崇翠煙雨下微冥夜聞鼙鼓斗

書駐泉壑釋春風正淡蕩白露已清冷哀響激金奏密色滋玉英
歲寒霜雪苦含彩獨青青豈不厭凝冽羞比春木榮春木有盈歇
此節無周粟始願比金石終古保堅貞不意伶倫子吹之學鳳鳴
遂偶雲絳琴張率奏天庭妙曲方千變籟韶已九成信蒙雕斷美
常願事靈龜馳驅馳翠蚪駕伊鬱紫鸞空結交靈臺女吟弄昇天行
携手登白日遠遊戲赤城低昂玄鶴舞斷絕彩雲生永隨萊仙去
三山遊玉京

種竹并序

元稹

昔樂天贈余詩云無波古井水有節秋竹竿余秋來種竹廳下因
而有懷聊書十韻

昔公憐我直比之秋竹竿秋來苦相憶種竹廳前看失地顏色改
傷根枝葉殘清風猶浙浙高節空團團鳴蟬聒暮景跳蛙築幽欄
塵土復晝夜稍雲良獨難丹丘信云遠安得臨仙壇公瘞冬草綠
何人驚歲寒可憐亭亭發一一青琅玕孤風竟不至坐傷時節關

竹逕偶作

權德輿

遲朝此休沐閉戶無塵氣支策入幽逕清風隨此君琴鶴恣偃傲
蘭蕙相益益幽賞方自適林西煙景曛

露青竹鞭歌

顏況

鮮于仲通正當年章仇兼瓊在蜀川約東蜀兒揀馬鞭蜀兒揀鞭
不敢眼橫截斜飛飛鳥邊繩橋夜上層崖頭頭揀白雲跨飛泉採
得馬鞭長且堅浮區丁子珠聯聯灰煮蠟搭光爛然章仇兼瓊持
上天上天雨露何其偏飛龍閉廢馬數千朝飲吳江夕林燕紅塵
撲塵汗濕鞵師子麒麟聊比肩曲江昆明洗利牽四蹄踏浪頭林
天蛟龍指賴可伯虔拓羯胡鷄脚手解陳閑韓幹丹青妍欲貌未
貌眼欲穿金鞍王勒錦連乾騎入挑花楊柳煙十二樓中奏管絃
樓中美人奪神仙爭愛大家把此鞭採山入關關破年忽見揚州
北邨前祇有人還千一錢亭亭筆直無皺節磨將形相一條鐵市
頭格是無人別江海賤臣不拘絃垂韜挂影西窓缺稚子覓衣桃

仰亢家僅拾新幾物折玉潤猶雷玉壘雲碧翳似滌其弘血蜀帝
祠邊十規烟相如橋上文君絕往來策馬降至尊七盤九折橫劔
門穆王八駿起崑崙安用再掛孤生根聖人不貴難得真金玉珊
瑚誰買恩

暑日題道邊樹

王毅

火輪逆煽燒長空浮埃撲面熱濛濛僮走馬喘不進匆逢碧樹
含清風清風留我移時住滿地濃陰懶前去却嘆人無及物功不
似團團道邊樹

井上桐

陸龜蒙

美人傷別離汲井常待曉愁因轆轤轉驚起雙樓鳥獨立傍銀牀
碧桐風嫋嫋

石上藤

岑參

石上生孤藤弱蔓依石長不逢高枝引未得凌空上何處堪託身
為君長萬丈

兔絲

元稹

人生莫依倚倚倚事不成君看兔絲蔓依倚榛與荆荆榛易蒙密
百鳥撻亂鳴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縱橫稚童斫將去柔蔓與之并
斫蒼生可耻束縛死無名桂樹月中出珊瑚石上生俊鶴度海食
應龍昇天行靈物本特達不復相纏縈纏縈竟何者荆棘與飛蓬

春草諡

顏況

春草不解行隨人上東城正月二月色綵綿千里萬里傷人情

王兵馬使二角鷹

杜甫

悲臺蕭颯石龍夜哀谿杈枒浩呼沟中有萬里之長江迴風陷日
孤光動角鷹翻倒壯士臂將軍玉帳軒翠氣二鷹猛脂徐侯隄目
如愁胡視天地杉雞竹兔不自惜溪溪虎野羊俱關易耕上終稜十
二翻將軍勇銳與之敵將軍樹勳起安西崑崙嶺虞泉入馬蹄白羽
曾因三拔腕敢決豈不與之齊荆南尚公得將軍亦如角鷹下翔
雲靈鳥飛飛啄金屋安得爾輩開其群驅出六合梟鷲分

觀放白鷹

李白

八月邊風高胡鷹白錦毛孤飛一片雪百里見秋毫

飛鷹標

劉禹錫

鷹飛杳杳青雲裏驚鳴蕭蕭風四起旗尾飄揚勢漸高箭頭耑割
聲相似長空悠悠暮日懸六翻不動凝非煙游鷗翔出其下慶
雲清景相迴旋忽聞騰鳥擊相擊督下雲中爭腐鼠騰音礪吻相
喧呼仰天大嚇疑鴟鵂畏人避大投高處唳啄無聲猶顧青鳥
自愛王山禾山禽徒貴華年露橫樹樹危巢向暮時陪鮑鮑躡枯
枝遊童挾彈一麾肝脆碎羽分人不悲天生衆禽若有類威鳳文
章在仁義鷹隼儀形螻蟻心雖能喉天何足貴

百古吟

曉星寒落春雲低初聞百舌間啼花枝滿空迷處所挫動繁英
墜紅雨生皇百轉音韻多黃鸝吞聲燕無語東方朝日遲遲升迎
風弄景如自驚數聲不盡又飛去何許相逢綠楊路鬆聲宛轉似
娛人一心百古何紛紛顏俠少傳歌聽墮珥妖姬和睡聞可憐
光景何時盡誰能低回遊鷹隼廷尉張羅自不關潘郎挾彈無情
指天生羽族爾何微古端萬變乘春暉南方朱鳥一朝見索漠無
言蒿下飛

鸚鵡詞

蘇郁

莫把金籠閉鸚鵡箇箇分明解人語忽然更向君前語三十六宮

秋發詩

鴛鴦篇

陳子昂

飛飛鴛鴦鳥舉翼相蔽虧俱來綠潭裏共向白雲涯音容相眷戀
羽翮相連連爾擊戲春者霜嚴連寒池浦沙連岸淨汀樹拂潭垂
年年此遊說歲歲來追隨鳳凰起丹穴獨向梧桐枝鴛鴦來紫塞
空憶稻梁施鳥啼倦依託鶴鳴傷別離宣若此雙禽翻飛不異林
刷羽清江浦交頸紫山岑文章負奇色和鳴多好音聞有鴛鴦綺
復有鴛鴦衾持為美人贈勗此故交心

子規啼

韋應物

高林滴露夏夜清南山子規啼一聲鄰家嬌婦抱兒泣我獨展轉
何為情

鴉鵂吟

劉禹錫

朝陽有鳴鳳不聞千萬祀鴉鵂催衆芳畏聞先入耳秋風白露晞
從是爾啼時如何上春日唧唧滿庭飛

春蟬

元稹

我自東歸日厭苦春鳩聲作詩憐化工不遣春蟬生及來商山道
山深氣不平春秋兩相似虫豸百種鳴風松不成韻蝸蟬沸如羹
豈無朝陽風差與微物爭安得天上雨奔湮河漢傾蕩滌及時氣
然後好晴明

江上蚊子

韋楚老

挫狹翅亞紅腹江邊夜起如雲哭請問會安一點心腐肉填腹幾
多足越女如花住江曲寒娥夜夜凝雙綠任君撩亂錦窻中十幅
輕綃圍夜王

戲題關門

岑參

來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羞見關城吏還從舊路歸

門前路

陸龜蒙

門前向城路一直復一曲曲去日中還直行日暮宿何必日中還
曲塗荆棘間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十七上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十七下

吳興姚

鉉

纂

詩十二首五十六首

古調歌篇八

月明河四

月生句劉信

把酒問月李白

月蝕詩盧仝

明河篇宋之問

風雨露雪六

賀雨詩白居易

洛陽清明日雨霽李正封

詠露

山雪釋皎然

秋風引劉禹錫

竹窓聞風寄苗發司空曙李益

江海泉水十

觀海獨孤及

西陵口觀海蕭攄題王潭獨孤及

及第後過楊子江蘇肩吾

青漢水詞李善夷

迎潮送潮詞二首陸龜蒙

引泉詩

賦得三峽流泉歌李季蘭

明水篇富嘉謨

宮禁七

殿前曲王昌齡

西施篇王維

三閨詞四首劉禹錫

神仙二十九

遊仙詩十六首道士吳筠

上元夫人詩李白

王子喬宋之問

玉真仙人詞李白

苦皇調笑引李賀

少室山章鍊師昇仙歌皇甫湜

宿青牛谷梁鍊師仙居楊衡

玄都壇歌杜甫

寄全椒山中道士蕭德物

洗心道士司馬退之

齋心王昌齡

寄嵩山道士

金璫玉佩歌顧況

月生句

寄嵩山道士

劉猛

月生十五前日望光彩圓月滿十五後日畏光彩瘦不見夜花色

一樵成暗酒匣中苦背銅光短不過空不惜補明月慙無此良工

把酒問月故人賈淳令余問之李白

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盃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與人相隨皎如飛鏡臨丹闕綠煙滅盡清輝發但見宵從海上來寧知曉向雲間沒白兔搗藥秋復春姮娥孤棲誰與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裏

月蝕詩

盧仝

新天子即位五年歲次庚寅斗柄插子律調黃鍾森森萬木夜殫立寒氣崩巖頑無風爛銀盤從海底出出來照我草屋東天色紺滑疑不流冰光交貫寒曠曠初疑白蓮花浮出龍王宮八月十五夜比並不可雙此時怪事發有物吞食來輪中輪如壯士斧斫壞桂似雪山風拉摧百鍊鏡照見膽平地埋寒灰火龍珠飛出腦却入蚌蛤胎槌環破壁眼看盡當天一搭如煤始磨蹤滅跡須臾間便似萬古不可開不料至神物有此大狼狼星如撒沙出爭頭事光大奴婢燈看揜切感英如玳瑁今夜吐燄如長虹孔隳子道射戶外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自行念此日月者太陰太陽精皇天要識物日月乃化生走天及汲勞四體與天作眼行光明此眼不自保天公行道何由行吾見陰陽家有說望日蝕月月光滅朔月掩日日光蝕兩眼不相攻此說吾不容又孔子師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吾恐天似人好色則喪明幸且非春時萬物不嬌榮青山破瓦色綠水冰崢嶸花枯無女艷鳥死沉歌聲頑冬何所好偏使一目盲又聞古老說蝕月蝦蟆精徑圍千里入汝腹如此癡騷阿誰生可從海窟來便解綠清冥恐是睚眦開措塞所化成黃帝有二目帝舜重瞳明二帝懸四目四海生光輝吾不遇二帝混滌不可知何故腫子上坐使蟲豸欺長嗟白兔搗藥恰似有意防姦非藥成蒲白不中度委任白兔夫何為憶昔堯為天十日燒九州金燁水銀流玉熠丹砂燂六合烘為蜜堯心增百憂天見堯心

憂勃然發怒洪共流立擬沃殺九日妖天高日走沃不及但見萬國赤子戢戢生魚頭此時九御導九日爭持節愴憶憶慌駕車六九五十四頭蚊蟻蚪擊電九火輶汝若蝕開離離輪御轡執索相爬鉤推蕩轟湧入汝喉紅鱗談鳥燒口快翎鬚倒側聲獸掙腸挂肚礪礪如山丘自可飽死不偷不獨填飢坑亦解覓心憂恨汝時當食理頭撒腦不肯食不當食張唇唇背食不休食天之眼養逆命安得上帝請汝劉嗚呼人養虎被虎齧天媚被幕暗乃知恩非類一一自作孽吾見鬼眼人必索良工該想天不異人愛眼固應一安得常娥氏來冒扁鵲術手操春喉戈去此睛上物初既猶朦朧既父如抹漆但恐功業成便此不吐出玉川子又涕泗下心請再拜額榻沙土中地上蟻虱臣全告訴帝天皇臣心有鐵一寸可劖妖幕癩腸皇天不為臣立梯磴臣血肉身無由飛上天揚天光封詞付與小心風颺排閭闔入紫宮密邇王几前劈拆奏上臣全頑愚智敢死橫干天甚長東方蒼龍角插戟尾揮風當心開明堂統領三百六十鱗蟲坐治東方官月蝕不救援安用東方龍南方火鳥赤濼血項長尾短飛跋刺頭戴井冠高達栢月蝕鳥官十二度鳥為居停主人不覺察貪向何人家行赤口毒舌毒蟲頭上喫却月不啄殺虛貶鬼眼赤突橫竄鳥罪不可雪西方攬虎立倚椅時舍為牙鑿為齒偷穢牲食卦豕大墓一窟固當軟美見似不見是何道理爪牙根天不念天天若佳擬錯准擬北方寒龜被坵縛藏頭入殼如入獄蛇筋束緊束破殼寒龜夏鼈一種味且當贖其肉一底板沒信處唯堪支牀脚不中鑊灼與天下下歲星主福德官辭奉董秦忍使黔婁生覆尸無衣中天失眼不弔歲星胡其仁榮感饜鏢公執法天不中月明無罪過不糾蝕月蟲年年十月朝大徵支虛謫罰何災凶土呈與土性相背反卷福德生禍害到人頭上死破敗今夜月蝕安可會大白真將軍怒激鋒鏑生恒州陣斬鄭定進項骨脆甚春蔓菁天唯兩眼夫一眼將軍何處行天兵辰星任廷尉天律自主持人命在盆底固應樂見天言時

天若不肯信試喚臯陶鬼一問而今三台文章官作上天紀綱環天二十八宿磊落尚書郎整頓排班行劔握他人將一四大太陽一四天市旁操斧代大匠兩手不怕傷孤矢引滿及射入天狼呀咏明煌煌廢牛與駭女不肯勤農桑徒勞含淫思旦夕遙相望蚩尤鐵旗弄旬始提天鼓鳴璫珉任矢龍蛇行眉目森森張天狗下紙地血流何滂湧瀟險萬萬黨構架何可當眯目疊成就害我光明王請留北斗一星相比極指揮萬國懸中央此外盡拂除沙磧如山岡贖我父母光當時恒星沒殞兩如抨漿似天會事發叱喝誅姦任何故中道廢自遺今日殃善善又惡惡郭公所以亡願天神聖心無信他人忠王川子詞詠風色緊格格近月墨暗邊有似動劔戟須臾癡幕精兩吻自決坵圻露半個壁漸吐滿輪魄衆星盡原赦一墓獨誅磔腹肚忽脫落依舊挂穹碧光彩未蘇來慘淡一片白奈何萬里光受此吞吐厄再得見天眼感荷天地力或問玉川子孔子修春秋二四十年月蝕盡不收今子咄咄詞頗合孔意不玉川子笑答或請聽這道孔子父母曾諱魯不諱周書外書大惡故月蝕不見收余命唐天口食唐土唐禮過三唐樂過五小猶不說大不可數災沴無有小大禱安引衰周研嚴可否日分書月分夜辨寒暑一主刑一主德政乃舉孰為人面上一目偏可去願天完兩目照下萬方土更不擊萬萬萬古

明河篇

宋之問

八月涼風天氣晶萬里無雲河漢明曙見南樓清且淺曉落西山縱復橫洛陽城關天中起長河夜夜千門裏復道連樓共蔽虧畫堂瓊戶持相宜雲母帳前初沉濫水精簾外轉遙地倖俾昭回如練白復出東城接南陌南陌征人去不歸誰家今夜擣寒衣鴛鴦機上疎螢度烏鵲橋邊一鴈飛鴈飛度愁難歇生見明河漸微沒已能舒卷任浮雲不惜光輝讓流月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

賀雨詩

白居易

皇帝嗣寶歷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熯熯上心念下民懼威成災凶遂下罪已詔殷勤告萬邦帝曰予一人繼天承祖宗憂勤不遑寧夙夜心忡忡元年誅劉闢一舉靖巴邛二年戮李錡不戰安江東衝惟眇眇德遠有魏魏功或者天降冷無乃微子躬上思答天戒下思致時邕莫如率其身慈和與儉恭乃命罷進獻乃命賑飢窮宥死降五刑責已寬三農官文出宣徽廳馬滅飛龍庶政靡不舉皆出自宸衷奔騰道路人僂僂田野翁惟呼相告報感泣涕霑膏頰人人心悅先天天意從詔下纒七日和氣生沖融疑為油油雲散作習習風晝夜三日雨淒淒復濛濛濛萬心春熙熙百穀青芄芄人變愁為喜喜身儉為豐乃知王者心憂樂與衆同皇天及后土所感無不通冠珮何鏘鏘將相及王公蹈舞呼萬歲列賀明庭中小臣誠愚陋職忝金鑿官指首再三拜一言獻天聰君以明為聖臣以直為忠敢賀有其始亦願有其終

洛陽清明日雨霽

李正封

曉日清明天夜來嵩少雨千門尚煙火九陌無塵土酒醒河橋春漏閉官殿午遊人感芳草半犯嚴城鼓

詠露

霏霏靈液重雲表無聲落露樹急玄蟬灑池淒結鶴流塵清遠陌飛月登高閣宵潤王堂簾曙寒金井索佳人比珠淚坐感紅絳薄

山雲

釋皎然

夕陽在西峯疊翠繁殘雪狂風卷絮迴驚猿攀王折何意山中人

秋風引

劉禹錫

何處秋風至蕭蕭送鴈群今朝入庭樹孤客最先聞

竹窓聞風寄苗發司空曙

李益

微風驚暮坐臨牖思悠悠開門復動竹疑是故人來時滴枝上露稍霑塔下苔幸當一入幌為拂綠琴埃

觀海

獨孤及

北登激海島回首秦東門誰尸造物功鑿此天池源洞吞百谷周流無四垠廓然混茫際望見天地根白日自中吐扶桑如可捫迢迢蓬萊峯想像金臺存秦帝昔經此登臨異飛翻揚旌百神會望日羣山奔徐福竟何成美門徒空言唯見石橋足千年潮水痕

西陵口觀海

薛據

浙江漫湯湯近海勢彌廣在昔胚混凝融為百川長地形失端倪天色滄滉漾東南際萬里極目遠無象山影乍浮沉潮波忽來往孤帆或不見棹歌猶響像日暮長風起客心空振蕩浦口霞未收潭心月初上林岫幾迴迥亭阜時偃仰歲暮訪蓬瀛真遊非外獎

題玉潭

獨孤及

碧玉徒強名冰壺難比德唯當寂照心可並滄淪色

及第後過楊子江

施有吾

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互閃爍黑浪高於天今日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為我風色好

青漢水辭并序

李善夷

春秋僖公四年齊桓公合諸侯之師盟于召陵責楚之苞茅不入問昭王南征而不復楚子使屈完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南征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按昭王南征至漢丹人膠其舟王遂溺死杜預曰當時漢水未屬楚杜之注其為謬哉且楚實殷之始封楚苦縣濳鄉在漢水東北六百餘里則漢水於西周之際豈未屬楚乎又詩云撻彼殷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哀荆之旅鄭玄注云深入方城之阻也方城今在漢水北三百里豈昭王時未屬楚乎屈完政齊桓所問之大不敢他對但請自問於水濱之人言我不知也漢實屬楚久矣夫山林川澤天子祀之必有其神楚人膠其船而禍其君神不能福神之罪也余過漢見其波濤漫漶而責其水詞曰

漢之廣兮風波四起雖有風波不如蹄浴之水蹄浴之水不為下國而傾天子漢之深兮其隄莫量雖云莫量不如行潦之注行潦

之汪不為下國而溺天王漢之美者曰魴吾雖飢不食其魴恐汚吾之飢腸

迎潮送潮詞二首并序

陸龜蒙

余耕稼所在松江南旁田廬門外有溝通浦淑而朝夕之潮至焉天弗雨則輒而留之用以滌濯灌漑及物之功甚鉅其贏壯遲速擊望晦盈虛也用之則順而進捨之則默以退有類乎君子之道既而感之作迎潮送潮詞二首聊寄聲於騷人之末

江霜嚴兮楓葉丹潮聲高兮墟落寒鷗巢卑兮漁箔短遠岸沒兮光耀爛潮之德兮無際既充其大兮又充其細密幽人兮款柴門寂寞流連兮依稀舊痕濡餘澤稿兮潮之思不尸其功兮歸于混元

右迎潮

潮西來兮又東下日染中流兮紅灑灑汀蓼蒼兮水蓼枯風騷宇兮愁煙孤大幾望兮微將翳晦搜瀛濛兮斂然而退愛長波兮數數一幅巾兮無纓可濯帆生塵兮棹存衣悵潮之還兮吾猶未歸

右送潮

引泉詩 贛州龍興觀老君院作

上嗣位六載吾宗剝桐川余來拜旒戟詔下之明年是時春三月繞郭花蟬聯嵐盤百萬髻上挿黃金鈿投以道士館置榻于東偏滿院聲碧樹空堂形老仙本性樂疑淡及來更虛玄焚香禮具像盪手披靈編新安山角角鳥龍獨巉然岵隴除非淨晴日不見蒼崖巔上有擎雲峯下有噴壑泉泉分數十洑落落皆崢嶸寒聲入爛醉聒破西窓眠支筇起獨尋杖在墻東邊呼僮具香鍾立鑿莓苔穿濛濛一派墮練帶橫斜率亂石拋落落寒流響濺濺狂怒七里湘縮到踈楹前跳光灩半散湧飛沫定圍勢東三峽挂瀉危孤磴懸曾聞瑤池溜亦灌朱草田息伯弄翠葉鸞鶴舞丹煙凌風振桂梳闥霧馳犀舫况當玄元家嘗著道德篇上善一比水斯文叅五千精靈若在此肯惡微波傳不擬爭瀉瀝還應會淪連出門後

飛箭合勢浮青天必有學真子鹿冠秋鶴顏如能輔吾志日使蹠其源

賦得三峽流泉歌

李季蘭

妾家本住巫山雲巫山流水常自聞玉琴奏出轉哀復宜似當時夢中聽三峽迢迢幾千里一時流入幽閨裏巨石崩崖墮下生飛波遠浪弦中起初疑噴怒含雷風復似鳴咽流不通迴湍曲刺意將盡時復滴瀝平沙中憶昔阮公為此曲能使仲容聽不足一彈既畢還一彈願比流泉鎮相續

明冰篇

富嘉謨

北陸蒼茫海凝南山闌干晝夜冰素彩裁我明月升深山窮谷不自見安知採斲備嘉薦陰房固牙掩寒扇陽春二月朝始散春光潭池度千門明冰時出御至尊形庭赫赫九儀備署王煌煌千官事明冰畢歲周在位憶昔沙朔寒風漲崑崙長河冰始壯漫汗峻嶒積亭障嗚嗚鴈江上來禁苑池臺未復開搖春涵綠映樓臺幽歌七月王風始明冰藏用照物軌四時不忒千萬祀

殿前曲

王昌齡

貴人粧梳殿前催香風吹入殿後來仗引笙歌大宛馬白蓮花發照池臺

西施篇

王維

豔色天下重西施寧又徵朝為越溪女暮作吳宮妃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逸人傳香粉不自著羅衣君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當時浣紗伴莫得同車歸寄謝鄰家子效顰安可希

三閨詞 與首四首

貴人三閨上日晏朱梳頭不應有恨事嬌甚印成愁珠箔曲瓊鈎子細見楊州北兵那得渡浪語聲悠悠沉香帖閣柱金縷畫門楣迴首降幡下已見素離離三人出智井一身登樞車朱門設臨水不得見鱸魚

霓裳羽衣曲

李肱

開元太平日萬國賀豐歲梨園厭舊曲玉座流新製風管遞來差
霞衣競掃曳宴罷水殿空葦鈴春草細蓬壺事已久仙樂功無替
詎肯聽遺音聖明知善繼

遊仙十六首

道士吳筠

啓冊觀往載搖懷考今情終古已寂寂舉世何營營悟彼衆仙妙
超然含至精凝神契沖玄化服凌太清心同宇宙廣體合靈霞輕
翔風吹羽蓋慶霄拂霓旌龍駕朝紫微後天保令名豈如寰中士
軒冕矜豐榮

鸞鳳樓瑤林鷓鴣集平楚飲啄本殊好翔翮終異所吾方遺諠賢
立節慕高舉解茲區中戀結彼霄外侶誰謂天路遐感通自無阻
賤俗從遷謝尋仙去淪滄三元有真人與我生道骨凌晨吸丹景
入夜飲黃月百關彌調暢方寸益清越棲神合虛無洞覽周忱惚
不覺隨玉皇焚香詣金闕

西龜初定錄東華已校名三官無遺謫七祖昇雲輶體妙塵累隔
心微玄化并一朝出天地億載猶童嬰使我齊浩劫蕭蕭宴玉清
怡神在靈府皎皎含清澄仙經不吾欺輕舉信有微疇昔希道念
而今果天矜豈非陰功著乃致白日昇焉用過洞府吾其越朱陵
飄飄出天垂不理人自化神凝物無疵因知至精感足以和四時
入海廣無際三山高不極金臺羅中天羽客恣遊自霞液朝可飲
虹芝晚堪食嘯歌自忘心騰舉寧假翼保壽同三光安能幾千億
將過大帝宮覽詣扶桑處童童已相迂爲我清霄海若寧洪濤
義和止奔馭五雲結層閣八景動飛輿青霞正可拖丹楹時一遇
留我宴玉堂歸軒不令遽

欲趨洞陽界試覽丹極表赤帝躍火龍炎官控未鳥導我昇絳府
長驅出天杪陽靈赫重輝四達何皎皎爲爾飄飄風羣生遂無天
子因詣金母飛蓋超西極遂入素中天停輪太滌側若華拂流影
不使白日匿頤頤復亭午六合無靛色道化隨感遂此理誰能測

九龍何蜿蜒載我昇雲細臨眺懷舊國風塵混蒼茫依依遠人寰
去去邇帝鄉上超星辰紀下視日月光條已過天微天居煥煌煌
停駟太儀側整服金闕前肅肅承上帝銜銜會羣仙鴻鐘發靈香
廣廡張鈞天王醴冷中座霞霄充四遊良期無終極俛仰穆億年
峻朗妙門闈澄微眞鑿通瓊林九霞上金闕三天中飛蚪躍慶雲
翔鶴搏靈鳳鬱彼王京會仙期六合同
予昇至陽源欲憇明霞館飄飄瓊輪舉睇眸金景散結虛成萬有
高妙咸可翫玉山鬱嵯峨琅海杳無涯覽賞過千椿遐齡誰復筭
招攜紫陽友合宴玉清臺排景羽衣振浮雲駕來靈幡七曜動
瓊障九光開鳳舞龍歌奏軒殊未迴
高昇紫極上宴此玄都岑玉蕊散奇香瓊珂流雅音靈風生太漠
習習吹人襟體混希微廣神凝空洞深蕭然宇宙外自得乾坤心
上元夫人詩 李白

上元誰夫人偏得王母嬌嵯峨三角髻餘髮散垂腰裘披青色錦
身著赤霜袍手提羸女兒閑與風吹簫有語兩自笑忽然隨風飄
王子喬 宋之問

王子喬愛神仙七月七日上賓天白虎搖瑟風吹笙乘騎雲氣輪
日精喻日精長不歸遺廟今在而人非空望山頭草草露濕君衣
王眞之眞人時往太華峯清晨鳴天鼓麻欬騰雙龍弄寬不賴手
行雲本無蹤幾時人少廣王母應相逢 常建

夢寐昇九崖香靄逢元君貴我太白岑寥寥壽壻氣結宇在星漢
宴林閉氣風簷檣覆餘翠中局生片雲時往溪谷間孤亭晝仍曛
松峯引天影石瀨清霞文括目緩舟趣齊心投鳥羣春風又搖擺
潭島花紛紛 李賀

苦篁調笑引 李賀

請說軒轅在時事伶倫采竹二十四伶倫采之自崑丘軒轅以之

調元氣當時黃帝上天時二十三管咸相隨唯留一管人間吹無德不能得此管此管沉埋墟莽祠

少室山常鍊師昇仙歌 皇甫冉

紅霞紫氣甚風飄絳飾青童迎少君忽從林下昇天去空使時人禮白雲

宿青牛谷梁鍊師仙居 楊衡

隨雲步入青牛谷青牛道士留我宿可憐夜久月明中唯看壇邊一枝竹

玄都壇歌寄元逸人 杜甫

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令章著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屋前太古玄都壇青石漠漠松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畫下雲旗翻知君此計誠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鐵鎖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

寄全椒山中道士 韋應物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湖底東荆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落葉遍空山何處尋行跡

洗心 道士司馬退之

不踐名利道始學塵土腥不味稻粱食始覺神骨清羅浮奔走外日月無短明山瘦松亦勁鶴老飛更輕道遙此中客翠髮昏長生草木多古色雞犬無新聲君有出俗志不貪英雄名傲然脫冠帶改換人間情去矣丹霄步向曉雲冥冥

齋心 王昌齡

女蘿覆石壁溪水幽澗瀧紫葛蔓黃花娟娟寒露中朝飲花上露夜卧松下風雲英化為木光彩與我同日月瀉精魂寥寥天府空

寄葛蒲 張籍

石上生葛蒲一寸十二節仙人勸我食令我頭青面如雪逢人寄君一絳囊書中不得傳此方君能來作樓霞侶與君同入丹玄鄉

金璫玉珮歌 顧況

贈君金璫太霄之玉珮金鎖禹步之流珠五嶽真君之秘籙九天丈人之寶書東井沐浴辰巳畢先進洞房上奔日借問君從何處來黃姑織女機邊出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十七之下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十八

吳興姚

鉉

纂

詩王 據一百三十六首

古調歌篇九

感寓五十一

感寓詩三十八首 陳子昂

感寓 權德輿

古意二首 孫敬

詠史二十一

詠史十一 李華

詠史二首 劉禹錫

懷嘆三十五

出關作 龔微

書懷 劉禹錫

贈韓愈二首 孟郊

華下 司空圖

街西居三首 姚合

感時

逢白公 元稹

容喜 賈島

時興 楊夔

贈馮宿 李觀

朝飢 賈島

感物十六

觀玉篇 陳子昂

廢琴

春桂問答二首 王績

直鉤吟 盧仝

春感八

送春曲二首 劉禹錫

尋人偶題 孤真

秋感六

秋日 耿緯

秋思 司空圖

感寓詩三十八首

微月生西海 幽陽始化昇 圓光正東滿 陰魄已朝凝 太極生天地 三元更廢興 至精諒斯在 三五誰能徵

蘭若生春夏 芳蔚何青青 幽獨空林色 朱蕤冒紫莖 遲遲白日晚 嫋嫋秋風生 歲華盡搖落 芳意竟何成

蒼蒼丁零塞 古今細荒途 亭候何推兀 暴骨無全軀 黃沙莫南起 白日隱西隅 漢甲三十萬 曾以事匈奴 但見沙場死 詎憐塞上孤

樂羊為魏將 食子殉軍功 骨肉且相薄 他人安得忠 吾聞山中相 乃屬放麋翁 孤獸猶不忍 況以奉君終

市人矜巧智 於道若童蒙 傾奪相夸後 不知身所終 曷見玄真子 觀世玉壺中 杳然遺天地 曩化入無窮

吾觀龍變化 乃知至陽精 石林何冥密 幽洞無留行 古之得仙道 信與元化并 玄感非象識 誰能測 滄冥世人拘 目見酣酒笑 丹經

崐崙有瑤樹 安得采其英

白日每不歸 青陽時暮矣 茫茫吾何思 林卧觀無始 蒙芳委時晦 鷓鴣悲鳴耳 鴻荒古已頽 誰識巢居子

吾觀崐崙化 日月淪洞冥 精魄相交構 天壤以羅生 仲尼推太極 老聃貴竊冥 西方金仙子 崇議乃無明 空色皆寂滅 業緣定何成

名教信紛籍 死生俱未停

聖人秘元命 懼世亂其真 如何嵩公輩 詎諳誤時人 先天誠為美 階亂禍誰因 長城備胡寇 贏禍發其親 赤精既述漢 子年何救秦

道州觀野火 呂溫 諭寶二首 元稹

衡州春早二首 呂溫

惜花 陸龜蒙

蟋蟀詩 羅隱

在郡秋懷二首 張九齡

陳子昂

云去桃李花多言死如麻

深居觀元化排然爭朵顛羣動相啖食利害紛變礙便便李毗子

榮耀更相持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已矣行采芝萬世同一時

吾愛鬼谷子青谿無垢氣囊括經世道躡身在白雲七雄方龍鬪

天下久無君浮榮不足貴導養晦時文舒可彌宇宙卷之不盈分

豈徒山木壽空與麋鹿群

吻吻南山鹿離晉以媒和招搖青桂樹幽蟲亦成科世情甘近習

榮耀紛如何怨憎未相復親愛生禍羅瑤臺傾巧笑玉杯殞雙蛾

誰見孤城樹青青成斧柯

林居病時又水木澹孤清閑時觀物化悠悠念無生青春始萌達

朱火已滿羸祖落方自此感歎何時平

臨歧泣世道天命良悠悠昔日殷王子玉馬逐朝周寶鼎淪伊穀

瑤臺成故丘西山傷遺老東陵有故侯

貴人難得意賞愛在須臾莫以心如玉採他明月珠昔稱天桃子

今為春市徒鷓鴣悲東國麋鹿泣姑蘇誰見鷓夷子扁舟去五湖

聖人去已久公道緬良難蚩蚩夸毗子堯禹以為謾驕榮貴工巧

勢利遞相干燕王尊樂毅分國願同歡魯連讓齊齋遺組去邯鄲

伊人信往矣感激為誰歎

幽居觀大運悠悠念羣生終古代興沒豪聖莫能爭三季淪周報

七雄滅秦贏復聞赤精子提劍入咸京炎光既無象晉魯復縱橫

堯禹道已昧昏虐勢方行豈無當世雄天道與胡兵咄咄安可言

時醉而未醒仲尼溺東夏伯陽邁西溟大運自古來旅人胡歎哉

逶迤世已久骨鯁道斯窮豈無感激者時俗頽此風灌園何其鄙

皎皎於陵子世道不相容嗟嗟張長公

聖人不利已憂濟在元元黃屋非堯意瑤臺安可論吾聞西方化

憂醉不能持去去行采芝勿為塵所欺

蜻蛉遊天下與世本無患飛飛未能止黃雀來相干穰侯富秦寵

金石比交歡出入咸陽裏諸侯莫敢言寧知山東客激怒秦王肝

布衣取丞相千載為辛酸

微霜知歲晏斧柯始青青況乃金天夕浩露霑羣英登山望宇宙

白日已西溟雲海方蕩瀾孤鱗安得寧

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樹林何如美人意驕愛比黃金殺身炎州裏

委羽玉堂陰綺旒光首飾歲蕤爛錦衾豈不在遐遠虛羅忽見尋

多材信為累歎息此珍禽

挈瓶者誰子妖服當青春三五月月滿盈盈不自珍高堂委金玉

微纒懸千鈞如何負公鼎被奪笑時人

玄蟬號白露茲歲已蹉跎羣物從大化孤英將奈何瑤臺有青鳥

遠食玉山禾崑崙見玄鳳豈復虞雲羅

荒哉穆天子好與白雲期宮女多怨曠層城閉蛾眉日耽瑤臺樂

豈傷桃李時青苔空萎絕白髮生羅帷

朝發宜都渚浩然思故鄉故鄉不可見但見巫山陽巫山彩雲沒

高丘正微茫佇立望已久涕淚霑衣裳豈越越鄉感憶昔楚襄王

朝雲無處所荆國亦淪亡

昔日章華宴荆王樂荒淫霓旌翠羽蓋射光雲夢林竭來高堂觀

帳望陽雲岑雄圖今何在黃雀空哀吟

丁亥歲云暮西山事甲兵羸糧市叩道荷戟爭羌城嚴冬陰風勁

窮岫油雲生昏黯無晝夜羽檄復相驚攀踞繞萬仞崩危遠九冥

藉藉秦鞞裏哀哀冰雪行聖人御宇宙聞道太階平肉食謀何失

葵藿細縱橫

可惜瑤臺樹灼灼佳人姿碧華映朱實攀折青春時豈不盛光寵

榮君白玉墀但恨紅芳歇凋傷感所思
揭來豪遊子勢利禍之門如何蘭膏歎感激自生怨聚趨明所避
時棄道猶存雲泉既已失羅網與誰論箕山有高節湘水有清源

唯應白鷗鳥可為洗心言

素居獨幾日炎夏忽然衰陽彩皆陰翳親友盡賸違登山望不見
涕泣久連流宿夢感顏色若與白雲期世中驕豪子驅逐正嗤嗤
蜀山與楚水攜手在何時

金鼎合神丹世人將見欺飛飛騎羊子胡乃在蛾眉變化固幽類
芳非能幾時疲痾苦淪世憂海日侵淄眷然顧幽曲白雲空涕淚
朔風吹海樹蕭條邊已秋亭上誰家子哀哀明月樓自言陰燕客
結髮事遠遊赤丸殺公吏白刃報私讎避仇至海上被役此邊州
胡鄉三千里遼水復悠悠每情胡兵入常為中國羞何知七十載
白首未封侯

本為貴公子平生實愛才感時思報國拔劍起蒿萊西馳丁令塞
北上單于臺登山見千里懷古心悠悠誰言未忘禍磨沒成塵埃
浩然坐何暮吾蜀有蛾眉念與楚狂子悠悠白雲期時哉悲不會
涕泣久連流夢登綏山穴南采采江芝探元觀竒化遺世從雲蟠
婉孌將末矣感悟不見之

朝入雲中郡北望單于臺胡秦何密邇沙朔氣雄哉藉藉天驕子
猖狂已復來塞垣無名將亭墩空雀鬼咄嗟吾何歎邊人塗草萊
仲尼探元化幽鴻順陽和大運自盈縮春秋遞來過百颺忽號怒
萬物相紛紛瀾海皆震蕩孤鳳其如何

感寓七首

張九齡

蘭華春歲蕤桂華秋皎絮欣欣此生意自爾為佳節誰知林棲者
聞風坐相悅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幽林歸獨卧滯慮洗孤清持此謝高鳥因之傳遠情日夕懷空意
人誰感至精飛沉理自隔何所慰吾誠

魚遊樂深池鳥棲欲高枝嗟爾蜉蝣羽薨薨亦何為有生豈不化
所感奚若斯神理日微滅吾心安得知浩歎楊朱子徒然泣路岐
孤鴻海上來池潢不敢顧側見雙翠鳥巢在三珠樹矯矯珍木巔
得無金丸懼美服患人指高 逼神惡今我遊冥冥弋者何所慕

卓越數千里夢寐今夕見形骸非我親柔枕即鄉縣化蝶猶不識

川魚安可羨海上有仙山歸湖覽神機
抱影吟中夜誰聞此歎息美人適異方庭樹街幽色白雲愁不見
滄海飛無翼鳳凰一朝來竹花此可食

漢上有游女求思安可得袖中一書札欲寄雙飛翼冥冥獨不見
耿耿徒懷憶紫蘭秀空蹊皓露奪幽色馨香歲欲晚感歎情何極
白雲在南山日暮長太息

感寓

權德輿

殘雨倦欹枕病中時序分秋蟲與秋葉一夜隔窗聞虛室對搖落
晤言無與羣冥心試觀化世故如絲禁但看為戾天豈見山出雲
下俚徒擊節朱絃秘南薰椅梧秀朝陽上有厥鳳文終待九成奏
來儀瑞吾君

效陳拾遺子昂感寓二首

司空圖

高燕飛何捷駭害恣羣鷗人豈玩其暴華軒容爾居強欺自天稟
剛吐信吾徒乃知不平者矯世道終孤
陽和含煦潤卉木競紛華當為衆所悅私已汝何誇北里祕禮豔
東園鎖名花豪奪乃常理笑君徒咄嗟

古意二首

擬梓州陳拾遺

孫郅

屈子生楚國七雄知其材介絮世不容跡合職蒿萊道廢命也
飄飲亦賢哉何事葬江魚空使後人哀
魏禮段干木秦王乃止戈小國有其人大國奈之何賢哲信為美
兵甲豈云多君子戰必勝斯言聞孟軻

詠史十一首

李華

日照岷嶺上羽人披羽衣乘龍駕雲霧欲往心無違此山在西北
乃是神仙國靈氣皆自然求之不可得何為漢武帝精意徧羣山
糜費巨萬計宮車終不還蒼蒼茂陵樹足以戒人間
天生忠與義本以佐雍熙何意李司隸而當昏亂時古墳襄城野
斜徑橫秋隄况不禁樵採茅莎無子遺高標尚可仰精爽今何之

一竹中常侍銜究誰見知常觀黨錮傳撫卷不勝悲

文侯耽鄭衛一聽一忘殫白雪燕姬舞朱絃趙女彈淫聲流不返
怕傷日無端獻威受朝時鳴鐘醜百官兩牀陳管繫九奏殊未聞
對此唯恐卧更能整衣冠

漢皇脩雅樂乘輿臨大學三老與五夏天王親割牲一人調風俗
萬國和且平單于驟款塞武庫欲銷兵文物此朝盛君臣何穆清
至今墟壇下如有簫韶聲

蜀主相諸葛功高名亦尊驅馳十萬眾怒目瞰中原曹伯任公孫
國忘身不存杜宮久無及白鴉猶飛翻勿言君臣合可以濟黎元
為蜀諒不易如曹難復論

秦滅漢帝興南山有遺老危冠掉萬乘幸得厭征討當君逐鹿時
臣等已枯槁寧知市朝變但覺泉石好高卧三十年相看成四皓
帝言翁甚善見顧何不早成稱太子仁重義亦尊道側聞驪姬事
申生不自保覽出商山雲榻來趨灑掃東宮成羽翼楚舞傷懷抱

後代無其人戾園滿秋草
六國韓最弱末年尤畏秦鄭生為韓計且欲疲秦人利物可分社
原情堪減身咸陽古城下萬頃稻苗新

昂藏解豸獸出自太平年亂代乃潛伏縱人為禍愆常聞斷馬劍
每壯未盡賢身死名不滅塞風吹墓田精靈如有在幽情滿松煙
沂水春可涉泮宮映楊葉麗色異人間珊珊搖珮環展禽拒獨處
深巷生禾黍城上飛海雲城中暗春雨適來鳴珮者復是誰家女
泥沾珠綴履雨濕翠毛簪雷影閃蓮臉雷聲飛蕙心自言沂水曲
采蘋兼采菜歸逕雖可尋天陰先景促憐君貞且願願許若家宿
徒勞惜衾枕子不顧雙蛾豔質誠可重淫風如禮何周王惑褒姒
城闕成陂池

巢許在嵩嶺陶唐不得臣九州上洗耳一命安能親解纜數千祀
丘中誰隱淪朝遊公卿府夕是山林人蒲帛楊及西薛蘿為摺紳
九重念入夢三事思降神且設庭中燎寧窺泉下鱗

漢時征百越楊僕將樓船幕府功未立江湖已駭然島夷非敢亂
政暴地仍偏得罪因懷璧防身輒控弦三重求裂土萬里詎聞天
魏關心猶在旗門首已懸如何得良吏一為制方圓

詠史一首 高適
尚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

詠史二首 釋皎然
田氏門下客馮公衆中賤一朝市義還百代名獨擅始知下客不
可輕能使主人功業成借問高車與珠履何如鹿賤一書生

獨負高世姿冥冥寄浮俗下子去不歸何人識荆王鬻春意不淺
汚跡身豈辱鷹鷂樂逆連蚪蟄甘窘東五噫謫且正可以見心曲

詠史二首 劉禹錫
驃騎非無勢少卿終不去世道劇顛波我心如砥柱

賈生明王道銜縮工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貴位

詠史四首 盧照鄰
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游直髮上衝冠壯氣橫三秋願得斬馬劍
先斷佞臣頭天子玉檻折將軍丹血流指生不肯拜視死其若休
歸來教鄉里童蒙遠相求弟子數百人散在十二州三公不敢更
五鹿何能詔名與日月懸義與天壤儔何必疲執戟區區在封侯
偉哉曠達士知命固不憂

季生昔未達身辱功不成乾錡為臺隸漣園變姓名幸逢滕將軍
兼遇曹丘生漢祖廣招納一朝拜公卿百金執云重一諾良匪輕
廷議斬樊噲羣公寂無聲處身孤且直遭時坦而平丈夫當如此
唯唯何足榮

大漢昔云季小人道遂振王帛委蘭艾斧鑿擊搢紳逸哉郭先生
卷舒得其真雍容謝朝廷諷笑禁人倫在晦不絕俗處亂不為親
諸侯不得友天子不得臣冲情觀負輒重價折角巾悠悠天下士
相送洛橋津誰知仙舟上寂寂無四鄰

公業負奇志交結盡才雄良田四百頃所食常不充一為侍御史

慷慨說何公何公何為敗吾謀適不同仲穎然殘忍廢誠良在躬
死人如亂麻天子如轉蓬于戈及黃屋荆棘生紫宮鄭生運其謀
將以清國戎時來命不遂脫身歸山東粟粟千載下穆然懷清風

讀李斯傳

曹邨

欺暗常不然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

出關作

魏徵

中原初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
驅馬出關門請纒繫南越憑軾下東蕃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
古木吟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又逝魂豈不憚艱險
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隴右途中遭非語

負半千

趙有兩毛遂魯聞二曾參慈母猶且惑况在行路心冠冕無醜士
賄賂成知己名利我所無清濁誰見理弊服空庭春縈帶不著身
出遊非懷壁何愛乎忌人正須自保受振衣在生塵

書懷

劉幽求

心為明時盡君門尚不容田園迷徑路歸去欲何從

自紀

皇甫松

皇天后地力使我向此生貴賤不我均若為天地情我家世道德
肯意臣文明家集四百卷獨立天地經寄言青松安豈羨朱棣榮
昭昭大化光共此遺芳馨

贈友人

呂溫

南山雙喬松擢本皆千尋夕流膏露津朝被青雲陰負雪出深澗
搖風倚高岑明堂又不構雲幹何森森匠意方雕巧時情正誇濕
生材會有用天地豈無心

贈韓愈二首

孟郊

何以定交契贈君高山石何以保貞妍贈君青松色貧交過此外
無可相影飾更有其鼠詩吟之堪淚滴其鼠既穿墻又齧機上絲
穿墻有闕土齧機無餘絲朝吟枯桑柘暮立空杆機豈是無巧妙

絲斷將何施衆人尚肥華志士多飢羸願君保此節天意當察微
前日遠別離今日生白髮欲知萬里情曉則半林月常恐百蟲秋
使我芳草歇

贈喬林

劉春虛

去年上策不見收今年寄食仍淹留羨君有酒能便醉羨君無錢
能不憂如今五侯不待客羨君不問五侯宅如今七貴方自尊羨
君不遇七貴門丈夫會應有知己世上悠悠何足論

寄唐生

白居易

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
五十寒且飢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之
太尉擊賊日每太尉此尚書也盜時李希烈也大夫死死寇也大
亂諫諍譴謫譴謫夷夷道道職職左左每見如此事聲發涕隨往往聞其
風俗士猶或非憐君頭半白其志竟不衰我亦君之徒驚鬱何所
為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詩篇篇無空文句句可盡規切過虞人
箴痛甚騷人詞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
知未得天子知甘受時人嗾藥良氣味苦瑟淡音聲希不懼權豪
怒亦任親朋譏人竟無奈何呼作狂男兒每逢羣動息或遇雲霧
披但自高聲歌庶幾天聽卑歌哭雖異名所感則同歸寄君三十
章與君為哭詞

華下

司空圖

日炙旱雲裂迸為千道血天地沸一鑊竟自烹妖孽烹湯遇災數
災數還中輟何事奸與邪古來難撲滅

傷時二首

孟雲卿

徘徊宋郊上不見平生親獨立正傷心悲風來孟津大方載群物
生死有常倫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人豈知逢世運天道亮云云
太虛流素月三五何皎明光曜侵白日賢愚迷至精四時更變化
天道有虧盈常恐今已沒須臾復更生

封丘作

高適

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豈堪作吏
風塵下祇言小邑無所為公門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長心欲碎鞭
撻黎庶令人悲悲來向家問妻子本家盡道今如此生事應須南
畝田世情付與東流水夢想舊山安在哉為衛君命且遲迴乃知
梅福徒為爾卻憶陶潛歸去來

街西居三首

姚合

受得山野性任成多事遠青山在宅南迴首東西睇淺淺一井泉
數家兵汲之獨我惡水濁鑿并厓之陲自鑿還自飲亦為衆所非
吁嗟世間事繫身誠難為

日出窮巷喜溫然勝重衣重衣豈不暖暖風人不齊兀兀復行行
不離階與堦

丈夫非馬蹄安得知路岐窮賤歿姑薄與與養性宜乃知長生術
豪貴難得之

效陳拾遺子昂

司空圖

醜婦競簪花花多映愈醜鄰女恃其姿撥之不盈手量已苟自私
招損乃誰咎寵祿既非安於吾竟何有

感時

好鳥無惡聲仁獸肯狂噬寧教鸚鵡啞不遺麒麟細人人語與默
唯觀利與勢愛毀亦自遭掩誇終失計

夜坐

張說

懷哉四壁時未有五都價百金誰見許斗酒難為貴落花生芳春
孤月皎清夜復逢利交客題戶遙相謝

無可奈何歌

白居易

無可奈何兮白日走而未頽頽少日往兮老日催生者不住兮死
者不迴况乎寵辱豐頽之外物又何嘗不一去而一來去不可挽
兮來不可推無可奈何兮已焉哉惟天長而地久前無始兮後無
終嗟吾生之幾何寄瞬息乎其中又如太倉之稗米委一粒於萬
鍾何不與道逍遙委化從容縱心放志淺洩融胡為乎分受惡

於生死擊憂喜於窮通極強其骨髓齟齬其心曾合冰炭以交戰
祇自苦乎厥躬彼造物者于何不為此與化者云何不隨或胸或
吹或盛或衰雖千變與萬化委一順以貫之為彼何非為此何是
誰真此心夢蝶之子何禍非福何吉非凶誰達此觀喪馬之翁俾
吾為秋毫之杪吾亦自足不見其小俾吾為泰山之阿吾亦無餘
不見其多是以達人靜則肅然與陰合迹動則浩然與陽同波委
順而已孰知其他時耶命耶吾其無奈彼何委邪順邪彼亦無奈
吾何夫兩無可奈何然後能真至順而合大和故吾所以飲大和
扣至順而為無可奈何之歌

逢白公

元稹

遠路事無限相逢唯一言月色照榮輝長安千萬門

感懷

費冠卿

螢燭不為苦求名始辛酸上國無交親請謁多少難九月風割面
羞汗成冰片求名後公道名與公道遠力盡得一名他喜我且輕
家書十年絕歸去知誰榮馬嘶渭河柳特地起愁聲

贈崔純亮

孟郊

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有礙非遐方
長安大道傍小人智慮險平地生太行鏡破不改光蘭死不改香
始知君子交又義道益彰君心與我懷離別俱惘惘譬如浸蘗泉
流苦日已長忍泣目易衰忍憂形易傷項籍豈非壯賈生豈非良
當其失意時涕泗各滿裳古人勸加食此食難自強一飯九祝噎
一嗟十斷腸况非兒女冤冤氣凌彼蒼彼蒼若有知白日下清霜
今朝始驚呼碧落空茫茫

客喜

賈島

客喜非實喜客悲非實悲百迴信到家未當身一歸未歸長愁嗟
愁嗟填中懷開口吐愁聲遠卻入耳來嘗恐滴淚多自損兩目輝
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

有所思

宋之問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幽閨兒女惜顏色坐見落花長歎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為薪更聞桑田變成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紅顏子須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祿池臺文錦繡將軍樓閣畫神仙一朝則病無相識三春行樂在誰邊姹妍媚眉能幾時須更鶴髮亂如絲但看古來歌舞地唯有黃昏鳥雀飛

秦人謠

古之奇

微生祖龍代卻思堯舜道何人仕帝庭拔殺指伎草姦臣弄民柄天子恣衷抱上下一相蒙馬鹿逐願倒中國既版蕩骨肉安可保人生青年壽吾恨死不早

時興

楊賁

貴人昔未貴咸願顧寒微及自登樞要何曾問布衣平明登紫閣日晏下彤闈擾擾路傍子無勞歌是非

聞聲有感

呂溫

千門儼雲端此地富羅繞秋月三五夜磬聲滿長安幽人感中懷靜聽淚泫灑所恨搖衣者不知天下寒

野田行

于鵠

日沒出古城野田何茫茫寒狐上孤冢鬼火燒白楊昔人未為泉下客若到此中還斷腸

贈馮宿

李觀

寒震上秦原遊子衣飄飄黑雲截萬里獵火從中燒陰空蒸長煙殺氣獨不銷冰交石可裂風疾山如搖時無青松心顧我獨不凋

偶然作二首

呂溫

樓樓復及汲忽覺年四十今朝滿衣淚不是傷春泣
中夜兀然坐無言空涕淚丈夫志氣事兒女安得知

及第後答澶關主人

本欲雲雨化却隨波浪翻一露大常第十過潼關門志力且虛棄功名誰復論主人固相問懸笑不能言

朝飢

賈島

市中有樵山此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我要見白日雪來塞青天立聞西牀琴東折兩三弦飢莫詣他門古人有拙言

九日酬顧少府

高適

簷前白日應可惜籬下黃花爲誰有客子迎霜未授衣主人得錢肯酤酒蘇秦慷慨時多厭蔡澤棲遲世看醜縱使登高抵斷腸不如獨坐空搔首

觀王篇并序

陳子昂

丙戌歲余從左補闕喬公北征夏四月軍幕舍于張掖河洲草木無他異者唯有仙人杖往往叢生幽朔地寒與中國頗異余家世好服食昔嘗餌之及此役也而息意茲味戍人有薦嘉蔬者此物存焉余條爾而笑曰始者與此君別不圖至是而見之豈非神明嘉惠將欲扶吾壽也因爲喬公昌言其能時東萊王仲烈亦同旅舍聞而大喜甘心食之已旬有五日矣適有行人自謂知藥者謂喬公曰此白棘也公何誤哉仲烈愕然而疑亦曰吾怪其味甜

今果如此喬公信是言乃譏余作采玉篇謂宋人不識王而寶瓊石也余心知必是由以獨見之故被奪於衆人乃喟然而嘆曰嗟乎人之大明者目也心之至信者口也夫目照五色口分五味玄黃甘苦亦可斷而不惑矣而路傍一議二子增疑况君臣之間朋友之際乎自是而觀之則萬物之情可見也感采玉詠而作觀玉篇以答之并示仲烈譏其失員

鷓鴣雙白王此王有縉麟懸之千金價察世莫知員丹青非異色輕重有殊倫勿信王工言徒悲荆園人

素絲

陸龜蒙

園客麗獨繡詩人吟五綫如何墨子淚反以悲途窮我意豈於是願參天地功爲綫補君衣爲絃繫君桐左右修關職宦商還古風

端然潔白心可與神明通

李都尉古劍

白居易

古劍寒黯黯鑄來幾千秋白光納日月紫氣排斗牛有客借一觀愛之不敢求湛然玉匣中秋水澄不流至寶有本性精剛無與儔可使寸寸折不能繞指柔願快直士心將斷佞臣頭不願報小怨夜半私刺讎勸君慎所用無作神兵羞

廢琴

絲桐合爲琴中有太古聲古聲淡無味不稱今人情玉徽光彩滅朱弦塵土生廢棄來已久遺音尚冷冷不辭爲君彈縱彈人不聽何物使之然羌笛與秦箏

廢瑟詞

張籍

古瑟在匣誰復識玉柱顛倒朱絲黑千年曲譜不分明樂府無人傳正聲秋蟲暗穿塵作色腹中不辨工人名幾時天下復古樂此瑟還奏雲門曲

說劍

元稹

吾友有寶劍密之如密友我寶膠漆交中堂共杯酒酒酣肝膽露恨不眼前剖高唱荆卿歌亂擊相如缶更擊復更唱更酌亦更壽白虹座上飛青蛇匣中吼我聞音響異疑是子特偶爲君再拜言神物可見不君言亦可見復言我自取迎匣已焚香近鞘先澤手徐抽寸寸乃漸屈聲聲射殺殺霜在鋒團團月臨鈕遠巡潛虯躍鬱律驚左右震雷滿室光蛟龍繞身走我爲捧之泣此劍別來又鑄時堊山破藏在松桂朽幽獄邊埋神人水心守本用稽泥滓果非雷煥有我欲評劍功願君良聽受劍可刺犀兕劍可切瓊玖劍決天外雲劍衝日中斗劍隳妖蛇腹劍拂佞臣首太古初斷鼉武王親擊紂燕丹卷地圖陳平縮花綬曾披桂樹枝寒光射林莽曾經鑄農器利用翦稂莠神物終變化復爲龍牝牡晉末武庫燒脫然排戶爛爲欲掃羣胡散作彌天帚自茲失所往豪英共爲詬今復誰人鑄挺然千載後既非古風胡無乃近鷗九自我與君遊

平生益自負况擊寶劍出重以雄心扣此劍何太奇此心何太厚

觀君慎所用所用無或苟潛將辟魑魅勿但防妾婦留斯泓下蛟

莫試街中狗君今困泥滓我亦空塵垢耳驚大言逢人少開口

春桂問荅二首

王績

問春桂桃李正芬華年光隨處滿何事獨無花
春桂荅春華詎能久風霜搖落時獨秀君知不

養鸞詞并序

劉禹錫

途逢少年志在逐雄方呼鷹隼以襲飛走因縱觀之卒無所獲行人有嘗從事於斯者曰夫鸞禽飢則爲用今哺之過篤故然也予感之作養鸞詞

養鸞非玩形所資擊鮮力少年昧其理日日哺不息探鷄網黃口旦暮有餘食寧知下韉時翅重飛不得陪餽止林表狡兔自南北飲啄既已盈安能勞羽翼

對菊

賈島

九日不出門十日見黃菊灼灼尚繁英美人無消息

直釣吟

盧仝

初歲學釣魚自謂魚易得三十持釣竿一魚釣不得人釣曲我釣直哀哉我釣又無食文王已沒不復生直釣之道何時行

競渡

元稹

吾觀競舟子因測大競源天地昔將競蓬教晝夜昏龍蛇相噴瀆海岱俱前奔群動皆撓撓化作流渾渾渾數極關心息大和承混元一氣忽爲三轟然畫乾坤日月復照曜春秋遞寒溫八荒坦以曠萬物羅亦繁聖人中間立理世了煩延縣縣復幾歲逮及義與軒炎皇熾如炭革尤扇其燄有能競一起驅戰山林樊一戰波委焰再戰火燎原戰訖天下定號之爲軒轅自是豈無競瑣細不復言其次有龍競競渡龍之門龍門浚如瀉宗射不可援亦赤化時至擔突鬚鬣掀乘風瞥然去萬里黃河翻接騰電挺出微吟霹靂喧傍瞻瞻宇宙俯瞰卑岷嶠庶類咸在下九霄行易捫條辭蛙黽穴

遠排天帝闈迴悲暴鯁者未免鯨鯢吞帝命澤諸夏不棄蟲與昆
隨時布膏露稱物施厚恩草木雪我潤豚魚望我蕃嚮來同競輩
豈料由我存壯哉龍競渡一競身獨算捨此皆蟻鬪競舟何足論
塞上縣應折江南草可結欲持梅嶺花遠競榆關雪日月無他照
山川何頓別苟齊兩地心問天將安設

道州觀野火

呂溫

南風吹烈火焰燒楚澤陽景當晝連陰天半夜赤過處若箕掃
來時如電激豈復辨蕭關焉得分玉石蟲蛇盡燦爛虎兕亦奔迫
積穢一蕩除和氣始融液堯時既敬授禹稼斯肇迹通生合穎禾
大秀兩歧麥家有京城詠人無溝壑感若悟焚如功來歲終受益

元稹

沉玉在弱泥泥弱玉易沉扶桑寒日薄不照萬丈心安得潛淵蚘
拔壑起鄧林泥封泰山趾水散旱天霖洗此泥下玉照曜臺殿深
刻為傳國寶神器人不侵

水置白玉壺始見清皎潔珠穿殿紅縷始見明洞澈鎮錮無人淬
兩刃幽壤鐵春鏡無人拭一片埋霧月驥踟躕堵中骨附筋入節
蚘蟻尺澤內魚貫蛙同穴餘艘無巨海浮梓於波瀾棟梁無廣廈
顛倒卧霜雪大鵬無長空舉翮受羈繼豫章無厚地危樑真負線
圭璧無下和甘與頑石列舜禹無陶堯名隨腐草滅神功伏妖物
神物神乃別人神不世出所以神功絕神物豈徒然用之有施設
禹功九州理舜德天下悅壁充傳國璽圭用析泰折干尋豫章幹
九萬大鵬歇棟梁庇生民餘艘濟來哲蚘蟻旱天雨驥轉流電掣
鏡懸森膽露劒拂妖蛇裂珠生照乘光冰瑩瓊座熱此物比在泥
斯言為誰發凡今盡凡耳不為君不說

送春曲三首

劉禹錫

春向晚春晚思悠哉風雲日已故花葉自相摧漠漠空中去何時
天際來

春已暮再再如人老映葉見殘花連天是青草可憐桃與李從此
同桑棗
春竟去此去何時迴遊人千萬恨落日高臺寂寞繁華盡流鶯
歸不來

衡州早春二首

呂溫

碧水何逶迤東風吹沙草煙波千里曲不辨嵩陽道
病肺不飲酒傷心不看花唯驚望鄉處猶自隔長沙

尋人偶題

邵真

日晏不復午落花難歸樹人生能幾何莫厭相逢遇

惜花

楊衡

都無看花意偶到樹邊來可憐枝上色一一為愁開

秋夕懷遠

孟郊

返照入閭巷憂來與誰語古道無人行秋風動禾黍
臥冷無遠夢聽秋酸別情高枝低枝風千葉萬葉聲淅淅不供飲
瘦田長廢耕今交非古交貧語聞皆輕

秋思

耿緯

頰颯芳吹愁夕長層成有動歌離夢如訴如言緒引虛寬周
隙伺榻繁咽啗綠綠睡蠅老冠峨綫好不冠不綫爾奚以悲蚊蚋
有毒食人肌肉蒼蠅多端黑白偷安爾也出處物芳莫累壞含啼
衰虛堂空署勿詢諱鼠豈無牙勿學蠶非垣亦有耳危條摘飛
抽恨啾啾別帳缸冷柔魂不定美人在何夜影流波與子佇立徘徊思多

秋思

司空圖

身病時亦危逢秋多慟哭風波一搖蕩天地幾翻覆螢出荒池

落葉穿破屋勢利長草草何人訪幽獨

在郡秋懷二首

張九齡

秋風入前林蕭颯鳴寒枝寂寞遊子思寤歎何人知宦成名不立志在歲已馳五十而無聞古人深所疵平生去外飾直道如不羈未得掉割效忽復寒暑移物情有固然身退毀亦隨悠悠滄江渚望望白雲涯露下霜且降澤中草披離蘭艾若不分安用馨香為庭蕪生白露歲候感遐心策蹇慙遠塗巢枝思故林小人恐致寇終日如臨深魚鳥好自逸池籠安所欽挂冠東都門採蕨南山岑議道誠愧昔覽分還慚今憮然憂成老空爾白頭吟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十八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十九之上

頌甲 禮六首

吳興姚

鉉

纂

盛德大業

無疆頌 李華

起義堂頌 僧一行又云張說

開元正曆握乾符頌 張說

上黨舊宮述聖頌

龍也聖德頌 張九齡

靈武受命官頌 楊炎

無疆頌 并序

李華

臣華言伏以漢明帝時徵外蠻夷檠木白狼獻詩歌德屬事史官况臣自曾祖至臣備國家職負臣又逮事玄宗肅宗今以餘年獲事陛下官歷御史補闕尚書即命薄多病不獲奔赴闕庭恐先朝露同於泥塵若無歌詩頌德曾蠻夷不若也敢述列聖為無疆頌式昭皇家大慶無窮謹昧死稽首以聞

高祖元頌

吳昊晏天

監於下

興有德

維隋之杪

時黷陰疑

陽潛未登

人思昭矣

雷行龍輿

盪濯霧慝

文明乎萬國

垂仁蒸人

載親天監

保我子孫

巍巍皇皇

後之皇

丕承之

太宗烈頌

高祖受天命

誕興太宗

成天之命

帝煬昏逾

黎人毒痛

甚藪千爐

其溺于塗

以號以呼

呼天無辜

高祖謂太宗

爾必有天下

爾其許謨

太宗稽首

恭受天命

臣請滌除

張我師

撫征四國

翦薶羣慝

鼓一方

三方震驚

默昭其靈

隨顧而平

我負我乳

我安我成

以奉君父

以臨天下

任忠孝文武

建禮章樂舞

我雖明德

諫則納汝

時惟帝降佑之

自古明后

莫如我德

我勛唐無疆

天子之無疆

本太宗休命

高宗康頌

磬為址為堂	實勒實勛	付俾厥裔	丕承后
帝思不忘	神業靜康	不耀而光	不求而昌
自中方	外達夷羌	瞻我大邦	助祭在于廟
執貢朝于王	油油時雲	雨厥百穀	謬謬景風
扇彼嘉穀	飴口飽腹	以厭以足	俾壽而福
都阜成天人			

中宗興頌

屏蠶之毒	豐而為瓊	謀虐天之族	天祐聖祚
八柱將覆	帝告五臣	俾翼朕躬	赫赫彤彤
日升雲中	百臣受命	鉞爾頑兇	故曰再造我天下
生人鼓舞	既成矣	又奉父母	

睿宗德頌

后戚之福再興	有危兢兢	廟祧震怒	陰命聖子
翼登聖父	奮其神旅	宵杖金斧	殄穢逆亂
大聖昭臨	元元宅心	歸祚于有功有德	

玄宗文頌

不隸玄宗之明	克孝克仁	允武允文	宣祖宗之光
垂于子孫	盛禮畢舉	大樂畢陳	百廢未賓
元元阜殷	戎或不賓	遣師徂征	罔不頓顙
路于雷震	在漢方昌	用刑慘酷	中都繫考
六萬餘人	使者案錄	誅千萬人	其後賢王
光武赫赫	誅沛寬容	以千以百	孝明稱賢
楚獄連年	生死逮捕	以萬以千	猶曰漢祚宜長
越我祖宗	不忍用刑	至于玄宗	哀彼缺鎖
降為鞭扶	誣告郡國	大為屋室	醫彼百疾
追懷登遐	止害禽畜	旁為陂池	養麟介族

既濡既渥	昆蟲草木	享國五十年	富縣晏然
逆臣犯天	天念蒸人	若曰寧我負君	不忍人戰死
乃告元子	理兵朝鄙	西幸蜀都	命元子受圖
天下既定	父堯子舜	歸于國都	無不欣愉
無不滂濡	傳聖自順	升靈太微	嗚呼上聖
之道之純	不可度思		

肅宗孝頌

穆穆孝慈	有如肅宗之誠	達于神祇	爰訓六師
震盪比陞	陵雷馳	西戎南蠻	北狄東夷
威震其旂	佐皇之威	帝心如天	無噬無慾
颯然丘岳	破裂崖谷	逆隸傾覆	朝社大復
屆于海之外服	以盥以濯	以舞以躍	帝在東宮
孝如文王	蒸蒸其心	天地知其孝	既收鎬洛
祀于陵朝	奉迎上聖	天日並照	有兇有孽
將噬將齧	我旂方設	則已顛蹶	如燂於雪
尊嚴而仁	仁覆而嚴	大臣小臣	莫不潔廉
躬勤百度	百度如其素		

今上照頌

大邦之興	維天相之	曷與曷相	有德繼王
昔殷王	盤庚武丁	紹登既明	矧我帝君
丕承天命	疊引其慶	生我皇聖	勿冲聖敬
寔左右肅宗	開國御戎	羣師翼教	舉則成功
自西自東	如雲如風	蕩滌元兇	罔不率從
既登大位	於變時雍	人咸曰	罔不率從
延億兆斯年	地博天崇	罔不爾答	上如太宗
為玄宗烈文	肅宗元子	承肅宗孝理	玄宗元孫

起義堂頌并序

堯以天下禪舜舜以天下禪禹禹將宅百揆德萬國一讓于稷禹

僧一行又云張說

再讓千臯舜稷禹先舉彼商與周以之更感臯舜後天我國家於茲受命非舜以考天而疇咨審靈命之除隋非禹以享天而德讓知歷數之有歸及乎玄元間出光大前慶垂道德而統運依清虛而立法天祚我李厥惟舊哉并州起義堂者皇天造帝之初高祖誓衆之地也隋氏失御國亂無家小道自賢天才胥忌惟官室陵池之好惟沈湎暴慢是保上帝不歆黎人威戚六軍踰海而東敗萬乘過江而南覆豺狼入邑稷榆爭人黔首驚然方將無訴我高祖感之乃龍躍晉水鳳翔太原百神前驅萬姓來奔開咸陽入天門用湯武之兵靜新室之亂遵唐虞之典承太王之基率百官受終于文祖輯五玉班瑞于諸侯類圓裡方之禮備封功爵德之議允約法惟簡代虐以寬子惠困窮懷柔蠻貊金石一變日月重華近古以來未有革命易姓若此之盛者也非天私我有唐惟天祐千積德非唐求于人庶惟人懷于累仁當此之時太宗內啓聖謀外行專斷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駕英雄而為與主一區域而定大業周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信今之謂也若夫脩德以降命奉命以造邦源濟者流長根深者葉茂天人報應豈相遠哉觀周之興始於后稷公劉承以大王王季皆勤儉忠厚克膺前烈至于文王成之武王啓之康王安之故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天所命也我唐之興也始於臯繇玄元承以景皇帝皆立言邁德垂裕後昆至於高祖受之太宗有之高宗守之中宗復舊業睿宗新景命比之周室我何謝焉且如陳德明刑庶其躬稼之績玄宗道要小其避狄之仁化流率土狹其江漢之域義寧大朝蓋其牧野之戰故武德中太行出大聲曰唐興理萬年蓋天之所命年代未可涯也仲尼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非至德其孰能如此其大者乎於戲先后捨元子而立子主豈煩大位而付予天下自高祖創業百有六戰欽承丕緒十有四載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實惟藝祖儲福之所致豈予勿孫非德之能及方將運心于玄妙之境勵志于造化之爐發令為祥

符施惠為霖雨任賢為兩曜伏能為四時俾濟天之下有形者遂全懷生者自足樹鋪野嗣田種嘉穀斷離為撲捐珠棄玉追大庭而齊風斐華胥而同俗非曰能爾願遷宗祐而效焉於亥之歲獻春正月濟河橫汾省方展義存閭黎老綏基本邦城郭巋然桑梓如舊覽風物之憂思尋王業之艱難惟高祖若天地之開闢化成萬類惟太宗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表舉晉陽之甲除君側之盜由唐侯之封升天子之號聲基發迹實在於茲仙駕無所或顧懷于舊土靈魄無方儻來歸于北堂郡縣之所宜嚴奉前人有言曰禮不忘本樂保其德如姬諫周原而劉歆泣邑思我烈祖如聞歎息之音嗟爾後人無忘成功之頌頌曰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降監四海求人之後吁彼隋煬其政不護春我高祖此惟其宅天輔皇繇明刑弼教道尊老氏同玄妙妙仁表四乳明融獨照隨父託心史良辨貌高祖誕靈神光夜耀天妹作今日兄夢紹祚生文帝膺運會昌首唱高祖鸞飛晉陽萬夫一心元戎啓行火旗炎炎雲鳥洋洋五星逐帝萬國謳唐天網恢疎王師節制咸惟連戮老生摧斃山祇引軍河龍渡帝渭倉散積離宮弛閉關輔來蘇遠方感惠長安宮室上法大微隋遷實鼎唐在璿璣仗入雙闕詔出九圍三靈協載百禄同歸帝謂太宗表正封略濤蕩騰掃電馳電燦劍不摧鋒弩無再濟西平沂隴東取河洛果密德充頭懸向縛北走獯鬻南達蠻荆遠碣作又梁岐底平風動神行海隅蒼生莫不來庭於昭義堂誓衆資始天命所起于胥頌矣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戲皇王緒思不忘

開元正曆握乾符頌并序

張說

客有朝臣曰聖王正新曆握乾符百僚摩歡以美時六合鼓舞以頌德先生獨宴默書閣舍翰詞林矣其為優優也臣應之曰斗木不能評巨壑之量障光未足議大明之體何者見編而守隘也握乾符者不謂執天命歟執天命者非夫廣德休曆文相表裏況命者夫子之所罕言也焉可偏贊而揔擬符之盛哉如作者略大本

舉小節不亦仲尼之門所聽望也是以洞思乾慮久難其述客無異焉客曰請終餘論粵若我大唐慶始白雲道昇些些氣屬漢東失馭淮南不返高祖舉晉陽之甲戡定關西太宗因後后之師削平天下高宗收圖海外檢玉封中九域黎人重代飲澤雖鳴鸞改號神龍中興周鼎歸唐玄主祀夏中宗遠代孽孽窺國於是斗聖上起藩邸入鈞陳一麾水心羣兇泥首崇復大聖越踐少陽受禪當寧而光大前烈垂統拜壁而慎寧後嗣四海有覆孟之安百代無委裘之隙是之謂聖人握符之大寶也四星入輔五將出禦倚禮樂爲國計仗仁義爲軍勢英賢集殿而文教成千戚舞階而武功振敬讓光于九族孝慈行於萬宇嶺嶂西南勃瀚東北熾皮火義曠炎山汚熱海向風來王黑貂駁駿浮天溟絕冰漠連歲獻款鳥獸無猜小之意草木無不達之氣升中于天比天同貴是之謂聖人握符之大政也歷試上黨黃龍飛天入清中禁白虹指日瘞汾之謂聖人握符之大祥也以數推氣以氣定朔以星殿時以閏成歲考星閏而革踈度置歲差而辨誤日立大衍之紀參大渾之晷合鍾律之聲極鬼神之情是之謂聖人握符之大曆也若夫仁聖根於內華華發於外祥兆秘於前謠讖灼於後自然之理也彼洛下閭者漢太初時一巧曆耳其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有聖人正之斯人也抑特露才揚術預證來聖有耆舊之傳記無史策之明文然至隋之開皇及麟德聖歷三家創法一引爲徵約之年代則隣近稽之圖錄則曖昧未有如新曆之昭昭者矣昔在唐虞之際以斗精受命者七神得四均間氣而生者又二十八人所謂三十有五際者也禹以金德王故夏后之有天下也生數四百年契以水德王故殷人之有天下也成數六百年稷以木德王故周人之有天下也成數八百年伯益之命中天而堯族以火德乘之故漢室之有天下也生數再及二百年其間距王而興不能復大禹九州之跡及勝殘百年之命者皆五神之餘氣也畢蘇陸德皇唐復興

土精應王厚德載物生數五百成數千年命曆有歸此其大較修德增祥與天無窮轉算之徒莫能究也緯以入元三百四歲爲德運七百六十歲爲代軌千五百二十歲爲天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七精返初天人相應合若符節自堯典命羲和修重黎之舊理額頊之曆上元甲子千五百餘歲得孔聖而春秋之曆序暨開元十二年甲子凡三千四十歲遇聖上而大衍之曆興是時也上德入生數之元天命當出符之命信矣伏惟聖上聰明文思道德之具也豁達大度皇帝之體也藝檢六經漢光之學也文通三緯魏祖之才也緣情定制五禮之本也洞音度曲六樂之宗也神於弧矢黃軒之威也聖於翰墨蒼頡之妙也兄弟善友王季之心也子孫衆多周文之福也大寶以定天位大政以布廣德大祥以合靈符大曆以啓成命德位兼才臨照如此符命介福彰彰如彼所謂廣德休曆交相表裏之效也善曆者必推來運以自神興王者不俟往言以表聖設徵夫洛下閭之語也其不有容成之事乎且如恃有命比於日孰是夏王之福也賴上年衰其德豈謂周公之訓也故曰王者執天命在於俟天符致天符在於順天德布天德在於保天位四者備矣然後陳其盛德告於神明捨此道也却可語正天曆握乾符哉謏臣惜學謝主玄造樂虞典之歌舜美周詩之美文敢不數信辭薦清樂獻上容之課託衆篇之後云爾維皇六葉於赫啓聖步玉斗握全鏡天柱正山川授方雷雨施今清廟九祐堯門百慶郊禋尊祖釋昌定命德自我流藝爰從我修龜易八卦龍書九疇文含玉律字吐銀鈞鳴絲鶴舞調箭獲愁集賢榜殿花萼名獲神用外表事行先兆萬目朝徹千心暗曉卿雲爛熳黃龍窈窕遊姑射神人宵登太山天下小飛祥定瑞均靈跡類觀譯窮天琛維盡地燦此金鏡鑄爲農器匪直也然探玄索秘軸止輪運辰居星轉得一神凝吹萬情辨發欲潛合聯明幽闡階堂朝開官槐夜卷正我長曆同符大地清焉日月貞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窮神知化美功成焉金版玉牒遠頌聲焉

上黨舊宮迷聖頌并序

繼開元十有一祀正月皇帝展義于河東挾右太行留宴上黨整
 兵耀武入于太原設都建頌以崇王業南轅汾隄祈穀后土天清
 日朗神歆如答三月庚午飲至長安六軍解嚴四方和會邇觀法
 象遐詠德澤大虞巡之典修美漢祠之禮舉人心翕而一變神物
 效而無方於是邠王臣守禮寧王臣憲申王臣攜岐王臣範薛王
 臣業獻書於內開府儀同三司臣璟尚書臣駿臣象先臣頌御史
 大夫臣灌抗疏於外僉曰陛下受天曆數稽聖典誨道貫三靈仁
 育萬類掃陰沍而觀日開闢之功也尊文考而御天帝王之孝也
 天以陛下為子人奉陛下為君萬殊之福斯應畢臻三代之風頌
 聲咸作今邠人懷代邸詠泗亭採聖崖延立石將表潛龍之館勒
 啓聖之圖勤亦至矣陛下推而不報其何以以下塞眾望上對神休
 哉臣聞天之所啓人之忻戴必憑睿聖玄懿之德元命真符之紀
 功業見乎變德施加乎時德厚者施溥功玄者應速或階晦以彰
 或由難而昌蓋生其德之謂天授其時之謂命天有成命其可沒
 乎陛下昔居是州也紫雲在天神光照室白鹿來擾黃龍上昇隴
 出仙洞而神魚躍山開禪穴而靈鐘韻謠言合讜巨迹引途嘉李
 傍連祥著自起當此時也金石預變獄訟先歸政殿六府人重五
 效陶無窳器漁有讓泉神而化之人不知力昔龍負圖而大舜登
 狼銜鈎而后殷昌玄珪錫於夏禹亦伏歸於漢光應運協符希代
 稱寶未有窮祥極瑞傲儻瓊異如今之至者矣若玄既集而不彰
 則神心不悅鴻業成而不贊則祝告無聞是掩天休而蓋聖德也
 臣子之罪將何解焉願聽潏人以揚丕烈帝曰往者中宗違代國
 步微艱天祚我唐大命集于睿宗大聖真皇帝朕畏天將命不敢
 怠違其乾符坤珍皆先聖之餘福朕何力之有焉然重違昆弟公
 卿之請抑以敬從無為虛美重朕不德也羣臣遊聖瀆莫能名約
 乎舊史敢頌成績辭曰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天祚聖兮唐惟舊邦其命惟新再受命兮帝

初正人降居上黨天下往守黃龍晝見燦天而上九五象兮帝適
 于野紫雲之下求必在兮帝躡于堂燦龍有光觀者駭兮天述重
 謠木連著立摠神異兮空鍾化穴縞鹿赤魚何詭異兮上天無聲
 託類附形覺悟人兮聖皇齋栗在得戒失昭事神兮瞻瞻路老樂
 我王道愛備官兮赫赫頌功與天比崇據無窮兮

龍池聖德頌并序

張九齡

臣聞昔者玄德升聞皇天眷命元聖有作上帝何言而必見意於
 休徵忘象於幽贊惟茲降鑒若曰專精道周萬物者其魄尤功濟
 生人者其祥大尊若古始肇有君臣異姓之前寂寥無紀書契之
 後炳煥可觀若乃鬼神睢盱臣業紛錯性命未正吉凶不定而太
 昊氏將通其德則河為之出圖人食未粒鳥獸是如時不耕稼器
 無未耜而神農氏將教其本則天為之雨粟虫尤不道炎帝不隸
 銅鐵鑄兵豺狼橫厲而軒轅氏將禁其暴則天為之降玄女洪水
 方割下民昏墊堯德莫能弭厥災舜功不能除其害而夏后氏將
 理其績則洛為之出書自茲已降蓋三千歲矣其間木火更王雲
 物告符有若狼銜鈎魚躍舟者靈出黃星見豈不以湯德有慝武
 善未盡漢道既雜魏方亦偏唯以一至之應且為興王之兆則未
 有天錫真符聖受休命遠與大禹相續超與上皇比崇如我國家
 之盛者焉惟龍池蓋天之所以祚聖即今上上居之舊里京師藥
 堦之地俯無寶澤中忽溢泉非常而靈液涓流無幾而神化震騰
 竿光休氣若烟若雲所未曾有則此之出雖清可以鑑而深不見
 底麟介理詭充滿其中時莫知其所然日徒見其有異中宗採識
 者之譏壓王氣而來遊聖上處或躍之時出飛龍而合應臨淄始
 封也邸第在焉上黨歷試也靈符紹至天其以是永命我唐國家
 丁寧有所底止其若茲也夫數有時而至至理也無代而亡固存
 乎大聖之生也乘運而作鼓天下之動安天下之危故舞順成功
 自古之啓佑之也如彼克定多難自天之叶贊之也如此初中宗
 違代后黨日窺隙大道狃於得志羣慝起而擅朝若綴旌旋然當

此時也天與若不取鬼謀若不物則我祖宗之業無乃將墜而億兆之命亦猶倒懸上感之提而而起雷霆一奮妖沴以清內難既衰外虞有謠推戴太上照臨萬邦實天之爲與人更始系皇統維乾綱決綻補壞湯敷餘穢而乃闕典咸備舊章悉舉處窮盡達在困以通品物資以再生靈區爲之一變然後反華僞於朴還澆醜於醇以大道爲源以至仁爲根動推是心以御於事人見德而興行神享誠而介福故不任於刑罰亦不在於禱請大造化成玄猷充塞有如陽春播澤觸類皆滋泰山起雲無遠不徧雖昆蟲草木與蠻貊要荒樂其所生安其所習在牛羊而勿踐有干戈而載戢又況於衣冠華夏禮樂邦家而不形於斯須不彰於漸漬者也夫然何教非德何化非經何能事之不舉何醇精之未極周溥洋溢成子錙熙至於太和莫不允若體包天地之大事出皇王之表豈擊蹠曲拳盡禮極力將用彥聖不啻其口所能稱誦於吾君所可殆庶於至德且往者之有開也天感精以降聖聖敬命以奉天此誠有元則欽明文思及茲報本必嚴祇齋栗靈慶以屬之神化以答之與初相明其微乃著紛綸先兆非篤信歟由是言之統天者人合符者聖而美德序命殊尤卓絕豈多乎哉至于古之興王必有所感五帝更尚五運循通土者黃中之精於金爲母水者善利之物於土爲妃苟應期而有來必合德而爲表是則然矣天其或者亦阜育羣化發揮蕃祉始告以聖有明徵終成乎帝之神冊因其立象之本會以相乘之數則載祀六百歷紀千年變而通之胡可量也宗子宗正卿履信郡王燦若干人伯父伯兄仲叔季弟聚族相與詰問上言天意昭著固已久矣人事符合亦云至矣而一德是建太階既平靈臺靈沼赫赫明明天之爲大雖莫能名王之在籍豈無頌聲上初克讓抑而未許至於累請乃曰命哉史臣不敏敢獻頌曰

茫茫元昊戴疑載薄在帝庖羲繼天而作浩浩洪水包山襄陵舜亦命禹夏氏以興龍圖龜書二主是膺湯武已下夫何足徵

於燁巨唐乘運而起續禹之統系堯之紀五聖在天不命曾孫高視河洛同符混元亦有黃龍出於靈沼明明穆穆天子之表歸里俾彼束井昭章于天沈精降液下爲靈泉泉靈有泚有深無底必之洋洋其甘如醴清德之鑑柔道之體洪源濬規實天所啓結龍濯濯靈泉洞冥皇祇潑液流行化爲神池曰止曰行惟聖之作匪鯁匪鮪惟龍之躍植物斯生動物斯樂天根有見曾是不涸跡靈有休氣紛紛郁郁如山之苞如雲之族潛龍在下瞻鳥在屋兆云其吉周爰咨詢既契我龜又叶我人鑄雖舊京其命惟新林婉婉黃龍神池自出靈化惚恍噴雲沃日告帝之符其儀孔佶或潛于泉或見在田與時順動亦應于天克酬我皇無得稱焉

靈武受命官頌并序

楊炎

臣聞享天降命惟德也哉難奉時惟聖也必有非常之運是與撥亂之功君以蒼生爲憂不以濡足爲患以寧濟爲業不以修身爲道此陶唐所以捨而不畏舜禹所以受而不疑靈武官皇帝躍龍之所日者奸臣竊命四海蕩波我聖皇天帝探命曆之數啓龍圖作受命之書付于我皇帝皇帝方遊崆峒以求至道於是羣公卿士負玉旒金璽望氣芒碭之野三進於閭闔之中曰臣聞在昔蚩尤連禍大盜中國神農氏兵莫能勝天降玄女勅軒轅氏大定其災厥後堯有九州之害而命禹禹以四海之功而受舜陛下主豈大位十有九年精爽者皆美德馨乾坤也必聞幽贊玄德上遠景福有歸六聖觀命曆之期兆人有臨難之請陛下畏災運而不處棄黎元而不顧以至仁爲薄以大寶爲輕臣等若不克所請與億兆之衆將被髮拊膺號於天而訴於帝矣皇帝唯然改容曰豈人心歟丁卯廣平王倣太尉光弼司徒子儀尚書左僕射見兵部尚書輔國與北軍將士西土耆老萬五千人排闥以訴帝曰今豺狼穴居宮闕陛下兆庶爲餌宗廟爲墟若臣等誠懇未通是高祖不欲於太廟且陛下涉渭則洪流迴壑則慶雲見布澤而川池廣勤道而嘉禾生靈祇髮髮玄貺幽感臣聞符命待聖而作天運否

終而會歲癸昉續會也齊武英明聖也臣等敢昧死上聞帝乃灑
 齋宮啓金匱鳴咽拜受詔有司大放天下改元曰至德元年專聖
 父爲文武大皇帝是日烟雲變作士庶踴躍黃龍見於東郊紫氣
 滿於天門翌日也數百里衣裳會兼旬也數千里朝貢會踰月也
 天下兵車會決時也四方戎狄會以一旅成百萬之師率胡夷平
 杜稷之難禮郊祀戴聖皇與人合誠心以氣消天瀉動罔不吉歆
 無不報是以白鹿擾於王庭靈芝產於延英化動而功成淵默而
 頌聲言禪代者陋蒼梧易姓之名語嗣守者蓋唐堯積善之厚述
 撰定者歎四紀而復夏美中興者蚩三六而滅新於戲神祇之所
 歸往品物之所法象鼓飛龍於尺水仗大義而東向矢謨發乎實
 在茲都願篆石宮庭以垂萬古俾過山澤知風雨之奧窮造化識
 天地之鑪臣炎稽首敢獻頌曰

赫赫河圖啓天之祐雲從億萬皇在九五惟昔陶唐克傳舜禹獲
 也武也夫何足數彼妖者勃惟暴惟貪天寶即命人將不堪皇曰
 內禪于再于三盡武之善去湯之慝兵車百萬洵洵雷震橫會九
 州爲行爲陣恃力者踣從命者順孝以奉天神而撫運至德唐堯
 崇功大禹睡睡北叟垂白而觀沛邑空歌周原已古徘徊頌聲永
 介茲土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十九之上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十九之下

頌乙披三首

吳興姚

鉉

策

封禪

紀泰山銘唐宗御製

大唐封東嶽朝覲壇頌兼碑

大唐封禪頌張說

紀泰山銘附

玄宗御製

朕宅帝位十有載顧惟不德情於至道任夫難任安夫難安茲
 朕未知獲戾於上下心之浩蕩若涉於大川賴上帝垂休先后儲
 慶宰衡庶尹爰修皇極四海會同五典敷暢歲云再熟人用大和
 百辟俞謀唱予封禪謂孝莫大於嚴父謂禮莫尊於告天天符既
 至人望其積固請不已固辭不獲予與夫二三臣稽虞典繹漢制
 張皇六師震疊九寓旌旅有列士馬無諱肅肅豈翼翼溶溶以
 至于岱宗頂也爾雅云泰山爲東岳周官曰兗州之鎮山實惟天
 帝之孫羣靈之府其方處萬物之始故稱岱焉其位居五岳之伯
 故稱宗焉曰昔者受命易姓於是乎啓天地薦成功序圖錄紀氏
 號朕承先王茲率厥典實欲報玄天之眷命爲蒼生之祈福豈敢
 高視萬古自比九皇哉故設壇場於山下受羣方之助祭躬封燎
 於山上翼一獻之通神斯亦因高崇天就廣增地之義也乃仲冬
 庚寅有事東岳類于昊天上帝配我高祖在天之神罔不畢降卑
 翌日禪於社首侑我聖考祀於皇祇在地之神罔不咸聚暨壬辰
 親率后上公進曰天子膺天符納介福羣臣拜手稽首稱千萬歲
 慶答歡同陳誠以德大渾吁度彝倫敘叙三事百揆時乃之功萬
 物由庚兆允植列牧衆宰時乃之功一二兄弟篤以孝友錫類
 萬國時惟休哉我儒制禮我史作樂天地擾順時惟休哉暨夷戎
 狄重譯來貢累聖之化朕何慕焉五靈百寶日來月集會昌之運
 朕何感焉凡今而後微乃在位一王度齊衆法攬舊章補缺政存
 簡易去煩苛思立人極乃見天則於戲天生蒸人惟后時又能以

矣利利天下事天明矣坤厚載物惟后時相能以厚生生萬人事地察矣天地明察鬼神著矣惟我藝祖文者精爽在天其曰懿子幼孫克享上帝時若馨香其丕乃曰會我之文武曾孫其誕錫新命續我舊業永保天祿子孫其承之予小子敢對揚上帝之休命則亦與百執事尚綏兆人將多予前功而後彼後患一夫不獲萬方其罪予一心有終上天其知我朕惟實行三德曰慈儉謙慈者覆無疆之言儉者宗將來之訓自滿者人損自謙者天益苟如是則軌迹易履基構易守磨后歷刻金記後之人聽詞而見心觀木而知本銘曰

惟天生人立君以理惟君受命奉為天子代去不留人來無已德源者滅道高斯起赫赫高祖明明太宗爰革隋政奄有萬邦整天張宇盡地開封武稱有截文表時邕高宗稽古德施周博茫茫九夷削平一鼓禮備封禪功齊舜禹巖巖岱宗衍我玄神中宗紹運舊邦惟新睿宗繼明天下歸仁恭已南面細細化醇告成之禮留諸後人緬予小子重基五聖匪功伐高匪德矜感欽若祀典丕承永命至誠動天福我萬姓古封泰山七十二君或禪社首或禪云云其迹不見其名可聞祗適文祖尤昭舊勳方士虛誕儒書齷齪佚后求仙誣神檢玉秦災風雨漢汗編錄德未合天或承之辱道在觀政名非從欲銘心絕巖播告羣岳

大唐封禪頌

張說

皇唐六葉開元神武皇帝再受命致太平乃封岱宗禪社首鑿石紀號天文煥發儒臣志美立碣祠壇曰厥初生人俶有君臣其道茫昧其風朴略因時而欲起與運而紛落浪浪沒沒無聞焉爾後代聖人取法象立名位衣裳以等之甲兵以恒之於是禮樂出而書記存矣反其源致敬乎天地報其本致美乎鬼神則封禪者帝王受天命告成功之為也闕堯聖之與訓考列辟之通術疇若天而不咸曷背道而靡失由此推之封禪之義有三帝王之略有七七者何傳不云道德仁義禮智信乎順之稱聖哲逆之号狂悖三

者一位當五行圖錄之序二時會四海昇平之運三德具欽明文思之美是謂與天合符名不死矣有一不足而云封禪人且未許其如天何言舊史者君莫道於陶唐虞舜臣莫德於臯陶稷高三臣降德皆有天下仲尼叙帝王之書繫周秦之誓明魯祀周公用王禮秦承伯益接周統孔聖微旨不其效歟然秦定天下之功高享天祿之日淺天而未忘庭堅之德也故大命復集于皇家天之贊唐不惟舊矣其興之也玄靈啓迪黃祇顧懷應歸運以義舉撫來蘇以利見護也無放夏之慝武也無放殷之戰高祖創業四宗重光德有格天涌泉蒸雲濡露菌蠢滋育風魚涵煦若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溥有形而歸景罄無外而宅心自有八年干茲矣皇帝懷內難而啓新命戴睿宗而續舊服宇宙更闢朝廷始位蓋義軒氏之造皇圖也九族敦序百姓昭明萬邦咸和黎人於變立土圭以步曆革銅渾以正天蓋唐虞氏之張帝道也天地四時六官著禮井田三壤五圻成賦廣九廟以尊祖定六律以和神蓋三代之設王制也武緯之文經之聖暮之神化之然猶戰戰兢兢日慎一日納規誨以進德遂忠良以代工講習乎無為之書討論乎集賢之殿寵勇爵貴經明翼乎鶴鷺之列在庭殺乎貔豹之師居鄙人和旁感神寶吝至乾符坤珍千品萬類超圖溢牒未始聞記我后以人瑞為心不以物瑞為意王公卿士儼然進曰伏哉陛下孝至于天政合乎道前年祈后土人獲大穰間歲祀圓丘日不奄朔感祥以祈聖因事以觀天天文交合其則不遠意者喬丘埽路望翠華之來上帝儲恩侯倉壁之禮又矣焉可專讓而廢舊勳羣臣固言勤帝知罪至于再至于三帝乃挹之曰欽崇天道俯率嘉話恐德不類敢憚于勤其穢巡狩之儀未封禪之故既而禮官不戒而備軍政不謀而輟大雉練日雨師灑道六甲按隊八陣警蹕孟冬仲旬乘輿乃出千旗雲引萬戟林行霍履燐爛彤爐揚精原野為之震動草木為之風生歷郡縣省謡俗問百年舉百祀興墜典葺闕政攸祖之人室家相慶萬方縱觀千里如堵城邑連歡丘

陵聚舞其中垂白之老樂過以泣不啻蒿里之魂復見乾封之事
 雲往舜日還神華靈燭燭乎穹壤之間是月來至于依祗祓
 齋宮滌濯靜室凝神玄覽特款太一議夫泰山者聖帝受天官之
 官天孫摠人靈之府自昔立國莫知萬數充升中而建號惟七十
 而有五我高宗六之而今七矣非夫尊位威時明德曠代遼闊難
 弁之甚哉先時將臻夫大封也累封疆於高岡築泰壇於陽趾夫
 其天壇三襲辰陛十二咸秩眾靈列坐有次崇牙樹羽管罄鏞鼓
 宮懸於重壇之內千戚叙衣鈎戟戮獸周位於四門之外伐國重
 器傳代絕瑞旅之於中庭玉簪金轂翠冒黃屋夾之於端路庶官
 百辟羗夷蠻貊成之後讓王之容序立於禮神之場髦頭弩牙
 鐵馬金鐵介冑如雪旗幟如火遠而於清禁之野於是乎以天正
 上元法駕徐進屯千乘於平路留羣臣於谷口皇帝御六龍陟萬
 仞獨與一二元老執事之人出天門臨日觀次沆瀣宿嶸巖赤霄
 可接白雲在下庚寅祀高祖於上封以配上帝命眾官於下位以
 享眾神皇帝冕裘登壇奠獻俯偃叶金奏佾羽鏢撞黃鐘歌大呂
 闕闔闔與天語清將信公奉斗布度懸建星極動恤蒼生取擬乎
 未兆獲災乎未萌上下傳節而禮成樂遍福壽同歸而帝賜神策
 乃檢玉牒於中項揚柴燎於高天庶忠誠之上達若憑燭而駕煙
 日警方旋神心餘眷五色雲起拂馬以隨人萬歲山呼從天而至
 地越翌日尊唐宗侑地祗而禮社首遂張大樂觀東后國風惟舊
 無黜幽削爵之誅王澤惟新有肯災大齊之慶不泐日至化洽於
 人心不崇朝景福遍於天下然後藏金匱於祏室迴玉鸞於上都
 煌煌乎真聖朝之能事而高代之盛飾者也于斯之時華戎殊俗
 異音同歡曰兵合多雨山峻多雲豈有大舉百萬之師剋期千里
 之外及行事之日則天無點翳地無纖塵嚴久變為韶景寒風鬱
 鬱和氣非至德其孰能動天如此其順者乎昔人云自西自東自
 南自北無思不服今信知聖人作而萬物覩其心服之之謂矣或
 曰祭泰祈王先后非禮歟曰是禮也非宜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

侑神崇孝無嫌可也且夫柴瘞外事帝王王之蒸嘗內事后妃助
 之是開元正人倫革弊禮起百王之法也故令千載職末光聆絕
 韻阻甘實淑芳潤燁玄妙之至精流不已之淑聲臣說作頌告于
 神明四皇墳而六帝典雖吉甫亦莫能名徒採彼輿人之詩曰大
 矣哉維天為大惟皇則之率我萬國受天之祺子孫百代人神共
 保綏之云爾而已矣

大唐封東嶽朝觀頌并序 蘇頌

封祀之山五在中國泰嶽首之昊穹之命再集巨唐皇帝受之臨
 位十四年考虞氏歲巡之義諷周王時邁之什十月辛酉步自有
 洛十一月景戌帳殿齋於岳趾淵默以清澤思而昭將紀功布度
 順斗承天精享也已丑宏觀軼區宇盛儀振開關高臨建鳳凰隊
 張皇以燭山上御飛龍百神翁習以扶道國台二藩后四髦士密
 符信臣高位履封臺列升陛不下五十以聖言冲邈瑤牒寶書誓
 之旨曰朕獲守丕業恐不克駿命惟上帝儲休錫蒼生無疆之慶
 朕之慶也古則秘之何哉屬寒馳迅颺露清終夕若掃若鋤晏然
 而已庚寅天官次錄王制協時嚴高祖以配之嗣高宗以陟之昆
 表立珪璧序絮鑿俎調鍾呂偃勾於簏屨屨擊平祝致寶璠瑞兮
 物焜煌空薄霄兮音容與則纖塵不動和氣充塞日在於觀天為
 之門揚日大光謂小天下昭以抱戴見之卿雷郁郁紛紛喜氣烟
 熅當芝檢引紫熏太紫洞而三辰接響蒼搖而萬歲聞自下達上
 儀吾君君之來兮望如雲端兮睟聖之門至尊辛卯有事于社首
 以泰折如泰壇於穆我寧宗侑而作主奠獻鳴咽天子之孝也食
 以金匱歸勛於祖禰石礪藏美於乾坤戒威秩則司存癸巳載大
 旂合大樂三陔嘯以惟抗四亞鏘而輪趾朝羣牧揆于官底邦賦
 數庭實華蟲辨等車馬來觀周人隨人二王之賓戎狄蠻萬里
 重譯必拱于著執贊奉璋顛顛昂昂靡敢怠違乃建維年伐鼉鼓
 帝命出皇恩溥揚聖風作解雨施舍之蕩滌之宥法罪除頌頌頌
 湯洋溢周流豳靈不崇朝而遍者與此山俱嶽擊而不拔胡微而

不鋪也亦既稱書申命宗伯咨爾頌焉效古之刻石臣頌稽首再拜而言曰

臣聞昔在帝堯臣惟咎繇聰明之謂聖邁種之謂德天若曰依干
臣唐易姓者李王於中華崇功者唐聖之澤德之浸也我唐祚之
興昌符誕膺兩儀動六葉承皇帝宣高祖四宗之景烈肇開元神
武之明號廣矣大矣莫有不寧固有不得咸一德之輔不二心之
臣羣后抗詞曰臣聞先王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
陛下得天之經得地之義得人之行也者孝莫大焉兼三才以
為政政也者仁莫大焉含萬物以為性今三才貞萬物享六典平
九功成官不滔獄不放至于刑清良有以也因斯而談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之膏者君也四國于藩四方于宣之美者臣也有物有
則我君臣保乂之原所由於前設其教於後余往歲邦危中不天
計內難陛下提三尺之劍在閭闔絕句陳趨北軍正北辰然後翼
翼乾乾尊尊親親立我蒸人聖考所以付天下之公器蹈汾陽之
清塵唐雖舊邦其命惟新古者振兵釋旅祠土祈穀先事也我
是以幸太原祭汾睢耀金甲肅邊鄙廣馬龔而不敢南向解嚴京師
獲寶鼎獻宗廟戍人歸而盡務東作報福京坻於是乎爰佐五時
郊天以奉時爰崇九室裕祖而敬思昭格遲遲神人允釐無何籍
三春盛六穗不召斯至擁休之類如山則委易月而秘宜非專物
降嘉司火也立渾同度在璿也陛下姑謂之薄臣所未論且管氏
詫齊帝王凡八十九湮淪鬱沒孰若致美我高宗勒岱甲子正六
十盼蠻蕞蕞故能應期我神武惟繼代奉業增高保鴻缺乎中何
也即先后以權斲阻于運二宗紹復未遑厥功神閭之契不在諸
子而當聖躬固不可辭者審矣帝曰俞畏德之不稱而左輔右弼
雜摺紳鴻碩之倫抱藎懷書雲吐霧方集賢內殿講議前席以
論之傳不云乎君子勤禮敬之至也易不云乎先王作樂豫以動
也慎矣哉禮樂之為用故執禮者具剛弊則質宜之自我變樂者
理去商何害謙以為臣二者洽而三讓之制曰可始嚴園海騰七

萃啓禁關迴九重以聽乎驚擊之雍雍匪疾匪徐物有其容動植
諧華夷觀駢閣總擢羨漫半散出成皇踰榮波馬滑臺龍洪河途
並昆吾之墟倘倂乎大舜之澤湖二濟入于充徑九一三齊
奮於岱推二旬有六而頓行在其不幡幡華皓如董傾陽或牽以
籛或捧之鶴個樓平康莊一以伸神武之今日一以感乾封之舊
章迺歸之鴈舉之慈且惠而與之驪沸渭頭頰矧國鄒魯家洙
泗乘汶野而圖記可知指泮林而頌聲不墜以周公之故將孔子
之後翹然希王者之屬軍聖人之清蹕則又及信宿之應巖巖所
瞻宗神曰天齊王加一等於三事戶二十供王祀環十里禁人樵
報也大裡旅之數重褒成之祿撫遺眚賜之復帝曰吁夫艱難繫
王業休咎牽人事況天監之殊祥也殊典也不自滿而虔筆千位
朕寶臣曰乾曜洎說有初有終時乃風欽哉汝作朕左右丞相繫
汝忠益以嘉猷補袞之闕罔或怠遂弘天封煥天章蒙介立而旋
德陽大饗平羣方程後代美其律聲其賞墳作四而籍言七也臣
頌不敏繼伯夷之直清微大史之留滯聆金奏同百獸之舞振木
鐸採萬人之詩敢陳詩以頌曰
天子聖兮天孫崇登以封兮報以功受命再惟皇代天之賚人所
載士馬山嶷戈矛山沓禎符山雜靈響山蒼天與人合我鋪衍兮
長粹清太元冊兮太一精休光光我之慶成舜四朝而禹萬國莫
之我京

重校正唐文粹卷十九之下

重校正唐文粹卷十九之下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

吳興姚

鉉

纂

頌丙雅稱拙入首

神武四

大唐中興頌元結鳳翔出師紀聖功頌楊炎

大唐河西平胡頌

平淮西雅稱宗元

時政一

聖政紀頌來諤

豐年一

德勝頌歐陽詹

祥應一

歲星居心頌權德輿

高世一

伯夷頌韓愈

大唐中興頌并序

元結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烈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森驕為昏為妖邊將驕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繫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壘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關天開獨除妖災瑞慶大來克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若馨察云云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活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鳳翔出師紀聖功頌并序

楊炎

舜有兩階之舞周有孟津之會皇帝有岐陽之蒐德莫勤乎安國勛莫配乎立極利萬物莫近乎去暴蓋受天元符與人請命冥契相合億兆有歸以唱則感神鬼之心以征則去雲雷之難維唐七葉姦臣大盜於二京皇帝龍鳴於河北觀兵雍上建都發號以朝萬國心嚮天地志通幽昧淳精四達大造玄成於是隼鳥駕海之羣狼蘇鳥章之君不期而趨于闕下者四十有三萬元帥廣平王倣大尉光弼司徒子儀等稽首言曰臣聞天啓聖以俟時聖感時而赴難非神功不能當大運非玄德不能合人心和而動天伏出尤宗周之仁也稱禪負陛下之德大瑞於人故和而動天天與和合氣百姓因之以獨化四夷因之以子來王師德之以貞勝竟者河洛後怨後東征之期人靈駿奔望西狩之禮天子方齊寶輅講金匱之書翌日霓旌武賁大車之輪黃鉞靈鼉彤弓太阿荆韓楚魏之廣七閩五徠之長金鼓百萬軍徒九重大陣于東郊皇帝建白麾以誓千軍曰維高祖啟于上天四宗重光昭臨下土百有五十祀至于聖皇德武之干戈備文之法象最爾逆虜敢迷天紀盜我符璽躋我威靈使四海之內兵革縱橫肝腦塗裂夏蒼降鑿錫命於予俾續夏已墜之功寬堯末刑之族於戲余匪王帛山河是愛惟蒼生災管是憂匪天命威力是憑惟人心忠義是保咨爾張目成天羅植髮成干櫛布和成將帥厲氣成風雲若作進退爾惟旗鼓若斷首尾爾惟常蛇若戮鯨鯢爾惟干將若拯沈溺爾惟巨艦夏有一旅之衆武有十人之慕志定金石信非盟誓爾其念哉是時天威動六合兵氣連太白乾坤為之塊軋河嶽為之震蕩彼狐鳴擊齒之徒不宗朝而聲反於謳歌形歸於蹈舞者幾過半矣故鄆杜之師以形勝漸上之兒以威逐桃林之陣以奇破河洛之孽以氣摧帝乃開天牢迴豹尾陵穎氣鎖擒擒應龍秉鉞玄女侍坐乃考夏氏配天之義備漢皇建武之典雲髦王軫山動地踊降自西雍幸于京師萬姓前導百靈為衛布德澤望陵寢悲黍稷之將秀覽城闕之為墟以雷雨洗川澤以皇風清怨怒以大

賞議勤勞以成功告宗廟以詳明去龔昧以惠政哀困窮清蹕而奉聖皇稱觴以朝前殿於是東園耆老長安士庶排御輅入天庭動千門呼萬歲煙雲下遶林敷山迴神靈頌於堂精鬼感於廟王侯慶於國父子洽於家鍾石反於懸蠹俎陳於席華戎踴躍喜氣磅礴日非三舍天聲萬里神謀不得窺其奧天道不能後其時斯一會之略也然後動變化為鑪假仁義為途陶氣象擊耳目與神合同契以道浸澆醜全犀象之形斷珠王之脰然後以景星燭夜甘露清氣昇闈風對天老捨鴻名以選太素乘大曆而統人紀俾不思而降不祭而歆以元和感生淳古於是素臣聚而言曰主上以神武清難至德遂人崇勛絕瑞光照萬古開開日月于今六年百姓豈忘力於帝乎人臣盍謝生於天乎請相與鑿石於誓師之場告成於得衆之地斯王道之盛典臣炎稽首敢獻頌曰

天命帝兮蕩妖昏文風雨兮會秦門惟聖德兮漫海外五單于兮勇士會俗鳥獸兮家雲鳥越浮山泛青草徵羽騎兮列天營啓金

勝兮賜長纜日為車兮雷為鼓醢鯨鯢兮掃煙雨開明堂兮饗文祖帝為皇兮后為母歌雲臺兮冊王府篆宮石兮駕終古

大唐河西平胡聖德頌并序

維唐至德二年春正月武威郡胡泊九蕃夷落內伺師旅之間外合狼豕之克據金城害州伯蛇變文戰之下炎焚大澤之中二月乙丑皇帝以五命之服詔太僕傳備揔中權讓左戎之長林棟卻城下之盟又命內常侍劉日新振鼓鐸之音護羌戎之長林棟列于四衛蓬頭執戟以震蠻進于遠路趨悍獷從虎裘蛟臂北陵于土門之隊鈞車雲梯強弩堅楯齊傳于西烽之亭於是引熊虎之師杖龍蛇之劍千戰四起煙塵火色金鼓一振天地徘徊亂玄黃聲雷震屋是風雲皆入陣彼草木盡為兵日月垂照於窮鄉皇靈赫臨於天外名王貴馬大王文貝素女錦衣百金之產萬井之資皆委于入貢之府布于有地之官是時也千人踴萬人賀

美太階之符見頌僊伯之議興持進金城太守李萬頃洎五邑長吏軍正大夫等言曰蓋聞王命先天以奉時賢臣合統以衛先廓乘乎帝錄不能撥亂罔應乎開氣不得遭逢故大人之作必先靖難以摧兇取暴為治國以任賢杖能為建功破碑平茅茨之下蕝糝乎玄古之上斯軒轅得之以勝蚩尤大夏得之以勝有扈西伯之再清宇宙掃蕩氛霧若大唐之新命復高祖之天下臣等恭惟六聖騰光百有五祀周賁海富輔敷菌蠢丹穴之賈孤竹之君金縢括羽委命下吏陛下建大號續鴻業歸勛祖禰昭事聖皇是必天錫忠良佐成命器二臣所應皇運之統伏崇羽之兇太康西人永永來裔願蒙石誌美以為頌云

詔虎臣兮禮天狐載火旗兮耀昆吾霹靂轟兮被戎都

柳宗元

臣某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表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有命守遐壤懷印曳紱有社有人云云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慙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臣伏月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唯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干後罕及然徵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軍攻吉日命官分土則格高韓弈蒸入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鏞錫炳耀盈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今由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已來平夏州夷劔南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又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踊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累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吉甫邵稱公等庶幾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平淮夷雅二篇

皇武

方城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

皇者其武于澁于淮既徒既環蔡其來校舉昏曷甚毒于腥
 狂奔叫喚以打大刑皇吝于度惟汝一德曠誅囚祀其溪汝克錫
 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度拜稽首廟于元龜既類
 既馮于社是宜金節煌煌錫鏞彤戈犀甲熊師成命是荷度拜稽
 首出次于東天子戲之豐華是崇鼎膳祖截五獻百籩凡百卿士
 班以周族既涉于淮乃翼乃前執高厥猷其佐多賢寔究周道干
 山于川遠揚邇陟降連運我旆我旗于道于陌訓于羣帥拳勇
 末格公曰徐之無恃額頽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文于邸彼昏卒
 狂哀兇鞠頽鋒蝟芥螭赤子匍匐厥父是元怒其萌芽以悼太陽
 王旅渾渾是伏是估既獲敵帥若飢得餉蔡兇伊窘悉起來聚右
 橋其虛靡行厥慮載關載板承相是臨弛其武刑論我德心其危
 既安有長如林曾是譁譎化為謳吟皇曰來歸汝復相予爵之成
 國柝以夏墟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皇祐下人淮夷既平
 震是朔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于野我武唯皇永
 保無疆

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方城命朔守也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

方城臨臨王卒峙之匪微匪競皇有正命皇命于愬往舒余仁踣
 彼鞬頑柔惠是馴翹拜即命于皇之訓既礪既攻以後厥刃王卒
 巖巖能罷是式衝勇韜力日思奮殲寇昏以狂敢蹈堦疆士獲厥
 心大祖高驤長戟會矛察其綏章右翦左屠聿禽其良其良既宥
 吉以父母因柔于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復乃誘維彼攸宅乃
 發乃守其是爰獲我功我多陰謀厥圖以究爾說雨雪洋洋大風
 來加于煥其寒于邇其退汝陰之茫懸派之峨是振是震大穢厥
 家狡虜既磨輸于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乃諭乃止蔡有厚喜
 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云云既清而灑蔡人行歌我步逶遲蔡
 人歌矣祭風和矣孰類蔡初胡軌爾居式慕以康為愿有餘是究
 是咨皇德既舒皇曰咨翬裕乃父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內誨

于家外刑于邦孰是蔡人而不率從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惟我
 有臣曠允大邦俾惠我人于廟告功以顯萬方

方城十章章八句

聖政紀頌 并序

來謁

穆宗皇帝臨大朝與羣臣言奏政事羣臣退而宰臣奏曰陛下問
 及平政事此三皇五帝之所徵美也陛下不問及史臣此三皇五
 帝之所弭已也徵美者將有平聞也弭已者將有乎亡也以聞之
 而又亡之則陛下徒有宵衣旰食之名規天條地之績與羣臣言
 後若懸然拂冠過冕運時銷日無得用於後譬如十夫樹楊一夫
 拔之無得以及其大也政事羣臣得陛下下問之是十夫樹楊也
 史官執筆為陛下下日遠之是一夫拔楊也使後之人訝聖朝空震
 虛夕閑殿曠廷無君臣咨謀洋溢之言之社稷安危強謙之說是
 不亦遠史臣致不載其事如拔去其楊將弭已之謂乎臣伏念貞
 觀永徽之代百官之有耳目但聽視天子而已故言事者安論紆
 詞無疑權慮勢史官執筆于階之下天子側旋于殿之上奏者發
 誠于廷之中是以正衙一開則臣誠前而落之帝旒近而鎮之史
 筆隨而絡之由是君臣謀國圖政之命會機都要之言詭業發神
 豐編照物借籍于堯典差光于天陽至今見太宗文德若三皇五
 帝之所徵美也自永徽之後宰執不正窺伺是忌針棘前後阻越
 對駭狼噬虎食持膏銜肉蓋以言多為己曾不致君內荏失中畏
 使人聽乃奏史官與百僚俱退然後宰臣請事由是君有問而宰
 臣知之史官不得與於聞君有舉而宰臣謀之史官不得記其事
 次第周行檢錄制詰與元史同工而已臣嘗涕泣以歎豈有以一
 己之細一性之忌於黍粳圭景之間苟苟急須迴天遮上使聖緒
 神績有嘉歟善諷罔得聞於千萬年枉有謂明朝空晨虛夕閑殿
 曠廷無君臣咨謀洋溢之言之社稷安危強謙之說若今踵而承
 之則不唯君有障聰蔽睿之刺抑陛下雖有三皇五帝之所徵美
 而若遠史臣則三皇五帝之所弭已也抑又有一夫拔楊之謂歟

臣請史官執筆當羣臣奏事隨日撰錄號為聖政紀臣立朝荷祿幸甚穆宗皇帝動履頽然歎曰吁朕因致粉名厥後乃罔知厥後然聖人在簡策者亦非以粉名也蓋存乎大國之典鴻祖之業我國有典我祖有業業在干典典在干史鳥厥史不書是尸余于祖涸業于典也朕續承聖緒恭惟恪思將念厥政未嘗不離安廢酣馳驚驚遠是以每與宰臣言如箴天下一巡省每見宰臣退而展天下盡聞知豈圖臣蓄積謀公無同事欲弄尾舌先衛嚴穴隔斥史臣上佞明后致懿搜嘉訪不存堯典之書善諷名猷莫出清廟之什史臣負我不舉其官幸輔盡忠厥聞有此由是詔史職執史筆立干廷之下錄君臣臚句之必行載剛毅進退之敢議題其篇目曰聖政紀也至上之即位三年有鄉校小臣來鶴居山澤間常私心重借史臣以其史臣者是當國之鏡千億代之眉目也因窺穆宗實錄得解情釋嫉於立史官為聖政紀者追而頌出其事以鑒今之廷列故拜獻其頌曰

三皇不書五帝不紀有聖有神風銷日已何教何師生來死止無典無法頑肩界比三皇實作五帝實治成天造地不昏不圯言得非排文得聖齒表表如見者莫若乎史是知朴繩休結正簡斯若君誥臣箴編毫絡前書後經規善鑒惡國之大章如何寢略嗚呼貞觀多叶末徵多俞廷日發論殿日發謨牙孽不作鳥鼠其除論出不蓋謀行不紆權然史臣蛇然史禍睦睦而視透透而婁翹筆當面決防納污不枯爾智不席我愚執言直注史文直敷故得繁繁朝典落落廷塞重牘既多堯風不淺頌編垣軸君出臣顯若儼見流若俯見冕無閉殿曠廷無尸安素嬰三皇不亡五帝不翦太宗得之史焉斯展暨乎後相圖身天子專問我獨以言史不得近立明見嫌倚相在擯秉筆如今隨班不進班退史歸惘然瞻依奏問莫覩嘉謀固稀取彼誥命祿為國肥躬哉時皇言必及章德室五帝道與三皇如何翊臣嚙肉嗜血背距磨快福衡物長控截僚位占護陽光垣私藩已遠史度唐伴德音嘉訪默縮暗亡咽典

禁法蓋聖籠昌島以致此史文不張後必非笑將來否臧謂乎殿空宸逸朝情廷荒不知姦蔽夫汪洋有自觀業有永微綱亦匿匪見亦寢匪彰賴有後臣知言不佞伊尹直心太甲須聖事既可書史何不命乃具前欺大陳不敬曰逐史之喻請以物並且十夫樹揚一夫欲競我既未牢拊豈能盛帝業以我逐史似拊穆宗撫然若夜若當何昔臣斯隱我祖正不傳鏡問不寫密諍執示來朝以光神政由是天呼震爰徵奔召急史提筆來叱廷而入端耳抗目不搗不挹懈柔側頭螭蚪擺淫握管絕怡當殿而立君也盡問臣也倒誠磊磊其事鏗鏘其聲大何不顯細何不問語未絕緒史已錄成錄成謂何書政紀名伊紀清芬可昭典墳古師官鳥昔聖官雲方之我后錄里書分錄有君法書有君文君法君文在聖政紀云殿無閑時廷無曠日雲詠波訪謗編制筆君劬臣勞上討下述惟勤惟明在聖政紀出至德何比至教焉如孰窺孰則外夷內諸謂君有道平臣有謨殿有道有謨在聖政紀書一體列秩同力翼戴析福去杖絕防無礙國章可披唐文可愛善咨不偷嘉論不蓋不偷不蓋在聖政紀載諒夫摠斯不朽可懸觀闕焉得是言非訛非伐實謂聖臣渾沌開君日月妖物霏死天文光發惟我之有頌兮奚斯躍而董瓜瓞

德勝頌二章并序

歐陽詹

唐貞元六年歲在庚午陰陽家流曰歲在午人馬食土人之所食也穀馬之所食也草今言食上明歲無嘉穀而野無青草則運數于茲合凶災之大者於是天尋舊步地轉恒軸交糾迴薄將有結于常診自春二月至于夏五月或赫日杲杲或密雲濛濛為燥灼為霖霪似不日而至皇帝宿布大和人神鳥獸魚鼈咸若騰歡心揚喜雲欣欣肥體休氣中積淡磅礴浮蒼蒼蒼蒼磨力强者勝九陽播旱而莫展六陰作潦而不就氣稜靄為慶雲烈景曠為祥光油油董董窈復如春塊不破而雨足條無聲而風暢日者生氣欲凝淑氣猶競彼雖罔得為禍此亦未能為福徘徊相持時澤不

降五稼含萌而待藝百芳蓄賴以思圻至是土膏融甘液宣若决
 亭泉如開涌煙豐本增改茂茂絲絲無礙塔與良沃獲一十於百
 千勝蔬雲蠹以委圃餘糧嶽峙而栖畝夫體病不能害心平必
 能制體古人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既和且平則天地之病又焉得
 成歟况奔走游沫之物曰靈曰祇之類皆吁歛怡逸於其中乎宜
 其禘乾元之宿疹愈坤元之常疾以至於交泰如斯之盛邪古先
 帝王至聖則堯至仁則湯有黎暉以稱理歷水旱而莫禦豈不以
 道未全洽而德尚涼哉皇帝非徒能禦之又易之為大慶殊祥其
 於道德可謂充塞洋溢光今而邁古矣元元嗚啞歌聖代者動天
 殿地以夜繼晝而其詞未弘輒為頌二章用貽於康衢庶事明而
 聲暢流乎無窮而以德勝目篇頌曰

歲在午天災于常昔人食土今我飢梁匪徒我飢梁鰥寡千箱盛
 矣乎吾皇之德變青為祥休哉德兮

歲在午天災斯屬昔馬食土今牛饜救匪徒牛饜救犬豕梁肉盛
 矣乎吾皇之德轉禍為福休哉德兮

歲星居心頌

權德輿

皇上宅位六祀七政貞明於上七教敷聞於下其有不迪不吉不
 庭不若之徒皆薰然而和煦然而化春三月司天氏奏歲星居心
 宿五度其色黃明潤大光澤帝位積五十餘日詔下有司頒示中
 外故臣得而言之以形歌頌謹案歲星五帝為蒼五行為木五常
 為仁五事為貌天意若曰時以至仁為理覆露萬民洽浹生類協
 夫五行五事之用則發於星緯形於禎應陰陽大化昭報成功玄
 符幽替其昭昭如是禮運之論聖人以日星為紀四時為柄洪範
 之叙皇極曰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人發於人格於天人交感
 合若符節其年秋平河中之寇葬其遺骸復其世祀班淮右之師
 用弘文告用去武備此二帝三代所以恢今名也於是一統類以
 昭德明法制以塞違薦禮百神賓懷獲俗嘉瑞美祥紛委御至置
 之而不可有哲人端士連茹播職求之如已失然後端拱於穆清怡

神於靖冥驅一代為純誠接萬靈於明庭斯又登邁遠古光昭聞
 見親乎紹天統物之盛者也微臣瑣賤沐浴仁聖敢獻歲星居心
 頌一章以備周詩由庚由儀之闕頌曰

皇矣上帝降鑒下人后王承之制作禮文人用明德家尚孝仁人
 無羈疵俗以阜蕃敷祐四方發為天祥重華煌煌乃居明堂下聘
 仁澤上為祥光回復感遍天人攸同乃法五事乃建大中君君臣
 臣德輝昭融保祐命之自天無窮微臣頌歌敢備唐風

伯夷頌并序

韓愈

士之持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
 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鮮矣若至于一國一州
 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而不
 惑者則千五百年乃一人而已耳君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
 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以為明萃乎泰山不足以為高魏乎天地
 不足以為容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
 公聖也率天下之賢士從天下之諸侯而攻之未嘗有非之者也
 彼伯夷叔齊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
 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
 明也今世之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
 自以為不足夫彼獨非聖人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
 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
 二子亂臣賊子接跡于後世矣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

嘉靖甲申歲大學士蘇孫煊大明刻于家塾

吳興姚
欽
慕
頌丁政德 披一十首

古賢宰一
虔子賤碑頌 賈至

良牧三
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頌 張說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頌 王維
唐衛尉卿洪州都督張公遺愛碑頌 崔祐甫

興利三
復練塘碑頌 李華 高陵令劉公遺愛碑頌 劉禹錫
蘇州嘉興屯田紀績碑頌 李翰

靈跡一
唐天台山新桐柏觀碑頌 崔尚

高道一
唐中嶽體玄先生潘尊師碑頌 陳子昂

宗理一
長明燈頌 高適

處子賤碑頌 賈至

清靜致理中庸之德至高明柔古簡易之體大經微旨而微遺論何先生道蔚其威毅者也先生宣慈在躬精義入神德順乎天性根於仁殷其如雷峻然如春始受業於仲尼終委質於魯君爾乃周道凌遲王風哀思夷狄竊於位號干戈亂於原野則我魯國無齊晉之強定哀非桓文之主三卿有僭虐之政先生處此亂邦從容理邑平心氣而全耳目晏然躋富壽之域焉自非知微知彰變化無窮孰能臻此觀夫為政之大體元之要恤孤哀喪舉事問弔訓之以梯加之以孝借五更而悟君賢三老而稟欽然後燕居以佚其體張樂以和其人夜漁不戒而信欺吏不戚而息是以宣尼

惜君之理小子期間君之政暇何其遠哉向使移於有國之君則陶唐之理也施於有政之臣則二南之化也昔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理周公殺膳在御不解懸而四夷伏小大則異其揆則同天寶初至始以校書郎尉千筆父想先生行事做其頌聲而古碑殘缺若蒙磨滅使立志之士何以揖其遺風焉嗚呼此道存而其事在其人亡而其政息哀哉遂作頌曰

鳴琴湯湯處子之堂清靜無為邑人以廉流風化淳霸俗致王誰謂陽鱗革而為魴儲儲黃髮或師或友其芄麥苗不稂不莠齊師已邇魯俗斯阜諫或剖心伊人引肘穆穆伊人希聖之才亮舜既往孰為來哉從時卷舒與道徘徊游泳孔門取容定哀泱泱千古顯顯令德聲隨悠哉惠與順息人亡政弊道播神默寂寂夜川惆悵舊國荒祠尚掃苔蒙將碎尋風聆韻想見其人年代邈殊精誠闇親再表貞石頌聲惟祈

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頌

張說

維唐御天下九十有八載蒼生責乎海隅玄澤漫乎荒外天子念窮鄉之僻陋微道之脩阻夷或不率不剛人或不廉不若乃命舊相廣平公宋瑋鎮茲壤壤式是南州篤五管之政教摠三軍之旗鼓幅員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日靡然順風曷由臻斯威名之先路也公曩時執白簡登瑣闥推誠塞諤不私形骸竹英王之龍鱗踰奸臣之虎尾挫二張之銳則聲恒窳域折三思之角則氣蓋風雲由是極有四星維帝之輔地有五嶽維天之柱其入宰也君之股肱其出守也人之父母至於此邦之長人也飲食有節衣服有常清心而庶務簡正色而臺下一瑟子問兮赫兮咥兮固以不於而威不言而信雖有文身鑿齒髮簪耳衣卉屨木巢山館水種落異俗而化齊言語不通而心喻矣其率人版築教人陶瓦室皆敦至晝遊則華風可觀家撤茅茨夜作而災火不發棟宇之利也自今始祖國之舶車海琛雲萃物無二價路有遺金殊裔膏易其

迴途遠人咸內我邊郡交易之坦也有如此故能言之士舉為美
談蓋微子去殷以後王者襄公伐楚將得諸侯尚書東漢之雅望
黃門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其濟美詩所謂無念爾祖肆脩厥
德廣乎有焉若夫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往來相召而哀樂繼之鴻
飛遵渚於汝信處龍章哀衣以我公歸鬱陶乎人思空歎之不足
廣府司馬譚瓌番禺耆老某乙等相與刻石傳徽斯文于春秋之
徒也豈將苟其辭哉雅敬宋公王臣之重次嘉譚子替德之義遙
感者舊去思之勤越裳變風知周公之才之美吉甫作頌見甲伯
于藩于宣觀政將來惡可廢也頌曰

降王宰兮遠國靈歌北戶兮舞南溟酌七德兮考六經政畫一兮
言不再草木育兮魚鼈寧變蓬屋兮改籬牆鱗瓦兮鳥翼堂洞
日華兮皎夜光火莫炫兮風莫颺事有近兮惠無疆嶮嶮嶮兮西
海財幾萬里兮歲一來舟如鳥兮貨為臺市無欺兮路無盜祿忘
家兮扁夜開越井闔兮石門道金鼓懸兮旌旆好來何暮兮去何
早操牛牲兮齒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頌 并序

王維

雲從龍風從虎氣應也聖人作賢人輔德同也君臣同德天地通
氣以康九有以遂萬類惟皇御極二十載光格四表至于海隅日
出越小大邦蠻貊師長罔不欽于成憲以承天休然天子猶日省
三接列辟日聽萬方輿頌懼人有未化賢有未登故敷天匝兼乎
十等選宗室及乎九族任事以觀材積時以觀行乃得我賢京兆
焉夫京兆號為難理清淨病於不給刀筆拘於守文或以鞭弱廢
或以賊殺劾把宿負殘為丈夫用鉤距蓋非長者我則異於是大
道難名大理無法閉關於任數巧算不能知堅壁於畫一善政不
能下摧宿豪如雜草無溫色視大權如履塊無傲容百司之吏摠
一德以咸服五方之人雜異教而同理受命之始先聲已振黠吏
惡少聞風族行及乎鳴驕詣府登堂坐定縣尹掾史以次上調守
正之人其氣高含章之人其詞大見容色而聞號令小人感而君

子恭日者機陽男子閭里為豪借客報仇聚人為盜或白日手刃
或黃塵袖鉞政寬則以身先諸偷掠急則以事申中長吏貳過不巳
萬計自脫公命吏縛之立死鈴下於是人入閭室若遇大賓焉前
年不登入額太甚野無遺糠路有委骨天子不忍征於不粒賦於
無衣六軍從衛以臨東諸侯息關中也帝曰咨天其降威人罔畏
罪台恐寇盜乃邑矧曰蕩析離居惟爾克濟撫茲西土公拜稽首
思塞休命布慈惠之政不以利淫覆雷霆之威其或有過襲人滅
雙雞之膳圍人首五馬之秣洵不獻服圻不填館自巳往振屨
同食雖人煙不動道鐘相望不思濫以苟生成守教以就死是不
可能也先是王公或專南山之利司農酒昆明之池收赤岸澤將
為田以便官至是悉奏罷之丹漁衡麓之宇廢蒲荷薪蒸之產入
自郊徂邑至有魚殮斬陰伐陽市多山人得以贍惟淫有防比
歲多決近縣疲於力役他山遺於度材公命刮朽壤填巨石辦大
木去編管其始告勞乃終有慶匠石日減功萬藏史日省錢億農
始學未女始安織於是鮑背黃髮之耆曰我有田疇鍾秉其畝我
有子弟顏閱其行鄉黨以睦墮失其獨道路有禮汰無與爭酒先
養老賄不問吏既無吠狗亦無奸人臨年餘貧竊蒙惠化其曷以
臻茲君子曰此天子至公內舉不避親錫女明尹張公之力也夫
公於國為外戚於帝為外弟重組累印珥香貂者七葉奉車駙馬
乘朱輪者十人勝衣則綺繡純袴通籍則玉墀青瑣動則兩駝如
舞坐則五鼎成列文軒楚製素女趙舞而公儼兮其若容淡兮其
無味心在四教語稱七德目視六籍口誦九歌懷君子令德之忠
保詩人錫類之孝悌有過於共被慈有踰於含食惡衣以居公服
不敢降也屈體下士王綱不敢替也協二姓之好以正人倫傍無
嬖御分一人之憂以審官政下多英傑若夫皇帝敬問之詔御札
自書天王命賜之衣上官所製勞勩則中使接武計議則走馬來
朝豈惟眾臣重其經術為吏難以儒雅而已且公之德升聞于天
非一朝一夕之漸也亦以稱職於累官著聲於所在其承秘書也

關文遺簡多在大家深為子孫之藏窳有緘騰之固公不憚權貴或抵或誘蓋歸天閣官書備焉其牧郢人也人有不若德戮之不為暴人有不保居撫之不為諂詐者考其事壯其食以畜之行者緝其宮藝宜樹以待之此邦之人既優他邦之人又至焉未盈一歲遂增萬戶其守汾也仍歲大旱郡祠介推雖屢舞儂僮而靈應未若公命東廛取火伐樹置新醞酒而祝曰有功於人祀為明神無德而祿禍亦覆餗自絳已來人實祀于純犧大璧不敢愛必以薦也童兒季女不敢躪必以敬也神既靡吝人將安仰若亭午而雨則樹其鷲羽執此駢毛不然者火燎將至燧天鏢地靈衣且為煨燼豐屋將為茂草爾其圖之言未畢而雲興拜未起而雨降周於闔境不入他郡雖封疆咫尺而彼竭我盈嘻若記能事載盛德渭川之竹不足簡終南之木不足軸夫訓人至於禮義曰德安人免於阡危曰功德者上賞於上下頌於下長老孜孜願刊于石以子學於舊史來即我謀且維與人編戶與人為伍與人出入與人言語知風俗之淳弊識政化之原本屬詞魏文書事蓋實詞曰五代相韓七葉侍漢及我聖朝亦生邦翰大道無形貞盡以幹金章不耀在劉能斷情偽萬端吾道一貫帝選賢尹無以易張金印紫綬京兆之章佩我鳴玉冠我兩梁天子休命拜首以將寬而愛人立減暴強明明天子哀此南敵將息西入遂覲東后我教我訓我鎮我中茫茫三秦則罔緇口守死以義徇生不苟王曰外弟視人不佻何以寵之手書以詔何以問之賜衣而朝俾人華胥致君帝堯刻石作頌永世彌昭

唐衛尉卿洪州都督張公遺愛碑頌并序 崔祐甫

今天子終諒闇易月之期不言既言之日詢于師保輔弼之臣曰將以國之明燭震下土俾兆人康又有道哉四臣曰莫如擇賢而司牧之雖欲不理不可得也上曰用賢何先四臣曰莫先於幽遠蠻貊之邦為急也即日命王人遽以制書就拜衛尉卿兼洪州都督張公為御史中丞廣州刺史嶺南節度經略觀察等使既踰月

而處屈于洪洪之耆老髮停商販漁釣百類千品周聲牽隴于野千塵咸曰寧取我裳而裂之寧取我屨而焚之父也天只胡為奪我之君中丞受命而南舟不及汎馬不及秣國人懷慕之罔極曰清塵遠矣君不顧矣鬱陶之思何用哉蓋用於揚名頌德乎故吏兵曹參軍張揮法曹參軍豫章縣令鄭建昌縣令盧惟璣新吳縣令鄧黃州人東冶府果毅劉容者壽齡乾相等討論之眾命曰允於心曰自昔為政者知清之可以長人也而清者稀豈不欲清欲牽之也欲之所行不廉不儉為之舟輿也清之不立肆奢崇貨為之鑄鑿也於是撤其帷帳薦薦之具便於身悅於目者二百餘物歸之有司減其俸錢稍食月幾十萬實於軍府此皆前政之所督觀而封己者我則推而遠之於是公儀之義申平仲之規見矣二之日謀於眾曰昔曹參去齊以獄市為寄以為擾於獄者輕重人之命煩於市者耗輝人之生苟鞭管折揚之無度侵牟肆奪之不改是國家以章綬印重毒養生也豈致理哉於是平百貨之貴賤議刑罰之等衰使其食不下殘然不私逞韓子求環而不可使人袒背而無傷夫然蛟蜃之象成行葦之思澤矣三之日謀於野曰不稼不穡民天安仰載馳驅王命所急吾觀是邦農野未闢傳置未修豈不使役無期供億失序儻野有餘碎質不如歸亦諸侯之恥也於是減承城更卒幾三千歸之隴畝而擊柝之守無關焉賦家帶財數百萬關千館錄而含糗之徒不知也其卒也不公之吏留以為廝其財也不法之臣受以潤屋我皆用之於愛人活國也於是阜藩之望崇多大之儀備矣從政三日州人愛之如父母承之如松柏夫婦耕織之暇無他懼惟懼公遽遷其餘暇嫗孕育發於中而形於言損其身而益於物可以激積俗慰窮甍者豈勝道哉積甫山東鄙人不好妄飾凡所聞見務存實錄故採拾而書之公名休字祥幽州范陽縣人有晉司空茂先之遠裔也曾祖汲易州長史祖選幽州固安縣丞考價贈齊州司馬公起家石亭別將自是為縣令軍司馬州長史各一入為天子友儲君臣雖

假以寵名而跡實戎素受命為范陽節度安祿山判官祿山以大權大寵外示忠而內謀逆太上皇推赤心而勿疑敢有聞之者死如歸焉神之聽之是與正直周旋鋒鏑之下出入寇讎之間而能終保元吉漸干貴仕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惟張公乎又牧豪舒潤三州而及此昔張黃門庭珪牧此州甚得人譽張丞相九齡次之逮府君又有裕焉故邦人有三張之目頌者美盛德之形容非魯僖公仲山甫不之獲今茲頌曰

昔為豫章故有循良黃門之善于今不忘爰及丞相亦有烈光我君戾止是為三張立廉實儉無怨無傷郵亭之下膏於其廉四封之內望歲千箱自春徂夏兮人相慶慶未畢女聞後命未轡王節兮向番禺彼願適兮我望孤君子君千若歲大已其誰克濡

潤州丹陽縣復練塘頌并序

李華

大蜡之祭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先王因流下而導之故曰九川濬源因迤匯而瀦之故曰九澤既阪以疏天地之氣以利元元之用崇伯汨五行而殛羽山臺駘章大澤而封汾川洪範首之春秋載之地有廣狹事無古今大江區惟潤州其數曰練湖幅員四十里菰蒲芰芡之多龜魚蠶蟹之生厭飲江淮膏潤數州其傍大族強家泄流為田專利上腴畝收倍鍾富劇淫行自丹陽延陵金壇環地三百里數合五萬室旱則懸稻水則具舟人罹其害九十餘祀凡經上司紛紜輿奪八十一斷嗚呼曲能掩直強者以得之老幼怨痛沈聲無告永泰元年王師大勦西戎西戎既蹙矣生人舒息詔公卿選賢良先除二千石以江南經用所資首任能者是歲十一月二十三日拜前常州刺史京兆韋公拍為潤州聲如鸞馳先詔而至吏人畏伏男女相賀即日上無貪刻下無寧瀆公素知截湖閭壤災甚煙臺臨事風生指期以復羣誘動山鎮恬然中明獨裁文之以禮乃白水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韋公元浦中丞撫掌愜心如公之謀且曰與利除害得其人而後行非常之

政敢歸叔父公乃申戒縣吏宰徒聞之人不俟召呼拏從役番鋪蓋野俊臯成蹊增理故塘綠而合之廣湖為八十里像月之規儔金之固水復其所如鯨鯢射洶洶隱地雷聞泉中先程三日若海之彌望瀨顯如吞吐日月沈沈如韞蓄風雨所潤者遠原隰皆春耕者飽憂者泰於是疏為斗門既殺其溢又支其澤沃壻均品河渠通流商悅真價人勇輸賦遐邇受利豈惟此州每歲萌陰乘陽二氣相薄大雨時行羣濬奔流水勢所入盈而無傷龍見方雲稼蒙其渥時前相國彭城公劉尚書晏統東方諸侯平其貢稅聞而悅之白三事以聞詔書褒異焉彭城公宣命至江南捧詔授公公率元僚掾史令丞已下至于蒼艾西向拜手忻戴聖明人心上感天降嘉澤如有神祇昭協厥至公正直而和專靜而斷嫉惡宥過惠人察奸純鈞精堅百鍊不耗伐冰之貴降從士禮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宜其享福也吏人入賀公拱而謝之曰尚書劉公觀察韋公奉行王澤也鄙何力之有焉丹陽令杜孟賓秉公之清白

延陵令李今從如公之受人金壇令胡玘稟公之成規及丹陽者壽周孝瓌百姓湯源等拜首而請曰先為澤允悅也水歸於澤而澤悅於人百年浸塞而公啓之臣哉鄰哉克諧帝休永代是式三縣無災若不竭而刻之則王命不揚於厥後後之人無以倚負也華嘗學古見訪為頌曰

望云云兮視冥冥鳥閑魚樂葭生膏腴利倍起訟爭斯人恐抑痛無聲韋公正直動神靈百年游波為濇清飢者飲兮病者寧詔書光寵恩霽榮劇然既瞻復皎明追琢刻頌揚榮馨

高陵令劉君遺愛碑頌并序

劉禹錫

縣內之大夫鮮有遺愛在其去者蓋邑居多豪政出權道非有卓然異績結于人心決于骨髓安能久而愈思大和四年高陵人李仕清等六十三人具前令劉君之德請縣請以金石刻縣令以狀申于府府以狀考于明法吏吏上言謹按實應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具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

年八月庚午詔曰可令書其章明有以結人心者揚搗于道周二
溼水東行生尾隴而為三以沃關中故秦人常得善歲按水部武
夫洩有時賦會有度居上游者不得擁泉而顯其腴每歲少尹一
人行視之以法不式兵賦已還滯失根本溼陽人果擁而顯之公
取全流溼原為畦私開田常澤不及下溼田獨肥他邑為枯地力
既移地征如初人或其訴立迎尹馬而占溼之腴皆權倖家勢足
以破理訴者獲得罪繇是昨舌不敢言吞銜忍家視孫于長慶
二年高陵公劉君勳精吏治視人之瘼如燥瘠在身不忘去去乃
循故事考式文暨前後詔條又以新意請更水道入于我里請杜
私實使無葦流請遵田令使無越制別白纖悉列上便宜採史依
違不決居二歲距寶曆元年端士鄭置為京兆秋九月始具以聞
事下丞相御史御史屬元谷實司察視持詔書請渠上書得利病
還奏青規中上以谷奉使有狀乃俾太常撰曰京兆下其符縣主

簿談孺真實董之冬十月百眾雲奔憤與喜并口誦手運不肩蔡
皮俟功什七八而溼陽人以奇計賂術士上言曰渠下高祖故墅
在馮子孫當恭敬不宜以畚鍤近阡陌上聞命京兆立止絕君馳
諸府控告且發其以賂致前事又謁丞相請以額血汚車齒丞相
彭原公敏容謝曰明府具愛人陛下視元元無所憐弟未周知情
僞耳即入言上前翌日果有詔許訖從仲久新渠成涉季冬二日
新堰成駛流渾渾如脂宣氣藹荒瀝冒迎釋釋怨開塞分寸皆如
詔條有秋之期投鍾前定襦直告已事君幸其寮躬勞休之丞徒
謹呼奪襖而舞咸曰吞恨六十年明府雪之槌奸犯蒙辛孰施為
嗚呼成功之難也如是請名渠曰劉公堰曰彭城按股引而東千
七百步其廣四尋而深半之兩涯夾植杞柳萬本下垂根以作固
上生材以備用仍歲早沴而渠下田獨有秋渠成之明年溼陽三

原二邑中又擁其衝為七堰以析水勢使下流不厚君詰京兆索
言之府命從事蘇持至水濱盡撤不當擁者繇是邑人享其長利
生子以劉名之君諱仁師字某彭城人武德名臣刑部尚書德威

唐文粹卷二十一

之五代孫大曆中詩人商之猶子少好文學亦以善畫于東諸侯
遂參幕府歷尹劇縣皆以能事見陟率不時而遷既有績于高陵
轉昭應令俄兼檢校水曹外郎充渠堰副使錫朱衣銀章計相發
其能表為檢校屯田郎中兼侍御史幹池鹽干蒲錫紫衣金章歲
餘以課就加中執法人為循吏理財為能臣一出于清白故也
先是高陵蒙被惠風而惜其捨去發于習懷播為聲詩今采其旨
而變其詞志于石文曰

噫溼水之逶迤溉我公兮及我私水無心兮人多解錮上游兮乾
我澤時逢理兮官得材墨綬移兮劉君來能愛人兮恤其隱心既
公兮言既盡縣申府兮府聞天積憤制兮沈痼痊劃新渠兮百畝
流行龍蛇兮止膏油遵水式兮復田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
兮去翔翔遺我福兮牽我腸紀成功兮錫美石永信詞兮昭懿結
蘇州嘉興屯田紀績頌并序 李翰

禹平九土溝洫之功大棄粒蒸人稼穡之務重自古有國家未嘗
不率由斯道底慎其業故登乎足以厚生殖禍難足以定凶災未
有易此而能理者自鴟戎亂常天步多艱兵連不解十有四年因
之以飢饉重之天札死者曝露亡者惰遊編版之戶三耗其二歸
耕之人百無其一將多於官吏卒眾於農人古者八家為鄰一家
從軍七家從之猶曰典師十萬內外騷動不得操農桑者七十萬
家今乃以一夫家食一伍一餘子衣一卒師將不立人將不堪此
聖上所以盱食宵興求古今今典可以濟斯難者莫出乎屯田廣
德初乃命相國元公昌其謀分命諸道節度觀察都團練使統其
事擇封內閑田荒壤人所不耕者為其屯求天下良才善政以食
為首者掌其務屯有都知羣士為之都知有治即邑為之官府官

府既建史胥備設田有官官有徒野有夫夫有任上下相維如郡
縣吉凶相恤如鄉黨有誅賞之政馭其眾有教令之法頒于時此
其所以為屯也雖天子命之股肱贊之至於宣上命齊下力經地
域制地事辨土宜均土法簡器械修稼陳三壤之種而敬其始

考九農之要而成其終則都知之職專達其事焉詎可以非其人哉浙西觀察都團練使御史中丞兼吳郡守贊皇公王國大賢憂公如家慎擇厥官以對明命浙西有三屯嘉禾為之大乃以大理評事朱自勉主之且楊州在九州之地最廣全其在楊州之域最大嘉禾在全吳之壤最腴故嘉禾一獲江淮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為之儉公首選於衆獨當其任有寬簡惠和之德知艱難勤儉之事政達乎本智通乎時仁愛足以結下機權足以成務嘉禾大田二十七屯廣輪曲折千有餘里公書為封疆屬於海濬其畎澮達于川求遂氏治野之法修稻人稼澤之政艾以殄草剔以除木風以布種土以附根頌其法也冬耕春種夏耘秋穫朝巡夕課日考旬會趨其時也勤者勞之惰者勗之合耦助之移田救之宜其力也下稽功事達之于上上制稌食復之于下叙其勞也至若義感於內誠動於中徇國忘家恤人猶已野次露宿寢食瓢漿盡四體之勤趨一時之役大寒栗烈而奮執鼓鼓盛暑赫曦而不傳車蓋如登高去梯與之死生投醪均味忘其飢渴然後知仁義之政必見於耕穫井田之法可施於甲兵夫如是人將竭其力地將盡其利天將與其時自替皇為郡無凶年自朱公為屯無下歲元年冬收入若干斛數與浙西六州租稅埒朝嘉厥庸授廷尉評公又稽氣稔時如前代法有白雀集于高豐屯慶蓋大穰之徵也屯官某乙等聚而稱曰初公為屯人有二懼焉邑人懼其暴屯人懼其擾今溝封犬牙而不相侵疆場日履而人不知方舟而上以饋師旅此功及於國也登量而入以寬征稅此德加於人也古者智效一官政修一鄉猶歌之誅之手之足之況朱公之績如此其大者乎遂相與斷瓊瑤表阡陌南陽太守豈專刻石之功桐鄉耆夫終踐大農之位其辭曰

茫茫九區陽九躓災丘荒札瘥田卒汚萊天步未移連師滿野不耕不穫仰食于下嗷嗷遺人餬口饋軍帝曰子憂爰立其屯且戰且耕古之善經辟師肅祇王命是聽嘉禾之田際海茫茫取彼榛

荒畫為封疆朱公莅之展器授方田事既飭黎人則康我屯之稼如雲漠漠夫位某布溝封綺錯朱公履之勤耨趨獲稂莠不生螟螣不作威嚴億計征寬稅薄息我蒸人遂其耕繫我屯之度如京如坻嘉量是登方舟是維養皇獻之達于京師飽我六軍肅將天威映距于溝溝達于川故道既堙變將為田朱公濟之執用以先浩浩其流乃與湖連上則有塗中亦有松早則溉之木則泄焉曰雨曰霽以溝為天俾我公私永無飢年公田翼翼私田蕪蕪不侵其畔不犯其穡我倉既盈爾廩維億屯人熙熙邑人怡怡不擾其務不干其時我無爾暴爾無我欺我有官屬朱公訓之我有徒位朱公恤之我有眾役朱公辛之我有微功朱公序之起於田中印綬繫繫何以況之福祿如茨何以久之刻篆于碑

唐天台山新桐柏觀之頌并序 崔尚

天台也桐柏也代謂之天台且謂之桐柏此兩者同體而異名同契乎玄道無不在夫如是亦矣必是桐柏邪非桐柏邪因斯而談則無是是非非矣而稽古者言之桐柏山高萬八千丈周旋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洞天號金庭宮即中右弼王子晉之所處也是之謂不死之福鄉養真之靈境故立觀有初強名桐柏焉耳古觀荒廢則已久矣故老相傳云昔葛遷公始居此地而後有道之士往往因之壇址五六厥迹猶在洎乎我唐有司馬練師居焉景雲中天子布命于下新作桐柏觀蓋以光昭我玄元之不烈保綏我國家之永祉者也夫其高八重之一俯臨千仞之餘背陰嚮陽番曲面勢東西數百步南北亦如之連山我我四野皆碧茂樹鬱鬱四時恒青大巖之前橫嶺之上雙峯如闕中天豁開長澗南瀉諸泉合漱一道瀑布百丈懸流望之雪飛聽之風起石梁翠屏可倚也琪樹珠條可攀也儂花靈草春秋互發幽鳥清援晨暮台響信足賞也始豐南走雲嶂間起剡川北通煙岑相接東則亞入滄海不遠蓬萊西則浩然長山無復入境揔括奧秘鬱為秀絕包元氣以混成鎮厚地而安靜非夫神與儂宅億得神嘗

其孰能致斯哉故初構天尊之堂書曰有雲五色浮靄其上三井
投龍之所時有異雲薰入堂復出者三書之者記祥也然後爲虛
室以鑿戶起層臺而壘土經之殖殖成之翼翼綴日月以爲光籠
雲霞以爲色花散金地香通玄極真侶好道是遊斯息微我練師
孰能與之練師名承禎一名子微號曰天台白雲河內温人晉宣
帝弟太常旭之後祖晟仕隋爲親待大都督父仁最唐興爲朝散
大夫襄州長史名賢之家奕代清德慶靈之地生此仙才以爲服
冕乘軒者寵惠吾身也擊鐘陳鼎者味爽人口也遂乃捐公侯之
業學神僊之事科籙秋戒博綜無所遺窮冥冥希微妙詎可識無
思無爲不飲不食仰之彌峻巍乎其若山挹之彌深湛乎其若海
夫其通才練識瞻學多聞翰墨之工文章之美皆忘其所能也練
師蘊廣成之德睿宗繼黃軒之明齋心虛求將倚國政侃然不
可得而動也我皇孝思維則以道理國協帝堯之用心寵許由之
高志故得放曠而處逍遙而遊聞練師之名者足以激厲風俗睹
練師之容者足以脫落氛埃以慈爲寶以善救物神以知來智以
藏往允所謂名登仙格迹在人寰真不可測已夫道生乎無名行
乎有情分而作三才播而作萬物故爲天下母脩之者昌背之者
亡故爲天下貴况絕學無憂長生久視也哉道之行也必有階也
行道之階非山莫可故有爲焉有象焉瞻於斯仰於斯若舍是居
教將奚依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玄門既崇不名厥功朝請大
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國賈公名長源有造化
人有德養物實謂別駕蔡欽宗等曰且道以合德德以致美美而
不頌後代何觀乃相與立石紀頌以奮至道之光其辭曰
迎彼天台嗟峨崔嵬下臨滄海遙望蓬萊漫若天合呀如地開煙
雲路通眞仙時來顧我練師于彼瓊臺練師練師道入玄微喻日
安坐凌霄欲飛輿慶靈觀練師似贊道無不爲美哉輪奐窈窕
法通天降祥保我皇唐如山是常

唐故中嶽體玄先生潘尊師碑頌并序 陳子昂

尊師業尚冲密勤慈幽深理心事天所保唯昔絕聖棄智不耀其
光故真感冥期珍圖秘學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若乃崇標曠
迹遐情遠意志摩青雲遙視紫闥高宗每降鑿聲親詣精廬尊師
身不下堂接手而已每歎曰大丈夫業於道不能投身霄嶺減景
雲林而疲病此山以頌世主吾之過乎遂欲東求蓬萊孤舟入海
屬天皇敦篤斯道祈款逾深躊躇山隅絕策未往既而金華有命
鑿鑿遺區於戲昔始射有神人堯輕天下峻峒有至道軒屈順風
玄眞高蹤萬古同德何其盛哉尊師有弟子十人並仙階之秀然
鸞姿鳳骨眇愛雲松者唯穎川韓法昭河內司馬子微皆稟訓瑤
庭密受瓊室專太清之業遺下仙之儔谷汲芝耕服勤於我蓋歷
歲紀也始尊師受籙於茅山昇玄王君王君受道於華陽隱居陶
公陶公至子微二百歲矣而玄標仙骨雅似華陽夫借眞蹈冥鍊
導遊化者其心必有類乎昭等永惟尊師靈迹洞業高深邁古而
棄世往矣其若之何乃斷石幽山勤頌玄德其辭曰
觀元化兮求古之列仙得瑤圖與金鼎信元符之自然神與道而
惟一天與人兮相連荷精守以專密必驚景而凌煙丹丘不死兮
美門子黃宮度世兮吾體玄體玄之至德兮洵淑美冲心養和寶
元始初學茅山濟江水乃入華陽洞天裏道逢眞人兮昇玄子授
以寶書青台旨今守崧山王女峯雲樓朝林今五紀聖人以萬機
爲貴而我以天下爲累聖人以大寶爲尊而我以天下爲煩是以
冥居於嶮嶮寄遺迹於軒轅有唐高宗兮天子之光好道樂仙兮
思彼雲鄉千旌萬騎兮翠鳳凰遊汝海兮箕山陽朝拜白茅夕
紫房齋心絮意緬相望祈問王眞及王皇何以得之受天昌黃庭
中人在子身窈窕眞其精甚眞去汝驕驕與活神勤能思之道相
親遂解形而遺世乘白雲而上賓弟子不知其所往乃刻石以思
眞

長明燈頌并序

高邁

高邁之目處閭室或不能親燈處之皎如也澄公之掌在玄夜或

不能照燈在之了如也故大雄氏以方便力救黑暗果藉其光誘其人佛所以有然燈名法所以有傳燈義大抵長明燈是其蘊平夫日主晝太陽之精中則晝景則沒我長明燈不沒月主夜太陽之精滿則虧虧則盡我長明燈不盡日月尚爾況小光小明哉要自積苦為海舉足見滿積邪為山舉手見礙竟不髮鬚之或髮鬚之不克成就之言之可為長歎我邑中有僂傑主此然燈精進成就於寶融寺經藏院且夫蘭炬爇火吾見其盛未見其微也鐵盆盛膏吾見其增未見其減也一籠而四時長花滿室而終歲不夜人見之者一作禮眼蒙利再作禮心蒙爽心眼自相照了內外由是洞徹然則終日見燈未嘗見燈終日不見燈未嘗不見燈夫遠觀者乃如是也意者不獨於此直上照一天二天乃至三十三天無門不闢恒沙善人由茲而入直下照一地二地乃至一十八地有獄皆開多劫罪人由茲而出若然者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可思量邪我長明燈實相功德亦復如是邁三數年內願銘頌之間追賤事未構斯文一朝染目疾朦朧而不自審從何得也遂夢神人語邁曰子於長明燈其有召乎邁應聲而寤寤而起起而作頌明日日命頌曰

見外燈長明見內燈長明萬惡自光中滅萬善自光中生不見一燈百千萬億燈乃至於無窮不見一人百千萬億人歸之於大同空則是色色即是空弟子作頌允執厥中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一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二

吳興姚

鉉

纂

頌戊 按五首

祠祀三

旌儒廟頌 并序 賈至 陝州鐵牛頌

少華山佑順侯碑頌 房翽

監牧二

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碑頌 張說

岐邠涇寧四州八馬坊碑頌 鄒昂

旌儒廟頌

賈至

觀象者曆本乎元辨方正位稽乎極體元御極莫先乎教教之大莫大於儒旌儒有祠我新典也昔秦滅義軒之制廢唐虞之則大搜學徒竭索儒黨懷書捧檄者鱗集譬至然後罪九流之異論尤百氏之殊術無辜殺身有道併命冤骸積於坑谷流血染於泉壤陷仁義而死者不可勝紀開元末天子在驪山之宮登集靈之臺考圖驗記周覽原隰見鄉名坑儒類塗猶在慨然感亡秦之敗德哀先儒之遺喪強死千載遊魂無依乃詔有司是作新廟牲幣有數以時饗祀因祀命御號曰旌儒人神和悅怨氣銷散於戲秦皇帝以神武邁古并吞六合掃天下以一尊安羣雄如衆草建官罷侯大權在已自軒轅以降平一宇宙未有若斯之盛也夫賊亂以武守武以文文以正崇武以權勝秦皇知權之可以取不知正之可以守嚮使天下既定守正崇儒導六經之謨訓用三代之文質則唐軒盛美湯武弘業不若也觀夫坑儒焚書之意乃欲蓋先王之能事竊作者之鴻名鞋衆耳以前聞逞私欲於當代此儒之所忌也秦之所志悲夫儒以恭儉為宗秦則疲弊生人極力宮室儒以道德柔遠秦則竭耗中國勞師四夷儒以有過議賢秦則刻法峭刑賊害諫輔儒以述先好古秦則師心徇智捨棄典墳夫如是則秦不得不滅儒不得不玩事使然也今天子矯覆車之前軌崇

明祀於後葉秦之所廢我之所興斯區夏無疆之休于孫萬代之福也昔武王封比干之墓則招諫之道勸矣晉文表絳上之田則志過之名立矣漢高護信陵之冢則尊義之風著矣未若激揚大教廟食衆賢上以興天地之經次以存顛覆之鑒下以絕厲災之青建一祀而三德具焉錄臣不敏敢獻頌曰

於維先王設教崇儒作訓六經爲代典諒降及夫子三千其徒載揚清風文在茲乎天喪斯文道有通塞寔是暴秦反道背德竊善攘譽師心恂惑焚書坑儒萬古悽惻牢落千祀微茫九原驪山之北坎窞猶存草樹無顏秋雲晝昏時聞夜哭知有冤魂帝在華清登高訪古愍默頽瀝悲涼樛莽上感亡秦覆轍遺武下哀羣哲餐祀無主爰降嘉詔聿脩清祠饋之牲牢奠酌以時幽幽廟門肅肅靈儀宜寬求食長無餒而粵自漢初迄于隋間亦有今主尊儒尚訓闕典罔崇斯文莫振昭昭神理長懷幽憤我后濬哲聰明文思敷弘大教咸秩神祇鬼無效災人不瀉疫俾爾蒼生富壽無期小臣作頌敢繼刪詩

陝州鐵牛頌并序

乾象元地勢坤稽謀惟觀察孰見元善利物純陰陽而不仁坤順爲牛或剛克以殊用彼見於陝邪者其陰陽歟其剛克歟萬精堅強壯趾慎固內習坎窗外形端倪居于道周敦兮若樸謂爲首匪如山之狀謂用用匪如栗之象曾覽古史罔徵其由深不可識孰知其故吾將本自然歸神功豈謀人力役鬼備哉東臨周畿西盡虢略載厚地而莫聳拒長河而不崩向使非神或微憑子之力則城復隍矣人其魚乎乃詢耆耄聽輿誦僉曰此之鎮其日固久人由是怙恃物由是生資嘗欲掘地及源以觀其微尤徒執用大臻于茲橫廢林綆四進雲鍾尋下體之極達純陰之精其於退諸泉而入于穴俾圍木靡拉懸絕絕繩既致乃窅其見如初五丁力拔而不及方舟鎖曳而奚可虎無所措其爪猛焉能噬兵無所容其刃投豈皆虛鑣鑣行人無住荏苒下當函關之路望若隨仙俯桃林

之墟時得歸獸若以匹敵必於其倫則長蛇逆闖風而周巨鯨負蓬來而扑可明徵矣且察內以外觀遠以近在端鉞而未固未可量也亦何知不磅礴數州之閒日用有迷其力矣夫能利於物帝之念擇善而爲臣之忠是以我國家咸秩無文發天使以祀我明牧謀始有作招墨客以頌頌者誦也容也誦今德昭厥容冥穆如清風歌刊之貞石頌曰

香冥精兮混渾氣凝爲伏牛載厚地巨靈西掌吃鼻負長河東流浮萍湧堅立不動神之至層城固護人大庇德合無疆其可旣昔人無述今之是志

少華山佑順侯碑頌并序

房鄩

上嗣位九年以宗室弄兵皇居失守大駕東狩至于華嶽明年同華連帥大傳許公罷藩邸兵復諸子位正皇儲立母后朝廷又安中外咸若又明年官闕復就乘輿反正封少華佑順侯崇祀也始者內兵橫起右輔搖然警蹕難追宗社不復扶持關輔徒爲局鑄抗表奉迎莫迴天聰公即馳單騎詣行在所肉袒徒跣雪泣上言曰廟主不行陵寢不告蒼黃順動莫知攸往況西無正名之伐東異省方之行南征無復國之期北濟之召君之慮華當關石不遠王畿未虧巡符之名免負出君之恥可以爲百辟會朝之地諸侯輸貢之府地雖不廣足以助供億兵則非衆足以備干禦時也謹論確然宸心不返宣問往復至于再三嘉謨不聽忠言不納大事將去羣心恟然關內諸侯惟公獨任非神啓聖不能釋明主之疑非神祐忠不能壯純臣之節既而上察公之志不可奪也諒公之言必可復也由是天迴日轉龍起雲從乃瞻是邦因駐清蹕上復交泰之道下無疑問之憂內難既夷外兵以息皇嗣之不正者濱于五紀今則因公以正之坤儀之不定者殆乎百稔今則因公以定之君臣以協父子以親夫婦以倫有國之大本也公一舉而得之豈筆舌所能論哉咸以公仗順討逆神實佑之佑順之封非神莫尸重書爰來牲幣以告是命下容書石誌之鄰耳目奇功縑緗

朝野庫齒欲以多之於是明威將軍行右衛郎將南使梁守忠忠
武將軍行左羽林中郎將西使馮嘉泰右千牛長史比使張知古
左驍衛中郎將兼鹽州刺史鹽州監牧使張景遵隴州別駕循武
縣男東官監牧章衡都使判官果毅齊琛按監章續及五使長戶
三萬一千人僉曰自開府庇我十三年矣畜有媿息人無乏匱克
狀帝心莫匪嘉績且如停西南兩使六頓入夫彙穀計八十萬工
圓石以息人約費其政一也納長戶隱田稅二萬五千石以儉私
肥公其政二也減太僕長支乳酪馬錢九千三百貫以窒隙止散
其政三也供軍筋膠十萬七千斤以收縮繕工其政四也詩苜蓿
首畜一千九百頃以芟蓄德交其政五也使監官料舊給庫物新
泰置本收分其利不喪正錢二萬五千貫以實府宜官其政六也
賈死畜貯縮八萬往嚴道市犍種千口以出滯足人其政七也五
侯長戶數盈三萬墾田給食糧不外資以勤農御輓其政八也敢
問羣牧之事孰能加於此乎然則稱伐計功前典所貴上以美聖
主擇才之得人下以贊忠臣受任之盡節末以道官屬承風之成
事竟以示後代昭前之令聞是四烈者不可廢也既而大君有命
舊史書功吟詠瑰奇篆刻金石秦汧眇眇尚想非子之風魯野區
區猶傳史克之頌試從此而觀彼夫何足以言哉頌曰
皇天考牧兮聖之君四十三萬兮馬為羣壘汧渭兮垣隴阪飛黃
阜兮昆蹄苑山峒峒兮水鳴咽泉噴玉兮草汗血聚如花兮散如
雪性既馴才亦絕維國家之大事駕時龍兮祭天地和鑿發兮
文物備維皇帝之七德揔戎馬兮威萬國彩髦翻兮金介胃有霍
公之掌政揮張氏之舊今天王駕兮伏黃麾太僕駉兮展駉儀舞
月駟兮蝶重螭神個儻兮態權奇駉驥溢野兮牛半日多子孫榮
位兮恩寵如何頌皇靈兮蒙石鼓萬斯年兮羣玉府

垂象者玄上昭乎天殿天駟體玄者聖下列乎度人校人駟稱其
德亦已遠矣願言馬之志曾有意乎卑若乾道為良坤元利牝駒

歐邪淫寧四州八馬坊碑頌并序 郤昂

從渥水駿發中盧屈產貴其能鳴馮門多其美春豈止宗生翼此
族施河西而已哉自相土運其天機孫陽明其骨性秦贊泣其前
後許衛詳其色毛悲伐在其股膺策管議其膺齒麻朝嘗其頰朕
女厲辨其目眸昔軒轅得之過寒門穆滿得之遊崑崙周王得之
平東鄰漢帝得之定西秦我高祖得之四厄至我開元得之五輅
備駿問毛龜三百六十其誰力多於是乎夏殷以還經傳莫紀周
制廢馬始頑厥官凡十二閑馬三千四百五十六始皇吞并寓內
六萬騎之國馬盡歸秦漢武大脩佳兵崇飾戰馬至四十萬匹是
多平哉自魏及隋天下騷動勞疲死轉數不足徵我有唐之新造
國也於赤岸澤僅得牝牡三千匹命太僕張萬歲傍隴右馴字之
四十年開孳媿成七十萬六千匹屬張氏替職圉師敗官馬之教
駟日失其序逮開元初唯得二十四萬匹至十九年復成四十四
萬匹今之盈縮亦不甚過上耕籍之明年命我邪公典斯馬政公
齊其飲食視其良醫膏肓疥癩惡去害天子以公有伯翳宜生
之德爰錫土田日碑善養之功真堪宰相即召公入堂三事外司
百揆調餼鼎實緝熙帝孫夷吾果理於高後答單謙暢於伊尹帝
曰若子邪之後亮采惠疇命曰元祐帝曰俞咨祐汝作小司空兼
攷牧圉李公言成允令才實元宗恪居一朝能率大要載晉載步
稽之林之疏穢鎮浮受勅聽訟匪燒匪剽斯材荷天之寵未
可涯也判官尚乘奉御長孫勗壽安尉智蘭弼華陰主簿常翼並
心懸規鏡家韞賜書投刃靡全應機立斷侶昌門之駉乘行翼聖
僂諧子況之能官生登卿相有原迂浦非大而仰雅所謂愷悌君
子千祿愷悌信矣先是國家以岐山近甸函土晚寒寧州壤甘涇
水流惡澤茂豐草地平鮮原當古公走馬之郊接非子大丘之野
度其四鏡分署八坊其在岐其餘在三郡保樂第一蘇忠王之
甘露第二劉義尸之南普潤第三田敬董之北普潤第四邵崇監
之岐陽第五李行守之太平第六馬慶尹之宜祿第七魯教領之
安定第八李仙正之八人者或折衝禦侮或果毅昭戎射駭不違

始終惟一支命朝散大夫都苑總監韋績摠以統之韋公敢行利物克壯遠猷悉心效官盡率事園口占諸吏躬親百為攻特執駒禁羶驅蠶撫繡趣馬慰薦厲人陳損益以示其方明賞罰以防其慢立封準以程其課均衆寡以節其宜吉之以畏威申之以誘掖曰善而筐籥獻而瓊纒除而茲翦而蓋借當循爾職制無使我馬玄黃抱公絕私匪怒伊教君子曰韋公之懷下如此欲辭福祿得乎人從話言馬賴調羹將蕃其類必謹其初故春祭房孛尊祖也夏祭先牧尚養也秋祭馬社敬乘也冬祭馬步存神也然後時其出入偵其肥羸一其種性殊其阜樞旌別淑慝無相奪倫試言夫名且曰獻狀其名則汗血山子桃驂綠耳金喙騰黃駒吾吉光蒲梢啓服野糜娥鹿白蟻雞斯蜚鴻母兒遺風驟襄茲白鐵離項王之驪符主之駟栢氏之駿晉侯之駮魏公絕影唐國驕驪劉之顯呂之赤兔其狀則八尺之戎七尺之駮六尺之驕三尺之果下文臂花肩陰脣白顛搖腕作足昆蹄素懸縞形如綉紫目如電有駟有騷有翎有驪騶駘異羣驪驪亦分散如摘錦聚若屯雲若迺審其容貌觀其尾鬣司其正骨鑑其回毛膺為宜桀肘為威陽幹為第方背為闕光水火又明城郭又張逸躍翹陸趨踴顛陸駮駮草降阿飲沱駮而翔馭而走如龍如鬼或寢或叱羈至特立仰鳴俯噴威儀變態不可談詳田事孔昭軍容大備有馬如此何憂乎戎由是判官長上果教都尉成公雅貞尹承順兼諸寮吏及四郡齊人八坊長戶因雜然相與謀曰自天子亭育我邪公覆露我李公司牧我韋公懷休我君臣同德其利溥哉若不毛舉數事指教大較雖隸圉之後將不食吾餘且保樂者隋石門馬坊也其舊制編狹多歷年所棟折椽墮牆填壘甘露先置在九成苑外土良藪美不迨苑中今茲數公得請于帝有詔令新保樂從甘露所云棚葺許用正錢今則量抽掌開供飼國馬數內商榨納其資課迴給工人計一歲省軍錢七百貫有奇以約財埤國其利一也甲令曰諸坊馬每年四月十一日停料野放今則以三月中候陽崖

增盈春草先長便停稟穀俾逐川原計一歲減菽粟四石其科三萬圍徠來年之用以隨時預蓄其利二也八坊管田一千二百三十餘頃析置十屯密邇農家悅來租墾王在京邑則稅其生芻天旋浴師乃厭厭嘉實歲中收貯二萬五千石薪蒸倍之以妥毗盡地其利三也又綠馬所須羈絆翦刷黼鏤春帶油藥灌劑之物又隸蘇除之器比年皆勞州縣長度公錢誅求無時不給其用寤以承弊人多懼憂今則權差夫丁率自采造成二萬六千五百三十石升枚具歲中省百姓供費三千貫以梃煩激憤其利四也內廄馬每年有瘠者病者老者疲者擇其不任者以頒諸坊則必餒之艾之行之節之俟其跳梁俟其充膺而後入之以內廄起廢其利五也是五者有仁人焉有王政焉何獨師古始為成憲則知從邪公之教可以阜從李公之法可以經從三判官之幹盡可以事事無留從韋公之警警可以孜孜不怠古者有勞於國則紀之有功於人亦紀之里克賦在垆之頌燕公策鹽牧之作吾從二史臣之後安敢墜於斯文其詞曰

天王乘玉兮德至山陵澤馬于島兮屢惟休徵君命臣力兮庶績其凝八坊載就兮畢來斯丹岐山之下兮田疇好溼水之將兮多嫩草綠垣墉兮積芻橐天馬來兮從東道羣紫燕兮駢綠蛇骨象奇兮歸帝家毛御風兮蹄踐雪舉籟雲兮低噴沙既伯既禱兮無哉害有駮有容兮真沛艾縞身朱鬣兮又白顏脫影長鳴兮聲造天今安匹兮龍為戎吾君馭兮壽千年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二

吳興姚

鉉

纂

贊甲 德六首

帝王一

唐武宗皇帝真容贊 李德裕

將相功臣四

凌煙閣二十二勳臣贊 呂溫

白題寫真贊 兼度張荊州畫贊 呂溫

庶官一

右丞徐公寫真贊 獨孤及

唐武宗皇帝真容贊 并序

李德裕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御極之五載氣應天和德感人心朝廷四方咸一於政風雨時若蠶螟歲息銷蓬宇為休氣驅戎狄為懷人北荒堅昆重譯而至厥有窟代憑阻弄兵陸梁韋顧既伐夙沙自縛武功既成休德昭明前古未聞百王莫致之事皆嚴毅於圖謀矣皇上以為大禹叙九疇敬五事豈不曰貌恭則莊視明則正予欲作續傳照審其儀形且夫聖人潛心於天以通神明先定其神而萬物理矣昔之訪具茨期姑射在此而已況乎廣成之戒抱一玄元之去多欲予所貴道良為是矣豈眩夫係風之言奇彼淖水之術從僂佞之所珍遺堯舜之令名哉於是圖經素寫良金擬鑑形於止水若疑視於清鏡五彩既彰穆穆煌煌居列仙之館近玄祖之光蓋以昭燕翼之謀顯丕承之德矣臣聞古之至聖必有奇相是黃熊之瑞應於龍體赤精之符協於圖表頎然而長文王所以王天下也體貌多奇漢高所以威海內也然則續事之微極於惟肖至於天光暉清日華明潤非可圖也庶髮髯焉末臣奉詔敢臆言曰

唐運中興天授大君軒耀其武堯煥其文北伐榆杭漢朝元氛西伏堅昆稽首稱臣稔生壺關盜起河汾沈機先物雄斷解紛克定

羣慝竟全大勳八表既寧萬機益勳爰命采績載模天真崑閩仙岑峻極秋昊蓬瀛白日光照清晨涵育如天尊嚴若神輝赫細縹為龍為雲聖作物觀禎祥以臻宣光乃孕虞熙載甄政建中和金聲玉振大階既平廟器乃陳化下以德持盈以仁四濟宗海眾星拱辰億萬斯年藻朗日新

凌煙閣勳臣贊二十二首并序

呂溫

我二后受成命撫輿運軌坤軸撼乾樞鼓元氣而雷域中騰百川而雨天下雷收雨霽如再開關湯焉與太極同功貞觀十七年太宗以功成治定秉為而不有之道讓德于祖考推勞于羣臣念匡濟於艱難感風雲於疇昔思所以讓之無窮乃詔有司擬其形容圖畫於凌煙閣者二十有四人蓋象乎二十四氣之佐天昭勳德也昔者舜以五臣致理周以十亂反正高祖以三傑作漢光武以二十八將中興若夫錯綜勳賢宰籠今古雄四代而高視者其惟聖唐乎至若唐言公劉渝公之倫探元符建帝國首戴神堯舉晉陽而活天下此則大禹之拯溺也魏鄭公以致君為己任諫若不及蹇蹇左右秉心宣猷此則答辭之屬言也虞永興亂合羣儒旁求百代明備王禮克諧帝樂使我大國煥乎其有文章此則夷蕩之制作也長孫趙公舉大義除二兇安宗廟定社稷以授我丕赫無疆之休此則周公之臣教也英衛受天勇智雄佐佐聖敷行海內應定四方此則太公之膺揚也房杜玄機朗識並運帷幄神發響效謀成天功此則蕭何之指蹤也杜子房之決勝也尉遲秦程剛毅木訥氣鎮三軍力崩大敵匹馬孤劔為王前驅此則吳漢之撲忠實復之雄勇也其餘皆揀棟材輔轍異制儔諸古烈罔有虧德皇王之際於斯為盛其始也文為經武為緯智斯作忠斯述其末也大不偪小不過退者全來者達控而縱之使自用之推而引之使自盡之不設籠檻以觀遠廓之致不頓轡鎖以極權奇之變執一德而眾力展懸大信而羣情竭高祖聚之以義太宗用之以道高宗終之以仁傳聖萬代享其功利此非盛歟昔陸機秉宏為

晉人而歌功於漢魏作者借或稱之況乎遊聖代觀國光目睨凌
煙而頌聲不作某不揣賤劣有斐然之志輒盡所蓄各為讚一章
上以見王業之艱難中以明聖賢之相須次以朗前哲之光韻末
以聳後人之誠節侯君集張亮負勳跋扈自陷大逆敢沒其名用
彰天刑使伐勞懷貳者懼春秋之義異姓為後故以河間元王為
贊首云

河間元王孝恭

太極構天本由一氣大人創業資我族類堂河間仁勇是經通
駁有聲為唐宗英暴隋天云 蓋盜猖狂我伐用張時為哲王武有
烈光為不翼肺腸經綸八方自南徂東晏海澄江漸耀檄使父兄
帝天下化家為邦用竭爾力寵臻其極言不伐色不德以遜以默
柔嘉惟則佐高祖建大功如周旦稟與太宗守大成如漢間平宜
君宜王盤石無疆

房梁公玄齡

梁公先覺龍卧待君長華流光掃天布新義師雷與公躍其鱗杖
策千里來謁帝闡婉婉梁公實懿實聰實光實融羽義翼忠若鸞
若鴻大風動地儒服從容靜運宵中弛張折衝左右太宗夷屯廓
蒙定高祖功告武成翺開太平我雖忘勞時靡有爭網羅遺賢
推數羣英王不韜輝蘭無沈馨飛鴻出真振鷺在庭濟濟多士太
宗以寧公無事矣闕家有補惟仲山甫經營四方方叔邵虎大邦
鈞軸至則委汝閑居台輔搖蕪自處亦莫敢余侮高朗今終嗚呼

梁公

杜萊公如晦

穆穆萊公奇姿粹靈蘊元和氣為大國棟乘時恢能唐室大開故
人相攜與國濟之志也直上太階更為陰陽迭作日月佐明四海
贊育萬物王度是欽如王如金德音惜惜萬有千古未稱房杜如
周中甫

魏郊公徵

堂堂魏公崇節大志喬幹直登摩天自致遭風雲時得霸王器一
言妄質有死無二撫我則后各盡其志唐李密沈沈學過龍戰
既息皇建其極伴補表職其繩則直諤譎疑疑危言正色保太宗
德海濤替否日月不蝕黜漢霸雜行周王道人或有言秉德不撓
與封禮禮典樂崇德合道豐保合大和昭明有融起四年中復三
代風言出化成神哉厥功尹躬佐商有恥于湯公以其志臣節聖
唐為唐宗臣致唐無疆永式萬邦

長孫趙公無忌

趙國之先發祥朔土乃祖乃父受天之祐為天下母有子而賢為
唐宣輔聖賢同氣千載一觀丕顯趙公允文允武克忠克仁實有
大勳高祖受命太宗歸尊翼翼乾乾恪居干藩羣孽亂嗣爭窺神
器鴻業將墜公揭大義一匡天地人到于今家受其賜帝將傳聖
爰有顧命汝忠汝誠莫與汝京與我聖子守唐太平公相高宗有
太宗遺風刑措財豐八荒來同和氣大融妖星覆月禍起中官公
將正之以王帝躬試以力擊力屈羣邪誠阻天聰黜非其尤令問
無窮

唐荅公倫

歲寒陰凝水雪皚皚有鳥擇木先陽春來誰歎昔公王佐之材開
運未開登瀛龍臺代萬姓請命與天為媿扶龍而興振起雲雷權
輿帝圖經始唐基始覆一貫勃焉巍巍易失者特難知惟幾知幾
其神荅公元勳

劉渝公政會

河出崑崙來潤中夏連山合沓橫擁其派巨靈勃然手擘太華決
流東注功並造化粵我聖唐將舉晉陽帝命是將往拯弱干四方
亦既載布亦既秉鉞強兇富路莊賦高拒不得發渝公慷慨感義
教節用音制變大事立決雷奮霆越天衢八達則莫我敢逼如巨
靈破山河勢始豁赫矣渝公與神齊烈跡如仙掌炯炯不滅

李衛公靖

有隋之末羣盜熾帝怒震發五星從太白煥照參野將有聖人
兵定天下金精下射猛毅威激李公矯矯從此奮跡躍于中原王
者則獲壯士不死初公不誦於其帝從嚴唐威載赫帝曰汝傑
致天之罰手付金鉞俾往式遏不庭則殺如颺發發如火烈烈摧
枯燼雪應鼓如截遠若荆巫險若江湖強若匈奴莫不率從莫不
震恭車書混同氛稷蕩空衛侯之功功則維何威明惠和策勇駕
智長驅仁義仁義曠蕩帝王之將萬古曷瞻鐵山巉巖鐵山嶺

李英公勳

橫流莫極大亂無象英公傑出應運為將與楚楚霸與漢漢王天
時人事隨我所向長蛇縱蓋狂東據河洛焚焚封豕醜來濟同惡
號吼連聲如雷如霆萬里震驚時維英公詩我太宗斬豕以鉞取
蛇千穴羣穢殄滅乃定九鼎乃開明堂奄有大邦金甲同光告成
于王俱挾金甲為上下將勳皇業用昌帝命英公北伐擒狁雷鼓
殷殷旄頭幾殞掃雲黑山布唐陽春五原草綠不見南牧島夷未
庭天子親征其鋒維英莫拒莫抗是震是蕩破東海浪天下既和
解鞍投戈衣服委他華髮皤皤終始三朝無玷可磨

劉夔公弘基

夔公嶂嶭金虎之精應時而生與運俱行德帝元戎震唐天聲
目張膽前無金城別建龍節中分虎旅啓行萬里乘氣一鼓劔揮
雷霆捲風雨先馳咸陽鎮定天府天府既定唐集大命入揚王
庭出摧兵柄薄伐擒狁朔風不競徂征島夷東海如鏡義始忠卒
元勳之盛

長孫邵公順德

泰山未明雷鬱幽崖日觀赫開舒為丹霞昔我太宗賢傑潛屯帝
出千震爛其盈門邵公炳焉實耀其間功參造物謀協先天執史
前驅捧轂南轅以勞以舊佐命之元

虞永興公世南

英英永興華德素行以文富國以道佐命天下既定為唐儒宗東
觀石渠始生古風乘精繹思假道書圖驅馳百代出入三古問義
黃心聽堯舜語歸來帝側獻可替否帝告永興與鴻碩之倫闡六
籍三墳建樂章禮文先師是宗於那辟雍碎碎沈沈天子所臨或
弦或歌講古述今其從八千纓弁森森藏豹羌髮或詠德音羽林
孤兒亦垂青襟洋洋聲教無遠不泊日月所照皆成文字鬱開古
始掃蕩流季實我羣儒成太宗之志英英永興宜曰文懿

尉遲鄂公敬德

先仇鄂公公鉞龍泉沈翳未宣氣衝斗間佩非其人鉤躡宋躍入
大川神武獲焉提之上天地之內指度無前能威虎力隱若敵
國剛毅木訥安劉必勃武德之屯手拔禍根掃除氛昏捧出日月
耀于天門功成名遂高謝戎事烈烈猛志化為和氣深地高堂願
性保命肩瓊飲露靜奏清商商為臣勵事若鄂公之志之仁貞觀
不交人事常執象服
食素清商樂以自奉

蕭宋公瑀

隋氏不君忠賢莫用桐生朝陽有集惟風捨彼頽屢鬱為新棟路
車玄袞開國有宋武德之墓墓孽內蠹蠹宋公登節高步不吐
不茹不來不去屹岫中立為天一柱從容而言社稷遂安持誠秉
忠光輔二君激濁揚清欲人如身道至廣莫我敢羣境至大不容
纖塵雪山倚空冰壑照人耿介絕倫為唐貞臣

張鄭公公謹

有倬鄭公公化而貞旣旣而仁實太宗信臣有宗守藩內難未夷
圖之則安捨之則危帝臨安危機以懼以疑以著為先知是莖是
否鄭公巖然排闥折著抗憤正詞用人事定天意身為元龜不知
不識順義之則以定社稷鄭公之力公之云亡帝念其勤若痛在
身天懷發中哭不避展君臣之間莫古未聞

屈突蔣公通

五運相推土火革期隋化為唐忠臣不知猶驅義徒奮拒王師指

心誓天摩頸待時人歸有德四海皆叛春日滿川流水未泮亡家
徇國方寸不亂力屈勢窮排空落翰東南慟哭聲盡魂斷仗忠就
擒萬國瞻漢帝曰爾通古之烈士孝子其親誰不欲子俾侯于蔣
授以師紀感恩不死宣力如彼佐唐扶隋名教之美

高申公士廉

維嶽降神佐唐生申忠貞自天孝友如春德為邦基仁厚人倫肅
肅雍雍真王者臣慶因歸妹光延天配文懿皇后婚媾之中雲
龍潛會建公南海廓我無外諒我撥亂弼文開泰邊彼庸蜀葺鍾
澆季文翁之化若掃于地申公攸徂有教無類父子兄弟望風相
媿勃興儒雅大復禮義西南頌登到今不墜名登元勳理冠羣吏
全材大器於錄厥懿

殷卨公開山

溫溫殷公初若儒夫銅印試吏襲衣為儒大風驅雲忽與之俱遭
逢直宰參造化謀天地既開厥功有赫從王龔行佐帝光宅速展
驥足高揮鳳翮以永終譽垂于竹帛

秦胡公叔寶

洛泐之役龍戰未決沈麟王九曲秦公應變臨陣電拔銳氣盡來
我盈彼竭成敗反掌存亡奄忽虎來風壯驚轉山沒遂作心替爰
從討伐崩圍陷陣火迸冰裂翕如鷲擊聲縱若鯨突功成國定萬古
壯骨

程盧公知節

盧公倬然動軼幾先轉禍為福隴秦胡公攀龍上天續翮騰翼積
風乃聳相相將軍大敵則勇雷崩山谷貔虎頭伏颺倒溟波鯨鯢
踉蹌見危而進當死不讓于城三朝身老氣壯

段襄公志玄

襄公虎臣先運而臻調帝太原許唐與身擁劔駕氣騰風躍雲積
忠累仁光有厥勳建旄北伐細柳宵屯風謐霜凝嚴局達晨天子
之使駐軍軍門以舖璋納鞞安眾乘威此真將軍侏佻相相

克壯有聞

許譙公紹

羣動相食血流中原譙公夷陵豺虎為鄰列境連城火災煙昏皎
其一邦如王不焚三光忽開萬象皆新誰有天下平生故人訟譙
蕭引忠歸誠豹變蠖伸金石之契移為君臣奔奔煌煌為龍為光
元戎啓行大旆中央式過大江奄征南方恩斯勤斯兩不可忘

三賢贊并序

司空圖

隋大業開房公李公魏公同師文中子嘗謂其徒曰玄齡也志而
密靖也惠而斷徵也直而遂俾其遭時致力必濟謨庸厥後果然
宜有贊激云

三賢志同夙尚儒風以植公忠出遇太宗諷議從容謀厥羣雄君
勞臣揚荒夷阻關百千年社稷

自題為真贊

裴度

爾才不長爾貌不揚胡為特胡為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

張荊州畫贊并序

呂溫

中書今始與文獻公有唐纓亮之臣也開元二十二年玄宗春秋
高矣謂太平自致頗易天下綜覈稍怠推納濔濔若君子小人摩
肩于朝直聲遂寢邪氣始勝中興之業衰焉公於是以生人為身
社稷自任抗危言而無所避秉大節而不可奪小必諫大必諍琴
帝檻曆天階犯雷霆之威不齊不止日月蝕蝕都為分明虎而冠
之不敢猛視羣賢倚賴天下仰望凜凜平千載之望矣不虞天將
啓幽薊之禍俾姦臣乘輿以速致戎許成讎勝聖不能保統我公
袞真于侯服身雖遠而諫愈切道既塞而誠彌堅憂而不怨終老
南國於戲功業見乎變而其變有二在否則通在泰則窮開元初
天子斬出艱難久憤荒政樂與羣下勵精致理於是乎有否極之
變姚宋坐而乘之舉為時要勳中上急天光照身宇宙在手勢若
舟楫相得當洪流而鼓迅風崇朝千里不足怪也開元末天子倦
于勤而安其安高視穆清霽然大滿於是乎有泰極之變荊州起

而扶之舉為時嘗動喘上欲日與讒黨抗行于交戟之中勢若微陽戰陰衝密雲而吐丹氣欬耀而滅又何難乎所痛者逢一時事一聖踐其跡執其柄而有可有不可有成有不成況乎差池草莽沈落光耀者復何言哉復何言哉曹谿沙門靈徹雖脫離世務而猶好正直攜其圖像因以示余親而感之仍作贊曰

唐有棟臣往矣其邈世傳遺像以覺後學德容恢異天骨峻擢波澄東溟日照秦嶽具瞻崇崇起敬起忠貌與神會凜然生風氣蘊逆鱗色形匪躬當時曲直如在胷中鯉鱗初脫激海以化羊角中類摩天而下無喜無愠亦如斯畫嗚呼為臣微爾夙夜

尚書左丞徐公寫真圖贊 并序 獨孤及

侍御史韓公至清以學藝書畫之美聞于天下辛丑歲三月以王事靡盬館于豫章與前尚書右丞徐公同舍於惠明寺之淨室嘗以暇日裂素灑翰畫徐公之貌陳於公之座隅而美目方口和氣秀骨毫釐無差若分形於鏡入自外者或欲擊蹠揖讓俯僂拜謁不知其畫也眾君子嗟歎之不足則言以讚其美某亦繼唱于後哲匠運思天姿是具假之筆精實以神遇居然成象豁若披霧瞻仰神鋒如窺武庫婉婉高識昂昂獨步絕頂孤松空波白鷺不犯之色匪躬之故孰知其化亦在毫素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三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四

吳興姚

鉉

纂

替乙梅二十八首

孝子一

二孝贊 李華

古賢四

四皓贊 梁肅

四皓後贊 李華

名臣一

鳳閣王侍郎傳論贊 李翰

浮圖十一

三如來贊 梁肅

藍田法池寺二法堂贊 張說

誌公畫贊 李白

天台和尚法門義贊

誌公贊

唐鶴林和尚法門義贊

圖畫六

龍馬圖贊 柳宗元 賜虞畫贊 白居易 猊屏贊

畫鸞贊

金鄉薛少府廳畫鶴贊 李白

鷲鳥一

雙白鷹贊 蘇頌

絕藝一

裴吳將軍射虎圖贊 李翰

雅樂二

霹靂琴贊 柳宗元 琴贊 李白

橋梁一

蒲津橋贊 張說

二孝贊 并序

李華

靈武二孝曰侯知道程俱羅目不親朝廷之容耳不聞韶夏之聲
 足不登齊魯之境所見戎馬旃裘參於夷狄而能生養以孝汝奉
 以哀穿孺起墳出於身力鄉人助之者哭而反之虜於冢次號泣
 無節侯氏七年矣程氏三年矣根於天性隨我孝理其至乎哉埃
 垢積首草生髮開每大漠晨空連山夜寂人煙四絕虎豹與鄰擁
 增推膺聲氣咽塞下入九泉上徹九天背爛心朽皮枯節孽草木
 先秋而凋落景氣不時而凝閉殊鳥異獸助之悲號萬物有極此
 家無窮大哉二子能以孝終始乎語曰孝如曾參不忍離其親生
 既不忍殺忍離之哉二子之孝過於曾氏矣昔吳起忍與母盟陳
 湯忍匿父喪起謀復楚霸而戮死湯功釋漢恥而囚廢神道昭昭
 若何無報九州之衆誰非人子踐霜露者聞風永懷士有感一諾
 一顧猶或與之死生嘉一草一木猶或為之歌詠而沉百行之宗
 終天之感乎華奉使朝陞欲親往弔焉屬河凌絕渡願言不果憑
 軛隔川寄聲二孝同為贊一章敢旌善人以附悼史其文曰
 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於親者為子忠於君者為臣兆自天命降
 成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愚及知就為之禮文禮文不能節其
 家擊道德之元純至哉侯氏創鉅病殷手足胼皴成此高墳蔬果
 為藟茅蒲為茵其奉也敬其生也曾大漠黃沙空山白雲柏庭既
 夕松路未晨寇戎接壤豺狼成羣夜黑颺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
 迴徹蒼旻風雨漂搖支體鱗皴色慘我萬聲酸棘新直斬三年爾
 獨終身邑子程生其哀也均願後絕配瞻前無鄰冬十一月河水
 塞津吾將弔之其路無因寄誠斯文揮涕河濱

四皓贊 并序

梁肅

道可佐皇而險於帝治是以崆峒箕山之長揖於軒堯也德宜輔
 王而偶生霸世則四皓之所以晦明於漢氏也噫周道絕而王澤
 涸秦短世而漢雜興六合披擗兵不暇戢則四公軒軒然鴻飛于

冥時也天下大寶一人攸繫苟幾嫡崇庶則亂是用長而公僕僕
 然俯定儲后權也處則以時出則以權時以全已之道權以安天
 下之器得非知幾者歟易謂知幾其神乎四公體之故曰時合道
 合時塞道塞主非其時與道消息四公之謂歟贊曰
 秦失其鹿豪傑並逐驚鳳何依白雲深谷英英南山采采紫芝漢
 以劔起吾誰與歸栖心化元澹泊無為禮物雖至先生默而惟彼
 貞石確不可轉儲皇不安我德用顯大君是驚惠位是寧四公屈
 身天下和平弋者何思鴻飛冥冥

商山四皓畫圖贊 并序

韋渠牟

故人清河房茂長刺商山成簡靜之化日隱居之類也畫茲圖以
 睨予緬乎沉吟想似之不足故為文以誌之詞曰
 煥煥煌煌為珪為璋孰光乎不耀之光幽幽深深為山為林孰繫
 乎不繫之心足知乎虛室生白玄門不關流水去住清風往還豈
 比夫稷契在世巢由在山一物有累兩心不開者哉開之謂何贊
 裾薜蘿本不干我豈云其他熙熙忻忻與時為春巨漢避秦惟茲
 四人千德之鄰不孤其身千礪之濱不迷其津論事既素孰知其
 故想像儀形念茲丹青瞻瞻紫芝深谷遙遙俯仰今古空林住時
 風豈無德驚皆有羣出處語默商山白雲

四皓後贊

李華

時濁代危賢人去之商洛深山鸞鳳潛飛漢以霸與皇王道衰王
 帛雖至先生不歸吾非固然可動而起雍眉皓髮來護太子至尊
 動容奪嫡心已四賢暫屈天下定矣返駕商山白雲千里

四公子贊 并序

潘存實

四君當齊楚趙魏之盛門客三千人聞者孰不慕之有未達則孰
 不曰一朝富且貴必然嗚呼自四君歿千載之間豈無貴於四君
 者豈無富於四君者而然者其誰既富貴則曰彼四子徒沾名爾
 三千之人何為哉悲夫人之貴也為身四君之貴也為人富貴皆
 知可及也而富貴之心與貧賤之心不相負者愚則未見其及也

四人為身萬二千人為耳目四人為梁萬二千人為棟楠有危可平有死可生豈彼威靈寔義爭嗟乎人之家或財不自與心不自是妻不睦夫父不慈子而況乎萬二千士懿哉恨目不覩此

鳳閣王侍郎傳論贊并序 李翰

論曰王氏之先蓋出於有周自后稷公劉迨乎大王王季以至文武成康累聖重光以成王業故能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下及靈王厥德雖衰而天命未改有太子晉者登仙于伊洛之間其後代子孫遂稱為王氏考其綿系不亦遠乎既而姬氏運窮戰國鋒起有錯為魏將竊為秦將咸以武功翊扶霸業宏謀遠略二國翹焉自秦至漢有吉有駁為漢代名賢自漢至晉有覽有祥為晉室公輔時徐州刺史呂虔檄祥為別駕虔有佩刀工者相之以為三公之器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不獲而後受之祥在魏為司空太尉封睢陵侯晉武帝踐祚拜太傅爵為公年八十餘賜凡杖不朝為國元老祥臨薨以佩刀授其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拜光祿大夫封即丘子門施行馬覽生撫軍長史戴載生丞相始興文獻公導匡輔中興遷都建業元帝倚以宰衡之任而王氏盛於江左矣其正緒也則悅洽瑜珉以弘雅清亮重於時其傍枝也則渾戎衍經以曠遠夷坦高於物若乃器宇崇邁風鑿昭朗則宋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特進豫寧文侯其人也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則宋侍中金紫光祿大夫開府豫寧忠敏侯其人也開物成務緯地經天則齊中書監尚書令太尉南昌文獻公其人也廉正澄絜恬虛簡潤則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南昌安侯其人也美幹英姿通機敏整則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五兵尚書南昌章侯其人也博學高才鴻筆麗藻則周內史太子太傅驍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司徒石泉康公其人也也有典有則如珪如璋則隋安郡郡太守石泉侯其人也道韻清穆德徽光劭則太子舍人荆王府司

馬皇朝贈魏州刺史其人也其餘枝分華散岳峙川流孝範忠規仁聲義烈女嬪帝子男尚王姬公侯保輔之尊令僕卿尹之貴紐龜鳴玉紫蓋朱軒赫英輝聯續紛綸謁市朝亟改而無替丹壑驟遷而不易表冠禮樂百代傳之而比肩人物風流四海望之而延頸豈不美哉雖復魯三桓之子孫鄭七穆之宗族晉之樂范齊之國高張氏之七葉貂蟬楊家之四世台臺石奮石慶恭睿重規胡質胡威清廉疊軌父子儒學相榮與相都相承兄弟文章陸機與陸雲齊舉未足以延茲家範麗我門輝所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盛德必有百世之祀者也善乎郭景純之言淮水絕王氏滅此非其效歟石泉公承積德之基挺舉和之氣鬻亂之歲便能竭力以事親其性純篤率由而至精神朗晤特異常常好學讀書略無懈倦常研味經史雖寢食有所不遑纔及成童已為博達朋侶推薦束髮而就列焉歷仕州郡咸以材能底績既以賢良文學舉又以夙行公方進遂乃昇臺府拜御僕三典名嶽一佐神州始學之今得而行之以明察禦姦豪以慈和撫孤弱以謹靖成公務以清白杜私求珠玉非所寶脂膏不能潤故能所廣者紀不令而行千里應其言百姓歸其德所謂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者也及其翔鳳池執螭劍出納王命弼諧帝猷理在將順怡然而奉旨事當進色愠然而犯鱗常欲與禮制樂簡刑寬政獎儒術抑吏道正風俗厚人倫乃遠環之忠誠史魚之端操孟公綽之不欲季文子之無私羊興祖之衣惟芻袍公孫弘之食惟粟飯陳寵之奏藁咸削孔光之溫樹不言我之行事立名殆出於數公之右矣由是特為上所親倚常以忠賢許之其好古博雅述作無倦遊心於千載之表騁思於九流之域雖堆棊盆机積訟充庭汗簡懷鉛晷刻無捨所莅之職由中及外或考其事或相厥土博採前志旁求故實輒加撰錄無或闕遺至以祖德家聲前言往行述述編紀動成部帙有忠孝之道焉有禮義之規焉有經邦之則焉有正家之訓焉固可以詒厥孫謀播乎長世者也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

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又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又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詩曰琴兮調兮赫兮烜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諶兮道盛德至善人所不能忘也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若石泉公者可謂備君子之德矣其為聖朝輔佐受天之祿也宜哉贊曰
仙緒山窟靈液流津積德累仁生賢清神孝以事親忠以為臣履道正身秉國之鈞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

三如來畫像贊并序

梁肅

法王之身有三日法曰報曰應報身從無邊功德生應身依無邊眾生生法身從如無有生分別說三其極一貫原夫大道之體離一切相是其本也積大德施大惠合大道成大神是其報也出入十界隨所利見如水月鏡是其應也自因至果故不得不有其報病一切病故不得不行其應應亦名也報亦名也名乎哉其實相之宿乎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嘗試思之以為眾生蓋反佛者也是三相在佛為三德在凡為三障一者生生死死即空寂空寂即法身也二者煩惱煩惱即智慧智慧即報身也三者結業結業即解脫解脫即應身也三德成於悟三障成於迷迷而不復也遂自絕於佛乘哀哉予嘗齋心命工裂素作繪聖德之形容可塞目而見見而後思思而後知至知至之路蓋由是矣瞻仰之不足遂為之贊庶觀者有以三如來不在心外不可以有無心取
大哉法體體如虛空不始不終不垢不淨不邊不中是謂涅槃是謂法身諸佛性海是無上正真

右贊吐盧遮那佛

妙哉報體體法而大由清淨功德色無礙德色無礙成實智慧慧觀圓法界盡未來際

右贊盧舍那佛

神造化功萬化无方休有烈光以百億色身播百億國土啓權顯

實或默或語示我寂滅雙林之下

右贊釋迦牟尼佛

三聖一身本无有異恒沙諸佛其道一致眾生唯妄妄斯至懸象著明用鑒心地

右摠贊

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贊并序 李白

我聞金方之西日沒之所去中華十萬億利有極樂世界焉彼國之佛身長六十萬億恒沙由旬眉間白毫向右宛轉如五須彌山目光清白若四大海水端坐說法湛然常存沼明金沙岸列珍樹欄楯彌覆羅網周張車璣瓊瑤為樓殿之飾玻璃馬腦耀階砌之榮皆諸佛所證無虛言者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蓋馮胡郡太夫人奉為亡夫湖州刺史韋公之所建也夫人臨水王之清敷聖善之訓伉儷義大希拯拔於幽塗父子恩深用薰脩於景福誓捨珍物購求名工圖金創瑞繪銀設像八功德水波動青蓮之池七寶香花光映黃金之地清風所拂如生五百千妙樂咸疑動作若已發願及未發願若已當生及未當生精念七日必生其國功德罔極酌而難名贊曰
向西日沒處遙瞻大悲顏目淨碧海身光紫金山勸念必往生是故稱極樂珠網珍寶樹天花散香閣圖畫了在眼願託彼道場以此功德海具祐為舟梁八十一劫罪如風掃輕霜諦觀無量壽長放王毫光

藍田法池寺二法堂贊并序 張說

法池西三歸院二法堂茲手長老初上禪師所造也禪師俗姓彭名知至性篤孝執親之喪七日不食微言密行志道探玄究易老莊太一之旨善正書擅鐘玉品格其點畫宛秀毫縷必見如折槁荷磨文石筋理灑颯固非人力之所致也中朝名士山數高尚法流開勝遠近慕焉及晚年專意於禪頌生平藝業脫若遺塵矣常歎曰帝王父母許我出家雨露生感恩惟一揆依如來教創是功

德萬一乎獻福二官潛祐七祖將與一切咸登道場於是三歸堂以長安元年辛丑子月望日癸未立善法堂以開元元年癸丑丑月望日戊辰建禪師母弟仁琬弟子沙門啓疑及沙彌令哲左右斯業實有力焉而作贊曰

三歸堂贊

敬告諸佛于一心清淨觀欲求正真道當從信根入是佛虛空相是法微妙光定慧不相離是僧和合義入空法亦空二空亦復空住心三空實是名三歸處

善法堂贊

至哉初上人建立善法堂彩翠三世佛莊嚴清淨眼能運無礙心普入於一切見若不染色知若不取誠是名真實見亦名解脫知佛觀離生滅諸法等如是

誌公畫贊

李太白
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虛空其心寂廓無主錦幪鳥爪獨行絕侶刀齊尺梁扇迷陳語丹青聖容去住無所

六贊

達磨和尚法門義贊

釋皎然
我師西來傳千真訣大輪當路小乘三轍真其人初見日月權跡有歸光雲不滅

天台和尚法門義贊

我立三觀即假而真如何果外強欲明因萬象之性空江月輪以此江月還名法身

能秀二祖贊

二公之心如月如日四方無靈雷空而出三乘同軌萬法斯一南此分宗工言之失

誌公贊

大動之地我安其中高景無氛靈鶴在空出生死泥隨物有終勞形駭俗借續開蒙常權刀尺精意誰通

唐大通和尚法門義贊

觀淨之竺斯言不住四色蓮花白花為喻應知離相或未圓通吾師惠心雲開天空

唐鶴林和尚法門義贊

巨見之體知而不知性猶無主禪何有支我本圓寂湛而不移非來化人慈力所為

李居士

李太白
至人之心如鏡中影揮斤萬變動不離靜彼質我斤揮風是騁了物無二皆為匠郢吾族賢老名喧寫真貌圖粉績生為垢塵從白得衰與天為鄰儼然不語長存此身

龍馬圖贊并序

柳宗元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于河而莫知其形好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奉鬣環目肉鬣馬之靈怪有是邪居帝開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鳴和鑿者數十事遇亂帝西幸至咸陽西入渭水化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觀其形不可以不贊

騶虞畫贊并序

騶虞仁瑞之獸也其所感所食暨形狀質文孫氏瑞應圖具載其事元和元年夏有以騶虞圖贈于者子愛其外猛而威內仁而信又嗟曠代不覩引筆讚之詞曰

白石易

孟山有獸仁心毛質不踐生芻不食生物有道則見非時不出三季已還退藏於密我聞其名徵之於書不識其形得之於圖白質黑文倪首虎軀是邪非邪孰知之手已矣夫已矣夫前不見其往

白石易

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白石易

騶虞仁瑞之獸也其所感所食暨形狀質文孫氏瑞應圖具載其事元和元年夏有以騶虞圖贈于者子愛其外猛而威內仁而信又嗟曠代不覩引筆讚之詞曰

白石易

孟山有獸仁心毛質不踐生芻不食生物有道則見非時不出三季已還退藏於密我聞其名徵之於書不識其形得之於圖白質黑文倪首虎軀是邪非邪孰知之手已矣夫已矣夫前不見其往

者後不見其來者于嗟乎騶虞

獬廌贊并序

白居易

獬廌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溫圖其形辟邪子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因有所感遂為贊曰

邇哉奇獸生于南國其名曰獬廌非鐵不食昔在上古人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劍戟省用銅鐵美溢獲當是時飽食終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鏐鐵為兵範銅為佛佛像日益兵刃日滋何山不刻何谷不鑿銖銅寸鐵固有子遺悲哉彼獬廌無乃餓而嗚呼匪獬之悲惟時之悲

畫鵬贊并序

白居易

壽安令白吳子宗兄也得丹青之妙傳寫之要毛羣羽族尤是所長長慶元年以畫鵬貺予予受之因題贊云

鴛鴦之英黑鵬丁丁鉤綴八爪劍插六翎想入心匠寫從筆精不狎不鷗一日而成軒然將飛受然欲鳴毛動骨活神來者形始知造物不必宜真但僕天機則與化爭韓幹之馬藉藉知名薛稷之鶴翩翩有聲研工數能較真關靈豈無他人不知我凡

怪松圖贊并序

陸龜蒙

有道人自天台來示余怪松圖按之甚駭人目根盤于巖穴之內輪困逼側而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尺礪礪然覺縮然幹不暇枝枝不暇葉有若龍攀虎跋壯士囚縛之狀道人曰是何物怪如是耶子能辯之乎余曰草木之生安有怪耶苟肥瘠得於中寒暑均於外不為物所凌折未有不挺而茂者也矧松栢乎今不幸出於巖穴之內脆脆者則磣然其牙伏死其下矣何自奮之能為是松也雖稚氣初折而正性不辱及其壯也力與石鬪乘陽之感悲已之軋拔而將升卒不勝其壓擁勇鬱遏忿憤激訐然後大醜彭於形質天下指之為怪木吁豈異人乎哉天之賦才之盛者豈不得用於世則伏而不舒薰蒸沉酣日進其道權擢奪卒不勝其

阮號呼歎攀發越赴訴然後大奇出於文彩天下之指為怪民嗚呼木病而後怪不怪不能圖其具文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駭於俗非始不幸而終幸者邪道人曰然為我贊之贊曰
松生於陰巖穴械病乎不快卒以為怪怪腫支離神羞鬼疑道人嗟咨筆傳其奇或怪其形或奇于辭自為怪魁是以贊之

金鄉薛少府廳畫鶴贊

李白

高堂閑軒兮雖聽訟而不擾圖蓬山之奇禽想瀛洲之縹緲紫頂煙絕丹眸呈皎昂然胎胎若驚矯形留座隅勢出天表謂長鳴於風宵終寂立於霜曉凝翫益古俯察逾妍舞疑傾市聽似聞弦儼感至精以神變或可弄景以浮煙

雙白鷹贊并序

蘇頌

開元乙卯歲東夷君長白肅春扶餘而貢白鷹一雙其一重三斤有四兩其一重三斤有二兩皆皓如練色斑若綵章積雪全映飛花碎點所謂金氣之英瑤光之精高髻偉臆長距秀頸奮發而銳堅剛則厲摩天絕海雷擊風逝觀其行時令順秋殺指麾應捷顧盼餘雄當落鵬之賞冀仇讎之敵實稀代之尤也皇上禮膺聖圖欽若王道方寶賢重穀尊儒食艾後宮撤絳繡前殿焚珠玉與王侯卿士朝夕論思異無所貴輕衛公之好鶴奇無所珍同漢皇之卻馬豈畋務於馳騁儼以存乎蒐狩未嘗合圍掩羣載羽灑血乃強不攫而猛不噬矣然以萬方入貢懷其來也三年重譯嘉其至也故仁為之心有仁則勇威為之力有威則重況此鳥猛過於衆重倍於凡體於君則勸忠察於租則立敬壯其體則用武絳其翼則成文彼寵而服之鵬也能果榮而戴之蟬也能絮矧乎職命司寇師惟尚文聞箴刺姦擇善為吏蓋選士之是式匪從禽之足云此謂備於圖而微在位也微臣奉制敢稱贊曰
鷹之大者精明竦峻勁而橫絕雄則遠振錦文素綵珠聯玉潤往乃奮威將軍所徇鷹之次者勇銳光芒截海而至乘風載揚絡以紅點文其綵章下韜必中惟吏之良

世稱裴將軍射虎而不及見駕部郎中兼侍御史榮陽鄭公博物好古旌能高藝于裴氏子得其先人射虎圖傳以示子壯哉古今之未有倫也夫孤矢之用所以服猛除暴而威戎狄故士生則以蓬矢射四方君立則以五侯選諸侯五侯之正皆飾以能虎猛獸之皮象而射之也昭降暴不若也周官曰張五侯則遠國屬射而中之威不庭也昭昭乎除暴威遠之義蓋射之大端若殺不加有罪威不及不庭雖有百中之功而無一發之矢毅弓鳥下拾矢獲號工則工矣是射之末節開元中山戎寇邊玄宗命將軍守北平州且充龍苑軍使以捍剽之北門公嘗率偏軍橫絕漠策匹馬隨重圍搖輻輳而百萬洞開驛驪而沙場一掃聲振北伏氣懾東胡稜威大矣而北平連山廣野地實多虎擇肉於人如有飛翼稔食邊鄙甚於戎表羣老憂而請焉公於是屏車徒去才綴曰賈子餘勇挺身以餌之眈眈起虓烈烈騰逝當其威怒也百獸以伏萬夫莫元而公馳單騎毅白羽挑之使來翼之而迴從容返視咫尺旋詭心即其度手張其機左射右拂榮之疊四中皆沒羽倒必應弦毛紛血灑腋洞心穿或叱之而弭伏或垂之而卻走將威有所勝氣有所全精專於中志正於內故能以一人之力戰羣虎之命使鋸牙鈎爪戢而莫措雷聲電視消而不揚猛摧於柔衆怯於獨其為易也若獵狐兔聯鷙鷓雖有矯牙冠羣亦垂頭縮尾應縮而斃如此者凡三十有一矣其餘窟匿不敢復出大漠之南千里罷局鳥獸咸若山川以寧胡人服藝畏威不敢南牧願充麾下者五百餘人茲所謂剛猛除暴而戎表格昔漢飛將軍亦為北平守擊胡有困解之事射虎有騰傷之患其與將軍神勇非為侔矣鄭公既寫其圖俾予贊之詞曰

懔彼山戎噬我封略有羣者虎載肆騰搏邊旺懔懔若崩厥角將軍出塞屏黜車騎進馬前當挺身以餌威有所服精有所聚氣全以雄力果而取震驚雙雙虎反如鼠威武相桓人反如虎勁弓雷

靈長矢電激中口穿貫心洞腋視如空皮劃若破的應發連斃紛紜枕藉揀較還叱揮蓋通擊閉目沈冥喪精擗易三軍駭呼萬靈動魄海波為騰塞草皆赤下莊侯關方聞兩獲漢將如飛幾為所扼將軍神勇冠世超昔號後末工飲羽非敵孤矢之說以威四方羣虎既夷狄人來降收闢罷局山川以寧至今北荒猶畏其靈

霹靂琴贊并序 柳宗元

霹靂琴者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為也姑枯桐生石上說者言蛟龍伏其窟一夕暴震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槎然倒卧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為三琴琴莫良于桐桐之良莫良于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人之餘又加良焉震之千火為異是琴也既良而異合為二美天下將不可載焉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超之石以著其事又益以序而為它傳辭曰

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既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為之贊者柳子

琴贊 李白

嶧陽孤桐石聳天骨根老冰泉葉苦霜月斲為絳綺微聲聚發秋風入松萬古奇絕

清津橋贊 張說

易曰利涉大川濟乎難也詩曰造舟為梁通乎險也域中有四瀆黃河居其長河上有三橋蒲津是其一隅秦稱塞臨晉名關關西之要衝河東之輻湊必由是也其舊制橫經百丈連艦千艘辦脩筴以維之繫圍木以距之亦云固矣然每冬水未合春淫初解流漸崢嶸塞川而下如礎如曰如堆如阜或攢或棍或磨或切硬斷航破無歲不有雖殘渭南之竹什隴坻之松敗輒更之鑿不供費津吏成罪縣徒告勞以為常矣開元十有二載皇帝聞之曰嘻我其慮哉乃思索其極數祐于下通其變使人不倦相其宜授彼有司俾鐵伐竹取堅易脆圖其始而可久紆其終而就逸無疆惟休

亦無疆惟恤於是大匠萬事百工獻藝賦晉國之一鼓法周官之六書飛廉鳩炭祝融理爐是鍊是烹亦錯亦鍛結而為連鑠鎔而為伏牛偶立於兩岸襟束於中潭鎖以持航牛以繫纜亦將厭水物算浮梁又跡其舟聞畫其鷁首必使奔斯不突積麥不隘新法既成永代作則原夫天音有四吉焉濟人仁也利物義也順事禮也圖遠智也仁以平心義以和氣禮以成政智以節財心平則應諸百神矣氣和則感生萬物矣政成則又文之經矣財節則豐武之德矣故天將儲其預地將阜其用人將盈其力聖皇之道乾乾翼翼觀整而無窮詠功而無極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四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五

吳興姚

鉉

纂

表奏書疏甲 德一十三首

尊號二

請土尊號表 尊愈 賀冊尊號表

肆赦一

為桂州王珙中丞賀赦表 令狐楚

政事一

奉天論延訪朝臣表 陸贄

獻事五

為陳正卿進續尚書表 蕭穎士

進渾儀表 張說

為東平薛太守進王氏瑞詩表 高適

進張巡中丞傳表 李翰

為并州長史張仁亶進九鼎銘表 吳少微

配祭一

論郊祭合設皇地祇表 賈會

教化一

請行禮樂化導三事表 裴耀卿

請削爵一 抑損外戚一

為敬暉等論武氏宜削去王爵表 岑義

請抑損外戚權寵并乞佐外郡表 武平一

請上尊號表

韓愈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二百人狀稱身雖微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請六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天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經營乎無為之業苻息乎混元之官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收異部

旋定幽都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緊關神恩受職地彌天區界軼海外弁之十有二州周之七百餘國章亥所步禹契所書四而輻湊各修貢職西戎之首北虜之渠怛威愧德夫據狼狽收其種落逃遁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爰初嗣位首去姦孽隨所顧指應時清寧哀天下之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媯皇殺稷龍以濟冀州堯誅九嬰以定土血兵刻力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遠也堯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云三年有成今自嗣位已來歲有餘工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號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臣子之誠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摺紳先生之過也謂臣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謀而同非臣之愚所致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愚慮取正於經以定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賀冊尊號表

臣某言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耆耆等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於來載陳請懇至于再于三陛下仰稽乾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今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冊天人合慶日月揚光環海之間含生之類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體仁以長人之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而無方之謂神經緯天地之謂文載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天地矣除剽寇盜寓縣清夷可謂戡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

瑞輻湊可謂先天而天弗違矣國內無饑寒四夷皆朝貢可謂道濟天下矣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巍巍超今冠古方當議明堂辟雍之事撰泰山梁父之儀搜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觀東后徵臣幸生聖代觸刑章假息海隅死亡無日瞻望宸極心魂飛揚有永棄之悲無自新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攀表陳賀以聞

為桂州王珙中丞賀赦表

令狐楚

臣某言伏奉十一月十日制書南郊大禮畢大赦天下者湛恩虎鴻大號渙汗降天接地孰不慶幸臣某中謝臣聞禘嘗之禮所以仁祖稱也郊社之儀所以尊天地也五帝之前養料土鼓致其敬敬有餘矣而禮不足三王已降金罍王罕備其儀儀有餘矣而敬不聞秦之增封也觀望神仙漢之郊丘也穰除災害雖無文而威秩終有廢而莫舉猶可以編在方冊垂其鴻名豈若國家參文質于六經之中陛下酌損益於百代之後順昊天之感命得黎人之懽心九穀有年四方無事然後因吉土迎長日成池屢奏太族登歌萬靈識周旋之位百神知饗獻之節雲散而柴燔高蓬風清而蕭鄉遠聞信大報之無私亦玄鑿之節昧臣當時集軍將官吏僧道百姓等丁寧宣示訖惟天之意莫遺於微細如日之輝不闕於幽遠頑黠知感恩神懷柔何者刑莫大於成獄陛下捨之罪無輕重恩莫深於延賞陛下推之澤及存歿行道求志敢於直言者既許以親覽觸綸墨網屏在遠方者又移之近郊減來歲之新租昭其儉也棄比年之逋債弘諸仁也念勳臣而樹勳者益勸尊有德而不德者知慙賜羸老有粟帛之優禮神祇無牲幣之愛此所謂幽室盡曉枯條編春雷雨作而藝蔬昭蘇風雲行而龍鳥飛舞率土臣妾不勝大慶況臣蒙被恩澤復齒生類會守遠郡阻窺盛禮徘徊天外目與心斷無任抃躍之至謹遣突將王清朝等奉表陳賀以聞

奉天論延訪朝臣表

陸贄

臣某言賊此通誅尚穴宮寺陛下思慈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
 至於情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儒尊慕行義荷陛下知已
 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
 意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下一至之分也前
 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
 適雍鬱之情必採拔之道自獻羣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訓
 詰未審宸旨以爲如何如昧於村量但務竭盡恐由辭理蹇拙不
 能暢達事情懷憤血誠復願披瀝煩煩願豈不慙惶蓋犬馬感
 恩思效之心瞻睇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
 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爲人情者聖王之田理道所由生也
 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
 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
 者莫測於易象其列卦也乾下坤上乃爲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
 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乃爲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
 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
 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也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
 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
 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已
 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其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於己人
 必怒而叛上矣其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
 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
 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
 遠則波君得入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居人之上也必
 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
 一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
 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按書曰人心唯危
 道心唯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誠不可不畏

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
 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察然可徵與衆
 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則避賢不
 危故詩書稱堯之德則曰稽于衆捨已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
 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濟于禹禹拜昌言
 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
 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
 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
 諫而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而慮益微功愈高而意愈下
 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佞非夷人離心離德言違
 衆也詩曰汝無休于中國欽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
 德不明以無背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天命
 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慎自獨俾臧
 自有肺腸俾人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智足以拒諫
 言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跡鑑盛衰於已驗之符
 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相應以類影響不差故不則而象
 之敬而畏之乎自秦漢暨于周隋其間將歷千載代興者非一姓
 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跡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
 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多同於善則功
 倍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同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
 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殊臣請復爲陛下相舉近效
 之尤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
 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靈明照伴日月英略施於百勝聖功被於
 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重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懼懼失人
 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三勞公卿迭進
 廷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
 接待臣咨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
 及指上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

報難則上下相臣務邊動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謀息征
狂懋德遠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輔平章
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
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
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伏以太宗之
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之於理道可
一日不接乎高宗初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為有貞觀
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開天
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怠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
之耿光寤遠中官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
經邦之道闕暗否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
將傾危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
雲之間守嬰倖亂朝忠義不達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
忠克已從諫尊用舊老廣採羣才大臣不敢墜下情私服不敢干
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成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
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倉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失
焉用勞神承意趨利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為樂有深謀遠慮
者謂之迂誕驚眾有讜言切議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
清上宰養成於廊廟諫曹以頌義為奉職法吏以諱言為當官司
府以厚斂為公忠權門以多賂為閭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
迴天之搖禍機熾然談談滋其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
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
今為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佛心甘諛詐之從
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
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較食廢寢洞啓城府推心與人
豁披冒襟忘已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
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親時經艱屯而眾
不離析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改作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

事時亦宜諭德令謀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合以容默性本仁慈
事多弘讓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撓獲上通故君臣相安
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絕人倫武略雄圖宇籠物表情積
習以妙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自久浚
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
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將務理而下防詘夷臣將納忠而上
慮欺誕故容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
史復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遠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踴躍
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論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
復列對使臣別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
勿論以言為諱至於變故料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
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親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
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
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眾殆於失人裕於
兪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
人萌乎安汰今陛下將欲悔禍徵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
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鑑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因
則何以聖懷揚今聞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
及庸鄙政緣斯義輒以獻聞自爾以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
可移至今奉奉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惶怖
死罪謹言

為陳正卿進續尚書表

蕭穎士

臣某言林莽介賤幼而強學竊聞諸大易之說曰觀乎天文以察
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察乎變者立德以貞其象感其化者
立言以贊其功故太極列三階五緯於上聖人著三墳五典於下
至哉文乎天人合應名數指歸之大統也今之言文字者始於太
昊徵訓典者本於唐堯振綱者執若漢朝興盛言者莫如聖代

是則太昊朕之軒轅章之唐堯祖之虞舜述之漢高作之光武維之祖宗開之陛下固之臣愚以為太昊至於我高祖太宗軒轅至於我開元聖文神武皇帝陛下稱廣運者四代繼成功者四君咸宜昭布睿典光熙德政矣則伏羲創文籍黃帝立史官太古淳與權與朴略至陶唐氏而後大備故孔子美之曰堯之為君也煥乎其有文章由是叙帝王之書首唐虞之典於堯則曰欽明文思於舜則曰誨敷文德文之時義大矣哉夏商已後得弗及舜仲尼雜目其書不為典言未能察變成化比唐虞之際也何則夏之興也泣辜殊於至理殷之興也慙德乖於雅樂周之興也謂武微於盡善其不為帝典宜矣凌夷僭亂以暨暴秦剝亂墳籍警聳兆庶王者之風殄矣生人之道窮矣天之未喪斯文也帝道復興於漢家數百年間而憲章具舉夫其推步律曆帝堯分命之典也增修封禪帝舜時巡之義也約三章之法以正咎繇之刑班四時之舞以續后夔之樂巨竊觀三代之作貽範垂訓體罔綏人雖載祀延長德澤深遠皆因循轍迹故弗易其事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未有鍾七雄交戰之末繼六籍焚如之後帝典缺而更張淳風醜而再洽若大漢者且義帝之喪三軍編服異夫湯武放弑其君矣諸呂之亂決辰底定異夫莽臣之驟移其祚矣中興之盛華戎率服異夫吳楚之僭竊其名矣夫如是而漢之美固可以比肩虞后千載一時之運歟曹馬已還曾何足擬四分五裂朝成暮敗其間雖晉平吳蜀隋舉陳國混并未幾危亡若及法令不足以禁齊人聲明不足以垂後裔其於帝道疎矣又況乎南遷淮海北起種戎者邪茲又二朝之不若也臣聞乾道運行否終則泰上帝有以輔文明之哲后末光宅之休期必將乘喪亂之極繼驅馳之運故有周之末禮樂崩壞連橫合縱俱非正朔則秦氏略定而漢代以興在晉之亡寓懸崩析南吳北虜各擅名號隋氏削平而聖朝以此行天意一也不然何秦隋二葉而亡也如彼唐漢一家之盛也若此於赫盛唐正百王之闕思文陛下光五

聖之嗣啓運應期之符弔人代罪之義制禮作樂之本郊天禪地之位萬更三登之穰河清海晏之瑞舞七旬而殊俗格歌六律而薰風至故以騰子奴而絕景挹馮郊而高議矣又何東晉後魏梁陳周齊之足道哉誠宜詔史臣敷帝載炳唐虞之故實黜商周之遺制矣漢氏已略之於前皇唐復曠之於後臣實惜焉知而不述臣子之罪也臣實愚淺竊不自揆敢緣聖朝稽古之道陛下文思之德耕牧解暇輒復若書討罪載藉于茲一紀今謹上續尚書一部凡若干篇卷始有漢二典次我唐二典以續夫前書堯虞之典也其餘文景明章之後魏晉宋齊已還南訖有陳北起元魏歷周隋洎夫高氏以至聖朝檢一十二代詔策章疏頌歌符檄忠臣之正義武士之權謀類而刊之次以年代以續夫夏商秦魯之篇也臣聞古者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舉其六略前書之議備矣孔聖沒而微言絕暴秦興而挾書罪雖戰國遺策舊書駁亂於縱橫漢臣著記新體互約於表志其道末者其文雜其才淺者其意煩豈聖人存易簡之旨畫芟夷之義也昔文宣修五帝之書究三王之率臣性非天縱學異人師莫生何幸親逢聖代此皆文武聖皇之遺旨臣愚曷足以知之何者臣嘗伏讀貞觀實錄昔太宗因聽政之暇觀覽尚書謂侍臣曰朕每庶希唐虞亦思公等齊肩稷契又曰今數百年外讀我國史豈獨窺兩漢哉臣故知有漢之功業與我唐之代理俱可以繼夫唐虞之盛也伏惟陛下玄德昭升至仁廣被乃二十一年正月制曰有勳精一心共與玄化俾蒼生登於仁壽天下還於淳樸愚臣緬述太宗之旨伏惟陛下之詔固宜取類於三代之間也勒成帝典不亦宜乎陛下睿思雄飛宸章間發質文一變風雅大典臣聞水之細者江海假其深材之短者棟梁資其峻陛下必謂臣所著小有可觀賜以召見闕庭一垂試問臣採摭之外亦以學文縱不能光揚盛美猶庶乎細水短材之益則聖人之含容大矣微臣之誠願畢矣

進渾儀表

張說

臣聞迎日接時莫先於曆象先天成務必歸於製作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建中立極緯武經文至德難名神功莫測於是定曆成歲立象考天紹唐堯欽若之典遵虞舜璿王之義上皇能事於斯備矣臣書院先奉勅造游儀以測上曜盈縮去年六月造畢進奏又奉恩旨更立渾儀臣等准勅今左衛率府長史梁今瓚檢校創造於是博考傳記舊有張衡陸績王蕃錢樂之等並造斯器雖渾儀有象而不能運行事非經久旋亦毀廢臣今按據典故鑄銅爲儀圓以象天使得俯察上具列宿赤道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運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立二周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今得運行每轉一布日行一度月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行布仍置木櫃以爲地乎令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晦明朔望不差毫髮又立二木人於地乎之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一刻則自然擊鼓每一辰則自然撞鐘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鈞鍵交錯關鎖相持轉運雖周而遲速各異周而復始循環不息陰陽不能逃其數度分不能隱其時究天地之幹運極乾坤之變化斯皆上稟聖謨旁獲神助臣等愚思非所能交望錄付史館宣示百寮使知告成之功迥超前古無任勤懇之至謹隨表上進以聞

爲東平薛太守進王氏瑞詩表 高道

臣某言符瑞之典實由王政歌詩之作本自國風伏見范陽盧某母瑯琊王氏性合希夷體於靜默精微道本馳驚玄關旁通天地之心預紀休徵之盛去景龍二載撰天寶迴紋詩凡八百一十二字循環有數若寒暑之遞遷應變無窮謂陰陽之莫測誠其子曰吾沒之後爾密記之當逢大道之朝必遇非常之主則真圖之製便可上言君親之義不違大馬之誠斯在臣早識其子常與臣言星霜屢移書奏仍闕以歲月滋久昔極幽微沈吟耳目之前倏忽禎祥之後伏惟皇帝陛下乘道御極乃聖興化泰日月之並明一乾坤而同德梯航萬里爭欽淳和之風臣妾四夷盡歸仁壽之域

今陛下務於道法於天實長久是知與道齊運比天同休無疆之徵乃在茲矣則天授之美其可替乎章句繁然所謂沒而不朽者也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昔漢幸甘泉且昧神君之語周窮轍跡徒稱王母之謠豈若迥出名言高懸靈像應皇王之至命運官商於景福且夫靈芝嘉禾以草木之瑞者黃龍丹雀以禽獸之瑞者猶能揚先帝載標榜頌聲方之真圖彼未爲得特望編之史策列在樂章則陛下先於天而聽於人也臣才術淺劣謬忝蕃條曾微涓塵以荅萬一恒馳北極每切子牟之戀遙奉南山願效封人之祝云云

進張巡中丞傳表

李翰

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育死事之孤或親推轎車或追建封邑厚死有以慰生撫存有以荅亡然後君臣之義貫以生死激勸之道著於存亡君所以不遺於臣臣所以不肯其君君若恩臣節於是乎立伏見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生於昌時少習儒訓屬逆胡構亂凶虐滔天挺身下位忠勇奮發率烏合之衆當漁陽之鋒賊時竊據洛陽控引幽朝驅其猛銳吞噬河南巡前守雍丘潰其心腹及魯吳十萬之師棄甲於宛葉哥舒以天下之衆敗績於潼關兩宮出居萬國波蕩賊遂潛盜神器鸚鵡時兩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羣師遷延而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而巡獨守孤城不爲之卻賊乃撓出巡後議當江淮退軍睢陽扼其咽喉前後拒守自春徂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少擊衆以弱制強出奇無窮制勝如神殺其兇醜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贏起病摧鋒陷堅俾三軍之士吸膚而食知死不叛及城陷見執執無撓詞顧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伏以光天文武大聖孝皇帝陛下聰明文思睿哲神武提一旅之衆復配天之業賞功褒節大賚羣臣遂贈揚州官及其子此誠陛下發德音之美也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切痛之今臣敢取十倫以議巡

過以塞眾口惟聖聰鑒焉臣聞人粟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
 事有虧教則人道不列刑有非罪則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
 法之情今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而裹非本情也春秋之義
 以功覆過答辭之典容過宥刑故大易之戒過惡揚善為國之體
 錄用棄瑕今眾議巡罪是廢君臣之教紕忠義之節不以功掩過
 不以刑恕情善過惡揚錄棄瑕用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逆
 胡背德人鬼所讎朝廷本冠沐恩累代大臣將相從逆比肩而巡
 朝廷不登坐宴不與不階一伍之眾不假一節之權感肅義旅奮
 身死節此巡之忠大矣賊勢憑凌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眾橫而
 制之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賊若因江淮之資兵彌
 廣財彌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王師雖終於殲夷而曠日持久國
 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壘扼其東故陝鄜一戰而大羊北走王
 師因之而勢勝聲勢纒接而城陷此天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陛下
 之師師至而巡死也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或相侵伐猶
 有分災救患之義况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乎巡所以固守者
 非惟儻獨克之志亦以侍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
 人乘其本圖非其素志則巡之情可求矣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
 食人之計損數百之眾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
 乎在周典之三宥其一曰宥過失故語巡之忠則可以有過失者議
 巡之功則可以擊中與原巡之情則可以有過失昔夫子制春秋
 明褒貶齊桓將封禪略而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蓋以
 臣戴之功大可以掩僭禪之過也今巡蒼黃之罪輕於僭禪與復
 之功重於臣戴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聖人之訓昭然可徵臣故謂

巡者足可以為訓矣臣又聞罰不及嗣賞延于世此三代所以直
 道而行今巡子亞夫雖受一官不免飢寒之患江淮既巡所保戶
 口充完臣謂宜封以百戶俾食其子臣又聞強死為厲遊鬼為變
 有所歸往則不為災巡既身首支離將士等骸骸不掩臣謂宜於
 睢陽城北擇一高原招魂葬送巡并將士大作一墓而葬使九泉

之冤猶思效命三軍之眾有以輕生既感幽明且無寬厲亦國家
 志過旌善垂誠百世之義也臣少與巡遊巡之平生臣所知悉今
 巡死大難不親休明惟期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日月寤悠
 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而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探所聞
 得其親親撰傳一卷昧死獻上伏惟陛下大明在上廣運臨下仁
 遐之德洽于艱難有善必紀無微不錄儻以臣所撰編列史官雖
 退死丘壑骨而不朽臣翰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為并州長史張仁亶進九鼎銘表 吳少微

臣聞鼎者夏后氏作禹收貢金遠方圖物備諸山澤以禦魃魅厥
 後嗣德昏亂鼎遷于商夏之寶也祀不尼徵殷既有之又患失之
 周德休明神寶不墜百代可繼伏惟陛下光大而當之若乃崇貴
 之器金王之鼎銜首山發睢上列太廟序明堂克明靈命以奉上
 帝非愚臣所敢議臣聞禮之興也始諸飲食故先王之制曰舉九
 鼎蓋筠藥淳熬澄醑膏餌御九州之美順四時之和臣所以征繕
 此金敢貢新鼎夫有器必有名臣竊見九州同迺述九號夫永昌
 天中所以基皇周也長安及岐所以紀靈瑞也武興建都所以光
 帝開也禮曰觀禪云云所以美升中也少陽戴青所以望儲德也
 東原底平所以廣封植也江都淮海所以肆朝宗也江陵作鎮所
 以制荆蠻也成都與區所以過珍貢也夫此九者誠不足掄行鴻
 休昭振方統庶觀者美其所稱知有由作微臣朽老不達有慙歌
 頌塵八命之寵豈負中軍之重任匪躬厥獻伏表流汗其九鼎銘
 謹敢列上謹遣某官某奉鼎以聞臣某 云云

論郊祭合設皇地祇表 賈曾

臣詳據典禮謂宜天地合祭謹按禮記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
 郊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殷傳曰大合禘然則郊之與廟俱有禘
 祭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於太祖之廟禘郊則地祇羣望俱合於
 圓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而大祭異於常祀之義禮大傳曰不王
 不禘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禘禮虞書曰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肆

類于上帝禮于大宗望秩于山川偏于羣禘此則受命而行禘禮者也言格于文祖則鉅廟之享可知矣言類于上帝則地祇之合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屬于地羣望尚備況地祇乎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大合樂以致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人又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此則禘郊合天神地祇人鬼祭之樂也三輔故事漢祭園丘儀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亦南面而少東又東觀漢記云光武即位爲壇於鄗之陽祭告天地採用元始故事二年正月於洛陽城南依鄗爲園壇天地位其上南向西上按兩漢時自有后土及北郊祀而此已於園丘設地位明是禘祭之儀又春秋說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合食於四孟別於分至此復天地自常有同祭之義王肅曰孔子云兆園丘於南郊又云祭天而地配此亦郊祀合祭之明說唯鄭康成不論禘當合祭而分昊天上帝爲二神專憑緯文事匪經見又其注大傳不王不禘義則云正歲之正祭感帝之精以其祖配注周官大司樂園丘義則引大傳五禘以爲冬至祭遞相矛盾未足可依伏惟陛下膺錄居尊繼文在曆自臨宸極未親郊祭今之南郊正當禘禮固宜合祀天地咸秩百神若受命之符彰致敬之道豈可不崇盛禮同彼常郊使地祇無位未從禘享合請備設皇地祇并從祀等座則禮得稽古義合緣情然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或失其宜精禋將闕臣術不通經識慙博古徒以昔謬禮職今忝諫曹正議是司敢不陳上儻事有可採惟斷之聖慮也

詩行禮樂化導三事表

裴耀卿

三者禮樂化道也州牧縣宰所守者宣揚禮樂典書經籍所教者返古還朴上奉君親下安鄉族若背氣和決洽自然化理清平由此言之不在刑法聖朝制禮作樂雖行之自久而外州遠郡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不知禮樂之實竊見卿飲酒禮頒於天下此來唯有用其舉之日略用其儀間里之間未通其事臣在州日率當州所管縣一一與百姓勸導行禮奏樂歌至白華華黍田庚等章

言孝子養親及羣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則知人心有感不可盡誣但臣州久絕雅聲不識古樂伏計太常具有樂器太學又備和聲伏望今天下三五大州簡有性識於太常調習雅聲仍請笙竿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今比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准令式行禮稍加勸獎以示風俗又以州縣之學本以勸人祿在其中聞於學也今計天下州縣所置學生不減五六萬人及諸色并國子每年薦舉擢第過百人已上雖有司明試務在擇才而學校衰微居然可驗州縣補學生之日皆不願爲遠郡送御貢之時多有不願來集恐成頽弊不可因循伏望詳擇其宜微加勸率

爲敬暉等論武氏宜削去王爵表 岑義

臣暉等言臣聞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歸乎有德皇極者域中之大寶必順乎天命歷考前古詳觀帝業皆不並與莫不更王故三皇氏沒而五帝氏興夏殷氏衰而周漢氏作何則帝王之曆數必應乎五行水盛則火衰木衰則金盛天地之運也必合乎四時春住則夏來暑退則寒集則知五行之數帝王不可違違之則宗社不安生人不理四時之序天地不能變變之則霜露不均水旱交錯自有隋失御海內崩離天曆之重歸于唐室萬方樂業荷撥亂之功三聖重光布生成之德可謂有功於四海有德於蒸人自弘道遺密生靈降禍百姓哀號如喪考妣則天皇帝臨御帝國明日達聰躬親庶績則有譏邪凶孽誣惑敬德構害宗枝誅夷殆盡英藩賢戚百不存一餘類在者投鼠荒裔醜虐人神感傷天地忠臣義士實所痛心自天授之際備稱改革武家子姪咸樹封建十餘年開實亦榮極時唐室藩屏豈得並封故知事有昇降時使然也今則天皇帝厭倦萬務神器大寶重歸陛下百姓謳歌欣復唐業上至卿士下及蒼生黃髮之倫童兒之輩莫不歡欣舞抃如見父母豈不以唐家恩德感幽祇之心陛下仁明順天下之望今皇業重構聖祥中興神祇之道有助於先德矣黎人之誠無負於陛下矣臣又聞之業不兩盛事不兩大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前聖之

格言先哲之明誠自皇明反正天命惟新武家諸王封建依舊生者既加茅土死者仍追賦邑萬姓失望卿士寒心何則開關已來罕有斯理帝王之道實無此法陛下縱欲開恩以行私惠豈可違五行運曆乎乘四時寒暑乎又海內眾情朝廷竊議謂武氏諸王身計亦危適將有損何處之未得其所居之實恐不安陛下雖欲寵之翻乃陷之不遵古典故也且唐曆有歸周命已去爵重則難保祿薄則易全又則天帝親政之時武氏諸王亦分外職今並居京輦不降舊封天下之心竊將不可陛下縱欲敦崇外戚曲流恩貸奈宗廟社稷之計何奈卿士黎人之議何伏願陛下為社稷之遠圖割私情之小愛內崇經邦之要外順遐邇之心豈不固宗社之本允人靈之願則陛下巍巍之業貫三光而洞九泉親親之義上有倫而下有序臣等特承榮寵思竭丹赤既為唐臣實為唐計伏乞聖慈俯垂矜納焉

請抑損外戚權寵并乞佐外郡表 武平一

臣平一言臣緣偷起居注太史監每季有牒臣伏見從去歲已來屢有災異焚惑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大角臣伏按舊史文志咸非休吉之感或為咎徵之兆臣聞災不妄生變不虛設象見於上人應於下其理昭彰有如影響陛下嗣膺鴻業寅畏上天故皇天不言以災省譴諷詩曰敬天之怒不敢驅馳又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臣伏見陛下孝愛因心敦崇戚族澤濡后氏恩洽外家位以慈周榮因惠假臣當宗親階越三等家有數侯既忝國姻復叨枝屬朱輪華轂金旆驛過東漢之梁鄧邁西京之許史光輝焜煌古今所絕誠陛下睦於親寵降於慈貸臣未息謙謀深近冀黷恩彌崇而議彌積位逾厚而豐逾擁臣又聞月滿必虧日盈則蝕春秋有交謝之理星律有輪環之大時不再來榮難久藉昔水淳之後藩維構孽王室多難先聖考運從權時居寶曆臣諸房等地惟宗子爵列扞城竊祿疏封屢迴星紀今皇明復辟聖政惟新自合恭守園廬遙承雨露庇影椒房之

末階親魏里之餘今乃再假寵靈驟貽遊媼從日茂爵封如初但見昇崇無聞損降高班厚位遂超涯極以此或陰氣僭陽說文告變且頃年已來河洛汎溢東都西京俱有水潦蓋以陰氣太盛所致昔王家驕貴梅福上書寶氏專權丁鴻進諫臣伏思古來后妃之始自呂霍上官閹董之氏皆以恩寵過深驕盈僭溢一朝傾覆竟無難類易曰不速而復又曰鼎折足覆公餗伏願思抑損之宜運長遠之策或令安軍就第使剖符臨州遠之以機權錫之以閑逸上恭乾乾之惕下全親親之道則蕭彭國殿鑿後葉臣豐招酷罰待弊苦壞聖心不棄窮穢備官史冊哀緒莫申餘陰無幾精魂屢竭昭恤未流如將有補明時不矜荒殆伏乞假名外郡遂禮私庭異存識爽少訓嗣冒臣瞻光視漏豈復支又既因災書誠兼宗國俯揆殘骸退深荒越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五嘉靖甲申歲太學生姪蘇徐煇文明刻于家塾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六之上

吳興姚

鉉 篆

表奏書疏乙 卷九首

政事三

諫太宗不詰難臣寮上言書 并答詔 劉洎

論時政書 柳澤 諫太宗勤政改過書 岑文本

傳導一

教本書元積

宗儒五

請修大學書 李觀 請置詩學博士書 李行備

請孟子為學科書 皮日休

請韓文公配饗書

請太宗不詰難臣寮上言書 并答詔 劉洎

臣聞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賢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若乃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揚況動神聽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言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奸自傷乎竊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令長久匪由緝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舍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其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伏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細圖淡焉怡日固萬壽於南嶽齊百姓於東戶則皇恩斯畢天下幸甚

答詔

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致煩多輕物驕人恐

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謹言虛懷以改 柳澤

論時政書

頃者因韋氏險詖姦臣同惡實罰紊述綱紀紛綸政以賄成官因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實將莫救賴神祇祐德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用不保陛下欲謀神聖勇智聰明安宗社於已危拯黎庶於將溺今羗眉貽背歎忻踴躍望聖朝之撫輯聽聖朝之德音今陛下蠲煩省儒法明德舉萬邦悅樂室家胥慶臣又聞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理不忘亂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慎厥終惟其初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慎之哉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願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下風隨矣制之於寵倖則天下法明矣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貴為之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恒令之不一則姦詐斯起暴亂生焉雖嚴刑制戮而法不行矣縱陛下親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寵祿之過罪之漸也非安之也驕奢之淫危之本也非福之也前事不忘後之師也伏願陛下精求俊哲朝夕納誨縱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速之以罰姑善之以道省于厥躬雖木槩忌諱恕之以直用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於耳便於身者無急之以賞當求諸非道稽之典訓其不叶於德必宣之以法用杜側媚之行也 有羞淫巧於陛下者遠黜之則淫巧息矣有進忠讜於陛下者遠賞之則忠讜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石碯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書曰罔淫於逸罔遊於樂務王有命曰實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今備宮肇建王府初啓至於寮友必惟妙擇今驕奢之後流遁未變慢遊之樂餘風或存夫小人弄臣易合於意苟伎淫巧多適於心狎於非德茲為奢怠書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其惟

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諫厥后自聖伏願采溫良博聞之士
 恭儉忠鯁之人任以東宮及諸王府仍請東官量署拾遺補闕之
 職今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文修不逮臣又聞馳騁歌獵
 令人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前賞威鮮克由禮或打毬擊鼓
 比周伎術或飛鷹奔犬盤遊藪澤此甚為不道非進德修業之本
 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慢遊是好朋淫于
 家用於厥代伏惟陛下誕降謨訓敦勸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
 成敗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則福祿長享
 與國並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
 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信矣斯語明哉至誠頃者韋庶人樂安
 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矣可謂寵矣權擢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
 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
 以法終轉吉為凶變福為禍千人所指無病自死不其然歟書曰
 殷鑒不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豈非皇祖謀訓之則也今陛下
 何懲豈非孝和寵任之甚也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可不
 慎哉夫寵愛之心則不能免去其太甚開之禮節通則可矣今諸
 王公主駙馬亦陛下之親愛也驕狂之道在於厥初鑿鑿之義其
 則不遠使觀過務善居寵思危庶夙夜惟寅律修厥德經曰在上
 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
 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書曰制官刑警于有位敢有
 扞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徇于貨色恒于遊畷時謂淫
 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速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
 卿士有一千身家必喪邦君有一千身國必亡甚可畏也甚可懼
 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勸之有奢僭驕怠者削其祿封
 樸素簡華者錫以車服以勗其心使奉其命無使又而忽之無使
 遠而墜之臣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
 常九有以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之覆實惟明證先王之誠可
 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傳說之命不作無益不啓私門刑

不差實不濫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景福是集儻陛下
 忽精一之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差刑罰無當則忠臣正士亦當
 復談矣

諫太宗勤政改過書

岑文本

臣聞創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位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
 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保其位也今雖億兆又安方隅寧
 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尚少
 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
 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墜
 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
 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之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
 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
 曰可憂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國曰人以君為命故可憂君失道則
 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
 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為此也伏惟陛下
 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為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
 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既改從諫如流為善在於不疑出令
 期於必信願神恭性省畋遊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
 內而不求闢土戴橐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為國之恒道
 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心惟願陛下思之而不倦行之而不怠則
 至道之美與三五比崇億載之祚隨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為妖龍
 蛇作孽雉雉於鼎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為福變咎為祥況水
 雨之患陰陽物理豈可謂之天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
 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

論教本書

元稹

某年日月臣稹再拜獻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降明詔脩廢學
 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為君伯夷禮夢教胄子之深旨也然
 而事有萬萬於此者臣敢昧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

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也近管蔡則
讒入親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夫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
教之然邪始其爲太子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爲之師周公
爲之傅召公爲之保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爲之教目不得
閑淫艷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陵亂之聲口不得習操斷擊搏
之書居不得近容陰順邪之黨游不得恣追禽獸之樂說不得
愛遐異僻絕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爲也亦將不得
見之矣及其長而爲君也血氣既成游習旣成雖有放心快已之
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
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論焉回佞庸違之說固吾之所
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辯也人情之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
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
駕而走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
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
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之
至也可不謂信矣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
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
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睢
天下以爲貴莫見其面以爲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
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感攝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宮矣
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因讒冤死無所自明而況於疎遠之臣
庶乎若然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
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質甚美纔可免禍亂哀
平之閒則不能庶幾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
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爲意
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略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鄰於倒
置乎洎我太宗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爲太子也選知道德者
十八人與之游習即位之後雖宴遊飲食之間十八人者實在其

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
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傳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官
寮選亦甚重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
漸踈賤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
令匠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已來茲弊尤甚師
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眩曠不任事者爲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
處之至於友論替讓之徒踈冗散賤之甚者搢紳恥之夫以匹士
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諫多聞之友以輔之
豈天下之元子而可以疾廢眩曠不知書者爲之師踈冗散賤不
適用者爲之友乎此何反上古之甚也近制書寮之外往往以沈
滯僻老之儒充直講侍讀之選而又踈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
召見彼又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躬哉臣以爲積此弊者豈不
以皇天眷祐祚我唐德以壽生舜以堯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
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爲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
爲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無窮之業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
後若有周成王之中才而又生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
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况稼穡之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
之姿肇臨海內是天下人人傾耳注心之日也特願陛下思成王
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簡書寮皆用博學弘深
之儒而己練達機務者更進迭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聚諸生
定齒青講業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撤膳記過
以警之血氣未定則輟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賢旣備則游習以
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宜其修廢學選司成而
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莫不勿同師長同術謀君道之素
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爲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
盛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強蓋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盤石之勢也又
豈與夫魏晉已降因廢其兄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同年而語乎微

臣竊思為陛下建永永無窮之長算輒敢冒昧死誅而言之臣稊謹言

請修大學書

李觀

草莽賤臣某再拜上言臣伏思太學之高道也厥惟大哉實所德字於國家效源於萬方辨齊於人倫親親而尊尊宜歲勅崇嚴日致肅祇工禮木不佚于椽補崩朝命官取備乎師氏當然後乃可以陳四代之禮典無窮之風開素王之堂削青衿之篇人懋廉隅俗捐諍端天下之仁人相則焉是以德由此澤教由此流若水之潤下澤涌植物利不涸哉今觀士頽壞甚不然乎在昔學有六館居類其業生有三千盛作於古近季禍難常用耗息陛下君臨宿弊尚在執事之臣顧為不急升當學之徒固敢上達積微成患起於歷紀賤臣極言誠合要道具六館之目其曰國子太學四門書律算等今存者三亡者三亡者職由厥司存者恐不逮脩與人有棄本之議羣生有將壓之虞至有博士助教輔掣其中播五稼於三時稅辟雍於農郊堂室岷嶻磊砢屬臨終朝之雨流潦行濔既夕之天列宿上羅羣生寂寂攸慮實選而陛下不以問學官不以聞執政之臣不以思所謂德字將摧教源將乾先聖之道將不堪猶火之炎上缺缺至焚其為不利也豈不異哉日者聖朝以武夷時屯有風牧建帝庸今者聖朝以文象天經有臯衡宣皇猷實曰四三六五之君子間無足以聞之然事不為加理人不為加安歲貢之夫不能應請問晏罷之瘵黜無以悟女機天下有倒懸之悲諸侯有安忍之懷執柄之臣深惟無從但勞心於無庸全身於因循是了不知長國之術在乎養士養士之方在乎降學學廢則七亡士亡則國虛國虛則下危下危則禮義銷禮義銷則狂可姦聖賊可凌德遂逆不知其終今觀執事之臣之心必以修太學為害時而他害者千之養士者為費財而他費者萬之殊不知此費無費而他費為費也此害無害而他害為害也諺所謂溜之細穿石蝕之細斷翰斯言損益有漸非聽詰靡察也今乃不明徵於儒書

欽若於權輿繼統於易俗恢業於絕風而望海內俊傑靡然踵武於雲龍之庭不知其可也禮稱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以其有庇民之原祚國之仁且太學之興本於有虞達於三王踰至於漢魏以降特盛於我太宗文皇帝重聖道之無以增存發於先皇而及於聖朝此乃古帝王懲醇醜亂萌故用教於人百代奉之以弘長國家唐之以此存齊元元陛下不宜忽之而已今四君德以相高八聖幽而不昭風聲隨而凋落焉夫四君之民古猶易制陛下之民猾且難矣易制之民古猶或建之難制之民得不重慎乎昔春秋書太室壞傳曰書不恭也臣今懼聖朝之史書太學廢使萬代之詞無法矣今聖朝聚國中兵中塞下之壘殫織婦之機悉農夫之儲豈期惡民而賤物誠社稷之謀也假一旦農夫死織婦病兵壘充郊粟帛不輸陛下此時其暇念學乎則禮義之心不素蓄於人亦難以復天下之蘇矣且四方之學是太學之枝葉天子之教是諸侯之本未有本之頽也而枝葉之存天子之亡而諸侯之興夫為國者亦猶治一身京師人之心四方人之體諸侯體之四支心平則體之患易除體平則四支之患不除可無今不膏神於心體而竭膏於四支時變於外氣虛於中則為不起之人矣伏惟陛下察施張之會觀損益之圖減無用之府崇有裕之原廢闕脩而百度明庠序昌而百行榮經邦於悠久熙載於登閣願夫周營臺臺魯修泮官於陛下萬分之一焉伏惟靈令職司不至於不可持天下幸甚

請置詩學博士書

李行脩

元和三年六月一日鄉貢進士臣李行脩謹昧死惶恐再拜獻書闕下臣覆視漢初經籍起口傳壁歷煥然明備其所由者脩廢官三太學朝夕講貫以究聖意歲時程課以嚴師道使之然也迨乎相靈之世遂使扶持元極臣飭類俗傳委裘以終大運其術已試之明效歟近學無專門經無師授以音定字以疏釋經是能使生徒由之中才不能使天下由之致理明矣大率五經守然臣獨

以詩學上問趨所急也伏惟陛下赦其愚瞽垂恩聽察夫詩者發人之蘊政謂之風手舞足蹈之音作用之光祖宗垂風聲勞歌怨誹之音作用之察吏理審教化是以四海雖大羣生雖廣猶民人之和氣息乎踵達乎顛流乎手足猶草木之豐澤漸乎根窮乎杪被乎枝葉上下無滯氣內外無滯情如此則詩得其任風得其性也昔殷周相承俱有聖治道洽于天下無快心王化盛告成功於神明德澤蒙反變化於禮素其辭主文諱諫而不訐其教溫柔敦厚而不罵佞尼接于其時謂王者宜以陶冶風俗臣下宜以洗濯疑謬道齊于下吾若之何乃採其詩合三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去非如春秋諸經或革或因相錯而成也其若禮樂征伐天地陰陽有度假於辭可見喜怒哀樂譏諷論無方非其志莫傳志士躬當治亂之時氣有慘舒之變錄於極而後動積於中而後形故言之成文歌之成聲有一不至則非全矣是以聖人以全動物物其能固未施放於人而人敬未施哀於人而人哀頑者以之開明躁者以之訂靜道源於是絕而莫嗣獨有楚屈原頗得詩人之風介於子蘭靳尚之間終以放死故其道不竟洎秦燻焚三代燔燒經籍世儒坑死於是後學軋于相語嗜呢相授以及漢興雜全經者七十年師口說者四三輩漢武為奸經術立於學官雖章句大簡而比興未喻時揚雄司馬相如由是選更觀望將迎忌諱勸百諷一推波助瀾文雖有餘不足稱也然以本學為盛時因災異屢發直聲初或不究終得其助故自殷已降有天下者莫長焉厥後君臣道薄詩道隳夷益感擊之士至曰吾何從乎上之迫屈原不足以全性命下之跡相如不足以匡過失故居常則鬱快其曾謗嗚呼其齒牙代莫通其源臣伏思之以為詩教未隆於時風雅未洽於下教未隆則士不勸風未洽則言多缺故聞者卒悞而愠者多暗投而卻也自十聖紹業盈二百載經術益試周旋百度更事反為緣飾霸道充听舛駁及陛下又登禮嚴穴發揚文伏宸心謹議猶天地相宣儒風昌言與日月橫驚以詞讓文征

伐而不暴以誠明推教化而不浮如此則詩學何為鬱然積於空虛不用之地乎書殘於古今論失於齊魯漢有毛萇鄭康成師道可觀逮聖朝劉迅者說詩三千言近代言詩者尚之伏惟陛下詔公卿諸儒講其異同綜其指要列四始之元本窮六藝之粹精不使講以多物而無詳蔽之一言而得其言極者為師法俾經而行其毛鄭不安者亦隨而刊正選立博士弟子宜如漢朝故事然後命瞽史納于聰明命司成教之世子是謂端本由朝廷被于民里由京師施之遠方是謂垂化復采詩之官以察風俗是謂兼聽優登才之選以勵生徒是謂興古四者既備大化自流則動天地感鬼神德豚魚甘董荼來異俗懷鬼方皆在一致推而廣之神而化之無難矣微臣不知時變溺於師言謹請光順門昧死以聞伏待刑辟

請孟子為學科書

皮日休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之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及乎經史又率于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繁若經傳天惜其道不虛於秦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且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瞿瞿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真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真而無稱邪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歎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為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為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為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為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為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為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逐之如儒道不可聖化無補則可刑於言者

請韓文公配饗書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平公侯至于吾唐乃策王號七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考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夕昏忽開則明雷震父息忽震則驚雲霧又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泰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于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愷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醜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為文或援從橫以為理或作詞賦以為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職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俾造化補時政緊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若左丘明解高敏求朱熹陳旼王欽若王欽之王欽之王欽之代用其書垂于國胄並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為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已來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未聞平典禮為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已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上諭貢士書

舒元興

草茅臣某昧死奏書皇帝陛下聖德修三代之教蓋善矣唯貢士一門闕然不修臣竊以為有司過矣臣為童子時學讀書見禮經有鄉舉里選必得其人而貢於上上然後以弓旌束帛招之臣年十五既通經無何心中有文竅開則又學之徧觀羣籍見古人有片善可稱必聞於天子有司天子有司亦修禮待之不苟臣既學

文於古聖人言皆信之謂肖質待問上國必見上國禮無幾前年臣年二十三學文成立為州縣察臣得備下土貢士之數到關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首院懸版樣立束縛檢約之目勘磨狀書劇責與吏胥等倫臣幸狀書備不被駁放得引到尚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攜脂燭水炭泊朝脯祭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席為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圍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雲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臣見今之天下貢士既如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言及觀今之甲賦律詩皆是偷拆經語侮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苟有登升者皆資之為宰相公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將為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坐舉子於寒廡冷地是比僕隸已下非所以見微賢之意也施棘圍以截遮是疑之賊茲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為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肯汚辱為陛下用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王金銀有司則以篋籠皮幣承之貢賢才俊又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恥之臣亦恥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言察訪行實無頗邪然後上貢苟不如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作於今日矣及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扇突不可絕此又惡用格為徒亂人耳又於格中程之人數每歲多者固不出三十少或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言之今日月出汝皆為陛下內地自漸海流沙朔南罔環綿億萬千里其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彥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楊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為求賢耶遺賢邪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忽一歲之內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拔二十是錄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為取才邪取合格邪其不可先定人數

示昭昭矣向之數事臣又爲陛下疾有司不供職使聖朝取士首科委就地矣臣寒微若此出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百慮之中或幾一得之臣竊欲陛下詔有司按三代故事明修格文使天下入百者皆茂行實不拘人數其不茂行實法與之隨此爲澄源源既澄則來者皆方矣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舉六義試之試之時免自擔荷廊廡之下特設茵榻陳爐火脂燭設朝脯飯饌則前日之病庶幾其有瘳矣人人知天子重賢獎士之道勝氣滄漫如此士之立身無不由正以成之者爲上身正公卿正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者天下治而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義軒不可得也苟不如此則士之末名無不由邪以成者爲上名邪未有公卿不邪者公卿邪未有天下而治者天下不治而陛下欲不使聖慮而憂黔首不可得也臣雖至愚以此觀之知貢士之道所繫尤重是以願輸寫血誠以正此門陛下無以臣遠在貢士中疑臣自謂臣雖不敏竊窺太常一第不爲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爲今日貢士之體事便僻巧佞馳騫闢鍵固臣之力所不能也恥不爲也故互以頑才于有司得之固無忝不得則納履而去蹤跡果由以樂陛下熙熙之化何往而無泉石之快哉伏惟陛下留神獨聽天下之幸也於臣何幸死罪死罪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六之上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六之下

表奏書疏丙 世八首

吳興姚

鉉

纂

書奏

大葬二

諫山陵厚葬書 虞世南

諫靈駕入京書 陳子昂

廟號一

駁義宗廟號書 章法

進貢一

論進奏書 皇甫湜

佛寺三

諫造章敬寺書 高郢

再上諫書

復佛寺奏 孫樵

邊事一

請罷兵戍姚州書 張柬之

虞世南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飾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隴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爲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非薄以爲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大夫劉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略曰孝文居灊陵懷愴非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梓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梓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爲壽陵作

終制其略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為體無封無樹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槨足以藏骨為木食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不掘之墓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及燒取玉匣金縵骸骨并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承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為奢泰捨堯舜殿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感感也今為丘隴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高墳大墓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為漢文灑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廣今之所卜地勢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武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畢之日刻石於陵側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盟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不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灑陵今為隴又以長陵為法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深覽古今為長久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孝名揚於無窮耳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又漢家大都都五十萬戶即日人眾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

諫靈駕入京書

陳子昂

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閣下臣聞明王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懼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得非常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議直辭赴湯履刃而不迴避誅夷而無悔意徒欲諛世誇俗厭生樂死者哉實以為殺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況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于戴之跡

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遺天下棄羣臣萬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以御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嗚呼如也莫不與蒙聖化以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在於茲日矣況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協軒宮之耀軍國大事遺詔決之唐虞之際於斯盛矣臣伏見詔書梓官將遷西京鑿與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圖廟堂未聞有骨鯁之諫朝廷多見有順從之議愚臣竊感以為過矣伏自思之生靈日沐皇風慶頂至踵莫非亭育不能歷丹鳳抵濯龍北面王階東望金屋抗首而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萬死乞見一言願蒙聽覽甘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臣聞秦據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為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假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輸沙絕漢致山西之寶然後能削平天下憚厭諸侯長轡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羸糧北園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為關矣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耳頃遭荒饑人被祥飢自河已西莫非赤地循隴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流離委家棄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賴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餓饑之餘得保性命天子幸甚可謂厚矣然則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從先意遂欲長驅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況山陵初制安復未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弊之眾與數萬之軍徵發近畿鞭撻羸老鑿山採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秋成絕望凋瘵遺孀再罹艱苦儻不堪獎必有遁逃子來之頌將何以述之此亦宗廟之大機不可不審圖也況國無兼歲之儲家鮮而時之蓄一旬不用猶可深憂忽加木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於獨遊羣議臣恐三輔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聖人包六合為宇歷觀遠古以至于今何嘗不以三王為仁五帝為聖故雖周公制作夫子著明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為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

貞規然而舜死陟方華蒼梧而不返禹會羣后沒稽山而永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將欲示聖人無外也故能使墳籍以爲美哉帝王以爲懿範况我巍巍大聖聖帝登皇日月所臨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可堪園寢陛下豈可不察之愚臣竊爲陛下惜也且景山崇巖秀冠羣峯南對高印西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連太昊之遺墟帝王圖迹縱橫左右園林之美復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况溼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歷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嶺瀝據關河之寶以聖明之主養純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已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溼澗之壯觀關隴之荒蕪遂欲棄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之大寶徇留閑之小節愚臣聞昧以爲甚也陛下何不覽群臣之策採行路之謠諒太后平章宰相協蒼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昔者平王遷周光武都洛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並居西土然而春秋美爲始王漢書載爲代祖豈其不願孝哉何聖賢衰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必然蓋欲遺小存大去禍存福聖人所以爲貴也夫小不忍則亂大謀仲尼之至誠伏惟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議遂行臣恐關隴之憂未時休息臣又聞太原蓄巨萬之倉洛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寶斯爲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背以長驅使有識震驚天下失望僮鼠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陝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盜劫倉一抔之粟陛下何不預過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懼也雖則盜未旋踵誅刑以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恨將何及焉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謀者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不徒云也固願陛下念之

欽義宗廟號書

章奏

臣聞王者制禮是日規模規模之興寔資師古之道必也正名惟名與實故當相副其在宗廟禮之大者豈可失哉禮租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

高宗周則文王爲太宗武王爲中宗漢則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代宗其後代有稱宗者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毀稱宗之義不亦大乎伏惟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况起祀典何義稱宗而廟號義宗稱之萬代以臣庸識竊謂不可陛下率循典禮以闡大猷儻致此失或虧壽善豈不惜哉望更詳議務合於禮

論進奉書

皇甫湜

臣聞一人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有山川林藪之所產殖雨露春秋之所成就莫非王財誠宜推至公示無外今國家既有公府又爲私藏使州郡貢賦之外進奉相及恐非以天下爲家示天下無私之道也且在上之貢生產有常履畝之收等籍既定人識所出吏難爲奸進奉既無度程莫知紀極恣橫徵發因緣賦私驅陛下赤子指之不存之地侈君之嗜愈惑君之聰明實大奸之門大罪之寶也臣雖敦知陛下上聖之姿深仁之理凡內藏之實以充謙賜非務積藏如四遠未知何如百姓受弊何如後嗣乎中之主由此而傷儉德萌侈心何雖漢有少府水衡筦推山澤之利終不若領之大農也且地之財無盡玉之用不會何必固之內府以開濫關邪伏望陛下罷內府歸之公藏約別進合之古制徵歛有常財用無虧絕奸之根源除政之批蠹全大體興大和天下大幸伏見正月十一日赦書陛下深念疲民懇責貪吏往之隨使百來一皆罷之此實白日之明曾雲之澤也凡諸州府必有美餘不歸之王廷必沒于私室伏請毋使富罷必上其數而謹其收水旱之不虞疾疫之不期以振罷羸以代蠲免軍旅之事工役之用以給其費以供其須居常之歲閉藏送待無敢散洩而干刑司如是則大賴於人大伸於用矣

諫造章敬寺書

高郢

八月二十五日草莽臣前鄉貢進士高郢昧死再拜稽首獻書闕

下從諫如流者君之明也有犯無隱者臣之忠也君明臣忠國之利也當陛下至明之化納諫之日臣敢愛其死以隱其忠乎臣伏見奉為先太后造章敬寺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極蒸蒸之思惟舜其難至德要道無以加也然臣伏見以舉力追孝誠有所益妨時勦人亦有所損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為太捨人就寺何福之為以臣愚蒙不知其所昔魯莊公丹相公廟極而刻其楹可謂孝乎然而春秋書之為非禮漢惠帝及孝景孝宣公郡國諸侯立高祖及太宗高宗代宗之廟當時創制不據禮經至元帝時與博士議郎斟酌古禮一朝而罷之豈元帝不敬宗廟乃王者示人以軌物也夫廊廟者宗社之所在神靈之所憑猶不可無故而飾之越禮而立之況此寺非宗社所安神靈所宅而殫萬人之財以遷二梵之報其不可以明矣聞者昆吾孔熾吞食生人今猶不悛偷若宇下百姓壞壞無日不惕遺將據卻無尺寸之功隴外壤地委之豺狼太宗文武皇帝封殖萬有傳之陛下夫一夫不獲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況甚於一夫尺土者乎用武已來十三年矣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乘補卒至今未已夫與師十萬日費千金則十有三年百萬之衆資接靡復取足於人人之困竭胡可勝紀勞疲宛轉十不存二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俟王命此皆陛下宜伸勤恤之恩降痛哀之詔縱未暇分散穀帛以贍羸寡猶當務首修費以懷休之奈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推酷之弊陛下忍以此時興力哉自八月以來時雨德候禾稼少損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歲若不給將何以救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臣竊料此寺數年方成土木之勞工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給府庫既竭則又謀求儻窮匱不堪覓竊之盜起戎狄乘間狗吠之驚急得不為陛下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為主苟功濟于天人同和其功大矣自然上則宗廟受其福下則子孫賴其慶故孝經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又云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又云周公郊祀后復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敬慎德教以臨兆人俾四海諸侯歡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耳未聞崇建梵宮彫琢金玉之為孝乎且佛本無相不可以有相求道本無為不可以有為得陛下豈馳心於有為之境而邀福於有相之功哉臣竊為陛下之不取也臣聞夏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入到于今稱之梁武窮土木而致飾乎寺宇人無德而稱高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駕何必勞人動眾而踵梁武之遺風乎制造初興役費尚淺人責量力不貴必成事貴相時不貴必遂陛下若週一人之慮從萬姓之心必是陛下聖德孝思裕于天地湛恩霈澤濟乎生靈生靈效誠天地幽贊千福萬祿先后受之豈與一寺較其功德乎陛下以臣言諫於詭妄伏請令公卿列士庭議可否得其中則天下幸甚臣郢不勝愚忠懇直之至謹投招諫匭以聞

再上諫書

高郢

九月十二日草莽臣前鄉貢進士高郢昧死再拜稽首獻書闕下臣聞聖主聞直言之道者豈好其犯顏忤旨乎誠欲因天下之心以慮則無不得因天下之目以視則無不見也忠臣不避誹謗之誅者豈貪其死諫之名乎誠以君所行有否焉不隱忍偷生以負於時也臣伏見奉為先太后造章敬寺陛下奉先思孝興福除禍而群黎百姓不知聖情議者皆以為蕃成未殄兵革暴露國用不贍元元匱竭曾未小康又興此寺雖奢思罔極而人力有限也臣聞眾心成城眾口鑠金則輿人之誦不可輕也故書曰罔弗百姓以從已之欲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詩曰懼憐君子神所勞矣此言王者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必稽于眾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自至未然之禍不除而自絕矣臣愚考之於古則詩書與易如此聽之於今則百姓之議如彼奉養之極不敢不詳昨

八月二十五日奏書闕下事寢無報不知天門深遠愚不得上達
歟聖意所斷臣言不足聽受歟伏躬待罪旬八日矣臣聞神人無
功聖人無名神人無功者不為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為可名
之名也不為有為之功故功莫大焉不為可名之名故名莫厚焉
臣又聞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貴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
人以獲禍陛下之作此寺也臣竊感之若以為功乎則天覆地載
陰施陽化未嘗有為也若以為名乎則正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
有待也若以致福乎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不在於費財也若以
獲禍乎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於勞人而今興造急促人徒
竭作土木並起日計萬工畫不遑食夜不遑息力不逮者隨以杖
笞愁痛之聲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戡定多難以安
宗社勵精思理日吳不暇內不樂遊畋務行寬仁以
幸天下聖人之德廣大悉被太平之風將可見矣而輿動此役固
違羣情迴正道於內心求微助於外物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
大猷臣竊為陛下惜之臣是以敢昧死至于再諫伏惟陛下留神
省察臣不勝愚懇切直之至

復佛寺奏

孫樵

賤臣樵上言臣以為殘毒於民者羣髮最大且十口之家謂中男
力而耕女力而織雖乘樂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自完也若
羣髮者所飽必稻梁所衣必絲綉居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
不十不足以活一髮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羣髮凡十七萬夫以十
家給一髮是編戶一百七十萬困於羣髮矣武皇帝一旦髮天下
羣髮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陛下自即位
已來詔營廢寺以復羣髮自元年正月洎今年五月斤斧之聲不
絕天下而工未以訖聞陛下即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
七萬髮如故矣臣以為武皇帝即不能除羣髮陛下尚宜勉思而
去之以蘇疲疢況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之申明之開元之開
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事三日留於陳留民猶有

餘力今陛下即能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力
有餘而陛下之民力不足邪開元之間率戶出兵肆諸千戶其籍
而為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叢之將以戒武事如此則兵
未始廢於農農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
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其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如此
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今陛下以
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羣髮將何以踵開元太平事邪貞觀已
還開元戶口最為殷繁不能逾九百萬即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
開元乎借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又欲以百七十萬給
於羣髮是七百萬無羨賦矣即今戶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百
萬而國家萬故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足也即其鹽鐵不可除而
榷筦加筭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日者陛下嘗欲營國東門諫
大夫諍於前言未及終陛下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今所
復寺宇豈特國門之急乎聚徒傭工豈特國門之役乎寧諫大夫
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乎陛下則不能復廢之臣願陛下已復之
髮止而勿復加已營之寺止而勿復修庶幾天下之民尚可活也
今天下最不可去者兵也臣尚為陛下日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
太平之事真異日為陛下言之況去無用之髮也臣樵昧死以言

請罷兵戍姚州書

陳東之

姚州古者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來洎於後
代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筭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
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擅罰之稅以利
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關調備據
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
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勇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
征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金銀
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實貨之資
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焉

國家惜之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為他人蓋譏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使蠻夷之所馳役也漢復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意以置官吏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為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粗設綱紀息然久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葛亮且縱且擒之技唯知詭謀狡筭恣情剝貪饕餮劫略積以為常扇動酋渠遺成朋黨折支詭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慙恥提挈子弟嚙引兇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劔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見散在彼州專以掠奪為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為羣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唯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揆等往征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言其乃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慶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管內更不勞擾蜀中及置州後錄事參軍李陵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搔擾于今不息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以化俗防姦無恥無厭狼藉至此今不問夷夏罪並深見道路劫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為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隸駕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來往增補府兵選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臣愚將為穩便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六之下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七

共輿姚

鉉

某

奏表書疏丁 卷一十三首

政事二

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 馬周

請勤政崇儉約疏 魏庭

學校二

請崇學校疏 韋嗣立

請崇國學疏 李絳

巡察一

請毋十州分置御史巡察疏 李嶠

罷兵四

請太宗息兵罷役疏 徐賢妃

諫孟春講武疏 王方慶

請罷百姓西戍疎勒等四鎮疏 狄仁傑

請玄宗不令突厥入仗馳射疏 呂向

寺觀二

諫造大像疏 狄仁傑

諫造金仙王真二觀疏 辛替否

關市一

諫稅關市疏 崔融

亢旱一

請追癸巳日詔疏 羅隱

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

馬周

臣歷觀前代自夏殷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為積德累業息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已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惠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王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崇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思

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代之階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惟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爲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夏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身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爲陛下不存養之昔唐李峯茨土階夏禹惡禾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又安後至孝武帝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跡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器物并諸王妃公主服飾諸者皆不以爲儉臣聞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若此而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歷外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竊尋往代已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其國無不滅亡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備政教當脩之於可脩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殷紂笑夏桀之亡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言不可不誠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饑饉一匹絹纔得一斗米而天下恬然百姓知陛下甚愛憐之故人曾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石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憐之感有怨言又今所營爲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已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惟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困之東都積布帛而王充據之

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王充李密未必能聚大眾但貯積者固是國之常事也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強斂之更以資寬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躬已爲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下知之之歌且舞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肝食憂寢而已古詩云勤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勤精爲政不煩遠求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慟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傳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皆以誑言爲是臣竊觀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者皆仰粟成規備鷹犬之用無威略振主如韓彭之徒難駕御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百漢晉已來亂天下者何嘗不是諸王皆爲樹置失宜不先爲節制以至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使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極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見恐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王及文帝即位防中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苦之也且帝于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衣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者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唯慮置見在子弟而已當立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之

請勤政崇儉約號

張庭珪

臣聞古有多難興王殷憂啓聖者皆以事危則志遠情迫則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爲福者也伏見景龍之末中宗遇禍先天之際兇黨搆謀社稷有危於懸旒國朝殆均於絕綫陛下神武超代精誠動天再掃氛沴六合清明而後上順皇旨俯念黎高運環

衡光膺寶錄以日月所燭之地書軌未通之鄉無不霑濡渥恩被服元化十堯九舜未足稱也明明上帝照臨下土宜錫介祉以蒼鴻休然頃歲以來陰陽愆候九穀失稔萬姓阻飢關輔之間更為尤劇至有推蘇莫爨糠粃靡資不暇聊生方憂轉死偶會昌運蒞茲艱儉巨竊思之皇天之意將恐陛下春秋鼎盛神聖在躬不崇朝而建大功自藩邸而陟元后或簡下濟之道獨滿雄圖之志輕虛辨而不法思漢武以自高是故昭見咎徵載加誘發欲大君口慎一日雖休勿休保天和以固邦本也斯則皇天之於陛下賜顧深矣陛下焉可不奉若休言而當畏哉臣愚誠願陛下約心削志澄思勵精考歲農之書敦朴素之道登庸端士放黜佞人屏遠遠官減撤外廢場無蹴踘之翫絕從禽之賞休石田之遠境罷金甲之懸運惠恤俾養蠲薄徭賦去奇伎淫巧損和璧隨珠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自然波清四海塵消九域農夫樂其業餘糧栖於畝則和氣上通於天雖五星連珠兩曜合璧未足多也珍祥下降於地雖鳳皇巢閣麒麟在郊未足奇也或謂天之網戒不足畏者則將上帝憑怒風雨迷錯荒饑日甚無以濟下矣或謂人之窮乏不足恤者則將齊既沮志億兆攜離愁苦勢極無以奉上矣斯蓋安危所繫禍福之源奈何朝廷曾不是察况今陛下受命伊始敷政惟新卿士百寮華夷萬族莫不清耳以聽刮目以視延頸企踵冀有所聞願願如也何可怠棄典則坐孤其望哉

請崇學校疏

韋嗣立

臣伏聞古先哲王立學官所以掌教國子以六德六行六藝三教備而人道畢矣禮記曰化民成俗必由學乎學之於人其用蓋博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小學以化於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太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以教洽而化流行成而不悖故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學而成者也國家自永淳以來二十載餘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昇班

寒族常流復因陵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從政又垂拱之後文明在厲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籍際會入仕尤多加以譏邪兇黨來俊臣之屬妄執威權恣行枉酷偏正直之伍死亡為憂道路以目人無固志罕有執不撓之懷徇至公之節偷安苟免聊以卒歲遂使綱領不振請託公行選舉之曹彌長踰濫隨班少經術之士攝職多庸瑣之才徒以猛暴相誇罕能清惠自勗使海內黔首播然不安賴陛下憂勞頻有處分然華弊斯近此風尚餘州縣官寮貪鄙未息而望事必循理俗致康寧求之於今不可得也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即今追集王公已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伏膺訓典崇飾館廟尊尚儒師盛陳奠菜之儀宏敷講誦之會使士庶親聽有所發揚弘獎道德於是乎在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延頸舉足咸知所向然後審持衡鏡妙擇良能以之臨人寄之調俗則官無侵暴之政人有安樂之心居人則相與樂業百姓則皆戀桑梓豈復憂其逃散而貧窶哉今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租調減耗國用不足治人之急尤切於茲故知務學之源豈惟潤身進德而已將以安人利國安可不務之哉

請崇國學疏

李絳

目三代哲王已降奄有天下者未嘗不崇建太學尊重名儒習干戚羽籥之容盛樽俎揖讓之禮以興教化以致太平天子親舉皇太子行齒胄之禮斯所以化成天下也故記曰如欲化民成俗必由學乎當征討之急則先武士丁治平之運則尚文德二柄相須百王不易故漢光武於兵革之中投戈講藝魏太祖於擾攘之際崇立學校歷代之於儒道如此急也後漢儒學之盛太學至有三萬人諷先聖之言酌當代之務鴻名碩德巨國濟時未有不遊於太學以躋於顯位者也國家自高祖初立關中便修太學并為功臣宗室子弟別立小學建黌舍大加儒訓增置生徒各立博瞻鴻儒碩學盛於朝列質疑應問酌古辨今成徵經據並傳師法故朝

廷無不根之論蕃夷有慕義之名風教大成禮樂成備貞觀之理謂之太平至于開元中亦弘國學之制後觀儒道之盛故太學興廢從古及今皆興於理化之時廢於衰亂之代所以俾風俗趨未而背本好虛而忘實蓋由國學廢講論之禮儒者靡師資之訓自是以降不本經義不識君臣父子之道不知禮樂制度之方和氣不流悖亂遂作其師氏之廢如是之害也今天下遭逢聖明蕩除取穢前代所不能舉百王所不能行之害也今天下遭逢聖明蕩除企踵思望聖化希承德風而德盛道光闕弦歌之雅詠政流化洽解儒學之高風頃自揭胡亂華乘輿避秋中夏凋耗生人流離儒頌解散國學毀廢生徒無鼓舞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譏馬廐園疏殆恐及此伏惟陛下挺超代之姿發振俗之令復崇太學重延碩儒精選生徒獎寵博士備徵天下名德專門之士增飾學中屋室廚饌之制殿最講習之優劣彰明義訓之得失明立科品使有懲勸技萃出羣者廢之以祿廢業怠教者寘之以刑自然儒雅日興典墳日重先王之道日盛太學之訓日修陛下垂拱明庭受釐清禁使師氏教德不獨美於周時橋門觀禮豈復謝於漢日伏希天造特鑒萬言起茲廢墜私於教化真裨聖教以助皇風

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察疏

李嶠

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網尚疎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疎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別准格敕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填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品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敢墮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稽覈矣又曰今之所察但准漢之六條

推而廣之則無不包矣無為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萬機非無事也機事之動恒在四方是故冠蓋相望郵驛繼踵今巡使既出其外其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闕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為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詐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效諒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已自修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案劾姦邪糾撻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委之心替假溫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而效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哉

諫太宗息兵罷役疏

徐賢妃

自貞觀以來二十有二載風雨調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飢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王之符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塗之望陛下推功損己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關告成之禮云亭竹謁未展升中之儀比之功德足以咀嚙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言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大業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務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人來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工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眾畏已成之戎軍雖除兇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貳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國返速危亡之兆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圓利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矜弊恤之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王華創制雖復因山籍水非無架梁之勞損之又損願

有工力之賞終以茅茨示約猶與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官非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爲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說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醜毒竊見服翫纖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王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鑒未形智周無際窮真秘於麟閣盡探賸於儒林千王治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跡興衰禍福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苞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之乂察無假一二言焉唯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泰體遠於時安伏惟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削輕過以滋重德擇後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大

諫孟春講武疏

王方慶

謹按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以習射御角力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稱兵兵者甲冑干戈之摠名兵金性刻木春盛德在木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霜霜大擊首種不入蔡邕月令章句云太陽新休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遵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擊析陽者也太陽干時雨雪而霜故太傷首種首種謂宿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春爲泣寒所傷故至夏麥不成長也孟春講武是行冬令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夏麥不登無所收入也伏望天恩不違時令至冬教習以順天道

請罷百姓西戍踈勒等四鎮疏

狄仁傑

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

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是則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邊殺略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復其土不可以耕織荷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爲限竭資財以聘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於野女子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藉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能爲天所祐也昔人有言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軍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植無益轉輸靡絕杆軸殆空越積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旣久怨曠亦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豈不懷歸畏彼罪罟念彼蒸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思之辭也上不是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芽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爲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戍子育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米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某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剋平九姓冊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綏邊之故事竊見阿史那斛羅羅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使統諸蕃封爲可汗遣使巡惠則國家有繼絕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役如臣所

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况綏撫夷狄蓋防其越逸苟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蟬蟻計較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為不勤修政故也伏惟陛下下葉之度外無以絕域未平為念但當勅邊兵謹守備蓄銳以待敵待其自致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備遠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獲虜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

諫玄宗不令突厥入仗馳射疏 呂向

臣聞鳴象不鳴未為瑞鳥極武雖伏皇齊仁獸是由配性毒行凶務常積故也今夫突厥者正與此類安忍殘賊莫顧君親陛下持武義臨之脩文德來之既情威靈又沐聲教以力以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乃能收其傾效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禮恭王帛之會此德業自盛固不可名焉因復詔許待選召入禁仗仰英姿之西照送神藝之百發思意俱極誠無得喻焉乃更賜以馳逐使操刀矢競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屑略大過未敢取也雖聖賢竅達與物無情而愚臣徘徊與時加慄儻此等各懷犬吠交肆盜憎荆卿說動何羅竊至豈逼嚴蹕稍冒清塵悔將何及

諫造大像疏

伏仁傑

臣聞為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親相生善非為塔廟必欲崇奢豈僧尼皆須禮佛得棧尚捨而況其餘今之物筮制過官闕窮奢極壯畫續金寶珠彈於緞錦瓊材竭於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恒苦不充痛切肌膚不辭葦楚遊僧一說禱陳禍福剪髮解木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肯託佛法誑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闌闌亦三精舍化誘倍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

救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限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眾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利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黃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已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時興工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為名雖數億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備自餘靡庶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盡忠臣思惟兼採眾議咸以為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下濟羣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僱作皆以利趨既失田時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飢役在其中難以取給况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

諫造金仙王真二觀疏

辛替否

臣嘗以為古之用度不時踴實不當破家亡國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眼見臣請以有唐以來理國之得失陛下之所眼見者以言之惟陛下審之聽之擇善而從之則萬歲之業自可致矣何憂乎黎庶之不康福祥之不永伏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陛下之祖撥亂反正開階立極得至理之體設簡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吏舉天下職司無一虛授用天下財帛無一枉費賞必俟功官必得雋所為無不成所征無不剋不多造寺觀而福德自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滅道舍乎天地德通乎神明故天地憐之神明祐之陰陽不然而風雨合度四人樂其業五穀遂其成商粟爛帛填街委巷千里萬里貢賦于郊九夷百蠻歸款于闕自古有帝皇已來未有若斯之神聖者也故得享國久長多歷年祀陛下何不取而則之中宗孝和皇帝陛下之兄居先人之業忽先人之化不取賢良之言徒恣子女之意官爵非擇虛食祿者數千人封建無功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不止枉費財者數百億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十

萬是使國家所出加數倍所入減數倍倉不停卒歲之儲庫不貯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多忠良所受者實賞多饒惡朋佞喋喋交相傾動容身不為於朝廷保位皆由於黨附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兒剝萬人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眾叛親離水旱不調疾疫屢起遠近殊論公私盤整五六年間至于禍變享國不承受終于兇婦人寺舍不能保其身僧尼不能護妻子取譏萬代見笑四夷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何不除而改之依太宗之理國則百官以理百姓無憂故太山之安立可致矣依中宗之理國則萬人以怨百事不寧故累卵之危立可待矣頃自夏已來盛雨不解穀荒于龍麥爛于場入秋已來亢旱成災苗而不實霜損蟲暴草葉枯黃下人咨嗟未知嗣賑而營寺造觀日繼于時檢校試官充臺溢署伏惟陛下愛兩女為造兩觀燒瓦運木載土填坑道路流言皆云計用錢百餘萬貫惟陛下聖人也無所不知陛下明君也無所不見既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可存活乎三邊之士可轉輸乎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陸追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飢寒賞賜之間迥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而乃以百萬貫錢造無用之觀以賈六合之怨乎以違萬人之心乎伏惟陛下族阿草之家而不改阿草之亂政忍棄太宗之理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父長之謀不忍棄中宗短促之計陛下又何以繼祖宗親萬國昔陛下與皇太子在阿草之時見云是懼常切齒於羣兒今貴為天子富有海內而不改排羣兒之事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陛下又何以羣兒而誅之臣往見明勅自今已後一依貞觀故事且貞觀之時豈有今日之造寺營觀加僧尼道士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而亂政者也臣以為棄其言而不行其信慕其善而不遷其惡陛下又何以刑於四海往者和帝之博博逆也為姦人之所誤宗晉卿勸為第宅趙履溫勸為園亭損數百家之居侵數百家之地工徒斷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卒使亭不得遊宅不得坐信邪佞之說成骨肉之刑此陛下之

所眼見也今茲造觀臣必知非陛下公主之本意得無有趙履溫之使將勸為之其說其骨肉不可不明察也臣聞出家修道者不干預於人事專清其身心以虛泊為高以無為為妙依兩卷老子視一軀天尊無欲無營不損不善何必疑臺王樹寶像珍禽使人困窮然後為道哉且舊觀足可歸依無造無營以取窮竭若此行之三年國不富人不安朝廷不清陛下不樂則臣請殺身於朝以今天下言事者伏惟陛下下非常之惠權停兩觀以俟豐年以兩觀之財為公主施貧窮填府庫則公主之福德無窮矣不然臣恐下人怨望不減於前朝矣前朝之時賢愚知其必敗人雖有口而不敢言言未發聲禍將及矣韋月將受誅於丹徵燕欽融見殺於紫庭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納忠於主身既死矣主亦免矣故先朝誅之陛下賞之是陛下知直言之士有裨於國臣今直言亦先朝直言之人也惟陛下察之

諫稅關市疏

崔融

伏見有司請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末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成增賦稅臣謹商度今古料量家園竊將為不可稅謹件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往古之時醇樸未散公田籍而不稅關防譏而不征中代已來澆風驟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速忘歲計之餘遂使田業日荒倉廩不積蠶織林廢弊緇關如飢寒猥臻亂離斯瘼先王懲其若此所以變古隨時依本者恒科占未者增稅夫關市之稅者謂市及國門關門者也惟欽出入之商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末代於何瞻仰濟濟盛朝自取嗤笑雖欲憲章姬典乃是違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臣謹按易繫稱周襄氏沒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人之本也士農工商四人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關

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人陳力受職然則四人各業久矣今復安得動而搖之蕭何又云人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曹參相齊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審慎勿擾也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之殺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殺人無所容寬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刑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蒙宗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君暗鳴則擊弓睚眦則挺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朝變法定是相驚乘茲困窮或致搖動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唯流迸齊人亦自擾亂殊俗又如邊徼之地寇賊為鄰與胡之旅歲月相繼儻因科賦致有猜疑一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為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益欲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帑藏愈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五霸又云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今行者皆稅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數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舳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憧憧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逗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唯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做賂賒有大小載有多少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擁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諂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鄒陽暴虐之客富中悍壯之夫居則藏鏹出便鍊劍加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獸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已三王之後厥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略英姿棄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為德暴之所市為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暴

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甘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心搖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況流風久扇變法為難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失玄默亂大倫魏晉眇小齊隋齷齪亦所謂不行斯道者也臣知其不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稅關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為虞一行斯術異有殷瞻然也微臣敢借前著以壽之伏惟陛下當聖朝御玄籙沉璧于洛刻石于嵩鑄寶鼎以窮致坐明堂而布政神化廣洽至德潛通東夷驚鷲應時平珍南蠻繞動計日歸降西域五十餘國廣輪一萬餘里城堡清夷亭候靜謐比為患者惟苦二蕃今吐蕃請命邊事不起即日雖尚屯兵久後終成瓊橋獨有默啜假息孤恩惡貫禍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矣整費日已稀矣然猶不明制遵大樸愛人力惜人財王侯舊封妃主新禮所有支料咸令削減此陛下以躬率先克瘁之用心也且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虞逃亡今始安輯儻加重稅或慮相驚況承平歲積薄賦日久俗尚深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既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王富其人霸王富其地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粟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與有費國儲多若窮則請倍筭商客加斂乎人如此則國併富強人免憂懼天下幸甚臣知其不可者六也陛下留神繫表屬想政源冒茲炎熾早朝晏坐一日二日機務不遺先天後天靈心密應時政得失小子何知卒陳瞽辭伏紙惶懼

請追癸巳日詔疏

羅隱

歲貢賤臣隱既以文不得意且抱大馬之疾于長安夏五月京畿旱癸巳日聞詔大京兆用器水鑪香蒲蕭絳幡輦致於坊市門將所以用舊法而召雨也臣踴起病榻間以為明天子憂人雖舜禹不如是之勤幸甚幸甚臣又聞水旱與天地同出苟時或然不可以蒼卒除去今秦地旱已逾月矣而陛下禱祠亦以頌矣天之高

地之厚五嶽之絲亘四瀆之宏遠陛下命百執事啓祈外何嘗不以心祝之雖莖稊苗乾而百姓不怨嗟者其感陛下之誠深也今以蒲蕭輩爲請者豈陛下爲其靈於嶽瀆者乎夫嶽瀆視陛下之公輔裂陛下之土田苟陛下憂則嶽瀆亦宜憂矣受祭據封者尚未能爲陛下出力彼蒲蕭輩復何足以動天臣爲陛下不取也臣又聞天之有雨澤猶陛下有渥恩雨澤可以委曲干之則陛下渥恩亦可以委曲干之矣臣聞天子有左右史將所以記事記言然後付太史氏臣必恐其得以容易編牘令冒死請追癸巳日詔苟若陛下落十六聖之教訓雖五種柄野而百姓不暇視豈蒲蕭輩之所及乎昔殷湯之代臣不以早爲災仁聖之君在上也今早未及殷代而陛下憂已過矣臣請因早以賀萬姓俾其知陛下心

重校正唐文粹卷二十七

吳興姚

鉉

纂

表奏書疏戊 卷十三首

復位一

請則天皇后復位於皇子疏 蘇安恒

去濫賞六

請減去濫食封邑疏 韋嗣立

論職官多濫疏

請選舉擇賢才疏 薛登

議楊綰條奏貢舉疏 賈至

去濫刑三

諫除濫刑疏 朱敬則

請不改及逆緣坐刑名疏 崔仁師

彈奏二

彈李義府疏 王義方

彈義成軍節度使李聽疏 周太玄

誅戮一

請誅程元振疏 柳伋

請則天皇后復位於皇太子疏 蘇安恒

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者忠臣之過歟臣道不軌者烈士之過歟昔者先皇晏駕留其顧託將以萬務殷廣今陛下兼知政事雖唐辛虐舜居其位而共工伯鯀在其朝問陛下骨血之恩阻陛下母子之愛愚臣謂聖情以運祥將衰極斯大節天下之人謂陛下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何以年在老倦而不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姦佞成朋夷狄紛擾屠害黎庶陛下雖納隍與念亦何能救此生靈臣聞天下者神堯文皇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馭小人道長羣雄駭座四海瞻焉皇唐親事戎旃鳳翔參野削平富縣龍飛踐極歆血為盟指河為誓非李氏不

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故詩曰惟鵠有巢惟鳩居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陸下自坤生德業乾作主豈不以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宮昔在諒陰相王又非長子陛下恐宗祀中絕所以應其謳歌當今太子追週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所視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何能使天下移風易俗焉陛下下之恩之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選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陛下不如高揖樞務自怡聖躬命史臣以書之今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故曰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暫輟萬務詳臣愚見陛下若以臣為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用若以臣為不忠則斬取臣頭以令天下

請減去濫食封邑疏

韋嗣立

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家無三年之蓄家非其家國非其國也故知立國立家皆資於儲蓄矣夫水旱之災關之陰陽運數非人智力所能及也竟遭大水湯遭大旱則知仁聖之君亦所不免當此時百姓不至於困弊者有積也今陛下倉庫之內比稍空竭尋常用度不支一年儻有水旱人須賑給徵發時動兵要資裝則將何以備之其緣倉庫不實妨於政化者觸類而是臣竊見食封之家其數甚衆昨略問戶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兩匹即是一百二十萬已上匹臣頃在太府知每年庸調輸數多不過百萬少則七八十萬以來比諸封家所入全少儻有蟲霜旱潦曾不半在國家支供何以取給臣聞自封茅土裂山河皆須業者經綸功申草昧然後配宗廟之章承帶礪之恩皇運之初功臣共定天下當時食封纔只三二十家今以尋常特恩遂至百家已上國家租賦大半私門則資用有餘國家則支計不足有餘則或致奢僭不足則坐致

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為得封戶之物諸家自微或是官典或是奴僕多挾勢逞威陵突州縣凡是封戶不勝侵漁或輸物多索裹頭或相知要取中物百姓怨歎遠近共知復有因將貨易轉更生舉微打紛紛曾不寧息貧乏百姓何以克堪若必限丁物送太府封家但於左藏請受不得輒自徵催則必免侵漁人望蘇息

論職官多濫疏

臣聞設官分職量才置吏此本於理人而務安之也故書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有苗者是也則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升之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衆擢一士所歷者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用得其才則治非其才則亂治亂所繫焉可不深擇之哉今之取人有異此道多未甚試效即頓至遷擢夫競趨者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趨而今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邪賊汚上下取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無限真闕不供遂至負外置官數倍正關曹署典吏困於祇承府庫倉儲竭於資俸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常懷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正直之道遠於僥倖之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可復出矣賢者遂退若欲求人安化冷復不可得也人若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

請選舉擇賢才疏

薛登

臣聞國以得賢為寶臣以舉士為忠是以千皮之讓國僑鮑叔之推管仲燕昭委丘於樂毅符堅託政於王猛子產受國人之謗夷吾倉共賈之財昭王錫路馬以止讒永固戮樊世以除譖虞積嫌而益信行開毀而無疑此由默而識之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

見愚於宣尼逢明被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此失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之佐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而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知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舉薦多不以才假譽馳聲互相推獎希潤身之小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報國求賢副陛下超超之望者也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已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為先最以雕蟲為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任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眾議以定其高下郡將難誣於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即州將之榮辱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頌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千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入之道消利勝於名則含慕之風扇是知化俗之本須擯輕浮昔異缺以禮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林獎俗則蜀士多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由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亡國之季雖雜從橫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敬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為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後祇重門資為嬖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有梁薦士雅愛屬辭陳氏簡賢待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為重不以修身為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存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辭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核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茲擢士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辭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主之徒復相放傲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學不以指實為本而以浮虛為貴有唐纂曆雖漸革於前非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共理樹本崇化唯在旌賢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所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繞出試

遣搜駭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唯希咳唾之澤
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罕舉人皆稱覓舉爲自求之稱
未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茲見矣徇己之心切
則至公之理乖貪任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
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挹已推賢亦不
肯待於三命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束帛萎萎榮高物表校
量其廣狹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辭循常之人捨其疎
而取其附故選司補署諠然成禮蘭州貢實王紛諱於階閣謗議
雜合沒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競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
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
者必崇德以潔已若開趨競之門則遜任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
則百姓罹其弊潔已則兆庶蒙其福故風化之漸靡不由茲今訪
鄉閭之談唯祇歸於里正縱使名虧禮則罪挂刑章或冒藉以偷
資或邀勳而竊級假其不義之賂則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
之銓量茅容望重裴逸人之賞拔夏少名高語其優劣也祇如才
應經邦之流唯今試策武能制敵之例祇驗彎弧若其文擅清奇
便充甲第藻思微減旋即告歸以此收入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
筆於潘岳靈運辭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或
若以射策爲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
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如武藝則
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攜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略使樊噲若蕭
何之任必無指蹤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效關將
長於權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淵聚未知愧蒿之可圖陳湯屈
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設高祖追蹙於酈生九拒之計窮公
輸息心於伐宋謀將不長於弓馬良相窺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
自表妄飾辭鋒曹植題章虛麗藻校量其可否也伏願陛下降
明制頒峻科千里一賢尚不爲少使倖冒進須立限防斷浮虛之
飾辭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說必求忠諫之言文則試以效

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既察言觀行中亦循名責實自然荒淫盡吹
之伍無所蔽其妄庸故晏嬰云舉之以語考之以事察其言而多
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此取人得賢之道也其有武藝超絕文鋒
挺秀有效技之稱用無經國之大才爲軍鋒之爪牙作辭賦之標
準自可試交雲之策練穿札之工承上命而賦甘泉稟中軍而令
赴敵既有隨才之任必無負乘之憂臣謹披吳起臨戰左右進劔
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決疑此將事也一劔之任非將事也謹
按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頓蜀兵於渭南宣王持劔卒不敢當此
豈弓矢之用也謹按楊德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
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
故也謹案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楊雄之坐田議責其冒薦成
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謂之心絕退讓之義若
則貪競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攝謙之士仍請寬
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令其試守以觀能否參驗行事以
別是非不實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程璜之賞自然見賢不隱食祿
不專則苟或進鍾繇郭嘉劉隱薦李膺朱穆勢不去遠有稱職者
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賢行則君子之道長
矣

條奏貢舉疏

楊綰

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育德動不違
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嘗自伐虛心而所應必誠
夫如是故能率已從政化人鎮俗者也自叔世流詐茲道寤微爭
尚文辭互相矜誇馬卿浮薄竟不偶於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擯於
鄉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敗俗傷教備載前
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
試策而已至高祖朝劉思立爲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
經加帖經從此積弊漸而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
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

皆同挂壁沉復微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奔競爲務矜藝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譏爲常談以向背爲已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已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返淳朴懷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不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顯顯向化皆延頸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不先擇下臣古先哲后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將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在鄉間有孝悌及信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爲名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辨牒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與旨通諸家之義試日差諸司官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策全通爲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例非古義皆誦帖括異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准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異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自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恥浮競自止敦龐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事若施行即別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給舍同議聞奏

議楊綰條奏貢舉疏

賈至

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夫述行美極人文人文典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辭以觀行則及辭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平修春秋則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不亦明乎

問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關雉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蓋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故延陵聽樂知諸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而務擇浮豔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志信之陵頹恥尚之失所未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常不出於士乎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馳末術是誘導之差也夫以蝸蚓之餌難垂滄海而望吞舟之魚至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師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孤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學行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侈取士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竊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壽寧有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蹤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楊綰所奏實爲正論然自典午覆敗中原版蕩戎狄亂華衣冠遷徙南北分裂人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尚復因循版圖則張閭井未設

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築地望繫之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依古制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弘訓誘今兩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無向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常講習獨禮部每歲權甲乙之第謂弘獎權不甚謬哉祇足長浮薄之風啓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負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置置太學館今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依平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擾授由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之先不是過也

諫高祖不以伶人為近侍疏

李綱

臣按周禮均工樂樂不得廁於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身終子繼不易其業故魏武使彌衡擊鼓衡先解朝服露體而擊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衣惟齊高總封曹妙達為王授安馬駒為開府既招物議大數彝倫有國有家者以為殷鑒方今新定天下開太平之業起義功臣行賞未徧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王曳組趨馳廊廡故非創業垂統貽則子孫之道也

諫除濫刑疏

朱敬則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疾耕急戰人繫國富乃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兵猶人也戰將自焚况鑿鑄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寬秦濶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救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榮陽成阜之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效一奇惟進豪猾之才薦倉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痍之痛尚聞二子顧盼綽有餘態及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謀帝圖

高皇帝念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理之乎高皇帝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帝排二子而不教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復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投劍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即晷漏難逾何二十帝乎二秦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蘆禮經者先王之陳迹然則祝辭向畢芻狗須投淳精已流糟粕可棄仁義尚捨況輕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二叔流言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推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吉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人心保寧無妖不戮以茲妙策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謀入天人之秘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闔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述促柱少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飢非鼻食即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蘆之須毀見機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塞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辭流曠蕩之澤斷萋菲之牙角頭姦險之鋒芒塞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論刑法多濫疏

韋嗣立

臣竊嘗聞之在堯舜之日畫其衣冠當交景之時幾致刑措歷茲千載以為美談臣伏惟陛下睿哲欽明窮神知化自軒昊以降莫之與京獨有往之論法或未盡善皆由主司姦惑或亂視聽尋而陛下聖察具詳之矣然竟未能明其本源察其前事今天下萬姓識陛下本心尚使四海多銜冤之人九泉有平痛之鬼臣誠愚暗不識大綱請為陛下始末而言其事揚豫之後刑獄漸興用法之任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絕遂使巨姦大猾同階乘間內包豺狼之心外亦鷹鷂之跡陰圖潛結共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成不放之罪皆深為巧誣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

顛受戮道路籍籍雖知非辜而銀鍊已成辯占皆合縱臬罔為理
 于公定刑則謂汚官毀樞猶未寒責雖陛下仁慈哀念恤獄緩死
 及覽辭狀便已周密皆謂勘鞠得情是其實犯雖欲寬捨其如法
 何於是小乃身誅大則族滅相緣共坐者不可勝言此豈宿構辯
 嫌將申報復皆圖苟成公效自求官賞當時稱傳謂為羅織其中
 陷刑得罪者雖有敏識通才被告言者便遭枉抑心徒痛其冤酷
 口莫能以自明或受誅夷或遭殛竄並甘心引分赴之如歸故知
 弄法侮文傷人實甚賴陛下特迴聖察昭然詳究周與立勅之類
 弘義俊臣之徒皆相次伏誅事暴遐邇而朝野慶泰若再觀陽和
 且如仁傑元忠俱罹枉陷被勘鞠之際亦皆已自誣向非陛下至
 明垂以省察則菹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輪忠聖代安可復得陛
 下權而升之各為良輔國之棟幹稱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後是哉
 誠由枉陷與甄明耳臣但恐往之得罪者多並皆此流則向時之
 冤其數甚眾昔殺一孝婦尚或降災而濫者蓋多寧無怨氣怨氣
 上達則水旱所興欲望歲登不可得也陛下儻弘天地之大德施
 雷雨之深仁歸罪於削刻之徒降恩於枉濫之伍自垂拱已來大
 辟罪已下常赦所不原者罪無輕重一皆原洗彼以昭蘇伏法之
 輩追還官爵綠累之徒普雪冤造如此則天下皆知比所陷罪元
 非陛下之意咸是虐吏之辜幽明歡欣則感通和氣和氣下降則
 風雨以時風雨以時則五穀豐稔歲既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
 亦何遠哉伏願陛下深察

請不改反逆緣坐刑名疏

崔仁師

自昔義農以降爰及唐虞或設言而人不犯或畫像而下知禁三
 代之盛法辜解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至理俱為稱首及其
 叔代亂獄滋煩周之季年不勝其弊烈火原於子產峭澗起於安
 于韓季申商爭持急刻參夷相坐始於此也秦用其法遂至土崩
 漢高之祿寬大未為盡善文帝之存仁厚仍多涼德遂使新坦族
 滅信越菹醢見嗤良史謂之過刑晉魏至隋雖有損益凝脂猶密

秋荼尚煩皇上爰發至仁念茲刑憲酌前王之令典採往哲之嘉
 猷革弊蠲苛可大可久仍降綸綍頒之九區故得斷獄數簡手足
 有措刑清化洽未有不安忽以暴秦酷法為隆周中典乘惻隱之
 情及惟行之今進退參詳未見其可且父子天屬昆季同氣誅其
 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既欲改法請更審量

彈李義府疏

王義方

義府擅殺丞丞陛下雖已釋放臣不應更有鞠劾然天子置三公
 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然後庶
 績咸熙風雨交泰則知人主不得獨非皆由聖旨昔唐堯至聖失
 之於四兇漢祖深仁失之於陳稀光武聰明寬恕失之於逢萌魏
 武勇略英雄失之於張邈此並英傑之主莫不失之於前得之於
 後陛下繼聖撫有萬邦繼陳表落猶懼刑網况輦轂咫尺姦臣肆
 虐殺一六品丞丞足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今正義自取絞綸
 此事彌不可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
 威上非主出賞罰之柄下移姦佞臣聞復霜堅水積小成大請乞
 重勘當畢正義致死之由雪冤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對仗叱
 義府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趨出義方乃讀彈文曰義府
 善柔成性佞媚為心昔車馬周分挑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
 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階通達不能盡忠端節對駭王休
 策蹇勵驚祇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遊羣
 小貪治容之奸原有罪之渾于恐漏洩其謀預無辜之正義雖拔
 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如可恕孰不
 可容金風戒節王靈蒼途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鷂並擊請
 除君側少荅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伏請付法推斷以申典憲

彈義成軍節度使李聽疏

周太玄

臣聞賞罰不明無以示天下是非一貫無能建大中臣竊見義成
 軍節度使李聽位極寵榮心無報效朝廷資其承籍委以統戎俾
 代憲誠付之雄鎮揔三萬貔貅之眾兼兩藩節制之權冀其俯安

危疑上副恩遇況陛下授以神筭假以天威入魏之期刻日先定而李聽擁旄觀望按甲遷延榮惑人事逗撓軍政途使憲誠陷於屠戮亂眾肆其姦兇由是六郡無依全師喪敗委貝州而不守燒劫無遺望棧口而疾馳狼狽就道自徒苟免不憚包羞蕙棄朝章有同兒戲魏州之亂職聽之由論其負恩萬死猶幸伏以封常清河南失律斬於關門高霞寓唐鄧破傷投諸退裔渾錫節制易定苦戰而兵力不支表滋逗留西川欲進而兇渠尚在或親當矢石或躬履艱危勢屈賊鋒竟申朝典未嘗貸法必振皇威今李聽罪惡流聞中外憤惋比之常清等輩萬萬過之若陛下猶視含弘不真極法臣等恐憲章墜地天下寒心伏望陛下法司以正刑典

請誅程元振疏

柳伋

臣出身事君忝備近密夙有志願銘之在心若遭艱危必死王事當今日之際是臣死之秋將死之言庶禪萬一特乞陛下少垂聽覽則甘就鼎鑊且天生四夷皆習戰鬪輕走易北獨有犬戎數萬之師犯關度隴歷秦渭牧郊溼曾不血刃直至城關館殺向有三載餘地數踰千里謀臣不爲陛下陳一言武士不爲陛下效一戰各攜卒伍剽劫閭閻汗辱官闈燒焚陵寢者何故此將帥之心叛陛下也自朝義東滅迴紇北歸陛下以爲智力所能神明所贊委權近貴失意元勳日引月長浸成大禍陛下侍臣載路多士盈庭竟無一人折檻牽裾犯顏迴慮至使北指汾滹西失秦川者何故此公卿之心叛陛下也陛下出城之日鑾駕未動京師百姓劫奪府庫城外百姓更相殺戮者何故此三輔之心叛陛下也自九月二十八日聞有警急十月一日下詔徵兵至今凡四十日矣天下兵一人不至何故此四海之心叛陛下也近自京輔遠至海隅文武百寮志皆離叛雖有朝恩戮力陝郡堅城陛下獨能長守社稷乎今臣所言四者皆叛陛下以爲虛邪實邪若以爲實陛下以今日之事爲安邪危邪若以爲危陛下豈得高枕而卧不決大計臣聞良醫之療病也必審觀病源當病投藥若不當病療之無益陛

下知今日之病何因至此臣實知之請言其故何者天下之心皆恨陛下不練士卒疎遠賢良委任宦官離間將相以至於此陛下必欲救今日之急存宗廟社稷即請斬元振之首懸示天下盡出內使配隸諸州以朝恩勳勞留在左右仍以神策兵馬週付漢官使朝臣百寮每日坐議左右使令盡用文武然後大下明詔削去尊號引過歸已深自刻責誓與下寮將相率德勵行後官嬪妃且移別院與宰相已下晝夜論政下詔云若天下勳臣知子自新許子改過即召募將士來赴朝廷若以爲舊惡未改修身有關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聽天下所往也陛下若納臣此言行臣所請一月之內天下兵馬若不雲集願下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伏乞陛下讀臣此表一二十遍親與朝廷商量事若可行則自處置不用露臣此表臣今日上表即知萬死但願行之死無所恨陛下若違臣所請更無長策社稷重事伏惟陛下審圖之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八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九

吳興姚

鉉

纂

表奏書疏已後七首

奏

尊號一

奉天論徽號狀第二首

赦宥一

論赦書狀

舉官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府庫一

請不置瓊林大盈二庫狀

內人一

初收城論治渾瑊取裏頭內人等狀

無濫賞一

駕幸梁州在路論百姓進瓜果請賜帛不與官二狀

論尊號狀第二首

已上並陸贄

右翼寧奉宜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為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利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主人以來君德之最神聖者也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為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目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真匪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為王贏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義祿兼皇與帝始摠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自稱崇其號無補於微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尤

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倖居然可辨況今時運迤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符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煥發德音引咎降名深示刻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玄運上可以齊德於夙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與廢典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為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慙而不革之反欲加元號以受實惠哉元之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以賤為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于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汜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今上書書不得言聖史策稱之以其能損已也臣願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愚而鑑其理唯明主行焉謹奏

論赦書狀

右隲朝奉宜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書示臣令臣審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並條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自再三猶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念以為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施行施之賞今則恐未稱何則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論自陛下嗣承大寶志一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既庶未達於暫勞之意而怨咨已深吳宮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斷起復以刑譴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官閣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危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令重圍雖解連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潛帝者二豎又有顧瞻懷貳叛換黨姦其流寔繁不可悉數皇興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獲賞困窮者未賜恤滯抑者未克申將欲紓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

災禱于桑野躬自髡剔以為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翦爪宜
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頗於
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
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埋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制疵垢不可不盪
去厥痕使天下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親朗曜人人得其所欲
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
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教文至
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
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之於事或未論故宜之以言言必
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同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
致不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能信伏願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
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而措之無苟其言以重其侮言克誠而
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亦何可不務罄輸
衷懇伏聽聖裁謹進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今日月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
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
穩便已後除改御宜自揀擇不得信任諸司者臣以闡方謀當大
任果遭官誘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
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眾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
合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慶情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
於得人而不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
遺其才校考考則巧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
長而沈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
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孔子曰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非一
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閭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
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騖也昔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

慎東乃察罔以巧言今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俱
命其大官大官得自東察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惟
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兄任皆得為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
官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
暨於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惟高位重職考庶官之有成者請
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貢品多所啓授宋朝以蔡
廓為吏部尚書廓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
拜不然則否羨之荅云黃散已下悉以委之廓猶憤恚以為失職
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
合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敕命之六
品已下則並旨授制敕所命者蓋宰臣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
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書闕以從之而不可否者
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備資格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
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察之官悉
委宰臣揀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命
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
者則進莫致焉任眾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
苦乏人臨事還求動淹旬朔始務應用難盡富才豈不以薦舉交
選人物衰小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
固亦難矣臣實竊禎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
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土報唯知廣求才之路使賢者
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今職司甘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謀百
官兼揚聰明信實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為酬恩之
資以此為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常制凡
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須加
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擇選指陳才
實以狀上言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
示舉以公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玉得則

褒升陞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闕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
 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
 慶者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讓其貪望既不
 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其闕敗而讓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聽道
 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水理道務徇物情因為舉薦非宜復委
 宰臣揀擇其為崇任輔弼博採異詞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
 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開邪存誠猶恐有關所謂委任責成
 者特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得其始詳慮其終
 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
 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叶于初者賞其人
 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為辭夫如是則若無
 其人孰敢當任責成無為而致理之道也所謂聽言廣納弘接下
 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
 辨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
 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
 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公辨為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責其
 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眾眾議情實必參相得
 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宜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墜聽
 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
 潛搆不辨之寬此古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
 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橫議不考
 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讓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屬類
 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
 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相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
 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
 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
 者不必悉懷險詭敗覆邪家蓋以其意性險邪趣尚狹促以沮議
 為出眾以自異為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

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經經然小人也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
 以經經淺近不克弘通宜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況又
 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
 聖旨以為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
 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悉陳所犯之狀其人受賄其舉有情陛下
 然後以事實於臣臣復以事考於舉主若使首伏則據罪施刑如
 或有辭則付法閱實錄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
 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錢賦不加辨詰
 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類焉
 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今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
 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入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備諸諸士
 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
 明欺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親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
 薦於宰臣豈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其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
 涉私誇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切實其弊
 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
 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徇其覆轍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
 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
 詳擇焉恐不如復委長官慎察察所舉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
 鑒識之名失實當暗諺之責人之常性莫不受身況於臺省長官
 皆是當朝高選孰肯徇私妄動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
 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
 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
 將來之宰相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豈有為長官時則
 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位則可委擇千百具察物議悠悠其感
 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以不逮尊者須
 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官庶官擇佐察所
 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

以類則深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微求將務求人無易於是故選自
早遠始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真子周行既
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叙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庶試不渝
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
實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
叙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
則權曠庶官曠曠庶官則銜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
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祗彌漸衰祗彌漸衰則職業不舉
職業不舉則品格濇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
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
彌失務精益求精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爲
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
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
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容
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
代謂知人之明景朝頗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
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
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擇擇頗難於公舉但啓詳
延之路罕施練嚴之方速使先達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
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
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東之規太精
而失士是知難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察則所易者適足廢得人
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
賢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
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
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讒
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如何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
之如何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

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
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
下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至
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情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
輕其言特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
長人之多言一至于長將使人無所惜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
其端而已乎臣之公言固非爲已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
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之謹奏

請不置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
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再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讓利而
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
豈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
邦家爾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
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地同生之長之而
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不爲貪
散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
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
人誘致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
諸者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
所用蓋各區分賦稅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于天子以
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蒂於茲迨乎夫邦終以
餌寇禮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
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大藏未歸天府而諸方曲獻
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卻馬晉武焚裘之
事復見於當今矣近以寇逆亂常鑿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
激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忽覩右廊之下階列二庫之
名矍然自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

喚咻未息辛勤守職之效賞資未行而諸道貢珍遠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忘懷竊揣軍情或生缺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慮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譏或醜肆詭語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恥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專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頌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行兇徒內防危孽晝夜不息追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艱食以陷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謗譏方興軍情稍沮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惠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豈其股鑑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洩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姦鼓亂千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為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嘖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王杯百代傳其惡蓋為人與為已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大大蓋同利與專利異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一有衆人或不幸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得以陛下天資英聖儻加

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育怨為銜恩及過差為至當促於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在陛下能行與否爾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贖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瑰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以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

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堅典摠緝禁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眾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恢小失多廉賈不貳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平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右德亮承旨所錄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記書與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為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憂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惡釋怨照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版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人神故得百靈降康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何嘗有擲棄官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畿甸遠周寰瀛再

役疲瘵之疇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有願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列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懲勅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復官為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為號蓋是中壺未流天子之尊富有官掖如此等輩宴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今資裝送赴行在萬目閱視眾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稽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之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奉迎神主修整郊壇展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搞有功緜緜絜恭優問耆童安定反仄寬宥脅從宣暢鬱埋褒獎

初收城論詔渾瑊取裏頭內人等狀

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堅典摠緝禁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眾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恢小失多廉賈不貳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平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右德亮承旨所錄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記書與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為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憂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惡釋怨照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版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人神故得百靈降康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何嘗有擲棄官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畿甸遠周寰瀛再役疲瘵之疇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有願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列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懲勅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復官為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為號蓋是中壺未流天子之尊富有官掖如此等輩宴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今資裝送赴行在萬目閱視眾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稽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之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奉迎神主修整郊壇展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搞有功緜緜絜恭優問耆童安定反仄寬宥脅從宣暢鬱埋褒獎

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掄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為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其散失內人已經數月既當離變之際必為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必當自來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困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捨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邪蓋知君之大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為天下固多黎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頷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禮無忘於在昔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昔為書紳之規以衰衛為覆車之鑑則德為帝範理致時雍與夫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速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候聖裁謹奏

駕幸梁州在路論百姓進瓜果請賜帛不與官第一狀

右欽淑齋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得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慎惜理不可輕苟輕用之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公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獻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為賜足彰行幸之恩因饋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右欽淑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下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臣愚以為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罰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廢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未如之何天寶季年變洋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機遂亂中原防戍歲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實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阜董猶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為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為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重輕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眾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不濟之以虛名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利則誕漫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射賦秩廢所以裁實也差品列異章服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為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為國家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千甲今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同其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受俸者雖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無有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潰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負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實祿受不占真然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勞者又以是酬之其為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示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

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且直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管攝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爾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為無損於事人悟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易用為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貲有限而動閱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幣藏皆置固不充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為國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惟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為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寶何為不可固傷大猷願留審思少賜詳度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九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之上

鉉

纂

表奏書疏庚 微露布附摠七首

吳興姚

奏五

兵機四

論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不要指授方略狀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初收城後請不誅鳳翔軍將趙貴先狀

論請不替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狀已上並陸贄

論功一

論神兵軍大摠管狀張說

檄一附

為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駱賓王

露布一附

破朱泚露布于公異

論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不要指授方略狀 陸贄

右欽叔奉宣聖旨省御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今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流遠奏來者臣聞將貴軍謀兵以奇勝軍機通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于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眾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嚴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難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已為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為名特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曾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今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眾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

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感國者由此過也茲道得失兵
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
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奏梁迴繚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力勢
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
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
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縣筭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
中或有肆情奸令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
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置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
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叶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惟無
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凌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
皆自謂勳業由已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循斯
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
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言所賜詔書務
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
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
謀勇者奮力小大成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
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
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其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
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博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昨日欽淑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先收河中事狀兼
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淑奏來者稷履職蓋關畿廓清實聖
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略已附欽淑口陳展
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
福禍亦生禍喪有得之理得有喪之端故晉勝鄆陵范燮祈死吳
剋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禍福不可以屢委徵幸不可以常觀居福
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亡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諛諛希旨
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

效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過蒲坂
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爲憂
而未敢以獲福爲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
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瘡痛未平崇義
之征漢南牙夷繼起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
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
有幸無辜莫敢自保是以抱慙反側者懼鈇鉞之文加畏禍危疑
者慮猜潛之文及遂乃益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巨淮
表盪三輔而盜京邑鑿駘爲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于時海內大
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畧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机隍艱
屯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
非有曩時能罷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劔戟之利帑藏財
賦之殷其所以施今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哉
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
急征重斂之勤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戾知蒸
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
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爲之歛誠誠之勤於
乃至於斯懷臆踴以好音消稜疹爲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
心假王叛換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覽首鼠之將壹純誠以效勤
流亡東餒者希保於室家中戍戰爭者莫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
重霽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
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
王之數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恃臣禮拒天誅
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喻也請復循
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據土易化不庭陛下
下恥王化之未同忿怒慮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
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
以奮伐于南罄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廩牧以張武實斂周於

萬類徼徂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盛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廖而邦本已殆覆矣洎涇卒唱亂此戎排災豺狼整居於禁闈御偷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宗郊伏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為既而悅納之儔咸自欲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軌境之侵及聞天澤游報制書復爵曾不籌芥望風歎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死之流總上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千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濟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家國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崛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脩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勒之鉅鋒叛者不實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之死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趾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閭閻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卒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史而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為朗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之至此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途歸

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念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今逆此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世典垂訓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叙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眾應以谷已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威者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德兆汗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且脩臣禮其於深心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孽乘輿旋返驚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為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若改轍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會其同惡之徒聞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此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苦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為之動心故心旣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既盈則慮以唇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慙憂同者不數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嗚吠或肆奔衝計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為為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悔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惟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為國者宜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文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

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此之偷居上國以懷
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眾應驚心之日羣生政觀
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
以濟威棄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汗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
僧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瘵疔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
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
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脅從同惡
懼者必將曰淮右僧逆之罪且赦矣吾獨何患焉凡在僥苦思安者
者必將曰河中染汗之黨且有矣吾獨何憂焉凡在僥苦思安者
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聘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
理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聘信乎其恤隱矣天
下之心若此而禍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
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但其潛慮非不道悔也但
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
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
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雖欲陸梁勢必不致陛下但敕
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窮是乃狴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
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
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潰威而蔑惠
捨易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
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
難之慎之區區上干憂情在此儻蒙過納任督不疑所行謹當草
其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宣計方敢以聞謹奏

初收城後請不誅鳳翔軍將趙貴先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怒其罪朕朝來更問
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未此即是逆人合依常刑不可寬捨衆意如
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爲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
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

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
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既殊通執之方亦異言皆有當體各有宜
事或相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令龍右發兵齊映
率衆東行貴先即其部將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
歸鳳翔貴先獨主營幕進無揔帥退關亂兵遂爲賊此所招給以
同迎鑾輅此既反狀未露貴先安得勿見首末事跡隨在天心臣並
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足哀矜所丁受責之辜惟
有不能守節而死爾貴先儻能死節即是忠烈之徒固獲褒旌豈
資寬捨凡所議讞蓋緣疑罪疑惟輕實編今典脅從固理亦載
聖墓况復懷光未滅希烈猶熾遭罹誘陷其類寔繁今京邑初平
皇獸更始乃是汚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宜審
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有之以恩則自新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
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旣偷賊勢斯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
歲之憂苟徇匹夫之談免與億衆之役爲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
曩者羯胡亂華染汚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無所
問河朔遺孽既聞德澤之弘被且幸魯法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
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
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攜浸長厲階至今爲梗豈不以任
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旣定四方見諸
將往往竊語謀反及問張良曰爲之奈何良曰陛下最恨者爲誰
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害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
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云雍齒且侯吾獨何患蓋以圖霸王者不
牽於常制安反及者固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首先無雍
齒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行盛德斯在
何所爲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爲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
願從寬庶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向化消姦兇誘惑之計開叛亂
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善矣伏惟不爲浮議

所移謹奏

論請不替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狀

右欽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終須別與移改有人陳奏請朕到鳳翔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水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接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投以曲法是宜汚渚既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爵命累加蓋非復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逾縱闕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駕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虐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為日已久負釁若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為入以此撫御其誰敢懷昔漢高僞遊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于干沒其微倖之不可為也如是陛下得不以為至誠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論其理夫權宜之為義取類權衡者秤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疑也則就輕而避重苟非聖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登輅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略當代莫儔且首嫌疑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寓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夫兼當時救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機况楚琳卒伍凡材廝養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殲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狐鼠乘夜睚眦晨光既昇勢自踰縮今郊畿已乂武衛方嚴汧隴

鎮壓於其西邪涇扼制於其北顧是歧下若居掌中以楚琳環劣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踣躅何惡能為願陛下姑務含弘普安反側促駕逼止錄功擣勳肆善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章臯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德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蓄芥復勞誅鋤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遠過動不為遠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論神兵軍大惣管功狀

張說

右破牒奉勅責通大惣管功狀者自契丹背恩營州失守前軍喪律榆關不開幽平鳥棲於重壑戎羯虎食於四野燕南諸城十僅存一河朔之地人挾兩端由是豺狼入於宰宰蜂蠆出於懷袖王受服不宿孤劍先驅寇讎日深甲兵未繼于時鳩合步騎不滿三千彼眾我寡兵法虜熾且保關守塞力猶不禦況土人弄兵轉相攻拔外召夷狄內據險隘翼州既陷勢將不已當決水之衝承烈人之焰逆風撲燎摧岸寒河韓白見之知其難矣王權以料敵靜而鎮下宣國恩以撫寧曉愚俗以逆順督將吏以忠義示士伍以嚴肅深籌秘於六奇潛機過於千里滄瀛具得響援增氣幽易恒定聲威有立而又分兵并陘杜其西望引軍河漕阻此上流張虛旗於趙城設奇兵於襄國亦猶吳人潛軍於巢縣而見舟豫章漢將捷運於武關而聲出峭壘蓋廣掩以安衆多方以悞敵故能舉無遺策兵不踰時滌昂宿於妖氛拔異方於塗炭俾皇靈溥暢黔首昭蘇朝廷釋吏顧之憂慮塗息南侵之患然後歸剡持返流亡業窮之賑瘼傷僂暴皆掩死喪復怨賞不失勞亦無濫受罰不漏罪亦無寬人則王有大勳於是役也而又誠以奉上義以利人至忠之狀有三為善之跡有五所謂忠者一曰思致命也初戎寇方殷王乘駟赴救眾繞鞍騎捍敵羣醜山東父老如恃山河既而王躬擐甲胄吐誠師旅誓在盡敵以報前讎故得感激來戰決命爭勝二曰能果斷也凶黨狂狡飛轉妖書吠言誘舜間誘愚惑事斯蔓結搖我心王陰察州閭併求魁蠹復應賊書人耿羅漢等一

十三人焚書伏罪衆而後定故得破謀殺講悖計無施三曰誠感神也王地維近屬躬當大任所過山川鬼神之地固不精意懇禱以請云天子聖明皇天輔德會降靈助以濟神兵幽感明祇多獲卒佑故得行師之虞勝風送旗合戰之時與雲翔陣金鼓所向冰消草靡所謂善者一曰均下也飲食勞逸與將士必同二曰掣已也偏賞有功王秋毫無受三曰詢善也國之彛典成誦在心閱實定名必諮羣議四曰辨惡也再戮一人親數其罪必深加咎責使愧恥於地五曰不伐也賊平之日將吏賀功王稱美天威惟勞士衆兢兢然若不已有也惟聖人神武制命預授兵符惟大德管忠善襲行克成廟筭今者顯號年紀騰輝國藉方謂垂範靈臺勤休露器而杖杜遺宴甫率於舊章茅土增封殊未於宗正此壯夫義士所以竊議而長歎者也雖樹下不言用歸功於明主然策勳有典何勸善於戎臣敢憑下問用大陳其所正復州縣招撫歸降補署官俸存集流進擒殺凶醜收復軍實與吏士共功者且如別狀

為存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駱賓王

僞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入掩袖工讒孤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塵加以弛揚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苞藏禍心竊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未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祭帝后議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雖悲良有以也表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臣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暗

鳴則山岳崩頹吃吃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圍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語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也豈忘心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儻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圖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破宋沈露布

于公異

尚書兵部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殺伐則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暴則滅絕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中是故春秋序行則通元和而充氣母德刑具舉則協王道而經彛倫亂由是除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攘削姦寇保入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者抑實為何伏惟皇帝陛下溥博法於乾坤貞明倂於日月陶埏六籍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丕烈自纂大前緒高居穆清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物邊鄙或聳干戈爰設有征無戰許蔡侯首領之誅陸梁背誕溼原生肘腋之變逆賊宋泚所以委身凶德假翻姦徒榮惑我生人嚮賊我神器聚為起穢之物腥彼官闈散作旬始之妖幸于驪次先皇懷柔河朔數佑下人錄其率化之績優以登賢之禮恩澤汪濊凡庶之門名位薰灼加關算之質翼華梁驚駭將馴大和殊不知惡木生槎枿之英猥狗吠秦牢之主項鬪鑿順動邪折駐蹕而泚乃孺兇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闕流矢射天穿高墉以鼠牙毒王師以蠹尾罪踰羿浞惡貫臬鏡是以萬方憤怒九服驚騰思齒劍者投袂而興宰泚刃者不期而會賊何聞覺陰貨兇謀既緩雷震之誅遂延魯刻之命臣是用祗承睿筭恭行天討攝衣登壇明君臣之大義襍牙饜社假神祇之幽贊以今月二十五日摠領師徒直趨郿邑略灊灑以揚旆瞰苑囿而下營王堡雲紆木棚林植養威蓄銳直殄兇渠臥鼓偃旗猶輕小利賊初凌犯已略婁夷謂其氣竭而來歸尚

敢尸居而作固敵若可縱帥多奚爲至二十七日會諸將於中權召勝風於大布未鼓而人心粗厲先庚而軍令疑嚴各懷報國之心爭淬伏讎之刃臣知其可用遂此長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華州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尚司孤本軍副元帥都知兵馬使吳說都虞候兼御史大夫邢君牙京西行營都知兵馬使檢校刑部尚書孟涉右廂兵馬使郭審全權文成神策行營商州節度都虞候彭光俊等奉命於牙旗之下分麾於鞞門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免胄啓行夾川陸而左旋右袖抵丘陵而浸滂布渡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盡銳於神麤倉東緣垣摧以成塵滋水涸而爲地左廣未離於葦壘前偏已交於賊鋒若降於天如出於地賊將姚令言張雲等志懷僇校言尚憑凌作忠盡謀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如有餘勢同馳驟衆若蝨集橫列堅陣旁連高岡猶張躍躍之鱗更舉螳螂之臂衝前兵馬使兼御史大夫王似知衝兼刀斧將兼御史中丞史萬頃等自相約誓又合軍聲指麾而龜兕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合霜刃交先而霍耀鼙鼓騰聲而隱轉賊方土崩我乃靈擊乘其踣藉遂至於上蘭取彼鯨鯢直通於中禁段成諫賊之心斃既已生擒沈厚運賊之羽毛怒制死命故其係頸求活投戈之降崩騰於莽蒼之間震攝於旌麾之下臣以其雖染汚俗昔甯平人推赤心以如初敷王化而如一姚令言等力扞王師退而復合惡鳥將墜尚顧危巢效狐就擒猶守舊穴自卵以及酉來拒而復攻謹諫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鼙之氣靈關而雷馳奔駢發向敵之風回祿窮燎原之焰馬逸未止士怒未舒既自北而徂南竟輿尸而折首又使決勝軍節度使工部尚書唐良臣右軍兵馬使御史大夫趙光統義武軍兵馬使楊萬榮左步軍使孟日華馬軍將田子奇霍去傲都觀華州左廂丘馬使馬英右先鋒兵馬使董訓神策商州節度兵馬使賈愐金左都虞候張望都等領馬步爲副勢均破浪攻甚決河雖其恃武

庫之五兵憑官垣之萬雉及茲翦滅纔欲乘委之鑄刃之鋒已失藩籬之固遂生擒僞署侍郎董奉中書侍郎平章事蔣鎮右僕射平章事張光兵馬使李希倩等逆賊宋此與同惡姚令言張芝等輕騎走出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計即誅夷臣竊以此賊包藏逆謀來會凶德穆察其氣豺武其心背先皇厚育之恩傷陛下玄默之化蕩之莽卓未有如此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申儆於巨唐中興之期光啓於陛下不然何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醜類搶攘功有輕於折箠猶逃密網尚返復輪誠當盡敵之時更發追亡之騎且稽分體未即燃臍快億兆之歡心蕩宗社之深恥即當累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宮禁修譔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蓋宸極之所垂象列聖之所雄都神林業業之傾天降穰穰之福不然豈免於毀圮之患崩剝之虞者哉此皆上天降鑿鑿慮旁施制兵要於事先規雄圖於毅內再造可封之俗固藁不戰之功左武右文銷鋒鑄鏑滄平華胥之夢甍然葛天之風臣謬寄台司幸當統帥乏吉甫之文武缺郊報之詩書此皆諸將叶心羣帥宣力非臣庸績敢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之上

制策一

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 劉黃

朕聞古先哲王之理也玄默無爲端拱司契陶旺心以居簡疑日用於不宰立本以厚下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厲噫盛德之所臻變乎其莫可及也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僞滋熾風流滯微自漢而降足徵蓋寡朕顧惟昧道祗荷不構奉若謨訓不敢荒寧任賢勸勵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達行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關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埤厄災旱竟歲播殖愆時國廩空蓄之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爲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猾踰檢太學明教化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惰業列郡在乎頌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檢度而淫巧或未息俗墮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防下以禮則格恥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今而鮮於理思欲究此謬鑿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淵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彥佇啓宿儒翼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遠古今旨在康濟造庭待問副朕虛懷必當蔽治之闕辨政之疵明網條之致紊稽庶富之所急何術斯革乎前弊何澤斯惠乎下土何施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推此龜鏡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

對褐衣小生沐浴齋戒伏於彤庭之內謹頓首上言皇帝陛下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但懷憤抑鬱思有一時之發耳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賈論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况逢陛下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咨訪謨猷制詔中外舉能

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倖之所避諱有司之所與奪臣愚不識大體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儻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非臣之所望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理念玄默之化欲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荷玉構而不敢荒寧奉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易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心有所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旱在致乎精誠廣播殖在視乎食力國廩空蓄本乎冗食尙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千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澤官濟理之勤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入以行即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即格恥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則可罷斥游墮念令煩而理鮮在乎觀察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庭待問則小臣安敢受死伏以聖策有求賢歲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心勤也遂小臣屏竅蒙之志則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濟之方則惠孚于下邪正之道分而理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竟之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之舞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可爲上聖之龜鏡又何足爲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瀝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

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始終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為而不宰矣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豈可遠歟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偽滋熾之漸乎臣故曰唯陛下致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君夫任賢揚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計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不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以定大計邪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邪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也臣以為陛下之所憂者宜憂官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乃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兆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微烈者矣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略矣其所未盡善者臣得為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又按春秋開寺殺異子餘祭書其名春秋譏其疎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戒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覆正道將杜某試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數近五六人揔天下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儀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殄蕭牆姦生帷幄臣恐節侯景復生於今日矣此官闈之所以將變臣謹按春秋魯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為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

正其始况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所以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主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正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咸柄凌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典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內所以將亂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以抗詞京房發憤而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耳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戕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不莫敢盡意上洩其事則下莫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諛詞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忽而不用之陛下忽而不用必洩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鉅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低徊鬱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耳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與舊德老臣訪特變扶危之謀求定衰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理於前當理於後既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度奉曲諛克承不構終任賢之效無肝食之憂臣前所謂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舜之為君也而天下大治以其能任五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強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二代漢之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賢不遠讒佞伏惟陛

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
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
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耳又有居官
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高其姦如恭顯者陛
下又何憚而不去之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租廟固有靈忠
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
微弱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
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
其漸則祖宗之鴻緒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
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墜而不得
下浹者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惠之心
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
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以其自取
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
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
則雖國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也百姓
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命慈仁者親之育之如保傳焉如乳哺焉
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
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補署建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財假其
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繁養之害
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
之如仇讎今海內困窮輿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鯨鯨寡
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專在左右貪
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乎九天下入于
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九重而不得告訴士人
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貪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朝
夕即不幸因之以師旅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
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故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耳

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惠之心百
姓安得而信之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
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
綱紀日紊國祚日衰姦究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
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富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
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
萬方之望誠宜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去貪臣聚斂
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唯忠賢是近唯正直是任內寵便辟無所
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物之以和教之以孝慈
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天下之情俾萬國歡服兆民蘇息則
心無所不達行無所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
之者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脩己也則人不勸而自至導人也
則人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
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
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言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
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匡時爲忠知人則任賢
而去邪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用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
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
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
其疎遠則化決於朝廷矣勸人以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
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
在遂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乎立制
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歛輕賦歛輕則人富
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
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生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
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苾臻四方底寧萬姓咸遂臣前所謂救災
早在致平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
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魯文公二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

無憫人之心也故傷致精誠而早不害物文無憫恤而變則成災
 陛下誠能有恤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視
 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
 業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人力皆
 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衍矣臣前所
 謂國庫空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糶于齊春
 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墮之徒以篤
 其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贍其黎元則國庫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
 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才用人不明其要故
 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
 而不務其本臣願考課績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道息矣
 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
 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書日而葵丘之盟將以日者美其能宣明
 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故夫官者五帝三皇
 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
 外官中官之貞立南司比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一官正名今又分
 刑於內則破律於外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發異中外法
 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問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
 之數命特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又邦家
 式遇亂略洎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致府兵省臺軍衛文武參掌
 居閑歲則擊弓力牆將有事則釋未尚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
 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大將不主兵事止於養
 勳封今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戴武弁舛文吏如
 仇讎足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
 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縻藩臣千變
 幸輔隱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
 下以御英豪有藏發觀望之心無仗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
 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賞賤之名一中

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規遠復成周之制
 自邦畿以刑于下國始天子而達于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強無
 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墮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賞
 其祿而踐其能先其事而後其行故庶官之通經之學諸生無進
 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不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為刺史之
 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思可以惠
 孤寡強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經戰陣及功臣
 子弟各請隨宜酬賞無理人之術者不當授此官則絕干禁之患
 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請以官位爵祿制其器用
 車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繡彫鏤不蓄於私家則無蕩心之巧矣臣
 前所謂辨技業者在考言而論行也臣前所謂形恥格者在遵德
 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主寡而食眾可罷斥惰游者已備於前矣
 臣前所謂令繁而理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理國之具也君
 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繁而理
 鮮要得非特之者有所蔽欺乎前臣所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
 其言造庭待問則小臣豈敢愛死者臣聞鼎錯為漢畫削諸侯之
 策非不知禍之將至矣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
 臣今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
 人之困豈及姑息於時忌竊陛下之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啟
 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亦有司
 或不取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
 臣幸得從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
 將孰為啓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
 若乃洩下土之惠條近古之理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
 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為為未極教
 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
 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育百姓以教人慈調元氣以煦育扇大和
 於仁壽可以追遇而無為垂拱而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

相而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而任之使修分
圖之宵念百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姓
之愁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爲天下教勳
足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
慮然後致其理哉謹對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之下

嘉靖申由歲太學生姑蘇徐燭文明刻于家塾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一

吳興姚

鉉

纂

文甲 德一 十三首

帝王

踐祚四

唐高宗神堯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唐玄宗明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唐冊玄宗明皇帝文賈會

唐冊肅宗宣皇帝文賈至

封禪二

唐高宗天皇大帝封禪文

唐玄宗明皇帝封禪文

祝壽一

唐德宗神武皇帝降誕日獻祝壽文並侯喜

告謝一

唐德宗神武皇帝平朱泚後告謝昊天上帝文陸贄

徽號二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二年上尊號王冊文李德裕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五年上尊號王冊文

肆赦一

唐德宗神武皇帝奉天改年大赦文陸贄

戒勵一

唐穆宗文惠皇帝戒勵風俗德音元稹

怨死一

唐德宗神武皇帝賜李納田悅王武俊鐵券文陸贄

唐高祖神堯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維有隋義寧二年五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皇帝臣某敢昭告于

昊天上帝伏以生人以來樹之司牧眷命所賜謂之大寶曆數弗

在國或偷安故舜禹至公揖讓而興虞夏湯武兼濟干戈以定殷周事乃殊途功成一致後之創業咸取則焉臣恭承家慶世祿降及曰祖曰考累功累德賜履參墟建侯唐社地居戚里門號公宮不緒隆基足為榮矣但有隋奕德獨廢天業饑饉師旅民胥怨咨謫見咎徵昭于方鑿備聞卑聽所不忍言臣恭守晉陽馳心魏闕被首濡足拯溺救焚大舉義兵式寧區宇微要荒之辨髮輯兆庶之難心誓以捐軀救茲人命指陳喪亂期之又安有功繼世無希九五惟身與于竭誠盡力率先鋒鏑誓以無貳載蒙弘誘克濟艱難電掃風驅廓清天邑傳檄而定岷峨拱手而平關隴西戎即敘東夷底定非啓非贊孰能茲遠尊位世嫡翊奉宗隋勳力輔政無虧臣節值鼎祚云華天祿告移誦獄訟聿來唐邸人符神瑞輻湊微躬速近宅心華夷請命少帝知期運已去大命有適遜位而禪若隋之初讓德不嗣羣臣逼請今六宗之祀七政未齊罪有所歸恐當天譴請因吉日設壇告類祗畏上帝惠茲下民置子謀孫罔敢愆德則小則大無惑無違對越鴻休伏深慙懼謹遣太尉某用薦告之禮瑞冊蒼璧香其明泰嘉蔬禋祀于皇皇后帝明靈降享仍改義寧二年為武德元年大赦天下

唐玄宗明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皇帝臣某敢以玄牡昭告于皇上帝上帝上皇厭理萬機凝情太古釋茲重負與道優游宇宙不可以無若宗社不可以無主恭惟曆數復當虛薄懼忝帝位固辭不免遂膺大禮以馭下人敬擇元日告類上帝惟神敷祐四海永綏天極

唐冊玄宗明皇帝文

賈魯

朕以寡昧虔奉鴻休本殊王季之賢早達延州之節昔者聖曆已護皇嗣之尊暨至神龍終辭大弟之授豈惟衣冠所親抑以兆庶咸知頃屬國步未夷時艱主幼大業有綴流之懼實位深墜地之憂議迫公卿遂司契象日慎一日以至於今一紀之勞勤亦至矣萬邦之俗化漸行矣將成夙願朕寢震區昔堯之禪惟能是與

舜以命禹匪私其親神器之重允歸公授皇太子其有大功於天地定阡危於社稷溫文既冒聖敬日躋委之監撫已移年歲時政益明庶工惟序朕之知子庶不負時曆數在躬宜陟元后可令即皇帝位有司擇日授冊朕方比跡洪古希風太皇神興化遊思與道合無為無事豈不美歟王公百寮宜識朕意

唐冊肅宗宣皇帝文

賈至

維天寶十五載歲次丙申月戊子朝二十一日戊申太上皇若曰咨爾元子某惟天為大惟人君則之順乃德故舜禹揖讓而復皇極拂乃道故禹商均不能保鴻業是以啓有惠迪而夏嗣焉隋有亂紀而唐受焉五聖之御萬皆以勤儉兢業日慎一日故能保祚長久垂慶無窮洎于六葉恭臣四海厭于勤儉緬慕分陽將靜願神思戾列祖玄元之道是用命爾元子當位嗣統於戲爾有忠孝之誠極于君父爾有友愛之義信于兄弟爾有仁恕之行通于神明爾有戡難之才彰于兆庶予懋乃懿德嘉乃神武天之曆數在爾躬汝惟推誠禍亂將異爾水清汝惟從諫宗社將奠爾復寧佞言惟班直言惟師任賢勿弑去邪勿疑民非后孰治后非賢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無忝我祖宗之丕列矣

唐高宗天皇大帝封禪文

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有噴運屬顧危數窮否塞生靈塗炭鼎祚淪亡高祖仗黃鉞而救黎元錫玄圭而拯沈溺太宗功宏鍊石定區宇於再歷業壯斷菴飲滄海而一息臣忝奉餘緒恭承積慶遂得岷山寢燎炎海澄波雖乃業茂宗祀斯實降靈亨昊今謹告成東嶽歸功上玄大寶克隆鴻基永固葢萬姓陶化八紘

唐玄宗明皇帝封太山王牒文

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玄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欽若天意

四海晏然封祀岱嶽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

唐德宗神武皇帝降誕節獻壽文 侯喜

維孟夏十四日天降皇帝之辰羣臣感覆壽之思朝明庭而獻萬壽者外盡四海罔有不至時臣亦幸在京師無因緣以陪進竊自思念其感恩受賜與羣臣無異徒以其身之卑賤至願莫伸如瘖者欲言覺者欲趨乃作降誕日獻壽文一篇恭置千康莊之衢其辭曰

未有人云則有彼大千變萬化道無常全高明運轉兮與入下焉聖人法象兮則相永年自我自度兮祗畏乾乾天受降福兮與入下焉臣今敢獻壽如天博厚配天兮其誰則地合容光大兮無與二山澤藏寶兮富有無既聖人體順兮不愛其利自我自誠兮其他至地至地不測兮生物咸遂臣今敢獻富如地日出輝輝兮風來薰薰甘露霖霖兮卿雲承氣民曰五星兮生乎今辰愛我則君何以慶兮無稱其恩榮華富貴兮子子孫孫臣敢獻福兮如所聞

唐德宗神武皇帝平朱泚後告謝昊天上帝祝冊文 陸贄

維貞元元年云云嗣天子臣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願惟寡昧不克明道不膺眷命俾作神主常恐獲戾上帝橫災下民兢兢業業夙夜祗畏居位五祀德馨農圃皇靈不歎是用大徹殿爰播湯淪歷三時誠懼烈祖之耿光墜而不耀側身思咎庶補將來上帝願懣誘東悔禍勦兇惡之凌暴雪神人之憤恥舊物不改臣心載新茲乃九廟遺休兆人介福以臣之責其何解焉聞屬寇虞久稽告謝今近郊甫定長至在辰謹以玉帛犧牲黍稷庶品奠饗禮燔式薦至誠太祖景皇帝配神作主尚饗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二年上尊號玉冊文 李德裕

維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四月乙丑朔十四日戊寅攝太尉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銀青光祿大

夫守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珙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李紳及文武百官全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臣僧孺年六千五百七十四人言臣聞義皇首太古之號成湯顯神武之稱我高祖皇王是意尊名若古貽厥不訓為孝孫之法豈不善始善述哉矧乃巨唐受命繼體承業理運將至大君以興吳宮所以開至聖也曩者明兩未定帝華不協捨胤傳聖深惟至公先后所以昭天命也亦猶堯發於唐侯文興於代邱神明之祚不其難哉伏惟皇帝陛下清明傳德光耿四海玄德貞隣天休大賚日角見表氣志如神爰初定命正心理物知辰居其極而天下無邪矣由是昭德義遠尊賢遠佞禹不自滿成不自康固盤于田不適于色自閨壺以施王教由家道而刑國風夫比周累名實壁權綱擇聖德修舊典協誠質托嘉壇款太一進正臣以端治表禮故老以求謙言遠無蔽獄近無留命祈玄祖而膏雨降祀靈岳而嘉穀登省刑罰而蓬蒿消發倉廩而蠶蠅息去歲龍祈承祀大輅親郊捧玉瓚而一獻光靈來格振金石而六變魄寶昭臨然猶古訓是學緝熙于道天文炳煥雲

漢其章溫恭敬遜承太任之教和樂愷悌洽戚藩之心德風偃于羣黎威靈動乎絕域又以敬食不逮於長樂昭配未升於禰官每懷嗣徽蒸蒸而慕所以奉若慈訓對越兩儀因心立制永錫其教寬底劉之罪與刑隱之仁迴霜收電為之反禾及單于慕義景附朔邊耀德戢兵謙臨是受至於備文物長國容莫不先甲而布甘澤丁辰而庠陰翳和景晏溫御霽細斯所謂神祇之心應矣天

人之際交矣於是服冕之士戴鷓之倫暨藩衛邦伯黃髮給背不謀而進曰陛下玄默天辟輝光日新大矣孝經四極爰臻誠宜玉版溫潤鑲鴻明之神神寶規耀薦萬斯之年不惟大典不可辭也陛下猶謙退固拒至于三四羣臣不已乃曰俞哉夫備覆包含之謂仁極深研幾之謂聖憲度著明之謂文靈夷震懾之謂武感而遂通之謂神無思不服之謂孝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寶上尊號

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乾健不息謙尊而光樂戒其既禽戒其荒嘉乃伴於殷宗倍乃厚於成康貽燕後昆受福無疆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謹言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五年上尊號王冊文 李德裕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正月己酉朔一日己酉光祿大夫守太尉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悅朝議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李讓夷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崔鉉及文武百官太中大夫太常卿臣孫簡等六千二百二人言臣聞在昔周宣魯僖內侵四牡齊代以定王國則詩人大其功暨于漢宣北表乖亂呼韓慕義邇支遠遁則簡策著其美惟此二代稱爲中興間者開成之末星宇如雲頻飛蔽天先帝感之黎人懼焉乃受至聖遺大投艱迄茲成功厥有冥數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表應龍翼稔含乾剛神全而正氣凝宇定而天光發若燭千里動必察微心鏡萬機物來斯應於是五材用四維張建中和之極綴前聖之綱重福機修法制刑御家之理無出壺之言銷讒邪遠巧佞斥背公之黨退奸徑之人內嚴體貌增堂陛之峻外絕絳交去輔車之勢古所謂受命於天推舜獨也已又曰一心定而萬物服唯陛下得之數者北狄矜功耗蠹中國種類鬻牙根祗封殖異術附編衣如余挾邪作蠱浸淫守內倒懸不解百有餘年既而龍祠埋滅攜國款塞質帝女戚海疆有狼顧平城之心鮪吞咸洛之志爰命將擐紫旗刈旃丘廢孝廬火列荆榛破蜀幟碎輶輶六廬遜逃貴女生還刻滅妖迹剷除醜類故名王結髮冠帶入臣堅昆稽首鞞譯來獻而又姦臣放命二紀陸梁據太山之固下窺洛邑通故絡之道旁睨近關樹其遺孽以竊兵柄議者僉曰精甲十萬積穀十年泉魚不察湯網宜懸陛下雄斷霆聲震疾冰釋揚清風而掃雲鼓迅雷以破山任馮異則拔天井而震上黨仗吳漢則發突騎而傾邯鄲壺關失

險山東鞏魄屬有戍邊拔將竊發參墟人心搖蕩異議放肆陛下臨朝而言曰二寇獲罪于天子所不捨未三旬而定晉陽備養平而滅潞子不以金購稀將多降不勞師克粵首馳報非至德感物孰能臻於此乎由是台宰有辟藩屏將帥上言曰成伐東夷而肅慎來賀景翦七國而王室乃安莫不始於武功終致刑措將以禮上帝薦祖宗宜受鴻名以答玄覽陛下猶謙遜而五讓之勤請罔已乃屈已以俞之雲漢爲章所以昭法度也神明其德所以成教化也魏魏乎有功帝堯之則也勤于大道玄祖之訓也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不有其名以保其成不德其功以戒其盈享殷宗之福致周道之平熙我王度永振金聲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頓首謹言

唐德宗神武皇帝奉天改年大赦 陸贄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怪改過朕嗣服丕構居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配積慶垂二百年伊爾爾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于人澤及於後肆予小子獲續鴻業懼德不嗣固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官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君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伐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擁闥人情疑阻猶昧自己遂使興與徵師四方轉運千里賊軍藉馬遠近搖然行齋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祝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旺空於杆軸轉至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與都邑賊臣乘聲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愧克罪實在余永言愧悼若墜淵谷賴天天地降祐人神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宜

力屏除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希新命朕長興又惕唯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抗章疏擬以徽號加于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論昨因循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顯惟茂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典宜可更御蒼情苟應虛美重予不德祇益懷慙自今已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夫人情不常繫於時化大道既既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弘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罪非辜為之父母實增愧悼今上元統曆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用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為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賢將相有以勳舊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肇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與累年海內搔擾皆由上夫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屈已弘物予何愛焉庶懷引匪之誠以洽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此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至誠務欲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其河南河北諸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未此大為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未此發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已前能去逆效順及散歸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左降官即與量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人配隸及罰鍰效力并緣罪犯與諸使驅使刑戮於諸州縣安置及得罪人家口未許贖者一切放還應先有痕累禁錮及逆緣坐承前恩赦所不說者並宜洗雪云官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收教人之行義或未必兼備大厦者方集於葦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况黜免之徒沈鬱頗久朝過夕用勿拘常例諸軍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

城將士等或百獸推敵或萬里勤王打固金城驅除大慙赴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華崇我圖爾功特加彝典錫名鳴賦永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孫有過遞減罪二等當戶應有差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務當分種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仍過給家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其餘敘錄及功賞條件待收京日並准去年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十四日敕處分諸道諸軍將士等久勳并御案著功勳方鎮克寧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三資與官仍賜勳五轉不離鎮者依資與官賜勳三轉其累加勳許回授周親內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各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見危致命先哲攸責掩骼埋瘡禮經所先雖效用而或殊在側隱而何聞諸道兵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急遞送歸本管官為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曝骨鄉原者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應錄流貶及犯罪未葬者並許其家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為姦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乞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墜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權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兇醜犯闕遽用干征爰度近郊息駕茲色供儲克辦師旅攸寧式當稟痊以去者過其奉天宜昇焉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尚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本乎故求之不至天下有隱君行義才德高遠踰躐丘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識洞豁堪任將帥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憐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卹其有年九十已上者判史縣令就門存問養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內外耗竭敗食省用宜自朕躬朕當節

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飾率已師儉為天下先諸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應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不急之資委中書門下即商議條件停減奏聞布澤行賞抑惟舊章今以餘孽未平帑藏空竭有乖慶賜深愧于懷救書有所未該者所司類例條件聞奏

唐穆宗文惠皇帝戒勵風俗德音文 元稹

救朕聞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齒周成王刑措不用漢文帝恥言人過真理古也朕甚慕焉中代以還爭端斯起掩抑其言則專蔽誘掖其說則欺誣自非責實循名不能彰善薄惡故孝宣必有敢告乃下光武不以詭辭遠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匿名之禁皆所以防三至之毀重兩造之明是以爵人於朝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實有事也末俗偷巧內在外剛卿大夫無進思盡忠之誠多退有後言之謗士庶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譏進則諛言諂笑以相求退則羣居狎處以相讒留中不出之請益發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詞實生於朋黨擢一官則曰恩皆自我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跡已彰尚矜介特由徑之蹤盡露自謂員方居省守者不能以勤恪莅官而曰務求簡易提紀綱者不能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鏡照膽羗手觸邪時君聽之安可不惑然斷一謬俗化益訛禍發齒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我國家貞觀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並行兵興已來入散久矣姑欲導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而信或未孚理有未至曾無恥格益用彫剝小則綜覈之權見侵於下輩大則機密之重旁撓於薄徒尚念因而化之亦既去其尤者而宰臣等懼其寤染未克澄清備引祖宗之書願垂戒勵之詔遂申教告頗用殷勤各當自省厥躬與我同底于道凡百多士宜體朕懷

唐德宗神武皇帝賜李納田悅王武俊鐵券文 陸贄
維興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酉朔二日甲戌皇帝咨爾具官某

嗚呼若者所以撫人失於所撫則叛下者所以奉上乘於所奉則刑各當其理德用不擾各違其分亂於是生朕德薄化淺昧於君道罔知省己姑務肯人是以徵師徂征連歲靡息惟爾以誠志之不達反仄于厥衷阻眾與戎結疊拒守豈非上失其所撫而下失於所奉歟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我實不德兆民非咎俾廢其生業離其室家陷於困窮死於戰陣老病失養孤嫠靡依恐結蒼昊感傷和氣朕為人父母得不愧於心哉農興以思夕惕以悼粵自嗣位迄今六年天將悔禍朕方覺悟爾亦知之眾心厭亂思以保安叶於朕懷若膺符契非天地合德人神合謀將茂育羣生則何以臻此朕是用上順天意俯從人心滌爾疵瑕復爾爵位坦然靡阻若臣如初功載鼎彝名藏王府子孫代代為國勳臣河山帶礪傳祚無絕朕方布大信承天子人若食其言何以享國於戲其祇若明命用保無疆之休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一

吳興姚

鉉

纂

文乙拔一十三首

帝王八

謚冊二

唐中宗孝和皇帝謚冊文 蘇頌

唐德宗神武皇帝謚冊文 權德輿

哀冊六

唐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 虞世南

唐太宗文武皇帝哀冊文 褚遂良

唐中宗孝和皇帝哀冊文 徐彦伯

唐睿宗玄宗皇帝哀冊文 蘇頌

唐玄宗明皇帝哀冊文 王績

唐憲宗章武皇帝哀冊文 令狐楚

后妃五

謚冊二

唐順宗莊憲皇后謚冊文 權德輿

唐懿宗元昭皇太后謚冊文 夏侯孜

哀冊三

唐太宗文德皇后哀冊文 虞世南

唐高宗則天皇后哀冊文 崔融

唐代宗貞懿皇后哀冊文 衛家

唐中宗孝和皇帝謚冊文

蘇頌

維景雲元年歲次庚戌十月戊寅朔十三日庚寅攝太尉銀青光祿大夫守戶部尚書上柱國宣城郡開國公臣姚珽等上議曰臣聞聖人極天下之曠以象其物宜成天下之文以祭其時變加於百姓之謂德刑於四方之謂風德也者動於神明風也者由於教化原始見則名合造先知終存義迹因行表其來尚矣伏惟大行

應天神龍皇帝續武之命允文之基肇承於宥密以至乎緝熙若乃含青雲之符耀赤光之瑞履順而一夷險安貞而再潛躍由是恭于三朝服茲四罪係于之始祀夏而無改舊物若帝之初遷周而有膺新命度匹夫蒸蒸之思愛於文母豫大帝度度之占友於王季既而三年諒闇九族敦敘免喪問道穆乎天子之容退朝藏密怡若家人之禮功收其成不以微刑濟其寬不以大讓詞所不忤讒說所不入約躬而厚物盡下以推人翺翔乎儒雅之林經啓於文章之圃不傷羸卵不天卉木體仁也也行於蠻貊暨於陪臺施惠也酌中衢之樽不竭也陳太廟之器不盈也故能百寶用四靈臻嘉禾神芝日獻于府柔遠格懷荒至名駒巨象歲填于技方採厚陵之露華感而通夢遂揚吳壇之煙燎嚴以配華然後心遊絕冥神寄愷樂在雲臺之上帝夷於真諦之門追汾水之陽縹緲乎列仙之館豈圖變生氣氛凶邁霄極歛憑玉以大漸顧遺弓而上僊所以函夏攀援人神家戚龍攢既啓馬耘逾慕禮撤三獻北有因山之名法崇二言南有至郊之議謹案謚法慈惠愛親博施備物皆曰孝安人緝衆推賢讓能皆曰和夫孝以安親和以安人是則憲先生之典謨垂後裔之光烈者蓋天之所稱矣請上尊謚曰孝和皇帝廟曰中宗謹上

唐德宗神武皇帝謚冊文

權德輿

維永貞元年歲次乙酉月朔日孝孫嗣皇帝臣某伏惟大行皇帝德合天地作人父母慕承光明建用皇極昔在寶應制天下賦輿咸藩以大自然疏雍師律既貞會陝收洛克輝威命廓開王塗是登上嗣乃宅丕后服藝祖神宗之大烈有乾乾翼翼之至敬敬佑迪哲尊嚴懿恭燭明四極發育萬類濯沐乎仁澤澄清乎理本魏巍乎建中風聲與貞觀同符洎時有稔沙變生京數省方展義弘陰隲之功整旆致誅申度耀之令氛稔滅息侯王軌道丕冒持載鏡清砥平然後明裡祀紀萬靈以援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含弘亭毒以致其和博采虛受以通其志政刑有箴宸扈有銘煥乎文明

之化成也。因時創節，象卦設樂，董然中和之被物也。納嘉言於近侍，輟已行之詔，疾讒口於宵人，有過失之罪，去徽號而約己正廟。祧以尊祖九禋，通道萬方，來庭宜旅，焯乎動籍，夷歌陳於樂府，霜露所墜，軍書大同，順氣旁達，天休滋至，慶霄輪困，德水清激，三尺乘陽，以宣耀百嘉，體地而交感，飛走呈祥，肖翹遂性，在宥天下二十有七年。天文思光，被陶唐之盛也。懜懜忠利，虞帝之教也。疊疊穆穆，周文之業也。聰明神武，漢祖之烈也。窮古先之大律，極帝者之上儀，方將履升，崇丘侍檢，玉牒奄遺，天命永棄，萬方億兆，嗷嗷哀號，靡訴頽惟，冲昧懼忝，孫謀君父，有命付茲，神器度恭，貽訓感慕，滋深。今因山既建，同軌畢至，一二老宗，工碩生者，稱天之禮，稽節惠之法，式遵古義，敢薦大名，謹遣太尉某，謹奉冊上，尊諡曰神武孝文皇帝。廟曰德宗，伏惟聖靈昭格，膺是典禮，幽贊丕祉，流於無窮，嗚呼哀哉。

唐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

虞世南

維貞觀五年太歲云云，即以明年某月日遷座于獻陵禮也。方覽載籍，遡聽皇王立德，可久，應運斯昌，天基崇峻，帝系悠長，虹暉降祉，直氣呈祥，德衡未斲，龍常契契，預符誕生，睿聖彤雲，書聚黃星，夕映舒卷，潛蹤幾深，道性地載，天臨日暉，川鏡歷武，藩岳風移，俗正火德，云謝羣龍，戰野虫尤，耀旗王良，策馬拔山，瞻日滔天，派夏蕩拒，黎元危宗，社稷劔創，業仗絳專，征風驅雲，動海連天，行伐謀上，擊制勝神，兵尊王踐土，復帝夷庚，職惟上相，任隆看舜，六階已平，四門咸闢，殊物顯命，彝章曲冊，錫重介珪，禮優乘石，煙霞改色，鑄管變音，觀國受命，負辰君臨，仁露動植，化感飛沈，殷軼周冕，禹迹竟心，削觚反模，抵璧藏金，商俗未改，遺氣阻亂，沙塞度劉，伊瀝叛換，應變雷動，乘機雷斷，十角雲消，三川水泮，漸以文教，致諸王道，制禮和樂，尊儒養老，翠鳳棲梧，丹魚在藻，水泮玄貝，階榮未草，威加海外，澤被區中，要荒合軌，觀鵠遐通，及羽沈浪，飛輪駕風，卷言釋負，有懷高謝，脩爾禱陽，香同姑射，趨詩禮以承天稟。

義方以成化華，膺景福方期永年，王几奄及，金滕遂愆，絕五日之晨，省逾千齡，而上僊，攀帷哀以孺慕，抱劔鳥以纏綿，嗚呼哀哉。虔奉顧託，式遵遺志，措珠玉而不藏，即陶甄以成器，貽儉德以爲馨，垂風聲於後嗣，嗚呼哀哉。永去天邑，言導地肺，背沃野之神皇，越通川之清渭，懷岐下之前迹，奉新豐之舊里，茄哀喧以留思，苑翻而顧指，悲風急而拱木吟，平野晦而寒煙起，嗚呼哀哉。惟綴衣之如昨，忽馳光之莫駐，亟時逝而節改，俄涉新而履故，野蒼蒼以日衰，歲凜凜而行暮，感物悲於氣序，銜哀踐於霜露，泣川水之逝波，動商山之風樹，躡厚地而無感，仰高天而何訴，嗚呼哀哉。曰聖與人誰前，誰後，炎吳無金石之固，勛華異松喬之壽，執歷世而長存，唯今名之不朽，矧玄功與至德，冠列辟而爲首，俾軼五而登三，與天長而地久，嗚呼哀哉。

唐太宗文武皇帝哀冊文

褚遂良

維貞觀二十三年歲次己酉五月甲辰朔二十六日己巳，大行皇帝崩于翠微宮之含風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粵八月庚寅將遷座于昭陵禮也。鳳管凝和，龍帷將曙，蓋化同軫，綿區縞素，太子嗣皇帝某，覽鳳樹而增感，攀銅也而拊膺，追宗祧之是寄，傷往駕之無憑，奠樽盈而非緒，促靈景翳而愁雲，幽去劔滋，遠清微方，闕爰詔同存，傳芳瓊字，其辭曰：三微固祉，五曜垂文，光昭司牧，對越唐勳，殊者玄牝，家傳縉雲，高配于天，一人有慶，大行神武，惟幾作聖，長書自得，高文成性，風表餘雄，先懷反正，蒼兕爰發，朱旗首令，寰瀛餐盤，闕落荒蕪，妖傾地軸，盜弄乾樞，或衣光啓，霸政宏謀，天兵雷掃，月陣風驅，虫尤遞窮，楔窳咸誅，閭位不虔，餘分與辰，先收秦組，次焚商袂，轉圜上略，容光下濟，從邑垂仁，賓門麗惠，脩風順軌，凝圖奉膏，辰同規，玄珠協契，發禪三五，聲明遐齊，之野休丘，靈臺履華，升巖，載詩，遵河奉璧，學肆徐輪，立園散帛，就日收宜，如天在斯，刑表動植，化美墳荒，樂華節舉，禮葉旁垂，沙塲罄斗，極咸霸狼，山入圓朝，者歸也。東

旌若木西布條支龍鄉委書爲服來儀大矣乘時悠哉利見文龜
浮沼應龍在淀瀟露飛甘卿雲呈絢松莢望幸瑤華方薦仙舟
術星飛告靈異沴氣於升年掩瞻輝於離殿嗚呼哀哉商管初秋
飛弦罷伶鸞川悠緬官車晏出大墜弗營元龜獻吉展軫效駕端
圭司日迫靈心於將錢痛皇情其如失凝秋林於廣路幽風於
長術經柏梁而徐轉邁蘭池而從蹕管輕飾之送進動邊笳之蕭
瑟嗚呼哀哉周管甫窺漢啓泉闈毅林搖落蒼巖變衰平原凄兮
白日遠深渚清兮秋雲飛覽銅雀而興慕傷鼎湖之不歸嗚呼哀
哉嶠陵玄壤岬山窮路虛衛翻英輕馳委素弄門閉而日慘義庭
易而雲呀嗟厚德之長遠仰高天而攀慕嗚呼哀哉崇基永煥置
業方昭遺風餘烈天長地遙想神襟而騰茂茂史筆而揚翹翹嘉
聲於日月終有裕於唐竟嗚呼哀哉

唐中宗孝和皇帝哀冊文

徐彥伯

維景龍四年歲次庚戌六月辛巳朔二日壬午大行應天神龍皇
帝崩于神龍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粵景雲元年十一月二日
乙酉將遷座于定陵禮也畫贊毀帝離輻輳編緋霜迴丹旆雪
引御窆臺之眇默背天閣之崇峻皇帝瞻在原之擊響感懸墓之
凋陰禮奠於芳立遺跡同氣款兮悲聖心爰命下臣式揚鴻懿咨
審列於金牒刻明猷於玉字其詞曰

少典之子重華之孫珠聯寶系海浸昌源鳳鳴國龍蛟守門於
鑠皇朕赫應成命青霧南浮彤雲北映掃刷中寓光亨累聖欽若
應天繕成前慶身佩星斗宣提曦鏡克明克類允武允文就之如
日望之如雲聲中律呂辭合典墳道懋登庸榮膺繼體位擁青陸
業移朱邱春誦夏茲冬詩秋禮復子明辟天攸啓鵬舉悵象鸞
飛鑿乾籙圖已御芝壘仍傳拱默當寧慶歌撫弦竟親更睦嬌德
通禮萬寶皇成四門光闢宵衣若厲道風猶尼野接翹車殿橫儒
席留連綺繡婉孌詞客潤洽泉魚恩周卉靄親譚鸞輪要荒走幣
削觚反撲寬刑薄稅俗富京坻人忘疢癘帝圖廣運天意難誣旌

旒祥錄張皇瑞符仙芝抱助神莖搖厨龜首綿檢銜斗樞孝思
固極宗庸克養親幸國陽式陳昭配翠葦容與蜺幃暖香璧森
羅明祇肅對玄精備典洪範盈疇將疎華蓋暹封丘鳥獸紫寅之
既辟追白雲之豫遊時若慕於喪妣道空在於委裘嗚呼哀哉惟
幾在辰杖上違吉仍几虛座綴衣空室景於攝提悲暹日羣臣
奉於末命天下悲乎晏出嗚呼哀哉宗伯蒞典同軌赴履龜謀人
北犀羶移驪鳴苦挽於香掖咽酸筋於曙旻彤階晶晶露露驚月
王座微徵芳花掩塵嗚呼哀哉列綺城之哀仗引滋橋之度憶朔
颺急兮街道寒愁日晦兮雲郊晚駐右馬之新塗下金天之舊坂
見疎杏之原長覺深松之路遠嗚呼哀哉伊昔寮詰先謀壽官倚
那我后復幸方中委冠劍於泉窆保明靈於昊穹山有移芳海有
變道無缺兮聲無窮嗚呼哀哉

唐睿宗玄真皇帝哀冊文

蘇頌

維開元四年歲次景辰六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大行睿宗大聖
玄真皇帝崩於百福殿徙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粵十月朔某日將
遷座于橋陵禮也素亦囊周青蓋警節徽無聲以虛衛陳有象而
成列哀子開元神武皇帝某追攀引緯眇樞司常懷庶物其涕迸
感衆靈而影彰陸茲鴻業欽若要道爰制近臣敢揚大寶其詞曰
高祖與唐垂其耿光睿宗誕慶紹我明明命伊何重熙累盛朕
光伊何翊善傳聖在昔分瑞爰初剖符宅殷令典居相宏圖宣哲
觀藝蒸庸服儒踐其成式納以嘉謨否歷終泰頌維更紐于從代
王子事周母退象載密冲襟釋負不爲震驚自得謙受權乃復亨
塞而自開固推皇弟仍陟元台鳴牝構雙命虹肆災聽馳神武電
掃姦回三讓天下載登宸極順夫旺心忘我帝力親譯修貢親賢
任職樂英已敷禮傳重繹宗廟率祀郊丘肇理養而迎夏爰以祈
春靜默公道和平返淳智周翔泳功濟陶鈞知子惟明從吾所尚
囑伊祈之莫緒追酬軼而將喪帝允執乎厥中皇遂崇於太上始
授圖而觀察終脫袿以清曠齋必閉館朝而別宮問安順色資孝

弘風理極兼受言承至公豈綴衣而憑几忽成鼎而號弓嗚呼哀哉夢年罕驗顧是付囑屬神恭其得所委靈心其何欲增摧絕以穉恭竟厭時以去俗萬邦赴而同軌六遂陳而帥屬外羣悲於稿素中不瘞於珠王蜃駭迎轉龍恍戒阻集生紫殿曉發清都筋挽遲遲而徙靡旆旌應應以威紆除樂陽之御路指橋嶽之幽途禮既獻而三撤神方寧而九慮遠遊通冠近嚴歸蹕因高而渭川盡見馮下而秦京稍出積耘草以橫霜擯悲松以翳日嗚呼哀哉粵義軒之建子奴兮令問傳其不已荷簡冊之尊聖真兮鴻名冠而方始然後景雲謫華露滋揚至德敷永思此天子之孝也臣何足

唐玄宗明皇帝哀冊文 王績

維寶應元年歲次壬寅建巳月五日玄宗至道大聖王大明孝皇帝崩于神龍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粵以寶應二年三月甲辰朔十一日將遷座于奉陵禮也象物已設仙馭將飛空聞脫屣無復求衣孝孫皇帝親臨遺奠意延晷刻向池綵而涕流想山園而心惻九天兮無所一往兮何極感貽美於孫謀俾述事於祖德其詞曰

天厭隋亂中原無主人歸唐德上帝是輔以聖易舉典文繼武義冠殷湯威包漢祖仰膺曆數光宅區宇惟皇得一承乾嗣五赫哉厥初萬物斯觀景龍之際乾儀反坤不利王室將開禍門呂危劉氏趙啄皇孫我獨仗劍神期武貴上排閭闔俯掃軒轅不驚宗廟大造黎元為而不有禮備尊尊乃奉睿宗爰受寶命問安侍膳純孝至敬維城之年佐溢之政一著獻兆百靈翼聖躍馬截流水不敢兢潛龍變海池亦呈慶有開必先興王之盛語曰皇帝余倦于勤往績不業以順兆人辭之不可其命性新體乾之大法土之均臨之以日生之以春寒暑彰信動植知仁九族既睦四門既寔天通之聖電斷之神求賢策策就列措紳謹言是聽庶政必親刑措兵戢威加德馴戎狄驚竄塞不驚塵琛奪入來自無垠駕鼓斥

駭焚裘寒隼風雨時若京域相因師於上古思與還淳然後制禮節焉北祠后土南郊上玄齋祭陵廟位號山川教戰講武祈農藉田冕旒問俗旌旗幸邊文物蔽地英聲動天鳳皇麟擾甘露醴泉九尾三春朱草非煙續紛效祉每歲且千道德洋溢乾坤交泰成功如可登封于岱太平如何是時無外才藝餘美帝王之最學究天人乙夜對對文齊日月秋風靡違推曆正元調律平害札動雲落弦開葉碎揮琴脰虞教誨輕沛良辰可賞聽政方退鐘鼓屢陳君臣高會魏魏蕩蕩四十餘載巡省順動西南與區命子出震繼明握圖長驅猛士累翦封狐不失舊物言旋上都離宮就養詩酒多娛習道久矣神仙遠乎嗚呼哀哉湖上鑄鼎海中祈藥忽乘紫氣長遊碧落千門萬戶若無天兮寥寥入達九衢雖有人兮寂寞淚為雨於宸極哭成雷於郊郭遺轍跡而徒攀弄衣冠而可託同軌畢至初陵已開震風輦於仙仗降龍輅於帝臺擬將行兮肅穆似有觀兮徘徊遇春城兮如送望春山兮謂來嗚呼哀哉壽原肇吉先天不違接橋山之天際營金阜之玄扉擁馳道兮皆往獨宮車兮不歸厚夜兮藏晝終天兮戢輝文始遠極武餘英威立德不朽至道惟微雖陰陽之與變化倖聖德兮安可希超前古以作則遺後代以垂衣嗚呼哀哉

唐憲宗章武皇帝哀冊文 令狐楚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甲戌朔二十七日庚子移殯於太內太極殿之西階粵五月十五日庚申遷座于景陵禮也玉衡南指金波西落皓雪集其麻衣素雲褰其綃幕柳宮龍動竹池魚躍兆庶雨泣於法穰萬靈風號於寒廓哀子嗣皇帝仰攀雕盤殷奠瓊筵哀無容以觸地痛不返而終天仙仗徐進宸儀永隔降睿言於鸞臺揚聖功於鳳冊其詞曰

配天惟唐伊祁同光應道為帝玄元之系聖人有作孝子善繼顯赫十朝總齊四裔執其大象司彼左契武烈誕敷文明下濟出潛離隱或躍未融親則盤石封殊期桐承桃黃屋主碧青宮禮樂盡

在謳詞荐至軒皇倦勤傳付神器太母侍養親臨寶位怡聲下色
先意承志家令敢言天子并貴明明出震業承乾其仁如山其
智如泉理析堅白學探幽玄揮毫霧動採藻霞鮮所持者儉所寶
者賢刑靡不省賞無不延冕旒迎日珪暨新年涕謁宗廟臣朝昊
天天縱神聖日躋孝敬鴻名再加寶曆一定窮人屢顯名士交聘
獸愛觸邪基構指使梓航修貢麟羽遂性河色呈符山聲告慶編
書辨務創殿思政甘節必稱苦言終聽稜威之遠德政之盛霜雪
憲章雷風號令夏臺窗劔上黨納穿超際宅心都中聽命誰能去
兵王者有征王墨露廓金陵鏡清孤鳴上蔡蟻聚東平伏鑽就戮
回戈受烹始以上殺歸於好生恢恢不失湯蕩難名信及隱微道
存溥博走馬斯卻昆蟲咸若調其玉燭徇以木鐸混同車書遠頌
正朝範金合土大興太學清蹕鳴鑿將登高歡四維既張五刃已
藏蠻夷戎彘敢不來王天下清淨朝廷樂康會冠劔以高晏戲魚
龍於廣場有巖有翼無息無荒俗皆臻於壽域人自為於犧皇日
出入兮安窮極雲飛揚兮無處所瑞方瞻乎鳳來災忽聞於鶴語
謂百年之可十嗟九齡之不與當疑疏而下臨奄脫屣以輕舉萬
姓哀其考喪千宮懷其后撫封人猶祝於南山帝子已號於北渚
嗚呼哀哉披靈衣兮如在委仙佩兮若休建瓴海以靜寐謝鼎湖
而遠遊桂華朗兮高殿寂梧葉暗兮深宮秋鷺同軌之遽至咽長
川而不流嗚呼哀哉威儀肅設文物前列酌玉尊以育真駕金根
而曠發出未雀之正門背青鸞之迥闕遙迤原野蒼茫日去復
去兮降堯階悲莫悲兮臨禹穴嗚呼哀哉地開蒼谷天作豐山江
海自流於泉下城郭取象於人間高封馬鬣永閉龍顏鱗有逆子
曾觸鬚欲升兮尚攀朝百靈以肅肅遺八駿以閑閑陵植朽兮未
拱闈生苔兮已班嚴日宮而深閉藹雲幢以空還與衆感於萬井
結宸悲於九關嗚呼哀哉神行無方乾健不息物皆被於感澤人
自迷於帝力巍乎高代之行至矣動天之德後玄壤以長存冠蓋
穿而罔極嗚呼哀哉

唐順宗莊憲皇后諡冊文

權德輿

維元和十一年歲次景申某月朔日哀子嗣皇帝臣某伏惟大行
皇太后柔明承天廣大法地齊二儀以發育含萬物而化光靜專
宅心謙儉約已塗山積厚淮水秉靈四德交脩六宮承式於德宗
有逮事之孝敬於先皇有輔佐之憂勤啓迪風徽儀形天下伏以
永貞詰命脫羈窠區乃居太上之尊乃正中宮之位顧茲冲眇上
荷訓勞自幼遠長稟邑姜之教勗繼體纂圖申長信之供養率用
慈訓施于理道母儀所被子惠所覃一紀于茲萬方榮福以載物
之量包逮下之仁嗣任奴之徵音慕黃老之清淨宜錫丕祉壽如
岡陵吳萼不慙艱棘俄及追惟顧復劇鉅感深銜血如荼叩心罔
極今附闕先遯龜筮告吉順厚夷體復幽嚴就路宰政卿尹與典禮
之官詢考古式詳稽諡法以周道章明未之或改改形擬議敢易
大名謹遣攝太尉中書侍郎平章事臣裴度奉冊上尊諡曰莊憲
皇后伏惟皇靈降格淑聖幽贊昭配清廟對越鴻休與太陰方祇
永永無極嗚呼哀哉

唐懿宗元昭皇太后諡冊文

夏侯孜

維大中十三年歲次己卯九月癸丑朔二十七日己卯嗣皇帝臣
伏惟先太后體貞明以合天本懿粹而象地發秀千外含章在中
由穎川以表祥配沙麓而比德塗山佐夏莘野與商耀空蘊於
方祇秘景莫觀於圓魄卓爾繁操穆然凝輝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臣猥以冲昧獲奉宗祧怵惕哀榮慮墜大寶而天意允若人心克
諧惟懷永圖懼垂末命退省蒙固上感劬勞繫鏡無塵賜衣有篋
宸儀雖闕慈旨長存莫追蘭殿之晨昏空感椒塗之霜露言成陰
教行著國章逮事靡及於循陔終古徒哀於陟屺敢舉追崇之典
率由舊章竊擬素範今禮官詳議庶係稱贊備陳微數克播令
猷正位號於瑶齋森禮容於金祀母儀無數廟貌有嚴將享鴻休
實憑玄祐謹遣攝太尉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蕭鄴奉冊

上尊謚曰元昭皇太后伏惟明靈昭格俯鑒精誠時已逝而敬在
六衣夜不陽而禮存三獻惟是應享與唐無疆嗚呼哀哉謚言

唐太宗文德皇后哀冊文 虞世南

維貞觀十年歲次甲申六月己未朔二十一日己卯大行皇后崩
於立政殿粵九月十日丁酉將遷座于昭陵禮也殯宮夕啓靈輜
曉前嚴帷帟於空殿肅陞衛於靈寢皇帝親臨宵載義深追遠瞻
青浦而永絕悼王階之莫返靈輅將引儀構已撤爰詔記言式揚
徽列其詞曰

二儀合德兩曜齊光列聖觀象邦家克昌荷歟華族英靈降祉比
齊越姜氏宋踰子育德高門騰芬素里體仁將聖披圖閱史造舟
為梁嗣徽前德復和思順自家形國淑問不已柔風夙塞絢組報
勤琬珩垂則時逢昌聖運屬休徵代邸膺曆唐侯嗣興紫宮並曜
黃道符昇化宣風始善養丕承比德無競疑神不測應物通理撫
機先識體備賢能睥無眺側續包九胤恩加八極性道希夷言容
莊敬戒奢處約懷冲履正景暖風暄霜嚴水淨領略三古歲規六
行源濬流遠時昌祚延國貞誕徽皇友挺賢談高辯日學冠通玄
慈訓所及懿德光前五福云備千齡方永地紀絕維月輪韜景辰
興不豫德音彌整馬鬣無對鶴珠斯屏嗚呼哀哉異人神於倏忽
變容服於平生改清蹕以哀挽易未旗以素旌昔照朝景響環佩
於魯城今真水夜吟松栢於山楹嗚呼哀哉氣變灰飛暑退寒襲
煙觸樹而凝慘露分枝而垂泣聞哀駕之夕飛聽悲風之曉急仰
雲霄而永慕慟陵寢其何及嗚呼哀哉背玄武而北轅絕牽牛而
橫度途去去而逾遠馬駸駸而不駐想渭水之貫都歡黃山之隱
霧嗚呼哀哉嗟人生之浮促若飄風之過牖牖何風而暫停人何
生而能久唯承天與載物適慈深而德厚邁任奴之高躋擢英聲
而無朽嗚呼哀哉

唐高宗則天皇后哀冊文 崔融

維神龍元年歲次乙巳十一月朔二日云云大行則天大聖皇后

崩于洛陽宮之仙居殿旋殯于乾陵禮也祖庭火燼擯官月曉雲
帶翻羣風牽絳旒儼天衛之蒼蒼邈神儀之宵宵哀子嗣皇帝慕
切充窮誠設遠奠瞻象服其如在攀龍車而不見闕慈乾於長陵
跌神輝於前殿示人軌訓先王典則爰命史臣臚言聖德其詞曰
天生后稷飛鳥覆翼天護武王躍魚隕航施于成康武子有光豐
沛之疆河汾之陽異氣發祥聖母其昌穆穆皇皇作今于唐至哉
坤德沉潛剛克奇相月偃惠心象塞瓊藻惟動絃緹是則訓自閨
闈風行邦國七廟肅祇六宮允鑒中外和睦遐邇清表家道以正
王化之基皇曰納輔后其謀咨謀咨攸俟皇用嘉止亦既顧命聿
懷代已聖后謙冲辭不獲已從宜稱制於斯為美仗義當亡軀
濟厄神器權臨大運匪華宗祧永固寰宇奄宅負辰肅清垂流光
赫洗我君四海無氛英才遠略鴻業大勳雷霆其武日月其文
麗以甘露覆之慶雲制禮作樂還淳返朴宗祀明堂崇儒太學四
夷慕化九表粟朔沈璧大河泥金中嶽魏平成功翕然嚮風乃復
明辟深惟至公歸閑於大庭之館受養於長樂之宮品彙膏悅詭
譎載隆鼎祚既穆珽樞已肅庶保大和長介昇福如何靡怙而降
斯酷后弄孫其未掩人喪妣其焉速嗣皇擗踊列辟扶服九親號
咷萬姓茶毒嗚呼哀哉稍憂勞而不豫少構氣疹而成災逢冰霜
之慘烈兮見草木之凋摧感大漸之將至兮遺惠言而不回付聖
子其得芳願黎元曰念哉頌寵錫以留訣兮節禮數而送哀總終
天而一去兮復何時而下來嗚呼哀哉光陰荏苒兮氣緒迴互泣
盡冬霜兮悲生春露攢塗云啓兮同軌畢赴相川不從兮洪塗蓋
附古則祀關今也儀具嗚呼哀哉夜漏盡兮晨曉發轉相風兮搖
晝月厭河洛兮不臨去嵩印兮飄忽指咸陽之園寢歷長安之宮
闕旋六馬兮頃期考三龜兮中歇嗚呼哀哉出國門兮夷由轡舊
物兮親覲備物森兮如在良時閱兮莫留當赫曦之盛夏宛蕭瑟
之窮秋山隱隱兮崩裂水洄洄兮逆流嗚呼哀哉桂旌旒於松烟
即宮闈於夜泉下幽翳兮無日上穹隆兮蓋天隧路巖兮百靈拱

殿園虛兮萬國旋如有望而不至怨西陵之茫然嗚呼哀哉攝帝
皇之高風欽文母之餘懿時來存兮立極數往歸兮配地何通變
之有恒兮而始終之無愧惟聖慈之可法播徽音於後嗣嗚呼哀
哉

唐代宗貞懿皇后哀冊文

常表

維大曆十年歲在辛卯十月辛酉朔六日景寅貴妃獨孤氏薨
明日追諡曰貞懿皇后殯于殿之西階十三年十月癸酉乃命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常袞持節冊命其月二十五日丁酉遷于莊
陵禮也素紗列位黼帝周庭輅升王綴軒缺珠璣皇帝悼驚掖以
追懷感麟趾而增慟備百禮以敷遺命六宮而哀送宗祝薦告司
儀降收爰詔待臣紀垂馮休其詞曰
祚祉悠久寵靈誕受元魏威藩周隋帝后五侯迭興七貴居右肇
啓皇運光膺文母續女是因以綱大倫生知陰教育我蒸人瑞雲
呈彩瑤星降神聰明睿智婉麗貞仁惟昔天鑒搜求才淑龍德在
田葛覃于谷周姜胥宇漢后推數王業惟艱嬪風已穆繼文傳聖
嗣徽克今不曜其光乃終有慶祗奉困寢肅恭靈命越在哀莞率
追孝敬文織絲組朱祿玄黃上供祭服以祀明堂法度有節不待
珩璜篇訓之制自盈縑緇叙我邦疾風于天下始於憂勤叶成王
化慈厚諸女寵臨下嫁登進賢才勞謙日夜服繒示儉脫簪申誠
訪問後言讒遊夙退內和羣婦動有矜誨外睦諸親泣辭拜闕
程有日親慈侯時忽歸清漢言復方祗萬乘悼懷羣臣慕思王衣
追慶金細同儀嗚呼哀哉去昭陽兮宮然乘雲駕兮何在人代宛
兮如舊炎涼倏兮已改翠葆森以成列素旗儼而相待言從玉兆
之貞永闕瑤華之彩別長秋之西苑過望春兮南登招帝子于北
渚從母后於東陵下上清兮動金翠外無像兮中有憑合蕭挽以
攢咽結雲雨之凄凝吾君感於幽期俯曾亭而望思慘殯媛以延
佇極容衛以盡時搖中袂兮速訣隔軒檻兮羣悲不復見兮迴御
輦傷如何兮軫春慈下蘭皇兮背芷陽旌旆倏兮野蒼蒼帶白花

兮掩淚衣玄袂兮斷腸當盛明兮共樂忽幽處兮獨傷去故庭兮
日遠即新宮兮夜長祗無文繡之飾器無珠貝之藏蓋自我之立
制刑有國之大方嗚呼哀哉見送往之空歸歎終焉之如此方士
神兮是與非甘泉畫兮疑復似遺音在於玉瑱陳述留於金祀獻
萬壽兮無期存二南之餘美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二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三之上

吳興姚

鉉

纂

文丙摭九首

甲古三

許由先生廟酌文柳識

甲夷齊文

書師曠廟文表皓

雷寔一

上天鼓文程浩

軍政一

祭纛文獨孤及 畏途一

招北客文

祛藕一

送窮文段成式

青檄二

青龜文王岳靈 檄曲江水伯文樊鑄

許先生頴陽祠庭獻辭文

柳識

壬辰歲夏四月客有自洛東遊至先生遺廟而頴水古風舊山巋然追懷古蹤慕美至道以時酒敬酌于靈既酌既拜獻乎言曰天清既能久地靜不能朽先生清淨天地全性出於胚渾入於鴻蒙雲遊鳥還翳鬱和風當時帝道已半滋章欲深大樸散於人未散於山林乃有巢父杳冥同心堯衢公器退然見推遇聖相感不得不知耳雖濯於清流道終播於無為所謂春膏時蒸朽葉自滋先生含德唐堯發之頴陽之仁德日大天下之祿利日卑且聖王所重者名器至人所重者感通推以大名義同讓終廉能感俗道自為功任應會之偶然生垂後之清風人登雲嶺多憶箕穎猗歟先生山水齊名茲馬遺廟萬古共馨

甲夷齊文

洪河之東兮首陽宮崇側聞孤竹二子昔也飯在其中借隱胡為得仁而死青苔古木蒼雲秋水魂兮來何依兮去何止掇澗溪之

毛薦精誠而已初先生鴻逸中州奮伏西山顧微蕨之離離歌唐虞之不還謂易暴兮又武謂墨練兮胡顏一吐兮忘飢若有誦兮千歲之關豈不以冠弊在於上履新處於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知三聖之純嘏讓周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所恤者偏矣當昔夷羊在牧殷網解結乾道息坤維絕鯨吞噬兮鬼孽王奮厥武天意若曰覆昏暴資濬哲於是三老歸而八百會一戎衣而九有截況乎旗錫黃鳥珪命赤烏倚荷鉅橋之施俾申姜里之辜故能山立雨集電掃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礪於武庫九駭伏轅於文途雖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蘇既而溥天周土率土周人于嗟先生逃將奚臻萬姓歸飾兮獨鬱平方寸六合莽蕩兮踴乎一身雖忤時而過周終臣心而惻殷所以不食其食求仁得仁然非一端事各其志若旁通以阜厥躬應物以濟其利則焉有貞節之規各親之事靈乎靈乎雖非與道而保生乃勗為臣之二不

書師曠廟文

袁皓

吟窻怨桐天其聲乎鏘石鏗金天其文乎擊華鳴絲天其暢乎鈞土之韻天其和乎天有至音寄斯八物先生不生斯音鬱鬱先生既生斯音在律嗚呼先生之耳時可求也先生之心不可得也天全樂乎先生之無神乎愚固狂而不可撓先生之有神乎愚堅誠而乞其圖先生之耳有神乎化為天下之耳先生之心有神乎化為天下之心者可以舒於今然後家家知舜琴

上天鼓文

程浩

雷車闐闐六合喧吼驟風雨於南極族星雲於北斗違我選慙東海以波蕩擺太山而瓜剖王石至堅切如泥滓松栢至勁粉為枯朽鼉皮擊考而臚魅眩賜龍領猷觸而鯨鯢奔走陶鑄造化之鑪而鴻毛萬像幹運乾坤之柄而嬰孩羣有由是言則九鼎瑣細三山培塿轟霹可以指揮蓬萊可以背負殊不測離蒼天之近遠當懼驚魂在玄雲之幾重徒勞矯首及夫白日兩歇長虹霽後列缺緩轡文冥假手黃發怒之未洩聞餘音之良久而小子之繆學敢

獻疑於座右公若為善惡之宰主操賞罰之休咎胡不扶持顏闕之禮行天函踏躡之首壽罪一亂臣懲天下之凶醜旌一孝行激天下之悌友法高懸於堯典形不試於周后何必霹靂潛震之龍養育吠堯之狗

祭燾文

獨孤及

天地不仁神明無親惟正是與若響之答敢有家奉滔天構畫稱亂國有明罰神其捨諸賊臣劉展假寵多難敢包狼心竊篡毒毒將數虐于我上下神祇使東溟揚波羣動昏帝震怒按劍授鉞命我上將底天之伐於是虎牙鷹揚之臣蛇矛犀渠之羣橫行而東我伐用張月羽雲旗以先啓行方將歷薄陽下南陵收京口掃建業斷渠復以響鼓封鯨鯢于京觀俾萬里浪破三象霧廓今以今日古日整駕即路是用微福于爾有神惟神降衷尚弼予志敢告無靡旗無結駘無汰輶無傾車命五將護野萬靈並載令天地氣稜望風掃除魑魅魍罔不率俾莫我敢遏為神祇羞尚饗

招北客文

蜀之先曰盤叢今縱其目以稱王當周室衰頽今亂無紀綱泊乎杜宇從天而降鸞靈沂江而上相禪而帝據有南國之九世蜀本南夷人也皆左其袵而推其髻及通乎秦也始於惠王之代五牛珠而秦女至一蛇死而力士斃二江雙注羣山四蔽其地早溼其風腥脆靈龜難處真變為隣地偏而兩儀不正寒薄而四氣不均花葉再榮秋冬如春暮夜多雨朝旦多雲陽景空開陰氣恒昏以暑以溼為瘴為毒氣滯蟄以中人吾知重脰之疾今將嬰爾身蜀之不可往北客歸去來今

其東則有大江雲漢下絕地根百合相吞出於荆門突怒吼劃附于太白勃瀾碾碎會于滄溟跳噴浩淼上飛飛鳥慮縮盤渦下旋蜀巖三峽兩壁亂峯如戟以呀屹岬岬頃洞劃削高千天霄雲外水積晝日無尤其下黑窄壘塘無底淺處萬尺啼猿哀哀腸斷過客

復有千歲老蛟能變其身好飲人血化為婦人御服靚粧遊千水濱五月之間白帝之下洪濤寒吹不見灑瀟翻天覺地震吼雷怒亦有行舟突然而去人未及顧權未及舉瞥見陽臺不辨雲雨千里一歇日未移千頃史黑風暴起拔樹震山石走砂飛波騰浪翻舟子失據摧橋折竿漩入九泉沒而不還支體糜散蕩入石間水族呀呀拔刺爭餐蜀之東不可往北客歸去來今

其西則有高山萬重峻極屬天西有崑崙其峯相連日月迴環闕子山巔巖崖盤欽天壁巖絕陽和不入陰氣固閉千年增冰萬古積雪谿寒地坼谷凍石裂夏月草枯春木折蒼煙凝兮黑霧結人墮指兮馬傷骨江水噴激迴盤紆紫接壁壁雲連連相撐繩梁巖虛傍沓杳冥下不見底空聞波聲過者矍然亡魂喪精復引一索其名為笮人懸羊空度彼絕壑或如鳥兮或如獲陸往還來幸不落或有索猪千羣努鯨射人寒熊孔碩登樹自擲見人則擊巨糜如牛脩角如劍餓虎爭肉吼怒闐闐復有高崖壁石今聲若雷之軒轟上敲下礮似火迸兮滿山流星稠濛忽兮倒流林岸為之

頹傾碎騰狃與過鳥駭木魅兮山精飛石壓人兮不可行西有犬戎與此山通形貌類人言語不同種墮隆穹彘裘蒙茸啜酪啖肉持槍挾弓依草及泉務戰與功其聲如犬其聚如蜂中國之人兮或流落於其中豈只掘鼠茹靈以取活終當斂其足而擊其胷泣漢月於西海思故鄉於北風蜀之西不可往北客歸去來今

其南則有卬竿之關天設險艱少有平地連延長山橫亘江隔關百蠻呼彼漢原上當漏天靡日不雨四時霧然其人如魚爰處其泉終年霖霖時復日出折折諸犬向天吠日人皆濕寢偏死腰疾復有陽山之路毒瘴下疑白日無尤其氣普普暑雨下濕黃茅上蒸南方之人兮不敢過豈止走獸蹄兮飛鳥墮吾不知造化今何知此方此蜀之南不可往北客歸去來今

我君雙闕我我上覆慶雲千官鏘鏘朝于紫宸玉樓鳳凰金殿麒
麟布德垂澤搜賢修文皇化欣欣煦然而春蜀之北不可以往北
客歸去來兮

送窮文

段成式

子大中八年作留窮辭詞人謂子辭反之勝也至十三年客漢上
復作送窮祝是年正之晦童稚戲為送窮躬判簡而槽比禱而閭
細采纏幅楮飾木偶家督被西請樓窮將辭地歌舞窮子謂曰予
送非曉鏘歷感循陰索障骨董瀟瀟直胆延歷者非寒哭族燐敗
水網身惡覩牆間冷嘯凄辛者非嘯去現嗷巫欺癡燒衰爐數楮
泉擾狎狐狸者噫有才歎升窄股腸噉嗷幾童其筆燥心汗滴以
是而致者去此有議古酌今左凌右浸荒庭酒岑短棧不禁以是
而致者去些

黃龜文

王岳靈

萬物之貴者人也人惟秀介蟲之智者龜也龜惟神隱括無形神
之謂也窮通有極秀之謂也况天之與人其道甚遠不有以也持
何遠焉則吉凶之祥假子以告變化之象因子以明欲愛詳稽疑
必先弊昆命宜綱剖誘慕展布心腹子無欺於人人有望於子成
天下之靈覺豈不率道與何諸呂弄權昭大橫於漢帝帝辛毒痛
匪告諄於周武揆惡之輕重也呂之惡不浮于辛量德之休明也
昌之德靡及於發于二其行誰不解體矣夫義禮之與也信身之
幹也何陳氏之母不疾而稱疾魯孫之臣卜僭而吉義喪於禮失
其徒定繁吾不禪悉考夫演卦繇者著也著之靈而不如子之長
定妍里者鏡也鏡之明不如子之知銘于竹帛萬代不泯奚起于
楮俾吾反惑於古人孰謂于原天地之美達五行之理徒使疏論
皐雪仰止蒙求曾莫之校何異于曹丘生遇拒李布善騎已盧國
僑哉必以利挂刻漆非材木所願拔鷓鴣冠非禽鳥所欲當替伏
齋灣遺禍骨告九江錫命其可得乎豈不免氓之虫虫莫惑於耳
目也

撒曲江水伯文天寶三載潔群公之故也 變鑄

主張於地之血脉者豈不曰水伯乎爾自獸為身面為人控牽兩
龍窟宅百谷億有祀矣故數倫於元氣之夜再權於坤輿之窳所
去老而不死是謂之賊伊我謂爾有是夫何者三載二月春服既
成冠者五六人才子六七人皆綴揚文精開圖武庫游嬉春晝公
泗江于興飛壯心舞曳尚曾皆負白龜之德不負赤鯉之本爾何
為陰發暴殄曾生毒痛實禍階於沙岸垣死府於花島如數千者
皆載垂堂之誠爾始若懸流三十旬跳沫四十里固應尊而不親
豈相及爾岸不啐汎流不唐突設人所倚之福陷爾孔易之誘
俾水術貫堅之功舫聲之如蝴蝶們空呼天迄死不救倏恣化魚
之惡誰下拜牛之惠溺我國寶豈明時弃珠之泉沈彼綵船實去
夜藏舟之壑與夫觀右山四耳之獸夢頰川一角之人置于大江
未匹斯甚使揭竿求父之子投棧請弟之兄奏筭復傷妻之夫厲
波濤洶壻之婦罹其凶害不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行哭
失至於爾安乎爾今肆行賊虐者豈不謂性與習成乎何哉曩者
溺孫興公於後湖之中淪炎帝女於東海之上化龍於黃氏之母
為魚於歷陽之郡爾應恃以舊捷蔓其後圖珠不知事不欲數數
斯辱矣惡貫已滿天命誅之然今歷視爾自昔為過之所或天涯
或地岳起於侯甸之外且非輦轂之下豈比今日俯九門臨四達
使哀聲悲響上及聰聽爾誰欺欺天乎然曲江者商時仙閣北距
靈宮足可效赤水產黃帝之珠胡為穢蒼生竊司命之契况之人
也皆編中華俗游無何鄉所異猛火烈山而莫焚大浸稽天而不
溺既遇爾省括捨之中縱使飯術解漂之餌山經不沈之木豈可
免爾之圖乎茲中江自首創至于今時數千里子更代易主島流
波耗纔可接腋於井蛙詎特頤於海龍爾之所處豈不狡隘乎人
之所賞豈有舳舻乎逮天寶載我皇恢土德以博之實澤流以灌
之積潤下之波瀾用濟川之舟楫豈不謂幸於爾也爾何滿以致
溢凶以自斃使彼都人士自此之後懼爾同失神之海惡爾甚探

手之湯匪徒欲爾感事過自擬也雖悔可追然靈莫專於君人時
莫美於陽春君固愛人種德乘春省罪省囹圄去桎梏爾奚得持
宅無聞括守有曲襲不辜於止獄之候繫餘殃於積慶之家僕謂
數子叫天曹訴地府熟爾主職在於斯須不然僕見欲上書於承
明慮微替近速周處擊劔長遂擊波深搜爾居遁逃則匪僕東請
長臂者灑灑之又於雄棠北使長股者憑踐之不然邀離朱以視
之命宋定以縛之然後調馬梅扇獸炭是真是醜以報東門爾儻
若混空隱形和水匿象則使牛曳蛇尾絕其本根縱逢山見蔬毛
終難必復矣僕亦宜念五六日至千旬時恐爾有詞曰予不誠視
成不令而行故矢在弦上垂而未發儻能易轍僕則既往不欲若
爲刻舟爾則何辭以對徐察爾變惟審圖之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三之上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三之下

文丁 卷一十五首

吳與姚

鉉

纂

傷悼 題哀辭後附

平古戰場文 李華 平國殤文 張說 弔九江驛碑材文 歐陽

悲刺溪古藤文 舒元興

弔韓弇沒胡中文 李觀

哀二良文 白居易 奠相國令狐公文 李商隱

祭韓侍郎文 李翱 祭獨孤常州文 崔祐甫

祀呂衡州化光文 柳宗元

爲常州獨孤使君祭李員外文 梁肅 祭柳子厚文 韓愈

祭柳柳州文 韋南 祭亡友故揚州功曹蕭公文 李華

歐陽生哀辭 韓愈

平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 戛不見人 河水營營 帶群山糾紛 黯兮慘悴 風悲
日曛 蓬斷草枯 凜若霜晨 鳥非不下 獸挺亡群 亭長告余曰 此古
戰場也 常覆三軍 往往鬼哭 天陰則聞 傷心哉 秦歟 漢歟 將近代
歟 吾聞夫齊魏 佞戾 荆韓 召募 萬里奔走 連年暴露 沙草長牧 河
水夜渡 地闊天長 不知歸路 寄身鋒刃 膈臆誰訴 秦漢而還 多事
四夷 中州耗斁 無世無之 古稱戎夏 不抗王師 文教失宣 武臣用
奇 奇兵有異 於仁義王道 迂闊而莫爲 嗚呼 噫嘻 吾想夫北風振
漠 胡兵伺便 主將驕敵 期門受戰 野豎旄旗 川迴組練 法重心駭
威尊命賤 利鏃穿骨 驚沙入面 主客相搏 山川震眩 聲折江河 勢
崩雷電 至若窮陰 疑閉 凜冽海隅 積雪沒脛 堅冰在鬚 鷲鳥休巢
征馬踟躕 繒纒無溫 墮指裂膚 當此苦寒 天假強胡 憑凌殺氣 以
相剪屠 徑截輜重 橫攻士卒 都尉新降 將軍沒屍 填巨港之岸
血滿長城之窟 無貴無賤 同爲枯骨 可勝言哉 鼓衰兮力盡 矢竭
兮弦絕 白刃交兮寶刀折 兩軍感兮生死决 降矣哉 終身夷狄 戰
矣哉 暴骨沙礫 鳥無聲兮山寂寂 夜正長兮風淅淅 魂魄結兮天

沉沉鬼神聚兮雲霧蔽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
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
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儉狃北至太原既城朔
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棟楹君臣之間秦起長城
竟海為關荼毒生人萬里朱殷漢繫匈奴雖得陰山枕散徧野功
不補患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
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於其存其沒家莫聞
知人或右言將信將疑始始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望天涯
天地為愁草木悽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
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

平國殤文

張說

比伐兮東胡遼陽兮孤竹徧師兮覆衆在崇山兮峽谷露茫茫
兮蔓草風莽莽兮拱木見馬血兮夜燃聞殤魂兮雨哭君王按金
鼓而氣憤撫珠鈴而淚滋橫萬里兮抽恨弔群山而傷悲對凶將
兮我辱悼勇夫之狄壘彼前鑿兮未遠何後來兮不追對死地兮
出陣臨傷門兮用師軍奪帥兮虹食壘車脫輻兮火焚旗有鑿鑿
兮懷矣無范宣兮愧之命窮途兮短兵錯膚鈍兮刃血染鏑旒殘
潰兮棄組練山猶號兮谷餘戰磴原野兮奈何違君親兮不見於
戲何天命之奄忽俾仁義之治兵為蠻夷之俘骨骸六校之飛將
鎮五營之勁卒吾見出兮不歸噫名存兮身沒

弔九江驛碑材文并序

歐陽詹

平傷而有辭者也噫九江之驛碑其可與辭而弔歟斯碑之材昔
大師魯國顏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公素負辭華代之銘誌多
公之辭又好採異留名之致頃為湖州牧州產碑材石每使工琢
之與辭兼行磨礪而成長心使用者不可勝數斯碑也終山之窮
僻得之於自然跌本有龜護頂有螭雖不甚成而挈躩儂與如神
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湖州無稱立罷守歸朝載而途卜出
蘇臺入毗陵亦無稱立轉丹陽遊建業亦無稱立次江州州南有

湖湖東有山蛟奔螭引直到湖心頓址之處則茂林峭石勢環氣
勝非往時所辟而神祠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觀其詭秀與碑材叶
即日以酒脯奠其祖神出錢五萬造亭曰祖亭南香爐峯北濟陽
城九江為度千艘歷階亭既就公製亭之文手勒斯碑而立之公
文為天下最書為天下最斯亭之地亦天下最庶資三善加以斯
碑之奇相持萬古而採異留名之致一得也後典州吏於州之九
江驛有脩坏之勞狀其末績乃取斯碑刻公之述實已之述合為
九江驛之碑焉子旅遊江州稅于茲驛祠部員外郎鄭恕同之鄭
與州將嚴士良共為予說而俱以相示嗚呼先賤後貴世之常也
先貴後賤人之傷也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矣以魯公之
文方今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公之札輪方今之札輪則錦綉
臬麻矣以魯公之用方今之用則諸夏夷狄矣痛哉斯碑出祖亭
入九江驛失魯公之文得人之文則魯公之札輪題人之札輪亡
魯公之用就人之用是去蘭室而居鮑肆捨牢醴而食糟糠脫錦
綉而服臬麻黜諸夏而即夷狄可悲之甚者况我質天成必將可
名魯公所以卜擇敬慎如彼而常人無良贖辱如此與夫有道而
黜無罪而刑投四裔禦魑魅何以別也石不能言豈其無冤故乎
之情違乃傷理憐乃冤人實有之物亦應然嗚呼子碑竟可乎知
陰隲子材豈曰無意必有以殊方須以異與顏表勝以殊則明從
吏居卑以異奚旌子產既授子不終致悠悠彼蒼何嗟及矣美玉
抵禽高冠藉足有類子碑先榮後辱繼世子哲詎無賢兮將觀于
斯將悼于斯庶蘇所贖而復做宜屹屹子碑如神如神如神以專
天造何為其不然矣其不然矣

悲劍谿古藤文

舒元興

劍谿上餘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枿逼土雖春入土脈他植發活獨
古藤氣候不覺絕盡生意以為本平地者春到必動此藤亦本
於地春春且死色遂問谿上人有道者去谿中多紙工刀斧斲伐
無時壁剥皮肌以給其業噫藤雖植物者溫而榮寒而枯養而生

殘而死亦將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人中傷致一物疾厲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泊東維西雍歷見書文者皆以刻紙相夸子寤曩見刻藤之死職止由此過固不在紙工且今九牧士人自專言能見文章戶牖者其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重皆不啻握驅龍珠雖苟有曉寤者其倫甚寡不勝眾者亦皆斂手無語勝眾者果自謂天之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道使周南召南風骨折入於抑揚皇華中言偃卜子夏文學陷入於淫靡放蕩中比肩握管動盈數千百人數千百人筆下動行數千萬言不知其為謬誤日日以繼自然殘藤命易其孽葉波瀾頤沓未見止息如此則綺文妄言輩誰非書刻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之雖舉天下為刻藤猶不足以給究一刻藤者耶以此恐後之日不復有藤生於刻矣大抵人間費用苟得著其理則不枉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由橫及於物物之資人亦有其時時其斬伐不為天闕予謂今之錯為之文者皆天闕刻籟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錯為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於刻藤而已予所以取刻藤以寄其悲

平韓弁沒胡中文

李觀

維唐貞元元年匈奴上款乞盟天子以其言誠乃命上將性墮陰山而聽其誓言監察御史韓君載筆而隨焉我上將仗九廟之信而首盟其間以戎人心為心戎乘我不虞而有詭謀我計無素成而奸以宿明故勇者死奔者追而韓君為之擒矣嗚呼有備無患軍志也戎人安所暴其詐千慮一失聖人也韓君是以為之虜天其或者將用擊我非福戎也韓君為之擒其斃命歟五年於茲生死不尋謂之生豈復遲期謂之死永承湮沉或曰死矣曾是切商弦之心絕國浩浩窮西極瀆強胡居之大視斷斷流沙無波陰山無春邊草不綠塞鴻不宿秦有長城漢有遺人死者虜鬼生者虜臣哀哀韓君生死窮辛鬼能靈人能語君生其所君死其所今兩寂然心繇中阻君初奉役意氣西道白珪之脫唾掌可保激魯陽

之勇歎典屬之老乃即於事不能盡奇從軍之籌若固職之可疑不疑固用防危羗戎疑羗坐刃我師倉卒閻習血殷朔陸實死者痛非擒者悲夾谷之會不聞仲尼秦中九月黃葉始下長風西來烈烈飄瓦望君申弔亦懼來者已乎一魂時也命也

袁二良文

白居易

丞相隴西公出鎮于汴州軍司馬御史大夫陸長源實左右之二年而軍用寧司空南陽公作藩于徐州軍副使祠部員外郎鄭通誠實先後之十年而民用康暨十五年春隴西薨浹辰而師亂大夫以直道及禍十六年夏南陽薨翌日而難作貞外以危行遇害惜乎大夫人之望也負外國之良也咸克絜于身儉于家勤于邦又申之以言行文學智謀政事故其歷要官參劇務如刀劍發硎割而無滯如鍾磬在懸動而有聲識者以為異時登天子股肱耳目之任必能脩德秉哲紹復隴西南陽之事業以藩輔王家嗚呼善人宜將鍾奕葉之慶而不免及身之禍天乎報施之朕何其昧歟昔詩人有黃鳥之章以哀三良不得其死今斯文亦以哀二良命其篇云

伊大化之無形兮浩浩而茫茫中有禍兮若機之張梁之亂兮陸受其毒徐之難兮鄭罹其殃惟善人兮邦之紀綱邦之瘁兮正人先亡謂天之惡下民兮胡為乎生此忠良謂天之愛下民兮胡為乎生此豺狼我欲階冥冥問蒼蒼蒼蒼之不可問兮俾我心之盡傷悲夫而今而後吾知夫天難忱而命靡常耶

莫相國令狐公文

李商隱

戊午歲丁未朔乙亥晦弟子玉谿李商隱叩頭哭奠故相國贈司空彭陽公嗚呼昔夢飛塵從公車輪今夢山阿送公永歌古有從死今無奈何天平之年大刀長戟將軍樽旁一人衣白十年忽然凋宣甲化人譽公憐人譜公罵公高如天恩卑如地脫蟪如蛇如氣之易愚調京下公病梁山絕崖飛梁山行一千草奏天子鑄辭墓門臨絕丁寧託爾而存公此去耶禁碑禁不時歸鳳樓原上新

舊衮衣公先人亦有泉者路有夜者喜晉之夫者宜其在哉聖有夫子廉有伯夷浮魂沉魄公其與之故山我我王谿在中送公而歸一世高逢嗚呼

祭韓侍郎文

李期

嗚呼孔氏云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千成戎風混華異學社橫兄常辨之孔道昭明建武以還文甲質喪氣萎體敗剝不讓儻花闌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為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關合怪駭驅濤涌雲包劉越羸亞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千文兄之仕宦罔辭千難疏秦輒斥去而復遷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作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乎以友講文析道為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卧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塵惑千中欲別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胃老聃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誤兄行下于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軍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尊百酸攪腸昔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祭獨孤常州文

崔祐甫

維大曆十二年歲次月日外從祖舅朝散大夫權知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崔祐甫遣表嫉前鄧州南陽縣尉李綜以清酌之奠祭于從外孫甥常州獨孤使君至之靈往矣至之此時何時空原拱木荆榛孤狸林風月露以之增悲子之往也高格遠量秀氣茂矣亡兮何若有兮誰對豈流蘇寓馬從之已而嗚呼哀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在籠而不能求其釋獨有懷君之淚臨秋風而自滴平生相期聊復一叙一以豁胸中之憤氣二以簡明靈而晤語吾與至之思弘道義自家刑國張維舉墜吾與至之思敦交好平居琢磨遇死赴蹈吾與至之思邁純德言為士推動有特別吾與至之思全高節風雨如晦嗚呼不輟吾與至之思闡斯文不俾

臯契獨其華勛吾與至之談空嚴玄學蝶喻筏去之蕭然吾與至之期諸晚歲偃卧山樊同披薛荔舉其天較良難名數念我交情千枝萬縷霜風掃葉或散或聚萬化紛然同歸野土向之所務孰云其主嗚呼哀哉爛然澄醅平昔共歡如何此真取象於觀我思此飴子必吾劇目想道周暫留徒御所可懷者徐生之絮

祀呂衡州化光文

柳宗元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八月癸亥朔友人守永州司馬貞外置同正負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襲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呂八化光之靈嗚呼天平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離之聰明正直行為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天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漠漠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悲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平痛哉哀哉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俾乎吾兄獨取其真貫乎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咸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為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五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循正直以召災奸仁義以速咎者邪宗元幼雖好學未聞其道洎乎獲交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真正為道不謬凡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勦從古至少於化最為太其德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知貪愚皆貴賤俱皆老則化光之天厄反不榮歟所勸者志不得行功不得施虫虫之耻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其廣知者幾人自友朋凋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學貴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何為乎止乎行乎味乎明乎豈蕩而為大空與化無窮乎將結而為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為雨露以澤下土乎將為雷為霆以泄怒怒乎豈為風為麟為景星為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為金

為錫為珥為璧以據其醜乎豈復為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為神明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長絕嗚呼化光庶幾聽之尚饗

為常州獨孤使君李負外文 梁肅

大曆九年五月日朝散大夫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某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尚書吏部郎起郡李選叔三兄之靈嗚呼嗚嗚昔之年接兄討論倚伏之數或尋其源嘗謂仁人百福遊蕃如何於兄斯莫存焉嗚呼哀哉惟兄孝友仁如高名寬裕何德之茂何才之富粹氣積中暢於四支發為斯文郁郁有輝自五百年風雅交遲假手于兄鬱為宗師乃登憲閣直以舉之乃列諫臣關則補之玄宗季年戎狄內侮兄方就養劫在豺虎氣霧業業薄于我躬雷雨乍解遠身于東帝曰孝哉可務於中名居右掖亦踐南宮立明為耻玄晏方病青漳開卦樂道推命哀于大賢不贊大人之不幸天亦何言在昔賈生見惡絳灌王佐之用不展於漢我之方行遭世紛亂時運屯塞古今一貫嗚呼哀哉某以蒙蔽夙承眷惠義均伯仲合若符契博約乎文章之事優游乎性命之際謂得携手相期卒感天其喪乎兄則先逝嗚呼哀哉曩自朝列出持使節十年離別一旦存安吳楚迢遞江山阻越不及歸贈仍乖執紼寢門一哀魂斷心絕恭承嘉命來牧于常總帳斯在哀何可忘翰然二孤訴彼穹蒼孰謂遐叔與天茫茫魂兮歸兮臨此一觴嗚呼哀哉

祭柳子厚文

韓愈

維年月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嗚嗚嗚子厚而至於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發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機樞骨黃乃木之災子之中華天脫罪羅玉珮瓊瑤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憶不若為斷血指

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規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群飛刺天嗟嗟子厚今有今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由有鬼神弗敢遺墮念子采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失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嗚呼柳州秀氣孤稟弱冠游學聲華籍甚肆意文章秋濤瑞錦吹迴蟲蓋王風凜凜連收甲科驟閱班品青衿摺紳屬目欽社公卿之祿若在倉廩至駭難取太白易慘華鍾始種一頓聲靈梧山恨望桂水愁歎鬱鬱群議悠悠積給竟奪荒涼遂絕羈枕嗚呼柳州命實在天賢不必貴壽不必賢雖聖與神無如命何自古以然相視咨嗟歸葬秦原即路江臯聲容茂然相嘆增勞惟有令名日遠日高式薦誠辭以佐羞醪尚饗

祭亡友故楊州功曹蕭公文

李華

乾元三年二月十日孤子李華云云茂挺平生相知情體如一歲月之別俄成古今天平喪乎此痛何極華靈罰深重艱棘所鍾殊方未慕觸目號裂孤窮易感况哭故人以足下才惟挺生名蓋天下道孤命屈淪阨終身避亂全絮忠也冒危遷柩孝也有王佐之才先師之訓而歿於道路何負於天天乎痛哉華疇昔之歲幸忝周旋足下不幸愚劣一言契合古稱管鮑今則蕭李有過必規無文不講知名當世實賴吾人循環往復何日忘此而况泣血千里羈旅相依聞此一哀心骨皆斷痛之至者言不能宣是欲寄辭紙益填塞茂挺茂挺君其降靈尚饗

歐陽生哀辭

韓愈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行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史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表為福建諸州觀察使

治其地家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家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親遊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簪于時獨秀出眾加敬愛諸生皆推服聞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聞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又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又者唯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必兩忘其所趨又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巖巖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性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令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忠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友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為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分遠違其鄉父母之命今子奉以行友則既獲今祿實不豐以志為養今何有牛羊事實既脩今名譽又先父母欣欣兮常若在傍命雖云短今其存者長終要必死今願不永傷友朋視疾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強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示難忘

題哀辭後

命性不喜書自為此文唯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群與余

皆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以吾所為合於古諸吾慮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蓋堅凡愈之為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若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雖然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感焉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三之下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四

論甲卷一十三首

吳興姚

鉉

纂

天三

天論上劉禹錫

天論中

天論下

帝王三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李德裕

漢昭論

漢元論

封禪

漢武封禪論林簡言

封建三

封建論柳宗元

五等論朱榮則

漢祖曰后五等論

與二

兩漢辨亡論韓德三國論李德裕

正統

東晉元魏正閏論皇甫湜

天論上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陽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震震于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莖茶未嘗擇善踣躄焉而遂孔頽焉而危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疆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耗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

陽而擊陰陰而擊斂防害用濡三禁用光斬材窳堅液礪剛此義制強訐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開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非為公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為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人事耶雖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耶法小弛則是非較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肯奉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子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耶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常在佞而罰嘗在直讓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耶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為耶任天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人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常執其所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常執其所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云爾

天論中

或曰予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放乎夫泳者羣通乎萍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邪求陰乎華椽飽乎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虛防雖茶蒼猶郭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郭邑然猶茶蒼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

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巳問者曰若是言之則天之不相去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為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濼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為濤也流之沂洄不能峭為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嗚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豈然沈亦天也嗒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弁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適適當其數適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江海之覆也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于勢耶答曰天形常圓而色常青周迴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常高而不卑常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天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于卑小乘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休于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為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元者爾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耶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為體也不妨乎物而為用也常資乎有必依于物而後形焉今為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為器用規矩之形起乎內者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燄而後尤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狸犬鼠之目庸謂晦為幽耶吾故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焉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耶古所謂無

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焉能逃乎數耶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厯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之言有自平谷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而今夫人之有類目耳鼻齒毛腠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膈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為清母重為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為庸虛為雨露境為雷風乘氣而生羣分彙從植類曰生案書傳海隅動類曰蠱蟲之長最大能執人理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利立人之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商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壽民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謫五引天而歐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李德裕

荀悅論略曰高祖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文帝躬行玄默遂至升平而古典未備制度多闕武帝內修文學外耀武威而不盡其術不克其終宣帝任法審刑探數名實而不用儒術理化不成歷數三代以及元帝曰崇尚儒學從諫如流引班固案賈禮故老優游亮直又曰貢薛韋匡迭為宰相其旨以為專用儒術莫盛於此班固荀悅皆文雅之士以元帝好儒徵用儒生故以茲為美而深罪石顯痛心泣血稱詩人投畀豺虎嫉之甚也異乎余之所聞矣任恭顯始於宣帝當宣帝之世石顯豈能隱其大業哉則知惡不在於顯矣蕭望之周堪皆廊廟之器有師傅之恩石顯所忌廢而不用朋龍上書遂致于理其後劉向禁錮張猛自殺豈得謂之優游亮直乎賈捐之京房雖不忠其身亦皆英特雋才道術奇士於元帝可謂忠矣亦因諾而死惑於讒邪則不無疑於髦雋則用法亦不得謂之優游矣貢薛雖能忠諫止於諷諭恭儉未嘗禦姦觸邪矣

韋臣從容守位未嘗犯顏于色矣所以得乘時而進久安其位昔
桀紂殺一龍逢比干而天下之惡歸焉桀紂以拒諫自殺其悖已
甚元帝以信讓而殺抑又甚焉王莽既篡至成哀凌替鏡三世而
王莽篡奪宣帝稱亂吾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信哉是言

漢昭論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至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
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譚霍光者上輒怒曰敢譖毀者坐
之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知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親召
公不悅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鷓鴣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皆
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置主擅權
紛亂復疎賢士景帝信謔誦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
心來譏賊之口向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倖矣惜哉霍
光不學無術末稱其德然輕儒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
實謏鹽賦而罷權酷亦信任忠臣之効也纓弱冠而徂功德未盡
可以痛矣

漢元論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隆好音樂與弘恭石顯圖議帷幄之
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漢宣之業衰焉余以班固
之言未盡其僻此蓋懦而不才權移所變非不斷也夫帝王者天
也天以剛健為氣粹精為體風剛而明則三光不昏體粹而精則
四氣不亂剛也者不息之謂也故權衡獨運歲時不忒粹也者不
雜之謂也故疢氣消散陰陽不謬若運動不在於權軸懿鑄不由
於大冶蕩蕩上帝復何為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明又曰天視
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堯舜之時上下甘公讓說不行人與
其聰明哉豈幽厲之君上下盡邪讓言相駁人不與其聰明哉元
帝自稱益亂之君各賢其臣今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元帝
當自以恭顯為賢而任之不疑也

漢武封禪論

林簡言

仲尼以季氏旅於泰山為僭漢武封泰山非僭歟抑聞無其位無
其德為事僭也有其位無其德為事不僭也又聞封泰山報成功
也斯皆德稱乎位者為之若伏羲神農者也若軒轅顓頊者也昔
堯舜禹湯者也漢武封禪吳楚秦平伏羲堯舜禹湯秦封禪二
代而秦滅固不可慕也若以伏羲堯舜為心亦宜訪伏羲堯舜之
道觀以所行之道伴之乎不伴之乎彼若茨不剪而木不呈村豈
曰伴哉彼舞千兩階而躡武窮邊豈曰伴哉彼用夔典樂而李延
年進豈曰伴哉彼設誇木而捕人誦者死豈曰伴哉凡所舉雖廝
養之人亦知不伴矣在漢武計宜罷去不伴行其伴者已行之則
卿大夫行之卿大夫行之則國人之夫如是雖不封禪而伏羲
堯舜之德之美自至矣奈何不遵此道取司馬相如佞倖遺草內
欺於方寸外欺於千古榜名竊德冒煙雲躡凌競封泰山禪梁父
奸商辛夏癸之好迹伏羲堯舜之迹季氏之僭安可逃乎昔齊桓
公議封禪管夷吾用他辭以罷之以其無帝王位故也無德與無
位相去幾何僕漢朝有人如管夷吾應用三脊茅以藉口不使其
君與季氏等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
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
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
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
其初與萬物偕生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
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
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
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
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而後有兵德又大者眾羣之長又就而
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
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率之類則

其乎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率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有方伯連率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漢星羅四周于天下輸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扶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凌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長弘者有之天下垂蓋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未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世而天下大壞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誦戍之徒園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橋秦之枉徇周之制割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交運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已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

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革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擒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凌財恃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如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則而委之以轄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獎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賤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遠矣下令而削之締交約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苟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連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凌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紀大業彌固何擊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商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商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商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

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足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五等論

未啟則

昔秦廢五等僅使仲長統王朗曹同等皆以為秦之失余竊異之
誠通其志云蓋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博愛本之以仁義張四
維尊五美懸禮樂於庭宇置軌範於中衢然後決玄波使橫流揚
蕙蕙以高扇浮悻悻之甘澤浸曠蕩之膏腴正理革其淫邪淳風
柔其骨髓使天下之人心醉而神足其於忠義也立則見其參於
前其於進趨也假若章程之在目禮經所及等日月之難踰登教
所行雖風雨之不輟聖人知俗之漸化也王道之已行也於是體
國經野庸功勳親分山裂河設盤石之固內守外禦有維城之基
連結偏於城中膠葛盡於封內雖道昏時喪澤竭政塞鄴伯逐王
申侯殺主魯不供物宋不成周吳微百宰楚問九鼎小白之一臣
天下重耳之一戰諸侯無君之迹顯然篡奪之謀中寢者直以周
禮尚存簡書不墮故曰不敢失墜天威在顏自春秋之後禮義漸
頹風俗塵昏愧耻心盡疾走先得者為上奪據知命者為能加以
八世專齊三家分管子貢之亂五國蘇秦之闢七雄苛刻薄典經
籍道息莫不長詐術貴攻戰萬姓皆戴爪牙無人不屬甯距所以
商鞅欺故友李斯囚舊交孫臏喪足於龐涓張儀得志於陳軫一
族之眾便欲稱王再戰之雄爭來奉帝先王會盟之禮昔時樽俎
之容三代之風掃地盡矣況始皇削平區宇殊非至公李斯之作
股肱罕循大道人無見德唯虐是聞當此時也主情於上人駭於
下父不能保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欲使始皇分土姦雄建疾
薄俗若喻晉鄭之可依便俗賊兵而盜盜竊寄龍魚而助風雨不
可行也是以秦鑿周德之餘深懼已圖之不逮罷侯置守高下在
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聞二主直是不可行其世封非薄功臣
而踐骨肉也高皇帝揭日月之明懷天地之量算財不足以分賞
論功不足以受封邑皆百城土有千里人殷國富地廣兵強五十
年間七國同反實誼憂其國失龜錯請削其地若言由大而反也

不若召陵之師踐土之眾也若言有材而起也劉濞非王霸之材
田祿無先管之略也且齊晉以逆禮為勳莫徒以犯上非姬虢由
教起其所由來遠矣自比之後雜霸入秦中與不能改物創圖黃
初不能深謀遠慮縮乎漢魏之際尋其經緯之初未有積德重光
澤及萬物觀其教偷薄於秦風察其人材狼狽於漢日故魏太祖曰
若使無孤天下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明竊號議者觸目皆是欲以
此時開賜復之祚垂萬代之封必有通車三川以闕周室介馬汾
隰而逐翼侯王司徒屢請於當時曹元首又勸於宗室皆不知時
也

漢祖呂后五等論

李翰

或稱漢祖建五等封異姓其計得乎高后立四王非劉氏其事順
乎嘗試論之曰夫思治惡亂體國之常理去危就安宅生之大域
然而制業圖遠隨化會機是非較於毫釐得失差於輿滅可不謂
然乎揆夫高祖造漢殷鑒亡秦宗族無尺寸之封子弟立虛空之
地故眾枝莫助而孤根易拔封建之心鑒於此矣又謂太業可以
力取神器推於命歸思得包四海以獨富舉百郡以從欲而外誘
異端內疑成計及見群心交阻偶語問與適悟天下不可獨理專
欲不能蓋眾分利推恩乃先封雍齒然後將士斂手不懷反覆蒙
俊息慮知難於動五等之制於是行焉既而鸞輅龍旂皆王室昭
穆繡水朱轂即功臣子孫君利世祚人安定主上敦于愛之情下
結體信之志群后因大牙之勢匹夫絕馬合之舉此所以為計之
是也何創五等之議不遵三代之典境土踰益隄防漏下權敵上
都制方偶國過當啓陵僭之端怙強連交爭之兆賈誼痛其將亂
晁錯憂其必危卒使諸侯失節朝廷忿忌此所以為計之非也且
夫中興之主不讓肇基之勳成務之臣有高佐命之力故禮樂大
備取惟新之格言琴瑟不調除仍舊之弊法觀乎孝惠既崩高后
稱制侯王諸臣何不可哉當若卑署祿產之位宜序親疎之節小
其國以圖全薄其勢以遠害而陳平周勃亦分茅錫土將相之後

華高山河舅甥之國穆若膺商閉覬覦之心不踐嫌猜之路克復明辟決自我躬高謝壽陵無首先帝安有齊兵之觀變代邸之危疑哉此所以為計之得也神苦父盈物無兩大以呂氏之盛跨漢朝之權專禁兵以候疑乘大政以速誘越起異姓蓄發候隙利促大臣側目相視自投機筭實履憂虞此所以為計之失也嗚呼物有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凡人臨事多惑視往則明向使高祖呂后觀既往之勢析當時之疑斷必然之策杜未萌之禍則惠文之間無劉呂之難哀平之末有晉鄭是依况復周陳諸家休戚連漢黎獻思德謳歌未改雖天命輿廢孰能明之然人謀協密必無悔矣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為莽卓某運汗神器以亂齊民自賈衰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微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微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辭氣所發損益擊之而多方善柔佞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兇豔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暴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授顯指之然也其為賊害豈比莽卓之比乎禹以經術為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災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次駕至禹第辟左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為律度為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木之誠誦小雅十月之刺秉其鸞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為辭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寢盛之勢上下恬然聽忽亡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劘面別廷辨矧當就第宴聞之際虛懷放失之時方且眩小男於床下官子婿於近郡款然用家人匹婦為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群盜弄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于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辰當國既鴆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

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蠶吾獨異羣議為廣計者亦當中立如在介然不回率趙誠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三事百工正辭於朝雖翼之暴恣豈能一日盡誅漢廷羣公耶及徇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使清河從廢蠶吾為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為當塗蓋棟梲鼎折之所由來又矣彼梅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卑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噫嘻就利違害祭通醜窮大凡有生之常性也暨乎手持政柄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以導善氣以遏亂源若禍胎既萌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斯輕奈何禹廣以貌安之時則務小忠立細行數數然獻吉莖於露者沮立后於探籌及夫安危之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陰拱觀變豈正然也方又熾熾熾以燎原決湯湯以襄陵投天下於煙燼擠萬人於昏墊百代之下無所指名雖史贊粗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之越境書殺君之惡言偽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誅來世可勝紀乎向者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陽之數非人謀能元則但取警聾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制別於廡廟斯可矣何竟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動日吳之若是然後為理耶予因隸古史且嗜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固辯其所以然

三國論

李德裕

魏吳蜀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仁義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於黃皓結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黠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以降惟守空宮亡之淹速繫於昭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殺

生之柄不牽惟牆之制運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煙氣威靈既露人得制之蔣濟觀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爲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代觀三國之事可不戒懼焉

東晉元魏正閏論

皇甫湜

論曰王者受命于天作王於人必大一統明所授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傳之堯禹傳之舜以德禪者也桀放于湯受殺於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周兼六國以力成者也漢革秦社稷以義取者也故自堯以降或以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終始可明雖殊厥跡皆得其正以及魏取於漢晉得於魏史策既載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萬代無異辭矣帝無道羣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乙之圯耿盤庚之徙毫厲王之居彘平王之避戎其事同其義一矣而拓跋氏種實曰奴來自幽代襲有先王之桑梓自爲中國之位號謂之滅邪晉實未改謂之禪邪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爲錄者皆閏晉可謂失之遠矣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爲中國者以禮義也所謂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繫於地哉祀用夷禮祀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商士爲頌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爲陸渾矣非繫於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咸在風流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其暴強虐此中夏斬伐之地雞犬無餘驅士女爲肉籬委之戕殺指衣冠爲狗狗逞其屠刈種落繁熾歷年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山而餓忍食其粟而立於朝哉至於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將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又曰周繼元隋繼周國家之興寔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爲宋末爲齊齊爲梁江陵之滅則爲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况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於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子堯舜得天統矣則陳歟於南閏閏於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四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五

吳興姚

鉉

纂

論乙也一十二首

辨析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韓愈

辨曾參不爲孔門十哲論 李觀

管仲論 元結

四維論 柳宗元

自明誠論 歐陽詹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韓愈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

爲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爲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無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

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者盡在是矣

辨曾參不為孔門十哲論 李觀

論曰客有言曰仲尼聖人也曾參孝子也十哲皆仲尼門人也察其能孝於家能忠於君能友於兄弟能信於友朋可以臨事可以成章故加其美目也而曾參雖不聞兼此數者乃其近者小者而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哲曾參不及者何也主人對之曰噫非仲尼於此異也四科十哲之名乃一時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于時仲尼圍於陳畏於匡曾參不在從行之中故仲尼言在左右者揚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可邀時之遇行已之材不得者是以美而類之傷而歎之非曾參不當此數子也使曾子于時得與數子從行則仲尼之聖不遺參之孝不後冉伯牛仲弓之目也必矣客於是稱謝而退或者止之曰客之問知其一未知其二主人對得其細未得其大且仲尼抱至聖之德值多難之代周適柄遲不遇天下仕魯不終聘過宋伐樹之衛不用適楚逢患而四科之徒未嘗離其起居關其絃誦不以師道窮而日妨已之進不以身之私而越去終日溫夜孜孜提攜負荷從其行止如手足羽翼時仲尼有仁思德慮未言者頗回輒發之故謂之德行矣仲尼言有所陳未達而端木賜輒達之故謂之言語矣子路勇毅果正之士也特仲尼而不善之道不入焉故謂之政事矣子游子夏之文春秋之外得與仲尼論之故謂之文學矣故數子居則講仲尼之道行役則任仲尼之事而曾參安則在焉患難則未嘗有用焉且夫孝者人性當然也不至者非人也參荷至之乃得為人矣夫何異也且十哲之徒孰有非孝乎而參獨以有孝之名加其數子之長故不得與之同日也何謂不在從行之中而遺之也夫孝者不止於家也事君慎其事忠其命乃孝也事師聽其道敬其事乃孝也不去危即安不冒利背誼乃孝也而參不敬其事矣

不能冒義背利矣乃孝其孝也非孝也子從儒守學宜識所言何言之介也主人拊已而起曰爾之辨則辨矣如何斯可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孟子荀子言性論 皇甫湜

論曰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卿曰其善者偽也是於聖人皆一偏之論也推而言之性之品有三下愚中人上智是也聖人言性之品亦有三可上可下不移是也黃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文王在母不憂在師不煩后稷不折不墮克岐克疑之謂上智矣齊桓公以管仲輔之則理以易牙輔之則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入聞仁義而樂之謂中人矣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叔魚之生鯀壑之心謂下愚矣是故有生而惡者得稱性善乎哉有生而善者得稱性惡乎哉故曰孟子荀卿之言其於聖人皆一偏之說也窮理盡性唯聖人能之宜乎微言絕而異端作大義乖而一偏之說行孟子大儒也荀卿亦大儒也是豈特開異門故持曲辨哉蓋思有所未至明有所不周耳即二子之說原其始而要其終其於輔教化導仁義亦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何以明之孟子以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性之生善由水之趨下物誘於外情動於中然後惡之焉是勸人沁水源返天理者也荀卿曰人之生不知尊親長君於教然後知焉人之幼不知禮讓長君於教然後知焉是勸人黜嗜慾求善良也一則舉本以推末一則自業而流根故曰二子之說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雖然孟子之心以人性皆如堯舜未至者斯勉矣荀卿之言以人之性皆如桀跖則不及者斯怠矣書曰唯人最靈記曰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則動之言合經為多益故為尤平

管仲論

元結

自兵興已來今三十年論者多云得如管仲者一人以輔人主當見天下太平矣元子異之曰嗚呼何是言之誤耶彼管仲者人耳止可與議私家首養之計止可以脩鄉里吠倉之事如此仲可當

焉至於相諸侯材量已似不足致齊及霸材量極矣使仲見帝王之道識與國之禮則天子之國不衰諸侯之國不盛如曰不然請有所說仲之相齊及齊強富則合請其君恢復王室即正諸侯君若惑之則引禍福以喻之魏之諸君既聽矣然後約諸侯曰今王室將軍諸侯更強文王風化殘削向盡武王疆域割奪無幾禮樂不知其由征伐何因而出我是故謹疆域勉日夜望振兵威可臨列國得與諸侯會盟一旦能新復天子之正朔更定天子之封畿上奉天子復先王之風化下令諸侯復先公之制度以爲何如若皆不從我則以兵先臨於魯魯不敢不從魯從則與魯西臨宋鄭宋鄭從則與三國北臨燕衛燕衛從則與諸國西臨秦晉秦晉從則與七國以尺牘約吳楚吳楚從則天下無不從之國然後定約若有果不從者則約從者曰吾屬以禮義尊天子以法度正諸侯使小國不常患弱大國不敢怙強此誠長世之策若天子國亡則諸侯交爭兵戈相臨誰爲強者則安得世世禮讓相服宗廟血食

我是故力勸諸侯尊天子今某國猶豫宜往問之若不從約則與諸侯率兵伐之分其疆土遷其子孫留百里之地奉其宗社下爲諸侯庸子孫之業上爲天子除不順之臣何如此則諸侯誰敢不從然後定天子封畿諸侯疆域輿服器玩禮樂法度征賦貢輸自齊魯節正節正即定乃共盟曰有貳約者當請命天子廢其貳凶以立恭順廢其荒惑以立明哲敢不聽者伐而分之如初約制定於是諸侯先各造邸於天子之都諸侯乃相率朝覲已而從天子齊戒拜宗廟禮畢天子誓曰於戲王室之卑久矣予不敢望皇天后土之所覆載將且暮阜隸於諸侯不可則願全肌骨下見先王今諸侯不忘先王之大德不忘先公之忠烈共力正王室俾予主先王宗祀予若昏荒淫虐不納諫諍失先王法度上不能奉宗祀下不能安人民爾諸侯當理爾軍卒脩爾矛戟約爾列國罪予凶惡嗣立明辟予若能日勉孱弱力遵先王法度上奉宗祀下安人民爾諸侯當保爾疆域安爾人民脩爾爾賦共予郊祀予有此

誓豈云及予將及來世予敢以此誓誓於宗廟予敢以此誓誓於天地諸侯聞天子之誓相率盟曰天子有誓俾我諸侯世世得力扶王室使先王先公德業永長諸侯其各銘天子之誓傳之後嗣我諸侯重自約曰諸侯有昏當如前盟若天子昏惑不嗣虐亂天下諸侯當力共規諷諫諍如其不可則我諸侯共率禮兵及王之畿復諫諍如初又甚不可則進禮兵及王之郊終不可則進禮兵及王之宮兵及宮矣當以宗廟之憂咨之當以人民之怨咨之當以天子昔誓咨之當以諸侯昔盟咨之以不敢欺先王先公告之以不敢欺皇天后土告之然後如天子昔誓如諸侯昔盟使管仲能如此則周之天子未爲奴矣諸侯之國未則亡矣秦於天下未至是矣如曰仲才也及君不從也仲知及也時不可也則仲智是謀也平君不從也歟仲智是爲也平時之不可也歟況今日之兵不可以禮義節制不可以盟誓禁止如仲之輩欲何爲乎

羸秦論

劉瓛

無有天下而不知秦之焚書也無世而不謂不用聖人之道所以亡也嗚呼秦亡自亡也安能焚書爲秦亡耳天下不用秦如聖人之道故秦不得其道而用也當其時天下一家而尊已外無非心之人故深法禁人之惡也則不當去法以禁人之善是則果習天下之離心而背已也豈秦區區之心歟蓋天必以秦之強暴非大敗無以叛其四海之心故先絕其事君敬長之術而後從天下以亡其天下焉夫天與秦則書存不與秦則書焚而秦然無自焚之心也且聖人宮先自誠其書是秦未始有焚書之心聖人之家先有其心矣故曰秦亡其自亡矣且聖人之道與天地合其久與鬼神合其微則不得毀置之在秦也然矣陶唐氏之水前有聖人之化後有聖人之勤而後民知事君敬長之術自秦之火前聖已遠後聖不作而其術不數世亦已成矣豈非天之欲有絕而先絕其術欲有立而先立歟今或怨秦之火不全其道也不知秦火息矣

蕭何求繼論

程晏

讀漢史者多曰曹叅守蕭何之規日醉以酒民歌之曰蕭何為法
 講若畫一曹叅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其為漢之二
 賢相也至矣哉論曰非也暑牛之渴也暨于飲之海淖之汚牛渴
 已父得海淖之汚寧固於清冷之水乎設使暨于牽之於清冷之
 水則海平陽中之泥也牛然後知海淖之汚不可終日而飲之百
 姓罹秦之渴已父矣蕭何曰吾所以為法律是權天下之草創也
 吾不止此將致君為成康之君使民為成康之民是率民於清冷
 水也曹叅日荒於酒惠帝訊焉叅調於惠帝曰高帝創之陛下承
 之蕭何造之臣參遵之陛下垂拱臣等守職惠帝以為是也民又
 歌之也嗚呼漢之民以漢之汚愈於秦之渴不知牽於清冷之水
 滲乎陽中之泥也蕭何之傳曹叅也若木工能構材而未果覆而
 終者必待善覆者成焉何既構矣謂叅為覆者叅守其構而不能
 覆徒欺君曰陛下不如高帝臣叅不如蕭何善守可也何廢作哉
 若不可以為廢作即文帝除肉刑未為漢主仁聖之最也叅不能
 孜孜其君於成康之政不知己不能覆何之構而荒於酒幸不同
 義和之誅貪位畏勝飾情妄言以惑君也孰名為賢相耶吾病漢
 史以蕭何為善求繼以曹叅為堪其後故為論之

四維論

柳宗元

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
 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彼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
 人之命恥者曰羞為非也然則是二者果義歟吾見其有二維未
 見其所以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
 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
 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
 下曰仁曰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
 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
 異名今管子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
 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教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且恥其

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從枉矣為非而
 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
 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六逆論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凌長遠間
 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三者亂之本也余謂少凌長小加大淫
 破義是三者固誠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者雖
 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
 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妨之其為理本大矣而
 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
 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
 其為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
 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
 理亂之大本也為善者執斯言者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
 固不惑於是矣自中人以降守是以為大據而致敗亂者固不乏
 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費不足尚也秦
 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疎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
 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亡舊不足倚
 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
 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親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
 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
 狗儒醫生相與羣而吟之以為狂為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
 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
 為善者之罪也

辨私論

牛僧孺

近古之人所謂私者謂苟莖於利苟處於逸苟潤其屋者也其以
 為斯皆小人之私非聖賢之私也夫聖賢無私而不自知其私也
 何者必公其身而私於人是不私一身而使天下私之也胡以言

之夫嬰兒見保傅之母則啞然而識非有知而親之利其乳而私之也。極馬見廝養之夫則奮然而嘶非有知而親之利其芻粟而私之也。夫天下之人非復乳孩極馬之愚也。苟有公其身而利之者。孰不利而私之乎。故賢君良臣必私天下而公其身。故天下之人皆私而親之。暗君愚臣必公天下而私其身。故天下之人皆公而疎之。人疎之者多。天下欲其昌也難矣。昔大禹之手足解脰。是公其身於治水也。臯陶之誅明弼。皆是公其身於規諫也。傳說之對揚王庭。是公其身於輔佐也。周公之吐握勤奉。是公其身於禮賢也。宣父之作春秋。刪詩書。是公其身於垂教也。故有夏之人思大禹之功。有虞之人思臯陶之直。有商之人思傳說之政。有周之人思周公之勤。有道之人思宣父之教。或開國尊其嗣而私之。或建祠飾其像而私之。至於商辛之殲。財鹿臺。是天下之利私於己也。故天下公而疎之。秦皇之廢棄諸侯。是天下之爵私於身也。故天下亦公而疎之。故武王公天下之財而散之。而天下之兆庶皆私而親之。高皇帝公天下之爵而封之。而天下之英雄亦皆私而親之。是以自私者人公而亡也。自公者人私而昌也。夫聖賢非必公其身私在其中。不得不公也。天下非必私於一人。公在其中。不得不私也。余謂亡國之君亡家之臣亡身之人。俱不得其道也。非聖賢之無私也。

自明誠論

歐陽詹

自性達物曰誠。自學達誠曰明。上聖述誠以啓明。其次考明以得誠。苟非將聖。未有不由明而致誠者。文王周孔自性而誠者也。無其性不可而及矣。顏子游夏得誠自明者也。有其明可得而至焉。從古而還。自明而誠者衆矣。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而爲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軼自明誠而佐龐明之於誠。猶王之待琢器。用於是乎。成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器者隱於不琢而見於琢者也。誠者隱於不明而見乎明者也。無有琢玉而不成器。無有用明而不至誠焉。嗚呼。既明且誠。施之身

可以正百行而通神明處之家。可以事父母而親兄弟。游於鄉。可以睦閭里而寧訟。爭行於國。可以羈羣臣而子黎。屹立于朝。可以上下序。據於天下。可以教化。平明之於誠。所恨不誠也。苟誠也。蹈水火而罔言。彌天地而必答。豈止君臣鄉黨之間乎。父子兄弟之際乎。大哉明誠也。凡百君子有明也。何不急夫誠。先師有言曰。生而知之者上也。所謂自性而誠者也。又云。學而知之者次也。所謂自明而誠者也。且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夫然則自明而誠。可致也。苟致之者。與自性而誠異派而同流矣。知之者知之。委之者知之。

論相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爲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爲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大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族相襲。又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号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爲呂氏之福。耶。爲禍。耶。一男子爲楊氏之禍。耶。爲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爲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爲。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昔。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鄉爲大儒矣。

卜論

李華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于人心。五福首于壽。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元和。於介蟲爲長。而壽古之聖者。刻而賤之。觀其裂畫。以定吉凶。殘其生。黜其善。既勤殘之。而求其靈。夫何故。愚未知夫天地之心。聖達之謨。靈之壽之。而天戮之脫。其肉鑿其骸。精氣復於無物。而貞悔發。手焦朽。不其反耶。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不當妄也。壽而夭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徵。豈合其明乎。毒靈介而微

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殼而決狐疑豈合其吉凶乎洪範曰爾有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疑於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變戰國湯古法祭無尸尸之重重於卜則明廢龜可也又聞夫鑄刀劍者不成則屠大彘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蓋不祥器也其神者躍為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烟光聲音人不能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地之物而為神固無悉然是亦為怪古者成宮室必落之鐘鼓器械必繫之豈神明責殺亨羶腥歟今亡其禮未聞屋室不安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陰陽之流皆妄作也夫絮壇墀而布精誠求福之來緬不可致耕夫蠶婦神一草木禱一禽畜鼓而舞之謂妖祥如蒼實歟妄歟犧文之易更周孔之述以為至矣楊子雲為太玄設卦辨吉凶如易之告若使後代有如楊子雲又為一書可筮則象數之變其可既乎專任道德以貫之則天地之理盡矣又焉假夫著龜乎又焉微夫鬼神乎子不語是存乎道義也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五

嘉靖甲申歲太學生姑蘇徐用文明刻于家塾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六

論丙九首

吳興姚

鉉

纂

文質三

人文化成論 呂履質文論 李華

文章論 李德裕

經旨五

編年紀傳論 蕭選 上世論 孫郁 秦穆謚認論 皮休 太甲論 陳越石

春秋無賢臣論

讓國一

吳季札論 簡孤及

人文化成論

呂溫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諷其言蓋有之矣未有明其義者也嘗試論之夫一二相生天鈞造物百化交錯六氣節宣或陰闔而陽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實為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君子違汝弼獻可替否此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異趣百揆同歸此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勝則流過之以禮禮勝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俗變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蓋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文化成之義其在茲乎而近代諂諛之臣將以時君不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常冕服章句翰墨為人文也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威儀以求至理坐吟詠而待升平流蕩因循闇而未悟不其痛歎必以旂常冕服為人文則秦漢魏晉聲明文物禮繆五帝儀繁三王可曰煥乎其有文章矣何衰亂之多也必以章句翰墨為人文則陳後主隋煬帝雍容綺靡洋溢編簡可曰文思安安矣何滅亡之速也覈之以名義研之以情實既如彼較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

不云乎文王以文治則文之時義大矣哉焉可以名數末流雕蟲小伎廁雜其間乎

質文論

李華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故上無從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謂易知易從之禮非齷齪褻襲之頽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蓋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質則儉儉則固固則愚其行也豐肥天下愚極則無恩文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行也瘠瘠天下詐極則賊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固而文之無害於訓人不遜而質之艱難於成俗若不化而過則愚之病淺於詐之病也無恩之病緩於賊亂之極也故曰莫尚乎奢也奢而後化之求固而不獲也利害遲速不其昭昭歟前王之禮世滋百家之言世益欲人專而不為誠難乎哉吉凶之儀刑賞之級繁矣使生人無適從巧者弄而飾之拙者眩而失守誠偽無由明天下浸為陂也蕩為洪流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子者修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制制而不煩而已太康啓子禹孫當斯時有堯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國為羿奪內則夏之六卿外則夏之四嶽而羿浞愚弄關爭內外默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原是觀之則聖有謀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頡首至孝文玄默仁儉斷獄幾措及武帝修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明矣漢氏雖歷產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一舉而安且漢德結於人心不如夏家諸呂吳楚之強倍於羿浞安漢三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最深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為亂遂則徐奄並興夷多難復明辟兼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厚矣至成王季年而後理唯康王垂拱圉虛空逮昭王南征不返因是陵夷則郁郁之盛何為哉周法六官備數四時盛祭車服盛飾至於下國方五十里卿大夫士之多軍帥之衆大聘小聘朝

觀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觀諷大何得不亂小何得不亡記云周之人強仁窮實罰故曰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考前後而論之夏衰失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制而過煩故也愚以為將求致理始於學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及藥石之方行於天下考試任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家說讖緯之書存而不用至於喪制之縛祭禮之繁不可備舉者以省之考求簡易中於人心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泥於坦明之路矣學者局於恒教因循而不敢失於毫釐古人之說豈或盡著數骨肉之罪而變叔向不忍聞之言而書昭伯敬龜策之信而陳僕句使不仁之人萌芽賊心而仁義之士閉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常言無裨世教不習可也則煩潰日亡而易簡日用矣海內之廣億兆之多無聊於煩彌世曠久今以簡質易煩文而便之則晨命而夕周踰年而化成踵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子言以約失之者鮮矣與其不遜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顏子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為政者得無以為惑乎

文章論

李德裕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蓋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金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焉聆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遂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嘗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也近世詭命惟蘇廷碩叙事之外自謂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甚其旨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穎文旨高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未可以言文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為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觀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蓋七哀詩有詞賦多用四韻王粲詩有勳佐漢舉信是

也音憲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 有非文章者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 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余嘗為文箴而載於此曰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杆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薄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翫成器奢者為之錯以金翠美質既彫良寶斯棄此為文之大旨也

編年紀傳論

皇甫湜

論曰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至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為率私意蕩古法紀傳煩漫不如編年退以為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跡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繫於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夫是非與聖人同辨善惡得天下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為紀為傳為編年是皆良史矣若論不足以析皇極辭不足以杜無窮雖為紀傳編年皆罪人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呂后接之亦以歷年不可中廢年不可闕故書也觀其作傳之意將以包該事迹參貫語言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之說必新制度而馳才力焉又編年記事束於次第牽於混并必舉其大綱而簡於序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乃別為著錄以備書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則有尚書左傳之外又為國語可復省左史於右右外傳於內哉故合之則繁離之則異削之則闕于長病其然也於是草舊典開新程為紀為傳為表為志首尾其叙述表裏相發明庶為得中將以不朽自漢至今代以更八年幾歷千其間賢人屢有史臣繼踵推今古之得失論述作之利病各耀聞見競誇才能改其規模殊其體統傳以相授奉而道行而編年之史遂廢蓋有以也唯荀氏為漢紀裴氏為宋略強欲復古皆為編年然其善語嘉言細事詳說所

遺多矣如覽正史方能備明則其密漏得失章章於是矣今之作者苟能遵紀傳之體制同春秋之是非文敵選固直如南董亦無上矣儻捨源而事流棄意而徵跡雖服仲尼之服手絕麟之筆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謂之好古則可矣顧其書何如哉

上世論

孫郈

周成王定鼎于郊駟上世三十七年七百夫帝王括囊宇宙位重憂崇天生利民非樂兆民之上故君民者遇夫聖則禪之不遇則以子繼之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禹之於子是以周都天地之中欲便四方之會不恃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在乎利民豈異唐虞之道而反上上世邪必也欲永其祚莫先德義貽厥後世天人祐之豈非無窮也哉何三十七百年世之有若右其上而左其德俾乎厥後特年世之永久必輕乎德義若此之謀非君子之道也昔太戊懼哉而盛帝辛恃瑞而亡在此不在彼豈不知之而上上世者乎

春秋無賢臣論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為五等五等之下臣為陪臣陪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臣於周義猶大父也夫為子之道孝於父者必欲父孝於祖陪臣忠於諸侯者必欲諸侯忠於天子則忠孝兩全康又天下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室弱周以強諸侯是弱祖而強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於臣則非忠語之於子則非孝論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辜恩遂使姬周削弱祀號而已桓文雖以為霸何能正之反有封禪請陞之僭管晏雖有其功何能諫之而有反玷毀孔之惡于時風教大壞海內焚如天不能陰隲下民降大聖以為木鐸歷國七十餘說而不遇奔走齊魯宋衛之效反若喪家之狗知不可訓慮後世不懼乃修春秋明向背其有甚者或夷之或狄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奔走社稷者不可勝紀書曰帝乃震怒致令海內無一嘉祥但有妖怪謂春秋亂

世豈不如然于時人不堪命何邪無賢臣哉予爲此論警衆士大夫多稱之遂聞敵賊徽而奇之或謂可刊金石訓乎今後既而喧傳則有難僕曰春秋昔之賢者子謂之無激之邪鮮之邪奈乎孔門何曰孔門仕者鮮又家臣耳子不讀聖賢書乎易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春秋之大夫小貞耳蓋以大貞取之以王道取五霸猶罪人

秦穆謚繆論

皮日休

聖人務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見其仁焉不先用不德以見其德焉苟如是是見危者已墜而欲援觀闕者將死而方救噫其亦不仁矣以高辛之仁化用一擊擊之不善天下之民捕堯以爲君以唐堯之仁化用一紘紘之不續天下之民譟禹以爲功夫如是擊之與紘是高辛唐堯誠用之非先置也推其誠而用之人民尚倍之如是况先置者邪當晉獻驪姬之亂後奚齊卓子之死餘重耳在翟夷吾居秦以秦穆之力制程而安晉其能必矣夫重耳之賢也天下知之又其從者皆足以相人國則如先立之必能誅亂公子去暴大夫翼德於成周宣化於汾晉而穆公乃取公子摯之言謂公曰君若未置晉君以成名矣乃先置夷吾是爲惠公公之入也皆內外之賂諂許里方七十里許公百里平則誅五黃金三十鎰誅木立之臣惠公二年殺平驪蒸先父之室謂惠公曰王叔也故生民興誦謂其人曰侯之死者無報謂惠公即位而夷吾死也卒身獲于秦以九月葬而子殺于晉謂十五年葬于耳於秦而於高辛嗚呼致是也非晉人之罪秦人之罪也夫摯立八年不善而去鮪用三載弗績而誅况晉惠公之在位作宗廟之蠹竭爲社稷之稂莠一立十五年其爲害也大矣今之學者以秦穆爲繆尚疑其謚得斯文也可以謚繆爲定

太甲論

陳越石

殷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亦爲臣之所立或曰社稷之臣必當如是淺於國者之爲論也至若承湯之教全殷之統立

臣之節豈如是邪君上之不自與賢智豈臣下之有不知邪擇其嗣當求賢而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爲不明因而放之令其自新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轉時乘之龍待駕於臣之業何如哉况乎體非金石而冒霧露如懷失國之師以損其身則君之謗消無日矣陳子曰臣之忠有幸而忠者也君之立有幸而立者也知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噫泥泥泥接踵罪罪比肩君可放乎哉其後新取於西魏成於東司馬氏之有天下其始也未嘗不伊不周其終也未嘗不羿不泥皆取伊周以爲鳴矢也孟子曰無伊尹之心則寡也有旨哉

吳季札論

獨孤及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微其前關於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感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慎德之不建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上以君命則廢禮是以太伯之奔勾吳也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篡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是尙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闕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康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啓周道以靈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閭安得謀於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戚鍾局若以蕭牆爲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及死事生孰與先繫而動治其未亂室以表義挂劍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于嗣是潔已而遺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六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七

吳興姚

鉉

纂

論丁 十一首

兵刑四

守 在四夷論 牛僧孺 守論 杜牧

戰論

斷刑論 柳宗元

臨御四

機權論二首 馮上 樓下

王言論 李德裕

英傑論

諫諍一

忠諫論 李德裕

鑒惑二

近倖論 李德裕

寢論 元結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洎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內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旨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略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耀蓋帝王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能富人一國之人思之必伺君好而贊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道淪非道是則不見敗而有亡也况四夷之攻至難者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言四夷之攻以鼓鞶國人之攻以祕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益觀白刃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悅而思受也聽鼓鞶則警而思備也遇祕隱則情而思述也逢相害則恚而思讎也見相親則惑而思近也值相侵則忿而思報也得相益則喜而思隣也攻邊則人人思

守也攻身則人人思受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錯鑿而異也且王者之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自則色攻之守之不約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斂攻之守之不檢則奢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商捨德音而耽情惜是聲攻而亡也周厲捨廉節而悅榮夷公是聚斂攻而亡也秦皇捨儉節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捨正直而用刑臣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捨慈仁而事遠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守身不謹為嗟然所攻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或云幽王自以為大戎所滅僧孺以為幽王自以守道不固頻舉偽烽嗷嗷天下空於杆軸加以褒姒色攻諸侯不信而敗非獨由於四夷也至於晉十六國稽其本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諡以佞攻致令八王並興生人減半然後戎夷乘間敢有窺窬可謂四夷先起於內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故有德者先守其身但令四夷自守曾不防戎狄在其國中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沈尹戎雖舉守四夷之言而不書守身之道是戴華而略實非垂範之旨敢因文字以附簡編之闕

杜牧

守論并序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殲東兵自守反脩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橫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厭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缺鉞鉞含弘混侏脰背逆孽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筭周思以為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莫己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塞頓顛傾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以北蟻城數百金堅蔓籬角奔為寇何吾人之顛頽天時之不利則將與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處恬逸第第相付以為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強

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衝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秦據虎狼而不拂其心則怨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削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闢視大言自樹一家欲制削法角爲算奪天子養威而不開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辭越錄受之觀聘不來机杖扶之逆息虜虜皇子嬪之裝綠彩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憎極益其侈心益昌於是上田名器分割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頑斬鬻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爲犯疆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答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禍盡及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此非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郡之術永戒之哉

戰論并序

兵非脆也殺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嶺嶺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衝衝是六郡之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厭數三億低首

仰給橫拱不爲則公准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成陽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膾脍徹于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排關於是盡剽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戎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元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毀寄大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利弱而未嘗爲之簡帖整飾天下雜然盜發則疾陔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爲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媿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費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辭命極矣田官虜矣金增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戎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鐮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揮之至如堂堂然將陣殿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旋旋翔伴悅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益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灑掃垢汙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諒木傳于士大夫非偶言而已

斷刑論

柳宗元

余既為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為之言焉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偽也使秋為善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怠春為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懈為善者怠為不善者懈是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為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為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所以措而化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盡而化矣是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為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不死不可得買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吏大暑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搖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睭支不得舒怨號之聲聞於理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為何哉或者乃以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石豈為非常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為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斯之盡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

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拂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矣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機論上

馮用之

機者機也經緯天下織綜人事而已矣機者微也發之至微用之至廣大人行之則合於道細人竊之則階於亂合道所以濟世階亂所以滅身濟世機之利者也滅身機之害者也知利而不知害雖去其害害必悅之知害而不知利雖就其利利必違之知利而知害知去而知就其惟聖人乎文王武王知機之君也箕子周公知機之臣也夫三才設位而機行乎其中矣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善用則集乎百祥昧用則來乎百殃故天之一發龍蛇為之起陸人之一發天地為之反覆范蠡善用也勾踐以之克霸無極昧用也楚國於焉殄瘁至哉斯術也莫不以合義為本趣時為用苟悖於義則悅隨者寡未逢於時則虛其事務其取與離合之際可謂神矣雖離婁之目不可視烏獲之力不可制南金之利不可斷迅雷之聲不可及夫神器至重也堯不與子而禪於舜蓋取聖之機也舜不讓丹朱而復禪禹蓋取時之機也兄弟至親周公離於管蔡取賢之機也秦越之疏贏氏合於由余取霸之機也設令堯與丹朱而棄舜德兆之心竟歸於虞則不謂之聖帝矣舜忘大義而顧小節不承堯而禪禹則不謂之明君矣周公墮管蔡而不殲必墜文武之業則不謂之賢臣矣秦伯鄙由余而不用必失四方之士則不謂之霸王矣天下雖聞之而不可知雖見之而不可測善為國者如假師焉民如幻也欲之動欲之靜機在於我豈當不悅乎善為君者猶造父焉人猶馬也欲之東欲之西策在於我豈有能違乎經曰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富哉是機也我以天下為親為子天下孰不以我為親為子乎夫然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聖人之旨也則知欲安者必先安於

人欲利者必先利於人能安人而人不安之能利人而人不利之者未之有也漢祖入關不行殺戮善安人也秦室寶貨悉分士卒善利人也卒收天下之心莫天下之富此聖人之作也項籍反是而亡不亦宜乎善為臣者不厚於身而厚於君不潤於室而潤於國厚於君忠也潤於國公也既忠且公君其薄之哉民其怨之哉祿位其去之哉雖不厚於身而身自厚矣不潤於室而室自潤矣此君子之為也鄭侯處位而舉淮陰厚君者也入秦不取金壁而取圖籍潤國者也故能位冠三傑聲流萬古韓信忌剋酈生逐逐田橫欲有功而自厚貪賞而自潤終貽伊感雲夢生擒夫域中至大之謂道天下至賡之謂機有道無機守死而一身獨善有機無道好謀而奪倫故教伯夷叔齊守死也豈謂億兆塗炭侯周武哉李斯趙高奸謀也豈知刑政酷毒失民心哉機道相須盡善盡美然而發機之要實資於時故進而得時亦機也退而得時亦機也取而得時亦機也語而得時亦機也默而得時亦機也進得其時則有利伊尹干湯是也退得其時則無悶二蹕辭祿是也取得其時則必獲甘羅陟相是也捨得其時則元吉泰伯去吳是也語得其時則見信傳說是也默得其時則係身微子是也故進不相時則凶晁錯所以見誅也退不相時則禍白起所以伏劍也取不相時則招各許伐鄭也捨不相時則有悔虞棄號也語不相時則始辱薛治諫其君也默不相時則受誇子家從其賊也所以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得其機則仇讎變為心腹况其思者乎失其機則親昵反為勍敵况其疏者乎齊桓用讎能盡管仲之謀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衛懿好鶴失於臣下之望國之有難士卒不戰夫如是則一得一失易於反掌一興一亡疾如旋踵為國家者可不務乎或曰老氏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然則智非機耶機非智耶荅曰機者生於智者也智者隨其性者也大人君子得其遠者大者為而不有功成不居使天下熙熙然若登春臺如享太牢不知帝力故為國之福非謂其無慮無思兀兀然如

草木鳥獸而能治國者也細人曲士得其小者近者嗜欲擊焉矜伐在焉是非生焉爭鬪興焉故為國之賊聖人慮百世之後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垂此玄言蓋抑揚之旨也且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不仁之仁豈非機耶國不用機以克永世匪我攸聞夫茫茫六經萬機之圖昭昭前史萬機之鑑仲尼云知幾其神乎有旨哉有旨哉

權論下

大哉鼓天下之動成天下之務反於常而致治違於道而合利非權其孰能與於此乎夫權者適一時之變非悠久之用然則適變於一時利在於悠久者也聖人知道德有不可為之時禮義有不可施之時刑名有不可威之時由是濟之以權也其或不可為而為則禮義如書餅充飢矣不可施而施則禮樂如說河濟湯火不可威而威則刑名如治絲而禁矣豈惟乖理適足資亂故用權之際道德可棄禮義可置刑名可弛及乎發號施令如風偃草衆知嚮方莫敢不服與夫道德禮義刑名之功又何異哉雖曰棄之置之弛之蓋殊途而同歸也故權者國家之利器也輻重可離而權不可失兵食可去而權不可無迅雷發則群物驚大風起則萬彙振嚴霜烈則衆木落遲日昇則百卉秀孰為此者曰天地也天地尚或用之而况於人乎夫休祥不見則中庸之君不能力行而濟於聖容微不作則殘暴之主不能革心而至於道福其善君子所以知勸禍其淫小人所以知戒夫天之德至仁也地之道無私也至仁則不傷於物何乃行肅殺之令乎蓋秋不殺則春無以生矣無私則不黨於人何乃垂災沴之變乎蓋惡不殫則善無以彰矣一弛一張天道乃長一體一勸天道乃遠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是以君子則而象之體而行之故當不合用而用不合棄而棄不合賞而賞不合誅而誅者皆從權而制宜也聖人以神道設教俾民日用而不知權之時義大矣哉高宗知傳說之賢欲委之代天取於皁隸之徒儀於百辟之上慮群情弗協事難以濟故稱夢

得賢相乃刻像而求之商之中與賴善權之主也文王知太公之賢欲擢居輔弼搜於屠釣之間致於三公之上庶士靡靡恐未適從故稱天遺我師乃出畋而獲之周之末年賴善權之君也此二君苟懼設詐之損德固執信而循常則傳嶮虛老而莫伸渭濱沒齒而不用棟梁斯壞其何以興夫權之大端在於利害而已矣利害萬而害一害之何傷害百而利十利之必亡苟害於事雖鄙俚之議君子懼之苟利於後雖先王興教達人抗行也子雖至親西伯食其肉不然則死於姜里也父雖至尊沛公素其羹不然則臣於項籍也西伯非不慈蓋子已死不食則已身亦斃沛公非不孝蓋其父為虜奔赴則已身亦降又何益乎能捨無益之慈孝成莫大之基業大人之權變不可得而聞也夫是非未明向背未定成敗未測取與未決當此之時行權之時也故權可以明是非定向背測成敗決取與權宜布衣見景公景公委之以兵柄斬一寵臣三軍畏懼克成其功也孫武被褐謁吳王吳王試以教戰戮三嬖妾衆女整齊卒顯其能也易曰巽以行權巽風也風行也無不可動之物無不可往之所權之用無不可治之時無不可成之事昔晉文公見天王于河陽論則譎矣而夾輔之勳垂於史冊竇鞅謀楚子以兵刃恃則倖矣而盡忠之節著於春秋夫事有先奪而後與先順而後取太甲不治伊尹放之俟其改過而反其政公子光謀亂伍胥避之乃進專諸以成其志然後盡事君之節雪殺父之冤不其偉歟夫乾坤之道易簡也而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能久故王公設權以固其國知變以取其民善馭者視人如嬰孩悟之諄之莫不胥悅不善馭者以民為規矩謂方圓定矣不能苟合善權變者如弈棋焉或取或捨或進或退無固無必皆任其勢也捨非資敵蓋捨小而取大退非怯彼蓋進損而退益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得非權之難耶觀其相魯君於夾谷挫齊欲於罇俎當是時齊侯強而不強魯國弱而不弱聖人之智不亦多乎夫獸廢爪牙則充羣獸之腸矣

禽毘羽翮則供衆禽之羞矣人夫權變則為英雄之資矣三十輻之車制之者柅萬乘之國統之者權五賊在心神至聰而莫測三盜既興物雖衆而皆覩至哉始離而終合始逆而終順始非而終是始失而終得權之旨也或曰機之與權同乎異乎對曰異也設於事先之謂機應於事變之謂權機之先設猶張羅待鳥來則獲矣權之應變猶荷戈禦獸審其勢也知機而不知權者得於預謀失於臨事知權而不知機者巧於臨事拙於預謀知機而知權者帝霸之君也王佐之臣也自五帝既降捨機權而能治天下者未之有也

王言論

李德裕

夫帝王與羣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惟在簡而當理雄辯不足以服燕臣之心惟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衛將軍言郭解家貧又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殷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只恐解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姦臣奪心邪人破膽矣余歷事六朝弼諧二主文字辭皆文雅而未嘗聘辯武宗言必簡要而不為文飾皆得君人之量能盡臣下之辭豈唯王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辯若波濤辭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姦人之雄遊說之士焉得謂之獻替哉為人臣者當戒於斯慎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英傑論

帝王之任英傑皆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若不以其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禮貌則然不為用駕御之術惟漢祖盡之黠布歸漢鮑高祖方踞牀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帳飲食從官如漢主居布又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衛青以大將軍之貴而隸人蓄之此不得不絕大漢而盪羣允也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同卧起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事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浮詞足言宜乎洞

開胃懷令見肝肺氣懾其勇恩結其心雖踞洗召之不為薄矣祿
山夷狄之論詐者也非將門英豪章奇偉其戰鬪之氣擊刺之
材去關張遠矣天寶末受專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內
殿西序雞障之下非其所據果蓄異圖幽陵厲階至今為梗蓋思
甚驕盈以至於此儻以徒隸蓄之豈有斯恨

忠諫論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
未能忘名自知為惡多矣畏天下人知之將謂諫已則惡不可掩
故不欲人之諫也如晉獻非驪姬寤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
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也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
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亂者其辭訐考叔啓
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大鴈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
安羣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為主白馬
令言帝欲不帝劉李二人名不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
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
刎頸血汚車輪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
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者之道在於婉矣唯英主必
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
高城擊蕭相國及閻王衛尉之言曰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
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世名臣王石泉居相時以子為眉州司士
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
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近倖論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遠於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
人可去而不可改者其豈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慾深桓靈之
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
侯覽張讓所以得蔽君也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撾鼓之娛微
行沈湎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共歡石顯張敞所以

得靈政也惟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
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表盡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
而所貴者公孫弘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
類近則開元初內有美妓崔鶯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盧蘇宋以
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
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知漢之文武及開元致理之要
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寢論

元結

元子天寶中曾預譏於諫議大夫之座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歎
曰諫議冗者貧無以繼酒嗟哉元子醉中議之曰大夫頗能用一
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權等司隸何若大夫問謀對曰得寢婢
一人在人主左右以寢言先諷則可請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郇
侯侯家得寢婢寢則寢言言則侯輒鞭之如是一歲婢寢如故侯
無如婢何有美奴每厭勞辱寢則假寢其言似不怨主而若忠信
侯問問之則曰素有寢病寢中寢言非所知也引寢婢自辨辭說
云云侯疑學婢鞭之不止髮之紺之奴寢愈甚奴於是重窺侯意
先事寢說說侯之過警以禍福侯又無如奴何客有知侯禍機因
寢奴之先扣侯門諫侯以改過免禍侯納客為上賓復其奴命之
曰寢良氏子孫世在子郇大夫誠能學奴效婢假寢言以規諫人
主俾悔過追候與天下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何止侍中司隸大
夫乃歎曰嗚呼吾謂今之士君子曾不如郇侯夷奴耶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七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八

吳興姚

鉉

纂

論戊 十首

前賢四

夷齊四皓優劣論 蘇頌

三名臣論 李翰 三賢論 李華

共策四

漢斬丁公論 裴君休 裴益以周勃為功臣論 李德裕

張辟強論

降將一

李陵論 白居易

伎臣一

張禹論 李德裕

夷齊四皓優劣論 有試

蘇頌

論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於當年而節莫覩故發義以立志從道以成功激清一時流譽乎古然立志者必義也成功者必道也資於義而志可明徵於道而功可見志以立節功以成名名之成昭其道也節之立昭其義也能潔其身後代有準非夷齊歟能利其國當時繫賴非四皓歟揆而度之優而柔之循其事而理於是乎在考其功而論於是乎著蓋周德既廣則夷齊讓國而歸焉漢業既興則四皓受命而出焉天之棄商矣諫武王正臣禮也人之戴漢矣護太子忠主道也忠之所存者大則正之所行者高而能行者節所謂立也大而能行者名所謂成也若夫志士仁人將合而已進足以成退足以立用足以兼濟否足以獨善不辱其身則安食其粟不降其志則言米其蔽墨台氏之子不屈也贏之德衰則曝穴全生劉之德盛則衣冠就列夏黃公之徒知時也舉其成事各同乎其成矣究其立事各異乎其立矣深惟終始敢無優劣統而論之其美也一別而叙之其跡也二棄身以遂志夷齊之

烈矣愛國以屈身商皓之行矣曰若稽古以質乎今四皓見賢於子房夷齊稱仁於宣父與其稱仁於宣父不猶愈於賢於子房哉

三不欺先後論

呂溫

昔交子賤為單父也人不忍欺之國僑為鄭也人不能欺之西門豹為鄴也人不欺欺之此皆為政不同同歸于理作幹事之稱首貽後人之經範汪洋古今揮輝圖史窮理而語固有優劣擇善而行豈無先後請試論之子賤任衰亂之魯而邑偏強齊仗義為城池倚仁為干櫓當鯨吞之大敵鳩狼顧之遺黎渙離形檢妙用心術懲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感而動之陰陽運於無言誠而明之日月懸於方寸是則不求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攝晉楚之間而靖恭爾位役智利物飭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求人而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而克修茂績身為紀律言有典章剛包其柔威克厭愛權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火烈人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伯之吏也誠不足至於智智不足至於威威大小之間朗然可見然而事在折衷理資漸致德宜全舉道貫兼通必也修誠而棄智誠未至而政理或虧任智而廢威智未周而暴亂將起不若兼而行之迭收其效一之日二之日刑明威立使人畏而不欺欺三之日四之日智達政成使人敬而不能欺五之日六之日志孚誠格使人感而不忍欺以寬濟猛同二氣之和平自邇陟遐比三才之具美苟非全德大器其孰能至於此乎若不暇會其源流統其宗極而始定優劣直論先後則堯舜之吏與王霸不同年而語矣

三名臣論

李翰

或問於翰曰昔諸葛亮擁膝南陽為梁甫吟自比管仲樂毅州平元直以為信然雖淫量字窺而遺迹可見夫此三名臣者亦有優

劣乎願聞其說翰辭不敢對至于再三固請不得已應之曰豈易言乎豈易言乎大小者不足以論大近者不足以量遠奈何況議大略然執律管者可以候四氣之微測日昏者可以知千里之度察微觀者由虛考實儻容寄言象於斯矣如僕所揣則管不迫樂孔明其伯仲之間耳曰何謂其然也昔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與齊定霸尊周勤王功其德哉仁亦至矣孔明收荊州散敗之餘建策通吳合從破魏奉先主西入劔門下車而三分天下翊戴後嗣續修舊勳刑政孚於偏方威德振於中夏雖短祚中否而王業殆成樂生一為燕將繼勝齊師性劔於二城之間狼狽於兩國之際軍不振旅身卒轉亡子獨推而崇之冠於二賢之首誠所未論其有說耶翰應之曰子之所聞者未歟語功則信然語才則不爾夫才生於代功與運成固有才優而功微運合而才劣先當格以道德覈於終始審其邪正觀其去就然後事可明也夷吾當既亂之時輔有道之主功濟諸夏澤被生人信為美矣然微功事儲務入之情速矣肆奢越禮盈量之意見焉故仲尼雖稱其仁終小其器止於霸者之佐殆非王臣之良孔明從容三顧後起義蓋必當締構必成事屯而業育主關而國治兵弱而強鄰畏服功大而本朝不疑斯亦難矣然窺其軍令跡其用法必使中原可復然後厚賞寬刑玄德常稱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之卒致喪敗斯所謂濟於事而未全於道得諸已而未審於人樂一戰累齊二城未下徒之以德收之以禮捨權變於攻取之際行王道於軍旅之間事雖不成業亦大矣向使昭王不死惠王不疑則其功未可量也夏侯太初論之詳矣及其述燕之責亡而奔趙趙王問以圖燕之策樂生流涕而對曰臣昔日之事燕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千秋萬歲者之言可謂懷祿不膺其榮周身不違於道比諸二子不亦優哉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所制安可以功業之成敗斷才能之短長耶且夫運有通塞命有脩短蓋天意也豈人事乎昔韓信將伐魏聞得不以周叔為料平聞不用乃大喜

向使魏人用之則漢師不敢濟河矣然則周叔之才亦韓信流亞也終湮滅而無聞焉古之大才而功不著者亦何可勝道哉翰長兄御史君體純至之德負經遠之才當感憤於周韓之間嘯詠於管樂之際守之以忠信文之以禮樂蘊弼諧之大略以康濟為已任進逢國難謀猷不行退有家艱哀毀遲禮官纒元士命止中年位不登於廟堂名不書於史冊斯才也斯運也誰見三分九合之優劣辭燕對趙之去就哉由此觀之斷可知矣問者歎息而退

三賢論

李華

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人之未獲嗟夫退叔謂曰無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不至淪於風波雖賢不能自辯况察者未之究乎鄭衛方奏正聲開發極和無味至文無彰聽者不達反以為怪論之音太師樂工亦失容而止曼都之姿雜於樵悴被緇絮蒙蕭艾美醜衷倫自以為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又求者亦昏將割其善莖在遷政化端風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自明而察者不惑也余兄事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略退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絕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愚智劉感一物不得其正蕭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巫獎善太重元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徇朋友之急莊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樂天知命焉以謂王者作樂崇德殿薦上帝以配祖考夫人之極致也而詞章不稱於是作破陣樂詞是樂也協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者稱乃述詩書禮樂春秋為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史書為警尤罪子長不編年陳事而為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非劉齊生人不錄次序續修以迄于今志就而殺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瞻其形容不俟見而見其仁劉被卿佐之服居

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聰明參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若百鍊之鋼不可屈折當鑿與去就之際一生一死之間而後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志與時多背恒見話於人取其中節之舉是可以為人師矣學廣而不精其貫穿甚於精者又文方復雅商之至當以律度百代而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絕孤厲不可謂不知者言也茂挺父為莒丞得罪清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至莒道邀使車發詞哀乞惟一涕下即日捨之且曰蕭贊府生一賢方資天下風教吾由是得罪亦無憾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與遊乎遐叔曰若大尉房公可謂名人矣每見蕭山則終日歎息謂余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若司業蘇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士曰使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恥者誠元紫芝廣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間邢宇紹宗深明持操字弟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季豐守道而斷趙郡李嶠伯高舍大雅之業嶠族子丹叔南誠莊而文丹族子惟嶽誥道沈邃廉靜翠國喬渾德源昂昂有古風弘農楊拯士扶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誠方明遐曠而才皆慕於元者也劉在京下嘗寢疾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顧謂質從曰挺卿日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尚書劉公每有勝理必詣與談終日忘返退而數日聞劉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殷直清有識尚恨言理少對未與劉面常想見其人河東裴騰士舉朗邁真直弟霸士會峻清不雜隴西李廣敬如堅明而粹范陽盧虛舟幼真質方而清穎川陳謙言士然淡而不厭吳興沈興宗季長專靜不渝穎川陳兼不器行古人道渤海高通達夫落落有奇節是皆重劉者也工部侍郎韋述修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郎陽淡掌貢與蕭求入海內以為德選汝南郡軫諱韓詞學標幹天水趙驛雲卿才美行純陳郡殷寅直清達於名理河南源衍季融粹微而周會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據德隣恢善於事柳芳仲敷該練故事長樂賈至幼幾名重當時京兆韋收仲成遠

慮而深南陽張有略維之獲道體仁有略族弟邀季遐温其如玉中山劉穎士端疏明簡暢穎川韓拯佐元行備而文樂安孫益盈獨温良忠厚京兆韋建士經中明外純穎川陳晉正卿深於詩書天水尹徵之誠明賞百家之言是皆厚於蕭者也尚書顏公重名節取故舊與茂挺少相知類與陸據柳芳最善茂挺與趙驛邵軫洎華最善天下謂之類蕭之交殷寅源衍睦於二交之間不幸元罷曾山終於陸渾劉避地遊于安康蕭歸葬先人歿于汝南無復求斯人有之無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登尊位不享下壽易易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余知三賢也深故言之不作云

漢斬丁公論

皮日休

忠之為稱也蓋欲委身以事主不以猜懼貳其心不以辯說貳其心不以疑懼貳其心者也有過諍於公不揚名於私豈猜懼之足入乎上有是愈乎進不愈乎退豈辯說之足入乎上有過言乎心不懼乎事豈疑懼之足入乎夫苟祿恆生而仕者上有過言未息而懼乎誅諫未再而去乎位自以得古人三諫不從之義然幸其生倉其祿是猜懼而貳其心也上有是必斂于心機媚于聲氣不思己之不檢而謂上之受謗不思道有未可而謂辯之足從不從辯而去是辯說貳其心者也有是問去必俛彼受取乎厚也必諂彼俸求其捨也有愛不可俛俸不可諂即苟而已矣是疑貳而去其心者也嗚呼劉項之作也淮陰不以猜懼而去項乎淮南不以疑懼而去項乎曲逆不以辯說而去項乎去彼而就此果謂忠乎果謂不忠乎是利則存不利則亡者也則丁公臨敵捨敵無以殺誠惻隱之者豈有猜懼辯說疑懼者邪有利則存不利則亡者邪與其不忠則彼三侯者謂誰誰也彼三侯者謂誰誰也夫免罪錄之誅刀錯之刑也是高祖斬之果不為當噫漢之初之末為無人丁公就刑未聞有一言而戾者將固之命也悲夫

袁盎以周勃為功臣論

李德裕

表益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亡與亡益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教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感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棄非罪見疑可為長歎也當呂氏之世惠帝已粗少帝非劉氏陳平用辟強之計權王產祿終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由此而階亂矣則劉氏安危未可知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未嘗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遜順內守忠貞得不謂之社稷臣矣其後絳侯繫清室益雖明其無罪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楊子稱盜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說喻堂陞之峻高者難舉卑者易凌文帝感惜養臣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識若秦公者難與並為仁矣益惟有正慎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撓忠於所奉害錯之罪虐貫於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之不昧矣

張辟強論

楊子美辟強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膚敏善揣呂氏之情奇之可也若以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博哉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強落之向使留侯尚在必執戈逐之將為戮矣觀高祖遺言呂氏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謀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為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令本兵柄况外有齊楚淮南盤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恃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哀將相何至危懼必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為將相之官哉漢高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在呂宗矣何可背之厥後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植固矣若平勃二人蓋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歿劫鄭商以給呂祿計亦窮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言謀呂豈不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僅才出於世豈受其結說哉嗟乎與其圖之於難豈若制之於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強之計斯為謬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沮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為必仗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晁錯論

李觀

觀讀漢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晁錯以姑息吳王濞痛其非罪也故直筆以謀接錯穎川人起於諸生事文帝為太常掌故以英詞射策累擢為中大夫及景帝即位極言獻替未嘗不忠於心乃命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思求漢室而患諸侯侈大上書請削其土是用翦其翼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負漢哉原吳濞之反誠有由然聞人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怨怨端既立臣節安附欲無為逆終不可得已蓋以南方富殖而諸夏初又狂夫為計料勝一舉遂搖長舌交構七國借誅錯之名景帝無非常之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異在紆難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減是以察其來不為錯明矣且表益與錯宿不相善况景帝豈不知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議是為臣報隙也若宗社何及鄧公吳選乃歛歛長悲益為天子之羞爾始高帝封澤於吳以誠東南之必亂于時豈有錯削地之議蓋天之曆數有理亂也脫使無梁園以絕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鹿復駭益之內可食初錯介然孤立指畫高議大臣疾小臣怖人人束約各欲俸刃其父知其必戮也而深病之錯曰所以尊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晁氏危矣吾不忍見禍及先禍死矣噫史臣責錯之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酷也夫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母言於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見獲宥晁錯用至忠之略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至奈其子所籌國之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沮其子為忠也孰可擬議或人有復言錯忠則忠有不遂忠愚則不爾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苟圖濟身則忠有不遂忠有不遂是臣不臣亦何生為賊由衣益昧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與也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道哉

李陵論

白居易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為臣為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將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

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子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讓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明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狼睨視賊者為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庭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噫嗟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於前隕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道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子而引范蠡曹沫為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恥蠡非其罪魯國之蓋沫之意亦奚為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為單于之擒是長寇讎辱國家甚矣況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答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已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刎劓頸見志曷若效節致命以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无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紆禍於親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下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答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子聞之古人云人各有死或重於泰山生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不其然乎

張禹論

李德裕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咨於所敬之臣然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曄山東之匹夫也入虎

狼之秦覆不測之險可謂交踈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霸業之基以安國復嗣可謂忠於王矣夫能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而斷之在獨蓋為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恨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不斷之於已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國爭而後許而今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鏡申伯有孔碩之詩秦康送文公與如存之感況薄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而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駕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與曲陽有隙乃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推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關於鄭鳴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欲尚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斯為當矣後代有類於此者其臣可以范曄為師表張禹為鑿戒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八

議甲按一十一首

郊廟陵寢

請以正冬至日祀圓丘議唐紹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獨孤及

唐太宗皇帝配天議長孫無忌

立廟議朱子奢

同前議楊仲昌

省試學士代齊郡議韓愈

請以正冬至日祀圓丘議

唐紹

臣聞禮以冬至祀圓丘於南郊夏至祭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

驟次極於南北之際也日北極當暑度循半日南極當暑度環周

是日一陽爻生為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

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內吉莫大焉甲子但為六旬之首一年之內

隔月常遇既非大會暑運末周惟揔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

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皆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傅孝忠進奏

曰佳漏經南陸北陸並日校一分若用十二日甲子即分一分未

南極即不得為至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謹按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

皆為太祖繼太祖以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世

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

氏祖顓頊而郊鮌績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

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

上帝惟漢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以為祖宗故

為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由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部禘郊祖宗

唐太宗皇帝配天議

長孫無忌

臣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

郊所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采薇二年

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孝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當時高

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感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者令乃以太宗

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

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羲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

行令殊為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

義唯祭法云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

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

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祫配祠良為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

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

則孝經當言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

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

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言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

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叔矣又按六韜曰武王伐紂

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軌迹詰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

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令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歿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者殿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惟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代祖專配感帝此即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崇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締構有周建絕代之丕業啓祖分晉創歷聖之洪緒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代祖元皇帝潛鱗韞慶屈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肇先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倅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改舊物體元居正為國始祖抑有舊章昔有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瀆拯率土之塗炭而大造於生靈請推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業未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

禘祫議

韓愈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沐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在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祖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

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先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廟二祖猶在壇墀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今一朝遷之豈惟使人聽疑感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違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身皇帝雖為太祖於其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饗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場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禮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殿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嚮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自紀一特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嚮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頻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殿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為有可采相令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臣乞召對面陳得失庶有明發謹議

遷廟議

權德輿

今年夏四月禘饗于太廟太祖皇帝東嚮之位并遷廟之位右伏准今月十六日勅禘祫之祭禮之大者先有衆議猶未精詳且更令百僚議限至二十六日內聞奏者臣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稱百順實受其福故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以太祖始封之重

當殿祭東嚮之導百代不遷下統昭穆此孝饗旅禋之極制也周
自后稷十六代至武王毀廟遷主皆太祖之後故序列昭穆合食
無嫌漢之太上皇王廢廟遷主皆太祖之後故序列昭穆合食
祖之位正自魏至隋則虛其位魏明帝初以大皇別廟未成故權
設對衿後有司定七廟之制太祖已下為昭穆二祧旋至三少帝
運移于晉不以兄弟為代數故元帝上繼武帝簡文上繼元帝至
安帝時然後征西至京兆四府君遷盡未及殿祭運移于宋初永
和中疑四府君主所藏之禮詔公卿博議范宣請特築一室章弘
請屋朽乃止蔡謨亦請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以征西
府君東向議竟不行宋齊梁陳北齊周隋悉虛其位以待太祖皆
以短祚其禮不申則自魏以降太祖列昭穆之位非通例也武德
中立親廟四自宣簡公而下貞觀中立七廟六室自弘農府君而
下開元中始制九廟追尊獻祖懿祖故自武德至于開元太祖在
四廟七廟九廟之數則東向之虛又非例也唐德二年將及殿祭
有司以二祖親盡當遷太祖九室既備其年冬裕於是正太祖於
東向藏二主於夾室凡十八年矣建中二年冬裕有司誤引蔡謨
征西之議以獻祖居東向懿祖為昭太祖為穆此誠乖疑倒置之
大者也議者或引春秋禹不先鮌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密以為
證且湯與文武皆太祖之後理無所疑至於禹不先鮌安知說者
非移與太康之代而左丘明因而記之邪向者有司以二主藏夾
室非宜則可闕殿祭非敬則可處東向之位則不可是以貞元七
年冬太常上奏請下百僚僉議詔可其奏八年春有于頔等十一
六狀至十一年又詔尚書省集議有陸淳字文炫二狀前後異同
有七家之說至於藏夾室虛東向遠遷園寢分饗祫加幣王虞
主而枚卜瘞埋膚引滋多皆失禮意臣等審細討論惟置別廟及
祔于德明興聖二說最為可據明德興聖之廟猶別廟也等於祔
立此又易行伏以明德皇帝於舜禹之際與稷契同功契後為殿
向五百年稷後為周逾八百年明德流先無窮啓皇運於後景福

靈長與天地準又獻懿二祖於興聖皇帝為曾為玄偕周人祔于
先公之祧也此亦亡於禮者也明尊祖之道正大祭之義禮文祀
典莫重於是凡議同者七狀百有餘人其中名儒禮官講貫詳熟
臣於貞元八年蒙聖恩以博士徵至京師屬當會議時與崔微劉
執同狀十一年臣官備近侍不議禁中乃今累叨容獎獲貳宗伯
職業所守典禮是司研考古今整竭愚管管敢以疑文虛說贖陛
下嚴敬重難之心其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謹具條上伏惟聖慮
裁擇

藏夾室

右太祖已下毀廟主之所藏也今若以二祖之主同在夾室當祫
祫之際代祖元皇帝以遷主合食而二主留在夾室神靈何所依
邪或主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如殿祭何如或云每祫祫時就饗於
夾室如合食何此其不可也

虛東向

右自魏晉方有太祖已上府君以備親廟自太祖已下昭穆既列
太祖之上親盡皆遷然後正東向之位明不遷之重自魏至隋皆
以短祚或遭難多故其禮未行故虛東向自武德後貞觀開元加
廟數大祖尊位厭而未申故虛東向今九廟已備代祖已遷而議
虛東向則無其例此其不可也

園寢

右漢魏太上皇處士居園寢之制近在京師故於遷主無有異議
今二祖園寢皆在趙州法駕撰儀經途遐遠此其不可也

分饗

右算祖敬宗至當無二審祫合饗王者所先議者請常以獻祖受
祫太祖受祫五年之間迭居東向就如其說則當祫之時太祖固
厚昭穆矣當祫之禮獻祖何所依也從古已來無此義例此其不
可也

埋瘞

右議者引古者貴祖命欽幣王藏諸兩階之間又埋虞主於廟門外之道左以為比類彼主命幣王者既反告則無所用矣彼虞主用桑者既練祭則無所用矣不忍棄潰故斂而藏之微而埋之豈如粟主依神雖廟毀而常存之制哉此其不可也况兩階之間與門外道左皆祖廟也今則下瘞於子孫之廟於理安乎此其又不可也以前謹具周漢太祖居東向魏晉已下虛東向貞元八年十一月兩度會議一十八狀內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如前謹錄奏聞謹奏

立廟議

朱子奢

臣謹按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諸侯同五劉子駿議開七祖拜君降二鄭司農踵玄成之轍王子雍揚國師之波分塗並驅各相師祖咸翫其所習好同惡異遂令歷代祀祀多少參差優劣去取曾無畫一傳稱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易云甲高以陳貴賤位矣豈非別嫌疑慎微遠防陵僭尊君卑佐升降無舛所貴禮者義在茲乎若使天子諸侯俱立五廟便是賤所以同貴臣可以監主名器無准冠履同歸禮亦異數義將安設戴記又稱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纔與子男相呼以多為貴何所表乎愚以為諸侯立高祖以下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祖以上并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前史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其義也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附祖嚴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若親盡之外有王業者如殷之玄王周之后稷尊為始祖儻無其例請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考而虛位將待七百之祚遞還方處庶上依晉宋傍憮人情於是八座奏曰臣聞揖讓受終之后革命創制之君何嘗不崇親親之義為尊尊之道虔奉祖宗致敬郊廟自義乖闕里學減滅庭儒雅既喪經籍堙殄雖兩漢纂脩絕業魏晉敦尚斯文而宗廟制度典章散逸習所傳而競備說是所見而起異端自昔迄茲多歷年代語其大略兩家而已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

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陛下至德自然孝思罔極孺慕踰匹夫之志制作窮聖入之道誠宜定一代之宏規為萬古之彝則臣等奉述敷旨討論往載紀七廟者實多稱四祖者蓋寡校其得失昭然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尚書曰七代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恩虞喜子寶之徒或學推碩儒或才稱博物商較今古咸以為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違羣經之明文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尊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偪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焉况復禮由人情自非天墜大孝莫重於尊親厚本莫先於嚴配數盡四廟非貴多之道祀及七代得加崇之心是知德厚者流光乃可父之高義德薄者流卑實不易之令範臣等參議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庶承宗之道興於理定之辰尊祖之義成於孝理之日

宗廟加蓬豆議

崔沔

臣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制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酒樽壞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為酒醴伏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絮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敬可備而不敢廢也是以血腥爛熟玄樽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銅俎蓬豆簠簋樽壺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饗饗賓客而周

公制禮成異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者也著家祭禮觀其所薦皆晉時常食不復盡用禮之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關於祠祭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周禮上食時膳具設邊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親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剖鮮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勅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怠曷增虔誠其進貢珍羞或時物鮮美考諸祠典有所漏略皆詳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服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大羹古食也盛於登登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樽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味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修矣唐人丹桓宮之楹又刻其楹春秋書以非禮禦孫諫曰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惡無乃不可乎是不以越禮而崇侈於宗廟也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按太常奏狀今酌獻酒爵制度全小僅未一合執持其難不可全依古制猶望稍須廣大臣竊揀禮文有以小為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然禮失於敬猶奢而寧儉非大過也未知今制何所依准請兼詳今式據文而行

同前議

韋述張均同議

謹按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水草陸海三牲八簋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皆備薦矣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使祭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又按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

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膳用百有二十饗則與祭祀之物豐省本殊左傳曰饗以訓恭儉以訓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又曰饗有體薦要有折俎杜元凱曰饗有體薦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宴則相與食之饗與宴猶且異文祭與所陳固不同矣又按周禮籩豆人各掌四籩四豆之實共供祭祀與賓客所用各殊處此數文祭奠不同常時其來又矣且人之嗜好本無憑准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雖平生所嗜非禮亦不薦也平生所惡是禮則不去也楚語曰屈到嗜艾有疾召宗老而屬曰祭必以艾及祥宗老將薦艾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修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此則禮外之食前賢不敢薦也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有者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籩豆有加豈能備也傳曰大羹不致菜食不整昭其儉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事神在於虔誠不求厭飫三年而禘不欲贖也三獻而終禮有成也風有采蘋采芣雅有行葦洞酌守以忠信神其捨諸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師古籩盞可去而盤盃杯案當在御矣詔護可息而筮篋笙笛當在奏矣凡斯之流皆非正物或與於近代或出於蕃夷入耳之娛本無則象用之宗廟後嗣何觀欲為求式恐未可也且自漢已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此既常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宜依典故率情變革人情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為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者獻以爵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又按國語觀射父曰郊禘不過親栗蒸嘗不過把握天神以精明臨人者也求備於物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為豈可捨先王之遺法徇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況在宗廟敢忘舊制

同前議

楊仲昌

臣按禮經祭法曰夫祭不欲煩煩則黷祭亦不欲簡簡則怠又鄭玄云人生尚褻食鬼神則不然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有酒醴及後聖作為醴酪猶存玄酒示不忘古春秋曰蘋蘩蕡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羞於王公可薦於鬼神又曰太羹不致粢食不鑿此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以為上將儉約以表誠則陸海之物鮮肥之類既乖禮文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充祭用非所計也易曰樽酒簋食納約自牖此明祭存簡易不在繁奢所以一樽之酒貳簋之奠為明祀也抑又聞之夫義以出禮禮以體政違則有紊是稱不經薦肥濃則褻味有登加邊爵則事非師古與其別行新制寧如謹守舊章

昭陵議

權德輿

右奉進止寢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人燒焚摧毀略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緣舊宮本在山上元無井泉每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弊今欲於見任行宮處修造所冀又遠便人又為改移舊制恐所見未周宜令中書門下及百僚同商量可否聞秦朝議郎守尚書司勳郎中知制誥雲騎尉賜緋魚袋臣權德輿議曰臣聞古宗廟之制前有廟廟列昭穆後有寢寢陳衣冠自秦漢已來始因陵立廟有寢宮便殿雖廟居陵傍而無必在山上不在山下之定制且禮文所貴宜也稱也祀事所資敬也潔也伏以昭陵因山太宗所建宮在山上土以便當時自野人延燒行宮山下亦已久矣今若伐木縮板程功就險神道宜靜或非所宜則與置陵之初事體為異況舊制既毀新宮是修考於便地可以經久所謂宜稱也又井泉在下汲引為易饗獻之禮是資嚴恭本於明德惟馨亦在吉蠲為饋故禮之言祭也水曰清滌言其潔清滌濯也又曰不敢用常藝味所以交於神明也因茲測井以備薦羞所謂潔而敬也凡舉事必以制度當否為大而以人力勞逸為細若於事為當又無所勞不亦順昭陵愛人之心乎不亦叶陛下從宜之禮乎今列聖寢宮有在山下者矣然則致敬來格

之義豈以山上山下而為遠近邪臣愚以為但在相城之內則不云遠陛下精誠慎重詢及庶僚徒獻所聞伏增戰越謹議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韓愈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駁奔走以役于其宮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駁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寡貧瑣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積於教化可以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進以業發聞於鄉閭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小者也替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以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豐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指掌其事而墮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政政令之變判於其舊不然則不可為已又況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去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

吳興姚

鉉

纂

議乙物一十三首

明堂五

明堂議孔穎達

同前議魏徵

同前議顏師古

大享議馮宗

明堂告朔議王方慶

雅樂三

三朝行禮樂制議杜佑

三朝上壽有樂議

車服二

朝服乘車議劉子玄

刑辟二

請禁私鑄錢議劉秩

駁復讎議柳宗元

明堂議

孔穎達

復讎議韓愈

臣伏尋前勅依禮部尚書劉伯莊等議以為從崑崙道上層祭天又尋後勅云為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檢六藝羣書百家諸史皆未聞臺觀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宜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翦蒿為柱葺茅作蓋雖復古今輿制不可恒然猶依大典徵於朴素是以席惟葉秸器上陶甃用規粟以青誠服大表以訓儉今若飛樓架迴綺閣凌雲考古之文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祀五帝於上座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謂臺上下防惟是臺下即云無四壁未審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為多用方上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盧寬等議云上層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以朝覲祭祀皆在廟堂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昇接路便窄乘輦相儀接神不敬步往則勞曳聖躬侍衛在傍百

司供奉求之典詰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已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羣臣詳議

同前議

魏徵

稽諸詰訓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復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同歸洎當塗膺籙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竊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為一般宋齊即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享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弘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官以廣其敬宣尼美意其在茲乎臣等親奉德音今參大議思竭塵露微增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觀事資通變若據恭豈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為則又傷於質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為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應乘之規几筵丈之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廓千載之疑議為百王之懿範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千來經始成之不已

同前議

顏師古

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簡牘全文莫覩肇起黃帝降及有虞彌歷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號別創規摹衆說舛駁互執所見巨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官也徒以戰國縱橫典籍廢棄暴秦酷烈經禮湮亡今之所存傳記雜說用為準的實亦無味然周書之叙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門雉門據此一塗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及左介右介與四時之次相用則路寢之義足為明證文王居明堂篇帶以弓韞禮干高禘九門碑棟以禦疾疫置梁陰道以利農夫今國有酒以合三族凡一事等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為皆在路寢者也蓋禮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明堂者

明諸疾之尊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庭東西九筵室一庭據其制度即大寢也亦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王之廟退無據自為矛盾原夫負宸受朝常居出入既在皇庫之內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詢於摯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於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亦無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創孔牢等乃以為明堂辟雍太學其實一也而有三名金夏等又稱經傳無文不能分別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玄則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景已之地類容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竟為巧說並出自習懷賢無師祖審夫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今古不同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宣尼彝則尚或補漏況鄭氏噫說淳于諛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愚謂不出墟雉邇接宮闈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祗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未貽範於來葉區區碎議皆略而不論

大享議

馮宗

臣等竊聞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天垂象聖人則之蒿柱茅櫨之規上圓下方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景已之地者豈非得房心布政之所當太微上帝之宮乎故仰俯俯從正名定位人神不雜各司其序則嘉應響至保合大和焉漢氏承秦經籍道息旁求埋墜詳據難明孝武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之代又欲立於城南議其制度莫之能決至孝平元始四年始創造於南郊以申嚴配光武中興元年立於國城之南自魏晉迄於梁朝雖規制或殊而所居之地恒取景已者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祖天皇大帝纂承平之運崇朴素之風四夷來賁九有成又末徽三年詔禮官學士議

明堂制度羣儒紛競各執異端久之不決因而遂止何也非謂財不足力不堪也將以周孔既造禮經且紊事不師古或爽天心難用作程神不乎祐者也則天太后摠禁闡之政籍軒臺之威屬皇室中圯之期躡和真從權之制以為乾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亭午之地實先聖聽斷之官表順端闡儲精堂室爰從朝饗未始臨御乃起工徒挽令摧覆既毀之後雷聲隱然衆庶聞之或以為神靈感動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南街北闢建天樞大儀之制乾元遺趾與重閣層樓之業煙焰蔽日梁柱排雲人斯告勞天實貽誠煨燼甫邇遽加修復況平地殊景已未蒼靈心跡匪膺期乃申嚴配事昧彝典神不昭格此其不可者一也又明堂之制木不鏤土不文今體式乖宜違經紊禮雕鏤所及窮侈極麗此其不可者二也高明爽塲事資虔敬密邇官掖何以祈天人神雜擾不可放物此其不可者三也況兩京上郡萬方取則而天子闕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中職司其憂豈容沈默當須審巧曆之計擇繁省之宜不使者量事改修可因者隨宜適用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宁無偏人識其舊矣

明堂告朔議

王方慶

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謹按穀梁傳云閏者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以此室有他月而廢其禮乎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矣大享不閏十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議惟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在宮臣不敢同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為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摭據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祇抄撮舊禮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為歷代不傳所次其文乃闕各有緣由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為明證在臣誠實有疑

三朝行禮樂制議

杜佑

晉司律中郎將陳頌云昔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鹿鳴今不改易也魏代正朝大會大尉奉羣后行禮東廂雅常作者也後有三篇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律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左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亦用左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復用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代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按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工歌鹿鳴之二三拜鹿鳴所以嘉寡君也政不拜嘉毛詩云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其幣帛管籥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也詩傳並無行禮及叔孫通所制漢儀復無別行禮事荀氏云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又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荀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祭之義食舉歌詩十二篇元肇群后奉璧趨步拜起莫非行禮豈容別設一樂謂之行禮邪荀議鹿鳴之失似悞昔謬遠制四篇復襲前執

三朝上壽有樂議

禮記但有獻酬無上壽文惟詩雅云再拜稽首天子萬壽豳風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雖非灼然明文要是髮髯甘古者詩工皆歌之故可得而言也漢興叔孫通定禮儀七年長樂宮成諸侯朝禮畢復置酒侍坐殿上皆伏尊以早次起上壽漢故事上壽四會曲注言但有鍾鼓無有歌詩魏初作四會有琴筑但無詩雅樂郭瓌云明帝青龍二年以長領食舉第十二古置酒曲代四會又易古詩名曰羽觴行用爲上壽曲施用最在前鹿鳴已下十二曲名食舉樂而四會之曲遂廢漢故事鄧吳及瓊等食舉之曲舉時增損張華上雅樂詩表云魏上壽食舉時及漢代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皆未合於古雅漢故事則云上壽四曲華亦言有歌辭會其注當是闕文晉代歌詩傳云述具存

徹食宜有樂議

周官云王大食三宥皆合鍾鼓漢蔡邕云王者食舉以樂今但有食舉樂食畢則無樂按膳夫職以樂侑食禮記云客出以雍徹以振羽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如此徹食應有樂不容同用食舉也

朝服乘車議

劉子玄

伏以古者爰自大夫已下皆乘車而以馬爲駢服魏已隆迄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接南伐據鞍顧盼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爲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服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公革隨時至如廢廟巡謁王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鑿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惟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褻衣博帶革履高冠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鞮而昇蹠蹠以乘鞍非唯不師古道亦自取警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準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紉組鎔鑠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榮之間僮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絀駟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以秘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案此圖是後人所爲非當時所撰且觀代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二踈而兵士有著芒屨者閻立本畫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屨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爲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義惟因俗禮青緣情殷軛周

冕規模不一秦冠漢佩用槍無恒況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古
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有廢臣懷此異議其
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擢揚今屬殿下親從齒背將臨國學凡有
衣冠乘馬皆擯此行所以軌進狂言用申鄙見

公卿已下冕服議

楊炯

古者太昊庖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黃
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
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
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
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
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
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
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
者尚矣夫日月星辰光明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物象聖王澤露
下人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而教也華蟲者雉也雉身被
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蒼虎也雖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
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
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以生象聖王為物之賴也黼能斷
劉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凡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逮周
氏乃以日月星辰為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平
制袞冕以祀先王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為首章袞者卷也龍德
神異應變潛見表聖王深識遠知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先
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
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虎雖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
繡冕以祭社稷之神也粉米由之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羣
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黻之相背異名也夫以周公之
多才也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
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自此之出矣天下之服能事又於是乎

異矣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
施於旌旗矣龍山火米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玄
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
是無踰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典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
銀黃玉紫蓋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登東觀之鈐黃無以紀
其名實固不可畢陳於法服也雲者從龍之氣也茹者藻之自生
也又不假別為章自此盡不經之其也又鷩冕八章三公服之者
也鷩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鷩者鷩鳥也適可以辨刑
曹之職也能龍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稱藻為水草
而無法象引張衡賦云帶倒茹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謂為蓮華
取其文彩者夫茹者蓮也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
名亦未達文章之意此又不經之甚也又鷩冕七章三品服之者
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鷩冕而三公不
得同王之袞名豈惟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盾此又不經之甚也
又黼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
首此又不經之甚也若夫禮惟從俗則命為制令為詔乃秦皇之
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夫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
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廢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法
度者或由是

請禁私鑄錢議

劉秩

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勅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寮詳議可否者夫
錢之興有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得得其術而國以霸
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廢
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改作詢之芻蕘臣雖愚敢不薦
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錢刀為下幣夫三幣握
之非有補於燠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
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
與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

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謂人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實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難以鈔鐵則無利難以鈔鐵則惡惡則不重禁不足以懲重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况啓其源而欲之從今乎是設陷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隲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貧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可行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為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猶人日滋於前而爐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之銅價頗等故益鑄者破重錢以為輕錢錢輕禁寬則禁嚴則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瞻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於採用者衆夫銅之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益鑄者無因而鑄無因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末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下熟察之

復讎議

韓愈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何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子復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諸信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

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特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不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罰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思立定制情有司之守讎孝子之心亦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同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仇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無失其旨矣謹議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君先者父為縣吏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未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蓋以防亂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以嚮違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讎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君先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顯號不聞而能以戴天為太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曾

介然自克死而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軼邕將謝之
 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君先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
 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其可離乎離天子之法而杖奉法之吏
 是怪繫繫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
 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離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其矣禮之所
 謂離者蓋以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
 殺之我乃殺之不讓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
 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反殺人之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
 救者邦國交離之又安得親親相離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
 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若取此以
 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受死義也君先能
 不越於禮服孝死義也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
 豈其以王法敵讎者哉而議者反以為戮黜刑壞禮其不可為典
 明矣請下臣議附于法令如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獻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

高麗甲申歲太學生姁蘇餘燭文明刻于家塾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一

議丙 卷十二首

吳興姚

鉉

纂

謹議十一

唐丞相太保贈太師苗晉卿謚議 獨孤及

唐丞相謚文貞楊綰謚議 梁肅

唐丞相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諲謚議 獨孤及

駁議呂諲 嚴郢 重議呂諲 獨孤及

唐丞相贈司空李揆謚議 權德輿

唐隴右節度經略大使郭知運謚議 獨孤及

駁議郭知運 崔頊 重議郭知運 獨孤及

唐御史中丞盧弈謚議

唐常州刺史獨孤及謚議 權德輿

古諸侯世子謚議一

晉謚恭世子謚 白居易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苗晉卿謚 獨孤及

太師稟天純懿為唐股肱兩朝當國庶績惟允論道賦政送往事
 居叶恭秉彝動罔違德惠和以懋其事明哲以保其身昔嘗懸衡
 九流剖竹四郡刀尺之下無滯用襦袴之內無貧人洛陽居中東
 夏輯睦天寶之年二京為戎皇輿西狩德北左衽太師踐危機不
 易心處橫濱不忘國奮身拔跡於豺狼之口道不汗而節不奪忠
 之大者至德乾元中天下多故皇綱未張肅宗脩漢宣故事用刑
 名繩下而太師以曹參為師持清靜守職勵翼王度將順事典人
 亦寧一厥猷茂焉能知人能官人慎選乃僚言刈其楚至有拔羣
 萃而取公器不五六年比肩冢職者光映冊府當代榮之漢史稱
 胡廣與故吏陳蕃並為三司太師有焉夫九德咸事寬為之首百
 工惟時哲則能惠宜其享天眉壽為國元老古者生以行觀其志
 沒以謚易其名字之美惡視行之大小後代或三字以表德貞惠

文字是也或二字以彰善抑文終侯留文成侯是也蓋其跡大名盛則禮優謚崇太師德冠指紳位侔周召將加誅謚之制宜以鄭留爲准謹按大戴禮體和居中曰懿文賢有成曰獻稽千載之令典合二名以配德請謚曰懿獻謹議

唐丞相謚文貞楊綰謚議代太常丞蘇端駁議

梁肅

議曰有國之典存以位叙其德沒以謚易其名名之大小視德之美惡蓋善其著而略其微要其終而明其義故曰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楊文貞體淳素之質協時中之德爰自下列至于宰司秉心不渝動必由道與夫立功立事開物濟衆不同日語矣而清儉厲俗明哲保身曰文與貞在我惟允秉公議者其誰曰不然今奉符謂公與文游嘗爲載薦引載之咎惡悉歸於公斯乃昧於觀行定謚之義且非君子成人之美也請區而評之昔荀爽爲董卓所舉致位三公及卓敗亂漢政可謂甚矣而漢史曾不以卓之過累於慈明晏子陳氏俱事齊侯陳志邪而晏志正春秋亦不以陳之惡延於平仲是知道不必合事不必同則載之於公其事可見况當載乘鈞而公不參大政載以時望慕我我則靜而守中因疎爲簡適且清節文有發載之惡皆漏泄致辭患自撥也庸可救乎及夫載覆其鉢公膺大任任職月淺屢以疾辭位且不安安可以啓悟而責之乎昔季文子三尹無食粟之馬衣帛之妾君子以爲惠楊公以大名厚位出入三朝無宅一區無馬一駟志於清白文不諂濇可不謂貞乎掌訓誥秉銓衡處成均貳宗伯潤色王度無替厥美加以敏而好學見善如不及可不謂文乎謹按謚法貞之例有三清白守節曰貞大憲克就曰貞憂國忘死曰貞文之義有六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愍人接禮曰文不取下問曰文慈惠愛人曰文修德來遠曰文名旣不備事亦殊貫又安可以二王三恪私廟家祭之闕併貴於一名哉若具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字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

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玷不得謚敬是知謚名之道取其長則捨其所短志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謚之方也若綜覈名實形於公論宜也取坦然明白彰於遐邇者今或乘人之意肆誣謗之辭所謂挾瑕刺骨之說非正議也且聖人無全能才不必備以鄭公徵立言正色取君不如堯舜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許公瓌固執條詔廷沮邪計其志明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爲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善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蓋二公所以爲文貞也若曰百行所歸九德咸事如周公之文宣然後擬謚則千古莫嗣而謚典絕矣安在一二蘇魏足爲定制乎謹上參典禮近考故事楊公之名請如前議云爾

唐丞相故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諲謚議 獨孤及

呂諲任職從政聰敏肅給能以才智潤飾吏道至德中與三司同鞠大獄獨引律文附會經義而平反之當時卒用中典諲參其論在台司齷齪雖無匪躬之能然平章法度守而勿失其爲荊州一年有成號令明具賦歛均一物有制而事有倫大抵以威信爲主戮陳希昂按申太芝之奸而三楚之人悅服厥功茂焉自至德已來荷推轂受賑之寄處方面者數十輩而將不驕卒不墮政脩人和如諲者蓋鮮矣豈不以人散久矣而兵未戢挹濁流者難俟清整禁絲者難爲工諲當此時能以慈惠易其疾苦且訓其三軍如臂使指閭境無拔葵啗棗之盜而楚人至于今猶歌詠之其識略必有過人者雖勿褒之其可乎按謚法威德克就曰肅恭暴威也愛人德也考禮謚名而擬諸其形容請謚曰肅謹議

駁議呂諲

嚴郢

伏以故相國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贈吏部尚書呂公諲昔事先朝累當大任至德之初天步艱難公首披荆榛扈蹕靈武志軀進忠一日三接先朝察匪躬之節納沃心之議爰立作相獨諸人其嘉謀嘉猷猷可替否之跡入則造膝出則說辭溫樹不言難可得

而知也至有爛焉明白欲蓋而彰者請區而載之乾元收復之際
兩都衣冠多繫於三司詔獄御史中丞崔良器議事失入時宰苗
太師崔趙公等雖廷諍之然米堅決公有犯無隱引經正辭上是
其言刑爲之省所全活者蓋數百人明主收霜電之威聖朝行寬
大之典者繫公之力也古者進賢受上賞書不云乎咎繇曰都在
知人公踐台衡專以推賢任人爲務故相國房公瑄故吏部侍郎
韋公陟入登右職皆公之由今相國黃明侍郎杜公之蒞江陵也
公薦在方面之任今相國中書侍郎元公之在度支也公咨以幕
府之政曾未數歲而二相接武於上台天地交泰聖賢相得庶績
咸熙五典克從者資公之舉善也則子皮之舉子產鮑叔之舉管
仲蕭何之舉曹叅武侯之舉蔣琬方之前人我有餘地其在荆南
也戢兵和衆令行禁止理績爲天下最雖古之羊杜無得而踰今
太常議判南之政諄矣而曰在台司齟齬無匪躬之能者乃扶瑕
掩瑜之論非中適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諱皆有二字以彰善
旌德焉夫以呂公文能無宰武能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
弘規不可備舉傳叙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諱擬於形容
請諡呂公曰忠肅謹議

重議呂諱

獨孤及

博士獨孤及諱曰呂諱任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躬親萬務庶政
羣臣畏威奉職而已雖有謨謀於巖廊之上莫由有知之者其判
門之政爲仁由已略見於事其恩惠被於物風謠存乎人故人得
而稱之諱名之際敢不闕其所疑而錄其尤者著者有司之職也
其闕實訟獄在未執政之前前議之詳矣敢辱再告至若推進名
賢使登大任既同温室之樹且行狀所不載孔子曰君子於其所
不知蓋闕如也故不書今奉符令必用二字且以忠配肅謹按舊
儀凡歿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諡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諡則有司
存廷辯可否宜在衆議今駁議撰諡異同之說並故吏專之伏恐
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誠且非唐虞師錫命曰之道昔

周道衰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而亂臣賊子懼諡法亦春秋之微
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
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諡曰文以
翼缺之恪德臆事靈命之忠於其國隨會之納諫不忘其師言身
不失其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諡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
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已下朴散禮壞乃有
二字之諡二字諡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
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時致太平其事業不一
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諡雖濟
禮甚矣然猶襲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
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
公謂蕭瑀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善正稱貞
則遺其美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公其餘舉凡推類大抵准
此皆有爲之也若跡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
晦諡成封德彝諡明王珪諡陳叔達諡忠溫彥博諡恭岑文本
諡憲韋巨源諡昭唐休璟諡忠魏知古諡忠崔日用諡昭其流不
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諡不過一字不聞其
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爲褻一字不必
爲貶若褻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
靜慎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秦襄襄楚考烈也杜如
晦王珪已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歷考古訓
及貞觀以來制度似皆不然今奉所議云國家故事宰相必以二
字諡未知所出何品式請具諱當以爲按據若忠者臣事君之常
道苟靖恭于位誰則非忠非有炳然之異則不以爲諡如議獄緩
死任賢舉善德之美者然肅者威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月令
曰孟秋天地始肅詩曰曷不肅雅又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肅嚴
也敬也忠之屬也天地不肅則歲不成宗廟不肅則禮不立軍旅
不肅則人不服肅之時義大矣哉以諱之從政也威能開邪德可

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寘命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爲美魏晉已來以賈誦之籌筭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惔之鑒裁庾翼之志略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斬德死之日並益曰肅當代不以爲貶何嘗微一字二字爲之升降乎謹上稽前典下據甲令察之禮經而究其行事請依前益曰肅謹議

唐丞相贈司空李揆諡議

權德輿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臣權德輿議曰李揆端莊粹溫潔廉淑慎用文章術學資適逢時奮其英華以取貴達如良庖投刃無復肯綮歷諫曹左史司王言貳春官以至乎平章大政在帝左右必以文誼藩身奉法遵職官曹無批政烟族無倖人束帶山立數陳前志檢然而溫有碩儒大臣之度或起或廢其道甚夷昔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揆實有之建中中西戎乞盟以舊齒宿望將命殊俗結華夷之信董衣裳之會已事迴車歲當興元匪躬靡盬至河池而後追錫司空恩禮有加按諡法曰幸事以信曰恭不懈于位曰恭揆果行求已致位台司歷官陟降十有八次周旋敬慎以揚職業不曰幸事以信乎及逾懸車之年奉絕域之使受詔即路視險若夷貞厲盡瘁復於左轂不曰不懈于位乎昔韋玄成程方進以經明爲漢相而皆諡曰恭揆揆所履節以一惠勤官死事炳然昭明有司易名請以恭諡

故左武衛大將軍持節隴右節度經略大使兼鴻臚卿御史中丞贈涼州都督太原郡開國公郭知運諡議

獨孤及

郭知運驍勇有謀善於用兵起行間爲唐上將當時唐興百餘載矣天下充富太倉有二十年之蓄玄宗循漢武故事方銳意拓土知運適與時會遂扶乘天威奮其材力敢與虜虜相敵能破賊毀可汗以靖北庭敗吐蕃誅康待賓隴底以西烽火爲息慰薦麾下吏士任必以材往往超倫績用茂著王君奐以果勇代處分閩之寄

牛仙客出將入相以清幹信謹稱斯又獎拔之明也當時議者謂知運與郭虔瓘王駿諱訥並爲中興名將至今隴上將士思之或有起祠宇於故城遺壘尸而祝之者上元中肅宗加太公望以武成王之號知運列於配食之位則其勳伐事業宜有以美稱易其名者謹按諡法服叛懷遠曰威易曰厥平威如繫辭曰孤矢之利以威天下虞書曰董之用威傳曰非威非懷何以示德則威者聖人所以佐仁義以齊天下者也施於名號可以表將帥之德請諡知運曰威謹議

駮議郭知運

崔夏

左司員外郎崔夏議曰郭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年今請易名竊恐非禮謹按禮記云禮時爲大又曰過時不爲禮也昔衛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或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易其名者蓋時不可踰也節度旣名不浮行數紀之前門生故吏已合謀諡今乃申請竊將有爲而作節度嗣子英又頃屬多故屢制方隅朝廷立勳位表端揆附從者竊不中禮會無妄之求況節度當開元初贈贈特加碑誌逾等皆出恩命追悼之過亦已當矣今又鹵莽外於典章追送往之闕遺啓將來之冒昧況今裂土者接吟車征者百輩若幸而行之誰曰無請不惟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草芥雖曰曲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若節度合諡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諡而苟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恐貽越禮之讓以國家而言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常重議

重議郭知運

獨孤及

博士獨孤及議曰禮時爲大順次之將次葬易名時也古有關禮追遠請諡順也假如諸侯五月而葬魯惠公之薨也有宋師至隱公元年十月已改葬不以踰時廢禮又公叔成請諡適當葬前謹按禮經曾不言已葬則不可追諡況帝王殊塗不相公觀新禮則死必有諡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

年矣呂誣四年矣盧英五年矣顏杲卿八年矣並荷襁籠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以其子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葬未葬為節則八年與五十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諫云已孤累貴不為父作諡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大官不當以已之貴加榮於父也禮不云乎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耳若知運者處方面之寄位列九卿茂勳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一第豈待因依嗣子然後作諡今之專征者雖逢風雲化為侯王其祖父爵位與知運齒者鮮矣奈何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殺禮竊謂近誣乾元以來累有詔追贈百官祖父內外文武具僚之先悉蒙恩錫或音徽久沐或墓木已拱受大名貴位於九原者以萬數未嘗以殁代遠近為限夫贈諡一也贈者一時之寵諡者不刊之令今以歲久而廢易名是王澤浹於天下而獨隔於一人也當開元二年吐蕃以舉國之師入五原塞擊柝之聲聞於秦雍知運與郭虔瓘討平之以張王室當特微知運則沂隴之西左衽是懼今朝廷方將命將帥以征不服討不庭宜褒之以勸握兵者安可以葬久而廢大典况夫諡法者蓋考其言行事業之邪正必以字褒貶之使生者聞美諡而慕觀惡諡而懼不待賞罰而賢不肖皆勸是一字之諡賢於三千之刑本非為殺者之子孫以為哀榮寵贈之具假令知運無子且未嘗立勳苟位至上將則諡不可廢豈以其子之存亡為請諡之可否稽載籍徵諸舊章易名之禮請如前謹議

唐故御史中丞盧英諡議

獨孤及

盧英剛毅而忠直方而清勵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載洛陽覆沒于時東都人士狼狽鹿駭猛虎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欲保性命而完妻子或先策高足爭脫昇穀或不恥苟活甘飲盜泉奕獨正身守位義不去以死全節誓不辱勢窘力屈以朝服就執西向而辭然後受害雖古烈士方之者鮮矣或曰洛陽之存亡操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將奔去之可也委身寇讎以

死誰對某以為不然勇者禦而忠者守必社稷是衛則死生以之危而去之是智免也於忠何有蓋荀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由結纜於衛不避其難也石丐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姬待保姆而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夫豈愛死而賈禍也以為死輕於義故蹈義而捐生古人書之使事君者勸然則隸山之亂大於里丕孔懷廉察之任切於玄冥之官分命所繫不啻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勳力挽之不去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義不可苟身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特操于白刃之下孰與懷安偷生者同其風哉謹按諡法圖國志死曰貞東德邊業曰烈奕執憲戎馬之間志藩王室可謂圖國矣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志死矣歷官十一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秉德矣先黃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以忠純可謂邊業矣請諡曰貞烈謹議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及諡議

權德輿

將仕郎守大常博士權德輿議曰獨孤及剛方直清根於性術其修身蒞官確乎處中立言遠辭有古風格辯論裁正昭德塞遠濬波瀾而去流蕩得菁華而無枝葉其樞衣入室之徒皆足以堂替書而秉方冊則及之為文可徵矣其為博士時有上議景皇帝不宜為太祖者詔下庶官及舉夏殷周漢之故事尊祖配天之旨以為景皇帝始封於唐天所命也於是定議為一代典法新乎長公主之子裴敷尚末清公主欲以他宗主婚及相禮上陳不可竟得以裴僕射遷慶為主當時稱之定呂諲盧奕郭知運之諡用禮文憲度得褒貶之正凡所往復詞旨聖明其理舒州屬歲飢旱鄰郡庸亡什四已上而舒人生聚悅安不知凶年優詔褒異就賜金紫其初在濠其後在常皆因俗為理人用愛戴難不得居公卿長帥之任然其奉常議論三郡續用亦足以列於文苑附於循吏按諡法曰博文多能曰憲薦可替否曰憲及酌三王四代之典訓作

爲文章以輔教化是爲博聞位參中外必以稱職聞是爲多能定宗廟之饗爲薦可正婚姻之至爲替否有司稽美行而易其名者請謚及曰憲謹謚

晉謚恭世子議

白居易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晉人謚爲恭世子載在方冊古今以爲然居易獨以爲不然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之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於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之來代以爲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將欲商權敢徵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諧瞽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心至誠雖申生之孝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逮於瞽蓋以烝烝之乂俾不格於姦乎故咎之始形則齋慄祇載而爲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爲吳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爲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祗陷父於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惑歟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溫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周之衰也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荆蠻光啓土宇赫赫楚國由之而興謚之爲恭猶曰薄德今申生徇其死不顧其義輕其身不啻其君俾死之後弒三君吳齊鄭殺十有五臣鄭息里克不齊華鮑申驪驪虎申驪實啓禍乃大亂晉國則楚恭之得也如山祁慶鄭鮑申驪驪虎申驪實啓禍乃大亂晉國則楚恭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如此異德同謚無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受經於仲尼蓋仲尼之志丘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小大莫不微婉而發揮焉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謚也略而無譏何其謬哉何以覈諸且仲尼脩春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名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

義也以微旨考之則仲尼之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蓋善惡始終必覈貶於一字所以彰明往者而勸沮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苟而已矣繇是而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一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二

吳興姚

鉉

纂

議丁卷一十二首

歷代是非七

西伯受命稱王議 梁肅

漢高祖偽游議 高參

酷吏傳議 權德輿

後漢賊臣董卓朝議 高適

喪制五

定服制議 劉勰 令 何德榮等

服母齊衰三年議 田再思

廣喪朋友議 崔祐甫

西伯受命稱王議

梁肅

駁行三年之服議 張東
改葬服議 韓愈

太史公曰詩人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遂追王
太王季改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或謂大雅序文王受命作周
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妄徵二經以實其說予以為反經非
聖不可以訓莫此為甚焉嘗試言之夫無聖人無作則為萬代
法仲尼美文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內文明
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之服事易姓
創制而謂之柔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命又曰武王末受
命未有父受之而子復革命父為天子云未受當武王之會盟津
也告諸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以誓師也曰惟九年大統未集予
小子其承厥志孰有王者出征復俟天命天統既改而復云未集
禮大傳稱牧之野既事而退遂柴于上帝追王太王季文王改
正朔殊徽號若虞芮之歲稱王則不應復云追王王制既行則不
應復云改物是皆反經者也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聖人知定位
之不可易也故制為上下之禮財成天地之道使各當其分而不
相間若億兆之去留天命之與奪則存乎其時聖人順而行之故

誣誣所歸而舜禹揖讓紂紂惡蓋則湯武放伐所謂後天而奉天
時不得已而為之者也若殷道未絕紂凶未極而遂稱王以令天
下則不可謂至德也已此其非聖者也予以為大雅作周之義蓋
取夫積德累仁為海內所歸往武王因之遂成大業非所謂革命
易姓為作周也泰誓紀年蓋武王周公追考前文陳王業之盛自
虞芮始故斷為受命之歲仲尼憲章文武故因而叙之曰十有一
年武王伐殷非所謂自稱王而為之數也文王既歿經義斯在如
曰不然以俟君子

魯議

高郵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殁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之祀以
天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建太常外祭郊社內祭嘗禘虞夏商周
之服器與官兼而用之以廣魯於天下野竊謂自天子至于庶人
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
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郟聞有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
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
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非禮魯謂昊天上帝亦可誣乎奈何
使魯人郊昔孔子憤歎於衰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觀其禮乃言曰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
非聲明文物之不當用可知矣又恐來者以祀宋用王禮為從因
言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祀宋二王後
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邪猶懼其未能又言曰天子祭天
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嘏此乃申言名位不
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為
事更聖人未聞可否難措辭於魯議者於謙默之道則可矣於發
揮之義恐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效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
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於泰山設公廟歌雍徹嗟乎禮之不早
辨也如此古者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晉
應武王之穆得用備物享武王乎若草非禮之喪是周公不得為

聖也知其不亨是成康祇以王者禮樂發周公于魯矣安在其廣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伊尹不過號為保衡至于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而為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太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祚於文武故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泰伯豈武王忘泰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別為萬代之準不為一人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為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又于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況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典獨私於周公乎周公有大勳于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桓宮主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為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於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入陷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哀不亦宜乎

漢高祖僞游議

高參

或曰漢高帝僞游雲夢以擒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以謂高祖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於是平失政刑矣夫聖人貴正不貴幸與律不與威昔者明王五載一巡符合諸侯各朝于方嶽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有功者進律漢氏君臨萬國示人以偷僞遊之名不可以訓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繫信而生諸侯之疑天下皆疑則所利者少而所失者多昔崇伯之方圮族共工之辭言庸違帝堯以則哲之明而未有去者蓋以其行僞象恭且有四嶽之舉故也向使堯惡四凶之行拒四嶽之舉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為戮不辜矣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服賞一人使天下知其賢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服則堯所不為也漢祖不能斟酌古典卒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于京師一二

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柏人陳豨反代地彭越黥布盧縮悉以叛換豈非服勤用刑之失歟傳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古之盟王取讒侵之事況光有天下者乎於戲悠悠千載變詐萌生使天子不復言巡狩諸侯不敢議朝觀大者自嫌強盛小者懼於囚執是恩信不流于下而忠孝不達于上王者之澤滯於陵邊自雲夢始矣

貓鼠議

崔祐甫

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範作則禮記郊特牲篇曰迎貓為食田鼠也然則貓之食鼠載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鼠之為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其序曰食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麋鹿彼皆以時殺獲為國之用貓受人養育職既不脩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扞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貓不食鼠之目以茲稱慶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治平天符荅至紛綸雜沓史不絕書今茲貓鼠則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誠諸邊候無失微巡貓能致功鼠不為害

酷吏傳議

權德輿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謂全德不然則直已循性能乘一方事舉於中皆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為循吏失剛之理者為酷吏司馬氏脩史記始作二傳以誠世爾而後以郵都為酷吏傳首愚有或為都之為中郎將上欲搏野狐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為濟南守誅豪猾首惡道不拾遺其為中尉宗室貴臣缺手反目為鴈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為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為漢名臣入居命卿出摠郡守堅剛忠純始終始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廷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弛絕也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臣俾百

代之下有所懲勸于長既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於此缺矣夫推埋沈命舞文巧詆之徒目為等夷雜列篇次至其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噫洪範之沈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徃官無處父之華異申張之欲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虐怒而中節者歟剛似酷弱似仁在辨之不惑而已天下似是而非失之多矣豈獨是哉開卷之際惘然有感且以司馬氏班氏皆良史也猶不能辨故斐然成文

世祖封不義侯議

先師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惟則定國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東漢世祖之初天命再集宜於此時貞百度正三綱彙脩德教允答天意時彭寵以南陽舊恩位列上將有舉漁陽之功饋邯鄲之忠竟以讒謗獲罪反側怨望遂攻朱浮於薊自稱燕王其時師旅孔熾元元甚其時君宜以息人紓難為心則當錄念功用昭洗瑕穢次則布之威懷章其非心必不得已則仗大順以討之出師以征之明君君臣之義此三者皆不能用或用之而不能盡及夫蒼顛子密有便室之逆運其阻忍時伺卧寢遂使命懸僕隸蒼卒授首及詣闕也封為不義侯愚以為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而此侯漢爵為不足勸春秋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其樂布之哭彭越孔車之葬王父使於東漢漢罪罪孰甚焉況四方甫定傷痍未復不稽古訓以喜怒為刑賞使天下陪臺斷齏各幸其君之亂而微侯印授諸侯危疑之勢鼓臣下叛換之源棄名器而汨彝訓且以憲令為戲時風浩浩蕩蕩而不復至使桓靈不道山陽脅奪本其所以自庸詎知非封不義之效歟

後漢賊臣董卓廟議

高適

昔漢祚委夷桓靈棄德宦官用事國步多艱宗社有綴旒之危宰

臣非補衮之具董卓地兼形勝手握兵鈐頭而不扶禍則先唱與晉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宮臣節如掃至乃發掘園寢逼辱妃嬪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弘農之廢孰謂人心敢諷朝廷以自尊貴大肆剽虜以極誅求焚燒都邑馳突放橫衣冠東餒倚死牆壁之間兆庶困窮生塗草莽之上於是天地憤怒鬼神號哭而山東義旗攘袂爭起連州跨郡皆以誅卓為名故兵性於孫堅氣奪於袁紹潛擬輿輦助奸邪驅感東人帝帝西幸淫刑以逞有湯鑊之甚更之糜爛剝剔異端乃謂漢鼎可移鄴城方盛殊不知禍盈惡稔未或不亡故神贊允誠天假布手母妻屠戮種族無留懸首燃騰遺臭萬代骨肉灰燼不其快哉今狄道之人不斲卓之臣而務其為規斯鬼足尚則漢莽可得而神晉敦可得而廟桓玄父子可專於江鄉爾朱弟兄可祠於朔上嗟乎仁賢之魄寢寢於丘陵義烈之魂沈埋於泉壤何馨香之氣而用於暴悖之鬼哉適竊奉吹噓屍身戎幕每承餘論飽識公忠之言不遠下風盡知仁義之本昨忝高會敬受德音今具賊臣之事悉以條上謹按尚書王者望秩天地之神祇諸侯祭境內之山川亂臣不言淫祀無取則董卓之廟義當焚毀

定制制議

魏徵令狐德棻同議

臣聞禮所以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夫親族有九服術有六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然舅之與姨雖為同氣論情度義先後實殊何則舅為母之本族姨乃外成他族求之母族姨不在焉考之經文舅誠為重故周王念齊每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在舅服止一時為姨居喪五月循名喪實遂未棄本蓋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寔在茲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進之也姨叔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為之周未嘗同居則不服為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或曰同慶總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慶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難繼於名亦緣恩之厚薄者也

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關
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喪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
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
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為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為是則不
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
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端肅
致感馬援則其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
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干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
議遂使深情鬱乎千載至理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屬
欽明在辰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且永念愼終疑神遐
想以為尊卑之叙雖煥乎大備喪紀之制或情禮未周爰命袂宗
更詳者正臣等奉遵明旨觸類旁求採摭羣經討論傳記變遷俗
於既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諸儒
所守互有異同詳求厥中申明聖旨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
月請加為齊衰五月適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周年衆子婦舊服
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服小功請服小功
五月報其弟妻及父兄亦小功五月舅服總麻請與從母同服小
功謹議

駁行三年之服議

張柬之

夫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謹按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
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
元凱注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士婚禮納米納
徵皆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蓋公為太子已行婚禮故傳
稱禮也公羊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在三年之內何以
譏三年之內不啻婚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
十五月納米問名納吉皆在三年之內故書何休以公十二月薨
至此冬十二月纔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是未滿三年而圖婚也
按經書十二月乙巳公薨杜以長曆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非

十二月經書十二月是經誤文公元年四月葬我君僖公傳曰緩
也諸侯五月而葬若是十二月薨即是五月不得言緩明知是十
一月薨故注僖公喪終此年至十二月而滿二十五月故立明傳
曰禮也據此推步杜之考校豈公羊之所能逮況丘明親受經於
仲尼乎且二傳何杜所爭惟爭一月不爭一年二十五月除喪由
來無別此則春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尚書伊訓云成
湯既沒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一月伊尹祀于先王奉鬯王祇見
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據此則二年十一月小祥
三年十一月大祥故太甲篇中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朝伊尹以冕
服奉鬯王歸于亳是十一月大祥訖十二月朝日加王冕服服吉
而歸亳也是孔言湯元年十一月之明證顧命云四月哉生魄王
不懌是四月十六日也翌日乙丑王崩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冊
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是四月二十五日也
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月康王方始見廟則知湯
崩在十一月淹停至殮訖方始十二月祇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
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則崩及見廟殷周
之禮並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不得元年以前別有一年
此尚書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
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
死有已復生有節又喪服四制云變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
以終又開傳云菘而小祥食菜果又菘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
食酒肉又喪服小記云再菘之喪三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
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之明驗也儀禮士虞禮云菘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
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此四驗者並禮
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記戴聖所脩輒
欲排毀漢初高堂生傳禮既未周備宣帝時少傅后倉因淹中孔
壁所得五十六篇著曲臺記以授弟子戴德戴聖慶溥三人合以

正經及孫卿所述並相符合列於學官年代已久今無端構造異論既無依據深可歎息其二十五日先儒考校唯鄭康成注儀禮中月而禫以中月間見自死至禫凡二十七日又解禫云禫言澹澹然平安之意今皆二十七月後復常從鄭議也踰月入禫禫既復常則二十五日為免喪矣二十五日二十七月其議本同竊以子之於父母喪也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夕痛深者愈遲豈徒歲月而已乎故練而慨然者蓋悲慕之懷未盡而拊踊之情已歇粹而靡然者蓋哀傷之痛已除而孤藐之念更起此皆情之所致豈外飾哉故記曰三年之喪義同過隙先王立其中制以成文理是以祥則縗帶素紕禫則無所不佩今吾子將徇情棄禮實為乖僻夫去縗麻之服襲錦縠之衣行道之人皆不忍也直為節之以禮無可奈何故由也不能過制為姊服鯉也不能過暮哭其母夫豈不懷懼名教逼已也至若孔鄭何杜之徒並命代挺生範模來喬宮牆積陋未易可窺但鑽仰不休必當漸入勝境詎於終年矻矻虛肆莛之言所有摘撫先儒願且以時消息

服母齊衰三年議

田再思

乾尊坤卑天一地二陰陽之位分矣夫婦之道配焉至若死喪之威降殺之等禮經五服之制齊斬有殊考妣三年之喪貴賤無隔以報免懷之慈酬因極之恩稽之上古喪期無數暨乎中葉方有歲年禮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白虎通云質文再而變正朔三而復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已來爰殊厭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故知禮不從天而降不由地而出也在人消息為適時之中耳春秋諸國魯最知禮以周公之後孔子之邦也晉韓起來聘言周禮盡在魯矣齊仲孫來盟言魯猶秉周禮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為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大功子夏謂合從齊衰之制此等並四科之數十哲之人高步孔門親承聖訓及遇喪事猶此致疑即明自古已來昇降不一者也三年之制說者紛然鄭玄以為二

十七月王肅以為二十五日又改葬之服鄭云服總三月王云訖葬而除又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子繼育乃為之服又無服之殯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鄭王祖經宗傳各有異同荀摯采古求遺互為損益方知去聖漸遠殘缺彌多故曰會禮之家名為聚議寧有定哉而父在為母三年行之已逾四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皇后之朝大帝御極之辰中宗獻書之日往時恭議將可施行編之於格服之已久前王所是疏而為律後王所是著而為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虧仁孝之心背德義之本有何妨於彝倫而欲服之周年與伯叔母齊焉與姊妹同焉夫三年之喪如白駒之過隙君子喪親有終身之憂何況再周乎夫禮者體也屢也示之以迹孝者蓄也養也因之以心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服之有制使愚人改及衣之以衰使見之摧痛以此防人人猶有朝死夕忘者以此制人人猶有釋服從吉者方今漸歸古朴須敦孝義抑賢引愚理資寧戚食稻衣錦所不忍聞若以庶事朝儀一依周禮則古之見君也公卿大夫贊羔鴈珪璧今何故不依乎周之用刑也則墨劓官則令何故不行也周則侯甸男衛聘朝有數今何故不行也周則不五不仕七十不入朝今何故不依乎周則井邑兵甸以立征稅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分土五等父死子及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冠冕衣裳乘車而戰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三老五更膠序養老今何故不行乎諸如此例不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受一年之服於其母乎可為痛心可為慟哭者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禮記云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不能母之親子也賢而親之無能則憐之阮嗣宗晉代之英才方外之高士以為母重於父據齊斬數簾細已降何忍服之節制減至於周堂後代之盡斬於枯骨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又同喪服總禮經明義嫂叔遠別同諸路人引而進之觸類而長猶子咸衣苴菜季父不服總麻推遠之情有餘睦親之義未足又母之昆弟情切涓陽程輔論舅之寃竈氏宅甥之

相我之出也。義亦殷矣。不同從母之尊。遂降小功之服。依諸古禮。有英俗情。今既舅而宗。媿是陋。今而榮古。此並太宗之制也。行之百年矣。輒為刊復。實用有疑。

改葬服議

韓愈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父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緇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為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子。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有闕之類。是也。喪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山。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為之。重服歟。在喪當葬。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惟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

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以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殯。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為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廣喪朋友議

崔祐甫

殿中侍御史安定皇甫政字公理。故尚書左丞之子。文行兼茂。不忝前烈。雅度精誠。其儔蓋寡。祐甫昔年嘗為左丞使介。而公理又余之族甥。故狎焉。大曆七年。余寓滄而公理寓楚。適有來訊。示余以所著喪朋友議。余美其重禮義。有古之遺範。瞻望德門。軌躅每替。亦感思者之所慰幸也。公理又詔余曰：政自從事於文舅氏。未嘗以一言見誨。豈所望哉。蓋示今議之利病。將歎公理年未四十。班在赤墀。簪筆持簡。為王近臣。頃又佐廉問。董淮海之部。名遂矣。權厚矣。固當緩步。濶視光車。美服為貴。為達而已矣。乃不遺我諷。狹不略我衰。德念噬膚之戒。收門吏之舊。周爰諮詢。以師道見待。吾亦何有。但美子之求益不倦。雖一勺而進。可以浸天壤。一奉之多。可以鎮方域。況其渊源。既廣。斬草已峻。增之廓之。於成名乎。必矣。皇甫氏有子哉。因覽斯議。愆愆。承承。中於穆鄂州。寧會客席。與故湖南觀察韋大夫之。晉同宴適。值有發遠書者。知鄭郴州。吳之龐欽州。濬或以疾而歿。或遇戕於盜。韋氏出涕。洵若而言曰：二刺史之。晉之交友也。於是欽。七箸離筵。席因歸於所次。而哭三日。人來弔之者。韋則盡。哀長號。不徒感容而已。又問歲祐甫。佐江南西道。連帥魏尚書時。屬幕中之。參佐有。加官者。聚合藥餌。卜日為宴。宴前行人。至如團練副使。考功。邢郎中。字捐館於荆南。邢與魏鄉國接近。且邢郎中。則諸魏之出於尚書。為內外昆弟。適受朝命。為尚書。倅僕。感杜。書規平公之事。將入言於府。主請罷宴。若不可。則請徹樂。卒事。而列之士。惡我者。嗷鄙之詞。无物於聽。謂我權夫。

農使之智也好我者頰感而相誨曰慎無以方枘施圓鑿自取辱焉諄諄然如不能僕懦夫也因是而自誨及其宴也太庖具酒車傾鄭衛之女列於賓席之末俳優儒僂設於公堂之下晝日不足繼之以燭使夫膳夫炊來酌曰曠飲斯必當見與曳之無筭又焉得終其詞哉使我不言適其宜也今者追想章湖南猶孔門之訓其他則吾不知因縱言之以報公理示之議當矣又何以規議既

成客或謂祐甫曰章湖南魏江西二觀察頗嘗知其風味公直簡諒則魏先之飾情強仁韋之志也今吾子之論無乃剝魏而附章乎且子魏之上介也論議不隱恐非春秋內魯故宋之義蓋辯焉祐甫應之曰噫寧以他規我是論也吾復之熱之有日矣韋湖南之晉飾情強仁誠如來議禮不云乎先王制禮賢者俯而就之不由者企而及之子張曰先王制禮不致不至焉韋氏之喪朋友縱

不由衷亦與夫二者之義合矣吾雖欲不與其可得哉至於故府公魏尚書公直簡諄清身敬職郡人戴於下朝聽滿於上狼藉其盛豈造次之所盡哉但於邢副使之喪若忍悲而就宴可謂哀樂失其節乃左氏傳所載樂祁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及子招樂憂謂也若情不至焉率而為宴則禮經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吾雖欲勿議又不可得也且吾之所論者因皇甫公理

所著喪朋友議故縱言及之非敢定二觀察之褒貶湖南吾取節焉而已矣來議又以吾嘗為魏公使介今茲著論異於春秋隱魯故宋者茲又近而非中也僕射雖不腆中臺之劇曹郎且無柱下史有名於著定矣受命為尚書介彌縫潤色之職事安可見責以敬故君之祀嗚呼晉悼公魏絳之君也絳戮悼公之弟韓厥趙宣

之所任也厥僕宣子之僕及其終也悼公謝魏絳曰無重寡人之過宣子曰可賀我矣而絳厥無罪焉豈當不懷重公平世論議之與刑罰當異哉子何見過深也嗚呼天下有至公有至當知賢而舉用之至公也臨事而平處之至當也各守其分復何尤哉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

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近日張荊州九齡又刻石而美之於是後來之受舉為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王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死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徐生徐生得非失中之履霜也常積憤懣因而書之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二

吳興姚

鉉

纂

古文甲 概二十五首

五原

原道

原鬼

三原

原化 皮日休

五規

出規

心規

二惡

惡圓

原道

惡曲 並元結

韓愈

原性

原人 已上並韓愈

原毀

原仁 牛僧孺

處規

時規 已上並元結

戲規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為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彼以胸膈為仁子才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非吾所謂德也其所謂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于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唯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計其

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思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壹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勦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割斗折衡而民不爭鳴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其民者也民者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得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為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

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習其往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菓魚肉其為道易明而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蓋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何道也曰斯吾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真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其人其人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鯁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之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恃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分歟皆舉其中而遺其上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

賄死揚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文子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歧歧然巖巖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蕪賢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感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妄言而不異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多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有是是足為藝入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己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

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原怠與已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常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常語於衆曰某非良士其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悅於言懦者必悅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諂與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世而望名譽之先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於理也

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五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鬼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說漢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成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

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性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化

皮日休

或曰聖人之化出於三皇成於五帝定於周禮其質也道德仁義其文也詩書禮樂此萬代王者未有易是而能治者也至於東漢西域之教流於中國其民也舉族生敬盡產施濟子去其父夫亡其婦蚩蚩器器慕其風蹈其靈者若百川蕩滌不可止者何哉所謂聖人化也不曰化民乎民今知化者惟西域氏而已矣有言聖人之化者則比戶以爲嗤豈聖人之化不及西域氏之化邪何其戾也如是曰天未厭亂不世世生聖人其道者存乎言其教者在乎文有違其言教其教者即戾矣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故有周孔必有楊墨要在有孟子而已矣今西域之教嶽其基冥其源亂於楊墨也其矣如是爲士則孰有孟子哉千載之後獨有一昌黎先生露賢臚視詬之於千百人內其言雖行其道不勝苟軒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則吾以爲孟子矣譬如天下之民皆桀民也苟有一堯民處之一堯民之喜其能化天下桀民之惡哉則有心於道乃堯民矣嗚呼今之士幸邪以御衆握亂以治天下其賢尚爾求不肖者反化之不已難哉

原親

能嗣其親不曰子乎吾觀夫今之世誨其子者必標肌箠骨傷愛毀性以爲教嗚呼孟子所謂古者易子而教誠有旨歟不能教其子者是亡其身者也不能得其親者是捨其族者也古者佞臣愛人之貴過乎其親必捨而事之公子開是也愛人之權過乎其子必殺而徇之易牙是也自茲以降爲夫強臣者將欲奪人之宗必

殺已子王莽殺子宇是也噫教尚不可況其殺歟或曰均是親也均是害也則周公誅管蔡石碣殺石厚叔向僂叔魚漢文流淮南可乎曰均是親也賢則能嗣親凶則能覆族均是害也周公不誅則他人誅之石碣不殺則他人殺之叔向不僂則他人僂之漢文不流則他人流之已刑則及一人他刑則及其族此聖賢所以惜其族也刑者仁在其中矣

原仁

牛僧孺

救天下者皆曰仁得天下者皆曰利則可乎曰不可也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者則曰利也善畏其利善決其仁皆聖也湯文王是也原意曰聖人跡生民以天下襁褓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矣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嚮無湯有以仁殷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意故無伯夷後聖明文王意故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

出規

元結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襄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飢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人卿相近臣之門無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賀拜候已聞就談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其容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拏參遊燕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大逃者五六似鼠載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歎曰叔將汝何思而為乎汝若思為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諫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節絕汝若思為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晦顯顯之機如下殿粟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身於刑禍之方得筋骨戴肉而歸幸也大矣二子以叔將為戒乎

處規

州舒吾問元子曰吾聞子多矣竟將何為對曰雲山幸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泯然能自全順時而老可矣復安為哉舒吾曰元子其過誤乎其大矯也吾厭世人飾言以道藏智以全璞退身以顯行設機以樹名吾子由之使我何信元子悅而謝之滕許大夫友元子聞不應舒吾之說乃曰嗟嗟元子少辭者邪何不曰使吾得所處但如山林不見吾是非吾將娛糴而往也以子為飾言藏智退身設機何不曰如此豈不多於盜竊竊位蒙汗萬物富貴始及而刑禍促之者乎元子謝不及季川問曰然哉爾稱終不復二論統有意乎於戲季川吾有言則自是言達則人非吾安能使吾身之有是而令他人之有非至於聞聞也哉

戲規

元子友倚于雲丘之巖戲牧兒曰爾為牧歌當不責爾暴牧兒歌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而宛元子啼不止召其父而止之元子友真卿聞之書過於元子曰嗟嗟次山苟戲小兒俾陷鞭焉而蒙冤之彼牧兒望次山猶僮諱不敢干其主及苟戲乃或與次山猶仇讎斯豈慎德也歟吾聞君子不苟戲無以非如何惑一兒使不知所以蒙過此非苟戲似非之非者邪惡不必易此元子報真卿曰於戲吾獨立於空山之上戲歌牧兒得過幾不可免彼行於世上有愛憎相忌是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於有蒙戮辱者焉得不因苟戲似非世兒感之以及者乎真卿吾當以戲為規

心規

元子病遊世歸于商餘之中以酒自肆有醉歌夫公聞之酌豬元子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卿卿何樂我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又曰元子樂矣卿卿何樂我曰我算我目我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夫曰勸君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說子行於世間目不隨人視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氣其甚也則須封苞裏塞不爾有戚身亡家之禍傷汗毀辱之患生焉雖上公大人亦不能自

王曰鼻耳目夫公何思之不熟邪

時規

乾元己亥漫叟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中書有醉酒時得一醉醉中叟誕曰願窮天下鳥獸魚以充殺者之心願窮天下之醇耐美色以充欲者之心中行公聞之嘆曰子何思不盡邪不曰願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爭國者使人民免賊虐殘酷者乎何不曰願得布帛錢貨珍寶之物溢於王者府藏滿將相權勢之家使人民免飢寒勞苦者乎叟聞公言退而書之授於學者用為時規

惡圓

元子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為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阜不圓為卿寧方為汗辱不圓為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以天大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為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器恣令悅媚嬰兒小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為公植其操予戟刑我乎

惡曲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歡以順長老之意歸泉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歡道然也苟為爾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歡於鄰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全道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真憎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三十年未常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患於古人古人

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者往劫而死之今元次山苟曲言貌強全一歡以為不義其直國哉若能苟曲於鄰里強全一歡豈不能苟曲於鄉縣以全言行能苟曲於鄉縣豈不能苟曲於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於邦國豈不能苟曲於天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皆顯豈有鍾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己乎嗚呼曲為之小為大之漸曲為之也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國雖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顏貌曲全一歡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由有過於此者何以自免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三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四之上

吳興姚

鉉

纂

古文乙 據四篇

復性書三篇 李翱平賦書一篇

李翱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統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統矣。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不惑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也？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邪？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于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水流而泉于山，非不存也。石弗敵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弗能為江。為河為濟為淮，東匯大壑，浩浩湯湯，為弗測之深情。之動靜弗息，則弗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不極之明，是故誠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言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其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仁樂之本也。動而中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步則聞佩王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而不息也。至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家哉，人人可以及於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惑邪？昔者聖人，以傳于顏子，顏子得之，奉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

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春，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釐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孟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焚書，中庸之弗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惟節文章，句威儀，擊劍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傳矣。道之極于剝也，必復。吾自六歲讀書，但為詞句之學，志于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于越，而吳郡陸參存焉。與之言，陸參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唯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於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于我，我以吾之所知，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于時，命曰復性書，以治乎心，以傳乎人。於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復性書中篇

或問曰：人之昏也，又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動，有動必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焉能復其性邪？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于外，情應于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為邪，本無其心，寂然不已，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也。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之相止

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後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觀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爲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志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啟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識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脩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上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違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爲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曰何謂道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循道之謂教曰何謂也曰教也者人之道也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循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矣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觀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觀之觀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不動是不觀之觀弗聞之聞也其復之不遠矣故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注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之曰修之一日可至於聖乎曰十年棧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一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這次必於

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誠無息不息則又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問曰凡人性猶聖人性歟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觀其性者嗜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爲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爲也情有善而不善性無善而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邪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流凶凶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于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中和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惡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即滅也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激而渾之者泥沙也方其渾也情性豈遂無有邪久而不動泥沙自沈清明之性鑿于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故問聖人之情將復爲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爲邪邪既爲明所覺矣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爲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況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邪曰

公田之事畢後理私事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餘田二十畝
 校其多少亦相若矣十畝九百里之州為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所
 建通川大途之所更丘墓鄉井之所聚則途溝澮之所渠大計不
 過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百九十九
 百里之家給焉千里亦如之高山大川則擇其中長纒短而重之
 一畝之田以強并弱水旱之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歲不下粟
 一石公索其十之一九百里之州有田五十四億畝以一十九億
 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則途溝澮丘墓鄉井屋
 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菑菲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
 六千畝百六十四畝五畝率十畝粟一石為粟三十四萬五千有六
 百石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
 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其田間樹之以桑凡樹桑入百之所
 沐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于帛桑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畝之田
 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
 匹帛公索其百之十九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十九
 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則途溝澮丘墓鄉井
 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菑菲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
 有六千畝麥之田大計三分當其一其土卑不可以植桑餘田二
 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二千功率十取一匹
 帛為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匹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
 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寡孤
 獨有不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九十里之鄉
 為之公園焉鄉之所入于公者歲十舍其一于公園十歲得粟三
 千四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
 公困使勿偷饑歲并入不足于食量家之口多寡出困與之而勸
 之蠶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之當
 戒必精勿濡以內于公園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徵于書則歲雖
 大饑百姓不困于食不死于溝洫不流而入于他矣人既富樂其

生重犯法而易為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鄉
 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獨有不人疾
 者皆樂其居屋室相鄰煙火相接于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
 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雖強暴之兵不敢凌自百里之內推而
 布之千里自千里而被于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為政者百姓
 各自保而親其君其君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迨天之未
 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予侮此之謂也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四之上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四之下

吳興姚

鉉

纂

古文丙卷六十七篇

鹿門隱書六十篇 皮日休

古漁父四篇 劉蛻

時議三篇 元結

鹿門隱書六十篇 弁序

皮日休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
 慙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王能陞山夫谷民之善者
 意在斯乎或曰仲尼脩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力
 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岐而難
 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坼怪甚也聖人謂
 一君之暴災挺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
 以市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鉤伸鐵撫梁易柱手格能罷走及虎
 兕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尚力而虐物貪勇以喪生然後世之
 君猶有喜用軀而忘政受拔拒而過賢者寒沒竊室子頑通毋亂
 其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為蛇豕民為淫賊然後世之君
 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啓玄黃棄龍周穆讎堦也神甚
 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
 世之君猶有聽封禪以求生恣祠祀以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
 為當世師行一行為來世軌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怪
 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
 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枉席而在於天下也神
 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豈多岐哉
 民性多暴聖人導之以其仁民性多逆聖人導之以其義民性多
 縱聖人導之以其禮民性多愚聖人導之以其智民性多妄聖人
 導之以其信若然者聖人導之於天下賢人導之於國眾人導之
 於家後之人反導為取反取為奪故取天下以仁得天下而不仁
 矣取國以義得國而不義矣取名位以禮得名位而不禮矣取權

勢以智得權勢而不智矣取朋友以信得朋友而不信矣舜禹導
 而得也非取也得之仁殷周取而得也得之亦仁吾謂自巨君孟
 德已後行仁義禮智信者皆奪而得者也悲夫
 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為害
 或曰聖人見一善必汲汲慕之夫丹朱商均雖曰不肖豈便毒於
 豺虎哉何其嗣之速也且善足以保身不足以保天下噫丹朱商
 均苟非舜舜之子一身且不自保況天下哉
 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夫毀人者人亦毀之不曰自毀乎
 譽人者人亦譽之不曰自譽乎
 或曰神農牛首蚩仲鳥身信乎哉曰非形也象也夫梟羊豺獠尚
 猶類人况聖賢也哉
 或曰夏禹為黃熊信乎哉曰非也感也夫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姜
 嫫獲大迹而產稷是也當禹之母夢熊而生耳不然者禹誠是熊
 吾以聖人為罔象也
 或曰孟子云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修而至乎曰聖人
 者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修修然後能聖且堯為
 唐侯二十而以德盛舜為鯀民二十以孝聞焉在乎修哉后稷之
 戲必以藝殖焉仲尼之戲必以俎豆焉在乎修哉蓋修而至者顏
 子也孟軻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修而至也
 窮山人盡行也大江人盡涉也然而不幸者有遇虎兕之暴蛟龍
 之患者矣豈以是而止者哉夫途有過是患而死者繼其踵者惟
 恐其行之不速也今之士為名與勢苟刑禍及流竄至是監刀鋸
 者必名人司流竄者必勢士繼其踵者惟恐其位之不速也嗚呼
 名與勢然也吾患其內虎兕乎蛟龍乎是天不為人幸也非人也
 其或披林逐虎兕入水嬰蛟龍遇其患也是人不為天幸也非天
 也若是以遇禍則終身所為心之駟儻焉
 君子不為其所不為小人為其所不為
 可以威而不威可以殺而不殺難也

聖者不觀其窮觀其富也慎者不觀其危觀其勢也苟當窮則繁當危能慎戒也非真也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為己累故已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為天下累故人憂之

今道有赤子將為牛馬所踐見之者無問賢不肖必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之也至夫國有弱君室有色婦有欲謀其國欲其室者惟恨其君與夫不懼赤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皮子採廉於伯夷廉於天下不為隘矣擇和於下惠和於天下不為不恭矣取志於伊尹志於天下不為大矣

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禪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養育禪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禪之兩曜有明聖人以文明禪之噫禪於天地者何獨聖人雖禽獸昆蟲雲物亦不能自順其化麟鳳禪於祥瑞也蛟龍禪於潤澤也昆蟲禪於地氣也雲物禪於天候也而況於聖人乎況於鬼神乎故紆大君之組綬食生人之膏血苟不仁而位

是不禪於祿食也況能禪於天地乎吾乃知是禽獸昆蟲雲物不竊於天地之覆焉也

舟之有佗軋舫舩猶人之有道也佗不安也舟之行匪佗不進是不安而安也人之行也猶舟之有佗匪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夫秦失佗於項項遺佗於漢是聖人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之道安其所不安也

伊尹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吾得志弗為也與之以道取之以道天下可也况一介哉伊尹之道近乎執吾去執而取廉者也

伯夷不仕非君不治非民治則進亂則退吾得志弗為也不仕非君執行其道不治非民執意天下以非君乎易不當事樂文王不當事紂也以非民乎樂民不赴殷紂士不歸周矣故伯夷之道過手高吾去高而取介者也

柳下惠可事非君可使非民與惡人言雖袒裼禪禪於我側爾焉能洗我哉吾得志弗為也夫蚍蜉豈過人而有禮哉民之下者亦若是而已柳下惠之道過乎濶吾去濶而取辨者也

於戲黃卷之內聖賢者皆在焉暴而不及愛而不可必變變於厲夫至乎是者為心乎為身乎心則勞身則憊嗚呼道果不在於自用

古之奢也吾不奢古之儉也吾不儉適管晏之中或可矣噫古之奢也借今之奢也濫古之儉也性今之儉也名

學而廢者不若不學而廢者學而廢者恃學去而有驕驕必辱不學而廢者愧已而自卑卑則全

勇多於人謂之暴才多於德謂之妖小善亂德小才耗道

以有善而不進以有才而不修孔門之徒恥也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吏不與奸罔期而奸罔自至賈豎不與不仁期而不仁自至嗚呼吏非被重刑不知奸罔之喪已賈豎非遭極禍不知不仁之害躬也夫易化而善者齊民也唯吏與賈豎難哉

人之肆其志者其如後患何聖人能與人道不能與人志

嗚呼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妬之一愛固不勝於百妬其為進也難

不以堯舜之心為君者具君也不以伊尹周公之心為臣者具臣也

造父善御不能御驚駘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木吾知夫不教之民也豈易御而易匠者哉陽貨者仲尼之駑駘也互鄉者仲尼之散木也

或曰子之道有以邁千人之貌固不足加於衆噫何哉曰亦何異哉伊臯亦人耳孔顏亦人耳

唐文粹卷四十四下

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憚也

知道而不行知賢而不舉甚乎穿窬也夫盜也者不能盡一室如不行道足以喪身不舉賢足以亡國

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至夫有國者寶之甚乎賢情之過乎聖如失道而有亂國且輸人況夫金貝珠璣哉

聖人行道而守法賢人行法而守道衆人侮道而貨法

古之決獄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哀之者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

周公為天子下白屋之士今觀於一命之士接白屋之人斯禮遂亡悲夫

幸君之急而見懲亂已之讎而為直因躬不好者而為廉因人不樂者以為正大人不由也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逕坦途無不之也斜逕亦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逕者苦荆棘

三王之世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知德毀人者失其直譽人者失其實近於鄉原之人哉

憚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道退明君善全臣者不狎哲士善全友者不昵

或曰我善治苑囿我善視禽獸我善用兵我善聚賦古之所謂賊民今之所謂賊臣

奸妨能害稼不能害人奸邪善害人害稼者有時而稔是不害也雖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其害人也可勝道哉

或問君子之道何如則可以常行矣曰去四蔽用四正則可以常行矣曰何以言之見賢不能親聞義不能伏當亂不能正當利不能節此之謂四蔽道不正不言禮不正不行文不正不脩人不正不見此之謂四正

鵝鷺不常見君子慕焉鵝鷺常見小人捕焉噫君子之出處亦猶夫鵝鷺而已矣

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貨而富者曰文噫吾將謂得時乎尊而驕者不為矣吾將謂失時乎富而安者吾為矣

或曰將處乎世何如則可以免乎諺曰去六邪用四尊則可矣曰何以言曰諫未深而諷君交未至而責及居未安而罪國家不儉而罪歲道不高而凌貴志不定而羨富此之謂六邪也自尊其道

堯舜不得而卑也自尊其親天下不得而誅也自尊其已孩孺不得而娛也自尊其志刀鋸不得而威也此之謂四尊也

愛雖至而不嫌讎已危而不擠勢方盛而知足利正中而識已豈小人之能哉

以儉而獲罪猶遠乎奢以退而遇謗尚愈乎進弓箕之家生子而捨乎弓箕陶旒之家生子而捨乎陶旒噫吾之道猶弓箕乎陶旒乎

自漢至今民產半入乎公者其唯桑弘羊孔僅乎衛青霍去病乎

誤遇聖天子吾知乎桑孔不過乎實賢衛霍不過乎士伍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

古之用賢也為國今之用賢也為家

古之酌營也為酒今之酌營也為人

古之置吏者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為盜

或曰楊墨有道乎曰意錢格策皆有道也何嘗乎楊墨哉吾知夫今之人嗜楊墨之道者其一夫之族耳

古漁父四篇有後序 劉蛻

叟行山逐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畧而獵叟欺虞人以事鬼神而得逸他日叟之子杜園山而讎獵吾父者曰今日凡在山澤殺無赦虞人亡於大澤虞之父教之以漁漁利厚於畧末之年富於澤上反問叟將殺其子於帝側帝教之以漁天下天下之利厚於陶稼末之年富於九州漁者常以此自笑而聞於士師士師以濫執之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笑天下而天下入臣笑舜聞之亦曰始朕學事叟不學受天下禪而天下禪朕

胸冥之後漁者啼而奔帝辛曰始風微水上魚聚臣舟臣垂之十
鈎魚方眠臣鈎未及吞而雷驚臣舟夫雷不發而震蓋戮於燧理
者辛應曰爾不得魚市不關魚亦般人得魚耳夫多魚而垂之十
鈎魚必爭而且畏後其餌然而猶相與眠其鈎豈非君其餌薄乎
何戮之有微子自旁聞之亦曰殷餌薄矣臣不受戮殷民驚矣抱
琴器而入周

暮有二舟還而爭一舟於中流空舟中者特其無傷舟中也則盛
闕以薄兩舟果與俱覆明日訟於王王以其罪均也平於二漁既
而空舟者歸告其子曰吾勝矣覆彼所載載魚者歸亦告其鄰曰
吾勝矣其鄰笑曰罪均而子獨覆所載孰謂勝乎

有置魚於葦間仰見鳴鳶集其上乃冠木於器旁以懼之明日澤
西漁者乃刻材澤畔前日置魚者目眠而去而三年不敢漁其妻
笑曰始偽以給一器之魚學偽得盜一澤之利

篇後序

會昌甲子歲余於西塞巖下見版洗而得漁父書七篇尚多古文
然其三篇甚怪妄淺近類詞賦今皆捨之其四篇余特爲之箋正
其文字然前二篇文有高致後二篇則託寓鄙俚以其頗有譏動
余亦存之然不知其年代故謂之古漁父

時議三篇并表

元結

臣結言自以昏庸無堪逸浪江海陛下忽降公詔遠徵愚臣陛下
豈不以凶逆未除盜賊屢起百姓勞苦力用不足將社稷大計與
天下圖之者乎荒野戔戔始見軒陛又拘限忌諱不能悉下情以
上聞則陛下安用煩勞車乘招禮賢異臣實不能當君子之羞受
小人之辱故編輿阜之說爲三篇命曰時議敢以上聞抵冒天威
謹伏待罪臣結頓首謹上

時議上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往年逸亂之兵東窮江海南極淮漢西抵秦
塞北盡幽都今趙衛之疆悉爲盜有凶勇之徒攻四方者幾百餘

萬如也守二京從衛駐師者不計當時之兵可謂強矣當時人心
已不固矣天子獨以數騎僅至靈武引聚餘弱憑交強寇頓軍岐
陽師及渭西曾不踰時竟能摧堅銳復兩京逃降逆類悉收河南
州縣今河北隴險奸逆尚餘今山谷江湖稍多亡命今所在盜賊
屢犯州縣今天下百姓或轉徙流亡今臨敵將士多喜奔散今賢
士君子不求任使天子往在靈武至于鳳翔無今日兵革而能勝
敵無今日禁制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起無今日財用
而百姓不亡無今日封賞而將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人思任使
何哉豈天子能以弱制強不能以強制弱弱天子能以危求安而
忍以未安忘危時之議者或相對曰此非難言甚易言矣天子往
年悲恨凌廟爲凶逆傷汗怨憤上皇忽南幸巴蜀哀傷宗戚多見
誅室驚惶聖躬動息無所是以勤勞不辭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
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則善改如此所謂以弱制強以危求安今天
子重城深宮燕私而居冕旒清晨纓佩而朝太官具味當時而食
太常脩樂和聲而聽軍國機務參詳而進萬姓疾苦時或不聞而
廐有良馬宮有美女輿服禮物日月以備休符佳瑞相繼而有朝
廷歌頌盛德大業四方貢賦尤異品物公族姻戚喜荷帝恩諸臣
獻官怡愉天顏而文武大臣至於公卿宦官皆權位爵賞名實之
外似已過望此所以不能以強濟弱忍以未安忘危若天子能視
今日之安如靈武之危事無大小皆若靈武何寇盜強弱可言當
天下曰無事矣

時議中篇

時之議者或相謂曰吾聞道路云云說士人共自謀曰昔我奉天
子拒凶逆勝敵則家國兩存不勝則家國兩亡所以生死決戰是
非極諫今吾屬名位已重貨財已足爵賞已厚勤勞已極天下若
安吾何苦哉天下若不安吾屬外無仇讎相害內無窮賤相迫何
苦更當鋒刃以近死乎何苦更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曰嗚呼吾
州里有忠義之者仁信之者方直之者今或有病父老母孤兒寡

妻如身能存者皆力役乞丐凍餒不足況於死者父母妻子人誰
哀之又聞曰今天下殘破蒼生危急受賦役者多寡窮貧獨流亡
死生悲憂道路蓋亦極矣天下若安我等豈無隴畝以自處若不
安我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縱有盜於我者安則隨之人且
如此其然何故時之議者相對曰今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
太信而然耳夫太明則見其內情將藏內情則悶惑生焉罔上惑
下能令必信信可必矣故太信焉太信之中至姦元惡卓然而存
如此使朝廷遂亡公直天下遂失忠信蒼生遂益冤怨如公直亡
矣忠信夫矣冤怨生矣豈天子大臣之所喜乎將欲治之能無端
由吾屬議於野者又何所及

時議下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今天子思安蒼生思滅姦逆思致太平方力
圖之非不勤勞於今四年而說者異之何哉時之議者或相對曰
如天子所思如說者所異天子大臣非不知之凡有制詔皆常言
及言雖殷勤事皆不行前後再三頗類諧戲今或有仁恤之令憂
勤之詔人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其由何哉以言而不行之故也
天子不知其然以為言雖不行足堪沮勸嗚呼沮勸之道在明審
均當而必行也必不行矣有言何為自古已來致理興化未有
言之不行而能至矣若天子能追行已言之令必行將來之法且
免天下無端雜徭且除天下隨時弊法且去天下拘忌煩令必任
天下賢異君子屏斥天下凡邪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與之不惑
此則帝王常道何為不及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四之下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五

吳興姚

鉉

墓

古文丁摺二十一首

言語對答十六

拜禹言李翱

拜徽言陳黯

治家子言陸龜蒙

齊虞士言素皓

英雄之言羅隱

言警李華

齊誅阿大夫語牛僧孺

齊為濟問李甘

設毛延壽自解語程

對禹問韓愈

直龍對咸均

寒泉子對秦惠王

齊司冠對程晏

紀梁公對楊夔

岑問諫者陳黯

經百五

文道元龜尚衡

禹詰陳黯

補逸書白居易

疑經司空圖

正尸祭皮日休

拜禹言

李翱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翱敬拜禹之堂下自質階

升北面立弗敢歎弗敢折退降復敬再拜哭而歸且歌曰惟天地

之無窮衆人生之長勤往者予弗及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

拜徽言

陳黯

黯自關東遠計來闕下經華嶽祠有巫導以析謂迺徹蓋整衣爨

爐灑觴頌拜而前緘默而退巫曰客是行也務名邪官邪胡為乎

有祈禮而無祈詞神之聆響而咨蓋舒乃誠曰余其來拜句以嶽

長羣山猶人之有聖賢草木之有松蘭百川之有河海鱗羽之有

虬鸞屹屹崇崇于霄柱空載國祀典且人攸宗拜之思盡乎余之

敬詞之黷懼乎神之聰且神視果高而聽果深必福其善而禍其

淫余行合乎神也必照而臨如欺乎神也析之乎何心巫兮余言

無妄兮為妄言者之箴

陸龜蒙

治家子言

陸龜蒙

武王既伐殷懸紂首有以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

陸龜蒙

家孫也數十年間載易其銜觀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
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大售賦重乘耒耜者一撥不敢起吾
父易之爲工器屬官室臺榭侈其倍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易
之以爲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其售又倍則也今周用鉞斬
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武王聞之懼於是
苞干戈親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齊處士言

秦皓

齊祖受宋禪大宴和士顧謂丞相曰予不肖幸有天下非百執事
羽翼小子共拯宋人之溺也然予不敢易時而侮器使不十逾載
致黃金與土同價朝臣稱賀內外諠懽快喜相聲日走天下齊封
父聞而慶曰宋人生矣而告鄉處士處士聞而泣曰捨虎逢狼改
時而止吾爲宋人幸未死果塗炭於齊矣新主之言豈成聖人之
道邪若王知黃金貴於土不知百姓視土貴於黃金吾聞古者土
地之封在於民兒而國殷土有林木民時而取土有醜溷民時而
糞土有禾黍民時盈庾金玉在山桑麻在原聖人不禁無私無官
死者有土生者有田聖人樂而百姓同百姓憂而聖人然絢秦傳
亂國之疾百姓之苦莫痊澤壤既廣百姓饒矣土地之利百姓莫
時而窺之金玉在山醜溷在田取塊土者犯禁而死亡無土而可
以田歿無土而及乎泉生則稅蠹而郡蠶邑剝而吏鬻吾視宋人
之淳父矣未見宋人有寸土者若王苟欲致民於土地不若薄民
之賦貶民之利知百姓貴土於黃金則其民受福於齊矣封又敬
而謝曰吾將聞執政可乎處士曰不是欲急挈吾於橋矣惟又勿
施吾將狂

英雄之言

羅隱

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故人亦然大盜亦人也冠履焉衣
服焉其所以異者退讓之心貞廉之節不恒其性耳視玉帛而取
者則曰牽於寒餓視家園而取者則曰救彼塗炭牽於寒餓者無
得而言矣救彼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爲心而西劉則曰居宜如

是楚籍則曰可取而代噴彼必無退讓之心貞廉之節蓋以視其
靡受驕崇然後生其謀耳爲英雄者猶若是況常人乎是以峻宇
逸游不爲人之所窺者鮮矣

言盡

李華

晉侯方圖秦既而有疾秦伯使醫和視之將行戒之曰鄰國相病
大夫何以爲行對曰臣不發藥石請以詞痊晉侯而國無害秦伯
悅以卿禮遺之和至于晉晉君幄銅鞮之宮憑豐肥簡柔容更衣
被珠玉者百許人膳夫列鼎於庭而後延客客辭曰始受命於寡
君以除君疾爲役今大國反以色與食病臣非臣所及也中軍師
對曰此寡君待先生之禮也不意爲過敬惟所擇客曰臣饜而馳
千里形其勞而氣不足所欲者酒一盛果一器脰輔佐飯而已其
餘不敢煩大國再拜受賜而診之曰君聲流而陽氣濁而浮色寒
而容壯與楚王相若亦可爲也亦不可爲也晉侯曰楚子何如而
方寡人客曰臣嘗聘楚楚境大而富山川林藪之盛踰淮而竟南
海晉與齊秦不敵也晉侯曰寡人未嘗涉楚且置楚王願聞其國
之說客曰君不念臣亦未究楚封疆之事直以所見言之楚也近
郊去郢尚三百里引車登岡平視諸宮丹素燭天仰不見空如水
漂浮半在其中滄波動搖低昂隨風謁謁南極山松不盡伏乍
起參差高卑流雲重輕或滅或明道路縣縣紫山繞川車蓋如軒
稍覺登原赤霄冒頂舉手靡天向之高者乃在車下陰給眞寶投
石無聲狀其乳死之內則連山黥以當戶容杳杳而巽巖若堅刃
與慢塗呀將折而復合露封隙之嵌空聲小住而大蒼崖崖峴以
日曠野穿偃仆而雲晉鷄合濱江車行百里芳草往往白沙日
炙晶流流綠野羊絛走舉簪連簡輻輳梓楠柚之林密孕元氣
寒暑若一瞥不流風幽不漏日援狙飛走經息百態啾啾互號終
昕竟晦隊英紛目如雪蔽路四望無人移足沒履蒼鳥時鳴白鵲
飛度臨臨險江江隄爲潭凌凌不動常有神怪龜魚涵泳露
鱗介纖草以颺風颺颺波起崩濤迸沫勢不得止精怖菟怕

毛骨洗劫夢然攀木瞑眸猶懼泉類獲疏冗繁源鼻歎支流潯
潛輝耕合注湯湯晝夜有聲當暑清涼透崖撲滿躍而後逝初疑
可及忽似無際旋去眩迴楫湖明泊鑪鼎允宥觀如石
敵磨火發川上縹緲又亞傾沙委浪白煙微著通波滿望澹澹
黠久而生浪浙浙飛雨冥冥起雲沉湘春生蒼梧日晚聲與聽盡
色隨望遠蘋荇荷華組繡一川愕羽族之多名紛合散於水間泛
體閑緣涯疊觀照江成霞碧水漣漪淺深見沙旁經闌闌濕浸欄
檻上有嬋嬋絲音入雲侵杳眇而將絕隨隕風而復聞齊宋鄭衛
之樂張於官中撞金擊石草木競發堅城雉堞崇山峯墜鳥獸狂
悸淮湖皆沸首飾戴千金一膳傾千家取不相及者以粒計倉祿
之象半於平人秣馬之費倍於租入其餘奇麗之富奉養之侈率
與是侔楚王甚泰而楚人甚病申叔請老而不與政言未畢晉侯
舒氣而伸幹曰向先生言亦可為也何哉客曰此未足累楚故曰

可為也若張而無厭則不可為也晉侯色生力起斥御者撤膳羞
而請曰先生終說寡人病幸間矣客乘時而動之曰楚使令尹司
馬理兵于北疆以臨弊邑弊邑大夫少者則請開關以戰老者則
曰君務息人楚恃其富強因侈生欲未足畏也寡君乃發府枵關
而四境寡小君以四時之用為請寡君曰是出於人而歸於人無
人則無是夫何愛焉申命上大夫布幣於人而謝之曰孤不德使
爾父兄子弟不自保於楚師故釐以相勞秦人感君泣婦人處
子亦請執報楚楚朝聞而夕卷師君臣震伏而受職於秦此先生
不戰之術也晉侯光然以楚事而照於晉遂輟謀秦由是大國修
好小國來朝戎狄皆附客果以詞痊晉故曰言暨

齊誅阿大夫語
牛僧孺

齊威王謂阿大夫曰汝執愿吾左右哉曰近吾君者也王曰吾以
阿氏寄汝是則割吾憂於心者而謂給吾使於官者為近邪夫官
中之近不過為吾折文矣吾體有所貴言亦有所賤豈以及貴於

心乎故入官之職非近也入心之職為近也順顧走指出入無方
者藝之至也授印于外不必在官者信之至也汝在吾所以信而
比吾所以藝不愧冕衣裳哉今則戮汝使卿大夫識遠近之正於
是群臣快賀而國大治君子曰正室之明莫感乎午者左右陰不
至也如齊威安有不明乎

設毛延壽自解語

程晏

帝見王嬙美召壽責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為宮中美
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美者遷於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
不逞於漢而移於胡也昔閔天獻美女於紂而免西伯齊遺女樂
於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於戎而間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
美者留之邪陛下以為美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
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為美者是不能亂我之德安能亂彼謀哉臣
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
亂臣為陛下遷亂耳惡可以為美為彼得乎帝不能省君子曰良
畫工也孰誣其貨哉

對禹問

韓愈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
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
也受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
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
傳之堯舜也無其人而不傳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
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
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叔則
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
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遇賢則爭且亂也天
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
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授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桀
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得而傳也與其傳不得

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不得從而為之辭

濟為濟問

李甘

北諸侯來朝過温温今送于温指問水名今曰濟也侯曰豈濟濟邪令復曰然侯曰河吾望也其橫千里湍猛如漲無風或毀船殺人得清淇洄濘之水不加深別為九河不加狹彼所以為濟也今盡濟水之力載數石之舟廣不能橫深不能浮而曰與河同靈幸伏吾不識先王班祀之意也令曰濟南去數十里過河矣案介如此馳狂濁中未嘗波渝氣奪別河而蓄積沙連塊千里不壓不翳益壯其流帥汝而東終能發山輪海此其所以為濟也今河負其強大自積石不捷趨海往來戎狄間曾涇渭澧漆汾洛伊沁之水以滋其暴決愁民生中土患勢逆曲多窮始歸海此皆濟水所蓋也執事豈以大為賢乎侯默然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寒泉子麟以見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橫事說大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上上王弗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邪霸邪曰黜其霸以墜王乎曰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踈乎惠王曰醜難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響與力懸絕故也蘇子誠辯矣安能以三十舌諫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為利也顧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一非一朝也齊相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冰拆豈連雞不能俱上於樓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寒泉子曰不然夫齊刑三晉之人病於兵父矣方城之金十九為兵一為鐔鉞董澤之蒲十九為幹一為笠捲父子兄弟之血前後後野草齊寇為燕氣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弦匏聞之者皆感酸屑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衡暮得怙怙安卧秦亦厭戰雖鼓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強吾亦勇而奮矣設有辯口安

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土斷其頸無令車輪輾關下土使東諸侯聞其言從散衡敗東向以背秦王出則奉氣入則包羞及其始也披土地以奉讎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祀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寒泉子耕於鄙趙即封蘇季子為武安君六國果奉秦教秦閉關十五年

齊司寇對

程晏

齊境多寇司寇不理景公召司寇讓之及諍公曰請理君朝廷之寇也公曰君廢其職反責我欲亂其責也曰不然君不聞鼯鼠之牙乎食人與百類雖嚼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也魯國之牛聞食其角矣請以是諷焉半之寢齧有蚊蚋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搖尾以揮之及鼯鼠食之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乎嗜乎以其口甘雖貫心徹骨而不知也況其角乎公誠職臣以司寇請司朝廷之寇然後司封疆之寇也朝廷之寇其鼯鼠乎食君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是患大而君不知也封疆之寇蚊蚋乎但撓君之膚毛耳君將鼓耳搖尾以揮之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所以急其大而不知慢其小而得知也景公不喻竟坐司寇以不事晏子曰司寇死田氏為鼯鼠於齊矣

真龍對

咸均

客有抽時賢待己之禮舉樂君愛龍意於座曰美公好假而揮其真誠然平均即即飛出丹青者殊未真翔來庭宇者愈假矣何則夫靈濟於物無求於物無求於人實龍徒也今聞樂公鑄畫其象則摹形趨之是欲滋乎養有宛蛇魚類耳真鳥在哉曰然則擾于夏闔于鄭者非邪曰妖而怪所以幽王膏身子產不禮焉率假物矣彼其真龍者道能神化其流多派或蟠于天或巢于田或翼于人或為馬或為豹有伴於此靡徒不居其在天也樞紐陰陽不蹉厥常其在田也瞻腴疆土庶彙蕃廡其在人也珠媚心瀾呀成智門其為馬也市體柔油徧崇九州其為豹也鬼淚淫淫秋江萬尋至如挾雲則十雨時濡衡照則三光遽舒是鸞龍也縣古今而不

僵溼主人以無倦聖賢在上將利益於物天下無道必充悔於時
豈獨矯矯欄端露威於葉公而誇爪喙哉是謂妖怪假物也客被
眉而俯不復抽言

愚谿對

柳宗元

柳子名愚谿而居五日谿之神夜見夢曰子何厚乎使子為愚邪
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子固若是邪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
之者温也嘔泄藏石走潮連鱸糜解有魚焉鱗牙鋒尾而獸蹄是
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谿西海有水散淡而無
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墜及底而後止其名曰弱水秦有水
拊汨泥淖繞混沙礫視之分寸貽若睨曉淺深險易昧昧不覩乃
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陰若漆不知
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
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實也今子甚清與美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
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子而辱以無實
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邪柳子對曰汝誠
無其實然以吾之愚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邪且汝不見倉泉乎
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
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之猶以為名今汝獨招愚居焉又留而
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
近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又僻迴隱蒸鬱之與
曹螺蟻之與居惟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駸駸以遊汝闔闢以
守汝汝欲為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
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惟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復於我
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為愚而猶以為誣寧有說邪曰是則然矣敢
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邪雖極汝
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獨汝之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
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聚乘我絺屨暑之燥眾從之風而我從之
火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放而游不知呂梁

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行榛棘僵卧危
場而不知休揚何喪何得進不為盈退不為抑荒涼昏默卒不知
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汗汝可乎於是谿神深思而歎曰嘻有
餘矣其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吐涕以交流樂手而辭一晦一明
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紀梁公對

楊夔

天后幽中宗之後有不下閭闈務六合之志故徐敬業唐之奇等
於揚州起兵以興復唐室然皆不旋踵而敗遂引用酷吏開羅織
之門以懾伏內外一日狄梁公獨對天后曰吾自用俊臣思止來
朝臣知所懼否梁公曰朝廷小人不達天命或有異議然陛下以
木有一實之蠹將煎樹而弃之乎錦有一點之汗將全匹而燔之
乎養倖者誠欲其繁於鳥為養乎繫於鸞皇乎鸞而無別不如不鸞
矣天后默然

荅問諫者

陳黯

或問古之士能直諫不君之君者其誰為最曰有諫者齊人茅焦
曰夏無龍逢殷廢無比干邪曰不以之無而功德相遠耳夫諫者
不獨以言之忠而欲其氣雄不獨以名之彰而欲其事立四者克
備是為難矣昔嬴政吞噬羣雄以取天下豪暴奢侈古初無先故
非必為而諫必拒當遷太后於雍有及泉之誓凡諫者二十七人
矣天下忠亦之士莫不囚氣鎖詞是時焦能獨奮勇果不顧其威
肉視虎狼水顧鼎鑊誇誇造廷折其四失俾暴主悔非遷善而從
其言由是骨肉之恩斷而再續君臣之義捨而再交諫諍之路塞
而再啓皆由焦之功也噫忘軀徇忠亦諫者之職然死於二十七
人之後不難乎其心哉進諫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詞哉斯
可謂言忠氣雄名彰事立備矣章若龍逢諫桀比干諫紂徒自柔
聲婉詞而又身不免事不立其足為茅先生之徒歟問者喜而退
矣

文道元龜 并序

尚衡

天寶初適于平陽平陽太守稷山公則衡之從考舅雅好古道門尚詞客當今文人相與多矣嘗歎曰取士之道才其難乎或精文而薄於行或敦行而淺於文斯乃有失其道一至於此顏衡曰吾嘗語爾知言爾其言之術私門以文場而進五世鄙雖不嗣系籍餘休敢著元龜以敘其事 元龜曰文道之興也其當中古乎其無所始乎且天道五行以別雜地道五色以別方人道五常以別德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非五緯孰可以知天非五方孰可以辨地非五常孰可以化人文之爲道斯亦遠矣天人之際其可得於是乎夫卦始乎三畫文章之闢大抵不出乎三等斯乃從人而有焉工與不工各區分而有之君子之文爲上等其德全志士之文爲中等其義全詞士之文爲下等其思全思也可以紀物義也可以動衆德也可以經理化人之作其惟君子之作先乎行行爲之質後乎言言爲之文行不出乎言言不出乎行質文相半斯乃化成之道焉志士之作介然以立誠憤然有所述言必有所諷志必有所之詞寡而意懇氣高而調苦斯乃感激之道焉詞士之作學古以抒情屬詞以及物及物勝則詞麗抒情逸則氣高高者求清麗者求純恥乎質貴乎清而忘其志斯乃頹靡之道焉古人之貴有文者將以飾行秉德見情署事料軸乎天人之際道遠乎性命之元正復乎君臣之位昭感乎鬼神之奧苟失其道無所措矣君子也文成而業者志士也文成而德衰然今之代其多詞士乎代由尚乎文者以斯文而欲執物範衆安邦敘政其難致乎化成悲夫敢著元龜庶觀文章之道得衰之際悔吝之所由焉

禹詰

陳黜

禹賢益以天下授益米其誣謔之所歸卒讓于啓故啓不由父授而書無典訓黜追其百作禹詰嗚呼惟位於君惟父於民禪授無疏親親惟其人德之肖仇敵可道之違昵愛不可苟昔堯舜傳人今吾傳家孰不知其私耶所以然者天人之意然也汝其念之陶

者土之器也持之得其人則完不則毀位者國之器也持之得其人則治不則亂吾得之惟艱汝繼之無忘其難苟汝後之不克肖宜復于堯舜之道歸于有德勿以吾傳之爲世有之嗚呼不賢而毀其器俾後源私而罪吾也汝其念之

補逸書

白居易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葛伯荒怠敗禮廢祀湯專征諸侯肇祖征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逮于有衆啓乃心正乃容明聽予言咨爾先格王有彛訓曰祿無常荷荷于仁福無常享享于敬惠乃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弃邦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豈山川鬼神亦靡祀祀告曰罔犧牲以供俎羞乎昇厥牛羊乃既于盜食曰罔黍稷以奉案感予佑厥稼穡乃困于仇餉今爾衆曰葛罪其如予聞曰爲邦者祇奉神明撫綏蒸民二者克備尚克保厥家邦吁廢于祀神震怒肆于虐民離心頃繩契以降暨于百代神怒民叛而不顛擗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爾有衆克濟厥功其有儆師徒戒車乘敬吾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職罔戮力不獲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刑無赦嗚呼朕告汝衆君子監于茲欽哉懋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疑經

司空圖

經曰天王使來求金又曰求車豈天王之使私有求於魯邪不然傳聞之誤耳若諸侯之使來求金則謂求可矣若致天子之命徵於諸侯其可謂之求耶且率土之人與其貨殖皆一人之所有父之財守於其子則用不莫不恭命其可謂之求乎春秋之百尊君卑臣豈聖人爲魯不爲周邪書云天王狩于河陽尚爲晉侯諱召天子豈可不爲周諱其過哉縱天王制用失節多取於諸侯而欲垂誠即書於周史可矣若書於諸侯之史是悔格其貨而侮王命也王祭亦不供矣必非聖人之文也必若王人書其稽命魯不書曰天王使其責貢金儻以取金爲不文魯不曰天王使其來微貢

金亦議在其中矣以是愚疑仲尼書天王使來納求金是使乎私
自求而懲之也不然求與責文或相近傳寫之誤焉不爾何子夏
之徒不能措一言哉捨此而議詞皆小者耳

正尸祭

皮日休

聖人知生不足事事之死死不足其思制之生生象其死窮其思
也尸象其生極其教也夫禮也者以守闕不以廢廢則亂故祀享
立尸于廟王則迎有拜有饋尸有禱所以立象生之教也今視唐
禮皇帝神降而拜象平安尸受福于神象平酢尸嗚呼禮有天下
化平三百年其禮典赫然可以蟻漢燦燦豈不能守周孔禮制哉
故曰不以加加則弊禮無區區之文漢魏以來加之是也以加不
以闕者周官射人祭祀則饗射牲王親射也自漢魏已來惟以毛
血為薦是也足以闕不以廢古者屈到者又屈建薦之謂乎非禮
梁氏祀以疏食是也嗚呼讀漢魏及梁書代無其人忍使其禮蔽
息廢闕相接至此邪豈天然之使俟吾唐之人補其逸典哉是宗
廟祭尸不當廢也已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五

嘉靖甲申歲太學生姑蘇徐情文明刻于家塾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六

古文成 卷二十四首

吳興姚

鉉

策

讀四

讀荀韓愈

讀墨子

讀鬼谷子 東鶴

讀司馬法 皮日休

辨九

讀韓愈

辨文獨孤郁

辨謀 陳黶

辨宥羅隱

時辨沈頤

三子言性辨 杜牧

象耕鳥耘辨 陸龜

太華仙堂辨 王涯 廬江四辨 盧潘

解十一

進學解韓愈

仲尼不歷聘解 文之章 解 韋等

獲麟解韓愈

國之興亡解 李華 象刑解 沈頤

工器解程晏

人旱解 盧均

歸解書 彭陽公 碑陰 賦

命解李翱

叛解李甘

讀荀

韓愈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
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
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
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于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
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
軻氏而已耳揚雄氏而已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
考其辭時若不醇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
乎孔子刪詩書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去之故詩書
春秋無疵乎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
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雄大醇而小疵

讀墨子

儒譏墨以尚同兼愛尚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

夫之賢者春秋譏專臣不尚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舉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尚賢哉孔子不與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竟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莫不相悅如是哉予以謂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一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請鬼谷子

來編

聖人神疲力盡以行道開樽展樂以告人欲天下不忘乎溫良忠恕敬讓之心也後之明王又增以設學校立廟祀邊豆時修衣冕屨製其天下之書則牆奏整藝林軸麗麗斯可謂教道之備者也如是猶有不率其勸不由乎道者所以聖人憂其窳墮乃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何訓之示之之至而訓之示之之難也鬼谷子者鬼谷先生之書也六國時所作其教人各動色理氣意之間以詭給激訐桃固呼哩離合揣測及覆檢滑之術悉備於章百餘讀之知六國之時得術是書者惟秦儀而已亦盜祿入國之秘經然自六經已降至于漸醜之後其中有數篇者乃今之粉兒乳子亦可與秦儀齒也至如神合飛箱昔合飛箱實時之常能是知漸醜之後不讀鬼谷之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嗚呼聖人之道設禮樂詩書之多學校廟祀之盛孜孜矻矻則何易壞易崩入人之心難邪鬼谷之書三卷而已代不家有則何自然符合奧妙契人心之易邪使天下用聖人之道學溫良忠恕敬讓之心得如自然符契鬼谷之書者則吾見聖人無恨矣抑余瞑目放已陶陶入太古風是不可得也昔蒼頡文字鬼爲之哭不知鬼谷作是書鬼何爲邪吾今不覺毛磔騰乘者是疑今之復有鬼谷新書而懷之者則吾不知其備

請司馬法

皮日休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仁天下之民從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漢魏尚權取赤子於利刃

之下爭寸土於百戰之內士爲諸侯諸侯爲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戰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由是編之爲術謂公術愈精而殺人愈多法益工而害物益甚嗚呼其亦不仁矣蚩蚩之類不敢惜死者上懼乎刑次貪乎賞民之於君猶子也何異父欲殺其子先給以威後啗以利哉孟子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後之士有是者雖不得士吾以爲猶士焉

諱辯

韓愈

愈與進士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蕭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陸軼軼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蕭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而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則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周公曰克後孔子不偏諱二名也又曰棘棘不諱春秋不諱不諱嫌名謂公康王劉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哲曾子不諱昔又曰湯妻而語友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且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其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許勢秉機也惟宦官官妾乃不敢言論及機以爲觸犯以謂公諱宗廟諱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爲不可邪凡事父母母如曾參可以無諱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感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官妾則是宦官官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辯文

獨孤郁

或曰文所以指陳是非有以多為貴也其要在乎彰飾其字而慎其所為體也又曰文章乃一藝耳是皆不知上流之文而文之所由作也夫天文位乎上人文位乎中不可得而增損者自然之文也故伏羲作八卦以象天地窮極終始萬化無有差忒故易與天地準此聖人之文至也但合其德而三才之道盡後聖有作不能使文為五或七而九洎曲析者是其文之至也文字既生治亂既形仲尼作春秋以繩萬世而褒貶在一字是亦文之至也乎然則易卦之一畫春秋之一字豈所謂崇飾之道而尚多之意邪夫文者考言之具也可以筆則不足以畢天地矣故聖人當使將來無得以筆削果可以包舉其義雖一畫一字其可以矣病不然然而曰必以彩飾之能援引之富為作文之秘急是何言之未歟夫天豈有意於文彩邪而日月星辰不可踰地豈有意於文彩邪而山川丘陵不可如八卦春秋豈有意於文彩邪而極與天地侔其何故得以不可越自然也夫自然者不得不然之謂邪不得不然又何體之慎邪夫天地八卦春秋確止於此者也吾得定其所云其不至於此者惟吾何學焉吾安能以天下之心也是則其心卓然絕於俗者其文不求而至也無得子為教苟於聖達之門無所入則雖劬勞憔悴於黼黻其何數哉是故在心曰志宣於口曰言垂於書曰文其實一也若聖與賢則其書文皆教化之至言也徒見其纖靡而無根者多給目文與藝嗚呼

辯謀

陳黈

覆載之中智有心者有其謀然其謀必為己而解為人也故有孜孜汲汲力於謀者得之則逸身豐家不得則嫉時怨命噫此真澆風薄俗者之心也豈古聖賢之心乎夫古聖賢未始無謀而不求利於身也不求利於身而利自及也何以明之堯舜有大寶之位不傳於子而傳於他人是為天下之謀得其君也大禹疏鑿橫流過其門而不顧啼嬰是為天下之人謀出其溺也后稷勤耕播

殖百穀是為天下之人謀粒其食也其謀信何如哉古今語帝王者必首於堯舜論功德者無出於禹稷風餐億齡不復磨滅其利身又如何哉近世之謀則不然小者不過於謀衣食大者不過於謀祿位督之利天下者或未見謀嗚呼持是心而希其道伴於古人是猶欲越山海而捨梯航其進也無由矣雖今聖人在上賢人在位其謀靡為不然恐蚩蚩者日用而不知也故因文以辯之且欲賢不肖皆公其心苟賢不肖皆公其心則三古之風日可復矣

辯害

羅隱

虎豹之為害也則焚山不顧野人之菽粟蛟蜃之為害也則絕流不顧漁人之鈎網其所全者大所去者小也順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盡規矩而進者全禮義者也權濟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然後禮義在焉力不能濟於用而君臣上下之不正雖抱空器奚所施設是以佐盟津之師焚山絕流者也扣馬而諫計救粟而顧鈎網者也於戲

時辯

沈頰

論者以五帝不迫於三皇時變也三代不迫於五帝時變也五伯不迫於三代時變也執曰時其在君乎在臣乎在民乎沈子曰在君不在臣在臣不在民在民不在君臣古若堯若軒若陶若虞時在君也若殷武丁若周武王若齊桓公若魯文公時在臣也若夏之桀殷之辛周之赧秦之二世時在民也故時在君則為皇為帝時在臣則為王為霸時在民則為禽為虜為禍矣夫君德日勤時在於君君德不申時在於民愚故曰在君不在臣在臣不在民在民不在君臣吁唯明君而能知時之所在乎

三子言性辯

杜牧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揚子言人性善惡混曰喜曰哀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者情也情出於性也夫七情中愛怒二者生而自能是二者性之根惡之端也乳兒見乳必擊求不得即啼是愛與兒俱生也夫豈知其五者焉既壯而五者隨而生焉

或有或亡或厚或薄至於愛怒曾不須更與乳兒相離而至於壯也君子之性愛怒淡然不出於道中人可以上下者有愛拘於禮有怒懼於法世有禮法其有踰者不敢恣其情世無禮法亦隨而熾焉至於小人雖有禮法而不能制愛則求之不得即怒怒則亂故曰愛怒者性之本惡之端與乳兒俱生相隨而至於壯也凡言情性善者多引舜禹言不善者多引丹朱商均夫舜禹二君子生人已來如二君子者凡有幾人不可引以為喻丹朱商均為堯舜子夫主於堯舜之世被其化皆為善人況生於其室親為父子蒸不能潤灼不能熱是其惡與堯舜之善等耳天止一日月耳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為喻人之品類可與上下者衆可與上下之性愛怒居多愛怒者惡之端也荀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苟得多矣

象耕鳥耘辨

陸龜蒙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為之耕鳥為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敘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礙欲深獸之形剽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奔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為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為疾且畏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澗之陶一無感召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德邪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怪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歐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太華仙掌辨

王涯

西嶽太華華之首峯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自下逮而望之偶為掌形舊俗土記之傳者皆曰昔河自積石出而西流既越龍門遂弭南馳者于數百里折波左旋將走東濱連山塞之壅不得去有巨壘於此力擊而剖其中踞而北者為首陽絕而南者為太華河

自此洩洋洋下馳故其掌跡猶存巨靈之跡也余聞感之乃往觀曰誕哉此說乎夫所謂神者非人也其動無聲其行無跡若形而無象若氣而無色拔山剖澤而不見其作鼓風奔水而不見其力視不可察名不能及故推而謂之神苟有聲可聞形可見非神之所為則皆人力之能及也鳥有神之作力而有人跡乎且夫高天厚地聳山流川者神之所為也所言開山導河亦神也神之所以神者有作而無悖一成而不易鳥有始塞而復達之始運而復絕之始不知終是不為神矣且此靈之運為何古乎在太初開闢之始乎為陶唐洪水懷山襄陵之際乎以為開闢之也宜當厭渾之先天地未位萬象茫昧尚無定歸當止一河之壅抑而一靈與其道借有其事自為而著悠悠乎年代之眇沒其誰也克傳以為陶唐洪水之際乎則禹奠百川宜在禹貢乃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皆禹功之所致以達于海豈天地大異之若此典記不以為文哉天設四瀆宜有以通不當始過其流滯撓其和氣及其汨亂而後理也且山谷之作此形何則不有危陷相薄高深相敵乃有銳而出者為虎牙偶而背者為熊耳角而巖者為牛首冠而峭者為雞頭必以形之類形而必加說則雞牛熊虎之象其亦有作乎余嘗覽張平子賦西京至巨靈高掌跡猶存之辭以為該聞精達以是感使不語怪神之旨何所述明暨觀其形而咨之果謬悠而無據也將假文神事以飾其辭歟為思而有闕歟因辯其由而述之以告山下

廬江四辨

盧潘

凡作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地而不古失其地矣秦一天下破國為郡名地者唯求於禹貢與山海經故始皇二十六年巨楊州之地為九江鄣郡會稽九江會稽出禹貢鄣出山海經按海內南經去三天子鄣山在閩西注云在歙縣東浙江出焉海內東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注去即彭蠡也今彭澤縣西是也經又曰一名天子鄣江南之鄣由此名也廬江在彭蠡西涯因

廬江以立名項羽封英布為九江王盡有楊州之地漢高改九江曰淮南即封布為淮南王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孝文八年長死徙封長子安為淮南王賜為廬江王勃為衡山王應劭曰廬江故廬子國也考尋載籍古無廬國之名是助以廬江為廬戎之地也按左氏傳廬戎亦曰廬在宣城西山中助誤以廬江為廬廬為廬江之廬後人因迷而不悟按漢書諸侯王年表北界淮潁略廬衡為淮南潁注去廬衡二山名也衡即今霍山按東漢地理志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縣屬廬江郡郡十四城有舒潁陽襄安郡南有九江東合為大江大江之南與彭澤相接既得潁陽潁陽有廬山廬山因廬江而名古矣廬江之地包江南北而有之周景武廬山記云匡俗周威王時生而神靈居於山上世稱廬君則是俗因山為號不因俗為廬而名山為西域法者曰惠遠作廬山記不知所始乃曰匡俗出殷周之際結廬山上因名山曰廬其謬甚矣按豫章舊志俗父與番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於潁陽武帝南巡封俗為明公是山不因俗而名愈明矣余故曰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廬江自山海經所謂出三天子都者是也今山在彭蠡之上亡其所謂廬江者時移事古名與地改故也又按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地理志云浙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率則歛今浙江是也今率山在歙州南連延而西曰浙嶺浙水實出其陰又西走彭澤凡三百里并水出山陽者皆西流匯于彭蠡廬江遠乎哉是必一水也又按今潁陽在江州大江之南古潁陽在大江之北名地為國者豈限江之南北哉求於古而已矣廬江之國自山海經而名者為是

右辨廬江

同食館不知名於何時咸謂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因為名按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屈瑕伐羅羅與廬戎兩軍之杜注去廬亦為廬廬戎南蠻也文十六年經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注去庸今上庸也庸即其地傳去楚人出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注去廬今襄陽中

廬縣也振發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勾溼勾溼楚西境也使廬戡梨使庸戡梨廬大夫也又按漢書地理志當陽之中廬在襄陽縣南今猶有次廬村顏注去隋室諱史故改為次又按楚莊王時都郢即今之江陵由郢而伐西北密邇之庸安有發東北數千里之廩上下同食哉此廬江之廬明矣噫夫命名者不詳國地之本未俾後世地名而生惑余今以廬江所治故六地也六與麥皆滅於楚以滅而滅孫辰歎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足以為後代鑑因更長館名曰建德

右改同食館名

漢書淮南王殺閻章葬之肥陵肥陵肥水之上也在壽春應劭去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今按肥水出雞鳴山北流二十里所分而為二其一東南流經合肥縣南又東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出壽春西投淝于淮二水皆曰肥余按爾雅歸異出同流肥言所出同而所歸異也是山也高不過百尋所出唯一水分流而已其源實同而所流實異也故皆曰肥今二州圖記皆不見夏水與父城惡賭其謂夏與肥合者乎合於一源分而為肥合亦同也故曰合肥而去夏與肥合者亦應氏之失也

右辨合肥

按圖記今治父山在廬江東北即左氏所謂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治父茲山是也余按杜注及地理志荊州記皆云治父城在荊州荒谷西北小城即治父城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治父是也廬非廬戎之地同食異振廩之所安得復有治父哉後人妄加之明矣矧囚於城豈囚於山乎余按今治父山實有鐵冶乃作教告隸更名曰冶山不疑

右辨治父山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必張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

錄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也。羅羅別扶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去多而不揚。諸生業惠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惠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時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旰飢以窮年。先生之於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鏘鏘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沌沌。周諳殷鑒。倍倍聳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大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德。可謂闕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

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櫛櫛榱榱。榑榑闔闔。扂扂各得其施。以成室屋者。匠氏之功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轅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無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可用。行雖脩而不顯於眾。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覩陳篇以空齋。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賴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賈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皆志已量之所稱。去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詭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

之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

仲尼不歷聘解

盛均

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過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也。夫二國交驩。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輸財於女。國駕帛於士。皆曰聘。故無財與無君國之命。一不聘也。當德蝕衰。周道狃七國。蓋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學韶於齊。求師於周。將欲鑄義以鏡國。張仁以羅俗。使明節為宗。資也。且去魯適衛。蓋辭在於仕矣。自宋之鄭。殆非臣矣。絕根於陳。蔡亦無財矣。官至司寇。果不為士。安謂聘哉。吾聞夫子觀夏道。則之杞。觀殷道。則之宋。較是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歷聘哉。

文之章解

章箬

垂日月所以為天也。光盛而形物于地。備禮樂所以成人也。言成而著。訓于簡。非是而光者。燭龍耀火。亦光矣。非是而言者。任童跛子。亦言矣。故定曰。天文曰。人文。自文而之于地之。于簡者。章也。然而文在帝則簡在史。是以堯文思。章于典。舜文明。亦章于典。文王性堯舜之文也。文治于西伯。章于詩。易。仲尼性堯舜。文王之文。而非帝。非伯也。感章于禮樂。經記。回性仲尼之文也。文不及章。偃商學。仲尼文而之于人也。故樂章。武城民而經。章魏國。君侯性其祖者也。參社。前以學而之于中庸。軻性偃者也。勤其道而章于七篇。由偃至軻。無有禮樂者乎。是畢由人文而章者也。未見不由而章者也。人視影於地者。仰而見燭火。而不見日月。必曰。非天文之章也。視辭章於簡者。久而見狂濫。而不見禮樂。則不曰。非人文之章也。浸有不自文而章。譬。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使章不自人文也。天下孰觀而孰化。

獲麟解

韓愈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之狀。然則雖有麟。不可知

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不可知不可知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國之興亡解

李華

為國者同於理身身或不和則藥石之針灸之若夫扶疾而不攻疾病則斃林之者屍也齊隋之亡也以貞於終始為感苟而無恥為明慢於事職為高賢見義不為為長者繩違用法則附強而潰弱也議於得失則異寡而同眾也尚學希古謂之誕極使中時謂之工觀其燥濕而輕重之候其成敗而褒貶之肉食之尊以滋味糊口忍危亡而僥祿利自是而下則曰上司猶如之我於國何主該能憤發則逆為備豫動關東關氣沮志衰志亦從化倖於生者矣矣而四合死於正者求援而四合死於正者求援而無繼麒麟悲鳴鳳鳥垂翅鷓鴣鼓翼翼天呀毒吸則蛇鳩虎狼之徒其可向邪嗟乎心腹支體一也為病者萬焉雖有岐緩而不請岐緩視之而不救噫齊隋不亡得哉反是而理則王道易易也

象刑解

沈頌

舜禹之代象刑而人不改犯言象刑者以緒以墨染其衣冠異其服色凡為三等及秦法苛虐方用肉刑錐鑿並卦楚畢至而人犯愈多俗益不治其故何也非徒上古淳朴人易為化亦由聖智女遠深得其理故也夫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眾刑者眾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笞之朴之而不為畏也何以知其然邪夫九人冠而一人髻則髻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髻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髻者勝民不知冠之為勝但見眾而為慕矣今免者多而刑者少人尚慕其多矣及刑者多而免者少焉以少為勝乎故曰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眾刑者眾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笞之朴之而不為畏也凡民之

心知恣其所為而不知戒其所失今辱而笞之不足以為法也何者蓋笞絕則罪釋痛止則恥滅恥滅則復為其非矣故不足以為法也虞舜染其衣冠異其服色是罪終身不釋恥畢世不滅豈特已以為恥也人之見之者皆以為恥也皆以為戒也愚故曰非徒上古淳朴人易其化亦由聖智玄邈深得其理故也

旱解

盛均

渚灘歲越瓊曠旱塞諸陽遷市不雨祈山川庶神又不雨鴈土龍舞巫覡愈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捕退龍而諫之昔歲嘗然農剝其澤及召術人至而旱色如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遁去矣其遺囊有書一幅曰曰人旱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旱曷為天旱寒陽肆凶下土祗慎雖六七歲黎人不饑曷為國旱君道熾災德涸仁枯貧風暴氣蒸為時瀉曷為人旱邦殿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為陰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政政清而俗阜今貨遊於上刑黷于下百姓焦愁結成恨暑所謂人旱者也邦守不清其政而遠龍貨雨是猶乘攢適海參半望翼於何可異乎太守得書增怒是歲自正月不雨至于五月明年殍死者數千人而太守亦以財禍

工器解

程晏

匠刀者不必自用割匠弓者不必自用射善為器而已善割者不必善匠刀善射者不必善匠弓善用人之器而已庖丁豈自鍛而後操之邪由基豈自斷而後射之邪然則匠刀者不嫉庖丁之解匠弓者不嫉由基之中業已之為器而懼刀之不利弦之不勁也我器既利既勁稱彼之用是器得其所又何嫉哉蕭張為漢之器既利既勁矣不嫉漢祖之能刀我而解羽弦我而中羽天下是業已之為器也反是者所謂匠刀不割己匠弓不射己之善射然則器安適乎范增之器也既利既勁矣鴻門之言不用羽非善射者終不能用其器也是器豈嫉人也哉痛器之失其所也是言也不足為儒者道用警乎貪民練上之臣也

歸辭彭陽公碑陰

朱開

古者以死為歸也然則豈死者皆得歸哉故有完肆之徒壓溺而斃貧暴之輩刑戮以亡謂之不得其死不得其死是不得所歸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辱其親是得所歸矣所歸者猶有數品焉有跛蹙而歸者有困窮而歸者有憂鞠而歸者有暇豫而歸者有榮顯而歸者有欣喜而歸者倭媚於生前而得其死者跛蹙而歸也愚鄙於生前而得其死者困窮而歸也疆暴於生前而得其死者憂鞠而歸也三者皆弗其歸路也正直於生前得其死者暇豫而歸也敏達於生前得其死者榮顯而歸也仁惠於生前得其死者欣喜而歸也三者皆坦其歸路也嗚呼公昔有遺德於其生前矣而今之歸也豈有跛蹙困窮憂鞠之苦而無暇豫榮顯所喜之逸哉公歸之道光矣予感公之知獨來弔作歸辭或曰子不識彭陽公而云知豈誣也哉曰公尹洛禮陳商為鄆薦蔡京莅京辟李商隱予偶不識公耳公之知予如春濤之奔壑覆雲之得龍秋孤之發矢冬鑑之納火勢豈後於三子哉是則公亦知予者何何必識然後知乃曰之知也在道之相望爾昔殷湯與周公不相識孔子與周公不相識孟軻與孔子不相識楊雄與孟軻不相識韓愈與楊雄不相識果不相知哉伊尹與夏桀相識比干與殷紂相識果相知哉今天下大國之侯小國之伯子常識之矣日且相視言亦相交豈得為余知也哉予感歎碑下歸辭於是書之

命解

李翱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知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為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何為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也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為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

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道雖一飲之細也猶不可受況富貴之大耶非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賤於道者多故弗為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

叛解

李甘

或曰中恒何繼而叛解曰盜賊富豪離乎且怵其財而強索之若寃其主也申習盜指習賊羞乎解曰害財曰盜以盜寃又曰賊天下有士家之有給粟也天下有相家之有子弟也申憑葉縣非盜歟恒驚宰相非賊歟或曰有盜一金費十金而可捕為之手有賊一夫殺十夫而可磔行之乎今三年兵之非十金而捕如費何萬人死之非十夫而磔如殺何解曰以金為輕而不捕則窮人家謀盜矣富人家家遇盜矣以一夫為寡而不磔則壯夫人人為賊矣懦夫人人被賊矣是故盡天下之盜者三年為蚤也勝天下之賊者萬人為少也或曰吾聞寡夫重閉蓋難乎解曰天雨垣敗盜賊乘之門之閉耶曰以彼習叛之巧也贖而吏之何如解曰盜賊欲巧吏不欲擾如贖倡而為妻也為倡且淫為妻且禁乎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六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七

吳興姚

鉉

纂

古文已共二十六首

說二十四訂一附

天說柳宗元

朝日說

措說

師說韓愈

儉不至說來嵩

水樂說元絳

訂司樂氏元絳

捕蛇說柳宗元

射虎說來嵩

說鶴柳宗元

說天雞羅隱

田說羅家

竄利說李甘

原晉亂說楊愛

吳相客說朱皓

雜說五首陸龜蒙雜說四首韓愈

評二

祀黃熊評程晏

漢史贊桑弘羊評張氏

天說

柳宗元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廢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亦飲食既壞蟲生之人的血氣散敗逆壅底為癰瘍疔瘡瘵亦蟲生之木朽而蠍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邪物壞蟲由之主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亢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壑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竅塞以送死而又穴為偃蹇華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為川瀆溝血波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樹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之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獨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如何柳子曰子誠有數而為是邪則

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混然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亦離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亢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繁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亦元氣大離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矣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亦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内生而死爾鳥置存亡得喪於果亦離痔草木邪

朝日說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曰其寮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說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云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溪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薜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閣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之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為之也寮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措說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措進有司以問措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則質于戶部戶部之辭曰旱干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措乃通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慢恣恣宜其為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為心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慢恣恣宜其為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言大矣或曰若

子之言則早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予人者何也余曰若子之云早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為之邪故其黜在神暴乎晬乎沓貪乎罷弱乎非神為之也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以為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及風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為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為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豈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去聖人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者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取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知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歎聖人無常師長弘師曩老聃刺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知師師未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予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詒之

儉不至說

來鵠

剪腐帛而火焚者人聞之必遽相驚曰家之何處燒衣邪委餘食而在地者人見之必遽相駭曰家之何處弃食邪燒衣易驚弃食易駭以其衣可貴而食可厚不忍焚之弃之也然而不知家有無用之人廩有無力之馬無用之人服其衣與其焚也何遠無力之馬食其粟與其弃也何異以是焚之以是弃之未嘗少有驚駭者公孫弘為漢相蓋布被是驚家之焚衣也而不能驚漢武國恃奢服晏子為齊相豚肩不掩豆是駭家之弃食也而不能駭景公之廩馬千駟

水樂說

元結

元子於山中尤所耽愛者有水樂水樂是南磳之懸水淙淙然聞之多又於耳尤便不至南磳即懸崖前之水取歌曲寶錄之石高下承之水聲少似聽之亦便

訂司樂氏

或有將元子水樂說於司樂氏樂官聞之謂元子曰能和分五音韻諧水聲可傳之來請觀學元子辭之使門人以南磳及庭前懸水指之樂氏醜惡慢罵曰韻贖多矣焉有聽而云樂乎此言聞元子元子謝曰次山病餘瘖固自順於空山窮谷偶有懸水淙石冷然便耳醉其或與酒徒戲言呼為水樂不防君子過聞而來實汗辱君子之車僕樂官去李川問曰向旣謝樂官不亦過甚曰然吾為汝訂之汝豈不知彼為司樂之官老矣八音教其心五聲傳其耳不得異聞則以為錯亂紛惑甚不可聽況懸水淙石官商不能合律呂不能主變之不可會之無由此全聲也司樂氏非全士安得不甚謝之嗟乎司樂氏欲以金石之順和絲竹之流妙宮商角羽豐然迭生以化全士之耳猶以懸水淙石激淺注深情瀟灑浴不憂司樂氏之心嗚呼天下誰為全士能愛夫全聲也

捕蛇說

柳宗元

永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鬻人無禦之者然得

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擊腕癭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鑿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六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生乎位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感汪然出涕曰君將來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父已病矣自吾之三世居是鄉積于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感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嗷毒厲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墮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且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懼毒邪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吾常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鳴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於蛇者乎故爲之說俟乎觀人風者得焉

貓虎說

夾鶴

農氏將有事於原野其老曰遵故實以全其秋庶可望矣乃具所嗜爲獸之羞祝而迎曰鼠者吾其貓乎豕者吾其虎乎其幼感曰迎貓可也迎虎可乎豕盜於田逐之而去虎來無家餒將若何抑又聞虎者不可與之全物恐其決之之怒也不可與之生物恐其殺之之怒也如得其豕生而且全其怒滋甚射之樓糊化之德畏其來況迎之邪噫吾亡無日矣或有決於鄉先生先生听然而笑曰爲鼠迎貓爲豕迎虎皆爲害乎食也然而貪吏奪之又迎何物焉由是知其不免乃撤所嗜不復議貓虎

說鶻

柳宗元

有鶻曰鶻者巢于長安鵠福浮園有年矣浮園之人室于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煖其爪掌左右易之巨則執而上浮園之跂焉者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往必背而去之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毛細之物而不爲仁義器邪是故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間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較知而知饗食決裂之事爾不爲其他凡食類之饑唯巨爲甚今忍而擇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絕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邪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默徐徐而俯者香之徒以翹翹而厲厲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鴞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邪今夫鶻其立趨然其動善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邪由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邪翮邪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

說天雞

羅隱

祖氏子不得父術而得雞之性焉其童養者冠距不舉毛羽不彰兀然若無欲啄意泊見敵則他雞之雄也何晨則他雞之先也故謂之天雞祖氏死傳其術於子焉且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錯距銛利者不與其棲無復向時伺晨之儻見敵之勇峨冠高步飲啄而已吁道之壞矣有是夫

田說

羅衮

一夫田甲氏乙氏判而農之乙氏糞其田田善收甲氏以爲不善守天地之和風雨之絜而不善收噫造化之功不如糞土乎

算利說

李甘

吾竄乎窠竄吾算利也利所趨也所竄也吾將爲之所爲也吾豈爲人之所爲也哉今是頑人曾無不忍之心然常獨有忍心者絲害於利也且謂蠅蟻大於麋鹿則許之乎聲不許也然人顧而遭

螻蟻則迂足而活之過而傷螻蟻則失聲而痛之願而見麋鹿則
援弓而逐之幸而中麋鹿則失聲而喜之忍於大者不忍於小者
何歟麋鹿利於口腹也螻蟻不利也故居於利則雖麋鹿忍也不
居於利則螻蟻不忍也然則羈於利而忍於麋鹿者獨小人邪長
人有甚焉長人則果忍於人矣烏有是哉前有將官兵以誅恒蔡
叛者不十餘戰而能殺萬人則師喜不能殺萬人則師恥豈翅忍
乎從有侈富而劫死者有怨曠而姦死者有饑寒而道路死者有
如兵死之數今是長人固有不忍之心然獨時有忍心者亦豈害
於利也是故利滋博者忍滋多也吾方與之角利將在所不忍乎
故曰吾寬乎奚寬吾寬利也如此俛讀倚詠筆筆於策試者寬而
非邪然吾之所寬寬乎心也不寬乎身昔者趙狐正晉先盟五合
諸侯傳曰生不及利彼豈寬吾身哉

原晉亂說

楊慶

晉室南遷制度草創承永嘉之後黃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謝鯉輕
仇王澄曠誕競相祖習以為高遠下壹厲色於朝曰帝祚流移社
稷傾蕩職茲浮偽致此曠敗猶欲崇慕虛誕汗靈時風秦請鞠之
以正頹俗王導更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
是繁源端本之日也猶乃冀虛偽為崇扇仇薄謙諸敗跡踵其覆
轍以此初立朝綱基構王業何異登膠船而汎巨浸操朽索以馭
奔駟乎設或行下壹之奏黜浮偽登進淳實左右大法維持紀
綱則晉祚亦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峻繼亂余以為晉之亂
不自敦峻而稔於導亮

吳相客說

袁皓

孫室季壞其相更相語曰不日不月吾其晉臣乎有客前而語曰
相君不聞物之化者邪蛇化為龍龍之孫見蛇而笑之謂吾祖之
世龍焉殊不知蟒之腥尚存乎大澤之畔家化為國國之孫見家
必笑之謂吾祖之世國焉殊不知耕稼之具未朽於歷山之下蓋
由知龍而不知蛇知國而不知家噫堯舜聖人也丹均而不能嗣

而況吳以干戈而得邪相君諭而泣

雜說五首

陸龜蒙

先儒曰警叟憎舜使塗廩浚井醜于觴酒欲從而殺之舜謀於二
女二女教以鳥工龍工藥浴注注云豕而後免矣夫勢之重壯夫
不能不畏位之尊聖人不得不敬況舜墜于天子頑嚚殘虐者獨
不畏之又從而殺之且堯之妻二女帥九子觀舜之德舜乃受教
於女子其術怪且如是是不教人以孝道教人以術免也固堯使
勗之非觀德也何足以天下付

卻侯姜女之生子也始弃之命之曰弃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弃
之亦命之曰弃卻弃為稷官蒸民賴之宋弃姜而生佐幾移於宋
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
道如何耳季札以樂上趙孟以詩上襄仲歸父以言上子游子夏
以威儀上沈尹戌以政上孔成子以禮上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
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他人乎

傳曰武王罷朝而襪系絕顙左右無可使結者衛褚師呼擊子結
襪而登席漢廷尉為王生結襪襪之有帶其來尚矣今獨亡之嗚
呼古之制亡者十八九矣襪帶之足云

柳下季之妻誅其夫門人不能寬一字呂不韋作春秋秦人不取
慎一字德與刑如何哉

雜說四首

韓愈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汪洋窮乎無間薄日
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
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
無以神其靈矣夫其所憑依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
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人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
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
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

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
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
聚兵而焚之傳一帝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
不足恃也肱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
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
醫善計者為之

談生云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能盡其性
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
平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
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魯曼
膚顏如渥丹美而佞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
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為不失也怪神之事
孔子之徒不言子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
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
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
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材美不外見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
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
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邪

紀黃熊評

程晏

傳曰子產聘晉晉侯有疾夢熊以為厲鬼子產曰鉉之神化為黃
熊鉉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未之祀乎遂使祀之而杜預又
注曰言周襄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也曰異乎吾之說也若
鉉為夏郊三代祀之即掌周禮者存焉晉為主則豈天子祀典宜
諸侯而僭之邪是不可祀之者一也羽山又非晉望是不可祀之
者二也鉉若為天下厲即有天子太厲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
三也若為一國之厲即有侯東海者國厲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

者四也況祀為夏后鉉有歸祀又不為厲是不可祀者五也子產
言崇厲之事有二吾取其一焉言實沈臺駘之崇吾取之矣黃熊
之厲吾不敢聞晉侯方疾其或荒邪內作偶夢色象之一物謂之
黃熊安可執加鉉厲而為昏越之祀哉

漢史晉桑弘羊評

張戡

班固稱弘羊擢於賈豎方以版築飯牛且謂漢之得人於茲為盛
又與仲舒石建汲黯日磾等二十餘人並論而談殆不然矣夫君
人者務於得賢故不隔卑鄙將慮賢者之處賤不謂賤者之必賢
古者乃欲以伊尹負鼎取類於庖人太公坐釣求備於漁叟不亦
遠哉且上之所欲人必有成之者故曹伯好田則公孫彊出陳侯
好色則儀行父至殷辛淫醜則惡來革進周厲貪虐則榮夷公起
漢武殘剝四海則桑弘羊擢其所由來者久矣書曰遷于汝志必
求諸非道抑為此也季孫用田賦孔子書而過之以其踰周公之
制也而況攘臂抵掌力為天下聚斂之人乎義也者君子所死生
而小人之所不及利也者小人之所赴蹈而君子之所不忍為漢
武必欲行先王之道守高祖之法則焉用弘羊欲奪萬姓之利閉
生人之資則天下市籍小人皆能之矣亦何獨弘羊乎善為盜者
藝愈精而罪愈重盜愈利而主愈善弘羊善心計幹鹽鐵枹秋毫
令吏坐販不顧王者之體府庫盈而王澤竭一身幸而四海窮於
弘羊之計則得矣漢亦何負於弘羊哉上式絮已自守不及時政
知弘羊罪欲烹以致雨孟堅躬修國史垂法來代奈何以錐刀異
類齒得人之論一言不智其若是乎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七

吳興姚

鉉

纂

古文庚 德一十五首

符命一

貞符 柳宗元

論兵二

罪言 杜牧

原十六衛

折微十二

帝王所尚問 李翱 漢武山呼羅隱

子高之讓

紫叟遺意

詰風 陳黈

登華 古沈 蘇

窮達志 程曼

禹書上 劉瓛

禹書下

斷非聖人事 薛 商讓非賢人事

知道 房千里

貞符

柳宗元

負罪臣宗元惶恐言臣賤所纒流人吳武陵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獨仲舒耳自司馬相如劉向楊雄班固皆訟讒咄咄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擊史詐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年無極之義本末闕會賤逐中輟不克完備武陵即扣頭選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諛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為書念終浪沒靈夷不聞于時獨不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代臣死無所憾是用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空洞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擊鬪怒震動專肆為淫威曰是不知道唯人之初惚惚而生林林而羣霜雪風雨雷雷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歐其內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際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法羣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

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為曹於險阻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意者奪於是其有聖人焉曰黃帝造其兵車交費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其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嶽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才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不極亂而後稍可為世以非德不樹故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棣棣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妖淫嚚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鳥以為符斯皆詭譎闊誕甚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真漢用大度克懷于有張登能庸賢濯瘳胸寒以瘳以熙茲其為符也而其臣妾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于無知之氓增以騶虞神鼎奇獸縱踊俾東之泰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辛奮驚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走亂鈞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駁乎無以識為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垓以為鑪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涌灼爛號呼勝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滂沱蒸為清氣踈為冷風人乃寥然休然相購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祿斷屠削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乎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栝抵荷奔走轉徙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欣擇用祗于元德徒奮粗呼搗迎義旅護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盜蒙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墜厥緒無劉于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躡躡謳歌頹頹和寧帝庸威慄惟人之為敬莫敢賦積穢于下是謂豐國鄉為義廩歛發謹飭歲丁大浸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德是謂嚴威小厲而友大生而宰愷悌敬用底于理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用垂于帝

式十聖齊厥理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水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雉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董彘死莽惡在其為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睿深鴻雁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廟郊文之雅詩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諶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理以敬于人事其詩曰

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刃莫畢屠澤燻于囊沸炎以斡珍厥凶德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微而藏厚我換權刑輕以清俾我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理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已拱之戴之神其祐爾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宣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漢公于北祝栗于南幅負西東抵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隆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從祝之心誠篤之戶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葛不爾思有號于天命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罪言

杜牧

國家大事其不當言實言之有罪故以云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徧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州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澈淨羨滂工機織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翼其必破弱雖已破翼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為之名黃帝時蚩尤為兵階級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周芳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庸後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

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劇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鄴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為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于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三者不得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可為霸得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臯函潼關若涉無入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迴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術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頰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表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雋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幹衣一肉不啖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邪豈其入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自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鄆安黃壽春皆成厚兵凡此十餘所綏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好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于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知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虜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

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黎陽新鄉盟津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阜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篡天下兵誅蔡誅齊頊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史憲誠細弘正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史憲誠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史憲誠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史憲誠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敵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夫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流酣入骨髓無以爲非者指示順向詆使族裔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餓死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趙書趙復振下博敗趙書趙復振館陶敗趙書趙復振故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守分部來時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武臣並爲諸公之徒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里爲寇土數十百萬人為寇兵變夷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教消制軍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爲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

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四十四人三時耕稼撥糶柳表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出尤爲師雅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各賦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梓登服異略雖有出尤爲師雅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未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陸表裏聖業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博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劇邊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絡絡萬里事五強寇蘇丹吐蕃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欽然根萌燼燃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韓山僕固是也居內則篡已下是也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也人謔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王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復教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己力壘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詐巧狡者亦能家弄口斂委於邪佞由卿市公去都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而天下是以天下每兵亂涌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糜衰薄教化恩澤擁抑不下召來災殄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春是平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惣文武是此輩受鐵誅暴平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靈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言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帝王所尚問

李期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何也帝王之道非尚忠也非尚敬與文也
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而已矣救弊莫如敬救鬼莫如文救僂莫如
忠循環終始迭相為救如火變而燒也人知其勝之干水矣勝于
水者土也水之潰過其流者則必大為之防矣故夏之政忠湯之
政敬武王之政尚文各適其宜也如武王居禹之時則尚忠矣湯
居武王之時則尚文矣禹與湯交地而居則夏先敬而殷尚乎忠
矣故適時之宜而補其不得者三王也使黃帝堯舜居三五之天
下則亦必為禹湯武王之所為矣繇是觀之五帝之與夏商周
道也若救毀之鬼不以文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猶適于
南而北轅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者也若孔子王天下而
傳周其故文之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是文與忠敬皆非帝王之
所尚也乃帝王之所以合變而行權者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者
也不可休而作為之者也

漢武山呼

羅隱

人之性未有生而侈縱者苟非其正則人能壞之事能壞之物能
壞之唯貴賤則殊及其壞一也前後左右之諛佞者人壞之也窮
游極觀者事壞之也發於感寤者物壞之也是三者有一於是則
為國之大蠹孝武承富庶之後聽左右之說窮游觀之靡乃東封
焉蓋所以祈其身而不祈其歲時也由是萬歲之聲發於感寤然
後踰遼越海勞師弊俗以至於百姓困窮者東山萬歲之聲也以
一山之聲猶若是況千口萬舌乎是以東封之呼不得以為祥而
為英主之不幸

子高之讓

有挈其大而舉其高以授人者彼則曰隘矣哉挈而舉者曰以吾
所得之廣大曾不若彼人之心又安可以施於彼乎於是退而悻
悻不敢以所得為有伯成子高讓禹者非所以小黃屋之尊也夫
安九州之大據兆人之上身得意遂適適在我鮮有不以荒怠自
放者子高且欲狹禹之心而謹其取也故讓之厥後有卑官非食

之政

蒙叟遺意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為山嶽以腸胃為江河一旦慮其愀然
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鐵於山澤滓魚鹽於江河俾後人
攻取之且將以苦混沌之靈而致其必不起也嗚呼混沌氏則不
起而人力殫焉

詰風

陳黯

嘗得揚雄云君子在治若風在亂若風謂隱見之得宜也將欲伸
之以為鑿道譬其劇秦美新則有異乎是蚺雄仕漢遇新室之亂
既不能去之又懼禍及乃為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風故若是邪
果若是則風遇繒繳而徊翔无間邪君子之仕也所以行道德之
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宜以吾臣之義與
亡之理臣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可拔簪高謝以明
其節詎有苟祿食生徇非飾詐廣引奉過以喻惡則是稔其篡逆
也與古之持顛危死名節者背而馳也嚮者所著若風之說得不
為誣風也哉難常禽也曉晦而不迷其候風靈鳥也理亂而不知
其時邪噫言之不思有如是邪或曰古人臨危制變亦權道也雄
曰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焉所以不失其道未見捨其道而從其權
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齊樂知其不可匡也乃去之曾不聞矯
為其辭以求庸於魯雖仲尼日月其德人之不倖然揚雄亦慕仲
尼之教者以著書立言為事得自易哉夫立言者豈不欲人之從
教邪且已不能信人況求信於人乎語曰君子先言而後從之斯
言可欺也哉

登華旨

沈頰

嘗讀李肇國史補云韓文公登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懷度不
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絕遺書為訣且譏好奇之過也如是沈子
曰吁是不論文公之言邪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之泣

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途窮輒慟豈始慮不至邪蓋假事諷時致意於此爾前賢後賢道豈相遠文公憤趣榮貪位之者若陟懸崖險不能止俾至身危蹈蹶然後歎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乎

窮達志

程晏

君子寧小窮而大達小人寧小達而大窮小者人之役大者人之道也孟子論帝王之道於諸侯諸侯不志我言則去之豈不以小窮而大達歟衛鞅論帝王之道於秦伯秦伯寐於是鞅乃易之以霸強之術而苟容之豈不謂小達而大窮歟君子不患乎無才患乎不知窮達之理也孟子大達遠盜蹊而遵正路者也衛鞅大窮捨正路而趨盜蹊者也秦不知蹊以問鞅鞅指之趨盜蹊而強去也我知盜之蹊而返然之曷若遵正路而遂盜蹊哉

禹書上

劉統

以功不就而受誅則可謂勤民而死乎曰不然然則夏之郊也異不尋其先安得以鮫配曰以功不就則可謂勤民而死也以誅其身則可謂勤其家也不怨君誅而尋父功鮫當誅也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既其家為天下故報其勤家於夏郊而已矣有鮫之誅而不廢其功禹為其子也不得以天下而擇其功者禹為之事鬼神也微禹之為子先人之罪將不食矣故其子之功由勤父嗣也然則夏郊宜矣於是君誅其意也而子不怨其家祭其勤也民神弗畔蓋禹以天下不違事其父而致孝乎鬼神云

禹書下

治天下之野見之於夏功而未見於先夏功者久矣夫八年之間生聚非不壞也委積非不耗也帝憂則民愁樂則民喜故以憂樂隱顯而助之帝能治其心故禹後雖以身先天下而不以一身負天下之土石以其得治世之心易使也嗚呼必不得和心之人而為可以智治則豈羽山之下忍不以智獻其父者歟天下見濡手足之禹則不見土階之上以憂樂者也故曰心治乎人也功治乎

水也其可獨禹云乎

斷非聖人事

李商隱

堯去子舜亦去子周公去弟後世人以為能斷此絕不知聖人事者斷之為義疑而後定者也聖人所行無疑又安用斷聖人持天下以道民不得知聖人理天下以仁義民不得知害去其身未仁也害去其家未仁也害去其國亦未仁也害去其天下亦未仁也害去其後世然後仁也宜而行之謂之義子不肖去子弟不順去弟家國天下後世皆家利去害矣不去則反宜然而為之堯舜周公未嘗疑又安用斷故曰斷非聖人事

讓非賢人事

世以為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者為賢此絕不知賢人事者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是不肯取者耳湯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湯有陸渚之役鳴條之戰竟何人哉非伊尹不可也武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武有牧野之誓白旗之懸果何人哉非太公望不可也荀伊尹之讓汝鳩仲虺太公望之讓太顛閎夭則商周之命其集乎故伊尹之醜夏復歸太公望之發揚蹈厲當此時雖百汝鳩百仲虺伊尹不讓也百太顛百閎夭太公望亦不讓也故曰讓非賢人事

知道

房千里

世所以為達者貴爵富祿威刑不勝其用珠玉不勝其計耳熟聲口飢味目厭色斯所為常情之大欲也世之所以窮者秩不足以庇身祿不足以充用侮不能威辱不能刑聲色不足於耳目滋味不甘於口舌斯所謂常情之大不欲也然而聖人汲汲於祿仕者豈不為是邪曰非也聖人為入者也恒人為己者也聖人負其責得其地逢其時有其祿然後因其基流其德澤猶水之居高者決而激之其浸必廣聖人之所以為榮者導人於仁誼然後使萬千年載其烈光為巍巍之德功以決於生人者也恒人之為己者期於厚祿貴位位以私尊祿以私富益尊而愈驕益富而愈汰以溢

快一日之欲纔放肆於氣未絕之間者也聖人有其時有其位行其道以及於人無其時無其位奉其道以自飾故聖人進不為榮退不為戚而常得其道恒人幸其時竊其位竭人以自足無其時失其位任其愚以自困故恒人進以為已榮退以為已辱而常天其道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歎行己之道足以致是而時王不用己之道道無所施非歎其身食不方丈衣不文繡也恒人之所悲不達者幸曰吾妻不能羅襦吾兒不得肉食耳豈嘗少及於外物哉聖人以德澤流於人雖九命崇錫不以為厚以其所憎果當外其身而公於天下非己幸也恒人無毫毛以裨於人苟幸得祿仕即逸豫以自怡以竊取偷得為大黠其所得幸也孔顏聖賢也豈嘗聞伐樹瓢飲以為已辱哉姬旦亦聖人也豈嘗聞受封攝理以為己幸哉是知聖人之樂也內而恒人之樂也外內故常有餘外故常不足有餘故推於人不足故取於人有道之人麤裘索帶而人不鄙之者取其內而不取其外也若然者富貴者文飾於外也彼之所以仁誼者實充於內也西子不華媮女錦般是不能易其美惡後之君子窮於時者當思負其內而自篤無以其外而誇人達於時者當思勉其內以自飾無以其外而驕人苟如是庶幾乎知道矣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八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九

吳興姚

鉉

纂

古文辛 卷一十七首

毀譽五

明分 皇甫湜

諷國 沈頴

毀譽成式

調詐 王藹

內夷 檄 程晏

時事四

讀開元雜報 孫樵 書襄城驛

鞭賈 柳宗元

荆巫 羅隱

變化八

象化 牛僧孺

移雨神 司空圖

風雨對 羅隱

浪翁 觀化 元稹

時化

世化

靈化 陸龜蒙

蟹志

明分

皇甫湜

天下之是非繫於人不懸於迹一於分不定於所為孰謂人君子小人是也孰謂分君子小人之別是也彼誠君子矣為之無不是彼誠小人矣動而之非故君子指人之過為嫉惡譽人之善為樂賢言己之光美擬於堯禹參於天地為昌言順則為周公變則為伊尹其心定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君子而已所謂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小人者不然其過人為毀譽其譽人為比周言己之光美為矜夸譽則為賊順則為偽其心定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小人而已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余故曰天下是非繫於人不懸於迹一於分不定於所為橫天地絕古今人之所由者二而已

諷國

沈頴

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諷國故人君弗為意也且曰彼誠佞邪子不過寵一臣彼誠忠邪子不過黜一臣子授天命有天下豈少若人乎奈何嘑子心而不知寵一佞而百佞進黜一忠而百忠

退則忠者寡而使者衆乎是以宰詬譏子香而吳滅趙高譏李斯而秦亡無極譏伍奢而楚昭奔新尚譏屈原而楚懷囚愚故曰知佞之譏譏忠不知佞之譏譏國悲夫

段

段成式

古之非人也張口沫舌指數於衆人人得而防之今之非人也有張其所違嘲感而憂之人不得而防也豈雕刻機杆有強巧乎言非有乎

諷評

王諒

禮法不可斯須而去有以禮法而爲災忠信不可斯須而去有以忠信而爲禍禮法非災人之端忠信非禍人之本理或有害則禮法忠信爲禍人之萌狂警人之所惡也效之則恐不及其真荒醜人之所恥也覆之則恐不自其性狂警誠可惡也荒醜誠可恥也臨難而保全則狂警荒醜爲藏身之數禮法忠信直也狂警荒醜詐也以之保全則直不如詐之功嗚呼三皇之前無所用五帝之後無所不用

內夷撤

程嬰

四夷之民長有重譯而至慕中華之仁義忠信雖身出異域能馳心於華吾不謂之夷矣中國之民長有倔強王化志弃仁義忠信雖身出於華及窺心於夷吾不謂之華矣窺心於夷非國家之窺爾也自窺心于惡也豈止華其名謂之華夷其名謂之夷邪華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華其心者是知棄仁義忠信於中國者即爲中國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恃命中國專倨不王棄彼仁義忠信則不可與人倫齒豈不爲中國之夷乎四夷內嚮樂我仁義忠信願爲人倫齒者豈不爲四夷之華乎記吾言者夷其名尚不爲夷矣華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

讀關元雜報

孫樵

推婁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寮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

此諸蕃君長請謁使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寮廷諍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惟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爲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長安來者出其書示之則曰吾居長安中新天子嗣國及窮虜自潰則見行南郊禮安有籍田事乎况九推非天子禮邪又嘗入太學見叢覽負工而起若皇堂者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址則射禮廢已久矣國家安得行大射禮邪自關已東水不敗田則早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爲豪家役者吾嘗背華走洛遇西戎還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安能東封從官禁兵安所仰給邪北虜驚遽吐勢不可控宰相馳出責戰尚未報功况西關復驚於西戎安有扈從事邪武皇帝時以御史竊議宰相事望嶺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醉舌相戒况宰相陳奏於仗乎安有廷奏諱事邪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政事蓋當時條布於外者樵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云尚以爲前朝所行不當盡爲墜典及來長安日見條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敗于某誠不類數十幅書樵恨生不爲太平男子及親開元中事如奮臂出其間因取其書帛其綬志其未凡補缺文者十三正說文者十一是歲大中五年也

書褒城驛

孫樵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無堂廡甚殘烏觀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二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軺以去以來數交蹄劇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宿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邪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污敗室廡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碎破不與曩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

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處舉平語未既有老咤笑於傍且曰學今州縣皆役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為治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則曰我即去何用如此當秋醉釀當饑飽解囊帛置金笑與秋終嗚呼州縣者其驕邪矧更代之際黠吏因緣交為奸欺以責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因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既揖退老咤修其言書於藁城驛屋壁

雜買

柳宗元

布之鬻輒者人問之其賈直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之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輒出五萬持以夸予予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左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而不相承其飾朽黑而無文稻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舉之翫然若揮虛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爇湯以濯之則遽然枯蒼然白則黃者概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踉因大擊輒折而為五六馬蹠不已墜之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概其貌蠟其言以求賈伎於朝者一誤而過其分則專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禦平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效豈有不折其用而復墜傷之患者乎

荆巫

羅隱

荆楚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為人祀也筵席常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為人祀也羊猪鮮肥清

酤滿厄祈疾得死祈歲得饑里人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為人祀誠必饗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昨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為人祀誠不得藉於中而神亦不散乎外其昨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蓋牽於心而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況異於是者乎

象化

牛僧孺

象龍禱雨三月不應巫病民咨王甚愁儒有言曰王無愁也象之誤也夫龍善化雨而時在乎天天使雨龍得化不使雨龍不得化聖人象龍而救民是乃象其化者也龍之性善學者人之心故象性莫若心而已使性非心可象則鳴鳩之性均而木刻鳴鳩足以象均邪獬豸之性觸而魂飾獬豸冠足以象觸邪龍以性善化而龍於化人者衣象則其象不以土木亦明矣湯是以龍其聰而深無不聞也龍其明而高無不見也言若出為雲而物仰之有陰智若躍乎淵而物觸之有潤天而不雨百姓視王為雨也雖七歲炎炎不聞有咨者而況三月哉

移雨神

司空圖

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刺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後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獨以為惑何者天以神乳育百苗穀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於事而祀焉今始修其施以愁疲民是神忘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輸怨於天歸惠於己是神擾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為義利腥臙之饋何以為仁忘天下之事何以為敬蔑是數者何以為神假曰非吾所得顯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是亦徒偶於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可終譏民不可久侮竊為神危之奈何

風雨對

羅隱

風雨雪霜天地之所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風雨不時則歲有饑饉雪霜不時則人有疾病然後禱山川藪澤以致之則風雨雪霜果為鬼神所有也明矣得非天之高不可以周理而寄

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自運而憑之鬼神苟祭祀不時則饑饉作報應不至則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權也而風雨雪霜為牛羊之本矣復何歲時為復何人民為是以大道不旁出懼其弄也大政不問下懼其偷也夫欲何言

浪翁觀化 并序

元結

浪翁山野浪老也聞元子亦浪然在山谷病中能記水石草木蟲多之化亦來說常所化凡四說

有無相化

浪翁曰陰陽之氣化為四時四時形化為萬物萬物形全是無化有萬物形盡是有化無此有無相化之說

有化無

浪翁曰人或云我立於東西望萬里目極則無人我兩忘終世相無此有無無相化之說

無化有

浪翁曰人或云我來於南北行萬里至無不有人我兩求終世相有此無有無有相化之說

化相化

浪翁曰吾觀化於無也何無不有吾觀化於有也何有不無有無更化日以相化化言何極化言何窮

時化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論曰翁亦未知時之化也多於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歲時之化也道德為嗜慾化為險薄仁義為貪暴化為凶亂禮樂為耽淫化為侈靡政教為煩急化為苛酷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為溺惑所化化為犬豕父子為懼怒所化為禽獸兄弟為猜忌所化為讎敵宗戚為財利所化為行路朋友為世利所化為市兒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大君為威權所恣忠信化為姦諛庶官為禁忌所拘公正化為邪佞公族為猜忌所限賢哲化為庸愚人民為征賦

所傷州里化為禍邱姦凶為恩幸所迫廝卑化為將相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為井陌或曰盡於草木原野化為佳狂或曰殫於鳥獸江湖化為鼎鑊或曰暴於魚鼈祠廟化為宮寢或曰數於祀禱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為風俗所化無不作且狡詐詭之心聲呼為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僻淫之辭顏容為風俗所化無不作姦邪感促之色翁能記於此乎

世化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歎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於此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為斧鑕日月化為豺虎山澤化為州里草木化為宗族風雨化為邸舍雪霜化為衣裘呻吟化為常聲糞污化為梁肉一息化為千歲鳥大化為君子元子感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化也四海之內巷戰門闕斷骨肉萬里相藉天地非斧鑕也邪人民暗夜盜起求食晝遊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豺虎也邪人民相與寄身命於絕崖深谷之底始能聲呼動息山澤非州里也邪人民奔走非深林叢叢不能藏蔽草木非宗族也邪人民去鄉國入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邸舍也邪人民相持於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雪非衣裘也邪人民勞苦相究瘡痍相痛老弱孤獨相苦死亡不相救呻吟非常聲也邪人民多饑饉溝瀆傷道路糞污非梁肉也邪人民奔亡潛伏戈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存者一息非千歲也邪僂王腐卿相枕路隅鳥獸讓其骨肉為犬非君子也邪

靈化

陸龜蒙

橘之靈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感威然類螭蟾而青翳葉仰翳饑齋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根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儼然非食非動明日復往則號為胡蝶矣力力拘拘其緝未舒襍黑鞮蒼分未聞黃腹填而慵望綵織且長又醉方寤羸枝不揚又明日往則箭薄風露繁綠草樹聳空翅輕然而去或隱隱隙或留窠端翩旋軒虛颺曳紛拂甚可愛也須臾化蠶網而膠之引絲

環纏牢若拳拈人雖其體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嘿其中類有德也不朋而遊類絮也無嗜而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為橋之蠹後不見觸螫之網人謂之鈞天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下大橋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略大蕙篁也苟滅德忘公崇浮飾傲榮其外而枯其內害其本而望其源得不為大贅網而膠之手觀吾之蠹化者可以惕惕

蟹志

蟹水族之微者其為蟲也有籍見於禮經載於國語揚雄太玄辭晉春秋勸學等篇考於易象為介類與龜鼈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歟參於藥錄食跡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唯左氏紀其為災于雲譏其躁以為郭索後蚬而已蟹始屬允於沮如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蚤夜感涕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銀斷其江之道焉爾然後奔紛越軼遞而去者十六七既入于江則形質濶大於舊自江復趨于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遞去者又加多焉既入于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嗚呼穗而朝其魁不近於義邪捨沮如之江海目微而務者不近於智邪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揚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如也孟軻荀揚聖人之遺也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苟不能捨沮如而求濟以至於海是人之智反出水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其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九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

碑一搜六首 吳興姚 欽 蔡

嶽清祠廟

后土神祠碑張宗御製

北嶽山祠碑張宗御製

黃陵廟碑

燕支山神寧齊公祠堂碑楊炎

后土神祠碑銘并序 張宗御製 張詭辭

西嶽太華山碑張宗御製

南海神廟碑韓愈

古之王者皆受天命禮樂有權神祇是主郊兆所設雖定於厥居精靈所感則通乎變化大匠歸正旁行不流惟創制者為能之亦安在守文而已雖上祠者本魏地郊丘之舊而漢家后土之官汾水合河梁山對麓地形堆阜天然詭異隆嶮吻而特起忽盤紆而斗絕景象相傳於蠻如在有物不可以終否有典不可以遂廢故推而行之歲在癸亥始有事于茲焉在昔后王時邁省方柴燎告至幽隱胥洎大舜則五載一巡武帝則三歲一祭今時代丕變入神禮煩朕就為損益折以法度一紀再駕亦無闕焉二十年冬勅兵逾萬騎旌旗亘千里校獵上黨至于太原赫威戎於朝陞沛展義於南夏肆觀羣后道有以大備懷柔百神文無而感秩先是有司宿設恪敬乃事已未師頓于齋官庚申親祀于后祇聖考在天侑而作主何禮不舉靡神不徧往者漢氏之祠也牲以養牛五歲覲栗無所責其誠籍以采芻六重葦秸不得尚其質事與古反義不經見朕因其地而不因其儀取其得而不取其失凡牲幣法物之事歌舞接神之類咨故實於方澤不遂過於元鼎此皆公卿大夫鴻生鉅儒獻其方聞臣於不逮股何有也且王者事天明事地察示其本教以差奈何郊丘之禮猶獨以祈穀為名者邪於戲享于至誠錫以繁祉黃雲蓋於神鼎絳光燭於靈壇自昔已然乃今復見斯固陰精有所寓寶氣為不誣雖寂寂而不動亦動之而斯

應顧朕之不德靈感何從賴聖儲祉福流所致乃昔災肆赦與物更始大賚天下有慶兆人山川鬼神鳥獸魚鼈莫不允若莫不咸寧此所以仰覆載報生殖資元元盡翼翼豈與夫封禪有牒專在求遷秘祝有辭密於移過而已銘曰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王者母事德合天明義有大報用協永貞茫茫九土思索其精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彼汾之曲高雉傑異景象遺光壇場在位寂寥千祀精靈長闕誣神不祥復古維祺文所無者秩而祭之矧曰后土昔載明祠何必因陰乃為我師意多漢武跡在橫汾風流可接簫鼓如聞壽官創制神鼎勳勳古往今來豈無斯文

西嶽太華山碑銘并序 玄宗御製 張說辭

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陰陽交暢則品物形矣精氣相射則神祇著矣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當七官正位是稱西嶽披圖以察創成而四方信焉立表以算其高五千仞明焉石壁礫堅而雄踞衆山奔走而傾附其氣肅其勢威其行配金其辰直酉前對華陽之國後歷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產藍田之玉諒少昊之下都即葦收之別館也軒帝遊焉以會衆神盧舜柴焉以觀羣后爰自夏氏迄于隋室朝廷五姓載歷三千祀典相因舊章未改壇場廟宇何代不修一禱三祠無歲而缺所以報生殖事靈神不有息也故亦祥休明災謫應未嘗爽也皇天眷祐馨我烈祖奄有萬方逮乎六葉郊天地望山川精意必達墜典咸覲亦命州將四時告虔加視王秩進號金天若是何者抑有由焉予小子之生也歲景戌月仲秋膺少昊之盛德協太華之本命故常稽窳靈微盼靈神交玉帛未陳幽贊必先意而啓椒醑雖薄景福果應期而集玄感昭賽可一二而道邪記云下有方士真人金鼎石室上有明星王女仙草瑤池茅龍一去毛女千祀前代帝王多所僥覩朕學犧文之道故非斯人之徒憂在至道之不弘不憂富貴之無永忠在蒼生之

不理不惠年壽之若流以功施四海為長生以業傳百代為不死焉美置集靈之宮虛望非福立存仙之殿勞思輕學者哉於戲維嶽配天上弼予志予欲大庶兆人嶽翼享欲定禮樂諧神人嶽聽予思其維嶽降神生此多士無俾申甫專美于嵩語酌古訓心通神境善而不荅誠而不應未之有也嶽其念哉十有一載孟冬之月步自京邑幸于洛師停鑿廟下清眺仙掌雲拂石林霞窻可接風過松嶺仙駕如聞久勤報德之願未暇封崇之禮遲迴刻石梗堅銘山萬姓瞻予言可復也銘曰

嶽嶽大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雄峯峻削齒若森奕是曰靈嶽衆山之長白帝西下黃河北來陰陽孕育精氣徘徊偶聖呈瑞逢昏降災王池神祀石室德開海絕瀛洲天遙玄圃偉哉此鎮崢嶸中土鬼神乍遊風雲忽聚高標嶺日半壁飛雨自古王者巡方必至龍駕帝服封天禋地南面會神西后在位待予治國安人然後徐思其事

北嶽恒山碑銘并序

張嘉貞

有國者殷薦于天地望秩山川故災沍不生矣有家者嚴禋于鬼神克諧禮樂故休祐斯應矣由是上下交泰幽明相協五精同朗辰為水其味鹹五鎮俱清恒為冬其音羽大哉茲嶽殊於衆山嵩華乃踞於近甸衡岱不踰於方域孰與夫包括綿長經綸中外夷有四帛宿主胡則延表以限之中那有五寶符在代則高襄以臨之其頂也上扶乾門黑帝之宮觀其足也下捺坤軸玄神之都府豈止劈異魏截幽燕拒洪河撐大海瀕洞合沓半天下之襟帶嵯峨巉巖一宇內之標格者也故知惟土有精惟山有靈宵宵冥冥其道至平其德至貞靈靈馨馨馨日之不覩夫形耳之不聞夫聲陰陽不測夫與所以存像設建祠庭矣稽彼上古泊乎中運五載巡狩百神懷柔皇王令典以之協祚歷數昌期以之交泰粵自漢漢爰逮周隋匪脩匪虔或僭或侈不勤於省者其政缺非美而封者其事訛於戲黷祭虛陳昭靈罔答更張禮秩固待禮廉粵若我

唐正百王類教龍惟我后揚五丕丕烈人神允洽動植和暢乃籍北鎮柴南壇碑西嶽泥東岱是用告厥功祇其祠也故穰穰多福獲於彼願願衆心儀於此而今偷狃不熾已方餘辰邊隅於是乎靜雨靈其滂乃屢盈尺稼穡於是乎豐豐歲已成惟君能事斯北巡之禮胥詠其蘇雖黜鞞纒旂未由冬觀而圖珪方璧每自天來或事舉必祈福行宜賽則有公卿而奉告命也或四時肅熟三獻酌洗則有侯牧而奉新章也非夫昭信維直豈有享於明代哉是以河朔人風潔誠而禱蠶穀者多矣春秋孟冬首三之日尤刺蘋藻自羞若從官歛堆蘇不禁孰敢私代蓋威靈感通以致爾與其淫滔而求者異乎夫道莫先乎真政莫先乎淳參造化以變萬物莫先乎神資皇王以富四海莫先乎人護神莫先乎君公正人莫先乎師長景寅歲乃命非才課兼軍郡欽若明詔持兵導俗無敢懈怠名山大川著乎典式靡不加敬於昭神寢千嶽之陽伊嶽致神惟神主嶽高柯古翰幽蔚陰翳俯仰瞻對精鬼肅慕慄然何為故以嗟歎嗟歎之不足於是詠歌歌以發言言以章德事可追於風雅詞無隱乎聞見神而聽之頌斯作曰

五宿炎煌風政休咎上經乎乾綱我君順之祚乃久兮五宗盤滯陰化成敗下彰乎坤絡我君欽之福乃介兮天平地成神道助貞人事以寧兮皇極帝力神道助直人事以息兮禎祥日新既祠既種國力斯春兮風雨時若是耕是穫家勤於作兮至神通兮昭冥協和至道默兮勤歎頌歌大恒如礪明德惟茂

南海神廟碑文

韓愈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祀儀幣之數放而侈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

黃末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領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顛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官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性酒瘠酸取其臨時水陸之品狼籍邊豆薦禋與俯不中儀式吏滋不恭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殫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祀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被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其謹遣某官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譎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權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賜載陰將軍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實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其醉飽海之百靈怪怪怵惚蜿蜒艇來慕飲食闔廟旋體祥騰送驅旌轟旄飛揚騰藹藹鼓朝轟高管嗽諫武夫奮棹工師唱和穹龜長劍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老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於屬州負逋之緡錢十有八萬未八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四面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之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二十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錢財令無失所時刑德並流方地數

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可謂備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帝命南伯更情不躬正自令公明用享錫祐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隈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違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黃陵廟碑

韓愈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元年又題其額曰虞舜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返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楚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爲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孔安國謂舜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記年帝王之後皆曰陟陟升也謂升天也書曰股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死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死者皆不可信也二妃既曰以謀諍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爲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竝地於漢齊南海之揭揚瘴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素州

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嶽州願易廟之圯墉廣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故善因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今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篆其事俾刻之

大唐燕支山神寧濟公祠堂碑

楊炎

西北之巨鎮曰燕支本匈奴王庭昔漢武納渾邪開右地置武威張掖而山界二郡之間連峯委雲巖巖起積高之勢四向千里陽崖有栝栢之材備幹革陰壑有堅剛之璞化五兵維人氣雄其畜多馬虜得之以制陰國主天街周以之興秦以之霸漢得之以斷右臂卻南牧西距于海北經于河自外而望上也雄雄乎一氣旁歷朝國衝塞門與積石來朝崑崙相負洎陟蒼蒼臨峻極則形變六合空同大荒青真在混元之中絕壁揭宇宙之外舊史云封祀之山八中國之外三自夏缺秩與漢攘疆土于時更而王者莫能配天其意者將續禹之業以俟聖人乎維唐之三十載黃玄化之紀息金華之墟養蒸然萃于聖澤於是左丹穴右崆峒古所未賓咸頓首於路門之外天子登神宮勒金板將復義于羣嶽告成于曼蒼議云此山天合氣以正秋方地與神而主戎國俾蚪螭者爲師爲旅貔虎者爲妾爲臣不在於巨靈乎其封禪爲寧濟公錫之鑿帶備厥禮物詔邦牧太子少保哥舒公卜吉日築靈祠于高麓之陽每歲盛秋以笙鑪之器鑄釜之品率封內以望之索羣神以會之旄頭弩牙金鼓七校車徒十萬從饗于廟庭大閱于山所以因天界以崇聖功垂地險以恢遠略也觀夫叢巖抱煙雨窟室宮庭晃其角基林石古而幽陰神其居之可以禱安靜矣拊空桑變鐘石神其聽之可以感和樂矣大王通帛能踏桂漿察其傾筐采物煌煌神其歆之可以祚有年矣維石巖巖日月不老維靈是與生此熊羆神其薦之可以奉吾君矣於戲陳信克享正祠幽感宜平有祈而降有祭而欲龍也無風雨之愆敵也無氣焰之作此神之職又何羞焉而作頌曰

揭靈山兮天地界勢奔突兮風雲駭峯躡龍兮入天門氣變蛇兮
煙嵐昏祐自天兮得終古備華蟲兮駕米虎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一

吳興姚

鉉

纂

碑二記碑陰文附摠九首

聖帝一

虞帝廟碑 張謂

先聖六

處州孔子廟碑 韓愈

河中府文宣王廟碑 常仲藩

袁州曲阜縣宣聖廟碑 李邕

扶風縣文宣王廟記 柳宗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柳宗

謁夫子廟文 附觀

大儒二

文中子碑 皮日休

文中子碑 司空圖

虞帝廟碑銘 并序

張謂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于位久難其人伯支許由全其節而固讓
義仲蘇叔審其才而固辭帝德合於天天命歸於帝帝盡善也我
其試哉由是賓于四門納千百揆星辰合度雷雨不迷堯之二女
馨降於內堯之九男服勤於外受昭華之王允洽人神泥封祀之
金大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賢后文敦俗
也貴德尚齒優賢也于斯之時君明於上人化於下山川鬼神亦
莫不寧鳥獸魚鼈衆乎咸若無為而治其聖也歟夫以萬乘之尊
一人之貴多見軼其軌度少能窒其嗜欲瑤臺瓊室堯舜則茅茨
土階矣王食寶衣堯舜則藜藿菜裘矣歷代多嬗御堯舜顧禮經
娶一姓矣自古好征伐堯舜舞千戚懷四夷矣百姓樂堯舜未嘗
不樂百姓愛堯舜未嘗不憂曆數之來人以位授我謳歌之去我
以位授人其來也嬰於堯龍其去也脫於桎梏形神非吾有天地

嘉靖甲申歲太學生姑蘇徐煇文明刻于家塾

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天地之委蛇此其所以禪代也近日曹丕父子世爲漢賊當鼎易之時發荒唐之論高視前古大夸羣雄撰以漢魏之間輒同堯舜之際此河伯不知於海若盜跖自方於仲尼也古人云堯以義終舜以勤死稽諸祀典永爲世教游夏之徒豈誣也哉稱堯見四儒之虛誕爲禹所放曲士之穿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九疑北麓三湘南溟帝之遺廟存焉地僻易無徒主荆棘水深難涉誰薦蘋蘩先聖不祀後賢之過攝鄒陽令前監察御史宇文宣大樹風教小唐黎元相岡巒移棟宇前豁林莽得葵壇之地焉下指城隅見祈禱之人焉如或宣室言徵閭宮靈降娥英近侍稷契旁趨則歌南風觀東后朝眾聖會羣臣則知湯武不敢升堂自愧于廊廡之下高光不敢及戶退慙于闕闕之外成康又景帝所譏焉謂也無孔氏之祖述有顏子之希慕作頌於清芬勸文於玄石其銘曰

系自顓頊家于勾芒大口奇表重瞳異相俗愛山中風移河上其器不窳其人皆讓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惟彼陶唐禪于有虞域中交泰天下昭蘇彩鳳聽樂黃龍負圖其德難名元功不宰朕徒城闕遺形江海陵廟有依山川無改象耕耒輟鳥耘猶在記此巖阿伸心若何恭嘗昔少俎豆今多百越迢迢九疑嵯峨岷雲古邑楚水新波庭羅松桂森若容衛樞度風塵宛如蕭韶黎庶以寧陰陽以調憑茲聖靈禱我皇朝

處州孔子廟碑

韓愈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勾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禮樂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矧勾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勾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已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

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顏回至于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况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諱習其中置木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數墜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庠下神不以字先師所處亦窳寒暑乃新斯官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有威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珠詞碑石以贊依始

河中府新修文宣王廟碑

常仲儒

立於水成於氣以位天地勇於震奮於乙是生萬物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若無聖人誰與準繩故能範而不過類而不遺者也然則乘時設教必生大聖以首之庖羲氏斲才煥文君人于天神農以之首於皇而體至道也軒轅氏推策命官度方順紀顓頊奉之首於帝而法玄德也夏后氏奠山川通川因地制賦殷湯繼之首於王而明大化也理亂相資質文代變洎有周而衰焉平桓以還鴻沅蕩然非聖人之述易義農之道消矣非聖人之辯問軒轅之帝衰矣非聖人之刪書夏殷之玉微矣非聖人之作春秋周室卑而諸侯僭矣故夫子彰皇繫帝叙王尊周首於儒而開大教也是知前聖之遺風將絕夫子不得不生中古之彝訓將興夫子不得不作故禮云百代以俟聖人而不惑也有天下者遵其易簡適其元命可以致於清靜遵其廣大弘其覆載可以致於雍熙遵其禮讓蹈其夷曠可以致於和平苟或失常滯滯淫源德滋非而霸功作矣代易於上教尊於下運否於既往位崇於將來形於國而達於家萬樂和而百禮成郁郁洋洋與日月而終矣唐教本六經德懷

三古極大道於既溺復醇源於已醜追諡文宣顯用王禮太學之制形于四方貞元五年秋仲上丁元帥司空侍中咸寧王渾公有獻于先師退而言曰斯廟也在塵右署前軍後府晨暮之間諠闐四起非蕭雍致敬之地爰命略址于城得南端安焉出其食之中財任閑人之餘力屬役如素十旬而成祠庭有閑薦設有嚴辟落之禮行饗獻之儀具是則買之器薄師之閱習吏之譏訶寂寥于茲矣噫我公以身柱國竭力戴君齊心孔門稟奉如在易曰化而裁之默而成之公氣和陰陽德會幾義又曰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公志尚純一行必中正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公有全社稷之勳合經緯之用又曰學之無倦行之以忠公有遵理化之勤及人民之信古訓是式新廟弈弈尊異顯赫舉集其門也至哉小子明朝退飛幕府獲祐數息徘徊敢揚頌聲其辭曰

昭昭五星玄文之經浩浩五行元氣之形維上紀下災昏祥明聖人居中百化適成五星九玄醇朴不墜降及堯舜存乎典詰文王既没孔子乃紹質文異時日月代照肇自開闢洞無跡考于六籍窮古盡昔微禹之功水土共融微儒之風華夷濛濛大聖同德垂訓作則山川九州禮樂萬國義軒之道夫子明之百王續焉仰而營之夫子之教巨唐興之皇帝奉焉式而弘之皇帝之化藩翰揚之司空行焉敬而將之蕭肅新祠煌煌盛儀祀享不失弦誦以時儒風載揚天地同期

兗州曲阜縣宣聖廟碑銘并序 李邕

嘗觀元化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有符揚權大抵宣考神用遠人統之可復補天秩之特類其揆一也昔堯尤怙賊厥弟驕兵巨力朋徒合緒連禍則皇帝興聖重出登龍推下濟以君人傲勤略以戡亂逮至橫流方割包山其各轉死為魚龜食不粒則堯禹並跡振拔隱憂導百川康四國粵若殷禮缺周德微宋公用節楚子問鼎則夫子卓立粲然成章闢邦家之正門播今昔之靈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所以有開而必先其若是者乎故

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豈徒小說蓋有異聞夫亨之者莫如天藉之者莫如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亭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荷其藉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故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紫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不啓其教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丕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噫唐虞之美不必至是替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毀者激庸君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勅誠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也至若論慈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道明朋友之事與夫婦之倫得雖朗日開覺膏雨潤黷和風清扇安足喻哉借如九皇繼統而政醇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運而理齊一時未有渾遊大夫僻居下國德教既往言滿方來廟食列邦不假手於後續君長萬葉必歸心於素王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絕一人曷成名而可稱蓋取與而為大者也我國家儒教決于文思啓天伸史曹以追尊建禮官而崇祀侯喪聖於人爵尸奠享於國岸是用大起學流錫類考行敦悅施於方國光覆彌於胤宗三十五代孫嗣襲聖侯琰芝字藏暉洎族賢元亨等或專門碩儒罔墜于緒或餘波明哲載揚厥聲乃相與合謀曰夫墟墓之地禮曰自哀聽訟之樹詩曰勿翦一則遇事遺愛一則感物允懷矧乎大聖烈風吾祖鴻美故國封井舊居川岳歎宜其悚神馳魄膝行膜拜陳齋祭奠嚴祠樹緯垣以設防刊豐碑以為表兗州牧京兆章君珪王國周親人才懿德明啓風俗休有政教長史河南源晉賓字先國賢操孤興清節特遠納人以禮成俗於師司馬天水狄光字仲連功曹成陽蓋寔疑倉曹大原王道淳弘農楊萬石戶曹博陵崔少連兵曹范陽張博望法曹安定皇甫佺東海徐光彥工曹萊陽鄭瓊參軍扶風竇允訓及曲阜縣令鴈門田思昭主簿吳興施

文蔚清河晏弘楷等官緒道德儒林秀士升堂觀與遊聖欽風會
同演成乃共經始其銘曰

元天陰厲大明虛鏡神不利活物將與正凡曰投艱在此逢聖吞
沙祥虎軒黃底定襄陵兆災夏禹文命周道失序夫子應聘刊詩
述史盛禮張樂雅頌穆清訓詞昭灼片言一字勸善懲惡誘進後
人啓明先覺六順教興四教皆作茂功濟古至道維來首出列聖
席卷羣才大名震耀廣學夫開蒸甯市宇頌聲窮垓帝念居室以
光壽宮建侯于嗣環封屨中孫謀不泯祖德斯崇乃刊聖烈用廣
休風

扶風縣文宣王廟記

程浩

天地吾知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至明也以其無所
不照臨江海吾知至大也以其無所不容納料廣以寸管測景以
尺圭航大以一葦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險
偉哉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後知天地之終非
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潤之所浸者博三代禮樂吾知
其損益百王憲章吾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以肥鬼
神以享道未可詮其有物釋未可證於無生一以貫之我先師夫
子夫子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
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
先用之者昌捨之者亡昔否於周今泰於唐不然者何被袞而裳
垂旒而王者哉扶風古縣也在京之西環渭之北望標關輔之首
雄壓劇秦之大有尉曰表升者學吞漢臺賢負鼎文則變雅行
乃矩物其為政也剛以斷其理身也柔而立迴大君之清問動賢
相之精選奮奉詔旨廓新祠宇廟閣於丘宮牆馬跡辟先師於兩
楹羅亞聖於十哲砌蘭有主院柏分行徂庭自肅入室加敬陳性
中而如任閒邊豆而無筭天下大軍之後也時弊而沒禮域中小
康之前也俗偷而迷歸尚儒以戢兵設義而銷戰使人從善遠惡
而不自知大哉表氏之子其用心也至矣邑宰李才思練達政

心和理風聲樹於不變旺頌樂而不文縣丞主簿尉等瑯琊王徽
黍稷公器覽容邑窺相公之明鏡整鬚鬣越相公之龍門雲霄坐
馳鳴躍可俟浩自帝鄉薄遊鳳翔入境而醉聞佳政告歸而瓊味
尤績前尉許贊起于能事春秋之徒如何勿書時大曆二年某月
日記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杜牧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伏如也荀卿祖夫子李
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玩而焚之曰徒能亂
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
秦為強曰彼仁義嚴官也可以置之殛厥詰自董仲舒劉向皆言
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為九曰博而果要勞而無功不如
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已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特出
言曰黃帝鍊丹沙為黃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樂可如
黃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
強僻四夷盡非凡主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而
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為梁國者以荀脯
麩牲為薦祀之禮曰佛之教性不可殺以天子尊捨身為其奴散
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為之主陰陽鬼神為之佐夫
子巍然統而辯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助則其徒不為
劣其治不為僻彼四君二臣不為無知一旦不信甘而之他仍疾
滅之儻不主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鬪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
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為其辭是
楊墨駢慎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
橫料高下不知止泊彼夷伏者為夷伏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
夫子是知其必不夷伏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
稷與夫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為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座用王
者禮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至于庶人親北面師之夫子以德社稷
以功固有次第哉因引孟子曰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

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謁夫子廟文

李觀

世載儒訓者隴西李氏子觀正詞為絮執絮為奠拾以上相撥之十有三祀孟秋之月朔修冕帶問廟而入再拜兩柱之下乃退伏而稱曰於皇夫子之道之德與天地固施與日月合明乃聖乃神炳乎典謨惟王者得之以事神使民庶人得之以不失其死生諸侯得之以事天子卿大夫得之以保祿位怨災不及其身四時得之而序行天下得之而大同然則天地神人之事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至矣何小子之所竊歎焉斯歎也其惟來學乎其惟乞靈乎曰某不敢然也且夫禮樂泯於明夫子之善道也斯可謂以學矣鬼神瞰於幽夫子之明靈也斯可謂以敬矣孰敢捨道而來學黷敬而乞靈者乎於是再拜而起徊翔而觀章施足徵像設無誼我廟俎豆我王衣冠夫子得之亦無愧言七十之徒亦公亦侯外如君臣內實討論丞丞小子思得其門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若超然神遊與兩氣俱存其既生也遇三季之會飄飄湮淪弦歌之音拊而不和仁義之圖卷而靡陳及相魯而有喜色去宋而曰相繼其如子何聖人之窮乃有如是邪噫俾夫子生於堯之代堯必後舜而先夫子生於舜之代舜則必先夫子而後禹聖人得時化可知也如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田畝之中安有夫子之教垂於無窮若今日之澶漫者乎惟夫子生實陪臣及乃玉爵有聖德也惟紂生實殷辟死曰獨夫有逆德也惟壽齡在德惟德有聖有逆惟聖逆在人不在於尊嗚呼夫子聖人之極歟鳳鳥不至無其時也秦人燒書文之衰也帝唐爵王德之興也惟夫子之德洎唐之德水而能安古而更新降康下民復有列先說無聞然小子忡忡慄慄拜奠而出匪作匪述

文中子碑

皮日休

天不能言陰陽于民不可縱是主聖賢聖賢之道句德與命符

是為堯舜性與命乖是為孔顏噫仲尼之化也不及於一國而被于天下不治於一時而霽及萬世非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脩春秋者乎故孟子疊踵孔聖而贊其道復出千世而可繼孟氏者復何人哉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生於陳隋之世以亂世不仕退于汾晉序述六經數為中說以行教于門人夫仲尼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脩春秋先生則有禮論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一篇易贊七十篇孟子之門人有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馮先生則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玄齡孟子之門人鬱鬱于亂世先生之門人赫赫于盛時較其道與孔子豈徒然哉設先生生于孔聖之世余恐不在游夏之亞也況七十子歟惜乎德與命乖不及親吾唐受命而歿苟唐得而用之貞觀之治不在於房杜褚魏矣後先生二百五十歲生日皮子瞻先生道業先生文讀文中子後序尚闕于贊述想先生封隧所在而為銘云大道不明天地淪精俟聖賜教乃出先生百氏黜迹六藝騰英道符具宰用失阿衡先生門人為唐之禎差有相相接武名卿未踰一紀致我太平先生之功莫之與京

文中子碑

司空圖

道制治之大器也儒守其器者耳故聖哲之生受任於天不可斷之以就其時仲尼不用於戰國致其道於孟荀而傳焉得於漢成四百之祚五胡繼亂極於周齊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眾賢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衛數公皆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自觀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宜其碑聖魁之柄授必有施臣庶之績濟亦厥時子惟善守賦而不私克輪於我自休之基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一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二

吳興姚

鉉

纂

碑三樓五首

嶽瀆祠廟

高山啓母廟碑崔融

二城韓公廟碑李邕

高山啓母廟碑并序

少室山少姨廟碑崔融

少室山少姨廟碑崔融

臣聞天地生成其法自然之謂道陰陽鼓舞其功不測之謂神然則物或類感事因通變乾棟傾而三光北馳坤輿缺而百川東瀉河淪越雋有郡邑之為魚水陷歷陽有吏人之化驚竄遺蹤於女峽風雨蕭條徼往事於姑泉弦歌響亮盈虛康定合散焉常不知誰子既老氏之多情忽然為人寧實生之足辯仰觀俯察裁識幽明之故原始及終未窮死生之說得於道而失於道義有必然出於幾而入於幾理無或廢知變化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臣謹按啓母廟者蓋夏后啓之母也漢避景帝諱改啓之字曰開厥後相傳或為開母而韻野王輿地志盧元明嵩高記並不尋避諱之旨以為陽翟婦人事不經見諒無所取粵若王斗奕璣李母之居鄰北極金臺石室王母之宅在西山氣為母則羣物以明月為母則容光必照坤為母則上下交泰后為母則邦家有成故華胥履跡而雄氏孕女登感神而炎運作星流華渚而白帝生月貫幽房而黑精降明明有夏穆穆塗山子娶於度土之辰女婚於台桑之地搜奇帝紀識異歸藏束生發蒙而有迷韓子稱賢而不朽漢臣之筆墨泉海陳其今名秦相之一字千金敘其嘉應士歌南國徒間候禹之詞石破北方終見生余之兆則郭璞所謂陽城西啓母石李彤所謂高山南啓母祠隨巢之說有徵鴻烈之言無爽者矣昔者鸞川之上母變空桑脈水之濱男生破竹美人之虹名蟾蜍仙婦之月作蟾蜍精銜銜木而償免女尸化草而成嬪山崩蜀道臺候婦而無歸石立武昌亭望夫而不及論爭誕載羣下莫尊於帝王

語乎遷易凡百無聞於感致美矣哉不可得而稱也大唐肇去故鼎取新與運而生繼天而作握乾元而造物海內知春潤泥池而為家城中無外天皇曆數頃謳歌金匱王板服皇王之能事衛室廟堂承祖宗之茂烈垂衣裳而作元后端拱北辰負黼衣而朝諸侯嚮明南面周邦赫赫其道洽於成康漢室巍巍其化鍾於文景東漸西被逮安邇蕭海三年而無波雲連月而不散天瑞降地符昇靈鳳五文歲時來苑圍神龍八卦昏旦游池沼禮云乎哉無取於周旋揖讓樂之謂也必在於移風易俗司祿益富家國於是乎有餘司命益年臣人於是乎不天明王三懼未嘗遺戒慎之心天子四鄰莫能展弼諧之用家安其業但聽於鄰雜人得其和遂同於野鹿表識記奏河圖四十六事之著明曷云尚也登山山禪梁甫七十二封之可識何以加乎且夫窮聖神備道德滋萌元氣開闢太初斯乃天皇氏之所以應乎天也依土地明神靈駕六羽而上騰度九州而下濟斯乃人皇氏之所以順乎人也造書契教畋漁合五緯而節四時登九天而類萬物斯乃犧皇氏之所以制人法也務播殖該變通管樂以救兆人聚貨而交天下斯乃農皇氏之所以興人利也振夔鼓載龍旗天則玄女授符帝則黃神降斗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除人害也均度量正都邑揆秋令於奎天分瑞官於鳳紀斯乃帝昊氏之所以為人極也絮祭祀義鬼神履時以象天養財以任地斯乃帝頊氏之所以為人教也秋乘馬春乘龍順三辰而天道平建五正而人事理斯乃帝辛氏之所以為人政也明如日晦如陰人無識其名帝何力於我斯乃帝堯氏之所以昭君德也聞一善舉八才帝唱動而爛星雲天歌發而蹕鳥獸斯乃帝舜氏之所以章后功也夫三統者道之大五行者生之宗三皇法之而列五帝則之而序道以三興德以五立非天下之至聖孰能兼於此乎而猶離休勿休損之又損下明詔發德音尊天而重人省方而巡狩舉星畢曳雲稍召風伯以清塵命山靈而護野馳洛邑驚襄城天迴而地游雲合而霧沓周穆王來遊太室

先徵夏啓之居漢武帝有事嵩丘即訪姬開之石徒觀其丹青歲古霜露年侵聖情有勝興言改葺其山則古文之外方其地則新邑之中土銘壇遷迤斜分玉女之臺碑闕相望近對石人之廟金草生而五色貝樹長而三花紫雲合沓於溪澗白霧氤氳於巖嶺考之易林信惟神明所伏求之遁甲固以威靈肅然夫其命有司乘務障因高背下察隱嶙之餘某審日觀星揆推殘之落構周官置某郢匠揮斤異態神行全模造化造紅氈奪日飛累樹於山間綺綴衝風架迴廊於木末仙人在棟神女臨窈周施玳瑁之椽編覆琉璃之瓦赤王為階甃黃金作門闕山如白岸樹似青溪羞蘆藻於前庭藉生芻於後徑蘭香火水居然洗沐之資竹掃歸風自階鶯塵之境夢臺雲雨宋玉對而光驚楚壁山川屈原書而幾倦書宮幃兮不擾象設安兮逾蕭蕭羅曳曳雲錦披披鴛鴦褥兮翦翠嶠白羽扇兮青絲篔垂王鸞之佩若往而若還戴金雀之釵不長而不短其居處也曖曖昧昧陰閉陽開其被服也煌煌榮榮霞駭雲蔚鼎俎則麟胎鳳卵黍蕙燃其餌膳則木蜜金膏玉漿瓊酒當是時也合五嶽訊九魁選太陰命玄闕馮夷鳴鼓女媧清歌左蒼龍兮吹虎右白虎兮絃瑟金真拂座玉女焚香蕭蕭習習天媛來風雨霽霽霏霏神姬下霜雪孔雀飛而儀鳳舞弄玉邀歡駟車合而羅綺陳寶瓊陪宴麻姑服道變海水而來遊織婦希風填河津而下謁洛妃綽綽江妃縣眇玄女以明月為珠素女以纈雲作髻九天真母八極夫人畢集於茲矣青霞衣兮翠雲裘靈運蟻兮既留車迴風兮馬飛電視倏忽兮無見昔者濟陰山下降竟母之精靈相川水曲留舜妃之響像壇壇或在徒聞分福之名棟宇不修誰辨安歌之處豈知夫三仙福地百姓尊祠挾王者之都畿當聖人之順動儀牲玉帛可以洽氣和神幼婦外孫可以披文相質虔奉綸旨式陳壯觀雖周人作詩自得后妃之美而魏臣獻賦終慙神女之工敢作銘曰

歌近接鍾鼓通其昔在媽帝洪泉未寒昏墊下人汎溢中國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書旁分螺書偏刻琪佩文北海省土南方選從碣石更下台桑子娶有禮我都攸昌八年不顧四載惟荒其究委既登輟輒行繫繫室謀往能罷方作天道幽秘主漣糾錯其化則遷其靈是託琪宓妃之館仙女之臺物類通感精魂去來巫山廟立漢水祠開壇壇歲古棟宇年摧琪皇矣大唐麗哉神聖膺圖受錄體元居正赫赫高祖天有成命明明太宗於茲為盛琪重光累洽下武嗣文負承而化重衣以君三靈矜鑒六氣氤氳鬱威若難大相聞其重譯請命殊鄰粟朝化及中乎風移大朴天秩百禮人和萬樂分水可遊岷山何逸八隨巢鶯詭說夏啓遺居盛德不泯嘉聲在諸周王轉蹕凌帝迴輿車懷降鑿其祀如初琪虞衡掌木班垂葦宇虹巨梅梁龍盤柱柱草積庭院水周堂庶石室置儔軒宮為輔琪珠簾洞卷王座含清金翠玳羅毅輕明儀形若動侍衛疑生依佈有物恂悅無聲其十帝子湘川天孫漢曲翩翩縹緲躊躇躑躅神女弄珠靈妃啓王倏來忽往星繁電燭其十壯矣麗矣神之聽之聰明是屬景福無欺夫人立節幼婦鐫辭魏魏皇室萬萬餘基其十

九州地險五嶽天中蛟龍洞穴日月仙宮蒼海雲霧震湯雷風笙

少室山少姨廟碑銘并序 楊炯

臣聞崑崙西北之天門也則五帝處其陽陸三皇居其正地太山東南之日觀也則秦皇刻其石銘漢帝探其玉策故知建都邑正方位畫崇墉刺澹血必憑天地之險然後四海為家擁神休尊明號協時月同量爾必致山川之祠然後靈神受職少室山者荆嶽之神秀也憑河圖而括地用遁甲而開山發揮宇宙之精噴薄陰陽之氣壁立而千仞削成而四方北臨恒碣猶如聚米南望荆衡纔同覆篑共工觸皇天之八柱未足擬議龍伯釣溟海之三山無階響像考於舍神細白玉猶存驗於山海經黃花不落其名有序則大室西偏其位可知則嵩高佐命若乃乾坤之所合雷雨之所交仰躔七星之野俯鎮三河之曲朝市臨於域中樞機正於天下

六合交會於是乎有天帝之下都九州名山於是乎有靈仙之窟
宅臣謹按少燒廟者則漢書地理志崇高少室之廟也其神爲婦
人像者則故老相傳云啓母塗山之妹也昔者生於石紐水土所
以致其功娶于塗山室家所以成其德后宗之位象南宮之一星
外戚之班比西京之列傳惟幾不測其道無方騁神變而揮霍降
精靈而盼靈亦猶薛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虞帝二妃湘水之
波瀾未歇何止祠稱丁嬭廟號滕姑少女宅於西宮夫人館於南
嶽山臨白岸空聞石室之靈浦對青崖獨有金臺之異若斯而已
矣時更魏晉數歷周隋四室於是莫修八神以之無主炎涼代序
寧觀俎豆之容霜露霏衣非復茲歌之地國家乘天造之草昧屬
人謀之與能奄有大寶遂登神器天地水火之無象則女媧氏補
之於是乎鍊其五石東南西北之失位則神農氏立之於是乎甄
其四海天皇貴與天平合德富與地平伴質窮變化之理盡神明
之數伏犧畫卦唯觀鳥獸之文皇帝垂衣蓋取乾坤之象利繫於
成器功周於備物瑤臺美化闡邦國之風猷銀榜嘉聲茂君親之
典禮稱才子者八族則叔獻季狸有亂臣者十人則大顛閔天若
夫圓丘方澤所以饗天神地祇複廟重欄所以序文昭武穆命秩
宗之位分太宰之官考虞夏之質文定殷周之損益其大禮有如
此者高陽有飛龍之樂始會八風帝舜有儀鳳之音初調九奏后
變典其敘制氏辨其聲鍾磬琴瑟致其和尊卑長幼成其序其廣
樂有如此者太微管室明堂布政之宮白獸蒼龍象魏懸書之法
下應猶草王言如絲北辰而拱衆星南面而朝天下其爲政有如
此者糾萬人者施以八刑詰四方者戒之三典畫衣不犯載酒無
冤免禽獸於網羅納寰瀛於軌物其恤刑有如此者周人之養國
老始闢西膠漢氏之召諸生初開太學辟廱所以行其禮泮官所
以班其政童子三尺羞稱霸后之臣冠者六人唯述明王之道其
文德有如此者涼風至司馬於是乎陳兵太白高將軍於是乎宜
戰乘斗杓而誓旅出星門而杖鉞莊周稱天子之劍舉之按之呂

望言聖人之兵如風如雨其武功有如此者稽其殿今有文犀利
劍之效珍考其周書有赭白乘黃之驛力東漸西被南馳北走盧
敖之窮觀六合不出於城隍陶侃之飛入八門未遊於官室其疆
理有如此者察瓊瑤而乎大運天迴地游吹玉律而部人時陽動
陰靜煙雲蕭索而合彩日月淑清而啓旦豈直鳳巢阿閣入軒后
之圖書魚躍中舟稱武王之事業其休徵有如此者然則囊括混
沌發揮靈大庭不足使騶乘驪運不足使扶輿可以會王帛可
以蒼靈祇行聖人之大孝既郊祀而宗祀昭帝王之盛節亦因天
而事天猶復下聽輿人旁求故實以爲唐堯五載無聞太室之儀
殷帝八遷未卜王城之地是用陳圭置唐建周后之兩都詔譚鳴
鑾巡漢皇之中嶽榮或先列招搖在上隱天而動地欲野而歆山
旌旗則日月運行鐘鼓則雷風相薄道伊闕捷探棘怡然長望邈
乎周覽壯靈山之雲雨仍求載祀之經對開寢之丘墟思秩無文
之禮於是降天煥命司存因其舊跡其其新廟詳黃務議工徒下
隴蜀之名材致荆藍之寶玉易者言乎悅使民忘其勞詩者歌乎
千來成之不日東西轆轤南北崢嶸繡栢今雲楣光昭耀今奪目
桂林兮蘭櫟氣氛氳兮襲人皎日登於約躡奔星下於闔闔珠簾
玳匣上高閣而三休金柱銀楹出長廊而中宿窮山海之瑰寶盡
人神之壯麗豈止河庭貝闕俯瞰馮夷之都洛水瑤壇勞臨處妃
之館爾其巖壑重複岡巒左右青霞起而照天白霧生而布地餘
基隱嶼仍知萬歲之亭古木摧殘尚辨三花之樹明公舊祀棟宇
岩峩仙女曾臺風煙爛漫軒轅之訪大隗先求牧馬之童太一之
徵少君直下乘龍之使夫峻極也天帝因而會昌夫降神也景福
由其興作於是乎昭之以明德聽之以和聲可以羞潤涖沼泚之
毛可以真濟汗行濟之水聰明正直惟鬼神而有知王帛犧性實
陳信而無媿日之吉靈之來蜺爲旌兮翠爲蓋雷爲車兮電爲策
鼓之以南箕風嫋嫋而先路潤之以西畢雨冥冥而灑道其始至
也若海靜山空曠曠曠曠照白日於扶桑之東其少進也若移星

轉漢繁繁爛爛吐明月於瀛洲之半佩珠璣而均瓌瓌羅毅而飄飄建晨宴之寶冠踐遠遊之文履命儔兮嘯侶徒倚兮徘徊羣仙畢集眾靈咸至有西華之紫妃有中黃之素女華山之上明星遠燭陽臺之下暮雨潛通或瓊室以飛霞或銀臺而薦樂天孫忽降暫停支石之機神女相歡即起投壺之電左侍右衛則甲申之瓊石乙巳之蘭蕭倡倡妙妓則憑悅之清歌幽靈之鼓瑟樂章既闕禮容斯備迴風兮雲旗入不言兮出不辭荷衣兮蕙帶條而來兮忽而逝惟神享德降百福而無疆性獻配天視三公而有曲昔者夏后氏之乘四方仍開宛委之圖周穆王之御八龍猶紀春山之石況乎上照下漏天平地成人主宅中旁羅於宇縣山靈顯位密邇於神州豈使命德不傳頌聲無紀由是三天降策有南霍之叔儲八丈鐫銘有西王之服道魏國鍾繇之字唯勒歲年晉家張載之文遂承明詔其詞曰

上帝有命皇天無親樹之元后以牧蒸人光宅六合懷柔百神德成郊祀禮備宗禋其軒稱配永崑崙帝出堯號則天汾陽詔躡觀人設教協時同律有感必通無文感秩其皇家啓聖受命于天上鍊五石旁疏九川開階運斗宅海乘乾王母益地周公卜年其天子建德重規疊矩聖敬日躋宗文祖武範圍三極和平萬萬率由舊章粵若古占祺琰官夜敵銀榜朝開德象陰月聲符震雷山河翼戴星緯鹽梅能事畢矣乾元大哉琪化定制禮功成作樂日月旂常夏殷正朔德澤天外文明地角氣白星黃風搖露濁棋兩京畿甸五載巡遊驅馳太一部列蚩尤將見大隗委諱許由迴鷲躡躡寓目周流琪鬱鬱靈鎮巖巖積石直上五千去天三百帝休非遠真經可觀石室徘徊瓊膏滴瀝棋山惟地德神即陰靈瑤姬逐雨玉女隨星陰陽不測黍稷非繁倏忽年代荒蕪朝庭棋旁求祀典載垂天藻始詔林衡俄成壯觀紫梳星錯丹梁霞煥似對青溪如遊白岸棋文狸赤豹電策雷車隱隱中道旬劄太虛遂停龍駕承託神居天迴地上露歇雲除其十眾靈睽易羣仙容與衡歡夫

人漢濱游女洛川解佩天河弄杼顧慕招攜續紛儔侶同氣同聲爰爰爰語其十于以採蘋南澗之濱于以採藻于彼行潦日吉兮辰良浴蘭湯兮沐芳揚枹兮拊鼓奠桂酒兮椒漿神其茲止降福穰穰琪十

韓公廟碑銘并序 李華

唐之元老有大庇於生人曰韓公公盡力大朝位尊將相三城立廟軍帥乞靈則祠之天寶季歲華奉使朔方展敬祠下式瞻風采像與神合沈沈如生嗚呼生以功為臣歿以靈為神神乎宜奉公愬戎疆外懸衡審政拒隴循河縣亘萬里堅城雄防扞賊三輔介胄之士垂十萬人瞻我麾節以為進退先是突厥犯塞乘勝入朔方游騎至安定守軍不到經略失守虜乃驅監牧之騾牝退存虜帳進圍聚邑鳴弓躍馬規復漠南邊人搖心元聖軫念節將更至咸以為請搢紳獻議則以和親為便中宗未之許也初以公耄老且重煩之及卜師於太宮之庭惟公之吉至尊親臨前殿授以兵符公承命徂征北蕃逆駭記所謂君子有其時有其命公得其二而伸其一者也公忠實神明慮幾造化鎮以長策潰其姦謀一麾偏師屠名王復喪馬拳斲拂雲雜而城之並河之阿列築三鎮將精士銳談笑就役匈奴莫敢南視雷哭而道老幼望公以相震怖不然則乘冰轉關無日無之既而據河山詭其動靜納行旅歸之祗席憑壩而望匹馬單兵不匿形影虜由是械手足而剝腹心朝廷無草竊之慮天下滅征役之半矣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公之謂也帳下之屬尚有存者曰公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自將吏騎卒咸有旗表節不常出則賞罰隨之賞無非功罰無非罪上流而下競心行而事從謀全功成由此術也三城既就刊木標檣記之種落刻其降年後皆如之豈徒生上將之龜策也奇鑿先物之然也夫鳥獸草木出其倫輩猶或利官憑焉況殊績功勳終始天地翼輔先聖寵綏元元有茅社之尊符節之重後奉者果一勝遂一謀庸非明神幽贊之效雅有吉甫薄

伐至于太原王命南仲城彼朔方傳稱齊桓伐戎攘狄以其病燕滅衛魏絡和戎狄合諸侯從古及今以爲大功其餘恭恬漢青之倫纒丘垤耳尚或筮頌颺之簡策貴之況忠武卓異履屨今昔而詠歌無之非古也竊感趙孟懷隨武之德寤寐永歎奉銘神官其文曰

赫爾韓公司武有經受命北伐渠魁孰刑敢或不順鼓行風霆崇岱壓列滄波濯瑩洗泉雷動機發冥冥功奮三城人語德齡謀出先後權危於寧張天之威恢廟之靈北狄頓顛山戎來庭萬里寢拆綠河罷簡趨拜故祠德謝惟馨翔野何有羣山青青感激遺風徘徊涕零吾誰與歸式薦斯銘

柳州羅池廟碑銘并序

韓愈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曰茲土雖遠京師五岳等亦天垠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誨莫違侯命凡有所爲於其鄉間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期令之民勸勸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通四歸樂生興讓宅有新屋涉有新船池園絮修猪牛羊鴨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教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貧民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道巷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而民旣皆悅喜嘗與郡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君等好也明年吾將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宰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之曰館我於羅池其日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本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氏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

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詞曰
荔子丹兮棗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旌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候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嘯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稅稌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野廟碑

陸龜蒙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矣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直悲夫既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甌閩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哲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媪鳩老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容而豔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級左右老木撐植森拱蘿葛翳于上鷄鶉室其間車馬徒隸雜雜怪狀農作之丑怖之大者推牛次者擊豕小不下大雞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朝懈怠禍示隨作蠢蠢當牧標標然疾病死喪不日適丁其時邪而自惑其生悉歸之於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捍大患其死也則血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靈與災捍患者爲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温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弦匏口梁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矜未嘗貯于胷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吏肆淫刑賦之以就事校神之禍福孰爲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爲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回撓脆怯顛躓實踏乞爲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爾又何責其真土木邪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旣而爲詩以誌其末

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柱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如
何可議祿位順順酒柱甚微神之饗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
文之孔悲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二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三

吳興姚

欽

纂

碑四 碑并刻文碑陰文附德一十四首

高世五

漢高士嚴君釣臺碑 梁肅

刻嚴陵釣臺碑 附梁肅

許由先生廟碑 附植

梁高士錫 附肅

後漢徐徵君碣 附張九齡

義士一

首陽山碑 皮日休

忠烈四

有夏大夫關公碑陰文 附張謂

殷少師比干碑 李翰

紀信碑 盧藏用 周許碑 李觀

忠臣二

春申君碑 皮日休 梅先生碑 羅隱

純臣一

微子廟碑 賈至

烈女一

高懸女碑 李翱

漢高士嚴君釣臺碑

梁肅

先生諱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名聞于漢光武之世東觀漢記
載其事當哀平之後天地既閉先生韜其光隱而不見運武反正
雲雷既定先生全其道而不屈消息治亂之際卷舒夷曠之域如
雲出於山游於天復歸於無間不可得而累也則激清風聳高節
以遺後世先生之道可見于是矣或曰人倫大統莫大乎君臣崇
德致用莫盛乎富貴而子陵以賤為貴以臣傲臣二者其失於教
歟君子曰不然夫賢哲之道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濟乎當世靜
而不用者化光於無窮故許由於堯先生於漢皆不易乎世游方
之外俾後之人聞清風而嚮慕焉蓋運有會事有行伊呂過湯武

而立大功子陵遇世祖而立大名夫就不同同歸乎道焉歲在大梁予涉江自富春而南訪先生遺塵則釣臺尚存仰聆德風刻頌于石其文曰

季禁浩浩澆風蕩渾先主括囊鳥獸同羣四海既平故人為君富貴千我有如浮雲召至禁中告歸江濱下視天子上動星文接輿肆狂孤竹求仁介推山死龔膝蘭焚荷敷先生異乎斯人俯仰世道從容屈伸清溪悠悠白石磷磷遺風是仰終古不泯

劉嚴陵釣臺

羅隱

巖巖而高者嚴子之釣臺也寥寥而不歸者尤武之故人也故人之道何如觀蒼苔以言之暮莫算於天子賤莫賤於布衣龍爭蛇鬪兮風雨相遺干戈載靡兮悠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故故得脫邯鄲之難被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劍之著者其唯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風俗偷去祿位相尚朝為一族人暮為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差等矣況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

許由先生廟稿

楊植

堯之聰明猶先生成堯之至理猶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已來避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也若非錙銖九有亢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德則知丹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宰之有餘天用先生批糠帝王宰籠六合欲先生躬戴清規首出萬古憎賊為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使湯之智讀先生書夏祀不夷也使發之聖得先生夢商廟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絜也於亂則吾用於治則吾絜二者聖人經時之大柄使湯武逢堯舜是必輔用而光絜矣先生逢桀紂是必捨絜而趨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殊邪故吾為雲霞怒為雷雨先生神也生為春夏殺為秋冬先生功也結為

山嶽融為川濱先生壽也星羅月帳巖壑靈靈靜先生宅也聖人無為金王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烈儀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自絜雖死不葬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稟天之德合地之式居天地中立帝王則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宗身寥廓但其類之上惟餘清風噫先生所謂為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揖堯謝舜噫為吾輩我來獨存清橋意深再拜刻石取文于心

梁高士碣

梁蕭

有漢高士梁君諱鳩字伯鸞扶風人君得天元純誕其生知囊括道妙而游於世遭漢微缺澆風隱物君以為道不可徇時故安節以高蹈高蹈不可以激谷故登印以作歌作歌不可以遺思故適越以遐隱遐隱不可以不粒故齋食於杵曰是以孟氏悅其道而夷之伯通尚其風而禮之安夫大而遺其細忽夫語而順乎默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斯可謂高世之逸民矣原夫天之運也曰明與晦人之道也曰否與泰達人知否與晦之不可為也故耦而耕在而歌鑿垆以逃荷蓀以游而晦德避難不成乎名於戲伯鸞非斯人之徒則誰與哉唐大曆六年小子旅於吳得君之舊游焉孟子稱闢林下惠之風者邠夫竟薄夫敦然則聞之風聲亦將舍爾采願以觀我靈龜乎乃刊貞石以識遺烈銘曰
山隱器車河秘馬圖伯鸞不行獨與道俱太虛無際浮雲無繫伯鸞伊何宜跡人世直道屏身三黜魯邦扣馬逆諫餓于首陽遠矣伯鸞靜而含光作銘皇橋萬古是望

後漢徐徵君碣

張九齡

後漢高士徐君諱釋字孺子南昌人也先生受天元休含道傑出生知而上貫之以一體資清純動適玄妙知道之將廢乃窮則獨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落所處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溷濁不抗跡以死物故退非山林不苟利以辱身故進無祿位五辟宰府四察孝廉又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延嘉二年尚

書今汝南陳蕃僕射南郡胡廣相與上疏極言先生宜為輔弼協
和人神漢相帝猶能安卑玄纁備禮致聘而竟不屈志知時之不
可支也然而諸公嘉招雖不之屑就及聞薨卒徒步弔祭禮有所
尚隻雞不薄意有所加生芻為貴士之感義實衰世之有補人而
見德俾後生之可尋其廢中權行中慮背此類也昔者夷齊介潔
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難羣顏闔繁瑛以遺逃接輿在歌而說激此
誠作者或類沽名夫有所不為至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
生則賤絕在心而經脩於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
通全已以歸正漢廷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
直道而已哉靈帝初欲蒲輪聘焉會先生以疾終時年七十有二
子曰季祭篤行孝悌亦高尚不仕厚開元十五年子忝牧茲邦
風流是仰在縣攝之後想見其人有未墓之儀豈孤此地則先生
之德其可沒乎乃銘曰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德不可名
出無應鵝飛入宜道高事遠跡陳名勸勒石舊邦以觀其妙

首陽山碑

友日休

天必從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百年之運仁發於祥
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不應乎天地恒乎日月動乎鬼
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以為貞澹然水
玉不足以為潔非其上古聖人不足以動其心況當世富貴之士哉
斯其自信乎道則天地不可得而應也嗚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變
虞夏形於言由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者哉然跡其歸周不從諫
而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既得其仁而不取其
諫則夷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
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殷
亂可乎而臣於周則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陽之阨乎若夷齊者自
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可應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有夏大夫關公碑陰文

張謂

禹成九功誕受天命桀喪一德悖千人心為虺為蛇如豺如虎既
毒螫焉又吞噬焉重之以昆吾困之以妹喜匹夫醜夏多士懷殷
萬方驚然九州危矣公夏后之諍臣也以謂為臣之禮不擇其利
食君之祿不避其害亦知直言之賈禍國變時危欲其行之速也
亦知諷諫之微福里送車遠恐其效之遲也由是犯帝座排天門
謀成深心藥進苦口石可轉也不可奪其堅貞身可殺也不可捨
其忠義夫生死者必然之常數忠義者不易之大節位卑則述遠
祿厚則思深恩深則義重於生全義可也述遠則生重於義全生
可也夫千世卿之族捨生即義賢哉且伊尹之遇殷湯也賢與聖
合之賢聖之間相去甚近此其所以行道也夫子之逢夏桀也賢
與愚合之賢愚之間相去甚遠此其所以畏身也向若桀桀可革
從公之言則國不失夏之初君不失禹之舊殷湯不能成大業伊
尹不能建元勳諸侯奉於天子一姓傳於萬世驕君暴怒亂國淫
刑朝行斧鉞之誅夕觀市朝之變千載之下九原之上庶人比干
攜手而游耳嗚戲先生納諫而昌後王拒諫而亡當其昌也忠良
勝於邪佞及其亡也邪佞勝於忠良故君子慎於語默審於行藏
豈徒然哉蓋有以也乾元歲以戎車之毀朝于京師一覽吳千之
文再明關公之義託於匠石勒于碑陰亦猶公毅作傳之異同韓
毛解詩之先後也

殷太師比干碑

李翰

太宗文皇帝既一海內明君臣之義貞觀十九年東征烏夷師次
殷墟乃下詔追贈殷少師比干為太師諡曰忠烈公遣大臣持節
弔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家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
于金石故比干之忠益彰臣子得以述其志也昔商王受毒癩于
四海德悖于三正肆厥滔虐下罔敢諫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
而公獨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非處死之難得死之難故不
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孝也得其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
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崇高不可以觀其危親

昵不可以忘其祖則我成湯之業將墜於桀商王之命將絕于天
整扶其顛遂讓而死剖心非痛殷亡是痛公之忠烈也其若是乎
故能獨云危邦橫抗與違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資十亂
之謀愆一心之眾當公之存也則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于
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與亡所繫豈不重歟且聖人立教
懲惡勸善而已矣人倫大統父子君臣而已矣太師存則正其統
政則垂其教奮乎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侯者慙
睿者思忠者勸其為式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微
旨嘗敢蹟之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云其身存其國亦仁也若
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焉喪生者敗死者寔安之人特
實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殊途而一揆異行而齊致俾後之
人優柔而自得焉蓋春秋微婉之義也必將建皇極敘彝倫弘在
三之規垂不二之訓以昭於世則夫人臣者既移孝于親而致之
於君焉有聞親失而不爭親親危而不救從容安地而稱得禮甚
不然矣夫孝於其親者人之親皆願其為子忠于其君者人之君
皆欲其為臣故歷代帝王莫不旌顯周武下車而封其墓魏氏南
遷而創其祠我太宗有天下種百神而盛其禮追贈太師諡曰忠
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致守家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于
金石於戲哀傷列辟主食舊封德為神明秩視羣望身滅而名益
大世絕而祀愈長然後知忠烈之道其感激天人深矣天寶十祀
余尉子衙拜乎祠堂魄感精動而廟在鄰邑官非載閭刊石銘表
以志不烈詞曰

廢軀非仁蹈難非智死于其死然後為義忠無二體烈有餘氣正
直聰明至今猶視咨爾來代為臣不易

盧藏用

紀信碑

有漢忠烈姓名信官族代載史失其善音秦始皇集六代之業
窮天下之力以縱其心施及二代若作吞德人怨神怒百姓血能
此皇天之所以興漢祖也夫龍躍虎變不有非常之災則不能蔚

其文而神其行故英雄豪傑雷動震擊並起而云秦當是時海水
飛而無紀王綱頽而不紐強者制命弱國運衡項羽提八千兵鼓
行稱百萬隨名城坑勁卒弑義帝屠咸陽七十餘戰而天下定矣
於是背關懷楚專制主約雖自河山籍蕭蕭南面稱孤者勝行請
命舉國受者莫敢抵牾焉而高祖奮于漢中定三秦之地扶義
仗信東向而爭天下天下之命懸於二雉山東紛紛蜂合蟻聚未
有所係羽嘗以百萬之眾圍高祖於滎陽紀公推天曆之在劉顛
忠節以自效躬戴黃屋出東門而叱之沮百萬之氣頓強楚之威
奮諸侯之魄迴霸王之機身焚孤城之下功濟廟堂之上高祖因
之以成帝業雖弘演納肝而無悔千孿請矢而不疑公孫抱子而
為詐孟陽殺狀以自欺其忠則然於大業不可希也先軫免胄以
立誠鋤麴頰以取賢富辰對諫而赴翟仲由結纆而為壯其節
則全於大機則無以尚也荀息守言而死事豫讓感遇以自殘石
乞烹身以殉白漸離瞋目以報丹其義則立於大濟則關焉故功
貴成業貴廣荷有大賴則輕太山於鴻毛壯哉紀公誠得其死矣
夫城鄆而絕君名寢齋以祈於死其於惡也不亦大乎於戲仲尼
所謂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臨難無苟免者則紀公其人也而歷載
數百其能表之縣令會稽孔君名祖燁字奉先大聖之續秉忠
孝之規清身以激俗矯枉以從政到官視事三載有成於是鄉之
碩老攝齊而請府君以盛德茂才弘宣大化旌孝尚節敦學務種
人無懸耜野無青草可為政之美也而紀公之墓淪而不顯豈所
以鼓舞前志發揮臣子之道哉府君乃咨謀察吏稽古訓典以謂
忘生從道者仁也沈斷固分者義也威儀不惑者化也好謀而成
者智也有死無二者信也夫節不撓者勇也決機與運者明也夫
藏一行於人則銘之金石輝燦風雅況紀公兼而有焉斯實忠臣
義士之殊尤者也而文獻之所先也故表商容式于木君子臆之
乃惟春秋旌善之義庶幾為臣之節奮乎百代之上凜然可以比
肩於斯人俾能揚耿光厚忠義崇尚教化以昭烈我明天子之風

豈不喪德而顯功哉遂作頌曰

雄雄紀公自天作忠應皇祖兮卓犖磊朗瑰詭傲黨奮威武兮虎
鬪龍戰扶危制變性疆楚兮定霸興王身焚紫昌得其所兮雲雷
經綸乃聖乃神萬物觀兮千載一振關幽作訓為代矩矱自三
五愚聖同死苟無足而稱焉吾何以貴於前古兮

周許碑

李觀

昔天喪水德未有受命者而劉項之戰方苦殘毒軋於生民御史
大夫周苛世籍於沛始漢祖起而隨焉時漢祖以新阨雎水之圍
而還係榮陽楚人四面攻之內無完備憂難持久用將軍紀信計
而漢祖免命用苛守後事以禦外敵敵知其危併力蕩搖哀哀道
軍創痛如積雖授之以利兵束之以堅甲而莫能起非受死也力
不堪也故城覆於項氏項氏殺然鷹麟囊天鼎於宇下謂苛曰請
封三萬戶為上將軍軍之政自不殺而下及卒乘皆聽其所為不
從則烹決無疑焉公怒甚色作視羽而咳之曰吾聞不善者善人
之資今天將錫漢故泯天下以亂救亂者師是用汝資之不即倒
戈請命兵絕若傾汝死無日矣且秦政反道蠶滅六國天人合怒
唯類不留今汝之業不足倖秦而罪侈於秦曾不知天以陰隲與
喪與奪而猶與漢爭鋒且若戰數勝功數冠非君能也天厚其惡
惡厚將期何得長哉項氏志公之不屈而恥其說已聲如乳虎指
左右梓公於沸鼎公奮身不顧蹈鼎而卒嗚呼糜軀算於不朽不
朽在乎立節立節在乎顯主主顯節立獨苛有之與夫由余受戈
弘演內肝殊也初苛殺魏豹可謂無人薄我及拒項氏豈非臨難
不苟免邪觀感公之雄果而史無傳記取鏤幽石以承闕文其辭

龍戰未分崩雷洩雲雷奔雲洩其下流血染陽攻急介士涕泣赤
帝徘徊惟公在哉素心慷慨處死不改沈沈積究千古奚言紀公

光烈系史之闕

春申君碑

皮日休

士以知已委用於人報其用者術苟不王要在強其國尊其君也
上可以霸略次可以忠烈無王術而有霸略者可以勝人國無霸
略而有忠烈者亦足以勝人國春申之道復何如哉憂荆不勝以
身市奇計不曰忠乎荆太子既去歇孤在秦其俟刑待禍若自屠
以當餒虎不曰烈乎然徒都於壽春失鄧室之固去方城之險捨
江漢之利其為人謀下矣猶死以吳為宮室以魯為封疆春申之
力哉當斯時也苟任荀卿之儒術厲聖深道用之暮月荆可王矣
然以猜去士以諉免賢嗚嗚戲儒術聖道其與截天地其明燭鬼神
春申且不悟況李園之陰謀豈易悟哉

梅先生碑

羅隱

漢成帝時網細顏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火政雖去而劔
履間健者德數百位尚不能為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
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對下察也苟觸天子網突倅
臣牙止於極一狂人噬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
任有朋黨蕃衍之夫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
妾人婢子亦攬挽相制而況親戚乎况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
亦嚙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
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
不為漢朝公卿恨今南游復過先生里吁何為道之多也遂碑

微子廟碑

賈至

昔者高宗既歿殷始錯命政有敦倫敗紀事有梗神虐天迄于獨
夫稼慝乃稔武庚不化茅土再血玄鳥之祀宜其忽諸噫湯之德
未衰故微子復興于宗矣微子諱啓實帝乙之子帝乙懽賢之故
而神器不集於君君肅恭神人恪慎克孝才兼八元之偉德百三
仁之列始在擇嗣箕子贊焉尹茲東夏周公嘉焉致而不朽仲尼
稱焉觀進思盡忠則件主以竭諫退將保祀則全身以逃難去就
生死之塗沈吟出處之域有以見聖達之情也若乃受為不道暴
殄天物割諫輔之心解忠良之骨億兆墜於塗炭宗祧困於醜寇

而君崎嶇險阻避跡載時免身龍戰之郊解縛鷹揚之帥辛龍脩
復舊物統承先祀七百餘年敢我神祇非明德至仁其孰能與於
此於戲國之興亡不獨天命而使帝乙捨受而立啓前箕子而後
少師則文王未可專征於諸侯武王未可誓師於牧野雖周公之
聖不過子產善相矣太公之賢不過稷甚之法矣是太王立季歷
而昌帝乙捨微子而亡成敗繫本不其昭彰皇帝三十有一載于
作吏于宋思其先聖遺事求於古老與人則得君之祠廟存焉盛
衰紛綸年祀超忽喬木老矣靈儀儼然樣變矣堅者月繼頻繫牲
幣者日接何百代之後而仁風獨揚乎留連廟庭乃作頌曰
天革元命皇符在木玄天降災上慘下贖人怨神怒川崩鬼哭赫
赫周邦如臨深谷過矣微子逢時顛沛居亡念存處否求泰諫以
明節仁而遠害作誥父師全身而退龍戰于野鳥焚其巢相相周
王奄有商郊面縛就執牽羊投庖祀商修器啓宋分茅嗟爾宋人
來蘇是仰穆如雨潤露若春養以戴以翼是宗是長茫茫舊封千
載餘響我來祠廟水挹遺分荒塔蔓草古木垂雲惆悵壞賢徘徊
日曠鑄石紀德用流斯文

高愍女碑

李翱

愍女姓高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
前此者有質妹妹與其母兄者使彥昭守濮陽及彥昭以城歸妹
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
死而以爲婢衆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皆不
免何獨生爲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爲忠
宗族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
死明年太常謚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爲父母者莫不欲愍女
之爲子也天下之爲夫者莫不欲愍女之爲室家也天下之爲女
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身也昔者曹娥思肝自沈于江
獄吏啜囚章女悲號思暗其兄作詩載馳緹縈上書迺除肉刑彼
西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

不備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
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
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翱在汴州彥昭時爲潁川刺
史昌黎韓愈始爲余言余既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三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四

吳興姚

鉉

纂

碑五表附摭六首

古跡三

禹穴碑 鄭鈞

麟臺碑 韋表微

圮橋石表 附蕭

土風一

長沙土風碑 張謂

遺愛二

唐淮南節度使崔公頌德碑 李華

唐杜岐公遺愛碑 權德輿

禹穴碑 銘 并序

鄭鈞

惟帝聖世時必有符命在昔黃帝始受河圖而定王鑠交義得神
著而垂皇策堯配琬璣王衡以齊七政舜繼成六德文王獲赤雀
丹書而演道定謨予亦以謂禹探其穴得開世之符而成乎水功
夫神人合謀而行變化天地定位陰陽潛交五行迭王斗建司節
岳尊山而瀆長川乃至日星雷風積祥秘奧三綱五紀萬樂百禮
人人物物各由身生無非玄功冥持至數滔合以及之者王者奉
天而行故聖神焉帝皇焉彼聖如仲尼有德而無應故位止於族
人福弗及生靈乃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後知元
命者軒后命者羲受命者曰唐與虞成命者禹備命者文仲尼不
受命乃假人事而言故有宗子之說後代無作焉立言者一仁義
以束世教警瞶出使絕其非望使業之外存而不論予讀夏書
無是說司馬子長自敘始云登會稽探禹穴不然萬禩何傳焉感
矣蒼山之嶺呀如淵如陵徒谷遷此中不驚雨洗煙空感然莫窮
噫實禹迹之所始終唐興二百八祀寶曆景午秋九月予從事于
是邦感上聖遺軌而學者無述作禹穴碑廉察使舊相河南公見
而銘之曰
禹穴宜載夏與秦胡為而不載橋頭無繼秦始望游會古而不載

遷與鄭胡為而載千百年無從自叙傳禹穴而予以謂天德統萬
止言其蓋言其蓋萬物以生非徒地德統萬止言其載其載萬
堯德統萬止言其大則天之德千川萬山皆禹之會一符
一穴而信之故曰不足為最故夏與秦俱不之載而人以之昧
雖山之堅雖洞之滅有時而埋有時而穴歲其萬千風雨濤冰
其故呀叢是警奮鄭與遷斯碑斯載斯時之類

麟臺碑 銘 并序

韋表微

夫聖人作然後王道明然後瑞應至靈貺感通理合莫數
昔啟道剝喪民罔攸歸於是文王以有位之聖祠成湯之德神人
咸又故鳳鳴于岐洎周德凌達道靡所歸由是仲尼以無位之聖
述文武之法憲章聿修故麟見於魯于時王室無主禮法盡去天
子之尊存乎位號魯周公之所封用四代之禮樂遺風故典鬱而
未發仲尼以天縱之德生乎其中居周公之邦志文武之道觀廢
興之運知作者在已位不得以庇生民權不得以司刑賞是天將
喪斯民也而未喪斯文也乃綴絕緒申舊章變其禮文配為典憲
擊五常之龜鏡正三綱之軌轍帝王之道幽而復明盛德大業於
是乎在天錫嘉瑞光昭厥功故周敬魯衰不得而有也由此觀之
蓋春秋為王法之器魯國為王法所寄在其所寄以舉其器鼓仁
義為舟航懼覆敗為篙檝乘橫流之波濟天下之溺上無列國之
輔下無陪臣之助故道不信於天下而信於智者法不著於當時
而著於後代向使仲尼有膝辭之上得三家之衆與我王澤霑及
蒸民則麟不死則周室之亂不極嗚呼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
之道不彰麟不死則周室之亂不極嗚呼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
化行乎江漢不得其時則道屈於季孟靈瑞之出也於其時則名
薦於郊廟不得其時則身罹於殘天是聖人能順時以濟人不能
反時以自聖靈瑞能因時以應感不能反時以自靈被厄於陳蔡
獲麟於大野影響之應其符著矣春秋傳曰有以告者曰有壽而
一角者何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夫豈不知乎蓋殺之而不

敢有故示人以疑之故也元和五年冬十一月表微以滑之從事使乎鄆倅駭訪古經獲麟之舊壤且曰後之人築臺於此以旌厥路感先聖之不遇俾麟出而非時徘徊道周乃作銘曰

二儀既闢三象乃乖聖道墮躅人心不開上無文武下有定哀吁嗟麟兮孰為來哉周雖不綱孔實嗣聖詩書載削禮樂大定懲惡勸善歸邪反正吁嗟麟兮克昭符命聖與時合化行位尊苟或乖戾身窮道存於昭豐邑栖遑孔門吁嗟麟兮孰知其昏運極數沒德至時否楚國濶廣秦封益修禱因迫阨嶠關里吁嗟麟兮靡有攸止世治則麟世亂則麇出非其時麋鹿同羣孔不自聖麟不自神吁嗟麟兮夫復何云

圮橋石表銘并序

梁肅

臨淮之下邳有古圮橋蓋漢少留文成侯張良受神人黃石公兵書之地初留侯醜秦高帝在豐龍虎不起風雲未會黃石公知天衢欲平否極必傾秦之亡而漢之昌故先以興亡之符而授留侯且曰孺子可教後得濟北黃石其我也故以號云夫受命之君與佐命之臣將欲敘天道定人倫則必幽贊明神協成大勳在皇帝氏方平蚩尤時乃玄女落符風后行誅然後迎日推策天下大治在帝堯方憂水害時乃浴出九疇禹成九功然後萬國底寧黎民時雍在漢祖方征秦項時乃黃石授兵留侯演成然後繼聖軌道斬羽塚下自昔玄圖元命著在篆籀皆斤言隱辭無益帝載惟此三后感及神書文章昭明大業用興易稱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又曰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蓋謂是矣凡志不定則事不成謀不從則業不廣留侯不遺黃石無以定其志高祖不復留侯無以廣其業人神參并漢道乃行不然何通降聖賢君臣遇合上得天統中為帝師如此其盛也大曆七年于旅游次墮履之地於是礪石勒銘揚于邱所庶恃力違天微功妄作之輩予以戒戒之爾銘曰陰陽之情不測曰神厥有黃石假形為人告謨留侯夷項滅秦跡寄穀城精還氣氤惟帝軒后聲與兵謀玄女降符實平蚩尤爰洎

陶唐洪水橫流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亂秦紛如帝在草茅赫矣黃石亦命留侯丕顯有唐紹漢絕風草莽承天與軒比崇亦有反常貪亂國功人神莫從動罔弗凶有開必先惟德乃同宜究茲道順于家邦作為銘銘永鑿無窮

長沙土風碑銘并序

張謂

天文長沙一星在軫四星之側上為辰象下為郡縣道甲所謂沙土之地雲陽之墟可以長往可以隱居者焉其山麓山其水相水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秬稻厥草惟薜蘭杜若全蘅留黃鶴車出焉厥木惟喬椅桐桂檉貞松文梓生焉條蕩嫺娟於原野砥砮照耀於崖谷昔熊繹始在此地番君因之而後定王國至漢道凌違董卓浪顧文臺以三湘之眾績著勤王梁朝覆沒侯景虎視僧辯以一州之人動成定國桓文之舉亦何加焉至於致舊舊居請屍歸葬桓氏之子可謂忠也殞身強寇有死無辱尹氏之女可謂貞也軾鄧黎之宅足以厚儒風表古初之墳足以敦孝行齊魯之俗其何遠哉巨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理相東郡臨江湖大抵卑濕脩短疵羈未違天常而云家有重腿之人鄉無斑白之老談者之過也地邊嶺瘴大抵炎熱暑晦明未愆時序而云秋有燥曠之日冬無凜冽之氣傳者之差也巴蛇食象空見於圖書鷓鴣似鷄但聞於詞賦則知前古之善惡凡今之毀譽焉可為信哉因徵故者之言用紀他山之石辭曰

母去黃屋於焉巡遊禹逢玄夷於焉滯留五嶺南指三湘北流隴聯滄浪邊遙岫嶻湘山之下青青眾草有蕙有蘭在江之島煙雨冥冥波瀾浩浩不采不擷棄捐遠道湘山之上青青眾木有栝有松在巖之麓風霜淒淒柯葉沃沃不棟不棟老朽空谷陸有王璞水有珠胎隋侯云亡卞氏不來湘雲蒼蒼湘月徘徊自石紀事會城之隈

淮南節度使尚書左僕射崔公頌德碑銘并序

李華

昔在召公相武王除害去虐敷命帝延周公佐成王卜洛定宅登

須清廟奉康王會朝豐亨克致太平惟崔公相玄宗保寧聖德鎮
 安天下輔肅宗掃除凶穢紹車夫命今上振宣明威統綏淮海淮
 申伯翊宣王登南邦興周室小白率諸侯征楚翟奉王職與崔公
 叶德同動皆姜姓也夫議盛德論大功贊大賢舉其殊倫卓然昭
 明不已書其細申大體也故詩陳方叔之烈曰方叔元老克任其
 猷又美韓侯之封曰有倬其道韓侯受命今述崔公亦不名不備
 官古之制也後魏尚書亮八代至公海內首族人倫德範公少負
 文學重名且兼宏略揚于王庭甲科入仕歷京兆倉曹參軍再遷
 司勳賈外丁太夫人憂以毀聞終喪拜刑部員外兼侍御史知劄
 南節度留後使逆臣起幽陵陷潼關至尊哀兆人思古公避伏之
 義於是帝車西南依我心替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劄南節度採訪
 使玄宗克讓聖子家為唐虞公出納王命至于朔方弼諧二聖孝
 慈光明自西自東珍瓊元惡天討之師岌如山行冠若霜葉鼓濤
 無存帝曰爾圖實叶朕志官中書令封趙國公公拜稽首臣敢上
 冒以負天明帝遂其高俾作少師師訓東官兼長邦憲居守洛京
 乃傳濟王又典汾州王德日宣汾州阜安乃統江淮至三軍省萬
 人加工部尚書時征鎮之司恃勳奸令公獨靈奏應用輟轉吏
 部淮南既清軍有餘逸夷難江南萬里康哉六歲在鎮心馳王輦
 應慕之極至于流涕獻章請朝帝恩降允公不俟駕建旆將馳者
 牽泣訴吏人遮道即日請闕乞留者三百餘人公申諭而行至于
 京師天子大悅曰趙國先帝元臣嘗為朕師自我不見于今六年
 有司如朕意待之加尚書左僕射遂淮南之請所部八州人舞手
 蹈足秘書少監兼廬州刺史長樂賈深有文武才略忠于王室推
 心馭下嘉績耳聞戴公仁明思揚盛德合肥令彭城劉商先后者
 族臨人惠和一州之老幼咸曰我州我邑數王德澤崔公封內我
 是以安其仁不銘其德不可謂華嘗忝公游咨以為頌夫五岳視
 三公四瀆視諸侯公入掌三公之政出踐諸侯之長昔鄭武公為
 卿士詩人賦緇衣魯僖公為周賢侯史克頌駟野駘附前烈以書

公不朽故褒大臣則王室尊崇美政則王命行不惟頌公尊天王
 也今載公朝覲之禮以弘大之其文曰

思崔公出鎮之崇克孝克忠宣帝之武恢帝之功自蜀自朝至于
 秦官出納大命決事于衷思崔公烈烈郁郁以邕以肅乃統淮服
 洎江之隕闔闔長殺霞飾霜鏃齏爾兇毒固不顛覆思崔公三世
 元臣德綏生人乃朝于王王顧殊倫且曰東南飲化如春為朕腹
 心寧其珠吟思崔公入覲于王鸞聲央央佩玉以鎗兼珪奉璋公
 復于揚四吐其釀公恭彤庭涕濡于衷思崔公廬江州邑孰不垂
 泣我公之還陽和起斂乃求樂石樂石爰立刊之頌之介福徼集
 介福徼集州人斯及

岐公淮南遺愛碑銘并序

權德輿

通天下之志者在大君元臣之感會而已成天下之務者在知人
 安人之教化而已孝文御寓貞元十九祀統燭羣生德律注初建
 用皇極澤流萬國淮南節度觀察使左僕射相國杜公政成入覲
 迺三月壬子朔登拜司空兼鈞居中間一歲上皇承末命越八月
 皇帝受神器弼亮三聖護明九功當蒙宰摠已之任護崇陵因山
 之制盡董經費以頒地貢乃作司徒式和人則進封岐土命賜備
 厚均齊天下之政茂遂萬物之宜遵道弘化匪躬宣力中外之重
 必歸於公初公之入輔也制詔副節度使兵部尚書王公為左僕
 射代居師帥州壤鄉部驟孤幼艾蒙公之化也久感公之惠也深
 鬱陶誅歡願刻金石王公累章上請公輟半讓中止至是復以邦
 人不可奪之誠達于聰明且用季孫行父請史克故事故德輿得
 類其語言而鋪其馨香云公字君卿京兆杜陵人不善名尊大臣
 也清明廉直溫毅弘重易簡之道本於健順忘智之謀發為事業
 慮善以動得時大行其初筮仕州府交辟尚書元甫實為已知
 始自棟更累為命介盈庭翻積歲疑留者片言以聽斷令寃自
 誣且獄論殺者覆視而全活江介吏師以為神明由殿中侍御史
 轉主客員外郎工部郎中再為撫州刺史以御史中丞領容州刺

史經略使入爲金部度支二郎中復兼中丞超拜戶部侍郎出爲
蘇州刺史屬安代者以憂闕換饒州刺史明年以御史大夫領廣
州刺史嶺南節度觀察使徵爲尚書左丞復以御史大夫領陝府
長史陝虢都防禦觀察使歲在庚午以禮部尚書至于長邦禹貢
淮海之域職方東南之輿產金三品射利萬室控荆衡以公采
夷越之貨賄四會五達此爲咽喉初公之至也歲丁驕陽以淫
色於是息浮費以悅之蠲雜征以利之夫家之稅有冒沒者免其
罪以贖之廢居之豪有委積者盈其直以出之類海棄地芟芻填
游一夫之勤百畝可獲終古遺利沛然芴生成於指顧得以蕃殖
先是營部未葺因倉未完介夫半寓於仁祠公聚或委於支郡公
乃慮材用量事期輯中權規大壯百堵皆作三軍寧宇棘門言言
夏室耽耽可以張射侯可以容宴豆爰居爰處而武備修矣巨廩
崇構葦飛雲蠶縮以板幹積如京坻得蓋藏之宜協出入之制多
黍多稌而禮節行矣連營三十二積穀五十萬工以悅使人以樂
成又猪雷陂以溉槁地釀引新渠匯于河流皆省功費而弘利澤
俄授左揆竟叅大政加徐泗豪等州節度使先皇帝在宥天下推
恩彭城顧懷舊勞復命其嗣使得以州師建節而公以二郡連律
惟公鎮定一方心平德和言仁必及人言智必及事生聚教訓勤
身急病視闔境如振闌之內撫編人有父母之愛因其習俗而均
安之議其條舒而導利之任六朝而時推元老踰二紀而再掌邦
賦揚美化於方志流淑聲於命書其牧臨川也地參閩蠻人本輕
惰化彼游手敏於農功堅舊防而時其蓄泄當大旱而我冇雲雨
再歲徵令歸諸有司克變輸將之勤不虧公上之入因獲贏利悉
贖困窮其摠司計也權重輕以平物力受比要以均財征厚生而
不匱量入而有節當一人注意之重盡三接沃心之言幸司沮傷
不得久處其鎮南海也服嶺阻深族類積害塗巷狹陋標埃接連
恣捷相因鬱攸斯作公乃脩伍列闡康莊禮俗以阜火災自息南
金象齒航海貿遷悍將反覆遠夷愁擾吏因吝貪商久阻絕公乃

導其善利推以信誠方船繼至百貨錯出邑部絕徼裔人自擅誘
被招徠以威以懷未崖黎民保險三代種落盤牙數犯吏禁公歷
偏師一舉而平獍俗率化原人得職其登左轄也紀律脩明清萬
事之本其理分陝也惠綏浹洽弘二南之化必宿其業而脩其方
崇庸大績其昭昭如是而又博極書術詳觀古今謀王體斷國論
其言有章聽者皆竦作爲通典以究理道上下數千年間損益
討論而功衷之佐王之業盡在是矣公之先在漢則建平敬侯有
立宣之功在晉則當陽成侯決平吳之策忠力雋賢露明而昌以
至曾祖諱行敬皇銀青光祿大夫刑益二大都督府長史南陽郡
公王父諱愨尚書右司員外郎麗正殿學士烈考諱希望歷鴻臚
卿御史中丞再爲恒州刺史代郡二州都督西河郡太守襄陽縣
男贈尚書左僕射惟南陽公德化茂于列藩惟右司文雅重於中
臺惟僕射有文武器任克揚風績其督鄧州摠節制留府數與虜
殲奮其威謀奪鹽泉吞河曲城便地置新軍剖符惠人理行第一
以先大夫代德丕烈之若是公能率脩而弘大之憑厚貽慶爲不
誣矣居鎮十三年願脩觀謁拜章十上西嚮涕洟上難其繼慰勉
而已公以述職在於庀人納忠在於薦賢密疏請以王公爲代詔
爲之貳暨公之至也由大司寇爲大司馬以副軍戎裝伏謁和門
禮容渥命寵耀藩服介圭得請丹轂載馳勳勳籍禪校乞留選道初
諭以溫顏終肅以軍法旣告令尹之政卒獲子牟之心詩曰布政
優優百禄是適又曰神之聽之式穀以汝則岐公永享給蓋如岡
如陵不待警史而前知矣惟王公師長權道如公之位卑俗撫封
無人廣人皆鑿堅石以據盛烈及茲而追琢者三矣古所謂立信
讓以位百姓則人之報禮重其在乎銘曰
惟天惠人惟辟奉天利建元侯于藩于宣文武杜公端誠絜矩化
洽陝服聿來茲土關我烏函長我禾黍乃建營部乃新康成成師
足食比屋安堵里閭熙熙衍沃膺膺十有三年慰安斯人雪泣抗

章血誠上陳結戀明庭不私其身樹善交代如公之仁考梓視履
宜錫蕃祉寅亮三朝是毗是倚密勿中樞矢其謀謨乃升司空亦
作司徒九賦既平五教式敷中外之重惟公是圖彼都人士飲公
之德彼土樂康繫公之力永言介福祀我岐圖稽合摩詩于胥業
刻彼泉斯實彼石斯泐公之德輝永永無極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四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五之上

吳興姚

鉉

墓

碑六記碑陰附摠六首

貞義一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李白

姦雄一

項籍碑李觀

英傑四

諸葛武侯廟碑尚馳

諸葛武侯祠堂碑裴度

諸葛武侯廟記呂溫

刻武侯碑陰謝翬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并序李白

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熙天秩有禮自古及

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采其史傳名節尤彰可激清類俗者皆掃

地而祠之蘭蒸椒漿歲祀罔缺而茲邑貞義女光靈翳然埋名古

遠琬琰不刻豈前脩博達者為邦之意乎貞義女者溧陽黃山里

史氏之女也以家溧陽史闕書之歲三十不移其志清英潔白事

母純孝手柔荑而不龜身激漂以自業富楚平王時王虐忠助讒

背虐厥政交於尚斬於奢血流於朝亦族伍氏怨毒於人何其深

哉子胥始東奔勾吳月涉星通或七日不火傷弓子飛逼迫於昭

關前副於瀨渚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靈髮全人自

沈形與口滅卓絕千古聲凌浮雲激節必報之離雲誠無疑之地

難乎哉借如曹娥潛波理貫於孝道蕭娘頌肆槩動於天倫魯姑

棄子以卻三軍之衆漂母進飯沒受千金之恩方之於此彼或異

爾卒使伍君開張闔閭領蕩鄣鄣吳師鞭笞於楚國中胥泣血於

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於古今雲天憤於天地微此女

之力雖云為忠孝之士亦焉能咆哮咄咄懣於後世也望其溺所

愴然低迴而不能去毒風號吳天月苦荆水響象如在精魂可悲

惜其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哀哉邑宰榮陽鄭公名晏家康成之

學世子產之才琴清心閉百里大化有若主簿扶風實嘉賓縣尉
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郡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
協緬紀英淑勒銘道周雖陵頽海竭文或不死其辭曰
爨黎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落無言乃
如之人激漂有源碧流素手繁彼潺湲求思不可秉節而存伍胥
東奔乞食於此女分靈漿滅口而死聲動列國義形壯士入郢鞭
屍還吳雪恥投金賴北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

項籍碑銘并序 李觀

鋪周秦之顛亡黎乎簡冊吁可駭也惟秦夫在暴周夫在弱上
慢下躡政無紀綱若然者神靈不得不哀世教不得不張且天地
不可以無主故帝必誕養命不可以坐得故有心者經綸於是漢
祖起於豐沛公起於會稽陳吳之徒自稱平假王其餘揭竿而呼
爭先刺秦者如林如數千時亂浩浩兵憤風從虎雲從龍三靈
昏而四海空公乃杖撥亂之劍希當世之功浮江而西有壯士八
千炮鼓千舟中吁嗟乎無人維禦乎羣兇所以謀大業拯萬靈而
爭雌雄者獨漢祖與公遂號百勝之師梗累卵之危活趙歌擒王
離十壁愕貽一麾靡餘然後飄銳氣聳利鋒扼秦關怒漢先因語
曰捐約則違人固信則自違惡取乎乃軍鴻門屠成陽鼎峙于神
州幅裂于四方始退與漢祖東西而王天下是知量不足謀不長
矣然雖兵衆於漢戰捷於漢其後則有靈璧之敗太公虜衆陽之
圍紀信焚廣武之守傷其臂長陵之役撓其師與漢祖龍虎相逐
千戈合離五年之後勝敗乃知是知兵之不可窮物之不可終天
地否而開雲雷屯而通故有三將潰圍孤軍易歸良馬在御美人
在帷楚歌夜闌哀泣垂綬遂飲帳中申令麾下鏡分美人歐舉良
馬曉漫漫雲茫茫失道於陰陵問津於烏江其猶魚遭網而游鳥
嬰羅而翔終不免矣尚能合從亡之人御追逃之兵旗鼓指掌穩
鶴丘陵足固不蹙首胡不橫然始解馬於舟中結纜於死地痛矣
夫何自慷慨斯焉之甚邪而曰天實亡我非戰之罪何執而不寤

哉公實勇而無謀剛而無親忌而信譎暴而殘人是以人得陷其
資兵得害其身真自亡也豈天亡乎使公勇而能謀剛而能親
剛而能親諸將不攜兵明以察譎奇計得施矣怒而愛人百姓樂
推矣若然則舉天下如轉圜何漢氏與二臣能計之哉至如謀於
漢者昔其臣也公實棄之兵於漢者亦其將也公不庸之故曰得
人者昌失人者亡噫從始而言之蓋天理有素乎故生項以靜難
生漢以牧人靜難者授勇牧人者授仁不然何鴻門也復持成
舉跳而復振入關而緩來王楚而驟歸者哉釋名曰碑悲也觀嘗
尋楚漢春秋見公帳中之歌而詠之輒法然而悲爰刻石爲文多
不究其終始銘曰
姬弱而絕羸虐而滅九陽鬱結九州應覽必生聖哲以起滅絕維
漢自豐維楚自東偕伐寇戎反相戰攻戰攻不罷泊乎垓下彼衆
我寡龍死干野

諸葛武侯廟碑銘并序 尚駝

漢代之季天下不得三分蓋有由矣曹氏挾王室之威重孫氏
藉父兄之餘業劉氏獨不階尺土開國於亡命行旅之閒天贊一
武侯即鼎足之勢均也公諱亮字孔明身長八尺背躬耕壠畝好
爲梁甫吟雖經綸之材隱括未用而寒邪之志舉措輒形既先主
扶世奠民渴明智用謀之佐致三顧見香當代之畫公於是輕重
中夏揣摩全吳定王業於習心決神機於掌握由是身爲先主所
起計爲先主所用自此北祖南周爰執事夷險乎亂靡所不之卒使
劉氏以岷峨之地爲己封梁益之人爲己蓄曹操不敢以兵強驟
進孫權不敢以境闕妄動彼相之力焉屬先主創業未半中道而
歿遺詔那家之事大錄于公敕後主事公如事父至於職爲臣行
今如君其名近嫌也位爲君事臣如父其形近猜也不然豈周公
賦鷓鴣之詩成王啓金縢之誥此雖大小有異託付不殊竟能上
不生疑心下不與流言苟非誠信結於人格於神移於物則莫能
至是公復惣戎仗律無歲不征將繼蕩邦之業用復先君之命所

以南擒孟獲而不殺志在綏戎狄矣西拔岐山而不賀志在吞河
洛矣役木牛流馬濟人之力已紓矣制陣圖兵法敵國之軍可說
矣故得三關不封二邦喪氣大勳未集行師而殞戎夷野祠既廢
巷祭遺愛所使豈求而得之噫國之將亡本必先顯且以蜀之連
山峻極其險不為公死而平沃土富饒其利不為公死而薄甲兵
士卒其眾不為公死而滅府藏穀帛其富不為公死而資及鄧艾
揚聲於前鍾會躡跡於後滅蜀三十萬戶如撓羊羶劉禪竟不免
面縛壘門身為降虜天事歟人事歟天事遠吾不知之矣以人事
而論使武侯常存殷若二敵國勝於本朝百萬之師北向爭衡司
馬懿復惕息而不敢戰足明中原非曹丕所有也察其大略具命
世之雄未可以身許小國之君延霸王之佐因曰才有所詣不達
前賢向令伊呂並世而生殷周易地而處則太甲不放桐官而四
海咸理諸侯不誓孟津而天下大定但為天不假年志盡莫就生
君於後功績在其下耳然非先主之識武侯或不能輔成於王業
使百代令君用人必由此道欲使社稷不振賢智逃於藪澤其可
得邪公死之日遺令葬漢中宅軍前祭法曰法施於民以死勤事
行草動狀帶威神若歲大旱邦人禱之能為雲為雨是謂存與沒
人皆福利生死古今一也死而不朽反貴於生銘曰

漢室大壞掃地無依人心各動天命未歸角力爭負有翼者飛突
兀卧龍吟嘯待時一論世事超拜軍師魚水相得生死以之仗順
收兵行權略地氣蓋全吳胃吞大魏國政成三人臣莫二乃建社
稷興王之器既得武侯馳驅魏都敵國未滅謀臣已殂大本去矣
不降得乎荒墳四頽拱木皆枯尚餘精爽能禁樵蘇人生異代仰
止山隅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銘并序 裴度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
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

系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
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
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卧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荆州平
心與元直神交浪平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
扶劉氏繼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荒外道化行乎
域中誰謂阻深敵為強國誰為蹙脆勵為勁兵其七我無其一出
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
僻陋而啓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以力而取其心服震懾
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懾
諸夏也不敢用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從死而無
怨德及於人也雖奔葉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
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
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
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
增德以吞宇宙不驢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公分兵屯田謀
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維平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
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
傾一國警震八紘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苟非運膺五百道冠
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玄德知人之明者尚仗曰魚之有水仲達
慈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述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
札以排羣議而文字豈鄙志願未果元和三年冬十月聖上以西
南奧區寇亂餘孽罷未息汚俗未清轍戎股肱為之父母乃詔
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
帝道慨落綏懷博暢仁風閭閻溢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才人
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
同塵矣度謬以庸薄獲忝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廟宇而修誦有
儀可象以赫靈靈雖微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奉拳一善或
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在之數終古不紀其可闕乎

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

昔在先主思啓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千楮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靈落鋪敷涓滴攝跡畏威雜居懷仁中原旰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臬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又作周阿衡佐商兼齊晉晏撫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呼奇謀奮發美志天遏吁嗟嚴立威受譴罰聞之痛或泣或絕甘棠勿翦駢邑斯奪縣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懇徒云固結古栢森森遺廟沈沈不殄禮祀以迄于今靡不駭奔若有照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峯入海際天知公德晉

諸葛武侯廟記

呂溫

天厭漢德俾絕其紐羣主墜塗四海飛水武侯命世實念皇極魏姦吳輕未獲心膺南陽堅卧待時而起三顧雖晚羣雄粗定必也擊掃是資鼎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龍戰玄黃再得雲雨於是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豆萬里張為龍形亦欲首吞咸鏞尾束河洛翼乎中夏飛于天衢然後魚驅勾吳東入晏海大勳未集天奪其魄至誠無忘炳在日月烈氣不散長為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已託國土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強魏武既沒晉宣非敵而戎車荐駕不復中原或奇謀非長則斬將覆軍無虛舉矣或餽糧不繼則築室反耕有成算矣嘗試念之頗隨其原夫民無歸德以為歸撫則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哀平無罪王莽乃欲憑威籠造符命脅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終不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季世振絕緒論之不以本臨之不以忠使人思漢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先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惟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輩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偏從之民

從誠感動然後經武觀豐長驅義聲咸洛不足完矣奈何當至公之運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心服勤而靡獲不亦宜哉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能審時定勢而大順人心而克觀厥成吾不信也惜其才有餘而見未至迷于遺廟以俟通識唐貞元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東平呂溫記

刻武侯碑陰

孫樵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燼矣武侯獨憤激不顧枚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為力故是以國稱用武歧雍間地不尺闊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也夫以武侯之賢盛靡善其不可邪蓋激備隆中以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邪由是覈武侯之所為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技者是亦善為兵矣史書以為短於應變真抑武侯俾武侯不早入蜀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固圍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豈決勝指取邪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賦武侯其不受劉愈明白矣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曾心不愧畏人不疑蹟何意氣明信之卓卓也武侯死殆五百載說今梁漢之民誦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奠彼屠齊城合諸侯任下矣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五之上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五之下

吳興姚

銘

墓

碑七墓銘附德四首

妃主

唐和麗妃神道碑張說

唐郎國長公主神道碑

唐岐陽公主墓誌銘張說

唐東光縣主神道碑李華

唐和麗妃神道碑并序

張說

舊史云軒轅帝宮次星具黃龍之體郊禘神祀次妃成玄鳥之命非聖也莫能法天非天也莫能感聖則有相乎坤而毋乎震齊乎古而合乎天跡雖秘絕猶可測而言焉麗妃趙氏天水人也麗者以華美為貴妃者以配合為尊易云日月麗天傳稱星辰合度麗加妃號自我為初原夫八駿觀周肇有封姓三軍霸晉乃蕃卿族設寶符而開國度珠履而承家果驗成宜之後不乏文忠之慶堯門昭敷何代無人暨乎紫氣上通瑤臺獨立楚宮選美納良秋於神雲漢掖求才進團扇於明月故坐而論教則比位三司動而具瞻則儀刑六列者矣先將軍以恩澤授職太夫人以有禮封鄭流車躍馬豈無甲觀之親秋宅關門不有掖房之勢探風揆化曼國如家故聖人有以尚其德也躬親蘭館義形能檻退席以愛禮穆木以薦恩望古難臻之地必為常跌之域故聖人有以嘉其志也懸象告於經時寢疾在蒙披之辰蒼選輦之問生可指於浮假心獨係於玄真神往上清願承恩而入道形歸下土期去禮而薄葬慈顏同氣莫敢為言皇上閔而許之咨嗟不已開元十四年春秋三十有四月七月十四日薨於春華殿殯於龍興觀之精廡示以出家從道例也命河南尹監護河南令副焉襄務務約成遺語也二十六日窆於故都之後印山之陽孺慕承華悽涼薄室列薤歌於東路迴容衛於此山壽堂一閉兮凡聖等人代同悲兮脩短間月帔雲衣穢以神仙之服上方陶蓋旋於造化之初此皆聖王之曲成賢妃之本志何必雲陽山下別起通靈之臺未央宮中虛立致

神之帳若夫易名之典考行是存帝謚曰和禮之貴也氣之和者生萬物聲之和者孕八音魂而有知感聖恩乎有詔史臣恭銘內職事出彤管辭無華飾寫樂池之永傷寄瑤山之罔極銘曰帝妃佐后實掌陰教八月選才于金聘貌禮獻絲繭詩脩澹濯婦政可尊嬪風管效皎皎漢女為皇降靈娥娥邦媛順道之經結以印綬華光後庭帶之弓欄朗潤前星退還潛運風承嘉穀謙苦中京崎嶇上黨金鏡開目明珠耀掌心方樂於時泰現瑰悲於化往紫雲衣兮霓裳送美人兮北印白壤官兮青松苑去君恩兮日遠秋風急兮霜天草木黃兮野田滅香容於空柳留畫像於甘泉春秋以麗和之二字獨譽美於千年

郎國長公主神道碑并序

張說

臣聞堯有娥英承九族之敦序舜有宵嫺動百里之光耀大聖之後天必繼之積善之家神所慶矣豈惟上帝之女雲漢為靈平王之孫蕭雍其德連華前志世有其人皇唐郎國長公主者睿宗之第七女也母曰崔國妃攝星聖而成門合濟美而為室蘊乾坤之純粹演日月之清明神媛誕靈常言所絕免懷之歲天奪聖善不食三日哀比成人文母流胎教之慈曾子得生知之孝由是官闈延囑邦國遠聞及平王莽耀首油駢在馭錫之美地邑以荆山求之令族嬪于薛氏爾其居截圖史動修法度服其澹濯恭儉之教興鼓其琴瑟敬讓之風被其行己也安親惠下之謂仁敬宗好台之謂義降貴接卑之謂禮恕情周物之謂智推心而行罔不該備其理家也侍膳饗餼之均和主饋醴醢之品齊絲竹五音之徽靡纂組九華之縵麗經目所涉莫不精詣每至三元上賀五日中參進對詳華折旋舒婉故以式瞻貴里儀範通門如千花之汎惠風百卉之涵膏露窈窕之儀克舉蕃衍之福大來有男子四女子五瑤碧生階芝蘭滿室也冒禮明詩日新庭闈之訓銀章文綬地連恩澤之侯自先朝徽晏之展迄今公主成并之日外降過制內疾餘哀手寫金字梵經三部躬繡綵線帶二舖貝葉具備理心相於

銀鈞蓮華妙容呈意生於王指孝思惟則道遠乎哉開元繼明推恩由已進封鄖國長公主食邑一千二百戶田賦廣而彌儉禮秩尊而益恭其後君子晨歌夫人晝哭未亡為稱生竟盡矣撫視遺孤將守柏舟之誓志期刺落永從奈苑之游朝制斷恩改降鄭氏陵谷可移隋和之德不味寒暑有遷松筠之性如一均養七子庶廡二宗汾陰之室忘亡榮陽之黨相慶既而善福虛應寢疾彌留盡國暨之仗遠方畢至供御府之藥中使相望命之必至不可枝也堂邑山林忽焉齊色平陽歌舞適足愁人開元十三年二月庚午薨於河南縣之脩業里春秋三十有七震悼紫庭哀傷未卹傾家若墜舉國同悲有詔光祿卿孟溫禮監護喪葬京兆尹能延休副焉窳窳之禮一如涼國公主故事夏四月恩旨陪葬於橋陵不祔不從古之道也皇上念同氣之致美感關川之永謝恨棟華之半缺悲瑤草之先化乃命國史昭銘懿迹降恩禮於雲露寫哀辭於金石水非湘渚還起帝子之祠山是洛陽即封天妹之冢銘曰帝系白雲仙源紫氣漲家成國承天作貴赫赫聖祖曰文曰武皇皇睿宗一變萬邦挺生淑媛慈和孝恭清臚如神蛾眉無雙邸第立官湯沐建封爰及笄總禮施環佩鳴鳳獻祥乘龍擇對帝唐降女天乙歸妹珠玉過庭纓繫正內蛟門早聞龍胡忽上無地何載無天何仰金殿書經華絲繡像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孰是言歸良人永違銀爐煙斷羅霜飛懇願毀形託身壞衣不諒人只改嬪他士稟命曰從從人曰順息媼繩楚懷顧霸晉反經合權與道同韻煥休二室均歡等潤四海溢清九族和平萬物向榮樂鷁未成心懸盛明形隨落英祖戴鼎城歸穿咸京挽歌敷聲幽薄凶行哀哀聖情惻惻同生橋山片石千秋令名

唐故岐陽公主墓誌銘

杜牧

憲宗皇帝即位八年出嫡女冊封岐陽公主下嫁于今工部尚書判度支杜公琮始憲宗時宰相權德輿有婿獨孤郁為翰林學士帝愛其材因命宰相曰我嫡女既笄可嫁德輿得婿獨孤我豈不

得邪可求其比後丞相吉甫進言曰前所奉詔臣謹披其人因名我烈祖司徒岐公曰有孫兒琮年始弱冠德行文學秀朗嚴整臣嘗為司徒更熟其家事官族世婚習尚守治臣一皆忖度疑琮可以奉詔帝即召尚書見與語大悅受殿中少監服章金紫以元和八年某月日主下嫁于杜氏上御正殿禮畢由西朝堂出節幡鼓鐸儀物畢備引就昌化里賜第上御延喜樓駐主輪尚書及賓侍酒食金帛奏內樂降嬪御送行賜第室有四廡績棗藻檀丹白其壁派龍首水為沼主外族因請願以尚父汾陽王大通里亭沼為主別館當時隆貴顯榮莫與為比主實憲宗皇帝嫡女穆宗皇帝母妹敬宗皇帝今天子親姑尚父汾陽王子儀外曾孫太皇太后始以正妃事憲宗以太后太皇太后愛養三朝凡四十年德厚慈恕化充六宮王以一女之愛降于杜氏建事舅姑杜氏大族其他宜為婦禮者不翅數十人主卑委怡順奉上撫下終日惕惕屏息拜起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與尚書合謀曰上所賜及婢奴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閉門落然不聞人聲尚書讀書考今古治亂主職婦事承奉夫族時歲獻饋吉凶聘助必親自經手池塞館修闢墾場種樹不數年措紳閭雜然稱尚書有賢婦尚書旋出為澧州刺史後尚書行郡縣聞主且至殺牛羊大為數百人供具主至從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驪闈草約所至不得肉食驛吏立門外昇飯食以返不數日間聞于京師眾譁說以為異事尚書在澧州三年主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刺史廳屏尚書治澧州考治行為天下第一後為大司徒京兆尹鳳翔節度使朝廷屈指比數以為凡有中外重難非尚書不可主賢益彰雖至宮闈貴號亦加尊敬姑涼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葬主奉養盡夜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既而哭泣哀號感動他人尚書後為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創為節度府五十年南迫於蔡蔡屋至里厚主居無正堂處東支屋恬然六年許軍強雄

且禱劇寇自始多用武臣治各出已部曲家人疵政施法習為循
 常有司用比邊障遠地擲置不問民亦甘心尚書再治之老民相
 率兩走闕下遮丞相馬叩頭乞留請樹生祠及詔追去攀緣攜扶
 哭於道路尚書治外主治內尚書所至必稱則前為名公偉人主
 實有內助焉穆宗以太皇太后故主尤為親信俯首益卑車服侍
 使愈自貶抑觀謁溫清外口不言他事訖穆宗朝人不以親貴稱
 當元元時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士真張孝忠士驤為國塔
 寬宗初寵于顯來朝以其子配以長女皆挾恩佩勢眾少俠御馬
 為事日截馳道縱擊平人豪取民物官不敢問戚里相尚不以為
 窮弱自主降于尚書壁絕外之初怒中突後皆散畏累聖亦指示
 主德以誠警之至于今以主尚書願重於中外戚里亦皆自檢儉
 隨短長為善於是舊俗滅不復有尚書自許奉急追詔主有疾小
 愈強不肯留曰去朝與慶官縱死於道吾無恨以開成二年十一
 月某日薨於汝州長橋驛享年若干上廢朝三日其年十二月某
 日主喪至京師比及葬兩官弟問相繼於道開成三年某月日上
 御正殿詔丞相嗣復攝中書令正衛宣冊諡曰莊淑大長公主某
 年某月日薨葬于萬年縣洪原鄉少陵原尚書先塋禮也生男二
 人長曰輔九年十歲次曰揚十始二歲女二人某於尚書為從父
 弟以實銘曰

章武皇帝唐中興主刑于正妃教及嫡女婉婉帝子下嫁時賢影
 逐響者隨順纏綿杜氏大族枝蔓蟬聯上有舅姑高堂儼然螭綬
 龜章王佩金軒春色悅意侍後承前人不我貴我敬我虔始終盡
 禮大小周旋餘二十年誰與間言貴不召驕富不期侈是此四者
 倏相首尾自古名士或泥於此孰謂帝子超脫擺棄婦職是勤夫
 言是捐地荒館修屏外不覆叔德柔風天下傾耳宜乎壽考歸女
 婚子不錫全祉孰提神紀幽石有誌顯筆有史流千千祀

唐故東光縣主神道碑銘并序 李華
 先朝宗室之望曰紀王太宗第十子也惟帝族母師曰東光縣主

紀王第三女也自天降祐生有令德年八歲王不豫循環左右不
 食累日王撫首諭焉為之進膳縣主齋起居未復憂色如初動於
 神祇王疾用開周文樂正之養不過焉至若夫人之秀元氣之純
 積於中文於外其容可知也孝以奉親慈以臨下尊師傳服澹濯
 其德可知也禮傳為簪珥詩書為佩玉原心而顧身體訓而成教
 其言可知也降尊而處下推泰而從約諸繡繪之妙適飲膳之和
 其功可知也年十八受封邑王擇聞喜公以妻之聞喜有王佐之
 材委會蕃邸縣主以皇孫之貴和鳴侯家陰德莫違輝動邦教養
 先姑如寧膝下奉君子如見大賓以徽未睦婢奴以莊敬端勿賤
 鵠巢之化存焉太后臨朝諸武專政魯衛之國窮焉丘墟紀王流
 竄巴濮慶於道路縣主承訊崩心嘔血每一發聲飛鳥哀鳴草木
 無色外除之後衣裳無純絲杯圈無甘食耳不聽聲首不加飾自
 朝廷達於寓內罔不哀之太后復辟中宗出震日昇賜谷天下文
 明雷破羣陰品物咸遂以王懿親盛德詔有司備禮物陪葬昭陵
 聞喜公時為孝義令詔書至河縣主聞之嘔血而絕絕而復蘇告
 諸子曰家國再造冤酷復申為我謝主聞之嘔血而絕絕而復蘇告
 恨言未畢而薨春秋五十有四時神龍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有司
 以聞中宗震悼召聞喜公問公悉以對上敬教父之殿首垂泣六
 官悽愴乃下詔褒美史官撰德弔祭贈禮禮過其備矣深於春秋
 者歎曰孝之至不忘其親忠之至乃心王室自古賢士大夫莫能
 備舉惟縣主有為紀王之陷非罪也泣血以終哀中宗之撫輿運
 也則感深而殞絕忠孝兩極首其人倫使百代之下聞其風者有
 以勸焉其為不置遠矣嗚呼天輔善人宜其有後男十人女十人
 四子至大夫曰邁曰邁邁仁則踐修孝惟明發少子德位兼
 盛曰邁今河南尹兼東都留守上柱國祿益厚而慕益深不逮勅
 勞之報故也銜涕投簡而命下吏敬銘三章式表幽宅其文曰
 肅雍王門天帝之孫因心則孝懷盛敬尊配美良士如賓禮存泣
 血終身宜惟霜露慶築家國魂清冢墓絕哀歡事高維素天作

先朝宗室之望曰紀王太宗第十子也惟帝族母師曰東光縣主

印山萬化攸歸地閉金印泉深衣園風懷愴形管無輝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五之下

嘉靖甲申歲太學生姪蘇徐情文明刻于家塾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六

吳興姚

鉉

纂

碑八卷四首

李輔

唐中書令梁國公姚崇神道碑 張說

唐丞相尚書左僕射王播神道碑 李宗閔

唐丞相太子少師牛僧孺神道碑 李五

唐丞相中書侍郎齊抗神道碑 權德輿

玄宗御書故中書令梁國公姚文貞公神道碑銘 并序

張說

叙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歲亨育之功存焉九州禹也堯享鴻名播時百穀棄也舜稱至德由此言之知人則哲非賢罔又致君舜舜何代無人有唐元宰曰梁文貞公者位為帝之四輔才為國之六翮言為代之軌物行為人之師表蓋維嶽降神應時間出者也公諱崇字元之姚姓有虞之後遠自吳興近徙于陝今家洛陽焉列考長沙文獻公樹勳王室建旗萬府公統緒而孤克廣前業激昂成學榮問日流武庫則才戟森然文房則禮樂盡在弱冠補孝敬挽郎又制舉高第歷佐濮鄭並有聲華入為司刑丞天授之際獄吏峻密公持法無頗全活者衆進夏官員外郎郎中侍郎朝廷曰能遂掌軍國遷鳳閣侍郎監修國史兼相王府長史始則天人讓王承置醴之願終以飛龍利見延叅乘之恩自時厥後恒當大任凡三處兵部尚書三入中書令一為禮部尚書左庶子又肅政大夫檢靈武軍兵馬又司僕卿知隴右監牧出典亳宋常趙許申徐潞揚同十郡景雲初以藩邸舊僚封梁國公食賦百室公性仁恕行簡易虛懷汎愛而涇渭不雜真率徑盡而應變無窮常推是心以御於物故所莅必吐庶風優養很化從言不勵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親頌來慕聞歌既登邦政卒乘輯睦及在宗伯神人允諧今之中書是為理本謀事兼於百揆論道摠

於三台公執國之鈞金玉王度大渾順序休徵來臻懋德裕天名
 遂身邈拜開府儀同三司崇其秩逸其志也初太夫人在堂公受
 職西掖頗限局禁求侍晨昏優詔既許奉令還職公固請以泣制
 曰家有令弟足慰母心國有諫臣安可暫闕其後剖符江表敦諭
 起復袁麻外壘藥棘內毀樓榭中權通識所貴神龍之首預聞興
 復嗜其并賦累讓而停夫以華故鼎新大來小往得喪而不形於
 色進退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君子曰忠不忘親仁也哀不違事義
 也讓功辭邑禮也濟代全名智也仁以長人義以和下禮以安上
 智以固身宜其光輔四帝軒見三紀池臺琴筑優游暮齒傳爵土
 於柝胤保祿位於終始矣享年七十有一開元九年九月癸亥薨
 于東都慈惠里塋上悼焉國人慕焉撫牀輟春曾未云比制贈揚
 州大都督諡曰文貞禮也十年二月葬於萬安山之南原在疾也
 王人賜膳御醫視藥于薨也中使弔臨羽儀哀送君臣之義厚莫
 重焉子弁子亦思綴遺美以寘罔極有詔掌文之官敘事感德之
 老銘功將以寵宗臣揚英烈帝乃灑恩仙翰鏤澤豐碑日月瞻照
 於佳城煙雲變態於神道寶其文字別為羣玉之山禁其雜錄即
 表三司之墓銘曰

源深自虞派別從吳避地魯陪居洛都神明遠契嶽瀆真符翊
 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刃攢植文鋒迅驅縷安
 早位即聘長途惟實惟有若虛若無再三重國一二許謀戎柄尤
 重王綸最樞兼司任切又政榮殊繡藻彌煥丹青廉諭以寬容物
 以鑿分區外或形放中恒禮物箴雖誠口諱亦志軀但觀渾璞誰
 詳瑾瑜伊臯尺寸管樂鏘錄名正身遂言誠願乎方辭漢祿更辱
 齊組既積而散窮簞盡娛川歸東極日去西脯上側旒辰旁悲路
 衢藍田美玉著浦明珠載廣休慶爰弘典謨豐碑廼立盛業其鋪
 帝念頻軫仙臺特紆鑄金刻石鳳篆龍圖七耀光勳三泉澤濡欽
 能叙事理贊詞數求舊銘實懇懃忘無絀思雲霧尚想江湖有道
 之德其何以踰延陵之墓至此嗚呼存歿終始遐哉遂乎

唐故丞相尚書左僕射贈太尉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李宗閔

上即位五年丞相左僕射太原王公以癸未發疾其明日遂薨於
 位天子震悼慙惻遽命內謁者詣其室索其所以飲食寢作之端
 既詳其無他狀遂賻布帛菽粟率用峻等既又不塞痛軫之意加
 內府之緇千匹以錫之為之罷朝三日命兵部侍郎一人持節駕
 駟蕭鼓出自正殿直抵柩前冊公為太尉葬有日官給秘器及就
 途遣王人亟臨視之命羽葆旌常輅車之飾皆及暮俟其返虞鼓
 聲四節於里第而還示不與常制也其子鎮以宗閔晚陪公於相
 位之末稍窺公之行請銘其烈以垂于後且不直拒遂輔其筆筆
 所能言者於金石云公諱播字明敷太原人周靈王太子晉之後
 以歷世為王因而受氏高祖滿汾洲長史生太父璉嘉州司馬給
 事中司馬生昇咸陽縣令太子少師少師生恕揚府倉曹參軍尚
 書左僕射公僕射元子也忠敬而本仁寬明而有制內顯而敏外
 肅而和貞元十年舉進士第是歲策賢良以直言校書於集賢殿
 其言平戎經國之術粲然可舉調尉盤屋斷獄首出御史中丞李
 汝愛之奏為監察御史按雲陽源咸季以贓免用疑文不宜調而
 調因謁於臺遂捕劾之追奪其窮律言奏流咸季刑曹部罷所居
 官給事中中以省詔非是奪俸緣而坐罪者甚衆自是風聲不可遏
 矣為侍御史時京兆尹李實文皇所委能禍福卿士凡其榮衰繫
 所附背舉朝迎避其鋒公在途而實來揖公移文詆之其詞可羞
 實遂奏公為三原令求其不足於禮以持之公至尹署泊臺吏之
 館還其邑敬府之禮無不具實既出其善及加畏焉縣之繡於戶
 者多中貴人前今率不能自為其政弛張奉之公悉召所謂貴人
 者入坐當其拜曰敬桑梓宜如是也邑人大駭從其所指為長安
 令朝廷方恩于頓而以帝女嫁其子民有與于氏蒼頭同盜人馬
 者前令捕民而縱其蒼頭公始至縣即立取其奴而與民均其法
 知御史雜事京師饑穀起價京西諸侯相率閉粟公移之簡書敬

秦晉泛舟之說西鎮端揣收去條令粟流于秦元和四年為御史中丞歲中知京兆尹六年為刑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上言流人會放而歸獨配囚為隔遂無還者請率以七歲為竟至今用之尋加禮部尚書益以御史大夫又以戶部尚書節度西蜀長慶初觀穆宗言中外之事遂留為刑部尚書復幹鹽鐵冬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仍其職臣維激發始以進賢為急上方有意河朔以財賦始出於方土二年公用相印為淮南節度使以其職隨之四年言事者謂鹽運之設其留京師用制方土加檢校司空去其使未幾上念公成法又以其屬公加司徒今上踐祚急詔徵公至即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其使尋兼太清宮使累進爵至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進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年七十二而薨公入

官三十二政逮事六帝出統楚蜀之師入極古罕之尊前後三擢鹽鐵既去又復幾二十年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寧有獨私於公邪必有以當其然也一署吏苟不犯無能奪其任者歲時奏課至于榮大史胥次遷亦如之故人用安其為善莫有欺公者雖遠至海裔若摠轡管榷窮年不死一吏貶一職而羣務自齊凡朝廷平准取郵屠汴下滄滌干戈不息者五十六年饒餉查費隨兵緩急而立辦沛然若神給其間瀟瑟琵琶導潁河以漕輕舟師人坐受其飽既三門挽沈石以濟巨壘關中遂亡其饑薦皇甫鑄之強敏而鉤反短公於上公猶不知上謂其長者論景忠信鑄制逗撓之將期必抵於罪時服其敢為深涉徐境導嶺而為忠樂人曰真宰相器也權征之外有雜緡率貢內帑號為髮進貞元中歲不過十二萬緡及公歲貢百萬緡凡國有大征伐不慮其費之有無洎丞相晉公專征討之事兵食之給悉出於公從容以贊其成及滄滌平公有叶力之助自御史中丞京兆尹擢賦兼政未嘗易務為記善於啓奏天子不能自守其喜怒公以專志持務密臣於上行已寡徒不喜伐露由是數帝任遇多被恩澤權利去留如在諸已人多意公能詭合於時及公再持相印與晉國洎一二公同輔於上趨

嚮甚直雅符於道苟所舉公是公必扶之即非是公遂嘿嘿不和由是上知公重厚而同列亦益待之乃見公之所為與嚮之不知者期公蓋甚矣也公既屈於名而伸於實豈非威德君子神明之所祐邪故夫人清河崔氏給事中銳之女嗣子式秘書丞砥服名教不以丞相子自居其身次日曰冰始探京兆府參軍事器度宏遠公之仲弟曰炎季曰起與公三人俱用文學奮於江左西遊長安七中甲乙時議偉之公歿不幾日而起以戶部尚書司國之計門闥之士咸來哭賀羣吏之執籍繁夥一如公之時其亦於世難求也其從事故相國程公昇今荆州相國段公文昌其他分居中外羅諸臺閣者不啻三十人銘曰

歲在大和惟帝聖神圖任舊臣乃相太原惟是太原福祥其奔拜持化權樞撥聯聯兩統刺藩楚淮蜀坤始自元和公秉貨泉寬穆敬文頃茲聖君四帝財征去公孰親惟素惟鑄惟範惟聚東掃北殄上之所怒帶甲百萬餼食為巨俾公尸之不勞而具變通以時物無滯阻綱條一施莫越其規遇眾以仁中控其機信行恩馳罔有詐欺公之惟楊漕務其將公之留庭職與公并首尾貫聯幾二十年相符使符隨其與祖公之敏智顯爵自至不緣其外姑直其裏始承其風畏公之遠及與之同泳公之易仁人之跡歿而乃熾揭於茲碑不什不侔

唐丞相太子少師贈太尉牛公神道碑銘 并序 李珣

天球河圖有國之大寶鍊麟鳳凰王者之嘉瑞方於賢彥即又次焉天祐我唐才傑間出輔時興化代有其人公諱僧孺字思黯隴西狄道人本子姓漢有牛崇為隴西主簿因家焉代為西州豪族八代祖弘仕隋為吏部尚書封奇章公佐佑文帝有重名於時高祖鳳中宗時為春官侍郎掌國史曾祖休克集州刺史贈給事中祖父紹太常博士贈太尉父幼聞華州鄭縣尉贈太保公七歲而孤依倚外族周氏嶽嶽卓卓有老成之風以喪禮自處未嘗戲弄

年十五知先奇章公城南有隋室賜田數頃書千卷乃辭親諱習
 孜孜矻矻不捨晝夜自四五年業成舉進士軒然有聲時韋崖州
 作相網羅賢雋知名名願與交公袖文往謁一見如舊由是公卿
 籍甚名動京師得上第聯以賢良方正舉又冠軍科策中感言時
 事無有隱避持權者深忌之出為伊闕尉名府賢侯羔鴈繼至封
 章屢薦每為中執事所沮皆不滿秩從潞帥郝士美簡授管記三
 奏不得請竟除河南尉會有次對大僚因言事解於上前遷監察
 御史丁太夫人憂服闋除本官轉殿中公以文高氣直累歲埋屈
 問望所屬推美於臺閣間入省拜禮部外郎時孟尚書簡有重望
 以地官貳卿兼領網憲薦公知雜轉都官員外兼侍御史免憲職
 授考功員外郎集賢學士穆宗即位宰相稱其能遷庫部郎中掌
 書命召對與語上德之而賜五品服未幾遷中丞每對延英必移
 時盡言天下事有武將李直臣為宿州刺史豪奪聚斂以貨數百
 萬復結權貴公按之為有力者排幾不勝竟以詞堅理直上意迴
 直臣乃得罪由是上以清直知又而賜金紫拜戶部侍郎時望充
 塞中書令韓弘以財投分公拒而不上因他事知之愈賢公遂
 作相持重顧大體不言細事嘗謂同列諸相曰致理之本流品為
 先彝倫攸敘蓋謂此也每惜名器力與同列爭方鎮以不廉聞者
 輒奏貶以賄賂求進者必阻之先是李司徒逢吉與杜循州元穎
 同作相穆宗寢疾議建儲貳與公不協後元穎出鎮并絳逢吉銜
 之思有釋憾於政事堂謂公曰西川前有廢立謀上熟知之來日
 延英發其事公不知慎勿沮議公曰王導有言吾雖不殺伯仁伯
 仁由我而死正近此耳又安得不言哉逢吉喑鳴而止敬宗年少
 嗣位公雅善敷奏每言一事必本末陳之上甚倚愛同列挾中助
 力赫赫嫉公之賢公亦思避其鋒三上疏求外任上以武昌善地
 建節幢兼相印以授之既至問人所病害咸言鄂土踈薄歲一修
 城役工誅茅人用容怨公默許心計坭泥範堞未及三年盡換舊
 制崇墉堅壁人到于今賴之文宗嗣位二年公入觀詔復相位上

雅知公名一見恨得之晚會宋相申錫以廉介聞巨姦鄭注挾比
 軍勢上射取財貨富侔於國忌宋之直陰畫詭計誣與藩邸通因
 內臣而上其變造作似是動皆符會上驚聞激怒下法吏議其罪
 諫官伏闕爭不得公入侍密啓上意乃寬止於郡佐公實有力今
 李崖州鎮劍南西川上言西蕃別屯以維州降帶甲之士甚銳其
 地要害得之足以壯邊部徐圖河湟此其漸也上疑不決下南宮
 議百執事皆是西川秦公獨曰國家近與昆夷敵血四鎮晏然今
 若自亂大信大戎恃衆見詰渝盟彼直我曲未可量也上曰丞相
 之旨是詔還維州初德裕承籍地勢自負機術公介特素不與之
 交及是大不平遂成宿憾公與李尚書宗閔同輔政出入殿省進
 退有度上偏目公曰卿才類霍光異日可屬大事公懼滿辭位再
 陳封章寵加端察出鎮淮海不改相印再登將壇揚州富江淮之
 衝習偷薄之俗公以清淨簡易化人移風俾及五年臻于至理倉
 廩實禮義行刑措政成脫屣歸洛優詔屢降離志不回拜檢校司
 空東都留守文宗將有大制置大除授必降中使假於他方入皇
 城宣密旨獻可替否如在君前其信重也如此俄以左僕射徵王
 人就賜官告特明異禮公感恩雖厚退身愈堅一對而歸不詣相
 第亦有中阻未諧人情又加相印出為漢南節度使制出上悔之
 欲追成命公固辭上曰且不與卿周歲別出都門特賜清廟器六
 事皆範金飾玉如古時製宣曰以卿精忠用以規別寵待之禮當
 時無備公到襄州均并稅薄地征人用胥悅成歌來暮武宗初續
 極聽信未一行險者乘時而起凶德叅會倒置天下事清賢名輩
 多被斥逐惟公位高德重最難搖撼詭詭齟齬幾至二年屬大水
 堞居人廬舍公以實上聞仇家得以逞志舉兩漢故事坐災異毋
 免降授太子太保俄又改大傅再臨東郊劉從諫死劉稹自擅以
 昭義軍阻命天兵誅討五年方剋上喜甚素忌公者媒孽鍛誣
 公與從諫交上怒下詔旬日三貶公至循州長史鑿空指鹿四海
 之士咸究之公推運達命恬然如得好官時踰嶺越險二年在海

上無所苦今上即位大明善惡三遷至少保轉少師奉復高位分
司東洛池臺琴酒道通自娛賢士大夫尚其軌躅去牛歲蓮疾竟
於東都城南之別墅自嬰疾至于捐館談笑語言冥居自若口占
理命纖悉無遺上聞焉之軫悼臨日不視政公卿相弔正人雪涕
冊贈太尉遣大察平祭公端明簡重忠厚誠懇平居私室如對大
賓不喜釋老唯宗儒教早與韓吏部皇甫郎中為文章友其名相
上下晚與白少傅劉尚書為詩酒侶其誦無高卑前後作鎮皆佩
相印辟署多名人難於進而勇於退倫必中禮貴而不吝知命達
理保和居易三領大鎮接護軍以禮貌不至交歡再入中書侍樞
使以公平不容請託有恩必報有讎不校崖崖州於公思也嫁二
女歸名士薦長子登周行李崖州於公讎也郵賔謫之窮途厚供
待於逆旅其厚德歎亦難能也夫人同郡辛氏贈僕射秘之女賢
明懿淑稱於族姻有子五人曰蔚曰叢能嗣其業皆擢進士弟蔚
監察御史叢使府協律曰奉倩洛陽尉二人未知名公以大中戊
辰歲十月二十九日薨以大中己巳歲五月十九日葬小子不佞
早栖門牆考選第叨殊等之科開賓筵忝入幕之吏國士相遇筆
札見知周旋款眷垂三十載刊石表德分也難辭公歷官三十一
政作相一十九年逮事六宗光輔四帝承主恩必由直道解相印
實無罪名自少及長不失色於人佐時理家無悖入之貨持身不
撓履道其夷嘗病在高位者不知止足終日抗論剋期拜章竟不
及年俾孤美志銘曰

公之生兮東星辰公之才兮渾而真公之性兮威且仁公之文兮
班馬鄰公之藝兮游夏均公之倫兮自我身公之簡兮無雜賓公
之貞兮肅人倫公之慎兮質鬼神公為相兮平如鈞公為邦兮政
如春公不幸兮罹數屯公無辜兮介于循天開日明兮堯舜為君
舉直措枉兮幽寬必伸牽復高資兮言旋洛濱道遠琴筑兮無異
隱淪屈指懸車兮嶽然十旬素懷未遂兮美亦來臻悲纏冕旒兮
哀動揮神寵贈加等兮冠于台臣有司職喪兮歸葬咸奉觀者歎

息兮國人酸辛表安慶餘兮令嗣統統陳寔道廣兮門生振振乃
續徽猷兮刻于貞珉碑生金字兮名德長新

齊成公神道碑銘并序

權德輿

有唐文學政事之君子曰相國齊成公諱抗字遐舉清方粹溫絮
炬秉彝明誠盡性切劘化育之道精義入神旁魄天人之際以忠
事君以病乞身乃去台宰乃儕商皓然後撤琴瑟啓手足歿齒無
違德以從先大夫於九原易名曰成不亦宜乎公某郡人自太公
表東海桓公臣天下為國為家或哲或仁烈祖贈太師府君諱滄
歷給事中中書舍人吏部侍郎止於平陽太守出入陟降中行山
立至今言開元名臣者稱公有遺愛焉實生先公贈國子祭酒府
君諱翎履道貞厲仕至左龍武軍倉曹積厚於上流尤於下其位
不充故大受於成公公既亂而孤哀過成人屬幽陵橫潰中夏如
殿奉太夫人安輿違難於越得子州支伯之故地而借隱焉誅草
茅以順居息悅山水以資仁智方茂天爵用觀靈龜嘉招重問奔
走以狎至虛已弘道從容而翔集吳郡張相君鎰方以仁義理濠
上得君為榮及進律于洪成師于歧累為命介若駉有勒建中中
戎王請大和會以休寧西方右扶風綿亘汧隴地當旣脫且有成
命正其經界公實佐權登壇盟盟得其情數與之約結克就衣裳
之會用銷邊鄙之警自解巾三遷至殿中侍御史俄屬淫旅竊發
羣兇肆毒天子展義於甸內主公死難於理所百舍奔問至于行
官拜侍御史有詔以蕭黃門復布凱澤于東夏命公為工部員外
郎以替焉復命轉倉部郎中李懷光阻命于蒲連兵未解關中饑
早經費不足轉粟饋軍濟時之難患才急病命使以專達遷兵
部郎中兼御史中丞以董其任俄拜諫議大夫當軸者不相容坐
婚親細故出為處州刺史先是山越寇攘蕩覆城市公乃卜勢勝
之夷墟因習俗之便安三時不害百堵皆作朝典陟明拜蘇州刺
史吳實劇部大田多稼浮淫冒沒吏禁或弛占者名數戶版不均
公乃閱其生齒書其比要強家大猾不得蓋藏介特單輕與之紆

息已日乃孚厥猷茂焉遷潭州刺史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以嚮時二郡之理而弘大之其仁可知也左曹理本徵為給事中周郊寄重擢為河南尹盜有宋羅疊者白晝推剽為羣偷囊橐三川病之幾三十年公法令嚴具網羅張設潛捕魁宿使無遺類指顧之間擒捕如神乃作秘書堂明文雅修舊以起廢乃作太常統和神人節事以辯志便蕃大僚其道乃光德宗皇帝方以堯舜氏聰明之道取天下用賢人充相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熙九功之歌賢百官之成損益文憲化裁形器精微以折中密靜而不伐或事隱於造膝或言行於沃心初天官氏每歲表他曹郎二人閱多士試言第其甲乙春官氏俾考功郎中選考秀之親故者而進退之公以冢宰小宗伯為官人取士之本蓋天子有司之重至於避小嫌亂舊章適滋旁歧執謂局鑄塞蹇坦坦之道豈如是邪然後闢康莊作衡尺遵公是之路去自便之私天下之人謂之理道尋有詔修國史昔孔父無位以空文為一王法公當威明之代用宰司摠直筆其於褒貶勸懼明焉勤慮盡瘁積成寢恙累章乞告政太子賓客遭罹不淑贈戶部尚書時貞元甲申歲夏四月春秋六十有五夫人河南獨孤氏某官某之女賢明蚤天繼夫人蘭陵蕭氏某官某之女仁順有禮法嗣子餽恤毀瘠待公裳帷以某月日附于東都某原喪祭哀敬君子以為有後惟公深而通蕭而寬出處動靜必以中正敬用五事暢於四支資性儼恪尤長鑿裁在歧也薦齊忠公映佐蕭也薦盧恭公邁皆至宰相其他推較薦士為漢廷臣成天下重名碩望者不可勝書凡所論著皆研幾析理弘雅夷遠洪州文宣王廟碑張蕭盧三相國碑誌本聖人教化之贖推大政睿明之道固其性術講貫而發舒乎斯文集二十卷中倫體要盡在是矣公薨五年餽調為洛陽尉永惟先烈未刻豐碑以德與風承湖海之舊中忝掖垣之屬他日舉代靡形話言獲於遺編實見陰德顧茲無似有玷知人濡涕含毫以表幽宅銘曰

昔在營丘大風決決有倬平陽公聲章章不踐宰政慶貽子姓舍曹舍光大學追命厥生中書秉哲居正鵬起扶搖鸞翔慶霄乃登紫微以瑞清朝吉凶糾纏寒暑結輪其生有涯其用未極壽堂冥冥宰樹森植揭茲馨香終古是式

皇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六

吳興姚

鉉

纂

碑九德七首

使相三

唐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晟神道碑 斐度

唐檢校司徒中書令咸寧郡王渾瑊神道碑 權德輿

唐司徒中書令許國公韓弘神道碑 韓愈

節制四

唐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扶風郡王馬璘神道碑 常袞

唐贈司空范陽大都督忠烈公李楷洛神道碑 楊炎

唐贈樞密都督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神道碑 張說

唐郊寧節度使史孝章神道碑 劉禹錫

唐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公神道碑 并序 斐度

惟天錫成命於我唐保茲國祚生此人傑則西平王李公其是乎不然何覆暴如風振槁華歎君若懿冠靈山橫流之中一匡而定公諱晟字良器其先隴西人後徙京兆曾相高皇瑛州刺史祖思恭皇泚州刺史贈幽州大都督考欽皇左全吾衛大將軍隴右節度經略副使贈太子太保代有名跡雄于西土公幼好學學不為已及讀呂張孫吳之書慨然有經邦濟物之志未弱冠遊秦涼間元侯宿將見者咸器異之乾元初嘗客武都值西蒙以缺守蓬亂殺掠平人公與所從十數騎馳而射之燧其為魁者餘黨遂遁冠所虜獲積如丘山公一無所取惟牛醜酒旱士而去邦人感服具狀以聞特拜左清道率師以金紫將朝京師自獻方略屬奮夷紛擾有土寺賢河隴將帥相繼表用歷二府右職所至常以才謀為其委重累遷至光祿太常卿階爵在第一品涇原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使懸識虜能圖知地形應變不窮有奪有待驥驟庭而莫展雲出岫而斯飛代宗徵以左金吾衛將軍為神策兵馬使屬

羌蠻犯蜀朝廷濟師命公督禁旅絕棧道而往救焉公衛校過險出賊不意連下堅壁遂誅首惡還授檢校太子賓客且復舊職建中二年田悅以魏叛德宗極意致討悉起征伐以公為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與河東河南等道諸軍合擊公濟河而行能以衆正及破洹水陣解臨洛圍輾魏城抵燕過邑其摧鋒勦銳皆先羣帥而實力焉遂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厥功未成聞賊泚賊逆皇居失守西嚮慟哭載馳驅行及代北授檢校工部尚書充神策行營節度公提孤軍募散卒拊循訓勵以達行在值懷光中叛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餘如故尋轉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使管內及商華等州副元帥公固守渭城決平秦壘調食用先發我私指甘攻苦皆自我始每一言一誓聲淚俱發勇夫義士感而使之蔑不濟矣時自雍而東延于汝洛震於河亦所在征鎮亂掠相從公介巨盜之間使聲援斷絕立成師之法致號令嚴肅蒐捕十旬拍揮一舉乘墉登而通軌道磔梟獲以清宮禁俾九市三條無輟肆之驚無秋毫之犯羽書速告黎輅爰歸廓氣稜為祥光懋憂憤為喜氣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斯之謂歟考古視今論功稱忠者多矣若至危而安至難而易卓犖踴躍如公莫儔拜司徒兼中書令俄以兗陞未嘗邊防猶警歧下任重乃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觀察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加食邑實封至一千五百戶公名懌戎王政和藩部始至而生植少安而訓齊建四載賦輿十倍其初會課入輔拜太尉中樞如故人或謂公勲望已高寵渥已極宜從容頤養稍遜避公曰不然人臣外則盡心若止偷榮孰為且吾故每承帷幄之間則言嘯無隱理奪不回大指以東夏可平西睡可復或已行而事終不顯或未用而身遠不遺以貞元九年八月四日薨于位春秋六十七德宗撫几哭於別次自都邑達關畿無士庶無老幼皆登袂相弔則憂時安人戢兵之德可謂決於元元之骨髓矣冊贈太師贈加等以其

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高陵縣奉正原鄭國夫人杜氏附焉自捐寢至安宅皆上所辦護中貴反覆萬情所奉如不及焉嗚呼以公之靜難扶頽不言所利雖存歿極位始終殊禮而天意若曰其福享未至故延於後有子曰應故檢校司空河中節度等使贈司徒五列鎮三為上公曰聰故光祿寺主簿曰愷故太子中九贈兵部郎中曰孫左神武大將軍贈洪州都督曰恕故光祿卿贈右散騎常侍曰憑故右威衛大將軍曰憲檢校左散騎常侍嶺南觀察等使進因貴曾達以善政曰愨故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尉克廣前修仍執醜虜曰懿故渭南尉曰聽檢校司徒義成軍節度使統戎按俗是以似之曰慧右羽林將軍曰愨嵐州刺史並地勢吏用兼而有焉魯大和元年秋七月聽拜疏上言以公之激烈則御製碑文於渭川矣以公之風度則詔命圖形於雲臺矣唯大其丘龍鬱彼松檟望有祁山之象拜無岷首之碑將刊貞石式表幽隧乃命臣度稱代言詩其詞曰

建中季年大盜忽焉皇輿避狄狩於梁川顧謂大師汝才汝略將威致討必殄寇虐太師泣奉捐軀誓衆度其成城可以利用赫矣鋪敦俾於墻垣手搏足跡如衝如援一鼓而破一麾而奔掃清官闈制盡妖昏我師莅止我令行矣都人不知已事方喜飛章告慶飭駕言旋鴻烈耀古誰聲動天車服之錫河山之誓九命而俯一心若厲俾侯於歧阜安邊陲潘政既成表職攸宜嶽降帝賚天言詭詞我后嘉猷我躬何為道直氣和勞謙終吉福履所綏未至萬一上天不惠厚夢過歸垂裕流光用延恩暉翼子肥家將壇台席繼立奇功代傳休績聽與伯仲永懷高蹤請于朝廷表是丘封帝曰孝哉胡可不從宣我祖之不業緊爾父之嘉庸乃詔作銘以觀億齡

唐故朔方河中晉絳郃寧慶等州兵馬副元帥河中絳郃節度管田觀察處置等使元從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兼中書令河中尹上柱國咸寧郡

王贈大師忠武軍公神道碑銘并序

權德輿

天地訢合以生百嘉其成歲功也則有震懼肅殺之助焉君臣保又以熙百志其講武功也則有經綸翼戴之輔焉龍蛇起蟄山澤通氣與運相值有開必先斯太師所以宜力四代稽慕七德輝耀威靈勤身履行靈征風行乃緝熙千光明故弔戈淑旂以嚴師律黃旋玄袞以正台曜湛露彤弓以覺報宴納書追命以榮恤禮蕃錫始終如公之功公諱瑊字某其先夏姁之後為淳維漢劉之代為渾邪或強為國或分以姓自觀中開置州壤就加官師曾祖元慶皇豹輔衛將軍靈丘縣開國伯祖文壽皇太子僕贈尚書左僕射考釋之皇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兼御史中丞寧朔郡王贈司空惟靈丘紹先公之職居次卿之重僕射以積厚克家寧朔以偉才雄邊貴任榮勳乃列茅社流光追遠是加密印迴復介祉間生元臣功昭于前人德合于大君建中癸亥翠華西狩公以大司馬艱貞翼從部勒戎車揣摩殺機勤勞行內為上心膂登壇授律誓命交感如漢拜淮陰侯故事而又加焉乃進左揆遂參大政摠賦輿而為之師長恢王略而以此北伐兗冀盡銳于武亭公以事鉅師老則傷威重正合奇勝在於疾力奮擊擊鼓行無前殲夷潰溺如建瓴水中堅席勝又復於咸陽長轂啓行既門于延秋會西平王以東諸侯之師清宮獻捷公乃抑其勇莫須彼成功室士心之剋伐息兵火之氣餒然後窮追斬級寇孽以平備法從於清蹕捧大明於黃道告廟薦功登拜上台撫封尹正復與虜會時比平王出大鹵收絳臺而公已總成師下左輔於是輯忠力揚奇鋒復離宮拔壘壘衝陣壓境傳于蒲津金鼓之聲氣相合山河之表裏皆復渠魁授首師帥協附安流以濟方軌而前士不罹傷工不易肆珍寇正刑四方威餘論道進律乃平水土乘誼靖人以修班制休嘉貫于草木利澤逮于鯁寡言為軍志動為吏師貞元景子政成一紀進掌邦教遠居右弼十五年冬寢疾十二月辛未薨于理所享年六十四皇上悼歎不視朝五日冊贈太師贈綬弔祠有

司備物大僚襄事明年二月甲申葬我大帥千萬年縣洪固原太常跡其功德奏謚曰忠武禮也初公年十一以將門子仕于邊部未弱冠五遷至左驍衛將軍始從朔方之師戰黑山次從隴右之師摧石堡又嘗西出臨洮羣昆夷之善地而為之壁壘北絕大漠破徐兗之堅甲而焚其廬帳又從汾陽王臨淮王討反虜于山東攻營皇北取真定射其特將李立節貫于左肩斃之又五遷至大常卿皆以功次其閒開地于河曲以靜九蕃宣威于陝西乃定三川凡王師之所以剋復都邑元老之所以發揚蹈厲公必居其先偏而當其勅劇故以御史中丞為靈州左司馬以御史大夫為鄆州刺史以工部尚書為單于大都護專征上郡榆林之地入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又以戶部尚書奉普王出軍之重自時厥後投艱感禁能納大忠以恤大事理滿十六年再陟公台以司空兼侍中以司徒兼中書令大凡歷官二十八次真食千八百室居節制者五副元帥者四材力絕人始封樓煩方內洽平乃進咸寧凡汾陽

王九伐之勳公皆左右四履之地公皆踐歷閭冊師禮法謚等名公皆如之所不至者壽而已矣惟公厚性寬中智謀深靜義類以賦明命植端誠以紉王鷹講功述職遠意長利執德之柄蹈禮之輿致其用以格天啓其心以沃聖協建皇極為宗工元龜雅好左氏春秋班氏史得考父之恭范宣之讓驩衛之功略黃韓之教化又嘗慕太史自敘著作行已一篇詞不矜大而事皆明備有子五人曰毅中少監鍊太子中允鎬太子司議郎鉅樸陽尉綱雲陽尉鑣著位于兩官以奉朝請試吏于縣內以修事任食德而才稟訓而忠皆以純孝致其哀敬令弟輔國大將軍右領軍衛將軍武當郡王玘與諸孤等推丞彝景鍾之義因議表以聞有詔詞臣刻石傳信乃採其舊書侯表作神道銘銘曰

比戴十極陰方尚武玄金朱轄錫命都府太師開代威會雲雨四征庶人九合尊主昔未成童則能肆勤卓行深入致果忘身弱冠摧鋒環列南軍中興之後書社策勳援抱兩河轉戰三秦靈翔郇

亦所居必闡出統藩衛入司徵巡時丁匠難節冠群倫通誅煩宿狂穢官闕西平鞠旅公亦授鉞旣臨延秋如火烈烈休士退舍時惟不伐稜冷濼濼清津未通北平釋位公實撫封爵命長春克成厥功開勞軍靡有不同以律則臧在和而克時惟太師有嚴有翼乃敷仁澤乃布條職時惟太師有功有德三公二府是獎是陟謹印易名以尊以飾材官士鹵簿悽悽大隧鮮原中南之北萬邦作憲木代是武追琛馨香與唐無極

唐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許國公贈大尉韓公神道碑銘

韓愈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穎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為陳之太康大康之韓其種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任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校眾推之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國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為宣武軍帥有汴宋毫穎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偏偏自將不縱為子弟華靡邀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軍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性智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自以為不及司徒卒去為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自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悉有舅氏司徒之兵與地舉果大悅便之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喻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昔舅殺五亂於汴者吾苗裔而髮櫛之幾盡然不撤刈不足令震駭命劉鐸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為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

自是訖公之朝京師二十一年莫敢有譁呶叫號于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剪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製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饋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約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止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以兵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比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於是以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追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錦統綺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費數者尚餘百萬緡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歛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天子即位公為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八十罷朝三日贈太尉賜之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附子男二人長曰肅元其官次曰公武其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連公居其間為已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日月既至卒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後情壞其

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滑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為比公之為治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所在以富公與人有軫域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登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亦兵五獠得其人眾乃一楊其人為誰韓姓許公礪其氣狠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壞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字公為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盜連為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為帝督姦察其頓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蹠祭先軛鉏三年而墟稿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執孰扶天施不留其計不遺許公預焉其養何如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叛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馮厥慶

故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扶風郡王贈司徒馬公神道碑銘并序 常家

皇帝使常侍以故征西扶風郡王臣璘功行之錄詔門下侍郎平章事臣蒙曰古諸侯大夫計功稱伐書于太常勒之彝器德勳高故其文懿事業實故其言遠有國之大經也納忠於王室豈褒紀之禮關歟宜文其頌聲以昭示承休于豐碑焉臣謹按司勳之戎籍史官之年表而叙之云聖上稽黃虞之道以武功文德統御天下赫赫明明罔不率俾惟犬戎自擅寇于我西土而猶懷以威德久而浸驕時乃大命將考之令典惟三年夏六月庶邦百辟洎侯王列將咸會于明廷乃大詔于爾在位有能典我西師僉曰璘

哉是用詔以鷹揚之命於夏有暨旂瑞戈之賜公拜手稽首不敢辭難遂帥師朝那弭節涇瓦耀武威以臨于戎狄既至乃以戎服立千軍門之外奉敷天子之威命而訓于將軍列校六正五吏三軍之大夫曰惟昔盛明必有憂難其在殷高宗也有鬼方之征其在周文祖也有昆夷之患秦以安定北地戎狄內侮漢以金城隴西氏羌入寇故遣率以守邊患尚勞睿謀則疆臣之罪也將威於殷周甲兵富於秦漢亦有衛中尚勞睿謀則疆臣之罪也將何以塞青瑋將上奉神武之算下憑戎士之力鼓行而前珍藏群憲詞情抗厲風雲動色於是軍舉法以誓之令簡而一衆畏而服雖嗾其勇屹立而不動者持重之將統焉禦于瓦亭之衝蒙輪超乘緩胡突釐眈眈而橫奮者雄毅之將董焉捍于瓦亭之陰輕軒飛翰閭闔栢栢隸於射聲校尉以出松谷百夫之特萬人之敵屬於車師後部以殿銅城火渠門之旗舒於大回川雷密須之鼓殷於都廬山周之以木樵枝聯布之以簡石渠答部勒既定天地肅然遂使魁健氣索猛鸞駁御略引去不致近塞故八年之間再寇而已此皆親覲睿略協用武經前後獻功悉如宸旨方將大復流沙遠收故地奪我良將罔卒西事以大曆十一年月日亮于戎府春秋五十六天子廢朝而歎曰安得雄邊威敵之臣如扶風平遣中命以迎夜顧近侍而流涕其至第也百官會弔其遺奠也五校啓行贈以車馬嗆有貝玉所以褒大勳也初公自二庭統甲士三千赴鳳翔行在遂陳滅胡之策先皇帝奇之曰吾無憂於東方也遂戰青渠陣澧水收二陝復三川衛南以百騎破五千河陽以一旅摧十萬史朝義悉師自將大戰邛山國家以天下勤兵來攻未動公獨率所部不陣而馳偃旗先登闌如虓虎關披靡橫費而出迴戈奮擊虜陣始破突數合轟然大潰時副元帥太尉光弼壯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之若此每有征伐大討悉咨訪焉斯亦群帥之傑既而移軍右輔疾援河西固已

離之心存將棄之地及聞僕固懷恩之變即日旋師萬類千群延蔓山谷輕行轉鬪虜殺而歸屆于岐都寇已四合公乃持滿外嚮空入懸門未及解甲背城出戰戎師北走數騎前追皆血橫灑朱殷金甲搗戟而墜應弦而倒者數千萬人可謂三軍之絕也至於理鄭國撫頹封化邠邠寧上郡勤於藩職惠於長人勞徕流庸贈卹孤老縑絲綿繡工於織紵入而有制故大東之刺不作禾麻菽麥業於播藝用之有節故自北之化可懷此又列郡之率化也公字某扶風人也自秦漢至於國朝公卿大夫將軍通侯二千石踵武王室休有烈光曾祖昭朝散大夫新豐縣令祖正會右威衛將軍扶風郡公贈光祿卿父晟左司德率府兵曹恭軍贈太子少保忠孝在門文武繼代官婚之威士族有輝惟公勳冒華茂雄姿高爽少有四方之志以才氣自任擺落凡格不嬰細微故獵蛟魚嘯咤川澤年二十讀伏波傳至大丈夫當於邊野以馬革裹屍而還慨然而歎曰豈使吾祖勳業墜于地乎由是愾憤邊戎徘徊孤劔遂西至絕域以奇功累授裨將歷金吾將軍殿中監太保御史中丞遷御史大夫領北庭行軍使邠州刺史加工部尚書節制涇原以降略而不書以英明之識遇聖明之運故得竭其智謀極其任遇抗大節以激危難據洪仁以庇傷殘公之理軍也以稷苴兵法孫子十三篇先以正合終以奇勝開廓深蒙應變無端與之安濟之危故可合不可離同其敢同其成故樂死不樂生至于木罽濠河登山拔幟解鞍而卧觀馬而馳兼之有餘亦不差異嘗以家財二百萬贍三軍與其散已食於行伍陳賜金於廊廡何相去之遠哉公之事君也奉之以實納之以忠造膝前籌詞禮明順捨身無過恭謹畏愾楛賜所加則受小辭大任使所及則履險讓夷以忠材而親重有綽侯之遇也以簡賢而倚愛有吳漢之信也所謂國之神將朝之蓋臣終慶於家永於福祚鍾石享於祖考常礪傳於子孫宜哉嗣子肝等重族之盛餘業承家永承執喪痛結天壤萬

家葬地能誠音賢十里丘封亦非遺志獲承君命欲率朝經請諡
嘉名謂之合禮銘曰

我我雍城積高氣靈氣主金行良將乃生琅琅司徒雄略縱橫耽
耽其視震震厥馨四方靜難一紀操兵初奮厥武車師戎府鐵馬
蛇矛大黃白羽天山瀚海敷薄風雨驍騎三千披荆謁主從我撫
軍擊胡滅虜迴戈野解敵歧下烈烈英風橫飛西土遂佩珩璜
分雄策戰寵臨方鎮迺蔚迺赫洪核返振虜氣外折惠化滂流人
心內結昆夷先零白旆至涇受箠宸辰朱旗撫征密陰前塞義渠
故城丘壑陵谷遠近相屬漫漫傾合紆餘迴復野戰高秋金羈馳
逐左揮右射虎捷神速香渠憐視百姓推伏國于扶風祚爾嘉庸
位長庶寮鷹行三公王用蕃錫我有鼓鍾叔父昆弟燕慈豈豈功
成身歿寵厚厥終周漢二宣皆有勞臣北征西討出車轡轡今我
司徒實同厥勳勳在王室光照後昆

唐贈范陽大都督忠烈公李公神道碑銘 楊炎

秦霸也張祿去魏漢興也淮陰離楚龍鳴風雨之會蛇變泥蟠之
中遠逝感通精氣相合斯冥契也豈人力也皇唐贈司空范陽大
都督李公諱楷其本出於隴西八代祖節後魏鳳門太守燕齊之
亂族沒鮮卑東遷號長將之家北鄙入大人之種其生勃碣其居
戴斗海塞迴抱與公之氣天星下直爲國之祥英氣混茫能據龍
驤望其形得山河之狀觀其鏡見金鼓之威神明爲徒義勇爲器
又視中以驍騎歲入于遼西臨太原南震蕩趙雲火照于河上天
兵宿于北門朝廷憂之有命招諭合以信誓際于天人話言感寤
撫綏歎息是歲以控弦之士七百騎垂素入塞解甲來朝以其本
枝復賜李氏授玉鈴衛將軍左奉宸內供奉圖形雲閣之中置酒
蓬萊之上君臣相賀羽衛生光君子曰井谷不可以游龜龍蟻垤
不可以戴松栢漢於是始靖虜於是始憂是後履鞋鞞于鴨綠之
野覆株胡于榆關之外北出障塞懷其王庭南救河源復其死地
石室之役以一旅定三軍冷陪之師以虛聲破精勳東封之歲外

將天軍河湟未寧西護監牧雲麾鐵騎山動地踴右據清海北登
狼山冰泮則會師風高則出塞皇威振于四海王化敷於無外故
得大命三錫天馬輅駟定國難者兩朝拖侯服者四紀會兵車者
百勝出帳下者千人國有事未嘗不動勞無私可謂知禮於戲天
道曖昧胡星未殞以營平之年不終大用以伏波之病再出窮荒
天寶元年五月二十日自河源薨于懷遠縣之師次春秋六十七
贈營府都督明年詔葬于富平縣壇山原維公智之大實神之異
門心和體剛慮遠精微思平耳目之外行乎變化之中震呼戒厲
嘯吒風雲獵虎之悍以禮成百萬之強以謀勝敵鮮卑因之以疲
中國天后取之以空大漠於中宗開朔方之地四百里於睿宗食
佐命之邑三千戶於玄宗則主禁衛吞諸戎東南北動罔不剋
禦戎安邊凡十命焉祚于後也元子太尉中書令東都河南江淮
等道副元帥富海郡王光弼少子太保御史大夫滑北鄆坊等州
節度使武威郡王光進負河圖以列四星遇英主而當三傑肅宗
之功復區宇更爲栢文今上之道訓華夷並爲召畢乾元中天子
以公炳德丕赫積仁流慶大福再成沒而不朽乃命太常追考功
績諡曰忠烈贈司空范陽大都督夫人贈號韓國夫人於是建廟
堂命宗紀室有山龍之服樂有鍾石之和昭宣令圖是有銘銘
曰

茫茫上象降精千比是生純臣其在異國矯矯府君蔚其英靈蛇
蟠斗極騰化南溟來于本邦會此天庭風驅虎旅畫食狼星綿綿
塞草天隔華夏北距陰山野無胡馬殊勳大積玉劔玄社天摧武
庫海折崑崙在昔遺慶惟魯臧孫曰聖在天動于至道既命太尉
又崇太保一門四龍二作元老赫赫元老氣含清真白髮重冠高
堂有親帝命韓國祚于夫人亦詔薊丘下龍明神彼丘之榛此石
之磷悠悠今德萬古清塵

隴右節度大使贈涼州都督郭公神道碑銘 張說
四序平分清秋之氣勁五方異俗崆峒之人武故隴上多豪山西

出將其有雲龍感召星象特生金鼓登壇隱如敵國塵幢拈塞自
比長城得之於太原公侯公諱知蓮字逢時其先太原著姓今則
晉昌人也本乎文王之弟是為叔執統或云郭因而氏焉自燕昭
尊魏以築宮漢祚封亭以列國其侯于陽曲宅彼太原舊矣亭之
玄孫友從太原徙隴西昭帝分隴西置西平郭氏又為郡之右族
友之昆孫武威太守憲憲之猶子散騎常侍芝俱有名跡見於魏
晉則晉昌諸宗散騎之後也爾乃一門連舉時人號曰三儒四海
齊名天下謂之八凱光祿派分於馮翊廷尉世茂於潁川孝則天
錫奎金忠則帝章冕服仁則猛獸不害信則童兒不欺豈直介休
見有道之碑洛陽聞立德之傳而已曾祖欽瓜州大黃府統軍上
柱國祖才朝議郎瓜州常樂縣令上柱國父師朝散大夫上柱國
贈伊州刺史積鹵之地戎馬生郊紫戰關而弘勳任州縣而為達
啓莫京之絲福不在於其身積無聲之善慶必流於後嗣公太白
之精雷泉之靈鷹冢之禎為國而生身長七尺力能扛鼎瘦臂虎
口虬鬚鵝麟射穿七札劔敵萬人子卿路逢遙識將軍之相唐舉
一見足辨封侯之骨解褐以善戰授昭武校尉秦州三度府左果
毅以敗狄北庭加游擊將軍沙州龍勒府折衝兼右金吾郎將泮
海軍副使以軍界破虜即授其州刺史進當軍略使朝廷以未
愜前除且有後命還本位中郎將仍舊為州軍使默嚙之寇北庭
也公奔命解圍軍聲大震加雲麾將軍右武衛將軍封介休縣開
國公食邑二千戶開元二年吐蕃入隴右掠坳牧公兵以奇勝寇
不復蹤積平山齊而有餘牧馬谷量而未盡歸功廟筭朝議多之
拜羽林將軍持節隴右諸州節度大使兼鄯州都督河源軍使鎮
西陲信國之藩屏坐北落亦王之爪牙故入奉期門而出寄分閭
於是料敵無備問其師老潛軍一舉大侍九曲鎮甲文劔焚馬羴
牛旣獻戎捷遂頒朝賜乃兼鴻臚卿攝御史中丞封太原郡開國
公加前食邑三千戶執憲德軍典屬乘障增餉益邑遇厚恩深俄
而六州羣胡相率大叛命公統隴右之騎濟河曲之師鋒鏑爭先

玉石俱碎拜左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金銀器百事雜絲千段班
師臨北邊茲虐疾嗟乎句奴未滅宿志不申主也有涯死而猶視
開元九年十月二十二日薨於軍舍春秋五十有五善美邊鎮血
面摧心悲慘風雲號慟山谷豈非良將視人如子人亦視猶父乎
皇帝憫焉詔贈涼州都督米粟五百石錦帛五百段命都水使者
張昇供備物護葬遵朝典也惟公氣猛而性和量寬而精銳沈謀
可以掩著蔡雄斷可以奪鬼神故常精糧輜鈔為狗風角然其樹
恩結信立威用武坦赫如風滿震盪如雷雨戰必克攻必取每有
奏謁帝特稱歎孝文之得魏尚虜不足憂太祖之見郭嘉知成吾
事前後錫錦衣寶帶文馬素女爛其盈門長鳴在殿感知己之主
陳必死之力皇情西顧則九荒疊鼓詔書比伐則六伏焚旗上成
聖君之玄鑿下效武臣之素節其竟也如此夫為人子立廟致敬
祖考來格不亦孝乎為人臣恢軀禦侮以勞定國不亦忠乎若然
者歸義方於先人揚令名於後代可也嗣子英傑起復定遠將軍
左領軍衛翊府中郎將假紫服金章河西節度副大使英奇朝散
大夫前尚輦奉御英協游擊將軍前京兆府勵行府右果毅都尉
英彥朝議郎前左衛曹參軍等咸善居喪而過哀或從王事而
奪禮則知辛賢父子繼位將軍祭彤弟允望參師律去本不惑遠
也而新是謀權也嘉此武功創其宅兆以十年七月葬我太原公
夫人燉煌索氏祔焉禮也皇上念功以惜逝厚終以遇存有詔詞
人為其碑誌介士送葬即封征虜之墳置千入朝當祭度遠之墓
銘曰
恍恍將軍雄略冠羣平西征北震我懼德亭障卧鼓屯田饋軍仗
此白刃致彼青雲郭侯宴喜既多受祉玄牡載衣清廟祀鼎食
金奏炮聲騰鯉既來不庭有嚴天子流沙博望羽林飛騎河北迴
兵臨兆舊趾手握金節魂沈玉帳千里送喪三軍淒愴詔葬禮崇
恩碑義豐生為神將死為鬼雄身世一滅榮華萬空祁連之墓長
旌武功

唐故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朝散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劉禹錫右僕射史公神道

碑

僕射名孝章字得仁本北方之強世雄朔野其後因仕中國遂為靈武建康人曾祖道德贈右散騎常侍封懷澤郡王祖周洛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常卿兼御史中丞北海郡王贈太子太保考憲成早以武勇絕人積功三魏博節度使終于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使檢校司徒兼侍中河中尹贈太保其覺也大臣中書令晉國公裴氏為之碑其名益顯公即侍中之元子母曰異國夫人李氏幼而聰寤父母賢而加愛焉及長好學遷善秀出儕輩鄴下諸兒號為書生元和中大紆煦為魏帥下令掄材出轅門取大將軍家翹秀者為子弟軍列于諸校之上公獨昌言願效文職太尉深奇之遂假魏州大都督府將軍長慶二年常山眾叛害其帥沂國公田司徒于帳下沂公發迹于魏人猶懷之詔命其子布以尚書授絨統魏兵問罪于北疆且報家禍布既啓行士氣不振渙然內潰獨與元從之旅偃旗而歸百憤攻中卒自引決先侍中時為中軍都知兵馬使兼御史中丞全師在野聞然推戴之請為假侯以鎮定中費人飛騎上聞穆宗夜召翰林學士草詔書以真侯命之實有魏土從衆而合權也是歲公自攝官轉本府土曹兼軍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推恩以及子也一旦跪于父母前進苦言曰臣竊惟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賢士心侮之曰河朔謂魏猶夷狄何也蓋有上者多乘兵機際會非以義取今臣家又侯母封化為貴門君恩至矣非折節彌行彰信于朝廷無以弭讒者之譏寤明君之意節著於外福延於家乘時蹈機不可旋踵言訖泣下數行父俞母贊天性交感三心既叶萬眾潛化天子聞而嘉之曰彼真有子乃授檢校太子左諭德兼侍御史充節度副使累遷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金印紫綬二軍之政事如命卿弛張指益所以參決潛革故態人知嚮方大和二年滄景節度使李全

略卒其子同捷竊據故地詔下以文告弗草遂用大刑先侍中表請率先諸侯使元子以督戰制曰可公承君父之命乃捐其軀一舉而下平原壓滄壘由是加工部尚書及王師凱旋上表願一識承明廬詔允遂赴闕下得覲便殿上曰嚮吾始征滄州議者皆曰彼魏之姻也慮陰為寇謀吾發使數輩以偵之其還也命曰爾父歷款于賓庭爾毋抗詞于簾下願絕姻以立效其經始始發出于爾心今滄海砥平策勳之日宜貴爾三族命爾父為侍中遷鎮于近地加爾禮部尚書折相衛澶三州為鎮以居之俾爾一門大榮以誇天下公拜稽首謝父遺讓已辭禮無違者翌日詔見于明庭人咸曰史氏之寵光古無有也牙旗碧幢方指東道侍中以帳下生嬰聞泰極而不當歌而哭迎柩于路元長號因葬于洛陽之印山異國夫人柩焉寢告枕塊以所仇回天為大酷未幾詔舉金華之義起為右金吾將軍累表陳之有司以違命督之喪疾即路間歲擢授鄆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居四年遷鎮于滑一歲入為右領軍衛大將軍旋改右金吾大將軍又授絨于亦土孟秋至治所首冬遵疾拜章入覲不克展和鸞筆革之儀覺于靖恭里之私第享齡三十九當開成三年十月二十日上聞而悼之不視朝一日贈尚書右僕射明年二月歸葬于洛都夫人瑯琊王氏柩焉繼室深澤縣君博陵崔氏有一子曰煥生七年而孤僕射之喪自復魄至葬當門戶備祭祀建碑表皆縣君之能且命其家老具軍功來請發不恤家而憂幼嗣不知其先人之官業乞辭以傳千後也君子以為知禮謹書之銘曰

斗極之下空峒播氣終于侍中孔武且貴奉上致命宜厚後嗣僕射承之良弓不墜耳頰鉦鼓心悅文字虎穴之中生此駢驥大和紀元滄景不度子弄父兵跳踉海墻有隣陰交蟻起難連詔下薄伐良隅驍然時惟侍中實統魏師蓄銳未發衆心危疑僕射為子陳謀盡詞興言涕零有感尊慈絕姻效節精貫神祇滄波底寧王命衰之乃遷元侯來鎮近畿乃祚元子別建旌麾一門四節輝耀

當時倏忽變生魏郊紛披喬木雖大盲風不知干雲之臺烈鉄焚之哀哀孝嗣下此大酷迎護幃輜葬于東洛許天觸地血染緣服禮有金革詔書敦促不遂枕戈驟膺推轂雕陰白馬暨于郊谷雖祭三鎮不荷百禄綺紈之間珪組疊疊如彼晨葩日中而萎有妻名家有子稚齒行號執禮歸室蒿里洛水之陽脩邱之趾尊卑穆敬幽顯同理舊松新栢亦象橋梓刻石紀功垂于萬祀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七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八

吳興姚

鉉

纂

碑十德七首

庶官四

唐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神道碑李商隱

唐吏部侍郎奚陟神道碑劉禹錫

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白新墓碑范傳正

唐吏部郎中高都公楊仲宣碑麻琛

牧守三

唐常州刺史獨孤及神道碑崔祐甫

唐饒州刺史吳丹神道碑白居易

唐和州刺史張擇神道碑

李商隱

公以致仕刑部尚書年七十五會昌六年八月薨東都贈右僕射十一月遂葬龍門子景受大中三年自穎陽尉典治集賢御書侍大夫弘農郡君楊氏來京師胖胖兢兢奉公之遺畏不克既乃件右功世以命其容取文刻碑文曰

公字樂天諱居易前進士避祖諱選書判拔萃注秘書校書元年對憲宗詔策語切不得為諫官補監屋尉明年試進士取故蕭遂州幹為第一事畢帖集賢校理月中詔由右銀臺門入翰林院試文五篇明日以所試制加段佑兵部尚書領涇州遂為學士右拾遺滿擬官請掾京兆以助供養授戶曹時上愛兵襲陽荆州入疏獻物在約東外公密試二帥且曰非善長後雖與宰相不厭獻禍其後禮官竟以多殺不辜謚于頤為厲李師古襲父事逆務作項領以譏濟曹上錢六百萬贖文貞故第以與魏氏公又言文貞第正堂用太宗殿材魏氏歲臘鋪席祭其先人今雖窮後當有賢即朝廷覆一瓦魏氏有分彼安肯入賊所賤第邪上由是賜錢直

券以居其孫在職三年每歲見多前芴留上輩是不意詔前剝狀
 摩望及少年見天下無一事五年會憂掩坎廬墓七年以左贊善
 大夫著吉武相遇盜珠絕賊棄刀天街日比千長安中盡知公以
 次紙為疏言元衡死狀不得報即貶江州移忠州刺史穆宗用為
 司門員外四月知制誥加秩主客員外中書舍人敘排受百起田
 孝公代恒陽孝公行贈錢五百萬拒不內燕趙相殺不已公又上
 疏列言河朔畔岸復不報又貶杭州既至築提扞江分殺水孔道
 用肥見田發故鄴侯必五井淳儲甘清以饗飲食循錢塘上下民
 迎壽祠神伴侶歌舞徒右庶子出蘇州授秘書監換服色遷刑部
 侍郎乞官分司得太子賓客除河南尹復為舊官進階開國九年
 除同州不上改太子少傅申百日假又二歲得所薨官白氏由楚
 入秦秦自不直杜郵事封子仲太原以有其後祖某登縣令考季
 庚襲州別駕贈太保一女妻譚氏始公生七月能展書指之無二
 字橫縱不誤既長與弟行簡俱有名故李刑部建更左丞敬休友
 最善居家以戶小飲薄酒朔望晦輒不肉食携鄧同葦楚白服遵
 人間姓名過海流入雞林日南有文字國為中書舍人三日如建
 中詔書上鄭公單自代後為相稱質直玄宗時文貞公果有孫起
 使下數歲至諫議大夫賢可任為今上御史中丞他日景受嘗跪
 曰大人居翰林六同列五且為相獨白氏亡有公笑曰汝少以待
 其曾祖弟今右僕射平章事敬中果相云子復憲宗所欲得開七
 關納城守四州以集巨伐仲冬南至備宰相儀物擊跪齋粟給事
 寡嫂不室里中有兄弟家指嚮德慕以信公知人集七十五卷元

相為序系曰

公之世先用說聞肅代代優布跋河南陸德未校公有弟昆本
 跋不播乃果敷舒匪幣匪騰噫鳴分其醇腹千鄉泊那取用不窮
 天子見之屬姓玉堂徵徵其中上太唐禹帝為輩留續續縷縷歲
 終當遷戶曹是取碑白其善職不履緇黜用從棄遺至道天子嚙
 誰與伍率中道上納筆懺懺緯三郡理既去刑部條東其居大尹

河南尉其暴邁君有三輔臣有田畝臣衰君強謝不堪守湖湖仲
 仲君子之文不憚不怒惟君子武君子既貞兩有其矩孰未厭家
 曾祖之弟坤柄異繩以就大計匪哲則知亦有教詔益乘其收摠
 券而導列詩於碑以報百世公老於東遂葬其地

傷子辭

弘農楊氏

予有令子儉衣削食以紀先功志刊貞石彼蒼不遺俾著莫隆今
 子建立痛冤無窮

唐尚書吏部侍郎贈司空美公神道碑銘并序

劉禹錫

嗚呼有唐清臣尚書吏部侍郎美公貞元十五年十月甲子薨于
 位詔贈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曰其是歲鵬月丁酉葬于萬安縣
 之其原後三十有四年子為諸侯為大夫門戶有煒於是門下生
 珠石紀德揭于新阡云公諱陟字殷衡其先在夏為車正以功封
 于薛下古以降為譙郡人或因仕適楚復之秦今為京兆人隋唐
 之際再世以明經為博士家有賜書曾祖簡亦以文學為太子司
 議郎大父乾緯仕至光州刺史烈考諱某有道而尚晦終徐州司
 功參軍贈和州刺史由子貴也天以大運生萬物而以正氣鍾賢
 人至和來宅其德乃具全實有焉幼而擅陵若之秀長而成清廟
 之器羣倫月且咸以第一及從鄉賦泊昇名太常果居上第明年
 詔郡國徵賢良設四科以盡材公居文詞清麗之目授弘文館校
 書郎時德宗新即位聲燭虜庭西戎畏威底貢內附詔諫議大夫
 崔國圖持節即虜帳以報之使臣欲感其質察以自大遂嘿表公
 為介授大理評事除書到門公方為人子不敢許以遠極病弗果
 行歸寧壽春養志盡敬丞相揚突勇于用才擢公為左拾遺奉安
 輿而西未幾再集茶幕居從後喪將闋是歲建中四年京師急變
 黃屋順動符于巴梁公徒行間道以歸王所既中月而詔授起居
 郎充翰林學士劄鉅愈遵病不拜職改太子司議郎從大駕迴入
 尚書為司金元士且恭擁篲之務有頃持慙冊宜恩子蘇門將行

錫銀未于青浦上復命稱言轉吏部領郎是曹在南宮爲眉目在
選士爲司命公執直筆閱簿書紛拏盤錯一瞬而剖時文昌缺左
右丞都曹差重遂轉左司郎中尋遷中書舍人執事者繫公議精
以斟酌大政非獨用文飾也會江淮間民被水禍上啓焉特命公
宣撫之許以便宜及物赤車所至如東風變枯條其利疾復奏咸
可轉刑部侍郎時主計臣延齡以險利貴倖而與京兆尹相惡以
危事中之坐譴已又逮繫其吏峻繩之事下司寇主奏議者欲文
致而甘心焉公侃然持平挫彼獄獄君子聞之善其知道不私刑
曹既清以餘刃兼領選事居一年授權知吏部侍郎又一年即真
是秩言能審官者本朝有裴馬盧李四君子物論以公媿焉時得
疾發癱有國醫方直禁中上促遣如弟且飭之曰某賢臣也悉術
以治之及有司以不起聞震悼加等獎鄂王石泉公之曾孫
友婿皆一時彥士長子某蚤不祿第二子敏則歷太僕少卿今爲
濮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金紫以連最就加貴秩俾視九卿第三
子敬玄以詞藝似續登文科歷左補闕今爲尚書刑部郎中第四
子吳舉進士最小子成砥礪纂修宜爲名公家子其邁德垂裕之
光乎公少以名器自任及顯達急於推賢視其所舉則在西省薦
權丞相由右掖掌訓辭在中銓表揚僕射由地曹綜吏部二公後
爲天下偉人凡執文章權衡以揣量多士一入中禁考策詞三在
天官第章句披沙剖璞由我而顯者落落然居多推是風鑿務于
大治則鎔範之內無非祥金嗟乎天不遺其福而孤民望使由夷
之什不作於貞元中惜也初公既終詔贈大宗伯後以第三子在
郎位被霽澤再追張至司空故昔之葬儀用常伯而今之禪用三
公云銘曰

倖臣畏代鳳鳴祥煙梟噪低跼帝方倚用天不假手公寐無寤其
名愈遠門人達者亦爲玄衮公居其卑其德愈尊兩子朝服駢驅
朱輪佳城何在曹貴之里螭首龜趺德輝是紀嗚呼後人下拜于
此

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銘 并序 范傳正

駢驥筋力成意在萬里外歷塊一蹶斃於空谷唯餘駮骨價重千
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穹昊天風不來海波不起壘頹刳島空留
大名入亦有之故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之謂矣公名曰宇太白
其先隴西成紀人絕嗣之家難求諸牒公之孫女搜於箱篋中得
公之亡子伯翕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武
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于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姓名
故自國朝已來編於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郡人父客以
適其邑遂以客爲名高卧雲林不求祿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
誓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祥名之與宇成所取象受五行之
剛氣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瑰奇宏廓拔俗無類少
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
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弘大聲聞于天天寶初
召見於金鑿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國綺論當世務草荅
番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寶林方大賜食於前御手
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
言之任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冥皇歡既洽召公
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旣
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
温室樹恐撥後患惜而遂之公以爲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
撞折牙而永息機用安能傲碌碌者辭而復上哉脫屣軒冕釋羈
鞶錄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富作詩
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
之欲好壯心遺餘年也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號公爲謫仙人

吟公烏棲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
 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詞百餘首俄屬
 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於斗牛之分優游沒身偶乘扁舟一日
 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
 也晚歲渡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
 卒於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當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搜羅
 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於彤庭禮降於玄壤生不及祿歿而稱官
 嗚呼命歟傳正生唐代甲子相懸常於先大夫文字中見與公有
 澤陽夜宴詩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早於人間得公遺篇逸句吟
 詠在口無何叨蒙恩獎廉問宣池按圖得公之墳墓在當塗邑因
 令禁樵採備灑掃訪公之子孫欲申慰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
 人一為陳雲之室一乃劉勤之妻皆編戶也因召至郡庭相見
 與語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閑都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儒
 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有兄一人
 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歿為民有兄不相保為天
 下之窮人無業以自營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况
 婦人不任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屢于農夫救死而已父不敢闢于
 縣官懼辱祖考鄉閭逼迫忍取來告言訖淚下余亦對之泫然因
 云先祖志在青山遺言宅兆頃屬多故殞於龍山東麓地近而非
 本意墳高三尺日益摧圯力且不及知如之何聞之憫然將遂其
 請因當塗令諸葛縱會計在州得諭其事縱亦好事者學為歌詩
 樂聞其語便道還縣躬相地形卜新宅于青山之陽以元和十二
 年正月二十二日遷神于此遂公之志也西去舊墳六里南抵驛
 路三百步北倚謝公山即青山也天寶十二載勅改名焉因告二
 女將改適於士族皆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於
 下俚仗威力乃求援於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
 欲敗其類所不忍聞余亦慕之不奪其志復并稅免徭役而已今
 士大夫之華必誌於墓有勳庸道德之家兼樹碑于道余才術貧

虛不能兩致令作新墓銘輒刊二石一實于泉高一表于通路亦
 峴首漢川之義也庶芳聲之不泯焉文集二十卷或得之於時之
 文士或得之於宗族編緝斷簡以行于代銘曰

嵩嶽降神是生輔臣蓬萊謫真斯為逸人晉有七賢唐稱八仙應
 彼星象唯公一焉晦以翹夔勝於文篇萬象奔走乎筆端萬慮泯
 滅乎躡前卧必酒甕行惟酒船吟風詠月席地幕天但責乎適其
 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尚疑其醉在干日寧審乎壽終百
 年謝家山兮李公墓異代詩沉同此路舊墳卑庠風雨侵新宅夷
 壇松栢林故鄉萬里且無嗣二女從民永於此倚歎球石為二碑
 一藏幽隧一踞歧岸深谷高變化時一存一毀名不虧

唐故朝請大夫吏部郎中上柱國高都公楊府君碑銘

唐故朝請大夫吏部郎中上柱國高都公楊府君碑銘

夫靈鎮三峯倚京師而西峙禁河一曲抱華陰而東注故川嶽氣
 交雲雨時出感降才傑紛綸元勳冠世為強家宅茲沃土者其惟
 弘農楊氏焉曰我伯胤厥自唐叔關中相府乘朱輪者十人洛下
 儒門登袞職者四代慶靈不隕以生我高都公公諱仲宣字蔓後
 漢太尉震之二十代孫也自高祖至于大父並名播海內述存朝
 端舊史前碑其詳之矣列考皇孫刑部尚書魏國忠公元瑛屬姦
 臣擅命明辟應期功濟中興安劉氏者周勃禮優歸老諒叔向者
 祁奚出處全身忠貞盡節公即尚書府君之第三子也粵在幼齡
 夙有至性事親公宮國夫人以孝聞宗族推稱州閭藉甚清真邁
 俗秀楚不羣氣和可親色厲難犯言必合禮動不違仁集七略之
 書名高漢閣作三都之賦價重洛城未弱冠以通經為修文生授
 右千牛光朝選也秩滿補太廟丞以親累出為蘄州司戶參軍屬
 先尚書辭滿告歸公罷官就養頌曲別業地連嵩高丘中有華孝
 子絮白之與川上有水漁父滄浪之歌溫清履申隱淪累遂橫為
 酷吏王昷所誣陌貶授衡州臺登縣尉嗣南節度使益府長史韋
 抗奏公為管記飛書之急倚為立成奉有詔停官歸侍俄丁尚書

府君憂輟凶而降哀毀骨立殆不勝喪取全於禮服闋從常調吏部侍郎魏奉古早以文伯期於王佐乃授河南府河陽縣尉李應藻思清華舉今上親試對策甲科除蒲州司法參軍丁首國夫人憂杖而後起公居魏公之喪也服闋不仕爲叔父瑀所敦逼不獲已而應命其年糊名考判公居上等乃擢拜監察御史御史之角初見觸邪難棲之車還聞嫉惡坐剛直出爲汾州孝義縣令前宰無良下氓失業稼穡之地半爲荒曠桑榆之人多在遺藪公曉諭歸本流亡盡復既富而教厥土有年故得推馴郊田墾降庭樹刺史蕭怒乃圖畫其像郵傳以聞天恩曠庸書表美乃除華州下邳縣令辭疾罷職求歸養閑無何除河南鞏縣令所歷爲政有逾於前尋遷禮部員外郎歷左司員外郎春官之屬以劾神人左轄之佐以正綱紀乃轉吏部員外郎九品之曹一臺之劇有簿書以旌水憲擇刀筆以決否臧於是乎以公滅私秉心匪石剖疑折滯揮翰如流選部以清賢公是賴尋遷本司郎中乃統胥徒是稱小選峻以風檢請託不行絕其關梁僥倖自息若乃見理之速持事之堅雖有寡育之勇金張之勢曾無恐懼不可動搖不陟台階奄先泉壤悲夫以元和二十九年七月五日構疾終于萬年永寧里之私第春秋四十有九以其年十月十七日歸葬于閩鄉牧馬原禮也惟公自家刑國曰仁與義厚利者常流之所重公以先人邑入盡分諸孤善交者衆人之所賴公以結下朋遊曾無凡客士有除談比隣不通人或急難傾家以濟素懷儉約雅好真如不服綺紈不食葷血雖粉闥有閱朱絨斯皇不易貴賤之心能全始終之節嗟乎譽高千載道屈一時漢之崔駰官終邑宰魏之管輅位止府丞天平與才而人乎無命自古所歎豈獨高都而已府公所著文集十卷盛行於代嗣子輪行太常寺奉禮郎次子轅轡鞞等不惟過庭之訓式遵卜宅之禮靈輻戒道哀挽及關靈掌東拓地惟鄉縣拱樹西靡心存帝京銘曰

河之靈華之精人之傑國之積年不永位未亨閉泉路今冥冥空

歲陰今崢嶸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公神道碑銘并 崔祐甫

昔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亂之意其論甚美達於國體雖古之伊呂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及也於戲二君以偉才當盛漢之崇而位止於下國二千石祐甫聞於先君僕射曰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所制有唐碩量深識之士曰獨孤常州諱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皇朝左千牛元慶之曾孫常州長史思勝之孫殿中侍御史禮部書監通理之第四子仕而遭時鵠立於朝建旗東夏三著嘉績嗚呼痛乎奄忽捐館其時也大曆十二年夏四月二十九日其地也常州之路寢其壽也五十三年中朝名公素見知者後進之士聞義嚮風者洎濠舒常三州之百姓莫不填膺流涕皆不寔不相泆辰彌月厚而惜之者往往往失聲出涕泣若公有子朗郁等未亂厥兄檢校水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汜方佐潮河東帥聞喪來奔半旬而至使毒之甚如不欲生既受吏人賓客之弔乃忍死謀事以六月六日引使君之柩去常州歸洛陽其年歲次丁巳十月朔七日葬我使君于河南府壽安縣其原先祕監之塋以夫人博陵縣君崔氏附焉禮也水部曰天之降災嘗于我家仲叔季盡矣吾將老矣吾弟常州之子未立今不刻石表墓則常州之令名何以傳於後乃託我故人叙而銘之常州粟元和以生劾有成人之量祕監府君親授以孝經常州一覽成誦祕監問曰汝志於何句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是志也自是徧覽五經觀其大義不爲章句學成童丁祕監憂勺飲不入口者累日先夫人同郡長孫氏諭以不可滅性之義由是微進餽粥杖而後起免喪加於人一等鄉族稱其孝焉長孫夫人高行明識訓導甚至常州漸教成器卓然有立者延陵論君子謂其評議之精在古人右天寶末以洞曉玄經對策上第超拜華陰縣尉著古函谷關仙掌二銘格高理精當代詞人無不畏服俄屬中原兵亂避地于越丁大夫人憂毀瘠過禮既外

除江淮都統使戶部尚書李峴奏為掌書記授左金吾衛兵曹參軍軍旅之事非其所好未幾返初服今上即位下詔收復茂舉帶洩政之大者以公為左拾遺凡所諍諫直而不訐婉而不撓屬彙訓詞不傳于外遷太常博士特新平大長公主之子裴防尚永清公主初以太子少傅裴遵慶為婚主特行五禮公實相為中使口宣詔百易之大長主後夫姜慶初常州曰婚姻之禮王化之階以異姓之人主之不可其矣其不奉詔中書令汾陽王時為五禮使從焉又百官書卒定盜之際綜數名實居其當嚴河南鄂鄂謝答

呂荆州謹謚議博而正當特建之遷尚書禮部員外郎受詔考第吏部選人詞翰殊別淑慝朝野稱正上方大郵黎庶精選敦守以公為濠州刺史平其徭賦恤其宛弱課備聞上加朝散大夫遷舒州刺史舒境瀕江傍山羣盜所聚或蟠結林藪或越趨城寺公惠以柔之武以肅之釋矛服未盡為良俗其他如在濠之政居一年

願書勞問就加尚書司封郎中錫以金章紫綬屬江南早歉比境之人流庸甚眾公忠心以撫舒獨完安天子聞而休之擢拜常州刺史常州富全吳之中據名城沃土兵興之後中華前覆吳中州府此焉稱大故朝之選枚何屬意焉公宣中和平易之教務振人疏德之體百姓蒙化遷善不知所以安而安吏不忍欺路不拾遺餘粮棲畝膏露降之公平生間人之善必偷揚之氣盡與之不啻若身得之後進有才而業未就者秋誨誘掖之惟日不足公之文章大抵以立憲誠世襲賢過惡為用故論議最長其或列于碣頭

流于詠歌峻如嵩華盛如江河清如秋風過物選不可逮公有集二十卷行於代若夫贊堯舜禹湯之命為誌為曲為謀為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而不陞前是公之仲兄季弟伯妹三年之間繼歿執天倫之喪如茶如黍竟以無祿天何不仁然則賈與董名位不盡其才吾先君之歎主恩天命斯見矣其銘曰常州之孝行為大蒸雲霧翼翼以敬以愛女子兄弟如捧如戴常州之義為干友用之有常行之可久扶危拯溺爾身我手常州之才

施于政撫柔三部以仁為柄襲襲國嶠十古迭映常州之文究其本質取其正豈從其損在星之緯在衣之袞常州之年止中身去昭昭之盛世與萬鬼而為鄰白馬江上青鳥浴瀟鶴鶴在原嗟爾元昆練袿霜血長號訴冤繁遺遺美謂余不該我觀之子將二十年相投藥石胡疹不痊譬我於池子為之泉譬我於桐子為之弦榮不獨遂難不復全如何淑明摧毅碎堅巖衣楚挽徘徊墓田望之不見赴之無緣理首班如女手拳如天如天如泣涕連如

故饒州刺史吳府君神道碑銘并序 白芻易

汨市朝潮妻子非達也凶山林擅血屬非達也若有人與羣動處一代聞彼為彼我為我不自潔不自污不巢許不伊呂水其心雲其身浮沈消息無往而不自得者其達人乎吾友吳君嘗從事於斯矣君諱丹字直存太子通事舍人覽之曾孫睦州司馬庶之孫太子宮門郎贈工部尚書諡之長子以進士第入官歷正字協律郎大理評事監察殿中侍御史太子舍人水部庫部員外郎都官

駕部郎中諫議大夫大理少卿饒州刺史歷職義成軍節度判官浙西道節度判官潼關防禦判官鎮州宣慰副使歷函使階至中大夫勳至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君諱書數千卷著文數萬言寶曆元年六月某日薨于饒州官次其年十一月某日葬于常州晉陵縣仁和鄉北原從志也君生四五歲弄泥沙時所作戲輒象道家

法事八九歲弄筆硯時所出言輒類詩家篇章不自知其然蓋宿習儒玄之業明矣弱冠真道書奉直錄每專氣入靖不粒食者累歲顛氣充而丹田澤飄然有出世心既壯在家為長屬有三幼弟八稚姓嗷嗷慄慄不忍見其饑寒慨然有千祿意乃曰肥遯不可以立訓吾將業儒以馳名名競不可以怡神吾將體玄以育德東

守中繇是去江湖來京師求名得名求祿得祿身學家給之外無長物無越思素琴在右黃庭在左澹乎自處與天和終始履仕至二十七年享壽命八十二歲無室家累無子孫憂屈伸寵辱委順

而已未嘗一日感感其心願以至千歸全反真故予所謂達人之徒歎信矣仲弟湖州長史某以予辱與其兄游既為同門生又為同舍郎周知初終託為碑記噫先生之道吾能引古以明之銘曰漢中大夫東方曼倩夏侯湛高之作廟貌譽唐中大夫真存先生白樂天知之作神道銘嗚呼二大夫異代而同塗其皆達者乎

唐故通議大夫和州刺史吳郡張公神道碑銘 并序

張之為著姓尚矣自漢太傅良侍中胄晉司空華丞相嘉以降勳賢軒冕歷代不乏肱地渡江始居于吳故其子孫稱吳郡人嘉以孝梯聞于郡故其所居號孝張里嘉之曾孫裕在宋為司徒即公五代祖也司徒之孫儻在隋為吳郡都督即公曾王父也台州臨海令諱鵬即公之太父也袁州司馬諱孝績即公皇考也或以人物著或以婚閥稱迄今為江南右族公諱擇字無擇未冠丁袁州府君憂廬于墓晝號而夜泣者三年有靈芝醴泉出焉既冠好學能屬文從鄉賦登明經第既第應制舉中情通經史科補弘文館校書郎調左金吾錄事換杭州錄事參軍在杭州前後詰偽制補吏者三十八人駭假年侍老者二十人舉而正之人伏其明會劉幽求來為刺史舉謀上聞詔授絳州錄事參軍絳之郡丞有主壻者怙寵侮法豪奪人利公數其罪露章奏之章下丞相姚元崇奇之致書褒美尋改太原府功曹參軍給事中張昶為江淮安撫使表公正直奏署部從事吏部尚書陸象先為河東按察使狀公清白奏授懷州獲嘉以不茹柔不吐剛得罪繇是左遷鄂州司馬移深州司馬轉號州長史時上方思理詔求二千石之良者時宰以公塞詔擢拜和州刺史公之在郡奉詔條邨人隱而已不知其他無何水潦害農公請蠲穀籍之損者什七八時李知柔為本道採訪使素不快公之剛直密疏誣奏以附下為名遂貶蘇州別駕老幼攀位而遮道者數百人信宿方得去移曹州別駕歲餘謝病歸老于家天寶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終于東都利仁里私第其年二月十二日葬于河南府伊闕縣中李原享年八十三噫公生

天地間八十有三年可謂壽矣其間當明皇馭天下四十有五年可謂時矣有其才得其壽逢其時然職不過陪臣秩僅至郡守凡所貯畜變而不舒嗚呼其命也夫公之文學常為賀知章賈彥璿許之公之諒直常為李邕張庭珪稱之公之政事又為劉姚張陸推之夫以八君子之力援之而不足以一知柔之力排之而有餘匪窮不振以至沒齒嗚呼其命也夫古人云道不虛行又云其後必有達者故公之子大理評事誠以節行聞于時公之孫戶部侍郎平叔以才以先于國報施之道信昭昭矣不在其身則在子孫相去幾何哉長慶二年某月某日平叔奉祖德揭而碑之居易據家狀序而銘之其詞云

有木有木碩大而長破為楸杙不作棟梁有驥有驥規行矩步辱在短棘不駕大輅嗚呼噫嘻公亦如之將時不我遇而不我遇時勿謂已矣天錫多祉既賢其子以濟其美又才其孫以大其門苟無先德孰啓後昆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八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九

吳興姚

鉉

纂

碑十一 摠四首

紀功

三受降城碑 呂溫 平淮碑 韓雲卿 平淮西碑 段文昌

幽州紀聖功碑 李德裕

三受降城碑銘 并序

呂溫

夏后氏過洪水驅龍蛇能禦大苗以活黔首周文王城朔方逐獫狁能捍大患以安中區若非高岸峻防重門擊柝雖有威德曷觀成功然則持睿璣而弛張萬象昊穹之妙用扼勝勢以擒縱八極王者之宏圖道雖無外權則有備變化消息存乎其人三受降城皇唐之勝勢者也昔秦不量力北築長城右扼臨洮左馳碣石生人盡去不足乘障兩漢之後類爲荒丘退居河滸歷代莫進矯亡秦之弊則可矣盡中國之利則未然唐興因循未暇經營有拂雲祠者在河之北地形雄坦控扼樞會虜伏其下以窺域中禱神觀兵然後入寇甲不及擗突如其來鯨一躍而吞舟虎數步而擇肉塞草落而邊氓懼河水堅而羽檄走爰自受命至于中興國無寧歲景龍二年默啜強暴濱鄴構怨掃境西伐漢南空虛朔方大摠管韓國公張仁愿驍強暴濱鄴構怨掃境西伐漢南空虛朔方大摠制胡馬之南牧中宗詔許橫議不撓建請於於是留及瓜之戍斬姦命之卒六旬雷動三城岳立以拂雲祠爲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過朝那而北闢斥候迭望幾二千所損費億計減兵萬人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極于海西窮于天納陰山於十眸奉大漠於一堂驚塵飛而烽火耀孤鷹起而刁斗鳴涉河而南門用晏開韓公猶以爲未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馳神竿鞠虎旅看旄頭明滅與太白進退小則責瑛畫受厥角定保塞一隅之安大則倒狼居竭瀚海空苦塞萬里之野大略方運元勳不集天其未使我唐無北顧之憂乎厥後賢愚迭任工拙異勢剛者黷武柔者敗律城

陳險固寇得凌軼或驅馬飲河而去或控弦劇壘而旋吾知韓公不瞑目於地下矣今天子誕敷文德茂育羣生戢兵和親七狄右衽然而軍志有受降如敵大易有安不忘危崇墻言言其可施柝亦宜鎮以元老授之廟紳伸述舊職而旌遺功外勤撫綏內謹經略使其來不敢仰視去不敢反顧永尊猛氣無生禍心益威馴思禽息荒外安固萬代衍何加焉敢勒銘城隅庶復隍而光烈不昧銘曰

韓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強制以全策亘漢橫塞揭絃雄壁如三關龍躍出大澤並分襟帶各閉風雷俯視陰山仰看昭回一夫登陴萬里洞開日晏秋盡纖塵不來時惟韓侯方運神妙觀粟則動乃誅乃手廓平窮荒盡日所照天平未嘗不策清廟我聖羅德麗高北門優而柔之用息元元曷若克守推亡固存于囊于夷永裕後昆

平淮碑并序

韓雲卿

惟唐上元辛丑歲叛臣劉展竊地弄兵悖撓天常肆虐黎人淮泗而南施于閩越人殘令絕職實不修先皇帝命我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中丞田神功統鷹龍勁卒控弦引鏑萬有餘騎涉淮浮江梟懸魁逆布宣德澤返旆河南吳楚之人父子相歡感爲相賀土壤耕闢年穀豐登軸輻若飛歲月相屬朝廷甄收顯寵存及出領方面入秉端揆錫圭分社有土爲王牧守遠近者查慶桑工買欲惠懷德皆願銘石江浒播垂休烈其辭曰

昔在上元中夏猶虞姦兇矯攘鯨毒楚吳帝命信都偏師萬人鐵騎騰凌風行雲奔頓旌偃節敦論威德兇慝不悛搖蕞特毒相相信都奮髯提戈授俘軍門氣凌山河地祇號風江靈鼓波上殞髦頭下除巴蛇逼地之經導天之和人胥已安積十餘年田野豐穰轉漕如川伊昔有周召虎方叔降及贏秦翦起繼躅履險成功孰與爲足天子是咨南人是懷享國翼都銘功海門陵谷可遷碩德長存

夫五兵之設本以助文德而成教化故聖人不專任之其有桀紂暴邪干紀作孽道德不服則兵以威之文告不諭則兵以靜之在禁暴除害而已自黃帝堯舜不能無誅至湯武受命武功濔盛其本之以仁義行之以弔伐惟帝與王率由茲道於戲創業之君勞而後定守文之主安而忘戰故三代之衰功在五伯未有中葉之後再安生靈前古所無歸于聖代我唐運之興也高祖太宗以仁義之丘除暴隋之亂戎功祖武百代丕承玄宗嘗亦內翦姦邪外清夷伏所以繼文之代協帝之明既而禍起於微亂生於理由是積弊之衆結固於兩河斤斧不用釋歷于五紀肅宗親翦大憝且務生育德宗順宗觀于天象察于人事以理運未至沍氣猶凝運啓昇平以俟後聖惟我后握樞出震端辰向明考上古之心思祖宗之意掃滌區宇光啓帝圖不以萬乘為尊四海為富遵大禹禘風之志有光武乙夜之勤以為景擒七國而漢氏安成前三監而周化洽焉有惠難未去而德教可興日者惠琳特近狀之固劉闢馮坤雜之險李錡保長江之衝從史資太行之阻四兇相扇繼為亂常三數年間盡膏鈇鏑太尉茂昭以中山之地盡室來朝司空弘正以全魏之邦舉宗向關義風所激莫不歸心況彭城從折簡之召橫海展執珪之親向談虞虢之存亡議輔車之形勢莫不割心斷臂繼踵為忠既而麟見於巴賈之間河清於鄜衛之際固同本之既昭聖禋之符廓清寰海兆於此矣而長淮右地連山四起控扼吳楚密邇輜輳有上帝濯龍之池同異方多馬之國戈鋌雲照駟駿雲屯二姓三兇憑阻作孽歲在甲午吳少誠積禍而斃餘殃聚於逆嗣氣稜准潰我后方甲人省窳窳除穢猶命使者持節往申寵賻以柔服之表示含弘之仁元濟劫衆拒境滔天肆逆剽葉縣僥倖舞陽侵襄城伊洛之間騷然震恐乃詢廷議咸願股以墨經授以兵符天子淵默以思寔馳以斷獨發宸慮不詢衆謀漢宣從屯田之議晉武決平吳之計至聖不惑羣疑自消於是會覽

薄之師得鷹揚之帥以中軍帥李光顏往者平朔邊靜虜獨雙矛電激孤劔風馳亦由馮異之揔軍鋒子顏之將突騎才氣雄武可掃樓揔魏博河陽鄧陽凡三軍自賸賴而前以河陽軍帥烏重胤當從史內訛邪謀外阻兵勢精誠奮發獨應王師故得虜魏豹於軍中縛呂布於麾下識慮中正可革臯音益以汝海之地惣朔方義成陝虢劔南西川鳳翔延州寧慶凡七軍由襄陽而進宣武帥韓弘請以子公武領精卒一萬三千時集洄曲築書作帥鐵為戎右充國討虜印統支軍是能從帥之命成父之志又以壽春守李文通風精戎韜累習軍旅明於守備可保金湯惣宣武淮南宣曹王臯有任城之武昔征兇渠骨取安陸授以戎柄嗣其家聲乘五關之隘以唐鄧隨帥李愬溫敏能斷深謀昔趙孟蓋成李之勳復能霸晉亞夫紹絳侯之武亦克擒吳相其英徽必有以嗣山南東道荆南凡兩軍自文成而東乃命御史中丞裴度布挾纊之恩秦如緜之命以諭羣帥以撫輿師且以古之會兵必謀元帥令歸於一勢不欲分命宣武軍帥韓弘為諸道行營都統假陸遜之鐵拜韓信之壇指蹤畫奇正之機發號甲嚴疑之令然後有司馬之法節制之師而寒暑再罹賊巢未下又命內掌樞密之臣梁守謙肅將天威盡護諸將懸白日於千里推赤心於萬人由是甘寧奮升城之勇君文勵擊壤之志焚上蔡以窮其翼拔鄆城以扼其吭以斬后攻蚩尤之亂殷宗伐鬼方之罪周公誅淮夷之叛雖以聖討逆皆三年後定百辟之議且謂父勞將決其機以安海內復命丞相裴度持淮蔡之節撫將帥之臣分鄧禹之麾施威實憲之幕府四牡業業于藩于宣先是光顏重胤公武戎旅同心壘垣齊列長蛇之勢首尾相從發胡騎之雄紛紜縱擊逐餘孽如鳥雀獵殘寇似狐狸干矛杖行次于洄曲丞相之來也羣帥之志氣逾厲統制之號令益明勢如雷霆功在漏刻賊乃悉其精騎以備洄曲之師唐隨帥李愬新惣傷痕之軍稍厲奔北之氣城孤援絕地

逼勢危而能養龜虎之威未嘗變視屈鷲鳥之勢不使怒形是以
收文成柵而降吳秀琳下與橋而擒李祐祐果敢多略眾以留之
或謂蓄患不利吾軍烈誠明在躬秉信不撓受命釋縛投之親兵
祐感築之心出於萬死縱橫之計果效六奇粵十月既望陰凝雪
飛天地盡閉翹乃遣其將吳仇良輔留鎮文城備其侵軼命李
祐領突騎三千以為鄉導自領中軍三千與監軍使李誠義繼進
又遣其將田進誠領馬步三千以殿其後郊雲晦冥寒可墮指一
夕悉柵交展破關鋪敵准潰仍執醜虜雖魏軍得田曉為導漸出
盧龍鄧文得田章既登長驅解竹用制奇勝與古為儔四紀通誅
一朝蕩定據宗廟之宿憤致黎庶之文安周漢以還莫斯為威帝
命策勳進弘為侍中光顏重胤並為司空翹為左僕射帥山南東
道公武加散騎常侍節制鄴坊丹延道古進御史大夫文通加散
騎常侍王師僕金爵之賞環境蒙復之恩掩骼埋胔除瑕宥罪
躋羣生於壽域還比戶於可封東西南北無思不服丞相旋請來
朝後加金紫光祿大夫封晉國公乃眷准潰蒸人生殖俾擇循吏
撫其疾傷以宣慰副使刑部侍郎馬摠領淮蔡之任天子議功雲
臺追美將帥俾刻金石以揚休勲而百辟僉謀羣帥克讓推義士
之志敢貪天功徵賢臣之言實在君德於是摺紳之士暨侯服之
臣上獻鴻名式昭徽策然後光輝千古聲明百寶詔命掌文之臣
文昌勒銘淮浦庶乎闕周雅者美宣王之中興觀鈞銘者戒蜀川
之恃險銘曰

天有肅殺萬物以成雷風為令霜霰為刑君有武節四海以寧陳
之原野阻以甲兵在昔聖王格寧邦國武以禁暴刑以助德牧除
害馬農去蠱螫苟非戎功孰靜羣虺明明我后神筭精微九重獨
運千里不違宵衣旰食再安中寓始朔朔漢旋梟蜀虜丹徒鏡滯
白門縛布服茲肆罪豈勞一旋淮夷怙亂四十餘年長蛇未剪紫
宇騷然遠千孽童逆志滔天懷柔匪及告諭罔悛帝念生人乃申
薄伐飛將鷹揚前鋒電發靈壇命信靈旗指越我武惟揚妖氣未

滅集于洄曲決戰摧兇豹略臨晉維留沓中栢栢攘帥應變無窮
浮鑿暗渡東馬替攻合以長圍絕其飛走布德滅妖升城獲醜商
不改肆農安其故洄曲殘兵投戈束手帝嘉羣帥賞不踰時晝社
啓封珪組陸離泊于繫箱服我英威刻之金石作戒淮夷

幽州紀聖功碑銘并序

李德裕

幽州盧龍軍帥檢校左僕射張公仲武往年修缺捷之禮今歲有
銘勳之請二者君子題之豈不以諸侯有四夷之功獻其戎捷春
秋舊典也宗周納肅慎之貢銘於楛矢天子令德也斯可以為元
侯表可以為後代法聖上嘉其勳而中禮乃命宰臣採其元功傳
於悼史臣德裕敢職言曰夫兵者所以除暴害也愛人則惡其為
害禁暴則惡其為亂雖敵智不殺化之以神至德允懷招之以禮
然書有稽夏之戒傳有循刑之訓虞舜四罪乃成大功文王一怒
以至無侮非德教之助賊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
帝庶我文典煥乎光明極象外之微臻於至道鼓天下之動致於
中和慮必鉤深退而藏密故能神幾獨照成未兆之謀威光遠震
制不羈之虜當其時也烽煙迭警羽書狎至人心大搖羣師沮氣
皇帝以軒后之威神漢高之大略光武之雄斷魏粗之機權合而
用之以定王業此議臣所以不敢望於清光也俾哉天地應而品
物生君臣應而功業成故龍躍而雲從鶴鳴而子和方叔伐獫狁
擊荆來威安遠擊車師西域震服宜有良將殿于朔邊張公禮悅
戰器書成傳辭張仲孝友子孺塞淵泥落不耦光景未耀明主雅
聞奇志持印而拜尉軍遙推赤心築壇而命元帥披自雄武授之
鉤門果能精誠奮發策慮傾膽千里獻壽一心憂國則知龍顏眷
將任人傑而不疑日角好謀敵敵國而強意迴鷁者本北狄之裔
也或曰獯狁或曰山戎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前史載之
悉矣暨薛延陀之敗也酋帥吐迷度率眾款塞太宗幸靈武納降
立迴鶻部落置瀚海都督因我封殖遂雄北方代宗之燕內難也
笨護以射鵰之士親履戎旌亦由兔髯率師以翼周北猶梟騎以

助漢既滅大憝乃曠厥功持拜葉護司空歲贈繒二萬匹厥後飾宗女以配之立宮室以居之其在京師也淫祠雲構甲第幕布棟宇輪奐衣冠縞素交利者風偃挾邪者景附其翎侯貴種則被我文纘帶我金犀悅和音厭珍膳竭蠶上國百有餘年既而桀鯨無親天命不祐僭侈極欲神道惡盈本國存饑首產耗半黜屢斯因利乘便遂焚庭墟落蕭條陰憐青榮今之烏介可汗亡逃夫塞竊號沙漠非我策命自爲假王其來也美漢陰山脾視高關玄塞之氣霧散天質貴主以前驅依大國而求援或可我行米糶救其饑人或邀我甲兵復其故地外雖柔服內有桀心因行人致辭微呼韓故事願居光祿塞急係受降城其下有二部曰赤心宰相那頡噉持勒赤心者天性忿戾戎馬尤威初與名王噶沒斯首謀內附俄而負力怙氣潛圖厲階爲噶沒斯所招誘以俱謁可汗戮於帳下其衆大潰東逼漁陽上乃賜公璽書授以方略公以室韋悍巫之兵近我邊鄙俾其偵邏且禦內侵尋以徵役不供爲虜所敗由是介馬數萬連亘幽陵伏精甲於松楸布穹廬於磧函散若飛鳥止如長雲火燎于原不可嚮邇公激義氣以虹貫發精誠而石闢奇計兵權密授髦備乃命介弟仲至與裨將游奉瓘王如清左敵萬李君慶張自榮高守素李志操率銳兵三萬建節而前介曾雪照戈于林植命以義殉壯由師直登陸隆而未洩欲逐逐而不食戰以聽命嚴而有威公曰險道傾仄且馳且射胡兵所以無敵也致之平原勒以方陣我師可以逞志也於是據以莽平環以武剛首尾蛇伸左右翼張輕騎旣合奇鋒橫驚如摧枯株如搏畜兔攝尊者弗取陸梁者皆什虜侯王貴人計以千數然後盡羅服聽悉數保壘谷靜山空靡有孑遺橐駝駃騠風澤而散旃罽羶幕布野畢收馬牛幾至於谷量虜血殆同於川決徑路寶刀祭天舍人奇貨珍器不可殫論乃命從事李周瞳馳傳上奏又命千門將國從玘繼猷戎倖皇帝受而勞之羣臣畢賀晉長平七征驃騎六舉實憲合氏羗之衆陳湯檄城郭之兵或生靈滅耗士馬痛傷邀功

救罪矯命專征然猶告類上帝薦功清廟顧祝二漢不其惡歟以公威動蠻貊功在涌刻因命公爲東面招撫迴鶻使先是奚契丹皆有虜使監護其國責以威道且爲漢謀自迴鶻嘯聚靡不鳴張公命裨將石公緒等諭意兩部戮迴鶻八百人雖介子計罪於龜茲班超行誅於鄯善未足備也迴鶻又遣宣門將軍等四十七人詭辭結歡潛伺邊陲公密啓其下盡得陰謀且欲馳入五原大陘雜虜公逗留其使緩彼師期竟得人病馬瘠縮躬而退挫銳解紛繫公善計今烏介自絕皇澤莫敢近邊弃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盡徒餘種屈意黑單寄託遠遁流離饑凍黑車亦倚其威重迫脅諸戎造謀藉兵解仇交質自謂約責深入漢將取而未期渡幕輕留王師往而非利公以壯猷遠御長計羈縻不輸避嫌之便終盡致敵之術將時動而得傷豈歲數而勝微矧乎明主杖將帥爲爪牙視戎狄爲鼠彘方獵猛敵不耽細嫫非周宣無以成召虎之勳非漢宣無以聽管平之計勗哉上將光我中興公前後受降三萬人特勒二人可汗姊一人都督外宰相四人其他侯王騎將不可備載王蒙以日逐歸德稱爲人瑞班固以稽落蕩寇大振天聲執若天子神武百靈震懼乘其感困臨以兵鋒刈單于之旗納休屠之附非萬里之伐無三年之勤魏乎成功輝煌後代宜刻金石以揚鴻休銘曰

大和之初赤氣宵興開成之末彤雲暮靄異鳥南來胡滅之徵北夷颯掃厥國土崩逼迫遷徙震我邊鄙長蛇去穴奔鯨失水上都薊門近連千里曾不畏天猶爲驕子可我邊殺邀我王師假我一城建彼幡旗歸計強漢郵丈嫚薛狼顧朔野伏莽見羸腐門之北危戎雜處戡戡羣羊茫茫大函縱其暴騎驚我牧圉暴若豺狼疾如風雨皇赫斯怒羽檄徵兵謀而泉賦斷乃雷聲沈機變化動若神明沙漠之北虜無隱情漁陽突騎燕歌壯氣超元戎耽耽虎視金鼓普衆千旄蔽地爰命其弟屬之大事翩翩飛將軍我三軍裏允之制代師之勤威略火烈胡馬星分戈迴白日劍薄浮雲天

街之北旄頭已落絕響之野蚩尤未縛俾我元侯恢弘遠略取彼
單于係之徽素陰山寢烽亭徽纒弓萬里昆夷九譯而通磻夷既
同天子之功儒臣慕美刊石垂鴻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九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

碑十二 卷八百

吳興姚

鉉

纂

家廟

唐西川節度副大使中書令南康郡王章公先廟碑德

唐丞相司空燕國公先廟碑

唐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公廟碑韓雲卿

唐淮南節度使李公先廟碑白居易

唐宣武軍節度副大使令狐公先廟碑劉禹錫

唐興元節度使王公先廟碑

唐魏博節度使沂國公田公先廟碑韓愈

唐河陽軍節度使烏公先廟碑

唐故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成都尹劍南西川

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管内支度管田觀察處置統

押近界諸蠻夷西山八國雲南安撫等使上柱國南唐

郡王贈太師韋公先廟碑并序 權德輿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乃立宗廟以安神明德厚流光追養繼孝

順而下之曰義等而上之曰仁國家稽合禮文損益前憲崇功貴

仕得祠四室於王制酌諸侯二昭二穆之義於祭統見君子盡志

盡物之誠惟太尉中書令南康郡王懿文經武保合昌運左右德

宗格于皇天始恢隴坻之旌終化岷嶷之俗貴為上公位極元台

克肆忠力乃圖孝享作新廟于京師大安里古者揚其功烈銘于

祭器近古以魯鍾衛鼎追琢先德不若鑲文字於麗牲之碑之為

詳也乃謹而書之云公姓韋氏京兆杜陵人自扶陽重侯用經明

至宰相後裔蕃昌德與位偕積十六葉至六代祖軫字元禮以字

行於代仕周為車騎大將軍入隋為沂州刺史啓土郟城易名曰

莊實主業恪雅有文憲武德初由侍御史為洛州別駕生司農府

君諱機為第一室端誠正去休有歆聲專對出疆艱貞復命著西

征記以獻太宗嘉之剖符潭州修起備術三典卿曹陟降屯夷操持貴倖不避強禦繕理宮室得其時制史氏書之爲唐名臣以夫人隴西郡君辛氏配司農生坊州府君諱餘慶爲第二室清和修絮履道不回歷右驍衛兵曹參軍以至二千石以夫人武功公蘇氏配坊州生贈太子少保府君諱徽爲第三室方嚴貞幹政事修明在武后時以直忤旨由太原令移佐睢陽出入四紀績宣中外歷殿中監制符八州廬海潮號眉徐衛陝所至之邦有威有懷凡再追命以夫人扶風郡夫人竇氏配少保生贈太子太師府君諱貴爲第四室感德循行含章自牧歷藍田尉淑聲流聞上纂崇厚下貽風訓凡三追命以夫人涼國太夫人段氏配噫嘻自扶陽至郿城積丕烈於前史自考廟至顯考廟流熾昌於後葉列於旒常備厥義方故南康郡王苞五常貞四教秉靈傑出合道中立初晉備師建奇功扞大患立大節以儒衣法冠授律鑿門佩亞相之印綬修元侯之節制就加宗工入掌金吾撫征全蜀命賜備厚由地官轉天官參總端右平章宰政進中書令加司徒大尉鉞鉞程弔旂鑿瑯戈有嚴有翼乃蔚乃赫忠厚博大以阜俗信廉仁勇以成師南寧納郢西羗解辦象胥譯戎捷樂府陳夷歌守正持重推誠畢力開地通道者九千餘里生聚教訓者二十一年天文紀功刻在金石暨德宗棄天下太上居諒闇危言急病體國忘身毅然君子之道卓爾大臣之節永貞元年秋七月考終命于理所策贈太師有司奏謚曰忠武公自廟成距今凡八年矣以公天子守臣安危注意不得視滌濯承吉觸而元兄國子司業聿實奉朝請薦其常事孝友而才稱於士林初公之仲兄曰暈屯田貞外郎贈鄧州刺史叔氏曰肇太子左庶子兼御史大夫贈左散騎常侍咸以器望而延衰錫公之夫人贈魏國夫人張氏其相禰與外王父皆梁國鈞爲天下華腴嗣子工部員外郎行立銜恤無怙齊喪中禮大凡四廟之支旁尊孳從煇楸昭融不可勝書至若質明光近沐浴威服虛中以理嘉薦匪懈而無違心太樞沈香馨香條鬯既思其志

意若聞乎空聲洞洞乎屬屬乎有以見舉十倫而備百順昔素王之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其斯之謂乎司業悼手足之凋落感春秋以悽愴永懷明發俾篆斯文銘曰
新廟有極靜深奕奕孝孫匪懈玄衮赤舄洪闕章章乃侯乃王漢稱扶陽唐有南康二十三葉沛然蕃昌四室崇崇斯焉享嘗烈烈南康溫良能斷猷猷博祖文武植幹汗岐之西侵珍銷散井絡之下天文昭煥撫封全歸宣寬德輝孝脩孝享家法無違以昭以穆以嗣以續和氣婉容必芬烹熟子孫小大罔不祗肅神之聽之報以介福

唐金紫光祿大夫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太微官使上柱國燕國公于公先廟碑銘并序 權德輿

國朝之制二品已上祠四廟三公品第一雖有始封亦不敢逾焉元和五年相國司空燕國公立新廟於京師蘭陵里司空公以文武偉才肆勤納忠外貞師律入作公相以平水土以調平陰陽深惟祖禰尊尊之義昭穆親親之道乃圖廟食以宋代德公姓于氏河南人七代祖諱後魏柱國大將軍周太傅三老燕國文公六代祖寔周文左輔隋贈司空燕國安公五代祖象賢驍騎大將軍會昌定公惟三葉有大勳力于北朝乞言而爲博史體國以全至公四代祖益州郫縣令諱德威夫人京兆韋氏曾祖縣州顯武縣令諱玄範夫人北海唐氏王父贈刑部尚書諱汪夫人北海王氏烈考贈司空諱夔夫人邠國太夫人京兆韋氏凡宗廟之數郫縣爲初室顯武爲二室尚書爲三室司空爲親室其配各以夫人氏交神明之道也惟郫縣顯武遵道服儒廉潔修且曰邠曼容陳仲弓吾之師也故仕不過六百石而以理效聞尚書沈冥善閉舍道特立以處士燕居至于沒身凡三追命至大司寇先司空廣大而靜默恭儉而好禮合二雅循四教推明理古之學賤絕非聖之書恬智交養龜顧不惑起家益州東陽主簿四徙官至寧州真寧縣今又再轉至泗州司馬祿至卑而仁及物道未泰而志不慄公

卿大夫之間尊有道而疎利權天寶末宰執擅朝惡其剛介不附已故官止郡佐而慶延身後朝典加恩亦三追命曰密州刺史史尚書以至於論道焉長子頌車良有士行終洋州司戶參軍家子頌真幹強敏程功賦職歷戶部侍郎以公事貶泉州司戶贈楚州刺史幼子頌史理清明仕至長安縣尉司空公即第三子也英朗闊達剛方博厚才可以扞大患學可以析羣疑彌綸中朝則尚書郎京邑廷尉皆有懿績憲綬外服則湖蘇號映二千石察廉克宣功化縣山南東道節度使平章事入觀居中策拜顯尊紹文公安公之辭地展盡志盡物之誠敬懷愴怵惕精明吉蠲詩云春秋匪懈享祀不忒司空當之矣又曰以妥以侑以介景福先公且之矣又狀先公之行其大略曰孔宣父應聘歷國因而老于洙泗我先君宦學於天寶之年而操之者甫忠謂林甫國忠先君於無窮乎又曰小子不敏不通先君之大道不識先君之大行不肖之罪也類是者十餘言其太史公自序之風可以論諛酌之祭器德與外王母公之從母也故其門中風訓復周知之忝備重任在公下列公以廟銘見授頓伏上聞尊嚴咫尺實奉面命其傳信不敢曼辭銘曰

燕文三老獨魏佐周安公定公亦播厥猷縣顯武一同丕矩尚書司空三命追崇義訓忠教台煌耀乃封故地乃建新廟新廟是宜禮鄭告祠齊明感服乃順乃時早靜以正如親聽命求福不回孝孫之虔刻銘斯碑以代孝衷

唐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公廟碑銘并序

韓雲卿

戊申歲六月尚書左僕射趙國公圓薨天子罷朝三日喪禮贈賻加異常數贈太子太師謚曰某嗣子某等遵先訓敦率舊禮五月而葬二十五日而祥始立廟洛邑曰考廟王考廟皆二丈有七從四尋衡八尋二戶立楹外垂四阿圻墳彩繪施以丹雘齋室案室庭垣稱之連族氏繚躡清顯銘其德大師崔氏河東武城人也係于齊著于漢荷先少師之純孝溫重稟受元和緯文經武為國

梁柱賊臣祿山憑犯河華玄宗順動南遊蜀漢公為居守有扶掖再造之勲函洛阻絕人推蠱毒肅宗振旅湖陲殲靜亂公為宰衡有翊贊載復之謀山越之難淮泗之疑茂勳盛業曠焉公比禮曰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宜廟食以銘于鼎以某月之某日寢廟既成庭除既平備器潔服儉而中禮先養七日致齋具物水草陸產醴酪牲牲之備外盡物也色溫行寃身屈意愉懼不及內盡志也禮卒莫撤齋莊之色如存焉歎息之音如聞焉君子曰吾觀崔氏之享有以知禘嘗之義焉古者諸侯立五廟有鼎與樂有國之制侯伯有爵而無土廟有鼎祭樂不克立五廟而立三廟不銘于鼎而銘于碑其銘曰顯顯大師天孕鴻才恢張碩勳輝輝衡衡惟昔姦兇猷息犯順當時無虞區宇駭震玄宗南巡功著巴岷肅宗載復勳揚策績銷殄氛稜宣明日月於惟大師誰將比烈

唐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趙郡李公家廟碑銘并序

白居易

王建侯侯建廟廟有器器有銘所以論譟先德明著後代或書于鼎或文于碑古今之通制也維開成某年某月某日宣武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趙郡李公齊宋祗慄拜章上言請立先廟以奉常祀於是得請于天子承式于有司是歲某月某日經始于東都明年某月某日有事于新廟外盡其物內盡其志三獻百順神格禮成其友居易以李氏宗祖世名家爵與僕射志行官業善于麗牲之碑謹按家略九代祖善權後魏譙郡守八代祖延觀徐梁二州刺史七代祖績某郡太守六代祖顯達隋潁州刺史五代祖遷皇朝宣毅二州別駕贈德州刺史高祖孝卿右散騎常侍贈鄧州刺史曾祖府君諱敬立總章儀鳳間歷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令弘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趙國公謚曰文憲才智職業載在國史今祭于第一室以妣前國夫人范陽盧氏配焉王父府君諱守一屬世難家故不求

聞達避榮樂道與時浮沈終成都府郫縣令祭于第二室以妣榮陽夫人鄭氏配焉先考府君諱晤歷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府君爲人篤於家行飾以吏事動有常德居無情容所蒞之邑有善政辭滿之日多遺愛不登貴位其命矣夫今祭于第三室以先妣上谷夫人范陽盧氏配焉府君累贈至尚書右僕射夫人累贈至貴谷郡太夫人前後凡三追命六告第渾澤疊合自葉流根從子貴也郫縣隸陵府君咸善積于躬道屈於位儲社流慶而僕射生焉僕射名紳字公垂六歲丁晉陵府君憂孺慕號踊如成人禮九歲終制孝養上谷太夫人年雖幼承順無違家雖貧甘旨無闕侍親之疾冠帶不解者三載餘可知也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五日餘可知也先是祖妣考妣晉陵府君前妻夫伯叔父兄姪之殯未歸柩各處一方公在斷線中親視九喪匍匐萬里及期喪事禮無闕達至誠感神有靈烏瑞之應事動鄉里名聞公卿子弟友者以爲表率憲宗嗣統三年李錡盜據京口公寓居無錫會擢第東歸錡聞公名署職引用初詢以謀畫結舌不對次強以章撤絕筆不書誘之以厚利不從追之以淫刑不動將僇辱者數四就幽囚者七旬誠貫神明有死無二言名節者以爲準程朝廷嘉之拜右拾遺歲餘穆宗知公忠孝文行召入翰林特授司封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承顏造膝知無不言獻替啓沃如石投水俄拜御史中丞戶部侍郎既而望屬台衡朝嘗妥駕時移世變遂出掾高要佐潯陽旋爲浚壽二州刺史大凡公之爲政也應用無方所居必化卹理二郡以去害爲先故有盜奔獸伏之感廉察浙右以分憂爲切故有郵郵活殍之惠尹正河洛以革弊爲急故有摘姦抉蠹之威文宗知公全才以才難理乃授缺缺俾鎮綏之初宣武師人驕強悍狂亂微利積習生常公既下車盡知情偽刑賞信惠合以爲用一年而下懲勸二年而下畏服三年而下恥格肅然不憂薰然大和撫之五年人俗歸厚至於捍大患禦大災仰飛蝗退暴水致歲於豐稔免人於墊溺噫微公之力沐之民其爲殫乎

其爲魚乎殊續尤譚不可具舉天下征鎮淮海爲大非公作帥不足以及長東諸侯制加銀青光祿大夫楊州長史淮南諸道節度觀察等使餘如故詔下之日出次于外軍門不擊柝里巷無吠犬從容五日按節而東百姓三軍壺漿捧篋遮道攀轡者動以萬輩皆嗚咽流涕如嬰兒之別慈母焉噫若非齊儒之惠及其幼穉雞豚之養及其老艾推赤心置人腹中者則安能化暴戾之俗一至於此乎西人泣送東人歌迎梁楚千里風化移音雨景星所至蒙福于時開成會昌之際上方致理公未登庸顯願蒼生環望而已感矣哉大丈夫生於世也以忠貞奉平君以義利惠乎人以敵冕貴乎身以宗廟顯乎親以孝敬交乎神宜其荷百禄輔一德爲有唐之宗臣者歟君子謂李氏之廟也休哉公之祭也順哉然曰有孫如此有子如此可謂孝也故其碑銘云

唐宣武軍節度副大使檢校禮部尚書令狐公先廟碑

劉禹錫

今上元年七月十三日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汴宋亳等州觀察處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陽縣開國伯令狐公西嚮拜章上言守臣楚蒙被恩澤列爲元侯得立家廟以奉常祀制書下其奏于有司於是善相考祥得地于京師通濟里居無何新廟成公以守藩故申命季弟監察御史定卜牲練日越八月丁亥祔饗三室培塿以尚幽設幄以迎精禮無尤違神用寧謚第一室秦州上邽縣尉諱濬以妣

太原王氏配第二室絳州昌化縣令贈吏部尚書諱崇亮以贈太原郡夫人河東柳氏配第三室太原府功曹參軍贈司空諱承簡以妣贈魏國太夫人富春孫氏配明年十月公由浚郊以介主入朝具拜戶部尚書進爵為魯侯既辭戎旃得以列侯謁三廟是歲南至上不視朝又得以時展祭先期致齋栗然以敬既齋盡志歆然永思奉其百頓陳以具物始躋而虔恭終獻而流瀾既卒事顛麗牲之石宜有刊紀乃俾家老授其謀于所知云令狐晉邑也晉大夫魏顛以輔氏之功始封焉其易名文國語所謂令狐文子是也其先周文王之昭畢公高之裔畢萬為晉卿始封于魏自萬至穎蓋四世其後三十七世藍田侯蚪仕拓魏為煨煌郡太守子孫因家遂占數為郡人藍田之孫熙在隋為納言惟上邽府君納言之玄孫道克肖而位不至惟尚書府君西州之右族光未耀而德已基惟司空府君志為君子儒以經學居上第調補安陽縣主簿歷平正縣尉汾州司法參軍陝州大都督兵曹終于太原府首掾始以穎經進既仕旁通百家愛穀梁子清而婉左丘明國語辯而工司馬遷史記文而不華咸手筆朱墨究其微言楷梯以肥家信誼以急人德充齒耄獨享天爵故休祐集于身後微章流乎佳城凡以子貴承澤降命書告第者始贈尚書祠部郎中再贈禮部尚書三加右僕射四進太保五為上公先太夫人亦四從封審印纍纍邦族簞墓生三子皆才彭陽為嗣次子從端實齋給令為檢校膳部郎中參河東軍軍事子前所謂為監察御史令主柱下方書溫敏而有文綽粹然真公兄弟惟彭陽公以辭筆取科名翰飛參侍從由博士主尚書殿奏典內外書命遂登樞衡言文章者以為冠掩節德戾率身和衆留惠于盟津變風于浚都言方略者以為能夫浚師嗜難治乘繫竊發寤成習俗位止五載飲和華心車馬來朝人皆傾涕問公還期觴以祝之留為常伯旋命居守汴人聞公之東近而愈懷翹翹羅罷成西其首言遺愛者可紀焉貴而率禮老而能慕休惕乎霜露齋莊乎廟桃睦其季仲施及鄉黨言

孝悌者歸厚焉勒銘于碑以代彝鼎文曰
 已孤之孝莫如備物顯顯新廟四阿三室時惟仲月卜用柔日醴醴必芬牲牲肥腍遵鯁在堂蕭管在庭孝孫蒸蒸恭若奉盈低替委紳薦鼎登釗肝饗文感流涕緣纓禮以備儀誠以致美祖考來格錫之休祉工祝告訖退循軒祀乃授風人作詩以紀猗歟彭陽之寵光佐憲皇西省東臺委為侍郎國之大柄咨爾平章敬宗凝旒俾鎮雍立入為地官守東周彭陽之忠厚宜介福以壽東郊既釐可復朝右縣縣其胄系于周舊由我顯起必昌其後大和紀元作廟之首刻碑廟門龍集已酉

唐與元節度使王公先廟碑銘并序

唐制五等有爵服而無山川登于三軍得立四廟備物崇祀以文神明敬先報本以輔孝治有國之令典也惟長慶三年前相國王公始卜廟于西京崇業里公時鎮劍南東川上章曰臣涯官秩祔授品俱第三請如式以奉宗廟制可是歲仲冬申命長男孟堅祔其主于三室明年公入為御史大夫復以十一月躬行恭祭間歲公出梁州執拜司空禮崇異數廟加祀室大和二年增新室既成祔顯考尊位告饗由禮觀之者以為世程第一室上儀同幽州別駕府君諱元政以妣博陵崔氏配第二室湖州安吉縣令贈尚書刑部員外郎府君諱實以妣贈扶風縣太君馬氏配第三室朝散大夫青州司馬贈戶部侍郎府君諱祚以妣贈武威郡太夫人賈氏配第四室曰溫州刺史贈太尉府君諱冕以妣贈魯國太夫人博陵崔氏配初周王太子晉遇浮丘化為神仙時人號曰王家其後遂以命氏顯于秦者曰霸三世將秦師子孫分居晉代間東漢有徵君霸霸孫甲亦號徵君徙居祁縣為著姓故至于今為太原人自漢涉魏益以熾凡十葉至後魏度支尚書廣陽侯閔廣陽有二子神念神感神念南秦梁神感北仕齊惟儀同府君廣陽侯五代孫也唐與于太原實從義旗佐成王業故有開府儀同之寵惟刑部府君以功臣子理二邑不躋貴仕故有錫羨後大之祥惟

戶部府君幼孤以孝聞于鄉曲未冠以文售于有司由前進士補
延州臨安縣主簿會詔徵賢良策在甲科授瀛州饒陽尉歲滿遷
渭南天后在神都而東畿差重遂由渭南轉河陽適建萬象神宮
甸內吏分董其役因上書切諫繇是名益聞開元初以大理司直
駟駟車聯識太獄閩禹朔漢至止決平早以藥棘傷生晚成劇恙
樂就夷曠故不至大官惟太尉府君生于治平時以文學自奮年
十有五貴然從秋賦明年春昇名于司徒又一年玄宗御營樓發
德音懸文辭政術科以置苑士府君業最高授太常寺太祝未幾
復以能通道德南華沖虛三真經進整屋尉天寶中歷右拾遺左
補闕禮部司馬二負外郎屬幽陵亂華遣兵南服因佐閩粵改檢
校比部郎中行軍司馬時中原甫寧江南高吉地二千石多用名
德乃以府君牧溫州朝廷虛公卿以侯高第及聞永嘉人輟春罷
杜薦紳聞以王叔相弔焉雖位負于道而邁德垂矩後之人得以
續承丕揚之其儲休啓祐有自云爾生三子皆聰明絕人長曰沼
以神童仕至檢校禮部郎中次曰潔以奇文仕至國子司業今代
郡公實季子也早在文仕射策連中咸世其家貞元中德宗聞其
名自藍田縣召入禁中視草厥後三典書命再參內庭憲宗器之
付以國柄翊贊有道雖業充常居大寮今年自梁州請觀上思用
舊臣爲羽儀遂領太常其公府如故以一心事六君願官重務靡
不揚歷且夫起諸生至三公而心愈卑道益廣出授黃鉞以臨諸
侯入服華章以謁家廟追崇極大位血食備多室享全榮而奉昭
薦嗚呼公侯之孝歟宜書廟器以視喬公之三鼎其辭曰
闕宇神庭遂清而嚴上公之儀四室耽眺儀以潔牲案以大樽交
神尚敬合魂尚氣子姪宗工駁奔奉事副笄侈袂儼恪居次孝孫
兢兢執爵而升以裸以濯以伏以興水陸具來羶膻畢登列于園
方其氣增增乃約乃嘗敬而追遠二昭二穆孝以尊本瞻瞻几惺
踰踰堂闈禮成起慕涕落玄袞濡露踐霜誰無永懷不如達者哀
與榮借逢時舊庸誰不得位不如仁人以道爲貴惟公之達兮名

以顯親惟公之仁守德以澡身六朝之清臣一代之全人宜其世
家翼翼振振罔不肅抵于廟門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田公先廟碑銘并序 韓愈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召太史
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
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敬付厥子維弘正
街訓事耐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不功維父子繼忠孝子
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奉命悼恐明日詣東上
閣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
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爲駟駟泮闕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
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靜我國家蓋龍絡之所以休寧
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按魏博節度
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
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爲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
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弘正
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降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
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
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相安東司馬
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臣制押于太寧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
登元和大聖戴管風揮日舒威順指今業業魏土嬰兒戲兵吏代
愁毒莫保腰頸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譟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
事奉我天門束縛弓戈考校度程堤壘籍戶來復飛經帝欽良臣
曰維錫子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
尾神旗囊橐載轟以長魏師田侯稽首巨愚不肯違豈有成祖考
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子思乃父追秩夏卿姬德振賢梁國是
榮田侯作廟相方視祉見于蒼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兩有文武
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觀嚮式時祖考之思

士有追息來觀來齋以饋黍稷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

唐河陽軍節度使烏公先廟碑銘并序
 元和五年天子以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恒乃陰與寇連奉謾兒
 驕出不遜言其執已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瓘即誘而縛之其下皆
 甲以出操兵趨譚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
 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
 公為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
 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以其廟享即以其
 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無
 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
 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軍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
 廟烏氏著於春秋譜于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
 皆為大大秦有獲為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
 掖或入夷狄為君長唐初察為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
 令望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為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譚本洽
 字某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才力顯及武德已來始以武
 功為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
 走可突干渤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
 道壅厚累石縣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
 錢三十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人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
 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
 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
 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勵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
 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即葬於其地二子大
 夫為長季曰重元為其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甲屬于尚書不
 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疆墟備禮登壇以有宗廟作廟
 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美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光對無
 羞乃惟有人昔命平盧為難為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

嘉靖甲申歲太學生姪蘇德燭文明刻于家塾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一

吳興姚

鉉

纂

碑十三據五首

天台智者大師碑 梁肅

天台法門議 梁肅 止觀統例附

天台智者大師碑 并序

左谿大師碑 李華

心印銘附

梁肅

天台山西南隅一峯曰佛隴蓋智者大師得道之所前大佛敎重光之地陳朝崇之置寺曰脩禪及隋創國清廢脩禪號為道場自大師入滅一百八十餘載長老比丘然公光昭大師之遺訓以啓後學門人安定梁肅聞上易名銘勒大師之遺烈以俟世云大師諱智顛字德安時號智者其先穎川陳氏世居荊州之華容感緣應迹載在別傳夫治世之經非仲尼則三王四代之制寢而不章出世之道非大師則三乘四教之旨晦而不明昔如來乘一大事因緣菩薩以普門示現自華嚴肇闢至雙林高會無小無大同歸佛界及大雄示滅學路派別世既下衰敎亦陵遲故龍樹大士病之乃用權略制諸外道乃詮智度發明宗極微言東流我惠文禪師得之由文字中入不二法門以授南嶽思大師當時敎尚簡密不能廣被而空有諸扇惑方夏及大師受之於是開止觀法門其敎大略即身心而指定慧即言說而詮解脫大中一實相之宗趣無證真得之妙自發心至于成道行位昭明無相奪倫然後誕敷契經而會同之煥然冰釋示佛知見窺其敎者脩焉息焉蓋無入而不自得焉大師之設敎也如此若夫弛張用捨開闢默語高步海內為禪宗師大明在天光被四表大雲注兩旁施萬物繇是言佛法者以天台為司南殊塗異論往往退息緣離化城示滅茲山是歲隋開皇十七年也夫名者實之實敎者道之門大師囑其賓闢其門自言地位示有證入故感而應之之事可得而知也若安住法界現為比丘等覺歎妙覺不可得而知也當是

時也得大師之門者千數得深心者三十有二人纂其言行於後世者曰章安禪師灌頂頂傳續雲威禪師威傳東陽東陽縉雲同號時謂小威威傳左谿朗禪師自縉雲至左谿以玄珠相付向晦冥息而已左谿門人之上首今湛然禪師行高識遠超悟辯達凡祖師之敎在章句者必引而伸之後來資之以崇德辯惑不可悉數蓋嘗謂肅曰是山之佛隴亦鄒魯之洙泗妙法之臥光先師之遺塵爰集于茲自上元寶曆之世邦寇擾攘錫駭散可易名建寺脩持塔廟莊嚴佛土迴向之徒有所依歸繫衆人是賴次吾徒也蓋紀諸文言刻於金石俾千載之下知吾道之所以然小子稽首受命故大師之本迹敎門之經明後裔之住持皆見乎辭其文曰

故左谿大師碑銘并序

李華

百億三昧無非度門於覺照中而得自在過去大士時惟左谿左谿傳氏之子法號玄朗字惠明其先北地泥陽人漢魏大族隋晉南渡家於義烏今為東陽義烏人也自江夏太守極梁居士翕賢達相承世謂居士為諸佛化身香不可測左谿則居士十六代孫梵行之門宜生上德母葛氏夢天降靈瑞而娠左谿心靜體安迄于乳育生九年矣辭家入道兼綜羣言曰此法門之吠瀆也如意年中制度緣義烏清泰寺尋光州岸律師受具戒就會稽印宗禪師商律部重山深林怖畏之地獨處巖穴凡三十年冥居左谿因以為號每言石泉可以洗昏蒙雲松可以遺身世吾以此始亦以此終于所居一方建立精舍約而不陋跪幃其間如來諸大弟子皆菩薩僧大迦葉之頭陀舍利弗之智惠羅睺羅之密行須菩提之解空此四者皆最上乘同趣異名分流合體舍利弗先佛滅度佛

以法心付大迦葉此後相承凡二十九世至深魏間有菩薩僧普
提達摩禪師傳楞伽法八世至東京靈善寺弘正禪師今北宗是
也又達摩六世至大通禪師大通又授大智禪師大智禪師及
長安山北寺融禪師蓋北宗之一源也又達摩五代至璨禪師今
南宗是也又達摩四代至信禪師信又授融禪師住牛頭山今徑
山禪師承其後也至梁陳間有惠文禪師學龍樹法授惠思大師
南岳祖師是也思傳智者大師天台法門是也智者傳灌頂大師
灌頂傳釋雲威大師釋雲傳東陽大師左谿是也又弘景禪師得
天台法居剡州當陽傳其禪師俗謂蘭若和尚是也左谿所傳止
觀為本祇樹園內當聞此經燃燈佛前無有少法因字以詮義因
義以明理因理以同如定慧雙脩空有皆捨此其略也菩薩或以
性海度或以普門化香象至底彌樓最高其餘幽贊不知充滿法
界夫知上法易行上法難脩上法難明謂左谿為有則
實無所行謂左谿為無則妙有常住視聽之表巍巍左谿因恭禪
師重研心法十八種物行頭陀教厥後奉東陽威大師得最上乘
詮第一義現聲聞像弘大覺心不可名也偏袒跪膝奉觀上聖
願生兜率天親近彌勒彈磬衣鉢嚴具尊儀焚香稽首則舍利降
靈光發誓非正陽屋宇凋落殿殿移則像毀時價則力艱左谿杖錫
指攜工人聽命如從舊館儼若天成心不離定中口不嘗滋味耄
期之歲實於壯齡告門人曰吾六印道圓萬行無得戒為心本爾
等師之成同於壯齡告門人曰吾六印道圓萬行無得戒為心本爾
輩號慟如慕如疑香木幢幡雷動山谷鄉人或夢左谿居寶閣第
四重者寤告其鄰與之夢協建塔於左谿邊像法也城邑之人願
人天既茶毗已門人分舍利建塔於左谿邊像法也城邑之人願
獲親近分舍利起塔於州某原由未暮也左谿僻在深山衣弊
食絕布紙而繞掬泉而齋如繒纈之温均滑甘之飽誦經則翔禽
下聽洗鉢則羣猿來捧宴坐一室同法界之大蕭然一院等池方
之遊或問曰萬行皆空云何苦行對曰本無苦樂妄習為因眾生

妄除我苦隨盡又問曰山水自利如聚落何對曰名香挺根於海
岸如來成道於雪山未聞籠中比大家麻至若旱蛙躍流磬大能
視雲雷興而獵者槍弓矢鱗介絕而漁者壞魯梁舉其俛然曷可
彈載弟子衢州龍丘九巖寺道實蘇州報恩寺僧道遵皆菩薩僧
州靈隱寺僧玄淨栖霞寺僧法開蘇州報恩寺僧道遵皆菩薩僧
開左谿之秘藏常州福業寺僧守真杭州靈耀寺僧法澄靈隱寺
僧法真明州天寶寺僧道源淨安寺僧惠從本州開元寺僧清辨
純得醍醐飽左谿之道味入室弟子本州開元寺僧行宣常州妙
樂寺僧湛然見如來性傳左谿之法門新羅僧法融理應純理
應歸國化行東表弘左谿之妙蹟菩薩戒弟子傳禮王光福等菩
提思牙露左谿之一雨清辯禪師等荷擔遺烈見請斯文銘曰
磁石湊金澄流見月法與心起緣隨定設眾生未度我為舟筏將
如趙代豈望荆越趨道云何知之在行殫煩惱聲開寂滅城不住
之住無生之生兜率天樂徘徊下迎潺湲左谿東入滄海青松白
日人亡地在四輩盡哀時乎不待頌德空領劫衣無改

天台法門議

梁肅

論曰脩釋氏之訓者務之而已曰戒定惠斯道也始於發心成于
妙覺經緯於三乘導達於萬行而能事備矣昔法王出世由一道
清淨用一音演法機感不同所聞益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偏
圓大小之義橫於諸部察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經曰雖
說種種道其實為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喻之以衆流入
海標之以不二法門自他兩得同詣秘密此教之所由作也洎鶴
林滅而法網散神足隱而宗途異各權所得互為矛盾更作其中
或三昧示生四依出現應機不等持論亦別故攝論地持成實惟
識之類分路並作非有非空之談莫能一貫既而去聖滋遠其風
東扇說法者桎梏於文字莫知自解習禪者虛無其性相不可牽
復是此者非彼未證者謂證惠解之道流以忘反身口之事蕩而
無章於是法門之前統或幾乎息矣既而教不終石至人利見惠

聞惠思或躡相繼法雷之振未嘗故木鐸重授於天台大師大師像身子善現之超悟備帝堯后舜之休相替龍樹之遺論從南岳之妙解然後用三種止觀成一事因緣括萬法於一心開十乘於八教戒定惠之說空假中之觀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之是故教無遺法法無棄人無廢心無釋行行有所證證有其宗大師教門所以為盛故其在世也光照天下為帝王師範其去世也往來上界為慈氏輔佐卷舒於普門示現降德為如來所使階位境智蓋無得而稱焉於戲應跡雖往正言不墜習之者猶足以抗折百家照三藏又況聞而能思思而能脩脩而能信信而不已者歟斯人也雖曰未謚吾必謂之近矣今之人正信者鮮遊禪關者或以無佛無法何罪何善之化化中人已下馳騁愛欲之徒出入衣冠之類以為斯言至矣且不逆耳故從其門者若飛蛾之赴明燭破塊之落空谷殊不知坐致焦爛而莫能自出雖欲益之而實損之與夫衆魔外道為害一揆由是觀之此宗之大訓此教之旁濟其於天下為不倖矣自智者傳法五世至今天台湛然大師中興其道為予言之如此故錄之以擊于篇

止觀統例

夫止觀何為也導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惑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因相持以成法即絕待以照本御大車以禦正乘大事而物權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三之域至微以盡性至曠而體神語其近則一毫之善可通也語其遠則重玄之門可闕也用以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以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用所以告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之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

何也一之目也空假者相對之義中道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相舍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強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所示之地也末也者聖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垂迹則為小為大為通為別為頓為漸為顯為秘為權為實為定為不定循迹以返本則為一為大為圓為實為無住為中為妙為第一義是三之一之蘊也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為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為言者也中者也者妙萬法而為言者也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舉中則無法非中假則何法非假舉空則無法不空成之謂之二德脩之謂之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機窮理盡性之說乎昧者使明塞者使通通則悟悟則至至則常常則盡盡明則照照則化化則成成則一矣聖人有以彌綸萬法而不差旁薄萬劫而不遺蓋截恒少而不有復歸無物而不無寓名之曰佛經號之曰覺究其旨其解脫自在莫大極妙之德乎夫三觀成功者如此所謂圓頓者非漸次非不定指論十章之義也十章者恆演始末通道之關也五略者舉其宏綱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之諦也十乘者妙用所脩發行之門也止於正觀而終於見境者義備故也闕其餘者非脩之要也乘者何也載物而運者也十者何也成載之事也知其境之妙不行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豈藉夫九哉九者非他相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踐也故發心者發其所發安心者安無所安徧破者徧無所破爰至餘乘皆不得已而說也至於別其義例判為章目推而廣之如懸鏡不可弁也如通川不可遇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可雜也如懸鏡不可弁也如通川不可遇也議家多門非諍論也按經正義非虛說也辨四教淺深事有源也成一事因緣理無遺也噫止觀其救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智超絕卓爾獨立其孰能為乎非夫聰明深達得意忘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專用章句文字從而釋之又何疎漏邪或稱不思議

境與不思議事皆極聖之域等覺至人由所未盡若凡夫生滅心
 行三或浩然於言說之中推上妙之理是猶醞雞而說大鵬夏虫
 之議增冰其不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說文字萬數廣尋果地無益
 初學豈如暗然自脩功至自至何必以早計為事乎是大不然凡
 所為上聖之域豈隔關濶遠與凡境者絕歟是唯一性而已得之
 為悟失之為迷一理而已迷而為凡悟而為聖迷者自隔理不隔
 也夫者自失性不失也止觀之作所以離異同而究聖神使羣生
 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順理所以行覺路而至妙境也不知此教
 者則學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譬如無目昧于日月之光行
 於重險之處顛踣墮落可勝既平噫夫聖又遠賢人不出庸昏之
 徒含識而已至使魔邪詭惑諸黨並滅空有云云為坑為窞有膠
 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於淋浪不能住者有大遠而甘心不至者
 有太近而我身即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竅號而稱惠者有奔
 走非道而言權者有假於鬼而言通者有放心而言廣者有罕言
 而為密者有齒舌潛傳為口訣者凡此之類自立為祖繼祖為家
 反經非聖昧者不覺仲尼有言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由物累也
 悲夫隋開皇十八年智者去世至皇朝建中垂二百載以斯文相
 傳凡五家豁朗其始曰灌頂其次曰縉雲威又其次曰東陽小威又
 其次曰左豁朗公其五曰荆谿然公頂於同門中惠解第一能奉
 師訓集成此書蓋不以文詞為本故也或失則煩或得則野當二
 威之際滅受而已其道不行大寶中左豁始弘解說而知者蓋寡
 荆谿廣以傳記數十萬言網羅遺法勤矣備矣荆谿滅後知其說
 者適三四人古人云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困而學之又
 其次夫生而知之者蓋性德者也學而知之者天機深者也若嗜
 慾深耳目塞雖學而不知斯為下矣今夫學者內病於蔽外役於
 煩沒世不能通其文數年不能得其益是則業文為之屨校楛足
 也禁句為之斂襟眯目也以不能之師教不領之弟子止觀所以
 未光大於時也予常感感於是整其宏綱撮其機要其理之所存

教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伸之其義之迂其辭之鄙或雜陳之或
 潤色之大凡浮疎之患十愈其九廣略之宜三存其一於是祛鄙
 帶導蒙童賄諸他人則吾豈敢若同見同行且不止觀罪我亦
 無隱乎爾建中上元甲子首筆筆削三歲在枿木之津功畢云爾

心印銘 陳諫序

安定梁肅字敬之學止觀法門於沙門元浩其未知也惠不能知
 之既知之惠不能至之於是作心印銘蓋机杖盤孟座右之類取
 其自省也其文自浩浩羣生至有無云云言未知也自本則不然
 至終篇言其既知也浩以既知之心印其未知號曰心印銘大抵與
 經論合而歸於無相度乎哉諫獲與敬之游又嘗聞浩公之言故
 序其所由然著于銘之首云

浩浩羣生或動或靜或幽或明旁魄六合運用五行莫不因心而
 寓其形波流火馳出入如機如環無端莫知其歸或細不可視或
 大不可圍日月至明或以為昏秋毫至微或以為繁或兼包天地
 或渴飲四海舒卷變化惟心所在天壽得喪惟心所幸心遷境遷
 心曠境曠物無定心心無定象明則有天人幽則有鬼神苦樂相
 紛如絲之焚有無云云不可勝言抑末也已本則不然惟本之為
 體寂兮浩兮不可遺兮顯矣默矣不可測矣統萬有於纖芥視億
 載於屈指外而不入內而不出不闢不闢不虛不實無感不應無
 應不神在天而天在人而人常存而未始或存常昏而未嘗不昏
 豈惟我哉蓋無物不然豈惟我得蓋無物不得混而為一莫觀其
 極故曰心生法生心滅法滅離一切相則名諸佛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一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二

吳興姚

鉉

纂

碑十四 卷八首

釋二

上都大安國寺大達法師玄秘塔碑 裴休

大唐興善寺大廣智不空三藏碑 嚴郢

豐州藥山故惟儼大師碑 唐正甫

衡州般若寺觀音大師碑 裴正甫

越州開元寺故律和尚塔碑 裴元

衡州大明寺律和尚塔碑 裴元

撫州景雲寺律和尚塔碑 裴元

廬山東林寺律大德 裴元

唐故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德安國寺上座賜紫大達法師玄秘塔碑銘并序 裴休

玄秘塔者大律師端甫靈骨之所歸也於戲為丈夫者在家則張仁義禮樂輔天子以扶世導俗出家則運慈悲定慧佐如來以闡教利生捨此無以為丈夫也昔此無以為達道也和尚其出家之雄乎天水趙氏世為秦人初毋張夫人夢覺僧謂曰當生貴子即出囊中舍利使吞之及誕所夢猶白書入其室摩其頂曰必當大弘法教言訖而滅既成人高穎深目大頤方口長六尺五寸其音如鐘大將欲荷如來之菩提鑿生靈之耳目固必有殊祥奇表歟始十歲依崇福寺道悟禪師為沙彌十七正度為比丘隸安國寺具威儀於西明寺照律師稟持犯於崇福寺昇律師傳唯識大義於安國寺素法師通涅槃大旨於福林寺空法師復夢覺僧以舍利滿琉璃器使吞之且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自是經律論無敵於天下囊括川注逢原委滂滔然莫能濟其畔岸矣夫將欲茂株於情田雨甘露於法種者固必有勇智宏辯歟無何謁文殊於清涼眾聖皆現演大經於太原傾都畢會德宗皇帝聞其名

徵之一見大悅常出入禁中與儒道議論賜紫方袍歲時錫施異於他等優詔待皇太子於東朝順宗皇帝深仰其風親之若昆弟相與卧起恩禮特隆憲宗皇帝數幸其寺待之若賓友常承顧問注納偏厚和尚尚符起邁詞理響捷迎合上旨皆契真乘雖造次應對未嘗不以闡揚為務錄是天子益知佛為大聖人其教有大不思議事當是時朝廷方削平區夏縛吳幹蜀諸蒸蕩輒而天子端拱無事詔和尚率緇屬迎真骨於靈山開法場於秘殿為人請福親奉香燈既而刑不殘兵不黷赤子無愁聲倉海無輿浪蓋亦用真宗以毗大政之明效也夫將欲顯大不思議之道輔大有為之君固必有冥符玄契與掌內殿法儀錄左街僧事以標表淨眾者凡一十年講涅槃唯識經論位處當仁傳授宗主以開誘道俗者凡一百六十座運三密於瑜伽契無生於悉地日持諸部十餘萬遍指淨土為息肩之地嚴金經為報法之恩前後供施數十百萬悉以崇飾殿宇窮極雕繪而方丈巨牀靜慮自得貴臣盛族皆所依慕豪俠工賈莫不瞻嚮薦金寶以致誠仰端嚴而禮足日有千數不可殫書而和尚即衆生以觀佛難四相以修善心下如地坦無丘陵王公輿臺皆以誠接議者以為成就常不輕行者唯和尚而已夫將欲駕橫海之大航拯迷途於彼岸者固必有奇功妙道歟以開成元年六月一日西向右脅而滅當暑而尊容若生竟夕而異香猶鬱其年七月六日遷於長樂之南原遺命茶毗得舍利三百餘粒方織而神光月皎既燼而靈骨珠圓賜紫大達塔曰玄秘俗壽六十七僧臘四十八門弟子比丘比丘尼約千餘輩或講論玄言或紀綱大寺修禪秉律分作人師五十其徒皆為達者於戲和尚果出家之雄乎不然何至德殊祥如此其盛也承襲弟子義均自政正言等克荷先業虔守遺風大懼微猷有時埋沒而今閣門使劉公法緣最深道契彌固亦以為請願播清塵休嘗遊其藩備其事隨善讚歎蓋無愧辭銘曰賢劫千佛第四能仁哀我生靈出經破度教網高張孰辨孰分有

大法師如從親聞經律論藏戒定慧學深淺同源先後相覺異宗
偏義執正孰較有大法師為作霜電趣真則滯液俗則流象狂猿
輕鈎檻莫收柅制刀斷尚生瘡痍有大法師絕念而遊巨唐啓運
大雄垂教千載冥符三乘迭耀寵重恩顧顯闡講導有大法師逢
時感召空門正闢法宇方開嶸嶸棟梁一旦而摧水月鏡像無心
去來徒令後學瞻仰徘徊

大唐興善寺大廣智不空三藏碑銘 并序 嚴鄂

和尚諱不空西域人也氏族不聞於中夏故不書玄宗爛知至道
特見高仰迨肅宗代宗三朝皆為灌頂國師以玄言德祥開右至
尊代宗初以特進大鴻臚襲表之及示疾不起又就卧內加開府
儀同三司蕭國公皆牢讓不允特賜法号曰大廣智三藏大曆九
年夏六月癸未減度於京師大興善寺代宗為之廢朝三日贈司
空追諡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茶毗之時詔遣中謁者齋祝文租
祭申如在之敬睿詞深切嘉薦令芳禮冠羣倫舉無與比明年九
月詔以舍利起塔于舊居寺院和尚性聰朗博觀前佛法萬要指
縉門獨立遊盪器其無雙稽天真言字義之靈度灌頂升壇之軌
迹即時成佛之速應聲隨社之妙天麗且彌地普而深固非未學
所能詳也敢不槩見序其大歸昔金剛薩埵親於毗盧遮那佛前
受瑜伽最上乘義後數百歲傳於龍猛菩薩龍猛又數百歲傳於
龍智阿闍梨龍智傳金剛智阿闍梨金剛智東來傳於和尚和尚
又西遊天竺師子等國詣龍智阿闍梨揚權十八會法法化相承
自毗盧遮那如來至於和尚凡六葉矣每齋戒留中導迎善氣登
禮皆答福應較然温樹不言莫可記已西域隘巷狂象奔突以慈
眼視之不旋踵而象伏不起南海半渡天吳鼓駭以定力對之未
移唇而海靜無浪其生也母氏有毫光照燭之瑞其歿也精舍有
池水竭涸之異凡僧夏五十享年七十自成童至于晚暮常飾供
具坐道場浴蘭焚香入佛知見五十餘年晨夜寒暑未嘗須臾有
傾欹懈倦之色過人絕遠乃如是者後學升堂誦說有法者非一

而沙門惠朗受次補之記得傳燈之旨繼明佛日紹六為七至矣
哉於戲法于永懷梁木將絕本行託余勸崇首承微言今見几杖
光容眇漢壇宇清愴纂書昭銘小子何讓銘曰
嗚呼大士起我三宗道為帝師秩為儀同昔在廣成軒后順風歲
逾三千復有蕭公瑜伽上乘真語密契六葉授受傳燈相繼述者
牒之爛然有第陸伏狂象水息天吳慈心制暴慧方降恩寂然感
通其可測乎兩楹夢奠雙樹變色司空寵終辯正旌德天使和祭
屢哀悽則詔起寶塔舊庭之隅下藏舍利上飾浮屠跡殊生滅法
雖有無刊石為傳之大都

澧州藥山故准儼大師碑銘 并序 唐伸

上嗣位明年澧陽郡藥山釋氏大師以十二月六日終於修心之
所後八歲門人持先師之行西來京師告于崇敬寺大德求所以
發揮先師之耿光垂於不朽崇敬寺大德於余為從母兄也嘗來
徑山得其心要自興善寬敬示滅之後四方從道之人將質疑傳
妙罔不詣崇敬者嘗謂伸曰吾道之明於藥山猶爾教之闡于洙
泗炬炬雖滅法雷猶響豈可使明德不照至行湮沒矣惟大師生
南康信豐縣自為兒童時未嘗處羣子戲弄之中往往獨坐如思
如念年十七即南度大庾抵潮之西山得惠照禪師乃落髮服緇
執禮以事大曆八年受具於衡嶽希琛律師釋禮矩儀勤如宿習
一朝乃言曰大丈夫當離法自靜焉能屑屑事細行於衣巾邪是
時南嶽有遷江西有寂中嶽有洪皆悟心契乃知大圭之質豈俟
磨礱照乘之珍難聊符彩自是寂以大乘法開四方學徒至於指
心傳要衆所不能達者師必默識懸解不違如愚居寂之室垂二
十年寂曰爾之所得可謂沃於心術布於四體欲益而無所益欲
知而無所知渾然天和合於大無吾無有以教矣佛法以開示羣
首為大功德滅衆惡為大德爾當以功德普濟迷途宜作梯航無
父帶此由是陝羅浮涉清涼歷三峽遊九江貞元初因總藥山唱
然歎曰吾生寄世若萍蓬耳又何效其飄轉邪既披襟結蓋纒庇

跌座鄉人知者因嘗攜飲饌奔走而往師曰吾無德於人吾何以勞人千哉並謝而不受鄉人跪曰願聞日費之具曰米一升足矣自是常以山蔬數本佐食一食訖就座轉法華華嚴涅槃經晝夜若一始終如是者殆三十年矣游方求益之徒知教之在此後數歲而僧徒皆居禪室接棟鱗差其衆不可勝數至於沃煩正籙導源成流有以見寂公先知之明矣忽一日謂其徒曰垂郵而行及暮而息未有久行而不息者吾至所詣矣吾將有以息矣靈隱自清混之者相能滅諸相是無二色窮本絕外爾其悉之語畢隱凡而化春秋八十四僧臘六十夏後二十日入室弟子冲虛等遷座建塔于禪居之東遵本教也始師常以大練布為衣以竹器為踞自難其髮自具其食雖門人百數童侍甚廣未嘗易其力珍羞百品鮮果駢羅未嘗易其食冬裘重煖暑服輕疎未嘗易其衣草室淨深香榻嚴潔未嘗易其處糜糜環繞猛獸伏前未嘗易其觀貴賤迭來頂謁牀下未嘗易其禮非夫聲萬有契真空離攀緣於病本性清淨乎物表焉能遺形骸忘嗜慾久而如一者邪其他頑臣重官歸依修禮於師之道未有及其門闈者故不列之於篇銘曰一物在中觸境而搖我示其元不境不跳西方聖人實言道要道要既得何言惟妙我源自濟我真自靈大包萬有細出無形曹漢所傳徒藏於密身世俱空曾何有物自見曰明是為至精出沒在我誰曰死生刻之琬琰立此巖岫作碑者伸期於不朽

衡州般若寺觀音大師碑銘并序 張正甫

天寶三載觀音大師終于衡嶽山春秋六十八僧臘四十八元和十八年故大弟子道一之門人曰惟寬懷暉感塵劫遽遷塔樹已拱懼絕故老之口將貽後學之憂丕若貽謀思揚祖德乃列景行託於廢文疆名無跡以慰平罔極之恩曰自騰蘭之演教于中土也殆將千歲達磨傳心至六葉也分為二宗不階初入頓入佛惠曹溪教旨於是乎傳弘而信之觀音其人也大師諱懷讓京兆杜氏其先因家安康即為郡人髫年駿發聰悟絕衆羣言所涉一覽

無遺居常而未或好弄在醜而不可褻近嘗嘿觀止水因而顧影形儀顯若宛在鏡中三反厥像如初沛焉而心乎獨得還步未輟聞於空中曰佛法津梁俟子而大既應付囑爾益勉之乃深剖愛綠亟從剝落以荆土律藏之微密也大士智京在焉攝衣從之既進而儀法峻整冠於等輩以嵩嶽龍之泉海也長安長老在焉稽首咨之既授記而身心自在超出塵垢厭離文字思會宗元周法界以冥搜指曹溪而退舉能大師方弘法施學者如歸涉其藩閭者十一二焉躋其室堂者又十一焉師以復學弱齡分於末席虛中而若無所受善閉而惟恐有聞能公異焉置之座右會自音吹萬有衍方寸彌大千同焉而支暢異焉而昭合同授秘印自為宗師乃陟武當窮樓十霜揭來衡嶽終焉是託惟殷若聖聖有觀音道場宴居斯宇因以為號或微言析理辯土順風而杜其口或杖履將撰山靈借留而現於夢遠自梁益近從荆吳雲趨景附風動川至靈山勝會今古一時至矣哉未始聞也一公見性同德弘教鐘陵鬱為名家再揚木鐸而施及寬輝繼傳心燈共鎮國土乃追琢琬琰揭于故山揚其耿光以示來劫其受法弟子亦序列于左式明我教之有開焉銘曰不疾而速平平南宗窮行其教嶽嶽讓公秀發之英激于童齒出塵之像光於止水乃趨律會儀範孔脩乃探密藏先覺同求曹漢實歸般若若觀妙體是宗極湛乎反照一從委頓六紀於茲教跡未衰靈臺歸而一公丕承峻其廓廡寬輝繼起重規疊矩乃掃塵塔乃植豐碑越率是教者茲焉有歸

越州開元寺律和尚塔碑銘并序 梁肅

釋氏先律師諱曇一字覺龍報年八十僧臘六十一以大曆六年十二月七日滅度于越州開元寺遷座起塔于秦望山之陽制縷會葬者以千百數大師本南陽張氏曾祖隋太常伯始家會稽之山陰大師誕鍾粹氣聰悟風發幼學五經因探禹穴至雲門寺遂依沙門諒公出家景龍中制度尋受具戒天縱辯慧益之以軌儀

翁然已為人望矣開元初西遊長安觀音亮律師見而奇之授以毗尼之學又依崇聖寺檀子法師學俱舍唯識從印度沙門善無畏受菩薩戒探道觀典出類拔萃春月之間名動京師大師崖岸峻峙機神坦邁體識詳雅應用虛明得三藏之隱窟究諸宗之源底加以素解玄儒勞摠曆緯長老聞風而悅服公卿下榻以賓禮由是與少保充國陸公象先賀賓客知章李北海邕徐中書安貞

諸諫議庭誨及涇縣令萬齊融為儒釋之遊莫逆之友其導世皆先之以文行弘之以戒定入蘭室而馨香自發臨水鏡而毫髮必鑒不知其所由然矣開元二十六年復歸會稽謂人曰三世佛法戒為根本本之不修道遠乎哉故設教以尸羅為主取歎郡律疏合終南事鈔括其異同詳發正義學徒朝焉大凡北際河朔南越荆閩四分之宗自我而盛烈炬之破昏黑羣流之赴淵澤適來之時行化也如彼有為而生乘化而息草木潛潤慈雲無心適去之時處順也如此人世遷轉道存運在瞻望不見寂寥空山哀哉銘

曰
越水漫漫崇山迴合大師化滅式建靈塔綉幕上士誕修淨法有威有儀不穿不雜德薄化洽雲從海納銘垂後千萬億劫

衡山大明寺律和尚塔碑銘并序 柳宗元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惠去之則畏是以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惠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唯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簡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為浮高僧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為大律師貞元十二年十一月十日辛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高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

為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為大族有勳烈爵位今不言大浮高也凡浮高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洎偏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奧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

僧二十一人師為之首乾元三年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為物軌執中區奉杖履為侍者數百翦毛髮被教戒為學者數萬得眾若獨居尊卑早晦而光介而大灑灑焉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趾下碑在塔東詞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惠丕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量垂裕無際詔導碩德威儀有繼道遍大洲徽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喬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唐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并序 白居易

元和十一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縱如建中契宗一至柔晉諸智則智明雲臺太易等凡二十輩與白黑衆千餘人俱實持故景雲大德弘公行狀一通贊錢十萬來詣潯陽請司馬白居易作

先師碑會有故不果十二年夏作石墳成俟來請會有病不果十三年冬作石塔成又來請始從之既而僧反山衆反聚落錢及寺府翌日而文就明年而碑立其詞云我聞世乾古先生出世法法要有三曰戒定惠戒生定定生惠惠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為用若次第言則定為惠因戒為定根根植則苗茂因樹則果滿無因未滿猶夢果也無根未茂猶擢苗也雖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戒善陸以六波羅蜜化四生不能捨律律之用可思量不可思量如來十弟子中稱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有南山大師

得之南山滅有景雲大師得之師諱上弘姓饒氏曾祖君雅祖公悅父知恭臨川南城人童而有知故生十五歲發出家心始從舅氏剃落壯而有立故生二十五歲立菩提願從南岳大圓大師具戒樂其所由生故大曆中不去父母之邦請歸于本州景雲寺修道德應無所住故貞元初離我所徙居洪州龍興寺說法親近善

知識故與匡山法真天台靈裕荆門法喬暨興果神湊建昌惠進等五長老交遊佛法屬王臣故與姜相國公輔顏大師真卿暨本

道廉使楊君瑪章君丹四君子友善提振禁戒故講四分律而從善遠罪者無其數隨順化緣故坐甘露壇而誓衆主盟者二十年荷擔大事故前後登方等施尸羅者十有八會救拔羣生故娑婆男女由我得度者萬五千五百七十二人示生無常故元和十年十月己亥遷化于東林精舍示滅有所故是月丙寅歸全于南岡石墳住世七十七歲安居六十五夏自生至滅隨跡示教行止語默無非佛事夫施於人也博則反諸己也厚故門人鄉人報如不及繇是藝松成林珠石為塔塔有碑碑有銘銘曰
佛滅度後蔭蘊香衰醞酬味醜誰反是香誰復是味景雲大師景雲之生一匡苾芻中興毗尼景雲之滅衆將安仰法將瞻依景雲來行道者隨踐跡者歸今景雲去升堂者思入室者悲鑪峯之西虎溪之南石塔巍巍有紀事者以眞實詞書于塔碑

廬山東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師碑銘并序

許堯佐

大師諱熙怡姓曹氏桂陽人也舊勲前烈垂休積慶史氏詳之矣夫真如不遠其要在乎無垢妙理不深其要在乎見性本於眞實暢於虛空俾聆芳咀潤孜孜請益則大師之教也大師體識深靜風度端敏受具戒於南嶽修律儀於東林常跣坐一室而四方學者差肩繼踵發此柔軟納其歸依嘉言玉振微文木釋故崇德雅美臨壇持法垂五十年嘗以至德初隸東林寺居舍利塔院數逾二紀而信心長者懷甘奉贄紛然並進監厨守藏不違袂受既而悉歸精舍頒於衆僧大師率門人布衣糲食而已故推己以見相因相而歸空搜閱精微鑽研旨要常苦背悶而封石不能及也故中夜累歎有中人撫背殊形駭物斯須乃去自茲窮討經論切磋心要加以律儀端靜受持動至感通之應固難盡書至於山鹿歸仁林鳥效社大師之室不足駭也大曆五年躋五老峯望彭蠡臨瀑布乃構凌雲精室為經行之地旁引泉竇以滌塵垢近躡松壑以求清涼丹崖雲岫勢若屏瀛然趨風望景舉危釐重翼如而至者難以數計積十餘年乃止大林精廬杖屨衣巾屏居一室行住

生則無非適場乃淬法刃燃惠炬俾夫恂恂圍繞者割其縛導其迷洗然而自得也貞元中歸東林戒壇院以為吾道已成吾教已行十二年丙子歲秋七月二十七日召門弟子曰吾隨化還須臾寂滅僧臘五十報齡七十一州閭赴弔道路街巷悲示師既沒法教曠依蓮沼蕪涸禪林凋折以其年八月十四日遷座于香谷原從人欲也大師精貫六藝旁達百氏嘗與故大師魯國公顏真卿故丞相天水趙公曄故鄭滑節度兼御史大夫范陽盧公彥令吏部侍郎弘農楊公於陵為叅禪之侶幽鑿洞發玄言兩得門人法榮道鏡道寧道深道琛道達利晉等並三明繼軌四禪紹迹緣起皆泯空有兩詮卜商傳闕里之教龍樹演迦維之法其旨一也咸以夙承甘露願勅員珉銘曰
演暢微妙經行道揚昭昭大師啓迪無方孰云虛空不可思量載淋綠念求清水地異物幽替靈鳥效瑞景行如存追思不墜白月在水澄虛則明至人臨池無垢則清信而不渝冲而不盈死彼堂廡空留法象門人紹德禪燈繼相式播芳塵以慰瞻仰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二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三

碑十五卷七首

吳興姚

鉉

釋三碑陰記銘附

舒州山谷寺三祖鏡智禪師碑

三祖大師碑陰記

曹溪第六祖大鑿禪師第二碑

舒州龍興寺故法現大師碑

舒州山谷寺覺寂塔隋故三祖鏡智禪師碑銘

并序

按前志禪師號僧璨不知何許人出見於周隋間傳教於惠可大

師樞衣鄴中得道於司空山謂身相非真故示有瘡疾謂法無我

師故居不擇地以衆生病為病故所至必說法度人以一相不在

內外中間故必言不以文字其教大略以寂照妙用攝羣品流注

生滅觀四維上下不見法不見身不見心乃至心離名字身等空

界法同夢幻無得無證然後謂之解脫禪師率是道也上膺付囑

下拯昏疑大雲垂靡國土皆化謂南方教所未至我是以有羅浮

之行其來不來也其去無去也既而以袈裟與法俱付悟者道存

形謝遺骨此山今二百歲矣皇帝即位後五年歲次庚戌某剖符

是州登禪師遺居周覽陳跡明徵故事其茶毗起塔之制實天寶

景戌中別駕前河南少尹趙郡李公常經始之碑版之文隋內史

侍郎河東薛公道衡唐相國刑部尚書贈太尉河南房公瑄繼論

譏之而導道之典易名之禮則朝廷方以多故而未遠也長老比

丘釋湛然誦經於靈塔之下與潤松俱老痛先師名氏未經邦國

焉與禪衆寺大律師釋澄俊同寅叶恭丞以為請會是歲當丘大

比丘釋惠融至自廣陵勝業寺大比丘釋開悟至自廬江俱慕我

禪師後七葉之遺訓日相與歎塔之不命號之不崇懼象法之本

根墜于地也願申無邊衆生之弘誓以杼固極揚州牧御史大夫

張公延賞以狀聞於是七年夏四月上霈然降輿廢繼絕之詔冊

謚禪師曰鏡智塔曰覺寂以大德僧七人灑掃供養天書錫命輝

煥崖谷衆庶踴躍謂大衆中與是曰大比丘衆議立石于塔東南

隅紀心法興廢之所以然某以謂初中國之有佛教自漢孝明始

也歷魏晉宋齊及梁武言第一義諦者不過布施持戒天下惑於

報應而人未知禪世與道相交喪至菩提達摩大師始示人以諸

佛心要人疑而未思惠可大師傳而持之人思而未脩迨禪師三

葉其風寔廣真如法味自漸月漬萬木之根莖枝葉悉沐我雨然

後空王之密藏二祖之微言始行於世間決於人心當時問道於

禪師者其淺者知有為法無非妄想深者見佛性於言下如燈之

照物朝為凡夕夕為聖賢雙峯大師道信其人也其後信公以教

傳弘忍忍傳惠能神秀秀公傳晉寂寂公之門徒萬人升堂者六

十有三得自在惠者一曰弘正正公之廊廡龍象又倍焉或化嵩

洛或之荆吳自是心教之被於世也與六籍侔盛鳴戲禪師吾

其二乘矣後代何述焉庸詎知禪師之不生不為諸佛故現比丘

身以救濁劫乎亦猶堯舜既往周公制禮仲尼述之游夏弘之使

高堂后蒼徐孟戴履之徒可得而祖焉天以聖賢所振為木鐸其

揆一也諸公以為司馬子長夫子世家謝臨川撰惠遠法師碑

銘今將令千載之後知先師之全身禪門之權輿天命之追崇在

此山也則揚其風紀其時宜在法流某嘗味禪師之道也又故不

讓其銘曰

人之靜性與生偕植知誘於外染為妄識如浪斯鼓與風動息滯

駭貪怒為刀為賊生死有涯緣起無極如來憫之為闢度門即妄

了真以證覺源啓迪心印貽我後昆問生禪師俾以教專二十八

世迭付微言自禪師世自達摩所創至法顯三傳至二十世

也如禪師齊師弘宣世瀝法滅獨與道全師法可下大禪師法

有山童家來求我以意傳攝相歸性法身乃圓性身本空我為

王之悲謂余知道以須見託傷曰

五蘊本空六塵非有終生倒計不知正受蓮花承足楊枝生肘荷
離身心孰為休咎至人達觀與佛齊功無心捨有何處依空不著
三界徒勞八風以茲利智達與宗通殿彼偏方不聞正法俯同惡
類將與善業教忍斷嗔修慈捨憒世界一華祖宗六葉大開寶藏
明示衣珠本源常在妄轍遂殊過動不動離俱不俱吾道如是道
豈在吾道遍四生常依六趣有漏聖智無義章句六十二種一百
八喻悉無所得應如是住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鑿禪師第二碑并序 劉禹錫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襲曹溪第六祖能公諡曰大鑿實廣
州牧馬摠以疏聞繇是可其奏尚道以尊名同歸善善不隔異教
一字之褒華夷也懷得其所故也馬公敬其事且謹始以垂後遂
咨于文雄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為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
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惟如來滅後中五百歲
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芻蕘後五
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自達摩
六傳至大鑿如貫音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真宗者所謂頓
門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為真印至大鑿置而不傳豈
以是為筌蹄邪芻狗邪將人之莫已若而不若置之邪吾不得而
知也按大鑿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歿既歿百有六年諡
始自斷之東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師高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
詔第以言為真上敬行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喬降生傑異父
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安坐
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妙藥差其瘡醫詔不能
致許為法雄去佛日遠羣言積億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筌
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
見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礙于有留衣空堂得者

天授

佛衣銘并序

吾既為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辯六祖置衣不傳之旨作
佛衣銘曰

佛言不行佛衣乃爭忽近貴遠古今常情尼父之生土無一里夢
寘之後履存千祀惟昔有梁如象之狂達磨救世來為醫王以言
不痊因物乃遷如執符節行乎履闢民不知官望車而畏俗不知
佛得衣為貴鑲色之衣道不在茲由之信道所以為寶六祖未彰
其出也微既還狼荒憬俗虫豸不有信器衆生曷歸是開便門非
止傳衣初心有終傳豈無已物必歸盡衣胡父恃先終知終用乃
不窮我道無阿衣於何有其用已陳孰非芻狗

潭州大瀛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銘并序 鄭愚

天下之言道術者多矣各用所宗為是而五常教化人事之外於
性命精神之際史氏以為道家之言故老嚴之類是也其書具存
然至於邊情累外生死出於有無之間昭然獨得言象不可以擬
議勝妙不可以意況則浮屠氏之言禪者庶幾乎盡也有口無所
用其辯巧歷無所用其數愈得者愈失愈竟者愈非我則我矣不
知我者誰氏知則知矣不知知者何以無其無不能盡空其空不
能了是者無所不是得者無所不得山林不必寂城市不必諠無
春夏秋冬四時之行無得失是非去來之蹟非盡無也宜於順也
遇所即而安故不介於時當其處無必故不踣於物其大旨如此
其徒雖千百得者無一二近代言之者必有宗宗必有師師必有
傳然非聰明現宏傑達之器不能得其傳當其傳是皆時之鴻雁
偉絕之度也今長沙郡西北有山名大瀛蟠林穹谷不知其幾幾
千百里為龍豹虎兕之封虺蛇蟬蟬之宅雖夷人射獵虞途樵吐
不敢從也師始僧號靈祐福州人笠首屨足背闌來游菴於鷲會
非食時不出栖栖風雨默坐而已恬然晝夕物不能害非夫外生
死忘憂患冥順天和者孰能與於是哉昔孔門殆庶之士以簞歎

樂陋巷夫子由稱詠之不足言人不堪其憂以其有生之厚也且生死於人得喪之大者也既無得於生必無得於死既無得於得必無得於失故於其間得失是非所不容措委化而已其為道術天下之能事畢矣皆涉語是非之端辯之益惑無補於學者今不論也師既以茲為事其徒稍稍知其從從之則與之結搆廬室與之代去陰黑以至於千有餘人自為飲食綱紀而於師言無所是非其有問者隨語而答不强所不能也數十年言佛者天下以為稱首武宗毀寺遂僧遂空其所師遽裹首為民惟恐出車虫之輩有識者益費重之矣後湖南觀察使故相國裴公休酷好佛事值宣宗釋武宗之禁固請迎而出之乘之以已輿親為其徒列又議重削其須髮師始不欲戲其徒曰介以酒髮為佛邪其徒愈強之不得已又笑而從之復到其所居為同慶寺而歸之諸徒復來其事如初師皆幻視無所為意忽一二日笑報其徒示若有疾以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終於同慶精廬年八十三僧臘五十五即窆於大瀉之南阜其徒言將終之日水泉旱竭禽鳥號鳴草樹皆白雖有其事語且不經又非師所得之意故不書師始聞法於江西百丈棲海禪師諱曰大智其傳付宗系僧誅其明此不復出師亡後十一年徒有以師之道上聞始知加蓋號及塔塔以盛其死豈達者所為邪噫人生萬類之最靈者而以神精為本自童孺至老白首始於飲食斬於功名利養是非嫉妬得失憂喜晝夜纏縛又其念慮未嘗時餉歷自煎熬形器起如冤讎行坐則思想遷則則寬夢以耽沈之利欲役老朽之筋骸食飯既耗齒髮已弊由技白餌藥以從其事外以夸人內以欺己曾不知息陰休影稍慮安神自求須臾之暇以至盭然而盡親交不啻行路利養悉歸他人愧負積於神明辱殆流於後嗣淫泆汗漫不能自止斯皆自心而發不可不制以道術道術之妙莫有及此佛經之說益以神性然其歸趣悉臻無有僧事千百不可梗駭各言宗教自號不權故褐衣兒首未必皆是若予者少抱幽憂之疾長多羈旅之役形凋氣乏嘗

不逮人行年五十已極遲暮既無妻子之戀思近田間之樂非敢強也恨不能也況洗心於是踰三十載適師之徒有審慶者以師之圖形自大瀉來知予學佛未為贊說觀其圖狀果前所謂鴻雁偉絕之度者也則報之曰師之形實無可贊心或可言心又無體自忘吾說審慶不信益欲贊之云云既與其贊則又曰吾從居大瀉者尚多感師之開悟者不一相與伐石欲碑師之道於精廬之前欲其文辭近吾師之側謂予又不得不為也予笑不應後十來予門益堅其說且思文字之空與碑之妄空妄既等則又何處感通六年歲在乙酉草創其事會予有疾明年二月始訖其銘又因其說以自警觸故其空意不專以褒大瀉之事云爾銘曰湖之南湘之西山大瀉深無蹊虎口嘯援又啼雨撼撼風淒淒高入雲不可梯雖欲去誰與摧彼上人忘其身一宴坐千餘旬去無跡來無親夷積阻構嶙嶙棟宇成供養陳我不知徒自勤物之生孰無情識好惡知龍驚宣物藏百慮呈隨旋轉任嶒嶒雲翻天月不明全在鑿火收螢我不知天地先無首尾功用全六度備萬行圓常自隨在畔邊要即用長目前非艱難不幽玄采世徒苦馳驅覓作佛何其為濛濛海少登迷廬眼喘喘心區區見得失繫榮枯弃知覺求形模近似遠易復難但無事心即安少思慮簡悲歡淨蕩蕩團團更無物不勞看聽他語被人謾生必死理之常榮必悴非改張造衆罪欺心王作少福須天堂善惡報正身當自結裏無人將心作惡口說空欺木石嚇盲聾牛阿房鬼五通專顧捕見西東禁定住陽膝臙與作為事不同最上乘有想基無結淨本無為人不見自心知動便是莫孤疑直下說沒文詞識此意見吾師

大唐蘄州龍興寺故法現大禪師碑銘并序 李適之

古之聖人乘時迭用替神道立人倫所以為理者也理之為極故受之以無為昔之真人歸根去羨探有物入無窮所以為久者也久幾乎自故受之以實際於是大雄有作大覺無邊常樂常住不生不滅鑒阿僧而示開闢傳法印而逾繩契映明月而小玄珠位

輪王而卑五帝去聖日遠多門互出名數絲絲言說滋蔓專有紹興法寶超詣真宗由密意而到清涼域東圍照而入空寂舍無開無示非穿非鑿斷諸委曲直見本源其事業有如此者我大師其人也禪師諱法現七陽人本名法顯避中宗廟諱於是改焉即雙峯忍禪師門人也俗姓宣氏出自周宣王盛於元魏代禪師儀表端嚴骨字森秀人相具足梵音清暢乘運而應數隨方而立表以濟南洋之人以嗣東山之業初母在孕不喜堂辛及誕之後母以火上戲為佛塔志學之歲遠方訪道年十有九爰就剎落始配住福田寺其後以選更緣龍興寺焉後因捧孟上堂逢一神僧顏赤如醉語師曰汝可名法顯因忽不見年滿文具遂以此名年二十五次因寺事差往鄆陽所憇之家皆同舊識或云宿昔夢師之來漢服死如所見設供養者皆蒙誘掖闔閭盡里同發菩提心爾時鄆陽大旱師為授戒二千餘人事畢天晶無雲其夜雨雪盈尺隨緣利物殊類齊感在舟則異鱗呈質使漁者收綸登陸則困鹿求哀而獵者束矢所過古寺廢塔雖獨而止猛獸亞龍山精水魅毒氣主煙火衆魔成軍陣坦若虛舟莫能惱害至永淳歲有三婆羅門寄金銀珠寶於師復置鉢簣而歸西域其後有賊劫房惟此諸寶獨在出入三載主乃東來各以還之封緘如故母氏遣師預修已墓寺前南嶺地為吉祥掘皆巨石不可開動已經數日師意彌專忽有一人來詣掘所作禮既畢出一編書與師遂云為師穿墓觀其用壯迨非人功信宿掘成不知所在開其留書乃菩提達磨之論也及築墳傳土每夕有猛獸躡跡如杆條吹墓成經一十八年母何氏壽八十有六既耆而艾無疾而終師廬於墳所遂經二載形體臙瘠僅能識者每有人替獻牛乳其味疑厚衆疑有異後加驗問莫知所從嘗置佛前乃成舍利旬日之後棺中有聲大而赫之金光浮出連珠成貫色有似檀者其後漸多至百餘粒他州造塔者皆來請之分與而去夫其異應不可思議乃菩提之示現者矣大易云神道設教然則至人無迹至化無名葛藟盡空一

切不動此皆善靈扶護示相云為因感而來無幽不兆咸莫知其所以豈我師之意乎徒觀遠衆譽臻羣疑常附惟分請益波迴山積有迷有達或飢或渴禪師發以希聲之音現以隨緣之相如振風之過衆窺似膏雨而成百穀至有求明義學談天人三論飲其辯才九部誇其理窟及乎對詢真臍不覺神醉大巫捨檝靡旗廢講焚疏因而退密專至懽心有初地弟子左相兼兵部尚書李適之往以先君佐斬臆言歸省因得禮尊儀於密座委弱質於專門持心苦體不捨晝夜尋難艱重集于夢無怙恃創鉅費窮負土墳傍泣血盧次大師及其劬頓假以稅航引於燬燼之區拔於冤毒之海其後皇圖復興禹構維城神龍之中覆書再降授朝請大夫旋追赴京輦禪師遂數宰官之義強弟子以行雖間閱積年而誨誘無遠屬有東信至自斬春方承八年諱問具說最後功德恨不親聞付囑是用觸緒悲涼復次使者言師以開元八年六月初於本寺精舍結跏趺坐積十三日不更飲食無復煩惱因禪不解便入無餘春秋七十有八是日雲物變異香氣晦合池水自黑林鳥皆悲座前白蓮枯卷堂後列栢凋弄四部雷動三界蓬沓或絕于地或訴于天嗚呼慈父忍棄窮子一定已來全軀不壞髮長膚軟紅丹脣經今二十年竟不敢遷聞近日薄加香添四衆供養如生故知不盡之明與劫代而相弊應見之相豈堅林之可焚徒徵夢幻之言莫見去來之迹然則建之於常空有立之於不暇昧難可以智知孰能以識識住持強固永為宗極以適之心存遺偈力荷慈緣髮鬢鏤鏤依稀火傳攜其勿照之曜著以忘言之空敢申頌玄德以昭播人天其詞曰

皇矣能仁弘宣妙覺彼上人者是為禪疾繼體前聖傳燈後學舟梁愛河掎拔情襟肇允光相翻飛度門偈傳心極神授名尊嚴零嚴戒盜入重昏窮魚脫泉困獸還窺獨絕人代蒸在林野廣屬不神善緣來假乳以糜獻編同圯下度無量人實無度者諸行圓滿庶類知歸往虛來實遇病為醫大雲澍雨惠日揚輝事復無事機

反於機我於往昔天方非淺彷徨推極荼毒誰何孰承最上密受
居多未究深海旋驚尺波變異潛感悲憂斷絕皆發大怖徧身見
血深入靜思義開形閉當知恒住敢告非滅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三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四

吳興姚

鉉

纂

碑十六

釋四碑陰記附後九首

荊州玉泉寺大通禪師碑張說

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李華

牛頭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劉禹錫

章教寺百嶽禪師碑權德輿

漳州三平大師碑王諷

楊州華林寺大悲禪師碑賈鍊

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碑權德輿

無姓和尚碑權宗元

荊州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并序 張說

譚夫摠四大者成乎身矣立萬始者主乎心矣身是虛哉即身見
空始同妙用心非實也觀心若幻乃等真如名數入焉妙本乖言
說出焉真宗隱故如來有意傳要道力持至德萬劫而遷付法印
一念而頓授佛身誰其弘之實大通禪師其人也禪師尊稱大通
諱神秀本姓李陳留尉氏人也心洞九漏懸解先覺身長八尺秀
眉大耳應王伯之象合聖賢之度少為諸生遊問江表老駐玄旨
書易大義三乘經論四分律儀說通訓誥音參吳晉爛平如襲孔
翠玲然如振金玉既而獨鑿潛發多聞旁施速知天命之年自拔
人間之世企聞蘄州有忍禪師禪門之法胤也自菩提達磨天竺
東來以法傳惠可惠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繼明重
跡相承五光乃不遠遐阻翻飛謁詣虛受與汰心懸會高悟與真
乘同轍繡指忘識湛見本心任寂滅境行無是處有師而成即燃
燈佛所無依而說是空王法門服勤六年不捨晝夜大師歎曰東
山之法盡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並坐於是涕辭而去退藏於密
儀鳳中始錄王泉名在僧錄寺東七里地坦山雄目之曰此正楞

伽孤峯度門關若蔭松藉草吾將老焉雲從龍風從虎大道出賢
 人觀岐陽之地就去成都華陰之山學來如市未云多也後進得
 以拂三有超四禪升堂七十味道三千不是過也爾其開法大略
 則惠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其入也品均凡聖其到也行無前後
 趣定之前萬緣盡閉發慧之後一切皆如特奉楞伽遊為心要過
 此以往未之或知久視年中禪師春秋高矣詔請而來跌坐觀君
 肩與上殿屈萬乘而稽首灑九重而宴居傳聖道者不北面有盛
 德者無臣禮還推為兩京法主三帝國師仰佛日之再中慶優曇
 之一現然處都邑婉其秘百每帝王分座后妃臨席鸞鷲四而龍
 象三繞時熾炭待礦故對默而心降時賑飢投味故告約而義領
 一雨溥霑於衆緣萬類各吹於本分非夫安住無畏應變無方者
 孰能至爾乎聖教日崇朝恩代積當陽初會之所置寺曰度門方
 氏先人之宅置寺曰報恩軾問名鄉表德非儼肩歌誼輦長懷虛
 壑更乞還山既聽中駐久矣衰憊無他患苦魄散神全形遺力謝
 神龍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夜中顧命跌坐泊如化滅禪師武德八
 年乙酉受具於天宮至是年丙午復終於此寺蓋僧臘八十矣生
 於隋末百有餘歲未嘗自言故人莫審其數也三界火心四部冰
 背椽崩梁壞雷動雨泣凡諸寶身生是金口飾終其喪也如執親焉
 詔使弔哀侯王歸贈三月一日冊謚大通展飾終之義禮也時厥
 五日假安闕塞緩及葬之期懷也宸駕臨訣至午橋王公悲送至
 伊水羽儀陳設至山龕仲秋既望還詔乃下帝誌先許冥遂宿心
 太常卿鼓吹導引城門郎護監喪葬是日天子出龍門法金攬登
 高停踣目盡迴輿自伊及江扶道哀候幡花百警香雲千里維十
 月哉生魄明即舊居後岡安神起塔國錢嚴飾賜逾百萬巨鍾是
 先帝所鑄羣經是後皇所錫金勝御題華幡內造塔寺尊重遠稱
 標絕初禪師形解東洛相見南荆白霧積晦於禪山素違寄生於
 坐樹則雙林變色泗水逆流至入違代同符異感百日卒哭也在
 龍華寺設大會八千人度二七入二祥練縞也咸就西明道場敷

如前會萬迴蒼蔭之施後官實衣盈箱珍價敵國親舉龍寶侑供
 巡香其廣福傳因存沒如此日月逾邁榮落相推於戲法子永懸
 宗極痛慈舟之遽失恨涌塔之遲開石城之歎也不孤廬山之碑
 焉可作籀比夫子首之論夫子也生於天地不知天地之深厚飲
 於江海不知江海之廣深強名無跡以慰其心銘曰

額珠內隱匪指莫效心鏡外塵匪磨豈煎海藏安靜風議華樂不
 入度門孰探法要倬故禪伯獨立天下功收密語解卻名假語無
 所得解亦都捨月影空如現於悟者無量善業為父為師露清熱
 惱光射辱疑翼將住世萬善無期奈何過隙一朝去之嗟我門人
 憂心斷續進憶瞻仰退思付囑盡不離定空非滅覺念茲在茲敢
 告無學

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并序 李華

道行無跡妙極無象謂體性空而本源清淨謂諸見滅而覺照圓
 明我天人師示第一義師無可說之法義為不二之門其定也風
 輪駐機其惠也日宮開照其用也春泉利物三者備體誰後誰先
 入無量而不動開法華而踴出甚奇以有無觀聽而莫測象兮以
 遠近思惟而不窮智得皆空為真實際大悲恒寂遍撫羣迷月入
 百川之中佛而千花之上修而證者玄同妙有應而起者勞作化
 身先大師適來此土化身敷適去他方補處歟不可得而知也自
 如來現滅四魔橫恣人天無怙奇命崩崖勝大敵者那羅延身消
 大毒者伽陀妙藥拔陷迷塗而生大師延陵馬氏諱玄素字
 道清崇高紹興於法外徑緒不繫於人師慈母方娠厭患骨肉長
 至之日誕彌仁尊王有異祥乳育安靜既齒膺育父母求歸法門
 即日獲請出依精舍如意年中剃度隸江寧長壽寺既進具已戒
 光還照定水澄源鵝王之不受泥塵香象之頓除羈鎖未之比也
 身長七尺體無凡骨骨毫際驗口若方丹目不顧睇聲侔扣玉入
 南牛頭山事咸大師撞鍾大鳴入海同味迦葉以頭陀第一大師
 亦十數度勞聞一知十未嘗請益觀法無本觀心不生喻金剛之

最堅比師子之無畏圓月照海高深蓋明惠風吹雲宇宙皆淨威
大師摩頂謂曰東南正法待汝興行命於別位開導來學於是駟
虞馴擾表仁之至也衆禽獻果明化之均也接足有繞百千人俱
大師悉以菩提呼之教習大乘戒妄調伏自性還源無漸而可隨
無頓而可入摩尼照物一切如之吾常默然無法可說或有信願
雙極懇求心要於我渴仰施汝醍醐問禪定邪吾無修問智慧邪
吾無得道惟心證不在言通懷帝釋輪終爲世論自淨而已無求
色聲既悟者小無微塵天無三界當悟者內珠雖隱猶作來因藥
草萬殊根莖等潤貌和言寡飢至飽歸或有聞聲稱而遷善見色
身而獨得我無爾念道薄慈圓食不問醜酸口不言寒暑身同池
水飽蚊蚋之飢渴道離人我順衆生之往來貴賤親是法平等
故饋甘味而不辭同於糗糲奉上服而不拒齊於弊褐俾夫家有
道侶府無爭人開元中本寺僧法密請至京口潤州刺史史章統灑
掃鶴林茲焉供養有屠者恣忍積骸如山聞大師尊名來仰真範
忽自感悟懺悔求哀大師受之又白言和尚大悲當應我供大師
納衣跣足未嘗出戶公候稽首不爲動搖至是如其懇乞忻然降
誦天盜隱其罪虎慈其子仁與不仁皆同佛性不生不滅無去無
來今濁流一澄清水之現諸佛所度我亦度之天寶中楊州僧希
玄密請至虜使風馳帆白光引棹楚人相慶佛日渡江梁宋齊
魯傾都來會津塞途盈人無立位解衣投施積者丘陵皆委於所
在行無住捨禮部尚書李澄時爲楊州牧齋心跪謁爲衆唱首望
慈月者誰不清涼傳百億明燈照四維上下塵沙之數皆趨佛乘
二州以倉法之心移牒逾月均吾喜捨成汝堅牢無非道場還至
本處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十一日中夜坐滅嗚呼菩提位中六十
一夏父母之生八十五年赴哀位者可思量不至有浮江而奠望
寺而哭十里化雨四天香雲幡幢蓋繡光蔽日月以其月二十一
日四衆等號捧全身建塔于黃鶴山西原像法也州伯邑宰執要
師之禮率甲哀慕江湖震悼曩於寺內移居高松互偃涅槃之夕

椅桐雙枯虎狼哀號聲破山谷人祇慚慟天地晦冥及發引登原
風雨如掃慈烏覆野靈鶴獨翔有情無情德至皆感初達摩祖師
傳法三世至信大師信門人達者融大師居牛頭山得自然智慧
大師就而證之且曰七佛教戒諸三昧門語有差別義無差別羣
生根器各各不同惟最上乘攝而歸一涼風既至百寶皆成汝能
抱持吾亦隨喜由是無上覺路分爲此宗融大師講法則金蓮冬
數頓錫而靈泉湧溢東夷西域得神足者赴會聽焉融授嚴大師
巖授方大師方授持大師持授威大師凡七世矣真乘妙緣靈祥
嘉應歟且傳錄布於人世門人法鏡吳中上首是也門人法欽徑
山長老是也觀音普門文殊佛性惟二菩薩重光道源門人法勵
法海親承微言感延霜露靈慧不龜座開構軒楹時惟海公求報師
訓廬孔氏之基起淨明之塔世異人同茲然慕僧端等陸旃檀
樹皆得身香菩薩戒弟子故吏部侍郎齊幹故刑部尚書張均故
江東採訪使潤州刺史劉日正故廣州都督梁昇卿故採訪使潤
州刺史徐嶠故採訪使常州刺史劉同昇故潤州刺史史章昭理故
給事中韓賞故御史中丞李丹故涇陽令萬齊融禮部員外郎崔
令欽道流人望莫盛於此弟子嘗聞道於空山猶樂正子春之於
夫子也洗心瞻仰天漢瀛高鏡公門人悟甚深者大理評事楊誦
過去聖賢諸功德藏志之所至無不聞知曾史從告況千傳信其
文曰

蜀金清鏡在爾鎖鍊磨之鑿之功至乃具膏肓炷然光明外遍陽
升律應草木皆變啓迪薄習惟吾大師息言成教捨法與悲辰極
不動風波自移境由心寂道與人隨杳然玄默湛入無餘性本非
垢云何淨除身心宴寂大拯淪昏內光無盡萬境同如甘露正味
瑠璃妙器遍施大千無同無異度未度者化周緣備道樹忽枯涸
槃時至我無生滅隨世因緣吉祥殿上應化諸天寂寂靈塔滄海
逝川恒沙劫壞智月常圓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劉禹錫

初摩訶迦葉授佛心印得其人而傳之至師子比丘凡二十五葉而達摩得焉東來中華華人奉之為第一祖又三傳至雙峯信公雙峯廣其道而岐之一為東山宗能秀寂其後也一為牛頭宗巖持威鶴林徑山其後也分慈氏之一支為如來之別子咸有租稱黎黎賞珠大師號法融姓韋氏延陵人少為儒博極羣書既而歎曰此仁誼言耳吾志求出世間法遂入句曲依僧晃改逢掖而緇之徙居是山宴坐石室以惠力感通故旱麓泉涌以神功示現故皓雪蓮生巨蛇摧伏羣鹿聽法自觀中雙峯過江望牛頭頓錫曰此山有道氣宜有得之者乃來果與大師相遇性合神授至千無言同躋智地密付真印揭立江左名聞九圍學徒百千如水歸海由其門而為天人師者皆豚分焉顯慶二年報身示滅道在後覺神依故山戒香不絕龕座未飾夫豈不思乎蓋神其真數必有所待大和三年潤州牧浙江西道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趙郡李公在鎮三閩百為大備尚理信古儒玄交修始下令禁桑門販佛以眩人者而于真實相深違焉嘗謂大師像設宜從本教言自我啓因自我成乃召主吏藉我月入得絡錢二十萬俾林陵令如符經營之三月甲子新塔成事嚴而工人盡藝誠達而山神來護願力既從衆心歸重造白龍像大會諸天聲香之蘊如見如聞即相生敬幽明同感尚書欲傳信于後遠命愚志之夫上士解空而離相中士著空而嫉有不因相何以視覺不由有何以悟無彼達真諦而得中道者當知為高而不有賢乎以不修為無為也

唐故章敬寺百嶺禪師碑銘 并序 權德輿

禪宗長老百嶺大師之師曰大寂禪師傳佛語心法始自達磨至千惠能能化行于南服流于天下大抵以五蘊九識十八界皆空猶鏡之明也雖萬象畢呈而光性無累心之虛也雖三際不住而覺觀甚微得於此者即凡成聖不然則一塵暫起六入膠固循環回復於生死之中風濤火輪迷忘不息授受膺合大師得之一言字通深入無礙師諱懷暉姓謝氏東晉流寓于高泉州人孩提秀

發博究書術一旦慨然曰我之祖先今安在邪四肢百體視聽動使執使之然邪灌然雨泣誓服縉緇志在楞伽行在曹溪得圓明清淨之本去妄想因緣之習百八句義照其身心離文字化無方所於是抵清涼下幽都登徂來入太行所至之邦蒙被法味止于太行百嶺寺門人因以百嶺號焉元和三年有詔徵至京師宴座于章敬寺每歲召入麟德殿講論後以疾固辭十年十二月恬然示滅其年六十其夏三十五弟子智朗志操等以明年正月起塔于灤陵原凡一燈所傳一雨所潤入法界者不可勝書者法師資傳一編自難足山大迦葉而下至于千能秀論次詳實或問心要者答曰心本清淨而無境者也非遺境以會心非去垢以取淨神妙獨立不與物俱能悟斯者不為習氣生死幻蘊之所累也故薦紳先生知道入理者多游焉嘗試言之以中庸之自誠而明以盡萬物之性以大易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則方袍袈衣其極致一也嚮使師與孔聖同時其顏生閔損之列歟釋尊在代其大惠網明之倫歟至若從師受具之次第宰官大臣之尊信誕生入滅之感異今皆不書某三十年前常聞道於大寂聿來京下時款師言頃因哀傷以獲悟入則知煩惱不逮菩提雖聚散於此生期會歸於彼岸銘曰

西方之教南宗之妙與日並照百嶺得之為代導師類若瑠璃結火燄性愛流瀉正寢冥奔命印心是佛印色是空師之通兮無去無來無縛無解師之化兮揭茲靈塔丹素周布示塵劫兮

漳州三平大師碑銘 并序 王諷

得菩提一乘嗣達磨正統誌其修證俾人知方則有大師法名義中俗姓楊氏為高陵人因父仕闈生於福唐縣年十四宋州律師玄用剃髮二十七具戒先修三摩鉢提後修奢摩他禪那大師幻悟法印不汨幻機日損薰結玄超冥觀先依百嶺懷暉大師歷奉西堂百丈石碧後依大顛大師寶曆初到漳州州有三平山因艾羅任持敵為招提學人不遠荒服請法者常有三百餘人示以俗

諦勉其如幻解脫示以真空顯非祕密度門虛住實歸皆悅義味知性無量於無量中以習氣所拘推為性分知智無異於無異中以隨生所繫推為業智以此演教證可知也大師一日疾背疽閉戶七日不通問洎出疽已潰矣無何門人以母喪開又閉戶七日不食飲武宗皇帝簡併佛刹冠帶僧徒大師止於三平深巖至宣宗皇帝稍復佛法有巡禮僧常肇惟建等二十人刺史故太子鄒少師薰俾藏其事旬歲內寺宇一新因舊額標曰開元於戲知物不終完成之以裨教知像不盡法約之以表微晦其用而不知其方本乎跡而不知其常咸通十三年十一月六日宴坐示滅享年九十二僧臘六十五諷自吏部侍郎以旁累謫守漳浦至止二日訪之但和容瞻日久而無言微其意備得行止事實相見無間然也問曰周易經歷三聖皆合天旨神道注之者以至虛而善應則以道為稱以不思而玄覽則以神為名達理者也經云隱而顯則不言而喻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後之通儒有何疑也異日又訪之適有刑獄因語及師曰孝之至也無所不善有其跡乃匹夫之令節法之至也莫得而私一其政則國之彝典其於適道適權又如此言訖頷之不復更言今亡矣夫彊擬諸形容因為銘曰

觀跡知證語默明焉觀證知教權實形焉體用如一曷以言宣太素浩然吾師亦然觀其定容見其正性不閱外塵朗然內淨智圓則神理通則聖心能得之隨順無競吾之行止師何以知得性之分識時之機達心大師邈不可追

楊州華林寺大悲禪師碑銘并序 賈鍊
有天地而萬物生焉形氣推遷行識相緣一受其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沙界塵劫驅迷走妄浩乎若汨諸巨海而無垠也偃乎若囚諸閹室而無曉也四蛇六賊攻其內熱蝕燻芽寓其質而昧者舉世猶竊竊然以彊力敏智可大取所欲攘蟻臂而戰蝸角其不勝也則憂悲恐懼日以交馳曾未知夫牽於名而溺於惑者以形質之相雖天地秋毫細大殊耳其有限一也以壽觀天雖萬齡一瞬

脩異耳耳其有限一也其必盡一也況大不及天地而遠不至萬齡者又惡足以擬議哉此西方之聖人所以懸覺照於無極也自大迦葉親承心印二十九世傳菩提達磨始來中土代襲為祖派別為宗故第六祖曹溪惠能始與荆州神秀分南北之號曹溪既沒其嗣法者神會懷讓又析為二宗初師子比丘以遭罹大難恐異端之學起故傳袈裟以為信追曹溪凡十世而其間增上慢者徇名迷實至泆性命以圖之故每授受之際如避仇敵及曹溪將老神會曰衣所以傳信也信苟在法衣何有焉他日請祓于師之塔廟以熄心競傳衣繇是遂絕師嗣法於神會大師者上距大迦葉三十六代皆以真空妙有覺性佛心默傳密付印可懸解行之謂般若到之謂涅槃得之者變凡聖猶反掌失之者淪生死於浩劫不以心得不著佛求知佛性之在我亦無我而可證洞然與虛空為體無起無滅包大千而不礙窮萬古而不老而神通自在顯晦無跡陶冶萬有未時生心然後為得也其教之大略如此師諱靈坦代宗皇帝錫號曰大悲姓武氏蓋則天太后之族孫也父宣官至洛陽令師生而神傳七歲舉童子及第年二十歷太子通事舍人遼羣高安脫落羈束雖在軒冕之中泊如也及隨父至洛陽聞荷澤寺有神會大師即決然蟬蛻綠綬誓究心法友知其志不可奪亦壯而許之凡操篋服勤於師之門庭者八年而玄關秘鑰因不洞解一旦密承屬付莫有知者後十五日而荷澤被遷於弋陽臨行謂門人曰吾大法弗墜矣遂東南西北亦何恒時天寶十二載也師既佩真珠遊無定所以為非博通不足以圓證故禪大藏於廬江淨查寺非廣問不足以具足故叅了義於上都忠禪師繇是名稱高遠天下瞻企將東晉道潛請出關天子降錫名之詔以顯其德時大曆八年也既周流江表四十餘載或山而栖或邑而遊鏡懸於空萬象俱納虫虫橫目所至成市擬食貪欲榛荒心路以大無畏廓而關之元和三年故丞相趙公之為揚州始虛州之華林精舍以邀止焉初師之東遊也以世道交喪其日

固又將息言向晦與物相遺恍惚之間若有以傳燈之契來授者且印指於頭曰以是為信厥後每將演導則指跡如丹若乃制毒龍於金山崇猛虎於定山在江陰則神龜靈蛇之感現在江都則山鬼城神之懼伏皆顯仁慈用以示慈方斯衆目之所覩故略不盡書而惑者以為怪迂之說不可為訓是未聞菩薩大士遊乎不思議解脫者無心於物而物自交應者乎住華林九年年一百有八歷僧夏八十有八以元和十一年秋九月八日返真於其寺明年建塔於州之西原門人遍于天下荷其教者惟上都西明寺全鑑澄以自達摩以來皆有論譯而師之樂石未刻謂余能盡知其道實曆元年駐錫于毗陵持其教宗與師之行事願得文而建諸塔廟余因採其昭昭可述者載于碑時丞相太原公物戎淮南之二年也其銘曰

茫茫萬有今生死同纏業風振海兮識浪滔天覺者云誰今有西方之大仙慈慈廣大兮妙力無邊八萬度門兮異派同源文字言說兮罔非蹄筌惟心法皎皎兮如月斯懸惟大迦葉兮真得而傳代代繩繩兮燈不絕然迄于荷澤兮師又嗣焉法在形謝兮諸祖其然門人思慕兮塔彼西原將祈不朽兮余可無言

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碑銘并序 懷德輿

鐘陵之西曰海昏海昏南鄙有石門山禪宗大師馬氏塔觀之所在也門弟子以德輿嘗游大師之蒲俾文言而揭之曰三如來身以大慈為之本六波羅蜜以般若為之鍵非上德有殖者惡乎至哉大師諱道一代居德陽生有異表幼無兒戲疑如山之湛如川淨舌廣長以覆準足文理而成字全德法器自天授之嘗以為九流六學不足經慮高然理世之具豈資出世之方唯度門正覺為上智宅心之域耳初落髮於資中進具於巴西後聞衡嶽有讓禪師者傳教於曹溪六祖真心超詣是謂頓門政履造請一言懸解始類癩子如愚以知十俄比淨名默然於不二以法惟無住化亦隨方嘗禪論於撫之西裏山又南至于虔之龔公山攫搏者馴悍

辰者仁瞻其儀相自用不憂刺史今河南尹裴公父於稟奉多所信嚮用此定惠發其明誠大曆中尚書路異公之為連帥也舟車勞于請居理所貞元元年成紀李公以侍極司憲臨長是邦勤護法之誠承最後之說大抵去三以就一捨權以趣實示不還不染之性無差別次第之門嘗曰佛不遠人即心而證法無所攝觸境皆如豈在多歧以泥學者故夸父喫啗求之愈踈而金剛醜醜正在方寸於是解其結發其覆如利刃之破雲索甘露之洒稠林隨其義味快得善利者可勝道哉化緣既周跡生報盡時貞元四年二月庚辰春秋八十夏臘六十前此以石門清曠之境為宴默然焉之地忽謂入室弟子曰吾至二月當還爾其識之及是委化如合符節當災種發生之候協拘尸薪火之期繼素幼艾失聲望路瀆涸流而法雨滂灑及山門而天香紛霽矣感之際昧者不知沙門惠海智藏鑄英志賢智通道悟懷曠惟寬智廣崇泰惠雲等體服其勞心通其教以為吾師真性湛然與虛空俱唯是體魄化為舍利則西方之故事傳焉不可已也乃率觀其徒從茶毗之法珠圓玉絜煜燿盈升建茲嚴事衆所瞻仰至七年而功用成過誠信故緩也德輿往因稽首相獲擊蒙雖飛鳥在空中莫知近遠而法雲覆物已被清涼今茲銘表之事敢拒衆多之請銘曰

達磨心法南為曹溪頓門魏魏振按沈泥禪師弘之俾民不迷九江西部為一都會亦既戾止玄津構齋慈及攝護為大法礪五濁六觸駭然相蒙直心道場決之則通隨發受益各見其功真性無方妙道不竭顧茲夢幻亦有生滅微言密用煥炳昭晰過去諸佛有脩多羅心能悟之在一刹那何以宣表茲宰塔波

無姓和尚碑銘并序 柳宗元

維其年月日嶽州大和尚終于聖安寺凡為僧若干年若干有無姓世莫能知其閭里宗族所說施者有問焉而告曰吾姓性也其源無初其曾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邪法翺云者我名也實且無有名惡乎在吾有名邪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

戒為之墮愚為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
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
不大乎其君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或
識以有為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為
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
趣向混亂唯極樂正路為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志願凡聽
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迹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
居是州作道場于楞伽北峯不越閭者五十祀和尚凡所嚴事皆
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葬嶽州就受戒
者曰道穎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為南嶽
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其月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

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
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冲虛外仁聖有
遺言是究是動惟動惟默逝如浮雲交父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
智出其真門師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堙淪爰授樂國
參于化源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
死借寂法付後學施之無默葬從我師無忘真字薦是昭銘刻茲
玄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楊公
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宜居京師強以行不可將以聞曰
願聞成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郡李萼韓
博人也為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
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以其隱地為道場和州刺史張惟儉買
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
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
某為之傳長沙謝楚為行狀博陵崔行儉為性守一篇凡以文辭

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杭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
長沙以傳來使余為碑既書其辭又假其陰以記

重校正唐文粹卷六十四

Blank space for the main text of the page.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五

碑十七物十首

吳興姚

銘

墓

釋六

復東林寺碑 崔巖唐鄂州永興縣重巖寺碑舒元輿

大雲寺禪院碑 李邕宣州新興寺碑盧肇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之碑白居易

唐天下放生池碑顏真卿

道四

唐茅山寶歷崇元聖祖院碑賈餗

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蕭防

京師至德觀法主孟法師碑岑文本唐昇玄劉先生碑孟審

復東林寺碑銘并序

崔巖

佛之心以空化執智化也以福利化欲仁化也以綠業化妄術化也地獄化愚劫化也故中下之人聞其說利而畏之所謂救溺以手救火以水其於生人恩亦弘矣然用其法不用其心以至於甚則失其道露於物失其道者迷其徒蠹於物者覆其宗皆非佛之以手以水之意也為國者取其有益於人去其蠹物之病則通矣唐有天下下一十四帝見其理而沐之而持事之臣不以歸元返本以結人心其道其準幾為一致今天子取其益主人稍復其教通而流之以濟中下於是江州奉例詔余時為刺史前訪茲地松門千樹嵐先熏天蝴蝶響音滿鳴松有冷然可別愛而不翦利以時往調轉時雖難戶至是即喜而復之民物之困不可橫賦得舊僧正言問能復東林乎曰能即斷其髮佳而勉之又命言擇其徒得二十九以鍊其下皆心心力完臂股相用言則隨才賦事分命告復所至響應下度江之木鳩食訪工陶土冶鐵匠成於心授規於手口而不空雨而不復爨飪羹湯優犒執藝若殿若廟若門之三若闕之左右為塔若講若食若客之館若庫為樓若厨激飛

泉而注於簞錢之間若梁蛻於武若亭臨於白蓮若僧之房若聖之室若突踈勝若卻居幽奇可不尋雅不出位則為閭三百一十三為架一千八百七十六為樞為梁為棟為楹為牖為闔為屋之事數為級墻為蓋凡役工合六十五萬三百二十八細縵端明嚴若有主大中六年二月十四日言命以圖及其備錄訪余為其刻石之文且曰自遠公至今若干歲而傳法之地滅矣賴君復之君宜主書其事余則曰復之者上也主其事而書之於言公不詞余嘗觀晉史見惠遠之事及得其書其辭若注其言若鋒足以見其當時取今之所謂遠師者也吾聞嶺南之山峻而不山嶺北之山山而不秀而廬山為山山與秀兩有之五老窺湖懸泉聚天稔香藥靈鳥閑默善煙嵐之中悅有絳節白鶴使人觀之而不能迴眸也且金陵六代代促時薄臣以功危主以疑慘潯陽為四方之中有江山之美惠遠豈非得計於此心視於時風邪然驚者搏擅襲者拘素前入不暇自歎者多則遠師固為賢矣是山也以遠師更清遠師也以是山更名賜佛之法如以曹溪以天台為號者不可一二故寺以山以遠三相挾而為天下具美矣今言師惠佛之法推遠之心修廢之勤任其事不宰其功讓功於義明義明曰余何能言之績也讓功於建省建省曰某何能言之力也讓功於鏡賜以緡物元諫以象材清持以播殖景仁以化施皆曰某何能言之方也非言不顯義非義不顯言推與讓至於是不宏大敏固始終一致者未之有也移之於邦國之理何故不成哉銘曰萬竅怒號羣波猛起刑戮不加仁義莫止有得佛心則滅諸熾惠以性生性以悟理山增惠臺靈關妄軌根深則定葉茂則死可用理人不獨養已峨峨匡峯矯矯惠子梁以崇山津以江水不驚不竭吾道曷已上復其道吾以塞詔惟師之言勤以克肖四五年來休功再紹推能與類類以言妙不曰良能孰臻此要山川不改舊物復新誠汝其徒誕將又論

唐鄂州永興縣重巖寺碑銘并序 舒元輿

官寺有九而鴻臚其一取其質而往來也臚者傳也傳異方之賓禮儀與其語言也寺也者府署之別號也古者開其府署其官將以禮待異域賓客之地乾之教蓋西土絕微者也自漢氏費有人如金色之降其流來東吾之鴻臚待西賓一支特異於三方厥後斯來委於吾土吾人仰之如神明焉伏之如風草焉至有思觀厥貌若盼然如見者則取其書按其云云之文鎔金琢玉刻木扶土運毫合色而擺擬其形容構厦而貯之猶波之委於濱濱之注於溟晝夜何曾知停息之時其如是非官寺之一而能容焉故釋寺之作由官也其非九而能拘也其制度非臺門旅樹而能節也故十族之鄉百家之間必有浮圖為其紛黨國朝公近古而有加焉亦容雜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秋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數也其所以知西人之教能蹴踏中土而內視諸夷也及其繁也學徒如林金貝如山故文昌宮祠壁局而司之東西都命貴人分衢而使之商其略猶天文隸於河漢而莫之極也非名無以別之乃隨事而出焉有見天地符祥而稱之者有取山川秀絕而號之者語其額而名可知也重品之作蓋山川秀絕之地統江夏之永興寶應元年秋七月自天有命而升於文昌官之春官籍考其地有重品峽焉故命寺乞此名以大曆十三年遷縣於長慶鄉寺亦與遷貞元八年縣又遷之長樂深口寺亦隨動今之地直縣之坎三百六十步有邑人葉望者心存於金色人不待布金而出其地以奉之輪廣二百畝右肘於熊耳左腋於覆盆連岡伏其背深湖朝其嚮相土有擁抱之勝盡在其上有僧曰謙曰諷手開榛蕪置而立困竟遺其恨於後焉長慶三年春三月上座僧良鑿沙門器有公識為其徒所推乃執柄結構主殿與為已任寺以刊堅沙門與都維那道援志力是俱物無橫議邑俗之倫以貨來資者如官司驅馬至明年春二月星一周而新功成樹宇之為殿者其間五扶土而為像者其形七帳之飾寶者如殿間焉乃鑿門而三張翼而廊殿陰有北方柱金華天神之宮東北

有禪氏七代祖沙門樓心之室也凡二十四曲突而能庖築堂而會食拓庭而實植木而陰湖山參差金碧相錯捨舟車而極其心相者且化成焉嗚呼域外之教而入於域中如此而大邪人謂沙門之無才吾不信也良鑿既以力之辛勤而就亦欲其事流之於異時乃實武昌石琢摩為碑自永興錄其狀訝授於余因撫其狀而書之復紀以銘銘曰

重品重品無峽無友釋宮斯闌上躡星斗虹霓梁棟日月戶牖金相凝凝煙水奔走雷颺箭雨瀉濛濛不朽礫然之石附地之厚刻其成功垂耀千後

大重寺禪院碑銘并序

李益

天也地也攝生之謂玄造日也月也容光之謂神功然草木之仁可幹終滅昭明之力未焯昏霾故熱惱積新劫燒難鑿驚波巨海沃焦自淵獨有導師空王禪那宴寂一念首安住之域加行證無為之階密教內修莊嚴外度獲引相應並照兩忘然後生無生淨名不去昭無昭了義能覺慧善提之炬則荆棘除禪般若之航則橫流既濟湛四禮於中道超三有以上征精舍攸隨度門斯盛其此之謂矣專有寺之良背山之前臨有確師禪房者武德八年邦守蕭公諱顯護法之所建也周目環郭澄心際海亦既一味實無衆生天焉其高宅其勝智近俗諦或乘法流且水出於冰凡作於聖雖曰醜地猶是道場矧乃妙有孤標寶相靈變入我室觀我形者哉施及貞觀歲有等觀禪師繼前心承後問分之則別位二事合之則同列大空坐於斯竟於斯鳴戲四益風驅自為火滅棟宇崩落象設領低先天中有慧藏禪師聞之斯行居而不住妙齡彊植勁節老成被甲律儀下帷經藏方丈之室時歷十年簞瓢之食日常一食信為法本悟實如宗簡珠圓明紅蓮清淨剃髮結落亡境受除生起了於身緣覺被於物是以興補舊塔建置尊容彌陀當其陽暈隆侍其側四大海水慧眼啟明五須彌山毫相崇紀有若稽義撫實公名討因都極樂之大歎善無量之昇命惜如昔

者稱贊觀厥音聲克濟斯艱乃復于遠則有階地超越自在神通
發弘願心得大勢用皆所以濡火宅朝輪翰投地者結業坐開入
影者昔趣以息寧若彈財竭力刻楸雕題積三四十年模造化意實
殿射以雲構金山煥其日臨豈徒然哉夫壯麗者將以重威神儀
形者將以攝歸止或離性解脫或見作隨緣筆草寓其根莖靈雷
感其方類即說非說若通不通惟三獸之渡河庶一子之來學禪
師以為默則絕教言則牽文苟心事於化人豈近留於捨法會議
斷石金允圓功豈來守是邦偶聞茲事依佛何日忘之在家
出家惟其常矣頃者下撤湖海申明捕殺鱗羽咸若災疫以寧救
難雖尚於少彌涸魚每憂於釋種邪寒則犯童子何知幸三省於
短懷奇一塵於實地別駕弘農揚公守堅字越石本枝鼎貴貴胤
岳靈直道守公智印觀法司馬琅邪王公元勗字固禮高蘭襲吉
皇士今名資位升聞妙意融朗盛矣矣左之右之時新羅通禪
師五力上乘一門深入刊行攝俗德水浮天贊而演成恭而有述
其詞曰

覆壽之凝始生終滅昭固之明內辱外傲陰入不斷心起難折靈
海慾深洪爐火熱倬彼大師超然正覺亡境息想下法流瀝絕生
死岸破煩惱度門光啟住地玄邈傳燈三葉分座一義象設儀
形莊嚴地位有為不染無相能離苟曰法乘莫非種智古者豐石
枕之高山紀事標社銘勳列班廣茲妙有運彼玄關則百伊昔粵
吾無聞

宣州新興寺碑銘 并序

盧肇

至哉邃古已來天之永錫正命者其惟帝唐乎聖祖神宗光啓土
宇垂億萬祀克承休嘉莫不以禮樂先兆人以慈儉後天下仁居
惠往嘗魄離者而其施猶存揭淺厲深心近泯者而厥功亦在夫
常善救人常善救物非至德誰能普行之故鬼神受社祭元樂康
實作延洪率由此道也於是表大覺為靈輿與羣生共有叩真空
而不壞惟聖者獨知非崇夫金輪氏之教則焉得窮理盡性齊萬

唐文粹 卷六十五

法於物哉是相沈善惡平澆妄之泉擢枝莖平植性之固常令
學者崇飾精廬顯有堂皇示如庠序郡國分理必付元臣將俾羣
生罔不開悟且夫斯干秩秩止在周邦靈宮彤彤惟居魯國曷有
列利映平雲翹飛霓麗昇陽光瞻彼王臺儼然金地聲軒騰眺岫
聳靈櫺徧于州都若斯之美歎若夫宣城新興寺者會昌四年既
毀大中二祀故相國太尉裴公之所立也公諱休字公美河東聞
喜人代濟文德伯公彌大權進士甲科登直言制首未三十由拾
遺遷殿內鴻臚望送處清離入奉絲綸出省風俗拜春官則齊
驅驥驟視民部則克阜生齒至於調入王府貸出水衡洎陝台司
示勞厥事凡三拜廉察五授節旄孫先生有愧知兵山巨源當慙
視吏揆路既長平百辟荆門復平水土公降由辛未歸以甲申
為唐碩臣作佛大士光珉顯竹此不復書所至之邦必興修淨行
大中二年拜宣城嘗與名緇會難有設疑以試公者曰三界虛妄
羣生顛倒何有修行能解纏縛孰為智慧何化凡愚胡為乎公之
區區徒自撓耳公曰嘻珠玉在櫝啓之則見其珍理聚有門行之
則踐其闕分塗而往唯善惡焉善惡如東西耳趣之不已則至其
所至焉在乎推心於不染馭馬於無途如是三界信實羣生非
顛倒但學者不能窒慾壞當遺名去利弗捨有漏而思往無為耳
然捨之自我取不由人非用智惠解彼纏縛如此則了無一物以
撓吾直也他日門人有謂公曰敢問三界之言未立入不知修行
不見因果畏陰陽者不為之多介景福者不為之少理亂增損繫
乎其時泊斯教也行乎諸華愚入畏罪損其靈賢者望福增其善
增之不已則至今當盡善矣損之不已亦至今宜無惡矣何昏迷
暴虐無滅於秦漢之前福慧聰明不增於魏晉之後歸之者殊塗
輻湊立之者萬法雲興稽諸天不見其文求諸古莫有其法號為
大聖作天人師是宜使吾人盡升覺路不宜使軍庶類由古迄
今若斯之迷者也設使像法至今未行將盡墜惡道為鬼為域乎
夫法未始有今而有之希聖之徒可存而知之也其由之之固庸

非溺乎公笑謂之曰大昭摩啓法不濟備聖人繼出代天爲工結繩畫卦質文滋改一聖立一法生天道人事顯若符契夫燧人氏之未爲火也則天無火星人無火食龜無火兆物無火災必矣少昊氏之未理金也則天無金星人無金用龜無金兆物無金災必矣及聖人攻木出火鍛石取金於是乎精芒主宰騰騰上下則知世法時事隨聖人也考精神之源窮性命之表作大方便護千羣生羣生受之而不知蓋猶天道運行物以生茂皆謂自己孰知其然也於是問者廓然自得佛味武宗時毀寺而宣之新興故有崇基廣廈文覺離羣朝爲土梗唯喬柯灌木森聳問空祥煙翠靄交覆巖麓耳及宣宗詔許立寺宣之四人相鼓以萬清先立之千宣郭公獨不許遂命苾芻上首元敬謂之曰吾聞之新興寺大歷初有禪師巨偉南宗之上士也與北宗昭禪師論大慧網明實相際於此始作北山道場後有浩禪師作草堂千道場西北其傍有蕙律師居之律師去世門人立塔院貞元中巨偉之門人靈翹始請於太守合三院而爲寺彼皆智慧傑出親啓山林今之立寺無以易此也議定郡東故有妙學寺寺毀而杉檜多夭十圍一巨有二龍鬬谷中拔大樹三十二視之皆殿宇之材也公歎曰將立寺而龍拔巨樹天其有意乎遂用之於是霜斤沐盪玉砂塗礎上下其響音中桑林不暮年而雲攢四榮風搖寶鐸擊六扇月照金鋪勝絕一源縹緲百雉繕修多羅爲攝受置無盡藏爲莊嚴窟琳幽邃輪奐傳故蓋江南之首出也初奉詔諫僧三十人今其存者大半構殿立門有軒有廡則律師元敬法華道延首其事編經立藏不遺句偈則維摩從省禪門貞會者其功善集禮旌備修房廊學于三時旁窺六義則金剛清越服其勤而法華遂言涅槃明則佛法林超愛皆以禪學爲宗律師道隨宜春人勿植淨行得泥九妙旨直以披文相質之事造余于新安全既許之道隨復言繼二十人者皆善修持能遺物累則有應玄友恭道幽仁寶懷貴從儉惟恭文助師迴師宗思靜常政文暢弘暢契蒙昇先法進惟勤志弘

玄操與前輩又爲二十人矣而太尉所立有殿內千佛有地藏院有上方石盆院又以俸錢入膏腴之墅爲地藏香火定中之謀始千太尉太尉作之門人述之有作有述誰曰不然乃爲銘曰
 弈弈新興敬亭南麓鉅構崇基崢嶸嶸嶸伊昔既廢神愁鬼毒洎將再榮天人合福施有連龍其怒則觸助作棟楹拔此巨木雨運風移勝川跨陸神怪戮力老幼同心蚩翼飛貨龍鱗布金揭立赫弁化成欽登玉礎方丈花臺百尋日明香剎雲生寶林太尉裴公登其學者弘以戒光甘露披灑示厥有爲取彼難捨必有精靈扶持大厦小儒刻石有勳史野永言歌之庶近風雅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之碑 白居易

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隅院在重玄寺西若干步寺在蘇州城北若干里以華言唐文譯刻釋氏經典自經品衆佛號以降字加金焉夫開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詰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有萬佛之秘藏盡矣是石壁積四重高三乘長十有五丈厚尺有咫有石蓮數覆其上下有石神固護其前後火水不能燒漂風日不能搖消所謂施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大和三年春成律德沙門清見失厥謀清海繼繼志門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僧契元捨藝而書之郡守居易施詞而讚之讚曰

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設有人書具葉上藏檀
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爲墨剝膚爲紙即壞即滅
如筆畫水噫畫水不若文石印蠟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
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有唐天下放生池碑銘并序

顏真卿

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姿屬
艱虞之運無少康一旅之衆當祿山強暴之初乾聖勞謙勵精爲
理推誠而萬方膏悅克已而天下歸仁恩信侔於四時英威達于
八表功庸格天地孝感通神明故得迴紇突竊契丹大食屠蠻之
屬扶服萬里決命而爭先朔方河東平盧河西隴右安西黔中嶺
南河南之師鳩爛五年推鋒而效死摧元惡如拉朽舉兩京若捨
遺慶緒通逃已蒙赤族之戮思明踰伏行就沸鼎之誅拯已墜之
皇綱據再安之宗社迎上皇於西蜀申子道於中京一日三朝大
明天子之孝問安視歷不改家人之禮蒸蒸然翼翼然真帝皇之
上儀詰誓所不及已歷選內禪生人以來振古及隋未有如我皇
帝者也而猶嫺煦萬類勤勞四生乃以乾元二年太歲己亥春三
月己丑端命左驍衛右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廷王奉明詔布德音
始于洋州之興道泊山南劔南黔中荆南嶺南江西浙江西諸道
訖于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
凡八十一所蓋所以宣皇明而廣慈愛也易不云乎信及豚魚書
不云乎泊鳥獸魚鼈咸若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
而誰昔殷湯克仁猶存一面之網漢武垂惠纒致銜珠之咎雖流
水救涸寶勝稱名蓋事止於當時尚介社於終古豈我今日動者
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爲池壑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加持之
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揆之前古曾何髮髻微臣職忝方面生丁
盛美受恩深無以上報謹緣臯陶奚斯歌虞虞頌魯之義述天下
放生池碑銘一章雖不足雍容明聖萬分之一亦臣之精懇也敢
刻金石著其詞曰

明明皇帝臨下有赫至德光天乾元啓曆建武戡亂經文御曆孝
感神明表形金石仁覆華夏愈加寶道冠冕魏巍成深毓毓蓮茲
多難克廣不續慶緒致誅思明僻易人道助順天道至道遂撲滅之
期匪朝伊夕乘此實祚承康宗柘葉盛君親功宗列辟文輝之際
粲然明白迴映來今孤高往策去殺流惠好生立辟率土之濱臨
江是宅遂其生性庇爾麟翻環海爲池周天布澤致茲忠厚罔弗
怡憐動植依仁飛沈受獲流水長者從稱往昔實勝如來嚙庸元
格德力無競慈悲孔碩相時傳聞尚賴弘益矧在遭邁其志數錫
真卿勒銘敢告凡百

乞御書題天下放生池碑額表

臣真卿言臣聞帝王之德莫大於生成臣子之心敢忘於謙述臣
去年冬任昇州刺史日屬左驍衛右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廷王等
奉宣恩命於天下州縣臨江帶郭處各置放生池始于洋州興道
迄于昇州江寧秦淮太平橋凡八十一所恩霑動植澤及昆蟲發
自皇心徧于天下歷選列辟未之前聞海隅蒼生孰不欣喜臣時
不揆愚昧輒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又以俸錢於當州採石兼
力拙自書蓋欲使天下元元知陛下有好生之德因令微臣獲廣
昔賢善頌之義遂緝寫一本附史元琮奉進兼乞御書題額以光
揚不朽緣前書點書稍細恐不堪經久臣今謹據石擊策大書一
本隨表奏進庶以竭臣下悽悽之誠特乞聖恩俯遂前請則天下
幸甚豈唯愚臣昔奏始皇暴虐之君李斯邪誦之臣猶刻金石垂
於後代魏文帝外禪之主鍾繇偏方之佐亦於繁昌表頌德况
陛下以魏魏功業而無紀述則臣竊恥之謹昧死以聞伏增戰越
臣真卿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御書批卷

勅朕以中字及物亭育爲心凡在覆載之中畢登仁壽之域四靈
是畜一氣同和江漢爲池魚鼈咸若慎慎微盛典潤色大猷能以
懿文用刊樂石體合飛動韻合鏗鏘成不朽之立言紀好生之上

德唱而必和自古有之情發于中予嘉乃意所請依表

大唐寶曆崇元聖祖院碑銘并序 賈鍊

唐寶曆二年歲直景午浙右連帥御史大夫贊皇公新建聖祖院于大茅峯下儀元觀之前上直夫華陽洞之南門集羣仙之靈慶資聖壽於萬億本其經始實感周先生出應昌運為唐廣成薦瑞表祥式旌不朽於是恩錫院額號曰寶曆崇元聖祖院玄門之盛輝動崑崙時唐興二百有九載天子以神聖文武惟新景命德合乎五千文之玄訓明繼乎十二聖之不業以清靜源理化以仁壽域生靈陶之以大和躋之於至順故自臨馭大寶則申詔百辟旁延萬邦推誠備禮徵訪至道寤寐孜孜如恐不及夫明天子勤求千上必賢方伯感致于下君臣一德而道德可興乃其年秋七月公以天子之命齋戒虔懇果得周先生曰息元實元精之全德大道之宗師也先生葆真抱一涵光吹萬天下於其風者又矣而遐襟曠述冥寄希夷顯晦自我人莫能識夫玄珠非謖詭可索至道惟精誠是致故累聖之所不能起而一朝感契洪化蒸然來思且謂公曰昔廣成對理身之問濞蒙啓心養之說二者皇王之大本也今某亦辨以斯道上報吾君公於是登心清神思所以慶皇休而贊景福遂與先生圖議選置玄宇相彼形勝莫靈此峯昔梁朝福鄉太子置道館二其古壇廢井遺趾猶在乃鑿荒夷險鬱起層構散俸錢以資其費釋幹吏以董其役聲飛矢直不日而成像設崇嚴殿宇沈邃神仙儀衛左右森列弁按舊史氏得仲尼問禮關尹請著書之像咸備于前蓋將會通仙而肅百靈以永為國家齋醮之勝選也况三茅精氣二許馨烈古來得道於是者代有其人考傳驗圖若可攀揖而緣垣之內有流泉嘉木滋飾幽閤地靈境秀綱類增益懋此成績與山無窮永惟聖祖育德手太極之前顯靈於未形之表當是時也合散消息莫可名象明而為日月動而為風雷播育而不測運行而不殆君得之豈以擊天地臣得之傳說以相武丁吾何為哉道本一貫及夫神化挺生含章炳靈象

帝之先資我疆名將寄言以顯玄樞錫羨以興皇業猶龍既見萬物方觀是宜夫垂休儲祉長發其祥億萬斯慶集于寶曆此崇元新院所以得時而啓也初公以上方崇嚮道德計天下有道之士可以當是大選者惟周先生一人而已故其招致之忠盡訪求之精實則先生不得不出而公之誠節不得不伸既而聖清感億萬國瞻賀其逢迎之優異禮貌之嚴顯自古尊師重道之盛無以加也則真宗玄極至道之精不洞契乎上心播宣於理術俾風流澤浸廣被八區嗚呼此先生所以出而不疑亦所以示天下之可不致如已者當吾君之至理適吾道之可言千載一期起乃時耳矧公以濟代全才合乎休明樹風南藩績最天下前歲興建儒學而天降膏露顯于廟庭俗變風移遂至於道今之輝崇真館闡奉玄化上感睿旨下孚元元仁聲順氣流溢四境推是為政大而伸之則致君經國之用可見矣又況封部之內融汰之下徧識玄元之教俱為嶷嶷之人顧難乎哉鍊諉列屬城獲詳事實又嘗以春秋屬詞為學故承命奮筆直而不文其銘曰

聖運光啓山川效靈黃帝為君起乃廣成峻峒至言公復行兮明明天子以道致理方伯虔誠先生戾止累聖莫致今茲起兮玄感既宣化流溥天公拜稽首天子萬年何以薦神御玄元兮闕宇崇崇聖祖算容神而明之神應豐融華陽仙洞大茅峯兮金勝瑤壇仙術真官羽節凌風珠佩珊珊是醮是齋百福延兮名崇天錫境古地父下薦臣忠上資聖壽靈山萬歲績不朽兮

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銘并序 蔣防

沖先生名也清虛先生字也本郡主簿西曹祭酒湘東王國常侍先生官也靜福山先生家也於戲先生之名王堂金簡之名矣先生之官詞林學府之官矣先生之家紅霞丹景之家矣至若鶴骨松貌泉湔谷虛寓形人間天地無累與夫扶桑公陶隱居張天師遙為師友矣以梁大通三年家此山光太二年去此山春秋九十七門人邑子無以知其蹤但徘徊醜壇對對香火而已長慶末余

自尚書司封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得罪出守臨汀尋改此郡指先生至道登先生舊山捫蘿撥雲瞻仰不足稽首嚴戶強為之銘曰

玄都丈人大道之師靜福先生從而學之仙書無文仙語無詞以心傳心天地不知猛虎我笑長蛇我持放情道遙今古為誰華表白鶴千年一歸不知先生此會何時瞻望雲路人間後期

京師至德觀法主孟法師碑銘并序 岑文本

觀夫太陽始曰指崦嵫其若馳巨川分流起激解而不息是以至人無已先天地而御六氣列仙神化隘宇宙而遺萬物與夫齊魯搢紳束名教於俄異漢魏豪傑徇榮利於窮塗何異乎蜉蝣生於崇朝爭長於龜鶴秋毫出於未兆計大於崐閩者哉若廼岱山龍駕傳神丹之秘訣秦都鳳祠流洞簫之妙響用能延頽年於昧谷振朽骨於玄廬白王之簡祈西王而可直青雲之衣師東陵而易蠶豈非度世之寶術登遐之妙道焉法師俗姓王曷氏諱靜素江夏安陸人也其先徙里成仁繼跡於孔墨交齊表德齊譽於曾閔是以胎則當世錫類後昆軒冕之盛既富於天爵賢明之質獨表於仙才固以軼仲弓之奔萊邁陽元之餘慶者矣法師秉兩儀之靈和體五常之休德崇蘭散馥掩蕭艾於芳春朗月揚暉蕩雲霧於清夜盈尺之寶出鄰鄆而連城徑寸之珍入大梁而照乘豈惟楊號異才馳聲益部曹稱孝行播美上虞而已哉切而慕道超然拔俗志在芝桂馨芻豢於糠粃心擊煙霞芳綺羅於桎梏既而初筭云畢追吉有與懿戚託繼世之援慈親割相離之情千金甫陳百兩將戒法師凌霜之操必守節於玄女匪石之誠誓捐生於白刃素糲難奪嘉禮遽寢乃脫屣通德之門絕景集靈之館虔修經戒長甘蔬菲漱元氣於亭午思輕舉於中夜若夫金簡王字之餘論玄化道樞之妙旨三皇內文九鼎丹法莫不究其條貫積登山而小魯踐其戶庭若披雲而見日允所謂天挺才明人宗模楷者已隋高祖文皇帝聞風而悅微赴京師亦既來儀居于至德之觀公

御虛已士女翹心於是高視神州廣開衆妙懸明鏡於講肆陳鴻鍾於靈壇著籙之侶升堂者比近問道之客及門者成羣雖列星之仰天津祭山之宗地軸未足以喻也我高祖以大聖締基功踰覆載皇上以欽明纂曆道冠纘農崇三清以緯民懷九仙而濟俗天地交泰中外和平法師維持科戒弘宣經典時歷夷險懷趙壁而無玷年殊盛衰鼓吳濤而不竭跡均有待心叶無為循大小於天倪既齊椿菌盡壽天於物化寧辨彭殤而靈氣有感仙骨夙著金液方授駕白龍而不反玉指遠掩望青鳥之來翔以貞觀十二年七月十二日遺形而化春秋九十有七顏色如生舉體柔弱斯蓋仙經所謂尸解者也冕旒惜道門之梁壞搢紳悼人師之云亡固以恩倖激樂悲踰輶相有勅賜以賻禮資給葬事並加隆焉弟子陳光等義結在三名高入室對衣履而增絕瞻風雲而永慕思欲寄銘讚以叙思勒琬琰以紀德俾夫成銀之室神變又而若存遺履之地靈蹟垂於不朽其詞曰

西秦簫響東陵聖迹霞舉王京雲開金液飛騰先路句芒奉璧形表丹青聲流金石玄風誰纂允屬賢明翟衣絕志鶴御依情栖心大道投躋長生三山可陔九轉方成靈化人間高翔羽服白蜺擁蓋青蚪夾轂丹竈留煙仙壇餘竹胎則終古永播蘭菊

大唐昇玄劉先生碑銘并序 馮宿

維皇王能自得師以臻至理維道德克輔於代且非常名天啓聖唐運興我李於赫肇祖實惟玄元高宗振其風於前明皇張其教於後十有三葉天子曰敬宗文武大聖廣孝皇帝弘清靜之旨以浸天下闡無為之宗以凝海內寶曆二祀秋八月甲子躬法服御內殿北面執弟子之禮受道于昇玄先生大矣哉斯所以貫三才籠八極澤及中外仁加動植播中和贊崇黜昌聖緒垂帝則而已翌日下明詔加先生之號檢校光祿少卿自內道場送歸于玄真之觀居命兩街之緇黃前馬夾路以引以翼萬衆榮觀以為崆峒之請瑤池之宴曾莫我若先生姓劉氏諱從政生於河南緱氏家

世奉道彰于前朝而先生超然躋如角立秀出志學之歲辭親就師視冠冕若桎梏顧聲名猶潔唾夫其洞達懸解知來藏往體於虛而觀其妙守其樸而反於機由是採氣于三清吸精于兩曜和先于萬有委蛇于重玄始事河內張君通次師中岳邢君歸一二君之傳授真筌秘訣色授神與而上至于東晉揚君凡十四世其實若關鍵之固鈎鎖之密莫得而窺至是而悉歸我焉宜其當玄門之尊以師道自處先生棲于王屋不啻一紀其後受請遷居都下又承詔至京師化隨躬行名出心隱故傳法紫宸之後竟遂東還今上端穆清之居緬汾水之想將召舊德而咨要道吾師知之私於門人韓貞灌曰吾將解去先告之期蓋大和四年某月林鍾其日癸亥其春秋七十有八也嗚呼蘭薰膏明以自迫鶴駕覽旌而難駐貞灌與東夏弟子若干人及關中弟子葉守中等若干人以爲吾師之不可舉援者真氣粹容至如章施紀述追琢琬琰使將來鑽之仰之而不忘宜在平文撰文以導心因心以成志謂宿嘗奉几杖熟遊牆藩俾爲銘而揭焉且慰夫食霞遁俗者之懷煌煌二都各樹其一其辭曰

內天人葆和畜神道之宗今乘緇駕歛無象有物玄之功今我后敬皇灼其耿光慕崆峒兮吾師昇玄法於自然擊喬松兮洪惟武文懿此正真紹先風兮金闕玉堂靈符寶章關中宮兮出自幽谷賓于黃屋翊九重兮開陽闔陰志形守心沃宸聰兮出入月騰凌滅沒靡不通兮脫俗遁代并包覆載可容兮控鶴攀龍備伴高空躡前蹤兮指巧棄智絮誠去僞順至公兮戴君奉親後已先人福乃鍾兮洛都應召京邑承詔隨西東兮泊然泉淖油然雲行恣所從兮從之在勤道將自親滋益恭兮爲而不殆續用斯倍吉以逢兮法施經流通明達幽播無窮兮功滿行圓解形默然示有終兮谷神不死蟬蛻而已何哀恫兮鳩血誠而圖石刻者伊貞灌與守中兮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五 嘉靖甲申歲大學士廷璉續修文明刻于家塾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六

銘甲 摛一十首

名跡十

塗山銘 柳宗元

虎牢關銘 賈至

碻磳銘 梁肅

涇陽東嶺洞公銘 元傑

塗山銘 并序

吳興姚

鉉

纂

仙掌銘 獨孤及

棧道銘 歐陽詹

香山銘 盧元輔

天門山銘 李白

古函谷關銘

仙都山銘 張鷟

天門山銘 李白

柳宗元

維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九有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建焉虞帝堯期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錫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崇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不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於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於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者爲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臣莫敢違寧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俛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振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并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也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官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於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於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爲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

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一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以弼聖謨則戮防風遠胥事車克威明疇敢以喻宣昭黎獻底定寰區傳祚後胤丕承帝圖金山巖巖巖彼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始後作則

仙掌銘 并序

獨孤又

陰陽開闢元氣變化泄為百川凝為崇山山川之作與天地並發有真宰而未知尸其功者有若巨靈負懷臂其間左排首陽右拓太華絕地軸使中裂拆山脊為兩道然後導河而東俾無有害留此巨跡千峯之巔後代揭厲於玄蹤者聆其風而駭之或謂詠詠不經存而不議及以為學者摠其一域則惑於餘方曾不知創宇宙作萬象月而日之星而辰之使輪轉環達窮馳風疾可駭於俗有甚於此者徒觀其陰陽無朕未嘗駭焉而巨靈特以有跡駭世世果惑矣天地有官陰陽有職鍛鍊六氣作為萬形形有不遂其性氣有不達於物則造物者取元精之和合而散之財而成之如埏埴鑪錘之為瓶為缶為鈞為棘規者矩者大者細者然則黃河華嶽之在六合猶陶冶之有瓶缶鈞棘也於其自然蓋萬化之一工也天機冥動而聖功啓元精密感而外物應故有無跡之跡介于石焉可以見神行無方妙用不測彼管窺者方循跡而求之揣其所至於巨細之境則道斯遠矣夫以手執大象力持化權指攜太極蹴躡顯氣立千無閒行乎無窮則據長河如措杯擊太華若破塊不足駭也世人方以禹鑿龍門而導西河為神祇可不謂大家乎我我靈掌纖指如畫隱轉磅礪上揮太清遠而視之如欲捫青天而掬皓露攀扶桑而捧白日不去不來若飛若動非至神曷以生此唐興百三十有八載余尉千華陰華人以為紀崦嶷勒之眾頌嶧山銘燕然舊典也玄聖巨跡豈帝者巡省伐國之不若歟其古之闕文以俟知言歟仰之嘆之斐然琢石為志其詞曰

天作高山設險西方至精未分川壅而傷帝命巨靈經啓地脉乃眷斯顧高堂遠蹈若如剖竹騶若裂帛川開山破天動地坼黃河大華自此而闢神返虛極跡掛石壁跡豈我名神非我靈變化翕忽希夷杳冥道本不生化亦無形天何言哉山川以寧斷鼉補天世未親焉夸城愚公莫知其蹤屹彼靈掌懸諸龍從介二大都亭亭高聳霞絕煙噴雲抱花捧百神依憑萬峯朝拱長於上古以閱羣動下視衆山蟬蛻蟻蝶被邦人士永揖道烈瞻之在前如揭日月三川有竭此掌不滅

古函谷關銘 并序

王者建邦經野觀象立極於是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封略土宇守在關塞山川丘陵為之城池天作峭函俾屏京室崇山迴合連岡叢倚長河屈盤萬里來東崖奔嶺巖谷抱豁關層起重險為秦東門截函夏於閩關隸天府於戶牖外阨八州之咽喉故百二形焉內權六合之輿區故霸王出焉當其中原庶駭戰國翹起贏氏建統山東擇肉宇內持戟百萬連衡此關是時也開門而九國師遁振策而二周鼎入奄有大寶遂吞中區泊江返秦璧天祐漢祚高皇帝提劍而起以過亂略斬白帝繼降王舉漢中平咸陽廓金城以建都活萬姓以三章取威定功此焉是保粵若詢事國牒聆風仙錄則真氣靈蹤起乎其中柱史一去流沙萬里留王函於舊宅傳寶圖於本枝登上帝乃眷興王是感不然何錫美開國如此其大歲在大大余適下陽停驂塞門憑覽舊國襟帶如故世道不留秦餘空山漢遺茂草恐復舟夫於壑岸化為谷馮載之後昧者不知乃刻頌此石以示來裔其辭曰

天地雷雨英雄交爭設險中國作藩于京姓易時移山空塞平千秋陵谷想見精靈仙駕長往雄圖杳冥于以志之勒銘巖巖

虎牢關銘 并序

賈至

天地定位山川據其極王侯設險虎牢擁其要極之以五岳維嵩峯焉迫之以四瀆洪河突焉宜其咽喉九州閩域中夏寶經綸之

攻拒卻樓搶之凌暴若乃金火代變山河分裂賜從力爭義散約解時漢祖守之以臨山東坐清三齊疆楚躡躡而不進隋氏失馭中原版蕩封豕吞食龍戰玄黃時則太宗據之以拒河朔克擒醜夏偽鄭祖縛而請命於戲自周室微弱虎狼并吞盛衰千祀正閏更王而政和民安一統長久漢氏昭於前載我唐光於茲日其創業之王戡定功業咸在斯地意者天開險固為霸王之器乎聖作功業知實真之意乎不然何玄期時事影響之若此也又聞諸鄭志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而唐漢紹興得非山靈河神正直是輔乃知不獨恃險而顛沛者在於涼德歟天寶七載至自宋都西經洛陽歇鞍登茲懷古欽望鑿山河之壯麗想威靈而咫尺慨然有棟敢獻頌曰

逸矣維嵩峻極于天磅礴崔嵬北臨洪川嶽濟會險夔坼封臬寔開虎牢作固伊瀍維茲虎牢天設巨防攻在坤下拒在嵩旁昏持以滅聖憑而王崢嶸嚙呀孟門相向伊昔漢祖戡秦統周勦敵相及此焉淹留終夷海春遂復洪溝乘壘而東奄有九州隋氏敗績黎人艱阻帝命太宗陳師鞠旅鐵騎傳雲旌容與擒夏克鄭在此一舉日月永清昆蟲得所歲在戊子西經登茲祇聖肅然憫上悽其號叔返道復隍偕師項氏烹苾莫能守之險易同途成敗異時德不在鼎王孫布詞三苗不循魏武忸怩逆失順獲古今同期申鑿勒銘庶警將來

棧道銘并序

歐陽詹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仞直下奔崖峭壁千里無土亘隔呀絕巉巖冥冥糜鹿無谿徠徠相望三代而往蹄足莫之能越秦雖有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間覆不相接且秦之與蜀也人一其性物同所宜嗜欲無餘同教化無餘源可資遷可親昵孽圻地脉睽離物理豈造化之意乎天實凝清而成地實凝濁而形當其凝也如鎔金下鑄騰雲上浮空際有所不開迴翔有所不合澄結既定窳缺生乎其中西南有漏天天之窳缺也于

斯有茲地地之窳缺也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燾今當萬靈可通必使而通者也苟有可通而未通則賢代其工而通之故有為舟以濟川為梯以踰山惟茲地有川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及粵有智慮以全玄造立巨衝而舉追氏維懸纜以下梓人徠至絕宜鳥傍危岑鑿積石以全力梁半空於未用斜根王壘旁綴青泥截斷岸以虹矯繞翠屏而龍腕堅勁膠固雲橫砥平惚庸蜀之通途統岐雍之康莊都邑之能步山川之無脛若水決於鴻鄉陽南之北之踵武湯湯躋義我以自若臨蒼蒼而不懼錄是贊幣以遙達人神以會同稽禮樂之短長量威力之汗隆可王者王可公者公而相吹以風或曰受琢之石長存可構之材無窮易剝代蠹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為上懷來在乎德為下昭德在乎義德義之如今日則或人之言有平其反之則石雖存恐不為球材雖多恐不為構想夫往昔有時而有有時而無是用揚揚天下蚩蚩知聖賢創物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稀敢陳兩端之要銘諸斯道之左庶主德義者存今日之所履踵武湯湯者荷古人之依作銘曰

天覆地壽本亦同設大象難全或漏或缺損多益寡聖賢代工彼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維南則蜀地缺其間坤維不續斗起斷岸屹為兩區秦人路絕蜀火煙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鑿堅刻勁無蹊以道若川匪舟若陸非車緣危轉產步驟交如構雖在功存亦由德項佛劉怒旋見以踣墮落我管自顛而植地非華勢材不易林路植之致惠怨之心勿謂斯道不恒勿謂斯道可久禮不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可無而有創之之意如彼固之之理若茲彼知不易茲而易知勒銘道左其同我思

仙都山銘

張鷟

仙都有山山出萬山直上千尋入煙霞深圓如笋抽高突雲陰探表下國權輿象帝日歟月歟萬有千歲東西大鎮川澤四衛造化無言莫知往制晴嵐依依宿霧洞開髮髯有像神仙下來顛氣亂

氲靈鳥環迴永殊塵雜不鼓纖埃絕頂霄嶠澄湖在上人罕矣止執闕其狀日燭雲披風飄液飛如雨雨空微灑雲衣谷米松音潭影曙暉往往鶴唳不知所歸唐垂百年玄宗體元響應萬歲聲聞上天帝祚明德祠堂在焉水榭軒后功成此地丹竈猶存龍昇萬里事列方誌道高青史無復仙容空流谿水百越之內此山爲大恍若壺中疑生象外直而不倚高而不殆古往今來獨立滄海

碯溪銘并序

梁肅

陰陽和而萬物生聖賢合而天下平和者時也合者運也在昔堯舜合禹仰洪水而天下平者四百年湯合伊尹華桀驚而天下平者六百年文武合太公一成衣而天下平者八百年與夫風雨寒暑五行四時佐天生物一也天之數不可以不變時則有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之災君之運不可以不極時則有作威殺戮毒痛四海之變變則通時則有四載之庸極則反時則有放伐之功於戲惟尚父鍾其運而遇其主躡其機而作其合者數千後伯陽不顯仲尼稼人其不合者數故曰君子得其時則大行不得其時則龍蟠也嘉尚父之動靜不失其時作碯溪銘曰

至人無心與道出處則土木出則雷雨惟殷道絕聖有尚父爰宅于幽盤相草莽天地闔闔陰陽運行明極而昏昏極而明遇主水濱讓泰八紘牧野相和而平惟彼日月得天而光惟彼聖賢得時而彰獨夫昏迷我乃豹藏文武作周我乃鷹揚故曰大道無體大人無方運用變通至虛而常作銘碯溪今古注注

胥山銘并序

盧元輔

元和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杭州刺史上柱國盧元輔視事三歲應天子書上畏羣靈下慙蒸人乃啓忠祠銘而序曰維唐敷祀典于天下廢淫置明資父事君罔有不舉寢廟既設我命厥新有周行人伍公字子胥陪吳之職得死直言國人求忠者之屍禱水星之舍將賊馮革遂臨浙江千五百年廟貌不改漢史遷曰胥山今云青山者繆也吁善父爲孝記曰父讎不與

共戴天諫君爲忠經曰諸侯有諱臣不失國當枕干宋鄭經楚出疆在平爲未宦臣在奢爲既壯子坎墮伏節之師於吳軍鼓丁寧五戰至郢先詰王建邦啓土著以語言載后惟人人虐惟后成湯用爲大義孔子立爲大經子胥修爲大仇騷人賦爲大怨咸令在上慢惡不生則前戈鞭暴非倒行也後戈走昭非逆施也夫差既王宰輕受賂二十年內越德又頗太伯廟血將乾闔閭劍光且失公朝馬宴爲入則諫焉孰謂矢毒孰謂刀寒雖言屢出口而車甲已困於齊矣蟹稻已奪於威矣屬鏃之賜竟及其身鳴表盛屍投于水濱擅排鼓怒配濤作神其神迄今一日再至來也海鳴羣飛陽侯夾從聲遠而近聲近而遠奮于吳拂于越夕于楚乃退於是仲秋闔望杭人以旗鼓逐之笳蕭和之百城聚觀大權威靈卷沙墨裂地仄截苦岸坵成坑迎潮氏格之如呂梁丈人爲靈戈威矛欲浪百重者塞不先跳檣搗舳再飯之間絕其音聲湯莽千里洪波砥平有滑有膈有鹹有腥逼實乎下庭山海梯航鷄林扶桑交臂于卯階金狄在戶雷鼓在堂魏罇漢豆六代笙簧可謂奉天爵之馨香搜人神之盛禮佐皇震怒驅叱大邪萬里永清人觀斗氣銘曰

武王鉞紂于胥鞭平爲人爲父十死一生矯矯伍員執弓挾天杖其寶劍以謁吳子稽首楚罪皆中紂理恭報于妻織組直士林赫王閭實聽音諷錫之金鼓以號以誅黃旗大舉右廣皆朱莢非楮膽昭乃烏後王嗣立執書不泣願越言潤宰話讒輯步光欲飛姑蘇待執吾則切諫扶眼不入投于河上自統波濤晝夜兩至懷沙類騷洗滌南北兼蕩東西夷蠻卉服罔敢不來雖非命祀不讓濱齊帝帝王王代代明明表我忠哉

天門山銘

李白

梁山博望關高楚濱夾棟洪流寔爲吳津兩坐錯落如鯨張鱗惟海有若惟川有神牛渚怪物目圍車輪射島嶼氣凌星辰卷沙揚濤瀉馮殺人國泰呈瑞時說返珍開則九江納錫閉則五岳飛

塵天險之地無德匪親

須陽栗葉寺開東嶺洞谷銘并序 元傑

陰陽精氣結為山嶽者則為勝為異為與為閔故萬嶺交峙而嵩華辨其方羣岳數靈而灑靈接其類是知仙居靈宅其必有黨乎鳴絃之北趾果業之東阜高不百仞靡纒千畝層巖石室幽谷靈洞殊境異觀秀絕奇偉離瀑流之下鑿峯懸磴之躋丹嶠路遠莫覩余不知其倫擬焉按寺記云昔有方士于是山鍊金變形羽服登仙故石座丹竈至今存焉觀其東嶺削成石室如王岡巒峭壁巖壁重復捫巖而昇如造雲根縹緲如霞木可攀真氣勝而塵界指五蓋破而清機閑蕩然放懷如羽翼之已生赤城之可接噫境變志遷若符契之協從也下臨長川澄波吐瀾煙霞夕收飛鳥不喧杳渺逶迤流注無間西直巨壑連嶂如屏林霏朝翠巖光晝清篠蕩藏輝杉松下冥虛廓寂冢涵風有聲綠嶺未極劃開洞門黛容崢嶸狀輪囷伏龍怪鎮含煙雲又有古木倒傍絕壁盤根網結掛絡空碧崩崖傍傾後逕下仄羽人幽會此焉瑤席搏翠壁而直上軋岬岬於紫氛雙巖屹以中斷奔屏蹙而成室涵孕精爽澄凝氣源信列仙之攸居豈塵俗之所止哉嗚呼鶴駕一去鳳蕭響登荆榛蔽路危窳敗跡留人境而舉世莫知地臨精利而羣遊莫至吁可怪乎其晦藏也元和丙申歲秋八月余以膠鬲之困寓居精舍再從兄昭肅時假茲邑政便於人務簡多暇與當寺僧知捷日探道源捷亦好古驚奇之士也因語故實緬思羽容之玄風以為靈跡神蹤精誠必復乃探丹持畚履險通幽梯絕棧而歷巉巖排蒙籠而登杳嶺時更不稔而神居秘躅粲然皆睹嗟乎芝田玄圃豈遠乎哉天之與人氣通則合客有顧咨而論予者或應之曰天之運否泰相濟故善利稱德有下民昏墊入之道行藏有數故棘津蓬累時惟鷹揚靈物必通道在斯著不然何荒阻十祀教焉而興歟乃為銘曰

鑿石通道兮援木枝仰攀洞口兮踐敬危奔龍伏虎兮勢狀奇林

攢峯倚兮堵雲蟠下臨陰谷兮神以樛嶽巖巖兮洞無極老松蕭瑟兮生遠風興雲需需兮煙霧黑懸巖排空兮色噴黛堅根網絡兮層霄外披寬解帶兮羽翼生下眺迢江兮入青靄世道紛綸兮何足謂朝為榮華兮夕顛預不如幽谷兮閔仙經翼接浮丘兮整煙轡我視丹竈兮坐山腹衆參差兮隱雲族鑿仙嶺兮望瑤臺朝霞照海兮錦綺開信赤松之所昇降王喬之所往來道或用晦兮靈物斯潛朕道未昌兮詭藥傳靈紛予感此兮勒銘雲根山既不朽兮與石長存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六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七

吳興姚

鉉

纂

銘乙 碣頌附錄一十五首

高道二

昭夷于趙氏碣頌陳子昂

東明張先生銘 柳宗元

忠孝二

文貞公笏銘 孫樵孝門銘 柳宗元

暴虐二

佞石銘 皇甫湜 銘秦坑 司空圖

浮圖四

洪州大雲寺鍾銘 獨及

鹿泉本願寺鍾銘 温州仙巖寺銘 司空圖

化成寺大鍾銘 李白

橋梁二

石橋銘 張嘉貞 石橋銘 張彥

宅一

丹崖公宅銘 元結

井一

井銘 柳宗元

冢一

文冢銘 劉焯

昭夷子趙氏碣頌并序

陳子昂

昭夷諱元字貞固汲人也本居河間為大儒至祖揆尤博雅明道
隋徵入學士與同郡劉焯俱至京師補黎陽郡長始居汲焉有二
子禮與禮輿與官至臨賴縣丞輅為校書郎並著名當代昭夷即
禮輿之季子也元精神懿有英雄之姿學不常師志在遐遠年二
十七褐衣遊洛陽天下名流翕然宗仰羣家以初筮求我昭夷以
玄穀發機故遂居窮巷軒冕結轡時世議迫阨不容其高乃屈身
泥墻求祿下位為幽州宜祿縣尉到職逾歲默然無言唯採藥彈

琴誅堯舜而巳州將郡守穆然承風君之道標浩如也因逃入
隴山見鳥文丹穴密有潛遁之意蒼龍丙申歲在大梁禮命不造
發瘖疾而卒年三十九嗚呼哀哉天下士友聞之知與不知莫不
為之垂涕蓋傷其有濟世之量而無長世之年夫上德道全器無
不順中庸以降才則好偏有張也之莊無展也之道好由也之勇
緬回也之仁侈宰予之言遺滄臺之行務端木之智忘竊武之愚
或正而不奇或達而過雜若獨五味足六氣和通眾賢之不兼暢
羣才之大適雖不至於道其殆庶幾乎故時無閒言物飽其義吾
常論人事有十君得其九一不至者命矣夫於戲名聞天下而不
達於堂上智周萬物而不適乎一人其時歟其事歟君同人雲居
沙門釋法成嵩山道士河內司馬子微終南山人范陽盧藏用御
史中丞鉅鹿魏元忠監察御史吳郡陸餘秦州長史平昌孟詵
雍州司功太原王適洛州參軍西河宋之問安定主簿博陵崔璿
咸痛君中天鼎雖不實百代祀德故老或云以為名者德之表謚
者行之迹君囊括世道位屯時艱困乎艱應光景不耀乃共稽隲
舊行考謚定名問于元善象曰明夷于昭夷昔歎曰才位不兼大
運有數嘗哀時命而作頌云諸公以予從君之遊最久故秉翰索
議其頌曰
天道宏運亨物各有時匪時不生匪運不成昔者元精汨滂陽九
滔災大人感生堯禹恢能陰陽既和玄帝傳家五百數終樂驚暴
邪子乙提運水火革明匪賢不昌尹乃阿衡六百運徂受始淫狂
西伯考元曆在聖昌匪雄不決匪謀不滅姜牙皓眉寔逢其良投
劍指麾奄有八荒周有天下七百餘年太公之後不聞大賢豈無
仲尼負道周旋無勢一挈無土一厘然則大運之所來時哉時哉
監業隘運巨功巨難非其時草木為伍昭夷作頌云示有嘗著汲
人嚶記言變化之事且曰請爾靈龜永宴于浩初
東明張先生銘并序 柳宗元

安尉一年投去印綬願為黃老術詔許之居東明觀三十餘年受
異法道行峻異得衆真祕書訣錄聚經籍圖史伴於麟閣以弟回
略秩封州先生曰吾老矣支體不可解也遂從以去年回之子
襲死哭之慟遂病既亟以命回曰吾生天寶訖貞元已酉歲十月
今死于汝之手盈吾志矣京師吾生也畢原先人之歸也必以返
葬乃自為誌而卒明年正月某日葬如其言子某等為碑以志于
墓辭曰

匪祿而康匪爵而榮漢焉以虛充焉以盈言而不為華光而不為
榮名介絜而周流道包涵而清寧幽觀其形與化相冥寂寞以成
其道是以勿嬰世皆狂狂奔利死名我獨浩浩端一以生或曰先
生友梯以道慈幼以死若不能忘情者何也吾曰道去友邪去慈
邪從容以求其得之邪盪莽很倖道之非邪且夫虧恩壞禮枯槁
顛顛墮聖圖壽離中就異欬然與神鬼為偶頑然以木石為類空
洞而不實窮老而無死先生之道固知異夫此也乃書于石以紀

文貞公笏銘并序

孫樵

大中六年詔出文貞公笏歸其孫丞相謨孫樵請銘其笏曰
靈豸薦角比于缺骨合以憤烈在公為笏怒虎可唾笏不可挫太
華可裂笏不可折柱天不交指日不蝕標儀條臆起梗開直噫諫
舌切切上磨帝缺不逆不拂笏則公笏緊拱折列諱舌不發膠禁
領鍊下偷上復非公之節孰為公笏

壽州安豐縣孝山銘并壽州刺史表柳宗元

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粟稗和篤守天經法侍羸疾跌橋隱冥引
刃自嚙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曾不是聽創鉅
痛仍號于宮旻捧土濡涕頓首成墳陪膺藹藹寒暑在廬草木悴
死鳥獸踟躕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脩厥猷
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蒸蒸仲尼述經以教于曾惟昔晉侯見
命夷宮亦有考叔悟莊稱純顯顯李氏寔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淚
里隣邦伯章奏稽首慙慙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祉三秀靈

泉帝命荐嘉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戶毗李
興父被惡疾歲月就函輿自刃股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
啖啜經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霑清涕淚遂於
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晝夜哭訴孝誠幽達
神為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十廬中醴泉涌出奇形
瑞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按
興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夫耨為業而能鍾彼
醇孝超出古烈天意神道猶錫錫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竟
如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間刻石明白宣延
風美觀示後祀承永無極臣昧死上請

佞石銘

皇甫湜

佞石蒼蒼驪山之傍鑿杵確礙礙然四方昔秦皇帝謀之不臧七
十萬人茲焉惶惶發石此山言礙於墳若有憑依屹住中遠淫刑
蹙迫人力無施故老相傳以佞名之自昔太古不封不樹有葛於
溝有新於野後聖有作線情不忍焉之棺槨其在唐虞則雜窾木
噫嘻暴秦虐用其人墳而象山下錮三泉窮珍侈奇力奔財殫驅
驅而前如刈草菅天毒其秦神憤其凶讎文一呼九州風從白挺
荆棘指麾噴噴險阻不闔于戈倒鋒屍露于劫燼播于童蓬鞫無
依不十年中禹葬會稽不改其行聖德洋洋厥響久長至于漢劉
釋之而言中如可欲猶陳南山矧私其身以盡其人刻詞佞石烟
戒千春

銘秦坑

司空圖

秦術戾儒歐氏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隨覆天復儒讎儒祀而家秦
坑儒邪儒坑秦邪
洪州大雲寺鐘銘
獨孤及
秦變化亞律呂和神人莫疾於聲故天地以雷震萬物聖人以樂
節八風佛土以鐘警六時天造聖作同符異質自真乘開設其輪

三轉像教不墜而法鼓之制存彤彤運官于江之濱萬井在其前
蓋庶與乎人將欲誕敷我法音啓迪我善根我是以作萬鈞之鐘
大其器所以昭其度也侯誰尸之長者杜海泊北方上士精法觀
釋法鸞與比丘衆百三十有五入實果其願將辦所作于時火官
金工循厥戒令範陰陽九六之數以合造化均薄厚侈奢之齊以
諧清濁聚精會神鳩工於其間弘誓既遠昏疑皆破故衆心如城
施者成市大悲之感與萬靈接祝融回祿髮髯交應越五月辛丑
新鐘成於是此邦民大和會膜拜縱觀川塞衢隘億兆諦聽鯨魚
乃發言然如扶搖號而萬竅怒霹靂作而崇山破在坑滿坑在谷
滿谷金界及峇若震若盪既而拗怒散與迴颺俱激度越大千
周流六虛經千嚴城入于梵宮徘徊乎霜天凌厲乎清夜千門徹
萬戶警魚龍皆奮轟豸不整於是聆其音者貪駭遷善誓旨知方
識浪安流地獄清涼吒王解形刀輪摧滅散乎心者聞聲以知受
觀受以悟法若露清耳根鏡照身業彼金鼓聲氣木鐸徇路整衆
乎號方斯陋矣蓋聖人弘道以觀善因善以建法作法器以爲天
下利利者教之果法者教之因善者教之宗我鍾乃懸是訓是崇
世界有極大音無窮

鹿泉本願寺銅鐘銘

八音之列數者金爲長金聲之動物者鍾爲大相彼創制本手無
心隨輕重之所考遇洪纖而必應其體妙乎其幾神乎故帝庭用
之以和樂梵宇作之而助道其有旨哉伊本願道場昔鬼土所卜
即輪王建塔之地有隋氏因而緝焉皇唐統天增壯殿構雖臺殿
有林而鍾塗未雉曰都維那某等願允今得鑿爲紀綱洞三學之
輿府張二嚴之巨翼以爲是聲聞則有以數眾美不則無以遍十
方乃同寅叶恭唱議改作我心匪石彼應如雲縮流輔仁而或勤
或懋清信委施而爲岡爲陵於是乎遠賡精金博召良冶葛氏宰
陶人輩鎔範脩林榱植火正叱咤以啓號風師闕怒而陳力巨扇
咆哮洪鑪赫爇燦奪清復光連紫微旁通竅以決注下潛成於數

圍察夫陰未疑陽爲烈燄爆泉沸氣憤雲洩旬而後實既堅而
後發轉於隧漸於堂混乎其輪圓洞然而博暢仙獸勤於下驟龍
踏於上蓄精誠含靈亮乃神工之既濟而響器之大壯也且夫作
有度而體有經侈奄均厚薄中則不播不石不鬱不杵雖鴻音未
揚識者已知其妙矣故縱衆咸躍善願克充而縣之衣冠里之髦
彥聚拾珍翫翕疊臺嶸增百常沉塗一色然後神雲柱倚天梯
駢轡轆轤脩索攢勵力以下披軋豐吞而上昇雄以荀鱗顛以交
扛猛以蘆權作以離立大器斯屬洪樞乃鑿威音瀟瀟而一吼爐
響及葉平三界上極有頂下彌空輪飛行天仙海陸神識莫不警
革塵滯塞開真象滌曠劫之瑕滅長夜之苦使浩福潛潤其機坐
融其諸佛神通之用乎不然者千鈞之聲一杵之播則屬以臻於
是矣允鑿僭務本三勢而克終式遇劔輪後四爰而長擊故初起
細而促漸登鐘以鈇既銳而入微又增而復壯於是壯也乃而畢
爲若是者何皆皇覺啓導抑揚之深思也實欲普其念周乎仁張
皇慈音引曳悲韻使萬物咸若六時登聞不惕不惶以安以樂或
謂霆關雷裂山傾河洩靈祇藏走猛毅儼覺甘恐怖殺傷之事我
大雄氏慈制又悲乎然哉若乃顯顯聖賢翼龍象以之懺陸以
之引宣微妙妙其心精進厥德有秩有序不差不忒佳持我像教洋
溢我玄風洞達我幽明清寧我邦國神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皇
唐十有八年春仲月八日是鍾也既成即其秋孟月上弦茲臺也
復構他方聖衆咸飛來而讚揚地中菩薩咸踊出而瞻仰於是陳
巨會以落之張梵樂以考之煌煌乎休哉越寶庭之能事畢矣而
宏範莫紀又八稔於斯河南史凜然文林之秀也尉于右邑攝茲
銅章惠化一清於灌壇希聲重美於洪器命我昭述式副羣心之
望焉而主簿弘農楊暉新射楊光朝等並高幹才敏力懋於道勉
奉天秩允恭仁祠輔管樂石贊就厥美雖默者累得不言乎銘曰
靈鍾上空儀法天體道內虛含至圓雄威奮毓時于宣震鑿鐘鐙
流大千十萬調御及聖賢應我眞聲開梵筵一切苦輪悲熾然開

我直聲咸自肩虛空有盡福無邊神用廣大莫與先

化成寺大鍾銘并序

李白

噫天以震雷鼓鞀動佛以鴻鐘警大夢而能發揮沈潛開覺茫蠢則鍾之取象其義博哉夫揚音大千所以清真心警俗慮協響萬樂所以達元氣彰天聲銘勳皇宮所以旌豐功昭茂德莫不配美全鼎增輝寶坊仍事作制豈徒然也粵有唐宣城郡當塗縣化城寺大鍾者量函千鈞聲盈萬擊蓋邑宰李公之所勅也公名有則系玄元之英蕤茂列聖之天枝生于公族貴而秀出少蘊才略壯而有成而西逾流沙立功絕域帝疇予厥庸始學古從政歷宰潔白聲聞于天書褒榮輝之簡牘稽首三復子孫其天寶之初嗚嗚此邦不言而理日計之無近功歲計之有大利物不知化替臻小康神明其道越不可尚方入于禪關觀天宮崢嶸聞鐘聲瑣屑乃謂諸龍象曰曷不建大法鼓樹之層臺使震聲六時有所歸仰不亦美乎於是發一言以先覺舉百里而咸應秋毫不挫人多子來銅崇朝而山積工不日而雲會乃揀冕氏撰鴻鍾火天地之爐扇陰陽之炭回祿奮怒蜚廉震驚金精轉沓以融熠銅液星熒而輝燦光噴日道氣蔽天維紅雲點於太清紫煙矗於遙海炬熾宇宙功侔鬼神鑿而察之吁可駭也爾其龍質炳發虎形躡蹠際金索以上絕懸寶樓而迭擊傍振萬室高開九天聳動山以隱隱響奔電而闐闐救湯鑊於幽途息劍輪於苦海昇福躬鑿於千人天非李公好謀而成弘濟羣物又孰能與於此乎丞尉等並衣冠之體龍人物之標準大雅君子同僚盡心聞善費勇替成厥美寺主昇朝開心古容英骨秀氣洒落毫素謙柔笑言海受水而皆納鏡無形而不燭直道妙用若如是言然常虛懷忘情繁已利物是人行空寂不動見如來有若上座靈隱都維那則舒名僧曰暉臨虛常因調護駭我六闈士普聞八萬法深入禪惠精修律儀將博我以文章求我以述作功德大海酌而難名遂與六曹豪吏姑熟賢老乃緇乃黃覺趨梵庭請揚宰君之鴻美白昔忝侍從備于詞臣

恭承德音敢闕清風之誦其詞曰

雄雄鴻鍾砰隱天雷鼓霆擊警大千含號炬赫聲無邊摧憎魁魅招靈仙旁極六道下九泉劬輪輟苦期息肩湯鑊猛火倖熾然愷悌賢宰人父母興功利物信可久傳芳金鍾永不朽

溫州仙巖寺銘

司空圖

巖之巖森戟鏡天中宅靈隱瀑之作風幹洞壑地洶山鑿越之齋廡之隅人逸而腴某其帥某其牧寺圯而復

石橋銘并序

張嘉貞

趙郡汝河石橋隋匠李春之跡也製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為試觀千用石之妙楞平礪闢方版促郁緘宮隆崇豁然無極吁可怪也又詳乎又挿駢坐磨礪緻密竟百象一仍翻仄疊腰鐵鐵處兩涯嵌四穴蓋以殺怒水之蕩突雖懷山而固護焉非夫深智遠慮莫能綑是其欄檻華柱鏈斷龍獸之狀蟠繞擎踞眈眈翕然若飛若動又足畏乎夫通濟利涉三才一致故辰象昭回天江臨乎析木鬼神幽助海石到手扶桑亦有停杯渡河羽毛填塞引弓擊水鱗甲擗會者徒聞于耳不觀于目目所觀者工所難者比於是者莫之與京勃河北道推勾租庸兼復囚使判官衛州司功叅軍河東柳渙繼為銘曰
於繹工妙沖訊靈若架海維河浮龜役鵠伊制或微垂摸蓋略折堅合異起涯截密室支堂勿動觀龍是躍信梁而奇在啓為博比走燕湖南馳溫洛駢駢壯棘殿殿雷薄攜斧拖縶驚觀視鶴鑿入伴天財豐頌閣斷輪見嗟錯石惟作並固良球人斯懼聊
石橋銘并序
張或

石橋銘并序

張或

闕茂歲我御史大夫李公歲奉詔惣禁戎三萬北定河朔冬十月師於趙郡郡南石橋者天下之雄勝乃揆厥跡度厥功皆合于自然包我造化僕散客也狀而銘曰

汶水伊何諸州互湊秋霖夏潦奔突延袤材葺制模斷紛糅鞞地泉開盤根王薏虹電拖虎步雲構截險橫包粟流迥透塊軋

匠造琳琅疾遷敵作洞門呀為石實賒莫筭盈一紀方就力將岸
爭勢與空關吞齊跨趙徹夜防書月挂虛蟾星羅伏獸謂之鈐鍵
撮我宇宙謂之關梁扼戎寇郡國襟帶河山須袖經途者安逸
軌者覆東南一尉西北一候萬里書傳三邊檄秦野亭控引事物
殷富夕發劇耀朝趨禁雷質合水碧文輝藻繡花影全芳告痕半
舊天啓大壯神功罕究勒銘巨橋取吉蒙右

丹崖翁宅銘并序

元結

零陵龍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耕田日有唐節者曾為龍水令
去官家千座下自稱丹崖翁丹崖湘中水石之異者翁湘中得道
之逸者愛其水石為之作銘銘曰

龍水未盡龍水猶峻忽見淵洞丹崖千仞嶺磴丹崖其下誰家門
前斷松蘿上釣車不知幾峯為其四墉竹幽石磴飛泉戶中怪石
臨淵洞洞巖石巖何待石巖翁獨醉朕吾欲與翁東西茅宇飲啄
終老翁亦恍許世俗常事阻人心情徘徊巖下遂刻此銘

并銘并序

柳宗元

始州之人各以覽觀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則水益速入
陟厥大艱雨多則塗滑而顛恒惟咨嗟怨感說言終不能就元和
十一年三月朔命為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列而多泉邑人以
灌其土堅垣其利悠久其相者洋國談康諸軍事牙將米景鑿者
將晏凡用訃布六千三百役備三十六大輓千七百其深八尋有
二尺銘曰

盈以其神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嚅肯似于政其來日新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并序

劉蛻

文塚者長沙劉蛻復為文不刃棄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
銳於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於文晦
冥不忘於文悲感怨憤疾病嬉游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為懷也
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為號文明代生頌明晦皆效文用故日
月星辰文乎旂常昆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土文於侯社夏翟

之羽文於旌旄登龍於章升王於藻百工婦人彫鑿塗瀆以供宗
廟祭祀之文豈獨蛻也生知效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常僕助於
天而不獲助於人故其雖窮無憾也常勤意之時不敢嚏不敢咳
不敢唾不敢跛倚者欲蹠躑忘之於心其甚祗畏畏如臨上帝故
有繁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官之水又有黯如七雲如久陰如枯腐
熬燥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透透迤迤則有如海運如震怒動
蕩怪異夫十為文不滿不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
下聞之而必行觀之而必蹈散之洋洋以為道演之浸淫以及物
然後為農文之使風雨以時兵文之使戎虜以順文於野文於市
使其所隱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
終知者其甚庸豈非不獲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二千一百八
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者有覆背者有朱墨圍者於是周易
筮之遇復三墳上之同人三篇上筆者曰嗚于地中殷殷隆隆七
日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他日更召龜而合將聽龜吉卜於火
如秦兆惟曰不吉卜於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於木
而悶悶土協吉壘壘為冢則汲之兆乎峭峭為壁則管之兆乎且
其占曰土之文為山河為華英將不崩不竭為滋味而傳乎結為
丘陵為其設險乎融為川濟率其朝宗乎華為百穀以黎祭祀之
黍盛乎不然使其速腐為墟壤生芻蕘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為陶
甄以作器乎將塊為五色而茅社分封乎流於樂為土鼓為由梓
以洩其和聲乎夷為都邑以興官廟乎坎為滄池以澤生殖乎祀
為壇壝乎竅為井墓乎吾皆不得而知也當既不為吾用唯速化
為百工之用慎無朽為芝菌以怪人自媚慎無堅為金鐵以作貨
起爭慎無滴為醴泉以味乎諛口慎無禱為城社以狐鼠憑妖慎
無筮為良材以雕斲傷性慎無萌為蘭茝以佩服見蕪嗚呼介而
為石使之能言舒而為螭使之飲泉既而他年遊竟之未返者亦
命巫師而弔三招之號曰在几閣而來歸兮掩為塵垢在耳目而
來歸兮奄視汝醜在口吻而來歸兮譽不汝久噫筆絕之年而麟

見草文其無崇乎哈非珠王斂無裙襦後世詩禮之儒無驚吾之幽墟其冢也在莽蒼之野大塊之丘時有唐大中丁卯而戊辰之季秋詔曰

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七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八

銘丙銘陰附挽九首

吳興姚

銘

墓

宰輔七

唐丞相道遥公韋公墓誌銘張說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李華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之陰柳宗元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誌銘李華

唐丞相太保致仕岐國公杜公墓誌銘韓德與

唐丞相魏國公賈公墓誌銘

唐丞相太子少師奇章公墓誌銘杜牧

節制二

唐盧龍節度副大使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彭城郡王劉公

墓誌銘權德輿

唐武昌軍節度使元公墓誌銘白居易

唐丞相道遥公韋公墓誌銘并序

唐故中書令道遥公韋氏諱嗣立字延構京兆杜陵人也受渾元之正性挺生人之秀傑門為孝悌之府世處台衡之地士林之高標宗臣之首出者也生於秦之清水長於鄆之成阜聰明先覺博古兼覽突蓬山之百氏綜闕里之六藝文而不華實而不滯原夫志在於易行在於禮守素養之冲虛播未弦之愷悌事有則而言有度神無方而用無體其與人也温良善誘仁恕多容俾夫頑蔽開哲懷驚擾從君子進道小人革慮聞者願求見者忘去若青澤之浸陽和之感萬物不知其化矣及夫履量登朝濫觴宰邑聖朝知其固慎忠肅簡易循良是以綢繆兩禁重疊千里迄踐宰衡終厥有成凡化二邑里七郡三入中書再統兵部選兵吏各兩冬典樞密共五載光弼四主歷政三十有餘其間累有詩及官因左退日月蝕而更明隨和幽而不昧爾其為邦設教遵德閑邪身勤心

苦誠感物化禮讓興於私室刑罰廢於公家衡鏡高懸文武矯首才無我失善若已有風流名教作法垂後許謀皇極功格天地地茫蒼蠶既生既遂四夷來王五靈皆至然而外榮中素迹邇心遐杳然朱戶之若喪遽然赤松之可接西宴驪山之谷東息龍池之野擇道遙而建號列土宇而開社即明主封立帝之謀表高臣之志也公考侍中爲國元輔公兄承慶當代齊名咸以令德繼和金鼎扶陽二相陳氏三君復追美矣侍中前夫人崔氏生黃門而即世後夫人王氏生公而偏愛公克諧以孝行心則友啓政事四者成無間之言天下之人比之祥覽惟公德行言語文學政事四者實摠而兼之視素志而能守居喪過哀而顛履此又善中之善者也善入天之經也國之寶也道將興廢木鐸之用有時命或推移蒼生之望恒在春秋六十遘疾陳郡還醫浴師開元七年九月二日薨于歸德里有詔贈兵部尚書諡曰某禮也明年某月葬於某地有子李恒濟史儼然在疚靡所宜哀以其忝縉雲之舊察沐清風之餘論入難名之闔域窺妙德之形容見託銘誌庶傳精爽至於歷官次序平居事業當見郡府遺愛之碑國史名臣之傳故不存焉銘曰

我我仁公抱孝含忠文獻則足高明有融翻翔王佐穆我清風道濟明時心樂幽地碎衣華冢坦然一致逍遙啓封帶礪傳祀生涯共盡振古其常人秉三德天歸百祥臧孫有後公業不亡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李華

玄宗季年逆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頌羣兇害直事乃不行慮起幽陵連覆二京帝慈蒸人避狄西蜀爰命監撫理兵北朔登賢爲輔讓子以續公費冊書亦捧瑞王聖人神聖天地威若子孝臣忠元元踰躍命帥中軍謀戮拜泥人或有意志屈道行公曰不可屈則侯生柄不在公象昏瞠明退師儲官出守函谷入爲尚書正色諤諤又刺汾滄遽臨彭獲何負而東何負而西公受控抑邪人悽悽帝懷明德俾我不迷徵拜秋官僉曰休哉薨殂闔中國萃人

哀喬嶽隕蹟輔星昏霾天子決涕迎崇上台巖巖岱宗瞻其峻極赫赫房公尊其盛德昔撫宜春列邦是式建銘江濱以慰南國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之陰

柳宗元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爲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惜凡爲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爲王卿士若衛武公虢文公鄭相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爲縣者若葉公白然不能若也唐之大公治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相玄宗有勞于蜀人咸服其節相蕭宗作訓于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居而事理辨所去而人哀號理遠人遠人哀號惟文士趙郡李華銘公之德亂不克立今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在乎人人不忘公之道爲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爲也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爲卿士道爲三公德爲國師年爲元老嘗爲縣縣懷其化至于州州濡其澤凡我子孫罔不戴慕盛德之詞文而不刻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率歸於王公公嘗以機密臣天子于禁中承公之道刺於我邦由公之理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入爲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懼其去我也邊願書子銘之陰用永表于邦之良政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誌銘并序

李華

永泰元年四月戊子唐舊相太保韓國公薨天子輟朝羣臣出次五月壬午贈太師七月丙子詔使中謁者在祭京兆少尹護喪龍旗轎車鹵簿象導加于一等園塋封樹碑版垂後盛于當朝葬我韓國公夫人名本於次非此運不揚元勳出於忠烈非死之中登日月九天之上乾坤閉而復關鈞軸折而再駕故蕭宗皇帝於行在見公曰欲求良弼其在茲乎公諱普濟字元輔上黨襄關人

祖襲藥贈太子太師父始庶贈禮部尚書公成童好學弱冠工文
 二登甲科三入高等始自郡邑臺有之任終平廓廟台輔之器至
 如牧四郡使四道在人為政之絕跡於公能事之常格故不足敘
 天寶之末胡羯亂常公身在陷窰心圖遼廓謁至尊於幕殿議大
 計於棘門天子壯之拜為左相公干時與兵部尚書汾陽郡王經
 略大業翊贊中興公撫於內汾陽營於外克二京復九廟尊尤帝
 返上皇公之功也乾元二年元兇授首陳希烈等四十八人議在
 殊死公抗疏上論以四方猶虞罪當寬宥三司質定其事不行於
 戲慶緒之誅也不用公議使有思明之難朝議之減復行公計果
 今天下大安仁人之言不可已已上元二年玄宗升遐詔公攝政
 肅宗遠代令公當國道合君臣時契靈龍於二主功高宇宙德鍾
 社稷於一身夫平計之勃安之撫有平勃之勳伊攝之霍立之再
 當伊霍之任人臣責極今古空儔公晚嬰衰疾屬辭樞務遂得特
 紆聖眷俯降臣禮赤墀之下杖策來朝宣室之中肩輿入見此則
 明主上德而屈體忠臣感恩而忘形君臣之間斯為盛矣無何有
 詔冊授太保軍國大務仍咨訪焉公至和為心太素為體以虛舟
 應物世累不能干其神以公器濟時江海不能開其慮故軒裳鍾
 鼎於我如浮雲大位遐年在生為逆旅享年七十有七歷任二十
 有四順如也夫人韓國夫人博陵崔氏詩書之門金玉其度先公
 而歿今則神焉嗣子發丕堅繁垂向呂穆望咸等並強學懿文保
 家繼代忠足以勵行孝足以揚名教德立銘願昭先烈堂文之容
 敢忘大猷其詞曰

有唐宗臣為國元老清明淳粹全德體道磊落臣節深沈朝謨智
 能逃難忠則忘軀幽薊弄兵威秦振蕩舉族南棄拔身北嚮一見
 先皇其言甚壯指麾籌畫爰立作相天地反正蒼生之望伊昔南
 狩衣冠下從三司獻議萬乘將同諫書一出天下稱公二聖登遐
 萬方是荷聖皇在開務輟宸坐稱政臨朝非公不可彼蒼不仁殲
 我鼎臣天歸說夢嶽降申神嗟峨岬版突兀封樹嗚呼相國韓公

之墓

唐丞相金紫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贈太傅岐國公杜
 公墓誌銘并序
 權德輿

有唐元老太保岐公諱佑字君卿年七十八以得謝之歲歲十一
 月辛未啓手足京師安仁里皇帝恤然不視朝三日冊贈太傅弔
 祠加恩明年夏四月乙酉返真宅于少陵原大墓公之先自漢建
 平侯嘗當陽侯而下忠賢開出積厚昌大以至曾王父行敬皇銀
 青光祿大夫制益二州大都督府長史南陽郡公王父愨皇中散
 大夫尚書右司員外郎詳定學士父希望皇銀青光祿大夫鴻臚
 卿恒州刺史西河郡太守節終三加至尚書左僕射公德中蘇之
 粹靈蹈明哲之大方體仁以長人厚德以載物器周代資材為國
 華程功積事博遠弘裕在玄宗朝以門子筮仕解巾有聲在肅宗
 朝以郡掾廷吏賢侯交時俄以臺郎御史二千石事代宗以六職
 之貳十職之重兵符相印事德宗初自度支郎歲中拜小司徒時
 當艱急政有均節持權者排陷改蘇饒二州刺史以亞丞相韻政
 南方入居左轄出典侯服旋委節旄貞節淮海凡居鎮十五年登
 禮刑二尚書乃進左揆燮和大政拜章來朝兼理公台綢繆極
 在帝左右順宗諒闇公攝宰宰因山復土專護其任進掌五教乃
 平九賦永貞內禪公奉典策今上繼明真授司徒備物采飾褒儀
 章灼推致四時之和茂明萬物之宜初公來朝之明年年及懸車
 抗章告老三上不允厥後詔公每旬一朝訪決重務以公年與德
 者尊禮不名後再歲天子憫頌公以官職之事恩遂堅請禮優師
 臣大雅稱方叔元老且非宰政東漢之胡公中庸不理藩服曷若
 公都將相之重兼文武之全三代論道兩朝摠已播紳瞻仰者凡
 六十年致位就第極其榮號隆其五福闡然得之在臨川有悵悌
 之化迄南海有威陳之略自准而南典事任力三邦之人類有聲
 詩炳如蒿華列在金石公既當安危注意之重一人倚賴急宣密
 啓多所交感嘉保太平承軍諸侯或惡其煩言或導其善氣慎恐

服義日用不知至有執介圭朝象魏冠功臣之表近天子之光焉
時龜龍公所樞托喜士容物羣而不當理遺情恕犯而不校一言
定交死生以之趨人之急唯恐不及不徵福不乞靈物怪氣談不
接於心術誠明坦蕩自得於天理中正之外無自入焉國門南出
杜陵故地賦清流疏濯蕙鶴學引滿金絲合奏時賢儔人結轅在
門極謝安之林野異陸賈之裝縻鄉臺時會鷗鳥不驚又以見公
放懷推仁無不逮也至若閣天下之義理究先生之志法考通典
二百篇誕章調議錯綜古今經代立言之旨備焉凡推轂之士繇
幕延而奮迅者近於百輩將相六職左右曹臺以至列藩二千石
不可勝書夫人安定郡梁氏蘇州常熟縣令幼睦之女也專柔淑
慎動有儀矩先於公歿幾三十年矣嗣子司農少卿師楨與其弟
昭應縣令式方駕部員外郎從郁等皆以材能孝謹為卿大夫元
士推擇之際以吏資廢麻之下咸有淑登儼然推利相眩無怙誠
信哀敬實加於人以德輿省忝府辟聘聯台座毋荷同升之義蓋
陳無愧之辭直書德輝以鏤幽礎銘曰

君子之用可以大受斤斤岐公祇事三后謨明盛時其道甚夷乃
將乃相乃公乃師六府蘇平五福叢滋齊之溫良商之慈愛推本
性術發舒光大宣力中外勤勞累載縣車乞身知進知退歲在大
梁月生一陽以佚以息忽乎茫茫庶幾納書禮優職襄和氣在上
昭明發揚少陵鬱鬱著蔡協吉宰木號風虞泉落日千嗟岐公居
此玄室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尚書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魏國公贈太傅賈公慕誌銘 并序

權德輿

德宗皇帝享國二十有七年注意於將相之臣惟魏國賈公諱耽
字敦詩始則四推巨符係整節制終乃再踐師長燮和樞極文武
致用寶寧斯人景鍾晝伐金鼎和味咸有一德用平木階奉紱衣
之詔公始感厥疾先復土之期公乃捐館屬太上皇重公耆碩進加

司空今皇帝憫公微懿追命太傅春秋七十六佩相印一十三年
前史稱賈生通達國體其孫嘉好學世其家其曾孫捐之建議深
切漢元帝為之罷朱崖郡皆其先古之有議論風節者也曾王父
遠則皇長河尉生王父知義沁源主簿贈揚州大都督都督生烈
考球之燕居不仕贈尚書左僕射皆代德安貞延擢千後公忠正
仁恕極深研幾至今古於百氏窮地域於九譯乾元初蒙海未靜
禍衣危言始尉太平連陞大府三入御史府再為尚書郎亞尹北
都剖符西河嘉猷循行所莅居最大封恒然光明進恭六職節
貞師于梁協力羣帥平夷江漢青綬大封恒然光明進恭六職節
制襄岷載會地進律察廉唐鄧復摠賦與鎮于靈昌政成八稔
任分正洛師加地進律察廉唐鄧復摠賦與鎮于靈昌政成八稔
愷悌清靜於是膺審象之寄登格天之業中外授受勤勞王家易
坤之說曰地道也臣道也惟公有博載之量露生庶物書范範之
說曰強弗友剛克爰友柔克惟公推寬信之誠潏亮時化故其撫
封也不尚禁厲不施峻察扶導善氣折銷未萌使貪者讓躁者靜
四鄰敵之如神明闔境愛之如父母其作相也當先皇帝洪覆陰
隲財成造化宗工傷老但以忠厚承清光故公之揚休德輝涵泳
無際譎然和平之運恬然易簡之道至若匪躬詭詞勞謙不伐者
亦何可勝言坦夷而周密廣大而絮靜聲善虛已求天下之才博
聞強識通天下之志斯可及已所著梁燮王傳碑先君子碑陳祖
德以自況載家聲於可以體要閱達邁乎臺倫撰海內華夷圖及
論次地理之書凡五十有五編貢在中禁傳於域內言方志者以
公名家被病更時屏絕擊術且曰吾以忠信為丘禱死生為天理
一氣聚散斯焉順之美積壽堂自為終制憤然委化以啓手足推
從古知命之士所難能焉夫人武功蘇氏駕部郎中守中之曾孫
處士珣之女有柔儀淑行歿於中年二十有五年矣嗣子疇太常
寺協律郎早夭次子疇太子司議郎少子疇京兆府參軍事馴行
孝謹號咷毀瘠奉二尊堂唯合于九原刻茲樂石以永終古銘曰

麟之儀儀鳳之師師有倬魏公發輝清時外摠方國掃除螟勝入
居台台左右皇極於學無不通於士無不容穆如蘇風叩若華鐘
偉材閱議信以發志中行循性其道易易始於清明紀號永貞維
陽月之朝日兮返智氣於冥冥下句逮半兮祖載千庭神歸古原
兮閱此音形前直國門兮旁邇梁傅不忘本兮公之素茹蕭啓路
歸此壤樹鳴呼有唐元老兮魏公之墓

唐丞相故太子少師奇章都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誌
銘并序 杜牧

唐佐四帝十九年宰相牛公諱某字某八代祖弘以德行儒學相
隋氏封奇章郡公贈文安侯文安後四世諱鳳及任唐為中書門
下侍郎監修國史於公為高祖文安後五世集州刺史贈給事中
諱休克於公為曾祖集州生太常博士贈太尉生華州鄭
縣尉贈太保諱幼聞太保生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文
安有隋氏賜田數頃書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為學不出一室
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公執說以聰明氣勢急於擢拔
如柳宗元劉禹錫輩以文學秀少皆在門下韋公亟命柳劉於樊
鄉訪公曰願一得相見公乘驢至門韋公曰是矣東京李元禮為
後進師隋奇章公仁德祿位二者包而有之公登進士上第元和
四年應賢良直諫制數強臣不奉法憂天子熾於武功詔下第一
授伊闕尉以直被毀周歲凡十府奏取不下伊闕滿歲郟公士美
以昭義軍書記凡三上請詔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母夫人
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遷禮部員外郎都官員外
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考功員外郎集賢殿學士庫部郎中知制
誥賜五品命服半歲遷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以賦數萬敗
穆宗得偏辭於中稱直臣寬且言有才宰相言恪不用公以具獄
奏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公曰彼不才者無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
本設法令所以縛束有才者稔山未此是才過人而亂天下上因
可奏曰善賜章服金紫遷戶部侍郎掌財賦事上益親重欲相之

會中書令韓弘男公武謀曰大人守大梁二十年香蒸誅後始來
朝今不以財援中外設有飛一辭者誰與保白公武貴弘書獻公
錢千萬公笑曰此何名為公亟持去明年弘公武繼卒主藏奴與
吏訟於御史府上憐弘大臣父子併死推將家事走中使至第
盡取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朱勾細字曰某年月
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指曆簿遍視旁側曰果
然吾不謬知人言記再拜殿上皆再拜呼萬歲尋以本官平章事
明年正位中書侍郎加銀青三品兼集賢大學士監修國史敬宗
即位與武士跋宴無時徵天下道士言長生事公亟諫曰陛下不
讀玄元皇帝五千言以清靜養生彼道士皆庸人徒誇欺虛荒豈
足師法未一歲請退不許連四月日間以疾辭乃以鄂岳六州建
節號武昌軍命公為禮部尚書平章事為節度使公始至問民尤
苦皆曰城土踈惡歲輸簾竹為苦具奸吏旁綠主為侵取費與稅
等歲久前後政欲畫計策訖無所施公即除去冗長用公私錢陶
墀堊城凡五年乃就明年文宗即位加吏部尚書明年急徵拜兵
部尚書平章事重拜中書侍郎弘文館大學士鄭注怨宋丞相申
錫造言挾璋王為大逆狀跡牢密上怒必殺公曰人臣不過宰相
今申錫已宰相假使如所謀豈復欲過宰相有他圖乎臣為中丞
愛申錫忠良奏為御史申錫臣敢以死保之上意解由是宋不
死大和六年西戎再遣大臣贊贊王來朝禮倍前時盡罷東嚮守
兵用明臣附李太尉德裕時殿劔南西川上言維州降今若使生
羗三千人燒十三橋橋成腹心可洗久恥是草草二十年至死恨
不能致事下尚書省百官聚議皆如劔南奏公獨曰西戎四面各
萬里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雖西上平涼坂萬騎縱回
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西南連數千里雖百維州此時安
可用棄誠信有利無害匹夫不忍為況天子以誠信見責於夷狄
且有太患上曰然遂罷維州議大和六年檢校右僕射平章事淮
南節度使經六年至開成二年連上章請休官詔益不許公曰臣

惟退罷可以行心夏五月以兵付監軍使拜疏說就道除檢校司空留守東都明年拜左僕射上恐公不起詔曰朕比有疾良已思一面敘公不得已至闕下一拜謝閉門不出明年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節度使出都門賜黃氍毹龍杓凡六品名出固禮詔曰精金古器用以此况君子非無意也襄州七年饒假軍人入賦不一公至據地籍免貧弱四千萬均入豪彊皆曰甘心不出一怨言明年武宗即位就加司徒會昌元年秋七月漢水溢堤入郭自漢陽王張柬之百五十歲後水為最大李太尉德裕挾維州事曰修利不至罷為太子少師未幾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明年以檢校官兼太子少師留守東都劉稹以黨叛誅死時李太尉專柄五年多逐賢士天下恨怨以公德全畏之於武宗去不置之致積控山東劉從諫父死擅以十年後來朝加宰相繼去不置之致積叛竭天下力乃能取此皆公與李宗閔為宰相時事從諫以大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拜闕下實以其月十九日節度淮南明年正月從諫以宰相東還河南少尹呂述公惡其為人述與李太尉書言積破報至公出聲歎恨上見述書復聞前縱從諫去疊二怒不一參校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員外長史天下人為公按手咤罵公走萬里瘴海上二年恬泰若一無事今天子即位移衡州汝州長史遷太子少保少師凡四年復位大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薨于東都城南別墅年六十九天子恫傷不朝兩日冊贈太尉天下善人執手相弔哭公忠厚仁慈莊重敬儀未嘗以此八者自勉而終身益篤為宰相急於銓品凡名清官不忍持一資以假非其人以道德讓於天子每指古義為據有言機利克迫必鉅劄使之摧破三大邦去苛碎條約除大患其輕巧吏欲賊公愛惡希嚮所為渾然終不能見故所至必大治未冠單窮出俸錢嫁其子女月與衣食送其死喪凡數百家李太尉志必殺公後南諺過汝州公厚供具哀其窮為解說海上與中州少以異勉安之不一言及於前事鎮武昌特軍容使仇士良為監軍使公律以難

暑甚大合軍宴拱手至暮一不搖扇益自僉充平居非公事不出內屏周三歲語言舉止率有常度仇軍容開成末首議立武宗權力震天下每言至公必合手加額曰清德可服人但過愷官財與人無一毫恩分耳不肯引譽不敢怨毀淡居其中公始自河南薦鄉貢仕為鄆考官吏部科目選三開幕府中丞宰相外凡取六十餘人上至將相次布臺閣皆當時名士每暇日謙語察吏必言古人脩身行事旁誘曲指微警教之不以其所長人所不矜重人辛下以生重輕後進歸指微警教之一言許可必自矜重人辛氏以公封張掖郡贈僕射秘之長女士林稱為婦師凡三十年前公八年歿五男六女長曰蔚監察御史次曰叢淮南府協律郎皆以文行登進士第六女長曰蔚監察御史次曰叢淮南府協律郎皆齒長女嫁戶部郎中上黨苗愔次女嫁河中節度副使檢校郎中范陽張洙次女嫁河南府戶曹集賢校理常山張希復次女嫁前進士鄧淑次女未笄一人始數歲以其年月日葬少陵南某鄉某山里銘曰

道既訛衰必有以扶厥公之生以隆其秀幽以獨明曠以雨濡以教其徒以佐天子滅絕霸駁如有樞柅標揭峙倚巍乎二紀臣宗德老鉅傑魁壘孰為已畏謫去南海不校不辨牽復顯大百行渾圓隣於及年以歸其全

故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押契契丹兩番經略盧龍軍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幽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

彭城郡王贈太師劉公墓誌并序 權德輿

析木之下 幽陵碣石融結網緼誕靈能渾乃生元臣以翼大君惟彭城郡王宣力三代撫封四紀在德宗朝蒙服舊勞以亞丞相得顯征伐又官夏卿再踐六職乃列台宰乃居師長在順宗朝論道進律就加司空又拜司徒今皇帝聰明齊聖厚功德權侍中中書令綢繆樞衡臨長諸侯玄袞赤舄崇其物采九命二伯極其名

器動賦備其蒼書始終焯於代家五年秋七月寢疾薨于莫州之
 麻舍享年五十四冬十月歸全涿州長鄉縣之某原追錫太師不
 視朝三日命諫議大夫弔祠法贖廷尉卿持節禮冊又詔宰臣德
 輿銘于壽堂所以加恩報勞始終參漏之澤也公姓劉氏諱濟字
 齊之蜀昭烈皇帝二十一代孫曾祖弘遠皇檢校司衛卿臨洮軍
 使龔彭城郡公贈永州刺史祖貢皇特進左金吾衛大將軍贈揚
 州大都督父怍皇幽州盧龍節度觀察等使御史大夫贈司徒恭
 公公承是覆露生而岐嶷深而通直而和私毅忠肅端明溫重固
 已臨絕人之姿挺希代之器始以門子橫經游京師有司擢上第
 參幽州軍事轉兵曹掾歷范陽令考績皆為府中最典元初以太
 子家令為莫州刺史以御史中丞為行軍司馬凡吏理之慰薦輿
 師之拊養如良庖之無膏肯鬻良農之無滅裂司徒即代有詔奪
 情節哀順變講信修睦先公之封畛盡在長帥之威惠畢舉比歲
 大旱蝗蝗為災絮齋蔬非默以心禱甘雨祁祁嘉生莓莓因其豐
 登示以班制古諸侯之令典靡不具焉貞元初烏相誘北方之戎
 幸吾阻飢大從邊鄙公先計後戰陳兵于郊乃遣單車使者誘掖
 教告繇是諸戎皆為公用朝不庭方厥猷茂焉明年鮮卑墨乙之
 犯古漁陽其後啜刺寇石比平公分命左右軍異道並出然後以
 中堅衝擊士不離傷師不留行深入其阻抵青都山下捕斬首虜
 以萬級獲橐駝馬牛羊無萬數十九年林胡率諸部雜種侵滯于
 靈薊之北公親統革車會九國室韋之師以討焉飲馬灤河之上
 揚旌冷陁之北戎王棄其國遯去公署南部落刺史為王而還登
 山斷石著北伐銘以見志自太行已東懷和四鄰或歸其天倫或
 復其地理警急則解其顛沒居常則納諸矩度兵興已來氣俗相
 因或以夸敗庶或以美沒禮比屋之人被縵胡而揮孟勞不知書
 術公乃修先師祠堂選切壯孝悌之倫春秋二仲行釋菜鄉飲酒
 之禮生徒沮豆若在洙泗和門耽耽公署沈沈自從事掾史迨紀
 綱之僕庠序有倫采章不吝接士必下以詞氣推賢而容其出處

隴西李益舉安任公叔皆以宿筵薦延至即吏二千石近臣良守
 此又烈丈夫大君子曠度華舉之為也其於勤身裕物生聚教訓
 祁寒則頌之絮帛大款則賑其倉廩一方之人蒙被惠和嘉祥交
 於動植孝順決於州壤美化周行無不及焉去年冬王師問罪於
 常山公率先蹈厲累上功捷引義慷慨賦詩以獻詔宰司序引百
 執事屬和以美大之師次瀘州既圍樂壽又遣支兵急攻安平三
 旬未下武怒益奮命其子總以騎士八千先登公親鼓之士皆殊
 死戰亭午而拔誅屠無唯類蓋所以宣威制勝於可必也天子賜
 以寶劔金甲彤弓盧矢方董諸侯之師將覆其巢俄感厲氣隱机
 口占署總軍司馬曰無以吾故而稽天誅悉刃戲下以須王命俄
 而下霽然之詔有罪班師加公寵渥已至大病遺章悃款不及家
 事天下之人偉其忠勞總以君命起於倚廬之中委重戎事由御
 史大夫為工部尚書凡軍師之節制封部之廉察盡如恭公太師
 之命焉茹荼雪泣祗服不矩以國僑之遺愛知公業之不亡生極
 榮號沒有愍冊揚名以繼志善訓以克家君臣父子之道斯為至
 矣褒大臣所以尊王命懿武事所以恢天聲敢摠馨香以識冥冥
 銘曰

帝在法宮推心懋功沈沈彭城秉義納忠幽都朝易賜徵來宅便
 藩淩命焜燿嘉績北戎病燕從古以然懷傑蕩定勇略昭宣燮和
 之重公作霖雨師律之嚴公為齊斧廓開稔疹浪奮威武保大定
 功庇人尊主郊穀敦悅乃主成師善經義府公實似之北伐刻銘
 西征賦詩播於工歌列在鼎彝壯猷未極大暮如斯華首重牙辛
 酸涕洟義方紹續君命吉祿孝在無改恩延必復參差駭葆濯漫
 陵谷勒石下泉幽玄昭燭

唐故武昌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戶部
 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尚書右僕
 射河南元公墓誌銘 并序 白居易
 公諱植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巖隋兵部尚書封平昌公五代祖

弘攄北平太守高祖義端魏州刺史曾祖延景岐州參軍祖悝南
頓縣丞贈兵部員外郎考諱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贈尚書右
僕射妣榮陽鄭氏追封陳留郡太夫人公即僕射府君之第四子
後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孫也公受天地粹靈生而岐然孩而嶷然
九歲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調判入四等署秘書省校書二
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拾遺即日獻教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
七憲宗召對言及時政執政者疑忌出公爲河南尉丁陳留太夫
人憂采毀過禮杖而能起服除之明日授監察御史使于蜀按任
敬仲獄得情又劾秦東川帥違詔條過籍稅又秦平塗山甫等八
十八家冤事名動三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名名其子朝
廷病東諸侯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公分臺而董之時有河
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察使死其極乘傳入郵郵吏不敢
詰內園司械繫人踰年臺府不得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爲養
子主不敢言浙右帥封杖決安吉今至死子不敢愆凡此數十事
或奏或劾或移歲餘皆舉正之内外權寵臣無奈何或不快意會
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攝之甚急先是不快者乘其
便相噪嗷坐公專達作威戰爲江陵士曹掾居四年徙通州司馬
又四年移虢州長史長慶初移宗嗣位舊聞公名以膳部員外郎
徵用既至轉祠部郎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誥王言也近代相公
多失於巧俗自公下筆一變至於雅三變至於典諱時謂得上
嘉之數召與語知其有輔弼才擢授中書舍人賜金魚袋翰林學
士丞吉尋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得位
方將行已志荅君知無何有檢人以飛語搆同位詔下按驗無狀
上知其誣全大體與同位兩罷之出爲同州刺史始至急吏緩民
省事節用歲收羨財千萬以補租其餘因弊制事瞻上利下者甚
多二年改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同同之者勿繹獨立戀如
別慈父母遮道不可遏送詔使道呵塵鞭有見血者路闢而後得
行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淡蚶非禮之味尤速境謀其程日馳數

百里公至越未下車趨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僕息肩者萬計道
路歌舞之明年辨沃瘠察貧富均勞逸以定稅籍越人便之無流
庸無逋賦又明年命吏課七郡人久築陂塘春貯雨水夏既早苗
農人賴之無餓殍在越八載政成課高上知之就加禮部尚書降
璽書慰諭以示旌寵又以尚書丞丞徵還旋改戶部尚書鄂岳節
度使在鄂三載其政如越大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日
薨于位春秋五十三上聞之軫悼不視朝贈尚書右僕射加贈贈
焉前夫人京兆韋氏懿淑有聞無祿早世生一女曰保子適校書
郎喜絢今夫人河東裴氏賢明知禮有輔佐君子之勞封河東郡
君生三女曰小迎未笄道衛道扶齟亂一子曰道護三歲仲兄司
農少卿植姪御史臺主簿某等銜哀襄事裴夫人韋氏長女洎諾
孤幼等號護膏妻以六年七月十二日附葬於咸陽縣秦賢鄉洪
濟原從先宅兆公著文一百卷題爲元氏長慶集又集古今刑政
之書三百卷名類集並行於代公凡爲文無不臻極尤工詩在翰
林時穆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詠官中呼爲元才子自六
官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
疾於珠玉又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於文章刀筆哉實有心在
於安人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臯耳抑天不與邪將人不幸邪予
嘗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譴謫鄉凡十年
髮斑白而來歸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
僅三月席不暇而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心是以法理之用止於
舉一職不布於庶官仁義之澤止於惠一方不周於四海故公之
心不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同得位與不得位同富貴與浮雲同何
者時行而道未行身遇而心不遇也執友居易獨知其心以泣濡
翰直書銘于墓曰
嗚呼微之年過知命不謂之天位兼將相不謂之少然未康吾民
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爲不了惜哉惜哉道廣而俗隘時矣夫心
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微之已矣夫

重校正唐文粹卷六十八

重校正唐文粹卷六十九

鉉

纂

銘丁誦未述附總一十二首

吳興姚

庶官七

唐吏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李公墓誌銘權德輿

唐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皇甫湜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元稹

唐監察御史周公墓碣銘柳宗元

唐太學博士施先生墓誌銘韓愈

唐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君墓表柳華

唐太子校書李元膺墓誌銘韓愈

牧守四

柳子厚墓誌銘韓愈

呂衡州誄柳宗元

左黃州表元結

陸欽州述李翱

賢宰一

元魯山墓碣銘李華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諸道

鹽鐵轉運等使上柱國趙郡開國公贈尚書右僕射李

公墓誌銘元稹 權德輿

惟元和四年夏五月丁卯冢宰趙郡公巽寢疾薨于永崇里享年

六十三天子憫然不視朝追命右僕射冬十月乙酉返葬于洛師

緱氏縣芝田鄉之大墓公字令叔趙郡贊皇人曾祖知讓皇河南

府長水縣主簿祖承胤江州別駕贈太尉少卿父凝右武衛錄事

參軍餘終四加至尚書右僕射世載德善至公昌大始以明經筮

仕為華州參軍試言超絕補鄆縣尉登朝為監察御史殿中侍御

史由美原縣令課最為刑部員外郎由萬年縣令課最為戶部左

同二郎中由常州刺史理行第一徵為給事中以御史中丞領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就加右散騎常侍以右散騎常侍領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就加御史大夫由二府報政入為兵部侍郎在途加度支鹽鐵副使至止踰月代今司徒為使明年遷兵部尚書開一歲轉吏部尚書擢八柄平九賦左右理道以紓元元天子方推心疎意倚以為相奄然大病斯可痛也公溫重方嚴愷悌忠清得洪範之正直象大雅之明哲強志特立為儒門吏師中夏莫議左曹還詔法程之下無尤違分畫之下無差失其為二方循班制建長利布以休蘇樹之風聲大凡都府歲抄使刻深吏罔行支節鈞撫泉貨二千石不相聊生如楷奉然公至分命部從事覽觀禮俗問人疾苦廉吏善否而已至有經用之美使都自為理得以調乏用補庸云府無私焉四復之內遇凶旱水溢損有餘以均不足農里無大乏官司無宿憂而邦鄉碩生勸學講藝導彼輕僇率循教化皆聲詩揭于康莊其制國用也調盈虛御輕重阜齊人之業而地不加賦佐公家之急而利無所溲先是池澤之稅因綠為奸牢益以私幣貨竄濫公則去一朝之便質終歲之成變其苦窳以寬物力盈入之數不可勝條上嗣位之歲發武庫禁兵以誅劉關三蜀之饋不乏於軍千金之費不征於人揚天聲於井絡斷戎首於齊斧是皆謀猷大績經理大本豈止於漢庭桑大夫賦中丞區區然商功利拊枵毫而已哉其為天官已嬰履惠循與郎吏切劇奏書去繳繞之科禁絕私回於胥吏士之得調者多受賜焉內外掃除之際精爽不亂與上言職業雖廉寧宴間之不若君子以為難自解巾褐至捐館舍凡歷官十六利刃觸虛大車以載文理聰明卓冠出倫規為密靜矩度章灼大吏之所表之諸公之所嚴重其文采精實循道體要而不為曼辭其術學博洽折中定疑而不理章句喜于尊賢開懷蓋簪絲桐博弈談笑嗚嗚每有餘裕而無留事志在端正百度儀形四方以謨明弘濟為己任而績用未究斯吾君所以當于流嘆而眾君子失聲恒化豈虛也哉凡三合姓初

曰范陽盧夫人太子賓客幼平之女次京兆韋氏二夫人潁州刺史刁洵膳部員外郎襲之女以從祖姝而繼室焉皆以華腴淑哲不幸凋落長子紹左衛兵曹參軍鳳翔節度使巡官專謹有馴嗣子繼京兆府參軍節躬強學幼子鈺編皆以門廩在仕紹鑾等泣次先公官簿事業請書墓石且以理命見託故不得讓焉銘曰太行之東全趙古風鍾懿美兮左車武毅元禮文事叢慶社兮天官家鄉莊重廉清大君子兮精金斷利良玉特達視所獲兮表率二邪鰥孤惠康斯樂口兮均齊八政底慎微令有經紀兮宜登上台以賦羣才命適已兮級原厚地追誅款識神在此兮

故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并序

皇甫湜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其論曰死能今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為囑其年十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和使奉功緒之錄繼計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乃哭而敘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道碑云先生韓愈字退之後魏安柘王茂六代孫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敏素父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志為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不信既發不掩聲震業光眾方驚爆而幸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扶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政邪舛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人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灑灑不可窺校及其耐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鯨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劬躬章妥向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繼氏已來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為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為罪常婉佛老氏法讚聖人之隄乃唱而築之及為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非是任為身恥止怒天下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上嗚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邪吳元濟及吏兵久遁無功固

將疑衆懼恂恂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
 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庭湊反圍
 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
 行元慎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
 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摩其衆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
 美臧孫辰告羅干齊以為急病校其難易孰為宜衷嗚呼先生具
 古所謂大臣者邪選拜京兆尹欽禁軍帖旱權驚倖臣之銜再為
 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軒闕不施軌
 級嫉烟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煠娶喪葬平居雖寢食
 未嘗去書息以為枕食以鉛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貌美游
 以詼突嘯歌使皆醉義亡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夫人
 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昶壻在拾遺李漢聳集賢校理樊
 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并銘曰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并序 元稹

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頭胥延坐廟以行令望絕邪痼此四方惟
 聖有文乖微歲千先生起之焯役于前殲義滂仁耿照充天有如
 先生而合巨年按我章書經紀大環塗不特施昌極後昆噫嘻未
 歸卒知之悲

敎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揔萃焉始堯舜之君
 臣以廣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
 取其于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
 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
 諷民謳歌頌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
 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
 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
 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
 槊賦詩故其遺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士晉世風靡
 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

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
 陵遲至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
 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書而又沈宋之流研練情切穩順聲勢
 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后文變之體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
 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
 不存閑暇則纖穠真備至于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
 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貌
 而兼昔人之所獨事矣如使仲尼考覈其言要尚不知貴其多乎
 哉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
 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
 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亦差有於子美至若鋪陳終
 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尋對律
 切而腕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與乎余嘗欲條析其
 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為之準病懶未就爾適子美之孫嗣業登子
 美之柩囊附事於僊師途次于荆楚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為文
 祈余為誌辭不可絕余因系其官閣而銘其卒葬二系曰吾當楊
 侯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家於聖依藝生聖言聖言善詩官至
 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開開生甫為奉天今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
 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率府曹掾京師亂步調行
 在授左拾遺以直言失官出為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初南節
 度使嚴武拔為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其官扁舟下荆楚間
 竟以寓卒依嶺嶺陽享年若干夫人私農楊氏女父曰可農少卿
 怡四十九年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改命其子嗣業以家貧無
 以給喪收拾乞丐樵薪晝夜去子美沒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
 之志亦足為難矣銘曰

推元和之癸巳年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
 前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唐監察御史周公墓碣銘并序 柳宗元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侯者始長公議於戲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邦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範者也若今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在不及與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爲之銘曰忠爲美道是履諫而死侯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爲臣軌考

唐太學博士施先生墓誌銘

韓愈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百卒其察郭伋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詞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估怙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用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貸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博士由博士爲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祖曰旭表州宜春尉父曰媯濠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先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離爲博士延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績亦載其跡先生之與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尤有擢古聖人言其言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馳馳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邪

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君墓表

李華

君姓權氏諱臯字士繇天水人符秦尚書僕射翼之後世爲著姓祖某咸有令德君旣冠進士及第試臨清尉持節兼本道使藉君

表爲劄縣尉充判官無何主將以逆節露君乃詐死扶親涉江免禍累知幾其神先帝聞而歎之除詳事御史方議大用獨太夫人病危君侍奉憂勞因中瘧疾無何太夫人終君泣血三年厥疾用加服除遷起居舍人著作郎大曆元年四月某日不幸逝於丹徒因殯焉享齡四十嗚呼識者慟哭聞者痛心君有大節不可奪大名不可掩大才不可及大行不可名天與之仁不與之年家哉自開元天寶已來高名下位華方疾不能備舉然所憶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元終十年而南陽張君有略張效二年而君天元之志如其道德張之行如其經術君之才如其聲望人倫其素與昌黎韓幼深京兆王鎮卿洎華交善韓評君曰可以爲宰輔王評君曰可以爲師保華評君曰分天下之善惡一人而已矣夫人隴西李氏仁賢有一子某生七年哀禮過成人嗚呼有後哉朝廷贈君以祕書少監悼賢也華自疾病風曳杖而往哭之常聞師乙之言曰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權君可謂溫良而能斷者也故爲齊風表君之墓云

忠於而國孝於而家絜而不滓瑜而不瑕仁胡不壽爲善者何君不幸邪時不幸邪

唐太子校書李元賓墓誌并序

韓愈

李觀元賓其先隴西人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詞得太子校書又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歿之三日其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某鄉原曰某原友人昌黎韓愈書石以誌之其辭曰已乎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爲其壽死而不朽孰爲其天已乎元賓丈高乎當世行過乎古人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唐柳州刺史柳子厚墓誌銘并序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諱襄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皇考諱鎮以事母

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入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游皆當世名人于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斬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且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旨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文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王叔文章執誼用事拜尚書禮部直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淳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之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階出為刺史而于厚得柳州既至歎曰

柳宗元

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俸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今書其儻直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譴中當誦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連州嗚呼子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追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直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于厚之風亦可少愧矣于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為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首時亦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解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

呂衡州誄

章必不能自以力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秋七月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逐人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紀其家庶幾有終始者銘曰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藁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為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踰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飲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聞其哀聲文于南北舟楫之上下必呱呱然蓋嘗聞於古而觀於今也君之志與能不知二者之於君之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瑞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辭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迹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所重若使幸得出其十二三則巍然為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為第三品宜得諡于太常余懼州吏之逸其辭也私為之誄以志其行其辭曰

麟死曾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胡絮其儀冠仁服義于櫛書詩忠貞繼佩智勇承基跨騰周堯舜足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齊怒妖蠶咸疑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勤唐以力輔靈萬邦受胙爾國惟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嗣濟啟武前書是式至于化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感君

麟死曾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胡絮其儀冠仁服義于櫛書詩忠貞繼佩智勇承基跨騰周堯舜足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齊怒妖蠶咸疑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勤唐以力輔靈萬邦受胙爾國惟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嗣濟啟武前書是式至于化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感君

達其道卓然孔直聖人有心得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惟推唯公舒文以翼宣子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于禮司奮藻令章決科臨中休問用張署離百氏錯綜逾光超都諫列屢阜其囊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戎悔厥禍款邊求侍威選邦良難平始使君登御史督命承事風動海嶼皇威以致來總征賦甲茲郎吏利用經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周官匪易漢課機奏鮮云能備君自他曹載出於技筆削自任羣儒筆議正郎司刑邦黨為貳糾迭伊爾邪謀具長遷里道民服休嘉恩踈若暱暢通如遐實閉其閣而撫于家載其愉樂申以舞歌賦無吏追威不刑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譁絲盤外邑戎蘭盈車雜耕鄰邪我忝之華既字其畜亦執其麻警駭斯昇人喜則多始富中教與良廢邪考績既成王用興嗟陟千嶽瀆言進其律號呼南竭誼誥北溢欺吏悍民先聲如夫逋租匿役歸誠自出兼并既悉罷贏乃逸唯昔舉善盜奔于鄰今我興仁化為齊人唯昔富人或賑之粟今我厚生不竭而足邦思其弼人戴唯父善胡召災仁胡罹咎俾民伊怙而君不壽矯矯會陵乃康乃茂嗚呼哀哉廩不餘食藏無積帛內厚族姻外矜賓客恒是懸磬速茲易簪儻無凶服葬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討儒時中之興希聖為徒志存致君笑誅唐虞揭茲日月以擢羣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古嗷嗷雷動風驅辰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王佐之器窮以郡符秩在三品宜謚王都諸生羣吏尚擁良圖故友忝懷累行陳謨是旌是告永永不渝嗚呼哀哉

左黃州表

元結

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為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之去於戲天下兵興今七年矣淮河之北千里荒草自關已東海濱之南屯兵百萬不勝征稅豈獨黃人能使其人忍不去者誰曰不可頌乎後一歲黃人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於戲近

年已來以陰陽變怪將鬼神之道問上惑下得專重於當時者日見斯人黃之巫女亦以妖妄得蒙恩澤朝廷不問州縣惟其意公忿而殺之則彼可誅戮豈獨巫女知左公者誰曰不可頌乎三拜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為黃人作表如左氏世系左公歷官及黃之門生故吏與巫女事則南陽左公悉記之

陸欽州述

李翱

吳郡陸叅字公佐生于世五十七年明于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不能知退居于田者六七年由侍御史入為祠部員外二年出刺欽州卒于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日也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于天天之注膏雨也人之心以為生旱苗然也雨與苗運相違或雨于海或雨于山旱苗不得仰其澤惟人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為拯顛顛之人然也賢者與顛顛之人時不合或死于野或得其位而道不能行顛顛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降也適然唯賢者之生于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其澤顛顛之人賴其力傳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顛于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之賴其力天下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列于朝雖刺于州其出入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于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日聞其德行亦未必昭昭然聞于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病而死天下之人未蒙其德固宜然也則天之生君也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于海或降于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之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不足于心者邪得是道者窮居于野非所屈冠冕而相天下非所伸其何有不足于心者邪

元魯山墓銘并序

李華

維唐天寶十二載九月二十七日魯山令河南元公終于陸渾草堂春秋五十九服名節者無不痛心嗚呼堂內有篇簡巾褐枕履

琴杖簞瓢而已堂下有接履之位孤甥受學之室過是而往無以送終名高之士陸渾尉梁園喬聲聘以清白之俸遂其喪葬以明月十二日窆于所居南園禮也公諱德秀字紫芝延州使君之子後魏七葉易為元公其裔也世有明哲承而述之幼挺全德長為律度神體和氣貌融視色知教不言而信大易之易簡善老之清淨惟公備焉延州即世之後昆弟凋落慈親羸老無小無大仰飴於公及應府貢如京師不忍離親躬負安輿往復千里以才行第一進士登科丁艱聲動於心既過苴泉刺血畫佛像寫經以不背之身申罔極之報食無鹽酪居無爪翦者三年先人未附于北身迫當室絨未忘之哀忝調求仕銓試超等補南和尉黜陟使以至行上聞授左龍武軍錄事因墜傷足樂正之憂愀然滿谷以甥姪婚仕為念受署魯山今以痼疾不能趨拜故後長吏僉以容禮待之常獲盜未刑屬濱山之鄉稱猛獸為害盜請於庭曰感明府慈仁願殺獸贖罪公表而許焉際佐堅請公無變慮乃從破械縱之盜果屍獸復命吏人老幼咨嗟震動發於庭宇播於四鄰則政化之行可知也公自幼居貧服膺教養不及親在而娶既孤之後單獨終身人或以絕後論焉對曰兄有息男不曠先人之祀矣歷官俸祿悉以經營糴糶衣食孤遺代下之日柴車而返南遊陸渾考一畝之宅發八笥之直唯匹帛焉居無扇輪牆藩之禁達生齋物從其所好時屬歉歲步旬無煙彈琴讀書不改其樂好事者攜酒食以饋之陶陶然脫遺身世涵泳道德拔清塵而棲顯氣中古以降公無比焉知我或希晦而不耀故也是宜為國老更論道佐世而羔鴈不至歿於空山可勝慟邪所著文章根玄極則道演奇情性則玄于思善人則禮水多能而深則廣吳公子觀樂曠達而妙則現題竊於性命則寒士賦可謂與古同轍自為名家者也又其惡萬金之藏鄙十卿之祿貴富之辯吾得其真至哉元公越軼古今冲遠冥純朗朴渾範於生靈凡與門人吟慕遺風謚曰文行先生從古也夫誄德銘功厥義有三上以簡神明中以鋪光

烈予以筆示後人斯文之作由此志也其銘曰
 天地元醇降為仁人隱耀翰精英和葆神道心玄微消息屈伸載襲先猷竭蓋報親貞玉白華不繼不磷縱翰祥風蛟跡泥塵今則已矣及吾無身仰德如在瞻厥靡因懷哉永思泣涕銘云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九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

吳興姚

欽

纂

銘戊版文誄表附德七首

命婦二

唐息國夫人墓誌銘 韓愈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墓誌銘 白居易

賢母一

陶母墳版文附元典

隱居四

東武山陳居士墓銘 陳子昂 居士陳公墓誌銘

德先生誄 附華

唐息國夫人墓誌銘 并序 廣陵陳先生墓表 附星

貞元十五年靈州節度使御史大夫李公諱樂守邊有勞詔曰樂

妻何氏可封息國夫人元和二年李公入為戶部尚書薨夫人遂

專家政公之男三人女二人而何氏出者二男一女夫人教養嫁

娶如一雖門內親戚不覺有纖毫薄厚御僮僕使治居第生產皆

有條序居卑尊閒無不順適命服在躬承祀孔時年若干元和七

年甲子日南至以病卒明年八月庚寅葬河南河陽夫人曾祖某

綏州刺史祖某潞州別駕父某晉州錄事參軍二男戡左威衛舍

曹參軍成左清道率府錄事參軍女子嫁與元參軍鄭博古將葬

戡與成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愈乃為銘曰

男主外事治不為易施于其家難甚更治又况公侯族大而貴夫

人是專厭聲惟懿昔在貞元有錫自天啓封備服以疇時勤婉婉

夫人有藉宮門克承其後以嫁以婚隨葬東土在河之陽遙望公

墳而不同藏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榮陽鄭氏墓誌銘 并序 白居易

有唐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故中散大夫尚書比部郎中舒王府

長史河南元府君諱寬夫人榮陽縣太君鄭氏年六十寢疾歿于

唐文粹 卷七十

四七七

萬年縣靖安里私第越明年二月十五日權附于咸陽縣奉賢鄉
 洪濟原從先姑之塋也夫人曾祖諱遠思官至鄭州刺史贈太常
 卿王父諱瞻朝散大夫易州司馬父諱濟陸州刺史夫人即陸州
 次女也其出范陽盧氏外祖諱平子京兆府滎陽令夫人有四子
 二女長曰沂蔡州汝陽縣尉次曰秬京兆府萬年縣尉次曰積同
 州韓城縣尉次曰稭河南府河南縣尉長女適吳郡陸翰翰為監
 察御史次女為比丘尼名真二女不幸皆先夫人歿府君之為
 比部也夫人始封滎陽縣君從夫貴也稭之為拾遺也夫人進封
 滎陽縣太君從子貴也天下有五甲姓榮陽鄭氏居其一鄭之勲
 德官爵有國史在鄭之源派婚媾有家牒在比部府君世祿官政
 文行有故京兆尹鄭雲逵之誌在今所敘者但書夫人之事而已
 初夫人為女時事父母以孝聞友兄弟睦弟妹以佛聞發自生知
 不由師訓其淑性有如此者夫人為婦時元氏世食貧然以豐絮
 家祀傳為詒燕之訓夫人每及時祭則終夜不寐煎和滌濯必躬
 親之雖隆暑沍寒之時而服勤親饋面無怠色其誠敬有如此者
 元氏鄭氏皆大族合而姻表滋多凡中外吉凶之禮有疑議者皆
 質於夫人夫人從而酌之靡不中禮其明達有如此者夫人為母
 時府君既歿積與稭方鄙亂家貧無師以授業夫人親執詩書誨
 而不倦四五年間二子皆以通經入仕稭既第入等授秘書省
 校書郎屬今天子始踐祚策三科以拔天下賢俊中第者凡十八
 人而稭冠其首焉由校書郎拜左拾遺不數月謹言直聲動于朝
 廷以是出為河南尉長女既適陸氏陸氏有舅姑姻族於是以順
 奉上以惠逮下二紀而歿婦道不衰內外六姻仰為儀範非夫人
 恂恂孜孜善誘所至則局能使子達於邦女宜其家哉其教誨有
 如此者旣而諸子雖迭任禄利其薄每至月給食時給衣皆始自
 孤弱者次及踈賤者由是衣無常主厨無異膳親者悅踈者來故
 備保乳母之類有凍餒垂白不忍去元氏之門者而况臧獲輩乎
 其仁愛有如此者自夫人母其家貽二十五年專用訓誡除去鞭

朴常以正顏色訓諸女諸婦諸女諸婦其心戰兢如履千水常以正詞氣誡諸子諸孫諸子諸孫其心愧恥若捷于市由是納下於少過致家於大和婢僕終歲不聞忿爭童孺成人不識禮楚閨門之內熙熙然如太古時人也其慈訓有如此者噫普濟室緹紫之徒烈女也及為婦則無聞伯宗梁鴻之妻哲婦也及為母則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為女為婦時亦無聞今夫人女美如此婦德又如此母儀又如此三者具美可以冠古今矣嗚呼惟夫人之道移於他則何用而不臧乎若引而伸之可以肥一國焉則關雎鵲巢之化斯不遠矣若推而廣之可以肥天下焉則姜嫄文母之風斯不遠矣豈止於訓四子以聖善化一家於仁厚者哉居易不佞辱於夫人之幼子積為執友故聆夫人美最熟積泣血濡慕哀動他人託為撰述書于墓石斯古孝子顯父母之志也嗚呼斯文作豈直若是而已哉亦欲百代之下聞夫人之風觀夫人之墓使悍妻和鬪母慈不遜之女順云爾銘曰

元和歲丁亥春咸陽道渭水濱云誰之墓鄭氏夫人

陶母墳版文并序

舒元興

常母之道恩勝威威不勝而常子之性偏以驕出由此也偏氣襲正正氣敗績故往往思過驕過而閨門間有觸命敵教磨去法用者相半古孟氏母警戒若此乃首以兼教軻三變而至於道去千年而陶之母亦以兼教侃侃還至於道慈容嚴嚴離立相望中央寂寥希吾或稀太歲在卯子帆彭蠡見謝靈運詩石壁巖東南行百步許有高墳嵯峨墳前有碑書跡照湖小子蹶起疾眩視之則陶母之字存及落帆上陸修式恪禮以為父母教子大倫不逃義方然父之教主於兼之言恩威不偏勝偏失者或骨髓間有秦吳之誤故州吁石厚變為賊敵非父子邪且母之教偏在慈夫以兼教猶有嚮者之謬以偏教而無嚮者之謬或鮮矣英英哲母煦然化而成之中而能鼓其子歸其有極是以陶家肥而晉家亦肥鴻登芬馥撲染他類肯使專司晨索家之疵到吾聽乎嗚呼賢母之

風可以卓往赫來為千萬年光墳版不書豈斯意邪徘徊登慕龔成斯文詞曰

彭蠡之濱峨峨高墳有晉陶君哲太夫人前瞻千年上孟為鄰後千萬年上誰為鄰西江悠悠東湖滔滔彭蠡有竭斯墳更高

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居士之墓銘并序 陳子昂

君諱嗣字弘嗣其先陳國人也漢末淪喪八代祖自汝南仕蜀為尚書令其後蜀為晉所滅子孫避晉不仕居涪南武東山與唐胡白趙五姓置立新城郡部制二縣而四姓宗之世為郡長蕭齊之末有太平者兄弟三人為郡豪傑梁武帝受禪羅暉英豪拜太平為新城郡守尋加本州別駕弟太樂太蒙蒙為黎州長史護督南梁二郡太守太樂為本州司馬即君之高祖父也生曾祖父慶好道不樂為仕得墨子五行秘書隱于武東山生烈祖湯仕為郡主簿遇梁季喪亂避世不仕生皇考迥迥早卒君即迥之第二子也少孤而有純德恭已飾行一日三省家世本以清白崇德迥君之孤素業空矣君有仁兄養母以孝君克順至行同勤苦節夏不避暑冬不避寒蒸蒸服事行年四十有五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無餘力也以此是不優於道逮親終歿春秋已高從事不可以養矣乃輟干祿之學修養生之道山壑高居農野承歲雅聞漢有王丹者故居不仕家累千金以自奉田稼勤者載酒從之鄉里承化以相懲沮乃歎曰彼王丹者是為高政也奚其為為政也由是始考林澤闕良田習仙書務農政天道時變地道化成立陵淵藪星歲雲物靡不用心原田每毒黍稷漢漢汶陽之稼如雲矣春也載華歲肆其秋白露時降百穀收熟君嘗乘肩輿省農時饋田畷刑以肅墮悅以勞動若孫吳之用兵鷲鳥之搏擊也卓彼甫田歲取十千倉廩實崇禮節恤學寡賑窮乏九族以親之鄉黨以歡之君十餘年家累千金矣其鄰里有媼衣食帶刀劍椎埋胙篋之類闢難走狗之豪莫不靡下風馴素節曰里有仁焉吾何從之也遂頓浮鉢之節肅恭儉之規修孝悌飾廉恥將欲效君子之素

業也君時年已耳順素無經世之情林園遺老玄默忘歲遂保先君武東山之故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州縣也昔襄陽有龐德公谷口鄭子真東海王霸西山蜀才皆避人養德退耕求志軒冕不可得而羈屣患不可得而累迨于我君作者五人矣於戲古者至人不利苟得不務近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非其道萬鍾不足豐也非其榮五鼎不足飪也躬勤耕稼植其杖而耘不咨子路之問者其豈我君之徒歟綿綿羅網冥冥高鴻趨趨竹竿穆穆幽龍其與禍敗之遠絕如胡越哉然則兩龔不免於蘭焚三老不允於薇歎其近貴利邪夫上無憂悔下無飢寒合道以制嗜欲違命以順生死仁以愛身智以養德俾爾耆而艾俾爾昌而熾君子保之以永壽考非我君乎享年八十有五太歲壬辰五月十三日考終厥命臨終誠曰啓予手啓予足我聞古人言珠玉而瘞之暴骸於中原古者不封不樹後代聖人易之以棺槨吾不違聖人具棺槨而已歛以常服墳無丘壠吾將庶幾以奉先人清業也有子某等皆能祇承遺訓聿從先志長壽二年龍集癸巳某月某朝日玄月載諭卜兆時吉始啓殯昭告奉遷於舊壟武東山之陽禮也鄉里會葬者千餘人皆涕泣號慕悲純德之不見咸曰君子歿矣人何以名陵壟不朽匪惟頌聲小子不敏請述鄉人之教其詞曰肅肅我祖國始於陳中裔淪喪泊此江濱山川隆鬱鼎氣氤氳挺生君子於鑠元真惟孝肅悌惟人善鄰樂我耕稼忘我措紳茫茫田藪歲也其春農人肅事君子槁勤孰爲夫子植杖而耘者何慕鴻冥高雲楚狂懼世夷叔求仁良時終矣不考于身我異於是非隱非淪撫化隨運安排屈伸天年旣沒長夜何辰聖達不免宇宙同塵桐棺三寸豈我窶貧自古有死吾從聖人嗟爾百代子子孫孫驕奢自咎天道無親思我松柏恭儉是遵

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誌文 并序

公諱元敬字某其先陳國人也五世祖太樂梁大同中爲新城郡司馬生高祖方慶好道得墨子五行祕書白虎七變隱於郡

武東山生曾祖湯湯爲郡主簿湯生祖通通早卒生皇考辯爲郡豪傑公河日海口欽頤虎顏性英雄而志尚玄默羣書秘學無所不覽年弱冠早爲州閭所服耆童童見之若大賓二十二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獨憂艱不仕潛道育德穆其清風邦人馴致如衆鳥之從鳳也時有決訟不取州郡之命而信公之言四方豪俊望風景附朝廷聞名或以爲西南大家不知深慈恭懿敬讓以得也州將縣長時或爲議青龍於未唐歷之微公乃山棲絕穀放息人事餌雲母以怡其神居十八年玄圖大家無所不達嘗宴坐謂其嗣子子昂曰吾幽觀太運賢聖生有萌芽時發乃茂不可以智力圖也氣同萬里而合不同造膝而恃古之合者百無一焉嗚呼昔堯與舜合禹得之四百餘年湯與伊尹合五百年文王與太公合天下順之四百年幽厲版蕩天紀亂賢聖不相逢也老聃仲尼淪溺溷世不能自昌彌四百餘年戰國如縻至於赤龍赤龍之興四百年天紀復亂胡夷奔突賢聖淪三至於今四百年矣天意其將周復乎於戲吾老矣汝其志之太歲已亥享年七十有四七月七日已未隱化于私宮孤子子昂愚昧鞠然在疚不知所從乃祇馴聖人卜宅之義是歲十月己酉遂開拭舊壟奉靈神於此山石仙谷之中岡也銘曰

賢者避地遷其往兮鳳兮鳳兮誰能象兮嗚呼我君懷寶不試孰知其深廣兮悠悠白雲自怡養兮大運不齊聖賢同兮南山四君遭漢天子固亦商丘之遺壤兮

德先生誄 并序

李華

或問曰德先生者奚氏余曰南陽張姓有略其名維之其字也或曰與古誰倫可造七十子乎余曰七十子或賢或佞人方於賢原思宓不齊比也或曰大哉余曰七十子親聖人之道者也維之追聖人之道者七十子得聖人疆畛之際維之聖人衣冠之潤向使獲親聖人則鱗差耕雍也或曰何咎而贊余曰聖賢皆時春秋之亂耕耕惡疾左丘明卜商皆贊聖如夫子夫司寇飢於陳蔡忠如

莫弘謀尊王室而戮死君子道消故仁賢窮維之鄰道昌黎韓絳亦以德聞與維之同病不幸二子不以病為僉不喪中明者也或曰夫如是得無誅之余誅之曰神胡病後之人而奪先生噫嘻哀夫人德甫余將疇兄

廣陵陳先生墓表

呂溫

有唐貞晦先生廣陵郡棠邑鄉陳君曰融無字享年七十有二遊不出鄉考終厥命嗚呼至哉良玉雖白不受采醴泉自甘非有和貞色鎮密丹青無自入也靈味天成翹夔無所資也故先生長而不學大樸不逾乎輪轅至音不諧乎宮商曲直渾成巧匠莫能材也清濁一致冷倫莫能器也故先生老而不仕地虛而踐則有跡器疎而扣則成聲我踐惟實跡不可得而見也我扣惟密聲不可得而聞也故先生沒而不稱若夫為養克孝居喪致毀事亡如存朋友孜孜兄弟怡怡於鄉恂恂與物熙熙天性人道其盡于茲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和命是達怡神為榮樂天忘憂自寵不驚責我以道此非祿乎何必入官然後為仕我有信順自天蓋高亦既知矣謂神蓋幽亦既聞矣何必俗聲然後為名大哉先生行不學之道據不仕之貴負不稱之名達人觀焉斯亦極矣子貞元初寓居是邑言歸京國道出其鄉始見一鄉之人父義子孝長惠幼敬見乎詞氣發乎顏色不聞忿爭之聲不見傲慢之容雍雍穆穆甚足異也因揣之而歎曰芳蘭所生其草皆香美王所積其山有光此鄉之人豈必盡仁其必有賢者生於是矣遂停車累日周訪故老果曰吾里嘗有陳融孝慈仁信不學不仕鄉人見也皆自欲遷善遠罪亦不知其所以然今也則亡清風猶在於是慨然痛先生以純德至行沈落光耀官闕軾廬之禮士無表墓之文知而不書我執其符乃披典校德謚曰貞晦先生窮微其實達石于路用告將來之有識者云爾貞元五年秋八月東平呂溫述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 嘉靖甲申歲大學生姑蘇徐煥文明刻于家塾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一

吳興姚 鉉 纂

記甲 到難附德一十二首

古跡二

宋武受命壇記 張謂

風后八陣圖記 獨孤及

陵廟四

女媧陵記 喬潭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

晉東萊太守劉將軍廟記 許蕃 縉雲縣城隍神記 李陽

水石巖穴五

曲江池記 歐陽詹 太湖石記 白居易 至丘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乳穴記

外物一

醉鄉記 王績

張謂

昔在王癸不道帝辛失德天命將改人心已去聖哲拯之曆數歸焉商湯所以革夏周武所以伐殷也至於太甲初放成王末長國步猶梗時屯尚虞忠賢處之名節存焉伊尹所以反正周公所以復嗣也元興之際義熙之間晉主中庸幸無桀紂之罪劉公大略遂有伊周之勳當其驅駕英雄艾夷僭僞南推勁楚北破強燕電掃秦雍風清巴蜀三方為我有四海為已任誠能秉汾陽之志息漢陰之機牽率何劉同為翊戴指搗徐傳共致雅熙則元皇建業之都至今享殷周之祚劉后豫章之地至今為齊晉之國而近希曹馬遠棄桓文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漢氏寬仁胤緒成大族劉公殘暴子孫無遺種天之報施其明徵乎則知握元符升大寶禮善得之者難絕志力得之者易亡使成如宋齊無足稱者況敗如莽卓豈勝道哉後之人運屬陵夷業崇經濟周爰故地殷鑒在茲唐永泰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建

物不終靜必受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於陽則飛龍戰大朴已散聖蓋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入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應盧山負阻中冀上帝憑怒下民是恤乃春武德黃帝受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棄陰謀之不作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倚數極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入官之位正則數不憊神不忒故入其陣所以定位也對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池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魏之鶴列鄭之魚麗周成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我異於是既而圖成縛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阪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權鼎成龍至去而上僊於是遺風冥冥時亡而圖存焉於戲聖述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三軍聖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奄有九江漢孝武得之樓匈奴服旣越東收獫狁西拓大夏然則聖圖幽贊未始有涯天寶中客有為輜鈴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勝敗之朕在我股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為師無為為寶則是圖也與於多難廢於升平堙淪不書盛德其沒乃旌諸圖側以為三皇之故事六藝之餘伎云

女媧陵記

喬潭

登黃龍古塞望洪河中流巋然獨存大浸不溺者媧皇陵也夫巨靈擎大華蹠首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雖有重丘大阜險狹之口固不漱之為黃壤汨之於旋波不可復振奔崩而下矣女媧氏已然之後豁爾之衝天陰東阮風濤鼓作乃能中乾外禦特立萬年

其憑神可知也水無盈縮之度陵有高卑之常霖潦漲之兩涘沒矣於是乎不為之小而就其深早曠濬之孤嶼出矣於是乎不為之大而就其淺非夫巨靈莊趾以固本河伯高肩以承隅胡然動靜如因其時升降不失其則羅浮二岳以風雨合離蓬萊五山以波潮上下不復故道連常流甚相逐矣君子曰夫能舉黑龍涸九州況乎一水之上而自為謀夫能斷鷲足立四極況乎數仞之高而自為力神人之易昧者難知密邇山谷森羅物象萃蒸蘆渚寧非止水之餘嶺嶺石林猶有補天之色搖演空曲精靈若存且天上無積草表以孤樹常感風氣纖條悲鳴若冥應肘響鼓黃而吹笙由是懂懂往來無不加敬山有梅梁關吏羞焉水有菱父舟人奠焉冢之木無或斬焉陵之土無或打焉是則馨香已陳而樵蘇自禁矣故聖人取薄葬去厚送驪山之銀海魚燈虎丘之金精龍劍錮之其內散之其間適為大盜之守未足藏身之固彼橋山帝丘九疑會稽皆因山而墳未聞其諸者余謂媧皇受命在火火以示水谷不為陵開門負固日用其力不然其隙地豈必封崇乎是故觀而志之為城冢後記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

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為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喪邦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絕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卻終終而不可留黃河既濁阿膠無以正其色鹽池斯鹹弊革不能匡其味與夫當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爭孰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於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挂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饜如在玄風可想至德與歎美之辭哲人其萎羨慕者嗚呼之策向微德仁兩至則夫子

不復歎焉詳其精義被物鈞深致遠之旨烏可究其津涯而窺其
牆仞哉是知讓之為德在於生靈不獨其子孫明矣國有杞典人
懷永思定系列藩條欲崇懿範于以加敬嚴乎闕宮別闈臺之內
外正衆神之序位舊以泰伯之廟在於蘇臺而制季子之祠像設
東面非由典禮諒無取焉必也正名於是乎在析報歎奠幣幣宜
列於軒廊春秋禮薦俎豆當陳於正寢俾觀像者識賢人之遺風
可律審度者知經德之禮秩無差末學陋辭不足頌其休烈寒來
畀往敢用同於紀年時大唐大曆十四年歲在己未八月戊戌朔
二十七日甲子記

晉東萊太守劉將軍廟記

許謐

將軍晉永嘉初守萊種德藝政萊人恩之既歿諸劉將西扶葬洛
萊人曰我萊不降數萬家將軍子視我我父母戴之將軍於諸劉
天戚也於我人戚也天之戚也寡而邀人之戚也衆而邇安有捨
邇衆而歸邇寡哉敢以數萬家之命請於諸劉遂之於是散捧封
土趨持樹本既墳于此饗用春秋禱災徵祐餘靈影響大中十一
年四月癸巳太守辛公肱去太守姚公瑄未臨籌以當道觀察支
使奉承空闕到郡之三日軍吏疏拜歷祠羣望即日將軍祠在郡
署之東端簡蕭入乃見廟寢卑狹畫像凋暗既違有德豈謂祭恭
乃命押衙兼修造使李公霸度木戒工新此殿構想像塑繪居月
而成心非貿福者將使有德者垂昆無窮無德者警改操行萊人
受裕當稔于茲大中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記

縉雲縣城隍神記

李陽水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有唐乾元二
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縉雲縣令李陽水躬祈於神與神約曰
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大雨合境告足具官與耆老耋吏乃自
西谷遷廟於山巔以答神休

曲江池記

歐陽詹

水不注川者在數澤則曰陂曰湖在苑囿則爲池爲沼苑之沼圃

之池力擊而成則多天然而有則寡故池者其天然歟惟原北峙
迴岡旁轉圓環四巾成坎窞窞窞窞窞洞生泉噴源東西三里而
遙南北三里而近當天邑別卜繚垣未繞乃空山之濼曠野之泓
然黃河作其左壑清澗爲其後洳輻斜右走太一前橫崇山澗川
鈎結蟠護不南不比湛然中渟西北有地平坦彌望五六十里而
無窪坳紫葢煥而不散蓄瓶鬱以常在實陶鈞之至造化之工沙
汰一氣之辰財成六合之日既以磅礴外爲寰宇敞無垠垠以居
億兆又選英精內爲區域束以襟帶帶用宅君長若人斯生支體具
矣有心以擊其神焉若堂斯考廊廡設矣有室以處其尊焉若如
紫葢黃旗之氣蓋陶鈞造化者用宅君長英精之所邪夫物苟相
表裏製必同象世夫外則廓以靈海導夫內則融乎此泐歷代帝
王未得而有豈降巢室土之後聯綿千百之代建下都邑不欲合
夫天意而居乎將天意尚同根深蒂固可與終畢者而命處乎故
泗於有隋比我皇唐之存孕詔其季主營之以須焉揆北辰以正
方度南端而制極壙隍割趾勾陳定位地迴帝室湫成厥池既由
我署纓成伊去真主魏龍蟠虎據爰自中而軌物取諸象以正
名字曰曲江儀形也觀夫妙用在人豐功及物則摠天府之津液
疏皇居之墊隘潢汙入其洞澈銷延霖以下澄汗虛隨其佳氣蕩
鬱攸而上滅萬尸無重腫之患千門就美壘之致其流惡舍和厚
生蠲疾有如此者皎晶如練清明若空俯睇沖融得渭比之飛騰
斜窺滄泔見終南之片石珍木周庇奇花中綰重樓天矯以紫映
危榭巉巖以輝燭芬芳陰濕濕濺電凝疑煙吐霧泛羽游鱗斐郁
郁以闢麗謠微而清肅其涵虛抱景氣象澄鮮有如此者皇皇
后辟振振都人遇良辰於今月就妙賞乎勝趣九重繡轂六龍
而畢降千門錦帳同五侯以偕至泛菊則因高乎斷岸披揆則就
絮乎芳池載舟載酒或在中流清芬入襟沈香以滌寒光眩目貞
白以生絲竹駢羅緹綺交錯五色結章於下地八音成文于上空
砰輻沸滑神仙奏鈞天於赤水驟譙敷俞天人曳雲霓於玄都其

沈慮延歡俾人怡懌有如此者至若嬉游以節宴賞有經則穢埃不動微波以寧榮於淳淳瑞見祥形其或滔滔以情泛覽無教則飄風暴振洪濤噴射崩騰駱駝生禍觀其樓神有靈與善懲惡有如此者其幸因受遺觀光上國身不佞而自棄日無名以多暇詢奇覽物得之於斯曠太始之玄造訪前聞於碩老天生地成之理識之於性情物儀人事之端徵之於耳目夫流惡含和厚生蠲疾則去陰之應輔陽之德也涵虛抱景氣象澄鮮則藻飾神州芳榮帝宇也沈慮延歡俾人怡悅則致民樂土而安其志也樓神有靈與善懲惡則俗知所勸而重其教也號惟天邑非可謬創一山一水拳石草樹皆有所謂茲池者其有謂之雄焉意我皇唐須有此地以居之有此池須有此池以毗之佑不仁之亭蓋替無言之化育至矣哉以其廣狹而方於大則小矣以其淵洞而論夫深則淺矣而有功如彼有德若此代之君子蓋有知之而不述令民無得而稱焉輒粗陳其言刊諸岸石庶元元荷日用之力也貞元五年歲在己巳夏五月十有五日記

太湖石記

白居易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怪之夫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司徒保釐河維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惟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量官宇真擇窟客性不苟台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爲伍石有族聚太湖爲甲羅浮天空之徒次焉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在乃鈞深致遠獻瑰納奇四五年間壘壘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丘鮮重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瓊潤削成如珪璫者有廉稜銳刺如劒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跬若動將翔將踞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鬪風烈雨

晦之夕洞穴開墮若欲雲歛雷疑疑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霽景麗之且巖巖靈靈若拂嵐撲黛靈靈然有可狎而詭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據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觀縷縷縮盡在其中百仞一壑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爲公適意之用也與公迫觀熱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運凝結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聘怪爲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邪將尤物有所歸邪孰不爲而來邪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我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觀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坳爲嶼爲嵒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恬然不動俟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曠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子連子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吐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邪嚮吾以刺史之倉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

而給為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窟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謬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入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力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到難

周嬰

天子握乾符之六歲未秩臣羽皇容于南裔水浮溟波陸上青山或時晝短宿在林窳器是嵐溪煙嶠之勝得滇陽之石室焉兩崖卷束勢合如屋屏顏百間開待朝旭峭然巖壁宛夫倦躅羽容覓色霏遠瑤局加以上戴霄峯中流晴溪碧瀾之下寸寸秋色若夫崆峒見月於半夜翠竇有雲於朝日乳枝疑斷而磬落松籟疎風而琴續不書其奇可知矣於戲斯室斯溪也與夏古同出野夫樵子無日不到冠劍百族代誰知之使靈室煙霞寂寞無主龜山扼玉堂之會瑤池宴王母之觴彼何人邪秋九月有釋氏子智捷聞於聚落持律第一探得是室亟言於上谷侯君侯君名著字伯昭德門之裔也宰於滇陽擢篋范綬之政行焉事歸條貫官有餘日初與三四賓客游焉既昇于室皆踞盤石注目峭絕壑形渠渠忽驚呀豁危起騰立背倚青壁又而不寧掬澗飲水稍稍神定噫乎古之王文考何平叔不值斯室也向使值之必為之賦廣言磅礴洞蕩垂文雄傑則靈光景福不得獨豪華大凡人間踅來難有閑日瞻彼石室嗣子之到者誰邪上谷交親同辭舊山者京兆韋君長文時為南都曹掾手持密轄杳在蓮府緬昔泉山者京兆韋君琴寫古以彈操語默不歌而飲酒替纓軒冕浮雲也今日煙霞林壑思同甚難故題室球壁顧余以到難命篇上以俟羣仙之降次將遲京兆之游些

京兆韋長文上谷侯著河南史傑清河崔存慶存範蘭陵蕭及上

谷侯從直清河張君爽張甫釋澄雅智提明則成文後一月琢石又一月儒釋偕十四人同游立之

醉鄉記

王績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險阻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游其都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為千鍾百壺之獻因始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義和弃甲于而逃箕孫其鄉失路而道天故天下遂不寧至平末孫桀紂怒而昇其權立階級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于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游于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余將游焉故為之記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一

吳興姚

鉉

纂

記乙 摠一十一首

府署

中書政事堂記 李華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舒元興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御史中丞壁記

東都留臺石柱記 趙麟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權德輿

監察使壁記 柳宗元

秘書郎壁記 權德輿

四門助教壁記 柳宗元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劉禹錫

閔國庠記 舒元興

中書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无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元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杜稷無道於紂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冠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移之兵不可以擅誅權不可以擅施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室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紊不實削紊不封間荒不救見釐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鑄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燭

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狄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變理化為權衡論思變成機務道變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為終身之誡無罪記云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舒元興

王者執生殺之柄造天下使百度順而已矣其或不順與順而不得其度者皆屬於御史府府之動靜為朝廷紀綱之職與百司絕類蓋百司坐其署但專局而已矣入於朝與啓事於丞相府亦不出乎其位是以朝罷而各復其司以無事於朝堂與中書也若御史臺每朝會其長摠領屬官謁於天子道路誰何之聲達于禁扉至舍元殿西廡使朱衣從官傳呼促百官就班遲曉文武臣僚列於兩觀之下使監察御史二人立於東西朝堂鞞道以監之雜人報點監者押百官由通乾觀象入宣政門及班于殿庭則左右巡使二人分押於鐘鼓樓下若兩班就食於廊下則又分殿中侍御史一人為之使以莅之內謁者承旨喚仗入東西閣門峨冠曳組者皆趨而進分監察御史二人立於紫宸屏下以監其出入爐煙起天子負斧展聽政自螭首龍池南屬於文武班則侍御史一人盡得專彈舉不如法者由是吾府之屬入殿內其職益繁其風益峻故大臣由公相已下皆屏氣竊息注萬目於吾曹吾曹坐南臺則綜覈天下之法立內朝則約繩千官之失百司有滯疑之事皆就我而質故乘輿所在下馬成府釐朝廷之綱目與坐臺之判決者相半是以御史府故事於中書之南常有理所先時惟中丞得專寓於尚舍一院若雜事與左右巡使則寓於西省小胥之廡下遇大朝會時吾屬皆來則念憩於雜事巡使之地既寓於小胥則我實客也每亡事而去則主人必空而入諠譁很藉其態萬變向之霜稜盡為渾渥矣豈吾君以天下綱紀屬之於我之意邪上元二年侍御史劉孺之作直廳記初拜儀云謝宰相訖向南直省院

候端長又入中書儀云到直省院入門揖端公訖各就房嗚呼以御史之重以前時作者之記恬然以直省院為記君子未嘗有非之者有年之神何其賢而不光邪聖唐大和三年己酉歲天子擢尚書吏部郎中河南宇文公為御史中丞詔下之日不仁者相弔御史府新例知雜事一人中丞得以選於廷臣河南公既拜之日

上言請尚書司勳郎中瑯琊王君以自輔識者曰河南琅琊同心異質之人也心苟同雖堅金可斷於御史乎何有他日雜事果以寓直省院為歎迺議於中丞深樂之昂持啓於中丞曰此前日之關也中丞能為之豈直栢署之光乎實羽儀吾府之多也皆佐其意事得聞於上上曰良有是乎俞其請如響即詔度支出錢百萬以資焉乃於政事堂直栢之南選地以作之中書之南實天下會計之地不容咫尺之隙非雄重清切之司於此豈容足乎我是以得制焉舊中丞院在西與西院相絕遂以其地易大京兆院合為三院東西四十六步南北四十步由東為首其一為中丞其二為雜事其三為左右巡使若中丞升為大夫改官不改院若三院必

朝集臺院附於雜事殿察附於巡使其名摠號為御史臺中書南院院門北關以取其嚮朝廷也其制自中書南廊加南北為軒入院門分東西兩廂為拜揖折旋之地內外皆有磨螭迴詰曲矚之盈盈然梁棟甚宏柱石其偉椽欂櫨栿麗而不華門隱戶闥華而不侈名木修篁奇葩秀實若升綠雲若編青簾以至子几按筆硯廉幌茵榻果邊茗器皆新作也從官胥士役夫走馬勾稽按隨飲食

休息之地皆得其所若百官之請事臺吏之參謁入吾門將抵伺於屏者見吾軒堂塔閣之嚴固不俟戒而自肅為此者何尊天子也吾府為天子耳目宸居堂陛未有耳目聰明堂陛峻正而天子不尊也天子尊未有姦臣賊子而不滅也姦臣賊子盡滅矣可以自朝廷至于海隅蕩蕩然何所不理哉吾之作豈是志小者近者之心邪謹按高宗天皇大帝作大明官將二百年矣當時有司經度曾不是思將以待我而作我之所以作蓋前補二百年之遺事

後貽千萬年之不朽搢紳觀者命為御史比臺聞者謂之知言君子曰移中丞雜事今之心於大柄天下豈有遺事哉其備于寮屬得聞君子之論且承公命其記於是乎書乃題中丞雜事洎三院主主簿官封名氏於其後以為一時之感事大和四年歲次庚戌八月十六日丁巳記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君以文明照臨百官官糾其邪職在邦憲由京師而端下國王化所繫不惟威行御史大夫其任也用捨決於天心得失震於人聽舉直措枉果而不撓則公卿屏氣道路生風率其屬以正于朝瞻我衣冠不仁者遠苟異於是為君子羞政之雄雌與德輕重故名公在位天下仰賴焉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為三公職副丞相相關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名舊號史足徵也議大政必下丞相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曰臺其衣冠章綬品秩所視載於甲令聖朝臣唐虞高尚之賢內周漢不賔之俗登人於五福薦樂於九歌帝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震動而神宰至故柱石骨鯁之老更拜焉距義堂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參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藉威聲以接徵外按或律者八人官或改稱大司憲臺或分為左右肅政罷置不恒從其宜也開元天寶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由是務簡益重地清彌尊在難其人多舉勳德至宰相者四人宰相兼者一人故相任者一人兼節度者九人異姓封王者二人尊號加孝德之明年樂成公自尚書左丞兼文部遷崇德也昭融禮經嗣續文雅張紳友山甫將明風度可以師長人倫動靜可以訓齊天下喬岳鎮定嘉量平均心為百行之宗體備四時

之氣雅有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樂成有焉至若教行於無訟之前慮辨於未萌之始未萌而慮則未煩不獲無訟而教則何用不臧寬細瑕為大體復故事為新政小人畏法君子衷心無隱情於國家無愧辭於神道堂堂乎大雅之素也初驪壁列先政之名記而不敘公以為艱難之選將俟後人謂華嘗備屬僚或知故實

授簡之恩至屬辭之藝寡無以允副非常之待所報者直質而少
文天寶十四載六月十五日記

御史中丞壁記

皇帝授天命垂五十年大道成俗黎民於憂百官設而無事三
時存而不論振古未然也猶以為成歲資于降霜律人本於持憲
憲司之拜尤數名實王猷其遠乎夫察風俗乎究滯滯邪佞延俊
賢云誰司之職惟御史御史亞長曰中丞貳大夫以領其屬士可
為伯游之佐司馬乃令尹之偏古之制也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
其闕參維國綱詳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意者矜凶人之豪狹君子
之道各行其志無所牽束行止與大臣絕位指顧則周行振登政
體宜之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尊禮有加
等如火烈烈如雷肅殺不可犯也屬時清無獄朝尚寬政行葦思
厚王化根源周室仁及草木而愷悌流乎頌聲漢文好黃老而公
卿恥言人過舉盛德則儀形著焉用察察缺缺以恟生人哉欲
以此道行於軍旅故東西幕府皆兼大夫餘軍多假憲司之號聖
皇之志也天寶中君臣於道德之間又新其化以尚書左丞張公
為大夫大府少卿庚公為中丞天下翕然名教勸大夫陸中丞
也羽翮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日本黃鍾之宮耆儒碩老
罕云遇此感矣公中和備體沈著經德易直且武溫文而清遵王
路以整多方由夫身而貞百度此外盡餘事也古之制記者先諸
德而後諸事至若命官之始省復之代名號冠綬之差祿秩位負
之數辭尚體要況皆知之今不書省文也華味學淺藝承命維谷
羣言之首非所克堪然故史也勉以酬德天寶十四載九月十日

東都留臺石柱記

趙曄

天垂象聖人則之故星有執法職有持憲皆鐵冠繡衣直指不阿
俾在位者肅如也日者天子在鎬庶官分守於是乎有留臺所以
上至中司鶚時都邑夫洛陽有明堂辟雍太倉武庫郊廟百祀邦

畿百役有不如法得舉劾之至若密網峻威微文深詆衆所嚴憚
愈於京師蓋由臨之者專也奉之者一也專則權有獨斷一則政
無多門前達以之立名於此暨皇運中興與人休息雖風移代變
煩簡則殊而舉直措枉典刑猶在殿中侍御史河東薛公朝之望
也復修舊職凜然生風秦官漢儀斯不替矣乃篆石題記使人不
遺聊紀於近庶昭厥德始自乾元歲掌留務者次而書之以垂于
後大曆八年月日記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權德輿

漢朝尚書郎辦章制度主文書起草之任東漢方冠以名曹用諸
曹功超卓者轉遷選部魏晉已還其任審制國家紀律昭明官循
其方凡薦紳之倫未命為大夫者滿歲皆調於數下啟事賦祿必
光有司初上元中天官趙郡李敬玄號為稱職以覆視官簿差次
裁成端本蓋未得不重煩乃請外郎一人韻南曹之任其後或詔
同曹郎分主之或詔他曹郎權居之皆難其才而慎其舉也大抵
膺是命者必屬耳目焉以其公是能否之間不可過也以事之委
會吏之奇表因緣詭故中若市道居之者通則闊略守或刻深苟
成績於是則翰飛不暇登二掖贊六職得之夷易疾若傳置太原
王仲舒字弘中溫毅廉直清方敦實風舉姿材邁乎羣倫貞元十
年冬辭諸侯部從事賢良對策歷左右陳列儀曹考功郎十八年
實受斯命類能故也於是用堅明忠恕循理官業程品且舉允違
自絕然後以之質於家宰小宰罷遣者不讓受祿者不誣恢恢然
投其虛而銜刃不頓君子以弘中之道為折中矣昔春秋書士穀
曰堪其事也魯語曰署所以朝夕處君命也今因官署而舉事任
春秋丘明之志也至若龍朔咸亨改復之說此皆不書

監學使壁記

柳宗元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
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
祠若干咸以御史監祠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

監祭使實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者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敬敬事於宗廟者示庸孝也不肅則無以教發事於有功烈者示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試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案感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厨鍾鼓笙琴瑟瑟擊之樂篋簠綴兆之數必具于庭內樽彝壺洗豆醴等之器必繫于壇堂之上奉奠之上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咸引數其實設簠于千堂下以修官刑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饋于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昇立于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飾三官御廩之實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闕于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于時者必復于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為記求簿書得為是職者若干為書記

秘書郎壁記

權德輿

按六典秘書郎四人從六品上分掌四部書以甲乙丙丁為之曰昔漢武帝聚天下文籍於庫內謂之中秘書魏晉之際秘書與中書或分或合故云職近日月宜居三臺之上丞郎之任與南宮相亞歷代辨論與時輕重國初思漢廷延閣之制薄江左貴游之選始以岑江陵虞永興褚河南迭為之厥後彬彬多文學之士然則先王之法志官師之訓典九流百氏如貫珠然學與仕皆優而選相為用者其在茲乎今年春榮陽鄭君具瞻自涇陽尉承詔授任

鄭君質重而有敏行坦夷而含明識且今中書相君之令第也方以結綵滿載調於選部言吏資者積三遷而後至今超居之有以見擇賢審官與怡怡綽綽之道為盡美矣在晉鄭默領中外三閣始刪煩文而朱紫不雜開元初君之王考穎川府君叔相刑部府君皆錄禮官博士繼其任諸父諸兄或解中以司讎校或決科而登館殿含章筮任多在於斯猶相公武公之代為卿士蓋嘗於其職而宜之義也謂鄙人嘗學舊史能知書府官業之所繇是俾編次即位彰施屋壁時貞元庚辰歲秋七月記

四門助教壁記

柳宗元

同人置廡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學以尊辭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為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泰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于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學又省至三人貞位彌簡其官尤難非有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覆楚之政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沉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賀秘書由是為博士為散騎由是為左拾遺舊制與拾遺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聞有司命太學之官願以為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取為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備衡關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余與立同祖為與武公同升於禮部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

余故爲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乎尔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劉禹錫

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廡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錄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而歸于大同之文取其正錄是諸生之師心泯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于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學上言遠賜千萬時祭酒噴實尸之博士公肅實佐之國庠重嚴過者必軼遂以美巖再新壁書燃前土塗不充以儔乃折堅木負墉而比之其製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絮滑背施陰闢使衆如一附離之際無逆而尋堂皇親深兩屋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授日懲其業而繕寫焉筆剛既成鏤校既精白里彬班瞭然飛動以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啓決若蒼蔡由京師而風天下覃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縫掖者鑽仰而已于是學官陳師正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請金石刻且歌曰我有學字既傾而成之我有壁經既昧而明之孰規模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博士維韋俾我學徒弦詠以時切切柝柝不邀不嬉庶乎適人來采我詩時余爲禮部郎凡警宗之事得以開決故書之以移史官宜附于文志

閩國庠記

舒元興

先王建太學法以教國胄子欲啟人歸義府也故設官區掌嚴大其事明公侯卿大夫必由是而出某既求善藝於闕下謂今之太學猶古之太學將欲觀焉自以爲下土小僑未嘗觀天子庠序欲往時先三日齋沐而後行行及門下脫蓋下車循牆而趨請於謁者曰吾欲觀禮於大學將每事問之於子可乎謁者許諾遂前導之初過於朱門門閭沈沈問曰此魯聖人之宮也遂拜之次至于西有高門門中有厦屋問之曰此論堂也予懼其鳩學方論不敢入導者曰此無人乃虛室爾予感之遂入見庭廣數畝盡畫爲圖矣心益惑復問導者曰此老圃所宅子安得欺我邪導者曰此積

年無儒論故庭化爲廢地又爲官於此者圃之非圃所宅也循廊升堂堂中無机榻有苔草沒地予立其上悽慘滿眼大不稱嚮之意復爲導者引又至一門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庭其堂俄又歷至三館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大學也四門也入其門樂國之洪源也濬其源天下可以光潤室其源天下爲之顛覆故唐堯知其如此亦先命廷臣典三禮教胄子誣敷文德於天下天下之屋皆可封及夏殷時其孟也則必濬之其季也則皆自室之自室之時天下之屋皆可誅至周室有文武周公教興而作復唐虞之道行七八百年而付仲尼承之孜孜日夜席不敢煖祖述之憲章之發於鄭魯張於洙泗上摩躡三光下垂之無窮其徒有入室者升堂者及門者散滿天下雖丁周季而天下姦臣賊子猶解曰周孔之教不敢妄動以此則文之教豈可須臾弛邪至嬴政犯之室其源源未絕而已自絕於天下矣漢初纔息于戈復濬其源而後生公孫弘倪寬上式之徒並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墜皆周公仲尼之力也國家用于戈取天下其道正於漢氏及闕備官立素王祠設學官命生徒崇盛館宇固亦不下漢氏然自寇生幽陵軍旅之事始勝垣豆故太學之道不得不衰涼今皇帝傳大寶七祀生獻吳淪屬禪於郊廟夏夏逆首極濫姦師拔魏世家此用兩階之舞可謂至矣今溟澗無波兵器可以蒙之虎皮矣乃大修周公仲尼之道之時也而太學且猶衰涼之若此豈非有司之不供職邪羣公卿士之不留意邪不然何使魏魏國庠寂寞不聞回也賜也說釋道氣之聲雖館宇雲合鞠爲荒圃可謂大國虛設以自欺也愚甚不取且懼周公仲尼之道沒墜於泉遂記其所荒之大略以喻有司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二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三

記丙述附摠一十二首

吳興姚

鉉

纂

府署

鄆州刺史廳壁記馬德

湖州刺史廳壁記顏况

吉州刺史廳壁記皇甫湜

道州刺史廳壁記元結

道州刺史廳後記呂溫

涿州刺史劉公善政述盧子駿

池州重建大廳記曹澆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李翰

徐濠泗三州節度軍書記廳壁記韓愈

江州司馬廳壁記白居易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皇甫湜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歐陽詹

鄆州刺史廳壁記

馬揆

唐受天脩命用古道理仁覆德載與二侔大弘煦不冒與三並曜繼明嗣裔萬葉其始千十一聖聖蹟熙載千祀其初千十四歲歲二月丁巳平巨寇復齊魯地三月己丑乃命臣授授節分閭撫安餘衆且理于軫而觀察曹濮故荷皇澤來灌汗浴人既沐浴咸以絮清物無天傷各遂性命不化不林林感聖德也豈待守臣施諸政府而革訛止謬乎千以見周公太公之遺風仲尼之禮教有所不泯者焉何以言之先是元兇事猶未順惟此邦衆尚或率從及顯逆謀多不爲用其所寵任皆亡命之徒與皂隸耳故義聲一呼厥衆咸應乃知斯人可與爲順不可與爲逆此其明驗歟夫州郡廳事之有壁記雖非古制而行之已久其所紀者不唯備遷授書名氏將以彰善識惡而勸戒存焉其土風物宜前政往績不俟

咨者訪耆搜籍索圖一升斯堂皆可辨諭原茲邦域其來遠矣曰大吳之墟曰魯之須句曰漢之東平曰今之鄆州其地一也武德中爲樞管府亦爲都督府而蔣曹戴漢充五州隸焉真觀初廢府復爲州八年始自鄆城移於是就高爽也自逆帥攘據罔率訓典改易昇降名稱潤滄蓋無取焉今以平寇之初魏博田公奉詔權兼勾當則位同正牧宜書爲首亦春秋始魯隱公賢之也其國初已來刺史名氏及遷改之次旣遭茂葉難以究詳訪諸史官異日備于東壁時聖曆元和紀號已亥直歲十二月己卯檢校禮部尚書兼鄆州刺史御史大夫馬揆記

湖州刺史廳壁記

顏况

江表大郡吳興爲一夏屬揚州秦屬會稽漢屬吳郡吳爲吳興郡其野星紀其數具區其首楠柚織綺茶紵其英靈所誕山澤所過舟車所會物土所產雄於楚越雖臨淄之富不若也其冠簪之感漢晉已來敵天下三分之一其刺史沿革不同或稱太守或稱內史或稱都督他州或否如魯史晉乘侯牧一也其鴻名大德在晉則顯府君秘秘子衆陸玩陸納謝安謝萬王羲之坦之獻之在宋則謝莊張永褚彥回在齊則王僧虔在梁則柳惲張謨在陳則吳明徹在隋則李德林國朝則周擇從今聞也顏魯公忠烈也表給事高謙正也劉貞外全白文翰也洎于頓大夫作塘貯水溉田三千頃今使君辭也唐景皇帝七代之孫先公尚書先公大夫奕葉之勳有功於民公實嗣之孔悝銘鼎天下重器天王寢拔于公襄陽節度李公陟當道觀察統諸道鹽鐵轉運二牧旣陟惟公盤桓鴻鵠不飛飛即摩漢其通者復其危者安其憂者泰所謂善編於是拓疆輿業就便除害政之餘力作消暑樓於南端復亭署於白蘋洲葺輿殿主光明敞豁湧出豁合其舊記吏部李侍郎紆撰其圖經竟陵陸鴻漸撰使君命沈揆兩家之說俟洛晉宋託于我唐凡一百九十七人及歷代良二千石儀形略也鋪張屋壁設作存歡疎神告民春秋不朽之義也貞元十有五年十二月哉生魄華

陽山顛況述

吉州刺史廳壁記

皇甫湜

自江而南吉為富州民朋吏輩分土艱政蓋以近歲適茲不幸緇繼無狀大官以降為者羞薄而不省務子弟以資授者侵欲而不顧法州遂瘡痍御史中丞張公歷刺縉雲尋陽用清白端正之治詔書寵賻賜以金紫移莅于吉下車之初視簿書簿書焚如絲視胥吏胥吏沸如糜召詰其官皆既然如醒登進其民皆茶然而疲公噫貽良又於是大新其典為之開之以修省簡便鍵之以動疆練密凡事從宜處約以躬率之省費一倍法防既同銖兩之姦無所容墨俗斯息單民得職威令神行惠利川流未及再葺庶富而教至於無事百姓扶老提穉載路而歌曰昔吏詭詭今更廉廉公能馭之雄亦為銛跡亦為廉始繼而若終優以恬昔民嗷嗷今民哈哈公能撫之鰥寡有怡流亡既來徭稅先具污茨盡開饗覆官倉倉無斗糧公來幾時積粟埋梁嚮閭官庫庫無尺緡公來幾時山積層層瑞露溶溶降味公松瑞蓮倚倚合帶公池公有異政神之祚之民歌路睡翼闔京師天子明聖恩光遠而於是掾史將卒趨伏固請願書于公堂之比壁夫堂壁有記本以志善悛惡名氏遷次末也知東西之舊則備今用絕編以首能為政垂為後式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云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盡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民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政刺史或有貪狼昏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姦惡驕富始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厚而已編問諸公審或不及徐李二公惡有不堪說者故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已來諸公改授遵繼年月則舊記存焉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溫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辨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列賢不肖以訓于後庶中人已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異於是或誇學名數或務政為文居官而自記者則媚已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蓋委地矣賢二千石河南元結字大山自作道州刺史廳記既彰善而不黨亦指惡而不誣直舉賢臆用為鑒戒昭昭吏師長在屋壁後之貪虐放肆以生人為戲者獨不愧於心乎予自幼時讀古循吏傳慕其為人以為士大夫立名於代無以高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履刺自課而未能達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長者輒移元次山記於牖下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時號君子之清者在此執視焉而莫之改豈是其難乎予也嘗安知乎他即命巧而書之俾復其舊且為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

盧子駿

客有自濠梁來者途訊之曰濠梁之政何如客曰今刺史彭城劉公始受命至徐方與廉使約曰詔條節度團練兵鎮巡內州者悉以濠州今濠州未如詔條請如詔條廉使多稱軍須卒迫徵科若干不如期以軍法從事皆兩稅勑額外也自今請非詔勑不徵廉使曰諾濠州每年率供武寧軍將士糧一十萬石斗取耗一升送廉使州自取一升給他費吏因緣而姦盜則三倍矣自今請准倉部式外不入廉使曰諾劉公至止堅守不渝由是州無他門賦無橫斂人一知教熙熙然如登春臺矣濠在戰國時為楚地天文記今在牛斗分野楚俗好巫而信鬼死者其親戚不敢穿斬事葬相傳立小屋號曰殯官焉雖在城郭而為之有土木墮蠹棺櫬露然者有棺親分圻骸骨縱橫者不獨庶人而士大夫之家有焉劉公惻然曰非禮也吾忍不導之邪下今曰某月有限限畢其家不闕地葬者笞二十課寡孀獨力不任者絕嗣無主傍無近親者刺史以俸錢為管之訖事人無犯令野無殯官焉盧子曰異乎哉劉公

今日能以禮導邦人且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奈何宿昔
濠之人不藏其父子昆弟邪又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奈何
宿昔濠之人不以禮葬其父子昆弟邪又曰延陵季子葬其子仲
尼觀之曰其坎深不至於泉其紼以時服奈何宿昔濠之人喪其
父子昆弟不葬於土中邪又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奈何
宿昔濠之人不歸其父子昆弟之形于地邪劉公教生者以禮示
之日月信也恤死者以仁除其暴露義也合此而智以成之難乎
哉余耳得客之言不決旬適至濠上自觀其事秉筆者不載余懼
夫識者譏焉劉公治郡嘉績長美詳舉則繁也亦取大遺小之義
耳其書以備太史氏采錄焉

池州重建大廳壁記

竇漪

吐果虐池之二年滴自平原郡得此郡其始至也無屋宇城壁之
事無市井人物之類瓦礫凹凹相擊雜視一之月檢訪鄉籍二之
月完聚瘡痍三四月後病者起亡者歸瓦者投磔者掉明年春夏
熟久熟其歸者起者有風雨之備而江盜未息天租無寄故郡人
有解宇城壁之請既城壁焉則人得以避寇既解署焉則物得以
營祭鼓角器械廳堂簷廡自濠壅周于四隅其間合建置者一無
所闕木端鐵橫分別出入於戲自永泰至乾符戊戌歲是城也以
李僕射為租自乾符至于中和癸卯歲是城也滴不敢讓勞其基
趾始末存韓刺史裴晉公語中鑿與幸蜀之四年久是年王師始
克宮闕記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李翰

司馬蓋玄武之官號周官大司馬堂王之六軍將皆命卿諸侯大
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將亦命卿軍有司馬見于古矣周衰
惟晉秉禮尊主屢因大蒐以正三軍駟鞍之役韓厥為司馬維澤
之會魏絳為司馬絳將新軍張老代之蓋今之行軍司馬出於周
制矣秦罷侯陳天下之兵列郡不復有軍軍司馬繇此廢矣漢制
將軍不常置四夷背誕則命將征之趙充國以軍司馬從貳師班

超以軍司馬從竇固討虜皆其職也自魏至周南比分王建置不
同時方戰爭象軍恒設凡將軍杖節鎮仍開府者以將軍開府居
刺史者皆有其官隨將廢置隋開皇混一天下省罷衆軍司馬之
官不專武事廢為州吏負矣國家修唐虞大同之化庭周漢不貢
之俗邊雖有防示不久設軍出於內謂之將鎮於外謂之使佐其
職者謂之行軍司馬行軍司馬之職弼戎政掌武事居常習蒐狩
之禮有役申戰陣之法凡軍之攻戰之備列于器械者辨其賢良
凡軍之材食之用頒于卒乘者均其賜予合其軍書契之要比其
軍符籍之伍賞罰得讓號令得聞三軍以之整氣行之哉雖主武
蓋文之職也舊制朱衣銅印墨綬開元故事多選臺郎為之淮南
節度行軍司馬尚書戶部郎中兼侍御史王公以經邦緯俗之才
佐淮東方之寄敢詩閱禮之學當節府大賢之舉政協乎邦要
慮通乎事徵奉中權之旗鼓戒羣帥之鏡鑄師律既和軍容不肅
淮南之府有功宣王室身佩侯印將門良家藩國貴種以禮綬之
則恭淮南之衆有吳楚銳士執韓勁卒奇材劍客援臂虬鬚以恩
撫之則順淮南之地隄封千里徵令百役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以
寬征之則安淮南之衝南走閩越北通幽朔關梁不閉聘聘相望
以歡交之則固自韋公統戎旅王公翼戎行威加於大則將不驕
惠及於細則卒不惰減役輕歛則人不困待賓省禮則境不危堂
堂然混一體以為力雄雄然鼓衆心以為氣封疆之外隱如敵國
封疆之內不知有軍古人云懸勢於上而下自定置器於平而物
自安者蓋用是也茲所謂銷患於未形制危於未萌伐謀之功大
於積甲山齊攻心之術強於虎賁百萬彼善師不陳未戰先勝却
軍於談笑之際折衝於樽俎之間今古一時也夫舉善人以行其
教大則四海服小則邦國寧舜舉皋陶夷蠻率職帝王之事也秦
任百里奚巴戎致貢諸侯之舉也國僑為政乃子皮之功晉侯勤
王信魏絳之力任賢用善合契同德威府有焉翰僕庇於有禮之
俗遂安於無虞之境書績示後豈待命乎楊州本大都督府親王

居中長史理人有府號而無兵甲至德初羯胡難作始以長史爲節度而有行軍司馬古者做其事則命以始乃自初置列之千壁去大曆五祀夏五月丁丑記

徐四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韓愈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拔齊三軍之事統理所部之吐以鎮定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以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觀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下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閑辯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兼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二年而掌記者凡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爲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爲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曰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方爲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閑辯通敏兼人之材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扶炳乎其相耀志同而氣合魚川伏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紀而陷置于壁間來者得以觀覽焉

江州司馬廳記

白居易

自武德已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摠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貞與俸在凡內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第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遙署之凡仕久貧高老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弃者實益之蒞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蓄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數平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游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

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滄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營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爲國謀則尸素之尤靈者爲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余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題記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

皇甫湜

在易之文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四之多懼以近君也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難爲與支縣相百宜矣哉廬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駢山貫江扼嶺之衝材竹鐵石之贍殖苞篳輝緝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揚故官人率以貪敗今日兩州衙衛退祗承錄判將校事之紛錯率相關臨煩言易生凡事難專故命不理近年百姓創罷徵賦發斷其人益訛與處險易以亡匿尤輕犯禁夫以不專之理理益訛之俗承積弊之餘難使冉季復將不能也今清河張君傑爲之理適得良二千石俾顯其政而展其材居未再稔最於一郡張恂恂以奉上煦煦以字民刺繁決劇以通敏彈蒙糾黜以沈斷清白之操較然絕類便安之謠流而遠聞且舉其卓卓以敦沮勸縣之故習令將之邑佐發敏威振也縵具車航千里迎拜君以讓卻之單航赴官則吏皆廉縣之故習今始至取官羨物益備器用團鄉次役以供芻粟君以法喻之一切禁絕則民知取布其大信推以至誠促嚴吏家慰慰民戶故秋夏之稅先期而集宥過以容不逮獎能以勸不修爲魁而萃頑者取一以警百故政刑之簡者月而治以俸錢葬枯而恩決以家飲救渴而澤周等合兄弟之析居者而民以養廢復老弱之流庸者而疆以實和氣潛通連歲大穰廷內閑閑似密與蒲余既埋厄斤置於此始來而弘農楊君敬之具爲余話君美談既接益久得實

其間乃刺山石鑿廳壁感之以觀承父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

歐陽詹

說文曰尉畏也亦尉也主也故字從尸示寸寸者寸量禮度以敬
 上示者示陳教令以諭下尸者典職司以居位敬上所謂畏諭下
 所謂尉居位所謂主全茲三者以泣王爵則住義周是以古之人
 嘉用尉字為官號陶唐有太尉周有軍尉秦亦有太尉東南尉洎
 漢則復命縣掾曰尉是以名至于我唐無或易所命善也我唐極
 天啓宇窮地開土列縣出于五千分為七等第一曰赤次赤曰畿
 次畿曰望次望曰緊次緊曰上上次曰中次中曰下赤縣僅二十
 萬年為之最畿縣僅于百渭南為之最望縣出于百鄭縣為之最
 緊系出于百夏陽為之最上縣僅三百韓城為之最上之最次于緊
 之最非最之緊無與焉焉緊之最次于望之最非最之望無與焉望
 之最次于畿之最非最之畿無與焉焉畿之最次于赤之最非最之
 赤無與焉焉最之縣長於餘縣如麟鳳五靈之長於羣靈也數長不
 數類則韓城之稱與萬年渭南鄭縣夏陽并自緊而上簿尉皆再
 命三命已往而授資歷至之而至也上縣而下則自解褐授韓城
 既上縣之最簿尉解褐之貴者唯三貢伺其闕非年年之有或一
 負之闕天下皆知之曰某人某人授韓城尉是其人則頌非其人
 則誹雖一命之官其人尚也如此則主司慎擇才地精美縣亦有
 六曹尉二人一判功戶倉其署曰東廳一判兵法士其署曰西廳
 茲廳兵法士之廳也根之州則司兵司法司士盡在形之國即兵
 部刑部工部盡在兵主武法主刑工主士今武未大成務尚繁刑
 未大措獄尚生工與人興無時休州縣司或雙曹六人分其職國
 則部屬寮八九十人分其職一人理六十人之理雖小大有異而
 揆緒不殊其緒不殊其官官不易能至於易者則人無敢易之人
 無敢易之則國必重之國重之則踐洪鈞大柄所由乎此也貞元
 十五年春余友人榮陽鄭伯義授焉鄭自上累葉聲名為天下聞
 鄭以明經登科又三舉進士屈於命辭學亦流輩推內行第一其

受命之年五月余詣焉十月又詣焉見東廳有記西廳無記因請
 書示本廳姓氏序于左其或先于鄭芳馨猶存者亦得之至于
 鄭皆繫若譜土壤廣狹物產有無尉非得主不敢僭序十月十五
 日記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三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四

吳興姚

鉉

纂

記丁 曹附樓一十七首

堂樓亭閣

號州三堂記 呂溫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翰

廬郎中齋居記 李華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西軒記 柳宗元

書宣州疊嶂樓 柳宗元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蘭溪縣東峯新亭記 馮宿

宴喜亭記 韓愈

白蘋亭記 李直方

穎亭記 陳寬

二公亭記 歐陽慶

零陵舊石亭記 柳宗元

沔州秋興亭記 賈至

郢州孟亭記 皮日休

號州三堂記

呂溫

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螫以全其力君子役智能統機劇退必宴息以全其性力全則神化無窮性全則精用不竭深山大澤其所以蟠螫乎高齋清池其所以宴息乎號州三堂者君子宴息之境也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英共持理柄號大而近匪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為三堂三者明臣子在之三堂者勵宗室克構之義豈徒造適

亦實垂謹居德樂善何其感哉然當時漢同家人曾用王禮棟宇制度非諸侯居後刺史馬君錫因其頽彫始革基構豐而不侈約而不陋以琴樽詩書之幽素易綺統鐘鼓之繁喧惟林池煙景不讓他日觀其廣踰百畝深入重局迴塘屈盤水鳥交映溟渤轉於環堵蓬臺起於中庭浩然天成孰曰智及春之日衆木花岸鋪錦島識沈浮照耀其水五色於是乎襲馨頡奇方舟逐進樂魚時翻飄菜雲飛游公環迴隱映差池咫尺迷路不知所歸此則武陵山源未足以極幽絕也夏之日石寒水清松密竹深大柳起風甘棠垂陰於是濯纓漣漪解帶升堂畏景人雲隔林無光虛襲沈沈皓壁如霜弱扇不搖南軒清涼此則楚襄蘭臺未足以絳秦鬱也秋之日金殿掃林翁鬱洞開大華爽氣出關而來於是乎絃琴端居景物廓如月委皓素水涵空虛鳥驚寒沙露滴高梧境墮夜深疑與世殊此則庾公西樓未足以澹神慮也冬之日同雲千里大雪盈尺四眺無路三堂虛白於是乎置酒寒帷凭軒倚楹瑤階如真玉樹羅生日暮天霽雲開明月清泉潄潄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陰未足以暢吟嘯也於戲不離軒冕而踐夷曠之域不出戶庭而獲江海之心趣近懸解跡同大隱序閱四時之勝節宜六氣之和責而居之可曰厚矣若知其身既安而思所以安人其性既適而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饒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勤能推是心以惠境內則良二千石也方今人亦勞止上思又息州郡之選重如庭臣由是南陽張公輟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遊刃而理此焉坐嘯靜政令若水木全戶民如魚鳥馴致其道闇然日彰小子以通家之愛獲拜牀下且齒諸子侍坐于三堂見知惟人不敢無述捧筆避席請書堂陰俾後之人知此堂非止燕遊亦可以觀清淨為政之道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巨廬奇秀甲天下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

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而峯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故南甯納陽日虞邦寒也木斷而已不加丹堊巧而已不加白砥階用石纂廳用紙竹簾竹障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一兩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喏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手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受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葛葉蔓駢織本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爲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垓塊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禪好事者見可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佩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壘壘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絡月冬有鐘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觀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木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余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聊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水爲池其喜山病僻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求焉尚以冗官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余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歲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

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樂之因爲草堂記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翰

吾友晉陵郡丞河南尉遲緒節關達志遠逸舍和而不假修推誠而不詭行外若可渾其中其清外如可離其中其靜夫求賢達之趣當考其中若然夫子其達者歟而境或超詭心或獨得飄飄然不知冠冕之在已浩浩然不知天地之爲大其冥機遠道述繫心曠人或未親吾能知之夫曆四年夏乃以俸錢構草堂于郡城之南求其志也材不斲全其樸牆不彫分其素然而規制宏敞清冷含風可以卸暑而生白矣後有小山曲池窈窕幽徑枕倚于高墻前出始若人間其幽遠有如此者夫子又有雄辭奧學潤色其事階上何有有羣書萬卷階下何有有空林一瓢非道統名儒不登此堂非素琴香茗不入茲室是知草堂之貴夫子之靜天下茫茫人未易悉吾與夫子昔同寓賦三十四年于茲矣吾則棄於世矣歎夫子下位每求其故而有疑焉今觀夫子之志乃鄰於道家寒草堂自致之資書於壁微吾非俟其歲秋八月乙丑朔記

盧郎中齋居記

李華

鴻鶴遡清風交頽氣翺翺自得於冥冥之間故虞衡矰繳不能爲患甘芻豐秣羈繫駸駸首冠銳錫身披瓔璆力方威也馳於康達及其殆也困於鞭策由是智者高鴻鶴而卑駸駸豈妄而論哉今凶渠假息五兵未偃廟堂有風力之臣征鎮皆方邵之老則仁人靜士跋伏自持各其志也尚書左司郎中嗣漁陽公盧振字子厚奉世德而率修之味道風而游泳之處于九江南郭荒榛之下不貽害於身不假力於人夷堆帶實窪穿尋尺無遺材草木不移植書堂齋亭成於指顧高松茂條森於門巷晏然燕居勝自我得君子出則行其志也公以瑚璉之器爲郎官以千將之斷宰亦縣君

子入則善其身也公就鴻鵠之冥冥捨駢驥之馳騁況大江在下名山當日嘉賓時來攜手長望可以願神遠壽暢其天和浴乎沂風乎舞雩吾與點也尋陽舊舊推仁人焉廣德二年四月五日趙郡李華云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凡天地之氣胸軀乎春曠形乎夏溽乎秋而冽乎冬楚之南當冬而且曠燕之北當夏而且冽是皆不得氣之中正人之百骸上陽而下陰陽戒於歛故膏肓欲寒陰戒於溺故腎腸欲燥人之外好欲軒冕文綵以為榮似若動且陽焉人之內好欲寡慮恬默以為泰似若靜且陰焉其外門欲肥馬大車以為熱者其內室欲虛堂廣廈以為清者果反是必為災且妖且病且亂且窮矣天地之氣當夏而冽當冬而曠其歲時惡人之百骸上陽而不能寒下陰而不能動其形神瘵外飾文綵不能動且陽而必慊其心內思恬默不能靜且泰而必汨其志外門淒淒而寒者內室彤彤而熱者其事窮乎三年夏待罪于廬陵其環堵所棲者率用竹以結其四周植者為柱樞撐者為椽楹破者為雷削者為障舊者為樞篾者為纏絡而籠土者為級橫而格楮空者為梁方大暑火烘爆雷折攪若墜于鑪若燎于原舌呀而不能持支墜而不自運赫赫焔焔如列于萬炬于室內視其閉即寂寥虛間若清秋之山焉若寒浦之波焉予乃知嚮所謂天地之氣人之百骸與其心形之內外居室之寒煖反是果為妖且災且病且亂且窮也今予方窮不能奮果窮也其處于是亦宜矣天地之氣不能易者也鄒子有吹律之變人之死生不可制者也俞扁有鍼砭之術是二者尤不可革且有道而革之今予室之曠予門之寒予亦姑思其治之之道將焚其廬而斬其工其能永永以燦予書其辭于壁

西軒記

柳宗元

永貞中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為邵州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為居寓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

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川為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叢於是鑿西墻以為戶戶之外為軒以臨羣木之杪無所不瞻焉不徒席不運凡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凡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邪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為真智即羣迷為正覺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物邪孰能為余鑿大昏之墻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為徒遂書為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異上人焉

書宣州疊嶂樓

獨孤霖

郡地四出皆卑即阜以垣故於樓為易而賦名必著其當正據扉亦雄乎觀侈由是徐步逾千方目相瞻則壯邦麗靡之動襟在第一繁絲機羅錯卉障錦春以融獨峯探雲變波屹風暑以澄曉黛頻入夕蟾始來秋以揚雲併半空冰偏一岸冬以明此舉舉爾觀縷不盡也然而月話方狎燭醉始酣則防城徒卒籌三而環擊緒至越活庭走素榻囊呼去族謀雖黃度展和不能不撫而數嚮之歷舉四美悉位而倍之不足瞻矣予春至建秋偶步池比得小亭之直上居然最勝因命植棟闌梁出城屋之脊周方數間小亭如初而中與諸樓相差者自為一地其上則朗出高際乎與空等嚮所謂越諫者不復遊慮則其四美不俟說而聞不假到而見非聞非見其然也始聞始見其嚮之未必然也且聞且見而今之所以然也嚮既舉擊今不可默夫北望條風清暑之流皆偏擅攸戡莫全厥美或能伸左臂或睇右目或獨全正面德而有諸則我無許斯又不聞不見而以其然為然矣郡以谿山著名而谿小負則疊嶂之命為宜至於攔干躡道沙子門戶等咸有曲旨成於新致舉之則縷將煩於槩故抑之而中地亦晦而不彰咸通十二年十二月辛文宣州刺史獨孤霖書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

強者颯而不及乘險者帖爾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
 賊疑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
 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
 聰明才韻至今為天下唱首業術正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
 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數以葢其正者
 管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強非直勇太白既以峭訐矯時之狀
 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踣故狎弄杯觴沈溺麴蘖
 耳一溢雅日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
 移於月露風雲使之消絮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驚擲移
 於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遠歷
 物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脫幽
 并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呼太白觸文之強秉文之險潰文
 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沈溺麴蘖是真築其聰賢其明醒
 則移於賦詠宜乎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決其
 明移於行事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也當時骨鯁忠赤遽有
 其人收其逸才萃於太白至于齊魯結構交雲者有限獨斯樓也
 廣不逾數席瓦缺椽蠹雖稚兒牧豎過亦指之曰李白常醉于此
 矣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
 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文竊從事游聞序王閣記賦中滕王
 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
 四年以言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道南昌而觀所
 謂滕王閣者其久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於南昌為
 屬邑私喜幸自以為當得病請太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
 且還僮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
 人大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
 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

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施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
 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
 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
 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決和公與監軍使燕于
 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詞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
 從事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
 伯適及某月公又來燕于此公乎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
 梁楹板檻之腐黑撓折者易新之蓋瓦級靴之故廳者赤白之漫
 漑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修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眾飲而
 賞焉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
 名其上辭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成公命其江山之好
 登望之樂雖老夫如獲從公游尚能為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
 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蘭谿縣靈隱寺東峯新亭記

馮宿

東陽實會稽西部之郡蘭谿實東陽西鄙之邑歲在戊寅天官署
 洪君少卿以為之宰君之始至則用信待物用勤集事信故人阜
 勤故公濟未暮而其政成後三年夏六月余過其邑洪君傳命以
 邑之勝賞於是乎有東峯亭之遊背城之闌半里而近初屆佛刹
 刹之上方而亭在焉松門蓋空石道如帶足倦息息然後造夫極
 焉向之池隍館宇之多榭亭闌闌之喧途道往來之眾簿書執掌
 之繁觀步之餘餘焉如失但山風颯颯雲霧飛軒憑虛洞空
 在下向背殊狀昏明易色指遙青而點黛者問之則曰某山某巖
 某林其壑指遠白而曳練者問之則曰某洲某渚某漱某塘高深
 互呈心目相競飄若象外意其幻成余既諧其私爰究其本先是
 邑徵登攀遊觀之所洪君曾是挈俸錢二萬經斯營斯因地於山
 因材於林因工於子來因時於農隙又何易也崇山濬谷佳境勝
 槩絲世伏匿一朝發明又何能也君在建中興元之間為江南西
 道節度曹王所知時方興軍職壓寇境供億倉卒賦平人和王實

類之故御史大夫鄭滑節度盧公羣與君嘗同寮每號之曰精金百鍊良駿千里誠矣然則是邑之理茲亭之勝於君之分不爲難能夫播芳塵而鼓餘波者非文莫可遂攬筆爲記刊于石而附諸地志焉

冥亭亭記

韓愈

太原王弘中在連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慧者遊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養蠶焚穢翳卻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游風雨既除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侯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侯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上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言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宜其地凡天作而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敗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山入商洛涉浙瀋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瓌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飲聞而厭見令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白蘋亭記

李直方

新作白蘋亭書時且志政也梁太守柳惲賦詩於始因以名州今邗伯李公成室於終茲用目亭度平事則位均考乎地則境同合美配德古今相望亭之時載至矣吳江之南震澤之陰曰湖州幅員千里基布九邑下山屈盤而爲之鎮五谿叢流以道其氣其土

沃其候清其人壽其風信實公之始至也用恭寬明恕以懷之敬事督罰以勸之賦令之先必度其物宜而咨于前訓故君者逸亡者旋或蹈境而留或聆聲而還投封之內無操灌繩墨之下無姦傲既而外邑多材郡不能濫公命懸諸善價俾代常係於是乎幽巖之巨木斯出積歲之遺租必入公家受其利山氓蒙其惠縣是白蘋之制經矣洲在郡城南東亂書給而即焉白沙如浮流波環之前有大野縣雲練以萬峯顧有名都壓水駢以千室邑居可望而喧埃不及空水交映而雲天在下造物之工若有私於是焉爰菰叢生鳧鷖朋游嘉名雖雖清境或棄公於是相顯裏之宜立甲高之程據洲之陽揆日之正揭大亭一焉修廊雙注北距于雲浮軒敞流飛水亭二焉大可以施筵席小可以容宴豆凡棟宇之法輪奐之美錡刮密石用成置飛施宏壯而有度備彤紫而不踰內則庭除朗潔彌望鏤雲曲沼逶迤以中貫飛梁天矯而對起紫柱翠篁手黃木蘭碧枚丹實蛇走球綴鮮飈暗起繁葉振蕩落英飄飄灑空浮水天目神池之上多不名之卉洞庭水府之下產怪狀之石嶙峋乎玉容巖斲乎瑤芳衆傑偶植羅列布濩外則差及物宜以白蘋間之紅蕖川與天迷百里如組邦君之來肅肅旆旌綠舟徐移魚躍鳥鳴亭成之日三吳之賢大夫集焉公用鼓鍾羽籥以樂之然後使臣之臨重客之來復游是者悅乎有遺區之歎則爲邦之成績作亭之良規參合二美游揚四海坐馳而遊與殿置借矧蹟之爲用風有季女之奠騷有放臣之望夫以澗谿之賤微而可充王公之殷薦是故君子重之今扶藜騰賞也如彼哲賢咏歌也如此則是亭憑眺之外又有傳經之道焉若乃乘農隙之暇時購武夫之美功塵閭不煩射用不屈揚昔人之休烈垂不朽之遐觀咨其利物之智有以加人不如是烏能及此已卯歲冬十月予將浮剡河上會稽交縉雲觀赤城道出公之仁宇目覽亭之崇構舉書其實合春秋傳信之經後之人無視十洲孟浪之說而沒其誼云

頽亭記

陳寬

頽水濱有地可以覽山川之秀者九山祠在焉西北餘千升之見頽水直北劈地而來堯如隙光端如匣劍視若中面使人毛磔又見太室與大隗等列領羣峯而來崒屹不得進躡躑卻倚三十六嶠若立指焉而近北左手煙雲草樹濃淡覆蓋各盡其態平視之令人意遠超超然若萬里之鶴也予曰可樹亭哉遂召匠氏授以程度匠氏曰諾退而有言曰假吾令不德主未聞惠人未蒙仁止其幾而遽以床覽為憤乎聞之甚羞而以為不聞也夫陽翟自頽陽達許昌皆漢郡頽川屬是乃吾土也予不肖假長于此雖獲戾于人而不避者吾將識其來乎及成會邑中彥髦以落之中宴客有舉爵而稱曰吾斯山河之秀可與岷首爭請名之頽亭遂名之若使解攜手值良辰嘉賓二三聲酒綏進旣揖既抗對之益酣因書石以介其壁俾覽者懲之當敏樹政無敏樹亭以鈞匠氏之意也唐大中庚午歲三月九日丁亥攝陽翟縣令陳寬記

泉州二公亭記

歐陽詹

勝屋曰亭優為之名也古者創棟宇繞窻風雨從時適體未盡其要則夏寢冬室春臺秋戶寒暑酷受不能自減及中古乃有樓觀臺榭異於平居所以便春夏而陶堊鬱也樓則重構功用倍也觀亦再成勤勞厚也臺榭版築榭加欄檻暢耳目達神氣就則就矣量其材力實猶有靈近代藝古增妙者更作為亭亭也者籍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同制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殊無重構再成之糜費加版築欄檻之可處事約而用博賢人君子多建之皆選諸勝境今年暮春月邦牧安定席公別駕置同正貢天水姜公念茲邦川逼溟渤山連蒼梧炎氛時迴濕雲多來又日臨胃次斗建辰位和氣將徂畏景方至月令云可以升山陵可以居高明蓋謂是月況地理卑卑而不擇爽塏以蕩夫汗盧乎因問風俗相原隰郭束里所共得奇阜高不至崇卑不至夷形勢廣袤四隅若一含之以澄湖萬頃揖之以危峯千嶺點圓水之心當奔崖之前如鏡之

紐狀鼈之首二公止旌與以迴睇假漁舟而上陟慕煙茵草氍憚移日心謀意籌有建亭之筭而未之言也二公既歸邑人踵公遊於斯者如市登中隆觀媚麗前來後至異口同辭昔漢帝不曰百姓安其田里而無愁怨之聲者其由良二千石乎是謂政平教成使俗泰而民以寧者也虞書不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是謂翼帝藩皇調陰序陽使物阜而民以昌者也席公今日之化育吾徒是以寧妾公昔歲之弼諸吾徒是以昌且以之寧又以之昌愷悌君子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二公者真吾父母矣茲阜二公攸選尚而加愛務休訟簡必復斯至上露下蕪忍令父母母德之乎遂借發言為公就亭之功如牆而前陳誠于縣尹縣尹允其請而為之辨方經蹠環當上頂誠著訓簡以授子來於是家有餘力圃有餘木或掬一抔土焉或翦一枝材焉一心百身蜂蟻逐椽椽恭可去以自難瓦甍無脛而奔萃一之日斤斧之功畢二之日圻壤之備息再展而成二公莫知層梁亘以中豁飛甍翼而四翥東南北方不殊致糊白墳以呈素腹頽壤而垂綸通以虹橋綴以綺樹華而非侈儉而不陋煙水交浮巖壑疊疊過精舍奉其旁達都城企其遐際容影光彩漪入瀾澄指朱軒於潭底閱雲岑平波裏橫橫油演如飛若動又釣人飄颻於左右游禽出沒乎前後一瞬一睇千趣萬態稅息之者若在蓬壺方丈之上二公重清曠於舊賞納秉懇乎羣庶尋幽探異常於斯勞賓祖客常於斯加以平疇開闢通途在下可以觀耕耨可以采謳謠作一亭而衆美具噫天造茲阜其固與人為亭歟不然何不遠郭郭而博敞詭秀之若此非常之地意待非常之人故越千萬祀而至二公方觀也邑人想之復言曰事無隱義物有正名地為二公而見亭從二公而建斯亭也可署曰二公亭雖芻蕘之云其實有謂二公不忽遂以為號小子藝忝予文曾觀光上國去之日歷越遊吳歸之晨踰荆泛漢會稽之蘭亭姑蘇之華亭襄陽峴首豫章湖中皆古今稱為佳境或棟宇猶在或基址未沒山川物象徧得而覽方之於此遠有慙德懿

哉二公智周德厚卜地如此感民若彼且非飾說入吾邑者升吾亭者知之古之製器物造宮室咸有銘頌以昭其美斯亭也豈無敦古而爲之章句者小子薄劣不敢議其事粗述其言始爲之記兼借二公之名紀于左以爲邦榮在位實察亦以序從公而列貞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記

零陵萬石亭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間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叢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與敬側以入縣谷踰磴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其怒者虎闕企者鳥厲挾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踣環行睥目疑若搏噬於是剝開朽壤翦焚榛穢決澗溝導伏流散爲疎林洄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亭之西石若披分可以眺望其下青壁斗絕沈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爲嶺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耄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在齒觀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耄老又言之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既羸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純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闔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沔州秋興亭記

賈至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慄涉夷而泰情之變也觀揖讓而退親交戰而競目之感也聞韶饒而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洽慘則惇慄則止泰則通退則無咎競則有悔和則安樂靡則憂危性情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慎居處謹視聽焉沔州刺史賈戴吾家之良也理沔州未朞月而政和於訟堂之西

因高構宇不出庭戶在雲霄矣卻負大別之固俯視滄海之浸閱吳蜀樓船之殷鑒荆衛數澤之大亦有言哉性得情適耳虛目開且處動則倦理倦莫若靜處靜則明惟明以理窮窮則變變則通則又今沔州靈府恬而神用爽政是以和觀其前戶後牖順開闔之義簡也上棟下宇無雕琢之飾倫也簡近於智倫近于仁仁智居之何陋之有況乎當發生之晨則攢秀木於高砌見鶯其鳴矣處臺榭之月則納清風於洞戶見暑之徂矣在搖落之時則俯觀氣於軒檻見火之流矣值嚴凝之節則棖同雲於扇關見雪之紛矣政成頌清體安心逸而詩人之興常在常時之興秋興最高因以命亭焉予自巴丘徵赴宣室歌鞍棠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嘉其俊仰美其動息乃命進續抽毫志之

鄂州孟亭記

皮日休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允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拘奇扶異令齷齪東人口者涵涵然有千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比齊美蕭瑟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則有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柳絮府美玉融殘日露沙嶼清風動高泉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他稱是者衆不可悉類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邪謂乎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爲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也既慕其名亦觀其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歎七十子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生于鄂之亭亭雖剛四年榮陽鄭公誠刺是州余將抵江南曠舟而誦之果以文見貴則先生之貌縱視矣先是亭之名取先生之諱然鄭公曰焉有賢者之名爲趨斷走養朝夕言於刺史前邪命易之以先生姓齡諱爲日休時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貴之也故書名曰貴況以賢者名于署亭

平君子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之弊一朝而去頑執鑿開則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之志宴豆既撤立而爲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四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五

吳興姚

鉉

纂

記戊 摠八首

興利二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韋瓌

鹽池記 梁肅

卜勝三

東山記 張說

司徒岐國公杜城郊居記 權德輿

君陽遼叟山居記 陸希聲

館舍一

廬州同食館記 陳鴻

橋梁一

汾河義橋記 崔祐甫

井一

義井記 魯真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韋瓌

宣部支邑十城而南陵處劇蓋由庶民賢豪物產多狀山川闊錯風俗詭浮故理末則民潰政放則民怠俱不得其極自非肅廉和敏措動守中則莫至良能況功利及物邪皇帝四年今地官侍郎廬公觀察宣部精心厚下重難邑長乃以寧國令順陽范君假南陵印爲大夫於是肅以檢姦廉以約身和以納民敏以應物物不天落民得沐泰廬公嘗曰時或爽候雲龍遁逃膏澤翔枯物不遂液吾人其瘁乎下令邑中有能修復陂塘積水防患者終懋厥功先時縣有廢陂曰大農積歲不理荒梗幽扈丘隰遁形空規殘狀非鄉黨之壽蓋不可疑識輿人飛語他邑病能皆嘗驚波翻風合范君獨判於心不畏騰口曰利於人也使吾獲戾而罹悔真吾心也且黔愚皆苦於始作而泰於成功況吾君侯明吾天子聖尚

何懼哉乃召鄉老里正尹而計之具昏揭列硬錫官鑿鑿堅披村
輦壞日必巡丈周察勢使仁以撫馴悅以附來法以督姦勤以勸
勞於是雲動雷斤斬莽關無撥腐礫淤培高徹卑不知形疲不憚
苦骨不殘民力不費金刀潛軌化工事於農隙三旬而畢不戮一
人其始也驅江波六十里活活下來闢荒梗數萬畝汪注虛明臺
石構嶺縱三百步龍蟠虎闕橫殺衝波泄流引油臂發三港支分
脉散澤入大田厥功既成乃風雨暴關河復換晨旭弗會似聞
搆作及乎雨斬雲除則沙洲突出力捍鎮下若自開闢之初信爲
神物所相雖使江河合災驚濤懷山大浸崩驅暴猛來敵亦不能
軟咳防而侵厚趾斯乃天贊其功豈非仁深於物乎其或火雲藝
天旱魃爲虐歐蒸瘴怒蛟龍追誅而翠漱搖岸澄瀾洗月溶溶浩
浩獨落天尤順勢導流猶潤百里則費唾浮陸平歲之漑千頃豈
爲多哉其細也孕鱗甲之族育鳧馬之羣羅生菰蒲莫合羨藻漁
父舟人浩歌揚楫厚生之物永永不極斯功也可以灼當世而芳
千古矣昔者西門豹治鄴召公治上蔡而史氏書美願自良能以
其因水茂功利澤及物者也則大農傑跡功符天作可以論古對
能豈有愧乎范君尋遷御史後三年吏民益慕而願表尤功今連
率范公以文行德器擬爲時賢爰領宣部仁義明舉其下聳善常
推至公邑人三請於公乃曰他人有善惟恐不聞況伯氏功利如
是吾豈詭故哉乃從之邑長李君又以材能弘張其化吏民甚安
之追論大農盛績因民之心以成其善志亦春秋之事也鄉將石
定錄事丁宗耆壽戴誠佐史章倫或忝其議或督其事洎百姓朱
繪李縱田丘程胤等若干人咸請予爲記云

鹽池記

梁肅

黃河自崑崙山東會溟漲九折迴互鹽泉各一儒者書以爲海目
則郇瑕氏之地瀆流其長觀乎北浴陵阜南瀕山麓湛湛煙碧浩
無春冬蒸騰雲霓出入日月亦云廣矣雖吞喻垌陸代增渾鹵而
利倍農穡有殷家邦留惟從山湧不加海交兩都之軌達延萬賈

之資貨是人厭也當武后聖政務述省方鳴鑿臨流潦旋敗
洎皇明道發澤漸殊垠天之既啓鹽乃旋復非夫蟠蚪神應坤次
靈孕亦曷能旌昏明籌有勝矣帝所宜念貴然來思分天牧以蒞
擇藩佐而貳賢能鮮墜于事則胤字通開閏扼拓礪之左隅新
大邑之東部崇府庫歲望乎儲蓄樞管鍵夕俟乎閉藏茲乃慮終
於始也邦貴康食戒之克勤人非忘勞道在悅使大命日下巡功
歲移靡岸砥平而可礪偷哇絳分以如織是時也春光奪氣興
洪溝浚白波騰或瀆或汨以坪以滿狀雲洩而雨駭或花明而雪
凝京坻蘊崇豆區嘉量穀戶徵籌鹽人揭書民無不供先薄稅以
從賦君孰與足逮黎庶而必分固非擅權利貴貨易土登陸而雷
輒流日驟水而雲爐擊星律有變給用無絕傳曰山澤林鹽國之
寶也茲其是焉若周物揆情易人推類施之求報大道之玄德也
明則啓祚聖人之知變也降人納汚明君之藏垢也羹餼調膳賢
人之入用也包四美而世濟資百工而國貞將以樹善永年非石
無以紀垂裕裔胃非文無以揚則我晉寶達于萬方也

東山記

張說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修文館大學士韋公體含真靜思叶
幽曠雖胡亮廓廟而緬懷林藪東山之曲有別業焉嵐氣入野榛
煙出俗石潭竹岸松齋藥碗虹泉電射雲木虛吟惚恍疑夢間關
忘術茲所謂立壑夔龍衣冠巢許幸溫泉之歲也皇上聞而賞之
迺命掌舍設幣金吾劃次太官載酒奉常袍樂停輿釐於青鸞佇
翬榆於紫氣百神朝于谷口千官飲乎池上緹騎環山朱旆焰野
縱觀空巷遂歌傳壑是日即席拜公道遙公名其居曰清虛原幽
棲谷景移樂極天子賦詩王后帝女官嬪嬙歌焉和焉以寵德
也加以中官敦序謂我諸兄引內子於童幄見兒童於行殿家人
之禮優棠棣之詩作於是實其篚筐下以昭忠信之獻貢其束帛
上以示慈惠之恩朝野歡弁君臣義洽天飛翠華歷次擯至道之
王也紆紫綬期赤松素履之輔也千載一時難乎此遇故兩曜合

舍象星聚德雅道光華高風允塞寒谷煦暉巖崖潤色荷歎感事
振古未有篆之玄石貽代厥後

司徒岐國公杜城郊居記

權德輿

司徒岐國公以盛德相三朝以大中敷五教帝葉叶餘大厓濟平
既致用於方內亦宅心於事外神京善地啓夏南出凡十有六里
而仁智之居在焉繁廼巖巖左右勝勢徑術逶迤於木抄亭臺
巖於山腹下崇岡冒青蒼步履平夷以至于堂皇四敞實榻中容
宴豆孤齋開館幽巖隨之乃開洞穴以導泉脉其流冷冷或決或
停激而杯行瀑爲玉聲初蒙於山下終匯於池際白波漣漣繚以
方塘輕輻緩棹沿洄上下見煙霞澄霽之狀魚鳥飛沈之適濯于
潺湲風于碧鮮紅葩火然葉英雪翻半絳菴舊香窸窣合合虛籟
以四達邇清輝而文映故其休沐燕息蓋簪投轄則有鳴佩拖紳
宗工僊人金閨玉堂之肅淑姿脩態迴風過雲之藝流光合聯中
欲笑拊交歡擊節不知公相之貴適其適故也易坤之說曰君子
以厚德載物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惟公以德受福故光明昌
大每溫室宴見一人尊禮而不名故其代天工斷國論卓爾以冠
羣后暨天暇日之反止於斯也則暢天理棲輿氣脩然以遺萬物
其無方歟其不器歟昔子房亦松之遊且非代教安石東山之賞
僻在下國豈若公密贊化育內諧恬曠如春之仁如樂之和以君
臣之交感兼動靜之極學從古已還無公比焉公之華宗自漢建
平侯徙杜陵三守本封幾乎千祀故城南墟里多以杜爲名逮今
郊居不忘厥初又以見積厚流澤此焉回復且公之心無町畦壽
若岡陵昭融烜赫未始有極德輿謬陪衆君子升公之堂嘉招感
集靡間弦晦以衆美之不可以不紀也承命逮書刻于巖石云

君陽遁叟山居記

陸希聲

遁叟以斯世方亂蓬榮于朝築室陽羨之南而遁跡焉地當君山
之陽東谿之上古謂之湖湫渚遁叟既以名自命又名其山曰頤
山谿曰蒙谿將以頤養蒙昧也在易頤之象誼良爲山山下有震

震爲雷爲龍頤山之下東走震澤震雷魚龍之所萃毓有願象焉
蒙之象誼亦良爲山山下有坎坎爲水爲險頤山之下泉流于險
而達于大谿有蒙象焉一旦遁叟躡谿谿之神於庭酌而飲頤山
曰吾之所以命夫山之爲頤者曷子以養也子其養雲雨以潤物
養雨露以生物養風霆以長物養雲霜以肅物養巨材以充棟宇
養小材以爲蒸薪養茅管以爲茨籍養竹箭以爲器用養百果以
充口腹養百藥以調札瘥養昆蟲使咸樂其主養鳥獸使各遂其
性噫無或養妖雲悖雨以傷良稼養苦露淫露以澤惡植養疾風
迅霆以摧稿朽養慘霜虐雪以殺根艾養蠶蠶之朴不爲棘材養
鈎棘之孽不中樵糞養蔓延之醜以困脩柯養蟄梗之根以困膏
土養芴食之實以蕃庶生養雜毒之藥以中凶氣養蜂虺蜂虻以
謀巢窟養豺狼鼠鼯以害羣類維山有神子其飲之無虧爾名而
寡爾實又酌而飲蒙谿曰吾所以命夫谿之爲蒙者曷子以決也
子其決於夷壤以發其源決於寒壙以通其流決於腴畝以決其
潤決於涸澤以溥其重決於廣陂使介鱗蕃育決於巨浸使蚪龍
變化噫無或決於險阻以資其悍激決於林藪以縱其壅溺決於
曷鹵以蓄其施決於池澗以專其利決於剛實使鼃蟹爲蓄決於
沮如使龜鼃得志維谿有神子其飲之無喪爾名而浮爾實於是
酌而自飲之吾之所以命是山也必將有所養也命是谿也亦將
有所決之吾將養吾志於道而不希於世養吾行於德而不眩於
俗養吾浩然之氣以合自然之英養吾誠明之意以清明之陋
又將決吾心於仁義使不違決吾志於中正使不過決吾身於天
命使不愛決吾跡於通世使無間如此而已遂與山谿揖讓竭吾
歡而罷弁且歌曰山乎谿乎吾之心乎醜乎醉乎吾與汝參乎

廬州同食館記

陳鴻

合肥郡城南門東上曰同食館梁柱朽蠹軒戶欹傾斷枿委階椽
落棟折風雨雪霜實不可宿太守陽平路君判部之明年冬十月
歲向熟民且閑陶瓦于原代木于山磨舊礎築新墻迺豐堂迺

我前軒怒楠蚪蚪層樓牙牙中回洞深高層騰掀階閣谷揖讓楹
間容質盤柱間容樂工屏間容行吏左右為寢室更衣之所朱戶
素壁潔而不華東西廂樓廊直澍又西閣下閣作饗舍廡屋宏大
中敞作南門容旌旗駟馬北上作丁字亭亭北列朱檻面城墻其
下淤溝開導通水因古岸植竹樹為風月宴遊地東南自會稽朱
方宣城揚州西達蔡汝陸行抵京師江淮牧守三臺郎吏出入多
遊郡道是館成大賓小賓皆有次舍開元中江淮間人走靖函台
肥壽春為中路大曆末蔡人為賊是道中廢元和中蔡州平二京
路復出于廬西江自白沙瓜步至于大梁斗門堰埭鹽鐵稅繕諸
侯權利弊指于河故衣冠商族率皆直蔡會洛道路不第肩至授
館亦諸侯之事路君以家行文學知於朋友以端方沈默官御史
府以詳明典故為尚書郎以通知政術為合肥郡太守賢平訖心
風俗丕變民知敬道吏不敢欺先時郡米數萬石輸揚州軸輻相
繼出果湖入大江虞為風波沈溺者半廼於湖東北岸棠里作
廬屋三十九間川東二邑人米輸於此由申港出新婦江至白沙
人不勞水無害復他邑館舍次于同食無私利人人皆樂成昔左
丘明傳經因事書事鴻因蔡州道及諸侯之稅因同食館及路君
之政亦春秋之百傳曰自廬已往賑廩同食大和三年太歲己酉
正月壬午朔二十日辛丑記

汾河義橋記

崔祐甫

絳人有成橋于稷山縣南汾河水入境稱曰孝子詢之三十喪
父母五十由縷麻故其鄉黨捨氏不名貴之也初茲縣有具舟之
役鄰邑有官修之梁自太原西河上黨平陽至于絳達于雍絲卒
追程賈人射利濟舟為捷渡口如肆孝子川上喟然歎曰夫來者
如斯其可勝記欲速不達式在茲乎見義不為非勇也臨難不濟
非義也適願棄家乞諸他郡枯槁籃屨日恒歲積自阿闢而東陶
唐偷風食貨艱難閭里福小率今遠驟馳通饋始者登喻美於編
戶丁男捨耒而攻木義聲感也汾流湯湯河澗射隤沙徙岸呀

甲轉騰奮築於激射之旁根柱於沸渭之下是慮是圖功就其十
八九矣其年秋七月天作淫雨湍湍驟驟陵墮大水不仁前功蕩矣
邑老鄉人涕泗甲之曰力竭於子天不恤是而已矣顧而不應且
有後圖徵詩人之嘉謀宋作者之遠慮曳索澹澹繫舟航白露
下而謀始止於凌斯杜春冰解而興功止於水潦降一嘆不可奪
志三年其有成功廣可方軌平可轉轂去其飾成無丹履取其固
勢異虹蜺愈義於孝子之功也故曰義橋昔周王以懿戚封建吳
札美盛德遺人西臨孟津北對姑射山河風土其肯徒然所以義
表顯門功烈鄰境難其一善矧乃兼之由是縣人志之于石

義井記

邵真

義以發衰形外昭施物也井以下汲上導彰濟人也河間公鑿井
於城垣之次陽門通莊之右偏署曰義正哉導之深源經之善利
庇彼遂宇達于交衢鐵其瓶以永不羸石其甃以給無泥飛輪周
散泄實前注坪而平之墮用不私主發生以流潤當赫曦以伏炎
在搖落而激清抵凝涸而不閉環四序以其惠俾憐憫者知飲濯
所向焉義燠燠之虞濟煩乏之艱昏憊者得以濟盪瘴毒者由之
蠲愈滌太氣企沃洒蒸灼淡然下攻與地配又化置闔為開散鄰
梵宮之清淨修廓對開連樓鬱峙噴泉侶以宴息速嘉客以盥漱
指心而授應日而就彼豐福吉祿繁祉崇慶欲不萃於河間之門
得乎故比寺司刑上卿也西臺專席中丞也戎府佐政司馬也來
貳外閭顯榮當朝鸞青冥前視萬里鑿井為濟川之漸斷輪為
乘軸之兆可轉盼而待矣公才藹量碩質貞氣淳名膺王府心拂
塵累料物以經遠恤人以遂誠迴俸節財薦事彰義得獻社于大
君貢休于元戎歸壽于高堂三事體大公之弘普乃戒司翰者書
實刊記揭于井外大曆六年三月記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五嘉慶甲申歲太學生姑蘇徐愷文明刻于家塾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六

吳興姚

鉉

纂

記已摭一十首

浮圖九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 顏真卿

孤山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 元稹

福州南閘寺上方石像記 歐陽詹

畫西方懺記 白居易

黃石巖禪院記 劉勣

沃州山禪院記 白居易

望像記 段成式

信州南巖章衣禪師宴坐記 權德輿

鸚鵡舍利塔記 韋阜

災沴一

泗州大水記 呂周臣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

顏真卿

如來以身口意三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見其內行住坐卧四威儀備善心也明布薩以昭其外故曰波羅提木叉是汝之師則橋陳如之善來迦葉波之尚法諸聲聞三歸約衆十四年以八敬度尼羯磨相承其致一也至漢靈帝建寧元年有北天竺五桑門支法領等始於長安譯出四分戒本兼羯磨與大僧受戒至曹魏有天竺十尼自遠而來為尼受具後秦姚長弘始十一年有梵僧佛陀邪舍譯出四分律本而關內先行僧祇江南盛行十誦至元魏法聰律師始闡四分之宗聰傳道覆獲傳惠光光傳雲暉願願傳理隱樂洪雲雲傳遵遵傳智自傳道宣宣傳洪法勵滿意意傳法成成傳齊軌軌傳雲一宿序超惠登登傳惠欽甘口相授受臻于壹與欽俗姓徐洪州建昌人蓋漢儒子之後也二十二尋師于臨川楮山後五歲削髮糝于高安龍岡寺遂受戒有唐義淨則譯

經上足曰洪州之靈傑其秉宣羯磨者曰兩京滌法欽欽智度沖深神用高爽行無權實身絕開進闡律藏而日月光明馳辯才而龍象蹴踏江嶺之外凜然風生開元末北遊京充福先大德常誦大涅槃經而講之兼明俱舍論維摩金剛經每登講座其下日有二三千人由是名動聲靈屬祿山作亂杖錫南歸居于西山洪井雙嶺之間慕高僧觀顯之遺蹤於寺北祠置蘭若山泉之美頗極幽絕欽雖堅持律儀而志在弘齊好讀周易左傳下筆成章著律儀輔演十卷嘗撰本州龍興寺戒壇碑頗見稱於作者三年真卿忝刺撫州東南四里有宋侍中臨川內史謝靈運翻大涅槃經古臺階高儼然軒構摧圯有高行頭陀僧智清者首事修葺安居住持明年秋七月真卿績秩將滿有觀察使尚書御史大夫趙國魏公願以我皇帝降誕之辰奏為寶應寺仍請山林高行僧三七人冬十月二十三日聖恩允許於是鼎新輪奐其興也教焉乃請止觀大師法源法泉襄陽乘覺清源善弘羅浮圓覺佛跡十喻餘杭惠達洎當州海通海岸等同住重修以資景福念以為學徒雖增毗尼未之明年三月乃請欽登壇而董振鐸焉仍俾龍岡道幹天台法高招提智融白馬法胤衡岳正覺同德義盈香城藏選龍興藏志開元明徹等同秉法事於是遂近駁奔道場側塞像放光而龍王不雨者四旬僧尼等三百五十七人而文士正義大夫前衛尉尉公張延皇脫歸真其名曰壞綱為稱首焉又欽此年已來為受具者凡一萬餘人江嶺湖海之間幅員千里餘像法於變皆欽教道之力焉臨川在嶺隅未嘗弘律於是二衆三百餘人謂法高教演而依止之後有上都資聖寺高德曰還本律主倬茲能辨深嘆嘆而贊美之謂於寺東南置普通無礙禪院院內立鎮國觀音道場請善弘居之以開悟心要雲一上足曰智融精持本事如會尊衆乃命智先等於普通道場東置律藏院初立戒壇以行欽公之來儀且施肇紀之不朽經營未幾增殿鬱與蕭平渡海浮囊分毫羅刹之請嚴身瓊瑤照耀摩尼之光則入佛位而披伽梨

者名香普薰神足無極其可勝紀而無絕乎有唐大曆辛亥歲春三月行撫州刺史會郡開國公顏真卿書而志之

孤山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 元稹

按沙門釋惠皎自狀其事云永福寺一名孤山寺在杭州錢塘湖心孤山上石壁法華經在寺之中始以元和十二年嚴休復為刺史時惠皎萌厥心卒以長慶四年白居易為刺史時成厥事上下其石六尺有五寸短長其石五十七尺有六寸座周於下蓋周於石砌周於堂凡買工鑿經六萬九千有二百五十錢十經之數經既訖又立石為二碑其一碑凡輸錢於經者由十而上皆得名於碑其輸之貴者有若杭州刺史嚴休復中書舍人杭州刺史白居易刑部郎中湖州刺史崔玄亮刑部郎中睦州刺史章文恪處州刺史章行立衢州刺史張聿御史中丞蘇州刺史李諒御史大夫越州刺史元稹右司郎中處州刺史陳岵九刺史之外搢紳之由杭者若宣慰使唐部郎中知制誥賈餗以降鮮不輸於經石之列必以輸錢先後為次第不以貴賤老幼多少為後先其一碑僧之徒思得名聲人聞其事以自廣余以長慶二年相先帝無狀譴於同州明年徙於會稽路於杭杭民竟相觀瞻白怪問之皆曰非觀宰相蓋欲觀翼所聞之元白耳由是僧之徒誤以余為名聲人相與日夜攻刺史白乞余文余觀僧之徒所以經於石文於碑蓋欲為不朽且欲自大其本術今夫碑既文經既石而又九諸侯相率貢錢於所事由近而言亦可謂來異宗而成不朽矣由遠而言即不知幾萬歲而外地與天相軋陰與陽相盪火與風相射名與形相滅則四海九州皆大空中一微塵耳又安知其朽不朽哉然而羊叔子識枯樹中舊環張僧繇世為畫師歷陽之氣至今為城郭苟一吐而異世卒不可化鍛之中學數息則易成此又性與一物相遊而終不能兩相忘矣又安知夫六萬九千之文刻石永承因衆合成獨不能為千萬劫含藏之不朽邪由是思之則僧之徒得計矣至於佛書妙奧僧當為余言余不當為僧言況斯文止紀

於刻石故不及講貫其義云長慶四年四月十一日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軍使通議大夫使持節都督越州諸軍事守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稹記

福州南潤寺上方石像記 歐陽詹

萬物闢闢各由襲必無襲無必而忽以然苟非妖怪實為珍慶斯石像者其珍慶歟始孕靈寶兆朕未見則峨峨巨石巖峭山立鎮鄆城之前卑壓蓮宮之上界海若鞭而莫動天將泐而終固皇唐天寶八年五月六日清晝忽騰雲旁涌驟雨來集驚颺環駭矧削香冥雄雄者雷駭然中震逆火噴野大聲股空岑嶺蹶踞彈洞簸蕩須臾風雨散雷雲收激勞輪困斬焉中關南委地以悻落北千霄而碣樹不上不下不西不東亭亭厥心隱隱真像三十二相具八十種好備列侍環衛品覺有序莊嚴伊養文物威秩駘然慈面嚴矣儀形似倚雪山而授法如開月殿以跌坐異矣或不曰博聞乎未聆於既往不曰多智乎固則其所來且物之聚莫堅於石况高厚廣袤又羣石之傑一朝瓜剖中有雕琢其為造石之初致有相以外封乎其為有石之後入無間以內攻乎噫不可以人事徵試請以神化察魏蕪釋氏發揮道精其身既傾其神不生等二儀以通變齊四大而有力教於時有所稱靡人於教有所忤悞則為不可思議以煦以吹故示此無跡之跡難然之然俾知其我存存入我之門徑曰千百億化身蓋隨感而應茲身者則千百億之一焉昔諸佛報現皆託於有命有命則有生有生則有滅焉若因其不朽之物馮乎不動之基形既長存法亦隨是與夫為童兒而出世假長者以來化玄玄之微則雖一承承之利則不倖可以禮足而悔罪寄影以安樂乎則求福不回者焚香跪仰或從釋子之後故為嶮嶮之餘伊耶書其所由來貞元六年七月十五日記

畫西方懺記 白居易

我本師釋迦如來說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號極樂以無八苦四惡道故也其國號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

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諦觀此娑婆世界微塵衆生無賢愚貴賤無切又有起心歸佛者舉手合掌必先向西方有怖厄苦惱者開口發聲必先念阿彌陀佛又範金合土刻石織文乃至印水聚沙童子戲者莫不率以阿彌陀佛爲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而觀是彼如來有大誓願於此衆生衆生有大因緣於彼國土明矣不然者南北東方過去見在未來佛多矣何獨如是哉何獨如是哉唐中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馮翊縣開國侯賜紫金魚袋白居易當衰暮之歲中風痺之疾乃捨俸錢三萬命工人杜敬宗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廣丈有三尺彌陀尊佛坐中央觀音勢至二大士侍左右天人瞻仰眷屬圍繞樓臺伎樂水樹花鳥七寶嚴飾五彩彰施爛爛煌煌功德成就就弟子居易焚香稽首跪於佛前起慈悲心發弘誓願願此功德迴施一切衆生一切衆生有如我老者如我病者皆願離苦得樂斷惡修善不越南部便觀西方白毫大光應念來感青蓮上品隨願往生夜見在身盡未來際常得親近而供養也欲重明此願而偈讚云

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老身病苦者同歸無量壽佛所

黃石巖禪院記

劉軻

古老有言曰太極之氣積成山岳洩爲川流然則巨阜之境其大者乎庚辰歲山客劉軻采拾怪異自麓至頂却下半里餘次于黃石巖巖中有棲禪子不知其幾臘乃臆其輕重願見其宅心之地乃問其住年但手指松桂云毫髮我植今環人臂鳥飛免走吾復何齒矧卯戌之昏且霜炎之東灰生落之榮預去留之汭泝雖云之自彼而於我感如也於戲向非巖房峭絕僧行孤峙則人境兩失其宜也復何言哉觀夫煙雲雜乎履嵐嵐靄生於襟袖羣形浩擾併入眸子每至煙雨初霽山光澄練冷冷仙語如在耳右况又登凌兢上冥冥焉知不能與洪崖接袂浮丘連駕盈縮造化吐納

顯氣絕慚容於厚面遠喧卑之臊穢乎不得而然者蓋鈞也餌也名爲利鈞利爲名餌吞鈞食餌手足羶鎖彼焉得跳躡於此乎夫禪子脫去桎梏四支宣展動與雲無心靜將石何機物我一致端邪徑塞僕所謂非斯人不能住斯境也禪師宜春人俗姓劉名常進人以師父住遂以其姓易其巖名云

沃州山禪院記

白居易

沃州山在剡縣南三十里禪院在沃州山之陽天姥峯之陰南對天台而垂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嶺而養馬坡放鶴峯次焉東南有石橋谿谿出天台石橋因名焉其餘卑巖小泉如子孫之從父祖者不可勝數東南山水越爲首刻爲面沃州天姥爲眉目天有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晉宋以來因山洞開厥初有羅漢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潛支遁林居焉次又有乾興淵支遁開威蘊崇實光識斐藏濟度暹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劉恢許玄度殷融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霞袁彥伯王蒙衛玠謝萬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遊焉或止焉故道猷詩云連峯數千里脩竹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謝靈運詩云暎投刻中宿明登天姥峯高高入雲霓還期安可尋蓋人與山相得於一時也自齊至唐茲山瀟荒靈境寂寥罕有人遊故辭人朱放詩云月在沃州山上人歸剡縣江邊劉長卿詩云何人住沃州此皆愛而不到者也大和二年春有頭陀僧白寂然來遊茲山見道猷支遁遺跡泉石盡在依依然如歸故鄉戀不能去時浙東廉使元相國聞之始爲卜築次廉使陸中丞知之助僧繕完三年而禪院成五年而佛事立正殿若干間齋堂若干間僧舍若干間夏臘之僧處不眠八九十安居遊觀之外日與寂然討論心要振起禪風白黑之徒附而化者其衆嗟乎支遁歿而佛聲寢靈山廢而法不作後數百歲而寂然繼之豈非時有待而化之有緣邪六年夏寂然道門徒僧常贊自剡抵洛持書與圖頤叔樂夫

乞為禪院記云昔道猷肇開茲山後寂然嗣興茲山今樂天又垂
大茲山異乎哉沃州山與白氏其世有緣乎

朝像記

段成式

在世間穰巨寇必思衽金浴鐵強矯雄毅者雖空門亦恣怒塵埃
為法大防也據內典下天處赫蘇盧之半為初利尉候北方毗沙
門統禦又衆所治水精宮城護世其住處曰紛陀利曰質多羅曰
七林曰摩倫曰如意等下壓家跡當歡喜之地上接蜂歌雜莊嚴
之境常憐尸迦將破怨敵聖者奮勇健臂出甲冑林獨揭勝幢不
頓一試襲如迦而垂翅拔修羅而束手猶怒折蓮柄狂搜藕絲蓋
多聞位居初地離十二失故經云毗沙門得方便救護之門昔縛
喝伽藍北虜威夢而懺悔近于闐聚落西羌親相而來降其威神
營衛胎靈應事無虛譯世不絕書相傳北方天王與瞻部有緣
謂西域瞿薩國本天王棲神之處也廬陵龍興寺西北隅先有設
色遺像武宗五年毀廢至大初中重建寺其處為僧乾立所居乾
每調嚙不安旬日方悟遠徙他室昉普造北方象像亦謂龍興寺請
押衙能輅為導首輅遂與執白善者郭宣能師佐等縱吏閭伍為
說第一施結增上緣獲零慘貨且共二十萬輅厚自捐徹周歲功
就乃多聞義形嚴毅如生眉結雲聚目稜雷擊猛焰慧肩蚊蜂槍
軒金塗錯落而鱗亂形彩陸離而芒角得工巧明矣其或變醜蠱
側視是不翅擊三屍碑五冢也及素天女王藏神凡四四事堂內
三壁寫載部落雷公拗怒村留惡觀吁可畏也吉之人香火微福
林篳乞靈福既據我靈詎乏主境予冒闕正法念經說摩醯陀山
六齋日四天於此會計閻浮提善業豈容不歸敬與輅為學性端
介敏辯王公多伏之復晤禪那宗要得摠持訣常持持北方真言
大中三年病且死忽夢天王操戟卓地有泉逆射搏之及面因驚
覺汗洽而愈十二年洪州狂賊盜兵殺吏尋定射差輅上府至新
塗夢天王支頰張目曰世途若此爾欲何往即宿留數日賊毛鶴
果膾肝飲頭无恣殘酷其踐較若如是十三年秋予閑居漢上輅

為文陟使入京請予紀釋氏事以上事請予明張北方故實焉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冥坐記

權德輿

信州南巖有清淨冥坐之地而禪師在焉師所由來莫得而詳初
州人析薪者遇之于野中其形塊然與草木俱咨於州長乃延就
茲地三十年矣州人不知其所然也遂以草衣号焉足不蹈地口
不啖味日無晝夜時無寒暑寂默之境一繩牀而已萬有莫然此
身不動其內則以三世五蘊皆從妄作然後以有法諦觀十二緣
於正智中得真常真我方寸之地湛然虛無身及智慧二俱清淨
微言軟語有時而聞涉其境之遠近隨其根之上下如雨潤萬物
風行空中履其門閭皆獲趣入若非隨玄機於無際窮實相之源
底則四時攻於外百疾生於內矣古所謂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
禪師得之嗚呼世人感物以遊心心遷於物則利害生焉吉凶形
焉牽轡轆瑣蕩而不復至人則返靜於動復性於情大壽仁鄙之
殊由此作也斯蓋世諦之一說耳於禪師之道其猶釋釋邪建中
二年予吏役道于上饒時左司郎崔公出為郡佐探禪師之味也
孰為予詳言之拂拭纓塵搏手接足洗我以善得於儀形且以為
楞嚴之妙旨毗耶之密用皆在是矣又焉知此地之冥坐不為他
方之說法乎故粗書聞見以志于石

鸚鵡舍利塔記

韋臯

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毛羽必有感清英純粹者矣或炳耀
離火或稟奇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華彼禽類習乎
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已斃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
夫異緣用一直化前歲有鸚鵡鳥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
夏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僊之道聞西方有珍禽羣精和鳴演暢
法音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所化常狎而敬之始告
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流俗端
嚴梵倫或教以持佛名號者曰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翼
若承善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然而不荅或謂之不念即唱言

阿彌陀歷試如一臂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為緣生以無念為真際緣生不答以為緣起也真際雖言言本空也每虛室戒矚發和雅音穆如笙琴靜鼓天風下上其音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然而嘉善矣於戲生有辰乎緣其盡乎以今年七月碎爾不憚已日而甚馴養者知將盡乃鳴磬告曰將西歸乎為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彌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歛翼委足不震不什掉然而絕接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惠者歿有舍利知其說者固不隔殊類哉遂命火以闡維之法焚之餘燼之末果有舍利十餘粒炯爾耀目營然在掌識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利世安往而非菩薩之化歟時有高僧惠觀常誦三學山巡禮聖蹟聞說此身涕淚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甃建塔旌異也余謂此禽存而由道歿而有徵古之所以通聖賢階至化者女媧蛇軀以嗣帝中行鳥身而建侯紀乎冊書其誰曰語怪而況此鳥有弘於道流聖證昭昭胡可默已是用不愧直書于辭貞元十九年八月十四日記

泗州大水記

呂周任

春秋左氏傳曰天反時為妖地反物為災其於水也反利為害矣在唐堯時包山陵而浩滔天在漢武時浮菑桑而浸鉅野皆震蕩上心昏墊下人其故何哉天其或者警發明而表忠誠也皇唐貞元八年歲在壬申夏六月上帝作尊罰茲東土浩淼長瀾周亘千里請究其本而言之是時山泐桐栢發猥歎湧下注淮濱平滿七丈浮壽逾濼下連滄波東風駕海潮上不落雨水相逆激濤倒流轟縮迴薄衝壅淮泗積陰驟雨河瀉傾建不捨晝夜至于旬浹乾坤台怒雲雷為屯以水濟水吞州漂防走不及窺飛不及翔連蕘為河宮唯類如魚鼈事出慮外孰能圖之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泗州刺史武當郡王張公以其始至也聚邑老以訪故奉新捷石以禦之其漸盛也運心術以馭事維舟編檣以載之遂連舳促櫓欵邑之惶駭老弱州之庫藏聞籍官府之

器先算十遠野軍資甲楯士女馬牛遽遷于水次將健丁壯遇水之不可者任便而自安遂數日而計行矣洪波汙漫不測淫濞驚颯鼓濤舟不得不覆巨浪崩山城不得不圯崇丘如島稍稍而沒夏屋如查汎汎相繼天迴地轉混茫其中公獨與左右十數人纜舟於郡城西西南隅女牆濕濘之上以向衝波之來不亦危哉公之左右失色同辭請移公曰任天子守土臣也苟有難而違之若君命何且南山隔淮幾五六里吾能往矣況是別境離局森也雖死不為公於是使部內十驛遷於虹城西鄙而南傍南而東四百里達維揚之路俾星郵無壅又東北直渡經下邳五百里至於徐州通廡察之問又移淮南城將公斷扁舟往來立標樹信以虞寇盜之變公每端拱對水而訴曰任奉聖王明詔司牧此州以觀萬姓河公何為不仁降此大沴任之罪也厲聲正色咕危不撓歷再旬而水定又再旬而水抽自水始至及水始耗已六時矣又一時而復流郊境之內無平不陂郭郭之間無岸不谷尺椽片瓦蕩然無所有可異者唯公之露寢與內寢歸然存焉豈不可浮而往蓋不可顛而壞乎斯則神仰公之仁先庶物而遺已神賞公之忠臨大難而守節神高公之義動適權以成務故保其聽政養安之所旌公之善也昔邵伯之理也人愛甘棠而勿剪方茲神靈扶持不亦遠乎公乃捨車而徒棄輜而泥弔亡恤存綏復軍部遠軫聖慮詔左庶子姚公弔而賑之至於修府署建城池詔有司計功而償繕立鄘市造井屋公申勸料程以賞以貨繼踰年而城邑復常矣其於縮板為垣樹柵為麗端衢四達廊宇雙峙即公之新意也天災流行何代無之逢昏即盛遇賢即退故劉昆返風而火滅王尊臨河而水止蓋忠誠之至也公眷領羸兵守孤城以百萬萬俾國家全山東之地名載青史公即國之長城也今以一葦之航絙於危堞之上以當滬海之勢城賴而一塊不傾水止而所濟獲全公即國之貞臣也固知明主之委任於公也皆感而通焉周任不敏學於舊史氏借古以諭公未或同年矣謹述而紀之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七

吳興姚

鉉

纂

記庚錄志附地一十七首

讌會五

大學張博士講禮記歐陽詹

穆氏四子講藝記蕭

吳郡詩石記自居易琴會記柳謙

伯樂川記孫遜

讌稿二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柳宗元

邠寧節度使饗軍堂記李觀

書畫琴故物八

畫記韓愈 祖二疎圖記王萬蘇州書籠記李紳

錄桃源畫酬元稹書屏記司空圖 王節篆志舒元稹

斷琴志

衛公故物記韋端符

種植二

養竹記白居易 別竹記劉寬夫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歐陽詹

說釋典籍謂之講講之為言構也如農之耕田疇焉田疇將植而不實雖耕矣必糶分其畦壟嘉穀由是平生典籍將肄以求明難習矣必講窮其旨趣儒術由是乎成我國家春其先師後更日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盛儒術祖聖三刊經九公通其六籍于五而禮記在其中禮也者御人之大故首于羣籍而講之束脩既行遊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講抗牘南坐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東小司成率屬列于西國子師長庠公侯子孫自其館文學長庠卿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庠八方俊造自其館廣文學師長庠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家篆家術業以明示自其館沒階雲采即席鱗差攢弁如星連襟成帷公先申有禮之本次陳有禮之要正三代損益得失定百家疏義長短鑄乎作者之意注乎學者之耳目傾于懸風落于天清冷麗蕩幽遠無泥所昧鏡徹於靈臺所疑米釋於心泉後一日聞于朝百司達官造者

半後一日聞于都九城知名造者半皆尋聲得器虛來實歸予職在下岸六掌有教道不足訓領徒從公惟始洎終觀公之美敬書盛事記諸屋壁并刊當時執簡樞衣者于左偏貞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穆氏四子講藝記

崔祐甫

檢校秘書少監兼和州刺史侍御史河南穆寧字子寧以正直登朝以嚴明作牧斯歷陽之人弗惟奉承相御史之符候持三尺律期於禁暴懲姦而已迺能廣吾君之德清人於教化教化之興始於家庭延於邦國事之體大且非諉聞者之所及也詩言其家之教化焉使君有四子曰贊曰廣曰廣曰賞登秀之姿若瑤林植庭雪羽馴鹿克岐克疑突而借舟方欲以六經百氏播禮樂務忠孝正名器導人倫如蘭有芳心泉有清源北德之階於是乎始使君曰昔陳元喜聞詩聞禮聞君子之遠其子於孔鯉今茲贊之儕也其年或成人或幾成人學詩學禮則亦既戒遠子之節吾事可不務哉於是考州之東四十里因僧居之外增庭戶櫛芳草拳石近而幽遠而曠澗澗乎田感沸温泉可以沃而適可以濯而鑄謂爾羣子息焉遊焉餐質暨廣賞拜手稽首曰應惟惠施之車仲舒之惟蘇秦之錐三物畢具而郡廷溫清所存今也改晨昏為旬朔夫豈不懷家人有嚴君焉惟命之受曰俾爾斷俾爾茨俾爾負則使君之材使君之堂使君之薪成且美矣安在其習定省之近儀哉抑又嘗聞迺祖安陽府君傳洪範九疇究天人之際贊等祇荷嚴訓述修祖德穆氏之門欲不大不可得也祐甫不腆幸與使君有即省之舊考樂在阿咸聿云暮誰謂相遠駕言出遊既親邦君又適諸子之館使君第三子字紹古於伯季之間肆文史考故實甚精而成因見謂曰丈人吾父之友也從事於游夏之門久矣蓋以文見誨如康也宜何文也祐甫應之曰僕朴人也徒有志於文知文之亘陌而不知其精粹請道其所見而紹古自執焉欲以文經邦者宜董實欲以文動俗者宜揚馬言偃之文鑿而不見卜商有

詩序其體近六經屈原宋玉怨刺比興之詞深而失中近於子夏所謂哀以思刻石銘座者取崔蔡論都及政者宗班張飛書走檄者徵陳琳曹劉之氣奮以舉灌陸之詞繹而麗過此已往未之或知宋齊已降年代未遠有文之士曹系皆存議其優劣其詞未易故闕焉紹古曰盍書之因命筆而記之大曆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檢校尚書史部郎中博陵崔祐甫之詞也

吳郡詩石記

白居易

貞元初韋應物為蘇州牧房禱復為杭州牧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於吳中或曰韋房為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遊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荷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書舍人閒領二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既醉於彼又吟於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風草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望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最為警策今刻此篇于石傳胎將來因以予旬宴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不類各詠一時之至偶書石背且償其初心焉寶曆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易題

琴會記

柳諷

君子之座必左琴右書雅好閑古古亦置於舟車也大曆六年浙西觀察使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贊皇公祇命朝于京闕春正月夕次朱方刺史樊公稱江月當軒願以卮酒侑膳居無何贊皇公弦琴樊公和之演操相應澄清無綏遞為伯牙更寫于期琴動人靜琴酣酒醒清聲向月和氣在堂春風猶寒是夜覺暖罷宴之後贊皇顧潤州曰見明珠者始賤魚目知雅樂者始賤鄭聲自撰散為器真意在琴與衆同出於虛樛能致靜同韻五音獨能多感同名為樂獨偶聖賢是宜稱德切近於道昔竟以美利利于天下曲名始暢自舜禹至于夫子不止且聲著哀思或當戚自陳其後居

常說之和理所措若然者寧襲陶公真意空拍而已豈襲胡笳巧麗異域悲聲我有山水桐音實而持之古操則為其餘未暇是知贊皇所好無非貽訓似有道而猶重之若此況乃真有道之士乎輒記所論貽諸達者

伯樂川記

孫述

太原元帥黃門侍郎李公國之宗盟朝之峻德以元凱之忠肅兼相文之節制戊辰歲秋七月公以疆場之事會幽州長史李公于伯樂川王命也以駕四牡鑿八轡旆旌悠悠車轡嘽嘽乙未出于北京戊戌次于橫野已亥至于會封人戒備軍吏宿設立會表于高阜關轅門於大荒漁陽精銳太原材力駟介八百徒兵三千戈如林羽若月少長有禮賓主不悖蚩尤蚩其五兵若敷奠其六卒洗洗乎信可以懜穹廬而震高闕也於是地主致饋以昭饗宴之禮君子有儀以訓上下之則歌蔓草之相遇突投壺之失辭大庖既盈醪酒有與耳樂周於卒乘屬厭及於輿臺慈惠之德於是乎在天幽州太原襟帶之地自河以北幽州制之自河以東太原制之在兩軍之交當二境之上厥有棄地皆為曠林守之則表裏之勢全捨之則侯望之路隔公料以古今度其川原獻方略而入覲于王議工徒而東為此會爰究爰度匪遊匪追葺食無再舍之勤扞諷為一夕之衛不忘于表返旆而旋君子謂此國也能用曲矣初公之始至太原也酌於人賦於事以為節用者國之善政於是乎減戍卒以寬其征修備者武之善經於是乎置秋集以哀其旅足食者人之所庇於是乎賞屯兵以艾其方近利者姦之所生於是乎禁和糴以懲其弊然後序山澤之險廣亭燧之虞候騎出於長城燧火通於大漠書田庀賦講射訓騎蓄信義為國寶修德刑為戰器行之一年軍乃有節邊鄙不尊讐警之教也雖魏絳有和戎之利邾穀有敢詩之德申伯之式是南邦韓侯之奄受北國魯云比議未足量力公之與幽州李公也義均伯仲芳若蘭蘭周諸侯以異姓為後晉大夫以同官為僚入亞六卿共行司馬之法出

膺九命俱受元戎之律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二公之謂矣不書所會將何述焉揚厥美萬斯年俾夫來世知二公相見在此川也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柳宗元

唐制嶺南為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底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焉內之幅員萬里以就秩拱玉稽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謔言摯寶歲帥貢職合外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軍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實有柱牢獲贏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搞饋宴饗勞旋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閑閑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宴饗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秦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與庠庑庭廡下陋音未及角則炎赫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軍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勝公於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壘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示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茸蘇金節析羽旆旗旛燧成飾于下鼓以鼓鼓金以鐸鏡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廷羣寮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芻衣胡夷蠻蠻睚眦就列者千人以上綳鼎體節燔魚載炙羽鱗狸牙之物沈泛醜盞之齊均飲于卒士與王之舞服夷之伎揆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窈窕于遠邇禮成樂備以叙其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

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石以求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半讓不獲乃刻于茲

邠寧節度饗軍記

李觀

邠寧郡王張公擁七尺之節臨三州之師拔我邠莞藩我雅疆威厲乎廣漢聲凌乎四鄰戎無南侵國無西憂師嚴民整封守晏如聖上聞之何嘗不負展而嗟之因乃寵以彤弓嘉以墨書乃慰乃止曷日而無哉於是伏鉞摠戎之臣咸望公而歡懼能無稱於維邠寧之卒已仗誠而言曰獲拜賜之光聖上之寵崇邠寧足以厲不戮力之臣然斯事也君臣之殊尤敢不迷之而已哉越三月河漸未流東風始濤優柔逶迤被公軍今公曩奉詔親帥師備胡乘虛君命未復不自議還雖聞外得顯亦大有所不顯也于是軍吏之職事者進伏於鉞下曰實以是月賞功息勤惠老及疾哀死及孤厥死無怨厥生而愉所以披軍實資師徒實舊典也違之不孚公從之乃練令辰籥連城鼓於四門旆於四壩日既登塵不騰窮陰閉淑氣升軍聲歡康儲輿富畝翁平眾民輳乎氏完空山之木春近塞之草芳邠寧乃鳩文武之吏列而為行東西嚮闕而再拜如蒙上命命之然後申號而惠周升堂而澤溥育之倫列於軍之宇校師之士次于軍之堂進猶風趨坐如雲屯旌旗蔽日月戟交光公于是衆食而食衆安而安士盡感之優用醉飽而御酒饋是日邠寧軍中無謠聲無亂音右金鼓左羽旄所以奮武之觀壯軍之容其餘管磬之歡弦匏之繁固不合簡節諧雅音俾三軍之夫殺其氣和其心羣羌之長釋我俘歸我侵少壯熏熏老疾謳吟浸化為祥囂趨為擒洪矣俾矣邠寧之理明德遐被者乎乃知乎致享者不止乎味饗樂者不止乎聲仁可以頌其膚蘇可以暢其情故邠寧之饗士兼以仁蘇被之豈以禮荷之哉武有七德朗寧其由二三焉千時歲紀協洽國家祀之明年觀布衣來遊賓公之寔宗盟兄侍御史益有文行忠信而從朗寧之軍惡羣小

之日取媚也故不自書命觀書之曰子之文直長於記事益知之乃題曰郊寧節度饗軍記

書記

雜愈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者二人使而羈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覆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涉者一人方涉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仗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亦有馬之下者焉行者奔者涉者陸者翹者顛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斲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寢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蹌者抹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亦免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牽馳三頭驢如索馳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騎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瓶盃登筮筥筭筮飲食用之器投壺之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予在京師其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予彈碁予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叢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予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予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閨中而畫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予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

好之篤也今雖過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予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祖二踈圖記

王謫

吳郡顧生能寫物筆下狀人風神情度甚得其態自江以東譽為神妙有好事者先賄以良金細帛必避而不顧設食精美亦不為之謝乃曰主人致殷勤豈無意邪何不醉我斗酒乘其酣逸當無愛惜乃張素座隅前即置酒一器初沈思想望搖首撼眼忽飲十餘杯斗無三搖主人曰酒興相激吾將勇於畫矣千未及夕而數幅之上有帳於京城之外帳中有筵筵中有箴箴二壺箴即箴而響響即倍箴壺之數而樂師差於前樂有琴瑟有笙鏞有缶有筑有鼓而棘若鼓手以合奏也列坐皆冕帶盛服有持弄主事者有捧壺就飲者有憑軾徐來者有目於騎而迴者有仰吻而哈者有俯首而肅者有避席而遺簪屨者有促襟而將進者此漢公卿祖二踈也主人又視而問曰東嚮而坐即行客也去國離羣而容無慘恨何為妙曰二踈之去乃知足也非疾時也非時之不禮也非危於禍機也非避於讒口也非失於權利也既辭勤於夙夜而果其優游故顏間無慘恨之色主人歎曰既不為利易已之能絮也嗜酒而混俗何其高也圖二踈以遺於時俗勸也求其能狀物之情者孰有勝乎

蘇州畫龍記

李紳

自造父劉累殺豢氏不副龍不復擾隱去莫狎往往時見史必書志代以自識者寡之故工得以詭亂形狀神其變化彪炳五色逾遠宜像蓋上飛于天晦陽層雲下歸于泉深入無底考之丹青難以徵驗好事者張其畫以示羣目觀者或駭疑得其狀長洲令廳此廡有畫蛟龍六焉素異鱗狀殊質怪驪自拖尾似隨風雷乘櫛薄指若軼雲雨與雀懼栖其上蟻蟻自綠其側目視光射壁無流塵伸盤透迤如護棧棟每飛雨度牖牖雲般空鱗鱗耀耀顧壁

疑拔志其側曰僧繇弗與之舊度揆之不知何人也二工圖龍天與幽思今是壁指遠異代繼之圖法無謝於二子而名漏不傳詢于耆人亦絕傳記茂宰博陵崔君據始命余述舉丹素實驗附邑書未簡庶于後數百歲棟宇斯變龍忘其像而事刻編簡繇昭然時貞元癸未歲秋七月記

銀桃源畫記

舒元輿

四明山道士葉沈囊出古畫畫有桃源圖圖上有絡谿名武陵之源按仙記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其水趣流勢與江河同有深而淥淺而白者激石淙者落鏡溪南北有山如屏形接連而去峯堅不險翠巖不浮其夾岸有樹木千萬本列立如揖丹色鮮如霞擢舉欲動燦若舒顏山鋪朱底草散茵毯有驚青其杪有鶴丹其頂有雞王其羽有狗金其色毛僂僂亭亭間而立者十有八九岸而北有曲深崑門細露室宇霞檻綵轉雲磴五色雪水肌顏服身衣裳皆負星月文章岸而南有五人服貌肖虹王左右有書童王女角髮而侍立者十二視其意况皆道遙飛動若雲十許片油焉而生忽焉而往其坦處有壇層級香玉冰壇面俄起燼竈竈口含火上有雲氣且備五色中有溪艇泛上一人雪華鬢眉身者奏時衣服手鼓短柅意狀深遠合而視之大略山勢高水容深人貌魁奇鶴情閑暇煙嵐草木如帶香氣熟得詳說自覺骨稟清王如身入鏡中不似在人窺問妙然有高謝之志從中坐來少選道士卷畫而藏之若身形卻落塵土中視嚮所張壁上又疑有頑石化出塞斷道路其見畫物不其寡如此圖未嘗到眼是知工之精而有如是者邪葉君且自珍重無路得請遂深筆錄其名數將所以備異日寫畫之不謬也

書屏記

司空圖

人之格狀或峻其心必勁心之勁則視其筆跡亦足見其人矣歷代入書品者八十一人賢傑多在其間不可誣也國初歐虞之後繼有名公元和長慶間先大夫初以詩師及兵部盧公載從事於

商於因題紀唱和乃以書受知於裴公休辟倅鍾陵及徵拜侍御史退居中條時李忻州戎亦以草隸著稱爲計吏在蒲因輟所寶徐公浩真跡一屏以爲觀凡四十二幅八體皆備所題多文選五言詩其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十數字或草或隸尤爲精絕或綴小簡於其下記云怒倪扶石渴驥奔泉可以視碧落矣先公清旦披斯殆廢寢食常屬誠云正長詩英吏部筆力逸氣相資奇功無跡儒家之寶莫踰此屏也但二者皆美神物所窺必當奪壁於中流飛結於烈火也殆非子孫之所可存耳庚子歲遇亂自虞邑居負之置於王城別業丙辰春正月陝軍復入則前後所藏及佛道圖記共七千四百卷與是屏皆爲灰燼痛哉今旅寓華下於進士姚顛所居獲覽書品及徐公評論因感憤追述貽信後學且冀精於賞覽者必將繼有詮次尤化二年八月三日泗水司空圖銜涕撰錄謹記之

王筋篆志

舒元輿

秦丞相斯變蒼頡籀文爲王筋篆體尚太古謂古若無人當時識書者皆輪伏之故按乎能成一家法式歷兩漢三國至隋氏更八姓無有出者嗚呼天意謂篆之道不可以終絕故授之以趙郡李氏子陽冰陽冰生皇唐開元天子時不聞外獎躬入篆室獨能隔一千年而與秦斯相見可謂能不孤天意矣當時得識書者亦皆輪伏之且謂之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斯有倍矣此直見上天以字寶瑞吾唐矣不然何綿更姓氏而寂寞無人某道不攻篆而識其點畫常有意求秦丞相真跡會秦丞相去又聞其有八字刻在荆王有洪碑樹嶧山巔今荆壁爲麗飛上天矣固不可得而見也洪碑留在人間往往有好事者躋顛得見其亦常問得去嶧山道路異日將裹足觀之未去間行長安會同里客有得陽冰真跡遺在六幅素上者遂請歸客室張之見蟲蝕鳥步痕跡若屈鐵石陷入屋壁霜畫照著疑龍蛇駭駭鱗甲活動皆欲飛去齊目眇之分明觀文字之根植吾堂中然後知向之議者謂冰愈於

斯吾雖未登嶧山觀此可以信其為深於篆者之言也試以手拂拭其煙顏塵容侵暴日久攝蜀圻裂玉筋欲折予以襲慢讓其主王曰此易致耳豈當其如是愛邪予曰今世人所以重泰斯之跡非能盡辨別之以其秦古矣斯邈矣向使秦斯與子比肩子能貴之乎曩吾尚欲苦辛登嶧山之巔縮在予掌握中今且猶不為子貴子不過生於唐而得與冰同為唐人吾知冰歿二三十年其蹤跡流於人間固不甚少得為子目數見故易之若此使冰生於秦時予又安得使造次而見遺塵邪是子賤目也世人皆然嗟吁冰既即世是字實入地矣後人思孜孜求之今且遭不知者忽易想生筆下自有新迹固為門戶見觀之物矣冰雖欲求沽售不獨棄為棄王必遭其詬怒也主聞之其愧色見於顏眉間欲卷而退知其退也必因循而不信焉止留之引筆書其志行下以保明其為字實也不謬詞曰

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為吾寶之

斷琴志

舒元興

寂寞間有至音注梧桐中越客沈虬子耳長木音常斧樹之良孫斷而琴之千客越見其方風斫取朴成軋以索清濁應刃濁授授成輪圓濁沛雪落清聲酬答若寒王透不噴出瓏璫及察投意之始放心虛無間猶掌握無毛倫他人見利在刃下而沈氏成琴入眼中不知斫之數到邪琴之形化邪兩肩聳張若對古人雙喙呀開若挹澄淨絕刃四顧得色上面旁眇或惜其所以為沈生乃弦素絲七條其上備指一弄五聲叢鳴鳴中有靈峯橫空鳴泉出雲風龍騰凌鶴衣烏啼松吟風悲予聆之初聞聲入身覺毛骨聳擢中見境在眼覺精爽沖動終然睹化源家實到心靈則百骸七竅仙仙而忘覺神立寥廓上洞見天地初氣駕肩太古闊視區外乃知不知音聲者終身為臞矐嘻木纒滿數尺絲不盈十條古聖人欲其中含天音天之如此直乃叩之以癩化木且絲本俱無情

物也固不能自鳴是使歷代知其必鳴之稀以至囊六鼎下枯折空山而不聞者非一也今人明明以聲耳耳且感况槁木無朕而責其必無感邪予於此見沈氏子之審音也之運斲也俱與神遇懼異日斯琴流於人間為他者亂類則沈氏之道為委土矣故志之

衛公故物記

韋端符

三年冬端符於三原令座中揖其羣官有客曰某丞李謂端符曰是衛公之胄也其家傳賜書與他服器十餘物者訖讎端符即丞居為客謁丞延入就次端符因跪請曰籍君僕射公之嗣固願見僕射公之烈之多其事辭雖文記或闕略具天下耳古矣聞君世傳文帝詔與公服物者願得以觀丞恻然曰諾即其家便僕躍步奉賜書一函他物一器出發視有王帶一首末為王十有三方者七挫兩隅者六每綴環焉為附而固者以金丞曰傳云環者列佩用也王之粹者若含怡然澤者若渙釋然公擒蕭銑時高祖所賜干闥獻三帶其一也素錦袍一其襟袂促小裁制絕巧密光爛爛如波旁出紫文綾襖一促製小袖如袍其為文林樹於上其下有馳馬射者又雜為後視虎欄窠馳者靴袴一往來為鈎屬釧文疑非華人所為也自始傳于今莫能名其物象笏一差狹不類今笏者佩筆一奇木為管鞘刻飾以金別為金環以限難其間韜者火鏡二大觴一小觴一竿囊一椰盃一蓋常佩於王帶環者十三物亡其五有存者八大帝為兒時與公子某年上下文帝命居宮中侍吾兒戲即賜以皇子服物黃綾袍皆為龍鸞文素錦襪絳五采為花若鳥者素錦半袖小笏皆綴巧功良今工之為不能也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苦信必咸賞而已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理也暨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丞曰權文公視此詔當泣曰君臣之際乃是邪端符既畢觀中若有物擊側其心者於王帶見遠方致物而上不專有以賜有功也於文錦衆物見其時

之工志功不志靡也於賜公子以皇子衣服見視臣如友而游兒也於詔証討見擇將材付將職也上嘗不曲制其事旁他可動哉於公問公疾見上蒼憫公如家人之視子姓也公之勞烈如其大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吾不信也丞曰子觀吾故物異他人之觀一似動色隱心者於霜露變時每閱省是物人雅謂子工文辭幸為記吾得觀以慰吾慕思也故日記衛公故物

養竹記

白居易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為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開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屨及于亭之東南隅見叢竹於斯枝葉珍瘁無聲無色詢乎關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繇是筐篚者斬焉箠者刈焉刑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未嘗蒼蔚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剪棄若是本性猶存乃芟翳薈除糞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猶愛惜之封植之況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之於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于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剡竹記

劉寬夫

左史院近宸居之正地直日華之東偏俗塵不飛人意自遠闕邃幽閑似非官曹有竹一叢翠接階所其虛中絮外之操隆座祛煩之能紫微郎高公嘗賦之固以備盡然而歲月滋久蔓行浸淫大小相依高下叢茂俾日光不透陰氣常凝膜色為之早來陽春為

之滅胸四序不正一庭常昏蚊蚋曹飛雀鷄自遂披圖散快觀覽不快二年冬侍軒之暇載筆之餘偶步庭除病其蔽翳因命斤斧將治其蕪沈吟即時乃用申諷且謂其徒曰礪爾器用端爾操執慎爾區分其有質微而葉環葉蒼者去之從風而不能自正者去之大而倚者去之聚而曲者去之竅而不能備笙壘之用者去之挺而不能棲鸞鳳者去之其有羣居不亂獨立自持振風發屋不為之傾大旱乾物不為之瘁堅可以配松柏勁可以凌雲霜密可以泊晴煙疎可以漏宵月嬋娟可詭勁挺不回者爾其保之既而芟翦畢功繁蕪盡去者存者邪正乃分不來旬扶疎一林歷歷可見有清風澡慮之效曠日明姦之機檀藥風生韻合宮徵君子是以知竹箭之美尚科別之功即其他不俟言而詳矣或以斯為小可以伸之因紀一時之妙筆而述之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七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八

歲誠銘 卷四十一首

吳興姚

鉉

纂

歲二十五

大寶歲 張蘊古

丹辰歲 六首 并序 瑞歲 孫朴

兵歲 梁肅

太倉歲 李商隱

獄歲 張說

縣令歲 古之奇

縣令歲 元結

五箴 并序

動靜二箴 皮日休

行已箴 李翱

視聽箴 沈頰
暗室箴 歐陽詹

誠八

三誠 柳宗元

水壺誠 姚元崇

執秤誠 韓愈

執鏡誠

守誠

敵誠 柳宗元

銘八

幾銘 權德輿

門銘 盧仝

二銘 并序

櫛銘 盧仝

藏劍銘 潘存實

座右銘 白居易

程程銘 裴炎

張蘊古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惟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上貢其所求具案陳其所唱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聲而入蹕四時調其條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任固念丘其糟而他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修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

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魏魏蕩蕩微漢高天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宵臆掄奸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鑿者奸卑自生勿運運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黼纁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關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丹辰歲六首 并序

李德裕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跡疎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尚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著大明賦以諷頹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張敞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遐徼尚竭誠盡親不避尤悔况臣嘗學舊史頗知箴諷雖在疎遠猶思獻替謹稽首上丹辰六箴具列於後仰塵睿覽伏積兢惶

宵衣箴

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雜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千陰為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理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游尚不懷安及黻莊色能正不冠揚

阜慨然亦譏縹緲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祥所難

罷獻歲

漢文罷獻詔還駮駟鑿幹徐驅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已程
表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為麗慈倫為美不過天道斯為至理

納誨箴

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驚沈酒舉白浮鍾魏
敬修伏麥宵作官忠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視為瑣是謂寒賤

辨邪箴

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護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敬過周成上
書知詐昭茲得情班蓋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防微箴

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蹶非可遽數玄
服莫辨觸瑟始仕栢谷微行豺豕塞路觀貌獻殮斯可戒懼

手詔箴

手詔蒼曰處厚賦勤勤選登示可謂焚香納忠至矣
眷言善政想歎在懷御之宗門累著聲績冠內庭者兩代襲侯伯
者六朝果能激愛君之誠諭詩人之旨在遠而不忘忠告諷上而
常深慮微博我以端躬約余以循禮二復規諫累夕稱嗟致之座
隅用比韋弦之益銘諸心膺何啻藥石之功御既已投誠朕每懷
開諫苟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既遐眷矚何已必當勉已以副深
誡

瑞箴

孫朴

國之將興妖不足憑國之將亡瑞不足良四靈之長莫極於龍夏
德將衰島降雌雄桑穀生朝殷道復昌麟出豈妖孔氏云周公
相周越裳獻雉安漢相漢越裳復至白魚躍舟鸞鸞鳴岐殷人聚
喜周人聚悲素靈夜哭五星聚緯秦謂之妖漢謂之瑞彼瑞此妖
顛倒如是妖至而防瑞至而狂恃物滅德未或不亡我作此箴敢
獻哲王

兵箴

梁肅

皇道無名帝治有征故效天殺作為五兵曰王及霸功濟天下威
實助德伐乃除禍逐鹿于原戰龍在野大寶斃砲非兵孰可動如
決河靜逾滅火蒼蒼萬姓懸命在我所行者師所統者德功本乎
義不本乎力順之曰聖逆之曰賊成敗存亡解不是則眾不足恃
勝不足保武王一戎奄有九有紂之百克其卒無後故長民者無
曰我強莫子敢元尋邑百萬覆乎昆陽無曰我大莫子敢制陳吳
攘袂蕩氏大潰武不可詭詭則必窮兵不可廢廢則終凶故曰天
下雖平忘兵則危不教民戰且謂棄之齊桓矜衆九國以離徐偃
仁義本邦亦傳傳美止戈易稱以律古之睿智神武不殺治亂之
機繫於杪忽壯直且順執云我遇旅臣斯箴敢告執鉞

太倉箴

險哉太倉險若太行彼懸車束馬為陟高岡此禍胎怨府起自斗
量無小無大不可不防澄波萬頃不廢汪汪火烈人畏不廢剛腸
曷若寬猛處于中央泉穀之地勿言容易貪夫徇財有死無二御
黠馬銜不得不利下或諛我過人之聰是人甘言將欲相壘下或
誘我秋毫必賂是人甘言將欲相壘長如欲戰莫捨強弩長如獲
禽莫忘縛虎衆人之言有說有真如彼五味有甘有辛口自嘗取
無信他人天生五色有白有黑目自別取無為人惑而況乎九門
崇崇近在牆東天視天聽惟明惟聰問禽合斗解何以用銅取寒
暑暴露不改其容亦象君子介然居中終日戰慄猶懼或失銜用
何利銀之以清虎用何縛縶之以明弩用何射發之以誠俾後來
居上無由以生有餘不足無由以爭心為準樂何憂乎不直不平
各敬爾職一迺心力倉中水外人馬勿食陶母反魚以之歎息豈
無他粟豈無他芻豈或似珠不可不虞倉中役夫千選萬途築黠
為炭眊盱為鑪慮事成象無有定模紋秘指使慎勿以呼實朋烟
姬或來讒話倉中酒醴慎勿以貫海翁無機鷗故不飛海翁易慮
鷗乃飛去是以聖人從微至著不遺忠恕借借貸資此門先塞須
防蒼蠅變白作黑嗚呼孰慮孰圖昔在漢家倉令淳子致令少女

李商隱

險哉太倉險若太行彼懸車束馬為陟高岡此禍胎怨府起自斗
量無小無大不可不防澄波萬頃不廢汪汪火烈人畏不廢剛腸
曷若寬猛處于中央泉穀之地勿言容易貪夫徇財有死無二御
黠馬銜不得不利下或諛我過人之聰是人甘言將欲相壘下或
誘我秋毫必賂是人甘言將欲相壘長如欲戰莫捨強弩長如獲
禽莫忘縛虎衆人之言有說有真如彼五味有甘有辛口自嘗取
無信他人天生五色有白有黑目自別取無為人惑而況乎九門
崇崇近在牆東天視天聽惟明惟聰問禽合斗解何以用銅取寒
暑暴露不改其容亦象君子介然居中終日戰慄猶懼或失銜用
何利銀之以清虎用何縛縶之以明弩用何射發之以誠俾後來
居上無由以生有餘不足無由以爭心為準樂何憂乎不直不平
各敬爾職一迺心力倉中水外人馬勿食陶母反魚以之歎息豈
無他粟豈無他芻豈或似珠不可不虞倉中役夫千選萬途築黠
為炭眊盱為鑪慮事成象無有定模紋秘指使慎勿以呼實朋烟
姬或來讒話倉中酒醴慎勿以貫海翁無機鷗故不飛海翁易慮
鷗乃飛去是以聖人從微至著不遺忠恕借借貸資此門先塞須
防蒼蠅變白作黑嗚呼孰慮孰圖昔在漢家倉令淳子致令少女

上訴無辜陷身至是不亦悲乎敢告君子身可殺道不可渝

獄箴

張說

官有決曹茲法獄匪惟議罪亦以防欲所貴仁恕非於害東吏荷吹毛人安指足古之為王是戒是罰茫茫率土蠢蠢羣生賢愚中難真偽相傾若魚之駭如鳥之驚不能無犯宜持以平或大或小時重時輕無以快志期乎得情執曰非重國之政今執曰非輕人之性命虛則招外寬則納慶宜慎宜恤可畏可敬為獄則固為牢則幽晨嚴管鑰夜密更籌寂寂圓土疊疊繫囚求食搖尾見吏垂頭自昔立名此為非所逼監狹室欲傾漏宇冬有祁寒夏多隆暑焉可失入焉可妄處勿謂無妨勿謂無傷匹婦含怨三年元陽匹夫結憤六月飛霜可以安危可以興亡敢告司憲無輕國章

縣令箴

古之奇

咨爾多士各司厥官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寬則人慢猛則人殘寬則不濟猛則不安小惡無為清流成池片言可用毫末將拱禍既有胎德豈無種鏡不自照祇能鑑物人不自知從諫勿拂忿不可縱貨不可贖贖貨生災忿縱禍速勿輕小人蜂蠆有毒勿輕小道大車可覆勿謂剛可長長剛者亡無謂柔可履履柔者恥剛強有時柔弱有宜時宜克念願在深思不恕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清無為惡行無逆善名保此中道無成不成過客箴士翼申同聲如山之重如水之清如石之堅如松之貞如劍之利如鏡之明如弦之直如秤之平

縣令箴

元結

古今所貴有工之官當其選授何嘗不難為其動靜是人禍福為其嗟嗚作人寒煥煩則人怨猛則人懼勿以賞罰因其喜怒太寬則慢豈能行令太簡則踈難與為政既明且斷直焉無情清而且惠果然必行或曰開由上官事不自我辭讓而去有何不可誰欲字人贈君此箴豈獨書紳可以銘心

五箴并序

韓愈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無勇也平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召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千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千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為嗚呼予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邪而嗷嗷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屬屢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止悔不可為思而思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悖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蔽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維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祥維維之大幾如是焉而不顯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憤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睡睡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掩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掩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辱則宜然

動箴

皮日休

動生於欲行生於為欲則不妄為則不疑吾道未喪于何不之勿

生委世有爵必危勿居亂國有祿必尸住無市怨去無取咄跡無
露顯名無求知聲無取猜舉無致疑坦道如砥履過羨煎四海如
家去刺熱維日慎一日念茲在茲

靜箴

宜默默惟道之域處不違仁居無悖德勿欺孩孺衣冠失則勿
慢卑祿語言成隙深山雖樂豺狼爾極深林雖安虺蜴爾盤居不
必野性之寂止不必廣惟心之適勿微乎名要乎聘昂勿矯乎
節取乎祿食躬雖以安若敲鋒鏑味雖以甘若含冰藥成吾高風
惟靜之力

口箴

姚元崇

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為詩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
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默澄神之極去其去泰居物之外多言
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活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
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為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掉爾舌
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敬之慎之可大可久敬之伊何三
命而走慎之伊何三緘其口勗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
韋玄

視聽箴

沈頌

人一其視而不一其明故目有時盲人一其聽而不一其聰故耳
有時聾蓋目之盲由物亂其睛耳之聾由聲惑其聰且王者咸知
其王也石者咸知其石也砥砥亂焉宮者咸知其宮也商者咸知
其商也而鄭衛惑焉夫人者孰欲棄真而取偽背正而歸邪諒視
不詳而聽不審耳俾視不詳而聽不審者豈不以砥砥鄭衛之故
乎吁天下之大萬物之衆其亂目惑耳者非特砥砥鄭衛而已則
知非聖賢其不惑於視聽者稀矣

自箴

元結

有時士教元子顯身之道曰干時不爭無以顯榮與世不佞終身
自病君欲未權須曲須圖君欲求位須效須媚不能此為窮賤勿

辭元子對曰不能此為乃吾之心反君此言作我自箴與時仁讓
人不汝上處世清介人不汝害汝若全德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
方必正終身如此可謂君子

行己箴

李翱

人之愛我我度于義義則為朋否則為利人之惡我我思其由過
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不思乃陷于惑內省
不足愧形于顏中心無他曷畏多言唯咎在躬若市于戮慢誰自
他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禮是持自小及大曷莫從斯苟遂于此
其何不為事之在人味者亦知遷焉及已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
焉可期書之在側以作我師

暗室箴

歐陽詹

夫行以檢身非以為人無濇無佚其處宜一孜孜碩人寔宜暗室
罔縱爾神罔輕爾質遠茲小惡念彼元吉勿謂傍帷上蓋天鑒無
外勿謂後掩前局神在無形天不長隱神實正直神怒天誅未始
有極昔者趙盾假寐於莊天迴厥害鋤倪已亡又有符堅竊為制
度神欺其類奢蠅以呼天窺神窺人無不知神念天忿身無所隱
澗松抱節幽蘭以薰歲寒不變無人亦亦草木猶爾人其曷云戒
慎乎其不見恐懼乎其所不聞先師有言敢告夫君

三戒并序

柳宗元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棄物以逞或依世以干非其類
出我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于禍有客談麋驪鼠三物似其
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鹿畜之入門羣大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恒之
自是日抱就大者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大皆如人意
麋麋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為大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大畏主人
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見犬在道其最走欲以
為戲外大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終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舩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尤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懸然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跳跟大嚼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危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特甚以為已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大禁僅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次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櫥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繁繫與人並行夜則竊盪關暴暴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能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購僅羅捕之殺鼠如丘粟之隱處晷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哉

冰壺誠并序

姚元崇

冰壺者清絮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志平清夫洞澈無瑕澄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內懷冰清外涵王潤此君子冰壺之德也

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澈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割剝為務在上以財賄為親豈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必曝其鱗故君子讓榮不受辭滿為珍以備其德以全其言且觀其濁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龐參致水席皮洗幘緇袍空裏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在位祿厚官尊固當發廉勤之節寒會競之門冰壺是對炯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執秤誠并序

秤者衡衡天下之平也君子執之以平其心夫衡在天以齊七政在人以均萬物稱物平施為政以公毫釐不差輕重必得是執秤衡之理也

執鏡誠并序

執鏡取其明也夫內涵虛心外分明鑿物不可以匿詐體無得以逃形是以野鹿窺而慙山雞對而舞故君子是繪是畫要其之座隅蓋將照返回之心絕險詖之路也詩曰我心匪鑿不可以茹亦其理焉

守戒

韓愈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藩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藩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陷穿以待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峻其垣墻而內固焉鑄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倔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

感矣野人猷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有所不足歟蓋以為不足為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倔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備手哉責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敵戒

柳宗元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詭詭乃亡晉敗楚鄙范文為惠厲之不面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幸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秋益為渝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莊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葦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幾銘

權德輿

大和熙熙酌而用之旁魄變化皆生乎幾上合乾道萬物陰陽下為人紀百工咸秩游泳虛無合體運區乃卷乃舒與羣有俱沖用為工方寸為爐周行不殆造物何伴一以制動寡以理衆或行其道或藏其用盤桓利貞得時大行變贊財成粲然文明舒亘八極藏之無形山川出雲元氣冥冥故曰知幾其神孔父周文去聖遠矣時無其人見幾而作造形斯悟蘧生可卷額子殆庶物知至至節宜好惡無愆五事無汨百度靜之如淵運之如環得喪糾纏相望其間不見其朕莫知其然審而用之吾道實全

門銘

盧仝

貪殘姦諛狡佞許慢身之八殺背惠恃己狎不肖妬賢才命之四

孽有是有此余敢辭無是無此余之師一日不見余心思其人懼其人其交其難敢告于門

二銘并序

羅表

黃帝作巾凡之法孔甲有盤孟之戒太公陳鷗鏡之銘所以昭成敗而防遺闕也衮不敢追跡聖賢輒取枕杖二物而為之銘亦古之賤士不忘君臣之分也

枕銘

或枕或敵有安有危勿邪其思

杖銘

身之疲杖以扶之國之危賢以圖之

櫛銘

盧仝

人之有髮兮且且思理有身兮有心兮胡不如是

藏劍銘

潘存實

曾得劍匣而不持或怪之乃答曰直不可媚善不可害仁不可暴苟好是則利不在鋒鏃矣遂為銘曰

龍入泉星上天英雄神器蓄在人間於戲動不仁靜不德雖百鍊之鋼於愛身也奚力

座右銘

白居易

崔子玉座右銘予竊慕之雖未能盡行常書屋壁然其間似有未盡者因續為座右銘

勿慕貴與富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如貴賤安足云聞毀勿感感聞譽勿欣欣自頡行何如毀譽安足論無以意傲物以遠辱於人無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遊與邪分歧居與正為鄰於中有取捨此外無疎親修外以及內靜養和與真養內不遺外動率義與仁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吾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不敢規他人聊自書諸紳終身且自勗身沒貽後昆後昆苟反是非我之子孫

程程銘并序

裴炎

鄭元長水經注云武平封谿縣有獸曰程程後形人面頰容端正

學人語若與文言聞者無不敬歎其肉食之窮年無厭可以辟穀淮南子曰程程知往而不知來謂知人家性事及祖父名位阮汧云曾使封谿見邑人云程程在山谷行常有數百為羣里以酒并糟設於路側又受著履里人織草為履更相連結程程見酒及履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及呼名罵云奴欲張我捨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其味速乎醉因取履而著之乃為人之所擒皆獲輒無遺者遂置程中隨其所欲而飲之將烹里人索其肥者乃自推托泣而遺之左太冲吳都賦曰程程啼而就烹里人以餉封谿今曰何物曰程程惟與酒兼之以履可以就擒爾西國胡人取其血染毳罽色鮮不黷或曰或刺其血問之爾與我幾許程程曰二升果足其數若加之鞭捶問之則隨所加而得至於一斗弗如此未肯頓輪張薦孝廉好古之士於筭中出此圖相示賓客客覽之曰悲哉此獸何其愚也有僧去塵在座謂諸賓客曰彼獸獸也夫何足云竊見人而似之曾無悟矣四座引而問之曰夫財色名利溺人也曷若程程好酒乎爵賞祿位繫人也曷若程程愛屐乎饜餒致禍飾辭說兒者曷若程程推肥乎葢利生孽死而無悔者曷若程程含血乎子奚獨悲此諸賓饜餒政容而歎曰大哉高人之言也豈趨世利汨沒名務者之所聞乎敬萊斯言以為座右銘其銘曰

爾形惟後爾面惟人言不忝面智不踰身津陰佐漢李斯相秦曷若箕山以全吾真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八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九

吳興姚

鉉

纂

書一摺八首

論政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答張九齡書 姚元崇

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柳上宰相書 陸長源

論事於宰相書 李翱

賀崔相國書 權德輿

再上崔相公書

上崔相公書 劉軻

張九齡

上姚令公書

日月左拾遺張九齡奏記紫微令梁公閣下公登朝堂運天下者久之矣人之情徇事之得失所更迭矣非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術以此道也忍棄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為聖朝之佐大見信用渴日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侯既遇非常之主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如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臻朝暮義野之時何云伊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舉朝之眾傾心前弊未盡往往擬讓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果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苛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為知已而必碎謙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濬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恒能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語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情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斯便謂盡私於此輩其有讓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遊無以求售明主在上君侯為相安得此言由出其口

所以爲君侯至惜且人可誠感難可戶說爲君侯之計謝媒介之徒即雖有所長一皆阻抑專謀選衆之舉息彼訕上之失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誇美如自修修之至極何誘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殊潛壁匿無光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安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於其類人焉廋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爲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爲臣矣此君侯之度內耳安用小人之說爲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通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而已也願無以人故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答張九齡書

姚元崇

忽辱賤翰喜慰兼集退惟自省慙懼亦深實智力之所不逮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材素非經濟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惟以直道爲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官三朝年逾一紀凡所稱薦罕避嫌疑實有裨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對則天世已被流言行之有恒久而自辯近蒙獎擢倍勵驚庸每以推賢進士爲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豈楊橋之或用及解狐之可爲而慙慙之徒未足矜察嗷嗷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聰俯仗神道既不得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慮亦死爲明矣復惟不敏敬承厥休時富座銘永爲身寶元崇頓首

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柳冕

冕再拜上書相公閣下非得蔣起居書伏承相公以冕論房杜二相書并答江西刑政論共四本以付史館冕惕然自失懼辱相公之厚意遂取舊本刪改數處愧無運斤之妙徒有傷手之責謹隨狀獻上退而自慙去年又續奉相公手疏以國家承文弊之後房杜爲相不能反之於質誠如高論又以文章承承庾之弊不能反之於古愚以爲不然故追而論之以獻左右且今之文章與古之文章立意異矣何則古之作者因治亂而感哀樂因哀樂而爲諷歌因諷歌而成比興故大雅作則王道盛矣小雅作則王道缺矣

雅變風則王道衰矣詩不作則王澤竭矣至於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反皆亡國之音也至於西漢楊馬已降置其盛明之代而習亡國之音所失豈不大哉然而武帝聞子虛之賦數曰嗟乎朕不得與此人同時故武帝好神仙相如爲大人賦以諷上讀之飄飄然反有凌雲之志子雲非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子雲知之不能行之於是風雅之文變爲形似此與之體變爲飛動禮義之情變爲物色詩之六義盡矣何則屈宋唱之兩漢扇之魏晉江左隨波而不反矣故蕭曹雖賢不能變淫麗之體二荀雖盛不能變聲色之詞房杜雖明不能變齊梁之學是則風俗尚繫在時王不在人臣明矣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別是一技耳當時君子恥爲文人語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文章技藝之流也故夫子末之是以四場前陳以德行經術名震海內門生受業皆一時英俊而文章之士不得行束脩之禮非夫兩漢近古由有三代之風乎惜也繫士風而不本於王化至若荀孟賈生明先王之道盡天人之際意不在文而文自隨之此真君子之文也然荀孟之學困於儒墨賈生之才廢於絲漚道可以濟天下而莫能行之文可以變風雅而不能振之是天下皆惑不可以一人正之今風俗移人久矣文雅不振甚矣苟以此罪之即蕭曹輩皆罪人也豈獨房杜乎相公如愛其文即先變其俗文章風俗其弊一也變之之術在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惟尊經術卑文士經術專則教化美教化美則文章盛文章盛則王道興此二者在聖君行之而已冕再拜

上宰相書

陸長源

月日太中大夫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防禦使陸長源謹奉書相公閣下相公以命世之略應佐時之器發文苑之鴻猷繼台庭之盛業聖上傾心以待相公之啓沃天下側耳以待相公之政理豈得與房杜異日而不與蘇宋同年哉某比在朝廷接君子之步武聽哲人之語言區區之誠願盡於此今上聰明英武自漢

魏已來賢君哲后未有如今上者自臨極已來宰相未有如房杜
 蘇宋者何偶聖之有期而得賢之無路蓋有此也夫誠人之失亦
 由端其躬而後求影之直故宰相者導至人之本稽政化之源正
 辭以固之平氣以待之物有其官官得其人則提綱而綱目張振
 領而毛舉舉至如移制度評軍國事關社稷者斯在宸衷猶望宰
 相自古况今獻可替否且餘朝廷之常典羣司之關務弛張由於
 下筆指顧在於一言使政歸常典理華前弊和氣決於下清風穆
 於上自然宰輔之事行弼諧之義暢何必捨其易而攻其難犯龍
 鱗之不測蹈虎尾而莫顧哉其宰相之寄也在於用賢賢不濫而
 人自理次於秉政政不悖而國自安用賢者除改是也秉政者賞
 罰是也其用賢也絕黨與捨憎嫌使章弦各施輪轉適用頃者之
 用人也聲利以撓其心受惡而昏其識以枉為直破駭為圓除改
 出於門庭賞罰隨其情欲求道行事舉其可得乎且尚書六司天
 下之理本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虞木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
 穀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秘書不校勘著作不修撰官曹虛設
 祿俸枉請計考者假而為資養聲者藉而為地一隅如是諸司悉
 然欲求綱目張表毛舉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也且棟榦者正之
 則屋無壓焉之懼疾其者攻之則人無後沴之患正傾在於良匠
 攻疾在於良醫故政化失諫臣得抗疏以論之敗累與當官得持
 法而繩之諫臣須寒暑匪躬之士憲官須孜孜嫉惡之人今悉求
 溫潤美秀沈默弘寬者為之蓋北轅適楚圓鑿方枘欲求扶傾愈
 疾其可得乎貞元初兵戈初解蝗旱為災邑多逃亡人士殍屢至
 使官厨有關國用增艱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
 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
 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
 天子之食日舉以樂今歲豐年稔穀感傷農誠宜出價以歛糶實
 太倉之儲豈可慢易於豐賤之日危急於凶荒之際比年國家和
 糶始不得人文帳空去存倉廩不實是由賞罰之典曠茲濫之吏生

此亦宰相擇人之過也某之州戶口減一萬兵數無二千夏率供
 秋秋率供夏夏四氣或乘一歲無年實恐投姦有虞為累非淺况
 率土州縣其事略同古人云早則資舟雖在豐稔之時須為凶險
 之備此亦宰相之職也蝗旱之時聖上優嚴縣洞察親擇臺省十
 人出為畿令其後京畿精理皆擢以大郡則聖上旌賢賞功之意
 也頃來度支勅符皆云刺史縣令以戶口減殿一人賦欵增最一
 人與者審騰於廡廟嫌者沈淪於草莽欲求其為惡者懼為善者
 勸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也况今北虜和親廣費轉甚西戎作梗
 邊鄙未安所望求方邵之才選甘傳之將聯管朔裔復河外之城
 振旅遼中收隴右之地且田單匹夫也敗樂毅乘勝之師謝文書
 生也破麻秋勁銳之卒豈有其時而無其人哉在用與不用耳此
 亦宰相之職也太宗得房杜貞觀之政成玄宗得蘇宋開元之業
 恭今相公居廟堂之上當台衮之任與房杜蘇宋列於青史寧肯
 昵親愛行肺腑踵履車之轍哉其齒髮向衰志力由在遇賢相逢
 明時亦願一豁平生少展微分不然者老於泉石亦求仁而得仁
 其再拜

賀崔相國書

權德輿

伏惟大方全德自中發外蘊為志氣播為事業然則卓庶生物操
 持化權結於衆心焉日固久且大賢之出處天下之否泰也故詔
 下之日人人相應又早歲後觀皇極緒論玄德志孤雲賦淒風詩
 伏讀累日備見精慮之所至言理亂者多推世運於必然殊不知
 地張變化存乎其人而已自古哲賢之徒或志尚不展鬱鬱當世
 長歎痛哭於是乎作伏惟以常所感舉申於盛明使三辰光潤萬
 方軌道實指顧豈逃殺中且以西漢公輔言之蕭曹以清靜熙
 帝戴良平以諷明贊王業至宣帝時則魏相通故事兩吉知大體
 斯皆章章可言者也洎夫張蒼之律曆孫弘之文章韋賢之好學
 平當之有恥然亦號為賢相抑又次焉至若匡張孔馬服儒衣冠
 被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青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齷齪

備位故身名借浪未此數子者豈不粗知君臣之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有時無功可不謂大衰乎又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訓顧多幸獲臂炳然之文又備承餘論有以見大君子遺辭發慮弘裕博博者矣惟德與功實在今日洒天下之耳目復萬物於全性在丈人踐而行之守而終之而已不宣某再拜

論事於宰相書

李翱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見己道之行不見己道之塞日度一日以至於熱退奄至而終不能先自為謀者前後皆是也閣下居位三年矣其所合於人情者不少其所乖於物議者亦已多矣茲邪登用而不得知而不知不能去柳必為刺史疏而不上韓潮州直諫貶青諱而不得知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矣閣下尚自怒以為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其所失何足遽自為去就也切怪閣下能容忍亦已甚矣昨日來高枕不寐靜為閣下思之豈有宰相上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終不信閣下天資畏慎又不能顯辯其事忍恥署勅內愧私歎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我果為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邪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為相以為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為相以為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可為相亦以父中書未嘗無宰相然則果何必於房杜姚宋況道不行雖臯陶伊尹將何為也房杜姚宋誠賢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心所為賢者終不敢不進其心所為邪者終不敢不薦而許敬宗李義府同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智力必不足以排之矣則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恕苟安於位乎以閣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慮已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明已私而他人公勇易斷也承閣下厚知受獎擢者不少能受閣下德而獻盡言者未必多入幸蒙以國士見自十五年餘矣但欲自竭其分耳聽與怪在閣下裁之而已

上崔相公書

劉軻

當今帝堯在上夔龍為相犬戎新逐三晉四戰之地無梟獍狼子是宜徵福者爭歸賀於相國某獨不敢以是心同衆人之唯唯思有以一跪吐而未果者誠以相門尊高非布衣可以私謁其或關衡石輕重非先書導誠素則無以為也然而憚是心不為身有所祈輸誠於相公得不以常常之心憚其持意邪陸生有言曰天下安注意誠相今屬兇擊新夷恭階初平天下之懸懸其心復魏文貞房梁公姚梁公宋開府致太宗玄宗故事若啼嬰兒哺養是望者獨相公是以聞相公以是為心即房宋不死二宗之道盡得施於上矣語不云乎雖有磁基不如乘時自用武以來至于今日不謂無時得其時而不乘之以貞觀開元治平之勢則勢之過如發矢耳此所以為相公惜是時之難再也且天下欲上如二宗待相公而肖之耳今相公豈不待天下之士而坐為房宋者也又非有其時無其人與時偕有矣豈可厚誣多士謂無一可與言房宋故事者邪昔宓不齊邑不方百里師五老而友二十八人齊桓公為諸侯盟主有坐友三人諫臣五人舉過者三十人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勞所執贊於窮閭隘巷者七十人彼一聖二賢擊下戴上非獨責成其心而天下之人故至于今稱焉聖賢況當相公首築太平之基焉知夫有心者不磨勇衰氣待相公呼而出之耳今云云論者見犬戎退邊不數十里便謂邊無可虞虜無能為見趙魏之地死一帥易一將便謂天下無事廟堂可以高枕此豈知相公弟欲因前之無事不欲為魏魏蕩蕩之績乎抑其聞宰相之事必以天下為言以衡石言之豈不資天下錙銖輕重為乎學者邪以鼎實言之豈不資天下水陸飛走為滋味者邪若輕者雖有生之微豈不資衡鼎之一物乎伏念自知書來恥不為章句小說桎梏聲病之學敢希趾退蹤切慕左丘明楊子雲司馬子長班孟堅之為書故北居廬山亦常有述作幸當相公調元厚生之次不使一物不遂其性一夫不獲其心是宜天下褐衣之徒孤立藝進之

秋也謹獻所嘗者隋監一卷右史十卷伏希極務之暇賜一覽讀
恩幸思幸軻恐懼再拜

再上崔相公書

劉軻謹再拜相閣下先獻書三日軻將出通化門其心邊遽然
若虛其腹如未厭其食者且曰今嗣聖重光相公登庸天下表誠
蓄志之士將不遠千里願獻計於相府者固多矣適會其時得觀
光輦下云欲出東門歸江湖業為儒生閱天下利病苟無一詞聞
天下善否將何以見江漢之士故退於逆旅思有以效誠於相公
者伏念挈鉞負薪之言古人不遺相公其遺邪某自惟駁耕窮書
或得侍坐於播紳長者洎屬文駕說之士每議及國朝相府間事
言貞觀則房魏言開元則姚宋自貞觀數十歲至開元中間豈無
房魏之相邪自開元數十歲至于今中間豈無姚宋之相邪何說
者局於四而不至於五六邪豈無繼之者力不足而追不及邪將
力足追及而曰非大有為之時而不能為之者邪某嘗試言之矣
夫北轍適楚南轍適晉是不可到日暮途遠是豈力不足進不及
邪不繇其道故也然則非說者不屈指五六而局於四也古天子
以天下事歸於相府相府以天下事為己任故伊尹自負以天下
之重周公亦潛心在於伊尹耳故曰周公兼三王以施四事夫周
公之潛心於伊尹而不愧乎伊尹獨伊尹取其君不及堯舜故其
心愧恥夫其存心直下千歲無人嗣續惟梁公鄭公高視千載不
上始潛心於伊尹且亦惟恐太宗不及堯舜故德謚以經諱天地
曰宗為不祧之廟至姚公宋公又潛心於房魏亦惟恐玄宗不及
太宗故致時雍復貞觀治平之風焉某請梗槩姚宋舊事而言之
諸說以姚之為相也先有司罷冗職修舊法百官各盡其才又奏
請無赦有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於是上責成於下下權歸於
上上下下交而天下泰矣故曰姚善應慶所以成天下之務宋之為
相也以彌綸為己任亦以筆硯專隨故曰宋善守文所以持天下
之正繇是四十年間威振四海教加百姓政歸有司綺繡羅純之

家詰諷不行而戚里束手矣故生於開元天寶之間自幼強仕
女有家男有室耳不聞鉦鼓自不識兵革故玄宗無為恭事玄默
而已矣今上新嗣大位相公新揭大柄必欲盡天下善美以調和
鼎味真所以沃天心而福眾庶也某知相公固亦潛心於姚宋亦
恐聖君不及玄宗為夫姚宋潛心於房魏而巳無愧於房魏今相
公已潛心於姚宋詎得有愧於姚宋邪夫惟無愧實在應慶成務
守文持正踐其跡必至其所至俾後人談者自四公而加相國
焉相公必以是為心某知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者有四矣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今緣邊八鎮之士聞六軍之上者有四矣
賜莫不開口以待哺將欲實餘勇以壯邊勢惟恐不厚於六軍之
賜矣此亦賞過乎功者不得不搖心也非所謂至賞不費賞明而
教行者也某切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也聖上自儲副
即祚蓋三代不刊之事雖巷兒街童知其必然彼貪天之功者以
為房閻永巷北宮貞伯子之能事必陰教是謀出一時之策畫寵
以懷黃垂組不謂無恩矣脫或天光獨私恩無與對使權量天下
輕重以專備顧問雖賢如史游納忠勤心恐必漸弘恭之勢矣古
之賢聖遇禍於未萌芽而滋之恨著而不可拔矣某謂相公未得
高枕於廟堂之上也昔西京初留侯議高祖表用蕭曹故人東
漢初鄧禹戒光武以功臣專任貞觀初太宗自秦府登極有上封
事者請以秦府舊兵追入宿衛太宗曰朕方以天下為家惟才行
是取向新舊為夫以一家國為言誰能無私必以天下為言孰非
王人而以家國之私於天下也范曄云舉德則功不必厚秦勞則
人或匪賢必處非其地非所以優貧而見惜其功也故姚宋所以
無任功臣以政其在茲乎是以門閥誰一與長閑此某切謂相公
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也日者有自邊兵來曰凡事閎於目而
可實於口非鑿空架虛事游談者也且國家所以禦戎狄為邊垣
者朔方為大夫朔方去戎虜不數百里而近使胡塵不至於亭障
者實以邪淫之鎮虜不敢東顧自燕盜已來惟朔方多軍功內以

遇不軌外以拓胡虜故朔方之於朝廷雖手足之扞頭目不足過也此者森回秉政司計者析秋毫以刻肌膚非紅粟腐帛不及於邊兵無糧甲之服以赤肉冒流矢者駢門皆是統率者雖章連十上帝閣九重留中莫聞至有抽刃垂頸祝鵲禱死貴為節制猶無慘若是矧責由卒隸尚安能固其生與戎狄攻關邪今鈞怨者既逐新恩已大洽相公必深惟前弊思有以矯之之術以廟筭決勝授成策於邊將者古人以天下諭一身以四邊同支體以中國視心腹支體有疾心腹安得無憂乎善言邊兵者以河隴不如燕薊燕薊不如朔方朔方軍之地連險小雜虜俗習騎射擊軍者非其父兄則其子弟故所以無對於諸軍矣今之存者皆諸軍遷徙或叛孽殘寇之餘遠鄉里別妻子執戈卧甲坐不遑暖胡塵一起連頭應召必無美利以啗其欲必無爵賞以磨其勇以之防塞可謂連雞矣此其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四也古之相天下者獨勞一身役一心範天地而俾無遺事於天下也蓋存乎任使而已矣傳曰使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又曰使智者佐仁者此舜所以穆四門而貞元首者也其所以首多士之伍進希相公必首而納之然後開平津之閣待白屋之士且問曰計安在知致理致君之策駢肩出於門下矣若然者吾君不愧於二宗相公不愧於四公何有力足以追而曰非其時而不為之者邪此小生汲汲於私心誠在乎此切欲使後之秉史筆者直書蕭相國故事亦以無愧辭於史官焉其不勝區區之志唐突尊重伏惟於其意而宥其罪其忌懼再拜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九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

吳興姚

欽

纂

書啓二卷一十首

論兵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李翱

上宰相公書杜牧

上宰相公書林龜

上宰相公書李翱

上宰相公書李翱

上宰相公書李翱

上宰相公書李翱

上宰相公書李翱

上宰相公書李翱

上宰相公書李翱

上宰相公書李翱

上宰相公書李翱

上宰相公書李翱

上宰相公書李翱

上宰相公書李翱

上宰相公書李翱

上宰相公書李翱

上宰相公書李翱

上宰相公書李翱

上宰相公書李翱

上宰相公書李翱

上宰相公書李翱

上宰相公書李翱

上宰相公書李翱

上宰相公書李翱

上宰相公書李翱

愚嘗十分天下之事知其弊者太半二年冬輒獻書思相公正而行之嗟乎無位而言輕相公猶未為行其切者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臂之附體豈不固歟臂之不存體將安舒愚以此輒敢重陳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林龜

利病思相公念而行之當昔漢室彼為內府囊駝走馬曾不虛日
 咫尺萬里煙塵不動是以司馬遷班固得弄刀筆夸大漢功德炳
 然與三代同風洎房杜佐太宗文皇帝刻革凶孽天下廓清姚宋
 佐玄宗明皇帝聲明文物照耀殊俗後之輔弼不能嗣守故我疆
 我理腹於犬羊嗚呼今所殘者惟北抵幽郊西極汗隴不數百里
 則為外域可不痛哉可不惜哉且馭馬者必右執策左執綏恐其
 有非常之患也儻若臂不勝力體不安坐則踉蹌立至豈惟泛駕
 乎此事雖小可以喻大相公得不念之乎愚嘗出國西抵于涇原
 歷鳳翔過郿寧此三鎮得不為右臂之大藩乎自董藩維擁旄鉞
 者殆數十百人惟故李司空抱王曾封章上聞請復河湟事亦旋
 寢功竟不立爾來因循誰復尸之故朝受命而夕寢日貴富而
 月驕慢跨廣衝而羅甲第指長河而固胤嗣士卒窮年不離飢寒
 以月繫時力供主將死則已矣賞終不及如棄鳥獸附於藪壤故
 死者飲恨於地下生者吞聲於邊上五十餘年無收尺土之功者
 豈朝廷不以為慮乎命將不得其人乎愚以此竊知不惟土地未
 可復且慮天戎馳突不一日二日則彼三鎮強者閉學自守弱者
 棄壁而逸豈暇為國家以禦戎虜乎愚所謂臂之不存體將安舒
 今刁斗不聞煙塵不飛蓋宗社之靈也豈禦守者之有功乎且食
 租則可以備飢衣稅則可以禦寒衣食足然後可以教攻戰朝廷
 既切念邊軍不遑終夕飛輓粟常恐後期然而荷戈負戟者終
 歲而餓其來已久時莫能更難度支有兼知之名節度有營田之
 目皆以貨利相誘彼貨公之賔僚悉皆和糴斗粟必欺於丈素一
 言可致其贏金如此則士卒不得不飢寒將帥不得不奢侈欲其
 攻戰其可得乎此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也其可謂之禦戎乎伏
 料相公亦已垂意矣愚竊謂弊既久矣可革而化之化之之術在
 相公暫迴頃刻之慮思之思之得人則如班超之儔不難得也相
 公必命將取其封錫已榮者則封錫已榮矣彼復何求以此戰不
 勉攻不得何莫不由斯人之徒歟因此言之則又不唯安邊之未

得人也相公必以為人不易知儻斷然有一介之士敢露肺肝相
 公復能特達獎拔俾為千夫之長得以自置於秦隴之外接彼犬
 戎之域三歲考績能則優獎否則擊戮已乎此賈生終童感激於
 前跡其慷慨不為不至蓋時之不見信也不知相公以愚此言為
 率爾乎以其斷然一介之士亦能成功立事乎且天下巘居谷隱
 之人悉皆有心但用與不用也假如登奉常之第者未必盡能文
 章為牙門之特者未必盡能威敵况漢之為漢多有異材豈唐之
 為唐獨無奇士也伏惟高之

上周相公書

杜牧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
 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
 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詩大雅維清象舞之
 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
 刺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受殷王專七年五伐留戰陣刺伐之法
 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之禎祥周
 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
 莫若鈞撻衝壁今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為之詩大雅猗公皇矣
 美周之詩曰以爾鈞撻以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
 此實文王伐崇墉傳于其城以臨車衝鈞撻其城文王親自為之
 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武王之
 功德乎故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
 國有暴亂橫起戎狄乘其邊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
 兵不知儒者竟不可知兵乎竟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
 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
 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于西方此乃鍾鄧伐
 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兜荒微關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
 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
 伐虜騎兵取於山東所謂翼之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

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騎百不當一是不知人事也天
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滅
樸楸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
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某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
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
為三編輒敢獻上以備閱覽少希鑑悉苦心即為至幸伏增惶惕
之至某頓首再拜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伏觀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樽俎之謀算
書已定而賤末之士蕪蕪敢陳伏希捨其狂愚一賜聽覽某大和
二年為校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歲不
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算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雜
耳徧徵諸道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
事須帖附地主名為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
弱心志不一既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為已
功小不勝則主人先退至有殲焉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
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
州軍不能因雲取城蔡州軍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
州唐州祇令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宜潤
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
不同淮西為寇僅五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
瓠復敗韓全義於澗上多殺巨軍四萬餘人輸贖財穀數月不盡
是以其人味為寇之腴見為寇之利風俗益固氣餒已成自以為
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濶取之固難夫
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鄉
公抱真能奮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
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榮卒中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
者即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為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

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
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旨祇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
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下因潛與監軍
相結超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其請且勿當此軍監軍曰盧
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
詔再拜舞蹈希皓迴揮同列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
史邇後漸蓄姦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啗沫及父虐死軍士留之
表請起復亦祇養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翼元烏重胤第五釗
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坐於軍門喻以禍福
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為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
月日留無夫吠況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
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入觀天下無事柄廟算者
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千攻之勞坐食租賦其來已久一
旦黜去使司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
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棄此首唱為亂中義一軍初亦鬱沸
及詔下誅叛使溫起居造宣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氣已
寒四方全師未頒中冬衣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手強項往往
諍語及溫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旨并疏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
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已還叛逆滅亡之明效辭語既畢無不懼
呼人衣短褐爭出效命其時用兵處處敗北惟昭義一軍於臨城
縣北同果堡下大戰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擣天飛者
賊之精勇無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
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礪州刺史張汶因劫監軍劉承階盡殺其
下小使此實承階侮媢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王承元出於鎮州
父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汶既因依承階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
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祇
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其副倅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
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自謂不絮淋頭竟至羞

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然直

言之說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

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北去天并關強一百里瀾州

關隘多山井泉可鑿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為壘下室其

口高壁深漸勿與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蓋河陽軍士素非精

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王司徒代居反側義一自盡

聞無事之日村落鄰里不相往來今六十年來世與昭義為敵訪

况熙烟威願奮可知六十年相讎之兵仗朝廷委任之重必宜盡

節以荅殊私魏博承風亦當效順然亦止於圍一城攻一堡刊木

堙井係疊稚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長駘上山徑擣上黨其用

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

祇以忠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州精甲三州宜潤二千弩手

由絳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月必覆其巢向者昭義軍糧盡在山

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土瘠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

州名為就糧山東糧穀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播虛之地

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東部宇文弼曰夫河陽

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成小山

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武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敬計

遂以滅齊前秦符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偉大破偉將慕容評

於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

周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鎮勳州王壁城今韓州故東西相伐

每由此路以古為證得之者多以某愚見不言劉稹終不能取貴

欲速擒免生他患昨者北虜纔畢復生上黨賴相公廟筭深遠北

虜即日敗亡僮使北虜至今尚存必邊猶須轉戰迴顧上黨豈能

討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黨又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

皆因攻伐未解旁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父也伏

聞聖王全以兵事付於相公某受恩最深竊敢干冒威嚴遠陳愚

見無任戰汗某頓首再拜

陸賈有言天下有事屬在將天下無事屬在相伏惟相公兼將相

之重任任執殺生之大柄蘊亦竊被教化忝在陶鈞之內四海安平

某則與歌虞贊魯之人為儔苟有妖孽某安敢不墮裂肝膽為相

公之腹心乎愚者一慮或有一得伏願相公少賜採擇焉道路云

云以為淮西兇黨侵犯疆鄙某伏料相公制置如在諸掌矣然則

舜有天下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欲天下之誠畢見矣乎津侯開

東閣以延天下士欲天下之美惡畢知矣伏惟相公抱赫赫濟時

之略佐明明聖上之朝某切願相公以平津之德致聖上廣帝舜

之道使天下之事可重而實諸掌則淮西之寇不足以為患矣某

幼讀書不求其解但見古人之有建功立事者心則慕之以是十

試藝於春闈竟不成名今為河朔一從事耳苟不自言其誰為言

於相公乎且人生天地之間必合達天地之性苟違天地之性者

是天地之棄物也今淮西兇黨是天地已棄之物相公誠順天而

誅可不偉歟某竊聆議者謂淮西兵強不與恒鄂兩軍掎角相應

此皆腐儒豎子之言不足與相公計大事何者自兵興已來僅六

十年人皆尚武多思功業彼或有逆此則有順以順計逆往無不

剋爰自國初垂二百年時有悖逆孰為存者今天下藩鎮六十甲

士百萬雖有依違未盡化者不四三所耳議者若以為申說言淮

蔡必強則陳許安得而弱乎況在人敵人彼亦人也以兵刃敵兵

刃彼亦兵刃也或示其弱則過不在士卒伏計此事以經相公心

矣某請徵四年冬出師討恒陽之事明之初王承宗阻兵盧從史

潛應天兵欲進賊必知之況內丘與臨城祇二十里北為賊境南

是天兵兩處傍山俱置死地堯山與高邑共據一川若盧從史必

議引兵直進則趙州高邑立可屠之此既不備彼又得計豈得賊

勢疆而天兵弱邪德宗朝韓全義統師自取退憲蓋綠淄青諸道

悉會用兵所謂闡濟盜糧不得不敗且兵以售死為效國以厚錫

為誠某竊知此者行營師徒苦役錫賚納於將帥饑寒加於士卒

上宰相元衡弘靖書

林蘊

欲其破膚其可得乎又朝廷獎用多藉舊人蓋取官崇或言望重殊不料彼已崇重更復何求以此取人往往皆失其軀賀相公昨者制置已得其人則陳許李光顏安州李聽唐州田秀誠功忠的立某亦素諳伏願相公任之不疑各委兵柄但絕常鄆兩處莫許知聞其餘連城惟在感激人一其性豈不易圖如此則相公之功不後郭尚父李令公之功也豈佐商輔周之德獨專美於前歟議者若以爲恒異強梁相公則有魏博澤潞制之矣淄青暴慢相公則有梁宋徐泗制之矣以天下無限之勇士破淮西有數之兇賊孰謂不可然則某又切願相公用其勇敢之士分巡諸道將帥有不用命者許以軍法按之士卒有被讎害者以其赤子併之如此則忠勇奮起姦謀自殄倒戈脫劍不日可期某又歷險難多見成敗比被劉闢欲殺無人薦論本使程僕射入朝之時再三邀請某以謂已出萬死固求一伸窮困踉蹌竟無知者程僕射禮意逾厚某又愛彼功名至元和十六年方受奏請既奉恩詔兼授憲官心期佐戎必擬立事自到河北首末四年羣情所難某意獨易蓋以朝廷典法率而行之道路皆知無不驚駭况留家口並不將去今年八月內蒙程僕射薦歸闕庭幾欲半年未蒙公論伏以西南東北兩處從軍自執庸愚不失誠節今當相公舉直之日是某幸得盡言之秋仰望陶鈞置諸倫品柔遠之道此爲事先不宣某再拜

上宰相安邊書

李觀

維初乾之精神之靈播五行爲五常而人得之離四氣爲四方而蠻夷胡貊得之五行合而成至和故宅中四氣備而爲匪人故在邊是亦太極遺世之智玄黃與成之心者乎聖人乘五行而允釐作九圍而外之五帝三皇禹湯已來不聞深入之征不紀薄伐之師殆繇鴻龐之風未甚流沖漠之澤未甚醜周秦之間天下始勞前有涇陽之侵踵有長城之徭周人逐之而已不常爲心秦人罔知天命連兵而警暴至於逆三靈捨生人元元螭虬黠僕駁奔始圖備胡之術卒覆守邦之人秦之事萬祀鏡哉漢孝武承業之盛

負才之雄隘幽夏解黎蒸將郭窮荒而寓都揚威四臨霆發電流歷載五六功患相傳誓誣慮殫兵老豐仍千時乃交和親之問還奔命之勤然已天下懸聲君臣與謀遂有鹽鐵車船權酌六畜之租與危矣哉不居之地不牧之人何苦如是哉矧乃乘秋之虜常存托虜之賦不除漢之事亦萬祀鏡哉唯皇唐操璇璣馭馭民而純天將二百餘朝更九聖運開中興縱橫六合上下天淵黜之倫莫不被仁獨大我跳梁滑我右陲僭之策曰辭親武之議曰宿兵和親則易攜宿兵則厚亡九聖之君前後病之然屬三方又安悉力一隅則右臂可斷六歲可俘太宗玄宗之時也厥後內寇數動國家一罷虜滋新謀土夫舊封伊頃迄今有加無事豈肯鼎虧折衝之資推轂無封疆之忠志士仁人是以累息而長歎且周曰儉狃秦曰胡漢曰匈奴然實非二蓋隨國而名之於今則曰吐蕃則正居庚方涉河而北履海而西宇宙絕絕危我全區亦不可得而制可斥而遠之觀今不能制也信矣斥之則何宜橫戎所向不廣千里扼盜之衝不越十處擇一虎臣練萬虎貴使制得自專權得自縱夫兵有專制則畢力將無分權則成功是則陰山可復泣虜陽關可復隔我何邊之不安焉今聖人朝在明堂晚在諸宮左右進退焉得知安邊之要哉雍熙大臣苟以小者近者爲懷不遑復思崇九廟之原哉且國家思復三方之民得以養之區區然如懼不周而忿生然寒卒纒徒終自有之愚竊恐戎無卻年矣邊無安期矣財有盡朝矣何者今國家一垂控戎累所暴兵兵不問堪將不擇良富守者爭險易當攻者避後先寇之來則棄民而相保寇之去則冒賞而稱庸此所謂戎無卻年矣夫戰陣多將則勢離攻守多將則不支以其勝不得盡有敗不得獨受故也至今聞有築城於虜踐蹙民於虜酒城適罷而寇裔民未居而囚拘警弓者卻行蒙甲者退趨此所謂邊無安期矣且虜不可以無兵而威兵不可以不戰而歸故明主得下征蒼蒼之產將軍得外娛悠悠之師此所謂財有盡朝矣然三惠始萌一言尚乎欲戎之可卻也不

願多分節與人願擇一人敢以近言之則關元朝哥舒翰之將是也欲邊之可安也不願歲更四方之兵願因其兵敢以古言之則漢光錯之策是也欲財之不盡也不願衣食供給山東願關邊田敢以古言之則趙充國之奏是也此則兵不得娛無功庸不得候相膠國不得殫下民胡不謂甲周漢之策範子孫之謀哉又竊觀與北狄和親帝女下嫁實國家思往來之績垂不臣之姻然聞蒸報且數含恨無厭而人主必遣使使必備珍得無費乎得無勤乎不知將尋鄭人伐胡之義復採賈生五刑之言邪愚竊以為無知之俗不可以歲辱大命天子之使不可以日臨穹廬是手足倒懸夷夏相俾役何以南面而聽天下穆穆然而觀諸侯愚敢以棄同即異而言且定西之危有若前之說申北之思有羈縻之文不願國家曠兵于茲汗命于茲斯者皆巖廊之亟宸旒之虞而屑屑狂夫亮違孔父不謀之經庶陪公車敢諫之僂併委輅輸求試屬國之官而後觀焉某再拜

上澤路劉司徒書

杜牧

今日輕重望于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則輕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讓焉昔者齊盜坐父兄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課賦三千里料甲一百縣獨據一面橫挑天下利則伸鉞則滿鋏而不發約在于孫血絕而已此雖使鐵偶人為六軍取下孔易況席征蔡之弊天下銷耗燕蟻趙伏用齊上我當此之時一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仗忠半夜與義昧旦而齊族矣疆土籍口探出借物重寶仰關轡上是以趙一搖燕一呼爭來汗走一日四海靡靡然無事矣伏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以初守滑臺尚書守路為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爰開丞相府平章天下越錄躡等驟得富貴古今之人亦以為將軍止此而已矣將軍德於國家甚信天國家復之於將軍雅亦無異焉大矣今者上黨足馬足甲馬極良甲極精後員燕前觸魏測肘趙彼三虜屠囚天子者老劫良民使叛銜尾

交頸各蟠千里不貢不覲私賂妻子王者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馳其精良不三四日與魏決於漳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於泚水東紫太原排飛狐緩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此天下之郡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實信義知機便多算畫攻必巧戰不負能使萬人樂死赴敵足以事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祿位富貴休顯宜驅三族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儲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望也始者將軍頓餐然後得祿任入卧內等子第一身聯齊累世之逆卒境上爭首且恩甚厚其勢甚不便將軍以為大仁可殺身大忠不顧細謹終探懷而取之今者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為緩急所宜日夜具申喧請今然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無如者宜如是邪不宜如是邪是以天下之小人以為將軍始者亡齊見利而動今者安潞見義而止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不佞夫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後事事近者山東士人來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士許男子敵婦人桑老若養孤者疋上下一切罔有疵事暨乎政庭則將軍不知專布衣不知卑諸侯之驕父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仁政來高才苟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暴亂算九廟峻中興復何及如是邪在漢伯通在晉牢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免之符秦相猛特終戒視後禍大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時德業不左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為事非在松仗邀引為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牢之所目觀將軍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之草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能有之豈可容易而棄哉大唐二百年自外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千里燕趙魏潞齊蔡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陣刺死帳下死

圍悉死伏劍死斬死絞死死者三歲小或一月已至于盡死曰忠
曰義則有父子同境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某功論功則曰捨某
罪伏惟十二聖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校惡滅逆復何一切焉此
乃盡將軍所議復何云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某恐懼再拜

上招討宋將軍書

羅隱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越肆發而東南一臂為之枯耗其後吳卒以
狼山叛則東西浙之筋力殆矣自爾天子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
實爵諸葛葵秩安文祐皆自盜而昇朝厚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
鍾陵火汜淮鐵汁滑以東蟻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履
則唐寸鐵挺白棒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等凌突我虜
尋燔剝我梁宋天子以蟻虱羣痛不足搔促因處分十二州取將
軍為節度非方鎮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
二十餘年三權節旄謂將軍必能知恩命耳今聞羣盜已拔睢
陽二城大梁亦板築自固彼之望將軍其猶沸之待沃履乏待起
也而將軍朱輪大旆優游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侍
衛者乎復俾將軍誅剿羣寇者乎昔韓之醫良而性畜故為人治
未嘗剔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見
醫醫且欲大其疽而沽直因以藥塗之而疽潰商斃商之家表於
韓韓侯屍其族而藉其有無且二賊醫壽春啗頰上刷塗社掠合
肥經營於梁宋其為老者殺而少者傷驅人之婦女蠶人之財貨
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關東之慘毒不鮮殺傷驅
輦之不已乃將軍為之非君長仙芝所為也文皇帝時衛公靖太
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敢款不謹或伺候輜重當時憲司悉以法
繩今將軍勳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橫擁
仕伍鞭撻餽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酷於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焉
將軍愛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之念復授禁秩俾在軍前則朝
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也俱不淺矣尚將軍勳力以除秦推誠以
報國今其時也無使躡轉之醫

上韓舍人行軍書

吳武陵

朝廷命將自數百年未有此重然始命之重而終責之固重矣
今丞相主也刑部以宣慰為名棄生殺之機制善敗之略獨在閣
下閣下可使諸侯盡附餘寇必誅以快天子之心哉若曰吾獨主
降者與其縣邑耳則是一王官之事又非相國與朝之大賢所宜
降也若曰吾將以法令齊之則是韓弘之法令嚴肅已過不可加
也若曰吾以關庭之威劫之俾諸將懼而前關則在下數行之語
決行之耳又不必躡踵而推掉項而驅也若曰吾親視其師有不
用命者則奪其符而易置幕府則宜有素定不可臨事而待聞也
若曰吾將將彼三將督進六萬以誅寇則其軍各從其帥帥之命
也吾未嘗撫循其人又將何以結其心而求其死哉獨曰賊重吾
德義必來降此蓋萬一也脫不如言其將何圖嗚呼國之理亂在
此行矣得其畫則兩河不足平河湟不足復夫其策則天下之事
自此繁矣豈不惜哉丞相尊重素狎武陵之言輕而不能盡行時
益恐不盡願梗概其旨於閣下夫兵機若神應事立斷千里之外
必待奏聞而後行事亦變矣誠願丞相宜密請勅言事無巨細行
而後聞又宜奏取中人嘗所不快者為監軍以一一之即歸素所快
者於內為吾地則用陰符五賊之術以傾諸侯即復出關八九十
萬以賞給士大夫誠然矣則就不為丞相之人既獲腰領則以朝
命命三將為三陣既定則明斥候擊牛高會潛投綠邊諸將以實
期又公以三期給賊令辯士持一函書賜元濟及其將士以全活
彼必降矣適不如料則一日快進必次於城下此大略也夫臨機
制變又何可數昔司馬宣王征孟達則八道急攻征公孫文懿則
捨其銳而趨其虛緩以撓各從其利也夫禽之制在氣顧吾之法
令何如耳昔蕭王以千人劉罕之以八百人高隆以三千五百人
謝玄以五千人劉裕以二千五百人是皆立鴻勳成大業矣夫就
世務者在結人心結人心者在吾所以張其形勢也方聞紀綱之
僕者三百人軍令苟行亦足以塞諸侯之望秦羣寇之心歸六萬

人之志矣使賊不為則已為則必決死於一戰以延其命願閣下無事迫速慎出令拔奇士而已昔先主所以分蜀而帝者獨以長短之權傾曹公耳誠使諸侯以敵暴吾以寬厚收之諸侯以殺戮吾以禮義懷之彼有所短吾見其長彼有所乏吾施其餘則事何不濟功何不成書不可盡尋當面策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略

杜牧

其後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軸威德上顯和澤下流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星辰順靜日月光明天業益昌聖統無極既功成而理定實道尊而名垂今則未聞縱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醉揚揚若不足競競而如無豈不以邊障尚驚殊虜未殄防其入寇猶須微兵伏以迴鶻種落人素非多校於突厥絕焉小弱今者國破衆叛逃來漢南為羈旅之魂食草萊之實白髮羸羸之騎凋耗已無潼關皮囊之資饑寒皆盡奇命雜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今者度虜之不出者有二時去時來徇翔不決必有所在西戎已得要約伺其氣勢同為侵擾此其一也心膽破壞馬畜殘少且於美水豐草暇日廣川牧馬養習以俟強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中國之兵與之首尾又戍則有師老費財之憂深入則有大寒疾墮之苦示戎狄之弱生燕陳之心今者不取恐貽後患敢以管見上千尊重自兩漢伐虜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重馬免乳畜肥草壯力全氣盛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實大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爾此所謂避虛而擊實也短而攻長至於後魏魏惟浩因見其理蟻蟻強盛屢犯北邊浩請討之曰蟻蟻恃其地遠自寬已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乃背寒向墮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掩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駭星分向塵奔走壯馬護牧壯馬應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蹙可一舉而滅矣武帝從之及全軍入境蟻蟻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撲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彌漫山澤高車因殺蟻蟻種類歸

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公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恐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浩先勸窮追之不從後關涼州賈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以其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酒泉教射之兵整飭誠誓仲夏臂發計陰山與涿邪之遠近十不一二校蟻蟻迴鶻之強弱猶如虎鼠五月節氣在中夏則執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於枕席之上翫寇於掌股之中軌輻懸鏘湯沃腥雲一舉無類必然之策今水合防秋水銷解成行之已久虜為長然出為意外實為上策議者或云北取點臺今討迴鶻伏以點臺起於別種超為可汗必是英傑天時必助賢材必用法令必明滅迴鶻之後便是勃敵況示之以弱必為所輕今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穀豐熟可以臻玄王於常山子遺人於河壠顧茲疲虜遺子孫伏惟太尉相公文德素昭武功復著畫地而兵形盡見按瑣而邊事無遺唯一指蹤即可掃跡昔漢武帝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輒報罷去未嘗罪之故能羈越臣胡大興禮樂今太尉與仁聖天子同德有志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寬狂狷不賜誅責生死榮幸無任感恩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

嘉靖甲申歲太學生廷錄徐靖文明刻于家塾

吳興姚

鉉

纂

書三 第七首

論易一

與劉禹錫論易書 柳宗元

論禮二

荅王績書 杜之松

重荅杜君書 王績

論國語二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柳宗元 荅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論制詔一

荅楊湖南書 權德輿

論書一

上李大夫論古策書 李陽水

與劉禹錫論易書

柳宗元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以為新奇彼董子畢子何庸末於學而遠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故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也老陰數六也二者皆變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正也今二子向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而塗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也則見畢子董子庸末於學而遠云云也足下所為書非元凱兼

三易者則諾若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著此說乃穎達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說者也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荅王績書

杜之松

辱書知不降顙歎恨何已僕幸恃故情庶迴高躅豈意庸成道重不許太守稱官老萊家居與諸侯為友延佇不復如何如何奇跡獨全幸甚幸甚敬想結廬入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煙霞性之所適墜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此真高士何謂狂生僕憑藉國恩蓋尸貴部官守有限就學無因延頸下風我勢向極前因行縣實欲祇尋誠恐燥煙莽廉守琴書而不出酒泉太守列鐘鼓而空還所以遲迴遂攬轡也僕雖不敏頗識前言道既知尊榮何足恃豈不能正平公之坐敬養亥唐屈文侯之膝恭師子夏雖齊桓德薄五行無疑雖奪故人一來何損家借家禮今見披尋微而精簡而備誠經傳之典略閨庭之要訓也其喪禮新義頗有所疑謹用條問具如別帖想荒宴之餘為鈔釋也遲更知聞杜之松白

重荅杜君書

王績

月日佐吏楊方至奉報書兼枉帖垂問家禮喪服新義五道度情振理探幽微誠非野人所敢酬析但先人遺言頗曾恭習雖困於荒宴猶憶於異聞謹因還使條申如左夫三年之喪情禮之極有正有義因事之作也正服之練三升而已至於義服加其半焉豈非義有離合之理情無遷奪之法然親尊固極冠綬可均切至或殊緩如其半微以見志有何怪焉至如父為嫡子獨施斬服蓋以所承者重情寄者特非惟親親且尊尊也至於庶子已不承尊雖有長子無預祖禰不為服斬義亦可知但古之君臣有國有家相承繼體血祀長存大宗小宗較然有別繼祖繼禰由茲可推故曰天子不絕國諸侯不絕家貴人之宗也故別子為祖父繼之為

大宗此百代不遷之宗也已父為禰兄繼之為小宗此四代則遷之宗承百代之重且得不為其長子斬乎為四宗之祖亦不得不為其長子斬乎唯繼禰之弟無預祖禰庶子之義施此而已自秦漢已來家國通廢雖有其禮將安所行逮乎晉末中原大亂骨肉至親尚不相保祖禰之序知何以明故僕先君獻公因事起義欲使無逆於古且今可行於今以為今之封爵頗存古號雖無其實而尚有其名故以始受封者猶古之諸侯諸侯之庶子即古之別子也別子之庶子即古之小宗也雖國破家亡朝遷市變譜牒存錄宗次可推咸可一依古體行之私室至如冗冗耕者悠悠黔首族姓猶不能自辨何暇及於宗庶之事乎此古之先王所以不下禮於庶人也有何不可而乃疑乎至若夫妻之道誠為義合而家道之睦斯為首焉故傳曰妻至親也一體之名均於天性故妻之於夫也其服曰斬蓋移於父母之重焉夫之於妻也暮而有杖則踰於兄弟之功焉前賢往達曾無異議故曰妻者齊也一齊而不易如至失禮而出違妻之道終喪而嫁棄婦之義也違道棄義又何述焉苟全道義則天親也天親之服有何義乎列之正服斯為當矣此先君獻公探記傳之旨明後來之失教人倫之源睦儷儷之道也夫何痛哉明公又云君臣夫妻俱以義合而妻為正服臣為義服則君臣之際不如夫婦之情乎斯不然矣何者夫禮有以情作者父子夫婦之類是也有以義作者君臣之類是也情義之極俱終于斯此其無升降明矣但禮之為用緣情以至理因內以及外情者人之深心愚智之所共也孰有異者而忘其妻子乎理者人之大節凡聖之所異也孰有凡主而忘其臣妾焉故情者正也此妻子所以荷深心而執夫父以正服也理者義也此臣妾所以存大節而申君主以義服也故夫正義之作殊情而共禮也執謂君臣之義而謝夫婦之情乎執謂夫婦之情而厚君臣之義乎古之君子嘗度情以處斷義而行矣義可奪情衛石碯不能存其子情不害義官之奇得以其族行故曰情義殊也情義均也故情義

之服有正焉有義焉正義之禮無厚焉無薄焉此妻為正服所以無害於君臣臣為義服所以不傷於夫婦有倫有要夫何稽疑至如三殤之服禮有明文鄭與王杜各申本見由茲紛雜後莫能定然詳諸記義王杜為長其昔在隋未嘗見諸賢講論此矣近者家兄御史亦編諸賢之論繼諸對問今錄此篇附往幸詳之也至如眾子服其妻小功兄弟之子猶子也其服亦其先儒以為其妻亦小功惟王肅以為喪服之例旁尊皆執明公以為重於子妻之服失禮之差此則袁準之義也夫禮雖緣情亦為義屈故從無服而有服者亦何嫌乎兄弟之子妻越已子之妻乎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致之故不嫌於越已子之妻矣旁尊不敢以壓降蓋避正尊而自執也故不嫌於越已子之妻矣輕陳末學豈能詳究又於楊方奉口處分借王儉禮論門庭所蓄先無此書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任周孔規模十不存一恐不足以塵大雅君子之視聽也尋問僕復當遣祇送王績曰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柳宗元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眾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嚴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為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及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倖謬以為僂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彊為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虐好怪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閱焉伏膺呻吟者至此六經則弱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滅究世之謬凡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

可忽邪故思欲盡其瑕類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化光而誰
輒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有
章辭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于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人爲
書者豈若是拙前人邪章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
非以披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耳今吾爲是書非左氏尤甚
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言況不及者滋眾則余
之望乎世也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
慮則猶是罪余者曰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惡焉於化允何如哉激
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某再拜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爲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爲是持博奕
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舉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
爲道自爲罪人捨恐懼則開無事故聊復爲之然而輔時及物之
道不可陳於今則宜垂于後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
也拘囚已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
觀其文心朗目舒烟若深井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
軼如此之才每以師道命僕僕滋不敢僕每爲一書足下必大光
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
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狐
疑猶豫伏而不出者累月方足下乃以爲當僕然後敢自是也
呂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爲一書務
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柄然誘後生而
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顯者衆矣僕故
爲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
塗若蟪蛄然雖鳴其音聲誰爲聽之賴世之知言者爲准其不知
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爲天
下笑邪是足下之愛我厚故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以汚篋讀此
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宗元頓首

答楊湖南書

權德輿

使至蒙惠寄制集序發函煥然盈耳溢目弘麗博厚坦衷章明如
黃鐘大玉慶霄天籟奇采正聲鏗鏘昭爛真可謂作者之表方駕
古人歎駭使詠歎無數甚盛甚盛但根本不稱獎飾非宜以此
爲雄文至鑿之累如何如何書命者古先哲王之所以發德音而
賦百職也在易曰后以施命誥四方書曰誕告萬方詩曰訂謨定
命速猶廣告故君陳君牙畢命罔命之作皆直而文簡而誠含章
而不流漢廷亦云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其重如是而鄙人忝焉使
盛聖之文明不登於典謨訓誥罪在非薄其敢逃責於多士邪昔
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雖竊知之之道而職
命所拘不能不俟終日而勇退日踐復行之過至于九年累于四
方爲所觀笑此所以慙愧於古人也亦思人生世間當志於遠者
大者豈數數然擅精神攘竊文字而猶力不足意不逮雖三益
直諒之道久廢獨不愧於心乎昨休沐之餘愚子呈閱且有以
朝中外之授受士友遷除之歲時遂不計研蚩相從以類初不敢
以制集自命但全其文而已因其猥多分列卷第又觀然以序引
奉頌者誠以承養之深而心仰雄伯使夜光冠於魚目永爲子孫
秘藏非敢效太冲三都而求玄晏發之之道也及覽鷲鷹之作無
非逸言追思內訟已無所及使鄙人涉弊帚自見之患陷
作者於玉卮無當之嫌一不敏而相交喪何可言也伏以門中忠
節敘述周詳因小生之無似揚先德於不朽伏讀感咽何階仰酬
結於肝肺沒齒無極又德音有密皆出自中禁而西掖所掌止於
命官今序中所言蕭王澤燭幽滯振刑典申肅殺掄揚弘大務極
其言則虛美之中又爲虛美所冥盡去過談方敢受賜耳故吏部
李貞外三丈寓書於柳秘書求爲後集序此賢達所不能忘懷也
但侈言失實如楚越之相遼異時見議於通人則復爲累亦輒爲
閣下良規非止於自謀也左曹許公範二紀已來過於贊愛鄙人
每以逐臭泥之今又遇閣下此作素多昧理忽復自疑幸無泥於

卷私而滅裂公是是所望載之再拜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李陽冰

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即美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緬想聖達立制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哀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將東為宋魚魯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攬筆長歎焉天將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言皇唐聖運逮茲八葉天生赴復之主人樂惟新之令以淳古為務以文明為理欽若典謨曁茲故實誠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為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仰明朝之洪烈法高代之盛事死無恨矣陽冰年垂五十去國萬里家無宿春之儲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於丹霄若盍先犬馬此志不就必將負於聖朝是長埋於古學矣大夫銜命北闕撫寧南方苟利國家專之可也伏望處分令題簡牘及到主人寒天已暮閣燭之下應命書之霜深筆冷未窮體勢儻歸奏之日一使聞天非小人之已務是大夫之功業可否之事伏惟去就之陽冰再拜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一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二

書四卷一十首

吳興姚

鉉

纂

論史

荅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柳冕

與馬植書劉軻

論史上蕭至忠書劉子玄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王績

荅王績書陳叔達

荅韓愈論史官書柳宗元

荅皇甫湜書李翱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柳宗元

與史館韓愈郎中書元稹 荅元稹侍御書韓愈

荅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柳冕

柳冕

昨暮辱問兼示所寄宇文生書憂深思遠推仲尼之道見天地之心甚善來書之意遠者大者斯盡善矣其愚之所論者輒備聞見以獻左右宇文生云仲尼因舊史修春秋所記不過二百四十二年今子長乃棘孔氏而修數千年荒絕之書助以黃老寓託之說仲尼之所二子長之所一仲尼之所難子長之所易美則美矣愚以為未盡昔大雅喪然後頌聲廢王澤竭然後詩不作諸侯放志處士橫議孔子懼作春秋以一王法於是記言事以為褒貶盡聞見以為實辭舉凡例以為異同此夫子之所見也故書之所聞異同此夫子之所聞也故書之所傳聞異同此夫子之所傳聞也故書之非此三者夫子不書此聖人之志也非常十二公之事聖人以為易過十二公之事聖人以為難明矣六經之作聖人所以明天道正人倫助治亂苟非大者君子不學苟非遠者君子不言學大則君子之德崇言遠則君子之業廣故仲尼歎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魏甄平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執書即起堯典稱樂即美韶武論詩即首周南修春秋則繩以文武之道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至于幽厲相莊遜逸陵頹斯不足徵也故曰夏禮吾

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是以三千之徒無道相文之事者豈不教尊而後道高師聖而後功倍者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又來書罪子長自序云夫子沒五百年而史記作非聖人而修聖人之名者素王之篡臣也美則美矣愚以為未盡昔周公制禮五百年而夫子修春秋夫子沒五百年而子長修史記遷雖不得聖人之道而繼聖人之志不得聖人之才而得聖人之旨自以為命世而生亦信然也且遷之沒已千載矣遷之史未有繼之者謂之命世不亦宜乎噫遷承滅學之後修廢起帶以論天人之際以通古今之變而徵遷叙事廣其所聞是軒轅之道不滅矣推而廣之亦非罪也且遷之過在不本於儒教以一王法使楊朱墨子得非聖人此儒之罪也不在於敘遠古示將來也足下豈不謂然乎夫聖人之於春秋所以教人善惡也修經以志之書法以勸之立例以明之恐人之不至也恐人之不學也苟不以其道示人則聖人不便修春秋矣不以其法教人則後世不復師聖人矣故夫求聖人之道在求聖人之心求聖人之心在書聖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貶是也而遷捨之春秋尚古而遷變古由不本於經也以遷之雜才奮史筆不虛美不隱惡守凡例而書之則與左氏並驅爭先矣苟知聖人之法則知春秋之可與知春秋之可與則君子乎哉字文生近之矣昔者仲尼門人得其門者然後見宗廟之美升其堂者然後見雅頌之聲入其室者然後見道德之與離道有汚隆性有深淺然當其所得莫不有聖人之道故言而為經動而為教者學也不學而至者無焉故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廣也不遊聖人之門不知道德之富也今大雅既隱賢人隨之苟非君子孰能知道字文生居於今之世行於古之道君子以為難前古之所遺此子之所得君子以為難為僕謝之夫言大道者不可以小說應黃鐘者不可以末音師聖人者不可以無法三者知之斯為難文之為難斯又難之僕者才不足而強言之頓首

與馬植書

劉劭

始存之不以于古拙不貴于以今人之能能遺其鈔昔外師直索予心於古人之心在今之行古者然雖無以應君子幸存之不友予以面予何人敢不以心友於存之邪且古人相知在此今愚忘存之固有未予知者矧與相面者其能異於行路之人哉固無也有恨羣居時口未能言及此還罷又不相處雖素尚蓄積竟未得露一毫於方寸之地每一相見何嘗不嘖嘖於內若欲者實滿於腹思一吐而未果者存之謂予是言以乎哉以為似則子不得不吐於存之矣先此二十年予方去兒童心將事四方志若學山者以一贊不止望欽峯干上誓誓不以丘陵其心而盡乎中道也志且未決適遭天譴重罹凶咎日月之下獨有形影存之以予此時宜如何心哉苟將盡餘息以鴻同大化或有論予者相曉以古道且曰若身未立於時若名未揚於人若且死獨不畏聖人之經戒俾立身揚名之意邪蹶然而恐震駭且父曰微夫子吾幾得罪於聖人矣噫聖人之言天戒也天戒何可違乎歷數歲自洙泗渡于淮達于江過洞庭三苗踰嶺亦南公澗江浮滄溟抵羅浮始得師于壽春揚生揚生以傳書為道者也始則三代聖王死而其道盡留於春秋春秋之道某以不下牀而求之求之必謀吾無傳不失其指每問一卷講一經說一傳疑周公孔子左丘明公羊高穀梁亦若迴環在座似假生之口以達其心也邇來數年精力刻竭希金口木舌將以卒其業雖未能無愧於古人然於聖人之道非不孜孜也既而曰以是為篤說之儒曷若為行道之儒耶貯之於心有經實施之於事有古道猶不愈於堆絮滿架矻矻於筆硯間邪徒念既往者未及孔門之官場自謂與回牛相上下傳經意者家家自以為商僂執史筆者人人自以為遷固此愚所以憤悱思欲以聖人之為市南宜僚以解其紛以衡石輕重俾將來者知聖代有譙周焉此某所以蓄其心者和初方下羅浮越梅嶺之賴江浮彭蠡又抵於匡廬匡廬有隱士茅君腹筒古今史且能言其工拙

贅畫語經之文聖人之語歷歷如指掌予又從而明之者若出并置之於泰山之上其爲見非不弘矣長恨司馬子長謂聖蹟賢者豈不然乎哉脫漸子長之言予之厄窮其身將泮磨其心亦天也是天有責我獨無恙何也夫然亦何必營吾目然後國語則吾足然後兵法抵官刑然後史記邪予是以自忘其愚賢故有三傳指要十五卷漢書右史十卷黃中通理三卷翼孟三卷隋監一卷三彈五革一卷每撰一書何嘗不單精潛思綿絡指統或有鼓吹於大君之前曰良史矣且曰上古之人不能昭明矣某其如何有知予者相期不啻於今人存之信然乎哉此古人所以許一死以謝知己誠難事也如不難亦何爲必以古人期於今人待邪又自史記班漢已來秉史筆者予盡知其人矣言東漢有若陳宗尹敏伏無忌邊詔崔實馬日磾蔡邕盧植司馬彪華嶠范曄袁宏言國志有若衛顛繆襲應璩王沈傅玄茅暉薛瑩華覆陳壽言晉洛京史有若陸機束皙王詮詮子隱言江左史有若鄧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何法盛臧榮緒言宋史有若何承天裴松之蘇寶圭沈約裴子野言齊史有若江文通吳均言梁史有若周興嗣鮑行卿何之元劉璠言陳史有若顧野王傅宰陸瓊姚察察子思廉言十六國史有若崔鴻言魏史有若鄧淵崔浩浩弟覽高允張猛劉橫李彪邢繆温子昇魏收言北齊史有若祖孝徵陸元規湯休之杜臺卿崔子發李德林林子百樂言後周史有若柳虬牛弘令狐德棻今又本言隋書有若王師邵王冑顏師古孔穎達子志寧李延壽言皇家受命有若温大雅魏鄭公房梁公長孫趙公許敬宗劉胤之楊仁仰顧胤牛鳳及劉子玄朱敞則徐堅吳兢次而修者亦近在耳目於戲自東觀至武德已來其間作者遺草有未行於時及修撰未既者如聞並藏於史閣固非外學者可得究諸子雖無間良史至於實錄品藻增損詳略亦各有新意豈無班馬之文質董史之遺直者邪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常欲以春秋條貫刪補冗闕撮拾衆美成一家之盡善有若採封非者無以下體衣狐裘

者無以羔袖言不多乎哉以爲多則存之視予力志何如耳昔阮嗣宗嗜酒當時以爲步兵校尉雖非其任貴且快意今予之嗜書有甚於嗣宗之嗜酒且虛其腹若行哺而實者存之宜如何處予哉傳不云乎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其足下何遺邪此存之所宜動心也脫祿不及厚孤弱名不及善知交匡廬之下猶有田一成耕牛兩具僮僕爲相雜書萬卷亦足以養高頤神誠知非丈夫矣所立固不失谷口鄭子真耳敢布諸足下其圖之某再拜

論史上蕭至忠書

劉子玄

僕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於衆功方云絕筆惟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訝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紉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表家自稱爲政駁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闕筆相視令臺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爲傳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惟自詢探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聽聽匪詳討訟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況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獄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入不見率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臚舌儻有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函毫而措紳咸見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離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判定一史纂成一書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

師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法春秋則云必須直辭守尚書則曰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意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檢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單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刑則之務也屬辭比事勞逸宜均揮鈔奮墨勤惰須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彼官立此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儼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相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焉得突僕編次無聞者哉此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績或云增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得也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以昔者布懷知已歷詆群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為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鶴筆未獲麟徒彈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王績

父承所撰隋紀繕寫咸畢前舍弟及家人往並有書借咸不見付豈連城之珍俟楚文而乃進崩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應以左貂右蟬榮冠東省掌壺百爾望重南宮朝夕丹輝揖讓增價往來青瑣步頭生光豐屋華棟顧蓬蒿而從眷鳴鐘列鼎想教養而移交不與驕期遂忘曩時之好耳僕遭逢明聖棲遯丘壑幸悅堯舜之風得全箕穎之操雖心期所託吾道還存而出處離異儀形難接所以願馮麟羽之操雖心期所託吾道還存而出處離異儀形難接既人倫欲使明鏡一時覆車千祀當貽諸好事豈堪唯傳子孫方復固其臧勝嚴其高鋪天下之望豈如是乎僕二兄芮城當典

著局大業之末欲撰隋書俄逢喪亂未及終畢僕竊不自揆思卒餘功收撮漂零尚存數帙兆自開皇之始迄于大業之初咸亡兄黜竄之遺迹也大業之後言事闕然僕雖欲繼成無可憑採以此尤思見足下之所作也還使請致無再三王績白

答王績書

陳叔達

賢弟千牛及家人典琴至頻辱芳翰索下官所撰隋紀承厚春惠然自失誠恐持郗克之質入邯鄲之墟秦曹鄴之音歷莖英之肆所以遲迴簡牘伏念旬時輒換短懷仰違前命今奉來札誨責逾深既以驕鄙相詞又以臧勝致誚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正當要使必致耳了不知賢兄芮城有隋書之作足下既圖繼就須有考尋謹依高言繕錄馳送然僕雖不佞頗聞君子之論矣嘗以謂為國以禮君舉必書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者申立德立功之意也事者敘立德立功之迹也所以明勸沮所以別是非非可以關社稷之安危涉天人之興廢古之君子何嘗取諸褒貶之作有由然也自微言泯絕大義乖墜三代之教亂於甲兵六經之術滅於煨燼君人者尚空名以夸六合史官者貴虛飾以佞一時下及馬遷爰逮班固咸有述作庶幾聖賢其於斟酌典謀表章微絕曾不能觸其藩籬者也魏晉之際夫何足云中原版蕩史道息矣然國於天地與有立焉苟能宅郊裡建社稷樹師長撫黎元雖復五裂山河三分躔次規模典式豈徒然哉是賢兄文中子知其若此也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曲暗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真統蓋獲麟之事夫何足以知之叔達亡國之餘幸賴前烈有隋之末蓋尸貴郡因需善諛頗識大方至若梁魏周齊之閒耳目者舊所接風流人物名實可知衣冠道義諷誥尚在頃者皇建其極君子道亨惠籍時來妄叨近侍廟堂多暇典墳自娛覽後魏周齊之紀傳考下官之所聞見曾不喜怒隨意曲直任情敘致殊難褒貶阿黨述時望者以辭祿為榮談陳國紀者以狙譎為能事至於密會王道潛濟濟生人既昧於知音咸寢而不記倉救為其祖父冠冕

胤嗣婚姻以為誹牒之證耳豈不痛哉風俗之壞一至於此雖人倫王化備列元經而恢談碩議或不可捨是以薛記室及賢兄內城常悲魏周之史各著春秋近更研覽真良史焉古人云過高唐者學王豹之謳遊睢渙者學藻繪之功竊惟隋氏之王三十六年成敗否泰目所親觀誠懼後之作者復習向時之弊焉故聊因掌壺之暇著隨紀二十卷騁辭流離則婉於心矣書事簡要則嘗有志焉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附之於行事儻近是乎謹持臆眷以塵清覽當積兼金以購黠鼠耳又恐足下紀傳之作須備異聞今更附王胄大業起居注往

荅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宗元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黨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邪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尤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邪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眾則又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廷外衢而已邪又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其其祿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其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迴也如迴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悼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

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邪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不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感然後為官守邪又凡鬼神事眇眇荒惑無可推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遠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荅皇甫湜書

李翱

辱書曉所寄文章辭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眾亦未信祇足以招誘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眾求罷去尚未得以為愧僕性不解諂佞復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于士林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略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既摧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恥灰泯而燼滅又無聖人為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千後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辭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為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三帝為優自惠景已下亦

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迹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故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跡數在辭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敘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為況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為恥當茲得于時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彼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辭句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代自以為能不滅者不敢為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非以為本羣黨之所謂是者僕未必以為是羣黨之所謂非者僕未必以為非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明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坦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姦諫於既死發替德之幽光是翺心也僕文彩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較高懸女揚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邪仲尼有言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僕所為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為勝也足下以為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子不遇哉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諸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無怪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柳宗元

退之館下前有書進退之力史事奉谷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藉者誠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古老卒史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大尉實跡來校備具大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為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及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遠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勢為諒也太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苛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為史

志甚壯今孤囚廢縛連遭遠戍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為也弟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連言留侯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連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者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為信且著其逸事有狀不宣宗元頓首

與史館韓愈即中書

元稹

郎中退之足下某與前冀州文學掾甄逢遊善逢故刑部員外郎濟之子璿寶中隱千衛之青嶺山採訪使胡公等五人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末以左拾遺就拜之適祿山朝奏京城懸於上前求為賓介玄宗可其奏祿山還至衛遣太守鄭遵意詣山中致命報行信宿以侯之甄生慮不得免乃偽瘖其音使隱青嶺踰年而祿山叛即日遣偽節度使蔡希德緘刀逼召且曰或不可彊斬首來徇既而甄主禁閉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甘心然希德義而捨之祿山亦終不能致慶緒繼逆虜而囚之東都安國觀代宗復洛甄生卧匡牀詔元帥府至則號僕自治代宗為之動色遂命傳置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今從賊官囚軼拜之受汚者莫不俯伏仰歎時恨不即死於其地且夫辯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而猶稱淺選奕者之所不為蓋拂人之心難而害己之避深也况乎天下亂矣王澤竭矣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曰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是以治平則為公為卿為駕為驚世變則為蛇為豕為獲為鴉者十常八九焉若甄生冕弁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於天寶末蓋青嶺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承刃分死不回曰不以不顯而廢忠不以不誅而從亂參合古今之士蓋萬一焉其嘗讀注記闕而未書謹備所聞蓋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永於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顏太保崔太傅皆為歌詩以美賢者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及逢既長耕先人舊田於襄之宜城讀書為文不諳州里歲禮則力穡節用以給足於親族歲禮則施餘於其鄰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

排患難於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為文學始就羈於
吏職某簡風既久因與之遊遂毒究其父之名不在于史將欲抱
所究諸京師告訴司史氏蓋行有日矣以愚料之甄生僕短焉疲
言約行孤將不為驕關之所排則權力者遲疑以臨之固無自而
入矣因曉甄生以無自入之勢且告以執其事者辱與其游願得
所究之狀告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較行既而自思卒賦之中猶願
貢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僭也然諷笑之暇幸垂察焉不宜某再
拜

荅元稹侍御書

韓愈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議安祿山必
反即詐為瘡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汚
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動已取足不千州縣斥其
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跡存諸史事足
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夫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
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
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
微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入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
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
則天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
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
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二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三

吳興姚

鉉

纂

書五物一十一首

論選舉五

與權德輿書柳冕

上宣州高大夫書杜牧

荅獨孤秀才書權德輿

論諫評二

與人論諫書杜牧

論仕進一

荅孟郊論仕進書獨孤郁

論虛无一

與鄭駙馬書張說

論法乘一

與濟法師書白居易

論服餌一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事書柳宗元

與權德輿書

柳冕

冕白昔仲弓問為政子曰先有司有司之政在於舉士是以三代
尚德尊其教化故其人賢西漢尚儒明其理亂故其人智後漢尚
章句師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魏晉尚氏族故其人矜代隋氏尚
吏道貴其官位故其人寡廉恥唐承隋法不改其理此天所以待
聖王正之何者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墨義考試不
本儒意選人以書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競
而無廉恥者以教之者末也閣下豈不謂然乎自頃有司試明經
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
盡六經之意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由而進
腐生豎子比看登第不亦失乎閣下因從容啓明主稍革其弊奏

爲二等其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爲上等其精於誦注者與下等不亦善乎且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經之注與六經之疏小人之儒教之末也今者先章句之學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識之士不亦難乎是以天下至大士人至衆而人物殄瘁廉恥不興者亦在取士之道未盡其術也誠能革其弊尊其本舉君子之儒先於履行者俾之入仕即清議君子也俾之立朝即王公大人也一年得一二八十人十年得一二三百人三十年得五六百人即海內人物不亦盛乎昔唐虞之盛也十六族而已周之興也十亂而已漢之王也三傑而已太宗之聖也十八學士而已豈多乎哉今海內人物顯然思理推而廣之以風天下即天下之士靡然而至矣是則由於有司以化天下之士得無廉恥乎冕頓首

答柳福州書

權德輿

來問見愛殷勤甚厚疏以先師對仲弓有司之說又曰由於有司以風天下誠哉大君子之言理道也今之取士在於禮部吏部按資格以擬官奏郎官以考別失權衡重輕之本無乃甚乎至於禮部求才猶似爲仁由已然亦於時風豈能自振嘗讀劉秩祭酒上疏云太學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讀至此心常慕之當時置於國庠似在散地而方以乏賢內訟慨然上奏此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言也況以家少辱當儀曹爲時求人豈敢容易然再歲計偕多有親故故進士初榜有之帖落有之榮落有之及第亦有之不以私害公不以名廢實不敢自愛不訪於人兩漢設科本於射策故公孫弘董仲舒之倫痛言理道近者祖習綸靡過於離蟲俗謂之甲賦律詩儷偶對屬況十數年間至大官右職教化所繫其若是乎是以二年已來參考對策不訪名物不徵隱奧求通理而已求辨惑而已習常而力不足者則不能迴復於此故或得其人庶他時有通識懿文可以持重不遷者而不盡在於觀觀科第也明經問義有幸中所記者則書不停綴今釋

通其意則牆面木偶遂列上第末如之何頃者參五其問今書釋意義則於疏注之中苟刪撤言要有數句而通者昧其理而未盡有數紙而黜者雖未盡善庶稍得之至於來問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至道也不在於注疏者雖今學究一經之科每歲一人猶慮其不能至也且明經者任進之多數也注疏者猶可以質驗也不者儻有司率情下上其才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無乃然乎古人云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中庸有困而行之勉彊而行之鄙雖不敏敢忘勉之道邪大凡常情爲近習所勝沒沒於聞見汲汲於進取苟避患安時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爲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風俗整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轡遠馭如閣下吐論之若是者邪此鄙人所以喟然三復而不知其已也來問又言三代兩漢至近古所不同豈古化莫遠之不可復邪復因緣漸靡而操執者不之思邪鄙人頑固謹俟餘論因自發舒慙忤無量德輿再拜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某頓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爲子弟議不可進熟於上耳固於上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爲子弟者魚潛鼠遁無入仕路某竊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監取舉取於夷狄豈計其所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爲治則國朝自房梁公以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仕則自竟已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依據某所以憤懣而不曉也竟天子子也馬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子也武王之弟也夫子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其社稷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桓也誠文仲武仲出於公子彊

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諸侯之子稱公子公軒之子稱公孫公孫宋之良臣多出於戴伯武莊之族也舉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也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甯武子卿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晏相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之季札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子皮子產子張子太叔是也楚之良臣子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卿大夫之裔關氏生今尹子文後有鬬辛鬬巢鬬懷鬬魋鬬彌焉氏生焉賈孫叔敖越啓疆遠子焉遂掩遠罷屈氏生屈蕩屈到屈建村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原諸屈後也皆其祖先於武王文王時其楚國為霸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垂九百餘年至於晉國最為彊其賢臣尤多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中行氏范氏荀氏羊古氏欒氏郤氏祁氏其先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其子弟召諸侯而盟之者僅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復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至於國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胄漸蕃於史氏為偉人者不可勝數不可彈論聖賢才能於子弟中復何如也言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房梁公玄齡進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為唐宗臣比之伊呂召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為宰相時高宗欲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濟上官儀李義皆進士也後為宰相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推武后後突屈入塞免胄戰死儀革廢武后召玄義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妻侍中師德亦進士也吐蕃盛為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乏食薦狀公為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為太子漢陽王張公東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為相歐致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涼州僅十五年北卻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三十萬

武氏惕息不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為宰相廢太平公主謀以佐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兼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崇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宗徒步誅袁氏立睿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大許公為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於中宗朝誅反賊鄭善思於睿后黨中小許公佐玄宗朝號為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兄弟贊睿宗諱玄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召置文學士開內學薛玄宗好書尚古封中泰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牛仙客罵張守珪不斬安祿山誦老南服年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以兵九千守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雖賊賊不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宰相河東劉徒兼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安辭制策科富貞元時河北叛齊禁亦叛階此蜀亦叛吳亦叛他未叛者皆高下其目執視朝廷希嚮疆弱而施其所為司空始相憲宗廢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斂百職歸於有司命節度使出朝廷不由兵士船自進州無帥相為州帥於行館館使此不用節度使故使沈滯各還其官開州縣州縣中知制誥州縣縣地他為請勅節度使制用也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元和和中剪蔡刺賊於洛師賜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子以累其心取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為寇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至於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治亂者也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於智效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秋之義變古則讖之傳說命高宗曰鑑于先王成憲其以永無愆故道復興鴻鴈美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為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梁佐玄宗亦以務舉貞觀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復覽三郎秀

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言意向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辯彩道茂皎無塵土况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儻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為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弔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網罟如防盜賊言子弟者噫嗚呼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厥路無由於古未前聞也某因覽三即文章不覺發憤略言大槩于觸尊重無任惶懼某再拜

上禮部權侍郎書

獨孤郁

貞元十三年八月日獨孤郁謹上書于舍人三兄閣下郁以母舊遂獲謁見敘古大賢之遇郁也亦不以常交言之眷意其露郁瑣瑣鬱埋二年無聞摧頽折羽而不甚者非夫意之謂非尤人之謂蓋將因事自罪而不善也借如豫章主於擁腫小木之中樵蘇見之亦以嗟矣一有不嗟則必自與擁腫者亦不多遠也球璣雜於礫石之中童子弄之亦以驚矣一有不驚則必自與礫石者亦不多遠也鏤錙則於鈇鈇之中下工觀之固亦知矣一有不知則必自與鈇鈇者亦不多遠也毛嫵後於宿瘤而行有目者觀之固即分矣一有不分別必自與宿瘤者亦不多遠也苟與乎擁腫礫石鈇鈇宿瘤輩果殊異則不能移凡眼所擇况逃乎良工巧冶有識者之目哉今禮部侍郎之目固亦國之良工巧冶有識者之目也於中再擇再中是真已為擁腫礫石鈇鈇宿瘤矣何止與斯不遠哉此所以因事自罪而不善也或諭之曰今子之道尚光子之所以不振者晦過也子之道豐藪也子且有岿天之材而隱植之有照乘之珍而密積之有切玉之利而謹撓之有傾都之醴而深帷之雖使離婁左執光而右拭皆迫而索之固亦不能知矣子何不移植露光披鋒示貌使識者觀之而駭之彼之所誨固亦郁所不能為已必不材也不寶也不利也不姝也且逼過於有識者之目是自揚其短也已必材也必寶也必利也必姝也雖小示其光鋒幹貌於一人驚我亦已多矣所不驚者是子四事果不足異於族

凡也郁病直拙獨大賢於郁分殊尚不能以亟况悠悠者歟郁常行乎時輩之間多酌其言語善者鄙者自減盈消息其言稍育可驚不敢不於許言者言之今之後學者或嘆曰吁後來惡乎所歸哉此且非宜長者所當聞也亦非宜長者所不當聞也今朝廷先達病在不能公也或能公而不能為力也覽其文則贊美稱嗟無不至也其間善惡輕重進退則心以別矣此其所以為公也鮮有知其必善而風鼓之不啻若自口出此其所以為公不能甚力致違違之論其下才者亦曰今夫在位者其無公歟其無公歟有一善未嘗肯稱也意曰非我事也又慮與之談者不與我符受也是使諸子竊竊然自以無聞為不辱遂相與擇捷趨邪紛屯於主司之跡親者苟能致譽則不詰其所以致譽者之賢不肖而曹趨之矣此實今之躁進苟得之風也在朝廷大賢主而名之驅而正之於其善者扶之播之善而未具者決之導之使四方學士知嚮方焉何如其曰非我事也若使一人曰非我事也十人曰非我事也舉朝廷皆曰非我事也苟非我事則無所不非我事無所不非我事則天地之間無乃以寂寥乎昔孔子飭詩書禮樂以化齊弟子而至天下使孔子亦曰非我事也則今者安盡聞夫七十子之賢詩書禮樂之盛七十子亦曰非我事也又孰為播孔子之聖如此其大乎今文亦如是朝廷先達亦如是後之達者亦如是等不相播則人文禮義知已復往之道不幾乎息矣郁不肖辱承大賢心深矣非又敢以假喻自薦意欲以大賢擇眾賢而使七十子之徒亦方孔子於大賢也何如

答孤獨秀才書

權德輿

損四日書問兼示新文閱博峻異有立言致遠之言其於惠愛纖悉重厚甚善甚善以吾子才志與年三者皆富以嘉聲自振若達視決水大治良工必有不期至而至者况以日新又日新之盛哉夫豫章珠璣鏤錙毛嫵終不慮隱之積之橈之惟之之為患而擁腫礫石鈇鈇宿瘤之排蔽但發有疾徐耳來問云一人驚之亦多

矣豈與族凡校邪此誠得之又云先達病不能公或公而病其無力今夫禍者或辨之不至而苟善待之及揚聲延譽則銷口結舌大凡舉世之病也如鄙夫者直力不足耳亦懼招徠奔走為津為政至有竊所愛者則寡矣又奚能廢是也從古未達者之望達者何嘗不如是邪先師七十子所擬豈敢當也三復雖然無言論棟其他慕重續俟會語德輿頓首

與人論諫書

杜牧

某疎愚忘陋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與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砥筆和墨則冀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慈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教人者殺人愈多諫吹獵者敗獵愈甚諫治官室者官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百意且欲與諫者一鬪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食果更食之必死乙必曰我食之又矣汝為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何者迂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勿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廟矣慚歎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諫諍諫諍諍諍諍諍乃從橋近者寶曆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捨遣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皇帝官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

山迴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今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覺聲繆繆使其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今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款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為下前數月見報上披閣下諫疏錫以幣帛僻左且遠莫知其故近於遊客處一睹閣下諫草明白辯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為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足且抃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既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地宜為吾君抃也閣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輔吾君而光世德某承閣下之厚愛冀於異時資閣下之知以進尺寸能不為閣下之喜復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以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地日出月入皆可掃洒以復厥初某縱不得效用但於一官一局筐篋簿書之間活妻子而老身命焉作為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為治則為有餘能不自慰故僕閣下之一疏抃喜慰三者交并真不虛也宜如此也無因面議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繁多某再拜

與李諫議行方書

孫樵

樵嘗為日蝕書以為國家設諫官期換君心之非不以一拂其言而怠於諫即繼以死非其職邪執事居其官亦嘗有意於此乎開元之間豈特諫官而後言邪苟立天子廷者皆得開口奮舌爭於上前故自貞觀已還開元之政最為脩明及林甫舞智以固權張詐以聳上於是束羣僚之口縛諫官之舌且以法中敢言者由是林甫之惡熾而勿復聞祿山之逆祕而勿復知天寶之政由此而荒矣今者下無林甫過諫之權上有開元虛已之勞如此則竝立明庭者皆得道上是非不顧時忌矧執事官曰諫議哉執事則不能言避其官而逃其祿可也官秩優而位崇者少邪今年三月上嘗欲營治國門執事尚諫罷之今者詔營廢寺以復舊觀三年之

間斤斧之聲不絕度其經費豈持國門之廣乎稽其所務豈持國門之急乎何執事在國門則知諫在佛寺則緘默勇其細而怯其大豈諫大夫職邪推以為大蠹生民者不過羣髦武皇帝發憤除之異活疲吐今天下之民喘未及息國家復欲興既除之髦以重困之將何以致民於蕃富乎推不知時態竊所憤真故奏書一通以明羣髦大蠹之由生民重困之原無路上聞輒以寓獻執事儻以推書為下任試入為上言其略

大皇帝郊論進書

獨孤郁

某還曰天下病不言久矣吾子假規嘉言以篤鄙人之志是勸天下之心也幸何獨乎鄙人也利何獨乎是文邪夫言豈一端而已矣知惡而不言是使天下之為惡不思乎其懼也知善而不言是使天下之為善者不勤其慕也此二者天下之達道也僕嘗論之安政不爭斯語直以詭蒙推頹吾子之所聞見雖欲激昂以是非天下其誰一從僕之所云邪吾子知僕將宦遊訪僕曰是役也為身之役歟為人之役歟意甚善古人曰仕非為貧也又曰君子之任行其義也僕雖不肖寧獨以衣服飲食大馬聲色室室使僕之胥屑賤僕將沈棄蹇連平則撫循吾之軀何為也其將奮飛騰凌乎則君之建官行封豈私吾飢而寒也又曰親戚處乎大位力主人也足下之所謂親戚者為若僕之有身邪足下所待僕之寧以曲私從義乎天下之君子固當有以自力也學其果有茂異僕幸側聞其風焉敢不踴躍語道于彼不識親戚之無聞乎苟不能藉此弟僕能富富之且猶莫許而況又妄於他人邪又曰不待位而言之大道之言也信哉古人有庶人諉於道商旅議於市芻蕘者得進其任妄焉足下念僕羸性而欲輔僕愚心共主公於天下是直諒多聞之益也其則何幸其將責僕以必聞以至公之道為市賈於天下也且何人哉昔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錄尚書事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舉賢進能豈有私邪謝絕之有郎功高不調而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

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遷幕府長史郎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適失長史曰將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上而薦之其匿名跡遠權勢如此彼推揚賢哲乃公卿大夫四岳十二牧之職也而富平陰陽用不敢當如僕瓌瓌方因奈何以上官他人之任反以許平人哉東野用心真以有以相照幸無以僭越之道深察於鄙人

與鄭駙馬書

張說

晚尋莊周書以天地為國道德為身老室之戶牖孔門之棖闢足可反覆孝慈胎育仁義而晉朝賢士乃祖尚浮虛弛廢禮樂其所遺夫將詰真宗不愈遂也老稱歸根曰靜復命知常復命近於無有知常其有知見邪斯故反照爾孔之窮神知化德之盛者神不可窮而窮之是神合於我化不可知而知之是化為我用唯此二義繫壯生亦不始盡言焉非榮陽之深於道者孰為輕導茲意也

與濟法師書

白居易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居易白濟上人侍者昨者頂謁時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論者其義有二欲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眾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為闡提說十善法為小乘說四諦法為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為大乘說六波羅蜜法皆對病根投以良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者若為小乘人說大乘心則任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跡也若為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器所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經摠其義云為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為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法華經云若但讚佛乘眾生沒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沒入罪苦

也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邪則法王經云若定根甚為小乘人說小乘法為大乘人說大乘法為闍提人說闍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縱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脣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眾生之性即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眾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眾生若病應同一病眾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以故為妄分別垢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機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為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況後五百歲末法中弟子豈盡能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為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已意說又可既乎未能觀與默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義不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為不了義經乎況諸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偏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引以為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為說邪將同一病一藥而為說邪若應病藥是有高下是有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為說必當說大乘大乘即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且不救病即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眾生沒在罪苦矣二者皆如來說知來是實語實語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

何法以對焉此其未論者一也又五蘊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緣行緣識緣名色緣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緣緣愛緣取緣有緣生緣老死病苦憂悲苦惱是也夫五蘊十二因緣蓋一法也蓋一義也略言之則為五詳言之則為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運合同條貫今五蘊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想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為因緣前後不論其義安在此其未論者二也上人者平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蓋欲藏於篋笥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發問居易類首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事書

柳宗元

其白前所以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為未得其粹美而為麤鑿憐悼所中懼傷子敬醇醴仍習謬誤故動以為告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本性移焉又况鍾乳產於石石之精麤疎密尋尺特異而穴土之上下其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惘然而濯其竅滑以夷其飢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麤疎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細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頓不發叢齒積額重濁頑樸食之使人偃蹇抑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悶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惟土之信以求志精凡為此事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操曲皆可以貫犀

華北山之木雖離奇液騰空立中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
仞之淵翼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擊跪跌薄蹄而曳
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
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
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
開穀而輟輪者皆可以爲師廬之沽名者皆可以爲大鑿西子之
里惡而臚者皆可以當虜王山西之冒沒輕儉李貪而忍者皆以
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稚駢撲鄗力農桑啗粟粟者皆可以謀
謀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
中言丹砂者類芙蓉而有尤言當歸者似馬尾鸞首言人參者似
人形黃岑似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之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
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云某者良也又經注云始興爲上次乃廣
連則不必服正爲始興也今再三爲言者惟欲得其精英以固子
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心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誇
而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某曰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三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四

書六卷一十一首

吳興姚

鉉

纂

論文上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柳冕與徐給事論文書

荅荊州裴尚書論文書

荅徐州張尚書論文書

與于襄陽書韓愈

寄李翱書裴度

教詩寄樂天書元稹

荅楊中丞論文書柳冕

荅衡州鄭史君論文書

荅莊充書杜牧

與賈秀才書孫樵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

柳冕

頌首別後九年年已老大平生好文老亦與盡日爲外事所撓有
筆語兩大卷或不得已而爲之或有爲而爲之既爲頌近教化謹
錄呈上望覽訖一笑夫文生於情情生於哀樂哀樂生於治亂故
君子感哀樂而爲文章以知治亂之本屈宋以降則感哀樂而亡
雅正魏晉以還則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則感物色而亡興
致教化興亡則君子之風盡故淫麗形似之文皆亡國衰思之音
也自夫子至梁陳三變以至衰弱嗟乎關雎興而周道盛王澤竭
而詩不作則王道興矣夫其或者肇往時之亂爲聖王之治興
三代之文者乎老夫雖知之不能文之縱文之不能至之况已衰
矣安能鼓作者之氣盡先王之教在吾子復而行者敏而生之冕
頌首

與徐給事論文書

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爲志形君子
之言爲文論君子之道爲教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
之文也自屈宋以降爲文者本於哀豔務於妖誕亡於此興失古
義矣雖揚馬形似曹劉骨氣潘陸藻麗文多用寡則是一技君子
不爲也昔武帝好神仙而相如爲大人賦以諷帝覽之飄然有凌

雲之氣故揚雄病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蓋文有餘而質不足則流才有餘而雅不足則蕩流蕩不返使人有淫麗之心此文之病也雄雖知之不能行之者惟荀孟賈生董仲舒而已僕自下車為外事所感感而應之為文不覺成卷意雖復古而不逮古則不足以議古人之文噫古人之文不可及之矣得見古人之心在於文乎苟無文又不得見古人之心故未能立言亦志之所也

荅荊南裴尚書論文書

猥辱來問曠然獨見以為齒髮漸衰人情所惜也親愛遠道人情不忘也大哉君子之言有以見天地之心夫天生人人生情聖與賢在有情之內久矣苟忘情於仁義是殆於學也忘情於骨肉是殆於恩也忘情於朋友是殆於義也此聖人盡知於斯立教於斯今之儒者苟持異論以為聖人無情誤也故無情者聖人見天地之心知性命之本守窮達之分故得以忘情明仁義之道斯須忘之斯為過矣骨肉之恩斯須忘之斯為亂矣朋友之義斯須忘之斯為薄矣此三者發於情而為禮由於禮而為教故夫禮者教人之情而已丈人志於道故來書盡於道是合於情盡於禮至矣昔顏回死夫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夫子曰天喪予是聖人不忘情也久矣丈人豈不謂然乎如冕者雖不得與君子同道實與君子同心相顧老大重以離別況在萬里邈無前期斯得忘情乎古人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况十年乎前所寄拙文不為文以言之蓋有謂而為之昔堯舜雅頌作雅頌廢夫子作未有不因於教化為文章以成國風是以君子之儒學而為道言而為經行而為教聲而為律和而為音如日月麗乎天無不照也如草木麗乎地無不章也如聖人麗乎文無不明也故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謂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謂也言而不能文君子恥之及王澤竭而詩不作騷人起而淫麗興文與教分而為二以揚馬之才則不知教化以苟陳之道則不知文章以孔門之教評之非君子

之儒也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則德勝文不知道則氣衰文多道寡斯為藝矣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兼之者斯為美矣昔游夏之文章與夫子之道通流列於四科之末此藝成而下也苟言無文斯不足徵小子志雖復古力不足也言雖近道辭則不文雖欲拯其將墜末由也已丈人儒之君子曲垂見察反以自愧冕再拜

荅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

辱前月十二日書問文章之道將帥之事朋友之義有君子之道三甚善甚善夫文章者本於教化發於情性本於教化堯舜之道也發於情性聖人之言也自成康及頌聲寢廢人作淫麗興文與教分為二不足者疆而為文則不知君子之道知君子之道者則恥為文文而知道二者兼難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堯舜周孔也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賈生董仲舒也夫日月之麗仰之愈明金石之音聽之彌清故聖人感之而文章生焉教化成焉哀樂形焉逮德下衰文章教化掃地盡矣噫聖人之道猶聖人之文也學其道不知其文君子取之學其文不知其教君子亦恥之老夫從君子久矣雖欲學之未能文之不足以當君子之襲然詠乎堯舜之道舞乎沂泗之風庶乎與同也將帥三軍之師萬人命于實為之矣今國家之患患在師老足下之患患在勢分且天下大勢也善為將者乘天下之勢苟變化在人則用之如神彼勢合者驅而盟之使其據從相文是也勢分者力以傾之使其削弱申商是也則遇非常之時不可以尋常之事邀萬代之勳明矣今足下據億丈之城仗大順之衆有相文之志苟不修其軍政合其大勢制其死命則不足以輟東顧之憂故老夫前書開陳古義以激壯心而猥辱遠示以為聽道路之說甚不然也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相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子為大將實制東夏為不義而彊力不能制者春秋亦恥之國不富而昌兵不教而疆敵不謀而亡是管仲無功於齊商君無能於秦子房無謀於漢矣蓋求天下之智

蓋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務此將帥之本也較短長定曲直乃匹夫之爲爾古者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相成者僕雖老矣願君子之遊同君子之道見君子之學三十年矣子之善猶僕之善也得不相成乎且百年之壽人誰及之歲月有窮天地有終惟立德立言立功斯爲不朽彼聖賢救世死而後已氣有所感也故天下有樂賢入樂之天下有愛賢入憂之樂教所以徇弱燕之急復彈齊之讎韓信所以感推食之恩申戰勝之感意氣所感天地相合況於人乎天方授子子實爲將得不愛之乎噫德與言僕無望矣立功立萬在吾子爲之望可求也時不可再也是以古人惜時之過已昔者仲尼以大聖之德不免爲旅人之身斯無時也賈生以希世之才而無佐命之勳斯無位也今足下遇非常之主統相文之師時與位泰矣苟功成於身則義動天下使天下之人受其賜不亦休哉既書慨然心馳旗鼓之下某頓首

上于襄陽書

韓愈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詞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詩詞移疾從并與京兆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踰尋丈人狎而說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視巨海之驚濤莫不戰悼憚悚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勳乎樞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伴輝赫若雷震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韻動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揚子雲曰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顯顯而且噩噩也昔者齊若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隨之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則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

從事於文實且久則其於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爲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奇李翱書

裴度

前者唐生至自滑復辱致書禮兼獲所貺新作十二篇度俗流也不盡窺見若愍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揚烈教義煥於史氏鍾銘謂以功伐名於器非爲銘與弟正辭書謂文非一藝斯皆可謂救文之失廣文之用也甚善甚善然僕之知弟也未知其他直以弟敏於學而至於文就六經而正焉故每過名輩稱弟不容於口自謂爾久益無愧詞竊料弟亦以直諒見待不以悅媚相容故不唯嗚悒亦欲商度其萬一耳若弟擅落今古脫遺經籍斯則如獻白豕何足採取若猶有祖述則願陳其梗槩以相參會耳愚謂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爲下不知其帝力其漸被於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夏殷之際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業又鮮可得而傳也厥後周公遭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於冊府故可得而傳也是作周孔之文也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一日失之敗亂至矣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文譎諫之文也自爲一家不是正氣實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餘擅美一時流譽卓載者多矣不足爲弟道焉然皆不說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繫辭國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細入無間而奇言怪語末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而可行此所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俾後之作者有所我准而請問於弟謂之何哉謂之不可非僕敢言謂之可也則太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至善矣能止乎若遂過之猶不及也觀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儻可屬綴風雲羈束聲韻爲文之病甚矣故以雜詞遠致一以繕之則是以文字爲意也且

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略之也異欲去彼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乎居而不可諭又何必遠關經術然後聘材力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共求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非也雖夫於小亦異於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襟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庶幾高明少納庸妄若以為未幸不以苦言見革其或惟傑心慮荒散百事罷息然意之所在敢隱於故人邪昌黎韓愈僅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為防焉爾弟素居多年勞想深至窮陰疑返動息何如入奉晨昏之歡出茶惟幄之畫固多適耳非弟來欲度及時于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榮若此遊宦謂何是不復能從故人之所勗耳但實力田園苟過朝夕而已然待春氣微和農事未動或策蹇謁賢大夫兼與弟道舊未爾間猶希尺牘珍重珍重力書無餘從表兄裴度奉簡

教詩寄樂天書

元稹

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聲病時貞元十年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用人最不欲文法史生天下罪過外門節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豪卒懷之處因喪負眾橫相賊告變駱驛使者送窺旋以狀聞天子曰某色將某能遇亂亂眾附願為其帥名為眾情其實逼詐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倖因緣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自為首意有羅列兒孫以自固者有開導蠻夷以自重者首寺符篆固於几閣甚者擬旨詔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啻僕畜厚加剝奪名為進奉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侯甸之內水陸腴沃以鄉里計其餘奴婢資財生之備稱是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為科雅以時進見者不過一

二親信直臣議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閒時或繕完饋奉豪家大帥乘聲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熾習俗不怪上不欲令有司備宮闈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幣帛以易餅餌吏緣其端剽奪百貨勢不可禁僅時駭不慣聞見獨於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詠激烈即日為寄思玄子詩二十首故鄭京兆於僕為外諸翁深賜憐獎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秘書少監王表在座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死其志義何如故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召諸子訓責泣下僕亦竊不自得由是勇於為文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皆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為詩性復僻懶人事常有閒則有作識足下時有詩數百篇矣習慣性靈遂成病敵每公私感憤道義敷揚朋友切磨古今成敗日月遷逝光景慘舒山川勝勢風雲氣色當花對酒樂罷采餘通滯屈伸悲歡合散至於疾恙其身悼懷昔遊凡所對遇異於常者則欲賦詩又不幸年三十二時有罪譴棄今三十七矣五六年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常在閑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復懶於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精麤遂成多大大然亦未嘗繕寫適值河東李明府景儉在江陵時解好僕詩章謂為能解欲得盡取觀覽僕因撰成卷軸其中有首意可觀而詞近往古者為古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為樂諷詞雖近古而止於吟為性情者為古詞體實樂流而止於摸象物色者為新題樂府聲勢公順屬對穩切者為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為兩體其中有稍存寄興與諷為流者為律諷不幸少有伉儷之悲撫存感往成數十詩取諸子悼亡為題又有以千教化者近昵婦人量薄有目縮約頭髮未服庸庸之度及匹配色澤尤據怪艷因為豔詩百餘首詞有古今又兩體自十六時至是元和七年矣有詩八百首色類相從共成十體凡二十卷自突冗亂亦不復置之於行李昨來京師偶在陸蔭及通行盡置

自突冗亂亦不復置之於行李昨來京師偶在陸蔭及通行盡置

足下僅亦有說僕聞上士立德其次立事不遇立言凡人急位其次急利下冬食僕天與不厚既乏全然之德命與不偶未遭可為之事性與不惠復無垂範之言兀兀狂癡行近四十微名取位不過於第八品而冒憲已六七年授通之初有習通之熟者曰通之地濕墊卑福人事稀少近歲荒凶死亡過半邑無吏市無貨百姓草木剝皮以下計粒而食大有虎豹蛇虺之患小有蝮蝎浮塵蛛蜘蛛蟻石萬里病者百死一生之慮何僕之命不厚也如此智不足也又如此其所語之憂險也又如此則安能保持萬全與足下必復京輦以須他日立言立事之驗那但恐一旦與急食者相扶而終使足下受天下友不如已之謂是用悉所為文留穢藉筒比夫格奔樗塞之戲猶曰愈於飽食僕所為不又愈於格奔樗塞之戮乎昨行巴南道中又有詩五十一首文書中得七年已後所為向二百篇繁亂冗雜不復置之執事前所為寄思玄子者小歲云為文不能自足其意貴其起予之始且志京兆翁見遇之由今亦寫為古賦之一移諸左右僕少時授吹噓之術於鄭先生病癩不就今在閑處思欲怡神保和以求其內異日亦不復費詞於無用之文矣省視之煩庶亦已於是乎

荅楊中丞論文書

柳冕

來書論文盡養才之道增作者之氣推而行之可以復聖人之教見天地之心甚善嗟乎天地養才而萬物生焉聖人養才而文章生焉風俗養才而志氣生焉故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古者陳詩以觀人風君子之風仁義是也小人之風邪佞是也風生於人文主於質天地之性也止於經聖人之道也感於心哀樂之音也故觀乎志而知國風逮德下衰風雅不作形似豔麗之文興而雅頌比興之義廢豔麗而工君子恥之此文之病也嗟乎天下之才少矣文意之氣衰甚矣風俗之不養才病矣才少而氣衰使然也故當世君子學其道習其弊

不知其病也所以其才日盡其氣益衰其教不興故其人日野如病者之氣從壯得衰從衰得老從老得死沉綿而去終身不悟非良醫孰能知之夫君子學文所以行道足下兄弟今之才子官雖不薄道則未行亦有才者之病君子患不知之既知之則病不能無病故無病則氣生氣生則才勇才勇則文壯文壯然後可以鼓天下之動此養才之道也在足下他日行之如老夫之文不近於道老夫之氣已至於衰老夫之心不復能勇三者無矣又安得見古人之文論君子之道近先王之教斯不能必矣冕白

荅衢州鄭使君論文書

專使至辱書并歸拙文如見君子所褒過當無德以當之幸甚門人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即聖人道可企而及之者文也不可企而及之者性也蓋言教化發乎性情繫乎國風者謂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淺故文有崇替時有好尚故俗有雅鄭雅之與鄭出乎心而成風皆游夏之文日月之麗也然而列於四科之末藝成而下也苟文不足則人無取焉故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也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也逮德下衰其文漸替惜乎王公大人之言而溺於淫麗怪誕之說非文之罪也為文者之過也夫善為文者發而為聲敲而為氣直則氣雄精則氣生使五彩並用而氣行於其中故虎豹之文蔚而騰光氣也日月之文麗而成章精也精與氣天地感而變化生焉聖人感而仁義行焉不善為文者反此故變風變雅作矣六藝之不興教化之不明此文之弊也噫文之無窮而人之才有限苟力不足者彊而為文則廢禮而為氣則竭彊而為智則拙故言之彌多而去之彌遠遠之便已道則中廢又君子所恥也則不足見君子之道與君子之心心有所感文不可已理有至精詞不可遠則不足當君子之褒故叔頓首

荅莊充書

杜牧

某白莊先輩足下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之

丘衛未有主彊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非整者四者高
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風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
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辭
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闕閭紛紛然莫知其誰慕散而已是以意全
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遺辭
辭不能成意天抵為文之言如此觀足下所為文百餘篇實先意
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為文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
不為難到今以其無可取欲命以寫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觀
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為之詩書春秋左氏已降百
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
自兩漢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
誼劉向楊雄之徒斯人也宜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楊子雲著書
欲取覆醬胡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況今與足下並生今世
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
某再拜

與賈秀才書

孫樵

主數足下曩者樵耳足下聲價足下售於時何晚及目足下五通
五十篇則足下困于上亦宜矣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
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尤之珍必頡驪龍伏而不知
已積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離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
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于思坎
軻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玄窮元
結以潘谿礪窮陳拾遺以咸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
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
今足下立言必奇措意必深扶精剔華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鈞
榮邀富猶欲疾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祿不動於心窮達與時上
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則樵之所敢知也嗚呼孤進患心不苦及
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懼足下自得

也淺且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無言

重校正唐文粹卷八十四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五

吳興姚

鉉

纂

書七卷附錄一十一首

論文下

與陸修書李翱

答李生二書皇甫湜

復友生論文書陸龜蒙

荅開元寺僧書李翱

與李生論詩書司空圖

與王駕評詩書

荅進士王載言書李翱

上楊相公啓劉太真

上知已文章啓杜牧

上令狐相公詩啓元稹

與陸修書

李翱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郎年止於二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率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焉善者將安所歸乎翱書其人贈于兄贈于兄蓋思君子之知我也與李觀平生不得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嘗歎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楊子雲矣書已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於君也故書苦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復得詠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楊子雲矣書苦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當書一章曰獲麟詞其他亦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述適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其下尋常之所為者亦以贈焉亦惟讀觀愈之詞異一詳焉翱再拜

荅李生二書

皇甫湜

辱書適曠黑使者立復不果一二承來意之厚傳曰言及而不言失人粗書其愚為足下荅幸察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於眾出於眾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王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適自然

也必崔嵬然後為岳必滔天然後為海明堂之棟必撓雲霓龍之珠必固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為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其僅自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進之也來書所謂浮豔聲病之文恥不為者雖誠可恥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迺足下所不為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捨其斧可乎哉恥之不當求也求而恥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恥濡足也寧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謂汲汲於立法寧人者迺在位者之事聖人得勢所施為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詠歌紀述光揚之作作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今吾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思之或過其餘則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踈怠聊復所為俟見方盡湜再拜

第二書

湜白生之書辭甚多志氣其橫流論說文章不可謂無意若僕愚且困迺生詞競於此固非宜雖然惡言無從不可不卒勿怪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於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者謂不如常迺出常也無傷於正而出於常雖尚之亦可也此統論奇之體耳未以文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也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亦無傷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不可通理矣而以文為貴者非他文則遠無文即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邪夫繪事後素既謂之文豈苟簡而已哉聖人之文其難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吾何敢擬議之哉秦漢已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生書文亦善矣比之數子似猶未勝何必心之高乎傳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生自視何如哉書之文不

奇易之文可為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見其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生輕宋玉而稱仲尼班馬相如為文學按司馬遷傳屈原曰雖與日月爭光可矣生當見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祖習不暇者也豈生稱誤邪將識分有所至極邪將彼之所立卓爾非強為所庶幾遂離嫉之邪其何傷於日月乎生笑紫貝闕兮珠宮此與詩之金玉其相何異天下人有金玉為之質者乎披蒔荔兮帶女蘿此與贈之以芍藥何異文章不當如此說也豈謂怒三四而喜四三識出之白而性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苛夫長本非長短形之則長矣虎豹之形於犬羊故不得不苛也他皆倣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與文學不相侔此喻也凡喻必以非類豈可以彈喻單乎是不根者也生稱以知難而退為謙夫無難而退謙也知難而退宜也非謙也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生以一詩一賦為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邪直詩賦不是文章邪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章湯之盤銘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為甲賦矣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孔子云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一第為事不當以進士冠姓名也夫煥乎郁郁乎之文謂制度非止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浮豔聲病為說似商量文詞當與制度之文異日言也近風教偷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為虛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王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何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傳曰惟善人能受善言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手問於湜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聊有復不能盡不宣湜再拜

後友生論文書

陸龜蒙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僕雖極頑冥亦惴息汗下見詎訶之其難招禍患之甚易也况僕少不攻文章

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行其道而未得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具案上有一杯梨羹如五鼎七牛饋於左右加之以撞金石萬羽焉也未嘗干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王公丐貨歸車馬故無用文處江湖間不過美泉石則記之登節槩則傳之觸離會則序之值中壘則銘之簡散壯澹誕無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德我太甚苟嘿嘿不應非朋友切切惻惻之義也故扶病把筆一二論之曰我自小讀六經孟軻揚雄之書頗有執者求文之指趣規矩無出於此及子史則曰子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近書書則記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獨詩書易象與魯春秋經聖人之手耳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載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漢代諸儒爭撰而獻之求購金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為經書與春秋實史耳學者不當混而言之且經解之篇何名出於戴聖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為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是聖人言也蓋出於周公益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有經書必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緯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名之耳非聖人之言明矣苟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采論而辨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以詩易為經以春秋為史足矣無待於外也謂經語古而皆微則易曰復霜堅冰至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苦節不可貞之類果純古而微乎謂史語直而淺則春秋書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陘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之類果純直

而淺乎經不純微史不純淺又可見也言文之不可立喻則曰春秋不當言無使滋蔓又云春秋舉軍旅會盟豈非敘事邪引左氏傳語徵左氏敘事悉謂之春秋可乎春秋大典也舉凡例而褒貶之非周公之法所及者在夫子之心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區區於敘事則魯國之史官耳孰謂之春秋哉前所謂讀六經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不出於此妄矣又一篇曰某文也某辭也文既與辭異是文優而辭劣耳易之擊辭曰齊小大者存乎卦辭吉凶者存乎辭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又曰觀其柔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非文邪書載帝庸作歌皇陶乃康載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辭也書之辭非文邪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辭非文邪禮有朝聘之辭娶夫人之辭樂有登歌薦辭禮樂之辭非文邪法言曰往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孟軻之辭非文邪太玄之辭也沈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揚雄之辭非文邪是知文者辭之樞辭者文之用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辭古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不當稱文文辭一也但所適有宜耳何異塗云之哉又曰擊病之辭非文也夫擊成文謂之音五音克諧然後中律度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聲依永律和聲聲之不和病也去其病則和和則動天地感鬼神反不得謂之文乎猶繪事組織中有精耳大凡解人之說不敢避墻援膚爪而自矜於堂與心府也要在引學者當知之事以明之而已矣師道不行後生多泥於所習有陷而溺者力能援之可也如其不同請觀近而後

李翱

前日見命作開元寺鐘銘云欲籍僕之辭庶幾不朽而傳於後世誠足下相知之心無不到也雖然翔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讓乎知聖人之道者也當見命時意亦思之熟矣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始乎下人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吾之辭必傳於後後有聖人如

仲尼者之讀吾辭也則將大責於吾矣吾畏聖人也夫銘古多有焉湯之盤銘其辭云云衛孔悝之鼎銘其辭云云秦始皇帝之嶧山銘其辭云云於盤則曰盤銘於鼎則曰鼎銘於山則曰山銘盤之辭可遷之於鼎鼎之辭可移之於山山之辭可書之於碑惟之所紀爾及蔡當黃銘銘以紀功於黃鉞之上爾或盤或鼎或嶧山或黃鉞其意與言皆同非如高唐上林長楊為之作賦云爾近代之文士則不然為銘為碑大抵詠其形容有異於古人之所為其作鐘銘則必詠其形與其音聲與其財用之多少鏐鑄之勤勞爾非為勒功德誠勸於器也推此類而極觀之某不知君子之文也示其矣然其所為文亦皆有盛名於時天下人咸謂之善焉吾不知吾所獨知其能賢於他人之皆不知乎天下人咸以不知者云善則吾之獨知又何能云善乎雖然吾亦須吾心以須聖人爾阿俗從時則吾不忍為也故久未承教為其所懷也如前所云足下欲吾之必銘是鐘也當順吾心與吾道則足下之銘必傳於後代矣如欲從俗之所云則天下屬辭之士願為之者甚眾矣何籍於李翱之辭哉幸思之也日中時過淮而南書以通意且為別

與李生論詩書

司空圖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味而后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通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醢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所以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滄溟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邪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舉哉賈闈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饒大抵附寒澁方可置才亦為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濇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切嘗自負既久而愈覺缺然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沙水輕著雨消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灶山嶺接楚岷又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悻得

山中則有坡暖冬生青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
 得於江南則有戎鼓和潮暗船燈照鳥幽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
 深船又夜短猿悲滅風和鶴喜靈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鵬
 聲帶晚飢得於喪亂則有驂驅思故第鸚鵡失佳人又鮫鮪入海
 涸醯棘林高得於道官則有基聲花院閉鶴影石壇幽得於夏
 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蕭蕭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象若
 龕響木魚又解吟僧不俗愛舞鶴終早得於郊原則有遠坡春旱
 滲猶有水禽飛上句蘇州連射於樂府則有晚粧留拜月春睡更
 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得於懷適則有客
 來當意慳花發遇歌成雖庶幾不瀆於淺濁亦未廢作者之譏訶
 也七言云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朝乍如添健
 傑亡書久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又五
 更惆悵迴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上句向云誠齋歸味有又嚴勤
 元日日敬干又明年數生涯只自構皆不拘於一槩也蓋絕句之
 作本於詠極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今
 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儻復以全美為上即知味外言矣勉痛
 某再拜

與王駕評詩書

足下末伎之工雖蒙譽於賢哲未足自信必俟推於其類而后神
 躍而色揚今之聲藝者反是若即醫而斬其病也唯恐彼之善察
 藥之我攻耳以為率人以謾莫能自振痛哉且工之尤者莫若伎
 於文章其能不死於詩者比他伎尤寡豈可容易校量哉國初主
 上好文雅風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極
 矣右丞蘇州趨味登覽若清沉之貫達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焉
 力勸而氣奪乃都市豪估耳劉公夢得揚巨源亦各有勝會閨仙
 無可割得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厭後所聞逾褊淺矣然河汾
 蟠鬱之氣宜繼有人今王生者寓居其間沈漬益久五言所得長
 於思與境陪乃詩家之所尚者則前所謂必推於其類豈止神躍

色揚哉經亂索居得其所錄尚累百篇其勤亦至矣吾適又自編
 一鳴集且云擇靈裂月訪作者之肝脾亦當吾言之無忤也
 李翱

谷進士王載言書

翹頭首足下不以期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
 之藝及心不能棄于時特求知者問誰則可皆告曰李君乎告足
 下者過也足下因而多病小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
 足辱厚命況如翹者多病小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
 閎者邪雖然意盛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陳其所聞蓋行其莫如恭
 自貴莫如厚接眾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德莫如勇受益莫如擇
 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
 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材賢
 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
 幼次朋友六經之言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林乎若日火包
 乎若天地撥章稱味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
 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
 未嘗有書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故義深則意遠意遠
 則理辯理辯則氣厚氣厚則詞盛詞盛則文工如山有相華焉如
 濟有濟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其色黃白不
 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
 也困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
 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巳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敘意苟通
 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是者則曰文章不對
 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變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
 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生也義不主於理言
 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奉美新王褒僅約是也其
 理往往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有之矣劉氏人物志王氏中說俗
 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
 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溫于羣小此非對也又曰漣慨既多受侮

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疾將統殄行震驚朕師詩曰死彼柔桑其下侯甸耒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充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閒兮采者閑閑兮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所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與老聃列禦寇莊周田穰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荀况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文之學者之所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辭不上者不成爲文且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乎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此之謂也陸機曰林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迷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毅梁子言之矣曰依爾則班固言之矣曰驟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也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知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重其義列於經傳皆可詳列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言游過也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一而慢其二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揚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前後也而足下齒切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竊懼足下不思乃陷于此韋踐之與翔書亟教足下之善故敢盡詞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爲犯李翱頓首

上揚相公啓

劉太真

大真啓前者曲蒙處分今獻所學舊文伏念早年僻居江介泛覽經典莫究宗源天寶中常過故揚州功曹蘭陵蕭君語及文學許相師授而家貧世亂不克終之其後從役外府所用寡細雖抱宿心無因警發雖欲奔前賢之墻宇揖作者之風度涉隅角而輒滯望端視而自失常有一言通至理一章逸遺恨竊懷耿耿不覺淹久以深稽命之罪寧負厚顏之愧謹上近所記錄三十餘章及復內省慙惶汗流伏惟相公乘人文以作相敷天縱之盛美發六籍以立言極三才之奧義協贊一德化成羣有懸衡而制其輕重操繩而審其曲直小人既無學術又無材用形神低悴年鬢頽老又念頃日曾霑引問擊蒙而恒失所對庸劣而竟無上補今復以此昧塵明鑒相公假爲之納其瑕穢小人不亦自重其嫌斥乎向使疆任之閒獲趨門館荷深仁於哲匠被君子之善誘雖其頑魯或有庶幾之道焉今過五十已加其四學之已困力又不足遇伯樂而反惡於長鳴視姬姜而自退其陋質抑小人之命也不敢多言謹啓

上知己文謹啓

杜牧

其啓某少小好爲文章伏以待郎文師也是敢謹貢七篇以爲視聽之汚伏以元和功德凡人盡當誦詠紀敘之故作燕將錄往年弔伐之道未其得所故作罪言自艱難以來卒伍傭役輩多據兵爲天子諸侯故作原十六衛諸侯或恃功不識古道以至于反側叛亂故作與劉司徒書處士之名即古之巢白伊呂輩近者往往自名之故作送薛處士序寶曆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有廬終南山下嘗有耕田著書志故作望故園賦雖未能深窺古人得與揖讓笑言亦或的的分其狀貌矣貞元四年來在大君子門下恭承指顧約束於政理簿書閒永不執卷上都有舊第唯書萬卷終南山下有舊廬頗有水樹當以未耜筆硯閒齒髮尚壯閒冥有成立他日捧持一遊門下爲拜謁之先或希一獎合者所獻

但有輕黜尊嚴之罪亦何所取伏希少假誅責生死幸甚

上令狐相公詩啓

元稹

某啓某初不好文徒以仕無他歧強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為廢滯潦倒不復以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抉摘剔蕪靡穢等重竊承相公直於廊廟閑道某詩何昨又而奉教約今獻舊文戰汗悚懼慙忝無地某始自御史府謫官於外十餘年夫閑誕無事遂用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千餘首其閒感物寓意可備勝警之風達者有之詞直氣麤罪戾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惟杯酒光景閒屢為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為律體卑下格力不揚尚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間多有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上妄相倣效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支離褊淺之詞皆目為元和詩體某又與河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為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為十言或為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為次韻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湖間為詩者或相倣效或力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復首尾韻同意等不異於篇亦目為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某嘗以為雕蟲小事不足自明聞相公記憶夙旬已來實懼臺上之牆庇於大廈使不復推壞水為板築者之誤輒敢繕寫古體詩歌一百首一百韻至兩韻律詩又一百首合為五卷奉送陳或希構厦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操櫟樛楠之材盡當量度則十餘年之遭迴不為無所用心耳詞旨瑣劣冒黷尊嚴伏俟刑書不敢逃讓死罪死罪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五

嘉靖甲申歲大學法姪蘇餘情文明刻于家塾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六

吳興姚

鉉

纂

書八卷一十一首

薦賢四

上宰相薦皇甫是書韋處厚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厚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師資七

與李牧書田弘正

與段校理書劉處夫

答人求文章柳宗元

上韓吏部書林簡言

與常州獨孤使君書崔元翰答韋中立書柳宗元

復杜温夫書

上宰相薦皇甫是書

韋處厚

相公閣下伏以燕國張公說登翊聖明底寧泰階推心旁求虛已下納房太尉由布衣振起於門下張曲江自蓬戶發揮於嶺底而繼播休名襲佩相印克懋勤德不忝揄揚後之朝望因以輿勸不多二公而推燕國者以雜居羣倫齊齒下輩崇構棟榦則杪忽方輕珠飾珪璋則蒙昧未耀器用既尤持之於耳目之前垂後而无配名節兼大用之於身世之後希古而絕倫夫豈推策考步之為乎藏往知來之兆乎蓋合以尺牘片言申以考跡定貌靈異五行之鍾粹也文章心靈之造形也者誠居業本隱以之顯觀心擇術自處以之微以是而求則坐決萬方之內立斷百代之下其術既定其道甚明竊見前進士皇甫湜年二十二學窮古訓詞秀人文脫落章句簡斥枝葉游百氏而旁覽折之以歸正囊六義以疾馳諷之以合雅苟堅其持操不恐於置罟罟之訕脩其踐立不誘於藉藉之譽孟軻黜楊墨之心楊雄尊孔顏之志形乎既立果於粹然至於用心合論探毫注簡排百氏之雜說判九流之紛蕩摘其舛駁趨于夷途徵會理軸遺訓詞波無不踴正超常曲暢精旨置之石渠必有劉向之刊正羣言列之東觀必有孟堅之勒成漢史施

之奏議必有賈誼之兼對諸生天既委明于斯人苟回險其道未得按輪而驅則必混翼于天地殮精於沆瀣乘續繳者從而道之固无及矣儻得遊門下信其才能相公得御公之名有撫奇之實後進幸甚舍人駢御賤役也儻能達掃門之事禰衡雖薄技也儻能遇非常之薦今某辱奉惠顧實百於舍人之儔皇甫湜蘊積才志固百於正平之量處厚百舍人之勢不能達百正平之心方切恃私於門館明者觀之其恥非一也懼愚賢不盡謹繕其書論賦合八首用上可否輕瀆嚴威下情不任戰懼之至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李翱

翱再拜齊相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戎翟匡周室亡國存荆楚服諸侯莫不至焉豈刁易牙信而齊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相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賢則格于天地功及後世不得其人則不得其死其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為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人皆立于朝堯能知舜於是乎驩兜放共工流殛鮪鯀三苗舉禹稷皋陶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世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黨於朝禹稷皋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為齊相公爾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為君乎惟天為大性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滅項蓋齊滅之曷不言齊滅之為相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嫉始善善也樂終相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繼絕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存亡國為耳豈刁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相公始不用管夷吾未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加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今天子之大臣有土地千里孰有如執事好賢不倦者乎蓋期人

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不可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焉毅韓愈得古文之遺風明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為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留觀愈皆素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翱實為執事惜焉豈唯翱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為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詩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默絕地音彼二子皆知言者也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謂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凡賢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合于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盡其才而容讓人之所聞者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讓人之所聞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偕來其一人賢士也其一人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崇焉則賢者行而常常之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之人禮貌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聖人不好色而好德者也雖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德與色均好之又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最甚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以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剛詩教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以其待於人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焉

況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禮善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却將為他人之所得而大有立功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有一於郊之身他日為執事惜之不可既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奈何矣翔窮賤人也直辭無讓非所宜至于此者也為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翻再拜

薦齊孝若書

令狐楚

某官至辱垂下問令公舉一人可管記之任者愚以為軍中之書記節度之喉舌指事立言而上達恩中天心發號出令以下行期從人意諒非容易而可專據竊見前進士高陽齊孝若字考叔年二十四學必專授文皆雅正詞賦甚精章表殊健踈眉目美風姿外若坦蕩中甚復慎執事儻引在幕下列於賓佐使其馳一檄飛一書必能應馬上之急求言腹中之所欲夫撥芳刈楚不棄幽遠况孝若相門子弟射策甲科家居君侯之化下且數年矣不勞重幣而獲至寶甚善甚善雄都大府多士如林最所知者實斯人也請為閣下記其若此惟用與捨高明裁之

薦樊衡書

崔穎

夫相州者先王之舊都西山雄崇足是秀異竊見縣人樊衡年三十神爽清晤才能絕倫雖白面書生有雄膽大略深識可以執時俗長策可以安塞裔藏用守道實有歲年今國家封山勒崇希代罕遇合育之類莫不踴躍况詔徵隱逸州貢茂異衡之際會千載一時君侯復躬自執玉陪鑿日觀此州名藩必有所舉當是舉者非衡而誰伏願不棄賢才賜以甄獎得奔大禮升聞天朝衡因此特策名樹績報國榮家今當代之士知出君侯之門矣願不勝區區敢聞左右俯伏階墀用增戰汗

與李教書

田弘正

弘正珍重執事之心積二十餘年竟不復自道於執事者徒懇懇終日常恐空老而無所師誠固內自不安矣自前年朝謁得展拜

執事於道路之間時苦牽事復略不得伸前時所畜之意彌有不足於心矣執事以古今仁義發為懲惡勸善之心豈惟當世士君子所賴抑亦姬公孔子之心侍執事而明白之矣每覽前後史策紀其所為古之賢者有出無愧矣弘正近奉制書去魏就鎮自念寵榮已極能無憂惕之甚哉且自二寇亂常已來六十餘載矣河北之地教化之所不行異趙魏常山又河北之尤者日月積習遂為匪人誠可悲矣寢食常念之以為有經濟不羈之才者執事可以將朝廷之化移礦俗之心矣弘正庸虛輒不自意懇子降重為邑人落茅塞之心仰執事坐師氏之庭使鄙夫修擁藝之禮則向之羞姑可掩矣不審執事當俯而就之乎復恥而不就乎今輒虛上倅之位俟君子光臨古人有功成不居退得所語者鄙人味之久矣儻終不拒至誠之情幸甚

與段校理書

劉巖夫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搖舌於口誰不言仁誼哉清濁相渾真偽難辨今雖有提其肺腸以呈眾某必笑而不諒此亦不足怪也蓋為者繁而真者寡况憑區區文字而能取信於人邪所以其蘊蓄斯久不敢輕奮抑為此也今幸因執事稍垂盼睐以不偷眾輩故得肆陳其愚惟賜詳之某七歲受教誨始學箕裘迄今十六不見成熟性本慵惰強之惟艱不能勩力盡瘁服勤先聖然常謂男子生而懸弧示有事於四方固不得與兒女曹並列依違以沒世每欲奮廓埃壙破開濤浪登翼雲漢垂名竹帛謂舒腕可取耳殊不知世道隘局九重阻深不可也又欲藏器弛用洗滌他腸且謂言甘入夜吟編簡索聖賢意探情性源白雲霏空虛舟汎波塵機不張語默自任湜湜然得全其愚為唐一閑人而家世清風祗承嚴訓不可也又欲掉長舌於公卿間遽除威施以媚於人拱立下流阿言從眾善者曰善不善者亦曰善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而愚僻已慣矯之准病不可也三者之惑心不可屈志不可諧歧路難期歲月易老踐履之道張然自迷執事濯纓清流敏古多識試與

指其要路將鞭棰以趨之其再拜

答人求文章書

柳宗元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所以難乎非謂此與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得之為難知之愈難爾儻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蹟雖有燕累則為日月之蝕也大珪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子已來茲道大闢家修人勵刊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錄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梨綺繡互攀日月高居於萬物之中雄視於百代之下率皆縱誕而不克躡躅而不進力感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為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繫之頗平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祭古陋今者比肩疊迹大抵生而不遇死則垂聲者眾焉楊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子且猶若是況乎未其聞著者哉有文不傳於後化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為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狀賦文史挾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蠢起金聲玉耀誑聲之人微一時之聲雖終淪棄其奪朱亂雅為害已甚是其所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悵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首合為一通想今治書者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裒

上韓吏部書

林簡言

人有儒其業與孟軻同代而生不遂師於軻不得聞乎道閣下豈不謂之惜乎又有與楊雄同代而生不遂師於雄不得聞乎道閣下豈不謂之惜哉有習於琴者問其所習必曰吾師於某某所傳師曠之道也習於弧者問其所習必曰吾師於某某所傳程孺子之道也脫二人未至於古然亦無敢是非者以所習有據故也儻

曰吾自能非授受於人也必知其音俚音也其能庸能也嗚呼聖人之道與琴弧之道相遠矣而琴弧尚能自習之如此況聖人之道乎去夫子千有餘載孟軻楊雄死今得聖人之言能傳說聖人之道閣下耳今人睽閣下之門孟軻楊雄之門也小子幸儒其業與閣下同代而生閣下無限其門俾小子不得聞其道為異代惜焉

與常州獨孤使君書

崔元翰

日月催元翰再拜上書郎中使君閣下天之文以日月星辰地之文以百穀草木生於天地而肖天地聖賢又得其靈和粹美故皆含章垂文用能裁成庶物化成天下而治平之主必以文德致時雍其承輔之臣亦以文事助王政而唐堯虞舜禹湯文武之代則憲章法度禮樂存焉臯陶伯益伊傅周召之倫則詰命謨訓歌頌傳焉其後衛武召穆吉甫仍叙咸作之詩並列于雅孔聖無大位由修春秋述詩易反諸正而寄之治而素臣丘明游夏之徒又述而贊之推是而言為天子大臣明王道斷國論不通乎文學者則陋矣士君子立於世升於朝而不繇乎文行者則僻矣然愚後世之文放蕩於浮虛舛馳於怪迂其道遠謬謂宜得明哲之師長表正其根源然後教化淳矣閣下紹三代之文章播六學之典訓微言高論正詞雅旨溫純深潤博弘麗道德仁義粲然昭昭可得而本學者風馳雲委日就月將庶幾於正若元翰者徒以先人之緒業不敢有二事不遷於他物而其顛蒙樸騷以為工抗精勞力未有可採獨喜閣下雖處貴位而有仲尼誨人不倦之美亦欲以素所論撰貢之閣下然而未有暇也不意流於朋友露其嚙鄙而乃感見稱歎俯加招納顧惟狂簡何以克堪今謹別貢五篇庶垂觀察儻復衷其一字有踰拱璧之利假以一言若垂華裘之榮不宣元翰載拜

答韋中立書

柳宗元

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

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其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都來驚夷聞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眾人師尚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已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困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西如是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亦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顛吠者大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自以召闢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闢豈可使啾啾者早夜沸吾耳搔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不獨欠為人之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貴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到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慨然京兆尹鄭叔則佛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邪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怏怏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也假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觀子氣色誠好惡如何也今書來言者皆太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為炳炳琅琅務采色銜聲音而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

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味淡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僂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恭之穀梁氏以厲其氣恭之荀孟以暢其文恭之莊老以肆其端恭之國語以博其趣恭之離騷以致其幽恭之太史以著其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邪果非邪有取乎抑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

復杜温夫書

柳宗元

宗元自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若相望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矣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書煩吾不對答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微不肯相見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駭滯多所未甚論安敢懸斷是且非邪書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儼人必於其倫生且直躬見極宜無所諛今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百何吾生曾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為文不能自彫斲引筆行墨快意索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惟以此奉答所謂乎歟邪哉夫者疑辭也矣爾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夷桑子言蠶蠟鳴卵者吾取焉道連

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者一遇其人或爲十數文
即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得令生年非甚少
而自荆來柳自柳將道遠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異
乎又狀貌巖然類丈夫視端形直心無岐徑其骨氣誠可也獨要
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宜勿怨極之二邦以取法時思
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其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
矣某白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六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七

吳興姚

鉉

纂

書九德六首

自薦

上張燕公書房瑄

上鄭相公書歐陽詹

上張燕公書

上裴度相公書元稹

上宰相三書韓愈

房瑄

竊惟當今主英臣誠海平天清干相國者更言朝廷之遺闕黔黎
之艱阻妄瑄直以有詞不自明徵積心無與消散此亦一夫不
獲願就相門陳之或議相門重深賤士卒及進言不少非人則廢
退而復念止干旬時若借人爲容則恥殊特遠欲持情徑往則懼
致忽遺思所以自竒圖左右見異借借禮獻此琬珪冀贊列得
啓其書書窮思見其人矣至有輕好行怪易爲犯德瑄非敢如此
也願左右明之瑄嘗聞既往布衣之士亦賤者也而一人下之三
公崇之將欲分其賢愚而係其理亂瑄自料必不能有損益於盛
朝徒亦形似英哲之蹤辱累珪璋之德希左右以公選瑄因以私
進所私者則敢終而言之瑄幼爲先相國棄委贖於蕪蕪之下因
物遂遷與農者莫辨不忍窘厄然後以舊獲爲懷將祇若遺議乃
發前言筐篋有相公述作焉有先君鑒誠焉約之立言依以扶信
若赴古道則適若逢今人則乖或謂之非或謂之是求我哲匠繫
此困蒙顧此身在下流無聞上士未足爲先君之嗣不可再得忽
之友況有貴賤之異爲之隔關乎深惟達音者希恐不可再得忽
不知相國之富貴如此瑄之貧賤又如此期相國乃曰人道義
求我我不當以貴賤隔之借如宣父有相國之貴寧拒淳夏之徒
歟夫其此心千載一用豈瑄也當之又見禮經有難進易退者戒
貪也起人來學者勸道也瑄趣仁者而未行何乎衣惟素褐乘
非車馬闈人斥之馭者排之長衢高門驟拜左右則近於論誼豈
聞道之士乎故獻王貢書以先其意或垂善誘使得登其門假以

溫和之類賜其清閑之宴大觀宗廟旁見百官上諸爲人之紀綱
次及作文之利害然後陳百一之誠諷南山之詩醉德寫誠俯而
告退瑄之類也未敢忘也若其取於是日許時入奉一歲之內得
再廁法曹舍人聞詩禮焉人子畢矣豈有恨哉至如筍有衣裳天
有秩序聖君在上何人不欲如瑄今日未敢生心儻見露之時爲
左右所器亦願起自燕國門下今衆人別竟瞻矚也貪竭鄙志不
覺多言妨塵私憂危失措儻左右垂無窮之惠降不測之禮錫
數字之答加一介之使則相國保下士之譽小人獲見知之榮光
照微軀價博多士輒飾瑣貌以俟軒車

上裴度相公書

元稹

通州司馬元稹謹再拜獻書相公閣下日者相公之掾洛也稹獲
陪侍道途不以庸妄語及章啓則竊聞閣下以文皇勅起居郎書
居安思危四字於笏爲至戒今陛下當尋武平吳之後閣下即東
征而還安執甚焉思豈可廢況今四邸並開掃門之賓競至礪石
餘珍取身之款未堅則推食握髮之意可遽移於高枕擊鐘之逸
矣且得人則理之談實老生之常語至於切近猶飢者欲食不可
惡熟俗而不言也若積之末學淺見又安敢引喻古昔於閣下獨
憶得近日故裴兵部之納人也甄辨精詳號爲名流及其爲相也
構置羣材使梁棟榱桷咸適其用人頗隘之至於激濁揚清亦無
所愛恡是以稟政不累月閣下自外察爲起居郎韋相自巴州知
制誥張河南自邕幕爲御史李西川自饒州爲雜端密勿津梁之
地半得其人如故韋燾如積等技於疑礙置於朝行者又十數然
後排異已之巨敵引腹心之至交當時一二年間幾至於奸無蹊
隧而正有根本矣及山東珍作上以兵重詒之則對以禁暴息人
之外不能有以佐震權是以樽俎之謀不專於廓廟蓋廉善精微
之士素熟於心曾而汎駕乘舟之材未嘗量校於左右也此於閣
下今日之雄材大略爲短矣然而即世之後雖無李巖廖立之思
而十年之內備將相號名卿者多其引拔嗚呼子皮叔牙之功斯

不細矣日者閣下方事淮蔡獨當鑪錘內蘊深謀外排羣議始以
追韓信拔呂蒙爲急務固非叔孫通薦儒之日也今殊勳既達至
化方行亦當念魏鄭公守成之難而三復文帝思危之詔乎以
愚揆之欲人不怨莫若遷授之有常欲人之竭誠莫若救拯於焚
溺何謂有常而不怨以省言之由後行爲前行以臺言之自察院
轉殿院苟不如是則怨矣苟能如是何怨哉何謂救拯而竭誠積
又不敢移之他人借如小生之庸且昧也固不及班行之中輩又
敢自讓於郎吏之末者邪向使元和中一年爲拾遺二年爲補闕
不三四年爲負外又三四年爲正郎則宰物者雖朝許之以論詰
暮許之以專席厚則厚矣遽責有贖肝瀝膽同廝養之用力亦難
哉及夫爲計不良困於溝瀆者十年矣苟有許其旃鑿置之趨走
者又不敢愛氣力愆心黷於和扁也是猶龜鼈之有水鳥獸之有
林何嘗愧於水木苟或繫而籠之鎖而檻之其或放之投之者則
必啁噍顧慕以報人報其免於難也今天下病溝瀆困籠檻思閣
下藥之養之投之放之者豈特小生而已哉且曩時之室閣下及
小生者豈不以閣下疏有居安思危之字爲抵忌對上以河南掾
尉非貶官爲說手向非裴兵部一二明之則積終老於貧賤固其
宜也儻閣下猶二三年遲迴於外任則少陽邀望之際固未得奉
惶惶之命以周知其巢穴當元濟討除之始又安能定已成之冊
於上前排未亡之疑於衆口哉今天下能不一於閣下之才
略而由踞足怙脅私自憐其有志力哉況當今陛下在宥四海與
人更始特降含垢棄瑕之書且授隨材任能之柄於閣下閣下若
不能蕩蕩滌滌累洞開嫌疑棄仇如振塵愛士如救緩使恃才薄行
者自贖於煩辱以能見忌者驍力於通衢上以副聖君威與惟新
之德次以廣閣下常善救人之道使千百年外謂閣下與裴兵部
爲交相短長亦足爲賢相矣未盡善也且夫當陛下肇臨宇宙之
初與得天久照之後愈光明矣安有裴兵部拔羣材於前則盡行
閣下拔羣材於後則盡廢以閣下沐浴恩波之始與微猷克壯之

秋愈汪洋矣又安有救裴窠之罪換禹錫之官則盡易換天下之窮滯行渙汗之條目則為難積雖至愚未敢然也積自十年遭罹多故每欲發書故舊尚不敢盡陳其情豈不知干宰相有不測之罪邪孰自付之與其瘡死蠻夷自題不遇之榜比夫塵穢尊重伏俟危言之刑無異也聊因所善城獻獻誠觀企刑書不敢逃讓不宣積類首

上鄭相公書

歐陽詹

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助教歐陽詹謹齊沐誠書再拜造諫子弟獻於相公中衢之車下庶及乎閣下當今主上聖哲輔相賢明可行已行可止已止其或未行未止非不知也非不念也亦可行而未可止也其愚蒙欲陳所知則在知之之後念之不內矣亦何敢言今斯有言自言而已人有百行脩萬事精內扣潛鳴外聽元聲非不願用而人不用非不願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相公以為有之乎某將十有十有百有千有千也何以若知自近之耳某嘗讀論語得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傷時之學者不由所學務所學也某不敏傷切如之况稟羔羊鴻鴈之性未資訓導而敬順和合乎教者十或四五絜身畏人負拙自守始以孝悌忠信約禮從儀人生合爾博聞遊藝行義修辭人生固然殊不以有為而為也幸屬昭代以此官人做趨修目遂希銓擇五試於禮部方售鄉貢進士四試於吏部始授四門館助教職雖卑又得選法嗣不階門駢選職夫人百行庶幾萬事留心不仕則已仕則冀就高衢遠途展其素蓄垂名于後代播美於當時匪徒利斗粟希片帛救寒暑給朝夕也所以利斗粟希片帛者不能無之其將百行庶幾萬事留心之流有所分別某非斯人之徒歟其慕彼人之徒歟企夫高衢遠途也噫四門助教限四考格以五選十年方易一官也有茲循資歷級然得大學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四門若如之則二十年矣自茲循資歷級然得國子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太學若如之則三十年矣三十年間未離助教之官人

壽百歲七十者稀某今四十有加矣更三十年於此是一生不親高衢遠途矣况先三十年孰知存亡哉其或素蓄當在重泉之下矣付已方人所以知百行脩萬事精內叩潛鳴外聽元聲非不願用而人不用非不願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十有十有百有千有千也嗚呼今之高懸爵祿廣設名位實大乎德行與乎能事也德行也者孝悌也忠信也不可於公堂斯須而得試也須漸乎父母昆弟之言公乎州閭鄉曲之譽在三江之南孝悌之言元由漸朝廷之耳忠信之譽莫得通闕下之聞也能事也者秉持也應奉也不可虛處無任而得至也須形乎政令裁制之庸著乎役藝使才之致某冗官也政令裁制一月兩衙之謂役藝使才二道陪行而已秉持之庸不可形考謀之目應奉之致是絕著選能之見也縱有顏閔之德游夏之學幸我之政夫子之文章其於是也但父母昆弟自相知州閭鄉曲自相許於海隅嶺徼其奈拳拳之身何夫大田斯穫而有遺秉則漚穗也萬秉稀一萬穗稀一某豈遂當其一乎且天地也命之翅必與之羽翮副其巨細使得飛也命之足必與之蹄躡稱其短長使得行也若命之翅而不與之羽翮與之而巨細不相副飛則墜若命之足而不與之蹄躡與之而短長不相稱行必顛命適遺之墜與適遺之顛則如無命無與也其庸愚不知造物之旨者示之則不之怪其明賢深探理源者其謂天地何且邦國也勸人以德行用錫之爵祿必契其分量使得行道也聳人以能事用錫之名位必權其輕重使得躬身也若勸以德行而不錫之爵祿錫之而分量不相契道則屈聳以能事而不錫之名位錫之而輕重不相權身則辱勸適遺之屈聳適遺之辱則如無勸無聳也其庸愚不知政化之旨者視之則不之怪明賢深探理體者其謂邦國何某代居閭至于吳則絕同鄉之人矣自吳至于楚則絕同方之人矣過宋由鄭踰周到秦朝無一命之親路無迴眸之舊猶孤根寄不食之田也人人耘耨所不及家家溉灌所不霑其澤乃條枚成乃華實者上天至仁之膏澤

厚地无私之陽春乎相公爲上天之霖雨佐厚地之發生也何以處其焉夫舉善不遺於微陋用能必盡其材器真宰相之任也自唐及虞有其人自夏及商有其人自周及秦有其人自漢而降无代无之洎國朝歷歷可數也相公能以某爲手下監臨乎似善斯升眞善以至似能斯拔眞能以來古人行此天下歸仁也相公行之哉今則猶古善度途遠蒼黃造次其惶恐再拜

上宰相三書

韓愈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第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以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揚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者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才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教育天下之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間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雜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言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或居窮約亦時有感激怨對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講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

望一畝之宅其可懷遠違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罕矣之忽特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脩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佳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鴻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弗協于極弗靡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余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余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簡已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役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已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於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其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其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矣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遺逸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儒士于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之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求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廣麋鹿之與處後伏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俗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編續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長短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

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唯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於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閹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我我焉縶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偏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揆其常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辱賜觀焉于黷尊嚴伏地待罪俞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遁逃不知所爲迺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特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惡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人之救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惡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強學力行有年矣其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火水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之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募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曰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才能不足當吾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爲之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

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公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察焉愈再拜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奸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貢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文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以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夫盡文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冰矣豈特吐哺握髮爲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奸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貢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聞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

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於魯於魯不可則去之於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捨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誣上足敷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贖冒威專惶恐無已愈再拜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七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八

書十幾附摺一十五首

自薦

上王僕射書 盧肇

上座主書 劉軻

上中書權舍人書 陳崱

上李諫議書 沈亞之

與韓荊州朝宗書 李白

上節度使書 房魯

上江西李大夫書 皇甫湜

與京西幕府書 劉軻

上王僕射書

盧肇

吳興姚

鉉

纂

上冢官書 沈亞之

上李侍郎書 王昌齡

上中書張舍人書 邵悅

上雍州高長史書 李翰

獻南海崔尚書書 劉軻

與京西節度使書 韓愈

上崔華州牋 李商隱

天不自明垂之以日月聖人不自理付之以公卿日月所以成天之文者無私照故也公卿所以成人之文者無私心故也為天之明行帝之德是公卿與日月同體者也然日月未嘗私晝夜以序明晦以時人生而戴之固無驚懼耳目延頸企踵而望之也及碩人重德恢宏綱於將絕時人莫不拭目俟其聲明矣如是則又雖與日月同體與人望之心過之也伏以文物之勢垂乎將頽聖上一旦惕然思高祖太宗經天緯地之勤基美於千萬世其術祇在乎人文之中則不踰擇士之賢否也故度天下之德莫重於僕射計天下之學莫深於僕射觀天下文章莫富於僕射兼是三美然後詢於廟堂之上使語於僕射俯而益之其實不啻若移泰山之重以鎮之也夫如是則預於貢士者何敢造次而進哉其本孤賤生江湖間自知書已來竊有微尚窺與索幽父而不疲垂二十年以窮苦自勵伏念當太平之辰不預兵役農商之伍得盡其志則將欲發其身大其家盡心於明時以竟其歲也乃志望士林之中及來輦下再試皆黜觀望於時而揆於事至於得

之者未必盡賢失之者未必盡愚意謂隨天下貢士且進且退可以無咎今乃不意遇聖君賢相以僕射為日月照臨多士莫不屏氣攝息人之自咎若抱罪戾其在王門公族少讀文學尚為憂惕啟僕射之德據于文機其必得天下苦心之人而進之然後優游盛明為臯為伊以茂生植者也不然豈至於是逾二十載復巨之乎是知天啟德於僕射在此時也某於此時若不得循牆以窺則是終身無竊望之分也敢布愚拙伏惟特以文之光明而俯燭之幸甚甚并獻拙賦一首塵冒專嚴無任慚慄之至

上冢官書

沈亞之

其伏念傑木之生大長越倫足谷肩山而大谷不足以室其根長寬不足以帷其華天之所惜其體若此豈不使皆復其所安而轉乎用及其不偶也徒見摧風枯霜蒙煙老雲而已夫尋常之材也幹不大枝不尺而葉縱其根不能躡土之膚生不十年各獲斤斧之製以就用仰者受乎庶氣故易長于極成為眾用故易售于工其在林居相扶策木意自得仰視傑木不見其相與笑其兀枿而無用及一旦遭遇得升賢工之所思採而飾之跨二礎而百棟賴負若是脩材巨幹非易自致也賢工良匠非易能容也今閣下抱多能之強德動與智諧可謂遭時也負難戴重積於所安可謂得任也如能察出類之材異日處之然後次眾材備於百常如此則賢工之名可以自有古者賢士之居位也沐垢不終湯充飢不竟飯中輟而起畏日不足是皆探善於眾能思致其爵養長士之道也今則不然為公卿大臣者必嚴居深視以自視養其所進者惟柔氣緩言贊視而巧諛然後謂之厚德故以多識為誣博知為強遷善為流立節為詐是皆斥而莫得稱也及一日操尺墨樞物機茫乎不知其所從使左右庸胥因得侮而役之彼非不欲自勝也蓋事業之所報固然今西戎邀嫁移兵寇邊仍歲不已山東盜卒殺辱守吏未聞其歸誠可嗟也即如主上求其往而為理者閣下度之公卿大臣而誰擇乎某誠不肖七歲再官不逾九品之列陶

心研慮謨古臣智輔之所以為化至於樂慕賢哲亡其私而不回此則得之於性矣酌巖巖旅聖之所以立言至于書得失備理亂敘往紀來此則得之於文矣學名將霸師之所以整暴亂至于奮旅陳師圍會百變之狀離如驚鳥合如疑雲此則得之於師矣是三者皆業于根然後緒其末非無所望也亦思願為一從材戴橫傑之梁立巨礎之上顧也持斧之士安足以纂哉某聞戎鏡包陽當日而矚之則能延燧興火處陰而視之何異一規之幽軻邪而誰寤者而誰寤者夫其應則生某亦蒙矚於光下以其所抱書詞多鄙又不盡志忤觸清嚴罪無所追謹再拜

上座主書

劉軻

軻今月十日祇奉勝限納雜文一卷又聞每歲舉人或得以書導志軻惟顯魯犢隸山野未熟去就悚惶惕息伏惟寬明少負心察納軻伏見今之舉士競取譽雌黃之口而知必也定輕重於持衡之手雖家至足到曾不足裨銖兩苟自低昂已定乎徇已者之論是私已於有司非公有司於已也軻也愚敢不以是規軻本沛上耕人代業儒為農人家天寶末流離于邊徙貫南鄙邊之人嗜習菽味異乎沛然亦未嘗輟耕捨學與邊俗齒且曰言忠信行必果雖夷貊行矣故處處邊如沛焉貞元中軻僅能執經從師元和初方結廬于廬山之陽日有焚夷畚築之役雖震風交雨亦不廢力大釋或農餘隙隙積書愆下日與古人磨礱前心歲月悠久漸成書癖故有三傳指要十五卷十三代名臣議十卷翼孟子三卷雖不能傳於時其於兩曜無私之燭不為墮棄矣流光自急孤然一生一日從友生計裴足而西京邑之大居無環堵百官之盛親無瓜葛矣夫何能發聲光于幽陋雖不欲雌黃者之所輕重豈不欲持衡者之所斤銖耶此軻所以中夜憤激願從寒士齒庶或塞芳入幽不以孤秀不擢棟金于沙不以泥土不取閣下自謂此心宜如何答也嘗讀史感和璞之事必獻不至三則不至再必獻不至再殆幾乎無別矣伏荷閣下以清明重德鎮定羣慮衡鏡在手蚩蚩

輕重之分減希一定俾退者無屈辭進者無幸言夫如是非獨斯四輩之望而已矣亦宜實公器而荷百祿豈私區區世人而已哉軻也生甚微末甚乎魚鳥為微物猶能依茂林清泉以厚其生矧體乾剛坤順之氣不能發跡於大賢人君子之門乎軻再拜

上李侍郎書

王昌齡

拜手奉書吏部侍郎李公座右夫道有一昌齡有心明公有鑒三者定矣而又元氣潛行羣動相鼓乘時則利遇難則否斯亦分於數矣今或者請賦勞磷以為已任發心不中中無不通難大愚之人猶知不可況賢智之士乎茲數者如昌齡之心非不知也明公之鑒非不明也惟明公能以至虛納惟昌齡敢以無妄進故未便絕意願就執事陳之若明公以為隅曲置之度外則昌齡未識定分為向時之客乘時不利動則遇否至虛不納無妄不進是使天下之士永絕望於明公矣豈獨小人哉初聞明公克舉大體不尚小節竭智附賢貫道選數亦已確鎮外物翕然有歸於是窮居獨閑未用之士將遁幽貞千里未審明公何以待之夫夷吾窮困樂毅羈紵孔明躬耕子房養志此四賢未遇之時則乃不遇意固不能免首跼步與眾人爭得失於吏曹之門就使四賢生於明時無所服用則下士之不若也亦當與眾人四方而來竦於明公之門未審明公何以處之伏惟明公居堂上之陰知日月之次規堂下之士知四方之賢若者終不自若也伏惟明公熟察焉天下生賢才必有聖代用之於天子先自銓衡則明公主司天下開塞天下之所由也可不慎之嗟乎持衡取士專在文墨固未盡矣況文章體勢其多面焉苟不相容則大迂闊一時不合便即棄之伏恐傷鈎頭之明結志士之怨吁可畏也又有恢恢無明精誠洞物大不施小屈於章句蓋扇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君子行焉僮斯人也木訥自守默然而退明公不以為賢是小人敢正顏色鼓喉舌欲伸大直於明公能容之否所為直者如何明公若以為羣區一舉自有常式富貴為懷曾莫下視則明公何以異近代合古人匪

惟高賢雅量在小子亦知之矣明公昔未居此任豈不曰伊人也棄正任巧我為宗臣必將革之操持升降正在今日伏願密運赤鏡俾無逃形振拔非常以資天軸乃明公論則振拔者亦磨礱赤霄必將逆進其類以光王國自邇及遠其誰曰不當任乎一為元龜自可數千百年不衰其政矣敬之無任使小人之口波盪振駭君子閭閻以俟賢後昌齡久於貧賤是以多知危苦之事天下固有長吟悲歌無所投足天工或闕何惜補之苟有人焉有國焉昌齡請攘袂先驅為國士用焚薪之務最急之治實所甘心昌齡豈不解置身青山俯飲白水飽於道義然後謁王公大人以希大遇哉亦思力養不給則不覺獨坐流涕啜菽負米惟明公念之直料不得不謀其始夫惟明公深念之投報徇義非一言所能盡也昌齡常在暇日著鑿略五篇以究知人之道將俟後命以黷清塵

上中書權舍人書

陳帖

春雷作龍蛇不安於蟄戶賢人用君子思奮於康衢時至氣動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小生區區願有所陳伏以今之獻書者語取士之得失揚盛烈之弘懿多矣刀尺之下固當有在小子淺陋自陳所抱會不迨意何敢妄有稱謂以成擊之哉然而志苦者聲必哀氣直者辭必端苟察之不惑聽之不失則伯牙不碎琴卞和不泣王矣閣下宗文祖德名全道著執轡循牆如帖者固多焉門弁故人非敢自適前者病中求拜輒以愚弱自疑猶記與善謂遇長者之眷固無礙言孤負知見踟地無措衣之京塵星霜七周分將委運方理歸策適有一外闕舉解至翔羽之類志氣由存欲就明試不能自決友人獎生之見謀曰足下與元宗簡不與他解就試明主足下其審處之李行舉者不然使吾子為主司如君之負辱者將為伸之乎帖曰伸之行舉日就試可也有姚喪曰大通窮而心泰者神與之俗變而志定者義歸之時之通塞非智力所及吾子處不若泰不改其守久矣今主司方以公用駭拘俗吾子賢淮陰之辱非韓信罪也不賢損益何有於眾人哉帖曰惟欲聞後

命矣嚴考功之納樊衡也以為取衡難得衡無後悔黜衡易失衡有遺恨故開一人之數以容之人到于今不謂衡亦一第而謂嚴得主司求人之義也伏想閣下虛求當甚於嚴也小子焉敢有希於衡哉懼畏不敢多陳死罪死罪

上中書張舍人書

邵悅

某白一昨援辱面奉徵及玫瑰簪廬所有敢不供上輒獻數本惟恕其非多此物嘗開花明媚可置之近砌芳香滿庭雖葦草忘憂合歡蠟忿無以尚也夫花卉以明媚芳香之故閣下不憚煩以採掇則士之有才藝者必特盡力而搜求人人相賀皆有望於明公矣某德薄花卉移植之際或有天闕其生詢樹藝之叟求長養之術叟曰以吾鄙見先務及時弟能當春徒之度地居之順其陰陽遂其成性根莖未固擁之以沃土枝葉未茂溉之以寒泉則扶疎鬱映紅芳可得而說矣觀叟所為其理信然然誠以擁腫之姿願附於玫瑰之末擁土溉泉非明公而誰良時在茲無或遲棄不

宣某頓首

上李諫議書

沈亞之

月日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沈亞之再拜貢書諫議閣下某常有混類之悲不能自致其拙也甚矣故祥禽之類凡羽而凡羽混之神芝之類腐菌而腐菌混之嘉蕙之類禁芻而禁芻混之非獨混之而已且蒙其芳而奪其美何則善寡而凡多故也況世俗之目幾能於此而別白之者寒暑易轉是皆非金石安能自永於特哉一夫其顧以為類混則終從風雨而老矣可不痛之輒假所喻願賜終說幸甚楚王之鼎食十有餘年而王體不肥左右者懼王曰膳者不能味吾之鼎也國人亦曰膳者不能味王之鼎也更逐膳者凡十輩益不味王恥乃令國中曰有能使吾鼎之味調和以安吾體者寡人爵之三公楚里之處士賢聞之應令而起者老屬袖而送之曰往矣即鼎也然王曰仰味於君君何以塞之對曰王必以鼎授我我力甚優夫治鼎之職約水燥薪爨火以觀文武之

用而已其轉味則有椒桂梅醢鹽醢之品在吾揆眾力而調於心此其功也王之體不肥何待楚老曰斯固也夫真為雜齋循戶而唱祈其售者偽十九焉是椒桂之質類而馨辛不為也梅醢之質類而苦酸不為也鹽醢之質類而醜鹹不為也皆具而不為滋一且集而會之鼎則必空虛矣君焉能揆是之力以成於王也前膳之所以得逐者由庶品之任非其任然則君之明足以察偽或君之智足以樞物才誠能儲其真蓄其當以給其用則後之辛馨之才醢醢之具必越海逾陸而趨君之指矣斯百代之准也豈但肥楚王之體然今閣下既以游泳道德蓄勸助味之具必有素也然紛紛之真偽而清情能無勞乎小子誠不足奉應對不得謁見久矣願因左右者召稍延于前獲進所語幸甚伏惟降察不辜謹再拜

上雍州高長史書

李嶠

八月十五日三原縣尉趙國李某謹再拜奉書長史明公執事嘗聞諸師曰易稱君子或出或處蓋君子以特消息從道汗隆故其處則閉重玄坐虛白龍盤鳳峙桂郁蘭芬下生川嶽之氣上發星辰之象其出則攜景光吐文質風雲相召日月華明無八翼而登大階提七星而酌元氣夫然故終始若吉進退利貞蟠當休明之期推去就之分滄州密邇未徵嘉遁之交閭闔洞開不列言衢之步顧嘗希任尺寸徇稜斗升胥僕之與郵奔走之為彼婆娑塵垢之下踉蹌藩籬之際區區短懷亦云可見矣抑貧賤實須降志顛沛不可違仁是用終夜九迴一朝三省懼斯言之或玷將細德之高累至於有文無言之政得王喪寶之諫服以周旋庶乎聞達然以守其愚直任此拙難入門無為言之侶出谷罕求聲之援生平琴曲惟以下調相哀嚙昔朋遊詎有中人見識誠不幾乎幽蘭芳蕙實有愧乎枯木朽株自獲忝微班預聞賤事佩紛綸之雅訓承肅穆之清塵有日矣亦曾越殿亭趨下風希口吻之芳音候肩宇之陽氣而堂上百里駭明無撤器之固門下三千毛遂處震之

地雖願披心膽進款誠雲漢逾遼風流遂遠夫客果有能不孤彈
 劍之食士實難盡誰知執矢之工此昔人所以慷慨於神交殷勤
 於知己者也伏惟君侯日門翔照天池撫翼屏開銘鼎鼎列歌鍾
 吐麈臺之言植堂堂之望河陽春樹開四照於詞林桐苑秋水清
 九流於心鏡若夫標置度量權衡物理蕭公畫策不探弘遠之規
 孟子持籌未極精微之數粵若登金闕排王堂利見九五差蹤二
 八或奏昌言伏丹墀而心啓乃迴天獎憑紫極而目送南宮秘署
 出入生光西京神輔指麾成俗固已羽儀振鷲麟藻羣龍者焉下
 走家木燕南君侯昔臨趙北負書懷刺方致維桑之禮貴帛翹車
 幸枉錯薪之薦愷悌之慈允洽敷腴之好不忘洎解褐中林易農
 下邑希光東璧猶是貧女舊鄰激水西江非復達人前惠鄙賤之
 願未敢提獎之恩已別昔時舊鞋早得因地而生今茲桃李翻以
 無言受棄豈非時亨其會命塞其通者乎今餘秩無幾解巾有日
 便當歛襟初服收拙後塵何去何從罷龜策之職否自開自落任
 天地之榮枯宜其卷舌吞聲滅影削跡不干執事之紀無煩左右
 之聽徒恨勒誠累歲而丹慊不通服道彌年而白頭成諺所以低
 徊歧路杆軸蓬心擗翰操觚而不能已者也夫引往納來江海所
 以深廣損上益下乾坤所以光大是故虛己之求有屈位而申道
 沉接之愛或開懷而受物若乃崇峻宮垣高輪輿使駕聯之目
 隔逾深而照窮仰止之心限彌高而望絕御賞以之失位簞客以
 之無門將恐慕義之夫思為黃鶴之舉企景之容不作真龍之遊
 願君侯垂古人之風申國士之分假其白璧之契接以黃金之言
 不忽當年要之卒歲則重如能掌府中饒取義之賓輕若鴻毛節
 下有徇主之士敢薦狂妄惟君侯擇焉

與韓荆州朝宗書

李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主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
 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
 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

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
 中有毛遂使白得預脫而出即其人焉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
 五好劍術偏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
 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迹安敢不盡於君侯哉
 君侯制作伴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
 願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
 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題品便
 作佳士而今君侯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
 邪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
 濤作兗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
 薦嚴協律入為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許瑩之徒或以
 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中義奮發白以此
 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
 儻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謀猷善書安能
 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彫蟲小伎不合大人
 若賜觀藹善請給紙墨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閑軒繕寫呈上庶青
 萍結緝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惟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獻南海崔尚書書

劉蛻

所謂大丈夫豈天使為之哉以其進為天下利退有百世名顯為
 諸侯師默成高世法而已為退默者為避人得時而退默者自進
 為進顯者為必行不得時而進顯者失志以雄才盛德不可不兼
 其時故無其時不可行也有時而志未達又不可行也志達而未
 信於天下又不可行也上位之人有不可故下位之人有踰垣塞
 牆而自道者又豈惟退默而已哉方今天下百姓不敢爭步畝四
 夷不敢犯守陲自元和已後國家不傷一夫一不亡一矢雖有豎子
 弄兵曾無筋穿皮蠹之患善已誅伏然而闕下不謂無其時乎昔
 雍丘不能以才達求討吳蜀以自試班超不能守其家儒然後得
 官校尉夫文家之不遇清世不免操弓矢而擐甲冑也今則仕由

文學者官自清顯尊閣下不謂志未達乎夫南海實繁擁之地有金珠貝甲脩牙文犀之貨非茂德廉名國家常重其人閣下不謂未信於天下乎當其時士亦固不以天下之廣自隘以居其身不以天下之道自負以不知已故駭媒請介則不忍爲守媒待介或有所自棄故退默者不得不自進矣閣下以爲時乎未可乎嗚呼姚之生於今二十四年雖天有南無可置其門雖天有東不得開其序伏臘不足於糗糧冬夏常苦於戰濕然而因時著書滿十卷自謂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不有得於人必有得於鬼神今則力疲而天下笑日暮而郵舍閉今閣下則踰垣塞牖而已雖然當閣下進爲天下利而又顯爲諸侯師之時奈何得有踰垣塞牖之說乎故先自棄南嚮再拜不勝懇懇窮泰有時未可知也謹貢舊投刺書一卷以其最近於情雜歌詩共一卷以其頗有逸事伏惟周賜觀覽無憚僂笑

上節度使書

房魯

今之君侯垂金印結紫綬處內則堂堂數仞侍婢娟然衣羅紈鳴珥環出聲能者累百居外則戟列重扉介夫毅然執弩矢擁鈇鉞俟指令者數千君侯目視飛鴻氣如橫蜺而貢土布衣有塵飢童無色寒驅竭履而來干謁誠志業不忤氣容自若且以干望爲心亦不能無愧其望非望飲醴肥被鮮曳華指捷乘駿也所以望者蓋砥行立名之流非附青雲之士焉得施於世其愧非愧布衣糲食僅飢寒驢也所以愧者彼何人也乎何人也夫賈居闈廛藏其貨物俟有求者雖巨入必恭然而請賈人言其直則高之曰必若干乃得求者率不能小減而市矣及其人持物貨歷戶而自唱曰某好物某好貨其將市雖小兒童則輒然視之問其直幾何其唱者且平其直必愈卑之十七八戲耳誠金玉其物貨祇以盜有而竊置爲宜然何以至是彼不求此望售也士之干人亦然士非不能隱山林羣麋鹿脫俗姿態又思孔子干歷削逐如此而不足以求行道學孔子者又安得傲然自遂而獨善邪亦非得已富貴

之人能趨求貧賤之人人必不謂假聲勢也又不謂諂佞也又不謂利也貧賤之人趨求富貴之人而大謂之假聲勢也中謂之諂佞也下謂之利也且見自書傳稱說當時英豪智能者或云禮士或云愛客或云薦寵後輩及言窮約節義者則不過不諂於富貴不感於貧賤而已今之君侯不惟其不禮士不受客不薦寵後輩蓋無意趨求貧賤之人貧賤之人趨求之往往得罪過不一二而已惟閣下有古英豪之氣必能招來窮困者大道之行則澤布四海矣不則雲卷一丘閣下識某之心非有觀於閣下而云云其說閣下且視之爲何如其理豈不然邪他俟盡於稟獻之前某再拜

與京西節度使書

韓愈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而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爲王爪牙爲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我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是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赫赫乎沈沈乎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謹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牧地於河隍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其說云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偏施於天下在擇其人而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待士之道盡於此而已矣欲求待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採之而已矣精鑒於已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博採於人而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行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矣天下之金石不足頌閣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

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嘗以天下之安危在邊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此都徘徊不能去者誠憫閣下之義願閣下立於塔輝之下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懼閣下以眾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陳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為任而以禮遣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

上江西李大夫書

皇甫湜

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矻矻遑遑出其家辭其親甘窮飢而樂離別者豈有貳事哉為守道而求知也有位之人所以休聲茂功鏘光保大不絕勳而窮名者亦無異術焉樂育材而得人也人無所知雖賢如仲尼窮死而道也況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如唐堯水不抑而凶未去況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下之求知相須若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何也蓋以在位者居高而聽深在下者行卑而迹賤其事勢不同出處相懸故也況乎上之人負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負其才不肯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相得若此之難也湜自學聖人之道誦之於心銘之於心徒恨今之人待士之分以虛華而已今之士望人之分以毫末而已上下相敲波流相翻包特行者渾眾人抱奇才者乏卓識智與愚相渾古之道不行是以役役棲棲偷鬱鬱而無語竊以閣下以周邵之才居周邵之職獨智傑出孜孜以下問收接而博觀自江而西沈潛液澤傳之天下汪洋喧闐是以發憤而來非有他也欲以望閣下之輝光窺閣下之深高下靡豪傑之風以快平生之心耳伏惟降其尊嚴而省號之裁其可否而去就之無以其淺微察其辭觀其志而不錄其罪幸甚謹獻舊文十首以先面贊于犯左右惶懼于旌門之前

上崔華州書

李商隱

中丞閣下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誦經書七年弄筆硯始聞長老

言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為文不受懷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凡為進士者五年始為故實相國所憎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為今崔宣州所不取居五年聞未曾衣袖文章詢人求知以待其恐不得識其面恐不得讀其書然後乃出嗚呼愚之道可謂強矣可謂窮矣寧齊其魂魄安養其氣志戒其強拂其窮惟閣下可望輒盡以舊所為發露左右恐其意猶未宣洩故復有是說某再拜

與京西幕府書

劉蛻

漢武帝聞子虛賦初恨不與相如同時既而復喜其人之在社也若然者居蓬蒿而名聞之於天子富貴固不足疑其來爵土固不足畏其大今按其本傳云官則止於使者居家初則甚貧嗚呼有才如相如者好才如漢武帝然而不達者蛻知之矣于時武帝以四境為中國耗弱爵士酬於謀臣金帛竭於戰士雖念一篇之子虛固不能減十夫之口食宜矣蛻也生值當時天下無事以文爭勝得居第一獨蛻居家甚困白身過於相如者蓋無人先聞子虛於天子今又不然使有聞之於藩翰大臣則其人自不廢棄老死者也嗚呼時異矣事古矣相如之時雖遇天子不能致富貴于今之時遇藩翰大臣則足以敘材用伏惟執事以文學顯用士之得夫無不經於心謂小生之言何如哉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八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九

吳興姚

鉉

纂

書十一卷一十三首

激發八

上崔相公書 吳武陵

上韋右丞書 劉勰

移陸司勳沔書 歐陽祈

哀鳴三列國附

上李門下書 柳宗元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劉勰

忿恚二

與吏部孫貞外書 陳章甫

上崔相公書

再答張僕射書 柳冕

與田將軍書 獨孤廟

與李澈拾遺書 盧坦

與龐顏上人書 沈亞之

上吏部葉侍郎書 嚴賓王

上安州裴長史書 李白

吳武陵

月日謹白書相公閣下昔者獲侍坐於東掖竊聞餘論吾之行已略無遺事獨未能舉賢士大夫於朝為恨耳武陵誠愚不覺竊抃以為明哲之達必將與人同然猶恨爾時相公未得行其志今者鑿鑿生人鼓箠羣物九牧之士傾耳而聽拭目而視以為舉善黜惡大堯之功相公亦塞其望乎昔者管夷吾致隘朋竊威東郭牙質胥無王子成於相公分職其務且曰欲理國者則五子存焉如將霸王則夷吾在焉蓋不欲專其能也先相國居位旬朝而所舉者亦數十百人今不知相公所舉阿誰所黜阿誰自秋徂春非特旬朔宣天地無其人邪將相公有所待邪或則曰明主春秋鼎盛方有所好升平之畫未可為也此又常人之論無足徵者夫人君病無所好苟有所好何為不可假若主好敵愾則正人其無敵愾者乎主好宴遊正人其無蹇踈援河者乎因好而致事將潛化或以誦謠進或以烹飪來相公詎謂不然乎今兩河餘寇倏爾未得北虜踞慢西戎猖蹶三關可收五城可理河濡可田運漕可罷相

公豈獨遺此而優游廊廟更以歲月取賢相之位然後旋鉞而出鎮乎生人可憐勳業可惜伏惟相公越羣士之膏膈姑為躊躇天下幸甚始從北來得邊隅之事謹條別狀輕瀆嚴重武陵再拜

再合張僕射書

柳冕

辱還咨知朝廷之事事無小大難易一切言之言之輒從從乃中變故吾子言有進退之心誤矣夫言之不入諫而怒之國之患也言之輒從從而中變是可諫也又何患乎故下之說上思其志不固不患無時謀合於天即天為之時謀合於人即人為之時天且不違況於人乎伊尹負鼎俎五千湯其道乃行天為之時也商鞅以疆國三說孝公其功乃立人為之時也譬如為山累土過於九仞然後功就倚待天時功不成矣愚公者志欲移山必能移山故天地之心與人不遠人能感天在於心耳昔犬戎滅周申甫復之無知亂齊管仲霸之靈室中絕王導興之太平干紀姚宋挫之彼謀之如神即用之如神故賢人君子匡救時運有其才必有其志有其言必有其事事至而退君子不為今一言未行其志乃衰是無志也故君子白刃可蹈也鼎鑊可赴也其志不可奪也今有其位有其時一不動再言之再不動三四言之即天地可動況於人乎天地氣合即君臣氣合又何患乎冕白

上韋右丞書

劉勰

右丞閣下某切伏下風有年矣布衣儒冠讀書耕田焦勞形神求古人道不為不多其闕今之事極耳目之聞見亦以半古之道參乎其心者也行之於古既始彼踵之於今又如此固不必撰乎蒼灼乎龜而上筮乎其中矣小生敢欲首天下之忠激敢言之士輒試貢心中事以當閣下閣下知一士之進退關天下之去就今天下白屋之士有角立秀出者或能以黃老言或能以儒術言或能以刑法言思願吐一奇說一策使司化源者開目而見四方之事閣下知天下亦有人乎有人無其時與無是人同有其言而不行其所以言與無言同此所以理代寡而升平之運不可得而

至也古之大臣不惟諫君人亦諫君亦諫故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此所以開聖聽而達天視也昔貞觀初天下注心於房魏而太宗果為弄舜開元中天下注心於姚宋玄宗幾如太宗今閣下之車轍馬跡相去俯無尺寸天下之注心於閣下聚手而指以為提持大柄在閣下掌握中耳閣下知人意於天意邪先天而天弗違則其古之相天下者其道不同及其成功一也昔漢孝惠時有若曹丞相以黃老施化而天下清淨孝武時有若公孫弘以儒術御世而天下亦治孝宣時有若魏邠者以刑法檢下實號中興閣下必欲為黃老而館舍下有膠西蓋公邪必欲為儒術而門下有平津之容邪必欲為刑法而與言者有溫舒于公邪此三者在下閣下所嗜而行之耳夫擯一木而棟明堂者其力固多然其下有柱柱下有石石下有土積三物而棟力成焉故太玄曰崔嵬不崩羣土疆此明上下節級有扶持之道也今人之望閣下擬一身而棟天下必矣抑不知棟下之柱者誰乎柱下之石土者誰乎此小生汲汲於私心誠在此也某每病此來之欲為丞相者馴致其道積人之望使必曰某公必為宰相白麻未及下而門已扃鑰其此豈謂導萬物之情狀達一人之聰明邪且一人之耳待宰相而聰之一人之目待宰相而明之宰相之耳目亦資天下之士且曰是何賢於我其言亦何補焉此殺梁子所謂上暗下聾也某嘗試論之天下之形聲雖離婁師曠故不能周視遍聽矧閉目掩耳而欲達天下之視聽不亦難哉故曰耳目在天下聰明在宰相故堯所以寄耳目於舜禹時謂聰明文思之后焉脫不以天下為聰明某不知其然此亦閣下之所醜聞也故某所徵前事而言之意者實欲閣下踐其地使今之談者曰房魏道在吾君必為太宗矣區區下情輒以此真心焉伏惟宥其愚而捨其所持意思幸甚恐懼再拜

與田將軍書
天子賞將軍之勳自裨校領十萬軍率給摩幘節符佩黃金印者

獨孤郁

數四廟祖于京開東第駟門號公侯家子弟姻族以將軍故皆為好官將軍之勳名可謂盛矣美矣然某聞古人曰成功不久難處且物禁太盛昔者周公以至聖之德致太平之功以成王幼少不忍而去召公有不悅色何者勢逼不能無嫌故也夫以聖處猶難况非聖哉故范蠡留侯知其然去之而遠害昔者李斯為秦破山東從擒諸侯專秦為天子秦皇以為丞相任事秦廷之貴惟斯耳斯知盛滿不行卒為秦檜韓信為漢誅趙魏破齊楚尊漢為天子漢裂土封王子荆漢將之貴惟信耳信不知降挹一旦蜚言被疑卒受呂氏之誅彼二子可謂巧於為人拙於為身故二子始有周呂凶卒受參夷誅何則由務進而不知退故今上封足下為公為王為十萬戶侯傳子襲孫居為妻為龍出為相為文且令召公無不悅色足下豈不賢於周公哉夫今之遊宦者辛勤數千萬言得一官俸不過三二萬數從僕不過一二人滿當罷戀戀不欲去豈非顧其利邪況夫遭時變即據千里土權殺生柄不覺炎煥更變歌童侍兒俳優不離前為樂萬方以娛情惟恐其不歡無纖愛能鑄其智豈不願留之邪顧其勢不可是以去故竟讓天下而長有天下孫叔敖不悔去者三願將軍無受吳張玄之說納馬援鄒陽之策思留侯陶朱之舉悟韓信李斯之感立寶融河西之續覽郭馬李高數賢之事稽叔敖三去之美昔蔡澤之說范雎也引軼起踵以擊奪其位雖受說而歸相讓澤非不察澤情而受市也蓋審理必然今某來非縱橫時豈澤之徒歟既非奪位而來又豈欲騁口街世直以惜賢人之業耳惟將軍無猜焉

移陸司勳汚書
月日歐陽相移書郎中閣下夫百女蕩一女貞蕩者紛然為貞者笑脫使貞者始貞而後蕩奈百人之笑一人邪嗚呼一之笑百百者有此恥於人而已百之笑一一者舉目無比其如恥何伏惟閣下少垂聽覽程在閣中時聞閣下之名十年矣及來京師又逾一紀嘗期閣下不出則若南陽劉子驥會稽謝慶緒出則如蜀孔明

歐陽相

敢傳說不然亦如賈誼朱雲之徒庶幾於直道也今皇帝起閣下
爲郎閣下俱俟而來柁謂斯來也享數年有見必言有聞必論日
復一日僅三百日矣豈九牧之民皆治矣無有術邪四夷之患皆
平矣無有策邪天下之無警者不可舉邪天下之無倖者不可黜
邪天下之無賊者不可劫邪天下之無寃者不可雪邪天下之無
屈者不可伸邪天下之無驕者不可誡邪既無所聞又無所見則
樂堯舜之道讀周孔之書劉驥之謝敷斯人也閣下亦斯人也豈
徒鼓動以朝廊食而退是何前踞而後恭若彼始貞而後蕩如此
且一之笑百雖有比也正今百人之反笑矣閣下欲何比焉夫名
利之心不可卷正直之心亦不可轉柁謂閣下今之爲不及昔時
不爲明矣且逢明不掛冠孰有明邪孫楚不漱石孰有楚邪閣下
始心爲直苟在爲郎國家有明經進士史傳諸科孰不郎也後達
者雖在閣下之左先達者果在閣下之右柁所謂爲郎不若不爲
蓋悲閣下身未死而名已滅雖然尚有可復之計何者閣下有所
見勿惜其位而言有所聞勿顧其身而論論或不行言或不用則
乞骸歸去斯謂可復之計也已矣吳越暖景山川如繡鱗鱗蕤蕤
放歌長嘯夫如是永爲陸司勳庶幾乎不朽伏惟念之柁再拜

與李淑拾遺書

盧坦

八月三日坦頓首奉書拾遺公足下包濟世之資抗出塵之跡德
全道備雲野谷飲遺名而聲飛晦耀而光發天子所聞風下詔命
作諫臣朝野登瞻煙蘿動色足下懷寶樂山竟未爲蒼生起實一
代之孤風千年之曠躅不可得而累也坦器凡材薄猥踐班榮鎮
守宣池路出漣洛眺高峯之峻極仰景行之彌高吟想微猷寤寐
饑渴幸甚幸甚坦雖未獲拜面而舍弟宜師習於左右矣飽聞足
下之高義竊承足下詠堯舜之言志周孔之道以致君惠人爲意
非特熊經鳥伸長往而不返者也甚善甚善然則孔氏之道不隘
小官不榮大位於是宰中都而魯國化作相而天下服世衰運微
其道中阻猶且歷國應聘窮塞而後止今天下歎康異衰周之代

也萬方一統非列國之時也而足下猶獨超然高舉不答天子之
命豈孔氏之徒歟愚竊惑焉大凡今之人奔分寸之祿走絲毫之
利如羣蟻之附腥膻聚蟻之投燭火取不爲醜貪不避死得以爲
榮夫以爲辱不由道以進退不量能以授受如此者多有識知病
足下豈不欲矯棄流俗獨爲君子哉誠志士之端操賢人之大業
也敢不愛慕之乎或聞足下又以蒲輪玄纁郡府之禮不到遂排
回山門未果輕去難進之道三揖爲宜在足下俟駕而行斯可矣
餘復何可道哉少許茶果謹具別紙公程迫速不獲拜詣馳誠而
已不具盧坦白

移成均博士書

皮日休

夫居位而愧道者上則荒其業下則偷其言業而可荒言弊也言
而可偷訓薄也故聖人懼是寤移其化上自天子下至子男必立
序以化之設序以教之猶歉然不足士有業高訓深必誦禮以延
之越爵以貴之俾序聲序音玲瓏於珩珮鏘訇於金石此聖人之
至治也今國家立成均之業其禮盛於周其品廣於漢其誦禮越
爵又甚於世而未免乎愧道者何哉夫聖人之爲文也爲經約乎
形贅易近乎象詩書止乎刪禮樂止乎定春秋止乎修然六籍儀
形乎千萬世百王更命迭號莫不由是大也其幽幽於鬼神其妙
妙於玄造後之人苟不得行頌承決句釋者猶萬物但被玄造之
化者邪故萬物但化而已不知玄造之源也夫六藝之於人又何
異於是故詩得毛公書得伏生易得楊何禮得二戴周官得鄭康
成規其微言鉅其大義幽者明於日月奧者廓於天地然則今之
講習之功與決釋之功不啻半矣其文得不弊乎其訓得不薄乎
嗚呼西域氏之教其徒日以講習決釋其法爲事吾之視太學又
足爲西域氏之羞矣足下出文闈生學世業精前古言高當今沈
沈乎洋洋乎爲諸生之著龜作後來之綿絕得不思居其位者不
愧其道處於職者不墮其業乎否則市大易負乘之譏招詩人伐
檀之刺矣奚不日誠其爲月勵其徒年持六籍日決百氏俾諸生

於聖典也洞知大曉猶駕車者必知康莊操舟者必知河海既若是矣執其業者精者進而隨者退公者得而私者失非惟大賢於備風抑亦不苟於祿位足下之道祇於太學也其利可知矣果行是說則太華之石峨峨於成均之門者吾不頌於他人矣足下聽之無忽日休再拜

與孺顏上人書

沈亞之

上人足下辱書指問將望於僕人謂有解達可以為梯進之級必慮過意幸聽畢說昔之有善報者火五金而別器一日化百狀而智用不極然常薄產自窮弟子相率而笑之曰夫子之於業工矣然而市售之富不能當陶之饒何也對曰夫陶者凌勞而薄利與俗相用彼朝市而夕壞壞失其用復從而市之無虛日故能饒且吾之業搜矩而軸模及其成功與世終始彼匹居之人又安能罄其室而市吾之工哉故當饒亞之悞譽為黃金銀且已困矣上人無乃饑饉於此哉非敢自重誠以陷其所從耳幸熟慮焉亞之頓首

上李門下書

柳宗元

某聞人有行三途之艱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能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蹟太息良久而去耳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未止也俄而有若鳥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焉也其器足施也號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追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其冀者以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塗之艱以陷大阨窮蹟殞墜廢為孤囚日號而望者三四年矣其不顧而深蹟太息者俱不足望焉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日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邪今乃閣下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其實切撫心自度以為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辭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埋沉踏斃無復振矣伏惟閣下動心焉某自得罪之由致

誘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之矣繁言蔓辭祇益為瀆伏惟閣下念墜者之至窮錫鳥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拯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歿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死通塞在此一舉無任戰汗隕越之至

上吏部裴侍郎書

駱賓王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奉書吏部侍郎裴公執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義在乎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辭隱平情非言無以荅其旨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畫見高堂九仞曾輿有北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有南遊之歎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沾衣何者情著自衷事符則感形潛於內迹應斯通是用布腹心瀝肝膽庶大雅含弘之量矜小人惻款之誠惟若侯察焉實王一藝牽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何奢獻策于時高談王霸街才揚已歷詆公卿不汲汲於策名不戚戚於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禮以弓招之恩任以書記之事擬人即多勳既瑀入幕則高謝都超夫轟政刑卿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世利相傾意氣相許尚且捐軀燕趙甘死齊韓今君侯無求於下官見接以國士當陪麾後殿奉節前驅實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報施所以遂巡於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夙遭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常嬰羸恙兼親無甘旨之膳松檟關遷厝之資撫躬存亡何心天地故寢食夢想噬指之戀徒深歲時蒸嘗崩心之痛罔極若僕者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況屬天倫之喪奄踰七月連膝下之養忽至三年而凶服之制將終哀痛之情未洩與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於衷者哀聲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指心以求辭李伯陳情以窮訴上以棄興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為非晉君待之逾厚此二人者豈貪貧賤賤榮華厭萬乘之交甘匹夫之辱也蓋有

不得已之者哉儻有乾沒爲心脂章成性捨慈親之色養許明公以驅馳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傳會之養薄骨肉厚榮寵苟肯恩以自效則君侯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也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愴入塞之魂母切倚廬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背而更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君侯情深錫道類切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儻矜大馬之微願憫鳥鳥之私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老母知歸實王死罪再拜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劉軻

前蘭陵令臣況謹奉書於相國春申君足下前者不識軍機冠宋章襲儒衣以廉軸駕羸駑應聘於諸侯始入秦見秦應侯會侯方以六國陷其君且曰吾方角虎以闢又何儒爲故去秦之趙會孝成王喜兵法方築壇拜孫臏欲磨牙而西臣以湯武之兵鉗其口於前趙王亦不少孫臏而多臣臣以是去趙之齊會宣王方沽賢市名達諸侯聞人聚稷下若鄒子田駟淳于髡皆號客卿故臣得翱翔於諸子間自威王至襄王三爲祭酒號爲老師然憫諸生少年皆不登闕里不浴沂水各掉寸舌得紆朱垂組自以爲高絮莫我若也臣以乳兒輩畜之何慮其蝎蠆之爲毒也由是謔言塞路臣之內幾爲齊人所食伏念相君與平原子嘗信陵齊名故游談者謂從成則楚王衛成則秦帝以相君之相楚故也不然楚何以得是名以是去齊歸相君相君果不以臣等固俾臣爲蘭陵令臣始下車方效琴調軫欲蘭陵之人心和且富既富且教必使三年有成然後報政於相君此臣效相君者希以是不意稷下之謗又起於左右俾臣之醜聲直聞於執事執事果亦疑棄臣如脫故疑臣之去蘭陵豈不知相君之棄臣邪臣尚念古者交絕不出惡聲臣慰楚而怨相君也哉頃相君徒欲人之賢己曾不如楚國前事臣不遠引三代洎春秋今雖戰國亦不敢以他事白直道今楚國盛衰之尤者箕相君擇焉自重黎爲火正光融天下鷲熊有歸德

教西伯弟子洎汾冒能澤草路藍縷以啓荆蠻歷武成始臣妾江漢至莊王始與中國爭伯此數君皆郢之祖宗而代亦稱臣之術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臣又何必獨爲相君道哉然楚君但成壯而已矣自莊而下楚亟不競平王嗣位耳目倒置伍奢以諫死費無極以讒用亡太子走昭王汚楚官鞭郢墓置以一讒而至乎爾下及懷王知左徒屈原忠賢始能付以楚政當諸侯盛以遊說交關猶以楚爲有人無何爲上官靳尚所短王怒踈屈原平既踈秦果爲張儀計陷楚之商於地儀計行秦果欺楚是以有藍田之役丹徒之敗儀王囚不出咸陽亡不越魏境客死是而屍歸至今爲楚痛豈不曰踈屈原親靳尚而至于爾人亦謂令尹子蘭不得辭然無非已不能疾讒又從而借之俾屈生溺離騷爲之作襄王以前事歷目切骨雖有宋玉唐勒景差輩子弟賦風吊屈而已又何能免王於矢石哉今相君自左徒爲令尹封以號春申君楚於相君設不能引伍奢屈平以輔政復不能拒無極靳尚之口彈臣見泗上諸侯不北轅不來矣夫如是漢水雖深不爲楚壑方城雖高不爲楚險相君雖賢欲捨楚而安之也今有李園者世以諛媚存寵喜以陰計中上根結枝布濯爲難拔相君若不以此時去之則王之左右前後不斬尚則無極詎獨臣之不再用也前月相君聘至跪書受命且曰若惡若佞若善若師直宰相之心脫李園何至費斬方試何害臣之不再罷蘭陵也哉敢輒盡布諸執事而無遂子蘭之非況之望也楚子之幸也

與吏部孫育外書

陳章甫

某叩頭伏地上書吏部貢外孫公階評伏惟拔英苗而佐明主奉盛德而居要路亦光懼樹桃李之秋也僕非敢隱籍名實昨聞戶部檢報以有恭差嗚呼雖有周孔之才無所施也矧茲虛陋能勿非乎但僕一卧高丘二十餘載既不能學許由巢父務光伯成終至青雲高謝堯禹而乃素黎杖脫草衣薦頌雲壇陪科岳牧此已孤負芝桂擢辱高風矣若綠籍有誤蒙秋而歸亦何面目垂見

巢由舊丘光成隱路耳公言泉百氏腹笥九經前古取人應所多
見至如傳說無姓殷后致鹽梅之地屠羊隱名楚王延三旌之位
未聞徵籍也范睢折脅於魏改名爲張祿先生秦用之爲相張良
報讎變名姓而亡漢祖因之實取天下何必考名也是知善牧賢
者不以小瑕棄大美今若以籍名有誤便廢其人僕恐蔽賢之議
在有司矣夫籍者所以編戶口計租稅耳本防羣小不約賢路若
人有大才不可以籍棄苟亡其德雖籍何爲謹案周禮卿大夫職
曰國中自七十以及六十皆征之其捨者爲賢也貴也服公事也
注捨謂若今復除其計耳所以優賢能也三歲則考其德行道藝
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而受之登于天府鄭司農云若舉
孝廉茂才由此觀之乃舉賢之餘事爾比來天下此道都喪無論
賢宜宜被籍書所以風俗不淳賢能不勸由此故也公爲官擇才
務協於治典進賢輔政何拘於版圖且古之招賢降蒲輪束帛早
辭厚禮猶恐不來今乃坐徵籍書務在駁放此所謂嫉賢也若將
古不足法謂時無賢才經邦致治非籍勿用於是僕也鞭骨自悔
裹足而亡雖分國如錙銖終不敢望於臣仕也

上安州裴長史書

李白

白言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白人焉非天地安得不
言而知乎敢剖心析肝論舉身之事便當談笑以明其心而粗陳
其萬一悞快憤懣惟君侯察焉白家本金陵世爲右姓遭沮渠蒙
遜之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
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經籍詩書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
以爲士生則乘弧蓬天射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
伏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
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
于此至移三霜焉冀昔東遊雅陽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
魄公子乘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
楮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禪服動哭若喪天倫貞月

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
遂權殯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雪立持刃躬申
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
城之東故鄉路遠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
重義也又昔與逸人東嶼子隱於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
市養奇禽十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詰
盧親觀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不起此則白養高志機不屈之跡也
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爲益州長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
禮因謂郡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
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此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前此郡
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計爲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
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駱驛
間起光明洞徹何以盡陳儻其賢賢也白有可尚夫唐虞之際於
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野人也頗工
於文惟君侯顧之無按劍也伏惟君侯貴而且賢鷹揚虎視齒若
編貝膚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之行朗然映人而高義重諾名飛
天京四方諸侯聞風暗許倚劍慷慨氣干虹蜺月費千金日宴羣
客出躍駑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宿客成市故時人歌曰賓客何
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埒華軒白不知君
侯何以得此聲於天壤之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下士得也而
晚節改操棲情翰林天才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鄴國特惟清哉稜
威雄雄下惜羣物白竊慕高義已經十年雲山間之造謁無路今
也運會得趨末塵承顏接辭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
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震於嚴威然自明無辜
何憂悔吝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
害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沭芳自昇於烹鮮之地惟
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竄海轉死溝壑豈能明目張膽託書自陳邪
昔王東海問囚夜者曰何所從來答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晚王曰

吾豈可鞭撻竊越以立威名相君侯通人必不爾也願君侯惠以大學洞開心顏終千前恩再辱英矧白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直度易水不以爲寒若赫然振威加以大怒不許門下逐之長途白即隸行於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觀國風永辭君侯黃鶴舉矣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劔乎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九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

吳興姚

鉉

纂

書十二命附總九首

切磋五

別令狐拾遺書李商隱

重與陸質虞書劉軻

荅侯高第二書李觀

規誨三

寄從弟正辭書李綱

寄諸弟砥石命附元輿

論一

諭江陵耆老書劉虬

別令狐縮拾遺書

李商隱

子直足下行日已定昨幸得少展寫足下去後撫然不怡今早垂致葛衣書辭委曲惻惻無已自昔非有故舊援拔卒然於稠人中相望見其表得所以類君子者一日相從百年見肺肝爾來足下仕益達僕因不動固不能有常合而有常離足下觀人與物共此天地耳錯行雜居螻蟻哉不幸天能造物之生而不能與物慨然量其欲牙齒者恨不得翅羽角者又恨不得牙齒此意人與物略同耳有所趨故不能無爭有所爭故不能不於同中而有各異耳足下觀此世其同異如何哉兒冠出門父翁不知其枉正女笄上車夫人不保其貞汚此於親親不能無異勢也親者尚爾則不親者惡望其無隙哉故近世交道幾喪欲盡足下與僕於天獨何真當此世生而不同此世每一會面一分散至於慨然相執手頓然相感決然相泣者豈於此世有他事哉惜此世之人率不能如吾之所樂而又甚懼吾之徒子立寡處而與此世者蹄尾紛然姐吾之白檐置譏誹襲出不意使後日有希吾者且懲吾困而不能堅其守乃捨吾而之他耳足下知與此世者居常給於其黨何語哉

必曰吾惡市道嗚呼此輩真手搔鼻敲而喉噤人之灼痕為癩者市道何肯如此輩邪今一大賈坐帶貨中人人往須之甲得若干曰其贏若干丙曰吾索之乙得若干曰其贏若干戊曰吾索之既與之則欲其蕃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出妻子伏臘相見有費男女嫁娶有問不幸喪死有致饋葬有臨送弔是何長者大人哉他日甲乙俱入之不欺則又愈得其所欲矣回環出入如此是終身欲其蕃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益嚴出妻千益敬伏臘相見誓益厚男女嫁娶問益豐不幸喪死饋贈臨送弔哭情益悲是又何長者大人哉唯是於信誓有大欺漫然後罵而絕之擊而逐之訖身而勿與通也故一市人率少於大賈而不信者此豈可與此世交者等邪今日赤肝腦相憐明日眾相唾辱皆自其特之與勢耳時之不在勢之移去雖百仁義我百忠信我我尚不顧矣豈不顧已而又唾之足下果為市道何如哉今人娶婦入門母姑必視之曰善相宜則祝曰蕃息後曰生女子貯之幽房密寢四鄰不得識兄弟以時見欲其好不顧性命即一日可嫁去是宜擇何如男子屬之邪今山東大姓家非能違摘天性而不如此至其羔鷲在門有不問賢不肖健病而但論財貨恣取取為事當其為女子時誰不恨及為母婦則亦然彼父子男女天性豈有大於此者邪今尚如此況他舍外人燕生越養而相望相救抵死不相販賣哉細而繹之真令人不愛此世而欲狂走遠颺耳果不知足下與僕之守是邪非邪首陽之二百豈斷盟津之八百吾又何悔焉千百年下生人之權不在富貴而在直筆者得有此人足下與僕當有所用意其他復何云云但當誓不羞市道而又不為忘其素根之母婦耳商隱再拜

谷崔立之書

韓愈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賤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振援古昔辭義

高遠且觀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平不然何子不以丈夫期我也故不能默默輒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惟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任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迺類於俳優者之辭類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成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又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設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固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如何哉言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俟工人之剖然后知於天下雖兩則足不以焉疾且無使勸者再赴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非尤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則足下無為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

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諫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王凡幾獻而足凡幾刑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刻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已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重與陸賈書

劉劭

別韶卿已逾時雖遊處謙賞不接然予心未嘗一日去韶卿也且京洛相去八百里足以絕韶卿車轍馬跡矧又自洛南而東涉淮浮江公洄數千里安得不悒悒西望邪比予在輦下五六年始不知韶卿及知韶卿兩心始親而形骸已相遠苟未能忘情忍不酸鼻出涕焉吾友之思邪前陸探來得韶卿書知韶卿欲魚道以從人求京兆解送知韶卿道在與否固不在首解於京兆也愚嘗謂與遊者道韶卿膚木雞髮未鶴然其心甚老脫一旦矜肩低眉與諸子爭甲乙於縣官豈愚所謂甚老者邪韶卿曾不是思也愚所謂首出者謂四科首顏闕三十世家首太伯七十列傳首伯夷其爲首出豈不多邪韶卿不首於是而欲首於何哉僕又聞京兆等試試官知與否脫有知韶卿人聞烏有不心躬嚙禮靈冠冠以待之邪夫然亦何害小伸於知已耳不然則東國絀臣西山餓夫微仲尼何傷焉展季伯夷矣韶卿獨不見既得者邪豈盡爲顏子太伯伯夷然幸韶卿熟思之無以予不食太牢爲計知味者也前月中兩寄狀計必有一達者過重陽當決策東去計韶卿無以予身遠而不予思也勉矣自愛策名春官後當會我於真山

與陶進士書

李商隱

去一月多故不常在故屢辱吾子之至皆不觀昨又垂示東岡記等數篇不惟其辭彩與大不宜爲冗慢無銜者所窺見且又厚紙謹字如竟大諸侯卿士及前達有文章積學者何其禮甚厚而所與之甚下邪始僕小時得劉氏六說讀之常得其語曰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密記之蓋嘗於春

秋法度聖人網紀久美懷藏不敢薄賤懸綴比次手書口詠非惟求以爲己而已亦所以爲後來隨行者之所師稟已而被齟曲所薦入來京師又亦思前輩達者固已有是入矣有則吾將依之繫轡出門寂寞往返其間數年卒無所得私怪之而此有相親者曰子之書宜貢于某氏某氏可以爲子之依歸矣即走往貢之出其書乃復有置之而不暇讀者又有默而視之不暇朗讀者又有始朗讀而中有失字壞句不見本義者進不敢問退不能解默默已已不復咨歎故自大和七年後雖尚應舉除吉函書及人憑倩作牋啓銘表之外不復作文文尚不復作况復能學人行卷邪特獨令孤補闕最相厚歲歲爲寫出舊文納貢院既得引試會故人夏口主舉人時素重令孤賢明一日見之于朝揖曰八郎之友誰最善綯直進曰李商隱者三道而退亦不爲薦託之辭故夏口與及第然此時實於文章懈退不復細意經營述作乃命合爲夏口門人之一數耳爾後兩應科目者又以應舉特與一裴生者善復與其挽拽不得已而入耳前年乃爲吏部上之中書歸自驚笑又復懊恨周李二學士以大法加我夫所謂博學宏辭者豈容易哉天地之災孽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皇王之道盡識矣聖賢之文盡知矣而又下及蟲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開會此其可以當博學宏辭者邪恐猶未也設他日或朝廷或持權衛大臣宰相問一事詰一物小若毛甲而時脫有盡不能知者則號博學宏辭者當其罪矣私自恐懼憂若囚械後幸有中書長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樂曰此後不能知東西左右亦不畏矣去年入南場作判比於江淮選人正得不憂長各放耳尋復啓與曹主求射于穉實以太夫人年高樂近地有山水者而又其家窮弟妹細累喜得賤薪菜處相養活耳始至官以活獄不合人意輒退去將遂脫衣置笏永承農牧會今太守憐之催去復任逕使不爲升斗及疲瘁低價耳然至於文字章句愈怙息不敢驚張常自呪願得時人曰此物不識字此物不知書是我生獲忠肅之謚也

而吾子反殷勤如此者豈不知邪豈有意邪不知則可有意則已虛矣然所以奉奉而不能忘者正以往年愛華山之為山而有三得始其早者朝高者復得其揭然無附著而又得其近而能遠思欲窮搜極討灑密襟抱始以往來蕃番不遂其願聞者得李主於華郵為我指引巘谷列視生植僅得其半又得謝生於雲臺觀暮留止宿旦相與去愈復記孰後又得吾子于邑中至其所不至者於華之山無恨矣三人力邪今李生已得第而又為老貴人從事雲臺主亦顯然有聞於諸公聞吾子之文粲然成就如是我下負華之山而華之山亦將不負吾子之三人矣以是思得聚會話既往探歷之勝至於切磋善惡分孽進趨僕此世固不待學奴婢下人指晉神佛而後已耳吾子何所用意邪明日東去既不得面寓書惘惘九月三日弘農尉李某頓首

荅侯高第二書

李翱

足下復書來會與一二友生飲酒甚樂故不果以時報三讀足下書感歎不能休非足下之愛我甚且欲吾身在而吾道光明也則何能開難出之辭如此之無憂乎前書所以不受足下之說而復關之者將以明吾道也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聖人所由之道者也吾之道塞則君子之道消矣吾之道明則堯舜禹湯文王孔子之道未絕於地矣前書若與足下混然同辭是官商之一其聲音也道何由而明哉吾故拒足下之辭知足下必將憤乎而復其辭也足下再三教我適時以行道所謂時也者乃仁義之時乎將沈浮之時乎苟仁且義則吾之道何所屈焉爾如順沈浮之時則乘流望風而高下焉苟如此雖足下之見我且不識矣況天下乎不修吾道而取容焉其志亦不遐矣故君子非仁與義則無所為也如有一朝之患古君子則不患也吾之道學孔子者也蓋孔子畏于匡圍于蒲伐樹於桓魋遂於魯絕糧于陳蔡之師夫孔子豈不知屈伸之道邪賢不肖在我者而貴與富貧與賤道之行否則有命焉君子正已而須之爾雖人不能取其容焉故孔子謂子

路子貢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于此子路對曰意者吾未仁且智也而人之不信也與子曰有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蓋少貶夫子之道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者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謂爾回如謂由也賜也顏淵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然而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然而後見君子孔子蓋歎之也以孔子其門人三千其聖德如彼之至也而知孔子者獨顏回爾其他皆學焉而不能到也然則僕之道天下人安能信而行邪足下之言曰西伯孔子何等人也皆以柔氣汗辭回用明夷也以避禍患斯人豈浮世邪人乎夫西伯聖人也姜里之拘僅不免焉孔子聖人之大者也其屈厄如前所陳惡在其能取容於世乎故曰危行言遜所以遠害也其道則爾其能遠之與否而必容焉則吾不敢知也非吾獨爾孔子亦不知也僕之道爾則仁義而安之者也如用焉則推而傳之于天下者又何獨天下哉將後世之人大有得於吾之功者爾天之主我也亦必有意矣將欲愚生民之視聽乎則吾將病而死尚何能伸其道也如欲生民有所聞乎則吾何敢辭也然則吾道之行與否皆運也吾不能自知也天下人安能害於我哉足下又曰吾子夷齊之道也如僕向者所陳亦足以免矣故不復有所說若韓孟與吾子之於我親故知我者也苟異口同辭皆如足下所說是僕於天下衆多之人而未有一知已也安能合於吾心乎吾非不信子云云者也信子則於吾道不尤矣欲默默則道無所傳云爾子之道子宜自行之者也勿以誨我

寄從弟正辭書

李翱

知汝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慮凡人之窮達所遇亦

各有時爾何獨至于賢丈夫而反無時哉此非吾徒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能到于古之人爾其心既自以為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為十焉用其學重入之道而和其心使餘者以與時世進退於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力也難盡用其十祇益勞其心爾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號文章為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于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由誠明之必相依爾爾貴與富在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而能求而充之者也何懼而不為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於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之云爾

與外孫崔氏二夜書

李華

八月十五日翁告崔氏之子兩孩省吾出身入仕行四十年晚有汝母已養汝二人矣吾達事裴氏鄭氏崔氏諸姑于氏堂姑皆賢明淑哲為內外師範意欲與汝言之裴氏始回慈見吾一善未嘗不流涕祝吾成立見吾伯仲書題誨書疎略話及舊事云無此例吾伯仲書題比今日中外書題其閒疎密不啻百十也吾小時猶省長幼每日兩時櫛齒起居尊行三時侍食飲食訖然後敢食猶責不如禮今者諸子日出高眼爭覽盤器何曾有此儀可為歎息世教如此何得不亂婦人亦要讀書解文字知今古情狀事父母舅姑然可無咎詩序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易曰主中饋無攸遂婦人但當主酒食待賓客而已其餘

無自專之禮詩云將翔將翔佩玉瓊琚此奉舅姑助祭祀之儀也又曰將翔將翔弋鳧與鴈此主酒食待賓客之儀也禮經所載汝其記之又婦人將嫁三月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嫁則廟見不見廟者不得為婦今此禮夷人從苟且婦人尊於丈夫羣陰制於太陽世教淪替一至于此可為嗟嘆汝等當學讀詩禮論語孝經此最為要也吾小時南市帽行見貂帽多帷帽少當時舊人已歎風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無帷帽貂帽亦無男子衫袖蒙鼻婦人領巾覆頭向有帷帽幕離必為瓦石所及此乃婦人為丈夫之象丈夫為婦人之飾頭之倒之莫甚于此觸類而長不可勝言舉其一端告及汝耳勿謂幼小不遵訓誠所見所聞頹風敗俗故申明舊事不能一一也阿馬來說汝誦得數十篇詩賦麗麗已能承順十五姊顏色十七伯極鍾念吾妹病乍聞甚慰意凡人不能尊行不慈訓患身不能承順耳汝承十五姊仁慈十七伯訓誘又質性柔順當不扶自直吾所告者括羽汝耳不次翁告崔氏二子省

貽諸弟砥石命

舒元興

昔歲吾行吳江上得亭長所貽劔心知其不莽齒匣藏愛重未嘗褻視今年秋在秦無何發開見鏽翳積蝕僅成死鐵意漸身將利器而使其不光明之若此常誠求淬磨之心於管中數月後因過岐山下得片石如淶水色長不滿尺闊厚半之試以手磨理甚膩文甚密吾意其異石遂攜入城問於切磋工工以為可為砥吾遂取劔發之初數日浮埃薄落未見快意意工者相給復就問之工曰此石至細故不能速利堅鐵但積漸發之未一月當見其貌歸如其言果觀變化蒼條剥落若青蛇退鱗光勁一水泳涵星斗持之切金錢三十枚皆無聲而斷愈始得之利數十百倍吾因歎以為金剛首五材及為工人鑄為器復得首出利物以剛質錐利苟斲不砥礪尚與鐵無以異况質柔鈍而又不砥礪當化為齏土耳又安得與死鐵倫齒邪以此益知人之生於代苟不病有斲

音亞則五常之性全性全則豺狼燕雀亦云異矣而或公然忘棄
 曠名砥行之道反用狂言放情為事蒙蒙外埃積成垢惡百不覺
 寤以至於戕正性賊天理生前為造化剽物歿復與灰土俱委此
 豈不為辜首日月之光景邪吾常觀汝輩趣嚮爾誠全得天性者
 况夙能承順嚴訓皆解甘心服食古聖人道知其必非彫缺道義
 自理於偷薄之倫者然吾自干名在京城鬼魄已十九晦矣知爾
 輩懼旨甘不繼困於新粟日丐於他人之門吾聞此益悲此身使
 爾輩承順供養至此亦益憂爾輩為窮窶而斯須忘其節為苟得
 眩惑而容易徇於人為投刺牽役而造次惰其業日夜憶念心力
 全耗且欲書此為戒又慮爾輩年未甚長成不深諭解今會鄂騎
 歸去遂真石於書函中乃筆用砥之功以寓往意欲爾輩定持剛
 質晝夜淬礪使塵埃不得開髮而入為吾守固窮之節慎臨財之
 苟積習隸之業上不貽庭闈憂次不貽手足病下不貽心意窺欲
 三者不貽積在爾砥之而已不關他人若砥之否也則嚮之所謂
 切金潤星之用又甚瓊屑安足以諭之然吾固欲爾輩常置砥於
 左右造次顛沛必於是思之亦古人韋弦銘座之義也因書為砥
 石命以欲爾輩兼刻辭於其側曰

論江陵耆老書

劉統

太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夷其墳
 墓且楚人之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為之廟世饗其鱗謂耆老而忘
 其君父也吾以為不然楚人之性僇悍大能復其仇讎其後自懷
 王入武關楚人怨秦不忘干戈况其人之性能忘胥之能破其國
 家而事之乎且令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祀其廟者將祈年穀而獲
 凶荒禱疾病而得死亡者乎如厚其饌而虐其報則江陵知胥之
 不可祠而不祠矣若果祈年穀而得豐穰禱疾病而獲康疆有餘
 而尋其報則彼人之國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食而

自忘楚人之殺父兄則胥自為無勇也何獨江陵之人而忘胥讎
 乎吾以為其廟申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遠楚人
 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為饗人之食而
 江陵何為事讎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其版曰申胥之廟無使
 人神皆愧耳

重校唐文粹卷第九十

嘉靖甲申歲太學生姑蘇徐煊文明刻于家塾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一

吳興姚

鉉

纂

序甲 第九首

集序

唐丞相禮部尚書許國公蘇頌文集序 韓休

唐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梁肅

唐丞相太傅文貞公崔祐甫文集序 權德輿

唐丞相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唐丞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 柳嗣復

唐丞相中書侍郎章處厚文集序 劉禹錫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鄭亞

唐徐州節度使贈司徒張建封文集序 權德輿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說

唐金紫光祿大夫禮部尚書上柱國贈尚書右丞相許國文憲公蘇頌文集序 韓休

易有四象有天文焉有人文焉所以察時變而觀化成也詩有六義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所以陳國風而美王政也文之特用其聲於茲自長發禘殷正考述其典在垆頌魯史克明其訓由是比興繼作風流彌繁黃竹白雲垂芳於帝籍楚蘭班素作麗於辭人莫不究情性之微含風騷之言吟詠先王之澤光昭正始之宗故情發於中而申之以歌詠文生於情而飾之以辭彩所以立言會友感物造端薄暢襟靈導揚隱伏潤彼金石流于管弦以告其成功而懿我文德者也嗚呼斯文未喪命世幸與發揮造化之微鼓動江山之氣輪轡前古昭彰後葉瞻克有之則尚書許公應運而挺生矣公四代相門十卿崇權海域挹其軒冕擢紳推其軌儀夫其導源錫胤之慶克家屏宗之美論道布政之典推誠立節之效並以勒於豐碑紀在良史此則略而不言焉公神秀穎發自然生知五歲便措意於文每坐卧吟諷未常暫輟至于八九歲則有若大

成焉一覽誦千言有若素習十七遊太學對策甲科振鱗溟渚濯羽弱泉海內重林宗之名朝廷籍賈生之舉矣時吏部侍郎馬載名知人見公歎曰蘇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後因選集時屬糊名考判公與宋瑒俱入殊等由是天下益稱焉公任御史時兩臺有送別四韻詩四十餘首試令公誦之一遍倒覆之遂不錯一字其敏晤也如此公任起居郎屬考功員外郎闕時中書令李嶠執筆曰考功郎非蘇君莫可遂拜考功員外郎遷給事中特制授修文館學士遷中書舍人專知制誥命議允歸制命勅書皆出自公手筆不停綴思無所讓及是見君深所歎伏焉今上嘗謂公曰朕每見卿文章與諸人尤異當令後代作法豈惟獨稱朕心及東封詔公撰朝覲壇頌加金紫光祿大夫與一子官賞能也公性與道合神無滯用惟深也愬衆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若乃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括囊道藝之場探蹟幽微之數至若拘戈考篆魯鼎看銘書有亡篋文稱嗟簡疑絳老之年走朝有問卜晉侯之疾訪史莫知莫不取揆宏襟詢謀遠識公辨無不釋言必造微掩雲夢以吞之湛陽秋以照之如太嶽之覽羣山若蒼溟之朝百谷者矣至乃緒發而官商應言形而雅頌興與雲天並高繁章與霞月俱亮故能虛明獨照壯思雄飛自我心極為之宰匠嘗亦紀秦望銘華山勒函谷之關刊燕然之石繁弦間發絳彩相輝歌奏而白雪遂孤賦成而黃金有貴豈惟排絳拉賈為王超陳而已若乃天言煥發王命急宣則輪動若飛思如泉涌典謨作制於邦圖書奏便蕃於禁省敏以應用婉而有章則近代以來未之前聞也豈學而得之歟抑亦天縱之歟何其殊尤而懿鑠也惜乎循途未極闕川行謝雖洞籥為賦方傳漢帝之官而禪草遺忠空留茂陵之下思感烈其如在覽餘文而增歎曲池無處舊館寂家感知已以悼思懷舊德而何極豈峴山之上長留墮淚之詞延閣之中不紀藏書之錄謹撰緝文語成一家之言凡四十卷列之如左請藏於秘府以示來裔

唐丞相鄭侯李泌文集序

梁肅

唐興元世天子以人文化成天下王澤洽頌擊作洋洋焉與三代同風其相之臣曰鄭侯李泌字長源用此與之文行易簡之道贊事感聖辨章品物疏通以盡理閑麗而合雅舒卷之道必形於辭其偉矣夫子嘗論古者聰明睿聖之君忠肅恭懿之臣教六府三事同八風七律莫不言之成文歌之成聲然後決於人心人心安以樂播為風俗風俗厚以順其有不由此者為理則粗在音則煩粗之弊也朴煩之甚也亂用其道行其位者歷選百千不得十數嚳才難不其然乎開元中公七歲見丞相始與張公九齡張駘其聰異授以屬辭之要洎始與沒不六十載公果至宰相封侯有文集二十卷其美嘉遜則有滄浪紫府之詩在王廷則有君臣康載之歌或依隱以翫世主文以譎諫步驟六義發揚時風觀其辭者有以見上之任人始興之知人者已初太上當陽公以處士延登內殿實數黃老之訓至德初宣皇以元良受禪公則獻太階頌昭纂竟之道睿文以廣平伐罪公則握中權之柄恭復夏之功大德不官既追五嶽之隱大用不器終踐代天之職方將熙庶工以成邦教載直筆以修唐書命之不融凡百興歎既薨之來載皇上負辰之暇思索時文徵公遺編藏諸御府於是公立一言垂世之譽獨善兼濟之略藏之冊牘載於碑表惟斯文之可傳於後嘗謂肅曰吾子辭直盡存乎篇序既詠歎之不足因著其所以然貽諸好事者凡詩三百表誌碑頌講序議述又百有二十其五十篇缺獨著其目云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大傅常山文貞公崔祐甫文集序 權德輿

昔舜禹之代股肱昌言以抵承于帝修六府敘九功曰都曰俞殷周之際有伊訓說命太保太師旅獒金縢之書以載翼其代皆有大理格于皇天自三代已還君臣感會何嘗不經緯斯文裁成百度大傳文貞公宣亮德宗致建中之理左輔右弼緝熙光明居中

一歲以至大病終策尊名為唐宗臣公薨二十九歲天子命公嗣子植為右拾遺植乃捧公遺文三十編見咨論敘德輿以為君子消長之道值乎其時而文亦隨之得其時則章明事業以宣利澤不得其時則放言寄意以據志氣公自門閥秀士披服薦紳至於登朝宰政四十年間作為文章以修人紀以達王事懼喜怒之中節故有作感誠懲苟得之害正故有重請鐘銘恐匪人之干紀故有與永王璣殘書諷時宰之不能上廣聰明故有台封詭悼谷風之詩廢故有僚友箴慮法吏邊吏之失其官守故有貓鼠議是惟無作則有補於時以至於修事功斷國論導志通理昭明易直施於名命為雅誥刻於金石無愧辭廉莊逸軌卓犖濬發九流六藝鼓舞奔走陳思王所謂儼乎若崇山牧乎若蒸雲惟公信然公姓崔氏諱祐甫字貽孫博陵安平人先孝公之清德與公始中較以同人之中正大有之剛健中庸之明誠洪範之攸好德艱貞踐履出入光大皆充其義如其文嘗試言之天下公器也匪皇極不又操柄者務廣通則其弊以流縱私回則其弊以沒以是至於紀綱淆亂官職耗廢敗壞陵夷而不可為務守者弊以隘則窘若枯拳於是才滯而不發事壅而不宣其於病王猷豈大倫地也及公平衡宰物為之折衷使文皇明皇之風粲然復興崇起教化萬方同軌道協氣宣臻至理而無癘疵為仁由已善善若不及泝其心源存乎斯文君子曰觀文貞之文而知其道知其道然後知其理古之易易也昔公能修先孝公之志類其文章趙郡李公遐叔實為之序今植亦能修公之志而德輿無似懼辱命焉凡九百二十篇為一家之言云爾

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回聰而盡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嗚一薰一蕪善善難不能

同其器方鑿圃柵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治世少而亂日多大雅
衰而正聲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傳吾唐不幸復擴棄於陸公
公諱贛字敬輿吳郡蘇人漂陽今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
學守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養春刺史張鑑有名於時
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鑑以泉貨數萬為贛曰願以此奉大夫
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搽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
南主簿御史府以監察授之德宗皇帝春官時知名召對翰林即
日為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
播遷詔書旁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
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蒼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不能
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
禹湯以罪已救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悅改過以言謝
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
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
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
陛下在南山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時臣
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
心未嘗有過艱難屢從行在輒隨啓沃謀猷特所親信有時譙語
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辛深洋棧道危依從官前後相
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泣然號於禁掖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
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畧母章氏尚在吳中上遣中
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祭之丁韋夫人憂去職特喪於洛遣
人護漂陽之柩附於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轉遺數百萬
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章令每月置遺公奏而
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親見之日天子為之興改容救
平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為實奈忌嫉故緩之真拜
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
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褻浮沈苟且自愛事

有不可必諱之上察物大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
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
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
在德宗實錄及實錄納劉士章之路為李異所發得罪左遷橫議
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
以姦回得幸嘗時姦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
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
趙慄公之引拔昇為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
道不勝十年退公為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
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
不可測輒陽誠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章今抗表請以贄代已歲
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卻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唯考
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
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東華內畧也擅古揚今雄
文藻思數之為文詰伸之為典諫俾標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
詩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為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
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為臣也其
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幹幹衡而揭日月清氣冷而平
奉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諫接軫則有中書奏
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
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
終於一櫛唯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
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
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
曰道雖自我弘之在人蜚聲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丘軻
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
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為其道未至不
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為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

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于編首兼略書其官氏畧行以為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為文為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唐丞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

楊嗣復

唐有天下二百二十載用文章顯於時代有其人然而自成童就傳以及考終命解中筮仕以及鈞衡師保造次必於文視聽必於文采章皆正色而無駁雜調韻皆正聲而無奇邪滔滔如河東注不知其極而又虞命書綸綍之任專考覈品藻之柄參化成輔翊之勳初中終全而有之得之於相國文公矣公諱德輿字載之天水人也族望祖宗之遠當官行已之道語在國史銘於壙而碑於途此不敢詳今所載者因緣文業而已早歲為淮南江西從事據管記室之任屬辭詒理奏入報可移文走檄疆事迎解登朝為起居舍人改駕部員外郎換司勳郎中遷中書舍人凡四任九年專掌詔諾大則發德音修典冊酒朝廷之利澤增威德之形容小則稟才能敘官業分別流品申明誠勸無誣辭無巧語誠直溫潤真王者之言公昔自纂錄為制集五十卷託於友人湖南觀察使楊公憑為之序故今不在編次內其他千名萬狀隨意所屬牢籠今古窮極微細周流於親愛情理之間磅礴於勳賢父大之業不為利疚不以非廢本乎道以行乎文故能獨步當時人人心服非以德爵齒使而致之貞元中奉詔考定賢良卓澤之士昇名士十七人及為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有二鸞鳳把梓舉集其門登輔相之位者前後十人其他征鎮岳牧文昌掖垣之選不可悉數繼居其任者今猶森然非精識洞鑿其辭而知其人何以臻此邪憲宗皇帝紹開中興始以英明申威提法武功既俞文教是圖元和五年冬執政暴疾既瘳且痺未旬日而公作相意章儒術潤色王度使和聲順氣餐自廊廟而泯於幽遐我之所長時以推戴玉立冰絮無繼磷遷染之議以文德自終豈徒然哉嗣復不佞發跡門館儀曹日席皆忝前躅公之元子中書舍人璩不幸短命其

嗣子憲泣奉文集求鄙辭以冠篇首雖觀於巨海難挹波濤而藉用白茅所資誠敬其五十卷次第具在集自謹序

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韋處厚文集序

劉禹錫

漢庭以賢良文學徵有道公孫弘條對第一席其勢鼓行人間取丞相且侯使漢有得人之聲伊弘發也皇唐文物與漢同風故天后朝燕國公說以辭標文苑徵玄宗朝曲江公九齡以道侔伊呂徵德宗朝天水姜公公輔杜陵韋公執誼河東裴公洎以賢良方正徵憲宗朝河南元公稹京兆韋公惲以才識兼茂徵隴西牛公僧孺李公宗閔以能直言極諫徵咸用對策甲於天下繼為有聲宰相古今相望落落然如騎星辰與夫起版築飯牛者異矣公本名惲舉進士登賢良既仕方更名處厚字德載漢丞相扶陽侯之裔孫後周道遙公復之八代孫右僕射某之元子生而聰明絕人在提孩發言成詩未幾能賦受經於先君僕射學文於伯舅許公孟容及壯過六經旁貫百氏咨天人之際遂採曆數明天官窮性命之源以至佛書九所通達初為集賢殿校書郎宰相李趙公監修國史引公直東觀就改咸陽尉遷右拾遺轉左補闕世稱有史才而能諫諍入尚書為郎歷禮部考功皆人望所在上方用威武以尊不庭宿兵宿父草丞相實之酌人情上言不合意無免因歷詆所善公在伍中出為開州刺史居二年執友崔敦詩為相徵拜戶部郎中至闕下旬歲間以本官知制誥穆宗新即位注意近臣召入翰林充侍講學士初授諫議大夫續換中書舍人侍遊蓬萊池延問大義退而進六經法言二十編慶詔答之賜以金紫尋遷權知兵部侍郎知制誥翰林侍講史館修撰長慶四年春徵宗踐祚以公用經術左右先帝五稔聞其德尤所欽倚內署故事與外庭不同凡言翰林學士必草詔書有侍講者專備顧問雖官為中書舍人或他官知制誥第用其班次耳不寬言於訓辭至是上器公且有以寵之乃使內謁者甲命去侍講之稱慮未諭于百執事居數日降命書重舉舊官以明新意尋拜夏官貳卿由是內庭

辭臣無出其右者凡密旨必承乎權與故號承旨學士上富有春秋未親度政或有疑滯視公如著龜寶曆季年官壺間一夕生變人情大駭雖鼎臣無所關決惟內署得預參畫議議然侯公一言而定擬難續服再繼乾綱今上繼統策勳第一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高才邁英主功顯人伏言无不從筆端廣寸澤及天下盡罷冗食請歸才人事先有司物止常實城社無犯儼廊益尊感恩盡瘁不膏神用大和二年十二月上前言事未及畢辭疾暴作以朝服委地同列白奏摺笏扶持之不能起上命中貴左右翼輔歸于中書如大醉狀上震驚咨嗟徵醫賜藥勞午疊委會暮肩輿至第識旦以疾不起聞贈襚加常禮後十年嗣子蕃以太子舍人直弘文館編次遺文七十通銜哀言誠乞辭以冠其首公未為近臣已前所著論記述銘誌皆文士之辭也以才麗為主自入為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辭也以識度為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霈然如時雨褒元老論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詔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言利者其辯似管夷吾曉達時得君奮智謀以取高位而令名隨之豈不偉哉初蕃既纂修父書咨于先執李習之請文為領袖許而未就一旦習之悄然謂蕃曰卿昔與韓吏部退之文章盟主同時惟初備曹宗元劉賡客夢得耳韓柳之逝久矣今卿又被病慮不能自述有孤前言齋恨無已將子薦誠于劉君乎無何習之夢奠于襄州蕃具道其語余感相國之平昔且於蕃之虔敬庶幾能出其家固不讓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鄭亞
綸紳之與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勅法蓋本於此也唐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詁自胤征甘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綿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至于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為之訓詁高宗得傳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邵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顧命秦

始皇帝并一區宇丞相李斯實筆其言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為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竊微滯長下干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祖革隋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與焉在天后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立於玄宗之朝常揚繼美於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武啓運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大師忠公翔翔內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定蜀實惟其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甲諸侯國蔡科齊外定內理顯王言於典誥彰帝範於圖籍紀在微冊播於無窮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事惠皇為翰林學士訓詁之業彰於傳聞昭肅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詔自淮海復升台庭盡付玄機九獻神度每形埽泰罷別承天瞻帝亦講伊訓試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公焉會先太后懿號未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瑞贊統樞懷日之慶懇遵靈霧光慰孝思於是承命有宣懿祈廟之制及武宗知昊天拜清廟文物胥備朝廷有禮華夷述職河朔修貢乃顯神休為徽號奉揚一德以示萬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封域無虞天子愉然有求玄之思乃範金模聖表降準日角燭于宮庭中外臣寮咸欲以頌山河而褒日月也公於是而有聖容之贊天街之北擗齋依居因饑憑妄怙衆強德嚴之以刁斗而勃爾無權申之以文告又騰然不率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獨運沈機上資宸斷萬里朕負決於帷中雷霆既振大羊遂潰疣贅披扶腫臃解離遁其名王復我貴主公於是計北狄之詔天寶末剽門為首亂之地瘡痍棟棟棘棘世未平至是漁陽帥仲武掃除妖孽賊仇饑奉揚威神乃底康靖仍願勒石於盧龍之塞以敘聖功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祗應明命舒展格言呼嘯神祇吐納嵩華當畫而文星現不寐而白鳳來成諸侯不朽之勳萬元

后無私之化公於是幽州紀聖功之碑路帥劉從諫死其子因
 關河之險恃甲兵之衆請爵華地屢聞王庭中外疑迷互撓天聽
 帝將權神武公累獻忠諫且言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雄渠受殺
 祇以拒君况明皇舊官天井內地跨連河北脅倚山東豈可行有
 匪人坐為汗俗若是可忍孰不可容天心無疑躡足乃定又曰上
 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常山勁卒是為唇齒實
 懼因依不若乘於夫頃制其特勤帝偷其奏乃妙遣使臣以勞論
 之嚴立刑賞以勸戒之魏侯鎮侯勳力從命絕壺關之右臂收汜
 水之上游復茲渠魁在此成算又轉門叛將橫水餘兒竊上相之
 旌旗盜晉陽之管鑰帝怒斯赫人心愈疑咸以師老于郊衆果尚
 固議罷兵者蚊聚請有過者雷同公又揚揚而言曰彼地則義師
 師介宗室是玄祖勤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爪殊具存堂構斯在
 苟虧策畫不襲仇讎則是將彌牟逐主之風長冒頓射親之俗詩
 稱築室于道書謂疑諄勿成由是洞啓宸衷大破羣議運籌制勝
 舉無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服膺奉命謝安之圖基
 尚物曹參之飲酒方酣果有軍書繼聞戎捷砥磨周鉞兵淬鄭刀
 萬里來哀紹之頭顱二家葬蚩尤之肩髀歡聲雖震於朝市喜氣
 不見於形容何其慕立功勳鎮定風俗若是之重公於是有伐上
 黨之制平晉陽之勅宗英可汗獻琛輸青越自絕域通于本朝文
 畢伯士之胤呼韓鹿蠡之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辮而拜甘泉
 並垂於冊書光彼明命公於是論迴鶻之命五尉暨昆之書四
 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固將偃仰邳石之符傲睨鬼狎之
 錄聞之者可以祛弊曠得之者可以弭邦國每牙管既拔芝泥將
 熟密於前席親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宣關於
 密畫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
 莫開公則踞于封章達於旒裘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稱美再
 三此又豈可與傳洞籥而飄於後庭聞于虛而嗟不同世者論功
 較德邪處在乙丑羣公常伯以天子之道實於神祇一年而風雨

依序炎冷不作二年鐵醜虜與北伐之詩四年蘇校重詠東征之
 歌而又伐摩尼之風壞浮圖之俗偃兵返樸四海胥定息欲增鴻
 名光下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西崑之謀鋪舒名實澤繹文采類
 于上帝為唐神宗公於是纂華天成功神德明道之冊文號位既
 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匡衡石土之儀採公王明堂
 之圖考肆觀之禮於梁生取封禪之書於天子盡皇王之威事極
 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禹書就掩然猶進先嘗之華獻高手之
 醫藏周曰請代之書追漢宣易名之美作于大誥祈于昊天始終
 一朝紹續九德其攻伐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武宗一
 朝冊命典詰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
 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丁卯亞自左拔出為桂
 林九月公書至自洛以典詰制命示于幽鄙且使為序以集成書
 尋玄珠不究於倪域聽希聲莫窮於高下本命震備幾移朝夕援
 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陸修遊辭讓不及因蕭絮以敘焉夫全
 功難持大名難兼日赫於晝而之清媚月皎於夜而無溫煦冬之
 為俄也則雲霜飄暴凍入肌髮夏之為用也則金流石鏗火走膚
 麻如陽春高秋者稀焉南則瘴風毒虺之為厲也北則獲戎點虜
 之為患也如雜邑咸秦者幾焉鵬鷲不傳之以馳騁驕驍不授之
 以塞翁如應龍者辭焉仲尼聖賢之宗也位止於司寇師辨道德
 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巨者幾焉是以保衡傳說佐佑殷宗召
 公單公寅亮周室咸著大訓克為元龜書契以來未之多有李斯
 以刻石紀號之文勝而不在休明之運又何足數哉周勃霍光雖
 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舉嚴忌善為文筆而不至囑廟自是已降
 其類繁縟惟君臨開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
 之業垂經天緯地之文粹于厥躬慶是全德蓋四序之陽春九州
 之咸維品彙之應龍人倫之姬旦後之學者其景之

唐徐泗豪節度使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檢校尚書
 左僕射贈司徒張建封文集序 權德輿

昔有虞以濟世文明理天下故有誥八音陳九德廣載康哉之臣周宣王循文武之業以開中興故有歌蒸人賦韓奕清風大雅之什春秋之際諸侯列大夫感物造端能賦可以圖事稱詩可以論志然則元侯宗工作爲文章本於王化繫於風俗亦其志氣之所發也司徒諱建封南陽人簡廉疏達信厚誠直游于京師當時賢爲干櫓非道不處視主細猶穉穉以褐衣實博學于京師當時賢公名卿感服先生之倫皆迎門締交就義若渴蒼師律於盟津大鹵二府由祭祝主柱下方書朝廷以州部要害選難符守歷巴陵陟壽春婪婪及虜壤地相接衆寡懸絕物情不交斬其使者以殉傳首於行在所屏翰淮海我爲金湯選要觀望者皆革心服義而東夏安矣加地進律察廉三都授鐵貞師蒞于徐方就加六職端右之任追命三公論道之秩其始終銀貞光大也如是昔左立明載單襄公之言曰忠文之實也智文之興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則司徒嚮時之大忠明智戴仁抱義皆推本乎斯文然後足言足志踐履章灼故其辯古人心源定是非於羣疑之下則韓君別錄痛詆時病以發舒憤懣則投元杜諸宰相書其餘發勳伐表丘隴銘器敘事故言詎理皆與作者方駕而歌詩特優有仲尼之氣質越石之清拔如雲濤溟漲浩漾無際而天琛夜光往往在焉其入觀也獻朝天行一篇因喜氣以攬肝膈覽其辭者見公之心焉其還鎮也德宗皇帝紆天文以送別湛恩異倫擢勳中朝至於內廷錫宴君唱臣和皆酌六義之英而爲一時之盛夫文之病也武牽拘而不能騁或奔放而不自還公則財成切近揮斤細故英華感築卓爾其闕大析理研幾泊然其精微全才逸氣與勳力相宣盡在是矣公之理也徐人宜之故尚書克家纂業用嗣厥服猶鮑氏之居司隸鄭人之賦緇求大君推恩善善春秋之義也永懷先志乃集遺文以德輿嘗承司徒之歡表列編次凡二百三十篇承詔作序是用拜君命之辱而不敢讓云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說

臣聞七聲無主律呂綜其和五絲無章黼黻交其麗是知氣有壹鬱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之蔽先王以是經天地究人神闡寂寞鑑幽昧文之辭義大矣哉上官昭容者故中書侍郎儀之孫也明淑挺生才華絕代敏識聰聽探微鏡理開泰海納寬若前聞揚筆雲飛咸同宿構初沛國夫人之方娠也夢吞天俚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及昭容既生彌月夫人之方娠也夢吞天俚之豈在乎子孩寢啞啞應之曰是生而能言蓋爲靈也越在襁褓入於掖庭天寶啓之故毀家而資國運將興也故成德而受任自則天又視之後中宗景龍之際十數年間六合清謐內峻圖書之府外闢修文之館搜英傑俊野無遺才右職以精學爲先大臣以無文爲恥每豫遊宮觀行幸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亦云與主之協講者也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復有女尚書決事官閣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機顧問不遺應接如響雖漢稱班婕妤譽左嬪文章之道不殊輔佐之功則異迹秘九天之上身沒重泉之下嘉猷今範代罕得聞庶姬後學嗚呼何仰然則大君據四海之圖懸百靈之命喜則九圍扶纒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黎久安動則蒼吐罷擊入耳之語諒其難乎書而勢大者疑賊而禮絕者隔近而言輕者忽遠而意忠者忤性窳窳柔曼誘掖善心忘味九德之嚮傾情六藝之圖故登崑崙巡海之意寢期胡刈越之威息璠臺珍服之能消從禽嗜樂之端獨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於來葉非夫玄黃毓粹貞明助思衆妙扶謙靈挾志誕異人之寶授興王之瑞其孰能臻斯懿乎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嘗共遊東辟同宴北渚條來忽往物在人人亡憫雕瑄之殘言悲素扇之空曲上聞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敘蘭臺之新集凡若干卷列之如左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一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二

序乙總一十三首

吳興姚

鉉

纂

集序

唐御史大夫李栖筠文集序 權德輿

唐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文集序 元稹

唐贈禮部尚書孝公崔沔文集序 李華

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 李漢

唐尚書刑部侍郎文孫逖文集序 顏真卿

唐比部郎中崔元翰文集序 權德輿

唐左補闕皇甫冉詩集序 獨孤及

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 梁蕭

唐左補闕梁肅文集序 崔恭

唐司封員外郎李華中集序 獨孤及

唐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劉禹錫

唐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 盧藏用

唐衡州刺史呂溫文集序 劉禹錫

唐御史大夫贈司徒贊皇文獻公李栖筠文集序 權德輿

辰象文于天山川文于地肖形最靈經緯教化鼓天下之動通萬物之宜而人文作焉三才備焉命代大君子所以序九功正五事精義入神英華發外著之語言施之憲章文明之感與天地準贊皇文獻公以文行正直抵事代宗中行山立乃協于初未弱冠隱于汲郡共城山下營道抗志不苟合於時族子華名知於人嘗謂公曰叔父上鄰伊周旁合管樂聲動律外氣橫人間感激西上舉秀才第一陟降中外間闕代故宣力匪躬勤于王家出遊方國入居清近由給事黃門官小司空割符叱咤陟明于吳廉問風行四方表率拜御史大夫不仁者遠武皇炳然審天工之可付公亦曉

然知理道之可必一德交感推心合符執熱以待灑臨擊而不淑豈斯人未得蒙公之功化邪何造物者之戾也始與計偕投小宗伯書至內外掃除之際自為墓誌其間嚮三十年周旋官業斯文相為用大凡出於詩之無邪易之貞厲春秋之褒貶且以闕麥鉅衍為曼辭麗句可喜非法故言公之文簡實而粹精明拔而章明書誌二篇感慕自敘英華特達君子之道有初有終至若嘉園綺弛張出處於秦漢之間著四先生碑美蕭文終承相之倫或退或讓作五君詠病有司詩賦取士非化成之道著貢舉議其他下屬城教條則辭語溫潤言公事上奏則切劇端正觸類而長皆文約言明昭昭然足以激衰薄而申矩度如昆丘玄圃積玉相照景山鄧林凡木不植覽公遺編者髮鬚風采知公之道焉烏虜以爲安國之忠厚多大略漢武以爲國器壺遂深中篤行將亦倚以爲相董仲舒言天人之際有王佐之才而皆不至彼當時齷齪備位者相廷無虛日又況奇表忤害崇黨蔽善公于斯時道未大光然其謨猷獻替過於當國流風遺書暴于天下神之聽之景福千越公纂承門訓弘大名器三命樞機爲唐夔龍君子然後謂流澤貽慶之言也信德與先公與公天寶中修詞射策爲同門生並時筮仕于魏貝之地聲猷志氣相視莫逆伏思羈履展敬無容標以踈愚承趙公至惠忝聲舉之舊無忘代親翊唐虞之朝嘗陪宰政捧門中集錄屑涕見授辭不獲命謹直書以冠千篇

白氏長慶集序

元稹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樂天始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誤與稹語始既言讀書勤敏與他見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擅落禮部侍郎高郵始用經藝爲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劍等賦及百道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無召天下士樂天對詔稱言又登甲科未幾入翰林掌制詰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爲賀雨

詩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子始與樂天同校秘書前後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謫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有韻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首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遊相效競作新詞自謂爲元和時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閑適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越州雜詩書檄勸天及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予嘗於平水市中鞞湖磯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爲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僞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詔遷予時刺部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綴成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前蕃多以前輩中隸爲名予以爲國家改元長慶於是因號曰白氏長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爲多矣夫以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贈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敘事制詔長於寶曆奏表狀長於直書微詞策剖判長於盡摠而言之不亦多乎哉至於樂天之官秩景行與予之交分淺深非敘文之要也故不書長慶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序

尚書程孝公文集序

李華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立身揚名有國有家化人成俗安危存亡於是乎觀之宣于志者曰言飾而成之曰文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卑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而士君子恥之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歿而孔伋孟軻作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遜矣論及後世力足者

不能知之之力或不足則文義滯以微矣文顧行行顧文此其與於古歟帝唐文行臣太子賓客贈禮部尚書博陵李公崔氏諱汭字若冲安平公愷之子也世爲德表門爲上族振發純英滋漸名訓大包淑和高厲遐清行先平孝藝裕平文資孝第一股賧王室揆文可以弼成邦教進士登第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召見拜校書郎歷陸渾主簿朝廷以公直躬正詞擢左補闕以公嫉邪忿佞除殿中侍御史文端武淑遷起居舍人學該典禮拜尚書祠部員外郎議事惟允遷給事中言成制改中書舍人辭乞就養授虞部郎中節高天下升御史中丞剛亦不吐降著作郎道冠儒林遷秘書少監勳爲人範除左庶子宜均大政拜中書侍郎望凜地逼出爲魏州刺史人惟求舊入爲左散騎常侍貳東官居守集賢院學士祕書監太子賓客兼懷州刺史罷州復職副守薨于位時開元二十四年冬仲月旬有七日春秋六十七贈禮部尚書海內冠帶深哀宗師公爲御史糾輪誠之罔持國屬之罪爲給事中拒貴倖怙恩之詔削大臣忤旨之刑爲中丞數發太倉減上林禽鳥之給以賑艱食陝東之人什而復起宦官犯法執以按劾權寵屏息朝章大行權貢舉時得陸尚書景融來揚州瑱宋上黨遷宋兵部鼎等念爲國器在中書詔命之出上考天時下從人心異於斯者必替其否在魏州屬雨水敗稼乃弛禁使人先行後聞活者萬計公自爲常侍賓客恒任介正德播天下而不容於朝置之散地竟孤其道時乎伯公與元兄御史渾晉名弱冠遊京師搢紳儒學之士皆曰崔氏伯仲必至台司既而御史君天沒公終于副守則向之所屬適爲人憫哉公之侍疾也孝慈貞亦肆直道勝而齊貫乎天地喪期有數而茹毒終身慈不食菘苳亦肆直道勝而齊物德全而及人博厚崇高篤實有耀儔於古列蓋魯衛之君子歟在魏州車駕東巡關外諸侯公爲上第由是分堂選署任進之族知勸焉親交鄰里饑者待公而炊寒者待公而裘蒸嘗之與待公而後具故祿廩深厚家未嘗足開元中天下富穰車服過制公非

飲食卑官室濯衣淋冠俾人瞻我而化其不化者亦慙乎心矣見天下之善如不及從而作之見天下之不善如探湯從而誨之則卒踰於中庸翩然於不迫已過半矣中朝議政或疑臺謀未允公援六經伸百氏覆於時事舉其中天下莫不誦諷焉文集經亂罹多散逸今其存者二十九卷長子成甫進士擢第校書郎陝縣尉知名當時不幸早世嗣子祐甫論撰先志一卷為第三十傳祖稱之美合於禮經見公文章知公行事則人倫之敘治亂之源三關行乎天下及魏晉之浮誕合立言於世教其於道也至乎哉祐甫純孝而文直清而和希公門者謂公存焉明發不寐泣次遺文以華北州鄰壤婚姻之舊嘗趨公門備閱家編祐甫代華為校書郎華以是味公之道也孰謂則不敏有古之直焉

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 李漢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詔文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別其偽皆深矣手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蕪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為古文剽掠僭竊為工耳文與道藁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誥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欄卓踔踰法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蔚然而虎鳳躍緡然而韶鈞發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懸惻當世遂大拯頹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哭且排先生志益堅其終人亦翕然而隨嗚呼先生於文推階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賞者矣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得賦四古詩二百五聯句十律詩一百七十三雜著六十四書啓序八十六哀辭祭文三十八碑誌七十六筆硯鱣魚文三表狀四十七摠七百并目錄合為四十一卷目為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

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諱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餘在國史本傳

唐尚書刑部侍郎贈尚書右僕射孫述文公集序 顏真卿

古之為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終乎雅頌帝咨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繫于此然而文勝質則繡其繁悅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野於禮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莫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效也漢魏已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官體乖興既馳轉於末流遂受嗤於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未及翻虛黃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頽波雖無害於過正推其中論不亦傷於厚誣何則雅鄭在人在理亂由俗乘間濶上胡為乎綿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蓋不然矣其或斌斌虎炳郁郁相宣膺期運以挺生奄寰瀛而首出者其惟僕射孫公平公諱述河南鞏人其先自樂安武水寓于涉而從焉父嘉之以詞學登科官至宋州司馬公風裁徵明天才傑出學窮百氏不好非聖之書文統三變特深稽古之道故逸氣上濟而高情四達冠冕隱乎渾元之始表獨立於常均之外不其威歎年數歲即好屬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土火鑪賦公雅思適麗援翰立成齊公駭之約以忘年之契邇後遂有大名故其試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擢甲科吏部侍郎王丘試竹簾賦階階約拜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策而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記及諸碑誌皆卓立千古傳於域中其為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冠絕當時布在人口其詞言也則宰相張九齡欲倚撫疵瑕沈吟父之不能易一字公之除庶子也苑咸草詔曰西掖堂輪朝推無對議者以為知言凡斯數多庸可悉數故燕國深賞公才俾與張九齡許景先章述同遊門庭命子均均施伯仲之禮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計繕寫某集實以誦公託知己之分其為先達所重也如

此公又雅有清鑒典考功時精嚴進士雖權要不能逼所獎擢者二十七人數年問宏詞判等入甲者一十六人校校書者九人其餘咸著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如之故言第者必稱孫公而已夫然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匠者矣公凡所著詩歌賦序策問贊碑志表疏制誥不可勝紀遺二朝之亂多有散落子宿終成等夙奉過庭之訓咸以文章知名同時臺省乃編次公文集爲二十卷列之于左庶乎好事者傳寫誦誦以垂乎無窮亦何必藏名山而納石室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普觀光平天府賓荷公之獎擢見命爲序豈究端倪則永泰元年仲秋之月至若世系閱閱蓋存諸別傳此不復云

唐尚書比部郎中博陵崔元翰文集序 權德輿

易賁之彖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闕里之四教門人之四科未有遺文者荀況孟軻修述著書本於仁義經術之枝派也迨夫騷人怨思之作游士從衡之論刺譏捍闔文憲陵夷至漢廷賈誼劉向班固揚雄司馬遷相如之倫鬱然復興有古風烈然則文之用也橫三才之中經紀事物章明統類不可已也殷之說命周之命君陳君牙楚射父之訓辭鄭東里之潤色天子諸侯名命之文也張老之輪奐史克之駟駟吉甫之清風伯喈之無愧賢士大夫頌述之文也至若夫子紀延陵墓叔向寓子產書董仲舒射策言天人相與之際阮元瑜書記翻翻之任觸類滋多非文不彰後之人力不足者詞或侈靡理或區伏文之難能也如是博陵崔君元翰東漢濟北相長岑之後也曾祖某齊州刺史祖某鳳閣舍人考某以經明歷衛州及將尉號州湖城縣主簿親沒遂不復仕探古先微言著尚書洪範周易志象及三國春秋幽觀之書門人諸儒易其名曰貞文孝父君紹文宗雕龍之慶究貞文法義之學潔廉清方敦直莊明博見強志不取合於俗默而好深湛之思舒而爲彬蔚之文師遵六籍磅礴二漢不爲物遷不爲波流初間隱約

於河朔之間年殆知天命甫與計偕至京師洎博學宏詞直言極諫凡三登甲科名動天下初自典校秘書連辟汧公北平王司徒府管奏記之職歷太常寺協律郎大理評事錫以命服登朝爲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貞元七年春轉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八年冬罷爲比部郎中十一年夏養疾不起其壽四百甲子其文若千篇闕茂博厚書華嶺密足以希前古而發後學紀循吏而述政事則房栢鄉碣孫信州頌敘守臣勳烈則聚陽城碑劉幽州神道碑表宗子賢人兆域則李大師梁郎中誌文撰門中德善則貞文孝父誌碣二銘據志氣以申感慕則與李都統及二從事書餘桑門心法則大學揮師碑推人情以陳聖德則請復尊號表陳理道則有制策濼潤王度則有詔詰嚮所敘詩書說命駟頌而下君皆索其粹精故能度越倫類有盛名於代其他詩賦贊論銘誄序記等今爲三十卷如黃鍾玉磬琮璧琬琰奏於懸間列在西序其章者雖漢廷諸公不能加也無溢言曼辭以爲夸大無調笑柔色以資孟晉動直而不能屈已清剛而不能容物介特寡徒晚達中廢斯亦命之所賦也德輿昔歲獲與君遊於江湖間又接武侍從登文石之階常所論著備探簡編君之孤某既除喪泣捧遺文見杏序引故如其篇第直書以冠之云

唐左補闕安定皇甫冉文集序 獨孤及

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李蘇盛於曹劉其所自遠矣當漢魏間雖已朴散爲齏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令揆昔則有未弦踈越大美遺味之歎歷千餘歲至沈詹事宋員外始財成六呂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雖去雅濶遠其麗有過於古者亦猶路截出於土鼓藁播生於鳥跡也沈宋旣歿而崔司勳顧王右丞維復崛起於開元天寶之間得其門而入者當代不過數人補闕其人也補闕諱冉字茂政玄晏先生之後樂平縣令价之孫潭州長史顓之子十歲能文十五而老成右丞相曲江張公深所歎異伯父祕書少監彬尤

器之自是令問休暢舉進士第一歷無錫尉左金吾兵曹今相國
太原公之推轂河南也辟為書記大曆二載遷左拾遺轉左補闕
奉使江表因省家至丹陽朝廷三署郎位以待君之復不幸短命
年方五十四而歿嗚呼惜哉君忠恕廉恪居官可紀孝友恭讓自
內形外言必依仁交不苟合得喪喜溫罕見於容故親君述作知
君所尚以景命不永斯文未臻其極也蓋存於遺札者凡三百有
五十篇其詩大略以古之比興就今之聲律涵詠風騷憲章顏謝
至若麗曲感動逸思奔發則天機獨得非師資所獎每舞雩詠歸
或金谷文會曲水修楔南浦槍別新聲秀句輒加於常時一等才
鍾於情故也君母弟留字孝常與君同稟學詩之訓君有誨誘之
助焉既而屬藻競爽威名相亞同平聲者方之景陽孟陽孝常既
除喪懼遺製之墜于地也以其與茂政前後為諫官故銜痛編集
以論謨見託遂著其始終以冠千篇

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

梁蕭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裁成典禮厚人倫
之義又所以貽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三代之後其流派別矣漢制
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
於王風者也故叔相如楊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秦者也其後
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斯亂矣文薄則意
愈巧斯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博之以氣不足則飾之以辭蓋
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
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
宏茂廣波瀾天寶以還則李負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
而作故其道益熾若乃辭源辯博馳騁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
則有左補闕李君君名翰趙郡贊皇人也天姿朗秀率性聰達博
涉經籍其文尤工故作敘治亂則明白坦蕩銜餘條暢端如貫珠
之可觀也陳道義則游泳性情探微豁冥渙乎春冰之將泮也廣
勸戒則得失相維吉凶相追焯乎元龜之在前也頃功美則溫直

顯融揚于文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君之才若崇山出
雲神禹導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物足以道其氣
而閱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捨君其誰歟弱冠進士登科解
褐衛縣尉其後以書記再參淮南節度軍謀累遷大理司直天子
聞其才召拜左補闕俄加翰林學士君之處世用捨關乎進退
牽乎時始居筮仕值蔽善者當路故屈於下位坳罅賦駭公粹輝
國者不數已也當中年多難時方用武故委於外藩及夫宣室而揮
宸翰也方用人文以飾王度則因疾罷免嗚呼君子賢人運與事
并得信其志者寡其用矣其餘屬雅道衰缺黃鍾毀棄若孟子賦
軻士安多病亦何可勝論惟斯文足以振當世餘烈足以遺後嗣
此之謂不朽君既退歸居于河南之陽翟家愈貧而祿不及志愈
邁而文益壯暇日以嘗所述作三十卷目為前集命予序之君與
予實有伯喈仲宣之美故書于篇

唐右補闕梁蕭文集序

崔恭

故曰皇甫士安志好閑放不榮軒冕導情適志作高士傳贊記遺
韻風猷尚在而公早從釋氏義理生知結意為文志在於此言談
語失常所切刺心在一乘故欲釋氏最為精博與皇甫士安之所
素尚亦相放焉則今天台大師元浩之門弟子也樞衣據席與余
同焉故能非探得失乃作西伯稱王議宗道德美功成作磻溪銘
若夫明是非探得失乃作西伯稱王議宗道德美功成作磻溪銘
四皓贊釣臺碑圮橋碑絮當世激清風作先賢贊獨孤常州集序
觀講論語序美藝文善章句作李補闕集序隱士李君遺文序備
致化彰諷詠作中書侍郎贈太子太傅李公集序開國公包君集
序摠名實遺風作常州獨孤公遺愛頌太常卿常山郡開國公
崔公神道碑惡戎醜思康濟作兵歲敘宗系思祖德作述初賦病
流濫悅故居作過舊園賦明大道宗有德作受命寶賦其餘言志
導情記會敘別摠存諸集錄歸根復命一以貫之作心印銘住一
乘明法體作三如來畫齋知法要識權實作天台山禪林寺碑達

教源周境智作荆溪大師碑大教之所由佛日之未忘蓋盡於此矣若以神道設教化源齊濟作泗州開元寺僧伽和尚塔銘言僧事齊律儀作過海和尚碑銘幽公碑銘釋氏制作無以抗敵大法將滅人鮮知之唱和之者或寡矣故公之文章粹美深遠無人能到此事可以俟於知音不可與薄俗者同世而論也余之仰止未盡其善蓋釋氏之鼓吹歟諸佛之影嚮歟余所不者道其窮歟常懷不言之歎杳冥之恨爾後之人識達希夷意通經象知我之言之不忤耳若以彼人倫正察貶則人皆知之非獨情至而稱其製作也大約公之習尚敦古風閣傳記經碑然以此導引於人以爲其常米鹽碎碎未嘗挂口故鮮通人事亦警者之一病也夫子所謂君子多手哉不多也故無適時之用任使之勤余故以皇甫士安比之若膏夷吾諸葛亮留心濟世自謂棟梁則非公之所尚也所謂善古而不善今知賢而不知俗故論贊碑頌能言賢者之事不能言小人之稱享年若干以某年月日終于長安某里朝廷尚德故以公爲太子侍讀國尚書錄故以公爲史館修撰發詔令數王猷故以公爲翰林學士三職齊署則公之處朝廷不爲不達矣年過四十士林歸崇比夫顏子黃叔度不爲不壽矣其碌碌者老於郎署白首人世又何補哉於達者不可以夭壽之歎而病於促歎焉公遺孤歿後而生今已成立則友明之知臧孫之後存於此也

趙郡李華中集序

獨孤及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三者相爲用亦猶涉川者假舟楫而後濟自典謨缺雅頌廢王道陵夷文教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後比興其風流蕩而不返乃至有飾其詞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工其實愈喪及其大壞也麗偶章句使枝對葉比以八病四聲爲楷摹守之如奉法令聞臯陶史克之作則呶然笑之天下雷同風馳雲趨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猶木蘭爲舟翠羽爲楫翫之於陸而無涉川之用孺乎流俗之感人也又矣帝唐以文德敷又于下

民被王風俗稍丕變至天后時陳子昂以雅易鄭學者濤而嚮方天寶中公與蘭陵蕭茂挺長樂賈叟幾勃焉復起用三代文章律度當世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經爲泉源抒情性以託諷然後有歌詠美教化獻箴諫然後有賦頌縣權衡以辯天下公是非然後有論議至若記敘編錄銘鼎刻石之作必採其行事以正褒貶非夫子之旨不書故風雅之指歸刑政之根本忠孝之大倫皆見於詞然後中古之風復形於今于時文士馳騫感扇波委二十年間學者稍厭抑揚黃華而窺咸韶之音者什五六識者謂之文章中興公寶啓之公名華字遐叔越郡人安邑令府君第三子質直而和純固而明曠遠而有節中行而能斷孝敬忠廉根於天機執親之喪哀達神明其任職釐務外若坦蕩而內持正性謙而不犯見義乃勇舉善惟懼不及務去惡如復讎與朋友交然諾者於天下其偉詞麗則和氣之餘也學博而識有餘才多而體愈迅每述作則筆端風生聽者耳駭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天寶二年舉博學宏詞皆爲科首由南和尉權秘書省校書郎八年歷伊闕尉當斯時唐與百三十餘年天下一家朝廷尚文夫拜工乎中微拙於使人無已譽公才與時并故不近名而名彰時輩歸望如麟羽之於虬鸞也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會權臣竊政柄倉猝當路公入司方書出按二千石特斧所嚮列郡爲肅爲養黨所嫉不容於御史府除右補闕祿山之難方命圯疾者蔽天聰明勇不得奮明者不得謀公危行正詞獻納以誠舉陳誅完案完封疆之策闔犬迎吠故書留不下時繼太夫人在鄴初潼關敗書聞或勸公走蜀誦行在所公曰奈方寸何問行問安否然後登安輿而逃謀未果爲盜所獲二京既復坐謫杭州司功太夫人棄敬養公自傷悼以事君故踐危亂而不能安親既受汗非其疾而貽親之憂及隨牒願終養而遭天不弔由是銜罔極之痛者三故雖降喪抱終身之戚焉謂志已厭息陳力之願焉因屏居江淮聞省躬遺名善心自絕無何詔授左補闕又加尚書司封負外郎墮書連徵公卿已下

傾首延佇至止之日將以司言處公公曰焉有陳節辱志者可以
 倚君之寵乎遂移疾請告故相國梁公峴之領選江南也表為從
 事加檢校吏部郎明年遇風痺徙家于山陽疾猶愈甚課子第力
 澗園贈衣服雅好修無生法以冥冥思慮視翰形骸與遺土同
 惟吳楚之士君子譚家傳修墓版及郡邑頌賢守宰功德者靡不
 齎幣幣越江湖求文於公得請者以為子孫榮公遇勝日時復綴
 錄以應其求過是而往不復著書素所著者多散落人間自志學
 至校書郎以前八卷并舜山公主誌文寶將軍神道碑崔河南生
 祠碑禮部李侍郎碑安定三孝論裴舊遊詩韓幼深避亂詩序祭
 王端貞外沈起居與宗裴貞外騰文別元巨詩并楊騎曹集序王
 常山碑並因亂失之名存而篇亡自監察御史以後迄至于今所
 述者公長男羔字宗教編而集之斷自監察御史已前十卷號為
 前集其後二十卷頌賦詩歌碑表序論誌記讚祭文凡一百四十
 四篇為中集其中陳王業則無疆頌議世道則原上論質文論主
 文而論諫則言鑿含元殿賦教禮教則哀節婦賦二孝讚與外孫
 女二孩書表賢達威德則元魯山碣房太尉德銘銘賓客集序德
 先生誄權著作表李夫人傳靈夫人頌一生死之間杆其交情
 則祭蕭功曹劉評事張博士文吟詠性情達於事變則詠古詩辨
 卿大夫族姓則盧監神道碑思舊則三賢論自敘則別相里造范
 倫序詮佛教心要而會其異同則南泉真禪師左溪朗禪師碑其
 餘雖比興萬變而未始不根於道德故覽公之文知公之質不俟
 覲容貌聽詞氣而後觀其行若使束帶立於史臣之位且備獻替
 足以潤色王度正一代之訓典天而病之國不幸也然選叔身甚
 病而心甚壯文益贍而才不竭則前路遶氣詎可度矣他日繼於
 此而作者當為後集及常遊公之藩也久故錄其述作之所以然
 著于篇

唐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劉禹錫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奏漢復

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靡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氣
 分嶽岡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
 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聚焉如繁星麗
 天而芒射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
 敬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為名進士十有
 九年為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為禮部員外郎
 是歲以疎雋少檢獲訕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
 用遂為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
 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因編次為四
 十五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
 哉若人之不淑吾常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
 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為然凡子厚名氏
 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于第一通
 之末云

唐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

盧藏用

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返魯乃刪詩定禮述易道而修春秋
 數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觀也孔子歿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怨麗
 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為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
 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
 言溺於流辭而不顯其後班張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
 不足其遺風餘烈尚有典刑宋齊之末蓋顛頓矣遂迤陵頽流靡
 忘返至于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
 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
 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君諱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函
 夏卓立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峨之精平廬
 之靈則何以生此故其諫諍之辭則為政之先也昭夷之禍則議
 論之當也國殤之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至
 於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

感遇之篇存焉官其逸足駿方將搏扶搖而凌大清獵遺風而薄蒼岱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惜乎湮厄當世道不遇時委骨巴山年志俱天故其文未極也嗚呼聰明精粹而淪剝貪叨桀鷲以顯榮天乎天乎吾始未知天焉昔嘗與余有忘形之契四海之內一人而已良友歿矣天其喪余今採其遺文可存者編而次之凡十卷恨不逢作者不得列於詩人之什悲夫故粗論文變而爲之序至於王霸之才卓犖之行則存之別傳以繼於終篇云

唐衡州刺史呂溫文集序

劉禹錫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爲偉人其色黝澹於顏間其聲發而爲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畎有生死之殊矣初貞元中天子之文章煥乎垂光慶霄在上萬物五色天下人文爲氣所召其生乃蕃靈芝萐莆與百果齊旣然煌煌翹翹出乎其類終爲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呂和叔實生是時而絕人甚遠始以文學振三川三川守以爲貢士之冠名都西馳速如羽翼長安中諸生咸避其鋒兩科連中銚刃愈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殿校書郎擢爲左拾遺明年大戎請和上問能使絕域者君以奇表有專對材膺選轉殿內史錫之銀章還拜尚書戶部員外郎轉司封選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道州刺史以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歿後十年其子安衡泣奉遺草來謁咨予伸之成一家言凡二百篇和叔名溫別字化光祖考皆以文學至大官蚤聞詩禮於先侍郎又師吳郡李質通春秋從安定梁肅學文章勇於藝能咸有所祖年益壯志益大遂撥生文字與侍賢交重氣驟覲名寶欽然以致君及物爲大欲每與其徒講疑考要皇王富強之際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間誣訶角逐疊發連中得一善輒軒衡擊節揚袂頓足信容得色舞千眉端以爲案是言循是理合乎心而氣將之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闕其勢而爭天光者乎嗚呼言可信而時異道甚長而命窄精氣爲物其有所歸乎古之爲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

書道過哉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謫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予先後視二書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爲上篇他咸有爲而爲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微爲富豔夫昇之關弓惟巴虬九日乃能盡其殼而廻注鷄爵亦要中於尋常之間非昇之手弓有能有不能所遇然而也後之達解者推而廣之知予之素交不相索於文字之內而已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二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三

吳興姚 鉉 纂

序內 卷一十七首

集序

唐著作佐郎顧況文集序 皇甫湜

唐太常寺協律郎李賀歌詩序 杜牧

唐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 李貽孫

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陸希聲

唐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李華

唐崔公山池後集序 李翰

唐東臯子集序 呂才

刪東臯子集序 陸淳

唐中徽宗元先生吳筠尊師文集序 權德輿

唐釋靈澈上人文集序 劉禹錫

篋中集序 元結

唐容州經略使元結文編後序 李商隱

樊川文集後序 裴君翰

毗陵集後序 裴君翰

題柳柳州集後 司空圖

唐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 柳宗元

注懲征賦後述 司空圖

唐故著作佐郎顧況集序

皇甫湜

吳中山泉氣狀英淑怪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清嘜與虎立
天竺諸佛寺鈞繚秀絕君出其中間翕輕清以為性結冷汰以為
質吻鮮榮以為詞偏於逸歌長句駁發踴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
腸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為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將
誰與哉君字通翁諱況以文入仕其為人類其詞章嘗從韓晉公
於江南為判官驟成其落落橫入佐著作不能慕顧為眾排為江

南郡丞累歲脫屣無復北意起屋於茅山意飄然若將續古三仙
以壽卒湜以童子見君揚州孝感寺君披黃衫白綉鞵頭眸子瞭
然炯炯清立整之真白圭振驚也既接歡然以我為楊雄孟軻顧
恨不及見三十年於茲矣知音之厚曷嘗忘諸去年從丞相涼公
襄陽有曰顧非熊生者在門訊之即君之子也出君之詩集二十
卷泣余發之涼公道移遊宣武軍余裝騎洛陽諾而未副今又稔
矣生來速文乃題其集之首為序

唐太常寺奉禮郎李賀歌詩集序 杜牧

大和五年十月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紙書者某曰必有異亟
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我亡友李賀元
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
詩雜為四編凡若干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為已失去今夕醉解
不復得寐即闕理篋快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
話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夕一觴一飯顯顯焉無有忘棄者
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給養郵問常恨其人詠其言
止矣子厚於我與我為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某其
夕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為賀才絕出前讓居數
日某深惟公曰公於詩為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
實敘賀不讓必不能當君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敘賀公曰
子固若是是當慢我某因不敢辭勉為賀敘然其甚斬皇諸孫賀
字長吉元和韓吏部亦頌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為其態也
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絮不
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象鼎不足為其古也
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移殿梗莽丘隴不足為其根怨悲
愁也歸吐鬻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
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憾怨刺對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
意乃賀所為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歎恨今古未嘗經
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

去筆墨哇逕問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凡十五年京兆杜某爲其序

唐故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 李貽孫

歐陽君生干閩之里幼爲兒孩時即不與衆童親狎行止多自處年十許歲里中無愛者每見江濱山畔有片景可採心獨娛之常執卷一編忘歸於其間逮風月清暉或暮而尚留宿不能釋不自知所由蓋其性所多也未其識文字隨人而問章句忽有一言契於心移日自得長吟高嘯不知其止也父母不識其志每常謂里人曰此男子未知其言何如要恐不爲泅沒之餓氓也未知爲吉邪凶邪鄉人有覽事多而熟於聞見者皆賀之曰若此家實也奈何慮之過歟自此遂日知書服聖人之教慕愷悌之化達君臣父子之節忠孝之際唯恐不及操筆屬詞其言秀而多思率人所未言者君道之甚易由是振發於鄉里之間建中貞元時文詞崛興遂大振耀歐閩之鄉不聞有他人也會故相常袞來爲福之觀察使有文章高名又性頗嗜誘進後生推拔於寒素中唯恐不及至之日比君爲之英每有一作屢加賞進遊娛燕饗必召同席君加以謙儒動不踰節當公之知又日深矣君之聲漸騰於江淮且達於京師矣時人謂常公能識真尋而陸相契知貢舉搜羅天下文章得士之盛前無其倫故君名在榜中常與君同道而相上下者有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並數百歲傑出人到于今伏之君之文周詳切於情故敘事重復宜其掌代文柄以變風雅一命而卒天其絕乎君於貽孫言舊故之分於外氏爲一家矣故其屬文之內多爲予伯舅所著者有南陽孝子傳有韓城縣尉廳壁記有與鄭居方書皆可徵於集故予冲幼之歲也拜君於外家之門太和十編首尾凡若干首泣拜請序予以諾其命矣而詞竟未就價微有文又早死大中六年予又爲觀察使令訪其裔因復其孫曰解

不可使歐陽氏之文遂絕其所傳也爲題其序亦以卒後嗣之願云

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陸希聲

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天下翕然興於文之尤高者李元賓觀韓退之愈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之右及元賓死退之之文日益高今之言文章元賓反出退之之下論者以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予以爲不然要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者文以理爲本而辭質在所尚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理退之尚於質故理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爲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之死亦不能及退之之質此所以不相見也夫文興於唐虞而隆於周漢自明帝後文體孱弱以至於魏晉宋齊梁隋嬗然華媚無復筋骨唐興猶襲隋故態至天后朝陳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高之雖博雅典寶猶未能全去諸靡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激揚發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蹀躞不能止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自廣明喪亂天下文集略盡予得元賓文於漢上惜其恐復磨滅因條次爲三編論其意以冠於首大順元年十月日給事中陸希聲序

唐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李華

開元天寶間詞人以德行著於時者曰河南元君德秀趙郡李華爲碣以文學著於時者曰蘭陵蕭穎士字茂挺梁國鄆陽忠烈王之後曾祖某官大父某官考諱某官縣丞咸有位不至尊君七歲能誦數經背碑覆局十歲以文章知名十五舉滿天下十九進士擢第歷金壇尉桂州參軍秘書正字河南參軍辭官避地江左永王修書請君遁逃不與相見淮南連帥表君爲揚州功曹相國諸道租庸使第五琦請君爲介君以先世寄殯當機因之遷尉終事至汝南而沒嗚呼春秋若干天下儒林爲之憔悴君爲金壇尉也會官不成爲揚州參軍也丁家難去官爲正字親故請君者書未

終篇御史府以君為慢官離局奏請罷職為河南客軍僚屬多嫉
君才名上司以吏事責君君拂水渡江遇天下有故其高節深識
皎皎如此君謂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厥後
有賈誼文詞詳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標麗才士然而不
近風雅楊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贍曹植豐贍王粲超逸
嵇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質所尚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
頌遺風于寶者論近乎王化根源此外皆寶絕無聞近日陳拾遺
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述作君以文章制度為己任時人咸以
此許之不幸沒於煇火有文十卷行於世其篇目雖存章句遺逸
古所謂有其義而無其辭者是後之為文者取以為法焉今海
內至廣人民至眾求君之比不可復得難乎哉君有子一人曰存
為蘇州常熟縣主簿雅有家風知名於世以華平生最深見託為
序力疾直書云爾

崔公山池後集序

李翰

崔公吏於華業再黃矣士之才也天高其興益之以小山焉山臨
清池峭絕孤躡蹻無一仞液無一勺而洲嶼縈帶巒崖盤鬱則巫
廬衡霍不出於庭間矣若其棗幌朝開畫堂晚清綠筠森疎下見
松雪登意蘭之徑詠瓊瑤之章則雍雍詠歌盡在丹壁又與一二
文士以吟以賦之後集焉

東臯子集序

呂才

君姓王氏諱勳字無功太原祁人也高祖晉穆公自南歸北始家
河汾焉歷宋魏迄于周隋六世冠冕國史家牒詳焉君性好學博
聞強記與李播陳永呂才為莫逆之交陰陽曆數之術無不洞曉
大業末應孝悌廉潔舉射高第除秘書正字君性簡放飲酒至數
斗不醉常云恨不逢劉伶與閉戶轟飲因者醉鄉記及五斗先生
傳以類酒德頌云雅善鼓琴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為知音者所賞
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為正字端簪理笏非其好也以疾罷乞置
外職除揚州六合縣丞君篤於酒德頗妨職務時天下亂藩部法

屢屢被勸劾君歎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遂出所受俸錢積於縣
城門前託以風疾輕舟夜遁隋季版蕩客遊河北去還龍門武德
中詔徵以前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良醖三
升君第七弟靜為武皇牛牛謂曰待詔可樂否君曰吾待詔祿俸
殊為蕭瑟但良醖三升差可應爾待詔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
曰三升良醖未足以紓罪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於貧負觀為斗
酒學士貞觀初以足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於貧負觀為斗
家貧赴選時大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醖酒冠絕當時君苦求為太
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濁
天下所安不聞莊周避漆園老聃恥柱下卒授焉數月而焦革死
妻來氏時送美酒餘未及死君歎曰天絕不令吾飽美酒遂挂
冠歸田自是太樂丞為清流君後述述焦革酒經一卷其術精悉
兼採杜康儀狄已來善為酒人為酒譜一卷太史令李淳風見而
悅之曰王君可謂酒家之南薰君歷職皆以好酒鄉里或吟之因
著無心子以喻志河汾中先有渚田十數頃稱良沃鄰渚又有隱
士仲長子光服食養性君重其貞素願與相近遂結廬河渚縱意
琴酒度日禮絕十有餘年河渚東南隅有連沙磐石地頗顯敞君
於其側遂為杜康立廟歲時致祭以焦革配焉貞觀中京兆杜松
之清河崔公善繼為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奈何悉欲坐
召嚴君平竟不見崔杜高君調趣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鹿
脯詩書往來不絕君又葛中聯牛躬耕東臯每著書自稱東臯子
晚歲醉飲無節鄉人或諫止之則笑曰汝輩不解理正當然或乘
牛駕驢出入郊郭止宿酒店動經歲月往往題詠作詩好事者錄
之諷詠並傳於代貞觀十八年終于家時年若干臨終自剋死日
遺命薄葬兼預自為墓誌所著詩賦並多散逸鳩訪未畢且緝成
五卷又著會心高士傳五卷酒譜二卷及注老子並別成一家不
列於集云

刪東臯子集序

陸淳

淳聞於師曰秉仁義立好惡方之內者也等是非遺物我方之外者也冥內而遊外聖人也聖人吾不得見之矣方內者時有焉其惟方外之徒莫得而測也豈踐跡之道易忘言之理難邪將羣於人而內自得邪何乃莊叟之後縣歷千祀幾於是道者余得之王君焉心與物冥德不外蕩隨變而適即分而安忘所拘而迹不害教遺其累而道不絕俗故有陶公之去職言不怨時有阮氏之放情行不迂物曠哉淵乎真可謂樂天之君子者矣生於隋季人莫之知故其遺文高跡不顯余每覽其集想見其人恨不同時得為忘形之友故往彼有為之詞全其懸解之志庶乎死而可作無愧異代之知音爾其祖宗之由出處之行前序備矣此不復云

唐中獻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 權德輿

道之物無不由也無不貫也而況本於玄覽發為至言言而蘊道三辰之麗天百嘉之麗地平夷章大恬淡溫粹飄然秋八紘而沂三古與造物者為徒其不至者遺言則華涉理則泥雖窮麗可嘉采真之士不與也宗元先生吳君其知言者歟先生諱筠字貞節華陰人生十五年篤志於道與同術者隱于南陽商帝山閱覽古先選題物表之耕雲臥壑利不入天寶初玄鍾鶴書徵至京師用希夷陸沃贈合玄聖請度為道士宅於嵩丘乃就馮尊師齊整受正一之法初梁自白陶君以此道授昇女王君目王君至先生凡五代矣皆以陰功救物為王者師十三年召入大同殿尋又詔居翰林玄宗在宥天下順風所嚮乃獻玄綱三篇優詔嘉納志在遐舉累章乞還以僉魚自況數澤為樂得請未幾盜泉汗子三川羽不虛舟泛然東下樓巨廬登會稽洋湖河息天柱隱机理照順吾靈龜有時放言以暢天理且以園公歌詠於紫芝弘景怡悅於白雪故屬詞之中尤工比興觀其自古王化與詩大雅吟步虛詞遊仙雜感之作或退想理古以哀世道或磅礴萬象用冥環樞稽性命之紀達人事之變大率以奮神挫銳為本至於奇彩逸響琅琅然若雲璈而凌側景崑閩松喬森然在目追近古游方外

而言六義者先生實主盟焉至若檢論合神之妙則有玄綱哀蓬心嵩目之遠於道也則有神仙可學論瀟灑深雲使無落吾事則有洗心賦巖樓賦修習中之誠而休乎天均則有心目論契形神頌其他抗章寓書贊美序別非道不言言而可行泊然以微妙卓爾而昭曠合為四百五十篇博大真人之言盡在是矣大曆十三歲歲直鶴首止于宣城道觀焚香返真於虛室之中門弟子仰冀玄者率籟其徒寧神于天柱西麓從其命也太原王顏常悅先生之風採道也歎自先生化去三歲顏為御史中丞賴斯遺文為三十編拜章上獻藏在秘府翼玄者徧得先生之道如槁木止水剝心遺形自先生化去二十五歲以其文編請傳承父其有道還卓詭之論猶不列於此至若挺神奇杜鬼怪告鍊蛻之地合脂蟹之符皆備於刻金石者之說今徒采獲斯文以序崖略且俚後學知道者必知言云

唐釋靈澈上人文集序

劉禹錫

釋子工為詩尚矣休上人賦別怨約法師哭范尚書咸為當時才士之所傾歎厥後比比有之上人生於會稽本湯氏子聰察嗜學不肯為凡夫因辭父兄出家號靈澈字源澄雖受經論一心好篇章從越客雜學為詩遂籍籍有聞維辛卒乃抵吳與吳長老詩僧皎然游講益至皎然以書薦于詞人包侍郎信包得之大喜又以書致于李侍郎紆是時以文章風韻主盟于世者包李以是上人之名由二公而颺如雲得風柯少葉張以文章接才子以理理悅高人風儀甚雅談笑多味貞元中西游京師名振輦下緇流嫉之造飛語激動中貴人侵誣得罪徙汀州入會稽歸東越時吳楚間諸侯多賓禮招逐之元和十一年終于宣州開元寺七十有一門人遷之建塔于越之山陰天竺峯之陸從本教也初上人在吳與居柯山與畫公為侶時以字畫時予方以兩鬢執筆現陪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後相遇于京洛與支許之契焉上人歿後十七年予為吳郡其門人秀峯撤先師之文來乞辭以志且曰師嘗在吳賦

僅二千首今刪取三百篇勒爲十卷自大曆至元和凡五十年間
接詞客文人誦唱別爲十卷今也思行乎昭世求一言羽翼之因
爲許曰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右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
波法振公之如公孤韻警入人耳非大樂之音獨異與畫公服
備衆體畫公後澈公承之至如芙蓉園新寺詩云經來白馬寺僧
到赤鳥年謫汀州云青蠅爲帛客黃大寄家書可謂入作者閭域
豈獨雄於詩僧間邪

篋中集序

元結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雅不興幾
及千歲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顯年壽不將獨無知
音不見稱頌死而已矣誰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公謔拘限聲病
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爲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
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汙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
雅君子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吳興沈子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
攘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爲文皆與特異故朋友
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
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又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
者顯榮當世誰爲辨士吾欲問之天下兵興於今六歲人皆務武
斯焉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阻絕者不見近作畫篋中所有
摠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亡於今凡七人詩
二十二首時乾元三年也

唐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

李商隱

次山有文編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爲之序次山見譽於公弱
夫蘇氏始有名見取於公沒揚公始得進士第見憎於第五琦元
載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
其哀問二十年其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於性命之際自占心經
已下若干篇是旬外曾孫遠東李惲辭收得之聚爲元文後編次
山之作其縣遠長大以自然爲祖元氣爲根變化移易之太虛無

狀大賁無色寒暑做出鬼神有職南斗北斗東龍西虎方嚮物色
歎何從生啞鐘復鳴黃雉鳴雄山相朝捧水信潮汐若大壓然不
覺其與若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利勁果出行萬里不
見其敵高歌頽頽入飲于朝斷章適句如娠始生狼子猶孫競于
跳走剪餘斬殘程露血狀其詳緩未潤壓抑趨僂如以一國買人
一笑如以萬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官但見其春養粹長河不知其
載死而更生夜夜更明衣裳鐘石雅在官職其正聽嚴毅不滓不
濁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其翁婦從其姑暨履爲門懸木爲牙
張蓋乘車屹不敢入將刑斷死帝不得赦其碎細分壁切截纖韜
如墜地碎若大咽餘銘取朽蠹檠蜂出毒刺眼楚去齒不見可
視顧顛踣錯雜汙涸傷損如在危處如出夢中其摠旨會源條綱
正目若國大治若年大熟若君堯舜人人象皇上之視下不知有
尊下之望上不知有篡辨頭擊齒扶服臣僕融風彩露飄零委落
耄老者在童亂者蕃邪人佞夫指之觸之薰薰熙熙不識其故吁
不得盡其極也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爲非嗚呼孔氏於道
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於塗中耳次山之書曰三
皇用真而取聖五帝用聖而取明三王用明而取察嗟嗟此書可
以無書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邪

樊川文集後序

裴延翰

長安南下杜樊鄉鄭元長注水經實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此
公之別墅在馬上五年冬仲舅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
吳興俸錢劍治其墅出中書直丞召昵密往遊其地一旦談啜酒
酣顧延翰曰司馬遷云自古富貴其名廢滅者不可勝紀我適雅
走於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爲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貴要
有數百首文章異日爾爲我序號樊川集如此則顧樊川一禽魚
一草木無恨矣庶千百年未隨此廢滅矣明年遷中書舍人始少
得恙盡搜文章閱千百紙樊鄉屬留者十二三延翰自撮髮讀
書學文章承遺諒伏念初出任入朝三直太史筆比四出守其間

逾二十年凡有撰制大手短章塗葉醉墨頌駭纖屑雖道僻阻不遠數千里亦獲編示以是在延翰久藏著者甲乙籤目比校於外十多七八得詩賦傳錄論辨誌序記書啓表制雜爲二十編合四百五十首題曰樊川文集嗚呼雖當一時之感之言孰見魄兆而果驗白邪嘻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與忠敬隨之是爲理具與運高下探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司馬遷相如楊雄劉向班固爲世魁傑然職人之辭怨刺憤懣雖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露冷時論相如子雲瑰麗詭譎諷多要寡羨漫無歸不見治亂賈馬劉班乘時若君之善否直詔已曉奮然以拯世扶物爲任纂緒造端必不空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無不包焉竊觀仲舅之文高騁寶厲秀紹曲推絮簡渾圓勁出橫貫淋漓滓窳支立欹倚呵磨駁疎如火煦焉爬梳痛痒如水洗焉其扶別挫僣敢斷果行若犇犄野前無有敵其正視嚴聽前衡後鑿如整冠寒極禱宗廟其昭誓燦燦發慄若大呂勁鳴洪鍾橫撞擗裂噓嗚切韶護其砒熨嫉惡墜障初終若濡稿於未焚膏癰於未穿栽培教化翻正治亂變醜養癘堯釀舜薰斯有意趨賈馬劉班之藩播者邪其文有罪言者原十六衛者戰守二論者與時宰論用兵論江賊二書者上獵秦漢魏晉南北二朝遠貞觀至長慶數千百年兵農刑政措置當否皆能採取前事九人未嘗經度者若繩裁刀解粉畫羅織布在眼見耳聞哉其論注事則阿房官賦刺當代則感懷詩有國欲亡則得一賢人決遂不亡者則張保罪傳尚古兵柄本出儒術不專任武力者則注孫子而爲其序稟勳賢傑表揭職業則贈莊淑大長公主及故奇章公汝南公墓誌標白歷代取士得才率由公族子弟高多則與高大夫書諫諍之體非許醜惡與主關激則論諫書若一縣宰因行德教不施刑罰能舉古風則謝守黃州表一存一亡適見文分則祭李處州文訓勵官業告束君命擬古典謀以寓誅賞則司帝之詰其餘述喻諷誠與輿恣傷易格異狀機變雜發離絲速窮幽隱腹魁嗜

筆酣與健寗眇碎細包詩人之軌憲整揚馬之牙陣譬曹劉之骨氣撥顏謝之物色然未始不撥斷治本縮縮道義鈞深於經史融禦於理化也故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從而興乎噲所謂文章與政通風俗以文移果於是以下盛時理具踔三代而陰萬古若躡太華臨溟渤而觀乎積高而杳深不知其磅礴瀟瀟所爲遠大者也近代或序其文非有名與位則文學宗老小子既就其集寤寐思慮反覆不翅逾年苟堅奉顧付與之言雖晦顯兩不相解在他人無知其狀者然以高有天幽有神陰有字物者可自証抵以甘罰殛故摠其條目強自後序至於裁判風雅宰制典刑標朔時濟物之才編志業名位之實則恭俟叔父中書公於前序

毗陵集後序

梁蕭

有唐文宗常州刺史獨孤公既薨門下客安定梁肅以公茂德映乎當世美化加乎百姓若發揚秀氣磅礴古訓則在乎斯文文之感不可以莫之紀也於是綴其遺草三百篇爲二十卷以示後嗣乃繫其辭曰夫大者天道其次人文在昔聖王以之經緯百度臣下以之涵成五教德又下逮則怨刺形於歌詠諷諭彰乎史冊故道德仁義非文不明禮樂刑政非文不立文之興廢視世之治亂文之高下視才之厚薄帝唐接前代堯醜之後承文章頓墜之運王風下扇作者迭起不及百年文體及正須公之爲則又操道德爲根本總禮樂爲冠帶以易之精義詩之雅訓春秋之褒貶屬之於詞故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辯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虛美比事爲實錄天下凜然復觀兩漢之遺風善乎中書舍人崔公祐甫之言也曰常州之文以立憲戒世襲賢惡爲用故議論最長其或列於碑頌流於歌詠峻如嵩華浩如江河若贊堯舜禹湯之命爲誥爲典爲謨爲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不陟哉公諱及字至之秘書監府君第四子道與之粹天付之德聰明博達剛毅正直中行獨復動靜可則仁厚積爲大本文章成乎餘力其體文中雖波騰雷動起伏萬變而殊流會歸同致于道故於賦

遠游頌嘯毫見公放懷大觀超邁流俗於仙掌函谷二銘延陵論
八陣圖記見公識探神化理合權道於義郊祀配天之禮呂諲盧
奕之謚見公闡明典訓給覈名實若夫述聖道揚儒風則陳留郡
文宣王廟碑福州新學碑美成功旌善人則張平原頌李常侍姚
尚書嚴庶子韋給事韋穎叔墓誌鄭氏孝行記李惟陽楊懷州碑
纂世德貽後昆則先私監靈葉陳黃老之義於是有對冊文演釋
氏之奧於是而有鏡智禪師碑論文變損益於是有李遐叔集序稱
物狀之美而暢其情性於是有琅琊谿述其敘一事紀一物皆足
以追蹤往烈裁正征簡噫天其以述作之柄授夫子乎不然則吾
黨安得遭遇乎斯文也初公視蕭以友肅仰公猶師每中之話言
必先道德而後文學且曰後世雖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
朴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正其質生史遷班孟堅云爾吾
子可共與學當視諸斯文肅承其言大發蒙惑今則已矣知我其
誰哉遂衝涕為敘俾來者有以觀天子之志若立身行道終始出
處皆載易名之狀故不備之此篇

題柳州集後

司空圖

金之精麗致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鍾哉然則作者為
文為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邪愚觀文人之為
詩詩人之為文始皆繫其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術其工於
不朽亦猶力巨而闢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為勅敵也
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揮抉於天
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於皇甫桐部文集
外所作亦為適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
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
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大尉房公文李太白佛
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
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不能自辨已則日相詆訾矣
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固感偏說以蓋其全工

唐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

柳野元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調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
然而闕其文彩固不足以踈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而朽君子之不
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
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流蓋述於書之謨訓易
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雅而理備謂宜藏於
簡冊也此與者流蓋出乎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雅頌其要在於麗
則清越言暢意美謂宜流於詩論也茲二者考其首義乖離不合
故乘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故有能而專義命之曰藝
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已來稱是選而不作者
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此與而莫能極張曲江
以比與之隙窮者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皆馳於道者
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
耀尤異之辭諷誦於文人滿盈於江湖達於京師晚節徧悟文體
尤邃序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復
是不數年而大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
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秦武都何義府泰山羊士
諤隴西李練凡六序廬山裡居記辭李常侍啓張遼遊賦七夕詩皆
人文之選已用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文之貴而
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
未克流於世世豈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
慕也某以通家修好勿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論次篇目遂述其
制作之所詎以繫其後

注懲征賦後述

司空圖

武宣之間籍頽地者雖無如梁韓數公以雅實自任而能振拔後
進然士大夫宴遊之倦猶或時道文學以仗助執事者而盧君尚
以讒擯致憤於累千百言亦猶虎之餌毒蛟之飲鐵其作也雖震
丘林鼓溟漲不能快其咆怒之氣且科辭之設是多得於彼而少

喪於此侈其虛而歎其實彼或充然自喜而又以拱默相持曾不知日月沒於剋刻之間蠅翔而當腐耳然則著明幸於弄黜而能以懲征爭勅於千載之下吾知後之作者有歐血不能逮之者矣其所得何如於彼哉且上至聖哲下至豪特之士得於文學者多矣豈以一靈運之狂而可沮辱天下之奇偉哉況面牆而悖謬者何翅於此邪愚前迷雖已恣適其道壯悽豔矣而終不能研其才外之致以是擲筆狂叫寄之他生又嘗者濯纓引以雪詞人之憤其言亦屬於盧君且凡稟精爽之氣是或有智謀超出羣輩一旦憤抑肆其筆舌亦猶武人逞怨於鋒刃也俾其無所控告驅於隣敵必貽國家之患矣然則據權而蔽善者得不常以此危慮哉

重校正唐文粹第九十三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四

序丁德一十首

吳興姚

鉉

纂

天地二

大衍曆序張說

地誌圖序呂溫

修養一琴一

導引圖序梁肅

觀石山人彈琴序

博奕二

骰子選格序房千里

序慕柳宗元

鳥獸三

師子贊序張九齡

鷹鶴圖贊序

八駿圖序李觀

果實一

荔枝圖序白居易

大衍曆序

張說

特進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說言曆者先王以明時授人敬天育物者也辰極恒居斗運不息晦朔相推而變月寒暑往來而成歲日月右進周天之度啓星辰左旋正時之氣合積餘分而致閏配甲子而設節鳳鳥為司曆人受職分分而加之者百鈞必過毫毫而減之者千里必差何則古法存而其人異也不見大聖孰能起之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欽崇天道眷微月令受命再新改制創曆十有三祀詔沙門一行上本軒頊夏殷周魯五王一侯之遺式下集太初至于麟德二十三家之衆義比其異同課其疎密或前疑而後定或始會而終乖振古未探之象必發揮於神筭大鈞不測之氣盡翻摺於天臆迺更審曷度之短長覆星間之廣狹繩九道之眺眇糾五精之進退參大衍天地之數綜八卦六爻之序一轍於文王也覈春秋交蝕之辰研九疇五紀之奧同文於孔子也杼軸萬彙優柔四載奏草朝竟一公夕落臣說

奉詔金門成書冊府先有理曆陳畢善算超昇首尾參玄之言接承轉籌之意因而緝合編次勒成一部名曰開元大衍曆經七章一卷長執曆一卷古今曆書二十四卷略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卷所以費三才周萬物窮數術先鬼神稱制曰者即聖人觀訪之言標謹按者是曆家進對之詞非軒后至聖不啓履端之業非容成詣極不就歸餘之經揀其圖也七政之天心不遠守其術也千歲之日月可知蓋中黃之寶符太紫之神器者也謹以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皇維成紀之辰當一元之出符獻萬壽之新曆伏望藏之書殿錄於紀言掌之太史須於日曆制曰可

地誌圖序

呂溫

廣陵李政博達之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患其書多門歷世痛廣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之制黜諸子之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務該暢從體要粹然勒成一家之說猶懼其奧未足以昭啓後生乃裂素為方儀據書而畫隨方面以區別擬形容之訓解命之曰地制圖觀其粉散百川黛凝羣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鈞變化不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羅干陬落內自五侯九伯外泊要荒蠻貊禹跡之所窮漢驛之所通五色相宜萬邦錯峙臺臺之差而下正乎封略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炳焉可觀與夫聚木擬其端倪畫地陳乎梗槩固不可同年而語其詳略也每虛室燕居薄帷晴窗普天之下盡在屋壁戶納四海窺籠八極名山大川隨顧奔走殊方絕域舉意而到高視華裔坐橫古今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出遊入幽曾不崇朝與夫役形神於歲月窮軼跡於區外又不可並軌而論勢逸也且夫剛百代之弊綜羣言之首繁而不亂疎而不漏才識以潤之丹青以炳之使嗜學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由戶而觀與斯訓導之明也窮地而述舉世而載事極鴻纖理通嫩昧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聚人物之虛實遡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

蒼梧塗山則思舜禹卹民之艱親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疆晉壤則想桓文勤王之霸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者於是明乎得失諸侯於是鑒乎興替斯又懲勸之速也然則本之所以廣學流申之足以贊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由近觀遠以智自樂為室中之一物哉而時無知音道不虛行舉地成圖聞天無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為之類息也其父從君遊辱命序述庶明作者之意俾好事君子知其所由然

導引圖序

梁蕭

氣之貫萬物也感矣本乎天者資之以生本乎地者資之以成古之善為道者知氣之在人不利則養壽則傷性伐其命而不可援也於是乎張而翕之導而引之熊經鳥伸吐故納新使流於六藏暢於四支決於肌膚之會固其筋骸之束然後百病不生耳目聰明可以保神可以盡年之和之至也故岐伯得之為軒轅師廣成子得之千二百歲而身不衰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後學得之隱名山而遊人間壽考者不可詳而計矣原其所出皆以岐伯為祖有浮山隱居朱少陽者得其術於黃帝外書又加以元化五禽之說乃志其善者演而圖之被以章目凡三篇究其所由蓋又視之門戶樞之善喻者也少陽年涉期頤神氣轉壯每至虛空之中自試此法或屈或伸或盤或旋或迴互翕關終日不倦每振寂郵肯綮之際必蹇然響然用力甚微而合於桑林之儻此又技之甚尤異者也暇日以所述示予喜而序之以實篇首俾博覽者以知還年之一路道者之雅戲云

觀石山人彈琴序

天寶中言雅樂者稱馬氏琴石侯嘗得其門而入矣故其曲高其聲全余常觀其操縵味夫節奏和而不流淡而不厭凜其感人而忘夫佚志已而謂余曰鄙夫徒能彈之而至和樂獨善其身足使情反乎性吾聞其語矣未辨其方也敢問何為而臻哉古之聰明睿智其能為乎余愀然曰善乎夫子之問是道也吾嘗聞諸師矣

夫人生無其節則亂故聖人之道和作樂以救之於是乎有五弦之琴以暢五音以協五行以宣五常以紀五事後世聖人以爲五弦備其本而未行其變變而裁之莫先乎文武之用於是究夫剛柔復益其弦者非他也文武之道也亦猶八卦既列復因而重之然後既可以動天地而鼓萬物盡變化而感鬼神格聖人之能事及百慮於一致此琴之以爲貴也故虞帝以之乃歌南風禹湯以之而作夏謨周文武以之萬邦協和卜代三十成康以之刑措不用仲尼以之見文王之象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若琴道不行則君子之道消而王澤不下故殷紂失之而棄河海幽厲失之而周道中絕晉悼失之師曠一彈而國大旱秦之興廢與理亂相並夫備殷薦以配祖考肅相庶幾神降則不可廢於郊廟矣若夫和平其志氣暢達於動用使邪物不接則不可廢於律度矣故自有國有家下逮于庶人莫不尤重焉君子所居於是左琴右書士無故不徹蓋謂是也周穆載雲和空桑龍門之琴禹貢嶧陽之桐以爲之歷代善琴之士與幽蘭白雪之號則吾子其自知已夫何言哉問曰若何所云則今之爲琴者多矣君子之風何其未扇歟對曰琴樂之雅者也雅者正也正者謂能宣正其聲而行正道今夫鄭衛之移人久矣其人或正則其位未大其位未大故正聲永被君子風薄不其然乎夫雅樂之所貴者豈取清商流徵不失度曲而已彼各有所起也言畢石君善之俾子紀其辭遂號爲序云

敬子遜格序

房千里

古之敬班位列爵祿其所以治萬民摠百事且用以別白賢不肖免爲君舜爲相其下有共鯀焉成王爲君周公爲相其下有管蔡焉舜周公之貴非幸也宜也共鯀管蔡之廢放非不幸也宜也故賢者宜進之雖已貴益其祿厚其爵不爲幸不肖者宜退之雖已賤奪其廩則其秩不爲歎由是人用自勵遷善去惡雅奮自篤後代衰微升于上者不必賢沈於下者不必愚得不必功失不必過賢者知其善不足恃恥比肩而趨故賢未嘗進不肖者知其惡不

果棄惟賢而退故不肖未嘗退有賢者退人雖心知之卒無奈何且曰非人也命也以是善不勸而惡不悛率曰賦諸命而已矣果如是聖人所謂仁誼忠信者何足道哉姑徵其有命無命爾悲夫斯後代之不可復古豈不由是也開成三年春子自海上北徒舟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急繫船野浦下三日過二子號進士者以尤器雙鸞爲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爲進身職官之差數重貴而約賤卒局空客有爲射掾而止者有貴爲相臣將臣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歛升于上位者大凡得失酷似前所謂不繫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達人以生死爲勞息萬物爲一馬果如是吾今之貴者安知其不果賤哉彼真爲貴者乃數年之榮耳吾今貴者亦數刻之樂耳雖久促稍異其歸於偶也同列禦寇敘穆天子夢遊事近者沈拾遺述枕中事彼皆異類微物且猶竊爵位以加人或一瞬爲數十歲吾果斯人也又安知數刻之樂果不及數年之榮邪因條所置進身職官遷黜之目爲遜格序

序墓

柳宗元

房生直溫與余二第遊皆好學余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墓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由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憚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平而先焉非能釋其善而宋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於茲某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其有果能釋其善不者歟其敬而異者亦從而動心矣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

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擊觸者歟其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望若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基者故敘

師子贊序

張九齡

夫德之所感者深物之所懷者遠中國有聖占候而自來四夷不王征伐而難致故絕域有來貢沒羽諸侯有不入苞茅舉其大凡不在遐邇邇有至自南海厥絲西極厥其方物而師子在焉爾雅所謂狡狴如戲猫食虎豹今之所見信然絕猛者也其天骨雄詭材力傑異得金精之剛為毛羣之特侔立不動而九牛相去耽視且睨則百獸皆伏所以肉視犀象夜撫熊羆其餘瑣細不置牙齒我天子示柔遠之義國無不庭有服猛之威物無難制故其受羈絏伏閑卑馴而為用鋒莫可當然吾君所存義不謂此蓋暨夷君長歲時貢獻或殊琛絕寶實於內府或異獸奇禽擾於外園皆其觀禮若中國之贊幣所不辭讓明異方之臣妾此則非有利之心充耳目之觀好以為懷之道示天地之含容不其然歟固無得而稱也義異犬豕勞召公之訓美同赤豹何闕韓侯之詩凡我侍臣咸為之贊

鷹鵠圖贊序

張九齡

鳥之驚者曰鷹曰鵠鷹也名揚於尚父義見于詩鵠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為所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邪然於羽族之中絕有豪傑之表氣威剛悍體伴銛鋒顧視之間燁如也夫授以勁翮意不羣雅資其利蓄義在鮮食生有自然之權用無可抑之勢古之言武士法吏齊名比義者以其嚴若郵都飛若李廣委質於所事報功於所養不憚摧翼以虧勇不立垂枝以屈節是鳥也向之擬議不亦宜乎夫鵠與鳳將感於仁所不及也雞與鶴猶較其德彼何有焉況其餘雖飛雖鳴凡者怪者肉非登俎才非下韝威力不敵羣噪無益然後知二禽之為用眾鳥之絕倫者也故君子禮其然工人圖其狀以

象武備以彰才美雖未極其天姿有以見其風骨矣昔文遁嘗養名馬自云重其神駿斯圖也非彼人之徒歟

八駿圖序

李觀

予嘗聞有周穆王八駿之說乃今獲覽厥圖雄凌騰騰虎文麟之流與今馬高絕懸異矣其名盜驪紫黃驥素白義之屬也視矯首則若排雲視舉足則若乘風有待馭之狀有矜羣之姿若日月之所不足至若天地之所不足周軒軒然巖巖然言其真也實星降之精思其發也猶神扶其魄賦者如仙御者如夢將變化何別哉世說周穆王駕八駿日會王母於瑤池從羣仙而遊按山海經去中國三萬里乃非虛說也而不知其所從得之厥神是生為之用歟何古書無其匹駮圖之首有褚公遂良題云秦漢傳之降于梁隋至今皇唐不泯厥跡卓爾昭然奇哉信乎苟今考之於古則人大笑矣求之於時則曠世矣由是知物有同者不必良有異者不必否或慮觀之者昧故為序以表焉

荔枝圖序

白居易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圓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棗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賓守樂天命工支圖而書之蓋為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四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五

吳興姚

鉉

序戊德一十四首

著誤十

大統紀序陳漢 三傳指要序劉列西漢文類序柳宗元

樂府古題序元稹崇豐二陵集禮後序柳宗元

元和辨謗略序鴻張隱居莊子指要序 權德輿

注孫子序杜牧 般若心經替序張說

譯宗密禪源諸詮序裴休

唱和聯題四

荆潭唱和集序韓愈

宿天長寺上方唱和詩序 權德輿 愚谿詩序 柳宗元

大統紀序

陳鴻

欽曰臣聞日月星辰紀乎天也山嶽江河紀乎地也曆數正朔紀

乎帝也正氣為帝帝天號也統倫羣主冠耀元符宇籠乾坤之精

彈歷山川之靈威武薄乎八紘文明光乎百代功格皇天名在祀

典以揖讓而登皇極者迺可言矣開曆垂統自始皇焚書為煙燼

史官廢紀失傳其本後代儒者鑿天地心曾造生人聞見故諸緯

書及皇甫謐譙周之徒得肆言上古之事恃無可驗竟開異說臣

少學乎史氏志在編年貞元丁酉歲登太常第始開居遂志延修

大紀三十卷正統年代隨甲子紀年書事條貫與廢舉王制之大

綱天地變聚星辰錯行與帝之理亡后之亂畢書之通諷論明勸

戒也七年書始就絕筆於元和六年辛卯自太易至太昊年代

史傳無正說且書皇甫謐似是之言昔太昊氏迎日推策造甲子

臣以為天地立於木城於氣氣萌萬物昌甲而生主寅帝首太

昊歲起攝提故書太昊首甲寅皇甫謐云太昊在位一百一十年

又云子孫五十九姓傳世五萬餘歲又有循飛等九紀亦無定年

陶弘景云欲以數紀之生求知百代之上誠可笑矣臣非知古者

亦不敢強為發正自太昊至炎帝世曆無明文存首而已舜行天

子事八十年孔安國注云舜在位五十年三十而徵庸三十年在

位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服喪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

子五十年凡一百一十二歲崩堯帝天下七十載得舜試舜三年

一在徵庸正月上月受終于文祖二十八載帝乃殂落堯二十八

年合入舜曆通計在位八十一載堯在位七十二載即舜元年丙

子帝學元年乙卯帝學元年乙巳顓頊元年丁亥少昊元年癸亥

黃帝元年癸未炎帝元年癸未以是推之伏子賤最可憑也諸家

年代曆不分出益三年當禹薦益於天七年而崩益行天子事三

載禹喪畢讓于啓啓賢諸侯歸之益避于箕山之陽禹之聖啓之

賢益之讓豈可廢而不明今以大唐元和六年太歲辛卯上推至

炎帝元年癸未凡三千六百九年自軒轅至夏殷約世本以文宣

王太史公堯典舜典商書夏書為實錄周秦以降則按本朝國史

春秋緯書云炎帝子孫帝臨至帝罔又有八代四百餘年據太史

公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易稱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今

臣依周易史記以黃帝代炎帝總命曆敘又稱少昊子孫相承十

代四百餘年驗緯書起漢表平間前代儒者好記異聞新進後學

耳目固不可驗皇甫謐劉伯莊皆以舜為戊寅年即位即位二十

年遂使神農已來甲子相承錯謬按漢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

位五十陟方廼死通服堯喪三年禹崩啓未立使三年何繫今出

益三年成禹志且堯禪舜二十八年而崩益行天子事三年為益

之事可也大道之行以天下為家何必私三年於啓或云有窮伊

尹周公共和如何當夏后相不恢于夏家拜為相臣竊相自立后

相奔死商丘足又殺羿自立少康長廼復夏政自是之後備見於

諸家年曆云

三傳指要序

劉軻

先儒以春秋之有三傳若天之有三光然則春秋蓋聖人之文

平聖人之文天也天其少變乎故詩有變風易有變體春秋有變

例變之為義也非介然溫習之所至躋乎其梓者也軻常病先儒各固所習互相矛盾學者準裁無所豈先聖後經以闢後生者邪抑守文持論敗潰失據者之過邪次又病今之學者涉流而迷源捨經以習傳雖直言而不知其所以言此所謂去經釋而從組續者矣既傳生千經亦所以釋千經也三家者蓋同門而異戶庸得不要其終以會其歸乎博誠顯蒙敢會三家必當之言列于經下撰成十五卷目之曰三傳指要異始涉者開卷有以見聖賢之心焉俾左氏富而不誣公羊裁而不俗穀梁清而不短幸是非殆平息矣庶儒道君子有以相期於孔氏之門

西漢文類序

柳宗元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大史公述曆古今史記迄今交錯相糾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古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灼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時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欬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驚墮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碎裂摭摭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而成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琬璫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辨論之詞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記言尚書國語戰國策成敗興衰之說大備無不包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邪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替為是書吾嘉而序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序繫于左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觀習已降則盡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披

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序位必俟學古者與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特感本之三代夾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樂府古題序

元稹

詩訖于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歡章篇操引誦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軍賔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區別其在琴瑟者為操引採民叱者為謳誦備曲度者摠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為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採取其詞度為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而纂摭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為樂府等題除鏡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簡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弦明矣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為歌詩之異劉補闕云樂府鑿於漢魏按仲尼學文王操伯牙作水伶梅齊續沐作維朝飛衛女作思歸引則不於漢魏而後始亦以明矣況自風雅至於樂流其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世之人公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為贅騰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有倚傍余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昨南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百中一二章咸有新意予因選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待書列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因家止述軍

翰捉捕請先雙儀之類是也劉李二子方極意於斯文因爲粗
明古今歌詩同異之旨焉

宗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元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
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
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撫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
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違自崇陵至于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
由太常相天下連爲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
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權塗秘器象物之宜外之
則復土因山之制則顧命典策與文物以授萬國下則制服節
文頒憲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無不備具包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
絡旁千百氏之異同搜揚剪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闡決而不恃於
事議者以爲司空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
奏復于上辨別於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爲崇豐二陵集禮藏於太
常書閣君子以爲愛禮而近古焉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
制卒正於玄成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同賈誼
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盧植以儒學用而甚爲祭法舊史咸以爲
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臣義嗣侍中公以禮儀封禪祠部公以禮
成大事大理公以禮輔東官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
其闕其爲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瑾字豐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
於世大理之兄正平節公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今相國
郇公其宗子也郇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遊其門若聞韶護入
其廟如至鄒魯益平九族禮儀於他門則豐叔之習禮也其出
於孝悌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榮於史氏也果矣

元和辨謗略序

唐次

唐聞乾坤定而上下分矣至於播四時之候逐萬物之宜在驗乎
妖祥之二氣祥氣降則爲豐爲茂妖氣降則爲沴爲災君臣立而
卑高隔矣至於處神明之奧詢獻納之辭在審乎邪正之二說正

言勝則爲忠爲謹辨言勝則爲讒爲諛故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
錦刺其組織之甚巧也語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惡其莠言
之蠹政也蓋謂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
聽豈止鸚鵡彫丹意以惑珠者哉況立國自家自中徂外道偏則
刑罰不中讒勝則忠孝靡彰逃覽前編思近古招賢容鯁速佞
嫉邪慮之則深防之未至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垂衣御寓化
洽文明謨猷博訪於搢紳旌首屢臻於巖穴尚復廣四目周四聰
自治皆在於未明作範將垂於不朽乃詔堂文之臣今孤莠等上
自周漢下洎隋朝求史籍之忠賢羅謗之事迹敘瑕璽之本末
紀話詠之淺深編次指明勒成十卷昔虞舜有聖讒之命我皇修
辨謗之書千古一心同垂至理將俟法官退日具之政別殿備乙
夜之觀則聖慮先辨謗何由與上天不言而人自信矣

張隱居莊子指要序

權德輿

今之畸人有隱居張氏者治莊生內外雜篇以向郭舊注未盡采
其旨乃爲之訓釋猶懼學者之蕩於一端泥於一說又作三十三
篇指要以明之蓋弘道以周物闡幽以致用內外相濟始終相發
其文約其旨明學如珠貫渙若氷釋既而以予嘗所漸嚮俾敘而
辨之爲道之用也經天地該萬物內化者可以澤四海外化者可
以冥是非泝然順物內外偕化得其環中而應無窮古之善爲道
者如此泊乎性命耳目之相軋也不勝於物則相刃相刺相爭無
涯氣耗乎名聲之域心闕於彼是之境塵蟬滑昏封執逆旅權力
不足而羣奔外馳壯生衰其如是乃退廣柱下之說弛張變化未
始離乎道用虛靜恬淡無爲無本焉故其言后王撫世也則曰靜
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其言君子行道也則曰時命大行乎則
返一無迹大窮乎則深根寧極室乎欲則曰休影息迹達乎生則
曰外形委蛇其放言大觀也則齊彭殤一堯桀等周公於獲狙比
大舜於豕風或至大適以爲累或至細乃牽乎用斯豈窮鄉一曲
者所能通故有內外雜篇之異然則道之於物無不繇也行之者

視其分隨其方而揭厲之則為家為邦為仁為智游之泳之日漸清之化與心成不知所自則昧者噉蹠者靜循之而愈煎真之而愈妙運寧懸解豈遠人哉隱居之意明此而已矣隱居名九垓別號渾淪子老於是學徧遊名山無常居不粒食與土木鳥獸同其外而中明也如是向使與漆園同代如丘明受經於仲尼矣其頽成子南榮楚之徒噉子摠衣於君實所辱命粗舉莊生之略直書隱居之志以冠于篇

注孫子序

杜牧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天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今者據按聽訟械繫罪人笞死于市者吏之所為也驅兵數萬擗其城郭俘累其妻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為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笞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笞也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為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也無他術也無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為小吏盡得其道者可以使之為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子貢頌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於孔子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武取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轟暴異人入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于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素有王前兩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胡程穎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韋歡元魏有崔浩周有

韋孝寬隋有楊素國朝有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奇秘長遠策先定於內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所由來哉技勿讀禮至于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謂其書真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盜起圓二三十里係戮將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府山東崩壞殷殷聲振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為辱非富辱不辱以為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牧自此謂勿所讀禮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為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為國家者兵最為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數萬言其孫武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十數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刺舉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編曹自爲序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爲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子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今者尅捷違教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邪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子因取孫武書備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爲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讀武書子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兇者大也此其是也彼爲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明居其位可也

般若心經替序

張說

萬行起心。心人之主。三乘歸一。一法之宗。知心無所得。是真得見。一無不通。是玄通。如來說五蘊皆空。人本空也。如來說諸法空。相法亦空也。知法照空。見空捨法。二者知見復非空。邪是故定與慧俱空中。法入此門者。為明門。行此路者。為超路。非夫行深波若者。其孰能證於此乎。秘書少監駙馬都尉榮陽鄭萬鈞深藝之士也。學有傳癖。書成草聖。通揮灑。手翰。鐫刻。心經。樹聖善之寶坊。啟未來之華業。佛以無依相而說法。本不生我。以無得心而傳。今則無滅道存文字。意齊天壤。國老張說聞而嘉焉。讚揚佛事。題之樂石。

釋宗密禪源諸詮序

裴休

禪師集禪源諸詮為禪藏而都敘之。休曰。未曾有也。自如來現世。隨機立教。至陸間生。據病指藥。故一代時教。開深淺之。三門一真。淨心演性。相之別法。馬龍二士。皆弘調御之說。而空性異宗。能秀二師。俱傳達磨之心。而頓漸殊。粟天台專依三觀。牛頭無有一法。江西舉體全真。荷澤直指。知見其他。空有相破。真妄相攻。反奪順取。密指顯說。故西域中。夏其宗實繁。良以病有千源。藥生多品。投機隨器。不得一同。雖俱為證悟之門。盡是正真之道。然諸宗門下。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為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為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峯大師。又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瓶盃。釵釧。為一金攬。酥酪醍醐。為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據會要。而來者。同趨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本末真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同異遮表之。迴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莫不。提耳而告之。指掌而示之。頻伸以吼之。柔和以誘之。乳而藥之。憂性命之夭傷也。保而護之。念水火之漂焚也。挈而導之。懼邪小之逆陷也。揮而散之。悲關諍之牢固也。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惑

父不能保身後之子。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迴照。疑暄晷除。順佛心而橫巨大悲。窮劫蒙益。是則世尊為闡教之主。吾師為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如來滅後。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闡防。而不據無。乃乖秘藏。密契之道乎。答曰。佛於法華經。涅槃會中。亦以融為一味。但昧者不覺。故涅槃經云。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而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頭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秘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則外戶不閉。而守在夷。夷佛道備。則諸法摠持。而防在外。魔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嗚呼。後學者。當取信於佛。無取信於人。當取證於本法。無取證於末習。能如是。則可以報圭峯大師劬勞之德矣。

荆潭唱和詩序

韓愈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驩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騷。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今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樓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舜。棣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披奇。扶怪。雕鏤。文字。與章布。里。間。頗。類。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為。荆。潭。唱。和。詩。序。

聯句詩序

呂溫

河東柳茂。直與余有藩楊之睦。且道義相得也。余兄弟志守拙。默不交。當世展會之外。靖專一室。願我者。惟茂直而已。以為切嗟。當常事。討論有宴息。專志氣。徒然起憤。議時。子欲無言。其或晴天曠景。浩蕩多思。永夜高月。耿耿不寐。或風露初曉。恍若有得。或煙雨如晦。緬懷所思。不然。何以節宣。慘舒。暢達。性情。性。其有易於詩乎。

乃因翰墨之餘琴酒之暇屬物命篇聯珠唱玉審韻諧律同聲則應研情比象造境皆會亦猶衆壑合注濤爲大川羣山出雲混成一氣明宣五色微闡六義雖小道必有可觀其在茲矣茂直命余序述存以編簡俾後之觀者知吾黨所立之濫觴

崔吏部衛兵部同南縣尉日宿天長寺上方唱和詩序

權德輿

易之同人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故道同於內而氣相求情發於中而聲成文以觀以羣以比以興清河崔處仁河東衛從周於是時有清秋仁祠往復十七韻之作初二賢皆以秀造分校秘府弘文之書貞元初同爲渭南尉聯曹結綬相視莫逆處仁自府庭旋歸稅駕於斯國門勝槩康莊在下馳車徒而走聲利者此爲咽喉外相埃墟中孕閑曠書懸清光夕湛虛明上方之鐘磬深夜之月露眺聽寂寞情靈感發投者報者無非瓊瑤如金絲應和孔翠翔集盡在是矣厥後同爲左右補闕從周以本官入爲翰林學士處仁累以尚書郎知制誥既而處仁西垣即真從周復以外郎掌誥洎處仁遷小宗伯而從周即真俄掌貢舉實爲之代元和三年秋處仁爲吏部侍郎從周爲兵部侍郎重九休幹聯鑣道舊未懷曩篇二紀于茲處屋壁之隙壞詩文之磨滅不若刻勒片石之爲堅且久也惟二賢大雅闕達人倫龜玉更爲玉楊迭爲田蘇便蕃清近恒赫章大其於爲霖爲礪四方之屬耳目久矣然則志氣之所舒英華之所摭其濫觴於此乎德輿與二君子同爲諫官同掌書命相繼典貢士分曹居中臺其間交代迭處不可具舉敢叨益者之數實悅同心之言追琢既具序夫本末亦二君子之志也

愚谿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谿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常居也故姓是谿爲冉谿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谿余以愚編罪謫瀟水上愛是谿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谿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漸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

谿愚谿之上買小丘爲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或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谿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坳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竊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谿余得專而名焉谿雖莫利於世而筆鑿萬類清瑩秀微辨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願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能而無所避之以愚詞歌愚谿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谿石上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五

嘉靖甲申懷太學生姑蘇徐炳文明列于家塾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六

吳興姚 竇 鉉

歌詩

小洞庭五太守讎籍蘇源明秋夜小洞庭離讎序 蘇源明

刻蘇公太守二文記今孤楚瑯琊溪序 獨孤及

泛郎官湖詩序 李白 裴曾先宅讎集賦詩序 裴

冬夜讎蕭十文詩序 息夫牧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石鼎臨句詩序 韓愈 詵月詩序 歐陽詹

送陸歙州序 韓愈 送劉太真詩序 蕭穎士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送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 李節

送小雞山樵人序 陸龜蒙 雲母泉詩序 李華

贈嵩山焦鍊師詩序 李白 蘇源明

小洞庭五太守讎籍

天寶十二載七月辛丑東平太守扶風蘇源明饒陽太守清河

崔公季重曹郡太守隴西李公蘭濟南太守太原田公琦濟陽太

守隴西李公俊于回源草既專封壤乃密惠好前此濟陽以河堤

之虞夫役之弊請南略我宿及魯之中都宿人訟其不便源明請

廢濟陽以平陰長清屬濟南盧東阿歸我陽穀濮陽役均三邦

利倍二邑不可則分我壽西入濮陽東入濟陽魯之中都此入于

我書頁闔闔言下陳留陳留太守王公盛德帝命美才人與自摠

連率實惟澄清命屬官湖城主簿王子說會五太守于東平讎縣

乃不割郡亦仍舊已事修讎姑以爲別若夫階抱孤嶠軒飛慶潭

鎮更服陳蓋絮繭自回源起廣泊左拂鸞尾右遺吾山倒岷岫於

波際指梁岑於林缺移搖敬豁輿妙虛曠太皞苗裔可記任宿伯

禹山川空流濟文所遇多感祇牢爲歡煒態自成以留容容色

授以勸酒繁絲球管紛不自會雅舞清唱條然同引既醉源明以

手版扣舷而歌曰小洞庭兮方舟風嫋嫋兮離平流方舟兮

小洞庭雲微微兮連絕崕仍瀾壯兮緬以沒重巖轉兮起以忽馮

夷晏兮護輕繞蛟龍兮落增湖泊中湖兮澹而蘭並曲激兮悵

而還適于手兮非于期將解秋兮藪于思尚君子兮壽厥身承明

主兮憂斯人歌關鳥獸聞之低昂而相鳴魚鸞聞之公泗而或躍

茲官吏安次而不易彼人庶樂業而不遷喜之哉樂之哉字滿泊

曰小洞庭盛集五太守高讎云爾

秋夜小洞庭離讎序

源明從東平太守徵國子司業須昌外尉玄廣載酒于回源亭明

日遂行及夜留讎會于若訥過歸莒相里于同棹過如魏陽殺

管城青陽權衡二主簿在座皆故人也徹饌新鑪移方舟中有宿

鼓有文簧齊上嬌然能歌者五六人共載止回源東柳門入小洞

庭遲夷傍俚眇緬曠漾流商雜徵與長言者喙焉合引潛魚驚或

躍宿鳥飛擾下真嬉遊之擇耳源明歌曰浮漲湖兮莽條遙川后

禮兮扈于橈橫增次兮逢優延川后福兮易子舲月澄疑兮明空

波星磊落兮耿秋河夜既良兮酒且多樂方作兮奈列何曲闕求

子曰君公行當揮翰右垣豈止典曹未慮邪廣不敢受賜獨不念

四三賢源明醉曰所不與吾子及四三賢同恐懼安樂有如秋水

晨前而歸及醒或說讎之陳事源明局局然笑曰任夫之言不足

刻蘇公太守二文記

今孤楚

太和五年春三月充海節度副使李貞外虞致本府書幣修好于

我卒事返命且以故太守蘇源明集中小洞庭讎籍及序二首見

寄請余立一貞石識其故處云余爲之考尋圖牒詢訪者老自五

六日至于旬時茫然曾不得回源高渴泊依倚歸者從天寶十二載而下及茲八十年源明有盛名於朝遺愛在鄆嘗與五太守會集讌游之所形於文字罔若金玉若良二千石好事君子接武而來縱不能恢張增飾之必當思人愛樹存為此州故事悲夫恩澤之外四紀有來自蕩平而還三政相繼不詰鋒摩力以戰鬪為務則長臂利爪而攫拾是謀視嘉山水好風月如越人之疑瞽者之鑑非惟無用又從而仇之余以為不可使中行子之文無傳于此地乃於溪亭作金石刻引而記之亦李志也秋七月二十七日天平軍節度等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彭陽縣公令狐楚詞

瑯琊溪述序

獨孤及

隴西李幼卿字長夫以右庶子領滁州而滁人之飢者粒流者召乃至無訟以聽故居多暇日常寄傲此山之下因鑿石引泉醴其流以為溪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堂琴臺以環之探異好古故也按圖經晉元帝之居瑯琊邸而為鎮東也嘗遊息是山厥跡猶存故長夫名溪曰瑯琊他日賦八題於岸石及亦狀而述之是歲大曆六年歲次辛亥春三月丙午日述曰自有此山便有此泉不瀆不刊幾萬斯年造物遺功若俟後賢天鈺靈奇潤色之疏為迴溪削成崇臺山不過十仞意擬衝霄不表數丈趣伴江海知足造適境不在大怪石皚皚涌湍潏潏洞壑無底雲興其間仲春氣至萬木華發巨陵被坂吐火噴雲公登山樂樂者畢同無小無大乘輿從公公舉觴酒酣氣振溪水為主而身為賓捨瑟詠歌同風無宰時時醉歸與夕鳥俱明月滿山未輻徐駘石門松風聲類笙竽鳥戲人實弘道物不自美向微羊公遊漢之溪岷山寂寞千祀誰紀彼美新溪維公嗣之念茲疲人繫公其肥後之聆清風而嘆息者把莪於泉乎而已

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詩序

李白

乾元歲秋八月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

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觴于江城之南湖樂天下之再平也夜求月朗清光可撥張公以殊有勝槩四望超然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豪遊者非一而在踐佳境寂寥無聞夫子可謂我標之嘉名以傳不朽白因舉酒酌水号之曰郎官湖亦由鄰園之有僕射陂也席上文士輔翼容靜以為知言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將與大別山其相磨滅焉

張公多逸興共泛沔城隅當時明月好不減武昌都四座醉清光為歡古來無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風流若未減名共此山俱

仲春裝胄先宅撰集賦詩序

獨孤及

先是先清明一日右金吾舍曹醇華陳嘉穀醴清醑會河東裴真祭陽鄭哀河東獨孤及于署之公堂引滿舉白者自午及于促席于花陰賦詩于月下樂極不醉夜艾而罷後清明三日二子春服既成思欲脩好尋盟選勝卜晝裴侯是以再有投轄之會是會也鄭不至吾兄惠然而來堂有琴庭有篠芳草數步落花滿席中和子冠烏紗帽相與箕踞嗚嗚嗚嗚相視稱觴于其間趣在酒中判為醪酌之客家本秦也能無嗚呼之聲其詩曰上天垂光兮熙予以青春今日何日今共此良辰與君鱣醪醒而藉落英兮不知年華之相親蹇淹留以醉止執云含意而未申歌數闕裝側弁慢罵曰百年歡會鮮於別離開口大笑幾日及此日新無已今又成昔不紀而賦之如春風何其演為連珠以志此會

冬夜宴蕭十丈因餞殷郭二子西上詩序

息夫牧

志有之事三如一者惟君父師乎所以生之教之祿之生而不教不可立也教而不成不可祿也故師勉乎教而學者勵乎已已立學成而會友以講之是以伯魚趨庭曾參避席卜商投杖厥義於是乎在冬十有二月家君宰邑許下夫子問津頴上二賢將馳會府皆適茲土夜處俠室列座有位尊卑儼如或捧觴上壽或挹衣請益始致詩以閱禮終講信而修睦然後文飽於德義潤其身頃夫子升堂之後若盧賈劉尹之徒半紀間接武鳴躍實夫子訓之

導之斯至也今殷郭二子天資才幹而加之銀羽觀光王庭俯拾地芥其誰曰不然飛霜霽林寒氣控至月落西戶夜將向晨座隅謙謙畢醉温克則知孔門宴餞異於他日二三子終身識之夫子以家君政事百里無事命弟子賦鳴琴亦以釋此離之怨焉小子不敏忝居門人之末敢不敬書其事

有琴斯鳴于宰之庭君子莅止其心孔平政既告成德以求貞鳴琴有術于穎之畔彼之才隲其年未冠聞詩聞禮斐兮瓌瓌鳴琴其怡于穎之涓二子翰飛言展京師有轂者桂載攀其枝琴既鳴矣宵既清矣焜熒有燁酒醴惟旨謂我寤歎吁其別矣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中堅利辯道深道遠神照雲臯息慈寂然凡十有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龜峯頂登香爐峯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經曉于時孟夏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潤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戒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澈三人名姓文句因與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迄今垂二三十年寂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白樂天序

石鼎聯句詩序

韓愈

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山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兒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爐中石鼎謂喜曰子之能詩與我賦此手劉往見衡湘間人說

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然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兒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而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踴躍即綴其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墻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弟子爲我書吾句因高吟曰龍頭縮齒蠶豕腹脹膨臍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以譏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爲而傳喜喜益益苦欲墜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即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益切音出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頽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髯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即又唱出四十字爲八句書既止即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成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矣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淋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坐道士倚墻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髮擊二子亦困睡及覺曰已上顧竟道士不見即問其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惶自責若有失者問遂詰余言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巧匠錐山骨刻中事煎烹師服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喜龍頭縮齒蠶豕腹脹膨臍彌明外包乾蘚文中有暗浪驚師服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謔嘗當鼎鬲間妄使水火爭彌明大以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師服上比香爐天下與鏡面平事秋瓜未落椿凍半強抽彌明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師服不植輪寫處爲知懷

抱清書方當紅鑪燃益見小器盈爾明晚脫無刀跡團團類天成
餽服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書旁有雙耳穿上高孤驕擇彌明
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鑄師服可惜寒食魏儻此傍路坑喜何當
出灰地無計離穉嬰彌明陋質荷樹酌狹中愧提聲師服豈能衰
仙藥但未汚羊羹喜形模婦女笑量度兒童輕彌明徒爾堅重住
不過升合盛師服仍似廢穀仰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蚯蚓竅微作
蒼蠅鳴彌明以茲蘇溢行實負任使誠師服常居顧盼地敢有漏
泄情喜窠暖執弊不與寒涼并彌明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
師服迴旋但兀兀開合唯鏗鏗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
俎豆古不為手所橙磨礪去圭角浸潤著光明顧君莫嘲謂此物
方施行明補並彌

說月詩序 詩附

歐陽詹

月可翫說月古也謝賦鮑詩眺之庭前亮之樓中皆翫也貞元十
二年歐閩君子陳可封遊在秦寓于永崇里華陽觀予與鄉人安
陽邵楚其齊南林蘊穎川陳詡亦旅長安秋八月十五日夜詣陳
之居修厥故事月之為翫冬則繁霜太寒夏則蒸雲太熱雲蔽月
霜侵人蔽月俱害乎翫秋之於時後夏先冬八月於秋季始孟
終十五於夜又月之中稽於天道則寒暑均取於月數則蟾兔圓
况埃壙不流大空微悠蟾娟徘徊桂華上浮昇東林入西樓肌膚
與之疎涼神氣與之清冷四君子悅而相謂曰斯古人所以為翫
也既得古人所翫之意宜襲古人所翫之作說月詩云
八月三五夕舊嘉蟾兔尤斯從古人好共下今宵堂素魄皎孤疑
芳輝紛四揚徘徊林上頭泛廳天中央皓露助流華輕颺佐浮涼
清冷到肌骨潔白盈衣裳惜此苦宜翫攬之非可將含情顧廣庭
願至沉西方

送陸欽州詩序 詩附

韓愈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欽州朝廷夙夜
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齋浴涕洟成以為不當去欽大州也刺史華

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
宣使之所察欽為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
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齋浴涕洟以為不當去者何也蓋陸君之道
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舉而不能咸謂先一州而後
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
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兮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兮欽此大惠施
于一州兮其去矣胡不為留我作此詩歌于遠道無疾其驅天子
有詔

送劉太真詩序 詩附

蕭穎士

記有之導道成德嚴師其難哉故在三之禮極乎君親而師也恭
焉無犯與隱義斯實矣孔聖稱顏子有視余猶父數其至歎今吾
於太真也然乎爾且後進而余師者自實愈慮莫之後比歲舉進
士登科名與實皆相望騰遷凡十數子其佗自京畿太學踰于淮
泗行東脩已上而未及門者亦云倍之余弗敏也云當乎而莫之
讓蓋有來學徵往教蒙匪余求若之何其拒哉荷爾之所以求我
之所以誨學乎文乎學也者非云微辨說撫文字以扇夫談端輕
厥詞意其於識也必鄙而近矣所務乎憲章典法膏腴德義而已
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牽比類以為夫儂偶放於奇靡其於言也必
淺而乖矣所務乎激揚推訓彰宣事實而已眾之言文學者或不
然於戲彼以我為僻爾以我為正同聲相求爾後我先安得而不
問哉問而教而從從而達欲辭師也得乎孔門四科吾是以竊
其一矣然夫德行政事非學不言言而無文行之不遠豈相異哉
四者一夫正而已矣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不正之
謂也吾嘗謂門弟子有尹徵之學劉太真之父首其選焉今茲春
連姑甲一淑問休闈為時之冠浹旬有詔俾徵典校秘書且馳傳
攏首領元戎書記之事四牡駉駉薄言旋歸肇動日下決於寰外
而太真元昆前已甲科以去觀其未始間成翮其連舉謂予不

信豈其然乎夏五月迴棹京洛告歸江表屹今峴台歎既萃矣兄
矣弟矣祭斯繼矣搢紳之徒習禮聞詩者僉曰劉氏二子可謂立
乎身光乎親臨極致於人倫者矣上京餞別庭園望歸從古已來
未之聞也余羈宦此都色斯云舉彼吳之丘曾是昔遊心乎往矣
有懷伊阻行矣風帆載飛載揚爾思不及點然以泣先師孝悌謹
信泛愛親仁余力學士文之訓爾其志之南條北固未方舊里昔與
太真初會於茲余之門人有柳并者前是一歲亦嘗觀茲地其請
業也必始乎此焉并也有尹之敏劉之工其少且疾故莫之逮太
真亦嘗曰何敢望并并與真難乎其相奪矣編彼江陰京阜是臨
言念二子從予于此爾云過之其可忘諸同是餞者賦江有歸舟
以寵夫嘉慶焉爾詩曰

江有歸舟亦亂其流之子言旋嘉名孔修揚于主庭允焯其休舟
既歸止人亦禁止兄矣弟矣孝斯踐矣稱觴宴喜于屹于峴彼逝
惟忱匪風不揚有彬伊文匪學不彰予其懷而勉爾無忘

送李處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
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
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
施於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
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塗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
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
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飄裾翬長袖粉白黛綠者
列屋而閑居如寵而負恃華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主上用
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
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而自絮采於
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所安與其譽於前孰若
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韞不加
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夫夫不通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

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塗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
處汚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
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
曰盤之中維子之官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
誰畢子所窮而深廓其有容練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今樂且
無矣虎豹遠跡今蛟龍遁藏鬼神守護今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
而康無不足乎矣所望吾車今秣吾馬從子于盤今終吾生以
倘伴

送潭州道林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

李節

業儒之人喜排釋氏其論必曰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代皆無有
釋釋氏之典衰亂之所奉也宜一掃絕刺筆之使不得滋釋氏源
於漢流於晉瀟漫於宋魏齊梁陳隋唐唐和聖具之間論者之言
粗矣抑能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者也吾請言之昔有一夫膚膾
而色凝氣烈而神清未嘗謂醫未嘗禱鬼恬然保順罔有札瘥之
患故善也即一夫不幸而有寒暑風濕之病背癢而足雙耳聾而
目眩於是攻慰之術用焉穰穰之事紛焉是二夫豈特相反耶蓋
病與不病異勢也嗟乎三代之前世康矣三代之李世病矣三代
之前禹湯文武德義藩之周公孔子典教持之道風雖衰漸漬猶
存詐不勝信惡知避善於是有意擊壤之歌由庚之詩人人而樂也
三代之季道風大衰力詐以覆信扇澆而散朴善以柔退惡以強
用廢井田則豪實相乘矣貪封略則攻戰亟用矣務實幣則聚斂
之臣昇矣務勝下則格剋之吏貴矣上所以御其下者欺之下所
以奉其上者苟之上下相仇激爲怨俗於是汨羅之客有負石
之夫人人愁怨也夫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爲禪定以柔謙退讓
爲忍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非薄勤苦爲修行以窮達壽夭爲
因果故賤陋可得而安也故其喻云必須惱乃見佛性則其本衰
代之風激之也夫衰代之風舉無可樂者也不有釋氏以救之尚
安所寄心乎論者不責衰代之俗而尤釋氏之盛則是抱疾之夫

而責其醫待政療者也徒知釋因衰代而生不知衰代須釋氏之救也何以言之耶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勇將奮而思鬪智者將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將紛紛而羣起矣今釋氏一歸之分而不責於人故賢智偶朝之士皆息心焉其不能達此者愚人也惟上所役焉故離災亂之俗可得而安賴此也若之何而翦去之哉論者不思釋氏扶世助化之大益而疾其難鍊練繪之小費五故曰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會昌李年武宗大翦釋氏巾其徒且數萬之民隸其居容貌於土木者沉諸水言詞於紙素者列諸火分命御史乘馴走天下察敢隱匿者罪之由是天下名刹珍宇毀撤如掃天子建號之初雪釋氏之不可廢也詔徐使之而自湖已南遠人畏法不能酌朝廷之體前時焚撤書像殆無遺者故雖明命復許制立莫能得其書道林寺湘川之勝遊也有釋疏言警辨有謀獨曰太原府國家舊都多釋祠我聞其帥司空范陽公天下仁人我弟往來購釋氏遺文以惠湘川之人宜其聽我而助成之矣即杖而北遊既上調軍門范陽公果諾之因四求散逸不成蓋帙者至釋祠不見焚而副刺者又命講所以補繕闕漏者月未幾凡得釋經五千四十八卷以大中九年秋八月肇自河東而歸於湘焉噫釋氏之助世既言之矣向非我君洞鑒理源其何能復立之耶既立之且亡其書非有疏言識遠而誠堅孰克弘之耶吾喜疏言奉君之令演釋之宗不憚寒暑之勤德及遠人為叙其事且贈以詩詩曰湘川信信兮俗獲且很利殺業偷兮吏莫之馴擊釋氏兮易暴使仁釋何在兮釋在斯文湘水滄滄兮四望何已猿飲騰擊兮雲樹靡靡月沈浦兮煙暝山檣席卷兮樽林閑偃仰兮嘯詠鼓長波兮何時還湘川超忽兮落日皎皎松楸秋亭兮蘭披春曉上人去兮幾千里何日同遊兮湘川水

送小雞山樵人序

陸龜蒙

小雞山在震澤西出吳胥門背朝日行四十里得野步市曰光福

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石寡無大林木率生小樺樸檉皆薪材直吳之慶此為助焉連延廣袤不一其主為書畫羅豆以相投自家至麓凡二百弓東北倍高而加半焉余所置多少如此余家大小之口二十月費米十斛飯成理魚藪輩十斛薪然後四時資於沐浴澀濯疾病湯藥藥樹在外歲入五千束足矣其掌而供事者顧及小雞之樵也乾符六年春弗雨夏支流將絕八月暴雨而巨艦可實而行之矣九月朔方置新二百五十於門召而責之曰吾一夏來撤殿屋拔庭草以炊雨之明日望爾來矣何數廉而至晚得非楮吾山而為汝之利耶老而欺如名惡何及笑曰吾年餘八十矣元和中嘗從吏部遊京師人言國家用兵帑金窖粟不足用當時江南之賦已重矣殆今盈六十年賦數倍於前不足之聲聞於天下得非專地者之欺甚乎吾有丈夫子五人諸孫亦有丁壯者自益典已來百役皆在亡無所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即死不忍見兒孫寒餒之色雖盡售雞山之木不足以濡吾家矧一二買名為偷乎今予一楊窺不給而責吾之深吾特欲移其責於天下之守則吾死不恨矣余嘆之曰汝之言信也然不當發於予汝姑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

雲母泉詩序 詩附

李華

洞庭湖西玄石山谷謂之墨山山南有佛寺寺倚松嶺松嶺下有雲母泉泉出石引流分渠周遍庭宇發源如乳澶末派如潭漿烹茶析蒸濯園漱齒皆用之大浸不盈大旱不耗自墨山西北至石門東南至東陵廣輪二十里盡主雲母墻階道路爛爛如列星井泉溪澗色皆純白鄉人多壽考無癘疢疥癩之疾華深樂之頡頏陳公天寶中與華同為諫官公性與道合忽於權利方掛冠投簪顧華以名山之契乾元初公貶清江丞移武陵丞華貶杭州司功

恩復左補闕上元中俱奉詔徵公自清江至武陵道路多虞制書不至華沂江而西次于岳陽江山延望日夕相顧屬思與高賢共飲雲母之泉躬耕墨山之下敢違朝命以徇私欲秋風露寒洞庭微波一聞猿聲不覺涕下況支離多病年甫始衰願餌藥扶壽以究無生之學事乖志負心數寸心寄懷此篇亦以書予之志也

晨登玄石嶺嶺上寒松聲朗日風雨霽高秋天地清山門開古寺石竇含純精洞澈淨金界富綠流玉英澤藥滋畦茂氣染茶甌馨飲液盡眉壽食和皆體平瓊漿駐容髮甘露塗心靈岱谷謝巧妙匡山徒有名願言構蓬華荷鍾引冷訪道出人世招賢依福庭此心不能已籍錄見吾兄曾結穎陽契窮年無所成東西同放逐地豕尚縱橫江漢阻携手天涯萬里情恩光起憔悴西上謁承明秋色變江樹相思紛以盈襟帶巴丘戌月上武陵城共恨川路永無由會交生雲泉不可忘何日遂躬耕

贈高山焦鍊師詩序 詩附

李白

高山有神人焦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又云生於齊梁時其年貌可稱五六十常胎息絕穀居無室廬遊行若飛倏忽萬里世或傳其入東海登蓬萊竟亦不能測其往也余訪道少室蓋登三十六峯聞風有寄灑翰送贈云

二室倚碧天三花明綠煙中有蓬萊客宛疑麻姑仙道在諠莫染跡高想已遷時冷金瓊藥讀青苔篇八極志遊憩九域長周旋下馱酌穎水舞鶴來伊川遂歸空山上獨拂秋霞眠蘿月掛朝鏡松風鳴夜絃潛光隱高山鍊醜樓霞暉霓裳何處疑羽駕轉綿綿願同西王母下顧東方朔紫書儻可傳銘骨誓相學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六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七

序庚 卷一十八首

吳興姚

鉉

纂

錫宴三

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序 蘇晉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說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宴序 張九齡

讌集十五

泉州席史君讌秀才於東湖亭序 歐陽詹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章公道遙谷讌集序 王維

蕭尚書拜命路尚書就林亭讌集序 潘炎

讌集韋庶子宅序 顏況 蓬池稷飲序 蕭穎士

兩省遺補讌韋司戶南亭序 王維

江陵陸侍御宅讌集觀張員外畫松石序 符載

魯山令李胃讌寮吏序 歐陽詹

始得西山讌遊序 柳宗元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蕭穎士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春日讌諸從弟桃花園序 遊雲門序 蕭穎士

序飲 柳宗元

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序 蘇晉

惟聖寶賢以齊皇極有若左丞相燕國公右丞相廣平公太子少傅安陽侯皆生人碩德皇國元老道著厥廟績宣華戎由是懋其

成功錫以元吉咨咨于朝擇時于秋俾對命王庭受職公所見羣

屬揖庶寮禮官辦草堂舍陳次工備俗饗獻蒸六卿拜下以成儀

三事自天而來賈秩秩實序暉暉旌嘒王緯垂文南風和雅頌之

變金漿降醴雲天光飭酌之宜宰德貴和盡莊敬具瞻之範羣情

尚洽預周旋宴語之懽方將一心天工勅力帝載寢黑山之栢苞

青海之戈雲雨賢才水火救果日誅魚藻歲陳由庚頤般趙之年

留曹陽之景爰命在宴乃廢載歌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說

有生之性萬殊無方之盛一節陽和而動植暢春滿而翠壤悅后
皇所以發時令布新慶二南邁周召之風百辟取金石之詠者也
碧流日暖南山雪殘首獻之辰辰暮春之授日帝京形勝借上林
而入遊咸里池臺就俯竹而開宴泉調御府味給天厨仙倡有樂
中曹督酒太平佳事前史未書大矣哉一德日新九功惟叙運略
樞而均四氣握金鏡而靜萬方先舜湯文不違顏於咫尺憂龍伊
呂共接手於朝廷不可見而見焉不可聞而聞焉豈深思勝殘去
殺累百年之至仁推曆按圖啓千齡之昌運河清難得代人代幾何
擊壤之惟良有以也此則青門上路朱邱平臺城履屨起而泊山
野風時來而過水春將悵別交落花之灑途夏如欣會玩峯雲之
映沼爾其列筵授几分曹設幕艇送江鳧船迎海鶴魚龍九旬曼
延揮霍鸞鳳鳴蕭鼓作申錫開於百寶慈心出於三爵炮炙熏林
塘醖醴狀丘壑林急管於無算醉湛恩以取樂羣公賦詩俾僕題
序長卿痛渴覺含毫之轉運子雲壯夫見雕蟲之都廢敢憚鄙詞
之訥謹恐貽盛集之蕪穢云爾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謙序 張九齡

集賢殿者本集仙殿也上惟睿作聖而猶垂意好學用相必本於
經術圖王亦始於師臣及乎鴻生碩儒博聞多識之士自開元肇
建以迄于今大用徵集煥乎廣內而聽政餘暇式謙在茲忠臣嘉
賓得盡心之所聰明文思有尤救之德故下以道親上亦權甚即
於御座爰發德音以為候彼神人事雖千載傳於方士言固不經
遂改爲集賢去華務實且有後命增其學校是以集賢之庭更爲
論思之室矣中書令燕國公外弼庶績以奉天心之謀內講六經
以成潤色之業故得出入華殿師長翰林惟帝用誠固天所賴拜
命之日荷寵有加降聖酒之墨頒御厨之膳食以樂侑人思德飽
時則有侍中安陽公等承恩預焉學士右散騎常侍東海公等攝

職在焉或稷卨大賢淵雲諸彦文王多士周室以寧武帝得人漢
家爲盛而高視前古獨不在於今乎咸可賦詩以光鴻烈

泉州刺史君宴邑中赴舉秀才於東湖亭序 歐陽詹

貢士有宴我牧席公新禮也貞元癸酉歲邑有秀士八人公將薦
之于闕下古者相親相祖有尊有宴章以昭恭儉宴以示慈惠二
典爲用鮮或克兼諸侯升後造於天子遺之日惟行鄉飲酒之禮
則享禮也載肉玄酒莫飲莫食公念肉不使食則仁不下決酒不
使飲則權不上交方敬激邦俗於流醜致王人于德行而賢者仁
未伊決才者權未我交其若蚩蚩何秋七月與八人者鄉飲之禮
既修乃加之以宴餼移已膳醴出家醕求絲桐匏竹以將之選華
軒勝景以光之後一日遂有東湖亭之會公削桑梓之禮執質主
之儀揖讓升堂雍容就筵樂遍作而情性不流爵無算而儀形有
肅綽綽焉濟濟焉於是老幼來窺盡室盈岐并其親懿則其間里
皆內訟而選善焉於戲行其教不必耳提而口授移其風不必門
扇而戶吹公斯宴則風移教行其間矣真盡心竭誠奉主化民之
宰也煙景未暮酒德俱飽有遠巡避位而言曰夫詩者有以美盛
德之形容君侯因片善附小能迴一邑之心成一邑之行昭吾人
恭儉示慈更管晏之賢也不有歌詠其如六義何是日人有甘棠
類官之什客有天水姜閩河東裴叅和潁川陳翽邑人濟陽蔡沼
佐餐盛事亦獻雜章小子公之耻幸鼓微聲先八人者鳴捧豆同
微時在公之側觀衆君子之作遂作上商之後書其言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韋公道遙谷讌集序 王維

山有姑射人蓋方外海有蓬瀛地非宇下道遙谷天都近者王官
有之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崆峒而身拖朱紱朝承明而暮宿青
齋故可尚也先天之君俾人在宥惟心格于上帝喜氣降爲陽春
時則有若太子太師徐國公左丞相始興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

公特進鄧公吏部尚書武都公禮部尚書杜公賓客王公繡衣方領垂瑤珥筆詔有不名命無下拜熙天工者坐而論道堂邦典者官司其方相與察天地之和人神之泰聽於朝則雅頌矣聞於野則廉歌矣乃曰衛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合謀樂考擊鐘鼓退於彤庭展展擇地右班劍駟六駟畫輪載戰羽幢先路以誦夫逍遙谷焉神畢藉其綠草驪山啓於朱戶渭之美竹曾之嘉樹雲出於棟水環其室灑陵下連乎菜地新豐半入於家林館眉顛臨側逕師古節儉惟新丹堊巖谷先曙羲和不能信其時芳卉後春句芒不能一其公桃逕窈窕蘊蘊起忽驟御延於藪薄瑤玉耳降於蒼翠於是外僕告次獸人獻鮮鱗以大鼎烹用五鼎不器擁腫即天姿以爲飾沼毛蘋繁在山羞而可薦伶人在位曼姬始殷齊瑟慷慨於座右趙舞徘徊於白雲爽梳松風珠翠煙露日在蒙汜羣山夕嵐猶且濯纓清歌據梧高詠與松喬爲伍是義皇上人且三代之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內而其俗華胥上客則冠冕巢由主人則兄弟元凱合是四美同乎一時廢而不書罪在司禮編思楚傳常誥茅堂之居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蓋不復命豈曰能賢

蕭尚書拜命路尚書就林亭宴集序

潘炎

文昌貴臣新受厥服再拜稽首對揚休命逶迤而退則展慶賀之禮下舍之閑則懷宴語之好所以昵僚友宜寵光敵者易親權焉而至是以蕭公膺納言之職路公徵賀遷之會洎家宰司寇作者三人國老如增麓之和陽春屬星鳥之序欣榮相合辰當美景形制所選地從主人窮土木之幽荒尋柏亭之奇構賈主有禮百酒以柔之清言以發之庖盈而不侈庭肆而不雜狎而不黷酣而不流有太平君子之光見可久賢人之德風調日暝煙靄無陰松茂草滋泉石通氣驚出幽而初囀花含愁而將歸外物獻衷中懷有融高興格于丹霄餘思垂乎清晝四座相顧請于所尊悅題賦詩無忘盛集

集草庶子宅序

顧况

昔維下邳中蘭亭峴首文雅之盛風流之事蓋一方耳今席有芳樽庭有嘉木飲酒賦詩皆大國聖朝章龍振鷲握蘭佩王者也在古其有陋乎在今其有榮乎終謙一夕寄懷千載是時也暮春駘蕩孟夏恢台之交耳

蓬池禊飲序

蕭穎士

禊逸禮也鄭風有之蓋取諸勾萌發達陽景敷煦擇芳蘭臨清川乘和調絮用激介祉厥義存矣晉氏中朝始參燕肆之樂江右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鬱爲盛集焉若夫華林曲水萬葉之降也蘭亭激湍專城之踐也而方伯之權未始前聞以俟乎今辰粵天寶乙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領陳留守李公以政成務簡方國多暇率府郡佐吏二三賓客振飲於蓬池備夜除之禮也梁有蓬池上矣前迄潁潁右匪邪邑渺瀰淪連盪日澄天舟楫是臨泛波景從其左則遙原縈屬崇岡傑竦嘉卉異芳維樹連青即爲臺亭登眺斯在爾乃郡曹頒鑼以給費縣吏領徒而備頓先夕以定議詰朝而集事是日方牧乃擁車徒曳旌旆外出乎北牖展濟乎南川匪疾匪開翼翼闐闐以稅駕千東焉然後降春流颺綵舟羽觴芳羞緩舞清謳援青蘋駭紫鱗迴環中汀緬望南洋飮于已酣于未歌樂只賦既醉坐關而靡怠日入而未闕陶陶乎有以表勝境佳辰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客不敏聞於前載曰夫德洽禮成則詠歌繫之梁故魏也請皆賦詩志焉

洛陽鄭少府與兩省遺補譙章司戶南亭序

王維

惟帝克辟惟股肱克左右庶績允釐有司多暇舉無違德執獻其可雖列侍丹陛而罕伏青蒲攬懷致飽瀟陵南望曲江左轉登一級而郭杜如近蓋三休而天地始大凝氣向晦蒼蒼寒木式與汝歌多酌我酒墨客既序親當歡辰膳夫交馳屢奏鮮食夫令德之厚與時偕化拂衣而放則野人於小隱之中束帶而朝則君子於大夫之後何軌轍一境是非外物哉且騎有羈勒徒有次舍可以

求日可以繼夜客非詩人之徒歟矣其理矣

江陵陸侍御宅講集觀張員外畫松石序 符載

六虛有精純美粹之氣其注人也為大和為聰明為英才為絕藝自肇有生人至于吾儕不得則已得之必騰凌夔絕獨立今古用雖小大其神一貫尚書祠部郎張藻字文通丹青之下抱不世絕儔之妙則天地之秀鍾聚于張之一端者耶初公盛名赫然居長安中好事者卿相大臣既追精誠乃特權衡尺度之跡輪在貴室他人不得誣妄而覩者也居無何請官為武陵郡司馬官閑無事從容大府士君子由是往往獲其寶焉荆州從事監察御史陸澧字深源自令弟曰灝曰潤曰淮皆以文行類耀當世故合藻縕奇之士多遊其門焉秋七月深源陳譙宇下華軒沉沈禱禱靜嘉庭簾霽景疎爽可愛公天縱之思欵有所請暴請霜素願揭奇蹤主人奮裾鳴呼相和是時座客聲聞士凡二十四人在其左右皆岑立注視而觀之員外居中箕坐鼓氣神機始發其駭人也若流電激空驚鷗戾天推挫幹製為霍管列毫飛黑噴控掌如裂離合情恍忽生怪狀及其終也則松鱗被石巉巖水湛湛雲窈窕投筆而起為之四顧若雷雨之滂霽見萬物之情性觀夫張公之藝非畫也真道也當其有事已知夫遺去機巧意冥玄化而物在靈府不在耳目故得於心應於手孤姿絕狀觸毫而出氣交冲漠與神為徒若付短長於隘度筆妍蚩於睨目疑紙墨休連良久乃繪物之贅疣也寧置千齒牙間哉於戲由基之弧矢造父之車馬肉史之筆札員外之松石使其術可授雖執鞭之賤吾亦師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學則知夫道精藝極當得之於玄悟不得之於糟粕眾君子以為是事也是會也雖蘭亭金谷不能尚此或闕歌頌取蓋前人命鄙夫首叙諸公得揮其宏思耳

嵩山令李曹三月三日宴僚吏序 歐陽詹

三月三日有酒食出干野曰稷飲古俗也有唐令上御宇之九年定三節一以二月一日曰中和取九月九日曰重陽次取此日

之稷飲賜羣臣大宴於青臨川與時所宜酒四方有土之君亦得自宴其僚屬貞元十二年季春月既魄一日則其日也臨汝管山令趙郡李曾恭國令宴于縣南澗濱先宴曰夫宴者古所以示慈惠而期合懼者也國家錫以斯宴者情亦古情焉況食在充腸不在充目酒在成禮不在潮神歌發其所自和舞發其所自樂窮八珍竭千鍾強發揚課絲竹則有勞有逸豈合懼之意歟於是首設一席肉一肩酒一壺命自天子命為佐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自已命以為吏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鄉閭許以耆年有德者肉既飽酒既酣因化育之宿洽有歌謠者連有蹈舞者作皆誠激乎中章平形姿婆娑安慷慨與習而為者不類然後漁者請以其舟農者請以其器圃者請以其畜弋者請以其鮮啣濁嘗漉洋泛漪瀾風恬日和川晴野媚以興以怡萬心一之至義之門大順之家父兄子弟一族一堂之中不能過也非仁德淳化其孰能至於此耶旅遊之子實窺盛事茲宴也雖溥於天下百里不同風雨况他邑之景物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一方不同教化恐他邑之懼樂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故叙之

始得西山譙遊序

柳宗元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處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舟楫斫榛莽焚茅茨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岒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積積莫得踰隱崇青綠白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而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將顛氣以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神釋

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為之序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蕭穎士

昔建安中魏文為王太子與朋友諸彦有南皮之遊颺鳴鼓浮甘瓜清泉翕倫千古一色此城隅託勝之舊也由小而方大則貴賤之權可齊以今而喻古則風流之事不易矧乃日清明時升平毗庶阜海濱之利謳吟動齊右之曲亦明代一方之樂也邑宰東海徐君洎英僚二三皆人傑秀出史能高視郊驛繼當時之權豪梁重莊叟之典相與矯翠帟騰清波紅粧屢舞綠醪徐進管絃迎風以響亮士女環岸而攢雜可以娛聖澤表人和也層城景移碧潭陰起蕩暄妍之氣色縱魚鳥之游泳其思夫關塞崇翠崑池清冷關河千里帝京不見斯與情之極致也爰命墨客紀他鄉之勝事云爾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夫權榮芳園蟬嘯珍禾蓋紀乎南火之月也可以處臺榭居高明吾之友于順此意也遂卜精勝得乎龍興留寶馬於門外步金梯於閣上漸出軒戶遐瞻雲天晴山翠遠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屈指鄉路還疑夢中開襟危欄宛若空外嗚呼屈宋長逝無堪與言起予者誰得我二季當揮爾鳳藻搜乎需臚與白雲老兄俱莫負古人也

春夜宴諸從弟桃園序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懼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况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花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歎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遊雲門序

梁肅

上德以汗漫為友無江海之閉其次則仁智相從山水為樂故同

志同方賢者有柴桑之隱遊道遊趣吾徒有雲門之會其造適一也先會一日沙門釋去誼命我友相與探玉筍上會稽然後沂若耶過鳳林而南意欲脫人世之羈鞅窮林泉之遐奧於是捨舟清瀾反策閑原遙杳靄而歷嶮岷入深翠以泛迴環遂至雲門觀其羣山疊翠秦望拔起五峯巉巖列壑沈沈上摩碧落秀湧金界其下則百泉會流蓄為澄潭涵虛鏡徹鳴精玉漱冷冷之聲與地賴唱和不待笙磬而五音迭作眺聽不足則凝思冥息恍然疑諸天樓觀列在咫尺庭衢之中別有日月既而動步真鏡靜聆法音合漆園一指之論詰淨名無住之本萬里如洗百骸坐空視松喬為弱喪輕世界於叢葉蓋道由境深理自外獎故也昔之遠公紀廬山謝客題石門道流勝賞今古一貫曷可不賦貽雲山蓋乃各為詩以誌斯會向乎道者有隴西李公受高陽齊竇舉約會某至亦請同賦此篇用廣夫游衍之致云

序飲

柳宗元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上嚮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坎不止于坻不沈于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無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眾皆據石注視權朴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或有叟生齒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眾乃大笑惟其余病瘠不能飲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裸袒袒褻以為適者有資金石絲竹之樂以為和者有促數亂述以為密者今則舉異是為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褻而達非金石而和去亂述而密簡而同肆而恭銜而從容相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作序飲以貽後人

序白

舒元興

今年子月月望長安重雲終日玉花攬空舞下散地予與友生喜之因自所居南行百許步登崇岡上青龍寺門門高出絕寰埃且寫目放抱今之日盡得靈境惟長安多高我不與並日既夕為寺僧道深所留遂引入堂中初夜有結影入室室中人咸謂靈光射來復開門偶立見互雲駭盡大虛真氣如帳碧玉有月一輪其大如盤色如銀凝照東方輾碧王上征不見蹤迹至乙夜帖懸天心予喜方雪而望舒復至乃與友生出大門恣視直前終南關千疊屏風張其一方東原接去與藍巖驪巒羣瓊舍光北朝天官宮中有崇闕洪觀如甍珪疊露出空橫虛此時定身周目謂六合八極作我虛室表我帝城白王之京覺我五藏出濯清光中俗埃落地塗然寒膠筴寒鮮著徹入骨肉象骸擢舉若生羽翎與神仙人遊雲天汗漫之上沖然而不知其足由躡寺地身由求世名二三子相視亦不知嚮之從何而來今之從何而遁不諱言不謔聲復根還始認得真性非天借靜象安能輔吾浩然之氣若是耶且冬之時疑泣有之矣若求其上月下雪中零清霜如今夕或寡某以其寡不易會而三者俱白故序之耳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七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八

序辛 卷二十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餞別

餞張尚書赴朔方序 賈曾 送桂州邢中丞序 蕭昕

送裴中丞赴黔中序 權德輿 餞副大使移軍廣陵序 李白

送建安郡守之任序 盛均 送陳郡將歸衡嶽序 李白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送崔羣序 柳宗元

送權十一序 李白 送區冊序 韓愈

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李白 送王墳秀才序 韓愈

送王榮序 陳熙 送符載歸蜀省觀序 崔群

送族叔楊行元下第歸廣陵序 歐陽詹

送族弟旭下第東歸序 蕭誦士

送從姪嵩遊廬山序 李白 送薛處士序 杜牧

別中嶽二三真人序 陳子昂

餞十七翁二十四翁昇桃源序 李白

送靈徹上人歸沃州序 韓德 送林公歸衡嶽序 李白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送蘭師序 皇甫湜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權德輿

餞張尚書赴朔方序

賈曾

王者大司馬制軍詰禁封國正朔惠綬鑿刑刑齊借夏其儀尚矣天子道穆三象功清六合藏海來威窮荒揆教將以靜流服度藩畿削憚委暴昭蘇寡弱乃命元宰兵部尚書燕公專節朔方授律羣帥涉河之外距關之西公皆統之重分閭也公智以開物精以造微文為一變之英武有萬人之敵歷登庶尹王猷載軍三宅台衡帝采惟亮雖坐堂足以制勝而行成旅以從是日也景風司至貞閭拜手東洛馳軹北關備官而行成旅以從是日也景風司至星火殷宵伯趙鳴而飛陰爽鳩習而揚武賦可以昇高遠望詩可

以出宿儀行有詔其索爰開祖宴且申後命寵以蕃錫天章賦別御札題戲副衣勉披續之誠兼壹喻投駁之旨篋篋以將其貶筆視以表其文前載未書今冊斯親侍中安陽公以仁體園中書令河東公以德聖朝以賢功成許諱景暇慕采薇之興候伐木之朋詢彼之師上茲郊候鼎門右轉岐路旁分當關塞之斷山接華林之高樹幕人宿設重帶雲平太官饗舉百羞霞銀四夏六札之變朱于皇羽之容雷殷川原電焱林薄朝傾多土巷無居人接蓋陰翳揚袂風野羽觴遞進列座酬而不譁清鏡間發將士激而逾厲視日知其士氣吹律驗其商聲則已景列穹都風騰沙漠西域輕郵支之使東胡息冒頓之虞顧夫南仲于征吉甫薄伐不其遠也若木還照前茅啓行聽闕闕之去鼓目悠悠之轉旆歌事者每懷靡及念離者致予望之成志在心發言同唱自天子有式叔清風請編出車之什以繼蒸茶之雅

夏日送桂州刺史耶中丞赴任序 蕭昕

桂林巨鎮臨川荒服居五嶺之表控兩越之郊俗比華風化同內地然而洞居若止人好阻兵有殊貨重慶更無廉政選其任者實難其才故郡久曠官朝思稱職以腹心之寄輟爪牙之雄俾其澄清行獨坐之事俾其式遏摠防禦之權惟希知人佇報久政五月維夏畏途萬里溽暑方起火雲始生履蒼梧瘴癘之郊涉沅湘風濤之壯眾梳是舉而傷此行公陳力減私飲水徇節以忠則九折之塗可叱以信則三江之水可航聚糧成徒濡菜俟傳無酒歸我綴此離之憂徵文龍別慰行邁之思僕以涓陽之故而首序云

奉送裴二十一兄閣老中丞赴黔中序 權德輿

萊兄居諫大夫五年休聞籍其其於匪躬據古切劇獻管掖拒眾君子徒見其拜章伏閣而莫知其所言者然則發舒絕誠弘大聰明以貢於穉清者可勝道哉每漢庭大僚與六官貳職之缺羣情屬目俟其授受久矣壬子詔書有黔巫長帥之拜秩於青蔥褒以命服周行諸公以為一方之幸且惜其去而未喻也及夫別殿前

席沃心交感重藩符之所付慮安集之不稱凡所以輟近臣惠遠人之言纖悉備厚上許周月之代兄求三歲之理又以見首公急病而忘其辭遠淹郵然後諸公知惜別為細而感恩為大在此行矣自牂州通夜郎置吏以示緩懷以安割輕失其理則蕭然愁擾得和則驩然感悅方略招徠繫於官師以兄之慈惠直信粹清廉白為仁由已不改其度使大化淖流在明誠洞開推人情以賦政便習俗而不擾彼四封之內如熱待濯如水走下史臣操簡以傳循吏使者急宣以將徵命雖欲復三歲之言其可得乎未聞則囊赤帷飲醇酒晏晏言笑中無町畦雖鬱蒸霧雨之候無自而入矣大夫夫被薦紳彰華纓弘宣職業無有遠邇則嚮之王堂清禁論思侍從與今之龍節前導全龜映組皆所以事君也豈有中外之異耶祖載霽醉宣言相勉在加食寓書而已至若山川風物與離騷瞻望之嘆皆備於詩人所賦故茲不書

錢副大使李藏用移軍廣陵序 李白

夫功未足以蓋世威不可以震主必挾此者持之安歸所以彭越醢於前韓信誅於後况權位不及於此者虛生危疑而營包禍心小拒王命是以謀臣將啖以節餞誘而烹之亦由借鴛濤於奔鯨鱗生人於哮虎呼吸江海橫流百川左紫右拂上有餘郡國計未及誰當其鋒我副使李公勇冠三軍衆無一旅橫倚天之劍揮駐日之戈吟嘯四顧熊羆兩集蒙輪扛鼎之士杖干將而星羅上可以決天雲下可以絕地維翕猿虎旆赫張王師退如山立進若電逝轉戰百勝僵屍盈川水膏於蒼溟陸血於原野一掃瓦解洗清全吳可謂萬里長城橫斷楚塞不絕五嶺之北盡解於脩蛇盤地感不可圖也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遠社稷難定於劉章封侯未施於李廣使慷慨之士長吁青雲且移軍廣陵恭揖後命組練照雲樓船乘風蕭鼓沸而三山動旌旗揚而九天轉良牧出租列將登筵歌酣易水之風氣振武安之瓦海日夜雲帆中流席闌賦詩以壯三軍之事白也筆已老矣序何能為

送建安郡守之任序

盛均

大禹分九州之產生物各有其處獨人之善惡無區別之地是聖人知民心牽於所化也夫理有風而化有本國者風帝王之理邦者本牧守之化二漢以還風化相蕩貪波激漲人不棲身故有得一郡若蒙虎之暴豚羊焉猛既有餘化且不善也有唐洗叔世之弊惟牧守不新其規實乃知風化之本未可移去然則祿食者佐國不務其理為邦不敵其化愚不知夫祿食之道也惟閭閻拔一臂西指則建安在焉其郡襟山而東水其人徐黠而易隨等閩之支屬特稀聞善化者得非地深法盡會無時措吏坐委姦欺黎庶日為蠶蠶哉皇帝遠懷疲俗樂有嘉政使君前刺三郡雅稱善化今茲東授必能伸病俗以抒重寄矣將期後賀得以序行

春於南浦與諸公送陳郎將歸嶽序

李白

仲尼效人文王明夷苟非其時賢聖低眉況僕之不肖者而遷逐枯槁固其宜耶朝心不開暮髮盡白登高送遠使人增愁陳郎將義風凜然英思逸發來下專城之榻去邀才子之詩動清興於中流汎素波而徑去諸公仰望不及連章祖之序慙起予輒冠名賢之首作者嗟我乃為撫掌之資乎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借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其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迺勞之使里至毋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袂首鞭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韞服夫捕房俯立迎道左其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即坐必東嚮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乎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之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鄙東都之士大夫莫不拜于門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

徙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送崔君序

柳宗元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千仞之表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攬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其氣近仁復禮物義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質方之誠以正其性怒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振於京師常與隴西李杓直南陽韓安平洎余為交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恍崔君之余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且求正於韓龔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親默與道合今將寧觀東周振策于邁且餞於野或命為之序余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親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於儀曹揚于王庭甲俊造之選首離枝之任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故載之其末云

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

李白

斯高柄秦嬴世不二三傑伏草與漢並出莽夷未暉耿鄧乃起自古英雄未必盡用於當年去就之理在大運爾我君六葉繼聖熙于玄風垂拱穆然紫極天人其一哉所以青雲臺士散在商鈞四座明哲皆清朝旅人吾希風廣成蕩濛浮世素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為謫仙人蓋實錄耳而嘗採姤女於江華收河車於清溪與天水權昭夷服勤爐火之業久矣之子也冲恬淵靜才翰駿發白毋一篇一札皆昭夷之所操吁捨我而南若折羽翼時歲律寒色天風枯聳雲帆涉漢罔若絕雷舉目四顧霜天崢嶸街孟叙離而羣子賦詩以出餞酒仙翁李白辭

送區冊序

韓愈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倅劍戟舟楫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交江荒茅望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為言夷面始至

言說不通盡地爲字然後可以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擊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覺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然而有志於其間也與之鬻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貧賤也歲之初告歸拜其親酒盃既傾序以識別

暮春於江夏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李白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毋思欲遐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變王顏以緇何嘗不捫於傷心撫鶴歎息誤學書劍薄遊人間禁禁九重碧山萬里有才無命甘於後時劉表不用於禰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於張翰且樂船中遇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泛舟之役在清川之涘談玄賦詩連興數月醉蓋花柳賞窮江山王命有程告以千邁煙景之色慘爲愁容繫飛帆於半天汎淥水於遙海欲去不去更開芳樽樂雖寗中趣逸天外平生酣暢未若此時至於清談浩歌雄筆麗藻笑飲醉酒醉揮素琴余實不愧於古人也揚袂遠列何時歸來想洛陽之秋風繪伊魚以相待詩可贈遠無乃闕乎

送王填秀才序

韓愈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不能溥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方子方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駢臂子方子方受易於商瞿五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歿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填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道道者與之言信說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公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

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揚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者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今填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公而不知嗚呼其可量也哉

送王榮序

陳黈

黈去歲自襄中還輦下輔文出新試相示其間有江南春賦篇末云今日併爲天下春無江南兮江北其即賀其登選於時矣何者以輔文家於江南其詞意有是句非前朕耶今春果擢上第夏六月告歸者于闐命序送行其辭以未第言不爲時重輔文曰吾所知者惟道與義豈以已第未第爲重輕哉愚竊是不得讓鱗羣之衆也必聖其龍羽族之多也必瑞其鳳凰非四翼龍非二首所以異於鱗羽者惟其稀出耳嚮使日百時千盈川溢陸則虵虺鳩雀無非龍鳳矣其誰曰聖且瑞哉進士科由漢迄唐爲擢賢之首也寰瀛之大億兆之衆歲貢其籍者數纜于千有司升其名者復止千三十其不爲貴而且稀乎輔文早歲業儒而深於詞賦其體物諷調與相如楊雄之流異代而同工也故角於文陣而聲光振起今之中選是榮其歸想寧慶之晨爲鄉里改觀孰不謂人之龍鳳乎懿哉輔文是行也足以自重

送盧徽處士符貳歸蜀觀省序

崔羣

旄頭光明垂三十載不習俎豆化爲侯王者十有八九焉由是隱逸憔悴羔馬不行蒼山沈沈側陋不顯建中初有峨嵋客符君發六籍棹三相深入匡廬絕迹半紀學窺顏子之門闕文紹陳君之骨鯁追慕嚴光之垂釣志效管寧之不欺結廬熙熙人不知其然也頃于奉命江西三年往復彭蠡未嘗不誅湖月漱天倪造符君雲高宿五老峯下動更晦朔不理還權偶丹霄至人白鶴羽客寧靈芝晚天壇相顧永息乎蓬瀛豈復又榮於塵網觀君超澹怡興舊遊雖笑語飲食如常終忽忽若居大學君家在岷蜀展愛高堂將聖賢典籍充人子幣帛斯所以激衰俗扇清風方伯地君不以

厚禮遷吾子予未之信秋九月楚人歌採蘭以送之

送族叔楊行元下第歸廣慶序 歐陽詹

族叔行元既射策與主司不合春二月將歸淮南所寓羣公設租方獻未酬族叔悄然有不暢之色羣公亦愕爾而阻權小子侍觴泰而前曰歸好事春美時酒樂物叔於三者加同人將之而有未從禮闈失意之為予昆吾產金荆山產玉自民役巧錄珠蓋多惟予將和璞有大闢非百鍊則其良可用歟非三獻而其寶可真歟苟良苟真不即成不即售適以精其研矜其實如叔也亦何稽於一避迨哉若昔之人作必行動必中則是蘇秦無屨穿之嘆塞臧無石爛之歌孫弘無干上之勤商鞅無再干之勞也知泰而不知否知易而不知難是夫人也非所以待乎叔也叔如之何叔欣然見予氏又來之路平歸心納春景安酒意四座以暢于鍾以娛既醉昇車秋為到期

送族弟旭帖經下第東歸序 蕭穎士

吾族旭也洵美有聲未蒸蒸者行之能翼翼者體之敬工文足以標絕唱深識足以剖羣疑兼而備焉實為難者意其倍積風之力駭絕電之安從東道以載馳去南溟而一息此其分也曩明代擇人宜乎盡能使輪轅當曲直之適鑿枘蘄園方之嘆則宏綱舉而浮議息矣以吾弟不羈之才逢聖君如渴之日而徵求章句見遺甲乙是猶籠鸞鸞絳騰黃望遠厥權奇其可得也吾聞諸君子非無位之患惟立身實難今爾有是才居是屈能卷舒其道喜愠不形又其冲融坦蕩莫可得而窺也不然書未十獻歲未二毛道非擺闈交無薦寵而雄雖先進歎甚後時何哉論者以為人之望也仲春二月東京千里之子往矣薄言旋歸賦詩而寵別者皆上國之選莫不銜憤有涕抗詞悲歌吾乃知道術親而然誥重也况乎西遷而五陵是宅南渡而二曹其昌居宋有擊嘯之姻在周為魯衛之國曾共祖不待馮商之言已為路人未處陶生之嘆今也干邁如何勿思詩不云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不廢急難之謂也

秋於歌亭送從姪游廬山序 李白

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初嘉與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余拜見預飲林下端乃稚子嬉遊在傍今來有成鬱負秀氣吾秉父矣見爾慰心申悲道舊破啼為笑方告我遠涉西登香爐長山橫處九江却轉瀑布天落半與銀河爭流驚虹奔電源射萬壑此宇宙之奇詭也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窺焉羨君此行撫鶴長嘯恨丹液未就白龍來遲使秦人著鞭先往桃花之水孤負夙願斯未歸於名山終期後來舞手五嶽情以送遠詩竄闕乎

送薛處士序 杜牧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靈肯與市人木石為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誇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士蓋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政千辯萬索酒酒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為矯欺其敢用此贈行

別中嶽二三真人序 陳子昂

夫愛名山歌長往世有之矣若夫放身霄嶺宴景雲林卑俗不可得而聞時士不可得而見則吾欲高視終古一笑昔人嵩山有二仙自浮丘公王子晉上朝玉帝遺跡金壇鳳笙悠悠子載無響吾每以是臨霞末慨撫膺增歎常謂煙駕不逢羽人長往去罷世走青雲登玉女之峯窺石人之廟見司馬子微馮大和霓裳渺然冥壑獨立真形羽會金窺玉液則有楊仙公默洞天買上士幽棲北谷玉笙吹鳳瑤瑤駐鶴方且迷軒轅之駕期漫汗之遊吾亦何人躬接茲賞實欲執青節從白蜺陪飲崑崙之庭觀化元之府宿心遂矣冥骨甘矣豈知瓊都命凌金錄道微攀倒景而迷途頓

中峯而失路塵俗累復汨吾和仙人真侶永幽靈裂翳青芝而延佇違會可期折丹桂而徘徊遠心空絕紫煙去黃庭極仰寥廓而無光視寰區而寡色悠悠何性白頭名利之交咄咄誰嗟玄運盛衰之感則如揚朱歧路墨子素絲尚平辭家而不歸鮑焦抱木而枯死可以勵可以悲古人之心吾今得之矣

秦鏡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煎熟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典散為寒灰築長城起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高義皇國可萬世思欲交雲氣求仙人登封泰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南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升先覺夫指鹿之傳連頭而同死非吾黨之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作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之境武陵遺跡可得而窺焉問津利往水引漁者花藏仙谿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光盡開有良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為一天邪今扁舟而行笑謝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雲何時而來歸青山一去而誰往諸公賦桃源以美之

述靈澈上人廬山迴歸沃洲序 權德輿

昔廬山遠公蓮山約公皆以文章廣心地用替後學俾學者乘理以誦因言而悟得非玄津之一派乎吳興長老畫公撮六義之清英首冠方外入其空者有沃洲澈上人上人心冥空無而跡寄文字故語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諸生思慮終不可至其變也如風松迭韻水玉相扣層峯千仞下有金碧樓臺去之目初不敢貯三復則淡然天和眸於其中故觀其容覽其詞知其心不待境靜而靜況會稽山水自右勝絕東晉逸民多遁世於此夏五月上人自鐘峯言旋復于是邦予知夫拂方袍坐輕舟泝泂鏡中靜得佳句然後深入空寂萬慮洗然則嚮之境物又其穉穉也鄙人方景行企尚之不暇惡敢以辭羣為數哉

江夏送林公遊衡嶽序 李白

江南之仙山黃鶴之英氣偶得英粹後生俊人林公世為豪家此土之秀落髮歸道真精律儀白月在天朗然獨出既灑落於彩翰亦飄灑於金口開雲無心與化借往欲將振五樓之金粟浮三湘之碧波乘杯派流考室名嶽瞰懸冥壑凌臨諸天登祝融之峯巒望長沙之煙人遙謝舊國誓歸蹤蹤百千關士稀有此者余所以嘆其峻節揚其清波龍象先驚迴眸祝視比夫汨泥沙者相去九牛之一毛昔智者安禪於台山遠公託志於廬嶽高標騰擊斯亦翳慕哉紫霞搖心青楓夾岸目斷川上送君此行羣公臨流賦詩以贈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楊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誅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送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謂吾從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說文物事為之慮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大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夫鳥悅而啄仰而四顧夫

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遊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詞於是乎言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比聖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名而儒其行雖夷狃其衣服而仁義其心雖未齒於士與麟鳳類矣不猶愈於冠朝冠服朝服或溺於淫怪之說以敦彝倫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于潮州屠之徒懼快以朴師獨憤起訪子求叙行以資適潮不顧地山鯽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者嗚呼悲吾絆不得侶師以馳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權德輿

度門之教根於空寂因修以取證階有以及無不踐精深之習而悟虛無之理者未之有也未得為得則其病歟僕又味斯法思與言者既而得玄禪師早誦大乘經各數萬言晚得觀門之學今則色空如一哀樂不入矣禁門之患為外見所雜既得之患為內見所縛今玄公儻然於二見之間不內不外冥夫至妙身戒心惠合於無倪且以勾吳有山水之絕境天竺又經行之淨界振錫而往其心浩然蓋隨緣生與觸物成化而不為外塵所引也幅巾男子權德輿稽首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八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九

吳興姚

鉉

箕

傳錄記事一十五首

題傳後二

題叔孫通傳後皮日休

假物讀傳附四

毛穎傳韓愈

下邳侯華傳韓愈

忠烈三

李紳傳沈亞之

寶烈女傳司空圖

隱逸二

江湖散人傳陸龜蒙

奇才一

李賀小傳李商隱

雜伎二

梓人傳柳宗元

妖惑一

李赤傳柳宗元

題叔孫通傳後

皮日休

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者何哉非乎彼聖人此聖人也此不相襲者角其功利之深淺爾不相沿者明文武之優劣爾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文武遞述其禮昭昭然若兩曜乎朗百川注瀆者矣然由周公刊之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之後迄今望其道如顏閔文如游夏者鮮矣況聖人哉是後之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為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毀時無聖人苟措其儀立其禮不沿襲於聖制者妄也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祀宗廟也漢之既命其郊止於五時之祀

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主不為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時之非制昭靈之非禮汲汲於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為高祖其身不得郊見饗不及七廟臆生其制物刊厥式非不標準於聖人乎將以漢新去水火方弭丘械難為改作乎將不明壇墠之位禘祫之儀者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謂也

題東漢傳後

司空圖

儒衣而漢弁也人望而畏之是威其德也必有操戈待之者矣君子救時也亦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服苟厲鋒氣果於擊禱道不能化力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故元禮之徒終致鉤黨之禍至於張儉又不能引次區區之身雖殘壞天下何禪於吾道哉陳太丘之容眾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沮物而彼亦不厚其毒利害可見矣且猛擊不革其暴麟不足以為仁也惡鳥不息其鳴鳳不足以為瑞也況彼二三子甘逞於權豪歟嗚以至大亂惟據正而能屈已者庶可與權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說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姬娥騎鱗蝮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都者曰說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鶴宋謀而殺之醢其肉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丈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禍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跖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髦載穎而歸獻俘千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

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今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官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嘗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未嘗恚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募書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常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焉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氏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

柳宗元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竊竊取青娥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且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僻乎且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大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論答問吟吟習後應對進退掬留掩麗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綬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美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

以奇異小蟲水草糖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蝨物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萑蒲殖屈到之芟魚督之羊麋然後蓋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施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於口歟而不若是則韓之詞若彈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咕咕然動其喙彼亦勞其矣乎

下邳侯華傳

韓愈

下邳侯華者其先隴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捷為黃帝時以力召拜大司農以其剛土有功又知稼穡之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相繼至周武王時徙居桃林冠冕遂絕其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復其位而加任使焉華父驪生五年襲先祖爵祿仕至上輕車都尉華母世居長樂有乳哺之恩越王勾踐時嘗侍宴姑蘇臺詩所謂有覺德行者也驪因引重至太行山力不任事遂死於轅下上嗟悼命大宰申屠公執刀而解之其支派分離散其他處華長子也上念其父劬勞而死於王事封華為下邳侯詔將作大匠治之華為性堅勁屈強難以直禦匠以其膏潤之然後去其豪族而加裁割焉會太原人金十奴與新鄭人斛斯生相逢薦華嘗曰吾辛勤久夫是後稍稍得成其名上嘉之遂釋褐賜墨綬華嘗曰吾辛勤久今方成名得處上左右足矣及獻之果然華為人善能復道別威儀進止趨踰一隨人意上將駕出遊改獵馳騁毬擊射御及禮神祭祀交實接醫未嘗不召華偕往伏事上久之因病忽開口論議泄露密旨上怒是疎之詔將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等補過之尋獻於上上雖納有泥塗賤處方召使之餘並不得預焉頃之上見其顏色頽頓又衰憊失度上咨嗟曰下邳侯老而德不任吾事今棄于于市不復召子矣華無息其繼者族人焉

贊曰華氏之先本出皮姓軒轅時蒼頡觀鳥跡制文字以其始於皮而至於華故從華焉漢書功臣表有秦襄侯華末者即其後也初華本自胡而來趙武靈王時見重長後子孫盛于中國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容成侯金炯者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具搜採其先因秦時調發詣尚方輸作世苦之乃誡子孫易其服色必以清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盧生范生皆傳修鍊之術委質相資因砥磨以致用上聞而器之召見嘉其鑿旬且謂毫髮無隱屢顧之歷試臺閣謂為明達挾奸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輒自披露至於婦人女子媚惑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察如此是雖造物無私圓方不礙然疵陋者終惡忌積毀於上以為背面不相副炯亦自病於狹中不能以塵垢混其跡也竟被擯斥後遂有月蝕之變時官中漏下數刻上臨軒念其規益復召俾其道所以然者扣之響應不疲上異焉命以容成侯奉朝請而宗人派別於廣陵者炫飾求售陷為輕薄干權咸中或儼然自喜則狎玩不厭至或被以組繡蓋便其俯仰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耻耳既稍進炯又鄙其為人迺復以護廢歸老于家

大史公曰炯之遠祖當軒轅時以化服以祝融氏得薦於上能強記天象地形草木蟲介萬殊之狀皆視諸掌握蓋其術亦規摹於洪範耳物怪遇之莫不惴息自廢後益親幸上展與必先至則與冠冕者借進號為壽光先生不名也子孫稍下衰然流寓太原者始尚玄亦以精鍊見重觀炯雖任用兢兢惟恐失墜不善晦匿果為邪醜所嫉幾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李紳傳

沈亞之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錡錡舍之與宴遊晝夜錡能其才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疾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為言不入不得去會留後使王滄專職為錡具行錡蓄怒始發於滄陰教士食之初

士卒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以至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即盡即執中貴人曾曰爾寧遂眾欲寧飽衆腹曰請所欲曰爲我衆書報天子幸得復錡位貴人懼僞誥之召書記以疏紳聞之亡入書內匿眾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錡益怒急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讀紳坐錡前佯怖戰管搖紙下札皆不能字輒塗去累數十行又如幾盡紙錡怒罵曰是何敢如是汝欲下從于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令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生畏苦前倖耳錡復制以兵刃今易紙復然傍一人爲錡言曰聞有許侍御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召縱縱至錡銳意自舉授詞操書無不可錡意遂幽紳於澗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

贊曰李錡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季紳雲則山中劉騰爲書以大之蹟未及稱且紳職錡肘腋下舉動顧盼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衆手而紳亦不顧而曉然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楊烈婦傳

李翱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王帛俘擄其男女以會于陳州縣令李偁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冠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偁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爲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合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在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節忍失其貞而爲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金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偁率之乘城楊氏親爲之饗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偁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爲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爲也賊皆笑有蜚箭

集于偁偏傷而歸揚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于城不猶愈於家乎偁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無長戰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從起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中其帥墮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偁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婦人女子之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婦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辨行止明攻守勇烈少道公卿大臣之所難厭自兵興朝廷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以守其忠不能以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贊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賢者自古亦稀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懸女楊烈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埋滅而不傳故皆序之將告于史官

竇烈婦傳

司空圖

河南竇氏朝邑令畢某之妻也四年秋同民叛其帥李瑋瑋走蒲令挈其孥竄望仙里既夕盜作乃仇家也持公壞其首志必死之令妻蔽捍泣且拜益急乃持其袂重傷猶不置令竊視竟得逃匿而免里人列狀於府齊之酒帛暨亦馳乘而至幾死者數矣逮踰月方克借全愚寓居渭濱得備聞於里中梁生生言操史牘者苟當和平紀王庭琛瑞之美誠幸矣然操史之操化導宗族里閭俾男必爲貞夫女必爲烈婦是有國有家皆賴之豈徒炫於視聽哉愚以爲知言乃著其事

贊曰昔千金之貨雖云憂慮尚有不妥其室者況蹈危觸難何以相保哉且婦人女子扣益足以駭之而白刃之下獨不顧死以爲其夫是果能一於所從而不懈者也豈化漸之有所自也吾知爲臣爲妾者必繼有其人免貽史氏之愧矣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音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怪，民東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從而稱之人，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為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勢乎覆載，勢乎運行，差之唇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猶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雪，水之局為瀦，如為瀦為汚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墳不可以為塚，斃不可以為孟，得非散能通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為散歌散傳以志其散。

員於者傳

王績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搢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收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琴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嘆也？薛生曰：叟何為者？而徵吾嘆，負琴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嘆是六府五藏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薛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為文王病也，吾是以嘆。負琴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大和，磔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為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無嘆，而差文王負其琴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不答，又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李賀小傳

李商隱

京兆杜牧為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其蓋世傳之長，声娉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為昌黎韓愈所知，所與游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為密，每旦

日出與諸公游，未嘗得題，然後為詩，如他人思量，臺合以及程限，為意，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大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當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惟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書見一緋衣人，駕赤蚪，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彌呼。太夫人云：老且病，貧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窻中教教有煙氣，聞行車響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番番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秦禮太常，中當時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磨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圖方短長之宜，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料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署，余往過焉。季羣材會，衆工咸執斧斤，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斷不勝任。

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其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圖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望其上下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藩四海有方伯連帥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力者胥吏又其下皆有耆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役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調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近細大可以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繪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不能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傳周召其百執事之勞道者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夫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術能矜名視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圓方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宰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彼將樂

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自何名病僂癯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橐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墾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橐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做窺莫能加也亦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其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斲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橐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者好煩其令若其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且殫瘁以勞吏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聞養樹而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李赤傳

李赤江湖浪人也常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烟焉問累日乃從之館亦方與婦

者何死非其罪示衆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去卒以示恥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譏也懼息去瑞示戒志瀾尚德必書賤尸位則黜貴皆所以殿邪合正俾匪大義則前所謂起王后繼天授實實例以示懲勸則前所謂李俱山賊之類嗚呼宰相昇沈人於十數年間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掣死生權也為史官者不能打忠骨於杜墳鬱陷寃於下泉磨毫釐札藁閣餽性豈國家任史官意耶難既序其略授其友高錫望傳云

燕將錄

杜牧

譚忠者絳人也祖璠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蒙健喜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山嶺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故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城虜魏亦虜矣計為之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或兵决出格沮者斬忠其時為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羊王師取蜀取吳莫不失一是一相臣之謀今越魏伐趙不使督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下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智書策伏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壘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下下不當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遣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為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為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陣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其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

堂陽難昭勇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恐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擊歎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彞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為子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徵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且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復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曰今則未濟易水燕卒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天子伐趙君坐坐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善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殉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東廐深淵屠殺萬人暴卒于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安度長河柳翻譚驥歎劉濟難滿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此博天子符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悅稱趙未此稱翼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為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闢守蜀棧道劔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畢卒三萬數百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虜從史守路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騎鼎立相視可為疆矣然從史纒壘五十里萬賊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轡車季安死墳梓未收家為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好忽如搏鷄一可枝百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

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激海牆泰山斷天河精甲數億
鈴其阨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潭越地名西首竿於都市此皆君
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
織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辭個顛玩之臣顏淵不
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全國兵駿騷比
來亂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善後
世豈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立且拜曰自數月來聞先
生之言今也幸在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興卒千趙忠護
總表來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第憲前范陽安次
今特凡喪歸墓千絲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春某遇於馮翊屬縣
此微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
者焉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背臨叩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沅黎越舊俱為邊城迫於
群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謂樵言曰巴蜀西
迫於戎南偏於蠻且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敵
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皆操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戰徐呼
接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關如值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蠱皆折刃
吞鐵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
者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為之語曰西戎尚可南
蠻殘我自南康公擊青谿道以和群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群蠻子
弟聚於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後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
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
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
成都以南越馬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為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
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為病自是以來
羣蠻皆有屠蜀之心居則息聚聚動則練兵讎戰而又傳其習
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

且將啓之以幸非常李丞相因言鎮西蜀時其有編民李權者遣
有遺其師者至今或吾不知群蠻此舉大劍以南為國家所有平且
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城都頑民飽稻餼豕十九如瓠雖知征鼓
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
固以呵然汗矣而沉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扶戟而關耶加以
為將者刻薄以自入魏運者縱吏以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疎而
易良當賑粟則以少而參粒重賦當當給帛則以易而難給當當
數以給運軍糧以爲然足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惡能殊
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為憂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為國家計者
孰若詔嚴道沅黎越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
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為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
其部善相美地分卒為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
以俟其寇虜連帥即能督之威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
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魏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
食給卒無怨言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騰為尚書領
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
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群行丐取於市不兼輒奮擊折人
手足推金帛嬰盜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有撞殺孕婦人邠軍節度
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
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
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
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
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刀
刺酒翁墮釀器酒流滿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挂梁上植
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柰之何太尉曰
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

老臂者一人持馬至膝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

甲也吾戴五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

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

太尉曰副元帥動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志卒為暴暴且亂亂

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邪人惡子弟以貨賈名軍籍

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曰不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

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

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願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

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哺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

門下命持馬者去且曰明旦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

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

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

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

早也督責益急農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異使

人求論謨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敢言我取判鋪背上

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廷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

洗去血裂裳衣為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

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謀大罵曰汝

誠人耶涇州之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

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惟一馬賤賣而殺入汝汝

又取之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殺使主

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謨暴抗然聞其言

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

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必致貨幣慎勿收及過泚致

大綾三百兩太尉督羣賸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

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綾如司農

治事堂樓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且

太尉逸事如右

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

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豳間過真定北上馬

嶺歷亭鄴戎堡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煦煦常低

首拱手促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

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

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拾甲子年事

大和中張谷納邯鄲人李巖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妍麗豐足殆不

似下賤物又能傳故都聲以牽課人摧沮有特涼曉衣轉歷歷見

趙家之遺臺老樹雖驚離吊往之懷似不能多也雅為谷所愛因

目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

本便惠雖谷之起居謀慮皆預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

得志後勾聚亡命以窺帝朝廷大為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於谷

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履間狎玩者耳除歌舞外不

當以應顧命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常也況妾乎前日天子授

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挈齊

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為其屬則牽制之道在天

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蹄為此

子壽而指使董軍無賴人且章武朝數鎮鎮覆皆以雄才傑器尚

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擅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如何家業尚不

以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仗之常數也而又卒任佻險言

語不祥是不為齊鬼所酬而終於帳下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

不知其事者哉姑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族西去

大丈夫勿顧一飯思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說悲涕流落谷不決

者三月新聲後進以其業不用也縊殺之會昌中從諫死以其子

露父意族之谷竟從逆嗚呼謀及婦人者必亡而新聲之言惜其

書何易子

孫樵

何易子嘗為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
 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
 民挽舟易子即自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子曰方春百
 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易子為屬公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
 賓客跳即舟借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秦
 重推笈詔下所在不得為百姓匿易子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
 尚不可活剗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易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
 得為百姓匿今刻去罪愈重更止死明府公寧免鼠竄海亭易子
 曰吾寧受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莫爾曹即自縱火焚之
 觀風使聞其狀以易子挺身為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妻子弱業破
 不能具葬者易子輒出俸錢使吏為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僕杖
 者易子必召坐與會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子輒親自與語為指
 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
 繫民民不知役改縣州羅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相國裴公出鎮
 絳州獨能嘉易子治嘗從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易子廉約如
 此會昌五年樵遂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子治狀者且曰天子設
 上下考以勉吏而易子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子督賦何如曰上
 請貸期不欲緊絕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何如曰度支費不足遂
 出俸錢翼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何如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
 何如曰無盜樵曰余居長安中十年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
 為某縣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其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
 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為
 奸言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

說石烈士

羅隱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其為人猛悍多力少年時偷雞殺狗殆不
 可勝計州里甚苦之後折節事李勣為勣前驅其信任與勣家人
 伍元和中蔡人不歸天子用裴丞相計以承相者光顏者重胤者

皆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韓侍郎撰平蔡碑將
 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
 去其碑僅傾墜者再三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悉以聞時章武
 皇帝方以東北事倚諸將聞是卒也甚訝之命且獄將斃於碑下
 孝忠度必死也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偽低畏若不勝按驗吏
 問之未知其為人也孝忠伺吏隙用柳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之
 怒且使送關下及至也亦未異其人因召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
 為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赤族無恨
 矣臣事李愬歲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
 且吳秀琳蔡之姦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
 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
 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乎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
 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略如愬者復肯為陛下用乎
 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
 明愬之績亦將為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為吏擒臣不
 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憲宗既得淮西本末且
 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烈士愬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
 忠語後孝忠隸江陵軍驅使大中未白丞相鎮江陵余求謁丞相
 府有從事為余道孝忠事遂次焉將所以教人為下

象江太守

李商隱

蔡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聲而貌上又一如世間道士存
 思圖畫人脾胃肝腎次第懸絲者又一空甲而隱外若瘡痍痲痂
 病不作物者又一色紺冰鞋而理平漫理之好聲璠為象江三年
 不病瘴平安寢食及還長安無家居婦兒寄止人舍下計釐六石
 道費俸六十萬璠嗜好有意極類前輩人

華山尉

陶生有恒人善養又善與人遊又善為官會昌初生病骨熱且死
 是年長安中進士為陶生諒者數十人生在時吾已得之矣及既

死吾又得之

齊魯二生

程驥

右一人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鄆盜人也晚更與其徒畜牝馬草一羸私作弓矢刀杖學發冢抄道常就過遠坑公無慮徼處依大林木叢夜偵候作姦李師古貪諸土貨下令鄆商鄆與淮海近出入天下珍寶日不絕少良致貲以萬數每旬時歸妻子輒置食飲勞其黨後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齶連骨以牙齒稍脫落不能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推埋剽奪十數年意不計天下有活人今其尚不能食況能在公子叔行殯求耶公子此去必殺之草間無為鐵門外老捕盜所徂快少良默憚之出百餘萬謝其黨曰老姬真解事敢以此為諸君別眾許之與盟曰事後敗出約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背發擊臂轉與隣伍重信義郵死喪斷魚肉慈種禮拜畫佛請佛書不復出里閉意若大君子能悔外前惡者十五年死子驥幸不知後一日有過其母罵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耶驥泣問其語母盡以少良時事告之驥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驥甚苦貧就里中舉負給薪水灑掃之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賢之時與饋糗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通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驥講授又其為人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不敢犯烏重胤為鄆帥喜聞驥與之錢數十萬令市書籍驥後以其餘資諸生其里間故德少良者亦常來與驥擊息其貨數年復致萬金驥固不以為己有繩契管隄雜付比近用度費耗了不勘誇道益高開成初相國彭城公遣其客張谷聘之驥不起

劉又

右一人字又不知其所來在魏與焦蒙間冰田滂善任氣重義大軀有聲力嘗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羅網鳥雀亦或時因酒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為歌詩然恃其故

時所為輒不能俛仰貴人穿屨破衣從率常人乞丐酒食為活聞韓愈善接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冰柱雪車二詩一旦居盧仝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又拜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復歸齊魯又之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烈然其能面道人短長不畏卒禍又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

宜都內人

武后篡既久頗放縱耽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防豫不暇時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机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於男耶后曰知內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義理九州耳後世嬖婁有越出房閣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天姓改去釵劉襲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內之弄臣狎人朝夕進御者又未屏去妄疑此未當天意后曰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然宜體取剛亢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下令誅作明堂者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一百

姑蘇後學尤桂

朱整同校正

嘉靖甲申歲太學生姑蘇陸續大明刻于家壘

唐文粹後序

故姚右史纂唐賢之文百卷用意精博世尤重
 之然卷帙繁浩人欲傳錄未易爲力臨安進士
 孟琪代襲儒素家富文史爰事摹印以廣流布
 觀其校之是寫之工鏤之善勤亦至矣噫古之
 藏書者必芟竹鏟木殫竭毫盛其蘊宏其載
 乃能有之今是書也積之不盈几秘之不滿笥
 無煩簡札而坐獲至寶士君子有志于學其將
 捨諸若夫述作之旨悉於前序此不復云寶元
 二年嘉平月 殿中侍御史吳興施昌言敘

嘉慶己巳得明嘉靖開張大翰錫錫刊本明年

慎齋題家史生卷特借善美篇云釋居

李益著歲年宋徽宗信興九年重翻本亦同句符字味而後之校又者 楊南先生澤

華白澤本亦重校過其字字溢字間其字知者本幸隨其則不列也時康平初卷中

沈江沈後跋藏

唐文粹校勘記

序 三葉上一行唐文粹無唐字 四葉上七行然焉

十六行之文無文字 十九行箴議表奏無議奏二字

下八行唐文粹序無此四字

目錄 五葉上一行重校正唐文粹目錄文粹目錄

卷上 二行吳興姚鉉纂無此五字 六行并序無此

二字以下各題凡并序并表附並系述等都為宋本所無

十一行東都賦下有李庚二字 十三行郊廟無此二字

廿二行潭潭 廿六行海無此字 下廿四行何卜賦下

有劉禹錫三字 六葉上七行詩甲琴操附古調一 八

行古今樂章無此四字 十二行圓丘下有樂章二字

以下各題均同 十三行玄宗下有開元十三年五字 十

三首三作二下有張說二字 祈穀上有正月上辛四字

十四行享上帝上有季秋二字首下有褚亮二字祀祀五

方 十六行睿宗下有太極元年四字 十七行玄宗下

有開元十三年五字 廿一行詩乙古調二 廿三行皮

日休此三字在下行悼賈後 廿六行蕭穎士此三字在

下行有竹一篇後 下二行韓愈此二字在下行鄆州溪堂

詩後 五行詩丙古調三樂府辭上 廿三行怨詞下有

崔國輔三字 廿六行列烈節婦吟下有寄東平李司空

六字 廿八行白紵歌下有張籍二字 七葉上十九行

隴頭吟下有王維二字 廿五行詩丁古調四下行樂府

辭三字與此連接 下三行俠客結客 八行軍中無此

二字 九行劍客下有二首兩字 十三行陽春歌下有

李白二字下二題同 廿六行紫駟馬下有李白二字

廿八行白虎行下有李賀二字 八葉上一行烏夜啼

下有李白二字 六行沙堤行下有呈裴相公四字 七行

詩戊古調五無下行歌篇一三字 九行古風無此二字

十八行古興古意 十九行詩己古調六無下行歌篇二

三字 下二行辯士下有賈島二字 三行絕句下有賈

島二字 九行覲伏觀有感上有小臣斐然四字 十二

行至壽春至下有開化里三字 十三行詩庚古調七無

下行歌篇三三字 廿一行浣沙浣紗 廿六行同徐侍

郎重陽宴集同徐侍郎五雲谿新亭重陽宴集作 廿七

行郡中下有興字 九葉上三行送郭大夫無郭字

四行送梁補闕吳興送梁補闕歸朝 五行送周愿下

有判官二字 六行赴尉無赴字 七行送韋起居舅

歸嵩陽奉送韋起居老舅百日假滿歸嵩陽舊居 八行

東歸下有孟郊二字下題同 九行送姪上有盧十五竹

亭五字別下有兼獻張徐州五字 十七行入關下有孟

郊二字 十八行詩辛古調八無下行歌篇四三字 廿三

行蜀中下有將歸留三字 廿四行在河北作下有張

說二字 廿五行立春日贈諸公先赴長安逢立春日

贈韋侍郎 廿六行發太原途中寄所思初發太原至

途中寄太原所知 廿七行剡溪行下有却寄新別者五

字 廿八行發龍且無此三字 下二行江行此題前有

汴舟阻風闕孟雲卿八字 四首下有權德輿三字 四行

別郭大上有新都南亭四字 五行寄李益上有秋暮山

中四字侍御下有因叙疇年之素寄懷於篇十字 六行

題浮雲寺樓寄偶題安州浮雲寺樓寄湖州 八行遙

和張史君岳州張史君與二首下有因遙申和四字

九行舟中無此二字 十一行杼山禪居寄無杼山禪

居四字寄下有贈字 十二行吉祥下有寺字 十七行

春怨春愁 廿一行失意歸吳寄劉侍郎題下有孟

郊二字下行莫相疑行在此篇前 廿二行答李昌期徐

十八晦題在此篇後 廿六行燭無此字 廿七行夏中無

此二字 一〇葉上二行貽遊舊贈平昔遊舊 五行詩

壬古調九無下行歌篇五三字 八行鄭太守見訪博

平鄭太守却之武陵 九行張韓途中成張籍韓愈至

示予新製示新製三十餘篇畫書 十八行集無此字

二十行郎無此字 下四行奉和無奉字 六行廬山

謠下有寄盧侍御四字南岳事畢無事畢二字 七行

作詩 十行西山祈雨輒應祈雨是日輒應賦詩

十一行贈答寄贈敬答無敬字 十三行入崖口五

渡無人五渡三字 十六行出青門無此三字 二十行

詩癸古調十無下行歌篇六三字 廿三行百丈谿下有

新理茅茨四字 廿五行林泉無此二字 廿七行太白

東谿張老舍無此七字等無此字 一一葉上六行南

兗謝郡客無此五字 十五行詩古調無下行歌篇七三

字 十八行除始除 廿一行太禪堂道觀石門墨

山二山相連有禪堂道觀天下絕境 下十四行和奉和雅

琴下有因書事三字 十九行脩竹篇上有與東方左史

五字 二十行鞭杖 廿四行禽鳥昆蟲十無昆蟲十

三字 廿六行白舌吟下有劉禹錫三字 一二葉上四

行詩古調無下行歌篇八三字 六行月明河四無明河

四三字 十一行詠露下有李正封三字 十七行引泉

詩下有陸龜蒙三字闌闌 廿六行韋鍊師上有少室山

三字梁鍊師上有青牛谷三字 下二行詩古調無下行

歌篇五三字 五行感寓詩無詩字 六行陳子昂上

有拾遺二字 一三葉上二行廢琴下有白居易三字

十六行頌甲另行上空二字 十八行一小注又云一云

十九行述聖頌下有張說二字 廿八行平胡頌下有

揚炎二字 下二行聖時聖政 九行頌丁下有政德二

字無下一行 十四行廣州都督下有嶺南按察五府經

略使九字以下各題宋本官銜全錄均省 廿四行高適高

邁 廿七行賈至上有並字在鐵牛頌後 一四葉上二行

開元大唐開元十三年四州岐邠涇寧四州 十五行四

皓上有南山二字 十八行王侍郎下有鳳閣二字

廿一行法池寺上有藍田二字 廿四行大通上有唐字

鶴林上有唐字 廿八行猊屏贊下有白居易三字下題

同下一行薛少府上有金鄉二字 五行裴裴吳 十一

行表無此字 十三行賀冊尊號表下有韓愈二字

十五行王珙上有桂州二字 二十行薛太守上有東平

二字 廿一行張仁亶上有并州長史四字 廿六行請

削爵無請字抑損無損字 一五葉上二行書奏無此

二字 五行論太宗論作諫 十行配饗書下有皮日

休三字 十三行書奏無此二字 十六行駁廟號無駁

字 廿一行高郢此二字在再上諫書後 廿六行疏無

此字 下七行四鎮上有疎勒等三字 十六行疏無此

字 十八行則天下有皇后二字皇子皇太子 二十行

論職官多濫疏下有韋嗣立三字 一六葉上四行奏

無此字 五行尊號一無此三字以下赦宥舉官府庫內

人無濫賞均無 六行陸贄無此二字下四篇同 十四行

內人下有等字 十六行陸贄上有已上並三字 十八

行奏五無此二字 二十行渾瑊下有李晟二字陸贄

無此二字 廿三行李楚琳狀下有已上並陸贄五字

下六行帝王無此二字 十九行玉冊文下有李德裕三

字 一七葉上一行中宗唐中宗孝和皇帝以下各題均有

唐字宋本廟號全錄均省 二行哀冊上有帝王二字

十行哀冊上有后妃二字 十五行弔夷齊文下有柳

誠二字 廿二行獨孤及無此三字 廿六行王岳靈樊

鑄樊鑄王岳靈 廿八行題哀辭後附無此五字 下

五行祀祝 六行為下有常州二字 八行祭楊州祭下

有亡友故三字哀辭下有附字 十一行劉禹錫此三字

在下行題後 十四行李德裕此三字在後一行題後

廿七行十哲上有孔門二字 一八葉上一行稅蛻 二行

六逆論下有柳宗元三字 十一行無賢臣論下有孫

郃二字謬繆 十二行太甲論題上有放君二字側行頂

格 十四行扎札 十八行戰論下有杜牧二字 二十

行機上權下無此四字 廿一行英傑論下有李德裕

三字 廿四行嬖惑二無此三字 下十行郊寢無此二

字下行題前有郊廟陵寢 十一行旻昊天 廿五行杜

佑上有並字在下行題後 一九葉上二行第四十一卷

前有文粹目錄卷上一行文粹目錄卷下一行 八行重議

郭知運獨孤及無此八字盧弈諡議下有獨孤及三

字 十六行不義侯議上有權德輿三字 十九行魏

徵令狐德棻下有同議二字 廿四行原性性原

廿五行原毀毀原 廿六行原仁顧校作原人 廿八行

皮日休此三字在原親下 下九行李翱此二字在下行

題後 一〇葉上二行讀墨子下有韓愈二字 十九行

朝日說下有柳宗元三字 二十行禘說下有柳宗元三

字 廿二行訂司樂氏下有元結二字 廿五行原晉

亂說無說字 下一行中史 五行論兵二無此三字

六行原十六衛下有杜牧二字 九行子高之讓下有

羅隱二字下題同 十二行禹書下下有劉蛻二字 十三

行讓非賢人事下有李商隱三字 二十行書褒城驛

下有孫樵二字 廿四行時化下有元結二字下題同

廿六行蟹志下有陸龜蒙三字 廿七行碑甲無甲字

廿八行碑無此字 二一葉上一行祠廟下有上字 四行

黃陵廟碑下有韓愈二字齊濟 五行碑乙乙作二碑

陰下有文字 六行碑無此字 七行聖帝一無此三字

九行先聖六無此三字 十一行曲阜上有兗州二字

十六行碑丙丙作三文附無此二字 十七行碑無此字

廿一行文顧校作碑 廿二行碑丁丁作四 廿三行碑

無此字 廿五行嚴君上有漢高士三字 廿六行許由

下有先生二字 廿七行徐徵君上有後漢二字 下三

行少太 十行翰翮 十一行碑戊戌作五表附上有

石字 十二行碑無此字 二十行碑已已作六 廿一

行碑無此字 廿三行漂漂 二二葉上一行碑庚庚作

七 二行碑無此字 四行長公主神道碑下有張說

二字 五行歧歧 六行碑辛辛作八 七行碑無此字

十行齊成公齊抗 十一行碑壬壬作九 十二行碑

無此字 十五行韓諱韓愈無此二字 十七行李楷下

有洛字 十九行碑癸癸作十 二十行碑無此字 廿六

行張擇神道碑下有白居易三字 廿八行碑無此字

下二行城碑下有銘字 五行碑無此字 八行先廟

碑下有權德輿三字 十一行王公先廟碑下有劉禹

錫三字 十三行節度使無使字烏公先廟碑下有韓

愈二字 十四行議例銘附無此四字 十五行碑無此

字 十七行天台山無山字題前有議例銘附四字 十八

行梁肅上有並字在下行題後 廿一行碑無此字 廿二

行釋二無此二字 廿三行大達法師上有上都大安

國寺六字以下各題寺名宋本全錄均省 廿五行塔碑無

塔字 廿七行記銘銘記 廿八行碑無此字 二三葉

上二行碑陰上有大師三字 三行大鑿上有曹溪第六

祖五字 四行佛衣銘下有劉禹錫三字 七行碑無此

字 八行釋四無此二字 九行大師下有碑字 十一

行大法師無法字 十六行碑無此字 十七行重巖

寺碑上有唐鄂州永興縣六字 廿一行茅山上有唐字

廿七行函谷關銘下有獨孤及三字 下五行招昭

十一行銅鍾銘下有獨孤及三字 十三行橋梁無梁字

廿五行賈公墓誌銘下有權德輿三字 二四葉上一

行銘記 七行使史 廿三行東武武東陳公墓誌銘

下有附陳子昂四字 下二行來萊 六行乳穴記下有

柳宗元三字 十三行御史中丞壁記下有李華二字

十六行祭察 廿七行盧陵盧作廬上有吉州二字 廿八

行韓城上有同州二字 二五葉上三行山州 四行

盧廬 五行所新 七行東峯上有蘭谿縣三字 八行

李直方無方字 十四行瓊臯 十六行歧公歧國公

廿六行撫州下有寶應寺三字孤山下有永福二字 廿

八行幃幘 下五行大水起下有泗州二字顧校起作記

十二行饗軍下有堂字 十五行附記 十七行附無

此字有舒元輿三字 十八行殖植 廿二行房屨 廿四

行古之奇顧校作李商隱 廿六行動箴動靜二箴

廿七行靜箴無此二字 二六葉上七行門銘此題下有

二銘并序四字下行羅袞二字在此 十一行甲一 十五

行權德輿顧校作失名 十六行國公 十七行相國

書國作公下有劉軻二字 十八行國乙書啓二 二十

行裴相公無公字 廿四行行軍書顧校下有吳武陵

三字李翺杜牧 廿五行丙三 下三行呂道州下有

溫論非國語五字非國語書下有柳宗元三字 八行丁

四 十六行戊五 二七葉上三行己六 四行論文論

文上 五行論文書下有柳冕二字下二題同 六行南
 州 九行論文書下有柳冕二字 十一行庚七 十二
 行論文論文下 十五行論詩論評詩書下有司空
 圖三字 十八行辛八 廿四行求文章書無書字
 廿六行杜溫夫書下有柳宗元三字 廿七行壬九 下
 三行癸十五六 十一行上崔華州書書作牋 二八
 葉上一行規知 四行諭一無此二字 九行翰苑集
 序下有權德輿三字 十一行李德裕文集李德裕會
 昌一品制集 十七行文集無文字 廿五行陳子昂
 文集無文字 廿八行著作下有佐字奉禮唐太常寺
 協律 下五行吳筠上有唐中嶽宗元先生八字筠字空白
 一格 七行經略使題前有後序二字 十六行琴一無
 此二字 二九葉上六行天長寺下有上方二字 九行
 離讌序下有蘇源明三字 十五行禪師下有太康二字
 二十行丞相下有少傅二字作詩作三傑之詩 下一行
 畫松石序下有符載二字 二行遊序顧校作遊記

五行日讌顧校作夜宴序下有李白二字 十行刑那
 十二行盛均無此二字 十七行歐陽詹無此三字
 廿五行讀傳附此三字在下葉毛穎傳題前 三〇葉上
 二十行羅隱下空二格有五紀二字 廿一行齊魯二
 生下有程驥劉又四字 廿四行重校正唐文粹目錄
 文粹目錄卷下
 卷一 三一葉上一行重校正唐文粹無重校正唐四
 字卷末及以下各卷均同 下一行祇顧校作祇下同
 五行四墉顧校不重四墉二字係空白 六行棟顧校作
 棟 八行標顧校作標 廿一行壺顧校作壺 廿三行
 璣幾 廿四行拱顧校作拱 廿七行隣顧校作隣
 三二葉上三行淩淩下同 六行閣閣下同 八行貫顧
 校作置 二十行薰薰 廿四行史顧校作吏 下八行
 穢顧校作列 廿三行於廓顧校作恢廓 三三葉上六
 行其德歟顧校上有茲字 十一行列顧校作烈 廿七
 行電雷 下二行馭馭 七行方人磬磬 九行瞳朧

腫膝 十二行夫乎 十三行於是乎無乎字勾鈞下

同 十四行崔嵬忽霍 十七行挈挈 廿四行以而

三四葉上四行川而罔無此三字有一失字 五行臙臙

外喪沮冰顧校作水 九行探顧校作採 十行躩躩

顧校作躩踞 二十行合代 下九行盼顧校作盼 十九

行弦顧校作絃下同 廿六行工女女工 三五葉上一

行而敢怒而下有不字

卷二 三五葉下十四行趾址 十七行平卒 十八行

天夫 廿四行按按下同 三六葉上一行離離下同

廿三行鳳顧校作皇下同 三七葉上廿八行千顧校作千

下二行文顧校作大 五行構構 廿八行衰平衰乎

三八葉下六行圻坻

卷三 三九葉上八行而處無而字 九行俊俠 十一

行以漁樵顧校上有默字 廿五行趣趨構宋本避諱

右半字空白下同 下七行瘡創 九行痍顧校作痍

十三行以之無以字 十四行之無此字闕顧校作闕

四〇葉上十二行各必 下五行者矣無矣字 廿二行

閱銳 廿三行壘顧校作壘 廿七行彗顧校作轉勾鈞

四一葉上一行青青 二行翳夫無翳字 八行衝牙

鏗鏘以將集無此七字而既而 十三行彙顧校作彙

十五行以明顧校無以字空白 十六行護護 十七行

萬方植顧校作殖 十八行鸞骨顧校作脰脰 下一行

茫茫顧校不重茫字空方

卷四 四二葉上九行斐顧校作裴 廿五行其章成

章 下五行遘宋本避諱作遘 七行遂顧校作遠 廿六

行病疾 廿八行曰云 四三葉上九行晬顧校作晬

十三行其為無為字 十四行擢顧校作擢 廿二行而

月諸無而字 廿五行官顧校作宮 下四行遙搖

七行惇案惇本敦字宋本避諱存享 九行壁顧校作壁

廿四行市市 四四葉上九行暨暨下同 十三行臣神

十七行大小小大 下一行歷代顧校無歷字 十九行

扶搏 二十行火雲委火 廿五行擢掉 四五葉上一

行襟褐 十行魃魘 十一行歌敲 二十行碎琅顧校

作障限矍矍 廿四行鵬顧校作嘯 廿六行乎其 下

八行蒐搜 十五行遂古顧校作遂古 十六行豈不無

不字 四六葉上五行兮乎 六行兮乎勇顧校作湧

卷五 四七葉下七行滋茲 四八葉上三行海水顧校

無海字 十三行耀顧校作輝 十九行加顧校作如

廿八行滋茲 下四行注潮比上有夜字 十二行北

北 四九葉下廿六行注億顧校作憶 五〇葉上八行醒

至醒醒至醒 十二行祗顧校作祗下同 廿五行思

顧校作里 下十一行天道上空一格日出上空一格

十二行潮之上空一格 五一葉上四行莊子上空一格

下王仲任山經釋氏同 十二行曰日 十八行臣巨

廿六行渾儀無渾字 下十二行奏顧校作表 五二葉

上二行瞻顧校作瞻

卷六 五二葉上十五行千仞顧校下有不字 二十行

既說 五三葉上二行釗戊誦顧校作戊誦釗 三行道

導 五四葉下十五行祿顧校作綠 廿二行向蘭顧校

作向蘭 五五葉下十四行市顧校作市 十七行壁顧校

作壁 十九行坼顧校作圻 五六葉上廿三行佚顧校

作佚 下廿三行乏用顧校作之用

卷七 五七葉上廿二行厚地巨整 五八葉上六行

地池 廿八行便至無便字 下五行賦無此字 十一

行採棧顧校作椽杙 十八行校狡 廿三行風宿風夕

廿四行鴉顧校作鴉 廿六行翮隔 五九葉上一行矯

躡繫顧校作擊 十六行斑班 下七行鵬雕 十六

行遺道 十七行於古人顧校無此三字 六〇葉上十

三行道士無此二字下同 下六行均鈞 十一行子之

十四行罹罪 廿一行兢競

卷八 六二葉上十九行糊顧校作嘲 二十行蕭肅

顧校作蕭肅 廿三行蕭蕭顧校作蕭肅 廿五行於

以下八行有顧校作又放讒 廿六行哀衷 六三葉上

三行可何 四行恙恙 廿二行待顧校作侍 六四葉

上二行其顧校作有 七行興顧校作興 廿一行特持
下十一行執藝

卷九 六五葉上十一行於興嗟於作以 廿五行於

詠為詠 六六葉上十一行冉冉兮無兮字 十五行

和知 廿三行晞顧校作晞 六七葉上四行注儀欵

十一行行律 十三行收仇 侶旅 十六行嗷嗷礫礫

十七行云顧校作雪 知來者無者字 下五行受授

廿三行此生在此恍惚

卷十 六八葉下四行古今樂章下行琴操二字與此

連接下有附字 一百三十五首無此六字 五行一

十首無此三字 九行旻顧校作昊下同 六九葉上

十六行章四句不重章字後六行同 廿七行注音顧校

無此字 下十一行議顧校作義 七〇葉上二行夏肆

肆夏 下十八行光輝輝光 七一葉上一行迎神永和

之樂三章無此一行 下六行貽顧校作胎 十三行

蒸蒸震震 七二葉上十八行夾鍾宮之一 此五字與

前行連接 十九行欵秦壇以下俱連書不斷 下九行

眞貞 廿四行地池 廿六行禮樂終此首每句宋本亦

不連 七三葉上二行履艮斯繩以下每句仍連 十五

行皇黃 下六行名明 十一行降降神 廿三行祝祀

七四葉上十行回迴 十七行靈神 二十行響響 下

廿三行皎顧校作曉 廿五行敲欵 七五葉上六行汾

汾顧校作汾上 下八行卑顧校作界 廿六行河池

七七葉上十二行予歸歸予 十八行目窈窈窈揜揜

凝疑 廿一行家于幽幽于家 廿二行爾莫余莫爾

予 廿六行兒寧母寧 七八葉上四行繞樹無此二字

卷十一 七八葉下三行乙二 五行皮日休此三字

在悼賈篇下一人有數篇者名在最後篇之下 十四行河

之水水悠悠 七九葉上十行注遠顧校作袁 十四行

拳顧校作拳 下二行蕭蕭 十二行盲盲 十五行均

脩 八一葉上十七行聘聘 十八行貽貽 廿五行干

于 下廿二行宴宴 八二葉上廿八行申顧校作田

下五行上古下有之什二字 七行何顧校作可 廿五

行旋琬 廿七行琴瑟顧校作空方 八三葉下廿四行

白顧校作曰 八四葉上十八行輓顧校作帕 廿二行

濫數藍縷嘻嘉 下二行刊切其庾倉庚 五行恒恒

赧赫 七行于饗 十一行墮墮 十二行透類 十三

行歡顧校作歎 十九行有富無窶富存貧窶 八五葉

上六行虜虜 廿二行師顧校作帥 下五行亂乳 八

行慕慕 廿四行曰日 八六葉上廿七行河之水二

章水悠悠老成下有也字 廿八行陬隅 下三行不

其還顧校作不遠而還 四行空白有水悠悠二章五字

卷十二 八七葉上三行詩丙古調三下行樂府辭上

四字與此連接 廿一行列烈下同 下廿四行注即顧

校作勅 八八葉上廿六行披被出來 廿七行新顧校

作星 下一行籌求 八行不未 廿七行璫顧校作璜

下有注一作璫三字 八九葉上二行昏眠 廿一行班

顧校作斑 廿五行悲顧校作非 九〇葉十九行織帛

猶努力變緝無此七字掩揅 下十三行荷蓮 廿一

行枝樹 廿六行綠蒼 廿七行能顧校作可 九一葉

廿三行雌呼雌 廿五行砮冰 廿六行非人顧校作

匪親 下六行筋筋 廿六行世顧校作時 九二葉上

六行雅期 下十六行中山山中 十九行朽朽 九三

葉上七行塞顧校作寒 九行飄飄顧校作飄飄 十行

時日 九四葉上六行斡斡 下八行傳傳否不 十六

行城空白一字 十七行莫歎空白二字 二十行成蒼

空白二字 廿二行晴顧校作明

卷十二 九五葉上三行詩丁古調四下行樂府辭下

與此連接 十一行軍中無此二字 十二行劍客下有

二首兩字 九六葉上八行點寫 九七葉上七行識織

九九葉上十九行恍惚悅忽 廿三行青天無青字 廿

四行悲思 一〇〇葉上廿六行飄飄

卷十四上 一〇一葉上三行詩戊古調五無下行歌

篇一三字 五行古風無此二字 廿七行至下一行胡

關饒風沙至勞師事聲鼓無此六十字 三行存在

六行至九行天津三月時至列鼎錯珍產無此一百

字 一〇二葉下二行殘賤 一〇三葉上十五行君不

見無君字 一〇四葉上二十行黎黎 下九行表襄

廿四行龜與精精與龜 一〇五葉上二行上水

卷十四下 一〇五葉下三行詩已古調六無下行歌

篇三三字 一〇六葉下七行遊近 一〇七葉上十六行

可善 下八行霜雪雪霜 十一十二行客子念故宅

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火戎車滿關東無此二十

字 一〇八葉上十五行日人 下十八行擢擢 一一〇

葉上十一行注勸君上有李錡云三字 十二行注李錡

長唱此辭無此六字

卷十五上 一一一葉上三行詩庚古調無下行歌篇

三三字九六 廿一行郭大夫無郭字 下十三行聖兩

廿二行巍嵬下同 一一二葉上五行子無此字 廿二行

距拒 廿五行地池 下九行守顧校作府 一一三葉

下六行爲顧校作謂 八行有可 廿八行發顧校作整

一一五葉上十七行國澤顧校作澤國 二十行值是

一一六葉上二十行母顧校作毋 下十四行去顧校作分

十九行吟顧校作琴 廿二行常長

卷十五下 一一七葉上三行詩辛古調八無下行歌

篇四三字 十行等諸公無此三字 十一行思知

十四行早發龍且館無此五字東海無此二字 十六

行江行此行前有汴州阻風孟雲卿七字 廿四行留別

下有武陵二字舟中無此二字 廿七行杼山禪居無

此四字東溪無此二字 廿八行寄廬山上有宿吉祥寺

四字 下一行何顧校作河 十行莫相疑行此題在

思歸楚江之下 十二行徐十八此題在答李昌期之下

十四行炯無此字 十六行夏中無此二字 一一八葉

上二十行物顧校作日 廿一行忽覩不另行與上文連

接 下十五行遙瑤 十八行曉不另行與江行四首接

一一九葉上十七行漿漿 二十行閑閑 下十一行坼

拆 廿二行歎歡下同 一二〇葉上十五行徹澈 下

六行湘江無此二字 八行朝行 十一行空餘餘空

一二一葉下八行論諭 十九行宵冥 一二二葉下十一

行狂客此行前有其二兩字 十六行悼顧校作掉

卷十六上 一二三葉上三行詩壬古調九無下行歌

篇五三字 七行自廬山見訪無此五字 八行途中

成無此三字 九行自宛陵至無此四字予無此字畫

書 十八行集無此字 二十行鄖無此字 下四行奉

無此字 六行郎御虛舟無此二字登無此字事畢無

此二字 七行作詩 十一行敬無此字 十二行清溪

青谿下同 十三行人無此字 五渡無此二字 十六行

出青門無此三字 一二四葉上廿七行朽朽 下十五

行伏羲神農妹婦 一二五葉下十七行包苞 一二六

葉上十六行促促 廿一行用具 廿五行勢任 下廿

三行天夫 廿七行麒麟麒麟 一二七葉上廿二行此

茲 下廿二行長空白一格 一二八葉上六行和登上

有同前二字 八行採探 廿六行闕口此二字在前行

八詠下 一二九葉下二十行況況

卷十六下 一三〇葉下三行詩癸古調十無下行歌

篇六三字 六行百丈谿下有新理茅茨四字 八行夏

日林泉無此四字 十行太白東谿張老舍無此七

字等無此字 十六行南兗謝郡客無此五字 一三

一葉上二十行前泉 一三二葉上五行絞絞 下八行

娉聘 廿六行奉誠鳳城 一三三葉上四行注任公

達黎逢無此五字 一三四葉上十一行塵鹿 十七行

傍倚

卷十七上 一三四葉下三行詩古調無下行歌篇七

三字 九行五老峯下有大明觀三字墨山下有二山相

連四字 十行題思禪寺下有上方二字 十九行上

人下有院壁畫三字 二十行所無此字 一三五葉上

二行脩竹上有與東方左史五字 三行鞭杖 六行昆

蟲無此二字 十七行照明 二十行落亂 廿二行此

立立此 下四行忘遠 六行心止 九行虛靈來灑

灑塵 十行園雲春行行春 十一行笛曲 二十行

盼盼 一三六葉上七行遊棲霞寺聽子規 十三行

芝駕之駕兮 下十八行郊邦 一三七葉上十三行

知予下有天與二字 十八行索颯 廿四行姿資

下六行畫缺缺畫 七行翔翺 十五行婀娜 廿七行

磨磨下同 一三八葉上十九行直夜夜直 下十九行

志人幽士志士幽人 廿四行映英 金石下有之字

廿五行於茲下有矣字 廿八行頂嶺 一三九葉上三

行貞雙行寫御名二字 廿四行欲貌下側注一逸字

一四〇葉上四行壽書 十行暝戾 下十行漢海 十四

行娥蛾

卷十七下 一四一葉上三行詩古調無下行歌篇八

三字 五行明河無此二字 下五行誰與興誰 十六

行揜豔 注鳥感切無此三字 廿四行清青 廿六行

使受 一四二葉上八行孽孽 十六行井弁 十八行

眨眨突突 注音抉無此二字 十九行注音几無此二

字 一四三葉上廿六行牖牖 一四四葉上廿一行注

烏龍山名無此四字 廿七行拖拖 一四六葉上九行

寄元逸人無此四字

卷十八 一四七葉上三行詩壬古調十三無下行歌

篇九三字 六行感寓詩無詩字下同 七行陳拾遺

下有子昂二字 廿八行見牧牛人擔青草上有冬日

二字下有歸字 下廿七行聖人不另行與上文連接 一

五一葉下廿二行難疑 一五二葉上十八行教交 下

一行語語 一五三葉上一行兒子女兒 二十行鬼獵

一五四葉上三行借借 廿六行牝牝牝牝 下十六行

鈎鈎下同

卷十九上 一五六葉下十八行後之皇與下句連接

一五七葉下九行登發 廿四行雍邕 一五八葉下十行

忘念江校云用大雅文王 一六一葉上八行徧徧 一六

二葉上三行郊野

卷十九下 一六二葉下十九行乃及 一六三葉上十

七行照昭 下十七行明門 一六四葉下十五行也無

此字

卷二十 一六六葉上十八行合今 廿四行妖祓願

校作妖 一六七葉上五行聲齊 十四行浮山下有兮

字 下二十行代伐 一六八葉上廿一行祖祖

卷二十一 一七一葉上十九行碑頤頤校下有并序

二字 廿五行彰章 下三行周公殺無殺字空白四字

頤校作握髮而吐四字 十一行悠頤校作攸 一七二葉

上十二行炖頤校作燎 下六行盜頤校作益 十三行

刀頤校作書 一七三葉上十九行人頤校作人 一七四

葉上十九行行衍 廿六行閏頤校作潤 下一行卒率

十一行至志 一七五葉上五行金頤校作全 十七行

齒齒 二十行駛駛 下十七行重之頤校下有以字

廿八行檣檣 一七六葉上廿一行場場 下十八行遷

僊

卷二十二 一七八葉下五行賈至上有並字在鐵牛

頤下 一七九葉上十四行秩秩下同 下七行眉眉

一八〇葉上十三行是之頤校作是以 廿二行拊拊

下十三行辱辱疥疥 一八一葉下廿五行鏡頤校作境

一八二葉上十四行掘頤校作握 廿六行量抽重柚

下六行其用則應 十一行王頤校作正

卷二十三 一八三葉上十三行政正 廿三行是是

以 廿七行檢頤校作檢 一八四葉上十行注以祐頤

校作公拓 一八五葉下五行或詠咸詠 十八行岬岬

一八六葉下十一行諷議從容無此四字 十六行綆綆

二十行却爲分明歷天却明爲分 一八七葉上十行左

頤校作右

卷二十四 一八八葉上廿二行齒齒 一八九葉上十

八行正空白一格 下六行睿睿 二十行籛籛 一九

〇葉上廿八行造頤校作哉 一九二葉上十七行知如

下一行之指指之 十五行繫繫 廿四行文父 一九

三葉下七行姑顧校作始 十二行超越 廿八行伐代

卷二十五 一九四葉下廿一行請削爵無請字抑

損無損字 一九五葉上十九行於殊常無於字 一九

六葉上十四行則曰乃為 下十三行不慎顧校作不順

廿四行競競競競 一九七葉下十九行令聞令問 廿

五行其乎 一九八葉上一行朕顧校作朕 七行得德

下二行歌六律而而作乃 一九九葉下五六行者黃

龍丹雀以禽獸之瑞者猶能揚光帝載標榜無

此十九字下有尙有二字 二〇〇葉下十二行王顧校作

玉 十五行名銘

卷二十六上 二〇三葉上十二行論貢士書無書

字 十三行請諫 下八行亡者保其存者也無此七

字 九行存不忘亡理不忘亂理不忘亂存不忘亡

二〇五葉上三行教之然邪顧校無教字空白 十八行

傳傳 二〇六葉上廿二行從後 二〇八葉上十二行

之文無文字 十四行俾裨 二十行聞顧校作以

卷二十六下 二〇九葉下四行書奏無此二字 十

二行高郢此二字在再上諫書下 廿三行有可無可字

二一〇葉上十四行禮文無禮字 下十八行天子天下

二一一葉下十八行玉顧校作王 二二三葉上七行正至

十行杖榜

卷二十七 二一四葉下三行奏表表奏 四行疏無

此字 十二行請顧校作諫 廿八行固當崇崇上有思

字 二一五葉上廿三行昔古 廿四行帖帖 二一七葉

上十行疏蔬 下一行包苞 二行驛駟 十九行人來

顧校作往來 廿四行圓圖 二一八葉下十三行富民

富人 二一九葉上十六行西四 廿六行一顧校空白

下廿五行年祀年所 二二〇葉上二十行見危 二二

一葉上十四行益欲欲益 廿三行中平 廿七行姿才

棄去 下十二行料斷 十六行主顧校作王 二二二

葉上十行臣民

卷二十八 二二三葉上五行皇子皇太子 二二五

葉上八行成於 廿三行聚朱顧校作聚米 二二六葉

下八行志忠 一二七葉上十二行樂樂樂樂顧校作樂

官 下廿三行今令 廿七行亦顧校作示 二二八葉

下九行非空白一格 十九行階皆 二二九葉下六行

下百 九行妨訪

卷二十九 二三〇葉上四行奏無此字 五行尊號

一無此三字以下赦宥舉官府庫內人無濫賞均無 廿一

行父天顧校下有而字 下十五行令臣無此二字 廿

一行斷繼 廿五行潛顧校作僭 二三一葉上四行制刷

下二行東顧校作東下同 廿一行上顧校作上 二二二

葉上四行其闕敗顧校其作於 六行輿其 廿七行敗

故 二二三葉上十九行遠顧校作遂 二三四葉下廿八

行緝輯 二三五葉下四行輕罰顧校作輕爵 十七行

虛名無名字實利無利字 廿八行則彼不重彼字

卷三十上 二三六葉下四行奏五無此二字 二三

七葉上廿七行亡忘 二三八葉上十四行知生顧校下

有者字樂之無之字 下廿三行威則不畏威而罔無

此七字下有敷字 二二九葉上廿二行難顧校作敕 二

四一葉上十一行未顧校作末 十九行孤媚顧校作孤

媚 廿一行神臣 廿四行冢家 下二十行關葺關葺

卷三十下 二四三葉下三行儻直顧校作儻直 十四

行澤擇 二四四葉上一行始終終始 七行衰顧校作

衰 二四五葉上十九行卒率 二四六葉上十三行將顧

校作特 廿一行牆穡

卷三十一 二四七葉下四行帝王無此二字 六行

宗祖 二四八葉下十二行土上 二四九葉上廿四行牲

齊 下七行胤宋本避諱缺末筆下同 廿五行不不 二

五〇葉上二行俗裕 十二行策管 十三行受授 下

三行購宋本避諱右半字空白 十三行大赦顧校下有

文字 二五二葉上十五行識議

卷三十一 二五三葉上八行哀册上有帝王二字

十九行哀册上有后妃二字 廿七行刑形 下四行庾

庚庚庚 十行探顧校作持 十六行安人顧校作安仁

十七行生圭 二五四葉上十七行總葱 二十行仗杖

下同 二五五葉上五行靈心顧校作靈輻 廿七行縞

錦 下十六行青壺顧校作青壺 二五六葉下十六行始

顧校作殆 二五七葉上十六行十卜 下廿七行享顧校

作淳 二五八葉上七行蒲顧校作藩 九行兩躍兩曜

十三行凝疑 二五九葉上廿三行玉王 廿六行殞嬪

下一行怱怱

卷三十三上 二六〇葉下五行綱網 廿五行幹幹

廿七行兩顧校作兩 二六一葉上十一行于爲 廿六

行渤游 下十行壁壁下同 廿二行原源 廿七行岸

崖 二六二葉上十一十二行以是而歿者去此此下

有開卷數幅窄心妨目襲經攻史方寸日蹙以是而歿者去

此二十三字 下十八行貫實 廿一行赤深 二六三

葉上七行醞醞

卷三十三下 二六三葉下四行題哀辭後附無此

五字 十五行非飛 十八行訴訴 廿二行折析 廿

三行洌洌 二六四葉上五行繫繫 廿五行長顧校作

常 下八行子顧校作予 廿七行春春顧校作方春

二六五葉上九行動行無行字 十一行嗜嗜 十五行

藤藤 廿四行永永往往上有豈復還期四字曾怒此

廿四廿五行商弦傷歌者 下三行聞問 四行懼懼

廿六行卑庫 二六六葉上八行復顧校作後 二六七葉

上二行得德其不得已乎無此五字 九行名明 二

六八葉上一行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上

有故宰相三字此十五字在下行衰字之下鄉縣縣鄉 二

行客主下有人字 三行化仕 五行聞則 二十行求

仕不另行與上文連接 廿三行齊高 廿七行題哀辭

後無此一行 廿八行愈性不另行與上文難忘連接

下二行劉君仇無仇字 六行通其辭不重此三字

卷三十四 二六九葉上五行劉禹錫此三字在天論

下 廿七行疆強 下一行禁顧校作殊 六行雖顧校

作惟 十一行嘗顧校作常 二十行云爾顧校無云字
廿五行乎于 二七〇葉上二行而耳 二行三行若
是言之無若言二字 十七行常顧校作嘗下同 廿四
行內者也無者字 下十四行歐殿 二七一葉上七行
敢下有有字 二十行精清 下七行干于 十一行腴
諛 十二行競競 十八行有無 十九行有初爲近
無爲字 二十行之也無也字 廿一行聖人意人下
有之字 廿五行必者 廿七行聽命無命字 二七二
葉上五行意也上有之字有周而甚詳疑此五字 八
行迎觀者無迎字者作之北伐無此二字 九行迄壤
十一行之心無之字 十二行合爲吞爲 十八行天
下相合上下相答 十九行狗脩 二十行乃及 廿
七行理治 下四行其於 九行道讎受拜 十行法讎
使設縱令其亂人縱其令亂其人戚戚 十二行則無
此字 十三行勃然而起幸無此五字則無此字削其
半民猶瘁矣無削民二字 十七行因循下有而字

十九行者是是者 廿四行畜蓄 廿七行世大夫無
世字 廿八行食祿無祿字亦則 二七三葉上十一行
城顧校作域 廿七行不足以無以字 下十七十八
行獨理專欲以專欲獨理 十八行不能無此二字推
恩上有須字 十九行鸞變旂旆 廿五行有高咸有
二七四葉上三行之得無之字 七行然全 十九行災
顧校作告 二七五葉上十二行厲王之居莛幽王之滅
戲江校云此等皆宋本善處 十九行咸有
卷三十五 二七五葉下廿一行服膺顧校作伏膺
二七六葉下八行不析顧校作不垢 二七七葉上廿三行
且顧校作旦 下廿五行勤顧校作覲 廿七行知顧校
作如 二七八葉上四行固顧校作顧 十六行情情安
言無妄字 廿三行雖不無不字 下二行管子管子
七行雖無此字 九行理本大矣理之大也 十行固
也無固字 十二行理本無本字 十五行守下有之字
二十行其說無其字 廿一行已以後世無後字所以

無以字 廿二行咻之啾啾乎矣 二七九葉下廿五行

脫顧校作腰

卷三十六 二八〇葉下八行太甲論另行題前有放

君二字 二八一葉上十行痼調 下十八行金璞顧校

作全璞

卷三十七 二八四葉上八行二首機上權下無此

六字 二十行光耀顧校作光輝 下四行妹喜末嬉

二八五葉上八行大盡顧校作殆盡 二八七葉下十八行

曰無此字 二八八葉下廿六行董允顧校作董犹

卷三十八 二九〇葉上十四行省試此二字在夷齊

上大字 下一行今四皓無今字 二九一葉上十四行

道顧校作過 二九二葉上廿五行諱緯 二九三葉上

十八行遺謀遺諱 下九行之名爲名

卷三十九 二九五葉下三行躋躋 廿一行五神不

神 二九七葉上九行屋室 二九八葉下六行于顧校

作于 七行故顧校作宜 二九九葉下廿三行親顧校

作蟹下同 三〇〇葉上廿五行冽列 下十五行蓋以

蓋亦 卅四行然什

卷四十 三〇一葉上八行杜佑杜下有並字在下行

題下 三〇三葉上廿五行舉時顧校作與時 廿六行

上顧校作上 下廿八行義惟無此二字 三〇四葉上

十八行恃恃 十九行凡已 廿二行異思 三〇五葉

上五行使輕顧校使下有多多則三字

卷四十一 三〇七葉上十六行同周 廿七行貴貴

下十行于手 三〇八葉上廿二行尤者者字空白 下

二行哀顧校作喪 廿六行又顧校作又曰 三〇九

葉下十九行曰欲 三一〇葉上十八行哀顧校作喪 下

十四行博文顧校作博聞 三一一葉上廿五行揮輝

卷四十二 三一二葉上十行等下有同議二字 卅

一行復顧校作後 卅三行或以無或字 三二三葉

上一行知如 卅三行悖悖 卅十二行食顧校作食 三

一四葉上二行夫上有以字 五行職顧校作職 十八行

蒼倉 三一六葉上十三行範軌 下十八行兵顧校作

丘 三一七葉上廿六行例列 三一八葉上一行頻嘯

二行誨悔及乃 八行則魏無魏字 廿四行宣子之

僕重此四字及其無其字 下一行於是無是字

卷四十三 三一九葉上五行原性性原原毀毀原

六行原人原仁已上無此二字 八行皮日休此三字

在原親下 十一行已上並元結無此五字 廿三行

主王 三二〇葉上十行文武周公傳之孔子無文

武二字 三二一葉上十五十六行無氣也無此三字

十七行霆雷 十八行有怪無有字 下三行故無此字

十行舉奉 十一行壺壺 廿七行事之爭 三二二葉

上一行王莽殺子字是也此七字雙行 九行利和決

次 十行也無此字 十九行候候 廿五行晦無此字

下七行蒙象下同 八行注義節爾系 十四行真直

十七行真顧校作直 二十行真直 三二三葉上一行

思忠

卷四十四上 三二四葉上四行李翱此二字在平賦

書下 廿七行奉拳拳拳 下十行于于 三三五葉上

三行聲靜 下八行搏搏 二十行而其

卷四十四下 三二八葉上廿三行機機 三二九葉

下一行裨裏裸裨 十五行豎宋本避諱下半字空白下

同 三三〇葉上廿七行鷓鴣不另行與上文接連

卷四十五 三三二葉下廿一行盼響盼響 三三三

葉上二行塏顧校作撥 三行倍上有益字 六行親

觀 九行十無此字 十四行兒阜 廿二行執政政下

有者字 下二十行靡靡 廿七行隗隈虔虔度虔 注

反無此字下同 三三四葉上三行注妬姑 廿三行洗洗

三三五葉上廿三行拆顧校作垢 下三四行乎春秋祀

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無此十六字 十

一行于顧校作千 三三七葉上十五行所述下有言必

有所述五字 下十行靡靡 十一行昇卑 十五行濟

隋 廿六行恪恪 三三八葉上五行生象無生字 十

二行艾顧校下有一作菱三字

卷四十六 三三八葉下廿一行老師先師 三三九

葉上三行不與祭祭如在譏此四字雙行無祭字 下八

行有下有名字 九行察也無也字 十六行注衛桓

公名完此五字大字 廿二行立言言語 廿四行矣

邪下同 廿五行士事 三四〇葉下三行如何何如

廿二行申顧校作中 三四一葉上十行可與顧校無與

字 下六行亦神也下空白四字 廿五行鄣下有音章

二字小注 三四二葉上九行大江之南顧校江作泚

下七行德下空白一字 三四三葉上一行爬把 二行之

不下空白一字 九行醲顧校作釀亡無 十行屈下有

求勿反三字小注聲下有牛膠反三字小注 十二行具且

十三行憲垂下有音捷疾也四字小注 十四行注平聲

無聲字 十七行注玷珪 十九行卓犖 廿一行守正

宗正顧校作守王 廿六行顧顧校作幸 下十九行注士

南反無反字士顧校作七 廿二行文之之文 三四四

葉上四行不祥無不字 十一行食俗 下十四行焦噉

三四五葉上五行鞠顧校作鞠下同 十三行商商 廿

三行知智下同

卷四十七 三四六葉上四行訂一附無此三字

九行原晉亂說無說字 十七行散無此字 下四行

太大 五行其愈 三四七葉上廿五行剡鄭孔子曰

不重孔子二字 廿七行蟠顧校作端 下廿八行禦之

以禦 三四八葉上十七行猶信可信焉 二十行實生

下四行焉苟東無此三字 七行擇釋 三四九葉上

八行固曰 廿六行孫人 下十二行季札另行

卷四十八 三五一葉上十四行為謂 下十四行承

成 十九行晞歸 三五二葉上六行疆疆 十三行

冥宜 下六行三顧校作王 三五六葉上四行天顧校

作失

卷四十九 三五七葉下十七行詭顧校作說 廿二

行驛駟 三五八葉上三行場場 下七行咨盜

卷五十一 三六〇葉下四行祠廟顧校下有上字 八行

齊公顧校作濟公 九行玄宗御製此四字大字專行

廿二行責顧校作貴 廿八行雖寂寥無雖字 三六一

葉上四行遷僊 十一行玄宗御製張說辭此七字大

字專行 三六二葉下二行不顧校作所 九行殫顧校作

單 十九行掉棹 廿五行丐正 廿六廿七行慎法

之士顧校之作人 三六三葉上三行令今 九行言無

此字 十行元九 十四行返顧校作及 二十行後沒

廿七行茲典 廿八行揚陽 下廿一行會之下空白六

字顧校作於是時備以 廿八行而乃

卷五十一 三六四葉下三行二三 九行袞竟

二十行華事 三六六葉上廿二行抵顧校作哲 廿四行

皇黃 下十七行万顧校作方 二十行日云 廿七行

工士 三六七葉上十行記碑 十五行浸漫 下廿一

行主生

卷五十二 三六九葉上三行碑二無三字 廿三行

間顧校作間 下十八行斗升 三七一葉上十四行皇

顧校作黃 三七二葉上四行樂顧校作樂 十五行嶠

墟 三七三葉上十二行三二 下廿一行禦與與禦

廿六行回顧校作惘

卷五十二 三七四葉下十一行少太 廿五行傲臣

顧校作傲君 三七五葉上四行季葉浩浩此銘辭低一

格每句空一格 下十一行作歌不可無作字 十二行

遐遞不可無遐字 三七六葉上廿五行殷顧校作隱

下二行妹末 十五行生主顧校作王 三七七葉上廿

一行子顧校作于 下一行震電 二十行齊齋 三七

八葉上二行黨儻 十四行咳孩 十八行功顧校作攻

下十五行犬大 三七九葉上十五行壞顧校作懷

卷五十四 三八〇葉上三行表上有石字 廿二行

使空白一字 廿四行獻顧校作獻 十五行配顧校作

酌 三八一葉上十二行傳傳 廿四行人空白一字

廿六行微微 三八二葉下廿六行椽椽 三八三葉上

九行游顧校作淤 十行仁顧校作傍 下十四行礪顧校作礪

卷五十五上 三八四葉下五行漂漂下同 九行諸

葛上有蜀丞相三字 三八五葉下十八行至廿一行梁

甫吟至計爲無此七十七字 廿一行先主上有陣形

既三字 三八六葉上九行若無此字 下十五行公功

廿一行三二 三八七葉下一行完顧校作定 十二行

技顧校作枝

卷五十五下 三八八葉上十六行瞻瞻 下六行漿

弊 廿二行徽徽 三八九葉上四行奈奈顧校作禁

三九〇葉上十九行以實銘以上有得字

卷五十六 三九一葉下九行玄宗御書此四字在下

行張說上故上有唐字 十行張說下有辭字 十八

行在存 三九二葉上四行諫顧校作棟 二十行早顧

校作卑 下二十行侍無此字 廿五行當其顧校作堂

上 三九三葉上十四行至顧校作上 十七行兵顧校

作其 三九四葉上廿七行埽埽 下廿六行藁藁 三

九五葉上十三行弟顧校作第 三九六葉上十行考考

卷五十七 三九七葉上五行斐顧校作裴下同 廿四

行左顧校作右 三九九葉上二行將無此字 四〇〇

葉上八行非其非 四〇一葉上十五行簡顧校作簡

四〇二葉上十八行入顧校作實 四〇三葉上十七行

澣澣 下廿三行德德 四〇四葉上十七行開顧校

作開

卷五十八 四〇五葉下十七行太太 四〇六葉上

四行次顧校作尺 六行代顧校作伐 九行壽顧校作

壽 十一行所顧校作病 廿八行懾懾 下三行喪喪

十二行大九門內 四〇七葉上十一行弟第 四〇八

葉上十六行下無此字 下廿六行清清 四〇九葉上五

行糊顧校作互 廿八行禛雙行寫御名二字 四一〇

葉下三行鳥鳥 四行觀宋本避諱右半字空白下同

廿二行第顧校作弟

卷五十九 四一二葉上五行三受降城碑下有銘

字 九行析析 二十行注休朱 下一行劇劇 四行

伸俾 十二行完宋本避諱缺末筆下同 二十行牧守

無此二字 四二三葉上十九行召名 四一四葉上十九

行掌空白一字 四一五葉上十七行玉王 廿三行什

顧校作仆 廿四行係系墻劉檀羅 廿七行征徑 下

九行徙死

卷六十 四一六葉下十二行節度使無使字 十五

行夷無此字 廿七行洛洛 四一七葉上十二行含合

下十七行文大 四一八葉上廿五行曰無此字皆無此

字 四一九葉上十一行注斐斐 十三行誠誠 廿五

行恨恨 下四行簞簞 四二〇葉下十六行拜無此字

四二一葉上五行太大 十行員無此字

卷六十一 四二三葉上六行梁肅上有並字在心印

銘下 廿四行朝無此字

卷六十二 四二七葉上四行釋二無此二字 下廿

七行善喜 四三一葉上十七行跌跌 下七行懷宋本

避諱作惛下同

卷六十三 四三二葉上五行鏡宋本避諱缺末筆下

同 八行太大 下四行曰日 四三四葉下十四行嚴

顧校作莊 四三五葉上六行代顧校作伐 下十三行字

字 四三六葉上廿一行迨殆 下五行詢顧校作詣

八行邁顧校作遇 十八行竟宋本避諱缺末筆下同

卷六十四 四三七葉下四行釋四無此二字 七行

牛頭下有山字 四三八葉上十行賑顧校作診 廿二

行櫛櫛 四三九葉下三行慧信 四四〇葉上六行

曲空白一字 廿八行至下一行寓今爲泉州人孩

提秀發博究書術一旦寓作亂無今爲等十五字

十九行頽顧校作頽 四四一葉上二行虛往實歸

皆悅義味知性無量於無量中以習氣所無此

二十字 七行藏藏 四四二葉上廿八行龔下有去字

下五六行法無所攝觸境皆如豈在多歧以泥學

者無此十六字 六行喫听顧校作誤話 十四行性空
白一字

卷六十五 四四五葉上四行釋下有道字 九行道

四無此二字 廿二行先光 四四六葉上二行語說言

也無此二字 十一行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秋

神焉合天下三夷無此十八字 廿二行相土有顧

校無此三字上顧校作土 下三行宜疑 十二行昭照

四四七葉上十四行冰水 十八行葉乘 廿三行邃遂

十九行惠顧校作慧 四四九葉下五行迴迴 十八行

絹顧校作縞 四五〇葉下五行清顧校作情 廿一行

古顧校作古 四五二葉上十一行末末 四五二葉上

廿五行明冥

卷六十六 四五三葉上廿四行畫畫 下十八行牒

課 四五四葉上十五行春春 十八行返反 廿三行

谿蹊 下廿一行旋見顧校作從見 廿六行山出萬

山上有有字 廿八行氤氲 四五五葉上九行仰顧校

作抑 十四行主王 下十二行坑坑 四五六葉上五

行北地 廿二行刃顧校作刀 廿三行不稔顧校作千

稔 下四行糞異

卷六十七 四五七葉上十六行公翁 廿四行穎穎

下十行其事歟無此三字 十五行飈颿 十六行明

夷于顧校作昭夷子 廿五行有又 四五八葉上十四行

此也上有如字 下三行鹵顧校作亟 十七十八行殫

驅驅空白三字 廿八行節空白一字 四五九葉上一

行像空白一字 二行人空白一字 三行北顧校作此

二十行其體妙空白二字顧校作鍾乎鍾其幾無其字

廿三行令得令德 四六〇葉上十七行燿燿顧校作燿

燿 下十一行鐵顧校作橙 十七行勅河北道推勾

租庸兼復囚使判官無此十四字空白約十字 十七

十八行河東無此二字 十九行並顧校作茲 四六一

葉上九行座顧校作崖 下七行不如意顧校作十如意

四六二葉上四行貞宋本避諱缺末筆下同

卷六十八 四六二葉下十一行奇章公下有牛公二

字 廿六行里顧校作理 四六三葉上廿二行慮虜 四

六四葉上六行九顧校作先 十一行令令 下十五行

政顧校作征 四六五葉上十九行和知 下十五行讓

宋本避諱缺末筆下同 十六行敬宋本避諱缺末筆下同

四六六葉下廿二行擣顧校作搏 四六七葉上十一行在

顧校作左 下十六行獨燭 十七行揭顧校作榻 四六

八葉上六行永顧校作宋 四六九葉下十二行附耐

卷六十九 四七一葉上廿二行宴間大開 下十五

行韓顧校作諱 四七二葉下十六行楊陽 四七四葉

上四行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無此十

三字 十三行直足 十七行親在堂顧校重親字 下

一行章顧校作意 七行涿可 八行終始始終 十八

行瑞端 四七五葉上一行推惟 八行里理 四七六

葉上五行大易書易 八行於心顧校作無心 十二行

魯山今顧校作魯山令 下四行無身顧校作元身

卷七十 四七七葉上十行東武顧校作武東 十四

行可無此字 四七八葉上十一行於顧校作與 下廿三

行時降時字空白 廿六行肱空白一字 四七九葉下

九行太大 十四行天紀絕 二十廿一行南山四君

遭漢天子固亦商丘之遺壤兮無此十六字

卷七十一 四八〇葉下廿五行志智 四八一葉上

二行受授 四八二葉下廿二行蔭下有所襟切三字小注

四八三葉上十九行走顧校作我 四八四葉上廿三行子

顧校作予 廿八行京兆韋長文不另行與上文連接每

人空半字或一字 下九行假遐

卷七十二 四八五葉下廿五行忿分 廿七行唾唾

廿八行省院省勝 四八六葉下八行行刑 四八七葉

上四行授顧校作受 六行俊顧校作峻 下十二行光

顧校作先 四八八葉上廿二行丙景 廿三行藉籍 下

二十行複顧校作複 四八九葉上八行充克 廿七行感

顧校作感

卷七十三 四九〇葉下廿一行王褒下空白一字

四九一葉上廿五行疆疆 四九二葉上九行美事 四九

三葉上十八行觀覽覽觀 下十一行盧廬 四九四葉

上廿二行今無此字

卷七十四 四九五葉上三行丁書附空此三字 十

九行萬石二字空白 廿五行晏宴 下七行映差空白

二字 八行極樞 十一行鬱空白一字 四九六葉上

十七行屢屢 四九七葉上七行冽冽 下一行蔽蔽

四九八葉下三行可何 八行鈹缺 十行子其子一其

廿一行餘送 廿四行某某 廿五行洪君曾是洪若

曾君 四九九葉下三行旋放 十九行樂落 五〇〇

葉上廿六行汗汗 五〇一葉下十四行不愧空白二字

十五行齷齷東空白二字半 十七行殘無此字 清明

高甘泉下有燭字

卷七十五 五〇三葉上六行構空白一字 五〇四

葉下六行管管 廿八行代伐 五〇五葉上廿二行纒

續

卷七十六 五〇六葉下九行川內空白二字 五〇

八葉上十七行極樂世界此行低一格每句空一字 廿

四行且且 下十三行遁道

卷七十七 五一一葉上十一行筋筋 十八行矣夫

五一二葉下十九行扞干 五一三葉上八行之鞮屬上

有境字 十二行廉下空白一字 廿二行三重 五一六

葉上二行攝攝 四行子子 下三行神空白一字

卷七十八 五一八葉上十一行誠戒下同 十五行

櫛銘題前有枕銘杖銘四字 五一九葉下八行且且少

半字 十一行太倉箴前空一行 十三行波陂 五二

〇葉下廿六行然上有若字 五二三葉上廿二行桓宋本

避諱缺末筆 五二四葉上十一行問之上而有字 二十

行爾形惟援銘辭上空二格每句空二字

卷七十九 五二五葉上廿一行閣下二字旁書 下

十四行士士 五二七葉上一行未夫 廿六行勇空白

一字 五二八葉上廿一行經諱經緯 五二九葉上十一行一空白半字

卷八十一 五三〇葉上五行腹空白一字 下十三行禎

雙行寫御名二字後一行同 五三一葉下十三行一空白

半字 五三五葉上一行死曰空白二字 二行某空白

一字 九行空空白一字 廿二行輦軍 五三六葉下十

二行予子

卷八十一 五三七葉下十四行睢夸眭夸 五三八

葉上廿八行官宮 五三九葉上廿五行准準 下六行誥

告 十五行研妍

卷八十二 五四〇葉下二十行聞也故書之所傳

聞異同此夫子之所無此十五字 五四二葉上十三

行華覆華蕞 下十八行傳博下同 五四三葉上廿五

行穎穎 五四四葉上十五行志至 十六行不宜無宜

字 廿四行以行 下十五行勉人勉他人 五四五葉

下八行濟之子濟無下濟字 十行太守鄭下空兩格

遵導山中無中字 十一行甄生甄逢 十四行安

國觀國 十八行仁人 廿四行闕而無闕字 五四六

葉上十一行瘖暗

卷八十三 五四七葉下七行勉彊彊勉 五四八葉

下十七行注余除 五五〇葉下廿二行故自貞宋本存

切半字不可知 廿三行羣僚羣下空白一字 五五一葉

下十六行侍者此二字側書 五五二葉下二行觸觸觸

受觸受 三行愛愛緣無此三字 十一行啓咨 廿五行

樸璞 五五三葉上六行盧廬 十三行則不必服無則

服二字 十五行不然無不字

卷八十四 五五四葉上十八行喪祝 五五六葉上

廿五行擬礙 下三行不可可不 廿六行據劇 五五

七葉上七行讚鑽 九行與相與 十行相扶扶口

卷八十五 五六一葉上八行大小小大 五六二葉

上七行原園 五六三葉上二行充充 下廿七行閒齒

髮尙壯閒作閒尙作甚 五六四葉上四五行芻蕪塵

三字空白

卷八十六 五六七葉上十五行有文上有固字 下

十二行傳傳 十三行仍敍仍叔 五六八葉下十七行

詠拜詠問承拜承問

卷八十七 五七〇葉上廿五行廓廓 下廿二行垢

宋本避諱作垢下同 五七一葉下八行闕門也能無此

二字 九行制製 廿三廿四行勸適遺之屈聳適

遺之辱則如無勸無聳也無此十七字 五七二葉

上二十行熟孰 下十三行富貴無貴字 十八十九行

上之無此二字 五七三葉上八行揆幸 二十行其無

此字 廿二行亦不

卷八十八 五七五葉下十四行尺戶 五七七葉下十

九行未徵夫貞 五七八葉下十一行許許 五七九葉

上廿四行艷然色然

卷八十九 五八一葉下九行五九 五八四葉上十

七行行下有道字 下十一行自於 五八五葉下廿四行

懼衢

卷九十 五八九葉下十二行夏口無口字 五九一

葉上十五行而能吾能 五九二葉上十八行劍之鏢不

另行與上文連接 廿七行疆疆

卷九十一 五九三葉上十五行文集序無文字下同

五九四葉上五行子子 五九五葉上六行揆茶 十八行

隨空白一字 廿五行敍空白一字 五九六葉上十九行

服伏 五九七葉上二十行夢得空白二字 五九八葉

上十六行刃刀

卷九十二 六〇〇葉下廿七行無召册召 六〇二

葉上廿五行十一九

卷九十三 六〇八葉上六行詩序詩集序 十六行

唐容州題前有後序二字 六一〇葉上廿四行未顧校

作末 下八行史吏 六一二葉下十行注上聲空白一

格 六一四葉上十八行愚觀無愚字 十九行詩人詩

上空一格 廿七行不未 下三行君子之顧校無之字

卷九十四 六一五葉下六行琴一無此二字 二十

行而減空白二字 廿七行秋交蝕空白三字 六一六

葉上十八行釐空白一字 下一行梧空白一字 二行

疆空白一字 十行傷性無傷字 六一八葉上十五行

觀瓶

卷九十五 六一九葉上五行珂軻 六二一葉上一

行二子季字兼二格 六二二葉上廿一行孔子者不重

孔子二字 六二三葉上廿七廿八行挈而導之懼邪

小之逆陷也無此十一字 六二四葉上九行祠祠

卷九十六 六二五葉上廿六行紘絃 下二行敵敵

五行牢字下同 七行湖湖 六二六葉上五行余餘

六行則惟 廿一行雲雪 下十六行上天垂光此詩

另行 六二七葉上十二行時特中士 廿四行十二七

廿六行能詩無詩字 下三行綴其綴其下 四行解能

九行益切無切字劉侯無侯字 九行十行益忌之劉

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

譏諷無此二十四字思竭不能續無此五字 十一行

世人下有能出二字 十二行出書 十三行書無此字

不已無不字 十七行不解不能解何書無此三字

十八行座坐 二十行日已上下有出驚二字 廿一行

到門無此二字寬無有也寬之無有見矣 廿二行聞

無此字 廿四行巧妙 廿五行足安 廿六行安足似

若 廿七行凍凍 廿八行閉間植植 六二八葉上三

行此在 十一行注並彌明所作並是彌明作也 十九

行桂搏 下四行咸謂或 十九行奇靡其於無此四

字 廿八行注太真兄太沖以去歲登科無此十字

六二九葉上一行京有 六行余餘 七行者無此字

十四行帆帆 廿六行所之 下四行盤之中此歌另行

沿湘 廿三行羅羅 六三〇葉上廿一行湘川狷狷

此詩另行 下十二行丈夫子無子字 十四行雞山小

雞 六三一葉上十七行三二 二十行娥蛾

卷九十七 六三一葉下廿五行疇疇 六三二葉上

九行聞焉聞者 下八行于乎 十四行選善普遷善

六三三葉上七行出於出其環其環於 廿三行荒尋

尋荒 下五行耳無此字 八行激微 十二行悵帳

廿七行而放為放 六三四葉上十一行七九 十七行

藝藝 二十行若苦 下廿八行神形 六三五葉下七

行然焉 八行鏡境 十八行過不飲過至不飲者 十

九行去者無此二字 廿一行痞痞

卷九十八 六三六葉下十七行徹澈 廿三行暴空

白一字 六三七葉上二行壺闔 十七行才材 廿四行

聞問 下十三行離騷騷離 廿二行蒼滄 六三八葉

上九行姿恣 二十行迓顧校作訊 廿八行東都顧校

不重東都二字 下廿七行舩顧校空白一字 六三九葉

上六行以樂無此二字 六四〇葉上十二行以娛顧校

作有娛 廿二行書則書 下十行序顧校空白一字 廿

六行漫汗汗漫 六四一葉下十五行周遊遊周 十八行

浮屠顧校作浮圖 十九行從顧校作徒 廿二行江河

河江 廿三行之也無之字 六四二葉上七行以比下

有於字 九行麟鳳鳳麟猶由朝冠無此二字

卷九十九 六四二葉下七行讀韓愈所作毛穎

傳下有附字 十一行女婦 六四三葉上廿一行都郭

下七行嘗常 十行摹謨 廿一行來始始來 六四四

葉上四行若是無是字 廿八行其無此字 下十行造

迨 十八行太史公曰不另行與上文連接 六四五葉

上十二行贊曰不另行與上文連接 十三行盼眇 廿

四行在存 下一行偏傷不重偏字 二行小邑下有

也字 四行相與上有遂字 十二行贊曰不另行與上

文連接下同 六四六葉下三行嘔歐 十六行四七 六

四七葉上九行帥率 下十二行天本 十三行故其重

一故字 十四行天本 十五行不抑上有吾字 十八

行疎密密疎 十九行哉矣 廿三行不得下有日字

廿五行傳其事上有故字也無此字 廿八行州人無

此二字 六四八葉上一行大駭無大字 七行吾妻不

重吾妻二字 十二行則廟

卷一百 六四八葉下十二行齊魯二生下有程驥劉

又四字 六四九葉上十三行城成 下二十行搏搏 廿

八行搏顧校作搏 六五〇葉上廿二行聚蓋 下二行注

所為無所字 六五一葉上六行不大亂顧校不字空白

江校宋本卷末有校正銜名十四行今附錄於左

臨安府

今重行開雕唐文粹壹部計貳拾策已委官校正訖

紹興九年正月 日

右 文 林 郎 臨 安 府 觀 察 推 官 林 憲

左 承 直 郎 寧 海 軍 節 度 推 官 周 公 才

右 承 直 郎 臨 安 府 觀 察 判 官 蘇 彥 忠 監 雕

左 從 事 郎 浙 西 安 撫 司 准 備 差 遣 劉 嶸 重 校

左 從 事 郎 臨 安 府 府 學 教 授 陳 之 淵 重 校

右 承 奉 郎 特 添 差 簽 書 寧 海 軍 節 度 判 官 廳 公 事 王 遜

左 承 事 郎 添 差 臨 安 府 府 學 教 授 周 孚 先 重 校

一字 十七行裂裳衣瘡顧校作裂衣裏瘡 廿六行如

加 下 十二行卦封 六五二葉下三行膠顧校作膠

後序 六五四葉上十行殿中另提行昌言此二字小

字

右朝散大夫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梁宏祖

左宣義郎通判臨安軍府事朱敦儒

右朝散大夫通判臨安軍府事王榕

右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知臨安軍府事兩浙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張澄

是書初板用烏程蔣氏密韵樓藏元覆宋小字本影印板頗漫漶讀者病焉後收得明嘉靖

徐煇刻本清朗悅目汪序云徐生嗜古博藏其刻是集躬自監視一字一畫弗稱必更之其

精審可知此本先經吳縣江鐵君據黃氏士禮居所藏宋紹興翻雕北宋本校錄至極精細

戊辰夏五本館又假得罟里瞿氏所藏徐本爲顧千里用孫古雲家殘宋本校過者闕卷十

六至十九之上又五十九至六十二又七十三至九十七取對江校又增出若干字滄海遺

珠彌足珍貴因成校勘記一卷以江校宋本爲主凡不注何本者均江校宋本也顧氏校宋

則注顧校作某以醒眉目惟江顧二氏校本悉照宋本勾勒行款每卷總目如古賦等均在

第一行卷第幾下並附注總幾首等字子目如聖德失道等均在題上頂格側行小字注與

徐刊款式不同舉例于此不錄入校記此外江顧二家僅校正字畫無關宏旨者亦從其略

迨錄既畢爰誌數語於後己巳仲春閩縣林志烜識

